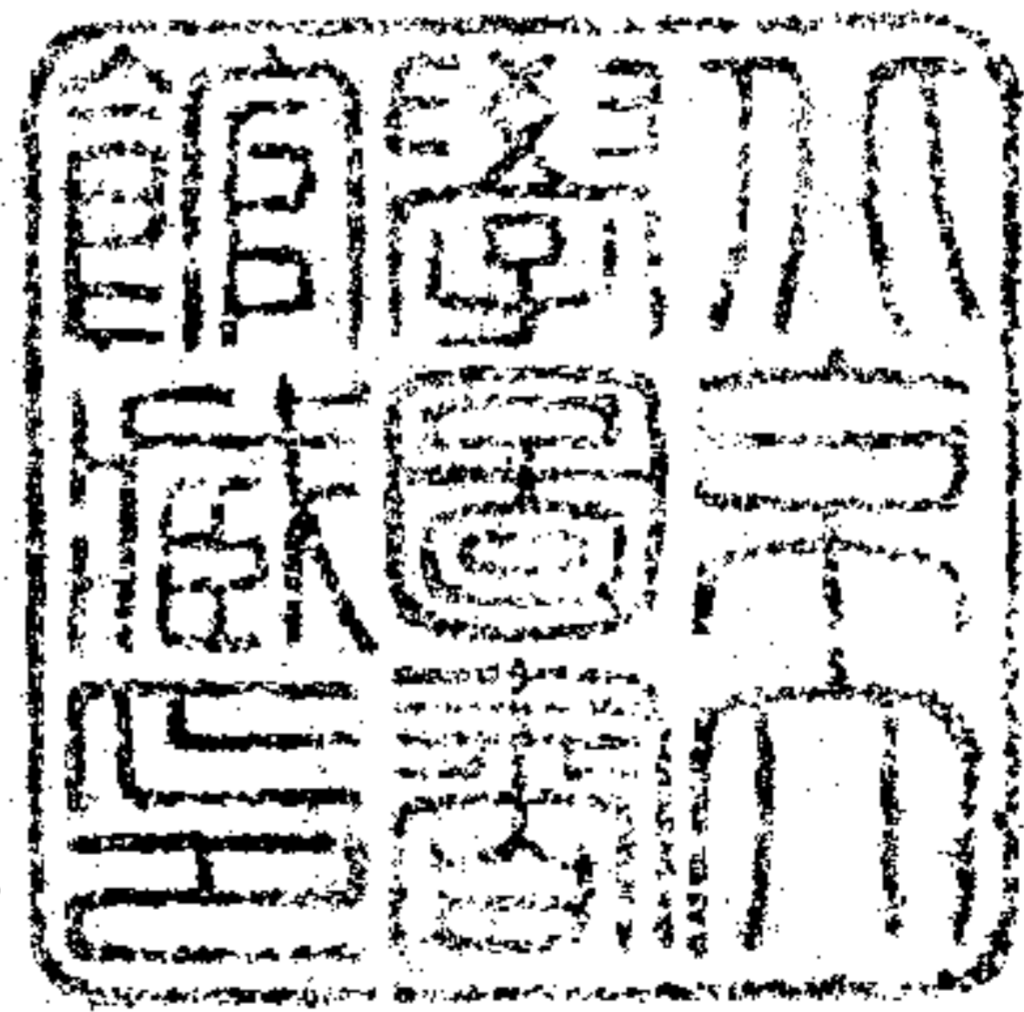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二八・子部・雜家類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內篇七卷外篇五卷

〔明〕來知德撰

一

推篷寤語九卷餘錄一卷

〔明〕李豫亨撰

二九七

寶顏堂訂正脉望八卷

〔明〕趙台鼎撰

四五九

河上楮談三卷

〔明〕朱孟震撰

五七五

汾上續談一卷

〔明〕朱孟震撰

六七一

穀山筆塵十八卷

〔明〕于慎行撰

六九九

3/12/198

來瞿唐先生日錄序

夔之梁山蓋有瞿唐來先生云先生躬會閔之至行
秉箕穎之亮節抗意雲表游情物外誠士林之清修
而

明世之高蹈也始以弱冠歌鹿鳴上春官後緣太孺
人病焚引侍養抱終柩雲塗之志越二十餘禩有司
不一見其面而鄉里士民薰其德以善良真有若陽
城之居晉鄙者予壬申春來為夔守行部次梁山躬
先生之廬乃先生復惠顧秉燭款語坐逾夜分先生

來瞿唐先生日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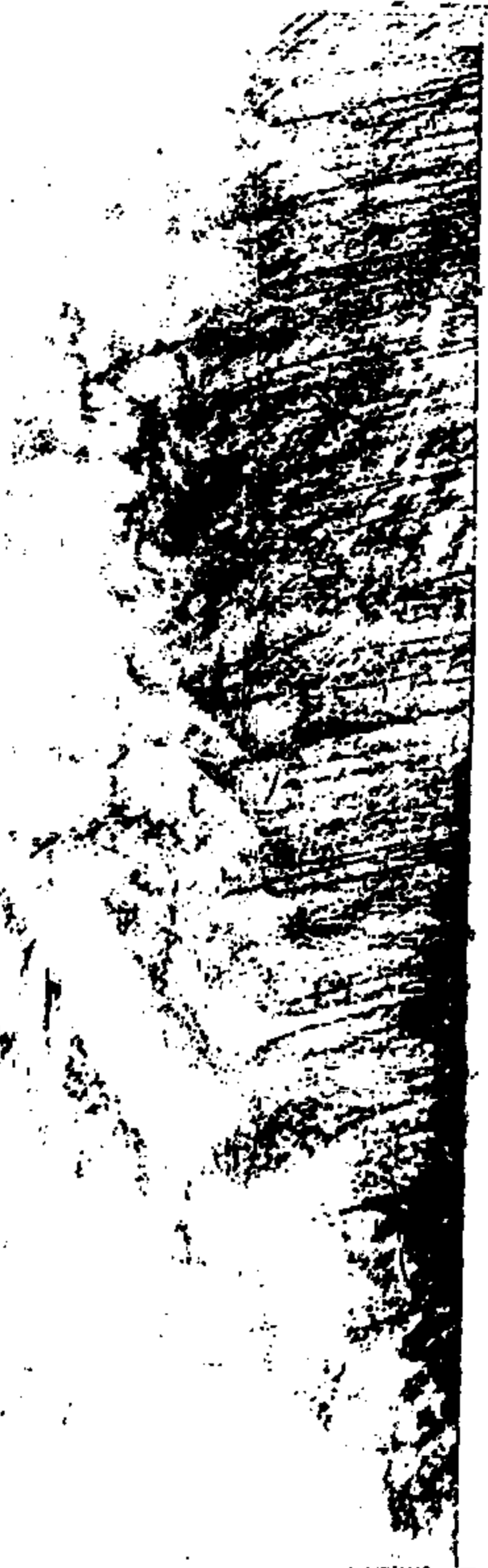
所談吐皆根極理要于時

兩院亦廉知先生賢下有司以玄纁旌先生為三川
高士欲致先生一見而不可得乃先生每與予語必
驪甚間出所著日錄及詩文凡若干卷示予予受而
讀之知先生獨探理窟不落言筌至其詩賦時出奇
崛語飄飄有凌雲氣寄與於寥廓而歸酒於仁義以
遊逍遙之虛卽莊周所謂至人者非與庚辰夏予以
學使將出蜀避暑龍泉山中先生不遠數百里相送
贈古風四章予無以別先生乃次其集而序之庶幾

誦先生言如見先生云

萬曆庚辰夏五望日番山人郭棊篤周甫撰

來瞿唐先生日錄序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引

日錄者瞿唐先生日所錄也。日來瞿唐先生日
者郭督學夢菊公名之也。先生所著有四省錄。各
山稿。悟山稿。八關稿。鏡風稿。快活庵稿。遊吳遊岳
諸稿。夢菊公總名之曰來瞿唐先生日錄。云先生
之家。世有碩德。曾太父曾作宜。良人有善政。致仁
後。以俸金貸人。終身之日。盡焚其券。太父好洋。家
家皆捐焉。父諱朝。拾金還主。先生生時。母丁。夢
人空中。駕鶴至庭。其人撫其頂曰。不不不。

故先生別號不不不。至稍長。先生常夢鶴立十二

巫峰之巔。故先生又號十二峰道人。已前俱見嘉

靖壬子中式第五。明倫堂石砌偶生靈芝。五采奪

目。識者已知先生不凡矣。先生辭作典百金。大巡

喻吳臯公。喜此榜得人。以清節可風。表其門。過京

師見辭。敬軒錄。遂潛心理學。而人未之知也。尋以

父病。拜母病。日焚引侍。養及父。母沒。廬墓六年。時

夢菊公守。應謂先生詩錄。其文蔚然。有陶韋之風。

流學錄。其理淵然。得薛胡之正。服應菴公。謂先

生以自然與人相借。春風。謫然得聖人之和。一介

不取。與得聖人之清。范真憲羅。岡公謂先生。楊馬

之文。曾閱之行。大巡孫。曾堂公。蒞先生。為三川高

士。余舊時。去成都。得登先生之廬。觀其松竹。悠悠

宛然。太古無懷氏之民也。先生事伯兄。如事父。以

田租代姪。勞力之不足。族中子弟。貧寒者。乃養之

教之。各其所居。為快活庵。凡六經百家諸書。無一

不讀。樂道甘貧。擁膝長吟。常自比李白。所著詩中

更無一愁字。先是先生戊辰遊吳。過京師。古建吾

公送先生遊山。資不受。余竊疑之。至丁丑。先生遊

峨眉。余與家兄。送至惠州。周東郊。公送遊山。資先

生亦不受。至舟中。余問之曰。何以不受。先生曰。鴻

鴈啄人間粟。決不能摩霄。余私語家兄曰。願庵公

長謂先生有伯夷之清。於茲見矣。然亦止知先生

文章道德。為一世之人豪也。及於未先生復遊。鐵

鳳。余於篋中。見所解大學。言本。余讀之。汗出始知

千載真儒。直接孔氏之絕學。者先生也。雖朱程復

生。亦必屈服。豈知孔氏之學。至今日。方大明也哉。

夫以先生之才之行之學乃

祖宗列聖教化養育所開出者鳳毛麟角世不常有
蓋非止三川之士而已也迨知先生於天能遠長
往山林之願但孔子且有莫我知也之嘆余與先
生同郡固先生之鍾子期也因借以先生始終大
略明白直書之引於篇首諒天下後世必有各
敬先生之書者先生諱知德字矣鮮羅唐其別號
也世為夔州梁山人其曰自比李白益先生自笑
其向必有所激因有所託而逃云

羅唐先生書錄

前引

萬曆癸未中秋日夔州傅時望撰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總目

內篇

一卷 弄圓篇

河圖洛書論

二卷 格物諸區

三卷 大學古本

四卷 入聖功夫字義

五卷 省覺錄

孔子謹言功夫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總目

六卷 省事錄

九喜榻記

四箴

諭俗俚語

華喪焚夷俗

理學辨疑

心學聯明解

讀易悟言

關 有易註別刻單行

外篇

一卷 釜山稿 客問詩

二卷 悟山稿 賦詩

三卷 遊義眉稿 賦詩

快活庵稿 齋於日 四林詩

八關稿 詩

遊吳稿 詩

四卷 重遊白帝稿 詩

求溪稿 詩

買月亭稿 詩

翟府先生日錄

總目

二

鏡鳳稿 詩

五卷 遊華山稿 詩

遊太和山稿 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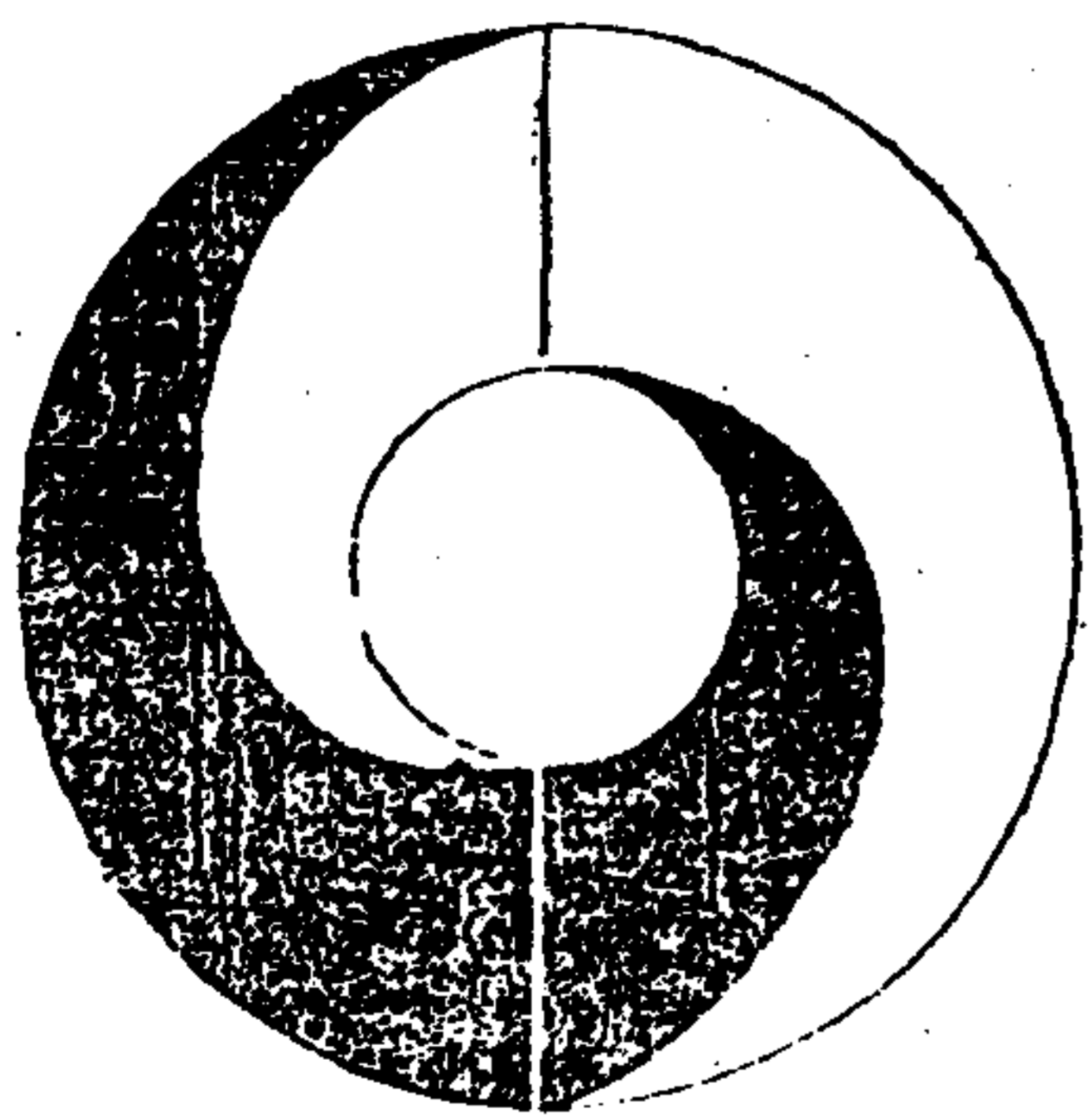
續求溪稿 詩書雜著

重刻來翟唐先生日錄 弄圓篇

弄圓歌

我有一丸黑白相和雖是兩分還是一箇大之莫較
小之莫破無始無終無右無左八卦九疇縱橫交錯
今古參前乾坤在坐堯舜周孔約為一堂我弄其中
琴瑟鏗鏘孔曰太極惟陰惟陽是定吉凶大業斯張
形印五形神即五常惟其能圓是以能方孟子曰弄此
有事勿忘名為浩然至大至剛充塞天地長揖羲皇

太極圖



白者陽儀也黑者陰儀也黑白二路者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其氣機未常息也即太極也其中間一圈乃太極之本體也

此圖與周子之圖少異者非求異於周子也周子圖散開畫使人易曉此圖總畫解周子之圖者以中間一圈為太極之本體者非也圖說周子已說盡了故不必贅

○易以道陰陽其理止此矣

○世道之治亂國家之因革山川之興廢王伯之誠偽風俗之厚薄學術之邪正理學之晦明文章之醇澆士子之貴賤賢不肖之進退華夷之強弱百姓之勞逸財賦之盈虛戶口之增減年歲之豐凶舉辟之

聖唐先生日錄

詳略以至一草一木之賤一飲一食之微皆不外此圖程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于此圖見之矣

○程子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兔亦可畫八卦不知程子兔何可以畫八卦學者也須在此研究某平生無過人處只是見古人一句書一件事就下一個死心窮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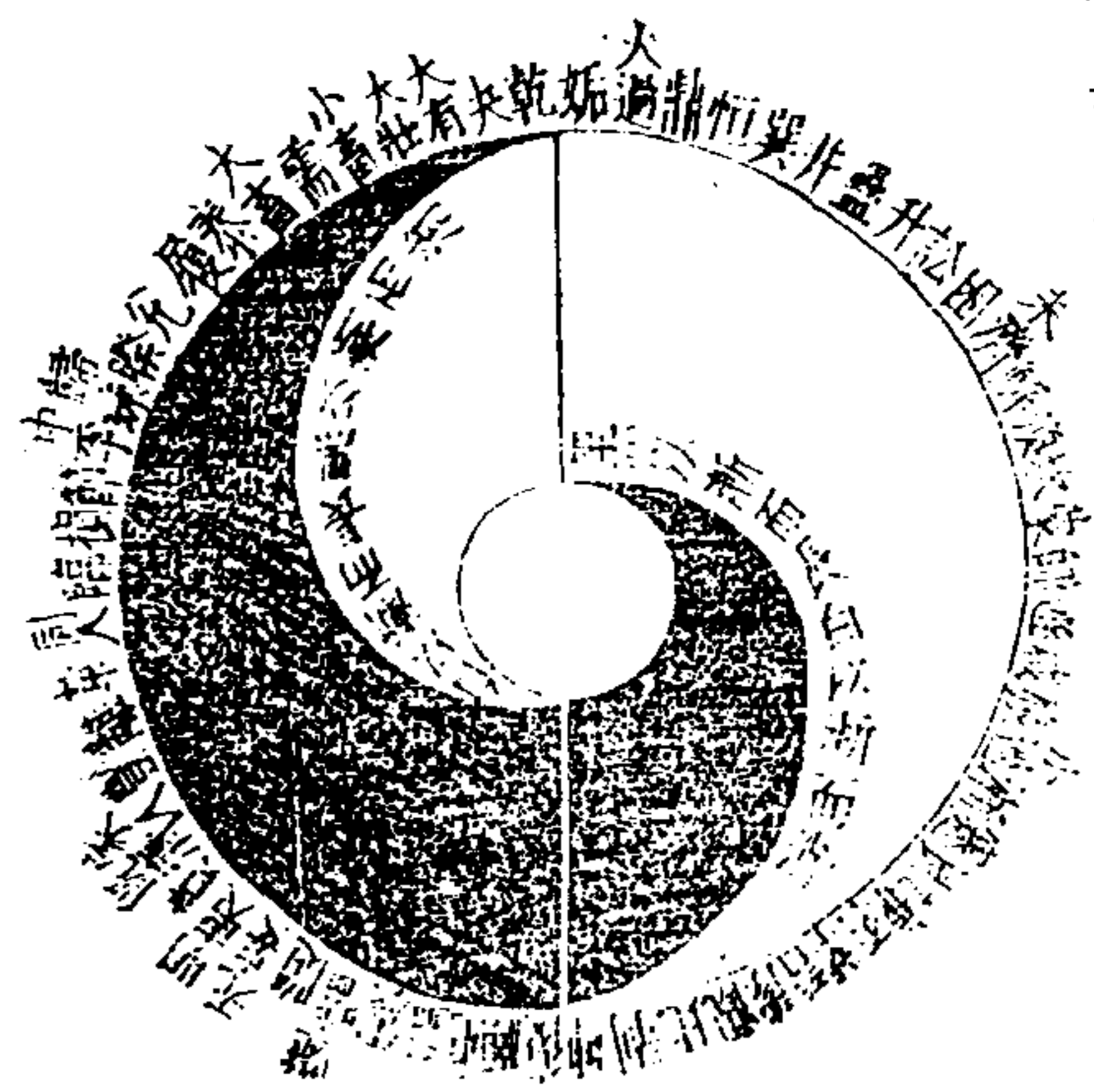
○朱子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此句說得不是有物方有理程子說在物為理說得是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此圖即是此道理所以某以月本有盈虧非受日光○畫此圖時因讀易七日來復見得道理原不斷絕往來代謝是如此因推而廣之作理學辨疑○七日來復諸儒解之者多然譬喻親切者少來復就譬如扇鐵扯風扇相似將手推去又扯轉來來復者是扯轉來也皆一氣也

○將此圖玩得久就曉得長生所必無之事而講空寂者亦不知無不終無必至於有有不終有必至於無也二氏自不能入我之心矣

聖唐先生日錄

伏羲卦



程唐先生書錄

四

○白路者一陽復也自復而臨而泰而壯而夬即為

乾之純陽

○黑路者一陰姤也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即為

坤之純陰

○復者天地之生子也未幾而成乾健之體健極則

必生女矣是火中之一點水也姤者天地之生女也

未幾而成坤順之功順極則必生男矣是水中之一

點火也故乾道成男未必不成女坤道成女未必不

成男

○坤而復焉一念之醒也而漸至於夬故君子一筭

之士可以成山

○乾而姤焉一念之差也而漸至於剝故小人一爻

之火可以燎原

○學者只將此圖黑白消長玩味就有長進然非深

於道者不足以知之觀此圖者且莫言知造化性命

之學且將黑白消長玩安危進退四個字氣象亦已

足矣了得此手便就知進知退知存知亡便即與天

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故脩德疑道之君子以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

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結之

○卦乃伏羲所畫也初畫此圖時也無傳授只見得

天地間止有此陰陽止有此消息盈虛生死始終大

小長短之理畫圖于壁每日玩之亦非求合于伏羲

之卦也偶一日見序卦此圖合之可見造化自然之

數非有所安排也而伏羲千古之秘于此圖盡泄矣

○張橫渠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做儒者必須如此不要做小小道

程唐先生書錄

五

兩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內篇卷一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內篇卷一

伏羲八卦方位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內篇卷一

儀	<p>一 一</p> <p>一 偶為陰之儀</p> <p>一 虛故主乎承</p> <p>一 如門扇故有翁有闈</p>	<p>一 一</p> <p>一 實故主乎施</p> <p>一 奇為陽之儀</p>	<p>伏羲只</p> <p>在一奇</p> <p>一偶上</p> <p>生出六</p> <p>十四卦</p> <p>又生出</p> <p>後聖許</p> <p>多文字</p>
---	--	--	---

二	陽自然老之象	四	一陽上	加一陽為太陽 加一陰為少陰	二	陰自然少之象
二	陽自然少之象	象	一陰上	加一陽為少陽 加一陰為太陰	二	陰自然老之象

程子先生百集 卦圖篇

八

一 乾 ☰	太陽上 加一陽為乾 加一陰為兌	二 兌 ☱	八	三 離 ☲	少陰上 加一陽為離 加一陰為震	四 震 ☳
五 巽 ☴	少陽上 加一陽為巽 加一陰為坎	六 坎 ☵	卦	七 艮 ☶	太陰上 加一陽為艮 加一陰為坤	八 坤 ☷

程子先生百集 卦圖篇

九

陰陽白象 生八之卦

○二分四四分八自然然而不假安排則所謂象者卦者皆儀也。故天地間萬事萬物但有儀形者何有定數存乎其中而人之一飲一啄一窮一通一天一壽皆毫釐不可逃者故聖人惟教人以貞以成天業。

○八卦已成之謂往以卦之已成而言自一而二三四五七八因所加之畫順先後之序而去故曰數往者順。

○八卦未成之謂來以卦之初生而言一陽上添一畫為太陽太陽上添一畫則為純陽必知其為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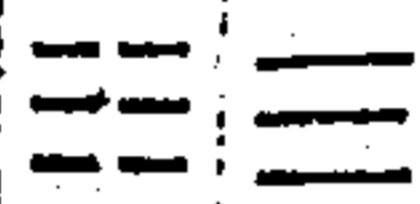
八卦皆然其所加之畫皆自下而行上謂之逆故曰知來者逆。與邵子朱子所說略不同

○以一年之卦氣論之自子而丑寅卯辰巳午者順也今伏羲之卦將乾安於午位逆行至于子是乾兌離震其數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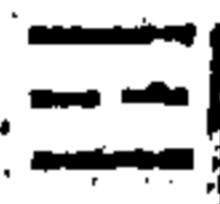
○以卦之次序論之自乾而兌而離而震而巽坎艮坤乃順也今伏羲之卦乃不以巽次於震之後而乃以巽次於乾之左漸至於坤是巽坎艮坤其數逆也故曰易逆數也。數色上反

○伏羲八卦方位自然之妙以橫圖論乾一兌二震三巽四坎五艮六坤八不假安排皆自然而然而可謂妙矣伏羲乃顛之倒之錯之縱之安其方位疑若涉於安排然亦自然而然而也今以自然之妙圖畫於後

以相對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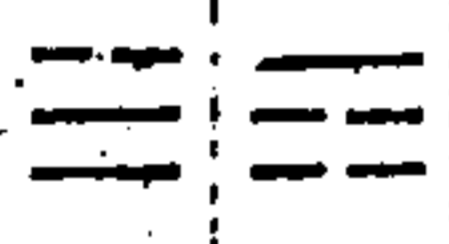


此三陽對三陰也故曰天地定位



此一陽對一陰於下少陽對少陰於上也故曰水火不相射

火不相射



此太陽對太陰於下一陽對一陰於上也故曰山澤通氣



三

此一陽對一陰於下太陽對太陰於上也故曰雷

風相薄

以乾坤所居論

○乾位乎上君也左則二陽居乎巽之上焉一陽

居乎坎之中焉右則二陽居乎兌之下焉一陽居

乎離之上下焉宛然三公九卿百官之侍列也

○坤居於下后也左則二陰居乎震之上焉一陰

居乎離之中焉右則二陰居乎艮之下焉一陰居

乎坎之上下焉宛然三妃九嬪百勝之侍列也

以男女相配論

○乾對坤者父配乎母也

○震對巽者長男配長女也

○坎對離者中男配中女也

○艮對兌者少男配少女也

以乾坤橐籥相交換論

○乾取下一畫換於坤則為震坤取下一畫換於

乾則為巽此長男長女橐籥之氣相交換也故彼

此相薄

○乾取中一畫換於坤則為坎坤取中一畫換於

乾則為離此中男中女橐籥之氣相交換也故彼

此不相射

○乾取上一畫換於坤則為艮坤取上一畫換於

乾則為兌此少男少女橐籥之氣相交換也故彼

此通氣

程子謂雷乃天地之怒氣某以其所說之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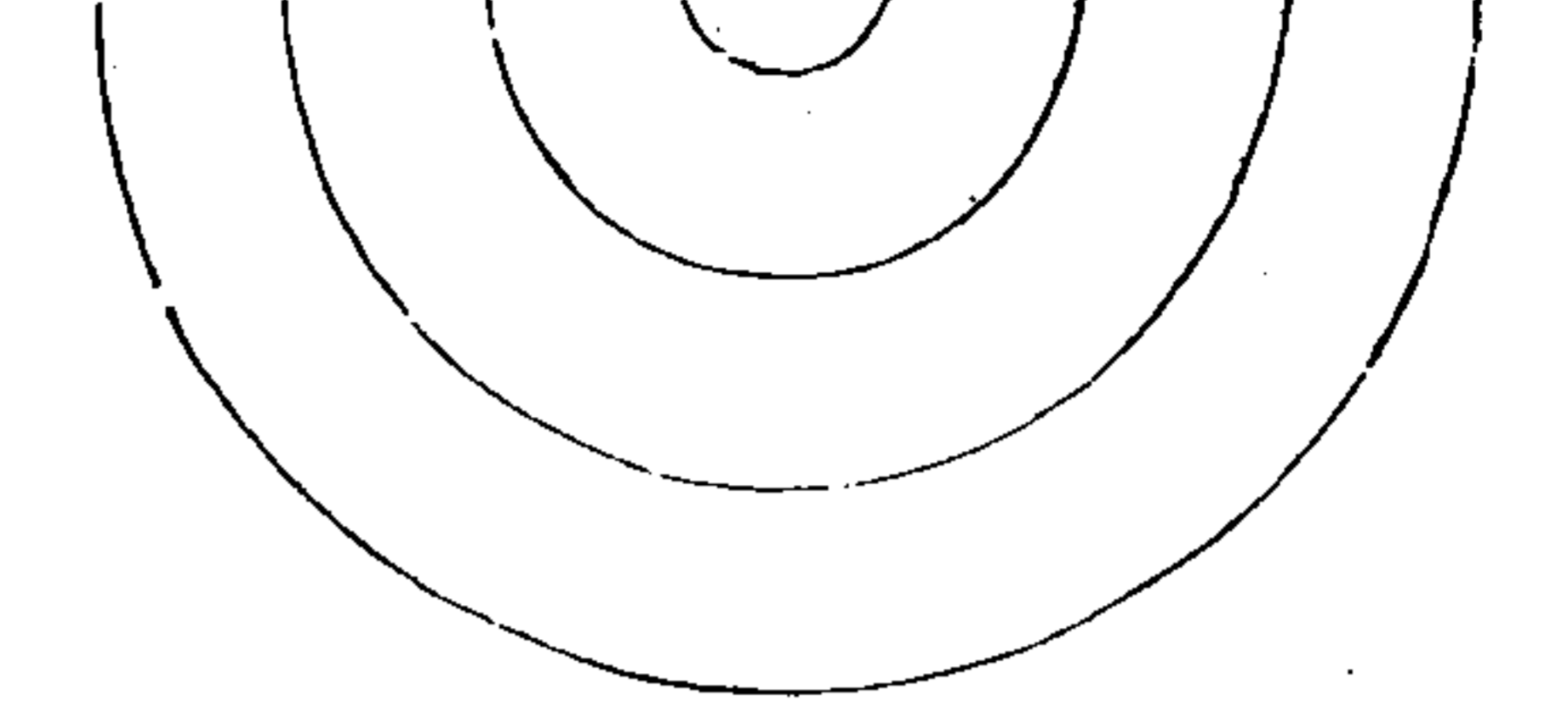
其原蓋出於此觀其澤山之卦曰二氣感應以

相與止而說男下女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又觀

孔子釋山澤之卦乃曰天地網緼男女構精萬

物化生可以知其非怒氣矣

一乾
二兌
三離
四震
五巽
六坎
七艮
八坤



八 卦 通 皆 乾 坤 之 數

聖唐先生自撰易圖篇

十四

○天一地八乃天地自然之數也乾始於一坤終於八今兌二艮七亦一八也離三坎六亦一八也震四巽五亦一八也八卦皆本於乾坤於此可見故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坤毀無以見易一部易經乾坤二字盡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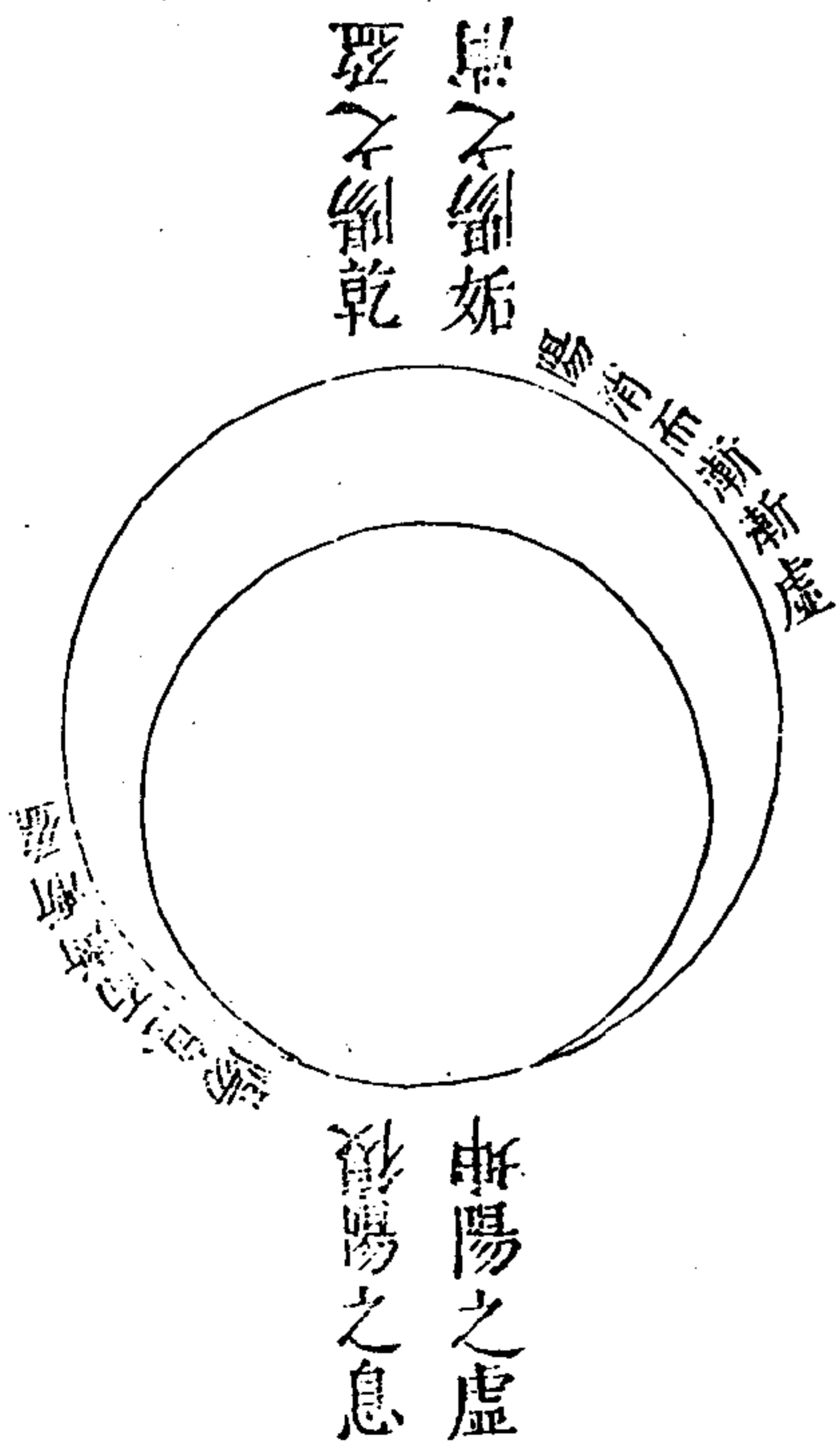
○讀易且莫看爻辭並繫辭並程傳本義且將圖玩玩之既久讀易自有長進

○伏羲之卦起於畫故某前數條皆以畫論之若宋儒謂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山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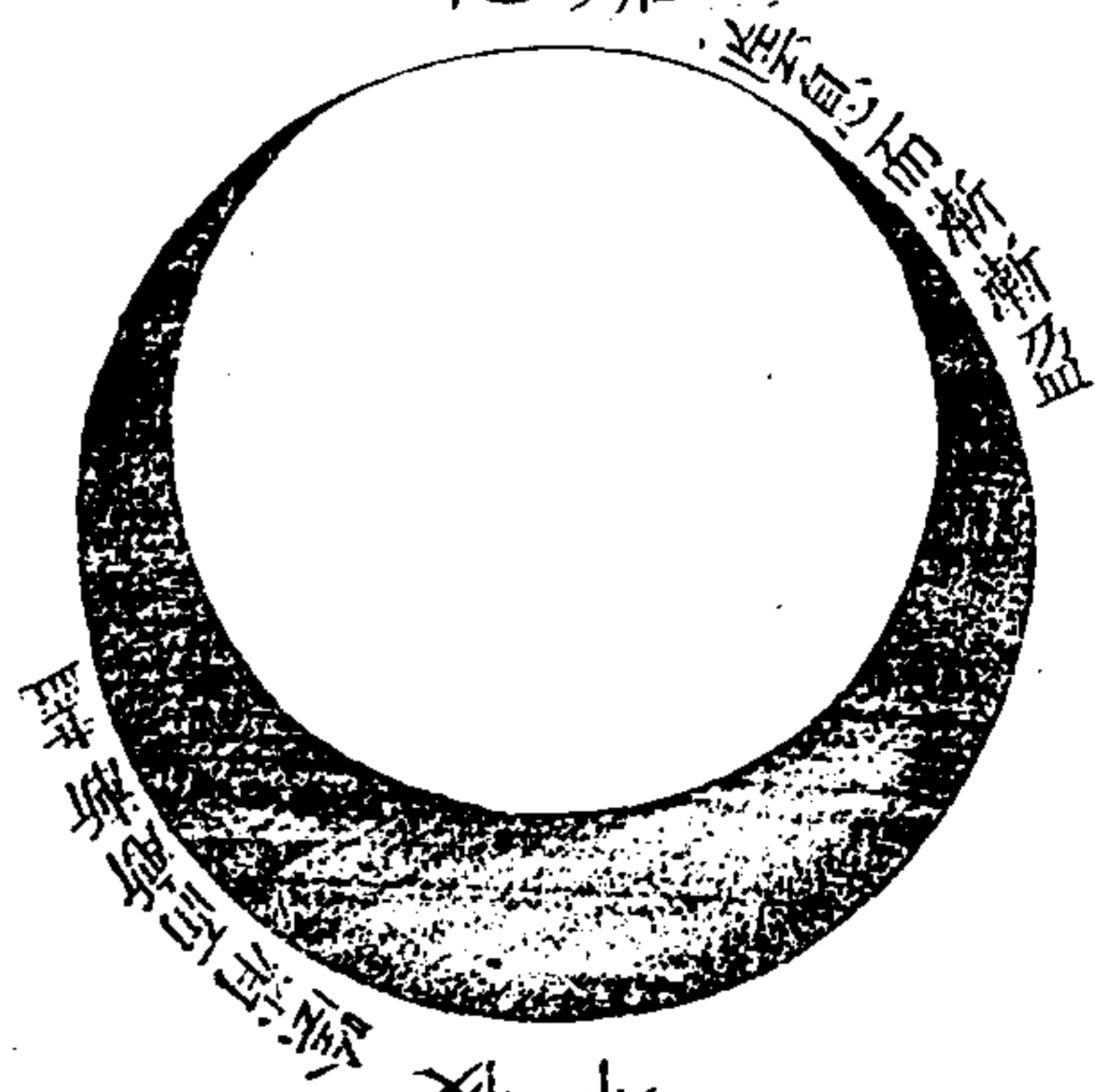
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則謂其合天地之造化不以數論也

聖唐先生自撰易圖篇
陽直圖 消息虛盈

十五



陰直圖 消息盈虛



買不割姤
聖不割乾

申陰之盈
姤陰之消

復者陽之息也

十六

乾者陽之盈也

陽

息必盈盈必消
消必虛虛必息

四字循環

坤者陽之虛也

○姤者陰之息也

坤者陰之盈也

陰

息必盈盈必消
消必虛虛必息

四字循環

復者陰之消也

○天地陰陽之理不過消息盈虛而已故孔子有曰

君子尚消息盈虛

○坤與復之時陽氣通是一樣微但坤者虛之終而微也復者息之始而微也乾與姤之時陽氣通是一樣盛但乾者盈之終而盛也姤者消之始而盛也

○乾與姤之時陰氣通是一樣微但乾者虛之終而微也姤者息之始而微也坤與復之時陰氣通是一樣盛但坤者盈之終而盛也復者消之始而盛也

○息者喘息也呼吸之氣也生長也故人之子謂之息以其所生也因氣微故謂之息消者減也退也盈者中間充滿也虛者中間空也

十七

天上月論



皇唐先生日錄

卷一

○月缺于二十日半夜止

盈于廿五日半夜止

○初一日子時息之始息至十五日而盈

十六日子時消之始消至三十日而虛

○初一日與二十九日月同是缺但初一日之缺乃

息之始二十九日之缺乃消之終

十六日與十四日月同是盈但十四日之盈乃息

之終十六日之盈乃消之始

○初二日與二十八日相同初二日息 二十八日消皆微此

初三日與二十七日相同

初四日與二十六日相同

初五日與二十五日相同

初六日與二十四日相同

初七日與二十三日相同

初八日與二十二日相同

初九日與二十一日相同

初十日與二十日相同

十一日與十九日相同

皇唐先生日錄

卷一

十二日與十八日相同

十三日與十七日相同

十四日與十六日相同

○月初一日起于卯時之初刻初二日正卯初三日

卯末辰初初四日正辰初五日辰末初六日巳初初

七日正巳初八日巳末午初初九日正午初十日午

末十一日未初十二日正未十三日未末申初十四

日正申十五日申末 自初一日卯時初刻起至十

五日申末止乃由息而盈即經之三而盈也

○十六日起于酉之初刻十七日正酉十八日酉未
戌初十九日正戌二十日戌末二十一日亥初二十
二日正亥二十三亥末二十四日正子二十
五日子末二十六日丑初二十七日正丑二十八日
丑末寅初二十九日正寅三十日寅末 自十六日
酉時初刻起至三十日寅末止乃由消而虛即經之
所謂三五而缺也

○虛之終息之始陰陽通是一般微以天上月譬之
如二十九日夜之月至三十半夜是虛之終也三十
半夜至初一日夜是息之始也其月通是一般缺亦
猶冬至前十月之日與冬至後十二月之日同一般
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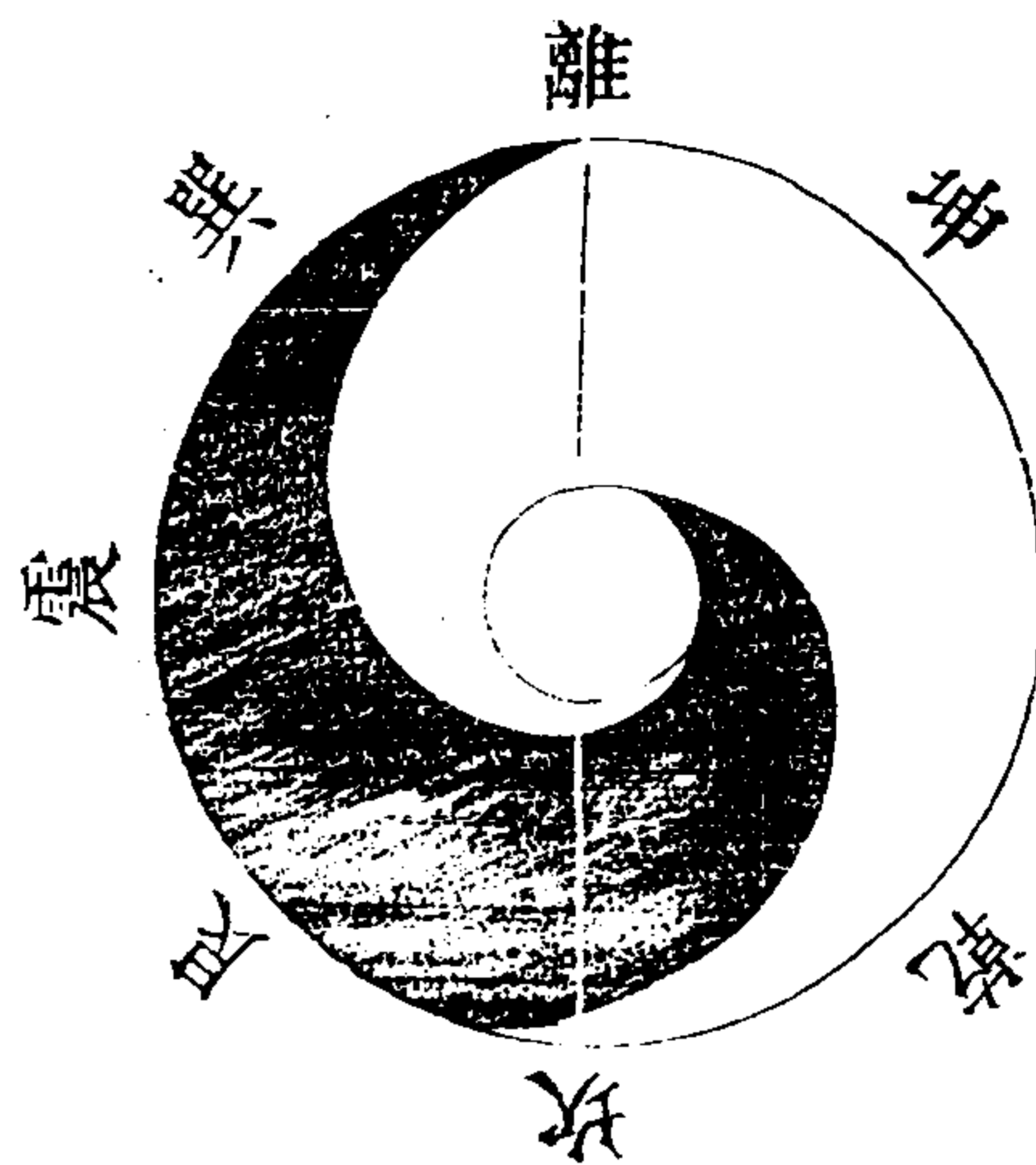
○盈之終消之始陰陽通是一般盛以天上月譬之
如十四日夜之月至十五日半夜是盈之終也十五
日半夜至十六日夜是消之始也其月通是一般盈
亦猶夏至前四月之日與夏至後六月之日同一般
長也

○天地陰陽之氣即如人呼吸之氣四時通是一樣

但到冬月寒之極氣之內就生一點溫厚起來所謂
息也溫厚漸漸至四月發散充滿所謂盈也盈又消
了到五月熱之極氣之內就生一點嚴凝起來所謂
息也嚴凝漸漸至十月翕聚充滿所謂盈也盈又消
了

○陰陽之氣如一個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未曾斷
絕特有消息盈虛耳朱子說陽無驟至之理又說一
陽分作三十分云云雙峰饒氏說坤字介乎剝復二
卦之間云云通說零碎了似把陰陽之氣作斷絕了
又小起來殊不知陰陽剝復就是月一般月原不曾
斷絕止有盈缺耳宋儒邵子與朱子此處不曾經心
理會看得不分曉所以說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
○周公碩果不食譬喻極親切果長不至碩則尚有
氣長養至于碩果氣候已完將朽爛了外面氣盡中
間就生起核之仁來可見氣未曾絕

文王八卦方位



聖唐先生百錄

卷一

○諸儒因邵子解文王之卦皆依邵子之說通說穿鑿了文王之方位本明而解之者反晦也殊不知文王之卦孔子已解明矣帝出乎震一節是也又何必別解哉朱子乃以文王八卦不可曉處甚多不知何說也

○蓋文王以伏羲之卦恐人難曉難以致用故就一年春夏秋冬方位卦所屬木火土金水相生之序而列之今以孔子說卦解之于后

○帝者天也一年之氣始於春故出乎震震動也故

以出言之齊乎巽巽者入也時當入乎夏矣故曰巽巽東南也言萬物之潔齊也蓋震巽皆屬木之卦也離者麗也故相見乎離坤者地也土也南方之火生土方能生金故坤艮之土界木火於東南界金水於西北土居乎中寄旺於四季萬物之所以致養也所以成終成始也坤順也安得不致役故言致役乎坤兌說也萬物於此而成所以說也乾健也剛健之物必多爭戰故陰陽相薄而戰坎陷也凡物升於上者必安逸陷於下者必勞苦故勞乎坎艮止也一年之

聖唐先生百錄

卷一

氣于焉終止而又交春矣蓋孔子釋卦多從理上說役字生於坤順戰字生於乾剛勞字生於坎陷諸儒皆以辭害意故愈辨而愈穿鑿矣

八卦所屬

坎

一者水之生數也六者水之成數也坎居于子當水生戌之數故屬水

離

二者火之生數也七者火之成數也離居于午當火

生成之數故離屬火

震巽

三者木之生數也八者木之成數也震居東巽居東南之間當天二地八之數故震巽屬木

兌乾

四者金之生數也九者金之成數也兌居西乾居西北之間當地四天九之數故兌乾屬金

艮坤

五者土之生數也十者土之成數也艮坤居東北西南四方之間當天地五十之中數故艮坤屬土

○何以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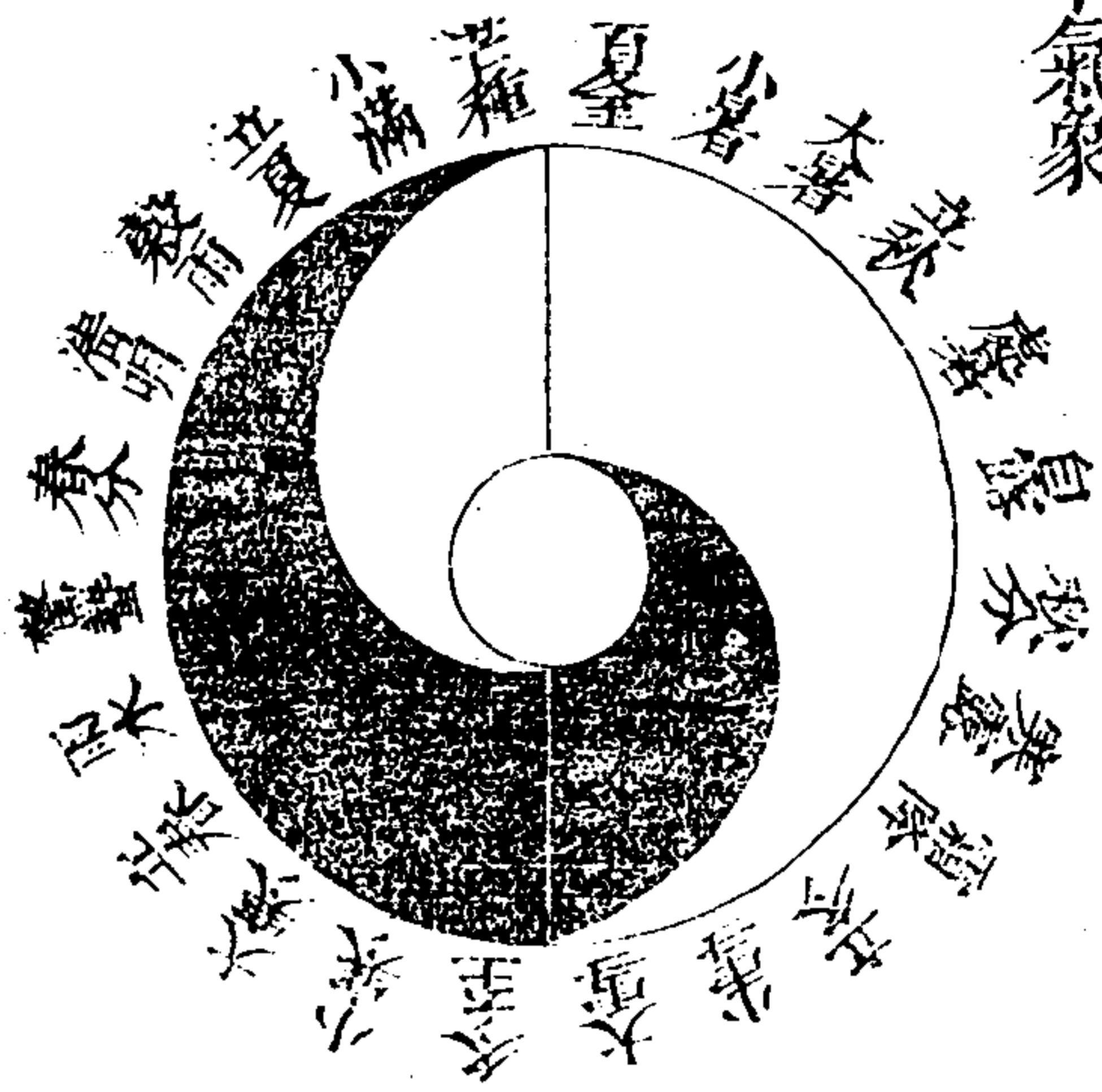
皆從卦上來天地二字即陰陽二字蓋一陽一陰皆生于子午坎離之中陽則明陰則濁試以照物驗之陽明居坎之中陰濁在外故水能照物於內而不能照物於外陽明在離之外陰濁在內故火能照物於外而不能照物於內觀此則陰陽生於坎離端的矣坎卦一陽居其中即一陽生於子也故為天一生水及水之盛必生木矣故天三又生木離卦一陰居其

中即一陰生于午也故為地二生火及火之盛必生土而生金矣故地四又生金從坎至艮至震巽乃自北而東子丑寅卯辰巳也屬陽皆天之生至巳則天之陽極矣故至午而生陰從離至坤至兌乾乃自南而西午未申酉戌亥也屬陰皆地之生至亥則地之陰極矣故至子而生陽艮居東北之間故屬天生坤居西南之間故屬地生

○何以六成八成七成九成十成也蓋天地萬物非土不成故數至五即成之五者土之中數也如水旺於子而墓於辰此生一而成六之意也餘倣此



一年氣象



程唐先生日錄

三六

○萬古之人事一年之氣象也春作夏長秋收冬藏一年不過如此自盤古至堯舜風俗人事以漸而長蓋春作夏長也自堯舜以後風俗人事以漸而消蓋秋歛冬藏也此之謂大混沌然其中有小混沌以人身血氣譬之盤古至堯舜如初生時到四十歲自堯舜以後如四十到百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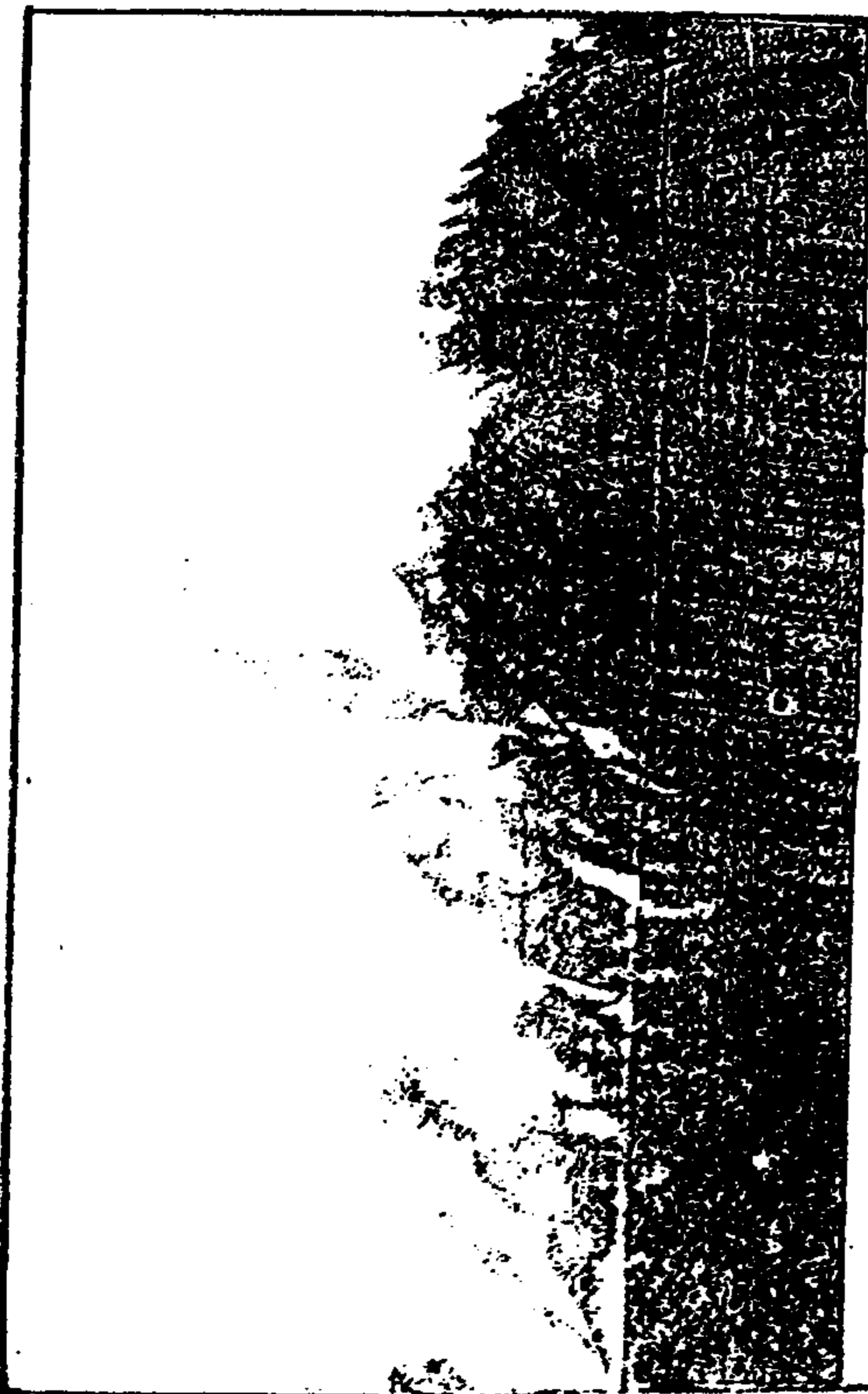
○此已前乃總論也若以消息論之大消中其中又有小息大息中其中又有小消小息中又有小消小消中又有小息故以大小混沌言之

○何以大消中又有小息且以生聖人論堯舜以後乃大消矣至周末又生孔子乃小息也所以祿位名壽通不如堯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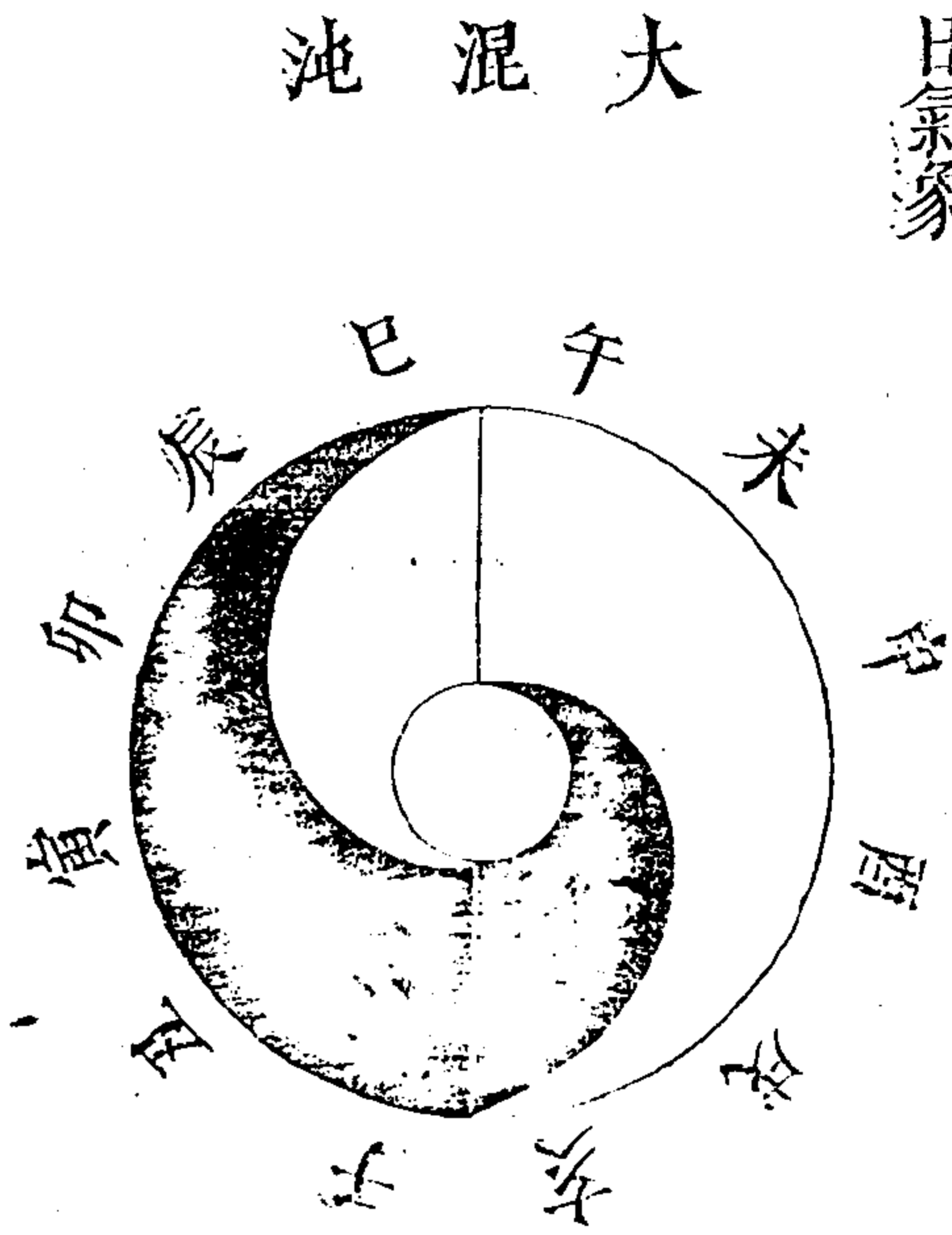
邵子元會運世只就此一年算

程唐先生日錄

三七



一日氣象



龍唐先生御錄 非則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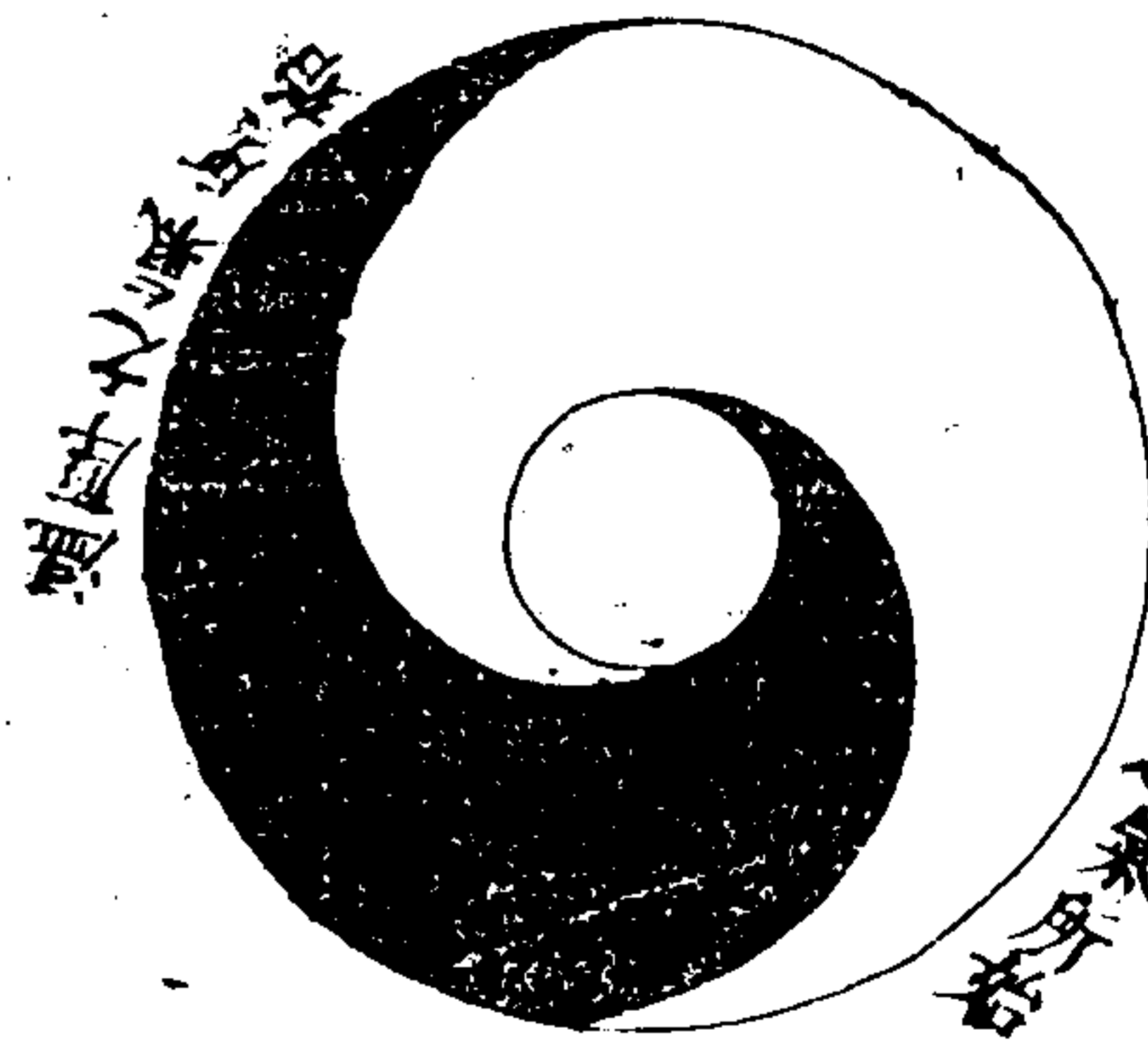
字九

○萬古之始終者一日之氣象也一日有晝有夜有明有暗萬古天地即如晝夜

○做大丈夫把萬古看做晝夜此襟懷就海濶天高只想做聖賢出世而功名富貴即以塵視之矣

天地形象

嚴凝之氣



龍唐先生御錄 非則篇

字九

天地形象雖非如此然西北山高東南多水亦有此意
○天地戌亥之交其形體未曾敗壞在此圖看出以氣機未常息也

○天地惟西北高東南低以風水論是右邊白虎太極盛矣是以歷代帝王長子不傳天下通是二房子孫傳之以人材論聖賢通生在西北一邊以山高聳秀出於天外故也以財賦論通在東南以水聚湖海故也以中原論泰山在中原獨高所以生孔子舊時去遊岱岳一日路上見一山聳秀問路邊人答曰此王府陵也次日行到孟廟在其下始知生孟子者此山也

○以炎涼論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於西北

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嚴凝之氣其氣涼故多生聖賢溫厚之氣其氣炎故多生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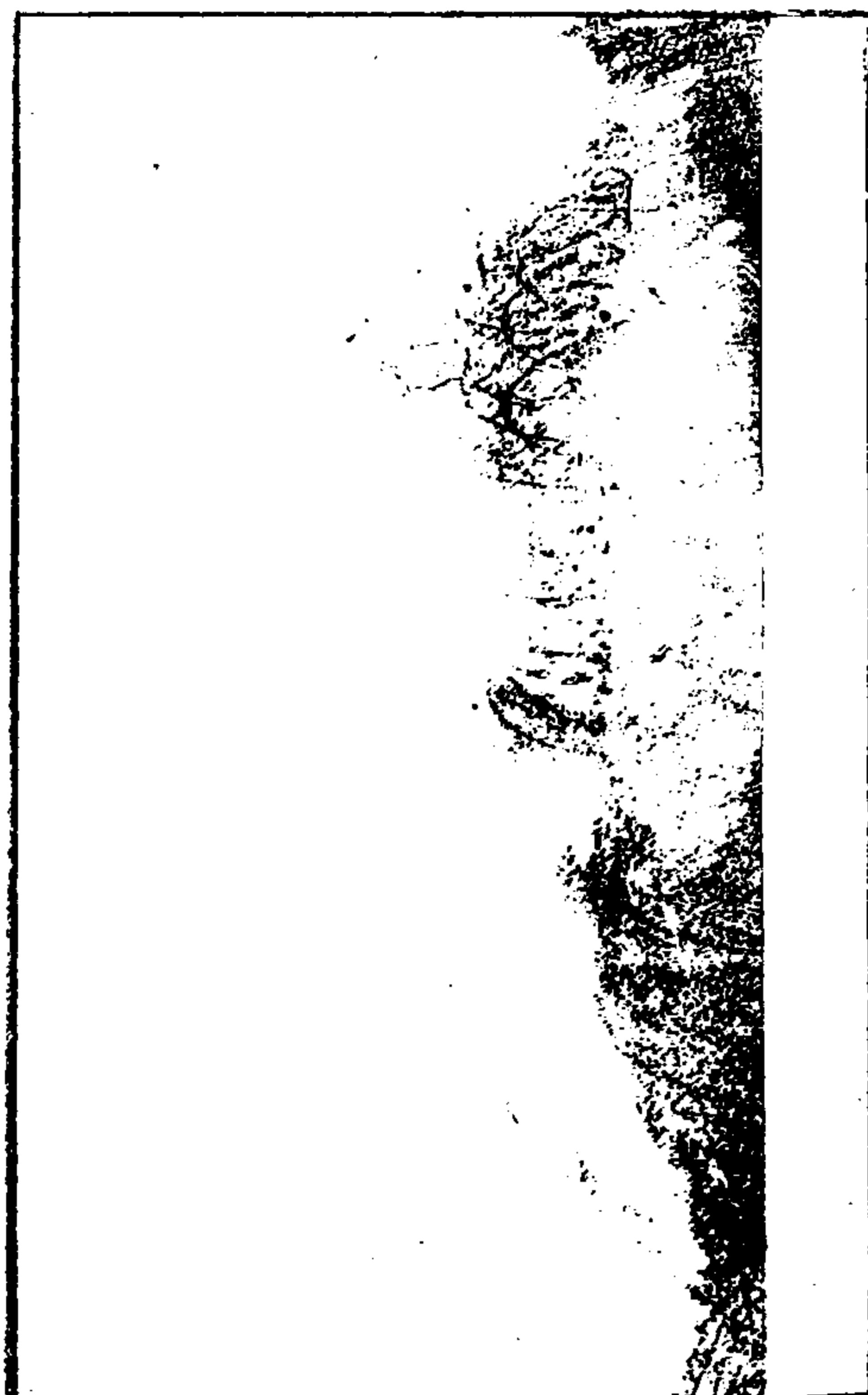
○以情性論西北人多直實多剛多蠢下得死心所以聖賢多也東南人多尖秀多柔多巧下不得死心所以聖賢少也

○人事與天地炎涼氣候相同冬寒之極者春生必

盛夏熱之極者秋風必悽雨之久者必有久晴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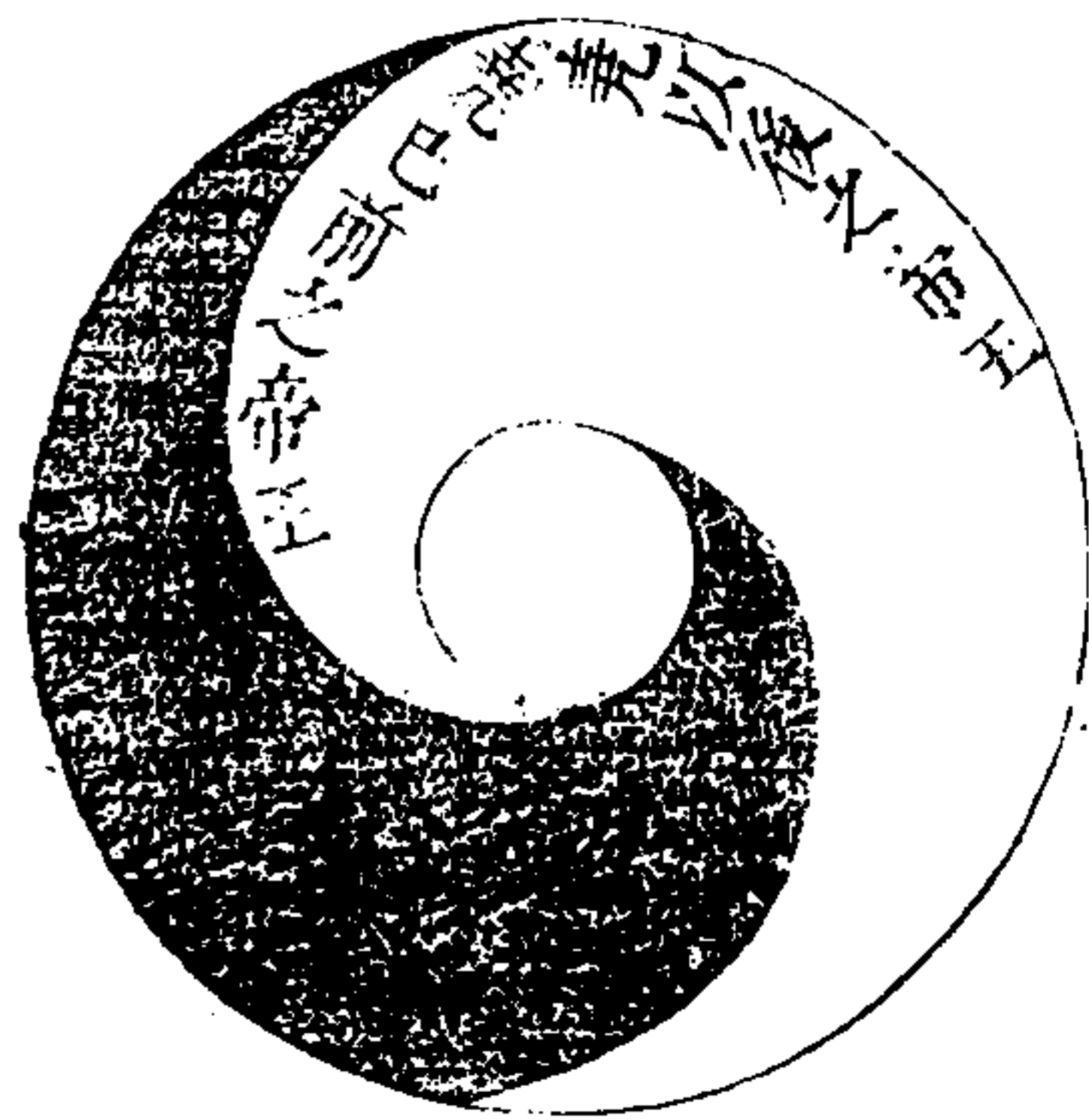
久者必有久雨故有大權者必有大禍多藏者必有

厚亡知此則就可以居易俟命不怨天尤人



帝王圖

大 混 沌



○天地到了堯時純陽了所以生堯惟天為大惟堯

則之堯已前之聖人陰浮在上風氣未開功業文章

未盛顯者堯以後之聖人陰沉在下遭際時艱所以

盡善未盡美

○所以說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說順乎天而應

乎人湯武以之湯武本是聖人如生在堯舜之時揖遜之事決能得止因他生在亂世天下生民俱陷於水火之中他只得出來救民觀文王泰誓曰予小子既獲仁人是也

○所以做大丈夫看我生在甚麼時候要自立如生在天地氣運衰之時為天地氣運所限祿位名壽決不完全如孔子之春秋孟子之戰國皆自立於天地者也

○有伏羲則必有堯舜有堯舜則必有大禹有大禹則必有湯武有湯武則必有五伯自然之勢也

○以天地大小混沌試驗天地將到戊亥必定天下相殺數百年乃纔昏黑

○時勢不同所以聖人之性反不同故在唐虞則曰

禮唐先生日錄

弄圓篇

卷七

我池始終與揖遜隔一關

歷代文章

大 混 沌



禮唐先生日錄

弄圓篇

卷七

○堯已前風氣未開七政未齊庶績未熙則文章必不同矣故孔子刪詩書斷自堯典

○漢文辭勝其文濃其味厚宋文理勝其文淡其味薄漢文如王妃公主之粧珠寶羅綺燦爛搖曳宋文如貧家之女荆釵布裙水油盤鏡而已而姿色則勝於富貴之家也

○漢唐應制之文猶傳于世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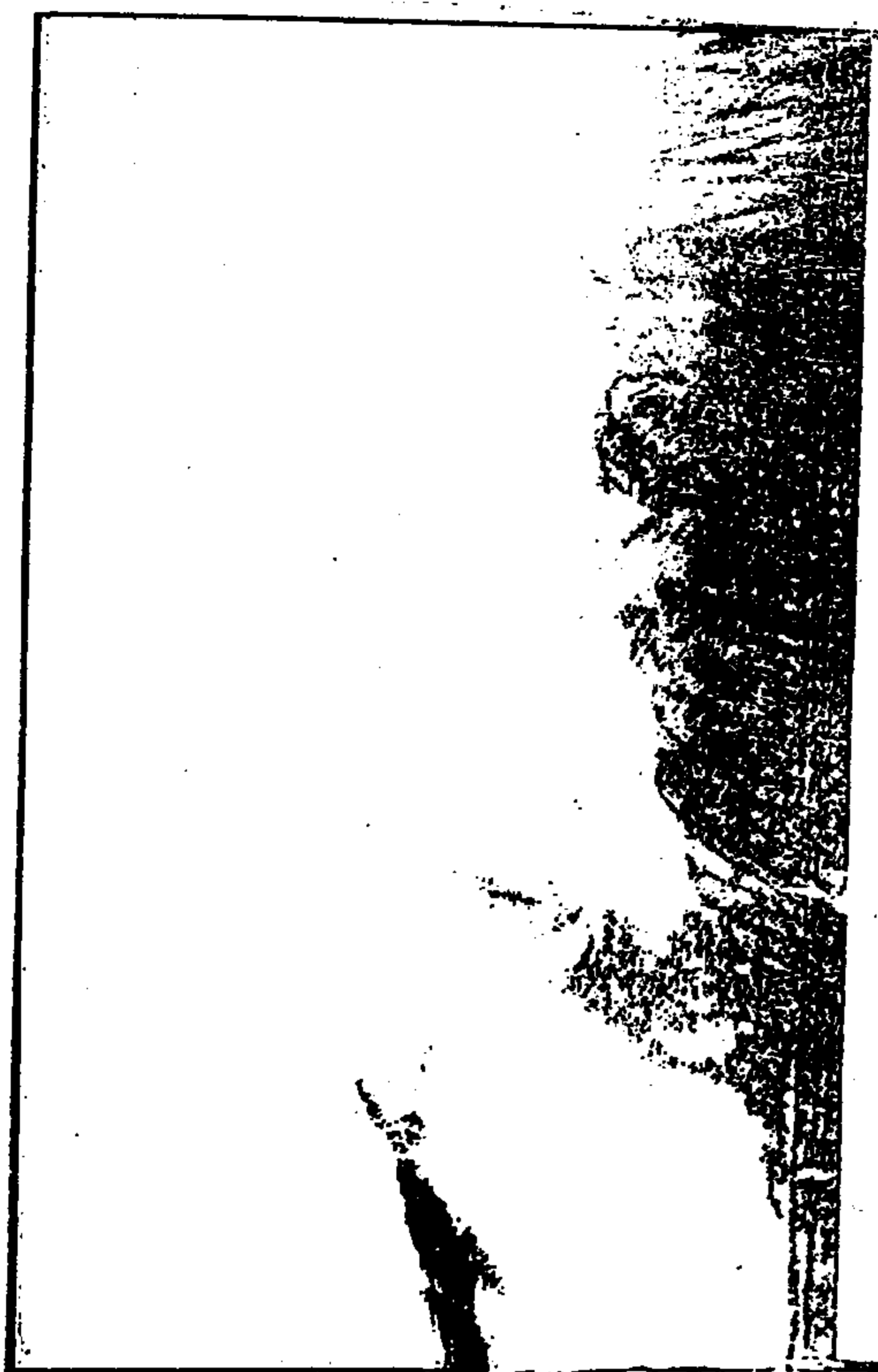
本朝應制之文即無一篇可傳其文可知矣文既不可傳于世則所刻程氏之文皆木之災也終何用哉

蓋政事可見人之德行文章不可見人之德行政事者躬行之事也文章者口說之話也故當重政事之科

○七篇璇琰不如一字之廉五策汪洋不如一字之儉廉者不苟取儉者不苟用爲官得此生靈安矣

皇唐先生日錄 弄圃篇

三五



以周家論

小

混 文王

沌



皇唐先生日錄 弄圃篇

三五

○以小混沌論周至六國乃戊亥矣所以只是相殺及剝之盡乃生漢高祖以

皇朝論元乃宋之戊亥也純是一團陰所以夷狄主中國

周之后六國

漢之后三國以至五胡亂華

唐之后五季

宋之后金元

歷代人材

舉孝廉

大混池



唐先生日錄

三六

○昔人有云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看來今之士也賤秦之士也貴秦之士不過曳裾王門而已今則呼喝搜檢披髮以見有司其去曳裾者遠矣且做文章反擬論古人以古人三上相書河汾獻策而不知已之醜也使妻妾見其披髮豈不相笑於中庭乎
○為世道計者養士安民二者而已蕭何告高祖養其民以致賢人鄧禹告光武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二人皆為功臣之首則二者有裨于世道不小也三代安民之法在于井田取士之法鄉舉里選安民之法

李斯察之儒者罵不絕口取士之法揚厲廢之而儒者更無一人言及何也自諱也以已亦曾披髮也譬之夜奔之女彼此相罵獨不及此事以我亦曾夜奔也

○某常疑漢文帝天下富庶屢減田租之半后又盡除之景帝即位方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且匈奴長犯邊不為不費何以如此富庶也以其不設科也近日設科三年間費了幾百萬錢糧民安得不窮也哉漢猶近古人四十方入仕所以漢多循良因隋設科至唐則士皆賤矣所以正樂府十首內有賤貢士一篇

唐先生日錄

三七

○漢惟其不設科所以人無所倚而不敢放肆如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沈廢却說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懲勸如此人安得不學好楊廣乃天下極惡之人居喪不敢公然食肉猶令人灌以竹筒貯之漢舉孝廉其遺風到隋猶漂灑也
○宋儒每議科目陷士子於不肖故以少年登科一不幸也然宋偏在一隅天下無學不能復三代之制

澤代血古
郡府名
唐用字
唐皇祖
唐皇祖
唐皇祖

自西漢本仍
德新室內
積流所以
務中故至
身保方至
字見或而
冒力偽升

本朝山出

孫大可成

上書三科

其法甚善

其言甚詳

與此暗合

而極倫惜

乎莫之

從也

○或問于余曰欲士子之貴重可以復三代取士之法乎曰俄頃之間即復之矣或曰將何以復之曰廢科而存貢即復之矣蓋漢之博士弟子即三代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于學者也即今之歲貢也科者爭奪之法也貢者揖遜之法也楊廣原殺父烝母所以設此爭奪之法將士子不置灰土而賤矣今欲復三代之法只看三年間進士舉人貢士出幾多人却將天下生員算看該幾個人貢一個如一百個貢一個則縣人有五百生員者每一年當貢五人矣不足一百之數或兩年一貢或三年一貢其府四州三縣二額設廩膳猶如舊數以錢糧已定故也止是貢論生員多寡提學考校亦有定數必要考三場一省或提學五員或四員或一員算每日可看幾卷至貢入太學祭酒考校有資性才華好者登記冊籍以為他日選館之備及選官后惟以政事取人則天下之人皆知文章不能定終身之富貴惟政事可以求終身之富貴則十年之間不惟可以損幾萬錢糧而做官必有伯夷之清出矣

禮唐先生日錄

弄圓篇

三十九

○此法一行有人善焉不濫費錢糧一善也提學考校之精二善也監司惟論政事考察不以青白眼視人無焚香噴目之誚三善也至貢時人稍長練達事體四善也人皆勉強清慎勤以求遷轉人人向上學好矣五善也不論南北中卷而取士均平六善也不披髮見有司貴重士子七善也鄉學升國學黜楊廣而遵禹湯文武聖人之制八善也然非赤心報國者不議及此

○或者曰人必及時效用若貢則必年長矣何以能

禮唐先生日錄

弄圓篇

三十九

效用哉曰此正欲其年之長也玷科名者皆年少也方當夙出之時即有民社之寄豈不玷科名哉青年不玷科名者十中止一二耳蓋鵲雖至老終與人報喜梟雖至少終與人報惡使其為良吏也縱白首何害使其為酷吏也縱少年何益且四十強仕三代之制也夫以孔子大聖也四十而后不惑孟子大賢也四十而后不動心蘧伯玉賢大夫也五十而后知四十九年之非百里奚賢相也七十而后之秦以至馬援襲鑠武公儆戒榮公九十大公八十鞏固九十而

指公孫弘曲學阿世人苟為善固不害其老也

○或者曰科以待非常之材貢以待庸下之材必兼設而後可曰縱有非常之材不出生員之中未有非常之材可以登科而反不能補一廩者也蓋人必拂逆而后動心忍性譬之金必銷鎔而后成器譬之木必繩墨而后成材鄉學國學乃銷鎔繩墨之地也驕傲者于焉而挫其銳惰慢者于焉而致其恭所以三代聖人養士皆鄉學升之國學所以古之成材也易試將人家子弟就看出來了子弟到八九歲時在父

聖唐先生日錄

弄園篇

學一

母之前驕傲常哭泣送至館中先生即有規矩準繩

可知矣漢末行九品中正之法議者曰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衆人之中九品中正者寄雌黃於一人之口今以一日而卜終身之富貴是寄雌黃於一人之口也若養于鄉學養于國學則涵養非一日矣

○董仲舒對武帝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是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置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斯言得之

○披髮見有司因設科既久人率以為常不以為異若三代之時有一士子披髮去見有司豈不為天下大惟異之事其妻子不相笑于中庭者鮮矣楊綰云國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嫫母自忘其醜一至於此

聖唐先生日錄

弄園篇

學一

以秦始皇論

一人混沌



一人力可
拔山不過
如此則為
人出世者
必有其道
矣

聖唐先生日錄

弄園篇

學三

○文武之子孫過其曆祖龍不二世而亡者仁與不
仁而已始皇并六合即坑儒生焚六籍築長城廢井
田廢封建自以為天下可以力得矣不知三代之得
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釋箕子囚式商
容閻封堯舜禹湯之後大賚天下者得民心也約法
三章亦可近之

○立國須以禮義宋至欽徽北轅之時金人以張邦
昌立為帝而宋更無一人從之者蓋宋人人講學所
以至衰弱之極不廢君臣之義至國亡之時猶有文
天祥起義兵陸秀夫張世傑死節以其知禮義也暴
秦惟其以法繩之所以陳涉一呼天下瓦解決有由
矣秦何有一人死節並起義兵哉

聖唐先生日錄

弄園篇

學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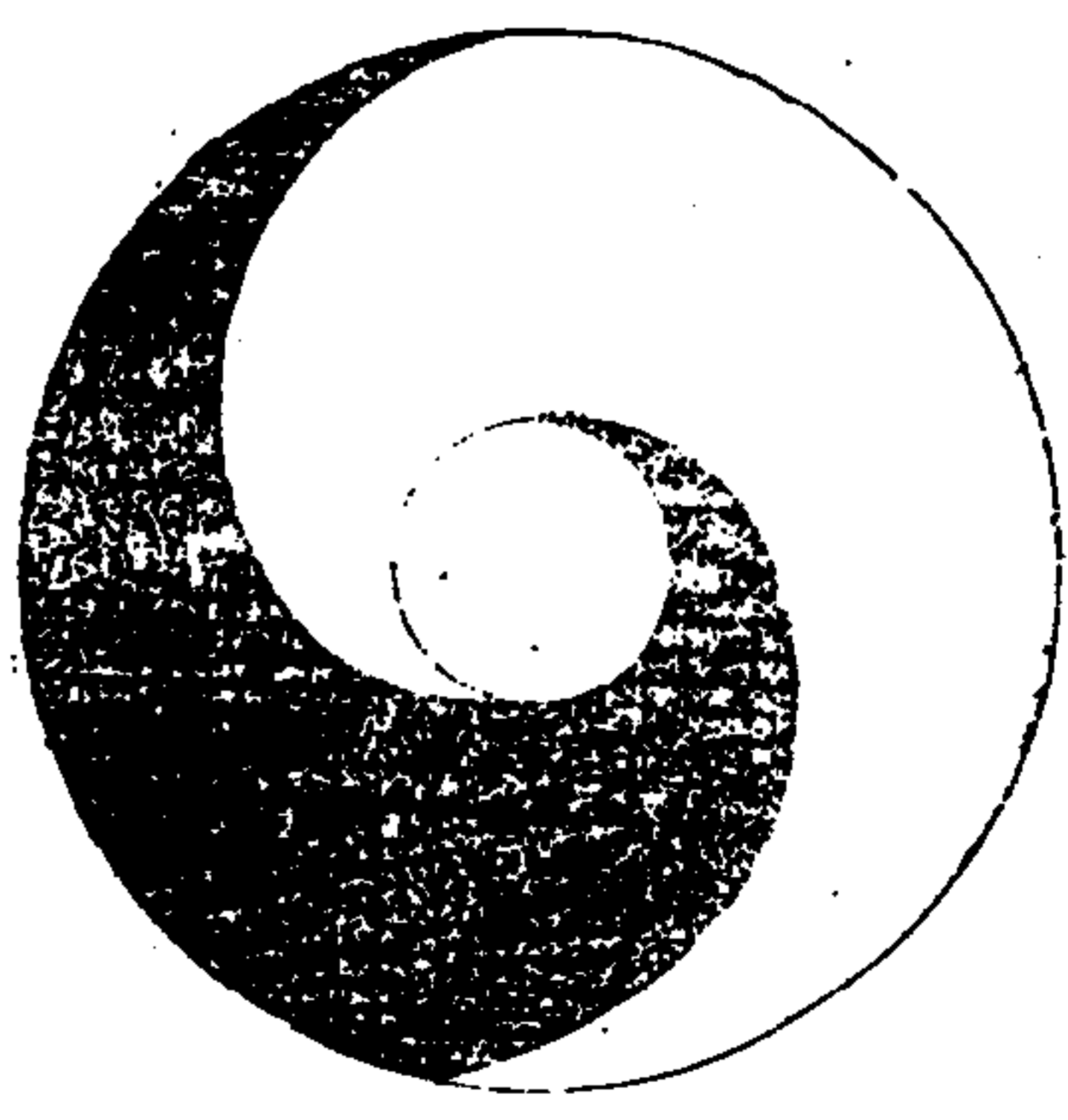


○人生在世乃浮生也一日雖有十二時止有九個時生有三個時亦如死如亥子丑三時夢寐之中雖生猶死也不知身在何處雖帝王聖人亦是如此非如死而何及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亦惟日不足也孳孳為利者亦惟日不足也為善者上同乎堯舜為利者下同於盜跖同堯舜者長生者也同盜跖者夭折者也知一日之混沌知一人之混沌則知所以出世矣

聖賢先生曰錄 弄圖篇 東

三教

天下混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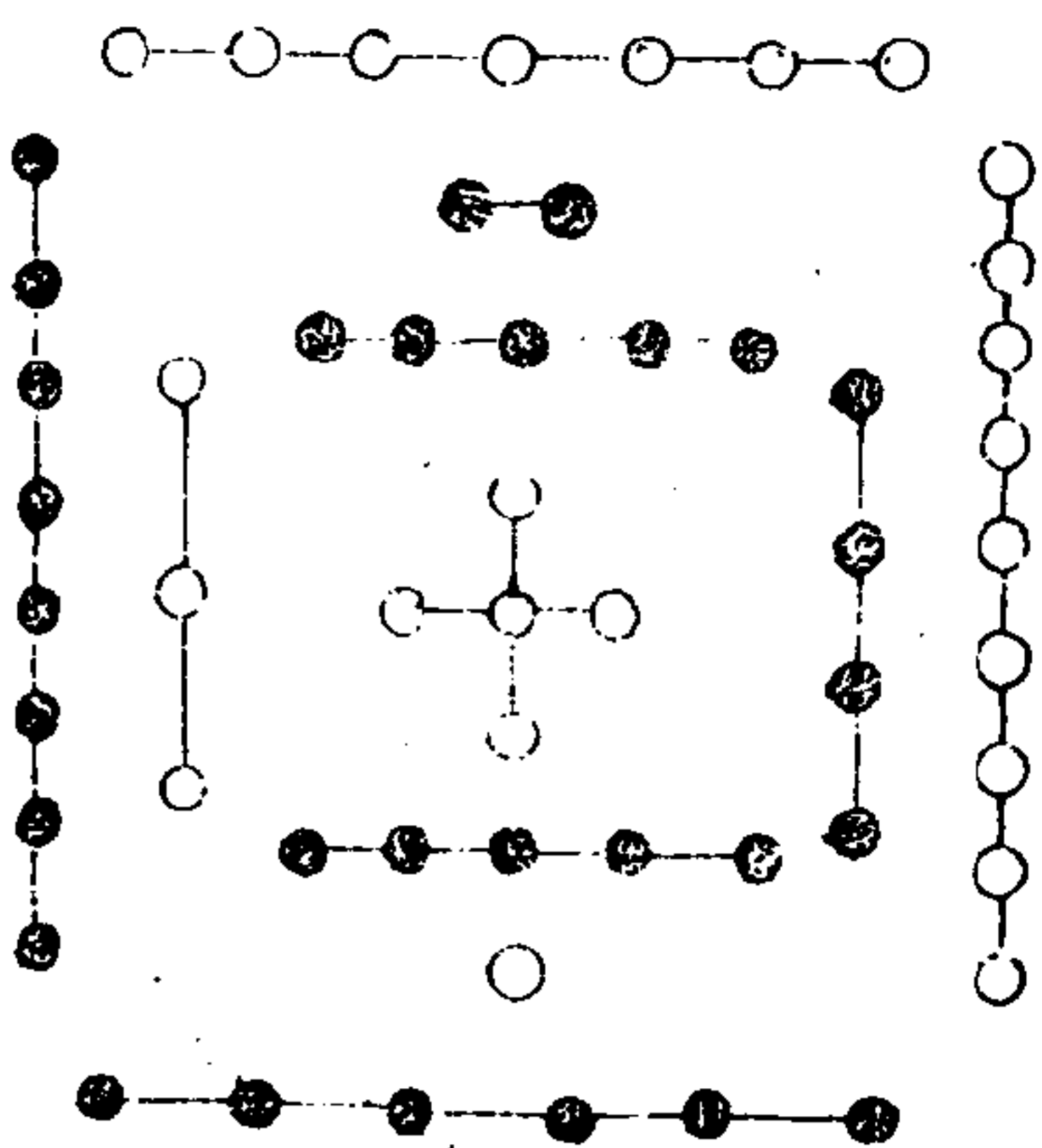
一一 一陽 二陰

○有一个一陽就有二个陰對待所以二氏之教與儒者並行也
 ○舊時去闕藏經全然無半毫理苾芻乃尊如神明飾以縹緗貯以樓閣人看之者不敢輕易必燒香淨口淨手蓋緣天地有此形氣即有此邪正正長不能勝邪故麒麟鳳凰世不常有鸞鵠虎豹到處皆多
 ○天地有此二氏出者以有此形氣故正長不能勝邪也人尊信之多者以亦有此形氣賢者少而愚者多故也

聖賢先生曰錄 弄圖篇 聖

圖書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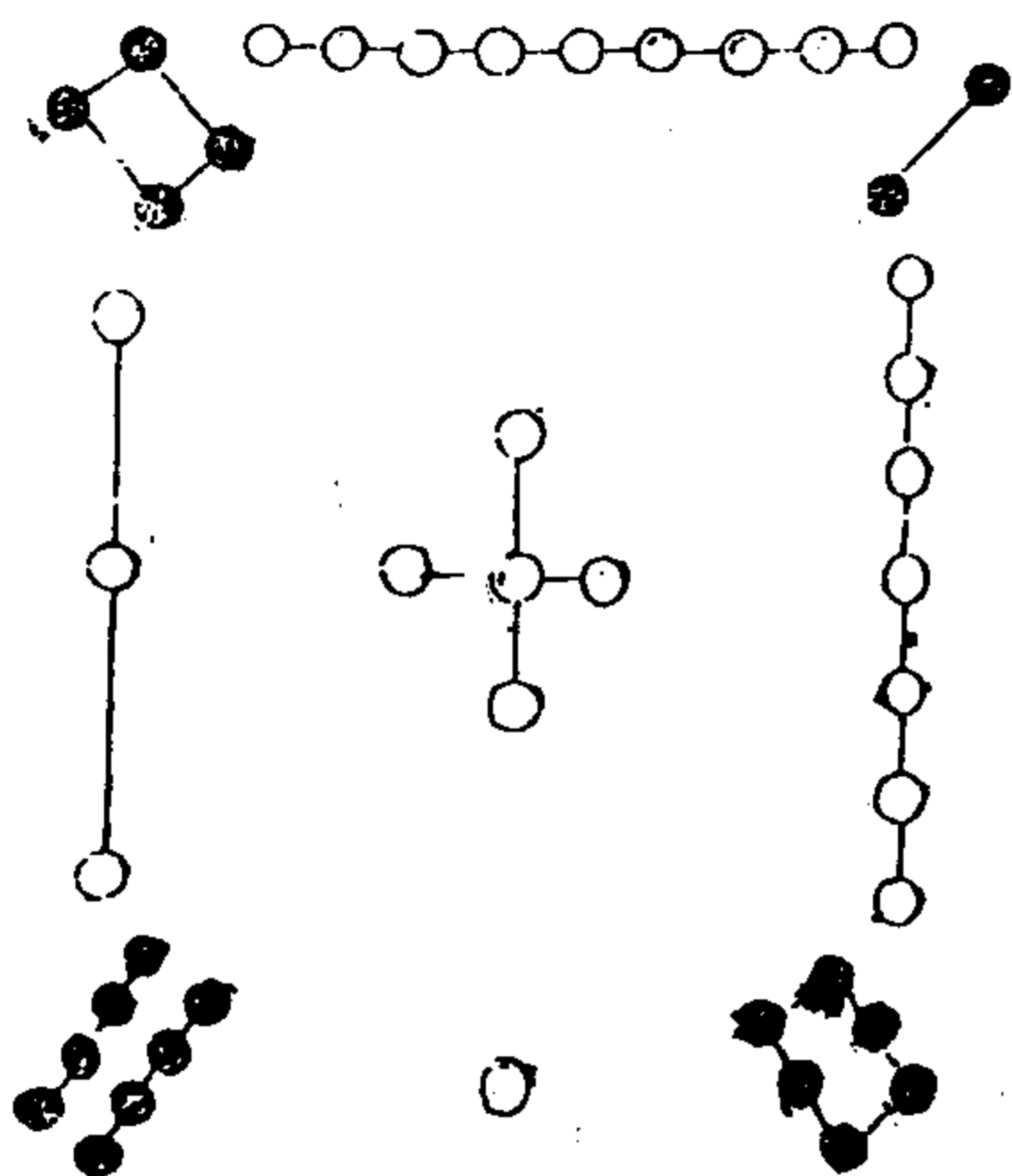
河圖



聖唐先生日錄

早六

洛書



書

○以河圖論之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故陰由二而四四而六六而八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故陽由一而三三而七七而九

○陽息於北由北而東而南而西故天一至天三天七九以漸而盈盈極則消而虛矣陰息於南由南而西而北而東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以漸而盈盈極則消而虛矣

○以相連論一而九十也三而七十也二而八十也四而六十也故五為中數故天地生數遇五而成天地成數遇五而對若以四旁論後為一前為二左三右四中五後六前七左八右九中十皆自然而然不假安排

○偶者陰陽之對待奇者陰陽之運行奇者氣行於天偶者質具於地孔子繫辭天尊地卑一條以對待而言也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以運行而言也○天一三天五天七天九一九成十三七成十又加以五故天數二十有五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

十二八成十四六成十又加以十故地數三十

○後一六者水生成之數也故居北前二七者火生成之數也故居南左三八者木生成之數也故居東右四九金生成之數也故居西五十者土生成之數也故居中央

○以四象八卦論乾兌皆居一太陽之位然乾陽卦兌陰卦離震皆居二少陰之位然離陰卦震陽卦巽坎皆居三少陽之位然巽陰卦坎陽卦艮坤皆居四太陰之位然艮陽卦坤陰卦以河圖數論太

陽居一而數九是乾得九陽之數而兌得其一之位也故乾一兌二皆屬太陽少陰居二而數八是離得八陰之數而震得二陰之位也故離三震四皆屬少陰少陽居三而數七是坎得七陽之數而巽得三陽之位也故巽五坎六皆屬少陽太陰居四而數六是坤得六陰之數而艮得四陰之位也故艮七坤八皆屬太陰

○一六為友者一為老陽之位六為老陰之數也居於北四九為友者四為老陰之位九為老陽之數

也居於西秋歛冬藏有老之義故居西北二七為友者二為少陰之位七為少陽之數也居於南三八為友者三為少陽之位八為少陰之數也居於東春作夏長有少之義故居東南

○以洛書論之陽生於北長於東盛於南而消於西南長於西盛於北而消於東故地二地六地八盛之極至地四則消矣此與河圖一樣中五雖少地十然四隅交錯各十亦天五地十也

○一九為老陽三七為少陽居乎四正二八為少陰四六為老陰居乎四隅五居乎二老二少之中

○太陽之一得五而為太陰故一與太陰相連少陰之二得五而為少陽故二與少陽相連少陽之三得五而為少陰故三與少陰相連太陰之四得五而為太陽故四與太陽相連不過此數變化無窮故天數五地數五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陽卦一爻變則為陰卦陰卦一爻變則為陽卦故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以二圖總論之圖之東北與書相同而西南不同何也蓋圖之陰陽皆主陽極陰極而言故一陽由左旋至九而止一陰由右旋至八而止書之陰陽以盛衰消長而言故陽盛於南而九陰盛於北而八至西則陽衰故天七至東則陰衰故地四此所以東北相同而西南則異也雖西南各異然東北西南皆一奇一偶相配又何嘗異哉

○以伏羲圖論乾究生於老陽之四九離震生於少陰之三入與坎生於少陽之二七艮坤生於老陰之六九有四七有二者陽中之陰也八有三六有一者陰中之陽也伏羲畫卦之時不求與洛書同而自與洛書同以文王圖論一六為水坎居其北二七為火離居其南三八為木震居其東四九為金乾究居西五十為土坤艮夾乎金火木水四

位之間亦中央土也文王畫卦之時不求合乎河圖而自與河圖同可見只有此數理一無二所以俟之不惑考之不謬也

○以十數當中折斷論一與六對二與七對三與八

對四與九對五與十對本天地自然之數也河圖則一二三四五在內六七八九十在外而陰陽相間洛書則一二三四五相連六七八九十而陰陽比肩相間者一偶一隨比肩者或左或右其實一而已矣

○天地間只有此數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數河圖洛書鋪列位次不同顛之倒之上之下之皆成文章正孔子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於此亦可見矣

○以質言五行生成之序水火木金土也以氣言五行運行之氣木火土金水也圖則相尅者相對書則相生者相對圖雖相尅然自東之木生南之火自南之火生中之土自中之土生西之金自西之金生北之水是尅而又生也書雖相生然北之水尅西之火西之火尅南之金南之金尅東之木東之木尅中之土是生而又尅也縱橫交互則生成之序運行之氣皆在其中矣

○圖書中天五五點下一點天一之水也上一點地二之火也左一點天三之木也右一點地四之金也中一點天五之土也此五點著專以五行之土論前後左右四點辰戌丑未之土也中一點中央之土也五者流行乎前後左右貫徹乎辰戌丑未故天地得五方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所以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推而至於千千萬萬無非此五者而已

○此天地自然之八卦也是未畫卦之先而卦已脩矣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有天地之八卦有伏羲之八卦有周孔之八卦有吾心之八卦能了此則八卦不在四聖而在吾心矣

○參天兩地何也蓋天地之數皆始於一而成於五一者數之始五者數之祖也故金木水火非土不成質仁義禮智非土不成德以自然之數論之天一地二少其五天三地四多其五惟天三地二合其五故聖人參天兩地而倚數言依此五以起其數也非用心以參兩之也若依朱子圓者徑一圍

三方者徑一圍四之說是參天四地矣是有心以參兩之矣

○洪範九疇箕子所作洪範者大法也當時武王以臣殺君則彝倫不敘矣故武王問箕子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保合其居止何以上下相安彝倫攸敘箕子乃紂之舊臣難以顯言紂無道殛死不可傳以大法乃以紂比鯀武王比禹言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曰天錫者即中庸之天命仲虺之天乃錫王勇智魯頌之天錫公純嘏也漢儒與宋儒不知箕子以禹比武王真以九疇乃禹之言殊不知禹聖君也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以關石和鈞而且貽之子孫况一王之大法禹反秘之傳必俟千年之後至於箕子方傳之乎其謬也其矣且九疇者即九德九經之類也孔安國劉歆又以禹治洪水神龜負文遂成九類宋儒復信之是謬中又生謬矣洛書言數洪範言理何相于乎孔

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伏羲之時已有
洛書矣孔子之言乃其証也不得不辨于此見諸
儒註疏之差

瞿唐先生日錄終

瞿唐先生日錄

五十四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格物諸圖引

德生蜀中僻地少時不揣妄意聖賢然無傳授且思
劣雖有此二者而學聖賢之志未常一刻忘也乃以
孔門之學先於格物欲窮極事物之理乃取六經並
秦漢文章日夜誦讀及過京師見薛敬齋錄始知學
當求諸心歸來遂為四省錄一曰省覺謂心有開發
覺悟處即錄之也二曰省事謂自家行事或見人行
事或行事之當理或跌蹶即錄之也三曰省言謂讀
格物諸圖引 卷二
古人之書有悟處即錄之如大學古本是也四曰省
藝如吟詩如彈琴如古人見舞劍而悟草書之類蓋
因粗以悟精也乃刻一大圖書寫願學孔子四字以
警其心錄之既久自反身心無愧無怍知其良心未
破但作聖功夫無下手泊岸處乃遊吳並五岳欲會
近日講學之士又每每不相值思宋儒終日端坐欲
識仁體者有之以存養為主人者有之又近日講致
良知意此學在於靜坐也乃靜坐絕妄想如此者數
年茫然渺冥全無入手處自覺其為禪學既無師指

明之無友審問終日山林中委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無處下手把捉不住及先父母相繼見背制中六年斷酒肉辭室家躋孤無聊人不堪其憂制方闕登太白山見此心之所以往來者非有他也乃三欲也蓋孔子之三戒孟子之三好也數夜即輾轉不寐思孔門講仁孟軻講義宋儒講敬說禮近日講知千載之下又安知不有講信者出乎又思孔門講仁宜講仁之本體矣而又罕言仁者何也又以克己復禮爲仁能近取譬爲求仁之方何也孟軻講義亦不言義之本體而乃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何也又思大學頭上即教人格物格物二字與五性合不相合此又何也心上之理與簡冊上文字二處全不相合思之又思日積月累方知五性無聲無臭無形而難知物欲有跡而易見五性本體上半毫功夫做不得惟當於發念上做功夫過人欲者即所以存天理也人欲既遏則天理自然呈露而情之所發事之所行皆天理矣始知三欲者千欲萬欲之根抵即克己功夫條目也乃四勿中物欲之大者故孔子又摘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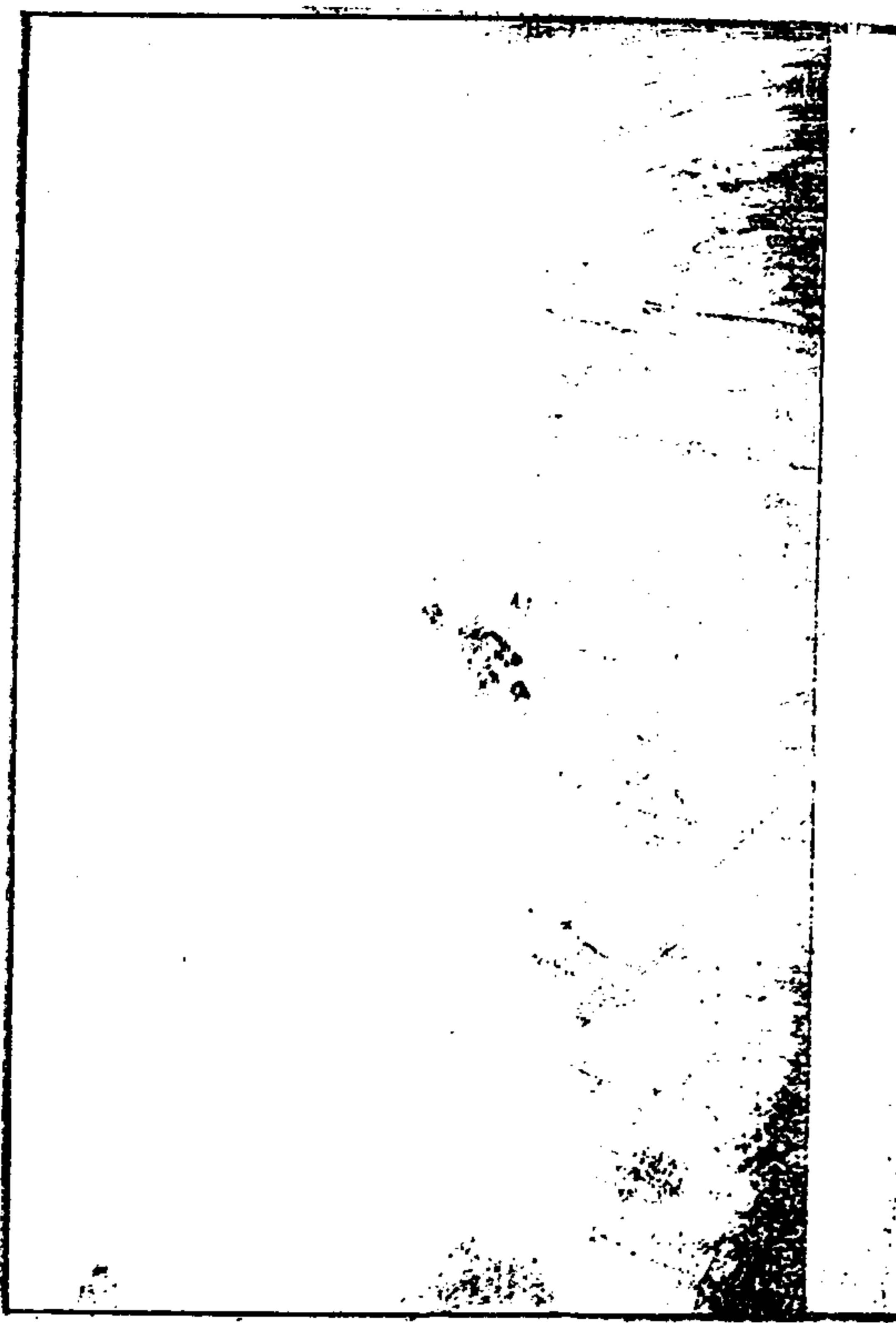
之特今之學者皆以爲粗迹尋常之話不體認之爾何也克己復禮孔子告顏回之爲仁者也顏回在當時已直任之無疑則顏回之用功惟克己無他道矣及顏回沒孔子稱好學者獨顏回乃曰不遷怒不貳過則顏回之克己者不過此不遷不貳二端而聖門端的功夫亦不過此二端也又讀易見孔子大象云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夫懲忿則不至於遷怒窒慾則不至於貳過不好勇則懲忿矣不好好色則窒慾矣此心一旦豁然始知格物之物非宋儒物理之物也亦非近日儒者事物之物也乃物欲之物蓋已也忿也慾也怒也過也色也勇也得也皆大學之所謂物也克也懲也窒也不遷也不貳也三戒也皆格之之意也孔子先後之言未常異也格物克己乃聖門有頭腦的功夫故大學之教首言之而又以之教得意門人也德因此大有所悟始知宋儒默坐澄心欲識仁體欲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者不過禪學而講敬說禮又講致良知者都令此心混雜于天理人欲之區枉悞後生晚進深爲可痛皆非孔氏心

印也因大書發念處印過三大欲八个字于壁以
警心而續畫諸圖云

萬曆乙酉十二月念二日

終物諸圖引終

終物諸圖引



發念處印過三大欲

五條

○此蠲厥渠魁功夫也蓋此三欲乃形氣中之元惡
蠲此渠魁其餘手足容恭容重等件不過脅從功夫
耳故德以過此三欲去行四勿功夫即易易者此也
○學者把此三欲通忽略過了非死心學聖人者不
能去此欲也過此一關渣滓渾化即聖人矣且如以
好勇論此血氣之勇但此心微有不平處就是勇字
渣滓未化莫看容易了

終物諸圖引

卷二

○此三欲又絕不得絕則釋氏矣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惟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雖人欲亦天理矣詳見
後

○學聖功夫要下得手凡人見火而不入於火者知
火之能焚也見水而不入於水者知水之能溺也見
米麵飯而必食者知其能養人也學者學聖必見惡
如見水火見善如見米麵飯如此則天理人欲判然
分明方能學聖若只講敬說識仁體說体認天理說
致良知恐止把做一場話說通是不曾苦心用力終

下不得手

○此三欲雖分三者其實不過要富貴有富貴三欲遂矣世人只是要高爵厚祿家中有金銀財帛此好得也要嬌妻美妾歌兒舞女此好色也要人人通仰視他畏懼他尊敬他凡出一言人皆不敢違背通奉承他傲得氣此好勇也聖人之言雖分三者其實富貴其總管也

格物詩訓

卷三

二

三欲試驗

八條

禽獸

人生天地與禽獸一般人特靈爾試觀禽獸不過此三欲且如家雞見食則呼其同類若其類則逐之此好得也見雌雞則春戀此好色也見雄雞則鬪此好勇也野雉占山崗此好得也捕雉者以罔音去即鬪此好勇也如不鬪取其雌者於側此好色也牛馬亦然蓋有此形氣即有此三欲常人用形聖人用神即

格物詩訓

卷三

三

以禽獸之形神論之四靈蓋禽獸中之聖而用神者龍得木之神故脩長神化莫測雲雨從之而為鱗之長鳳得火之神故周身文章非時不見而為羽之長白虎得金之神故亦不履生草不踐生蟲而為毛之長白虎亦鱗類見通考龜得水之神故五色似金玉知吉凶而為介之長所以四靈即出類拔萃與禽獸不同然則人用其神過此三欲豈有不出類拔萃而為聖人乎

夷狄

即禽獸而夷狄可知矣夷狄之人亦如中國之人但

他限於所居之地不讀書不明理全是形氣用事試觀夷狄不過此三欲常提槍刀殺人好勇也劫掠人財好得也聚麀好色也除此三欲夷狄無欲矣

罪人

卽夷狄而罪人可知矣試去囹圄中觀罪人不是好色謀殺親夫或奸有服之親便是好得劫殺人財或盜庫銀好勇毆死人除此三件無罪人矣縱有假影印信之類無非好得心所發也三欲爲千欲萬欲之根柢到此處方看得端的

格物諸圖

卷一

四

常人

卽罪人而常人可知矣人生在天地間終日只想積幾多金銀買幾多田產起幾多房屋此好得也長成人卽慕少艾此好色也日不眠夜不睡只想富貴勝過人氣在不肯下此好勇也與人少有一言不合卽懷恨於心或卽怒氣相加亦好勇也

讀書人

卽常人而讀書人可知矣讀書人中式後卽忘前日愆前燈火之窮困就約三朋四友飄蕩無度就借銀

買妾此好色也就求有司作興此好得也就揚頭扯

袖眼裏就以資格空人畧年長前輩踈布衣舊友把

平日做秀才忠厚渾朴氣象逼改了一時化爲兇狠

強暴之人居鄉則凌雷鄉里居官則淫刑濟貪平生

所講究五經四書非止爲榮祿進取之梯實乃虎狼

生翼之具此好勇也其好色好貨好勇之極有可醜

可笑可畏可痛不可明言而筆之于書者夫以我之

良心爲仁義之府乃天下之至寶所以爲聖爲賢參

天地贊化育者皆此至寶也凡世上一切軒冕金玉

皆不足以尚之今乃反爲中舉中進士滋其勢力好

勇好貨好色將仁義之良我之至寶一時椽喪散漫

凡民不足責矣以讀聖賢之書中式之人卽三代鄉

舉里選之士漢之得舉孝廉者也中式後爲之豎標

豎坊以表揚之今乃若此是棄天爵而要人爵舍靈

龜而觀朶頤爲外物而反喪至寶矣反不如鄉人田

舍卽種田輸租安分守己之不喪良心也孟子耻不

免爲鄉人今反鄉人之不若居鄉人之下沒世無善

可稱其與草木同其朽腐是讀書猶未讀書也豈不

格物諸圖

卷二

五

可哀之甚哉正昔人鶴媒詩云嗟爾高潔非凡禽胡
為狗食移此心也然可與知道者談不然是彈高山
流水于闐闐人鮮不以為迂矣

賢人

即讀書人而賢人可知矣如魯南子學柳下惠顏叔
子執燭即千載有名非不好色即成賢人乎如陽震
夜金范丹塵甕即千載有名非不好得即成賢人乎
如顏子犯而不較師德唾面自乾即千載有名非不
好勇即成賢人乎

格物諸圖

卷二

六

西方聖人

即賢人而西方聖人可知矣釋家佛出來曉得世間
人好色他就不娶妻祝髮為僧曉得世間人好得他
就高山上打坐談空說寂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
影如露亦如電曉得世間人好勇他就以慈悲為本
他全然反了世間人之事他就為西方聖人雖是異
端三綱五常盡廢然一塵不染較之讀書人奔競名
利鍾鳴漏盡猶不知止者有愧於彼多矣而今天下
浮屠反多於儒學非除此三欲者即為聖人乎夫以

沉溺於三欲者即為罪人除革乎三欲者即為聖人
而作聖功夫在於格物愈見端的矣

吾儒聖人

即異端聖人而吾儒聖人可知矣聖人雖渣滓渾化
無三欲之可言然載之於經亦有可見者如云不殖
貨利不邇聲色允恭克讓溫恭允塞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溫良
恭儉讓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孔子告哀公脩身就說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尊賢就說去讒遠色賤貨而貴

格物諸圖

卷二

七

德自聖人以下沛公一亭長也與項羽爭天下范增
看他出來說他前在山東貪財好色今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則作聖之功不外於格
物而格物必先於三大欲其功夫端的矣若學者做
功夫先遏三欲去行四勿功夫即容易了不過時時
覺照而已若被三欲牽纏出不得世隨人講性命之
學千講萬講終是葛藤

三欲所屬

三條

色類

女色正所好之色也凡五色可愛人者皆是如愛人富貴愛絲竹音聲愛戲局愛花木皆色心所發也

勇類

刀劔殺人正所好之勇也至於凡欲勝人者皆是如欲富貴勝過人欲長生之類是也故孔子又以鬪名之如石崇鬪富今人鬪促織鬪雞鬪馬鬪舟競渡之

貨類

金銀正所好之貨也凡田產珠玉為我所得者皆是故孔子又以得名之故謂女人曰奇貨蓋貨指其物得則在我也

三欲連環

三條

色中勇貨

如隣家處子所好之色也不顧死命踰牆相從是勇也處子奇貨為我所得是貨矣

勇中色貨

舞劍視人勇也然好勇豈空好哉必其色有可愛之事方去爭鬪如爭妻是妻可愛也爭田產是田產可愛也爭得過來是貨矣如獵狩提槍刀是勇也見所

貨中色勇

獵之物走動色色可愛是色也得鹿歸是貨矣金銀珠玉貨也色色可愛色也連城易之勇也又如我不肯而寧可碎首殺身完璧歸趙亦勇也

三欲為千欲萬欲之根抵

三條

色

舉火戲諸侯是也諸侯豈可戲色其根抵也

勇

殺妻求將是也妻豈可殺勇其根抵也

貨

七月大水三峽黑石十船九歿乃翻鹽井以橫黃金

是也險豈可冒貨其根抵也

格物諸綱

卷三

十一

凡此之類甚多不可悉舉但舉一事即見之矣

細思起來此身諸般之欲何處不是此三欲發

根故為千欲萬欲之根抵

三欲申五性

三條

色

隣家處子色也我欲上祀祖宗下延子孫去聘定他

是仁愛之心所發也請媒妁行六禮當輕當重當前

當後中間有判斷是義也行之無過不及有節文是

禮也閤閤相當無他日之悔是智也男女以時期日

不爽是信也

貨

格物諸綱

卷三

十一

金銀貨也我遠行人送我贖此心感謝即時動惻隱

之心仁也此心商量判斷當受不當受義也交道接

禮賓主百拜禮也知其受之有名不傷於廉智也始

終無詐偽之心信也

勇

稱爾戈比爾于立爾矛勇也憫生民塗炭之已久仁

也此心權度當此生民塗炭之時救民事重君臣義

輕義也未嘗殺一不辜禮也知天命之在我予弗順

厥罪惟鈞智也予小子既獲仁人祇承上帝生不負

上帝生我之聰明下不先生靈之仰望信也

玩圖 自喜一日有四樂

箇中原有先天易辟上新添太極圖日與抱義相揖
讓人間那得此凡夫

登山

白雲穿破翠微堆雲裏蒼松手自栽大咲一聲天地
外人間何地少蓬萊

借飲 先生兄弟知行亦以恬退自甘每常借飲共卧起

萬事無心一老翁兄為明月弟清風竹根醉倒雙鞋

風起西方月起東

醉臥

竹牀頂上覆搜蓑一枕虛無夢不多睡覺不知天蚤蟻
殺聲牛笛下前坡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三條

色

同一男女相見也行六禮者謂之婚踰東家牆者謂
之淫淫而不顧人道者謂之娼不論倫理者謂之聚
麀

勇

同一以刃殺人也救民者謂之義占人疆土者謂之
侵以下殺上者謂之叛

格物諸圖

卷五

十一

貨

同一金銀入手也交道接禮謂之幣受君之祿謂之
俸貪民之財謂之賊劫掠人財謂之賊

若離絕人事即釋氏矣惟格去物欲之私雖人
欲實天理矣所以為同行異情也

三欲近似 三條

色

以攜妓為踴弛風流

得

以貪財為學者莫先于治生

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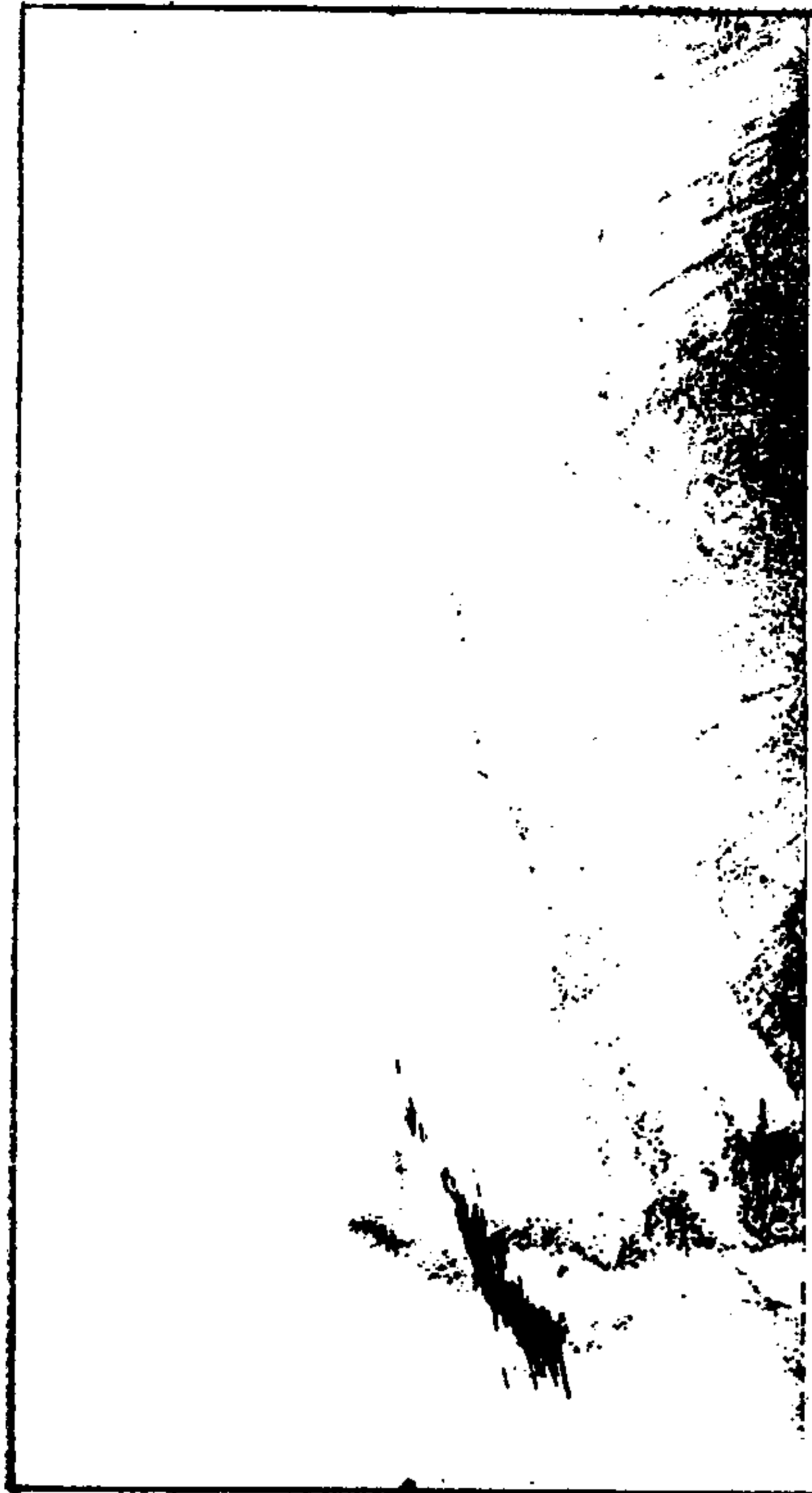
以客氣為養浩然之氣

此之謂認人欲為天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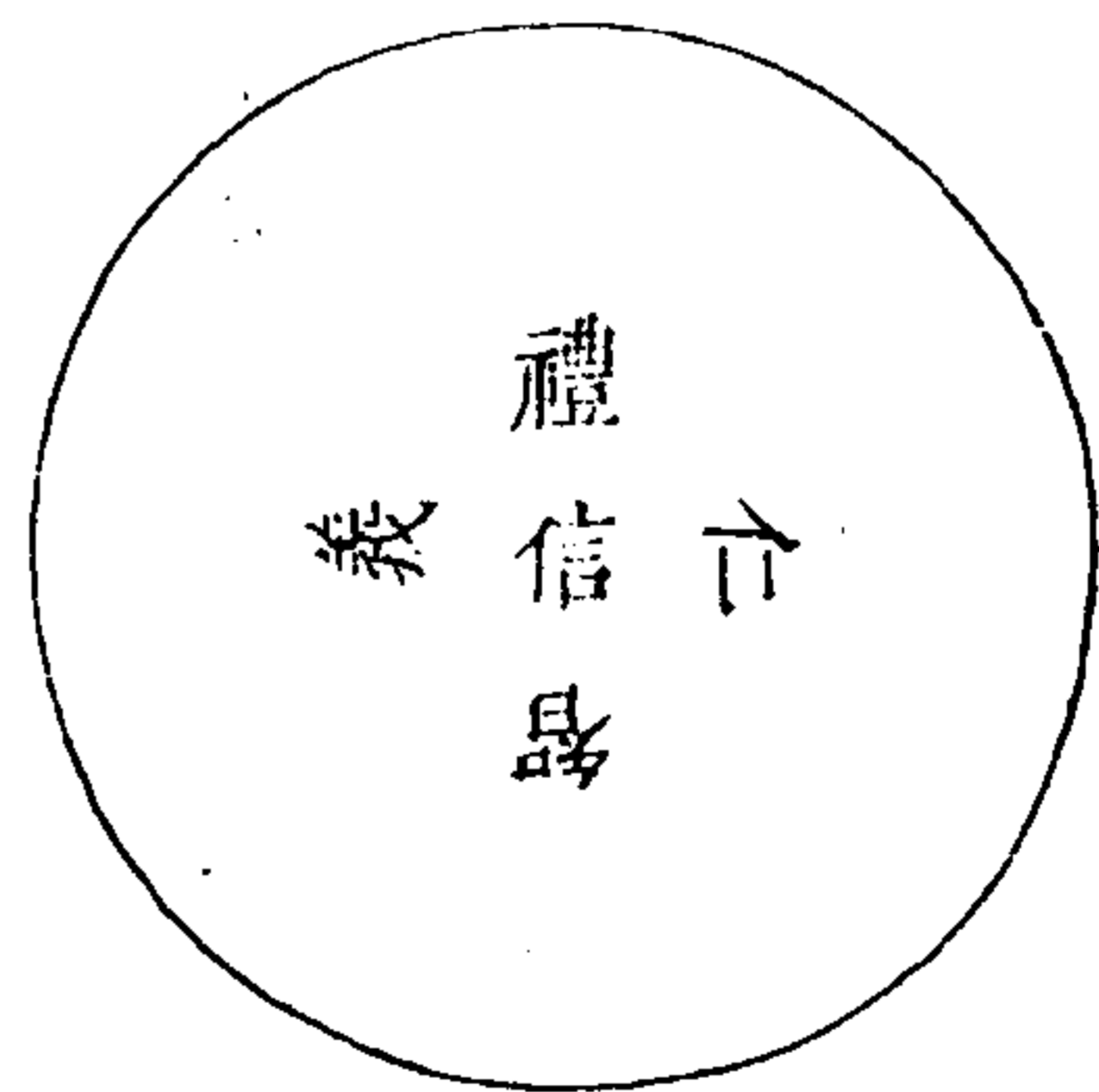
格物諸圖

卷三

十五



五性圖 一條



格物諸圖

卷三

十五

凡物有形有氣有神如天地是形也屈伸往來氣也所以主宰之者神也仁乃木之神禮乃火之神義乃金之神知乃水之神此神字即命也性也道也理也太極也但隨處命名不同耳與生俱生與形氣原不相離如天依乎地地附乎天相似然雖不離形氣實不雜於形氣天生出堯舜出來方分一箇道心人心到了孔子又分一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雖如此分得明白但因他粘搭在形氣上又因佛氏出來混雜一番所以自孔孟以後儒者通不曉

得下功夫說識仁體說致良知說隨處體認天理通
將功夫用錯了殊不知五性無聲無臭何處下手惟
格形氣上物欲則五性自呈露矣此孔門傳心至捷
之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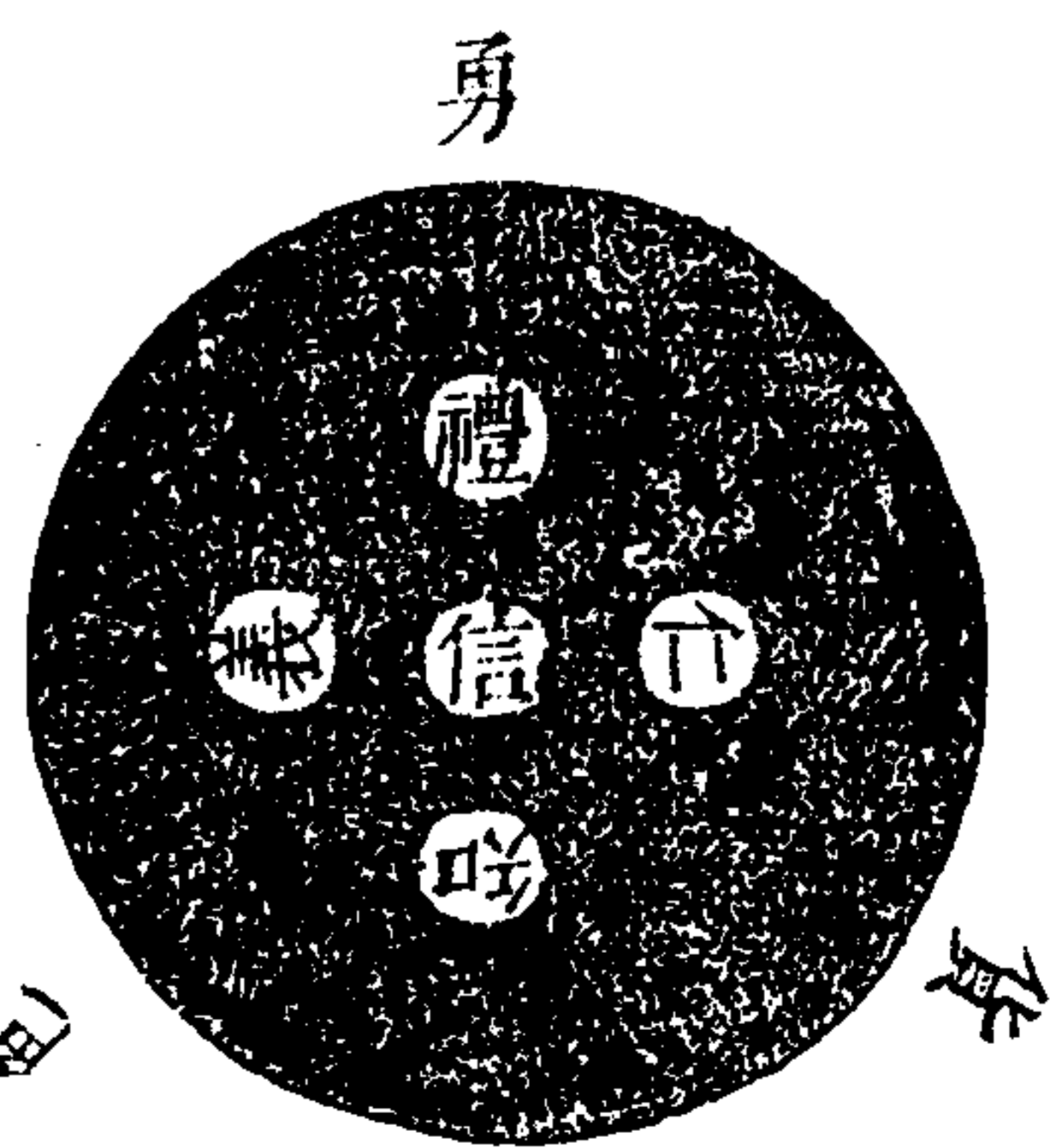
格物諸圖

卷五

十一

五性爲三欲所迷圖

六條



格物諸圖

卷二

十一

五性其植立如松栢三欲便是纏松栢之藤蘿格物

功夫是斬藤蘿之刀

五性其光明如日月三欲便是遮日月之煙霧格物

功夫是吹煙霧之風

五性其散布如金三欲便是汚金之泥沙格物功夫

是陶泥沙之水

五性其美粹如玉三欲便是包裹玉之頑石格物功

夫是鑿石之鑽

五性其尊重如君三欲便是迷君之妖豔格物功夫

是斬妖豔之劍

五性其生意如嘉禾三欲便是雜嘉禾之草格物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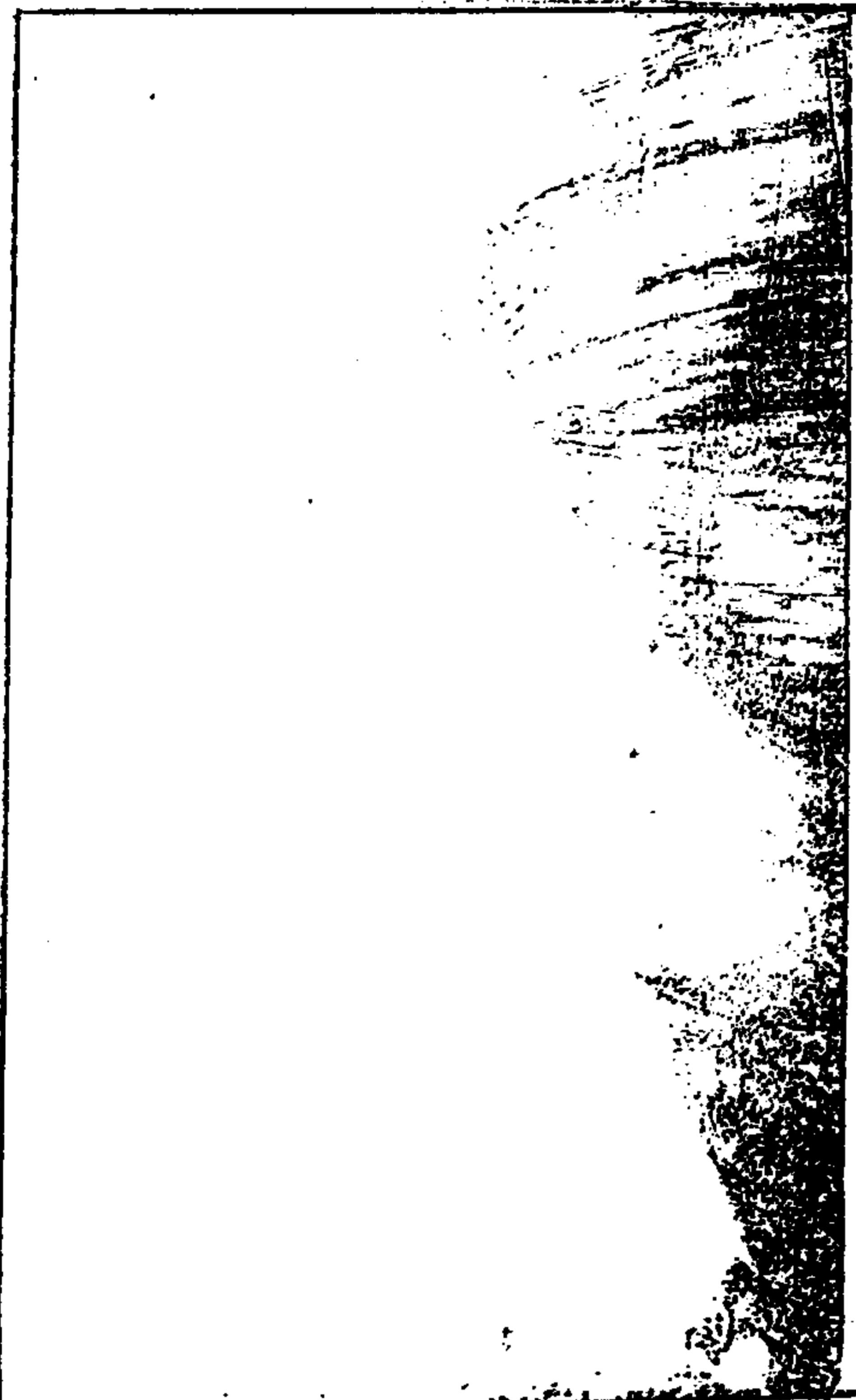
夫是薶草之鋤

千古聖學不明只為五性搭附在形氣上

格物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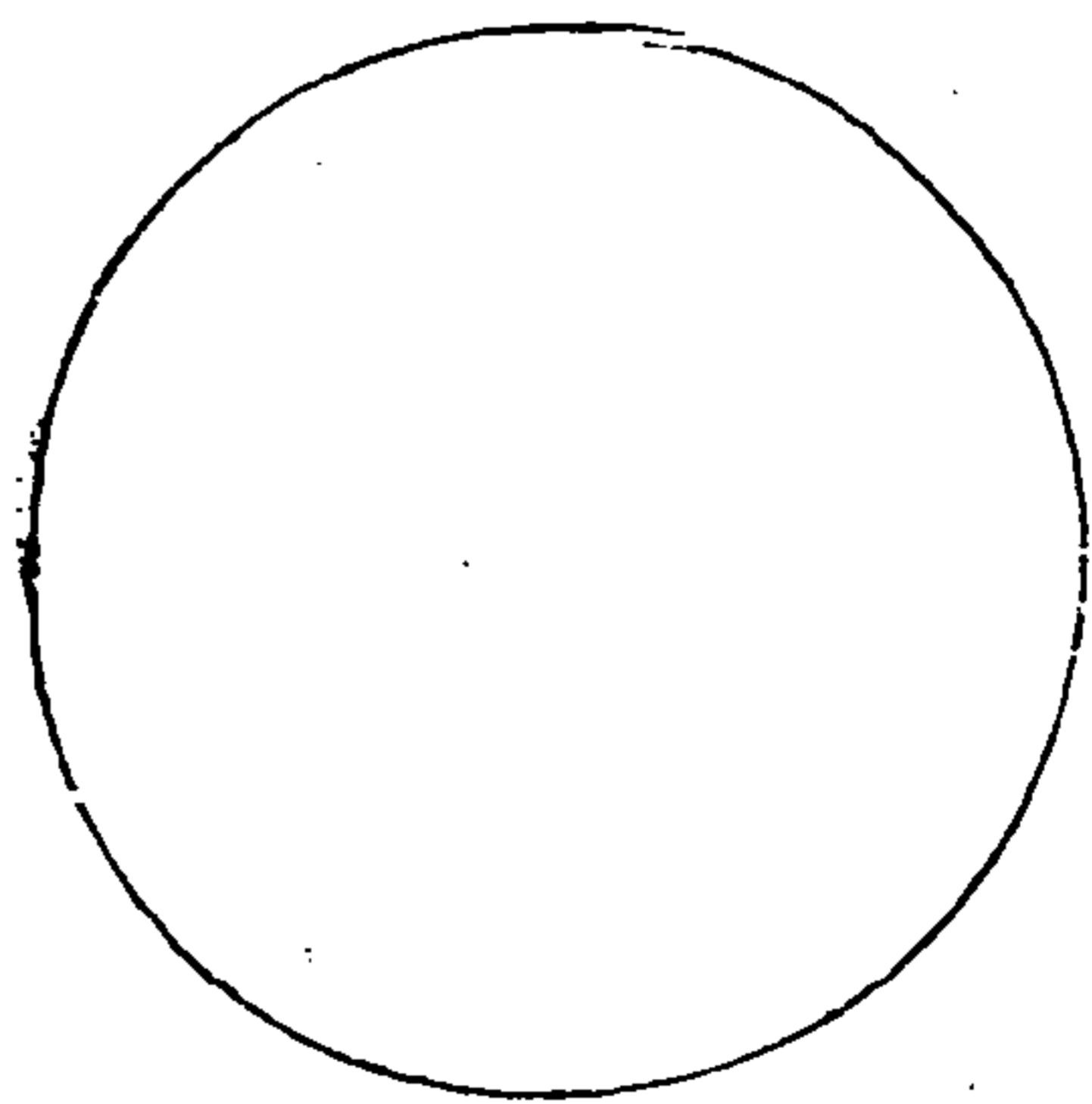
卷三

十八



一理圖

四條



格物諸圖

卷三

十九

五性雖是五者乃一理也觀孔子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云云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說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四德可以統言者以其一理也譬如一個縣令從東門出來名為仁從西門出來名為義從南門出來名為禮從北門出來名為智又譬如天上一個月落在山東之川者名為仁落在西蜀之川者名為義落在浙江之川者名為禮落在陝西之川者

名爲智所以說天理本然上做不得功夫以理無聲無臭無定在故也以發念上論譬如一人幹錯了一件事此心正惶恐羞愧是羞惡之心也曉得自家不是乃是非之心也正當羞懼之時忽有客到與之揖讓爲禮是恭敬之心也正當爲禮之時偶見孺子入井俱驚進去救乃惻隱之心也一時四心俱出何處把捉只是遏人欲天理自見矣又譬如居官者甘受人夜金是無羞惡之心也送之不以禮而接之是無恭敬之心也將事卽屈斷是無是非之心也又將不

格物諸圖

卷三

三十一

送金之人鞭笞是無惻隱之心也沉溺物欲一事四心俱喪而五性乃一理猶可見矣
○五性皆理也仁可以兼管四德仁但可以識其用不可以識其體如仁之于父子爲子者冬溫夏凊昏定晨省皆仁之發用也惟可以識其用故可以踐行其用何以不可識其體五性在人身渾然一理譬如一桶水貯在一處未曾分散脚下一面有四孔從東邊孔來者是惻隱之心也從西邊孔來者是羞惡之心也南北亦然如此模樣他渾然無聲無臭何以

識得他體說識仁體只恐仁字還看不分曉所以程子又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殊不知仁止可如此說矣如別說不說得高遠便說得卑近

格物諸圖

卷三

三十一

○程子又說教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不知程子當時如何又如此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孔子之言也仁者人也合而言之者道也孟子之言也又說仁人心也而程子乃以訓人爲非何哉又教人二三歲得之未晚只恐除了訓人字再訓不得了程子又要把仁只消道一公字假如說仁者公也親親爲大仁者公也喪其公而不知求說不通矣不如仁者人也說得不滲漏說得穩程子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故要道一公字殊不知義禮智皆公理不特仁爲公理也
○大抵仁字乃天賦我渾然無私之理也爲善之長可以兼管四德者也所發者則惻隱之心也當時孔門言仁行就心之無私而言者如不先其所難而先

計其獲是私也惟力行是先其所難矣又不計其獲故力行近乎仁而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亦在中也巧言令色私也剛毅木訥其言也認非巧言令色矣故近乎仁如說三月不違仁皆就心之無私而言也

仁此數句說得極是

格物諸論

卷三

三

惠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是也張子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

本來面目

三條

○本來面目四字非儒者之言也乃釋家之言也近日儒者要求本來面目要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是皆泥於釋家圓明光輝之說也姑就其言而曉之

○如仁之於父子仁乃本來面目也為子者聽妻子之言有私財好勇鬪狠則為不孝而仁之本來面目失矣今不聽妻子之言不有私財和氣婉容則必溫清定省幾諫論道所行者皆孝之事而仁之本來面目見矣此即求仁功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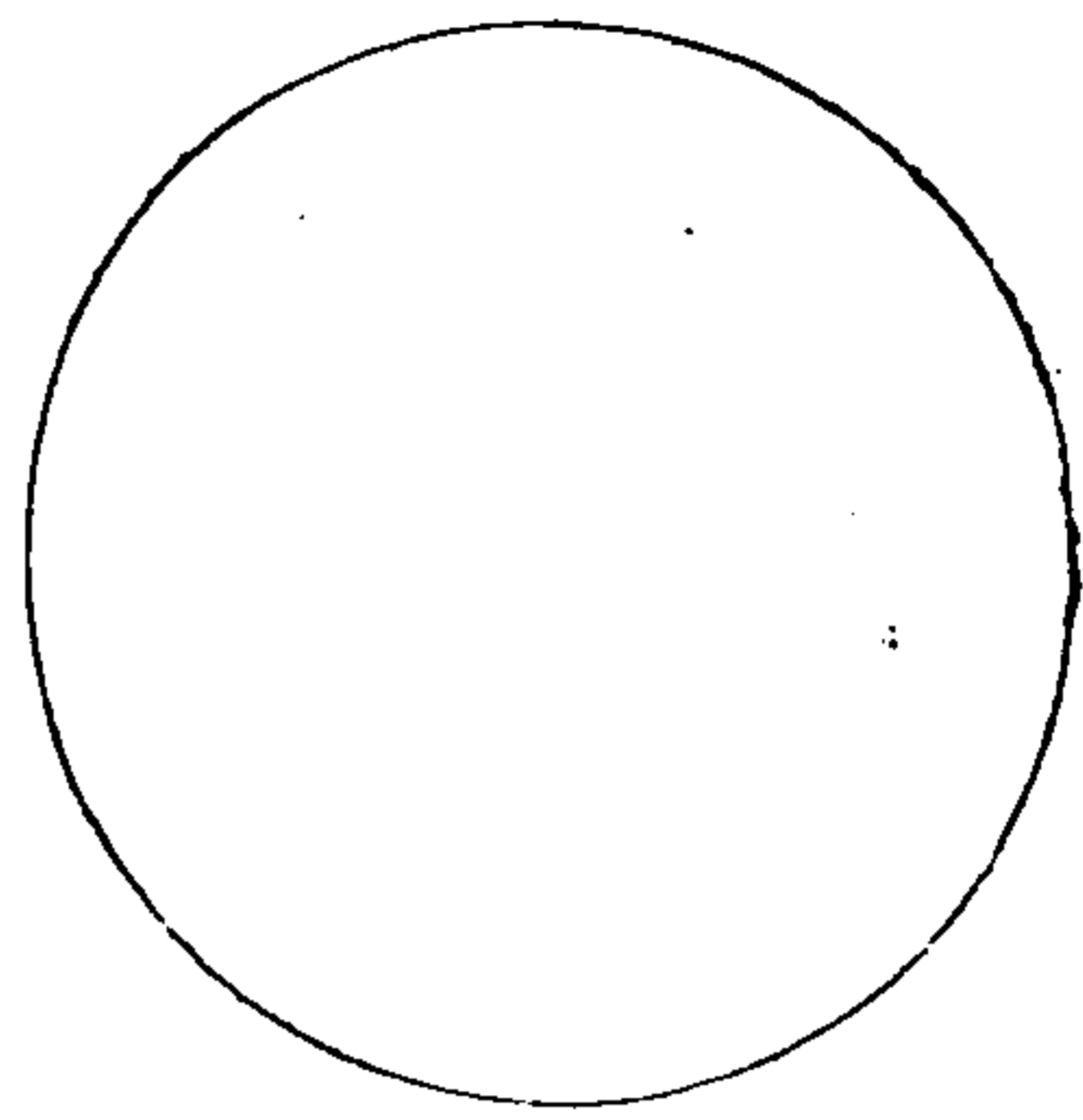
格物諸論

卷三

三

○如義之於君臣義乃本來面目也為臣者為妻妾之奉宮室之美好得好色淫刑酷暴則義之本來面目失矣今不為妻妾之奉宮室之美不貪不酷廉靜寡欲易直慈良則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而義之本來面目見矣此即集義功夫也

二心圖 一條



此未發之心

格物諸圖

卷二

三十四

○此未發之心也。若以做功夫論，乃閉城門心也。釋氏用此心作功夫，終日無天無地無人無我打坐，所以說出話來一箇套子，如說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又如不見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非聖人非不聖人，又如非因所生非緣所起，非有相非無相，非自相非他相，非一相非異相，非即所相非離所相，非同所相非異所相，非即能相非離能相，非同能相非異能相，又如非有想非無想，非有非非想非無非非想之類，皆

是總歸一箇圈套，打破了左來右去，不過是二邊不住，中道不安的功夫，就說此等話出來了，然終何用哉？三綱絕矣，吾儒要出來應世務，要明德新民，以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全在人情物理上做功夫，所以格物為入手功夫，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求本來面目，即是禪矣。

○大抵天地有此形氣，五性藏附在形氣之中，常不能勝形氣，所以正常不能勝邪，君子常不能勝小人，少時去看釋氏藏經所說之話，全是妄誕之話，何曾

格物諸圖

卷三

三十五

有半毫理，然往往高明之士皆尊信之，如蘇子瞻何等才華，一向尊信他陸象山，雖自以為先立其大，不是禪學，然觀語錄中如云：獅子咬人，狂狗逐塊，六經註我，我註六經，汝耳自聰，汝目自明，又如管歸一路，此等話自不覺流而為禪矣。人要他著書，他又說道：在天地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便減得些子，此皆禪語。今後生晚進無處適從，深為可痛，其實中心不足，道理尚未透徹，乃說此禪語使人猜想，但看孔子決不說此禪機藏頭之話，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有鄙夫問必竭兩端再無一句隱語方是儒者論起程子不曾留心于佛他說學者于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但他所用功夫主於敬去終日端坐如泥塑人自不覺流而為禪傳流至李延平一向通講默坐澄心所以然者只因格物二字體認不真不知聖門有此頭腦功夫故耳自佛氏出來混雜此一番我等不免多說了幾句話不然道不得明世變江河一至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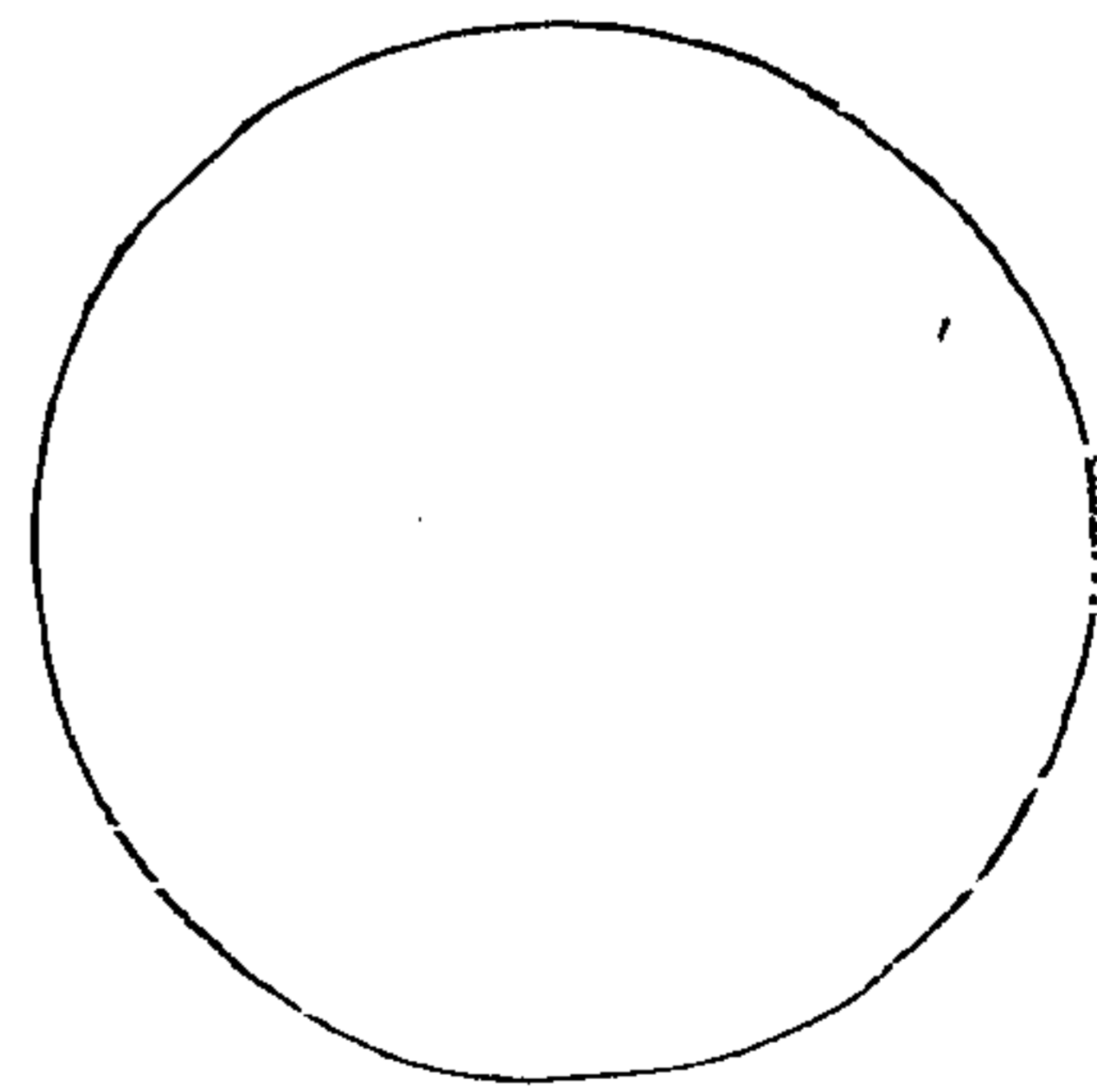
格物諸圖

卷二

二十六

三心圖

附動靜合一共十三條



誠意正心之心

格物諸圖

卷二

二十七

○學者臨關功夫最難關一開差之一毫謬以千里譬如美色人分明曉得是妖豔之物但在此形氣目之於色所愛者美色也美色在前念頭一動理不勝氣此念一去如決江河矣所以聖人說脩身正心又於心上抽出一箇誠意功夫出來曉得人有此形氣意念所發義理少而物欲多又說箇格物功夫在頭異於釋氏者正在於此格了形氣上物欲則是非之心呈露凡事臨前尺尺寸寸曉然明白所以意方誠得如沈溺於物欲恣肆形氣之所好愛則凡事通糊

塗了如紂只爲迷惑於妲己此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也就凡事通糊塗了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而惻隱之心喪矣崇信姦回放黜師保而是非之心喪矣郊社不脩宗廟不享而恭敬之心喪矣力行無度穢德彰聞而羞惡之心喪矣

○忿懣恐懼憂患好樂皆人心也皆妄心也通在形氣七情上生出來卽有我之私也所以說格物二字卽克己二字也人不能克去己私反去奉承此血肉之軀則口之於味耳之於聲鼻之於臭目之於色四

格物諸圖

卷二

三十八

肢之於安佚凡其可以奉承而如形氣之所願者無所不至矣旣無所不至則與禽獸不遠矣有所忿懣如明帝以杖撞人一時之忿懣也令狐綯爲李義山題詩終身不開其屢終身之忿懣也皆是拂逆我形氣上心意的所以有所忿懣也有所憂患如說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子孫是我形氣上所生的所以有所憂患也有所好樂如共王之好營宮室漢武之好神仙皆是也皆是我形氣意歡喜的所以有所好樂也有所恐懼如做諫官君有過正當諫恐觸逆鱗

打死了就不諫甘曠厥言責之職此性命是我形氣上要緊的怕壞了性命所以有所恐懼也左來右去都是奉承此血肉之軀陰濁旣盛陽明通不見了所以聖人教人只去把所奉承血肉陰濁物欲格了則陽明自然顯出來了孔孟已後儒者不曉得做功夫認格物二字不真專去五性陽明上求殊不知五性無聲無臭何以做得功夫及程子說涵養須用敬以敬以直內一句作主喜人靜坐不知敬以直內敬字卽禮字卽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者也禮字說得寬

格物諸圖

卷二

三十九

敬字說得有把握所以下一箇敬字大學頭腦功夫在於敬聖人已先說矣蓋人有此身莊敬而多欲者曾見人整齊嚴肅坐如尸立如齋而却眷戀功名富貴不肯放手者故大學頭腦功夫不以敬爲先然說一格字致字誠字正字脩字則敬亦不必言矣

○程子以敬者主一也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無適言不之東不之西朱子言無適乃不馳騖走作之意又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功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旣整齊嚴肅此心又不馳

驚走作不之東不之西非禪而何禪家坐下也眼觀鼻鼻觀心也不之東不之西豈能安得百姓解孔子脩己以敬以安百姓解不通矣程子又說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說得全不是話了豈有是理所以朱子解脩己以敬到此處遂不解但云脩己以敬夫子一言至矣盡矣殊不知敬者天理也乃吾性之禮偶然所發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此一字乃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八箇字之總名也齋明八箇字乃敬字下手功夫也出門

格物諸圖

卷二

三

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虛如執盈虛室如有人此則敬之規模氣象也非長令此心未發不之東不之西終日端坐以為敬也蓋身心上非禮即動不得若在禮上事也動得若一時靜坐偶然想起親來不成說此心要不之東不之西不當思親如此就不是了如周公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二聖人皆非敬矣蓋聖人之心當靜時亦有不之東不之西之時及動時行無一毫人欲

之私縱胼手胝足勞心焦思亦敬也若不之東不之西終日端坐是禪學矣

○大抵脩身說仁字敬字通是無一毫人欲之私如脩道以仁者言皆出于至誠惻怛之意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朱子解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則與脩道二字不相干矣左右宋儒只為學聖頭腦功夫看不端的所以于脩身入手處就無着落譬如人身孔竅一般一竅通則百竅皆通一竅不通則竅竅不通

格物諸圖

卷二

三

○論起敬字學者豈可離得如文王之敬止孔子之脩己易之直內禮之母不敬皆學者至緊功夫但冥心閉目此心不之東西以為敬就差了正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於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程子將敬字略看差了所以如釋氏在心之未發上用功夫殊不知敬義二字皆天理也能義以方外者必能敬以直內不能義以方外者必不能敬以直內此內外合一之道也釋氏既能敬以直內何以不能安百姓程子不曾詳

直方二字蓋人心之所以不直不方者以其心之有私欲也禮義者吾性天理之公也以此直於內方於外則內外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邪曲之私不期直而自直不期方而自方矣如無思無慮時此心寂然不動不之東不之西無邪曲之私者固敬以直內也如有思有慮時此心東馳西鶩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思無邪者亦敬以直內也此之謂聖學此謂動靜合一

詳說見下

○蓋敬者禮之所發此心已打起精神矣此默坐澄心者所以爲非敬也譬如爲人臣止於敬有官守者盡其職固敬也若爲諫官君有過面折廷爭東引西証亦敬也如非天理之公乃邪曲之私如好色之類雖心之主于一而無適如坐禪之類雖身之整齊嚴肅皆不得謂之敬矣故曰敬者天理也乃吾性之禮偶然所發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如入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見大人君子即時生敬通是不曾留心商量計較如孟子說乍見孺子入井非納交要譽純是天理惟其純是天理則事事皆天理所以可安

百姓非終日端坐此心不之東西謂之敬也所以說程子看敬字略差了

○程子將敬字略看差者何也他只將敬字在威儀氣象上看不在天理上看觀其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功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可以知其將敬字不在天理上看矣蓋吾性之理本一也其所發者自其惻隱而言謂之仁自其恭敬而言謂之禮自其羞惡而言謂之義自其是非而言謂之智程子全在威儀氣象看所以教人整齊嚴肅殊不知敬雖離不得整齊嚴肅然要曉得是天理所發

○程子惟其不肯打動此心故人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殊不知古今聖賢與天地同其大者莫如孔子孔子刪述六經費了千辛萬苦如繫辭等書稿也不知易幾遍觀其讀易韋編三絕猶曰假我數年至今文章炳如日月何曾害道哉若說文害道文行忠信之文博我以文之文君子懿文德之

文文不在茲之文豈又一樣文乎文既害道孔門四科不必言文學矣若周子虛車之說就無病痛矣文能載道何害于文程子本闢佛只因他功夫近于禪不肯打動此心所以門人就說天下何思何慮後程子自涪歸嘆門人俱化于夷蓋因為師者徃日端坐如泥塑人故不覺流而為禪矣甚矣用功不可差毫忽也

○程子說主一無適之謂敬謂此心不之東之西也殊不知此心之東之西者何也乃妄想心也即有所格物諸圖 卷一 三十四 好樂忿懣等心也即格物之物也今既知格物功夫則此心自然不之東西不消下一敬字矣聖人所以不以敬字為先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主一無適乃閉心功夫可以相從天理人欲于混雜之間說箇格物則止遏人欲好色好勇好得之類明明顯顯矣所以程子門人無處下手不覺流而為夷矣况今日科舉之學興人已不知聖學為何物間有一二高明之士出來所立門戶全在雲霄之上一點下學功夫不講所以聖賢日益稀少噫可哀也

動靜合一

○此格物誠意功夫心中之動靜也

○靜坐之時如心思道理此之謂靜亦動如禪家靜坐之時不敢開關思道理謂之理障是靜而不能動者也德所以說思無邪亦謂之敬以直內者此也

○行事之時全在天理此之謂動亦靜如富貴利達之學是動而不能靜者也

○朱子言周子說主靜正人靜定其心自作主

格物諸圖 卷一 三十四 宰將周子靜字略認錯了他見程子說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因有此說殊不知周子主靜立人極本註云無欲故靜有此四字周子也恐人認錯了靜字故註此四字經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周子靜字在此處來言聖人無欲主靜立人極以為靜坐之靜是禪學也安能立人極哉 ○程子不知格物是聖學頭腦功夫故于心之未發上用功甚多也費了許多執持用心亦苦矣而不知儒釋之分正在於此以程子之初心論之豈肯其為

釋氏之教哉用功之差其流至此而今學者講慎獨功夫通由葱嶺來了可痛可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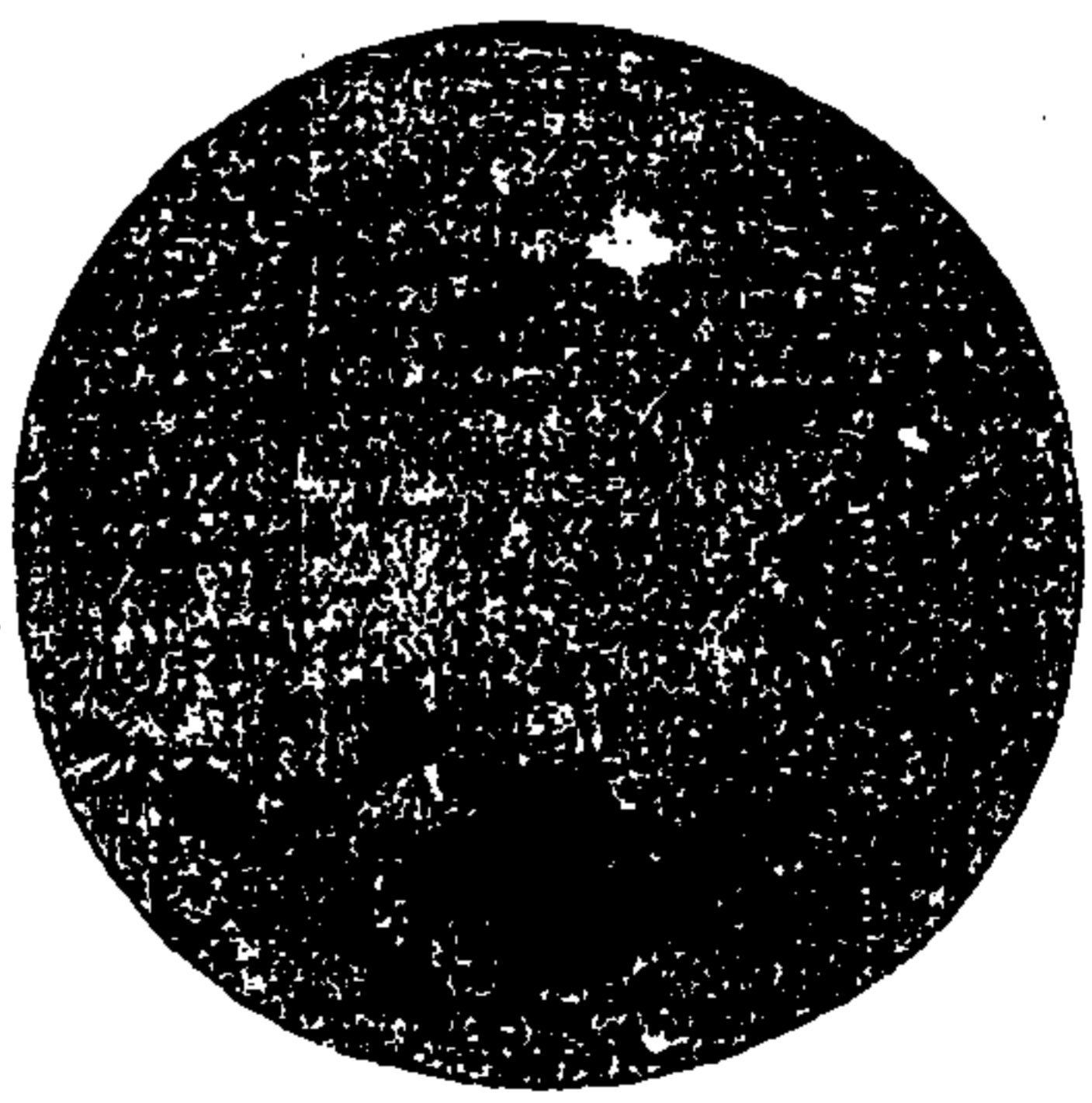
○儒釋之分只在誠意把意上說個誠字教人如好色如惡惡臭則天理人欲判然分明如只是整齊嚴肅終日端坐求識仁體則此心終不分曉

○何以此心終不分曉蓋此心整齊嚴肅不之束不之西就是无妄了文王于无妄卦云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程傳乃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觀文王並程傳之言則坐

格物諸圖 卷二 三十一
禪者雖無邪心不合正理矣所以聖學頭腦不以敬為先

三心圖

三條



富貴利達之心

格物諸圖

卷二

三十一

○此人心也全在形氣上用功夫口之於味要喫好的耳之於聲要聽好的目之於色要看好的鼻之於臭要聞好的四肢要好處安佚要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左來右去只是要承承血肉之軀所以未得富貴終日終夜勞心焦思以求之既得富貴則患得患失高爵厚祿猶不知退避必至於殺身凶家而後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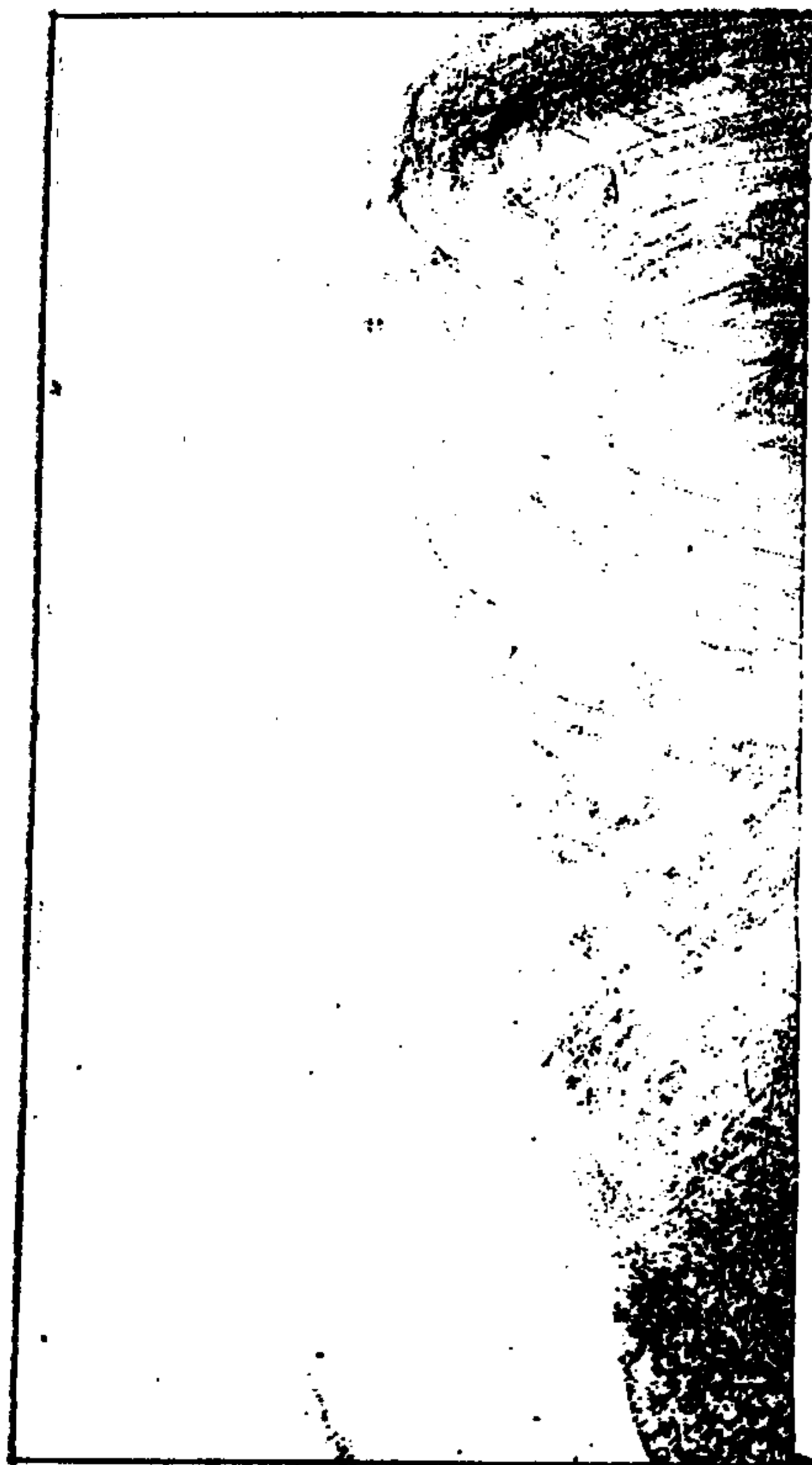
○宋儒不知格物二字所以伊川先生說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以德論之可依據者

莫如孟子也孟子說天理人欲說得分曉所以德如
今講功夫就與孟子一般別人講高深我只講單淺
別人講精細我只講粗大別人要識仁體我只格形
氣物欲反似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磨之不磷涅之不
緇南子可見獵亦可較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此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
遊道難一此言說得極好伊川先生雖不知格物功
夫而此言暗合也

格物諸圖

卷三

字小



四勿

五條

○三戒四勿皆孔子之言但四勿說得密兼物欲之
大小而言之三戒說得疎乃在四勿中抽出物欲之
大者言之故德以發念處先遏此大欲然後覺照此
小功夫即易易矣此先後緩急之序也非舍四勿惟
遏三欲也

○勿者無也莫也戒者慎也警也易註洗心曰齊防
患曰戒論起勿戒二字皆禁止物欲之辭但戒字較

格物諸圖

卷二

字九

勿字猶重所以用此字于三大欲之上如曰少之時
勿好色則其言緩矣

○宋儒知此四勿功夫作四箴止因他不知格物二
字所以將此四勿中之三大欲通忽略過了德非立
門戶也蓋將孔孟要緊之言表章申明之耳伯夷之
清止不好得而已即為聖人之清此等功夫可忽乎
故將三欲格了渣滓渾化即聖人矣

○如說識仁體致良知每日做功夫就不明不白了
正北溪陳氏所謂在誤後生晚進使相從於天理人

欲混雜之區爲可痛也惟格此物行三戒四勿功夫則明明白白登堯舜周孔之堂矣

○四勿功夫細密行之亦有捷法如程明道以無不敬思無邪二句作主也好以不愧于屋漏一句作主也好以言忠信行篤敬二句作主也好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二句作主也好此時時覺照捷法通是聖人之言但看我氣質之偏在何處因病而藥知其先後緩急之序斯可矣大抵聖人之言總歸于無欲

格物諸圖

卷二

四十一

常觀浴沂舞雩氣象

一條

○此正反觀其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也蓋行四勿細密功夫雖有捷法又要常觀浴沂舞雩氣象則身心不至局促宋儒自程子以後其徒通把學講壞了德爲此日夜痛息龜山先生乃程子親授門人傳至羅豫章又傳至李延平通觀喜怒哀樂氣象延平先生乃日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意之發亦退聽矣此言至於今日數百年間使天下學者皆化爲夷深可痛息以此作功夫

格物諸圖

卷二

四十二

卽易經恒卦田无禽卽仙家所謂只將水火煮空鑪者也殊不知此非聖學也乃釋氏閉城門功夫也聖人之學在於誠意上用功夫先于懲忿窒慾若延平此功夫乃在誠意上一層默坐澄心無天無地無人無我無喜無怒無哀無樂何以能如堯舜禹治曆明時誅四凶八年於外何以能如湯武救民水火何以能如周公坐以待旦輔幼君誅管蔡何以能如孔子周流四方欲行道以濟時哉若延平此功夫只在深

山打坐廢絕人倫可也故學者行四勿細密功夫又
要常觀浴沂舞雩氣象則功夫細密既不空疎襟懷
洒落又不泥滯既高出塵冥又兩脚實地正所謂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矣



格物諸圖

卷三

聖

過了人欲關就見伊尹氣象

一條

○行三戒四勿功夫過了人欲一關則襟懷洒落就
是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
駟弗視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一介不以與諸人如其
義也如其道也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等氣象了周子教人志
伊尹之所志正在於此



格物諸圖

卷二

一理合于造化

○人欲既消此身雖是血肉之軀乃一團天理矣既是一團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則能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隨我素富貴貧賤患難夷狄只是此一理即無入而不自得是以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此心光明如光風霽月隨他萬事萬物紛紜轆轤在前吾性所發足以有容足以有執足以有敬足以有別本諸身徵諸民考三王俟百世以功業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一貫之妙在此矣

格物諸圖

卷二

四十五

樂

○樂也者學之成而手舞足蹈不覺其皆道也孔子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也蓋義精仁熟則道即我我即道從容中道從心所欲不踰矩學必至於樂然後為學若未至於樂猶與聖學隔一關

○此樂字生知安行者有師指授三五年即能領悟若困知勉行者必二三十年日積月累執持既久一且融化方知此樂也不然其不以登山臨水歌兒舞女為樂者鮮矣驟語此樂未免說夢也

格物諸圖

卷二

四十五

總論

○大抵為學有個初頭功夫有個中間功夫有個收拾功夫初頭功夫興於詩是也蓋人之資稟不同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有困而知之有安而行之有利而行之有勉強而行之初頭之時縱聖人之學亦必有所感發興起感發興起者感發興起以為善欲明善復初以為聖人也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也如張橫渠少時談兵李延平少時豪勇夜馳馬數里

格物諸圖

卷二

聖六

而歸後皆發憤於正學是也既有所感發興起則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發憤忘食好古敏求斯有所執持立於禮是也四十而不惑四十不動心是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宋儒敬字在此處矣執持既久義精仁熟習慣自然敬字通融化了成於樂是也到了樂處則渣滓渾化意象兩忘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矣蓋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禮以治躬則莊敬

莊敬則威嚴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所謂天神者只是熟莫知其然而然也若終日只去執持莊敬不去格物則外貌雖莊敬而中心實鄙詐矣此莊以蒞之次於知及仁守也噫非沈潛苦學者惡足以知之

格物諸圖終

格物諸圖

卷二

四十七



大學古本序

大學之道脩身盡之矣脩身之要格物盡之矣明
者何也昭明於天下之德也即五達道也自其共由
於人謂之道自其實得於己謂之德自其通於天下
曰達自其昭於天下曰明非有二物也一而已矣觀
下文釋齊治平皆以五倫言之是也不言道而言德
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此正五帝三王以德服人
之王道也非伯者之以力也若以人之所得於天而
虛靈不昧為明德則尚未見諸施為以何事明明德

瞿唐先生日錄

大學古本序

一

於天下也哉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即親親而仁
民也自近以及遠而家而國而天下也非當作新也
亦非親其民也止至善者止於仁敬孝慈信也自數
字之義不明聖人脩己以安百姓之道荒矣道喪千
載噫可哀也又何望其知格物也五帝三王之學皆
所以明倫孔子十五而知志帝王之學七十子從孔
子問孔子之志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
之此何志也即大學老老長長恤孤平天下之志也
及哀公問政乃大人不知大學者故孔子告之曰天

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知斯三者則知所以為

身治人治天下國家則明德即達道不待辨而自明
矣孟軻氏得孔子之真傳者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
之天下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及齊宣梁
惠滕文公問政皆以設為庠序人倫明於上告之此
皆載之簡冊自兒童時即讀之但天下學者日汲汲
於科目如水之赴海間有一二高明之士又馳情於
釋氏之空寂不以身心體認之以此義不明爾格

瞿唐先生日錄

大學古本序

二

物者修身之有頭腦功夫也即告顏子之克己也即
孟子之寡欲也誠意者心之要緊處也物格則知之
至矣脩身則行之盡矣知至行盡天下國家舉而措
之而已春秋之時五伯迭興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
子不子不知明明德於天下也久矣間有欲乎天下
者如管晏之徒又不知本之五倫反之躬行孔子懼
作春秋奪南面之權而不諱敦典庸禮命德討罪無
非所以明倫也孔子沒其徒恐此道久而失其傳乃
筆之於書引五帝三王之詩書以為証豈知千載之

後字義猶不明也哉噫可哀也秦漢唐已來聖人之
道渾如長夜至宋河南程氏取而表章之朱子乃為
之註可謂有功於聖門矣但以明德為虛靈不昧以
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不免失之支離至我

明陽明王氏崛起浙中以此書原未錯簡宋程格物
不免求之於外可謂有功於朱程矣但仍以明德為
靈昭不昧而教人先於悟良知則又不免失之茫昧
支離茫昧雖分內外然於作聖功夫入手之差者則
均也德以未仕山林中潛心反復二十餘年一旦恍

聖賢先生著錄大學古本序 三

然有悟懼天下之學者日流而為禪也乃書數條於
大學古本之後極知愚劣不足為程朱王三公之直
友但學者能以身心體認之則於

國家一道德以同俗之教化未必無小補云

萬曆乙酉十月望日後學梁山來知德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

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

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

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

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

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

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

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

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

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厚是親薄是民言不能老長而欲天
下與孝與弟者無是理也若以
虛靈不昧
來說所厚

自天子至末乃應物有本末一條

者薄說不知至行盡而已格物固知之至

矣使不能體之於身猶不可以

言知之至也今至於格身則

行之盡矣豈非知之至也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

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

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

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

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

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

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

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惓

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

誼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

如磨者自脩也瑟兮惓兮者

誠意功夫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

亦以只講君子終不可誼今者道盛德至

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

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

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

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

峻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

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

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

人而不加鳥乎詩云穆穆文王

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

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則老安少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

乎矣此正
民德新民
志此謂知本
格致誠正
齊身已前
雖有知本
正至善也
然屬之身
心皆未諸
已之事也
故結以此
故獨以誠
意起之脩
身以後則

有國家天下
故各開其類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

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

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

其正有所愛患則不得其正心

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

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

心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

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

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

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

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

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

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

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

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

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

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

此謂一言憤事一人定國堯舜

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

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

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後

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

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

其家詩云桃之天天其葉蓁蓁

聖唐先生曰錄大學古本

五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明德

而后可以教國人明德

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

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

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明德

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物欲在

有絜矩之道也行絜矩故

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先于格物

於前無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

從前所惡於左無以交於右所

惡於右無以交於左此之謂絜

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

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

爲天下侈矣詩云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

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又言明德

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

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

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

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

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

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干常道

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

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

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

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管若自其口

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
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得不
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
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
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
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
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程唐先生引錄大學古本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
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
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
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
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
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
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
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

用賢理財皆本於格

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
雞豚伐冰之家不蓄牛羊百乘
之家不蓄聚斂之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
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
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
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
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
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程唐先生引錄大學古本

又義利言左來右去只費人爲善去惡格物之功至此端的矣

九

德

○德者得也以五倫體之於身躬行心得也即下文言敬止仁敬孝慈信之德也言齊家孝弟慈之德也言治國宜家人宜兄弟父子兄弟足法之德也言平天下上老老長長恤孤之德也德者得也句見樂記

明德

○此五倫在天地間昭如日月以置立言置之而塞乎天地以縱橫言溥之而橫乎四海以悠久言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人人不可離家家不可背乃明白顯禮唐先生日錄大學古本然之事非索隱也非行怪也故謂之明

○此明字對暗字而言若釋氏講空虛講陰間地府講前生後世講六道輪迴則皆幽暗之事人目所不見不得謂之明矣

明明德

○上明字即人倫明於上之明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孔門下此明字蓋本於堯典克明之明也又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明者即此

明七教之明字也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民德者即此明德之德也

○若依註中德者人之所得於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如此解全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為何以能明明德於天下哉何以能先治其國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以我之所得於天虛靈不昧為德是欲使民知之矣天下豈有許多聰明百姓也哉况下文明說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宜兄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又何以為虛靈不昧

○明明德即脩身也即有諸已也古人有言曰紫衣賤服尚化齊風長纓鄙好且化鄒俗為人上者况以五倫躬行實踐而天下有不化也哉若所令反其所好民即不從矣

○以古人脩身明明德言之如思齊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十家邦雖雖在官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

聞亦式不諫亦入此脩身齊家也又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此脩身齊家也如此脩身齊家

禮唐先生詞錄大學古本

十一

豈不化行南國

○學者只將周南召南熟看就看出明德親民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氣象出來了故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

○以古人明明德於天下載之於經者言之如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遵敬敷五教在寬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春食孤子秋食耆老

此皆孔子已前五帝三王所以老老長長恤孤明明德於天下之事也及孟子告滕文公乃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祖述憲章堯舜文武者也堯舜文武之學皆所以明倫豈有孔子之教不本於明倫者乎孟子得孔子之真傳者孟子言設學皆所以明倫後之儒者乃以明德解為虛靈不昧是即釋氏虛空圓明之教矣豈孔氏之教乎

禮唐先生詞錄大學古本

十一

○又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達於其忠然後能為之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此人義乃五倫也大人以萬物為一體正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者又豈止教之以心而不教之五倫哉則明德乃五倫之德彰彰矣○凡前所引數條非某之自立門戶而言也亦非賢人之言也皆聖人之經也但因三代以後設科目人人止竊聖人之言以取功名未曾留心體認又因老

佛出來作混資質略高者俱留心佛老所以將聖人之言通忽略了所以某以為道喪千載可哀者此也
○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蔡仲默註以為即上文之德錯矣蓋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乃史臣贊堯之德也模寫聖人生知安行氣象就譬如孔子門人模寫孔子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是此等話不成堯自家又將欽明文思克明此德去親九族說不通矣克明峻德即是敬敷五教養國老於上庠等事

瞿唐先生日錄

大學古本

十四

○就虛靈上說一本大學通說空疎了更無下手處就五倫上說一本大學徹頭徹尾

○觀康誥說克明德下文即說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厥子哀大不友于弟以孝友言之則德字又可知矣

○大抵學者說德字不真只謂不曉得道德兩個字離不得道便是本然的德便是以道體之於身凝聚

蘊蓄的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今日所志之道即他日所據之德也今日所據之德即前日所志之道也外道以言德則德其所德非吾儒之所謂德矣把中庸脩道之謂教看則大學教人之德不外於道又可知矣

○如朱子章句序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如依序文如此解明德則一本大學通暢矣不知如何又解在心上去了

瞿唐先生日錄

大學古本

十五

親民

親者九族也民者萬民也親民二字即親親而仁民也即以親九族昭明百姓也即關雎麟趾化行南國也此二字又全又活親字管齊家一項民字管治平一項乃文章減字法也宋儒程子改親字作新字近日王陽明解作親其民把如保赤子此之謂民之父母通為親其民殊不知把明德解為虛靈不昧又把親民解為親其民新其民則脩身齊家工夫全空疎

了不能脩其身不能親親以齊其家乃先去新親
民是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也與下文明明德於天
下一條全不相同了此萬世不易之定論也

○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此八個字冠之篇首聖門下
得約而達一本大學通該管了上明字藏得有格物
脩身工夫在裏頭卽下文日新又新切磋琢磨等是
也下明德二字卽孝弟慈等是也親字卽父子兄弟
家人是也民字卽與孝與弟與仁與讓之民也止至
善卽止於仁敬孝慈信也八個字何等停當

明德親民

○何以明德親民合而言之也吾身出入相對不可
須臾離也卽中庸所謂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如以家庭論對父母則父母爲親而孝之道
不可離矣對妻妾則妻妾爲親而別之道不可離矣
對昆弟則昆弟爲親而長之道不可離矣對婢僕則
婢僕爲親而慈之道不可離矣如出仕臨民則國與
天下滿目皆其民而信之道不可離矣是親民者正
所以明德也所以明德親民不可分也所以引詩纒

說明德就說親民若無父無君無妻無子無昆弟朋
友何以謂之德無老者何以安之無少者何以懷之
卽釋氏深山打坐之人矣

○孔子十五而志大學見得大人之學以天下爲一
家中國爲一人所以急急進進轍環列國欲行道以
濟時艱以不負上天生聰明之意知得此道理直所
以絕糧伐木略不爲意觀其言曰鳥獸不可以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子路曰長幼之節不可廢
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皆明德親民意也湯誓

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仲虺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
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
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泰
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云
云又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非予覺之而誰皆是不敢
負上天生聰明之心所以急急進進行道以濟時艱
孔子惟其知此所以說順乎天而應乎人湯武以之

蘇子惟其見不到此所以說武王非聖人也箕子不臣僕於武王而以洪範傳於武王者亦此意蓋恐此道自我而絕也不然箕子乃忘君事仇之人矣孔子安得謂之仁

○大抵自孔孟以後至於今日明德親民止至善八個字通認不真宋儒認明德為虛靈不昧又不知明德親民不可分以敬字作工夫敬字作功夫是矣天下無不敬之聖人但終日端坐如泥塑人不是敬的功夫了天下豈有終日端坐之聖人哉終日端坐者

聖唐先生日錄

大學書本

十八

西方之聖人也孔子當時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皆是實歷苦語自來聖人通是兢兢業業憂勤惕勵非行道以濟時必明道以淑人無冥心閉目打坐之聖人又說讀書玩物喪志殊不知天下豈有不讀書之聖人如不讀書孔子說博我以文好古敏以求之信而好古博學又審問慎思又明辨之又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皆是誑人之言又說汝以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必定多學聖人方對門人如此說若不多學無此言矣古來聖人如伏羲

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高辛顓頊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通是孔子刪了孔子當時不能行道欲明道以淑人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千辛萬苦孔子何曾喪其志哉天下無有讀書成心病者但讀書要識痛癢歸在我一路來博學詳說將以及說約的如此讀書不在讀書矣如張平子左太冲就不識痛癢了說個玩物喪志終是認得學聖功夫不端的雖學聖功夫不專於聞見口耳然讀書一項豈可廢朱子說用力之久

聖唐先生日錄

大學書本

十九

而一旦豁然貫通極說得是學聖人者都是如此但不當以格物為窮極事物之理又在枝葉上去了○古來聖賢見得萬物一體明德親民端的所以到了行不得處就自任不辭如曰文不在茲乎非予覺之而誰予不得已也皆是將這一場事擔負在身上論其形迹就似俗人求名求富貴一般急急遑遑如湯武之行權孔子之周流四方席不暇煖與求名求富貴無異而不知大人之學當如是也但進以禮退以義進退不失禮義之中正得與不得即歸之命所

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是也財與色人之求富貴披髮以見有司不顧禮義而為之天淵懸絕矣某少時焚引一時相厚之友皆以南山捷徑戲之余作客問一篇書來者即以此答尾云江湖廊廟原為一體明道行道皆以淑人亦此意也有志於聖學者不能行道必要明道不然終歸於私不是大人之學如南山捷徑乃希圖富貴已不在吾儒中算矣與明德親民差一萬里明德親民是知其我道之當然急急遑遑而欲以道淑人也非圖富貴也此君子小人義利毫釐之差又不可不辨然近日披髮以見有司者又笑不得南山捷徑此又不可不辨

止至善

○止至善者止於仁敬孝慈信之類也至善者無過不及恰在止處也即中庸所謂中節也節者竹節也節止於此不去也以為人君止於仁言之舜之作五刑亦仁也誅四凶亦仁也何也皆發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意與乎其間也若梁武帝宗廟以麩為犧牲似仁而非仁矣何也溺于輪迴之說是自私矣其餘可

類推

知止而后有定一節

○知止者知其止於仁敬孝慈信五倫之理止於此也知其理止於此則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定而靜而安者此仁敬孝慈信也此五倫之理也無忿懣也無恐懼也無好樂憂患也則此心未發之時一團天理廓然太公是即謂之中矣既安於五倫之理則喜怒哀樂已發之時所以思慮酬酢者此仁敬孝慈信也此五倫之理也不辟於親愛也不辟於賤惡也不辟於畏敬哀矜赦情也則此心既發之后一團天理物來順應是即謂之和矣如此豈不得所止乎

○定靜安三個字是模寫此心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氣象定字是天下定於一之定不遷移也靜是不擾安是妥帖自然

○從來此一節話訓者都說得無下手處都是懸空捕風捉影所以然者何也明德二字認不真故也所以體貼到身上說不得殊不知聖人之言豈有說得行不得之言哉

本末始終

○本末始終者此正知止下手功夫也所謂擇之精也下文本末厚薄此其類也且如以事親言之論父母於道及養志者本也養口體者末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者孝之終也凡事事物物皆有本末始終先後即孔子所謂先於正名也如醫家所謂君臣佐使也如失其輕重先後之序雖是君子路上人終不能至其至善之域矣

禮唐先生年譜

大學

卷六

○道字應德字知所先後知字內藏得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功夫

脩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 總論

凡人有此形體即有此形氣之私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安佚也性也有此形氣之性故好勇好貨好色不辨禮義而受萬鍾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凡此皆所謂物也有此物欲橫於心是以千思萬想千計萬較時起時滅朝朝暮暮在此曾未嘗曾停息倘此橫

於中之物欲或得或喪發之七情即有所忿懣有所

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是以見之於事即偏於一邊不之所親愛而辟必之所賤惡而辟不之所畏敬而辟必之所哀矜赦惰而辟心既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偏而所行之事又隨其心之所偏而辟則天賦於我之五性皆已牴牾喪失矣是非之良心既以喪失是以安其危而利其災此身之所以不脩也如商紂惟好宮室臺榭陂池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唐明皇開元初年罷大明宮於農務之時焚珠玉錦

禮唐先生年譜

大學

卷六

繡於殿前幾至太平矣及寵太真是皆有所好樂也有所親愛也身安得脩乎所以紂失天下玄宗竄身西蜀正所謂辟則為天下僂也所以聖門教人先於格物此有頭腦至捷功夫也自孔子沒至於今日無人知此功夫此 德 以道喪千載可哀者此也

訓字

脩者理也整也對荒亂頽敗而言也正者當也定也平也對偏邪而言也誠也敬也信也對欺誑而言也致者至也詣也對踟躕不進而言也格者殺也除也

去也對優柔遲留而言也此一字下得猛

○說我要整理此身便要心上不偏邪心上不偏邪在於發念意向上不欺誑我意向上不欺誑在至詣我是非心上去看等將善惡曉然明白要心上曉然明白只在格了心上物欲就明白了

○正心之心已發之心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所謂知也惟物欲蔽了就不明白要錢官即問斷不公見之矣

○身也心也意也物也屬形氣一邊用得功夫所以

聖賢先生語錄 大學古本

下個脩字正字誠字格字都下得重格字猶下得猛

但凡過人欲字都下得重如克已復禮之克養心寡欲之寡是也到了知字即仁義禮智信之智也乃是非之心也乃天理也雖不離形氣然無半毫形氣之私無聲無臭下不得功夫所以下一個致字此二字下得輕致者送也詣也至也只似說送與是非之心看所以物格而后知至至與致二字不同若說物格而后知致即不通矣

訓意

○脩身者止於仁敬孝慈信而為善也不之所親愛

賤惡畏敬哀矜赦惰而辟為惡也辟則安能齊家乎故欲齊家者先脩其身然心者身之主也使此心不覺照心不在而失其本心惟知眷戀於物欲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雖視之亦不見聽之亦不聞食之亦不知其味矣安能脩身乎故在於正心必定要此心不偏邪一團天理惟仁也惟敬也惟孝慈信也則身可得而脩矣然意者心之所發也使意之方發差之一毫則所行之事謬以千里矣安能正心乎故必

聖賢先生語錄 大學古本

三五

要發念之時仁敬孝慈信之善如好好色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惡如惡惡臭也斯心可得而正矣然使此心不知其孰真孰妄未免認人欲為天理又安能誠意乎故必致吾是非之心以鑒之曉然明白知其何者為仁敬孝慈信之善所當好也知其何者為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惡所當惡也斯意可得而誠矣然欲此心曉然明白豈有他術哉豈必他求哉亦惟格去此物而已蓋吾心之中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皆蔽我良知之物也今將此物猛然格除一

切掃去則此心未發之時廓然太公無意無必致天下之中矣既發之後物來順應無固無我致天下之和矣此孔門接堯舜精一之傳至捷至近之心法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二節訓意

○脩身者為善而去惡也正心者已發之心惟在乎善而不偏於惡也誠意者方發之心實好其善實惡其惡也致知者知其孰為善孰為惡也格物者格其孰為惡之惡也既格其惡則此心無蔽障明白之至矣明白之至則一念之發決不欺矣既不欺則心廓然大公而正矣既正則物來順應而身修矣

物格而后一條

○心譬如鏡也本光明也物者鏡上之塵垢也格者去其塵垢也知至者去其塵垢而光明之至也意者人心發動取鏡照物也誠意者將鏡來照妍者如好色也媿者如惡惡臭也正心者心惟其妍不偏於媿也脩身者知其妍而為善知其媿而去惡也

○心者譬如日也本光明也物者目上之翳也格物

者以藥點之去其翳也知至者復其光明之本體也意者目去看物之好醜也誠意者好者如好色也醜者如惡惡也下同前

○格了物知即至矣及下坡板丸之勢所以說致知上用不得功夫今之儒者講致良知只是聽人說不曾自家體認

○格物者格去其物欲也知至者知物欲知之極其至也誠意者誠其意而不自欺于物欲也正心者正此心而不邪于物欲也脩身者脩整其身而此身全無物欲也蓋格物之時此心尚有善有惡既格去物欲則有善無惡矣是以知之至意之誠心之正而身脩矣此下坡之勢

誠意

學者臨關功夫最難所以聖人又說誠意此一種功夫出來異於禪學者正在此一念差了終身事通差了故于正心中拈出誠意

○此一種功夫即是中庸戒慎恐懼也莫見乎隱二句即十目所視二句也既說個戒慎恐懼心已動矣

註中解所以全天理之本然解錯了。他只因下文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有此解也。殊不知學者靜坐之時。不過絕了妄想。閉目打坐而已。安能存天理之本然。大抵自漢唐宋以來。儒者道不曉得。過人欲。即所以存天理。天理本然。上半。說功夫。做不得。何也。仁義禮知。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鍊也。惟過人欲。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自然呈露。而所行之事。皆仁義禮知之事矣。天理本然。上不惟做不得。功夫亦不消做功夫。

羅澤先生曰錄大學古本 三十一

○如把戒懼二句作靜而存養。只把禪家就看出來了。禪家終日無天無地無人無我。打坐何曾存得天理之本然。殊不知未發上做得功夫。聖人已先說矣。所以不說欲正其心者。先於未發說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此正聖學禪學之所由分也。在心上單提一個誠意。出來異禪學者。正在此。惟不知此功夫。伊川將良其善。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就解錯了。若程明道說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就說得是了。陸象山以存養為主人。考索為奴僕。就偏

了做男兒大丈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以先知覺后知。以先覺覺後覺。把道理明明白白說與世人。使斯道大明。方是豪傑。若終日閉目打坐。門徒來專心問他。他說半句。留半句。使人莫測端倪。斯則達磨之教也。朱子雖然著述。上略有此差錯。但他為人平易。諄諄教人。允矣。兩端必竭。四教雅言之規模也。今將三條功夫。開于后。

聖學

聖學在心之意念上用功夫。所謂慎獨也。格物則其下手之頭腦功夫矣。

羅澤先生曰錄大學古本 三十一

禪學

禪學在心之未發上用功夫。只是硬鎖了心。不開城門。無天無地無人無我。不肯將外物擾動。讀書窮理。謂之理障。

詞章之學

詞章之學。專於工辭。如左思張衡是也。心之真妄與未發已發。俱不論矣。

近日學者知詞章之學。非聖學是矣。但又認禪

學為聖學則與詞章之學一而已矣均為不知聖學也

致知

○知者五性中之智也。王陽明以為良知是也。朱子解知猶識也。解錯了。又解致推極也。推極吾心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若如此說。一句書不讀之人。知孝其親。婦人為夫死節。何曾推極其知識哉。致知二字。通解錯了。王陽明認知為良知是矣。但又教人悟良知。良知上做功夫。又錯了。殊不知良知乃天理。

瞿唐先生書錄

大學書本

三十一

做不得功夫。又不曾見孔子好知不好學。其蔽也。湯此一句了。其徒就說本來靈覺生機。丹府一粒點鐵成金。此乃生生之謂性。孟子已闢了。何消又拈起以為活寶說。大抵學朱子之學不成。不失為博古通今之士。學致良知不成。即刻成惠可矣。

先生願學孔子

○王陽明傳習錄又以聞見之知孔子以為知之次。則是聞見之知已落第二義矣。惟當致良知。殊不知知之次也。一章朱子解錯了。知之次者。言必待聞見而后知。次於生知者也。孔子說不知其理而妄作者。

我決無是也。我之知雖非生知。然多聞則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則擇其善者而記之。聞見之知雖與生知者同。亦知之之真。然必待於聞見。亦生知之次矣。若無知而妄作。我豈有是哉。如此解方應得首句。

○朱子解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若說雖未實知其理。依然是無知妄作了。朱子何等聰明人。不知當時如何如此解。只恐舊註是如此。

○天下之知無二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知止說得個遲速說不得個

瞿唐先生書錄

大學書本

三十一

詳略譬如蜀川到燕京。千里馬止六七日。即到次于千里者。一月方到。如款段蹇駑。兩三月方到。及到了燕京。千里馬也是到。次于千里者也是到。款段蹇駑也是到。止說得遲速說不得詳略。陽明講良知引此章為証。差矣。大抵陽明先生聰明之至也。肯與人講論。不似象山諸公說半句。留半句。但儘他聰明說通說快。了不沈潛反復。如陽明說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而後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謂之

幸乎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
 而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
 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無疑則有問問
 即學也即行也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
 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既明矣思既
 慎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
 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后而始措之行也此區區
 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
 者正在於是已前是若依此說心與理合一知與行
禮唐先生有錄大學古本
 並進說孝則說得通矣說忠則說不通矣所以陽明
 不說忠如讀孟子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
 忠此學也然天下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必有官
 守言責方可言學則布衣之講學者此條不必講矣
 又以審問言之如顏淵問為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
 殷之輅服周之冕樂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顏子必行
 夏時乘輅服冕放聲遠佞而后謂之學乎不然此空
 談也陽明自以為心理合一知行並進而不知自不
 覺言之不通矣此皆聰明之極說快之過也

○格物者正所以致良知也就譬如說磨鏡之塵垢
 者正所以求鏡之明也所以不說欲致其知者先格
 其物說致知在格物以格了物即知之至所以說不
 得個先后字

○朱子解格物致知錯了所以解盡其心者一章亦
 錯了盡者終也竭也對有剩餘而言也若心上略有
 纖惡之未除即有餘欠矣盡其心者復其天命之本
 體也天生此心之時原無物欲也命者死生有命之
 命也孟子此章教人脩身以立命言我身心性命通
禮唐先生有錄大學古本
 是天賦與我的我能盡其心就知得性知得天了存
 此心不失以養其性就是事天了不管我命長命短
 只去脩身則命自我立而知天事天不足言矣朱子
 解大學如彼解到了此處就說知性則物格之謂盡
 心則知至之謂

○德為海內人講致良知山林中將致字磨礱二十
 年蓋因解致字為喪致乎哀之致以致字可用功夫
 也及後貫通之時方知致字用不得功夫功夫全在
 格物上何以用不得功夫蓋人稟五行以生有形有

神智屬水乃水之神也神何以做得功夫只將物欲
格了五性自呈露矣

○以五性呈露模樣言之五性譬如明月物欲譬如
人家板壁板壁有一線未遮隔即有一線明月進來
將板壁通取了明月即通進來了所以格物是孔門
至妙至捷之功夫只格物則惻隱四端之發見自火
然而泉達矣

物

物者即勇貨色之類也即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
窮乏得我足也即下文有所忿懣等是也對我而言
者也乃物我也物交物之物也皆有形也何以不言
人欲而言物也如色貨是物我去好他方是欲故不
言欲而言物也以下文言即閒居之不善也即桀紂
之暴也即貪戾也聚斂也畜牛羊也察雞豚也好此
物則所藏乎身不怨媚嫉以惡之違之而俾不通矣

格

格字正陽明以為格其君心之格極說得是但指物
字作事字又錯了將此功夫說緩了又渺冥了格字

即下文切磋琢磨也瑟爾赫喧也克明也顧諟也日
新又新也物欲未易磨勘身心未易整齊故引衛武
公之詩明之未易戰勝故引書克字明之未易洗刷
故引盤銘明之未易覺照故引顧諟明之

格物

物字陽明指為事字就說得纏繞了就說知者意之
體物者意之用使後學不明不白指為物欲之物就
直切了如孝乃明德也孝多衰於妻子好色而聽妻
子之言好貨有私財好勇鬪狠不能愉色婉容是事

親有所好樂也則孝蔽於此物矣今格去此物則此
心一團天理就能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所行者皆孝
之事而止於其孝矣忠乃明德也如好色欲妻妾之
奉好貨察雞豚畜牛羊好勇貪戾憤事而有桀紂之
暴是事君有所好樂也則忠蔽於此物矣今格去此
物則此心一團天理就能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
者盡其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斷斷無枝
休休有容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所行者皆忠之事而
止於其敬矣此是下死心學聖人方曉得此功夫不

然只是口談

○以吾一身論之手容恭此脩身之一事也今見富貴下我一等之人或扯袖高擡其手是敖矣或垂頭疎懶不為其禮是惰矣有此敖惰而下交之瀆者何也蓋因恃我富貴眼裏空人故好自高有所好樂之心發之也此物橫於胸中是以手容不恭惟知敖惰矣或見富貴上我一人即足恭肫傲卑下為諂諛之狀是之所畏敬矣有此畏敬而上交之諂者何也蓋見人富貴喧赫有所恐懼見其金帛宮室有所

麗唐先生言錄 大學古本 卷六

○孔子曰君子以虛受人蓋心中無物則虛所以物格即知至見善如决江河矣所以能受人

○宋儒說格物說前了何也講學以禱之一句是也蓋講學乃禱草功夫也好學近乎知一句是也蓋好

十
子
命
之
道

學乃開我愚蒙功夫故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博學而詳說者正以反說於約以求格吾身心之私欲也是宋儒之說說去前一步矣近日儒者說致良知又說後了何也格物者正所以致良知也蓋孩提之童知愛親敬長者以無物欲也及長成人物欲蔽之是以喪失其舊日孩提之良知矣今格去其物欲者正所以復還孩提之良知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所以說近日儒者又說後了一步就譬如六月大水駕巫峽黑石船相似捉舵走不得半毫學

麗唐先生言錄 大學古本 卷六

○鄒東郭云孩提之童知愛其親而強且壯者顧有不愛焉豈強且壯者反愚於孩提乎噉齶之食乞人不屑而不義之萬鍾公卿或受焉豈公卿反不肖於乞人乎此數句說得快人心若某生同其時足數句於後即千古之名言矣強且壯者反愚於孩提何也以好貨財私妻子好勇鬪狠此物欲蔽之也是以即不顧父母之養若格去此物即還孩提愛敬之舊知矣公卿反不肖於乞人者以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任文公之鄉
久在之室
年先叔祖
青城先生
口傳心受
先叔佐明
先生授之先
先際字從
延崇善二

愛業于先
致是者之
存者有神

所識窮乏得我此物欲蔽之也是以失其本心不辨禮義而受萬鍾之祿若格去此物即還羞惡不屑之舊心矣豈非千古之名言乎但觀世人兄弟小時同牀共枕哥哥前弟弟後何等相愛及成人有室家析居為財產告狀即為仇敵就可知矣

○宋儒把個敬字作功夫近日儒者把個良知作功夫就宵宵冥冥茫茫蕩蕩無下手處只依孔子格物作功夫就有下手處事事物物通有把握

○聖人之言無二也顏子乃孔子得意門人孔子告之曰克己復禮為仁孟子得孔子之真傳者乃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蓋物格而后知至克己復禮為仁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三句話乃一句話也何也物也已

也欲也皆有我之私也格也克也寡也皆除去有我之私也以此作證驗則諸儒之紛紛講格物者不待辨而自明矣昔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茲孔門格物之說千載未明今斯文晦而復明亦不能自辭矣

○宋儒只為認此二字不真說周茂叔教人每令尋

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亦不說所樂何事朱子亦說程子引而不發亦不敢妄為之說非不說也只恐真不知所樂何事也看來自漢唐宋至於今日之儒通不知所樂何事知之者惟周茂叔一人而已蓋人無欲即樂孔子說君子坦蕩蕩無欲也孟子說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無欲也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無欲也以至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人知不知亦囂囂皆無欲之樂也又樂多賢友即有朋自遠方來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樂也皆非涉於形氣之私之樂也若世人以歌兒舞女為樂是即驕樂宴樂佚遊矣學者只將聖門樂字打通了則聖人用功即可知矣不然一節不通節節不通千言萬語終是葛藤

○學者如不知此種功夫終日在言語威儀上做功夫苦心苦力也一般成高賢但欲為時中之聖即不能矣如去獵較見南子應佛脩召道隆則從而隆道汚則從而汚此等事決幹不得何也必磨礱涅緇也如知格物功夫則江漢濯之秋陽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譬如行船相似捉不住此種功夫就譬如捉不

住舵舟也堅固舟上人也爽力也認得水經只是從
不住舵就怕漩渦下不得灘如捉得住舵船大也好
船小也好江水也好漢水也好大灘大浪也好如捉
得住格物功夫就堅之至矣雖磨不磷白之至矣雖
涅不緇事親也好事君也好處朋友也好處昆弟也
好富貴也好貧賤也好夷狄也好患難也好都無入
而不自得不作小家人見識濶刀大斧徑入周孔之
堂室矣

此之謂自謙

○謙字當作誠字字畫左右相同其義亦順誠與戒
同聲也即中庸戒慎之戒也言必要如好好色如惡
惡臭此之謂自警非由他人也若不自警即自欺矣
小人間居為不善只是不自警平日所視十手所指
則警之至矣且此字乃聖門已用之字易小懲而大
誡是也又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是也解作自
慊說不通矣且字畫亦差之太遠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卷第三終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入聖功夫字義

躬行

○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以孔子而猶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况承學
乎人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有所不足不敢
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必至慥慥此之謂實學

○聖人雖可學無志者不必論矣有志者豈能徑造
所謂躬行者豈有別道不過出孝入弟人情物理
上用功夫張橫渠云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近日
薛文清公亦用此法此便是四端擴而克之功夫
其次致曲功夫劄記者無非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無非克己無非格物無非寡欲無非懲忿窒慾無
非求放心將此種功夫時時覺照戒慎恐懼終食
不違有事勿忘此之謂慎獨此便是躬行漸次功
夫如此去躬行久久成熟美大聖神自然馴至矣
非粗心浮氣即去躬行也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者所以辨理欲也辨理欲將來脩德遷善徙義也若不能脩德遷善徙義講之何益又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學聚問辨者正欲寬居仁行也使不寬居仁行學聚問辨何益又曰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耨者耨草也講學以耨之者去其人欲也不能本仁以聚播樂以安則耨之功亦枉矣耨之何益所以王陽明說博學之卽是行之功夫陽明之意以不能行其學猶未博也其問猶未審也以知行合一異於宋儒在此雖其言不免傷於快然無非欲人躬行之意

聖唐先生錄

卽位頒其所脩詩書周禮義于學宮以取士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而先賢傳註一切不用天下皆習王氏之學以取科第蔡京乃卞之兄入相後遂尊崇王氏詔配享孔子及政和三年復追封爲舒王又封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孔子廟庭但其人賦性狠復有客氣所以新法之行附已者以爲通變不附已者以爲俗學就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又說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通不是話了原其心雖未曾立心爲姦然其性執拗不能克去已私安能從祀故宣和之亂龜山上言今日之禍安石啟之遂罷祀廟庭正所謂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也又如禮記乃載聖所纂鄭康成注之卽所謂小戴也唐貞觀初以有功聖門從祀孔子廟庭戴聖在漢爲九江太守不法何武爲揚州刺史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聖身爲賊吏子爲賊徒縱有功聖門豈可從祀

聖唐先生錄

然真觀從祀至今近一千年矣歷宋朝無限名儒不能查出至嘉靖庚寅議大禮方罷祀可見難將一人手掩得後世目也嗚呼人之躬行可不慎哉故君子慎獨

心

○心者身之主宰以氣論心屬火其脉絡通乎五臟百骸故能為一身之主因屬火火燃物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心有形有氣有神形者心之體也氣者息之呼吸也神者性也附於心之仁義禮智信之理也天所賦我之性故有善無惡但理附於形氣之中即有善惡矣

此二條論心字義

○堯舜分箇道心人心論起來止是一心無二心然理附於形氣不容不兩分矣理附形氣之中無聲無臭不睹不聞無依憑有感觸方發見故曰道心惟徵人所稟氣質之性剛柔善惡不同若惟縱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則滅天理而窮人欲矣心之

所思所想者皆行險僥倖之事豈不危殆故曰人心惟危故常人為形氣所勝道心遂不發見矣雖天理之在人心未常暫息然暫時發見暫時昏蔽惟聖人則無形氣之私純是天理所以常人多而聖人少也

○堯舜教人以精一功夫無非教人去形氣之人欲而存天命之天理精字從米以一字論之一對一言一是米二是蕘稗糠粃精以擇之者擇去蕘稗糠粃而存米也以精字論之精對粗言一是熟米之潔白者精是春得熟飯揚得淨也二說不同然要之皆去人欲而存天也

此二條堯舜論心之祖

○是心也自其為一身之主曰大孟子曰先立乎其大從其大體為大人是也凡人稱所生之父為大人是尊此心為親也又稱為天君是稱此心為君也以官醫論曰良貴曰天爵充之曰美曰大曰神曰聖是天地間之至尊至貴者此心也而人之至尊至貴者亦莫過此心之仁義道德也半之既貴

行之又利廓之配天地故喪其心而不知求宜乎
孟子哀之周子亦云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
明道先生亦云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
自家一箇身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
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故聖人行一不義
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以心重於天下故也

此一條論心尊貴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所以異之者
此心也若喪失此心違背天理無仁無義不孝不
弟卽禽獸矣雖身都將相金穴財山與此心何加
損哉王陽明亦云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
偷生在世上千百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禽獸者
此也正孔子所謂罔生

此一條論喪心

○不可在一聲一笑一步一趨上學聖人只在心上
學若要說如何溫而厲如何威而不猛如何恭而
安如何申申如也如何天天如也如此去學聖就
差了

此一條言學聖在心
志

○志者心之所之如我心要想行到某處必要忙忙
行到方是志若心要想行到某處却又說行不行
或行得緩就不是志了故有志聖學而不能躬行
得到者終是志衰

此一條論志之字義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故能從心所欲不踰
矩則志學之日已不踰矩矣孟子曰志之所至氣
必至焉故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
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故能養浩然之氣充塞天地則志之所至之時已
充塞天地矣朱晦庵幼時韋齋先生授之孝經晦
庵一閱封之題其上曰不若是世非人則晦庵幼
時立志已非凡品故學者莫先於立志

此一條論古聖賢自幼立志之大

○有一樣人小小未曾立志乃因跌蹶或因困窮偶
然發憤而立志者如越王勾踐因敗於吳棲於姑

蘇遂臥薪嘗膽夏月持火冬月持水其立志如此後遂擒吳故曰勾踐事吳班超少有大志備書養母乃投筆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左右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之志後果出征西域封定遠侯蘇秦家貧不禮於嫂發憤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踝後相六國故曰蘇秦之相六國家激之也蘇秦為人固不足道其寫此止見古人如此發奮也

此一條言古人立志發奮取富貴雪耻

關唐先生首錄

入聖勸義年義

九

○有因蒙大難而發憤立志為文章者如司馬遷因宮刑遂修史記成一家之言至今謂之遷史觀其報任少卿書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膾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此皆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垂空文以自見觀司馬子長此書則古人皆有所感激立志為文章可知矣

此一條言古人立志發奮為文章

○人之氣質不同志向因之不同故有志道德者有志功名者有志富貴者以三等評論之道德上矣立功名者次之富貴又其次也然人情多愛富貴孔子亦曰崇高莫大於富貴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是聖人雖絕學亦未常不近人情也然志於道德豈貧賤之人方可志而功名富貴者即不可志哉是道德未嘗碍功名富貴也且如堯舜為天子富貴矣堯舜則開精一之秘其仁如天其德好生無往而非道德乃得其位得其祿得其名得其壽後之聖人皆祖述之是道德未嘗碍天子也至於商紂亦為天子乃力行無度穢德彰聞崇信姦回放黜師保所為者皆反道背德之事豈不為天下僂哉周公與曹操皆為宰輔以輔幼君周公則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皆道德之事是道德未嘗碍宰輔也至於曹操之為宰輔為鬼為蜮至今稱周公為聖人而罵曹操為奸鬼豈曹操亦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天下後世亦謂之奸鬼哉看來栽培傾覆皆存乎其人爾

關唐先生首錄

九

蓋道德存乎我富貴存乎天使我有此富貴也雖千方百計辭之而不能去使我無此富貴也雖千謀萬巧招之而不能來而乃既得富貴背去道德愚亦誠甚矣故富貴之人不可志向之錯

此一條言人志向有三等道德未嘗碍人富貴既得富貴之人還當志道德不可立志之差

○聲名財利多能奪人之志故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豈但聲名財利能奪其志至於小事亦然程明道亦云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

程明道先生自錄

事最近然一向好着亦自喪志如王虞頹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石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

此一條聲名財利凡百玩好皆能喪人志

○人未有無志而能成其事者自古人班超司馬子長諸人觀之或有志立功異域或有志為文章成一家之言皆能成其志而況於心學乎若有志於心學既不至異域費我之力又不做文章費我之

心又况仁義禮智信乃我之固有又不俟外求吾惟慎獨遏人欲以存之而已此功夫又簡易不煩

瑣孔子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

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

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

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又不勞攘費思慮孔子

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

何思何慮又不似禪家離了父母捨了妻子斷了

酒肉去荒山野箒終日端坐左右在人情物理五

倫上做功夫又尊貴不卑污故曰富莫富於蓄道

德貴莫貴於為聖賢人能得此種功夫之味識此

種學問之趣雖隋珠在前趙璧在後亦莫之顧也

故緇視珠玉塵視冠冕而乃曠安宅而弗居舍正

路而弗由者無非欲肆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爾

此一條言志心學之易志心學之尊貴

○即今科舉之士雖有司呼喝披檢披髮以相見與

三代之士邈乎不同有志者必鴻冥鳳舉然時勢

不得不然耳鴻冥鳳舉者豈多見哉為今之士若

自宋以來
韓愈明道
者皆在末
位而明道
關自因初
薛王皆名儒
徐執之
文惠承之

於平時肯講究如何而中和如何而天地位置萬物
真如何而格致誠正如何而脩齊治平。誦詩讀書
做舉業以應舉。凡一切升沈得喪俱置之不問。及
爾登第之後。將平日所講究學問舉而措之。則登
第者乃仁義道德之舟車也。何人不可成何聖賢
不可做哉。即今薛文清公。王文成公。豈不登第。豈
不居高位。而二公皆為名儒。是科舉亦未常累人
也。今則不然。人塾之時。師之所教者富貴也。士之
立志者富貴也。父母之所望者富貴也。妻子親戚
之所欣慕誇張者富貴也。也不知心學為何物。及
爾登第。果然紆金曳紫。聲勢赫耀。不惟士之志已
遂。而父母妻子親戚之志願亦遂矣。一旦物故。與
草木同其腐朽。回視薛王二公。千年萬年不死。皆
在天上矣。二公且不能及。又何望其堯舜周孔之
聖人哉。有舟而不能載。仁義道德有車而不能駕。
仁義道德可嘆可嘆。可惜可惜。

此一條嘆科舉之士不肯志心學

太極

○極者至也。無以復加也。若可復加。是不足矣。若過
於極。是太過矣。皆不可以言太極。所謂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至矣是也。

○在造化上言理曰太極。離不得天地萬物。離了天
地萬物。是老莊之說矣。在人所賦之理曰至善曰
厥中。若在造化曰至善曰厥中。說不通矣。其實理
無二。理人與造化一而已矣。特命名不同爾。

○周子恐人認太極為有形之物。故曰無極。朱子與
陸子因此二字講幾年。講千萬言。陸子說周子不
是朱子說周子是講到零了。朱子云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
同也。陸子答云尊兄遽作此語。甚非所望。願永末
光以卒餘教。古人為一字一義。其爭辨如此。非如
今人苟且就過其實。周子加無極二字無害。

此三條論太極名義

○太極之理在天地。即月應萬川之意。譬之於樹。有
一樹之太極。有一枝葉之太極。有一花一實之太

極有華於春樹之太極有華於夏樹之太極何也
蓋凡物皆有元亨利貞物必初然萌芽而生既生
了方長長了又既而衰變又既而剝落歸根復命
到了歸根復命貞下又起元矣故春夏秋冬之樹
皆有太極故曰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
坤故有終古之太極有萬年千年百年之太極有
十年之太極有一年之太極有一晝一夜之太極
此一條言天地萬物統一太極

○太極雖理離不得氣周子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
生陰此二句本於孔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二
句來不是有太極方有動靜太極即含動靜動靜
乃太極之本體生陰生陽乃太極之流行也陽極
于六則陰生陰極于六則陽生故五行旋相為本
冬水為春木之本春木為夏火之本夏火為中土
之本中土為秋金之本秋金為冬水之本五行旋
相為竭春木竭冬水之氣夏火竭春木之氣中土
竭夏火之氣秋金竭中土之氣冬水竭秋金之氣
為母者以氣為本而生其子為子者因生而又竭

母之氣一死一生二代一謝遂成四時此太極自
然之氣也

此一條論太極之氣

○既有形氣即有象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
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天地自然之定數也天
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聖人參天兩地而倚數倚者依也參其
天而兩其地則五矣言數必依五而起也故天地
之數必成於五天地之數以五而對對其五則十
矣何以天地之數成於五蓋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故河圖一六居北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七居
南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八居東地四生金天
九成之故四九居西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十
居中此河圖自然所居之位也何以天地之數對
於其五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一對六也故一
對六二對七三對八四對九五對十至十而止此
河圖自然各對之數也數之對既至十而止以十
計之一者八卦太陽之位也然不及于五不成其

數二三四皆然除其一則九矣故九為太陽二者
 八卦少陰之位也除其二則八矣故八為少陰三
 者八卦少陽之位也除其三則七矣故七為少陽
 四者八卦太陰之位也除其四則六矣故六為太
 陰此四象也周公定六爻不曰陽而曰九不曰陰
 而曰六者以一二三四雖是陰陽不及其五不成
 其數所以以九為太陽以六為太陰也以四象分
 之陽每一象得其九四九得三十六數陰每一象
 得其六四六得二十四數以六爻分之陽每一爻
 得三十六六爻得二百一十有六矣故乾之數二
 百一十有六陰每一爻得二十四六爻得百四十
 有四矣故坤之數百四十有四乾坤共三百六十
 數乃一年之數也六爻雖周公所定然陽極于六
 陰極于六乃自然之數非周公安排又以六十四
 卦六爻分之陽爻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得六千
 九百一十二數陰爻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得四
 千六百八數乾坤共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
 之數此加一倍法孔子言之邵子得之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者此也此太極自然之數也

此一條言太極之數

○故有此形氣即有此象數有此象數雖天地且不
 能逃而况於人乎人初生時既有此形氣即有定
 數一死一生一富一貴一貧一賤一行一止一飲
 一啄皆其定數姑引一人言之如鄧通為黃頭郎
 既為黃頭郎決不能富貴矣不料文帝一夕夢登
 天未得上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遂上顧見其衣
 後穿及覺而之漸臺見鄧通形貌與夢中相合衣

擢唐先年自錄

十七

後亦穿即寵幸之擢為太中大夫使之貴賜銅山
 使之富自古富貴寵幸之人有因杖藝而得者有
 因便佞善承奉而得者有因才能而得者有因外
 戚而得者今皆無所因乃夢而得豈非一定之數
 耶既得富貴宜乎不貧賤而餓死矣後景帝時下
 吏依然餓死可見一定之數不能逃也有此標柄
 奔功名
 如草芥

此一條言人有一定之數不能逃

○生出聖人出來知天地間有此氣有此數有此太

極之理故不於氣數上做功夫乃於太極之理上做功夫故在天地謂之太極在聖謂之一貫有此太極故萬物從此出有此一貫故萬應從此出故聖同天

此一條言聖人能體此太極之理

○常人則於形氣上做功夫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皆欲遂其所欲必欲要箇富貴方能遂此欲所以舉世之人求此富貴奔忙到白首至於殺身亡家而不

程子語錄

卷之十一

止者無非奉承此血肉之軀耳殊不知既有形氣則有象數既有象數則有成有敗有聚有散有吉有凶有禍有福所以其常說古今繼體之君止知一箇安字不知一箇危字古今宰相止知一箇進字不知一箇退字古今積財之人止知一箇積字不知一箇散字惟其不知危字所以不善於危惟其不知退字所以不善於退惟其不知散字所以不善於散見到此所以先生智中湛然無欲必恭云又若悟一番

此一條言常人惟於太極形氣上做功夫

○自科舉之學興讀孔子之書者也不知心學為何物朱子集近思錄人乃譏之曰入太極在篇首是遠思非近思矣殊不知人不知太極之理則不知理之本原何以講學

此一條言學者當知太極

程子語錄

卷之十一

命

○命者令也在尊者教令乎下方可曰命故曰天命曰君命曰父命朱註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今也是也

此一條言命字義

○此命字有三義天命之命以命令而言也莫非命也生死有命之命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命也之命以命數而言也然命數有兩般不同莫非命也死生有命之命以命數之貧賤富貴夭壽窮通而言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命也之命以命數之稟氣清濁厚薄上智下愚賢否而言也北溪陳氏亦常辨之矣

此一條言命字有三義

○然命字之義不同何也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萬物得化生之後卽有形象矣有形象卽有一定之數所以天命之命以命令而言也萬物受形之後以命數而言也以命言者兼理與氣而言也以數言者專以氣言也

此一條原命字不同之義

○如以氣化論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當春發生之時是命令也百草萬木皆於此時萌芽矣但萌芽之後有在地之肥處者有在地之瘠處者肥處長得快又長得大瘠處不免遲而小矣又或在陰厓日所不到之處又加之以地瘠則較之地瘠之處又遲而小也故雷行物與命令雖同而草木受氣之後有此數等不同也

此一條言命之氣化不同

○如以形生論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女受男氣之時是命令也及受氣之後一成其形則有數矣所以氣數不同也故人之生有同年同月同日同時而貧賤富貴夭壽窮通智愚賢不肖不同者蓋因父母之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其形性不同子遂因此不同一也又或父精母血受氣足與不足其不同二也又或有鍾天地古今之氣運者如五帝三王周孔是也或有鍾天下一時之氣運者或有鍾一方一郡一邑之氣運者其氣運不同三也又如人

張文忠
公太岳
聖地論
與地參
看點釋
幾
大化可

受父之氣多則形貌與父同受母之氣多則形貌與母同或與母之兄弟同皆一氣故也天地乃萬物之大父母則人所居之地方即父母矣或所居之地山川秀特或山川醜惡人居於此方目之所視耳之所聞足之所履口之所飲食者此方水火之熏蒸草木之滋味日夜之所長養者皆在此方又或父母祖宗骨血皆埋藏此方則其氣之所通亦猶受父之精受母之血矣所以山川秀特者出人亦秀特山川醜惡者出人亦醜惡故太平之人

禮唐先生自錄

卷之三

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同之人武風土不同故也故橋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物且如此而况於人乎此不同四也故受父母之氣雖同而受氣之後有此四者不同矣同年時而窮通壽夭不同者讀此段了然明白矣必恭亦了然

此一條言命之形生不同

○聖人則以天命我之理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而至於我之形氣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而已故曰居易以

命故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與命也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近日虛齋先生亦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貧天亦此意人之脩身能如此惟知其理而不知其形氣則宇宙在我之手命自我立謂之自造其命命之不好者亦好矣如莆田黃伯固合州鄒立齋二公皆天而無子然二公皆為千古之人是無子而有子無壽而有壽也又如國家大難當捐其軀乃過涉滅頂可謂命之極不好矣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此之謂雖禍亦福也如安祿山反今狐潮圍張巡城四十餘日以天道誘之張巡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此雖孔門名儒之言亦不過此後雖力竭城陷然成仁取義有何愧哉此亦命不好亦好之一端也若偷生一時不免遺臭千萬天下古今豈有長不死之人近日忌陽明先生者謂先生始赴濠約後持兩端遁歸為伍太守強留會濠攻安慶不克乘其沮喪幸而成功陽明先生一代大儒豈反不如

禮唐先生自錄

卷之三

張巡知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哉蓋應變有術縱起

濠約亦兵家之術也按此云此一段乃影射影射之入豈不聞夫之獨行遇雨若濡

有愠乎王允之于董卓温嶠之于王敦顏杲卿之

于安祿山皆用此術縱約無害也若無而強誣一

代之大賢其心亦太毒矣然功高人必忌之忠肅

虞公采石之戰以八千卒卻金虜兵四十萬其功

可謂偉矣而忌之者猶曰適然則忌人功者亦古

今常事也若常人不知天命之理惟奉承天命之

形氣命窮者只欲其通命貧賤者只欲其富貴奔

忙至死及到終身之時命窮者依舊窮而貧賤命

通者依舊通而富貴人身便是銅造化便是炭與

火命原是鍾造化鑄你一箇鍾命原是磬造化鑄

你一箇磬百年之間其中可憐有許多謬諫許多

伎兩將心術通壞了依然只由造化由不得人心

所願造化有知豈不一笑張乖厓云應被華山高

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果然為此浮名虛利將天

真都盡喪令人心痛

此一條言聖賢君子能盡天命之理而常人則

惟奉承天命之形氣

○故天之將降大任于人必令其受其苦方增其

所不能如孔子少孤為大聖李密少孤母適人為

孝子范希文少孤母適朱遂姓朱祥符八年進士

朱悅是也此先生讀書多處後為兗州推官方復姓更名范仲淹所

以更名表云乘舟偶效于陶朱入境遂同于張祿

蓋以范蠡范曄比之也為名宰相衛青少為騎奴

為名將古今少孤苦而為豪傑者非止一人略引

此以見命不好而能立命者之一端也

聖賢先生自錄



性

○自孟子說性善性字已講明矣宋儒曰性即理也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又分箇氣質之性與性字惟明矣

此一條言性之字義

○堯舜說箇道心人心則即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矣至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發孟子所未發已說盡矣蓋天地之性自道心一邊

而自人心一邊而言也無聲無臭形而上者也理也道也氣質之

性自人心一邊而言也有形有象形而下者也氣

也器也理附乎氣器寓乎道本不相離若以一而言之理即氣氣即理道即器器即道若以兩而言之寓乎軀殼之中者純是天理故曰性善若軀殼則因人所稟氣質有剛柔善惡即有善有不善矣

此一條言性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

○氣質之性有善有惡者皆因人之所稟聖人稟得天地中和之氣氣生得清質生得粹所以生下來

就不雜於形氣就能生知安行然生知安行中又

有分兩不同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

稷之稼穡夔之樂皋陶之刑一節皆生知安行而

不能兼通譬之於天春生與天同而不能兼乎夏

長秋歛與天同而不能兼乎冬藏惟孔子貫乎四

時所以古今獨稱孔子為聖之時也賢人則清濁

相半必要加善反之功下此因知勉行者必人一

能之已百之人才能之已千之方及得過來如薛

文清公生時五臟露如水晶其清透骨有此異質

所以為各儒以藝藝論之如舍頡之字蔡倫之紙皆

一節之聖皆天所生氣質一節之入于聖者

此一條言人氣之性聖愚不同

○性即理也心統情性則心即性也聖賢說話有將

人心通作理說者如言仁人心也盡其心知其性

存其心養其性通作理上說

此一條言心即性

○人心有出入存亡性無出入存亡性者與生俱生

與形俱形不以堯存不以桀亡我固有者也何以

見得不以堯存不以桀亡且如孺子將入井一街一市人無大無小通驚惶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豈一街一市之人無大無小通皆堯而不皆桀哉性無出入存亡于此可見

此一條言性無出入存亡

○性字上加不得功夫易經閑邪存其誠是言聖人已具真實無妄之理而又閑邪乃純一不已之心無致亦保之意至若學者惟操存此人心戒慎恐懼時時覺照使不放手就是存天理功夫蓋此性

程子先生遺錄

卷八

此理本純粹至善無聲無臭又增他不得又減他不得又污濁他不得惟人欲遮隔就不能發見矣所以遏人欲即所以存天理也譬如日月何等光明偶被雲霧遮隔就不明白雲霧一開依舊光明人欲譬之雲霧有聚有散做得功夫性譬之日月做不得功夫所以其常說不當依程明道要識仁王陽明要致良知還當依孔子蓋仁智無聲無臭原無面目何以識得他何以致得他孔子有明訓克己復禮為仁物格而后知至只是克己格物過

了人欲仁智即發見矣何必于仁智上求所以子罕言仁又曰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孔子未嘗教人識仁教人致良知也還依孔子何等穩當必恭云程

此一條言性上做不得功夫

○何以盡性即盡人物性而與天地參蓋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天地萬物止有此一箇太極之理止有此性特人與萬物分散之耳所謂萬物體統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我能盡此性則我即天

程子先生遺錄

卷八

地矣即易簡之理得而成位乎中之意說箇參天地似甚大其實盡了性即了手

此一條言盡性之能事

○五性本于五行人乃天地之心陰陽之會鬼神之交所以五行之性通寓于人身軀殼之內若分言之仁屬木木在春生木其形也春其氣也仁其神也春有發生之意故曰仁者心之生理生即有愛之意故仁主於愛父母乃生我者故愛莫大於愛親故宰予欲短喪孔子曰予之不仁也故曰仁之

實事親是也愛即有惻隱之意故發之情為惻隱有惻隱之心必能行不忍人之政故體仁足以長人因春在四時之首故曰元者善之長也使無春安能有夏秋冬故仁包四德故曰乾元者始而亨也利貞者情性也此之謂仁之性千古之儒說仁此便是

○仁乃吾性性者萬物之一原故仁者以萬物為一體既為一體所以醫家以一身之痿痺氣不到者為不仁故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以仁乃人

所性而有人人皆具人所同然故也

○釋氏以慈悲為本梁武帝以麵為犧牲豈不是仁但廢了禮又不是仁了又是私了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

○仁故主于愛但勢有所不及亦不能行之如下井救人子貢博施濟眾之類皆勢所不及者又如天旱家中糧食止可養父母救不得外人外人縱當面餓死此心見之亦有所不忍然亦無如之何皆勢所不及故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

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聖人之仁心無窮而勢則有限就譬如日月一般日月無私照萬國九州照得到者皆其所照照不到者日月亦無如之何也如陰崖草不日月年年月月照不到亦勢所不及矣如必要照得到就是私了如今人不敬父母而反去奉佛者通是一團私

○禮屬火火旺于夏火其形也夏其氣也禮其神也萬物齊乎與相見乎離萬物在此長養潔齊有齊整相會之意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大大小小草木

通暢茂有三百三千禮儀威儀之意火不可近故禮主於嚴相見必相敬故禮祭乎敬

○義屬金金旺于秋金其形也秋其氣也義其神也秋萬物搖落又金堅有斷割之意又萬物美利告成有宜於人之意故曰利者義之和也

○智屬水水旺于冬水其形也冬其氣也智其神也水能照物于內故有知是非之意又冬嚴凝有貞固之意

○信屬土土貫乎四者之中所以河圖洛書土皆居

中也土有敦厚篤實之意故信者土之神也所以臨卦復卦艮卦曰敦臨曰敦復曰敦艮者皆因坤土艮土也引証更切

此數條分而言五性

○若以五性合而言之不過一理譬如一座城開東門自東門而出者仁也開西門自西門而出者義也禮南智北亦然四端發見就譬如人之五官五臟不可缺一以仁言之仁無禮則為以麴為犧牲非仁也無義則不能裁割斷制流于兼愛非仁也

程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大學義

三十三

無智則下井救人其蔽也愚非仁也以禮言之禮無仁則儀文雖具情意不相洽淡非禮也無義則品節儀文不得其宜非禮也無知則冥行妄作非禮之禮非禮也以義言之義無仁則斷割傷于慘刻非義也無禮則裁制之罔無天理節文非義也無智則凡事不知輕重權度非義也以智言之智無仁則以揣度過察為明非智也不節之以禮裁之以義則必以索隱為智其蔽也蕩非智也以信言之仁義禮智無信則四者皆偽矣信無仁義禮

智是尾生之信其蔽也賊非信也因五者不可缺一所以孔子告顏子問仁而曰克己復禮為仁言仁而及於禮子張問仁孔子告以恭寬信敏惠言仁而及於恭與信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故曰禮可以義起因說一箇五箇通在裏頭所以單言也可總言也可必恭云此一箇發孟子所未發

此一條言五性不可缺一合而言五性

○五性金木水火土有形有氣有神人于金木水火

程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大學義

三十三

土形上用功夫者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我足也氣上用功夫者求仙而欲長生求佛而欲不生不滅是也神上用功夫者君子所性根於心生於色粹於而益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堯舜周孔孟軻是也形上用功夫者朝華夕落氣上用功夫者水中捉月惟神上用功夫則以萬世為土與天地同不老者常矣李德裕平泉莊記云鬻平泉莊者非吾子孫也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為權豪所奪則以先人所

命泣而告之而不知身死數年之後皆化而為煙散而為霧矣此形上用功夫朝華夕落之驗也作此記出此語可謂愚之甚矣及為識者所笑然古今之愚豈獨一李德裕哉於此又見蕭何之賢必云達吾公謂先生千載真儒者在此

此一條言獨聖人於神上用功夫

羅唐先生日錄

三十四

良知

○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既然說不慮而知則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不慮也常人不慮也賢人不慮也聖人不慮也今說致良知致字有功夫則又是慮而知矣蓋良知本我固有特物欲有所蔽則良知不能發見故聖人先教人格物格去其物欲則良知自然發見矣物欲者即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愛患之物欲也有此物欲則良知皆遮蔽矣

羅唐先生日錄

三五

○良知即五性中之智也乃天理也發而為是非之心者此也即誠明之明也所以說自誠明謂之性言有實理自有此實知乃不假脩習所性而有者也蓋實理中原有明天之所命者如此聖人之完具者亦如此故謂之性未能有此實理者必明方能誠蓋未能有此實理即有私欲矣必去此私欲復其實理之本體方能明而誠故曰好學近乎智好學者擇善之功也即講學以禱之也禱之者去其草也去其草則嘉禾自長養矣

○譬如居官清廉一介不取諸人雖愚人亦知其好官豈但居官者自知之是清廉之官人皆知其好官者乃是非之心不慮而知良知也但有所好樂好樂妻妾之奉宮室之美有所愛患愛患子孫無大財產所識窮乏無以得我即污濁不好好官而良知盡喪矣若要做好官必格去有所好樂有所愛患之物欲則有以復其良知之本體所以說致知在格物 某說 說良知乃天理做不得功夫者此也

此三條言良知 必恭云此後一段說盡世態

卷唐先生目錄 入聖功夫三義 三六

義利

○五性獨以義對利者公私之間而已利非特指財貨爵位也如專以財貨爵位之多寡輕重高下為利則舜受堯之天下乃利而陳仲子乃義矣蓋凡事但有一毫私心就是利且如世間人有夫有妻有父有子有君有臣乃天地之常經夫倡婦隨父慈子孝君仁臣忠乃天地之通義佛家出來祝髮為僧不娶其妻離了父子背了君臣却去高山峻嶺打坐以求空寂以彼之甘淡薄受苦楚較之世 聖賢先生目錄 入聖功夫三義 三七

人夫倡婦隨如鼓瑟琴父慈子孝每食必有酒肉君仁臣忠富貴榮顯者彼若可以言義矣然彼之甘淡薄受苦楚者都是一團私乃利也非義也若 必恭云此論利更精 以細事論道途爭險易之利冬夏爭陰陽之和通是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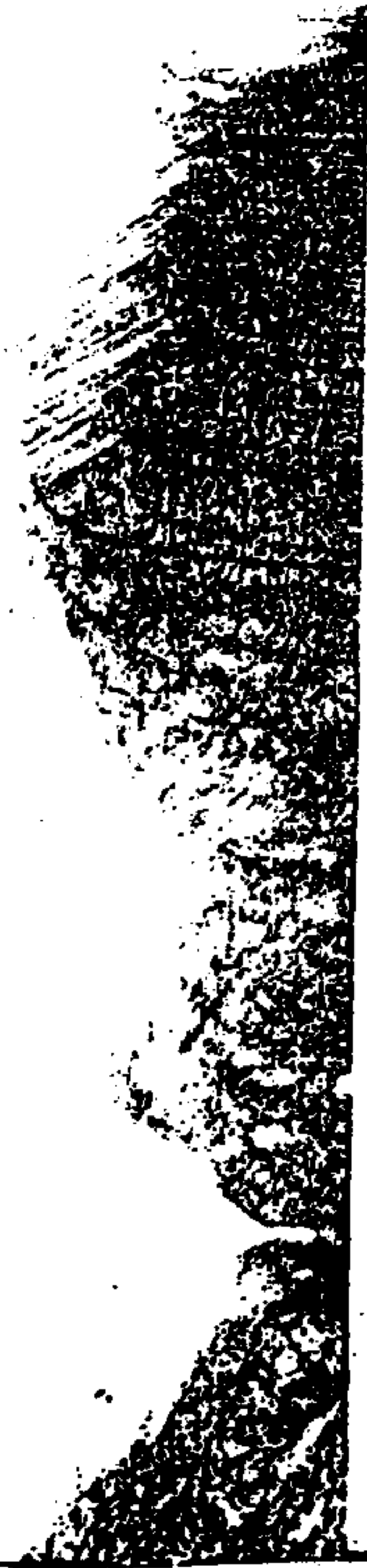
○宋儒說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此言說得精若無所為而為則無意必固我之私乃聖人矣但無所為而為可以言三代之士在今科舉之學說不得豈有科舉無所為而為乎白沙先生子入試揭曉

夜有詩云靜觀今夜心四海皆名利此言說盡人
情故無所爲而爲在今日科舉之學說不得讀此
段可
以觀
世道

○有事同而心異者如韓侂胄與岳飛同不主和議
然岳飛心公義也侂胄爲已利也

此二條言義利

聖唐先生口錄 入聖功夫字義 辛九



道

○道者路也事物當然之理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
也因人所共由故以路字名之孟子夫道若大路
然是也有物必有則故曰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
者器也如父子是器父子有親親字是道君臣是
器君臣有義義字是道手足器手容恭恭字是道
足是器足容重重字是道

此一條言道之字義

○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就造化根原說來橫
渠因此言遂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
名子思說率性之謂道則就人性上說和也天下
之達道也與孔子天下之達道五雖同但子思則
就人性上事事統言之孔子則專言性之五倫也
若可以適道道不遠人則多在人事上說至若洋
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則兼孔子之一陰一陽張子之氣化子思
之率性孔子之達道五並道不遠人可以適道而
統言之也

此一條言聖賢論道字不同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言其道不可不聞也如反孔子之言說如不聞道長生也不可何也人不聞道昏昏昧昧枉過一生與禽獸一般長生何為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生死是至大之事朝夕是至近之時以四字抑揚言之見道不可不聞此與孟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語意相同行一不義是至微事得天下是至大事不以至微而易至大此可見此心純是義矣

程唐先生行錄 入聖功夫字義 四十一

此一條言人當問道

○自孔子已後到了子思之時道字依然說不明所以子思說箇率性二字出來又恐人不知何以率性又說箇率性下手功夫又說箇率性率循的節次戒慎恐懼者率性之功夫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率性之節次也天地位萬物育者率性之能事也見道之所以大也

此一條言道非自外乃率其性

○性不離乎形氣而形氣之所發於外者不過喜怒哀

哀樂而已如無慎獨功夫使之有所忿懣有所恐懼有所好樂有所憂患皆不得其正安得謂之道故子思說箇功夫節次二條出來

○大凡人欲必從喜怒哀樂以發於視聽言動方成人欲未有宵真空寂而成人欲者聖人過人欲功夫其字通下得猛如戒字慎字恐字懼字大學格字易經懲字窒字克字寡欲寡字通無寬緩舒徐之字蓋人欲之來如對敵也

○人之喜怒哀樂最害事有一樣人也不為惡但拒諫人說他一言半句不好他就發怒只是阿諛他

程唐先生行錄 入聖功夫字義 四十二

他就歡喜且如王介甫何曾為惡只是性狠懷小人諂諛他就以為有才知通變若正直君子去諫他他就以為俗學不通世務如司馬君實范堯夫張天祺通因他去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禍毒天下益深可見喜怒哀樂最害事所以說有所忿懣則不能得其正介甫是也

此三條言性發於情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最

害事必戒慎恐懼以慎其獨方能發皆中節而

率夫性也

○率性之謂道一章大意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循道之謂教何以率性之謂道也蓋道也者即吾性之理人不可須臾離若其可離則外物而非道矣故君子有不須臾離之功雖人所不睹不聞之時亦戒慎恐懼惟恐人欲內萌若人欲一萌則情之所發喜怒哀樂不得其正矣性不可得而率也所以然者何也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之中雖人所不睹不聞而已所獨睹獨聞如十目所

聖唐先生言錄 入聖功夫字義 四十三

視十手所指所以君子必戒慎恐懼以慎其獨者此也既戒慎恐懼以遏人欲則吾性之本體不為人欲所遮隔障蔽此心如明鏡止水矣故方其人心之未發也吾心廓然太公一團天理謂之中及其人心之既發也物來順應一團天理發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性之本體也故曰天下之大本言天下萬事之理皆由此出也和也者性之大用也即率性之謂道也故曰天下之達道也言為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所謂率性之謂道者蓋因加了

戒慎恐懼功夫又由中而至於和率循其自然天理之性所以謂之道也既至此中和地位則天地位萬物育矣蓋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必如是則吾性之能事畢矣

○戒慎恐懼一條言必如此下功夫而後能率其性也莫見乎隱一條乃是上條之意言因如此所以必戒懼以慎其獨也非上一條乃存養下一條乃省察也舍了戒慎恐懼又何以慎獨功夫宋儒作二事看是樓上加樓屋上加屋矣殊不知戒懼二條乃下學功夫到了喜怒哀樂二條是聖人之事專言理矣

聖唐先生言錄 入聖功夫字義 四十三

○喜怒哀樂一條言如此如此即是率性矣天下之達道也一句正應率性之謂道句言如此就是道了故名之為道必恭云千古之下說率性之謂道方說得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
○天地位萬物育者五性之能事也乃聖神之極功也致者至也言到此中和地位也此處止只言聖神之極功已與下學功夫不相粘矣註中又說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依然又是下學之事

必恭云正是

○又說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全不是了况此處也說不得一箇氣字只將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一章來作証何等明快何必言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

○宋儒只看此章文章句法有對待就依對待解了殊不知全在說率性之謂道一句看書要將我往日下手功夫去體認他方不差宋儒只依文字解所以差了

聖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四十四

此六條反覆言率性之謂道見宋儒註疏之差戒慎恐懼乃覺照此心功夫時時操存時時不放就是矣所以說不可須臾離也不睹不聞曰隱曰微皆就此心言非寂靜之時也某常說李延平先生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為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此終是禪學若危坐終日以求其中則未危坐之時又須臾離矣殊不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乃理也理安能危坐以求之李延平

必恭云危下亦危

又說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意之發亦退聽矣若依此言則未默坐之時又須臾離矣所謂不可須臾離者是把戒慎恐懼過人欲以存天理作一箇課程朝也是此課程過人欲以存天理不須臾離暮也是此課程過人欲以存天理不須臾離一事也是此不須臾離萬事也是此不須臾離默坐澄心之時也是此不須臾離續紛多事之時也是此不須臾離當時事君事親處友也是此不須臾離變時刀鋸在

聖唐先生曰錄

入聖功夫字義

四十五

前鼎鑊在後也是此不須臾離在孔門也是此不須臾離故曰君子無終食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於是在孟子也是此不須臾離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此之謂思無邪此之謂無不敬久而久之至於至誠無息無息者此不須臾離也純一不已不已者此不須臾離也雖是聖人渣滓渾化然聖人豈無人心但聖人義精仁熟雖有入心然從心所欲不踰矩人心亦道心矣故曰閑邪存其誠言龍德中正之聖

朱所未發者

必恭云皆程

人既至誠無妄矣而又閑其邪也故曰無致亦外故曰死而後已既至至誠純一則此心純是一團天理無意必固我之私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之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故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與天地參故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故聲名洋溢乎中國施

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既配天矣豈不天地位萬物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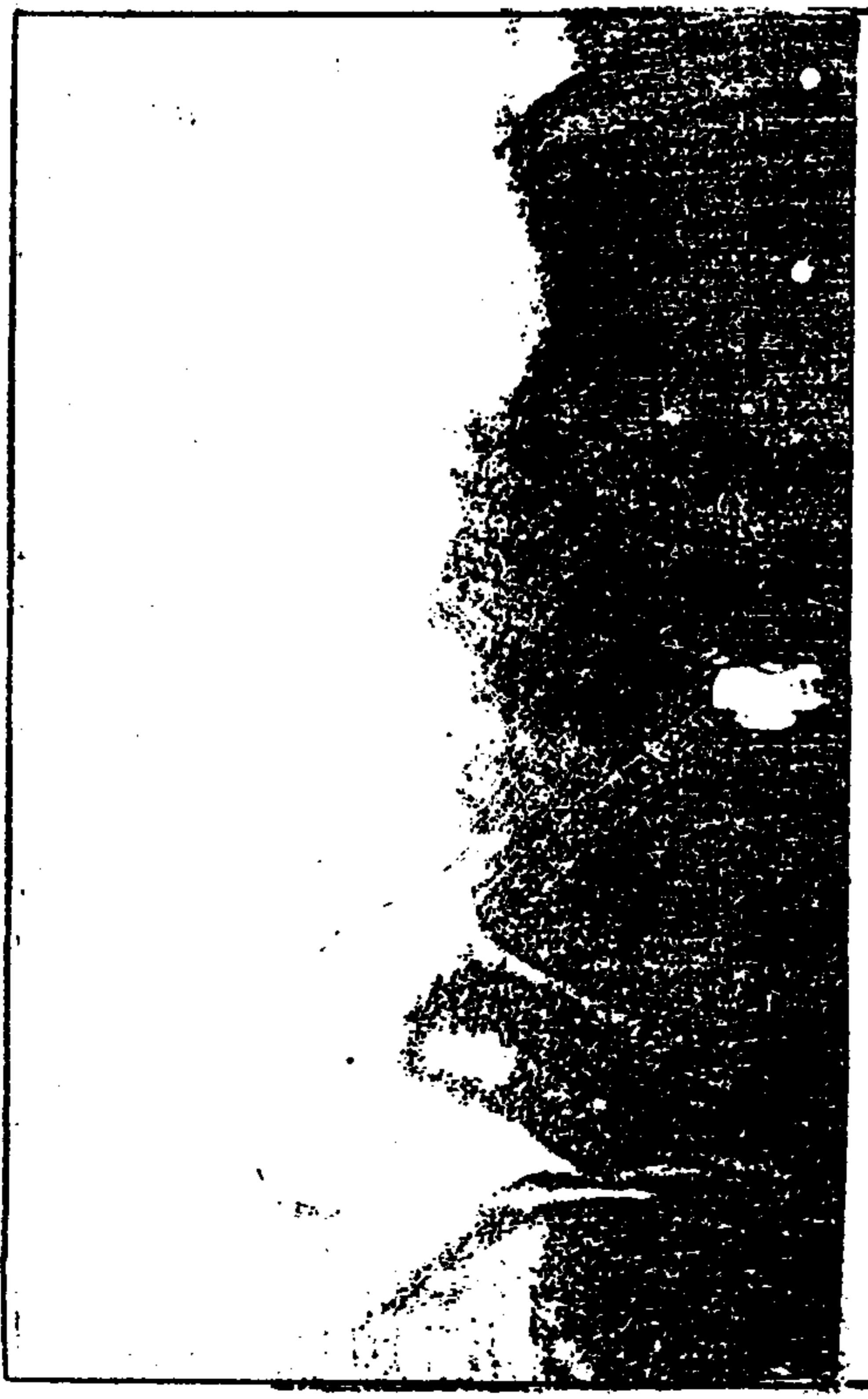
此一條言能盡不須史離之功則能率性矣故天地位萬物育

○大學中庸首章皆聖門頭腦功夫中庸戒慎恐懼者過人欲也過此人欲則未發為中已發為和中和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而天地位而萬物育矣大學格物者過人欲也過此人欲

則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孔門之言無二也太學言明德中庸言達道道與德一而已矣

此一條言孔門大學中庸首章立言皆相同此段皆千古不易之言

程唐先生相錄 入聖功夫安義 四十七



德附明德

○德者得也道與德相離不得天賦我吾性之理散于五倫事物其理之當然者為之道將此道凝聚於此身謂之德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知以知此道仁以體此道勇以強此道謂之達德者此也蓋德字有功夫即大學之所謂有諸已也故曰據於德據者據其實也實能事親則孝即有諸已矣實能事兄則弟即有諸已矣

○此德字德者得也一字盡之矣謂其躬行心得也善與惡皆可稱之如書言紂穢德彰聞如史言唐之君門門惡德皆言其惡德也禽獸亦可言之如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是又言禽獸之善德也天地造化亦可言之如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是也

○書言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曰寬曰柔上九字皆氣質之性此又以天賦我氣質之性我得於天者言之此九者皆德之善者也但恐其有偏故又

得中為

足以下九字欲其得中也

○如文公言仁者心之德此又以天賦我之性我心之所得者而言之也

○命於天者為性受於人者為理見于事者為道得于我者為德一而已矣

此五條言德之字義

○若明德則專以五倫躬行心得言之故孔子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而門人釋之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

不倍釋治國在齊其家者亦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蓋一家之中

止有父慈子孝昆弟之交三者而已而事君治民即在其中故敬止之中言此五者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所藏乎身

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

數條皆言為人上者將五倫躬行心得而後民化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數條皆言為人上者將五倫躬行心得而後民化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有諸已而後求諸人所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數條皆言為人上者將五倫躬行心得而後民化

之也則明德一字不待辨而自明矣天生先生

有此

○此明德二字而今學者通忽略了孔子曰家有嚴

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

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治天下可運于掌親

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人人親其親

長其長而天下平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叟底

豫而天下化堯叟底豫而天下父子定若玄宗幸

聖功夫字義 五十

蜀與肅宗相別旅途之間肅宗良心發見南向號

泣父子之間何等感傷及玄宗還長安居興慶宮

李輔國與張后謀遷於西內肅宗畏張后不敢詣

內玄宗不憚即不茹草則父不底豫矣何以化天

下也天下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親親以及人之

親長長以及人之長則民決不爭訟既使民無訟

則興仁興讓不必守令不必監司而天下自太平

矣所以孔子說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而天下定孟

子說親親長長天下化治天下可運于掌宋儒將

明德二字忽略過了不曾將大學全本詳看必恭

本大學 通透徹

○大抵大人之學雖上下可通其實帝王之學也春

秋之時臣殺其君者有之子殺其父者有之他如

新臺有泚以至二子之乘舟姜氏如齊遂有車中

之烈禍故管子曰桓公云寡人有所行不幸而好

色姑姊妹有不嫁者會獸聚塵羸豕躡躅五倫之

實也久矣故孔子推本堯舜克明峻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之言乃曰大學之道在明明

聖功夫字義 五十

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所以詔天下後世見帝王

之學是如此豈知後儒又解為虛靈不昧無怪天

下治日少而亂日多

○此二字關係不小王霸之辨在此正學禪學之辨

在此此二字不明一本大學通無用了註之何益

宋儒不註亦可也其不得不辨正孟子所謂予不

得已也

此五條言明德

理

○理字與道字大抵相同但道字就散見通行上說
 理字則就當然恰好尺寸不可移易上說如大路
 是道乃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者然此大路恰好在
 此處乃當然尺寸之不可移易者移易在別處則
 偏旁曲徑非大道矣故天下古今所共由者此道
 也天下古今所不易者此理也如父慈子孝君仁
 臣忠是道然慈者乃為父當然不易之則為人父
 止於慈則父盡父道矣孝者乃為子當然不易之
 則為人子止於孝則子盡子道矣君臣亦然手容
 恭者道也然容恭者乃手當然不易之則若垂簾
 不成禮則失其當然之則矣非道也足容重者道
 也然容重者乃足當然不易之則若倚邪不成禮
 則失其當然之則矣非道也

○理字曰天理者見其原于天命之性也欲字曰人
 欲者見其出于形氣之私也

此二條言理字義

○性者理也道者理也誠者理也但性自天所命人

所受上說道自率其性散見于事物上說誠則理
 之真實無妄者故大學中庸止言性言道言誠而
 不言理以性道誠皆理故也

此一條言理字該得寬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蓋理即性性
 即理性者天地萬物之一原天地是此理萬物是
 此理人人是此理豈不同然若稍有不同即不能
 同然矣人能克去己私不喪失此同然之心則良
 知本體發見此心如明鏡矣以之照物妍者自妍

此一條言人能克去己私則理自發見

此一條言人能克去己私則理自發見

此一條言人能克去己私則理自發見

忠附忠信

○忠者盡已天理之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忠如仁之于父子也我則為人之父盡其慈之心而無餘為人之子盡其孝之心而無餘而仁盡夫已矣義之於君臣也我則為人之君盡其仁之心而無餘為人之臣盡其忠之心而無餘而義盡夫已矣又若為人謀事乃披心剖腸一片天理不夾雜絲毫人欲此便是忠若少夾帶一毫私意而不能盡一片天理之心不得謂之忠矣必恭云忠字明條

此一條言忠字義

○程子解盡已之謂忠解得是但盡已二字天理人欲皆可言之如盡已去好色盡已去貪財皆盡已也所以後來學者只將忠字當一箇盡我一片心五箇字看而天理人欲夾雜其間不能分曉惟曰盡已天理之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忠字曉然明白矣

此一條論未儒解忠字

○盡已即孟子盡其心之盡無剩餘之意如有囊中

有一斗米我潔淨倒囊與人方謂之盡如或留
有半升或半合亦不得謂之盡

此一條論盡已

○忠者盡已天理之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忠信者以實天理之心而無人欲之私之謂信忠信有功夫非資質也孔子曰主忠信主是賓主之主教人下箇確實的心在學者即思誠功夫若聖人則自然至誠矣孔子曰言思忠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言忠信所以進德也道是有功夫如

此一條言信字義

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必為人謀方說得忠如不為人謀豈有空忠之理如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必與朋友交方說得信如不與朋友交豈有空信之理聖人資質生成忠信常人亦有資質近忠信者但聖賢立論說忠信通就功夫上說故五性仁義禮知信非別有信也仁義禮知皆實心實事即其信也

○忠信大抵只是誠實為善意而又分此二字者忠字說得懇密故事君曰忠為人謀曰忠信字說得

平淡故與朋友交曰信與國人交曰信

此二條論忠信

○若以忠對恕忠是盡已天理之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忠恕是推已天理之心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恕宋儒說忠恕猶形影無忠做恕不出此二句說得極好但不曾提醒天理出來蓋人能忠則不恕萬恕從此出未有不能忠而恕者孔門看得此二字真所以將來釋一貫

此一條論忠恕

○恕者仁恕也因是仁恕自孔門已後來學者通認不真道作饒人之意而今官長出告示亦云決不輕恕亦把恕字當饒字矣宋儒作推已而其又添天理之心數字者欲其明備也觀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曰勿施于人則我所欲者方施於人即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也若有半毫人欲之私夾帶于其中必不能勿施於人矣又曰忠恕違道不遠一施諸已而不願則勿施於人若少有半毫人欲之

私夾帶于其中必不能違道不遠矣

此一條論恕

必恭云添天理二字恕字方明備

宋瞿唐先生像贊

南克黃輝

井絡元精。坤維間氣。篤生詰人。超卓塵世。蹈義履仁。入孝出忠。天聖賢量。包天地。九臯樹標。無瑕美玉。潛心理素。獨探精一。八斗五車。風清月霽。美丸格物。省覺省事。凝神奠祖。闡明十翼。四聖秘旨。一朝嘿契。道德闡望。淵停岳峙。揚之朝廷。寵以峻秩。屢徵不起。高尚其志。遺像森巍。律度穆式。百代宗。三川高士。祠祀學宮。俎豆血食。斯文有託。全名無極。

二十七



才

○才木是人之能但與性字一般也分一个性字氣字出於天地之性者則所能皆善出於氣質之性者則所能有善有惡孟子從性善好的一邊說來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必恭云才字一段亦發前賢未發此一條言才有兩樣

○有一等人分明天生一段才華且如晉當危難桓冲以精兵三千入援京師謝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又如唐太宗欲取長安衆人以無糧草為

聖唐先生日錄 入聖功夫字義 五八

辭太宗曰兵貴神速吾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葉耳若淹留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大事去矣果克長安又如寇準議親征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此料事之才如筮如龜皆古今人所不可及者至若韓信寄食漂母受辱胯下本鄙人也及得富貴不識保身之幾道不足取但用兵一段才華多益善真如僚之九厄丁之牛由基之射所以陸士衡稱其策出無方思入神勢奮臂雲興騰跡虎

噬者此也又如古今詩人分明有一段別才且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春水纔剛三四尺野航恰受二三人上方月曉閒僧語下界林疎見客行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巷南巷北人招飲一晴一雨花耐看通是眼前景致口頭語令人可愛其不善於詩者雖勉強效顰能學其易不免落俗學其難不免點鬼又如一縣今前來此縣者也是如此錢糧也是如此人民後來此縣者也是如此錢糧也是如此人民有一樣縣今就做成一朶花有一樣縣今凝噀替督一縣之事如亂髮亂絲不能剖析爬梳此皆其才不同也故孔子嘆才難雖近日之才與古之才不同然亦皆才也

聖唐先生日錄 入聖功夫字義 五九

此一條言天生才不同
○才最害事人當善用之孔明張良郭子儀善用其才者也曹瞞則成鬼蜮矣所謂善用者正橫渠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
此一條言人當善用才

敬

○敬是遏人欲存天理心之竦然而不懈之謂敬蓋敬乃五性中禮之所發乃天理也聖人取來作功夫教人敬以直內因敬字有竦然意所以將他來作功夫左右是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就是敬了宋時儒者通講敬字就與近日儒者講知字一般因通講敬字所以說格物致知也須敬誠意正心脩身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通歸管一路殊不知格了物則全是天理宋儒格物二字認不真所以陳北溪如此說意既誠心既正則敬不必言矣

程唐先生日錄

入聖功夫字義 六十一

○宋儒解敬字以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主主一無適為敬也是但去終日端坐乃曰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是以釋氏之終日端坐為敬也此言又差之太遠矣蓋敬無常主如要力耕養父母竦然起一念去勤耕苦種就此一念天理之心不懈即是敬矣如要去父母冬溫夏清竦然起一念去冬溫夏清就此一念天理之心不懈即是敬矣如

事君有官守者竦然盡其職即是敬若少有一毫為身為家之私即非敬矣有言責者竦然盡其忠即是敬若少有一毫為身為家之心即非敬矣故說敬字乃主于遏人欲存天理竦然而不懈者此也

○端坐也是敬但敬中之一事耳所謂敬者無動無靜無常無變無內無外皆敬也故曰無不敬如坐之時手容當恭若一時少覺照垂彈不恭即是人欲即是不敬乃竦然而容恭則存天理而敬矣足容當重若一時少覺照倚邪不重即是人欲即不敬乃竦然而容重則存天理而敬矣故曰端坐也是敬但敬中之一事耳

程唐先生日錄

入聖功夫字義 六十一

○程子說釋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矣某說此言差之太遠者何也蓋釋氏冥心閉日終日端坐無非求其空吾儒之敬是件件求其實如入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敬神也非空敬也如見大人君子不期敬而自敬是敬大人君子也非空敬也靜之時敬是恐此一念少有人欲之私也非空敬也動

義曰端

之時敬是恐此一事少有人欲之私也非空敬也此之謂件件是實如此脩己以敬豈不安人安百姓所以孔子說敬義立而德不孤如釋氏冥心閉目終日端坐則孤絕矣豈能德不孤而安人安百姓哉

○大抵敬字即是戒慎恐懼功夫但戒慎恐懼就心之兢兢業業時時覺照防檢上說敬之一字就心之兢兢然整齊嚴肅上說而要之皆過人欲而存天理也

○孔子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句非始於孔子也乃祖以禮制心以義制事二句來敬字即禮字也自堯舜開精一之傳敬字即有矣如堯之欽明文思湯之聖敬日躋文之緝熙敬止以至戒成王之敬之敬之皆言敬也至孔子將來作功夫曰君子敬而無失曰執事敬曰敬事而信曰行篤敬曰事思敬未常教人終日端坐以為敬也至程子以涵養須用敬乃終日端坐如泥塑人乃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敬所以

為隘也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論起程子雖說釋氏有敬以直內之地亦不曾說釋氏之是但門人見得程子喜人靜坐又見程子終日端坐又見程子要識仁又見解主一之謂敬者曰此心不之東不之西所以門人弟子就說天下何思何慮通在釋氏一邊去了故程子自涪歸嘆門人入於夷至揚龜山李延平通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以默坐澄心為學載之史書稱之至

本朝薛敬齋陳白沙二公再不言古人解經之是非獨王陽明一人肯辨論又將程朱陸子抑揚太過所以嘉隆已來講學之士皆傳忿憤之心而文以尼山之言矣可哀可痛某生最晚但仁以為己任又不容默如不辨出此一種功夫害天下後世其毒非小蓋昔人所謂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說了又說反覆辨論朱儒謂上一之謂敬先可見聖學功夫差不得毫忽

此七條論敬字

誠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有在天之誠天命之性付與人物之實理是也有在人之誠反身而誠是也因聖賢不同所以分箇至誠思誠

○天道之誠印太極之實理理無聲無臭何處見其誠蓋理乘氣機以出入故曰元亨誠之通利真誠之復以氣候論如春來氣候便漸漸溫厚秋來氣候便漸漸嚴凝以動物論春來便獺祭魚鴈北來秋來便豺祭獸寒蟬鳴以植物論春來便草木萌

聖賢生知錄 入聖功夫學義 李山

動秋來便草木黃落以花木論春來開桃李秋來開菊冬來開梅今年是如此明年是如此千年萬年也是如此若以一物論黍千年是黍不變而為稻稻千年是稻不變而為梁此便是天之誠

○人之有此實理乃所性而有者也天所賦之理本實但因此理寓於軀殼之中未免有實不實矣其曰不實者乃人欲也若實理之本體豈能增減惟聖人渾然具此實理所以泛應曲當遇子自孝遇父自慈遇臣自忠遇君自仁實理隨處自然發見

各足無有欠缺聖人以下未免有私意遮隔所以有思誠之功

○誠字兼得忠信忠信兼不得誠所以說一个忠信又說一个誠

聖賢生知錄 入聖功夫學義 李山



中庸

○中字自堯舜有允執之中之言中字已儒者知之矣至周末異端起以道別有一道故孔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所以孔門精中字下添一庸字

○庸不出於中之外言此中乃平常之理也如夫婦父子君臣朋友兄弟其理皆日用之所常行者豈不平常朱子解中庸二字較程子更優

○平常對怪異而言平常者怪異之反也如明帝時

偶說起西域之佛自佛入中國古來止有士農工商此四民者乃民之平常也今添一僧是民之名怪異矣自黃帝製衣冠人皆裁然而冠於首乃首之平常也今則祝髮而頓其首是其首怪異矣人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雖刺一針亦必畏其痛此人身之平常也今乃以此身乃假合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指其身為臭葦囊雖食虎狼飽鷹隼燒烈火亦未為不可此身之怪異矣一陰一陽之謂道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有夫必有

妻乾道也坤道也乃夫婦之平常也今乃不娶其妻而孤其夫是夫婦之怪異矣父父子子兄弟弟一家之中興仁興讓此父子兄弟之平常也今離其父子背其兄弟居於深山野箐之中指父子兄弟為俗眷是父子兄弟之怪異矣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君君臣臣此君臣之平常也今避其徭役認其師為法王是君臣之怪異矣天子有故則殺牛諸侯有故則殺羊士有故則殺犬豕庶人有故則食珍此飲食之平常也今乃不殺生而名其饌

為伊蒲塞是飲食之怪異矣人之宮室前為門中為堂後為寢此宮室之平常也今名其居為淨土為化城為梵宮是宮室之怪異矣聖人之道只是平常惟其平常所以反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譬之畫師聖人之五倫如畫狗馬如頭足少有一毫畫錯了人皆得而指之曰此非狗也此非馬也佛教如畫鬼畫頭長也好脚短也好眼斜也好面黑也好人不得而指之何也鬼人所未見者他說个前生後世天堂地獄以聾天下之耳以瞽天下之

目愚者畏而不敢言其非所以佛教盛行於天下

必恭云佛委
係是怪異



皇清聖朝
六十八

老佛

○歐陽忠公云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
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坐于陋巷簞食瓢飲外
不誘於物內不動于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二
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
樂者短命蓋命有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
為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
也此數語足以破千古神仙之疑然天地間理外
事甚多蓋造化之氣採維不齊精氣游魂變動不

皇清聖朝

六十九

一如秦始皇二十八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六尺十
二人見于臨洮觀有此長大之人則神仙有可知
矣然皆天之所生非人力所可致也

○致堂胡氏云佛不親其親而謂異姓為慈父不君
世主而拜其師為法王弃其妻子而以生續為罪
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
形而不耻則無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為善則無辭
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不肖則無是非是絕四
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

戎狄則背違之而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爲
人已矣必欲爲人則未有淪三網絕四端而可也
只此數句卽足以闡佛矣不必再說佛之別條也
○然苾芻窮髮之徒遍天下而反多於老何也蓋他
也有能動人處唐李文公翔問藥山禪師曰如何
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師曰李翔小子問此何爲
文公惕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
風吹船飄入鬼國也蓋佛經通是喻言黑風者暴
風也飄入鬼國者覆舟也黑風吹船飄入鬼國喻
人暴氣足以債事有此動人處所以高明之士往
往陷於其中而佛反多於老

○佛家欲張大其祖宗就說佛乃周莊王之九年四
月八日母自右臂而生老氏亦如此張大殊不知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造化
之正理也故天地之人物非形生則氣化如稷契
聖人之生此天地網緼以氣化而生者也如堯舜
禹湯文武周孔聖人之生皆男女構精以形化而
生者也雖氣化形化不同然皆如常人之產豈有

自右臂生之理哉欲張大其祖宗以愚惑世人故
其謬妄至此崇信佛老者見
先生四段有愧
此四條論老佛

格物

○格物已見格物諸圖一冊格物者格去其物欲也格去其物則無欲而一矣此所以說吾道一以貫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得此三字聖學就下得手宋儒將格物二字認不真又將一貫一字認不真無處下手所以程子說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所以終日端坐

程唐先生百錄

入聖功夫之義

一附一貫

○一對二而言如言白米淨淨純是白米再無一粒紅米謂之一若雜一粒紅米即二矣如言白金淨淨十分是白銀再無一毫銅謂之一若雜一毫銅即二矣

此一條論一字義

○王弼曰一者數之始也物之極也極字與太極之極字同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此數句說得是不可以人廢言孔子說吉

程唐先生百錄

入聖功夫之義

七

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朱子解此註通解錯了言吉凶惟以貞而勝不論其吉凶如富貴吉矣苟乃不義之富貴則不貞矣雖吉亦凶也如殺身舍生凶矣而成仁取義則貞矣雖凶亦吉也是吉凶不論其吉凶惟以貞而勝也故天地之道有此貞固之理所以顯示兩儀而觀日月之道有此貞固之理所以懸象晝夜而明天地日月如此而况于人乎故天下之動有

吉有凶惟以貞而勝所以然者何也以其無欲也
 惟其無欲所以不論吉凶而能勝若少有一毫之
 私欲豈能貞而勝哉蓋貞則不偽妄一則不駁難
 皆是無人欲之私但不駁難方能不偽妄所以說
 貞夫一此句正應貞勝一句天地日月特引言以
 見貞之義大也孔子告哀公知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朱子也解錯了言無欲
 則足以脩德而疑道矣非誠也故中庸大哉聖人
 之道一章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亦是求其一而
 求之也

聖唐先生日錄 卷四 三十一

無欲必恭云此全重貞字若依朱子常勝之說貞字不重矣最是

○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則孔子所以接堯舜之心
 傳此一也所以開萬世之心學者此一也此一字
 乃心學喫緊功夫不必別求宗旨矣此一字不明
 又何以望入聖人之堂室

○打通此一字則聖賢功夫無非求此一而已知者
 所以知此一也行者所以行此一也故孔子告曾
 子子貢皆以一字告之故大學頭腦珍夫教人格
 物格物者格去其物欲所以求此一也中庸頭腦

功夫教人戒懼恐懼者防檢其物欲所以求此一
 也乾卦孔子教人以誠其曰進德者進此一之德
 也居業者居此一之業也坤卦孔子教人以敬其
 曰直內者直此一於內也方外者方此一於外也
 以此方入聖方有頭腦方有歸宿不然終日所講
 不過葛藤

此三條反復論一

○學者要想孔子獨以吾道一以貫之一字與曾子
 子貢說之之故

聖唐先生日錄 卷四 三十一

○既得此一即樂矣蓋仰不愧俯不忤反身而誠豈
 不樂既然樂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做隱者即做
 宰相何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
 之大道人知之亦囂器人不知之亦囂器明着衣
 冠高談仁義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豈不是做
 隱者即做宰相做宰相即做隱者何也斷斷今無
 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管若自口出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匹夫匹婦有

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如此無欲故能放君子桐而不為篡故能誅監股而不以為忍蓋一絲不掛一毫不染惟知容天下之賢惟知愛天下之民惟知有國家之社稷故雖有宰相之貴而其無欲則忘身忘家即隱者也豈不是做宰相即做隱者後世若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屬續之日家無餘費亦庶幾近之蓋無欲即樂所以周茂叔每教人尋孔顏之樂者此也必恭云何等人品方說此出

此一條言無欲即樂

程唐先生日錄 入聖功夫字義 七六

○無欲即與天同純是理矣所以在造化為太極在聖人為一貫

此一條言聖同天

○一貫此二句也容易看近日學者因將忠恕二字釋一貫就于講萬講朱註說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此四句解得極是蓋大道理原不過如此若近日學者解一貫忠恕全不是話了但朱子雖解得是還畧差此微不如解一即惟精惟一之一純一不已

之一一以貫之譬天地之有太極而萬物從此出也蓋一字乃古今聖賢常說之字非孔子突出也聖賢說話止有一箇一無有兩箇一堯舜惟精惟一文王純一不已先孔子而生者有此一字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此一字從此來也孔子說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說所以行之者一也以一而貞天下之動以一而行天下之達道非一貫必恭云後來學者不能精一辨夫聖人復起不易其言乎又說同歸而殊途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皆一貫之意後孔子而生者亦曰聖可學乎曰一為要一

程唐先生日錄 入聖功夫字義 七七

者何也無欲也人之所以學聖人者不過學此一而已矣但天下之動貞夫一等話皆論理不曾說到我身上來既不曾說到我身上來則我與理相為對待猶為二也獨精一之一純一之一則我即理理即我矣故孔子不曰參乎吾道一理以貫之乃舍理字而曰吾道一以貫之可知矣蓋有此忠恕萬事從此出有此一千事萬事從此貫所以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一者無欲也無欲則我此身一團天理無意必固

我之私如精金一般再無一點銅如美玉一般再無一點瑕渣滓渾化所以謂之一一字本是理但我無欲而純是天理故不謂之理謂之一既一則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所以遇親則孝遇君則忠遇友則信可以見南子可以應弗擾可以去獵較即天地有太極而物各付物矣又譬之神仙家說養成一粒粟米丹穿山透海也是此一粒丹騰雲走霧也是此一粒丹騎龍駕鳳也是此一粒丹點銅變鐵也是此一粒丹之意朱子將真夫一解作理所以行之者一解作誠無恠近日講一貫忠恕者紛紛也

○陳北溪云天只是一元之氣流行不息如此即這便是大本便是太極萬物從這中流出去或纖或洪或高或下或飛或潛或動或植無不各得其所欲各具一太極去箇箇各足無有欠缺亦不是天逐一去粧點皆自然而然而從大本中流出來此便是天之一貫處宋儒說一貫此條說得極是

程唐先生日錄 入聖功夫字義 七十八

此三條論一貫

○一也是天理之心去貫萬事無一毫人欲之私忠也是天理之心去行恕無一毫人欲之私所以將忠恕釋一貫必恭云 何等親解明白

此一條言曾子以忠恕釋一貫

熱引 先定會試下第初見許敬軒嚴開父母俱病以頌緇人書願學孔子焚其路引歸養有下決者
莫遣紅塵客子知殷勤謝爾慢成詩兩行黑字催人老一幅烏紗覺我痴萬里鵬程何足論雙親鶴髮已多垂此中有路尋堯舜東海宣尼是引師

程唐先生日錄 入聖功夫字義 七十九

讀書

○天下無不讀書之聖人，但聖人緊要功夫在格物。在古已教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要格了此物欲，使此心湛然無欲，不為起蕩滅，無思無慮，如明鏡止水也。未嘗教人終日靜坐也。自程子喜人靜坐，以文字乃玩物喪志，不多讀書。張敬夫說程子在涪讀易，有一籠桶人問伊川未濟男之窮也，一句如何說，伊川不能答，其人蒼曰：三陽失位，故伊川作易傳到此卦云：此義也。聞

霍唐先生自錄 入聖功夫字義 八十一

之成都隱者此語，火珠林已有朱子說程子不讀雜書，所以被他動了，所以所傳之徒通講默坐澄心。至陸子與邵叔義書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後世耻一切之不知者，亦耻非其所耻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雖聖人不能盡知也。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自用其私者，乃至於亂原委之倫，顛萌葉之序，窮年卒歲，靡所底麗，焦焦然思以易天下，豈不謬哉。此言分明是說朱子自此書一出，天下學者欲直指薄心。

通引稷之不能審於八音，夔之不能詳於五種，來作証，而幾于廢書矣。可哀可痛。朱子豈不知心為原而文字為委心為萌，而文字為葉哉。窮年卒歲，在文字固不可，若窮年卒歲閉目打坐，可乎。不可乎。是真正惠可矣。朱子說某老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既得此欄柄入手，便可改頭換面，却用儒家言語說向士夫接引，後來學若如此，何故何故。且始終發露，如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又曰耳自能聰，目自能明，又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皆禪語也。此

霍唐先生自錄 入聖功夫字義 八十二

皆是偏處，惟當依孔子孔子教好古敏求，就好古敏求，教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就多識前言往行，教天下何思何慮，就無思無慮，人之心左右令其湛然無欲，如明鏡止水，就是豈靜坐方能湛然無欲，而讀書即不能湛然無欲乎。大抵天下無讀書成心病之人，但讀書要識痛癢，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心譬如人家陽宅基址，此乃根基也。且人家只空空死守此根基，起房屋者為此根基也。種桑麻者為此根基也。栽松柏竹木者為此

根基也如此知痛癢何害于讀書吾恐天下後世
如惠可而直指傳心故終之以讀書焉必恭云心
學必如此

方光明
正大

瞿唐先生山錄

卷五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省覺錄

○學者惟變化氣質最難聖人教許多門人都是因
病而藥變化氣質

從來聖人不曾教人不讀書但讀書要識痛癢如
讀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便思學是學何事習是
習何事悅是悅何事都將身心體貼出來便不枉
讀書了若不能領悟讀五車三十乘也是閑

○孔子以顏子好學乃曰不遷怒不貳過學者多忽

瞿唐先生山錄

省覺錄

畧了蓋七情之中惟怒最害事而過者亦人不覺
察之常也因顏子平日領夫子克己復禮之訓視
聽言動皆以禮所以不遷不貳若已遷克得未盡
禮還復得未純則未免於遷之貳之矣此處學者
將四勿功夫體認既久方得不然將不遷不貳不
免輕看

○某常教人不必致良知者何也蓋良知本我所固
有非由外鑠我也譬如山下出泉泉脉日日流行
一本山所自有者也但或土泥淤塞則泉不流矣惟

决去其土泥則泉自流行又何必於泉上用功夫哉泉脉者天理也土泥者人欲也故致良知惟遏人欲

○人無欲以義理為主自冲淡自寧靜自不東補西湊

○學者志衰只是見小

○形與性相為附麗而不可離者也形勝性則天地之性皆管屬於形性勝形則五官百體皆管屬於性形勝性者常人也性勝形者聖人也然則欲性

勝其形何道以能之惟去其形之所欲而已口之于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四肢之於安佚者皆形之所欲也無欲則聖人矣

○問絕四之後此心景象如何予曰如明鏡如止水曰有物感之時此心又何如予曰亦如明鏡亦如止水蓋此心雖有外物之感然物各付物妍者吾與之以妍媸者吾與之以媸明鏡止水有何與焉曰若無物感此心有思慮之時又如何予曰亦如明鏡亦如止水蓋雖有思慮然所思慮者皆天理

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之謂動亦靜也於明鏡止水又何與焉蓋心之動者乃氣而有主不動乃理

○凡曰知者謂其真知此理也學知困知皆涉于聞見之知者也若能真知其理雖聞見亦何害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聖人之言自是確實

○學者纔能覺即能變舊習纔能覺便長進

○天地惟誠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萬古如此聖人無欲所以居天下廣居立天下正位行天下大道巍乎有成功煥乎有文章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無欲則一團實理故誠

○天之與我也管攝之以數我之事天也奉若之以理管攝乎我者富貴乎我也貧賤乎我也奉若乎天者富貴不以道得不處也貧賤不以道得不去也不由乎命惟由乎義吾身皆天理則我與天一而天即我矣故不怨天人之處我也責備之以理我之處人也安遇之以數責備之者毀譽乎我也

予奪乎我也安遇之者毀之者不以道曰此數也
奪之者不以道曰此數也惟論乎數不論乎理吾
身安所遇則我與人一人而人即我矣故不尤人
○悟道要如酒醉已醒了有明師指之方向句有覺
若猶未醒只是夢中說

○張橫渠云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
不可知也此言恐不是若絕四之外心可存處是
又即禪家所謂以棒而逐櫟也近思錄云人心作
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

聖賢先生語錄

四

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嘗言自約
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
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
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為中
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如橫渠此言即念中字意
也

○要曉得人心原無欲

○三戒是閑邪功夫敬字是存誠功夫譬之脩煉家
必將此身築塞煉已身上無病痛方可溫養三戒

即去病痛功夫也敬字即溫養功夫也若身上尚
有病痛豈能溫養哉

○丹鉛錄云萬漚起而復破水之性未嘗忘也萬燈
起而復滅火之性未嘗忘也溫燈情也水火性也
情與性魄與魂也如依此錄以魂魄認作情性則
情性二字還看不真可見聞道由于頓悟苟不能
頓悟而惟出入于聖賢文字之間雖華顛鉅儒讀
盡五車三十乘亦不能知之殊不知性字即是理
字魂魄通是氣依于體魄而不離及死則散者魂
也有形體死而不散者魄也天屬魂地屬魄日與
火屬魂金與水屬魄氣體之外又言魂魄者蓋以
氣體之神而靈者言之也

聖賢先生語錄

五

○道在心無存亡人之心有存亡

○羅仲素從楊龜山講易至乾九四一爻龜山云曩
聞伊川先生說甚好仲素即驚田衷糧至洛見伊
川其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古人之篤志若此
○志向大功夫不小者狂也功夫小志向不大者狃
也

○能盡其性則生亦可也死亦可也何也蓋能盡其性則我即天矣又何死生之足云仲尼以萬世為土亦此意

○心中無一物就能與天地參

○人千病萬病只是要粧點粉飾令其好看令其適意以承順此血肉之軀

○神龍無欲故變化莫測聖人無欲故處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而未嘗有意必固我于其間

○人心本靈活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在人覺照爾

○聖人仁義禮智存于心覺照得熟故粹面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因熟了不知所以然而然所以說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心中加布一毫欲心便糊

○黃勉齋序晦庵集云求道而過者病傳註講習之類以為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脩為可以造道入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利其簡便自以為悟若立

論愈下者則又崇弊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于空無下者溺于卑陋其害豈淺淺哉此言正中今日之病

○窮理不難但既窮其理矣以理而見之躬行為難精義非難必有事焉而集義為難使不能行其理集其義則窮之精之者猶未至也○故知德非難而成德為難是以有宋周程張朱許多門人日講窮理精義而反不如司馬君實不言而躬行確實也

○天之生我有氣有理魂魄者氣之神情性者理之神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聖人垂教萬世豈虛語哉故人能聞道縱四十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及後聞道少年之事亦何害哉聖人教人不曾教人生出來八歲之時就無過許人改過故不遠復者即曰元吉

○王陽明云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

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慾
正到騰沸時便廓然消化得此非天下之至勇者
不能也陽明此條乃覺照切實功夫後學收心者
不可忽也

○萬箇公卿不如一箇聖人然公卿難到聖人可學

○學者做不上去只是志衰程子曰學者為氣所勝
習所奪只可責志此言說得好當玩之

○學者惟克己主敬窮理三件事程子以主敬為入
門朱子以窮理為入門某則以克己為入門

羅海先生語錄

○世儒只知冥心閉目是靜不知此心如有思慮當

人事擾攘之時皆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也是靜何也蓋理主于一而不動我既主于理則

凝然不動矣即所謂人生而靜也從來儒者惟周
茂叔知此故曰主靜立人極

○周子曰無欲則靜虛動直孔子謂人之生也直此
直也孟子以直養而無害此直也蓋陽明則直故

乾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

○常人之目矧其利不見其害只見其得不見其失

只見其一已不見天下國家只見一時不見萬世
○聖人作易惟教人以中以正楊誠齋文節公知此
意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求之
有道得之有命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故求則得之
合則失之其平生以此作欄柵日間惟知此夜間
惟知此日間知此所以不東奔西馳夜間知此所
以不東思西想

○天下古今有治有亂人之一身有窮有通有吉有
羅海先生語錄

凶就如天上之月缺了又圓圓了又缺所以聖人
作易教人以正教人以中既中既正聽其天之命
我窮通吉凶矣問也可缺也可

○學者只是看此身原是參三才靈萬物出來世上
要成一個人要繼往聖開來學所係匪輕則朝夕
之間自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矣

○莫要着堯舜周孔太高了要想均是天地之人何
以聖人不可做但看顏子少年就說舜何人也下

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只在人志向如何耳如孟子集義必有專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能如此就是聖人矣

○堯舜傳道說人心道心通就心之發動上說孔門說誠意者此也所以某說戒慎恐懼非存養者以此堯舜原不說存養存養之說蓋因佛氏而起也何也道心乃與生俱生我之固有未動之時純是道心何必存養惟方動之始此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之時乃有人心所以當戒懼慎獨

○人不怕有過但患不能改耳如湯聖人也而仲虺稱其改過不吝自古英君諠辟皆改過不吝

○問天地陰陽止二者矣而又有五行何也蓋五者中數也天數五地數五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天地雖是陰陽其中有變有合故天干逢六則合地支逢六則變所以天地間萬事萬物皆不能出其五如以人身言有五體五官五臟以人身之道理言有五性五倫五事以萬物言有五蟲以養萬物之物言有五穀五色五臭

五聲五味皆不出其五若陰陽無變合是死物天地亦幾乎息矣

○下學方上達無下學功夫即上達不得

○人無禮義則即與禽獸一與草木一有禮義則即與天一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故曰罔之生也幸而免故養父母不過酒肉也而乃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而無禮義則比之犬馬者以此

○人心如鍾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不叩則不鳴隨其叩與不叩無意必固我之私此正學也或不叩而鳴或大叩小鳴或小叩大鳴此有意必固我之私詞章功利之學也若不許人叩清淨自在而坐此禪學也

○天地惟誠實有此理所以千古此天地萬古此天地動物千年是動物植物千年是植物所以不變自無間斷實有是鏡實有是水所以能照物若水濁鏡有塵必不能照物也人心惟實具此五性之理所以虛靈不昧可者人同曰可否者人同曰否若有人欲之私則不誠矣必不能明所以物格而

後知至故學者此心必如水鏡無私方能照物故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見獵有喜心乃習心也昨遊關中始見張橫渠所
生之地在大山之下

○讀書有法要讀得自在不覺勞苦每日當有課程
看每日何書口當講誦口方覺勞苦矣即轉而于
手手書寫方覺勞苦矣即轉而于脚或出看田園
或赴會所或應賓客朋友又如家貧子路負米曾
子耕作梁山歌是也人生在世豈能出五行之外

程子語錄

十一

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調者筭度
也一家之調度也既有其家雖寒儒家貧然上父
母下妻子外而親戚朋友一家日用豈無調度故
既口誦讀手書寫之外又當移脚移方覺倦怠
則于書房中冥目靜坐心主乎息息依乎心澄此
心于不識不知之天令其皞皞如也既靜坐之久
乃出而經行或臨水邊或坐山麓或就松風或移
竹影乃轉而用功乎心或作新文或改舊句使五
體五官轉相効勞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而一切

聲利得失聽乎其天置之度外而不問不使其與
塞此物于我之胸中則此心寬舒自在優游厭厭

雖讀書猶不讀書心與理相為浹洽自不覺其日
進而月長矣此雖舉業當如是要之正學功夫亦
不外此也康節云心不過一寸兩手何拘拘身不
過數尺兩足何區區何人不飲酒何人不讀書奈
何天地間自在獨堯夫 某 一生讀書不忙惟用此
法是以守自在不覺勞苦每日長歡喜手舞足蹈
而自得以其心與理契也雖千事萬事紛紜業雜

程子語錄

十一

在前此心亦不震動今人讀書多是進銳多是無
恒多是以酒色財利功名得失夾雜交戰於其間
又或本中人以下之資而所友非其人無夾持之
功是以鹵莽滅裂讀則悶倦故心於理不相契身
與道不相干偶登第之後即買櫝還珠墮甑不顧
者決有由矣

○人之為善者此心也為惡者此心也見妖怪者此
心也見祥瑞者此心也故先輩云一念之善景星
慶雲一念之惡妖星厲鬼蓋心之所至氣必至焉

高宗夢帝賚良弼者以恭默思道也孔子夢周公者以志欲行周公之道也近日吳康齋夢孔子文王朱子者以志在心學也心之所思氣之所感有是心卽有是夢矣人死一夢而已鄉村人將死時言見閻羅者正此意也蓋平日講死之事乃閻羅所掌心之所思在此將死而偶甦豈不見乎

○聖門不說陰德報應者何哉蓋道我所當行德我所當得非本分之外加毫末也如說報應是私矣是有心爲善矣故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子

聖唐先生曰錄

卷之五

之學爲醇正而陰德之說止可以諭鄉人俾勉其爲善若陰果之說愈荒唐矣

○人心無氣象惟無欲者自得之而已在平居時此心常有六月天氣寅卯日出之時松竹之下清風微來此一个氣象在勢利中此心常有萬仞之山一道瀑布飛泉我獨觀於其旁此一个氣象在塵世堀堞之中此心常有登五岳之巔獨立於其上杯奉山川此一个氣象處親戚鄉黨此心常有冬日無風衆人同於暴日梅花爭發置酒賞之不忍

摘伐此一箇氣象

○鳥獸各有自得之性如麋鹿之在山鳥鳴之在水皆有自得之性焉家中養鵝鴨秋成穀熟之時田中有穀如無水亦不多食若三五日不得水偶至水中卽刷羽泗水徊徘徊揚不勝其喜焉蓋水物故也北人養鵝稻糧非不具也然汚濁不似鵝形者無水不得適其性故也世之爲利祿而如北方之鵝者無限

○先輩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又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此景極有興趣識得此趣便是鳶飛魚躍活潑潑地我終日有此趣便就坦蕩蕩無入而不自得所以塵視冠冕然識此趣豈幸得哉孟子集

聖唐先生曰錄

卷之五

義功夫所到也

○顏子惟他說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方見得他用功密處蓋志道之人乍晴乍雨或作或輟所以仰彌高鑽彌堅瞻在前忽在後矣卓見者見分明也未由者未能信手拍來也

○人見富貴卽敬之及見富貴之人行事不合道理

心私賤之然則敬富貴者非真敬也敬其炎熱而已人見貧賤即鄙之及見貧賤之人行事若合道理心私慕之然則鄙貧賤者非真鄙也鄙其淒涼而已故學者當修己不可伴人外貌恭敬而心私賤惡

○天下之人氣性之偏就與天下之山相似山有偏於東南者有偏於西北者有上偏而下正者有下正而上偏者有大勢偏而小處正者有遠望正而近處偏者有偏而甜軟者有偏而猛暴者其間方

性各偏也

上卷

圓正直獨立不倚者萬無一二余曾見一家之人有其夫性嗜羊肉其妻惡其腥雖點污之器亦必置之他室此夫妻之性各偏也其父種松以其青膏可愛至於子盡伐之更種櫟以其便於取薪此父子之性各偏也兄嗜牛脯其弟好佛以殺牛者有大罪至其家見其席上設之即合掌念佛此兄弟之性各偏也夫一家之人父子夫妻兄弟其氣性各偏殊如此况天下億萬之人乎故當時介甫之為相非立心誤國也但偏執而自不知耳故學

者克自己之偏須當如正天下之山當關則門當培則培

○命不如人則當勤苦勉強立身揚名以造其命勤苦者勞其筋骨凍餓其體膚也使能立身揚名為聖為賢則前之命不好者實命之好也非造其命而何蔡虛齋有云德好命不好顏回任貧天命好德不好玉侯同廟章即此意

○世間有富貴之君子有貧賤之君子有為君子而享一世君子之名之君子有埋光鏤彩沒世不聞

之君子

上卷

之君子有少年不羈晚年聞道之君子有遭逢世變忠義發於一時偶然之君子有妻非成其具錦東擯西窳之君子有富貴之小人有貧賤之小人有享君子之名人初不識死後方覺之小人有曾學君子一時富貴之來脚跟不定改節之小人有立心欲為君子但氣稟學術之偏不覺流而為小人之小人

○人之辱人或呼為小人或指為禽獸彼必不平以為辱已之甚矣及觀其所作所為皆小人禽獸之

事夫不當其名而甘為其事豈人之不明也哉不
反已故也故反已自訟能知已之罪過之人絕少
○聞人謗已不動心便是實體得不怨天不尤人功
夫父之渣滓便通融化

○力除閑氣固守清貧此康齋實歷語

○易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罔者無也言視有如無
也此君子之過於勇也小人以壯為壯君子以無
為壯不動聲色以逸待勞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豈
不過於勇哉故有形之勇易無形之勇難

○要高恐高成孤絕要高又要平實要深恐深欠光
明要深又要洒落要淡恐淡成懶散要淡又要細
密

○凡顧工人小廝之類或得一菜一飯必欲與父母
者窮困已久窮則反本良心發見故也公卿宰相
之子及富家郎反不愛敬父母者安逸已久溺其
良心故也

○唐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玄宗時詔舉人減尚
書論語策加試老子夫以此設科取士可以觀學

術矣而何望天下後世之愚民不日趨於老佛也
○在山中二十餘年顏子不遷怒功夫十年前已覺
可能至於不貳過則不能學蓋大過可以不貳至
於小過則難小過多在言笑毫忽之間失於覺照
偶然而出又因飲酒幾亂聖人惟酒無量不及亂
然則亂也者非小過乎

○不好貨則廉不好勇則謙不好色則身心安靜精
神完固學者其庶乎

○儒者將以應世不似佛家終日只在虛空中作伎
倆而已如達而出來就要幹功業為國為民掀天
震地如窮而不出來便要明道淑人以先覺覺後
覺不可埋頭塞耳繩趨尺步腐草無歎

○學者講學專要勝人始終是好勇的氣質未變道
理無窮彼此講明即是不必言自我出門戶自我
立也

○毀譽者人之常情也見人毀我而怒譽我而喜亦
人之常情也殊不知毀譽在人我何與焉止謗不
若自修學者已知如此做功夫矣至若譽我者將

何如哉亦惟勉強自修以求不負譽者之望而已
且又人情巧詐見人卽誇獎以爲歡喜之緣此正
近日之所好尚者我雖至誠待人亦當曉得切不可見人謗我而怒誇我而喜喜則志驕矣

○人生有我之偏有稟剛惡而偏者有稟柔惡而偏者有公卿世胄所見者皆富貴僭擬之之事所交者皆諂諛奔走之人養成自高自傲而偏者有少有才名偶得名公品題自以爲是而偏者有風俗不同五方皆有性因習氣而偏者故克己之功非止一端大抵酸蔬菜者其病易治茹肥膩者其藥難醫

○常見人居山者則說狩獵之話居澤者則說舟楫之話居市井者則說貿易之話居儒林者則說翰墨之話居京師者則說百官宗廟之話居邊徼者則說虜掠戰鬪之話近僧人則說後世近道流則說金丹頭之所戴足之所履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良弓爲箕良冶爲裘近朱則赤近墨則黑故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故孟母三遷政欲掃除舊習當如

臨陣對敵以勝爲主

○凡講心學不可亂與人講必俟其問之諄切而後言之近日有一等讀孔顏之書者說及孔顏心學不惟不聽卽齧牙瞋目罵不絕口者此等之人可以言哉孔子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告夫孔子大聖也必待鄙夫問而後告使不待其問而告不幾於痴人前說夢闌中彈高山流水之調哉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

而立能者從之故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不扣而自鳴者爲妖鍾鋼刀賣與烈士紅粉賣與佳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古今類如此

○力量不足強去買田強去起樓豎榭自家苦楚自家呻吟何益之有不富而潤屋不可笑哉問道之人食決不求飽居決不求安

○孟子得集義功夫義理心上爛熟所以開口有好議論近日只講空寂所以三句不離本行

○要常想難得而易失者時難進而易退者學便有

長進便不知老之將至

○人在世間好勇好貨好色皆其切實之病史謂沛公前在山東貪財好色今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御其志非小孟子說王猶足用為善蓋為其好勇好貨之類直言之而不諱足用為善者此也孔子乃分為三等少好色壯好勇老好貨蓋三者皆人之欲也非少時不好勇好得也但少時急於好色緩於勇貨壯時急於好勇老時日暮途窮急於好貨故孔子就其急處言之人能超脫於此三者則

聖唐先生自錄

省覺錄

三十一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之域矣此切實功夫學者都以眼前錯過了

○聖人無病賢人善醫病凡民一身通是病有一等凡民不知已之有病有一等凡民也知已之有病也曉得痛癢只是諱疾

○程子人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譬之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一理也至白者易污此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一理也此言說

得好極透人情蓋做好人乃十日所視者做不好人人已知其不長進不責備矣然則做學者豈可使人不責備哉故做真儒必每每受人之謫

○閒者不論我隱逸在極靜處不論我在仕途極動處只要我心閒妙哉妙哉說到此處恐天下知此境者少天下何曾尋得一箇心閒的人出來蓋無欲方閒無意必固我如明鏡止水者此閒之象也○聖賢功夫在朝夕日用上講求以求所謂大中至正而已不在矯強立異此道在富貴如堯舜為天子也行得在貧賤如仲尼為匹夫也行得蓋遵道而行不論貧賤富貴也如陳仲子豈不苦節梁武帝豈不將身通捨在寺上然矯強立異竟成其私所以孟子說自繫馬千駟以至一介不以取與人者無非求其大中至正而已千古聖賢俟之不惑考之不謬者正在此

聖唐先生自錄

省覺錄

三十二

○仲尼顏回之樂周茂叔每每教人尋之此樂豈只聖賢有哉常人亦有之但自家去苦楚耳蓋因人氣稟原好勇好貨好色凡宮室飲食男女通要勝

過人不肯安常處下終日只將此數件在理料又加以近日科舉之學與東名不成西利不就其間就裏許多勞擾只在奔波過歲月所以不知孔顏之樂

○經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彼此對面遊心千里人豈知之哉學者毋自欺功夫惟當自覺照而已常思遊心妄想萬起萬滅亦無益也既妄想無益何不俾此心寂然瑩然豈不可之有

○仁乃生生不息之理孟子說乍見二字極說得好

聖唐先生日錄

卷四

盖乍見之時良心偶發無物欲沉滯於中全是一團天理所以爲仁之端程子在乍見二字看得真所以說心如穀種生之性是仁

○從孔氏之學日就其切實從釋氏之學日就其妄誕空而復追其空非妄誕而何深造自得非切實而何

○孟子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世間這樣丈夫何處做去只是無欲

○人之資質美者多做名卿名相但較之爲學又不免偏終非中庸且如人氣節要剛大而襟懷又要

洒落如汲長孺儘有剛大氣節但恐止成就得剛直一邊臨事固要公直而存心又要忠厚如張九齡豈不公直但又恐近刻薄此度量要寬弘而檢身又要細密如劉寬輩儘寬恕但或者少細密探討蘊蓄要深厚而志趣又要高明如張華楊雄輩豈不博古通今但高明意思終少此孔子所以以清以忠許人而不許人以仁正學之當講正在此也不然止成一節之士

聖唐先生日錄

卷五

○驕心吝心妬心貪心慾心好殺心皆心也至於此心發覺有罪愆則悔心生焉是悔心也正天地一陽初復之心也可見人雖賢愚不同此良心無時無刻不存止因私意蔽之故諸心生耳此所以克已功夫爲學聖第一條

○學者做功夫要覺其所不覺何以謂之不覺且如性好多言此氣質之性之偏也心雖知已之多言或者偶然不覺而出便要常常覺照我多言處此

之謂覺其所不覺也。或性好猛暴，或性好矜誇，皆是此功夫。臨陣對敵，要強人之所不能強，忍人之所不能忍，久而久之，便是把氣質變化過，便是將生鍊炒鎔成熟鍊，便是把瓦坯燒過成甃。

○腹中當一饑一飽，不可時時飽。此天道盈虛人事消長之理也。說及此處，信手拈來處處是道。

○學者涵養得深厚，泥渾最妙。

○豪傑之士處於富貴之中，若不知處富貴，即成一箇大俗漢。

簡大俗漢

○無求到處人情好，雖是一句常言，不可以俚忽之。

二十六

○先輩云有所為而為者，皆利也。近日學者以此句論君子小人之儒，可謂誅儒者之心。其議論精誠矣。但自楊廣設科之後，讀周孔之書以應科者，果有為乎？果無為乎？故科目陷士子於不肖於茲可見。

○前輩說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學者做功夫，須做到命不足道處，方能自得。

○見道分明即樂。○莫作一鄉一郡人。

○易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蓋男女之交感，乃天地之氣化，非男女之私也。釋氏不知此義，乃以男女為恩愛妄緣而生。此處大頭腦，既見得不透，則小肢小體，又安能見得透？所以釋氏將居處如牢獄，妻子如枷鎖，財物如重擔，親戚如冤家。

○聖賢說話說箇小人而無忌憚也，人只是有所忌有所憚，就做好事了。中人為善畢竟如此，故曰君子懷刑。

○肥哉厚憚人，皆貪之而不知病我腸臟者，此物也。

○美姬艷婦人，皆貪之而不知損我精神者，此物也。

二十七

○高爵厚祿人，皆貪之而不知禍我身家，殺我子孫者，此物也。三者於我何加焉？人乃貪饕不已，以至殺身亡家者，弗思故也。佛雖夷狄異端，非吾儒中庸之道，然彼知世人所貪在此三者，乃盡去而黜之。故中國梵刹遍地，以為西方之聖人。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通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功。夫吉肉海春，通在此上面生。

○儒者惟不知老之將至就能死而後已嘆老悲窮不免白髮嫁人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得我一箇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

○爲學如燒窯火候到了自然煙清脚亮

○做官太慈愛行不得太猛暴堪不待

○義理無窮讀書到老不曉得到老

○大丈夫以天下爲一家以萬物爲一體既不知事親從兄則一家之內且乖戾矣况仁民愛物乎故

瞿唐先生日錄

卷五

曰君子務本孝弟爲仁之本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好勇好貨好色殺身也是此三件亡家也是此三件殃及子孫也是此三件不好勇好貨好色保身也是此三件保家也是此三件揚名後世也是此三件

○長要想自家一身乃太倉中一粒江海中一滴甌裘中一毛何以充塞古今便有長進

○凡立身行道之人受人無根之謗就當知是我之

數不當歸罪於所謗之人其進以禮退以義猶夫初也誰人背後無人說此雖俚言可採擇焉好察適言其此之類乎

○有三五十年之身有千萬年之身

○君子行事苟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雖事出於人情之外亦不失其公且如以臣殺君以夫出妻兄弟相殺皆惡人之事也湯武周公孔子子思行之而不爲過者以其出於天理之公而無一毫私意耳

瞿唐先生日錄

卷五

○孟子說養志蓋心爲上體次之所以養體次於養志也曾子養志孟子止以可許者以人子之分無窮耳今人養體且有歎矣况養志乎蓋緣科目之設人生八歲之時不教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且教以文章技藝之末都養成驕傲猛狠所以成材也難

○科舉之士倘有拂意處不可怨天尤人要曉得自家內中必有一件不如人處非學不如人則命不如人若官亦然不能陞擢者非政事明敏行已清

苦不如人則命不如人以此自處便心長安泰

○學者能學為君子如偶然不幸縱遭天來大禍其

君子之名愈光蔡西山遇黨人之禍其禍何禍哉

死後趙章哭之以詩云鶴叫春林復逝時鴈回

霜月忽傳悲蘭枯蕙死迷三楚雨暗雲昏礙九疑

早歲力辭公府檄莫年名與黨人碑嗚呼季子延

陵墓不待鑿辭行可知千古之下哭西山者獨此

詩為冠然以名與黨人之碑為榮則當時之禍反

不為西山之重哉

○古今無不受謫之聖賢以方正故也媚世取寵則

鄉愿矣

○人做儒者要識天下人之情性天下之人有傲氣

得一點根蒂沒得的且如孔子講道於宋宋即將

木伐之講道者孔子與門人和講也與宋何干講

於木下與木何干即孔子而我等愚劣可知矣即

宋人而天下之人可知矣

○世人做惰人貪賤忽畧人老醜乃是世人常態若

吾儒將此放在心上終是濟濟未融

○孔子曰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這恕字

如體認不到豈特外人豈特百姓就是父之於子

也體不到母之於女也體不到夫之於妻也體不

到所以說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

○中也者天理人情之至也梁武帝宗廟以麵為犧

牲商紂暴殄酒池肉林皆不近人情非天理之自

然所以均敗亡

○元城先生自遷謫時以父母惟其疾之憂遂絕欲

自絕欲三十年來氣血意思只如少年終日接士

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每日觀書未嘗

晝寢歲時家廟跪拜七十有二未嘗廢閣心嘗前

知兩月前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皆絕欲之驗

也

○做王公有王公不可了之心做宰相有宰相不可

了之心做百官有百官不可了之心做廢人有廢

人不可了之心做僕更有僕吏不可了之心做媼

人有婦人不可了之心做婢妾有婢妾不可了之

心做乞人有乞人不可了之心了之心是出世之

心

人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不起不滅之心也明鏡止水之心也戲之則喜當喜而喜之心也鞭之則哀當哀而哀之心也

○游子問謝子曰公於外物一切放得下否謝子曰可謂切問矣胡子曰何以以答之謝子曰實向他道上面做功夫來胡子曰如何做功夫謝子曰凡事須有根屋柱無根拆却便倒樹木有根雖剪枝條相次又發如人要富貴要他做甚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將來斬斷便沒事愚常說人千思萬想千計萬較左右是奉承此血肉之軀此軀好勇好貨好色萬般都從此三者之根發生而已將此三者根苗斬斷就事事擺脫得去

○人之爲善非朝爲善而暮卽成善人之名也惟君子以小善不可忽也久而久焉而萬善聚於我矣人之爲惡非朝爲惡而暮卽成惡人之名也惟小人以小惡不足損也久而久焉而萬惡聚於我矣故曰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綆斷幹

○有人從余遊甚稱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挫其銳解其紛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以爲處世之道莫過於此矣余曰此老子平生佛口蛇心之術一團私意安得如孔子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言忠信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恭寬信敏惠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何等光明何等省事所以孔門之道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無意必固我之私所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老氏安足置之齒哉然老子之言亦有不可廢者如身與名孰親身與貨孰多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皆名言又不可以人而廢也

○妄想心有種種焉有無根霄壤之想有有根平常日用之想有過去追悔之想有過去自慶自足之想有未來圖謀之想有希望其來將來不來既來復去鬱結不寧之想有臨關對敵之想有喜後怒

後之想有平生所戀慕景載夢載覺新舊往來不
斷之想有知絕妄想晝夜執持一來未曾覺照偶
爾入心之想有知絕妄想持守不定一寒一暴之
想有知絕妄想別物以止妄以構逐構之想有
知思道理夾雜私意以行之之想有氣稟執拗認
人欲為天理之想有空想其邪想之不行之想有
實想其邪必欲見諸行事之想萬起萬滅種種雖
有不同然原其所想者不過好勇好貨好色三者
而已故勇貨色三欲者千欲萬欲之樞紐也千妄

萬妄之根抵也斬根斷紐方可學聖

○獨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者也慎獨者慎其已
所獨知而不自欺也人之一身手持足行目視耳
聽人皆得而見之惟心人不得而見已所獨見所
以聖賢做功夫教人慎獨此千載理學之秘訣也
然獨也豈已所獨坐而後可慎哉凡每日問處
妻子奴婢事父母君長接鄉黨賓客臨民聽政飲
食言語大而萬事萬物之煩以至毫厘絲忽之微
一靜而閒寂淵默之時以至堀堞輟轡之際少欺其

心皆非慎獨也今之學者多喜人終日端坐殊不
知坐與行視與聽皆此身之所不能免者如心少
有所欺則終日之端坐亦猶終日之端行也孔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其
至切之功夫矣豈教人終日坐哉若終日端坐無
天無地無人無我畢竟是禪

○孟子說人皆可以為堯舜初學聽之似駭然非
大言也千古聖人此心此理而已如我一念合天
理則就此一念便是堯舜若過此一念不學好即

盜跖矣一事合天理則就此一事便是堯舜若過
此一事不學好即盜跖矣道理本平鋪在面前堯
舜不曾增此子凡民不曾減此子求之即得欲之
即至所以孔子說四三月不違其餘日月一至
○人多在困窮拂逆上增益其所不能此孟子之言
人皆知之至於志得意滿上失了涵養減了聰明
損了德行而人則莫之覺也

○義理者吾日用之飲食也窮達者吾軀體之肥瘠
也吾朝餐而暮飲者惟此義理焉至於吾身之肥

瘠聽其自然可也若惡此身之不肥舍日用菽粟之飲食求參耆熱藥以助之不幾於愚乎

○有德者之言如天地所生之草木枝葉花實雖濃淡不同其生意自然可愛蓋元氣在內故陽春生百媚也若不修德立行徒工文辭終是剪綵爲花近日人論朱子止齋二公之文言朱子之文平實穩當占得地步寬止齋之文排濤逐浪必竟終落第二着是也

○人惟恐懼所以不愛不懼若放蕩禮法則長憂長懼正俗言所謂怕法朝朝樂欺公日日憂也蓋能恐懼修省則隨處體認天理卽孔子所謂內省不疚矣所以臨事變之偶來不愛不懼恐懼者未事之前以理言也憂懼者臨事之際以事言也

○古之婦人如杞梁之妻何曾讀書然節義凜凜如大丈夫者不昧此良心也蔡琰豈不讀書然卒失其節者昧良心故也故良心一發擴而充之卽浩然至大至剛塞乎天地

○近日學者把性命之學又是一樣看把眼前終日

所行事又是一樣看此其故何也蓋緣他平日將二氏之學終日講究所以分而爲二矣殊不知吾之終日所行者非性命之學何學也天地間除了五倫人情物理之外又更有甚性命之學古人說箇參天地贊化育博厚高明悠久不過五倫之道而已且以堯舜言之做了許多功業孔子贊他惟天爲大惟堯則之然不過盡君道而已堯舜亦盡其性而已非性命之學而何不知性命又終日所學何事

○人之學聖賢者氣質爲先學問次之且如子路之勇敢宰予之言語得一大聖人爲之依歸子路始終從勇敢一路宰予始終從言語一路至若顏子則不然顏子資質甚粹至今想其爲人生下來大半已有亞聖氣象了

○楊之道主于方墨之道主於圓主於方者其理當圓而亦方也主於圓者其理當方而亦圓也聖人之道則不然惟觀乎理而已理當方則方理當圓則圓近日儒者謂楊氏穿裘者也墨氏穿葛者也

穿裘者六月亦穿裘穿葛者冬月亦穿葛子莫此
中又穿裘又穿葛也聖人則不然時當暑當穿葛
則穿葛時當寒當穿裘則穿裘此論亦好

○凡春來百鳥鳴及蛙鳴秋來蟬鳴皆有自得之天
機但彼自不知耳天久不雨偶然下雨此天地之
交感也所以萬物長養發生若或助之其自得之
妙但人莫之知耳而天地亦莫之知也學者做工
夫其自得之妙亦當如天地萬物要之氣之自得
理之自得其妙一而已矣

瞿唐先生百錄

卷八

○不貳功夫難於不遷怒

○近日有一等人也知此身原是浮生非堅牢久住
於世之物也知光陰乃百代之過客當及時行樂
却乃買歌兒舞女朝酒暮肉招賓拉友登臺臨榭
自以為樂矣此等之人見得陰陽消長之理一斑
半點與終日營營於名利鍾鳴鼓響而猶夜行者
固殊然與孔門之樂終隔一閤若以孔門之樂論
之非樂也乃欲也蓋此樂惟富貴之家有之有歌
兒舞女則樂無之時則不樂矣有朋友臺榭酒食

則樂無之時則不樂矣是樂因物而後有也殊不
知無欲即樂若無欲之樂則不論貧賤富貴不論
動靜冷暖做官也樂做百姓也樂住樓閣也樂住
茅屋也樂喫菜也樂喫肉也樂平常也樂遭變也
樂身也樂心也樂少也樂老也樂學者必到此樂
方是學問嗚呼此樂不講久矣安得與斯人而共
樂之

瞿唐先生百錄

卷九

○謙與諸畧相似然謙也者不自有之事也脩德之
心也諸也者媚人之事也取寵之心也外貌雖畧
同而心術則萬里矣故自卑尊人之事在君子則
為謙在小人則為諸儉與吝亦然

○倘來之福以義處之如我所不當得則雖福亦禍
倘來之禍以命處之如我所不當得則雖禍亦福
以此作柄故遇大福大禍即凝然不動

○一箇淡字最妙入淡於貨利聲色淡於世味則無
適而不可矣豈惟人之心事行已哉至於人之文
一亦然潘岳居賦與陶潛歸去來辭皆恬退之言
也然潘之言誇陶之言淡是以陶高百世人皆學

淡而不可得焉豈惟人哉天下之水以淡為土山
之淡者則即畫也故君子之道淡則不厭交淡則
成

○近日學者多講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夫喜怒哀樂
未發即發而中節之理而已此理未發渾然無朕
理豈有氣象也哉講氣象者泥佛氏光明圓禪之
說也

○不要學婦人搽脂粉要真率做箇模樣便是搽脂
粉有心費力去做的都是搽脂粉就是婦人不是
是男兒

○騎驢覓驢是合其心而不求而求之章句之末即
合其田而芸人之田也騎驢不下驢是守着此心
而不能空也禪家惟有此後截所以將世間有色
之物皆為空所以三綱廢弛得罪名教

○知命者不立於巖墻非真有巖墻也履虎尾而依
水山者也海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非真有海雷
也放于桐而克終允德棲姑蘇而堂騰者也

○將勤補拙以勞折災

聖唐先生百錄

省心錄

四十一

○言孝而必曰順者有順而後可言孝也縱父母有
不是處姑且順命又敬不違者即順也蓋孝字管
得大古人云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

云云至於一草一木伐之非時且非孝則孝正所
謂置之而塞乎天地溷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
而無朝夕者矣孝字豈不管得大至於在父母而
前朝夕奉養服役之間必要加一箇順字天下未
有不順而能孝者未有孝而不順者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
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陳氏言此處見得君
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
累人果如此不論做官做百姓何等省事何等心
閒古今做聖賢者箇箇是如此

○人少時浮薄剛傲及老則忠厚謙虛此善變乎少
者也窮時狂妄輕淺及達而登第居要地愈朴實
謙退此善變乎窮者也然老而善變者千有三五
達而善變者萬無一二

○學者肯檢點起來若心不在時何處沒有過失且

聖唐先生百錄

省心錄

四十二

如見下等之人較之敬上等禮節言語就減此分數以孔子使民如承大祭之言論起來我等豈不時時有罪過所以伯玉使者說寡過未能孔子稱之看來寡過未能亦實事也

○君子之與小人非不知其等較然也人却甘為小人之事而不學君子聖賢之與王侯公卿人非不知聖賢之為貴也人止知慕王侯公卿富貴而不學聖賢

○有富貴而無日不憂者有貧賤而無日不樂者不在聞道與不聞道論

瞿唐先生曰錄

四三

來瞿唐先生曰錄

孔子謹言功夫四十條

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此第○剛毅木訥近仁巧

言令色鮮矣仁仁者其言也認其言之不忤則為之

也難此第○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未必有德巧言

亂德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此第○惡稱人之惡者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佞人殆不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惡夫佞者此第○亂之所

瞿唐先生曰錄

孔子謹言功夫

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駟不及舌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免於刑戮此第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蹀

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言未

及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

言謂之訾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

之言失言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况其邇者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易其心而後語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此第六段○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古者言之不出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敏於事而慎於言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瞿唐先生南錄孔子謹言功夫四十四

胡不慥慥爾此第七段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夫我則不暇始吾於人也誰毀誰譽今吾於人也慎言語言思忠非禮勿言似不能言者時然後言言必有中此第八段

右孔子謹言功夫四十條先雜之省覺省事錄中

恭偶一日讀之間先生先生曰爾當自悟次日恭

對先生曰此條有八段意先生首肯初一段總言君子當訥其言予欲欲字與欲訥欲字相應第二段言仁者必訥言第三段言不訥言為德之棄第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卷之六

省事錄

○君子處事無適無莫義之與比王安石新法主于必行所以其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惟其心之主於必行所以其言如此不覺其言之非也執拗之害亦至于此

○王陽明文集中或問客氣師曰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賓而安心居於卑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于吾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此說非也主與客對主是天理客是人欲主客二字猶言內外也凡人好高不肯下人倨傲凌虐人通是血氣之私乃人欲也曰客氣未易消磨者即人欲未易消磨也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小人客未必皆如此

○林見素乃本朝名臣題嚴子陵詩乃不足之何也今人同憲讀書至厚之友偶見一人登第遂彼此參商者甚多况故人為天子乎以足加天子之腹其懷抱可知矣嚴子陵不可少者也見素之詩過

矣孔子稱不事王侯者為志可則孟子稱伯夷為百世師如見素之詩則孔孟之言皆不是矣

○趙飛燕入宮披香博士淳方成在成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當臨而知八月有凶淳其賢也哉

○雞鵝抱子其母未嘗與之喙也氣足之時便自橫逆裂開或出之不利人或以手略助之其子下來必不長進此正揠苗者也人之富貴功名通是如此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王用三驅失前禽不獨天子之於民如此也凡人處鄉黨朋友奴僕通當開一面網

○某常教人過人欲者以人至于無欲則百事可做且如殺戮天下之大事也我惟無欲無意必固我之私則殺戮亦是天理如堯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豈不是殺戮亦是天理如有欲有意必固我之私雖為善亦是人欲如公孫弘之布被王莽之謙恭韓侂胄之欲恢復中原豈不是為善亦是人欲

○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上問湘君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使伐湘山樹赭其山赭者赤也言赤身見體也故孩提不衣者謂之赤子赭其山者將樹伐盡而赤身也註解赤色者非夫以遇江風而伐山樹正俗言所謂桑樹着箭柳樹出漿也人君遷怒之害一至于此七國反而殺鼂錯李陵降邊而腐刑司馬遷大率類此夫以孝景孝武且如此况其他乎故明主愛一顰一笑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三

○古今宰執權臣敗露之後籍沒其家家貲皆巨萬若以斯人而愚也然雕刻百工鑪錘萬物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類非愚者所能若以斯人而不愚也積錢數萬終何用哉如梁冀既誅收錢貨斥賣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田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籍元載家鐘乳八百兩胡椒八百石今天下之積錢者能如二人亦已足矣然皆碎首殺身不得此錢之用則此錢不積亦可也老子曰身與貨孰多積錢以殺身身貴乎錢貴乎

老子之名言孔子所以稱其猶龍也書此以爲見錢卽垂涎者之戒

○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故聖人於泰卦之終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於豫卦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於豐卦曰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噫聖人之情見矣

○世有難處之人我若處之使我獨爲君子而使彼甘爲小人亦非忠厚惻怛之心也此中也須有委曲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正在此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四

○學者幹出大事業惟在志向何如耳莆田黃伯固公見

武宗北狩人心危疑伯固時在制中乃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于殉國也後補武選郎中乃疏六事此一疏與胡澹庵之疏皆日月爭光疏內請誅江彬彬果大怒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也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年惟

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其素志如此所以幹出此事

○豪傑之士不偶於時者每每于詩歌言其志寄其典某所以說詩最難解今之解杜詩者每每因其字句而解之而言外之意則未之發間有發者易至于鑿如陶靖節述酒一篇獨湯公漢以為恭帝哀辭蓋劉裕既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又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恭帝之詩託名述酒使無湯漢此詩亦

皇唐先生日錄省事錄

五

不知何說也蓋湯漢鄱陽人靖節乃陶侃之曾孫亦鄱陽人後乃徙家潯陽也

○唐介陳宰執文彥博之過貶英州別駕介未至英州彥博奏出介至重是陛下因臣而退敢言之士願召用之尋復召用此皆前輩好事

○世無為善之小人而有改節之君子為惡之小人不足責改節之君子深可羞

○天地理一而氣異何以理一五性之理具于人身人人同然是可見理之一也至于人之形體則長

短大小千人萬人皆別此可見氣之異也史記秦始皇二十八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六尺十二人見于臨洮晉元帝咸寧二年陳武帝永定三年皆有長人見由此氣異推之則此亦不足為異也猶有怪異異于此者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不容泯滅也故曰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光武建武二年野穀旅生麻菽猶盛野蠶成繭被于山阜

皇唐先生日錄省事錄

六

人收其利一治一亂一剝一復要之皆天數也未得天下時渾沌冰合既得天下後野穀旅生野蠶成繭帝王自有真于茲見矣

○人情好尚不同唐李洞慕賈島為詩銅鑄其像事之如神自今觀之賈島之詩未為高也人情之僻如此

○人心思慮妄想種種只是擺脫不得人欲蓋有一件事必定有四般心起意是個心期必是一個心畱滯于此事是一個心成于我是一個心豈不干

思萬想且如唐太宗取天下初起意之時恐父不肯就與裴寂商議將晉陽宮人侍父及期必此事之成就卑禮于虜與他借兵及期必之心膠固就與尉遲敬德謀殺其兄及後方成其事在中間何等勞攘何等思想若是聖人之事則不然聽其天命人心之自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故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惟其無欲所以無思無慮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七

○輪迴之說某知無此理伊川謂不可以既返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此言亦正當陳北溪亦云若果有輪迴之說則是天地間人物皆有定數常只是許多氣翻來覆去如此則大造都無功了須是曉得天地生生之理方看得他破此言亦正當然世間人亦有輪迴者何也此某所親見者以此觀之可見萬事屬心輪迴之人多是讀書不得志之人多是禪僧念頭偶妄動者多是孩子之氣壯者蓋心志之專氣尚未散所以輪迴也于此猶見萬事屬

心

○華歆初然與管寧為友之時皆欲為君子也後為曹操鷹犬者此一念之差耳凡婦人淫亂如牆有茨之詩株林之詩而至干醜不可言者其初皆始于一念之差及後良心已喪亦不自知已之醜矣

○凡事要渾涵莫露圭角處小人猶當渾涵易夫九三是也

○天下勢而已更始為帝之時則封光武為蕭王及光武為帝之時則封更始為淮陽王王莽與趙匡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八

胤俱為臣子俱當國運孤兒寡母之時匡胤成其事則為宋之太祖王莽不能成其事則為逆賊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疾行先長者且謂之不弟唐太宗殺其兄淫其嫂而封子明儒者稱其為希世之賢君故勢之所在則天下以榮以辱道非其所論也道之所在則天下以是以非勢非其所論也所以世間無公道有公論公道可以假借公論則一毫不能假借也使無此公論亦不成世界矣故培植禮義扶持綱常者此公論也故生前則惟富貴

死後則惟文章故宰我曰以予觀于孔子賢于堯舜遠矣以其立教垂世也

○樂善錄有云昔有二士大夫以前程所夢於京師二相公廟一人夢持簿者以簿示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自小宦轉遷宰相仍有以朱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愛財不義陽間取此一項故此間勾此一項若急改過尚可至監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果至監司又云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九

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災福後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受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為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若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當故死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活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某平生不信此陰間怪誕之事但造化有此乘除之理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寒極則熱熱極則寒夏日長則夜短冬日短則

夜長故與以翼者兩其足與以角者去其齒雖無陰間茫昧之事而陽間實有此乘除之理也書此以為後生小輩不讀書而專積財不儉用而享用太過之戒

○凡人君恃已之聰明者必昏恃天下之安者必危隋煬帝之時天下有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一百五十五里唐玄宗之時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兵二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十一

君恃已之聰明恃天下之富庶乃任意聲色宮室是以一則亡國一則出奔也而况庶人家恃其富貴乎宜乎早縮銀黃夙昭民譽之子冬月而着葛也噫豈獨一樂安哉

○元自太祖至順帝元運已將終矣國運將終之時教授鄭喧猶建言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叔嬖嫂恐貽笑后世觀斯言則在君位者禽獸聚麀五倫掃地羸豕躑躅百罪滔天不言可知矣特史以其污濁太甚不之載耳故西番胡僧得出入于

掖庭椒房之地安得成世界哉我

聖祖驅而蕩滌之不惟有功于生靈且有功于天地
有功于五帝三王有功于周孔明倫立教者多矣
蓋非特漢高祖之止除暴秦也

○隋煬帝丙辰丁巳之年甘言以媚獨孤謀廢兄而
殺父此念一起惟煬帝知之雖妻子亦不知也豈
知丁巳之年即生秦世民哉謀天下之心方起取
天下之人即生冥冥之中赫赫可畏也戊寅年天
下即歸之唐僅十九年耳何相報之速也書此以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十一

為世人念惡之戒

○自漢以來佛氏塞吾儒之路人人通講空寂矣假
如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一句話不是孔子所說
乃出於漢唐宋儒之口今之儒者必定駁他說學
當求諸心何以要識鳥獸草木之名辨駁者紛紛
矣

○君子小人公私之間而已宋世岳飛韓侂胄皆主
恢復中原者然岳飛為國侂胄為己岳飛秦檜殺
之侂胄史彌遠殺之事雖同殺雖同而心則異矣

是以前今三五百年之後尚為岳飛不平立廟祀
之而以侂胄死有餘辜

○張乖崖鎮蜀過華陰寄陳圖南詩云世人大抵重
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
盡得浮名少時讀此詩以為何以天真喪盡而後
得浮名恐乃美圖南之言也及今歷世既久閱事
已多始知乖崖之言不虛其間不喪天真者千百
中無一二也

○白樂天以詩文風流一世當時士人好尚爭傳雞
林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與劉禹錫同游時人
謂之劉白而不陷八司馬黨與元稹同游時人謂
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馬黨又與楊虞卿為姻而不
陷牛李黨其亦和而不流者乎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十二

○學者下功夫要勉強如資質之弱者不能為仁必
勉強為仁不能行義必勉強行義日用之間靜坐
以養心持敬以養德讀書以該博自此外至於功
名富貴毀譽予奪屬之於天者則必聽其自然如
天到春生時自然生人不能強其生到殺時自然

殺人不能強其殺人能一切儻來聽其自然則即天之自然矣故康節有云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此言是也聽其自然故百事簡故心閒故天下何思何慮

○人能聞道則中心有主心中有主則手有霸秉手有霸秉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入而不自得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二女果若固有之故姜里演易陳蔡絃歌厄窮而不憫在陋巷不改其樂此方是大丈夫孟東野落第詩云曉月難爲光愁

瞿唐先生口錄

省事錄

十三

人難爲腸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又云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又云江籬伴我泣海月投人驚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輕及登第後同年春燕云盛氣月中積英名日四馳寒鴻絕儔匹海月難等夷鬱拆忽已盡親朋樂無涯云云其未第也憂之無聊其既第也喜之不勝則心中無主手無霸秉可知矣

○楊廣殺父世民殺兄吳起殺妻忍心至此只是爲利名所以利名一關人多打不破

瞿唐先生口錄

省事錄

一四

○世之享福者有二焉有清淡之福有誼鬧之福世人見誼鬧者以爲享福則尊之敬之雖素不相識者亦奔走結內見清淡者以爲不享福也則鄙之略之雖五服之親閭巷之友亦不瞻顧而不知書之所謂五福者非誼鬧也其曰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與世人以誼鬧爲福者異矣因作口號于壁間與有道者共品題焉其辭云世有二福世人碌碌不慕仁義止慕金玉我雙表之論彼鄙俗者淵明琴種東坡竹讀伏羲書歌梁甫曲身賤心不賤家貧道不貧也無榮也無辱此之謂清淡之福珥七葉貂握五等玉迎三千客食萬錢肉財富產亦富父貴子亦貴有時榮有時辱此之謂誼鬧之福清淡之福存乎我誼鬧之福存乎天天乎天乎我乎我乎二福二福就可無求而自足

○人見富貴即敬之我若富貴人豈有不敬我者乎然則敬我者非敬我也敬富貴也我何與焉人見貧賤即慢之我若貧賤人豈有不慢我者乎然則慢我者非慢我也慢貧賤也我何與焉富貴貧賤

倘來之物與吾身原不相干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有命在天非不相干而何人不知與我不相干見得富貴來人即敬我富貴去人即慢我捨死去求富貴再不肯放手在裏面用了無限的伎倆到了收拾結果處命當富貴的依然富貴命當貧賤的依然貧賤

○少時讀孟子讀到殘賊之人謂之獨夫似此言太過了後見一官貪酷事發百姓離散了無人相隨分明畫出一箇獨夫氣象出來蓋酷不仁即殘貪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十五

不義即賊殘賊即今貪酷二字

○世傳虎負三子渡河之術昨見許松臯載之詩集中云猛虎哺三子一彪特梟張母或少防閑二子輒被傷下山欲渡河一渡一可將母心重躊躇負彪過廣洋空回渡一子帶彪復回翔以彪置彼岸一子渡復忙再回取彪去七渡不相防性靈物均有以知制剛強若唐高祖之於子太宗有征伐之功固不足言至宋太祖之於德昭可謂不知渡河之術者矣文獻通考載沛縣一富人家貲巨萬生

一女招一婿女甚剛惡生一子未週年富人有疾請族人手書家產盡與婿其所生之子止遺一劍俟兒十五付之其後果不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何武得其辭顧謂掾吏曰女性強婿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不能全護故寄與婿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度此兒智力可以自居此凡庸智慮何弘遠哉悉斷貲與兒聞者嘆服蓋人到行不得去處必須通之以術孟子曰是乃仁術也言仁賴術以行也若富人者其蓋知渡河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十六

之術者乎

○天下之事早發泄者十有九不克終焉凡雨下之早日出之早人功名富貴之早形體胖大之早福澤享用之早孩子言語知識之早聲名洋溢之早幾事發露之早皆不克終故人當流於既溢發於持滿故享大富大貴之人及立身行道之人必少年貧寒受盡萬般苦楚者

○秦始皇葬驪山六年之間豈知爲項藉所發耶豈知爲牧童所焚耶誰逆料至此爲人身後事不可

知於此可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者愚亦甚矣然則何以酬世哉孟子曰脩身以俟之是也

○履盛滿而不知止非特宰相為然也有宰相之滿有左右近侍之滿有監司守令之滿有庶官吏胥之滿有百姓財產之滿有商賈貿易之滿有百工技藝之滿有婢奴僭積之滿皆當審我福澤之大小量我受用之淺深以求所以處滿者不可只想前掙忘了回頭不知回頭必有天災人禍譬之於水有江河之滿有溪澗之滿有池塘溝洫之滿有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十七

蹄涔之滿有壩甕之滿有鍾盞之滿均之滿則溢滿則覆也宰相特言其大者耳蓋江河之滿必定裂土石漂田宅決堤防其害甚大故履滿不止特以宰相言之噫滿之禍慘哉

○文王之胎教孟母之三遷是矣然叔梁紇之與鮫及瞽叟何曾教其子哉堯舜又何嘗不教其子哉故曰其子之賢不肖天也此言為正但不可以此言而廢教其子

凡人一子多不孝富貴之子多做雖不盡然十有

三四所以然者姑息之久故也故易戒父子嘻嘻聖賢言語句句實歷

○凡臨事莫急須調停調則酸醎適口停則南北適中急則敗事

○天下有十三忌大富為人所忌大貴為人所忌文學為人所忌政事為人所忌大功為人所忌大名為人所忌顏色為人所忌立身行道欲為聖賢為人所忌躡等踰階而前進不在尋資之例為人所忌忌君王寵信太過為人所忌少年高科為人所忌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十八

日久在位塞後人輪次之路為人所忌山林養重守不見諸侯之義為人所忌此特舉其大者而言耳以至百工技藝小事小術莫不皆然非老于道路練達世故屢遭顛蹶者不足以知之謙退二字其醫忌之藥乎

○或問既不信閻羅人死去每每見之或限就死之期日不差時刻何也子曰人生死不過一氣而已其死不過一夢而已獨不見人有男女之欲其夢必不清蓋欲後精神耗散所以不清至病時亦不

清蓋病時榮衛不調氣多不清所以夢亦不清至於多事擾攘之時或遭患難夢亦不清蓋患難多事心官失職故亦不清夫有欲與多事夢且不清而况將死之期氣欲升上體欲歸下魂魄俱不相附矣又有夢之清者乎且萬事屬心閻羅之說淪民之肌洽民之髓於世上非一朝一夕矣蓋熟景也譬之人在他鄉終日思家夢裏夜夜在家鄉至於老來所夢者皆少年之事皆少年之朋友蓋少年血氣精壯亦熟景也然則人終日說閻羅死豈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十九

有不見者乎南人不夢駝以原未見駝也亦此意

○寧為剛儒毋為設儒寧為通儒毋為腐儒

○吳王厚葬闔閭越人發之秦王大作丘壘多其瘞藏後盡發掘暴露正所謂但恐珠玉留君谷千載不朽遭焚宗也始皇墳陵在驪山下以水銀為百川江海以人魚為燭從死者無數工匠盡閉焉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泉本北流障使東西流而孰知為牧羊者焚也隋煬帝初葬吳公臺下唐平江南復改葬雷塘東坡詩云人間俯仰成今古

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一笑張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陳亡於隋隋亡於唐讀此詩令人怕邑酸惻獨漢文帝霸陵簡素皆用瓦器以張武為復土將軍復者反還也出土谷棺棺既下又還舊土為墳今之三朝復土還是漢時之意信乎文帝為真聖人近來說者謂其當在成王之上於茲益見矣

○古今人材鍾天地山川風氣出得少則精出得多則渙散而不精且如堯舜時風氣初開天地氣何等完聚人生得少其氣總聚會於一人之身所以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二十

生出五箇人出來是何等人個個是聖人迄今漢唐宋已來光岳既分風氣日漓設科取士人生漸繁風氣渙散一個一個各分此去了所以不產聖賢譬之結瓜結葫蘆相似結得少則大結得多則不得大而病之者亦多橘柚亦然又譬如漉酒相似取得少則濃取得多則淡若再取得多則無酒而全是水矣所以若有一代君相之興必定干戈擾攘水旱相仍四海之內東據西割土崩瓦解生民塗炭無聊剝之極矣而後聖君賢相挺生從而

復焉

○人莫愁無富貴只愁富貴來我收用不得颺颺游於太倉能看而不能喫也

○財之為物誰人不愛但有聚必有散乃必然之理其散時非天災則人禍也天災如水火之類人禍則盜賊訟獄之類是也皆所以散財也古人如麥舟之濟皆是散我之財但周人之急救人之難名為義舉乃歡喜錢也若水火與訟獄不惟散之無名亦且去之悽慘散財雖同其所以散之則異矣

瞿唐先生日錄

卷三十一

故理當散財處則常自反曰此吾財當散也莫似俗人惡求千貫易善化一紋難

○人家為子者於父母死後多用浮屠作齋事以求免罪苦余每每於生前驗之余壬午年病瘡將近半載親戚為余禳解余以親戚之情不能禁之禳解之後余之瘡猶夫初也夫生前燒紙燃燭既不能消人之病疾則死後燒紙燃燭又安能解人之罪苦乎其不可信也明矣

○求進富貴固難而求退富貴猶難益求進富貴不

過奔波苦楚而已求退富貴不得其退必有巨禍矣故持虛常易持滿常難虛舟可以蕩漾於江湖之中滿載逢波濤則覆某親見世間求退富貴不能而取巨禍者數人嗚呼慘哉

○凡富貴之家最忌爭秋奪伏日色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曰善辭者其詞婉而可以感動人也後世若張藉在他鎮幕府中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藉却而不納作節婦吟其詞云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

瞿唐先生日錄

卷三十一

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此言婉可以動人若絕交書不免惹禍

○催壽殺有九為背逆君親傷乎人倫一也豔姬妖女消乎人髓二也功名富貴快乎人意三也衣服飲食過乎人分四也積攢慳吝滿乎人量五也營求算計違乎人數六也怪巧機械戕乎人醇七也暴粧驟扮驚乎人目八也道老棄舊拂乎人情九

也有此九者必定損壽故名爲催壽殺非麻衣所能知之間或不然必定無子或有不肖

○方孝孺是何心如瑞是何心

○平生爲善必有報其爲善之一事出焉不可因其時有橫逆而懈其爲善之志也平生爲惡必有報其爲惡之一事出焉不可因其時得便益而長其爲惡之心也斯言也其卽餘慶餘殃之意乎聖人下個餘字最妙此皆近日歷歷經驗之事聖人之經一句一字未有放空者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二十三

○凡富貴之家其子孫不肖者十有四五爲父祖者乃嚴刑刻意以束縛之其不肖者愈不肖焉其理何也三伏暑熱秋風必至此一理也水滿則溢此一理也金銀寶貝藏之已久必定變怪桑田渤海遷徙不常千年田地換百主此一理也人家止有如此氣運此一理也故挽回不肖之輪推轉不肖之樞當必有其道矣爲父祖者如二疏之散其財可也今乃千謀百計廣置財產以爲他日子孫牛馬之策是築長城而欲一世傳萬世者也惡熱而

不以灌又益之以火豈不愚哉又譬之秧苗田太肥則必倒折今又加之以糞是益其死也惟將糞土取去一層則苗自中和矣或者不得已乃自解曰堯舜之子且不肖夫曰不肖特不肖於堯舜耳若爲繼體之君猶可與明帝德宗比肩豈今之不肖哉

○今人皆說梓潼神司桂籍讀書者在在祀之而求嗣者亦祀之不知何所據也常讀文獻通考云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張亞子任晉戰沒人爲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三四

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宋貞宗年號中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你輩悉當夷滅倏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詔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造衣冠祭器又一統志云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讎徙居是山秦伐蜀以後世顯靈應宋建炎來累封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則作一統志者已未查通考矣據通考則亞子晉人也一曰戰没人爲立廟

一曰登城指賊則亞子乃武士也與文士全不相干古今文士稱韓柳歐蘇天欲主桂籍胡不於四人中取一人而乃取一武士哉此不通也據一統志則亞子秦前人也報母讎徙是山則亞子乃孝子矣既為孝子何以不載梓潼之志以梓潼人物言之如李業漢末人不仕王莽公孫述徵之亦不起使人遺以毒藥遂飲毒死光武表其閭志明載其事業墓至今尚存苟亞子如李業必載人物志矣何以但日報仇徙是山此又不通也又說者曰

瞿唐先生言行錄 省事錄

三五

張仲字亞子詩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則亞子又周人也此說蓋為其仲字即亞字也然言甫江陽人與七曲山相去亦遠且史記載申伯吉甫與張仲同事宣王則詩之所謂張仲者即此人也其非梓潼人明矣此又不通也三說不通恐梓潼不過七曲山之山神耳乃武當鄠都泰山娘娘之類也夫古人祭天地山川五祀先祖以氣脉有所屬也今讀書求子者祀梓潼氣脉果何所屬耶且科目起於隋自煬帝已前蒼蒼者天不知有桂籍乎無

桂籍乎有神司之否乎又不知自梓潼以前無子者可求乎不可求乎殊不知舉人進士乃爭名奪利富貴之事也孔子曰富貴在天斯言盡之矣子孫之多寡賢不肖乃氣數也孟子以子之賢不肖皆天斯言盡之矣斯二者天也非梓潼所得而與也媚與媚竈胡可得哉大抵理學不明人心陷溺已非一日可哀也可哀也其事詩書者不知尊敬者書立言萬世師法之孔孟春秋二祭未聞一人有齋戒沐浴者至於不知出處之梓潼為其司

瞿唐先生言行錄 省事錄

三六

桂籍則竭誠以祀之其不事詩書者不敬所生之父母視父母如路人奉養之菲薄言語之犯觸無所不至乃反遠敬夷狄不知來歷之佛拜彌勒如父母其可笑類如此

○梁武帝天監三年與誌公和尚講禪于重雲殿誌公忽然歌樂復泣悲因賦五言詩曰樂哉三十餘悲哉五十裏但看八十三子地妖災起佞臣作欺妄賊臣滅君子若不信吾言龍時侯賊起且至馬中間銜悲不見喜梁武帝天監至大同三十餘年

天下太平是樂哉三十餘也享國四十八年是悲哉五十裏也侯景八月十三至丹陽是但看八十三也武帝聽朱异之言是佞臣作欺妄也侯景作亂在戊辰是龍時侯賊起也武帝已巳至庚午年餓死是馬中間銜悲也句句皆驗唐太宗問李淳風曰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後則天之事亦句句驗是以天下之人不敬父母而敬佛氏不重道義

瞿唐先生自錄

省事錄

二十七

而重命數大段有以倡之者然則五帝三王豈無是事乎蓋聖人在上果日當空則陰邪自不見矣○韓退之云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看人間比夢間邵康節云堪嘆五伯爭周燼可笑三分拾漢餘何似不才閑處坐平時雲水逸衣裾康節覺超度迥出

○宋光宗紹熙二年都城市井有取程頤語錄語雜以穢褻盛行于市朝廷知而禁之後三年偽學之禍乃作可見朱程周張之生于世所關匪輕而世

道之治亂其數不能逃也

○陳希夷嘗有言落便宜處得便宜康節亦有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故曰蘇秦之相六國家激之也大率皆此意然天實為之非人故意如此為也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

○凡人詩文心志在此福澤亦在此孟東野詩云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所以東野一生貧困邵康節亦貧儒也則云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地間康節雖貧其心事海濶天高鳶飛魚躍逍遙于雲漢之中而高出于富貴瑜捧之外所以康節名高千古聞道與不聞道其差別至此

○築長城非始于秦始皇也周至昭王時已築長城矣六國燕趙之近邊者皆有長城噫王命南仲城彼朔方詩人以為美談至于始皇皆以為勞民傷財而歸罪之者焚書坑儒不施仁義君子惡居下

流故也故為仁不富為富不仁出于陽虎之口則為勦說出于孟子之口則為格言

○周之興也婦人采葛為絺為紵服之無斃至今猶可以想其勤儉忠厚之風及其衰也舉火戲諸侯方買一笑噫豈不亡國哉

○陳後主將亡有眾鳥鼓翼而鳴曰奈何帝又有一足鳥集于殿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成灰劉豫有羣鳥鳴于內庭曰休也是歲金主廢劉豫此豈有是理蓋天地之氣揉雜不齊故理

瞿唐先生日錄

二十九

外之事甚多所以某以堯時十日並出為必有之事者以此且如腐草化為螢田鼠化為鴛雀人大水為蛤如不是年年有豈不是怪異之事

○一時快意可略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身極榮極貴極富可略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復可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此和順王公雲鳳之名言

○大丈夫生而桑弧蓬矢欲其有志四方當以四海為一家千載為一日古之君子照耀古今者若子

夏之寓居西河周子之居廬阜朱子之居建寧陸子之居象山蘇子之居許邵康節司馬光張齊賢之居洛陽孫明復之居泰山胡安國之居衡山以至諸葛亮之南陽王粲之荊州李太白之徂徠管寧之遼海嵇康之山陽其間豹隱龜潛於名山大川者不可勝紀夫所以寓居於外者何哉蓋居外則山川之歷涉朋友之觀感旅况之備嘗未必不盪胸醒心探奇收春為我道德文章之一助蓋友天下之士者方可為天下士也若朝夕於妻妾兒女之恩愛朋友親戚之往來見俗人冷眼炎涼遂沉溺於買田問宅誇金關玉之間縱奇人節士其不為井底蛙者鮮矣故學者必登泰山觀東海以大眼孔

瞿唐先生日錄

三十

○世傳種放聞陳希夷風往見之希夷曰君當有顯宦但名者古今美器造物者所忌子名當有物敗之後真宗召見待以殊禮幸為王嗣宗所排康節有安樂窩吟去委樂窩中三月期老年才會惜芳菲酒防醱酌須生病花恐離披遂便飛飲酒莫教

成酩酊賞花慎勿至離披離披酩酊惡滋味不作
歡欣只作悲所以康節屢詔不起如種放者蓋離
披酩酊者也不及康節遠矣嗚呼古今豈特種放
哉種放猶離披酩酊之小者也甚者履滿不止離
披酩酊以至於殺身亡家者焉康節又有先幾吟
云先幾能識是吾儕慎勿輕爲世俗哈把似衆中
呈醜拙爭如靜裏且詼諧奇花萬狀皆輪眼明月
一輪長入懷似此光陰豈虛過也知快活作人來
又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卽爲殃與其病後
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又美酒飲教微醉後好
花看到半開時這般意思難名狀只恐人間都不
知皆是恐離披酩酊之意又古人云受恩深處宜
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恩
愛反爲讎此皆恐離披酩酊者也愚嘗觀古今宰
執與夫左右信任之得寵者其受恩之深而不知
先退得意之濃而不知早休以至昔日之恩愛反
爲讎恨而離披酩酊者無限然前車之覆後車竟
不知戒者何哉豈真如康節所謂只恐人間都不

瞿唐先生自錄

省事錄

三十一

知哉又洞庭老人詩云八十滄浪一老翁
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世人知乘除者少知乘除則不至於離披酩酊矣
易曰知進而知退知存而知亡其惟聖人乎信乎
知乘除者絕少而良夜月明決不肯收釣筒也
○時至日熟無可奈何花落去余一友人中甲榜年
未及五十遂爾物故子幼妻嬌欲挽留半刻不可
得也故爲人在世須立身行道與乾坤同其悠久
不然謝電光陰亦猶草木之靡朽也生於斯世亦
何益哉

瞿唐先生自錄

省事錄

三十三

○世間入水必定溺死入火必定燒死上樹太高其
墜落必定粉骨碎首此三件事不消問卜噫可寒
也可寒也陷仁而死由正路而顛蹶者世豈多見
也哉

○或有一人居官極貪還家之日將金銀財帛與諸
兄弟平分士林極稱贊之一人在側曰濫取濫與
何不當時不貪乎愚曰也難盡沒其善猶勝於貪
而不分與兄弟者若金祿米之應得者分與兄

第則合孔子教原憲之道矣然此等聖人之事安可易得不得中行而思次之意也

○古今宰執恃寵弄權以至喪身亡家者不足言矣其間患失而又畏禍者乃植桃李於門牆收參朮於簾簾自以為縫補牢籠莫之滲漏矣是蓋畏影惡跡而疾走者也與恃寵弄權者等爾故富貴路上人千機萬巧千計萬較不如知一個退字

○不修身而欲求令名於世者猶貌本醜而欲妍影於鏡也無是理也修身而無令名於世者猶糞多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力勤為上農而有旱乾水溢之災者也有是數也理有常主數乃偶遭故誠能動物不誠未有能動者

○王充作論衡以堯舜桀紂一切皆歸之時命若如此論則人皆不學好矣豈論之衡乎俗人毆人乃曰命裏不遭枷鎖毆人亦無害正坐此亂說殊不知服烏頭附子方中其毒豈有與粳米麥麵亦中烏附之毒者哉

○數存乎天理存乎我到了理處就莫要言數到了

數處就莫要言理自古為聖為賢通是如此且如為子孝為臣忠理也我為子必定孝為臣必定忠盡其所當盡者至於吾身所值生死貧賤富貴一切通歸之於數故到了理處就莫要言數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數也我如偶遭貧賤夷狄患難就不要說我平生無愧無作何以遭此只去怨天尤人就不是了故到了數處就不要言理文中子見辨命論嘆曰人道廢矣言劉孝標知天道而不知人道也此言得之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聖賢之言各有所發故各有輕重也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若以此一章將聖人之言為定論則幽風之詩凡場圃納稼之言皆細民瑣屑之事非王業之根本矣不載之經可也

○中正二字乃世儒之所難當者孔門以中庸不可能則中正二字之難當可知矣吾常以許衡王通二人評之衡諡文正後世更無一人議黜之者衡河內人乃中國之地所生非蒙古所生也當宋失天下之時三尺之童亦知哀悼不知衡亦痛否若

曰痛矣。衡曾仕元，此邪心也。當元得天下之時，三尺之童亦知憎惡，不知衡亦喜否？若曰喜矣，以中國人而喜夷狄為主，毀冠裂裳以事之，此邪心也。又不知當爲祭酒之時，假如元主問以取宋之策，衡將何以對乎？又不知衡死之後，與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四人相見，何以議論乎？大抵衡以治生爲先務，欲治生以求富貴，故不暇擇其主，區區教人科條干祿之餌，爾何足道哉！故臨死言慎勿請謚，正丘墳，山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衡自知仕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三十五

元之非天理在人心未嘗或泯也。予故常論衡曰：非文正也。譬之婦人之失節，縱有別善不足言矣。至於王通門人謚以文中通，立言平正較之莊列則又醇矣。人乃譏其河汾獻策不知何意，殊不知王通獻策于隋文帝之時，年方二十歲，煬帝之惡尚未露也。通知其不能用，遂作東征之歌以歸。及煬帝卽位，通卽徵之，不至。後屢徵，辟不至者，知煬帝之爲人也。則王通之志節較之事腥羶之主者遠矣。雖少年獻策較之近日科舉之士披髮以見

有司者相去又天淵矣。而乃譏其獻策何哉？雖其中說門人推尊太過，亦自古儒者師徒之常爾。夫王通不仕煬帝，許衡仕夷狄，其人品皎然可知矣。許衡謚正人，不譏之。王通謚中人，反譏之，豈未讀王通之書，考其行實乎？亦科目陷人不知所以論人乎。

○閨門乃萬化之原，聖人於閨門上便謹戒一番。如三女之卦，皆以貞戒之。至於三男之卦，則不然者，可以觀聖人之意矣。漢唐已來，王姬不執婦道，公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三十六

主奴僕其夫，至於死而不惜者，蓋許其公主再適人也。江敦之辭婚表可見矣。夫公主之夫可謂榮矣，人乃辭之，不可以見當時公主之風乎？中宗之安定公主，玄宗之齊國公主，肅宗之肅國公主，皆三適人，其餘再適者不可數計。王姬且如此，況百姓哉？故要教天下以節義也。要上頭人有風教，故關雎之化行於南國。

○古人場屋不得志之士，多作異書，假名姓以誦宰執碧雲駝之類是也。然卽此書涵養之淺薄可知。

矣又何望用於世也若涵養得定用舍窮達隨遇而安立德立言無施不可何苦枉用此心

進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三七

來瞿唐先生日錄

九喜榻記

○一喜生中華○二喜丁太平○三喜為儒
聞道○四喜父母兄俱壽考○五喜婚嫁早
畢○六喜無妾○七喜壽已踰六十花甲之
外○八喜賦性簡淡寬緩○九喜無惡疾

君不見鷹隼乎志在腥腐頭目四顧而其念未嘗一
刻不遑遑也若蟬則不然不飲不食無求于世長鳴
于木杪之間其自得之意不可名狀某數年以來萬

進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三六

念已斷惟註易一念耳每一入枕即酣寢自如此心
廓然寂然明鏡止水及爾覺寤無意必固我無畔援
歆羨仍復酣寢然其原有九喜焉亦如蟬之無所求
也因名其榻而記之

萬曆乙酉冬十月望日

四箴

醉箴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溫克何如惟莊惟默聖人不亂君子不語不亂不語醉之箴矣

刑于箴

萬化本原五倫自行去聲遠之則怨近之不遜嗃嗃則厲嘻嘻則吝不嘻不嗃不遠不近惟和而嚴惟寬而敬夫婦有別此道斯盡

言箴

翟唐先生日錄省事錄 三十九
天地成化桃李成蹊一鳴則驚大音則希廟有金人野無車殺走者徃徃飛者鸚鵡駟馬難及白圭易磨守此括囊畏彼懸河同之為蘭甘之則醴寡而吉人訥而君子

九德箴

堯舜之道厥中允執執中如何九德為質惟此九德不剛不柔發乎情性不沉不浮止乎禮義不滯不流譬彼五味以中為主不過于甜不過于苦譬彼五行以中為難當火則熱當水則寒堯舜在上五臣居下

都俞吁咈發此大雅孔子祖述心印是把鳳不鳴山河不生馬知德者鮮成德者寡無有乎爾誰真誰假舍此九德吾道安歸書之座右是則是依

右人之寬裕剛直簡約冲淡而光明正大者方

成君子此之謂德若小人則詭隨幽暗猛暴忿

戾不勝其人欲之私矣又何德之足言但德之

出于氣質者恐其偏耳故唐虞之庭發此九德

每一德之下以一字足之欲其不偏也孔子祖

述堯舜其門人稱孔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翟唐先生日錄省事錄 四十一

安皆自九德中來自漢唐宋以來儒者不講九

德也久矣此成才之所以難也某因表而出之

作九德箴

論俗俚語

積善也是寶積金也是寶積金人偏多積善人偏少
積金又積善雙雙豈不好但我命若窮要金何處討
不如只積善安命也罷了專心去積金有日化成草

莫貪利須要高明

敬親也是敬敬佛也是敬敬親不敬佛佛也不嗔恨
敬親又敬佛佛也呼不應他是西方人與我不相認
若說求生死生死已前定不如只敬親心盡理亦順

莫信邪須要正大

做官也是人做民也是人天地生人時都是一般身
若論做君子官民通可能民若能立志堯舜與同羣
官若不立志盜跖與同行流芳民即官遺臭官亦民

莫自委須要發憤

緊行也是路緩行也是路原來這前程前程有定數
長笑心忙人急走盡朝暮今日某處行明日某處住
豈知算不來脚踏艱行步依舊緩行人同日到去處

莫欲速須要從容

死生有命吟

錢鏗視顏回顏回誠天矣天地視錢鏗錢鏗亦早死
五十笑百步長短亦走耳不患壽短長惟患愧此理
一朝能聞道生順死亦美終身不聞道枉過生亦鄙
世有長生術吾將越千里死生既有命不須置之齒
而何不安命脩身成君子

富貴在天吟

人皆為富貴朝夕紅塵走豈知傀儡場變態常不久
古稱陶朱富至今還在否笑爾原憲貧廟血配魯叟
挺然為丈夫貧賤亦不朽孜孜圖富貴百歲成芻狗
富貴假能求執鞭亦非醜富貴既在天非我所可有
而何不樂天奔忙到白首

瞿唐先生言錄

四十一

革喪葬夷俗約 裂布作樂設宴二事

古人制禮有吉凶焉吉凶異道不得相干者取之陰陽者稱情而立文也送終乃禮之大古之聖人制禮甚嚴凡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皆有一定之制昭昭垂之於經所以厚風俗益世教者不淺漢去古未遠居喪使婢在側丸藥即終身黜落至隋煬帝殺父自立可謂古今之元惡矣居喪亦不敢公然食肉至宋儒有欲以酒飲人者乃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則宋世守先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四三

王之禮教者亦嚴至元則夷狄矣夷人父母死則歌舞娛屍

皇祖一掃腥羶洪武戊申年御史高元侃言京師猶習元俗喪葬設宴作樂娛尸流俗之弊至此已甚京師天下之本四方之所視倣况送終尤禮之大者不可不謹乞禁止以正風俗 上是其言即命禮官定制今載之大明律中十惡一曰不孝內有居喪作樂之條八議所不赦梁山去京師乃為遐方二百年來猶習元俗 某舊時居喪雖盡革其習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內篇卷六

但不才涼德豈能化于鄉人今之鄉人雖依 某草其浮靡然猶剪麻布散弔客名為孝帛親方死即鳴金鼓弔客來即設酒喧譁如賀客然甚至強孝子飲酒者乃揚言云父母是老死飲酒無害此風俗之至惡至惡者也殊不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之縷各有精粗今不論精粗而亂加人之首若以此布為貴與又何士夫家官長來弔不敢以此布加官長之首而止敢加于鄉人則此布又賤矣梁山麻布一尺所值不過銀四厘在主人以長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四四

短為厚薄在客以長短為喜怒其可笑至此殊不知羔裘玄冠禮不可弔白馬素車弔客當然而主人反以素布加弔客之首何哉蓋尺布裹頭夷人之俗今猶沿元人之尺布此孝帕所當革者一也酒所以合歡禮父母死三日不舉火人子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斬衰之喪既殯食粥齊衰之喪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醃醬小功總麻不食醃酒來弔之客非大功則小功非小功則總麻菜果醃醬

一六三

醴酒皆不敢食又敢飲主人之酒乎至于凡民無服之喪有匍匐之義亦不忍飲酒在主人三日不舉火不能設酒在弔客不敢飲酒若公然飲酒正宋儒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也此飲酒食肉所當革者一也樂者樂也先王所以飾喜也樂必發于聲音以其喜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故隣有喪春不相者謂其喧鬧而樂也有小功之喪者且議論而不及樂事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四十五

况父母之喪可以喧鬧而用金鼓之樂乎且聞樂不樂聖人有明訓居喪用樂

皇祖有大法今不遵聖人之教違 祖宗之法而甘為十惡大罪之人非真夷狄乎此鼓樂所當革者一也蓋蓼蟲不知其辛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行夷禮而自不知其夷舊習然也傳曰挾泰山以超北海曰不能是誠不能也今不費已之財不廢先王之教乃折枝之類也 某願同鄉以折枝而行之昔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因書此約與吾鄉之人

共為君子以成美俗
萬曆壬辰十月十日來知德書于求溪草堂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卷之六 終

瞿唐先生日錄 省事錄 四十六

理學辨疑序

鄂渚周文

先生見人常曰聖人易學公卿難到常誦孟子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辨疑中如辨月本無光借日以爲光辨地下非水辨日月每日一周天辨日食其切已功夫入聖功夫字義中辨明德二字格物二字一貫二字以至易經序卦貞勝二字錯綜二字並卦爻中數百疑見道分明孟子以下一人而已有功聖門恐非宋儒所可及也蓋先生之學不求人知家居衣履樸素如樵人漁子滿腹珠玉一毫不露見人則飲酒敘寒溫談笑自若絕口不及心學初見薛敬軒錄卽以領絹大書願學孔子四字繫之於臂林下近三十年義理沉潛反復忘食忘憂已非一日正所謂欲得虎子必入虎穴者也註易求漢十四年而後成志堅可知矣所以諸儒不可及

理學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序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內篇卷七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太極

或問宋儒已前皆不知太極爲理至宋儒乃指爲理又不明言其何理此何理也曰仁義禮智信之理也仁義禮智信之理一也自天命而言謂之性自率性而言謂之道自物則而言謂之理自無偏倚過不及而言謂之中自有諸已而言謂之德自極至而言謂之太極譬如起屋相似性字自根基上說道字自道路上說理字自尺寸不可易上說中字自規矩上說德字自蓄積上說極字自關門一掃統括微妙上說○或問何以知其爲仁義禮知信之理也曰天地之道陰陽盡之矣陰陽變合而有金木水火土是五行也有形焉有氣焉有理焉其形則天地萬物有形象者是也其氣則五行之代謝往來一呼一吸是也其理則五行之神仁義禮智信是也故天地有許多萬形萬象飛潛動植然皆屬於五行除了五者之形則無物矣如以形論長而瘦者屬木短而肥者屬水尖而下大者屬火圓而下大者屬金平正者屬土如以

理學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色論青者屬木紅者屬火白者屬金黑者屬水黃者屬土以物論鱗者屬木羽者屬火毛屬金介屬水裸屬土是也其中有許多氣然不過一呼一吸除了呼吸則無氣矣形氣中有萬般理然皆管于五性除了五性則無理矣且以仁言之仁者愛之理愛字管得寬愛親也是愛愛民也是愛愛物也是愛義禮知信亦然不特此也天下有許多樂器如鍾鼓管籥之類然皆管於五聲有許多字點畫形象然皆管于五音有許多禽獸草木之味然皆管於五味有許多綵色

皇唐先生曰錄 五性辨疑

二

然皆管於五色則天下之理又有出五性之外者乎
○聖人當時在五形上看出五性來雖是五性總是一理所以隨其大小上下縱橫通說得如以五行單言仁屬木禮屬火義屬金知屬水信屬土此各有屬也若又以木單言木仁也枝枝葉葉文理燦然若鋪張陳設仁中之禮也大者為幹小者為枝截然判斷仁中之義也強幹弱枝明明白白不相悖害仁中之智也栢千年是栢松千年是松仁中之信也又以火

單論火禮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能活人禮中之仁也

見木則燃見水則死截然判斷禮中之義也能照物禮中之智也性主于熱千年不移禮中之信也若以五行天地萬物總論天覆地載煦育萬物仁也高崖深谷截然斬斷義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也不相悖害皎然明白知也日往月來寒往暑來不爽毫厘信也若以天上日單論垂下照萬物仁也冬寒夏熱截然判斷義也春分以後行北道秋分以後行南道往來于天無過不及禮也貞明智也朝升夕沉信也五性之理原無定在亦無定體宋儒要識仁體就錯了某常譬喻五性如一桶水有四孔從東孔來者即惻隱之心也從西孔來者即羞惡之心也以五性原一理也

皇唐先生曰錄 理學辨疑

三

○五性之無定體以其本於五行也然五行一陰陽也陰陽原無定位且以天地論之天秉陽地秉陰此以清濁論陰陽也以天獨論之日為陽月為陰此以晝夜論陰陽也星為陽辰為陰此以明暗論陰陽也以地獨論之火為陽水為陰木為陽金為陰土之剛者為陽柔者為陰此以形質論陰陽也以五行分論

之甲木爲陽乙木爲陰丙火爲陽丁火爲陰戊己庚辛壬癸皆然此以受氣論陰陽也以一歲論暑爲陽寒爲陰此又以情性論陰陽也以一日論之晝之寒暑皆陽夜之寒暑皆陰此又以明暗論陰陽也以人一身論之頭爲陽足爲陰此以上下論陰陽也以頭面獨論之目屬陽耳屬陰鼻屬陽口屬陰此以尊卑論陰陽也以口獨論之以體言則齒爲陽舌爲陰此以剛柔論陰陽也以用言則齒爲陰舌爲陽此以動靜論陰陽也陰陽原無定位既無定位理亦無定在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四

矣譬如論中相似人家兩座屋以天井爲中到上堂以堂之中爲中若入房以房之中爲中是也

○朱子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物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若如此論是孔子之言未明備必俟周子之言始明備矣蓋孔子之言已明備無欠缺包括無極在其中矣周子恐人認錯了太極二字爲有形之物故云無極正所以解太極也朱子說平了

○邵康節常時左來右去將陰陽剛柔老少算去如

說暑者日之爲寒者月之爲晝者星之爲夜者辰之爲又如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又如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以至皇帝王伯此等話左來右去都是四象上推算去如聖人之言則約而達如說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往一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數句盡之矣後學要把造化大頭腦理會得熟去看皇極經世卽易易矣不然如說晝者星之爲不知說甚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五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不可執泥是生二字蓋無先后也

天地

○或問天地之形邵子依附之說是矣朱子之說何如朱子說天地間只有陰陽二氣這一個氣磨來運去磨得急了搜得許多滓渣在裏面無出處便結成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又說天初生想只是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

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只不知因甚麼時疑了初間極軟後來方疑得硬又說五峰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跡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却變而為剛此數條通說錯了以朱子前說恰似天地纔初生這一番至於五峰螺蚌之說猶可笑也鴻荒之世至宋不知幾萬年矣尚有螺蚌哉此朱子篤信之過也殊不知天地乃無始無終者也止有一明一

暗唐先生日錄理學辨疑

六

暗爾明了又暗暗了又明所謂萬古者一日之氣象是也到了暗時雖然昏黑不曾墜敗就似人夜間睡着一般其氣尚流通人睡着之時人雖不知然氣息一呼一吸未有一息之停是以知天地雖昏黑其氣機呼吸未嘗停也然何為而昏黑也為無陽也蓋天地到了戌亥純是一團陰氣通是此陰氣煙霧塞了日通無光了所以昏黑然雖昏黑天地之形質未曾壞敗春華秋實之草木並凡有血氣者皆不生了至於陽生于子天依舊開了以天屬陽故也天雖開然

陽尚微至於寅之時陽盛了三陽開泰天地交構所以依然春華秋實生起血氣之物來

○或問朱子云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北溪陳氏亦云地是水載不知是否曰此正坐不理會造化大頭腦也地既是水載矣水之外又何物耶水之外如又是地則地之外又何物耶將振河海而不覆此一句說不通了蓋地雖如此厚載周身全是氣地即譬如飯甑中米其豪籩之氣就譬如甑中氣經曰山澤通氣竅於山川是也即今江淮河漢日日流下海海縱

大流至一年普天下皆水矣何以古今流而不絕滿而不溢耶蓋化而為氣也天下之水盡向東南流東南者消方也故曰化而為氣也何以知其化而為氣也蓋五行各有象生者木之象也養者火之象也收者金之象也藏者水之象也故曰坎者陷也冬月水旺之時江淮河漢止有此水此本象也至春到東方水去生木木上通是水了水氣漸漸浮而散漫又到南方五六月大雨時行至此水浮在上水氣盡竭矣氣者水之母水者氣之子氣凝則水小氣散則水大

七

大流至一年普天下皆水矣何以古今流而不絕滿而不溢耶蓋化而為氣也天下之水盡向東南流東南者消方也故曰化而為氣也何以知其化而為氣也蓋五行各有象生者木之象也養者火之象也收者金之象也藏者水之象也故曰坎者陷也冬月水旺之時江淮河漢止有此水此本象也至春到東方水去生木木上通是水了水氣漸漸浮而散漫又到南方五六月大雨時行至此水浮在上水氣盡竭矣氣者水之母水者氣之子氣凝則水小氣散則水大

水小者水旺也水大者水衰也故東南乃水之消方西北乃水之長方水汜濫長者乃水氣之消也凡下雨雲走東決無雨雲走西雨必大以其生方也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木竭水之氣火竭木之氣試將一碗水潑在衣上將木火燃起一時化而為氣乾了水向消方化而為氣于茲驗矣說水載地者不知水之義者也程子說海水潮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水來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此言得之矣

瞿唐先生書錄

理學辨疑

八

○水火相見不得易言水火不相射者言相見而不相害也言氣之交感也汞見火即飛所以到冬月水旺火即絕了到夏月火旺水即絕了陽水絕於已陰水絕於午水汜濫者水氣正在消散所以堯舜禹正當巳午之時六陽極了所以十日並出洪水汜濫於天下此至妙至妙之理自古聖賢不能窮者也說水載地者不知水隨氣以消長者也故富貴之家炙手可熱者秋風將到矣正水汜濫者水氣正在消散之意也

○天地有此許大形體就載得此許大水五行金木水火土皆在天地之中不出天地之外譬如人身有此形體即有此血脈血脈只在身上流轉不在身外以人身論腎屬水即海也所以海水鹹說水在地全然不曾理會五行之理

○地在天之中周身都是氣地常長特人不覺爾何以知其地之長也某遊峨眉山登八十四盤極險峻之地見新崩痕跡僧曰此等去處年年有雨即崩或崩一丈者有之或崩二丈者有之某即算只說一年崩一分十年崩一寸百年崩一尺千年崩一丈萬年崩十丈十萬年崩百丈百萬年崩千丈千萬年崩萬丈萬萬年崩十萬丈則此山化而為平地矣何以萬古猶此山也地常長而人不覺于此可知矣海之長亦然

瞿唐先生書錄

理學辨疑

九

○程子云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天中一物耳凡有氣莫非天有形莫非地朱子云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耳此二段極說得是

○朱子說自古無人窮得北海殊不知天地北邊高何處有海

○或問山與海俱長則海終日流塵於中以一年長一分論之則萬年卽十丈高宜長而爲山矣何以萬古此海也此亦自古聖賢不能窮者也曰地道流盈而益謙此地之常也既有所長必有所消蓋天地之形體就似人之形體相似頭千年是頭足千年是足山北西千年是高海東南千年是低此一定之形體也山既漸向東南而消海亦漸向西北而長一消一

瞿唐先生口錄 理學辨疑

十一

長盈者流之謙者益之消一分則長一分長一分則消一分此至妙至妙之理也水常對東南一邊行土常對西北一邊退行是消退是長

○人在世間長了一分富貴就消了一分聰明長了一分聰明就消了一分富貴非達陰陽造化之妙者不足以識此富貴屬陰濁一邊聰明屬陽明一邊

日月星辰

○或問日行有長短何也曰此因地也日月者地中陰陽之精也故日行高低不離乎地之氣冬至以後

一陽生此氣之長也陽氣主於升鼓萬物之出機故漸伸而高日隨氣而亦高故晝長夏至以後一陰生此氣之消也陰氣主于沉鼓萬物之入機故漸屈而低日隨氣而亦低故晝短

○或問日之行一日一周天如此山河大地縱飛亦不能周天或者以日爲驥步驥不過日行千里耳安能周天縱一時行一萬里一日十二時地之體豈止十二萬里哉自古聖賢皆不能窮之不知何以能周天也曰此正論造化者當默識其大頭腦也既理會

瞿唐先生口錄 理學辨疑

十二

得大頭腦則其間左來右去關竅自然通矣蓋日月皆此地陰陽所發之精英也既爲所發之精英則不離乎地矣安能不周天乎試將一枝燭置於竹筒內放在廳中間棹上廳之燭照去瓦上有一圓光卽譬之日也將手把竹筒一斜側少傾斜間瞬息過了廳此日周天之義也何以驗日月爲地陰陽之精英余遊峨眉山欲見佛光連日陰雨山中將住一月矣僧曰此光亦難遇如將發光之時前一夜必有大風吹撼屋動則次日有光矣果一夜風發屋動次日天開

霽晴明僧曰此當以日影驗之日照屋影到某處即有光矣果至其時日射崖下之光石即有霧如綿平鋪二三十里僧家謂之銀色世界信乎銀色世界也俄而空中兩道白毫挺出霧中即有一光如蠅螬紅綠相間圓如月五七丈寬地之精英于此可驗此則一山之精英也若日月則九州萬國之精英矣苾芻指爲佛光世人安得不惑哉朱子說峨眉上看佛光以五更看五更看者非佛光也僧家謂之聖燈滿天飛蓋腐葉之類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十二

○或問宋儒以月本無光受日之光以爲光程子邵子朱子張子皆如是說而今獨以爲非受日光何也曰此正未達造化大頭腦而有此新巧之說也蓋天地既有此陰陽就有往來有生死有盛衰有寒暑有長短有常變此必然之理數也况月乃陰精既屬陰則月之中有昏黑之狀者此定理也有盈有虧者亦定理也孔子曰懸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日自爲日月自爲月豈有月受日光之理哉至若望日酉時日月固相對矣至於半夜日在地之中月在天之中有許

大山河天地相隔月豈能受日之光乎譬如置一鏡於棹上置一鏡於棹下乃以棹上之光受棹下之光雖三尺之童亦不信也朱子乃以地在地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照四傍上受於月則說得全不成話了豈有是理也哉蓋朱子篤信之過信沈存中之言爾既然地不甚大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光從四傍上可以受於月宜乎月之光夜夜滿矣何以十七十八月即缺哉賢人篤信之過亦至於此且月本有圓缺聖人已先說矣如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十三

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此聖人之言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聖人之言也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此聖人之言也哉生明既生魄旁死魄此聖人之言也聖人明說生說死說盈說缺乃不信經而信沈存中之言何哉朱子又以經星緯星亦受日光如說以星亦受日光則當每月三十初一初二月缺將盡之時星亦當缺其光而不見矣何以星常常如此明也看來朱子說日食並月受日光皆信曆家之言未曾把造化

大規模頭腦理會

○星本無度曆家自晝夜算之耳蓋天地北高南低所謂北極南極者極至也南北到了各極處不知北邊高幾萬丈矣星者地之精也浮於地者也北極星浮在北邊丑艮上極高處地之高再無高於此者矣南極星浮在南邊未坤上極低處地之低再無低於此者矣其浮于上去地之度數南北也彼此相同但因地勢高低不同所以曆家謂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出入者地勢不同故也諸星左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十四

旋到了南北兩頭極處恰似在車軸兩頭旋其實他

譬人君

○東南西北每七星共二十八宿非二十八宿大於眾星也亦非在正東正西正南正北也止因日之所行紀其經行之處耳蓋天本無度作曆者無以紀其數以一年乃三百六十五日有餘故以日周天之度亦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然天體渺茫冲漠何處記認

於是以前當度之星記之譬如孟春日在某星幾度仲春在某星幾度不論度之廣狹三十度者有之一度二度三度者有之禮記月令所載及詩定之方中是也譬如荊州去北京某日至荆門某日至當陽某日至襄陽之意日周天有此二十八個當度星所以推定二十八宿之名其實此星與眾星同也

○北方七宿如一牛而少一脚有龜蛇盤結之象今人以真武脩仙龜蛇二將可笑也

○星本無名曆家因難記認改其名以便記認如耀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十五

魄寶之類是也

○古之聖賢如天無月之盈虧縱聰明也定不得春夏秋冬十二月也置不得閏

○月詳說前直圖

日食

日食者數當食也有當食而不食者邵子曰算法之誤此言得之矣或者當夜食曆家差其時如宋寧宗六年太史言夜食不見是也蓋日食常在於朔月食常在於望間有差者不過差一日耳不離朔望者定

類也圓必有虧者定理也朱子言朔而日月之合東
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
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日爲之食亢當也言日
月相對太親切遂遙奪其光又云正如一人執燭一
人執扇相交而過看來通說錯了日月在天譬之兩
毬疾馳如飛相交而過彼此安能掩乎况日一日一
周天其迅速一刻千里月豈能掩乎曆家見得日食
皆在朔月食皆在望固生此議論也此皆不將造化
陰陽大頭腦理會故吾儒亦信之殊不知天地有此
暈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十六
陰陽不齊就生起許多不齊事來故有吉必有凶有
盈必有虧有消必有長有長必有短有好必有醜有
常必有變此必然之理必然之數也今以天言之蒼
然者天之常也然或時而白或時而紅而黑或時空
中偶生雷霆偶生風雨非變乎方者地之體也然或
高而萬丈或卑而萬丈亦有盈有虧非其生成之變
乎鎮靜者地之常也或時而震或時而裂非其偶然
之變乎故明者日之常也或時亦如血或時昏暈或
時有黑氣如飛鵠如飛燕或時有黑子如棗如李或

時其白虹或時夾兩珥此皆載之簡冊昭昭可考者
非明者之變乎故周禮既稷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
辨吉凶一曰稷謂日旁有陰氣相侵也二曰象謂陰
氣附日凝結成象燕雀之類是也三曰鑄謂黑氣刺
日也四曰監謂氣抱日也五曰闇謂方晝而晦也六
曰膏謂日膏膏然無光也七曰彌白虹彌天也八曰
敘謂雲有片段次序如山在日旁也九曰隤蟠竦升
氣於日也十曰想雜氣成形想也故圓者日之常也
或時有缺焉或缺十分之五或缺十分之盡則圓而
暈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十七
缺者雖變也亦常也若以爲月所掩且如桓公三年
秋七月壬辰日有食之既既者盡也又如襄公二十
四年安王一十年高后二年平帝元始元年普通三
年日皆食之盡赧王十四年日食晝晦夫月掩日安
能至此甚乎此皆已前載之史冊不可勝紀矣至若
本朝正德某年日食盡白日偶黑滿天星斗此先輩
所親見者也月在何處安能掩日至此乎且古人不
言日缺而言日食者其缺處如有物齒之狀此食字
之義也故解蝕字云如蟲食草木之葉也每每蝕日

見其缺處參差不齊月掩日安得有是象乎蓋月之圓有時而虧正猶日之白有時而雜氣如周禮之所謂十輝也何必穿鑿以黃道論哉又說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謂王者脩德行政則陽足以勝陰雖當食而月常避日亦不食此說尤不通也蓋日月無心情之物也若月知避日是有心情矣且如五帝三王已上不可得而知矣至若漢文帝宋仁宗豈不脩德哉然亦日食如常何哉常考宋中興志云張衡云對日之衡其大如日月光不照謂之闇虛月望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十八

行黃道則值闇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本朝朱熹頗主是說由是言之日之食與否當觀月之行黃道表裏月之食與否當觀所值闇虛表裏大約於黃道驗之也此中興志之說也又沈氏筆談亦論東西南北觀中興志謂本朝朱熹頗主是說則自漢唐以來言日食者紛紛皆未定也朱子見得曆家通是如此說遂信之解詩經十月之交之註爾又中興志云日之食又有當食而不食者出於曆法之外者也如唐開元盛際及本朝中興以來紹興十三年十

八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皆當虧而不虧及考唐史開元三年七月七年五月九年九月十二年閏十二月共日食十二次開元盛際何嘗不日食乎又考宋紹興五年正月七年二月十三年十二月十五年六月十七年十月等共食十三次止有三次入雲不見羣臣稱賀者奸邪蒙蔽也當是時也正秦檜弄柄之時王倫詔諭之日屈膝稱臣於醜虜復殺良將以悅其心君何君也臣何臣也何嘗修德哉而以爲中興以來紹興某年某年不食恐亦誤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十九

君之言也則中興志不足信矣朱子脩德不食之說蓋主曆家此說也蓋日者衆陽之宗君象也天道變於上人事應於下人君於日食必當側身脩德以回天變非脩德則不食也嘉祐六年日食入雲不見時議稱賀獨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爲日之所照周遍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禍在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

之言似未協天之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禍寢深也天意以爲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也人主猶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稱賀不上下蒙誣哉若司馬光者可謂委曲善導其君以回天變者矣禮曰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以蕩天下之陽事此皆垂訓之言欲入君反身脩德也蓋言反身脩德以回天變則可若曰脩德則日不食非矣何也日猶水也日猶早也堯之時浩浩襄陵湯之時焦金流石堯與湯豈不脩

禮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二十一

德哉故堯惟反身脩德曰洚水警于湯惟反身脩德以六事自責自古聖人惟反身脩德而已且如孔子之聖豈不及文王文王之時鳳鳴岐山孔子之時鳳鳥不至豈孔子脩德不如文王哉所遭之氣運不同耳如曰人君脩德即日不食是孔子脩德即鳳鳥至也

○夏仲康五年日食書云乃季秋日朔辰弗集於房弗集者不安也言日辰不安於房宿也即言日食也亦非日月掩蝕也蔡仲默以集與輯通爲日月不和

誣矣

○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月而食于何不臧朔日辛卯在幽王六年常考幽王三年幽王見褒姒而悅之是年三川震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必定幽王四年五年六年之間有月食矣但古人月食不載之史也十月之交交者方交十月也即朔日也辛卯者紀其日所值之干支也微者

禮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二十一

食之甚也與式微之微同彼者猶前也彼月而微者言前已月食之甚矣此日而微者言今日日食之甚矣日月告凶月則維其常矣日則大變有何善哉不特天變地亦有變又云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指三年三川震也至十二年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而宗周宗廟官室盡爲丘墟遂有黍離之詩焉則作此詩者乃當時賢人君子見得日月告凶雷電不寧失天道也山川崩沸岸谷變遷失地道也內有褒姒之邪豔外有皇父之貪癡以至羣口

嗚呼四國暴亂三農汗萊失人道也三才絕矣國欲
不亡得乎作詩者逆知周之必亡乃作此詩朱子解
註依曆家之說不惟解之錯且失詩人憂時所刺之
意矣

○彼月二句依蘇氏註亦通其所辨者止辨其非日
月掩蝕也

或問堯時十日並出果有否曰此其必有者也蓋堯
時六陽已極陽精之發極盛故也觀天地六陰已極
之時即昏黑可知矣斷史者以儒者莫先於窮理無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二五二

十日並出之理殊不知此造化之妙也俗儒安得知
之哉且天地陰陽有此不齊之氣即有此不齊之事
如日明于晝乃其常也亦有夜出者焉如漢武帝建
元二年是也天無二日乃其常也亦有二日並出者
焉如永聖元年乾符六年是也月亦然或時兩月並
出或時三月並出或時西南方兩月重出或時朔月
猶見東方或時生齒其間惟變不可勝紀又極而言
之天雨水常也或時雨血或時雨沙或時雨土或時
雨草或時雨金或時雨肉或時雨水銀故草木殊質

櫻桃有時而生茄陰陽異位男子或時而變女如履
武吞卵鳥覆羊腓皆無理之事聖人載之于經豈聖
人亦信恠哉賈誼曰天地為鑪今造化為工陰陽為
炭今萬物為銅千變萬化今未始有極斯言得之矣
○天下理外事極多且如孔子古今至聖虛墓中生
出白兔來此事都不可曉所以說賈誼天地為鑪數
句說得好燒窯有窯變即千變萬化之意也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二五三

雷霆雨露霜雪

或問程子云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搏遂震死霹靂者天地之怒氣也此言是否曰非也但看伏羲畫卦取陽一畫到陰一邊來謂之震震為雷乃長男也取陰一畫到陽一邊來謂之巽巽為風乃長女也所以說雷風相搏因陽氣極了要出來陰纏綿包裹住他不得出來所以一出有聲爆竹放銃是也安得為怒氣哉又觀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生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言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通暢和豫之至矣即以薦上帝而配祖考也使非和之事安能配享哉所以知其非怒氣也張子說陽在外者不得入周旋不舍而為風也說得不是蓋風者橐籥往來之氣也但看手握扇往來生風又看扇鐵風扇一往一來生風可知矣

○雷擊人物者偶遇也雷從地中出出之時不論人不論物但所出之處即擊矣說人之作惡值天怒氣就不是了如雷擊孔子文廟柱擊人家樹此皆所親見者柱與樹有何罪哉真西山說雷雖威初非為殺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二十四

物設也斯言得之矣

○雷之有形者氣盛生之也然有形而無質響過就散了但看地中生菌占得天地不大氣一夜生起次早去採菌脚中已有蛆矣况雷鼓天地許大之氣豈不成形哉所以將動雷之前一日必熱之極

○雷純一團陽所以有火有電光古人說雷出則萬物出雷入則萬物入斯言得之矣

右前數條皆因宋儒說之可疑者辨之如說之既明者不重載于此錄

瞿唐先生日錄

理學辨疑

二十五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心學晦明解

心學之一明一晦天實囿之也心學長明于天下則世多聖人麒麟鳳凰不能出走獸飛鳥之類矣即今書者吾儒所治之業也天下無不讀書之聖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此古今聖人之常大舜邇言且察况書乎且不言心學姑以世間書之一明一晦言之三代以下書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其餘散在列國者亦少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

夏禮先生

心學

心學

心學

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楚獨有左史修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當此之時世上無紙或書于木或書于帛傳播極難故家無異書人無異教賢人君子偶得一字有益於身心者即寶如金玉所以三代多道德之士及有繼後人以寫錄為難故人以藏書為貴至唐時蜀中有人雕板印紙五代之時馮道即奏請官鑄板刊行書即傳於天下多矣至有書肆人以書貿易書愈多矣然天不令其完全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乃削八索九丘墳典

斷自唐虞以下斯道之散布于六經者如日中天天生李斯焚之萬世之下皆罪李斯然天生焚書之人不獨一李斯也漢自除挾書之後易自淄川田生書自濟南伏生詩自申培轅固韓嬰禮自高堂生春秋自董仲舒至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未央官有麒麟天祿閣詔劉向校經傳命向卒哀帝復命向子歆卒父業於是總括羣書而奏其七略其一曰六藝略者即六經也及春陵舉兵漸臺刺首承明宣室皆火矣是焚書者王莽也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

夏禮先生

心學

心學

道即位之後篤好文雅海內鴻儒振帙而水者甚衆充初石室蘭臺明帝幸學園橋門而觀聽者億萬可謂盛矣然迎西域之書于中國至今高明之士往往宗其空寂而文以六經之言譬之一派清江乃流一濁源于其中此則不火之火是焚六經之心傳者明帝也章帝考詳異同於白虎觀靈帝詔諸儒正定六經藏之禁中者皆謂之中秘書亦猶前漢之中書也及董卓移都兵民動勦凡石室蘭臺之所蓄聚者皆其縑帛剝其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則製為膠漆

爾之間冰消瓦解是焚書者董卓也魏晉相繼前秘
 書監鄭默后秘書監荀勗總括羣書分為四部合一
 萬九千有餘及京華覆蕩石渠拚焚而書皆亡矣是
 焚書者劉曜石勒也永嘉之後中朝之書漸流江左
 武帝入關收其圖籍五經子史鑿鉀復剗赤軸青紙
 鮮穢璘璠前秘監謝靈運後秘書丞王儉及梁秘書
 監任昉並處士阮孝緒為七錄共三萬餘卷梁武雖
 崇信誌公而亦頗悅詩書侯景為亂文德之書猶存
 蕭繹遣將破平侯景將書盡載江陵周師入楚灰於
 罹唐先生日錄 心學晦明解 三

一炬是焚書者侯景也後魏初都燕代南略中原周
 覺割據關右高洋號令山東蓬絮剪屠了無寧日不
 暇源及文字矣至于開皇分遣人搜討異本每書一
 卷賞絹一疋煬帝即位猶好讀書納于東都修文殿
 者三萬七千卷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
 漆軸每室三間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僊戶外地
 中施機發帝幸書室宮人踐機則飛僊收幔而上戶
 扉皆開帝出復閉如故收書之盛無愈於此矣及幸
 江都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盡焚於廣陵至武德平隋

將書送至京師祇柱覆舟又歸洛瀛是焚書者水火
 也太宗好文即位之初即封孔子弟子以魏徵虞世
 南顏師古相繼為秘書監購天下書玄宗兩都各聚
 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序正本副本籤軸皆異色
 以別之俄而鼓動漁陽馬嵬駐驛覆餗形渥片紙不
 存是焚書者安祿山也靈武還都方瘳瘡痍至文宗
 始完前書又經黃巢之亂至朱溫代昭宣則其書蕩
 然無遺矣又非特祿山焚之也宋承五季亂離之後
 書籍至少乾德初圖書實於三館詔史館凡吏民有
 罹唐先生日錄 心學晦明解 四

以書來獻者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
 送至學士院試堪任職者具以名聞太宗以三館之
 陋又別新輪奐目為崇文館自建隆至祥符目錄三
 萬有餘熙寧中成都進士郭友直獻書宣和中張頤
 李東王闡張宿等獻書皆貯史館謂之崇文總目宋
 之書至宣和盛矣及爾狐升御榻舉族北轅中原之
 主且殲疎於五國城况其書乎是焚書者金虜也南
 渡以後乃降詔曰國家用武開基右文致治藏書之
 盛視古為多艱難以來網羅散失今監司郡守各諭

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至於嘉定著書立言之士益衆往往多充秘府雖紹定辛卯偶災紅衣之尼然煨燼之餘十猶得五及勝國以來皆散而之腥羶侏離矣是焚書者北虜也至于民間之書如宋宣憲李邯鄲亳州之郝饒州之吳荊州之田南都之戚歷陽之沈廬山之李九江之陳鄱陽之吳皆收書之至多者然或散于國家之板蕩或廢于子孫之零替于今安在哉蓋天忌尤物聖人之經不使人見其全經聖人之傳不使人見其全傳縱醫家之靈方十術之奇

瞿唐先生自錄

心學晦明解

五

數藏之秘府者亦不肯久留于人間書可知矣夫書與天地本無忌礙且有與有廢而况于生人乎觀天不以全書與人則知天不以全聰明與人矣故心學不常明聖人不常生皆天有以囿之孔子之聰明千古一人而已信乎子貢以為天縱也孔子之後門弟之多者莫如鄭康成長相隨千餘人名其鄉為鄭公鄉榜其門為道德門一時天下之相信以為孔子復生矣自宋有程朱而鄭公之業遂廢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程朱在宋為名儒今日之設科

皆依其註疏然大學首章頭腦功夫未免差誤他可知矣王陽明以大學未曾錯簡又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王陽明之說是矣然又以格物之物認為事字教人先于良知而明德二字亦依朱子又不免少差又可見天惜聰明不肯盡歸于一人也故天下有治有亂心學有晦有明皆天以聰明囿之人力不得而與也某本愚劣少壯之時妄意聖賢山林中近三十年所註有易經集註大學古本人聖功夫字義理學辨疑諸篇與程朱陽明頗有異同以世

瞿唐先生自錄

心學晦明解

六

莫我知欲請高秀才寫藏書塚三字藏之石室不料海內又有知之者昨友人致書以天下義理程朱說盡王陽明不必議之將程朱之註取其科第而復議之非儒者之用心也此言蓋為某而發非為陽明也殊不知理者天下之公理人人皆能言之不反覆辨論豈得為儒且議者議其理也非議其人品也若論程朱陽明之人品俱千載豪傑泰山北斗皆某之師範也豈敢議之陽明在今日之儒乃聰明之極者但直論傷于太快略欠商量陽明亦未嘗議朱子之人

品也亦議其理而已使前人言之而後人再不敢言之則墳典者乃伏羲神農黃帝顓頊高辛之書孔子不敢刪矣春秋乃列國侯王之史孔子不必脩矣傳註有左丘明鄭康成王輔嗣孔安國諸公程朱不可出一言矣言之者不得已也為世道計也伊尹之非予覺之而誰孔子之文不在茲孟子之舍我其誰皆不得已也世莫我知不得不自任也蓋天圍世人之聰明入聖之功夫少認不真則其用功之先後不免以緩為急以急為緩古人有言黃河之源不揚黑水唐虞先生日錄心學聯明解 七

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名儒言之門徒千人從而和之後生晚進差毫釐而謬千里有駸入于異端而自不覺者所以不得已而辨論也且如墨子乃戰國之大儒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有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上同諸篇當時之人比肩孔子故古文有仲尼墨翟之賢之句唐之韓昌黎猶予之韓子曰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儒墨墨子乃大儒何嘗不敬其父

哉而孟子乃闢之何也蓋老莊之徒棄仁義陋堯舜排周孔如黑之與白冰之與炭明白顯易知天下後世必不見信獨墨子似是而非觀其稱堯曰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稱周曰嚴父配天宗祀文王其立論兼愛一篇孟子恐傳之後世其流必至於無父非墨子真無父也故辨論者不得已也昔程子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必有益於我此言說得好某亦此意也覽某稿者見此解諒其不得已之心焉若所見之是否則望正于後之君子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卷之七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日錄

釜山在縣西二十里沙河其山如釜故以釜名之
先生有一祖相傳來曾作宋龍圖閣學士不知何
時移居湖廣麻城遂世為麻城人元兵亂入蜀避
兵乃居梁山之康村正統後移居釜山釜山乃先
生所生之地故以釜山名稿云

後學王廷章識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目錄

釜山稿目錄

客問 雜述

清溪莊 道言

登小筆山 七言律

輓隆孔崖 七言律

用龜山此日不再得韻示周生子榮 道言

釜山雜詠 絕句七首道言

了心歌 道言

曾岐山自岑公遠訪予於釜山于其歸也贈別以

詩二首

寄飛練 五言律

醉 道言

盧行所見在別之以詩 七言律

盧行所還便寄王次字 七言律

董願庵推府見在釜山書堂 四首七言律

逼逼歌四章為哀楊作吾賦 歌

菊 絕句三首

重過天生橋 二首七言律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目錄

寄雷劔東蒙自明府 四首五言律

寄贈董麟山徵君 四首五言律

許象洲元戎于梁山曾許仙茅久不見惠詩以速

之 七言律

廖對峰以設館至梁山踰年而露化其子齊泣至

山堂照骨之貧余愧不能大助也詩以哀之

寄贈朱叢峰少府 三首五言律

壽郭夢菊太府 四言七言律

禽言 四首道言

秋風辭 三首辭

與太空禪僧 二首道

番龍對 歌

谷贈董麟山徵君 四首五言律

種竹 絕句道言

送董願庵迺叔還滇 七言律

荅王晴川 七言律

馮溪子 道言

雜興 道言

重刊來瞿唐先生日錄 卷一 三

溪上春興 十四首五言律

贈小溪 七言律

杪秋有懷郭菊太府 十二首五言律

寄傅志宇 七言律

寄胡麗吾 七言律

登彼篇 道言

贈別唐漢田 七言律

向雪亭見訪 七言律

不不歌 道言

雜興 道言

欲遊岱岳孔林先寄楊作吾 七言律

林明府以外艱還種歸別之以詩 絕句四首

釜山堂成憶昔篇一百韻呈莊明府 五言排律

與朱雲石 長短句

荅雲石天人篇之作 五言律

福利道人 道言

春風辭 二首辭

黃令長在山堂謝之以詩 二首七言律

重刊來瞿唐先生日錄 卷一 四

江邊送劉還溪 歌

壽黃石崗 長短句

招張仙歌 三首歌

看水篇 道言

寄劉洞衡 五言律

秋夕 五言律

寄楊印峰 七言律

康村 五言律

寄林子 二首五言律

白堊道中遙寄楊雙泉 七言律

笑吟 四首道言

蒼楊郡博 二首五言律

題贈東明禪師 二首七言律

寄朱懷陽兼問慎所 二首五言律

寄石峰 七言律

雜言 道言

輓馮孔唯 七言律

峇郭夢菊督學 選

瞿唐先生言錄 峇山稿目錄

送王我齋 七言律

龜雖壽 樂府

送古見吾 長短句

有客 七言律

憶昔歌送楊大理還滇兼勸見懷 歌

蒼谷歌 歌

釜山堂成 五言律

峇胡惠庵憲副 二首七言律

梅花 道言

遠五岳還曹荔溪以詩見問用韻奉答 七言律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客問

僕以先父病未疾母目疾侍養不仕友人致書多疑之作此代峇雖文其辭然實有是問非客難賓戲之假設也

瞿唐來子於釜山書堂客有過而問之者曰某聞子久矣聞子冠道德履仁義衣百家佩六藝知子已棲君子之林矣衆人慕之某竊爲子不取也吾聞鳥能鳴陽葵知傾日物且如此況于人乎是以哲士乘時

瞿唐先生言錄 峇山稿

達人賦世方今

皇猷不赫王表輝昭羣袞獻璋諸父園橋采蕙蒞而兼蓄乎蕭艾選于將而不遺乎鉛刀非愷怙而抱瑟豈濟渡而無舫苟可以存心于利物奚必于執璧而垂貂子廼懸車城市擊壤衡臯騰翹飛于鸞漢羗繼迹于鸚蒿洵切鯨而戢翼必滯患而屯膏枚雕龍而削草快茶芥于禪衲吾將冀子今參軌伊呂胡知今子今駕言許巢來子曰子以我爲隱矣夫隱者必有所爲今生值明時以不見用爲耻吾不爲也客曰人

之酬世非處則出榮春者蘭華秋者菊我知子之心
矣方其采秀雲莊燔枯霧築刻羽引商吹金鼓玉高
價蜺巔必聲蟬谷狎花鳥傲墳素恁遠引于青岑非
纓情于朱轂豈知闇者斯章微之必著乃若巖廊訪
丕荃宰羅奇旭日駕夫乾鵲條風轉于枯莢書將鶴
載旌以鸞持束帛投園結軫填茨慶吾道之大行感
人世之我知子迺整筋揮翮仰首伸眉披菽岫出峯
達盼鳩衢而揚袂排鳳闕以論思知子有南山之徑
慮子有北山之移來子啞而笑曰非徑也是迂也夫
瞿唐先生日錄 卷一 金山稿 二

予欲救世吾不爲也客曰若有人焉遺情棄世絕圻
脫屣紫藉通名青冥輕舉爾其垂琳綬佩琇玦駉藤
六驅列缺調世外之玄靈彈壺中之白雪青鳥縈音
紅鸞擊節已而明月初升雲璈方歇貼桑海之幾遷
回歲序于一瞥悲荒丘愴古血乃若芝宮龜屺桂館
龍驤吹水成醴叱石飛漿真妃慘饋姹女救醜招王
喬以容與拉蕭史以相羊既沉酒以言別指流水以
成章歌曰流水今東注美人今何處回首今三素浮
世今朝暮乃若陰慈雲滅甘露謝四流弘六度秘授
瞿唐先生日錄 卷一 金山稿 三

禁苑之旨洞開葱嶺之路爾其不生作圓無象爲家
天地遠廬形體蟲蝦見理卽障篤學愈差乃吼桐峰
之虎垂長慶之蛇種雲門之樹澆南泉之花點洛浦
之金衣洞山之麻烹明昭之銚飲趙州之茶早聞者
難登彼岸割辭者未窺津涯彼傾海入毛不撓魚鮪
若施藤倚樹必寐室茶子之勃窣不出戶廷不面官
長孜孜而惟日不足者必居于此矣來子曰子愈言
而愈遠矣此方外之術出于名教之外者也世皆若
此三綱絕矣吾不爲也客曰世真不知子矣遂避席

而起拂衣而去。來子曰：居吾語。女夫大德者不官。中立者戒倚。是以君子無終食。言仁。大人以萬物為體。不怍怍于必行。不硜硜于必止。蓋藻浴存乎吾身。顯晦安于所遇。立德之基有常。樹功之途不一。苟入而可以事吾親。今則啜菽承歡。句出而可以事吾君。今則捐軀弗計。見輪出圓。因楠施直。遭坎則停。乘流斯逝。大行今何所欣。窮居今何所戚。故移忠于家。則敬同移孝于國。則愛同使人。皆以不仕為是。今則龍逢非孝。使人皆以仕為是。今則曾參非忠。彙征者何以誦其駿業。嘉遜者何以高其清風。蓋駿業者扶顛持危。有匡世之績。清風者起頑立懦。有垂世之功。是皆有裨于國家之教化者。也可見事無定體。惟義是適。行無定轍。惟道是崇。故可以仕。亦可以止。仕止之間。存乎脩己。子謂子夏不云乎。無為小人。女為君子。若為小人何取。青紫若為君子。出亦可矣。處亦可矣。未學興而功利熾。此言不聞于人之耳也。久矣。吾將尋孔顏之所樂。析繭絲于此理。愧榛楛之無成。空劬勉而不已。苟友于可以為政。空言足以善俗。則應務之

龍虎先生曰錄

全書稿

四

微忱。或可以為山海之小補也。獨非鳴陽向日之心乎。子何過疑至此。客曰：我過矣。我過矣。而今而肩始知江湖廊廟原為一體。明道行道皆將淑人。我過矣。我過矣。來子援筆作客問。

龍虎先生曰錄

全書稿

五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清溪莊

多半楓林人家少。千峰萬峰葱窈窕。一羣嬌鳥啄雲
巖。仰面石泉懸樹杪。落花朝暮送柴扉。掃斷依然撲
客衣。華陽道士胡不歸。菖蒲節老蕨芽肥。

登小筆山

翠閣珠林侵碧霄。危闌四面俯山椒。天空峭石排玄
筍。日晚殘霞駐赤標。海外誰人驂鳳鶴。寰中何物喚
瓊瑤。江湖一望無窮思。惟寫鶯花荅治朝。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六

輓隆孔哇

岑公江下曾呼酒。龍脊州中共放船。一日豈知竟千
古。青年誰料到黃泉。遼陽鶴去雲連海。古木烏啼月
滿天。幸有三槐依舊綠。夜臺何必恨長眠。

用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示周生子榮

我曾觀東海。吐納接扶桑。我曾登泰山。五觀摩青蒼。
中有萬世師。日月麗重光。道統在天地。循環如陰陽。
繼之鄒氏子。授我入道方。學問求放心。仁義析毫芒。
鄒魯既已喪。立言有否臧。而胡末學興。後役翻自戕。

不求道于心。却求糟與糠。大本已乖矣。安得問行藏。

遂俾鄒與魯。千載擅孤芳。豈無豪俊出。立志苦不剛。

十步九回頭。踟躕而傍徨。豈知在弘毅。任重道且長。

况道本率性。行之如康莊。卑者為利祿。閉門課文章。

高則講空寂。名為選佛場。二者雖有差。均之牧牛羊。

我佩鄒氏言。朝夕不忍忘。勿忘勿助間。勉勉長自彊。

誰謂東海深。渡之止一航。誰謂泰山高。登之比尋常。

高深雖踔絕。操舍即存亡。百川與丘陵。不學良可傷。

有志山海者。莫謂斯言狂。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釜山雜詠

清風草閣三竿竹。明月山泉一曲琴。惟有梅花知此
意。冷香入夢到而今。

繞宅蒼蘚惟鳥迹。隔溪煙霧似人家。淒清莫是仙源

近。一線水泉萬片花。

顏回巷裏難旋馬。原憲門前長野蒿。剩有春風長富

貴。杏花酒水日滔滔。

明明皎日高松下。淡淡輕風密竹前。石上許多葉落

聲。一聲啼鳥喚人眠。

生子何須論化鶴。閨年不獨有黃楊。棹歌夜訪山陰雪。與盡歸來也不妨。

今人逢窮即名鬼。誰又將錢論作神。豈識鬼神即晝夜。月纔屈處日旋伸。

喜成却恐敗將至。憂失還從得裏生。一笑攬來通嚼爛。清風明月送將迎。

了心歌

我曾與洪唯子。浮丘翁。揖金母。拜木公。水桃碧藕丹。殊紅。以屬爲輪雷爲輿。上下二儀遍九嶼。龍竹鮫絲。

卷八

歸碧落。金宮銀闕高龍從。蒼梧朝設鳳冠栗。夜來還入扶桑窟。元鈞曲罷舞回鸞。五音時聽琅玕樹。放情

凌霄無定期。蕙風十二紅玻璃。春羅剪字知多少。羣仙博戲無昏早。詎知誤輸五色龍。誦向人問餌芝草。

餌之今已三十三。雞碑鼠獄只空談。征裘誤夢邯鄲道。長途短髮風飈飈。我壽倘有一百歲。前途止有六

十七。回視夙齡只一時。西崑東汜烏丸疾。假令不得到期願。七十八十未可知。此生枉過不聞道。擊鍾烹

鼎欲何爲。叢桂幽蘭多縹緲。松風蘿月溪山小。苦被

白雲一片留。瞿唐道人心已了。有時並了亦兩忘。傍花隨柳信周行。大山巖巖海汪汪。沫泗真源派許長。蘭橈桂檣駕一航。排闥闔登宮墻。大呼尼父坐明堂。鳴球佩玉共趨蹌。回琴點瑟繞鏗鏘。

曾岐山自岑公遠訪予于金山于其歸也贈別以詩二首

白屋參差碧樹齊。金山虛擬近丹梯。菊花見客爭離發。杜若乘風拂岍低。詩賦誰人驅鮑謝。煙霞吾道覺醯雞。憐渠百里能相訪。水滿蒹葭月滿溪。

卷九

九

處處春風折柳枝。柴門偶過興猶奇。江湖不博幽人樂。信義多應長者知。雨久蟠龍秋意早。雲連鐵鳳雁書遲。既思暫到仍長往。莫遣深情惜淺卮。

寄飛練

撥斷綠絳絃。長年枕麴眠。鼓盆莊子老。荷鍾伯倫賢。苦海誰能脫。窮坑豈易填。莫將窮苦事。掛碍不成仙。

醉

騷裏笑欵段。欵段笑腰裏。人生天地間。走獸與飛鳥。務光讓天下。天下卽爲草。僖夫競寸畦。寸畦卽爲寶。

誰人住市井市井皆蓬島誰人尚髮髮髮先醜老
青較于藍深人豈勝天巧為爾得醅醕因之謝昏曉

盧行所見在別之以詩

朝朝莫莫對枯桐山北山南長桂叢兩地久懸千里
隔三春何幸一尊同已留徐孺開塵榻更共盧敖笑
壤蟲倏爾相逢仍惜別差池燕紫野桃紅

盧行所還便寄王次宇

十年踪跡泛虛舟幾度蒹葭咏破秋偶晤盧仝聊煮
茗翻思王粲欲登樓桃花着雨紅顏改柳絮乘風白

練收不覺題詩成一笑半池春水半池鷗

董願庵推府見杜金山書堂

雨裏榴花午影長偶然旌節下茅堂閒雲繞戶枯桐
潤密竹沿溪晚簟涼斗酒幾時嗟咫尺功名今日見
龔黃不辭醅酌留空谷秉燭何妨夜未央

青山一臥門長閉紅日三竿酒未蘇採藥慣看黃獨
久誰人偶到白雲孤籬邊客飲花頻笑醉後歌繁鳥
亦呼猿鶴不須猜從蓋林巒自此卽方壺

五馬雙雙度野橋清風拂拂暑全消那知報政餘三

月始得論文在一朝。我道百年惟白石。君行萬里自
青霄。卽看臥聽甘棠月。麥穗桑枝滿耳謠。

一曲清江帶白沙。沙邊蘆荻傷吾家。松間時下聽琴

鳥。壁上長留篆字蝸。不有陳蕃能下榻。誰知顏閭飽

食霞。莫愁信宿無供給。獨木橋頭繫扁槎。

槎注漢水編甚美以槎斷水取之

通通歌四章爲哀揚作吾賦

通通通井瓶一落無消息。流水高山半調絃。四十年
前爲爾識。嗚呼一歌兮歌聲孤。滿林松月爲誰鋪。

瞿唐先生詩錄 金山稿

子賤琴聲成雅弄。士元驥足人難鞿。陶令方備松菊

盟。鄭玄忽入龍蛇夢。季真夙昔擅風流。莊生今日饒

齋。送嗚呼再歌兮歌聲長。仰天四望天蒼蒼。

有母有母風中燭。有妾有妾子遺腹。夜臺鄉思回飛

轂。天昏地黑楓嵐毒。乘風逐霧落梁屋。饑鴟啄雪鳩

婦哭。嗚呼三歌兮歌轉哀。一泓痛血濕蒼苔。

爾庭有樹變紫荊。爾園有鳥化鶴鴒。曹蜍知未死。此

責爲誰。乃流雲兮木杪。落日兮荒草。我與爾言今傾

懷抱。嗚呼長眠兮不曉。

菊三首

歲晚華初凋。秋英落更遲。回看潘岳圃。寒蟻上枯枝。

其二

陶令齋詩到。王弘載酒過。黃封注花骨。白雪遍秋坡。

其三

滿種黃金砌。分栽白玉堂。何曾隱嵯壑。始得傲冰霜。

重過天生橋

江上遊龍跨水濱。江頭有客俯龍鱗。乘冰即渡翻思漢。鞭石無成却過秦。每恨流波沉合璧。何妨濺沫起

龍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十一

芳塵。重來不盡朝宗意。馬首秋風又憶尊。

水入欵嵯飄亂絲。水邊樓閣對撐支。銀疑月窟曾遊處。鏡憶羅浮欲往時。半生生涯雲共懶。三川風雨客

行遲。凌霄鴻鵠寧無志。不在題橋便有詩。

寄雷劔東蒙自明府

四首

隔別經三暑。江山隔萬重。音書無處達。夢寐有時逢。雲滿垂堂竹。風傳倚澗松。茂陵多病后。近日更踈慵。

其二

素節秋懸玉。清時劔滿霜。驂驪千里遠。鵬鷲九天長。

柳繞陶潛宅。花垂潘岳堂。澆花并灌柳。暢茂即甘棠。

其三

何日傷潘濬。今朝憶作吾。九原如可起。三徑已先孤。向秀非聞笛。王戎偶見壚。哀歌不成調。撲筆夜啼烏。

其四

憶爾同金錫。憐子飽桂芝。年華芳草識。心事懶雲知。席上談雷劔。花邊接董帷。牂牁何日到。好去慰相思。

寄贈董麟山徵君

四首

久知傳鳳藻。無計到麟山。日月淹溟海。鶯花隔劔關。

龍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十一

君應能出世。我亦似偷閒。安得生雙翼。相看結九還。

其二

王猛長捫虱。東陵早種瓜。風琴時掛樹。鴻寶漸成砂。自古仁人壽。從來遜者嘉。志機無一事。隨意插三花。

其三

有子承家學。之官得令名。丹心明白日。清議在蒼生。五馬迎春出。雙旌拂曙行。文翁俄頃化。比屋接絃聲。

其四

我屋瞿唐峽。巫峰面草堂。偶將愚喚谷。長以醉爲鄉。

水侵蒹葭落。風催鴻鴈翔。此時應憶爾。憶爾答瑤章。

許象洲元戎于梁山曾許仙茅久不見惠詩以

速之

天邊有客饋仙茅。為是施州滿近郊。幕府曾云千里

寄仙家。虛冷六丁庖。鳩鳩春盡呼榆莢。謝豹花深掛

柳稍極目不知何。日到長歌幾度塵橫敲。

廖對峰以設館至梁踰年而露化其子齋泣至

山堂照骨之貧余愧不能大助也詩以哀之

稿席家千里荒山土一堆。廖融知夢死仲蔚為貧來

廖唐先生日錄 卷四 十四

雨急若華落春殘謝豹哀。麥舟深愧爾相對淚盈顛

寄贈朱最峰少府 三首

何時牽別袂。此日已初冬。夢久飛都歷。歌曾許最峰

緒風催北鴈。玄霧暝長松。偶值梅花使。題詩對石淙

其二

往緣驄馬使。曾度白鷗灣。酒自金華饋。詩從刺史刪

雲留龍洞古。月戀兔亭閒。不得相長嘯。于今有厚顏

其三

滿地皆芻牧。如君亦道流。一官成矮屋。四野盡清謳

水落蠶叢國。山銜白帝樓。訟庭公事少。應不廢詩鈎

壽郭夢菊太府 四首

匹馬蠶叢長。杜蘅三巴草木亦知名。風高赤甲堅。仙

骨月白瞿唐洗。宦情行下有懷歌。短句斗間無計祝

長庚培持。國脉須難老。九里于今潤帝京

跨鶴携琴道氣全。不穿羽服亦天仙。想應金節分今

日。會有銅人話。昔年浦野兒童皆。犢佩或時簫鼓雜

蒲鞭眼前無限長。生樂肯向喬松更叩玄

玉盤銀燭紫霞杯。其兩和風壽域開。四岳已知添一

廖唐先生日錄 卷四 十五

歲五雲從此護。三台管寧性懶空。穿榻范曄思深為

折梅淪落無成長。潦倒留連何地足。追陪

叔度人歌來已暮。彭宣長憶不相隨。江之永矣斂波

濶室是遠而鴈字遲。灌甕病多頻命酒。報瑤情切又

敲詩開籠放雪知。非事見月披窓有所思

會言 四首

割麥插禾禾老麥將枯。公家還欠去年租。敲門打壁

日夜呼。縱有禾麥依然無。

乾柴水滴滴。燒又不肯燃。大姑罵食遲。小姑得食嫌

但願姑嫁與公府。朝朝暮暮列鼎釜。終身不知此辛苦。

哥哥嘒酒醉。嫂嫂扶回去。小叔小叔苦奔波。東封西祀。髯雙鬚。日往月來疾如梭。料想前頭壽不多。不飲不飲奈爾何。

作恠作恠。人皆求富貴。爾獨學聖賢。學聖賢有何緣。蔬食水飲曲肱眠。自稱快活自稱仙。學聖賢有何緣。作恠作恠。富貴誰不愛。

秋風辭 三首

雜唐先生集 卷之六 金山稿

十六

父存日疾痺經秋風。多呻吟感之哀而賦此。

秋風號兮如裂布。我父風痺艱行步。而何一往長不寤。天寒日短時將暮。欲往從之天無路。黃雲慘淡鳥啼樹。肝腸摧斷誰瞻顧。

秋風號兮歲云徂。我父風痺誰將扶。生兒小時掌中珠。及長南北走紅途。烏生有子反知哺。我生糞土不如鳥。縱然有子依然無。

我生我生空朽腐。今夕何夕納場圃。日往月來箭到弩。兒與父兮成今古。丈夫生不列鼎釜。死後椒漿竟

何補兒哭父兮哭聲苦。父不自知臥黃土。

與太空禪僧 二首

暑逐秋林一葉紅。亂藤高竹趁西風。六街燈火人家靜。閑與山僧說苦空。

我坐虛堂皆向實。君長抱影着空多。紅塵要識能為主。秋月澄江映碧沙。

蟠龍對 詞 王我齋問蟠龍之作

若有湫兮乃在魚復之國。蚕叢之東。劔閣周遭十萬重。上有娥眉新月照。羌戎水輪。兔魄藥杵紅。下有雲

雜唐先生集 卷之六 金山稿

十七

髮十二鎖芙蓉。瓊裾玉佩搖玲瓏。雪絲嬈嬈墮空濛。化為象馬奔入馮夷宮。生綃一幅懸太空。影入吳瀾越漲處處不敢生。山峰郢客一見心怱怱。捫蘿攀蒼擦昏夔。鞭煙捷霧入層壑。六月六日生嚴冬。金鷄赤日翻無功。銀鈎蠶尾投幽甕。大叫洞中蟠者龍。羣龍今天上。爾何為今山中。滿腹雷霆暗不露。爾獨忍今塵世之疲瘵。我欲以爾訴玄穹。金書玉簡起爾躬。興爾雲致爾雨。頓令八埏九野春融融。倏然幽壑水如舞。與二怒號捍強弩。排蠓旌兮張鯨斧。揚天桴兮伐

河鼓倒銀漢。分波咸池。搖地姊。分撼天姥。似與郢客
通言語。六幕昏黑。不知所。夜來夢入龍之山。別有仙
境非人間。瑤樹琪花。團鶴馭。丹沙雲母。護仙關。仙童
侍者。縷朱顏。吹風捉月。弄銀灣。客亦因之入縹渺。扶
桑亦處羲和曉。東視海水青玻璃。區區五岳彈丸小。
安期浮伯幾。輪迴俛仰塵寰多。草草信知凡龍出世
間。啄腐吞腥空自老。一聲天雞。江月杳。啼醒浮生夢
未了。真耶夢耶。兩不知。坐見晨星三五橫。秋嶠。

答贈董麟山徵君 四首

瞿唐先生日錄 卷八

十八

對酒知無地。相思隔幾山。江遙浮預石。雲斷木容關。
已識珠璣綴。空瞻花鳥閒。殷勤寄滇月。去矣好重還。

其二

好句憐飛玉。奇思信剖瓜。十年聞大道。九轉見丹砂。
冲淡能爲主。文章自覺嘉。隋宮饒豔麗。雕刻不成花。

其三

高士曾成傳。循良近有名。古今雙美少。橋梓一時生。
巫峽洲中立。碧雞巔上行。水清山更峻。觸處得謳聲。

其四

溪上茅爲屋。天邊玉作堂。有時開竹徑。無意盼仙鄉。
每覺韶光轉。閑看燕雀翔。平生書畫癖。應笑米元章。
種竹
一曲清溪擁月臺。幽篁處處帶沙栽。春風但願兒孫
長。不畏鸞枝覆綠苔。

送董願庵迺叔還滇

鳴雨虛堂淨桂枝。西飛一鶴譚仙姿。大蘇鑿鑿松筠
日。小阮風流竹馬時。錦水秋生三峽早。彤雲客過萬
山遲。還家莫道官囊薄。賸有幽人贈別詩。

瞿唐先生日錄 卷八

十九

答王晴川

偶憐芳草賦胡麻。爲占浮鷗一席沙。雲本無心常出
岫。鳥如逐客愛啼花。豈因肱折醫方善。未必裙書字
始嘉。金馬玉堂俱可隱。莫猜巖戶桂叢遮。

馮溪子

五月山中溪水長。樹杪百泉飛澗瀆。怒濤赴壑助松
聲。白日魚龍成颺颺。溪邊布栽日催耕。溪上貧家佃
作生。睽言彊以須臾負。鉏笠朝朝天未明。生涯飄薄
惟破釜。風雨留連新作瀆。大婦斫竹小婦春。折菟煮

糜日已午。田中徒兒。怒飯遲。兩三赤脚。隔江湄。欲向
平橋路已繞。捷溪咫尺。即茅茨。解衣調笑。方移步。未
到波心。先失足。難言白水。即玄壚。綠波信是黃泉路。
大婦小婦。奔溪前。淚滴溪沙。沙亦穿。晚來水落溪頭
石。夫君歎。傷石床。眠單衣。敝席封淺土。眼前酸。惻生
今古。前山一夜風雨。深幻形依舊。樓水府。憶爾當時
去住情。壯心視彼康莊。平預知河伯。權生殺。誰能憐
慨赴滄瀛。人生知進須知止。水災原向火。心起浪言
鬼母哭輪迴。人還靈活。溪水死。忙裏幾番失脚來。世

羅唐先生詩錄

金山稿

二十

間萬事類如此。君不見村中馮溪子。朝唱竹枝暮蒿里。

雜興

十二峰之杪。上有異人莊。諸山盡古貌。風致近陶唐。
周遭數竿竹。朝夕奏琳琅。望中練布泉。白壁掛滄浪。
中坐一癯翁。雙瞳搖電光。飄飄雲漢間。泥塗罕八荒。
偶因採藥去。邂逅此相羊。長跪前致辭。此恐是仙鄉。
願授長生訣。永侍左右旁。翁云我非仙。致身等尋常。
世上有丹青。染之令人忙。疴病最難醫。六鑿紛徬徨。
翡翠與文豹。豈不美文章。顧以毛羽故。翻以毛羽戕。

我本素心子。衣服搗玄霜。頭蓋不我青。腰帶不我黃。
絮袍不我紫。玉佩不我蒼。樗散與世違。卜此聊相將。
朝朝斫黃精。服之比瓊漿。山海辭灰劫。我壽猶自長。
世人啖炎火。不敢索此嘗。緣此自懍悞。視我如鸞翔。
浪說有神仙。羨門及紫陽。稽首受斯言。欻然起瞢眈。
語訖忽不見。雲深路渺茫。

溪上春興 十四首

春草年年綠。春山處處奇。落花如有意。流水本無知。
窈窕青霄客。鏗鏘白石辭。殷勤寄猿鶴。正是舞雩時。

羅唐先生詩錄

金山稿

二十一

其二

種竹不計个。結茅只數椽。乘閒將句覓。覺懶抱雲眠。
歐冶原無價。鷓鴣別有天。從容無一事。祇恐易成仙。

其三

獨此溪邊寂。兼之野興長。山川疑島嶼。人世近羲皇。
有客來花塢。移尊傍石牀。朱絃寥落久。三嘆對宮商。

其四

三竿兩竿竹。一寸二寸魚。此會堪棲鳳。年來可贈書。
莊周空往貸。衛女莫欲歔。拾得羅浮種。應歸渭水車。

其五

一髮青山遠。孤亭黃鳥鳴。煙霞春睡足。風雨夜燈清。
謝眺詩多麗。羅含菊又生。祇緣樽散便。不是為逃名。

其六

草綠黃芽浦。春歸白鷺灣。四休堪住世。三徑可怡顏。
王烈終思石。圖南只愛山。清風還繾綣。來往打柴關。

其七

雨後山如拭。春殘興覺饒。小橋浮淺水。曲檻護深條。
江海孫登嘯。樓臺弄玉簫。幽人得真境。不在馬蹄遙。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三十一

其八

衡門多閨寂。溪水更蝸蟻。世故憑黃髮。生涯傍白鷗。
江淹何事恨。杜甫為誰愁。一笑無勾管。終朝看水流。

其九

到處心俱泰。尋常興亦奇。花容勾酒膽。山色瀉詩脾。
海宇昇平日。春風獨樂時。前溪有芳杜。歲歲寄相思。

其十

孤徑幽通谷。三山翠作堆。鳥非緣客喚。花似為人開。
陳繹將書至。山公載酒來。翻因車馬到。踏破一灣苔。

其十一

春事亂如麻。春山背郭斜。雲屯千樹鳥。鼓吹一池蛙。
我愛陶弘景。誰傳蔡少霞。何時通脫屣。相與話河車。

其十二

氣壓豐城劍。光堆合浦珠。我生隨白幘。花鳥即青蚨。
尋壑非詩引。登山藉酒扶。六橋今夜月。千載照林逋。

其十三

看竹雲生屐。聽泉柳轉鶯。古今行步遠。風月擔頭輕。
藤鼠知年齒。醞雞識利名。人生鷗鳥共。達者可忘情。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三十二

其十四

廠幔催清曉。看花媚夕扃。芰荷初有服。春水正宜詩。
啼鳥通人意。懸蟲似釣絲。原來彭蠡笛。不向世人吹。

贈小溪

疊翠堆奇自。畫屏小。溪歛石錯。繁星一灣古。水今生
綠兩岍長。楊短着青。畦壑雲常連。豹霧柴門戶。或浸
鷗汀相思。記得曾溪畔。風捲松花兩汀萍。

杪秋有懷郭夢菊太府。輒賦五言十二首奉贈

兼酬佳句。感時陳抱并見乎辭

許國投龍劔排雲叫鳳墀徒薪憐獨苦梳髮已多禿
補拾羣蟲識丰標白獸知姚崇陳十事唐室杖安危
公曾上時政疏十事

其二

白日携琴鶴青霄刷羽毛龔牛來海甸韓鱷去江濤
夔地三分土耕夫一半刀峽中藤蓋屋往歲幾家逃

其三

落木鴻初到寒帷菊正明秉衡時有待典郡歲仍更
地闊劉封井江深白帝城文翁多化雨肯讓峴山名

瞿唐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二十四

其四

每讀夔門稿燈花報夜分已看奎壁燦轉覺蕙蘭芬
象馬蟠江月樓船接海雲偶然生異興應更著玄文

其五

玉露垂愚谷金聲擲草堂體裁欺鮑謝雅調入宮商
雀噪空爭樹鸞鳴必向陽自知折襪線無計鬪絲長

其六

落手煙花熟迎人水月圓看山隨展到得酒傷蓑眠
謙秀甘遺世桓譚獨信玄于今千載下巴國見遺編

其七

午夢殘金馬秋思入玉琴楓楠千樹曉鷗鷺一灣深
魏闕瞻如昨蘇門嘯至今鳥花知我意拉我到青岑

其八

吾道松梅淡年華鷓鴣啼空能懷鮑叔原未見祈奚
月落峨眉淺雲迴灩澦低江湖多少事憂處盡情題

其九

捫蝨淹三徑騎虹憶十洲丹砂期熟鼎白髮欲生頭
自愧非高士多應負細侯清風吹杜若咫尺隔仙舟

瞿唐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其十

不是厭輕肥何曾住翠微龍神應沛澤鶴野故驚飛
渭北春花晚山陰夕艇稀五雲多處望一望一瞻依

其十一

秋杪綿衣薄窻虛竹圓斜懷人驚白露寄遠折蒹葭
飲線期無地書裙思轉賒交神偏入夢入夢筆生花

其十二

瞿月流三峽巫雲掠九霄江山遺此勝感遇幸今朝
陳楊應知設袁扉不用招春波如媚眼便去放詩歌

寄傅志宇

三十年來見大家。而今對客賦蒹葭。溪邊飲酒天將
午。竹下懷人日欲斜。已識門前栽五柳。豈無頭上插
三花。諸兒剩有踴躍樂。肯學迂踈漫種瓜。

寄胡麗吾

與客相逢問麗吾。書香喜又見韓符。十年翰墨三都
賦。一日功名五百呼。笑我間中多酒債。知君忙裏少
詩租。何時得遂山陽願。醉臥松根月半梳。

登彼篇

示諸公

登彼日觀峰。兀然掃石坐雲霞。為佩裾金玉為咳唾
下視紅塵人。盡為紅塵縛。方着紅塵衣。終以紅塵破。
登之欲如何。獨馬不用馱。我馬如玄黃。依舊紅塵臥。
君不見人間擒龍打鳳仙。連山為琴黃河絃。

贈別唐漢田

黃葉紅亭秋可呼。賦詩贈別泛層蘇。望中鄉國二千
里。坐裏樓臺十二孤。官冷應知餘苜蓿。時清何必話
頭顱。文翁化蜀今猶昨。不在談經與剖符。

向雪亭見訪

七夕銀河暑未收。馬蹄底事不相留。風塵憶作秦中
客。蹤跡須知水上漚。茅屋石牀三伏冷。黃柑紫蟹五
湖秋。雪亭想在山陰畔。得興還撐訪載舟。

不不歌

齊奴婆娑矜豆粥。堆屋黃金三萬斛。金張舊業何龍
從。兩宮雙闕帶千薨。千薨萬斛應難托。薜榮朝開莫
還落。太山神女嫁西瀛。地黑天昏風雨生。須臾鴈鶩
呼寥廓。白衣蒼狗一時平。翻愧焦螟巢蚊睫。自來自
去了。無聲爾何苦。英雄自古無常主。爾奈何。鳳沼原
來卽雀羅。不不歌。不不歌。何須浪飲丁都護。嘗破春
情不在多。君不見瞿唐來矣。鮮種松千尺。種柳短。

雜興

鮭魚插高樹。光華滿樹摧。焚膽偶封塗。春意一時回。
莫言灰已冷。吹之猶可惺。惺時還灼爍。烹葵及調鼎。
枯繩聲百折。溪柳高千杵。天生此物有何心。長與人
間管。離別焚香告天與。天盟願天此物不須生。條然
無事茅齋下。萬山松子一溪蘄。

欲遊岱岳孔林先寄楊作吾

泗水自祭青帝麓。尼山遠護聖人家。龍驂碑碣蒼松古。鳳德宮牆老桷斜。歲月空驚懷蕙圃。斗牛應冷舊仙槎。而今地主歸龐統。幾度飛揚醉莫花。

林明府以外艱還秭歸別之以詩四首

半是圖書半是琴。蒼生盡憶秭歸林。武城惟有絃歌在。一曲相思調轉深。

三日歸程八月槎。昭君村傍水之涯。朝雲暮雨思君夢。夢到村中第幾家。

此出多應忠存來。來時權笑去時哀。春風一日吹芳草。乘月還登郭隗臺。

瞿唐先生集錄

金山稿

三六

不識相逢到幾時。明年南岳是佳期。夜來去閱瞿唐集。還少三遊洞裏詩。

釜山堂成憶昔篇一百韻呈莊明府

憶昔遊玄圃。相看貫白虹。唐科龍虎出。虞戰鳳麟同。海嶽開秦甸。菁茅入漢宮。祇台思夏后。壽考憶周豐。野鶩皆登俎。秋蛇亦入控。隋珠常並燕。楚玉不遺瓊。禮樂遭昭代。琅玕有匪躬。咀華金窈窕。麗藻玉玲瓏。紫電水千尺。紅綃霧幾盅。鄒林材共梓。崑頂石俱珣。

顧以親垂老兼之病益攻。江湖家獨遠。風雨鬢雙皤。比關心徒壯南陔志。未終傾葵時。耿耿拾樵更。仲仲芳樹憂。鸚鵡甘霖或。蟬螻跳九虛。宇宙穿屐倦。龍從傾國媒。如在連城價。自逢知章心。久破杜甫耳。非聾也。覺鷹非鷲。難言豹。即鰲魚。因緣木。拙兔為守株。惺雜縣愁。金奏羸。鷺良錄。懔思鱸。秋有約。倚馬夢空隆。擊唾誰千里。逃禪且六蟲。燕關雲慘淡。灑瀨月朦朧。未展千時策。長看入午銅。回腸頻轉轂。歸路疾飛駝。緣此投三峽。無由見九嶷。陸通還入蜀。种放復居嵩。

瞿唐先生集錄

金山稿

三九

去去時非晚。蒼蒼勢本穹。往來真泡影。斷送賴醞醪。草歇劉郎綠。花殘白帝紅。峰高遲鳥翮。溪漲疾漁舸。木客千枝月。蛟人一荻風。陸渾山。翠律頽。濮水冲。融徙倚還荒徑。分明覺轉蓬。羅合環宇。菊靖節。候門僮。夜雨追姜被。霜蹄恍鮑聰。衣存游子線。壁掛嶧山桐。母飲猶堪占。隣漁金饋象。逡巡藏滑澁。次第摘蔬菘。共道家非國。誰知孝即忠。百年惟菽水。三釜付瀧淙。豹未文章顯。烏先羽翼翀。蓼莪原不讀。寸草已微功。自識成高蔚。人傳近渥漣。屠蟠依薛荔。顏闔友獐猴。

第一二七下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四 頁

出處今人事陰晴造化公天高憑雨露地潤任西東
打麥成茫昧乘槎總鑿空豫樟非杞棘鮪鯁卽鯨鯢
黃紙灰應冷青精意轉烘平生慕山水真似困饑餒
旋架崖根屋還栽石竇稷園應疑向秀宅亦近楊雄
蕙徑中封蘚荆扉不剪芄清泉隨意活脩竹自然蒼
霞氣侵桃樹煙氳入桂叢鳥孤穿葉密蝶弱撲花豐
石瀨徘徊抱溪田宛轉通差參成曲巷高下隱迴櫳
青眼輪與寂黃昏社鼓曩是山皆得髓靈藥已成獲
草木俱仙品年華度禍網曉風清枕簟暝色黯杉楓
地僻偏宜懶文豪欲送窮山光分几席草色帶空濛
仰面星辰濶低頭杯斝儻臨流頻濯足入谷欲披緘
松館時邀月山尊或吸筒一聲成浩浩萬事忌匆匆
散髮飛孤鵲聽泉對野溟酒醒風入榻客到鶴開籠
坐臥依雲氣行歌答阜螽抱雲眠自在滄露飲鴻蒙
尋隱長題鳳逢車偶夢熊晚成園種漆鑽久木穿礎
覓句隨髭斷翻書見蠹訂姿姿真婉嬾雕刻覺蟬蛸
寄遠聊扳抑吟多欲截筒悲歡塞上馬心事楚人弓
談笑天隨子從容桑苧翁行藏歌杜若日月佩芙蓉

重刊來瞿唐先生日錄 外篇卷一 三十

始覺茅齋下悠然太古中青山真屬魏白首始招馮
笑我探奇早看誰鼓瑟工天邊摩漢鵠枝上嚙春蠶
刺啄隨時至沈冥覺自冲溝中同作斷肆外莫遺葱
尚友慚孤陋論經欲拆袁蛟螭須爛嚼堉堉漸消融
自後卑鉛槧知應惜燕鴻坐多塵到履靜久蠧喧聰
數定生隨薄時清道未崇鶉蛙看幾變微藿不求充
單父先投餌東阿可卽戎閭間宜愷悌絃誦到疲癯
花柳知潘岳丹沙識葛洪冠裳煩懇懇車馬下恹恹
圖報先知劣師資未覺曹有詩呈茂宰無計獻重瞳
殘燈將欲滅欲滅更揚輝遠思有沉吟披書寄翠微
覽遺事
千金買參朮珍藏藥之圃豈知敗鼓皮翻治腹中蠱
與朱雲石
媧皇善補天西蜀天還漏精衛能填海海水愈奔闕
人間不斬老葛藤白日依然生棘菽紫陽崛起五峰
巔雲石溪邊牢結構我曾深夜話蒲團欲往方舟不
可又怪爾老狐精枯木崖前春復春千年萬年作人

重刊來瞿唐先生日錄 外篇卷一 三十一

語翻與人間話生死話生死迷津深無底三月浪高
魚化龍痴人猶厚夜塘水吁嗟嗟咫尺成千里鄉人
之子已往矣江浩浩雲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答雲石天人篇之作

莫謂天時至難言人事多一心輕道路萬物任風波
枕上羲皇夢花間擊壤歌岸頭有真興舟楫竟如何

福利道人

福利道人宅三畝壁間文字多蝌蚪山深無曆不知

春只問花開花謝否

春風辭

春風起兮花殘我有美人兮江之干三年不見兮路
漫漫遠莫致兮贈木難歲崢嶸而將莫心惆悵而轉
寒檻宿莽兮舉幽蘭指九天兮我心丹願及榮華之
未落兮騫玉鸞何時見我美人兮使我終夜不寐起
長嘆

春風起兮花飛我有美人兮江之磯三年不見兮路
嶮崎遠莫致兮贈珠璣駐雙樹而漸遠望九關而多
遠飲墜露兮餐落非柳昏花暝兮我心悠願及年歲

之未晏兮駕玉駢何時見我美人兮使我終夜不寐
轉歎秋

春風起兮花落我有美人兮江之閣三年不見兮路
沙漠遠莫致兮贈金錯日宵宵而下山花飄飄而漸
舊佩辛夷兮結杜若不我洵知兮我心購願隨風雲
上征兮跨丹鶴何時見我美人兮使我終夜不寐轉
蕭索

黃令長在山堂謝之以詩

紅泉翠壁繫漁艇蒼笠蒲團對薜蘿笑我著書耽歲

月看君學道見絃歌花間兩人來少郭外春深野
燒多不有明公能折節輪蹄誰到白雲窩

福利峰巒接漢齊蠅虻岫枕峰西青松帶雨蒼蚪
濕白石籠雲謝豹啼汲黯有才長臥治陸通遺世費
招携此情惟有嘉祭識酒自清清唱自低

相逢把袂識循良穎水當年亦姓黃三徑未曾傳竹
葉四郊先已種甘棠綠綺見客音偏雅玄鶴逢人嘆
更長野外不嫌多閒寂秋高還過白鷗莊

黃廣西人安靜悃悃不事粉飾雅有古循良

風蓋非俗吏可比也宜民之情見乎其辭

江邊送劉環溪

琉璃亂溪江之潯拄杖携壺坐夕陰十載構思非我
事千緡何必買胡琴浮生窮達此江水須識流行與
坎止古人風節重于山東帛安車猶不起臨川郡守
癡不癡却為維摩剪美髭一身榮辱且不惜木雕土
塑欲何為爾脚長年登兩室授得羣真龍猛筆有時
點石成塗錄萬里長空翻海日誰言錯識南華來黃
金世上豈無臺退之花前將醉倒獨子不樂何為哉

重刊來瞿唐先生日錄

三十四

壽黃石崗

與君未相逢時飛玉屑搖玲瓏與君時邁會正值蓬
張開瑤瑤君本官中仙一簾秋水坐青氈我亦十洲
客暫到人間看古雪古雪古雪化作珊瑚巵奉君祝
壽輕君肌脚踏黃鶴背身登崑崙池摘彼長沙星將
此白雪辭辭古調高筆如掃萬年回視塵寰小

招張仙歌

三首

世傳張仙化而為龍余以萬物莫人若也作
歌招之

張仙不歸兮春復秋山空兮風颼颼草木夾道兮白
日趨趨石齒齟兮刺鯀繆欲登兮不可以驅欲涉兮
不可以舟君不歸兮夷猶

歸來歸來世有仙人兮別號瞿唐左宮右商兮春風
日日吹琳琅歸來與仙人兮製辛夷之佩着芙蓉之
裳豐隆輪轅兮與二驢驢朝崑崙兮夕扶桑于將叩
天闈朝玉闕兮遨遊乎八荒一杓海水東蒼蒼喬松
天兮發鏗殤

重刊來瞿唐先生日錄

三五

萬物惟以人為主淒清無如水中若歸來兮都且甫
紫貝宮兮黃金廡斑斕隨兮素麟脯琅玕一曲兮衆
仙起舞拍肩蕭史兮哈河鼓長嘯片時兮塵世千古
歸來歸來今都且甫羞泪泪乎淒水府

看水篇

天地如棋盤萬物盤之子拈据于其間利害一時耳
五帝信手拈得失等敝屣自二王而下以力不以理
中原鋒鏑場爪牙張虎兕戰血流于河河水年年紫
白骨化為工掘土還成壘其間澆澆爭鹿鹿不可指
尺寸確蠅頭多于慕羶螳原來陰陽氣揉雜相因倚

二氣迭循環勝負長不已有春必有秋有生必有死
有晝必有夜有終必有始有主必有伯有惡必有美
有尊必有卑有冠必有履有巨必有細有經必有紀
有華必有夷有粟必有糶有成必有敗有此必有彼
有治必有亂有泰必有否有吉必有凶有表必有裏
有通必有塞有張必有弛有晦必有明有遠必有邇
有強必有弱有憂必有喜有往必有來有行必有止
有長必有短有譽必有毀是以勝負場亘古皆如此
氣數之必然豈人所可使我亦常觀化幾入紅塵界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三五六

寄劉洞衡

打破古今事一笑而已矣懶到棋盤中搬弄爭我你
却立棋盤上閒看浮雲起有雲飽看雲無雲看流水
十載支離久三秋夢寐長江山巴國樹鶴鶴楚天霜
詩作蛟龍吼名應燕蕙香南來有春鴈何日度瀟湘

秋夕

積雨空塔濕秋山反照多鳴蛩知慘切落木更如何
白酒時澆菊青衫已剪荷遠瑗思寡過慷慨欲揮戈

寄楊印峰

梁州桃李已成梁鶴迹還遺愧竹堂此日三巴翻教
授他年七里峽名頌其棠無情塞雪連心冷有意江
梅照眼香却憶草玄珍重久新詩不過野人墻

康村

紅樹千峰遠青溪萬壑卑沙虛倚竹短春淺落花遲
水石平分處漁樵問答時鳥聲長一啣似欲慰詩脾

寄林子二首

不見林生久悠悠未可期方秋來入夢無地去投詩
梅福傳書日程門立雪時于今二十載髮髮各成絲

瞿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三七

白崖道中遙寄楊雙泉

迢迢遺雙鯉虛徐又九年秋生魚復浦人憶碧雞巔
有客三刀夢將書萬里傳孤山多刻意我亦愛通仙
十年杯酒龍宮日二月瑩封馬鬣時郢曲漸忘投去
調梅花尚憶寄來詩王猷未見山陰面蔣翊寧忘竹
徑思已許瞿唐今夜月百壺同醉刺桐枝

笑吟

夢魚即豐廩夢棺即剖符笑我不浪夢一枕盡虛無

其二

大釣鯨與鱖小釣蝦與蠅笑我長持竿只釣寒潭月

其三

吹笛可成佛吹簫可得仙笑我懶求吹只撫無心絃

其四

伴車以行山行車以行澤笑我只輕車處處皆阡陌

答楊郡博二首

伯起談經日橐馳種樹時三巴稱政教五典賴君師
笑我長多病逢人每見遲秋風吹落木無賴自題詩

其二

龍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三十八

斑斕堪製服麋鹿遂相從白日嗟河伯青天問火龍
農家誰比櫛歲序到寒蛩莫謂巴川漏媧皇已補縫

題贈東明禪僧二首

寺下長川淨夕暉寺邊高竹帶霜飛登堂便覺僧家
靜得句翻思遜者肥空寂不妨通短刺相逢還欲借
禪衣明年共約登衡岳坐看冰簾捲翠微

一幅蒲團百尺竿眼看孤鶴度高寒流雲時潤松間
石蘆菊長依月下檀浪說幻形同土偶誰將好句比
琅玕陶潛性懶多耽酒白杜從今莫素餐

寄朱懷陽兼問慎所二首

易水探春日夔州友棹時相違無半載悵望起孤思
積雨空林濕寒花小徑欹幽居無底事料得故人知

其二

彩筆題青嶂長歌問紫陽投詩將縮地無計可登堂
千里家非遠三刀夢亦祥王褒吾憶爾滇海隔微茫

寄石峰

積雨江村水帶沙懷人長憶隔蒹葭晴霞遠遠紅將
飲崖竹森森翠欲斜白髮何曾嫌貴客青蚨原不戀

龍唐先生日錄 釜山稿 三十九

貧家細推物理堪成笑對酒當歌看莫花

雜言答楊計部

種樹不可兩兩樹難並株兩傍枝若秀中枝必定枯
欲纏萬貫錢難駕揚州鶴欲駕揚州鶴不得冲寥廓
蜀地無窮山吳地無窮水天公怒不平取彼以均此
剗風吹不去精衛填不起世界本缺陷天亦不得已

輓馮孔崖

杖劍平生識者誰風流慷慨亦吾師丹沙曾覓三千
里黃閣空傳十二宜 曾奏十二事宜 身居馮唐知有

子眼前郭泰豈無碑百年回首成陳夢落日寒煙起
笛思

答郭夢菊督學

交因澹泊成詩或江山助君昔過蟠龍擲地天台賦
芳訊飛瑤華妍談發珠樹鱗以明月光潤以金莖露
照我養病顏息彼求羊痼笑非採秀姿兀坐空山霧
譬彼欵段才已甘長鳴弄久無伏櫪思翻成伯樂顧
蘭若覆春洲金虎違秋度嘯傲一枝巢緬邈千里路
河廣川無梁無由抒情素豈識朱鸞翽還驚飛練兎
鄉耆集莊馘歌滿舊時袴文旆指巫陽桃李沾脩注
其中圓方流嫪此亭亭璫子衿江南吟終失邯鄲步
鷓鴣叫日華虞淵不肯住百年瞬息間多因牽世務
因風洒短箋願託雲中鶩何時羅浮春慰此江東暮

送王我齋

馬蹄行色帶秋清事業河汾舊有名六載鱣堂多化
雨九霄鵬背快雲程題詩想過滕王閣懷古知登白
帝城我欲匡廬尋五老琴尊何日話平生

龜齡壽 贈張北村西遊

古樂府龜齡壽辭中有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之句故作此贈之

白雲如遊龍青松如翠蓋松風撼游龍化作文犀帶
俯仰天地間莫只學自在嚼然一粒碧霞丹倭儻肯
當落英食浮楂一日天孫杵便欲抽毫獻治安工部
因詩方寓蜀步兵為酒去求官釣璜物色磻溪石鼓
刀未必老江干吁嗟嗟男兒名重太山身如葉蓬蒿
慷慨鬚頻將幾迴脩况歎餘音流水高山長嘖嘖魚
腸遇雨作龍吟縹緲久抱干時策仰天長嘯太宇寬
醉後歌殘唾壺缺君不見臨邛渴病老文園也犯逆
鱗去諫獵

送古建吾

君不見河東守前者稱賢後者否一片昭華在眼前
秦珉燕瑪隨人口又不見劉連州玄都觀裏再來遊
種禿道士知何處一笑從前看削髮古來賢達知多
少榮名一念都難了譬如去上岫巉尖嶽蕭瑟蘿只
到杪標巔一望地位高猶恨致身胡不早假令山腰
可了心銅虎銀魚已不小古人既如此今人復何疑

况君礪砢世所罕，倒傾蛟室愈瑰琦。冰輪西晦東還
燦，衆星捧上青琉璃。一時翫被浮雲妬，鬼魄蟾光竟
未虧。完名好似黃丞相，重來再去莫噓噓。

有客

地僻忽驚千里客，雲深長斷九霄鴻。踈狂自識成放
叟，尋訪誰疑是醉翁。帶雨枯松橫淺水，背人啼鳥隔
深叢。風流却笑柴桑子，一徑黃花滿甕紅。

憶昔歌送楊大理還滇兼酬見懷

憶昔憶昔江草綠，草玄之子抱紅正。天東無人繫龍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四三

足十年一別如轉燭，長風吹送白雲曲。今夕何夕到
空谷，空谷空谷竟如何。當日相看意氣多，袖拂驪龍
珠，能令起龍梭。而君亦何爲，亦復歸山阿。我聞山阿
無如點蒼好，萬里芙蓉開縹緲。銀河日夜掛天表，三
江五岳杯拳小。瞿唐道人心已了，幾欲乘鸞陵風矯。
與爾同登十九峯之杪，掃雪穿雲尋窅窳。三千弱水
開池沼，荷衣蕙帶冠裳巧。蟠螭如斗瓜之棗，一坐萬
年不得老。下視人荒如秋草。

蒼谷歌

爲王方伯題

長風漠漠起平陸，吹向蒼山入幽谷。林薄蕭森落盡

圖，中有異人坐厓麓。憶昔異人正少年，走馬獻賦明

光前。飄飄凌空橫一劍，彈冠不謂囊無錢。一朝翻然

思，甘旨拂衣棄官如棄屣。清時不敢掛冠歸，安石終

爲蒼生起。雲梢幢縈下徐揚，烏紗白髮照滄浪。原來

宦海千年夢，白日慘淡悲風黃。一時哭盡閭閻血，龍

鳳有雛還踔絕。總角之子解辭金，坐中簪組皆擊節。

江山荏苒春復秋，三十年來土一丘。璧光有氣衝星

斗，石麟無語傍松楸。逝波一去不復返，蒼谷悠悠落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四三

日短鬱紆景色尚，依然花開花謝無人管。獨存鐵石

舊肝腸，化作琳瑯五色章。還繫令兒思百折，讀之我

亦神悲愴。君不見粵兒志裹革，此言于今猶凜烈。又

不見子柳博布班，諸貧令人那得如古人。古心古事

今已矣，貞文孝者爲誰子。嵩山汝海渺不見，碧雲瓊

樹空仰止。

釜山堂成

松子投幃暮茅堂，卜築初山深交誼少。親老宦情疎

種核黃泥裏，敲詩綠葉書。春深多燕雀，鳥亦愛吾廬。

谷胡忠菴憲副

一秋閣筆門長閉十步幽亭草未鋤五柳先生方兀
睡七松處士忽拋書霜風菊蕊迎人笑流水柴扉過
者踈跨馬何時共尊酒題詩掃石摘水蔬

憶昔兒童花滿枝而今蒲柳鬢生絲十年雞黍何曾
約兩地風流各自奇虞氏著書知已晚樊侯種漆未
嫌遲芙蓉冷落秋光淨水白山青有所思

為戀斑斕慣狎鷗忘機事事淡于秋千山未放盧敖
脚一葉翻思范蠡舟以我解彈明月調多君來問草

瞿唐先生日錄

金山稿

堂幽歌成伐木無人和鳥自嚶嚶水自流

梅花

大造無冷煖孤根亦覺短自從嫁逋仙春官不得管

遊五岳還曹荔溪以詩見問用韻奉答

不才天上誰來召有興人間且去遊携得月琴隨鶴
住惟無玉帶與僧留許多臺榭違君賞到處煙霞共
我幽乍起相思相見意吟魂又夢入滄州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述悟賦

來子居太白山有年矣長惡此山與先達同
名也一日跌坐其巔恍然偶悟作聖之學因

述悟之所由即以易茲山之名焉作述悟賦

嗟生民之綉綉兮統媯媯于乾幕紛齟齬于迴遊兮
靈萬物而綽約駁猶蒞而續處兮鮮妍傷而絡絡時
登巢而極蠶兮與禽獸其相若苟萬古其如斯兮亦
惜惜而墨墨登太和于醇智兮疇長驅而短斲豈知

來瞿唐先生日錄

述悟賦

花時之索敷兮羗有生而必穉迄五龍之比翼兮掣
太真而塲披人方出而御世兮鳳亦出而鳴時物理
窮則必變兮事入安而必疵木方朽而解耳兮潛火
埭而生窺賦揖遜之奇核兮忽墟墟而猶腹偶宗廟
之生黍兮欬嫫裂之生髭違乾坤而作訟兮化坎離
而成睽鯨鯢遊於嘯巖兮雷電震於湖濤上塲而下
黷兮霧三精而魃魃天既降災於阡陌兮豈不殃及
於六籍或身眇而臂韮兮或強幹而弱枝或火匿而
金曜兮駟或因之而易僕鴈翩翩而南向兮水澤澤

而東下。蟬豕豕而無聲兮。木飈飈而飄瓦。天晃晃以
漸高兮。晷悠悠而西瀉。海塊塊而生塵兮。山云云而
律聞。哀六鑿之湟散兮。冒真淳而賤假。齧齧衮之木
偶兮。亦如聾而如啞。苟衡輕而纒微兮。愈顏冉其上
首。倏緇其影。撒兮。卽屯蟻而奔馬。詔羲皇之邈遠
兮。長永靖而遑遑。欵五臣之選虞兮。賡歌總理於一
堂。開群蒙于精一兮。降帝道於羨墻。如日月之中天
兮。至鄒魯而煌煌。誰臭味于風雲兮。應千載而鏗鏘
豈斯文之欲滅兮。乃河清鳴杜之茫茫。志士當此日
天啓唐先生日錄 述悟賦 二

空兮。又如去而且就。越庚寅吾以降兮。會日月之龍
寵。乃聽赤鳳來之曲兮。聲金玉而如扣。柰傑質之顛
顛兮。負泰素之洪覆。恐修名之不立兮。棺六籍而漬
漚。助燭龍之謝電兮。望海岳而趨闔。攀胡繩以爲堂
兮。抑揭車而爲囿。程茵桂以爲棟兮。闕留夷而爲霽
芳椒兮。丹堊宿莽兮。結構攄煌煌之蔡幌兮。葑燈鑿
冽冽之瀾滌兮。蘭蕙乃製芙蓉之冠裳兮。又纒之以
江蘼。恐馥烈之未爨積兮。搏蕪藟而申之思美人之
遲暮兮。日與月而斥馳。冀螢閃之微燭兮。增兩曜之
來。唐先生日錄 述悟賦 三

足於織離受赭白之渥錫兮。遭紅陽之已知。處濯龍之華輿兮。委紅粟之訑訑。余款段之無良兮。其邁邇也。允宜感鳶鶴之昭鳴兮。奮狂天門而繚繞市日域。以翻墮兮。飲瑤池而皎皎。入魏軒而嬉棲兮。出夥園而高矯。余翳蒼以棲息兮。其如短羽之微渺。想像章之杳杳而倭僂兮。枝條蒼蒼而蒼蒼。臨際峻之標巔兮。渥九秋之嚴霜。債冬官之掄抱兮。走宗匠之徬徨。高蘭宮之紫柱兮。壯秘宇之文梁。余樛夙而痺矧兮。宜橋極於衡墻。嗚小星之衾裯兮。胡必為圓而利方。

文選唐先生日錄

述悟賦

四

而相儔。應龍不吞腥腐兮。掠太清而蝸蟻。如二物之喋穢兮。亦蠚蠚而蜉蟬。苟踞踈於埴埴兮。烈羲娥之漸道。胡不耽靜家於幽藹兮。坐習北而悠悠。澄元神於冲虛兮。緯與世而無求。庶斯奉信而不違兮。歸母氏而始酬。等太素而還無懷兮。坐風雅之瓊翰。乃探元辰而戒憬。裝兮約親串之隱鵠。州青萍而陸離兮。飛冰霜於結綠。尋錦屏而相羊兮。踈褒紉之斜谷。趨咸京而懷古今。知昆明之劫灰。過豐沛而憂崑崙兮。猶餘歌風之臺。乃聽鷄鳴於日觀兮。俯回鴈之嶷嶷。

文選唐先生日錄

述悟賦

五

強欲資啄菹以鬻翎兮。代留連於昏曉。匪塵路之僮僕兮。乃蹠蹠而自撓。酌剛柔之吐納兮。識行藏之饑飽。敢曰牛鼎之烹鷄兮。恣汗旱澇以自考。第藐然于乾坤兮。敢委骨于腐草。如鳥視而禽息兮。終飲容而枯稿。慕玄訓于住喆兮。惡泥淅而下流。思去住而僞佞兮。安得駕邁乎前修。心霧憤而反悅兮。歎蒼茅以摶謀。慎竈欣然而瞽曰。倦哉承襲。吉而無尤。生當切椎名于薄海兮。殫必收玄藻于瀛洲。恐家食之匪裂兮。利飛敷而遠遊。蓋聞蟬蛻于蹄埃之外兮。觥冥鳳

庭兮望祝融而馳突。歸紫蓋之瑤華兮舞雙鶴之迴翔。越石困之磔磔兮對石室之青蒼。倂芙蓉之縹緲兮忽練帶之飛揚。彼岫嶺之禹碑兮空字青而石亦當時已。鸞鳳之飄泊兮豈萬年瑟瑟而崩芳。胡今日之墨本兮傳蛇蚓之媚嬖。恐神物之珍隱兮有鬼持而神搗。觀河洛而思禹兮讀禹貢而自繹。懼蒼水之玉簡兮終茫昧而荒僻。彼朱張之同志兮乃酬唱於嶺營。承學之在今日兮如秦榛榛之五諫。安得神交而夢晤兮講道脉之逃舫。乃跼祝融而跂坐兮觀海來。瞿唐先生日錄 述悟賦 六

今相留連而踟躕。覺此絳宮之有悟兮。埤埤滴久而融踈如飛。庶之逐雲霧兮。萃景崑崙而升搏。又如飛覓之醴醴兮。取一屑於耿爐。始知學聖人者如百川之觀海。空見其瀕。濼濼潛兮汪洋而漚漚。止羨其太顛之貝隨侯之珠。玻璃而琲琲。况科舉之累人兮。皆欲富貴之累。信乎入聖有坦坦之周道兮。人自恃其伎倆而憤行也。故曰道之不可也。我知之矣。

來瞿唐先生日錄 述悟賦 七



來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目錄

題懷梓依蘭卷

登天元寺

登石佛寺

長歌

了生死

獨立

錦城歌贈從弟文進赴成都試

誰人

來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目錄

寄朱誠齋

行路難

過吳氏舊莊

荅陳近夫

贈謝郡博

林明府載酒枉山中倉卒缺款詩以謝之

竹舍

聞楊崑洲少參訃 四首

雜古

與丁任夫劇飲

針

赤甲行

村居 一首

有客 二首

荅陳近夫 二首

雜興 四首

梅軒歌

贈古養吾

來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目錄

寄贈汪大池 二首

荅范羅崗兵憲 一首

寄楊鑑谷千憲

聞彼篇

畫

戲題李子埏禪師草庵歌

王似泉下第見訪

聞王我齋遷轉

看花篇

荅人

與歸雲寺和尚

贈溫崇峯

同邪淺庵推府王葵軒莊岐崗二明府古民部遊

蟠龍洞得雨字二十韻

我有半輪月

衙門

病后禁酒午日默坐一首

時事有感寄林明府一笑一首

及重刊唐先生日錄 怡山稿目錄

酬李鍊石

荅楊少臺

憶昔行哭荀麟洲愈憲

七夕辭

問岑公寄李明府

吊全思

贈別莊少岐

太白山堂成

荅李獅崗

張北村卜居岑宮用蘇子瞻移居白鶴峯韻奉

贈

無才

羅浮高贈郭夢菊

孫大巡賜扁呂明府催謝詩以荅之

野望一首

贈徐我山

煮菜

前峯歌

來重刊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目錄

觀碁

秋

壽李順庵一首

對酒四首

隣翁

浩歌

呂南湖令長自下車來僕以多病尚缺展拜雪中

偶惠嘉儀且欲見枉詩以酢之

雪中留別東峯山人

白崖道中

讀書

學必

秋風

有吟

無吟

周松臺下第

拙軒

來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目錄

五



來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題懷梓依蘭卷

慷慨相逢劔氣丹詩成月白井梧寒
江山海內誰懷梓樽酒天涯幾倚蘭
南去兒童迎竹馬北來禁樹遶關竿
古今寰宇皆兄弟自是人間不肯看

登天元寺

髻髮亦自疑模模此勵勉今日登此堂
葺宮半荆棘怪爾齧藤鼠黑白交追逼
苾芻多佛備鷓鴣如翊翊時有採樵人
臥此碑中墨日穿金粟影參差舊羅方

來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二

山川騰紫翠合沓亦奇特胡為乎濩落
令我心惻惻炎火吾所慕方車不可陟
睡兀脾肉生翻為山鬼識笑爾方平子
勸我侑厨食鳳皇集梧桐高崗多劣崩
豈不願人間羞與黃雀息前有嶺如削
諸峰馬爭駭好開黃精圃白日生羽翼
歸飛雲漢間祥雲觀五色

登石佛寺

暘暑欲無聊幽堂偶見招秋潭沉窅窅
太白鬱岩巖寺傍孤根石溪橫獨木橋
龍蛇蟠殿古煙霧接天迢迢迎送蒼髯
管浮休白日消興清鳴磬寂望遠渡杯遙

縱目重登榭除煩不係瓢素絃彈買島黃耳摘參寥
邂逅題崖穴留連坐斗極林塘如魏刀筆更聞堯
几席綠風口壺陽對野樵開襟陽嶺觸熱過山椒

長歌

君不見東隣小兒誇敏慧手抱琅玕去謁帝中拜太
子舍人時頭角未完剛四歲又不見西隣老翁九十
九兩鬢鬢髮雪蒙首鋏杖蒲輪入郾城翠甕珍盤方
適口早者何早遲何遲早者非點遲非痴世間不獨
人如此欲上蒼蒼問所之一陽嶰谷方吹籟玄枵尚

次唐先生詩

二

未交寒鑰江梅忽爾出墻東焯約居然先聳壑及至
菊開則不然迂踈澹泊任留連自春經夏眾芳歇方
對玉露結金團逋仙乘馬追風驟靖節之車墜乎後
二賢假令坐一堂更倩誰人分左右勸君看花莫厭
遲鬢髮空催十丈絲春風秋月如無恙菊蘂梅鈿自
有時

了生歎

歎字如滄海人生水滸滸溪河有大小俱欲赴其間
誰挽謝電波逆行至于山生字如布經富貴布之梭

南去與北來手足俱奔波及爾布織成尺寸苦不多
生歎卽晝夜斯道日中天晝夜有晦明天地之當然
我能盡其道千古猶光圓人能知此理便能了生歎

獨立

獨立滄江遠回看孤嶼清綠苔團竹徑黃葉送蟬聲
世豈踈儒術人多戀利名鳳皇如欲出依舊向陽鳴

錦城歌贈從弟文進赴成都試

峨眉秋月涼于水錦里絃歌滿人耳濯錦橋頭立馬
看芙蓉縹緲開羅綺我曾乘興百花遊眼底乾坤到

次唐先生詩

三

十洲珠林琪樹猶迷目屈指于今二十秋丈夫功名
須脫洒將鬚莫令居人下題橋之子何軒昂歸日蕭
蕭馳四馬爾姿如玉尚少年春日桃華出水蓮欲干
天上陳三策須向舟中擊一鞭我今行年不爾若雙
親白髮垂于鶴戀此斑斕五色衣乾坤俯仰成寥廓
此行爾莫漫逡巡揮戈駐景亦由人自古文章多傲
望
命梓里雲山盡是春錦城歌聲壯一聲裂石秋相

誰人

誰人太碑瓦築室傷嗟地繞龍蛇窟墻依翡翠巢
野雲流石髓踈雨淨仙茅一片泉如雪當年擬虎跑

寄朱誠齋四首

不見誠齋久因風寄數行。歲時天轉熱。夢寐我思長。
宿雨王叢棘。晴林有閨楊。意蘊無底事。漫說及枯桑。

其二

患難尋常事淹留翻可憐。眼中皆是地頭上。豈無天
飲啄且成數崎嶇。豈偶然自思還自笑。不必泪長懸。

其三

水崖唐先生自錄

悟山稿

四

其四

逆旅琴尊少空山音信遲。交情廷尉識世故塞翁知
集蓼心長苦闕墻事可悲。古人求自是此外復何為。

其五

五月生陰雨千山滴。薜蘿鳴蛙長到徑野水欲成河
泄柳門頰閉茂陵病更多。相思空張望無奈故人何。

行路難

古行路難太涉愁。苦作此反之便寄與譚敬
所侍御左遷。

君不見花發凌煙閣。前日上花枝。今日辭花籜。又不
見柳拂銅雀臺。既許秋風落。還許春風開。一開一落
人何有。千愁萬愁。一杯酒。朝還着綺羅。莫即填培塿。
芻狗哭土龍。土龍哭芻狗。行路難。行路難。行路之難
有如此。嗟爾世心原。不灰幾人。幾人買丹砂。依然去
駕黃墟車。回首回首。種祇樹。天花迸空無着足。無着
足。無着足。人間信有難。行路舉世難。行絕往來嗟爾
欲行之人。亦將為之何哉。我有兩脚輕于灰。不怕羊
腸鳥道七盤九折之崔嵬。東西南北縱所如。未嘗臨

水崖唐先生自錄

悟山稿

五

路浪生哀朝朝莫莫雲霄上。幾度崑崙縣圃來。崑崙
有路分南北。竭來盡是尋真客。只緣世上行路難。鳥
語長啼行不得。路入南兮雷甸甸。十二樓臺侵水晶。
步余馬兮紉桂蘅。持玉簡兮朝太清。叫九疑之舜英。
日域日躡莫昇平。喜起喜起瘳復瘳。路入北兮石冷
冷。煙霞盤護桃花井。一剡瓊漿步紫靈。長與天地爭
久。永霓吾衣裳。今海日靜琴吾素月兮。萬籟省下視
紅塵如葉。綆天生我才。信不多登巢林。蠶時非他仰
天白日自吟哦。此身不受一塵染。任爾世路之南之

北或長或短或大或小或險或易或得或喪之風波
吾何爲兮而女嬃而靈氛而慎竈欲行不行翻嗟此
手提玉龍欺素娥蛇遊狐立空過峻世路世路將予
何怪爾浮休子不信周道平于水終日兀坐愁城裏
生前縱跨黃金印歟后空成雛眉鬼行路難行路難
侑爾歌加爾食鳳皇不啄人間粟八埏九野何地無
琅玕莫將行路起長嘆

過吳氏舊莊

策馬驅危蹬題詩問落霞
類園團野竹細雨濕殘花
來瞿唐先生日錄 卷六 六

答陳遠夫

閒來無事或臨流爲弄溪山月一鉤
自是磬聲驚荷蕒不關花鳥傲王侯

贈謝郡博

一秋雨滴石淙莊兩度書會君子堂
逸鳳久知連北阮乘龍不識卽東牀
鄰江入夢鄉音近首荷盈盤道
味長閒對郝林看世德家雞野鷺墨花香

林明府載酒枉山中倉卒缺款詩以謝之

野鶴踈雲淡浦沙盤飡市味隔兼葭
道遙久飽元修菜愷悌新添宋就瓜
豈有經綸驚溥海多應松菊到貧家
懽呼幸贖滄洲與鴻鴛鷓鴣覩蒼客網

竹舍

自任苔蘚自掃塵有時搔首有時巾
野花啼鳥無人管都入先生一部春

聞楊崑洲少叅計四首

宦海愁邊夢生涯掌上卮故人今若此
吾道復何之秋雨留連日關河滴淚時
寄情彈別鶴哀調不成絲

其二

江夏思楊震平臺問范滂百年歸皓首
萬事屬黃梁風雨生芻遠乾坤宿草長
曹蜍知尚健未久卽下羊

其三

往者遊京國兼之晤達泉把杯成一笑
計別未三年交誼延陵劍相思叔夜絃
詩成無處遞灑涕向寒牋

其四

騶從飛黃蓋精英入紫垣尚平婚未畢
元直毋猶存水落秋容慘烏啼野日昏
靈均門下客誰與賦招魂

雜言

莫道三伏中終朝只穿葛雨餘生晚涼須換綿衣著

與丁任夫劇飲

春風吹山山欲裂一點落花一點血真血耗散春容
摧黃金難買朱顏客朱顏朱顏欲住時劫灰無柰擊
玻璃玉液金脂不盡醉吞龜潭鳳欲何為銀光之子
莫趨趨為爾琢句開暉曉歲星一夕化為人腐落肯
甘同草木綠蚍不得遊帝都白駒終自聞空谷舉頭
一望天地寬何須手抱青萍哭笑爾百戰刀剪禿長

交龍先生詩錄 停山稿

八

恨鮎魚不緣竹酌爾一杯酒將爾愁腸傾萬斛我有
逍遙不灰之神術清風為我車明月為我轂青天白
日騎黃鵠千年萬年瞿唐子此生已知道還不灰矣
縱灰亦必化詩仙不似愁人登鬼錄

針

憐爾孤標直鋒銛闢雪霜磨礮知出處布帛見文章
天上君王衮堂前慈母裳雙雙未補報一線抵天長

赤甲行

赤甲秋風一夜饒百卉芳歇梧桐彫美人別後隔山

椒蒹葭秋水天共遙欲往知從路無船星漢西流
迢迢尺書恨不寄明朝鸞鴛一去不可招西飛白日
馬鏡鏡流光轉盼又玄枵援琴鳴絃寫寂寥一曲相
思不成調空憶當年舊松橋

村居 二首

野服黃冠對竹根雞聲雀語送朝昏有田只種陶潛
秫無事常關泄柳門白石鳥來留篆迹青溪雨過帶
潮痕蒲團纔到忘言處又被鷓鴣叩釣綸

石屋藤床傍釣沙綠綺白雪斷龍蛇春風夜月迎牕

交龍先生詩錄 停山稿

九

草尊酒茅簷向日花王烈無官知愛石邵平有客暫
需瓜朱旆刺史頻來往疑是西湖處士家

有客 二首

窈窕青山歲已更忘機處處有鷗盟一溪流水源頭
活半榻清風戶牖明共喜陳蕃能下士誰知李密欲
陳情焦桐幾度希聲處雲自無心鳥自鳴

露滴雲流淨石淙野猿幽鳥亦春容當簷花樸仙人
几隔澗霞封隱者松歲月漸隨芝草長道情常共酒
杯醲東京有客來相訪家住夔州十二峰

荅陳近夫 三首

浪說長安路不多。舊時都入葛藤窩。行來行去頭將白。依舊還從葱嶺過。

南去波濤千尺深。北來車馬萬山平。人人都為風帆利。不向輕車熟道行。

月下金鈎倒欲垂。千門萬戶正開時。此中水火能生活。便是崑崙第一枝。

雜興 四首

秋風夜怒號。蕭殺如斤斧。蟬蛩最可憐。噉噉聲何苦。

來雁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人生天地間。來往成今古。翩翩一小兒。黃髮已可數。夜臺幽且深。朱轍亦何補。

其二

山前食熊趾。山後食蕨薇。熊趾食之飽。蕨薇食之饑。饑者身常瘠。飽者身常肥。瘠者壽千歲。肥者七十稀。

其三

西方有懷人一隔千萬里。秋深欲寄書。托此江中鯉。三年不反命。感嘆中夜起。今夕尺書來。令我陶然喜。長跪讀尺書。琳琅滿人耳。念我無還心。故人猶如此。

先名囁嚅翁近名浮休子

其四

鬱鬱山上松。虬枝何嫋嫋。根盤一萬里。萬木俱卑眇。宗工取良材。車馬長安道。笑彼薜蘿華。發光何太早。朝還滋剪裁。莫即同靡草。我曾上崑崙。煙客多縹緲。層城為園囿。弱水為池沼。種彼十圍木。食之百年飽。花非開千年。結實居然小。寄與山中人。百事須難老。大才原晚成。驟得非良寶。

梅軒歌

寄辰溪吳明府

來雁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江雲夜落豆稽小。天花亂墜靈山巧。瓊崖瑤璋互續紛。琪樹珠林相縹緲。玄雲青女抱持來。欺霜凌雪立蒼苔。一夜東風吹石裂。百花不敢先春開。吳侯自小負奇節。高標與爾同皎潔。臨風對雪。厥孤軒幽谷晴。櫺兩奇絕。神遊我昔泛花津。儵然創着白綸巾。踈影樓臺銜暮色。世上徐熙浪寫真。大庾直接蓬壺境。長往令人發深省。群真向夕擊波。翳羽服縞車環佩。泠泠此軒不見。又經秋洞庭。青草江悠悠。踏雪披蓑尋不得。幾迴夢裏到羅浮。丈夫行藏。須藉約手抱青萍人。

宇廓調羹鬻腐事之常莫把明珠投暗雀梅根日久
自采茶應筒辰水變丹沙知君此去成仙令翻笑孤山
處士家

贈古養吾

一曲陽春調轉嘉宮商俄爾人煙霞原來冀北生騏
驎自是邳林長桂華寺靜樓臺侵霧樹月高燈火對
汀沙明年濯錦秋風發銀漢津頭有斗槎

朱少府曾許在太白山堂乃遣人惠巾并扇寄
之以詩 三首

交龍歷先生日錄 悟山稿

昔日充城去曾云過草堂豈知翻厚貺今復枉踈狂
遇雨先須折乘風且奉揚菊花秋露白不共故人嘗

其二

聞爾清操甚官衙亦泠然將簪長當米沽酒每賒錢
羊續魚猶在時苗犢可牽好來看魚犢吟弄共留連

其三

秋雨濛濛落秋山處處登君應同野鶴我亦似孤僧
客到尋常飯閒居紙竹燈白雲長繞榻得酒即飛騰

寄贈汪大池 二首

水北山南春復春夢中長是為傳神吟邊拉客張標
酒 蜀酒名 醉裏看花拆角巾兩地共鈞江上月十年
岐路馬頭塵誰言高士今成傳髮白猶聞起渭濱

草滿虛田花滿枝百年心事白雲知方思東岱南衡
日剛畢男婚女嫁時蘇晉有絲皆繡佛浪仙無寺不
題詩蒲團贏得團樂話字字驚人句句奇

荅 范羅岡兵憲 二首

燕社淹梅雨魚書忽草堂開械如面命捧讀憶台光
月入咸京古雲連漢疇長南山詩更麗煙水隔蒼茫

交龍歷先生日錄 悟山稿

其二

舊負澄清志新收破膽歌惠風方偃草涵水盡恬波
楚蜀煙嵐接猿夷出沒多機槍猶憶昔十載未停戈

寄楊鑑谷僉憲 時姪堯亦宦滇

昔別美人兮北風颼颼今思美人兮滇海悠悠海中
碧雞飛天表銀漢一聲江浦曉長風搖曳捲玻璃回
看島嶼杯螺小有時旌節駐層城坐令長虹海角生
三千弱水蒼茫外月明何處有笙聲此境人間不常
有暫時歡娛亦非偶欲往從之隔世寰空令秋風成

白首有姪有姪海之陽二年不見我思長剪碎青霞
爲詩章因風吹到美人傍此中荷葉大于航我欲取
之爲衣裳何時走送我山房欲來不來還相望

聞彼篇

聞彼焦山中往往求仙客客事拮据一客獨蕭索
結髮坐林巒嚶嚶長憶怕偶爾太清君請此相朝夕
叩彼丹沙事掉頭翻嘆嘆止授一木鑽石盤則五尺
木若鑽盤穿輕風鞞兩腋領命遊歸思反覆多驚悵
木柔石則剛此理信匪易終朝事鑽研負常踟躕

來歷唐先生自錄

悟山稿

一四

衆若笑彼痴彼功終不射有時木或盡逡巡繼把棘
心與石同堅妄以木俱息一年復一年石薄如皮革
鴻洞倏爾穿霄然天門闢宮闕高龍窺別有乾坤宅
滿地凝水晶輝映雲霞碧身方到帝前名已註仙籍
鞭風駕雷霆無往不可適苦樂相因仍屈伸不獨歎
有恒通神明積久貫金石回視前石盤明瑩珊瑚赤

畫

王正郎宅

亂石粘山山欲飛白雲芳草長山衣一派銀水落樹
杪萬里煙波咫尺微中有幽人坐山足棕鞋桐帽掛

孤樹來時似有霧沾衣坐久不知將日暮厓根老樹
枝半枯野雀枝間隔葉呼呼時似識幽人意好倚山
泉月一梳平生愛山看卽飽試鑿閭風空自好王維
畫裏勝槩多令我幽思筆如掃

戲題李子埡禪師草庵歌

鐵鞋踏破緇塵路眼前宝筏無人渡難將空手見空
王蕭條且向山巔住山巔四顧盡煙嵐五禪暫學繭
中蠶割霧誅雲圖了快李子仍成白石庵庵中日日
滄荒莽杖敲破甕原無底五牛一日牧山頭四方齊

來歷唐先生自錄

悟山稿

十五

送盤陀米古來佛殿多不靈羅轂空將掩雀瓶雞園
處處迷秋草不管樓臺散落星我住庵庵住我有時
庵破也亦可千枝松影逐溪東六櫺長爲頑雲鎖假
令狂蜂逐紙白化鶴之兒成螺贏也不禮佛也不修
心浪說披沙去揀金朝朝莫莫庵中尋瞿唐道人亦
知音長抱無絃自在琴幾欲抱琴訪鹿刹猶恐山中
石頭滑墨花亂酒草庵歌因風吹送鳥之窠鳥窠鳥
窠草庵能作佛瓦殿定成魔試耐一轉語來寄白鷗
衰翠竹黃花滿地多當面爾若不能見草庵草庵奈

爾何

王似泉下第見訪有序

天遠憐疲馬春殘惜落花風塵妾薄命富貴浪陶沙
竹影侵池薄雲容靄樹斜且乾鸚鵡益莫羨漢江槎

昔劉禹錫題浪陶沙云日照澄洲江霧開陶金女
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白

居易題云隨波逐浪到天涯遷客生還有幾家却
到帝鄉重富貴請君莫忘浪陶沙予之句蓋本于

此因王問及浪陶沙之句故又以昔人二詩足之

及聖唐先生日錄情山稿

七六

言功名富貴不可驟至必勤苦也予非輕引人以
退者

聞我齋遷轉

江水下揚瀾人歌蜀道難從來千里翮肯向一枝安
宇宙馮驩缺芝蘭貢禹冠看君振文鐸手氣轉芒寒

有花篇

洛陽橋上春如織千枝萬枝鋪紅罨鶴林神女舞霓
裳幾度徐熙畫不得看花之人何續紛不識春光在
頃刻不識不識亦可憐千古已后萬古已前焉飛于

淵魚躍于天千鈞空挽六螭鬚髮白面皺轉相牽南
山峨峨石壘壘天風吹爾作海水孔子孟軻生一遭
錢鏗喬松萬遍死假令不得其中意再生萬遍亦如
此跋鳥白日啄人髓鑿石得火倏忽爾歸來乎歸來
乎山有蕨水有豈窮鬼笑錢神錢神笑窮鬼

荅人

十年不出孫明復一榻頗穿管幼安我欲溪中釣明
月肯將鈎餌與人看

與歸雲寺和尚

及聖唐先生日錄情山稿

七七

畏冷重添破衲頭幻心原不論春秋溪疏煮罷無多
事獨木橋邊看水流

贈溫崇峰

城下薰風捲玉荷城邊有客隔松蘿欲看三峽鮫人
勝便駕千金范蠡艇鄉思關心歸夢遠湖山入望盡
圖多何時共約馮飛練爛醉仙人踏踏歌

寄莊岐岡郡丞

蟠龍山下牽裾別灑預堦前使者還自后杳然無一
字于今宛若隔三年天寒松子催鸚鵡春盡榆條怨

杜鵑惟有其棠亭上日風清夜夜向人圓

荅贈汪大池大池曾為母不仕捐宅學中

自把珊瑚閱歲華詩來多半帶煙霞陳情李密應思
國捐宅希文不為家笑我長年歌澳竹懷君幾度賦
兼葭吟成獨立空相憶撲筆挑燈拂劍花

同邢淺菴推府王葵軒莊岐岡二明府古民部
遊蟠龍洞得雨字三十韻

諸峰羅兒孫一峰插岫嶼古湫山之窩雙壁鑿斤斧
沉沉牛渚磯靈怪蟠水府中有沙羅奇瓏瑤佩碧乳

大羅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十八

翻跟墜青錦踣踞如放舞涵水相紛颺饑蛟吞渴虎
九龍來瀑布萬壑擊雷鼓地媪澆醴泉醉此梁州土
諸山盡醜醜不知有天宮乃知天子郭先后爭步武
鄉人憂旱鉢鉞鐘時偷雨豈知人心靈應響如連弩
耳夢古老言仙客煉藥金一朝帝有詔拜下頭角無
意者巢許輩噉嚙開花塢依山巢雲松種藥傍水滸
槎牙萬疊峰朝夕成賓主一朝隨化逆劫來同啄腐
為人復為龍事亦近蒿邁髮髯李八百空筌入仙譜
緣鵠飾玉輩好事成亥魯偶來登此山春花鬪建蒲

二三遊宦客暫解龜魚組與水淨煩襟一洗塵器腑

乘醉弄潺湲出洞即今古安侍駕飛車減轂入天姥

更有脩脩興走筆愧鸚鵡幸爾坡仙在却為徐凝補

我有半輪月

我有半輪月摘之自峨嵋從我江南遊長伴江之湄

今日歸來北牕臥剪碎清光掛我帷有時清光還入

夢入荒寥廓天如洞瓊樓玉宇空崔嵬滿地水晶塵

不動下土車馬聲如雷巴西來矣鮮手攀脚踏應無

路亦何自而來哉豈是撥雲披霧天重開九關虎豹

大羅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十九

吼喝自虺虺須更須更毛骨化于灰恍然輕舉入三

台寤時不覺來矣鮮只覺前月半輪升山巘

衡門

裊裊嵐光作翠淮青青松葉覆蒼苔鳥從白石橋邊

度花趁黃梅雨後開麗句暫吟玄鶴舞衡門欲閉故

人來夢中擬在磻溪上修竹千竿一釣臺

病后禁酒午日默坐

二首

世已慚無補詩如簡可呼三年思舊艾萬事泛新蒲

竹密溪塘靜身閒筆硯孤惟將道散意銖兩博榮枯

其二

青憐秧上雨黃入隴頭枝杜甫宮衣夢陶潛止酒詩
水流松徑淺鷗度泖湖遲隱几無言意長思南郭基

時事有感寄林明府一笑二首

寥落幽居稱素心百年麋鹿臥長林石牀藤屋堆千
卷蘿月松風抵萬金自古救人須井上看誰避暑仗
蓬陰綠綺雖在無絃入空負隣家借好音

江上紅波雜素濤可憐明府察秋毫當機恍惚將投
杼迎刃從容始見刀鐵笛三湘心未償金書五岳典

及歷唐先年錄悟日稿

二十

長豪笑來翻遣堅前約對雨挑燈誦木桃

酬李鐵石

小時誤吞五色鳥手拂青羅歸海島赤繩曼嬈縛麒麟
麟金窖陸離堆碼碯蟠桃鞭落九花虬紅塵不動春
風掃龍翔鳳舞客卿狂撐霆裂日尖奴剛嫗皇輟補
崑崙石斗間紫氣怨琳琅摘弄搜春沉大雅綺羅人
語風斯下東武鷓鴣雞何寥寥亦有承間造乏者近日
只彈無心絃三峽流泉如棄瓦孤園誰寄八師經翻
于櫓程長螟蛉寄去衡山風懶瓚莫將螭豹雜鼈鼉

荅楊少臺

峽之水悠悠我有美人兮灩澦洲洲之石齒齒我思
美人亦如此美人別后即天涯塵寰一隔掛青霞我
欲剪霞為爾佩遙看玉珥夜生花陸離燦爛中天起
化作蛟龍度燕水忘機之子何寥寥寒竿不吹今久
矣春風一夜飛尺書琳瑯滿目病將疎何以報之虬
松珠洲前應得看蟾蜍

憶昔行哭荷麟洲僉憲

太峨之子前坡仙抽黃對白筆如椽聳壑昂霄剛十

及歷唐先年錄悟日稿

二十

七錦裏看花最少年綠袍已掛新郎早雲機更美天
孫巧詣闕上書還浣花乘龍仙子歸蓬島銀漢橋頭
孔雀嬌鳳凰樓上筵篔簹小佳人才子照春燈素娥青
桂相看少雙雙總轡扶桑巔風流文采共翩翩珠明
玉潤原相媚苑柳宮花色正妍笑我迂遲幽并久多
君相知又相厚青州屢賞白雲篇每投桃李報瓊玖
四海風塵各西東十年意氣還杯酒子方持節武昌
時于時供帳都門柳栢府人從天上來鄂渚隄然洗
塵垢孰知湖邊一夜霜曉蘭方瘁琴隨三猶憐伯道

無兒日元直老母正高堂黃牛白馬波濤惡蕙惟回
首人蕭索浮雲自古妬冰輪花開莫遣常離籜思爾
空作憶昔行西風木葉紛紛落

七夕辭

伏羲一畫洪濛破太和元氣相環磨春到鶻鷓啄棋
時駟星每每催耕作周道依微行軸空耕夫半挽征
人弓中原白日排鵝鶴道上相逢問七雄帝憫下土
盡肝腦滿目攙搶何處掃欲得四海盡昇平惟有男
耕女織好河東美人事杵機千幅萬幅雲霞衣織手

來農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三三

龍梭歸碧落月滿蟾蜍露未晞河西宰牛耕銀浦鉏
犁朝夕天潢土耕罷衰衣掛扶桑橫吹短笛過河鼓
雙雙作苦亦可憐羲和封奏帝之前帝命東西諸佞
儷趁此秋清秋月圓是時銀河不可步眼前隔斷河
之路靈鵲報喜是生涯役毛編作鴛鴦渡年年無句
敲長秋相逢相別各夷猶舉案只隨天地老翻笑人
間咏白頭從此八斑盡耕織誅求寂寂豐衣食玉露
金風送虎貓朱綠玄黃忘帝力偃旗韜刃海無波天
下不復用干戈竹馬兒童齊拍手歲歲春風擊壤歌

問岑公寄李明府

峨眉玉壘東復東翠屏巖壁橫青葱上有江珎碎月
刺蒼穹煙華霧萼輝幢隴下有合巖混漾繞鮫宮直
與天潢渤澥一氣通洞中仙人名岑公揖金拜木坐
昏蒙三十六鱗何者紅有日騎飛訪渥澧左驂滕六
右驂虹后驪列缺前豐隆潢姑渚畔洗腸空曾遣姚
陵華約我同歸山之中今夕何夕鶴生陸乘風載筆
來問爾初平一去白羊公猶皇五色化于水王母蟠
桃凍不開六鰲折足空飛隨岑公岑公爾不歸今將

來農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三三

柰何紅塵赤日隔煙蘿黃牛波旋惡赤甲楓楠多彈
我青萍宿爾歌爾不歸今將爾何青蓮道士風流客
派出桃源自高格回咳唾于鏗金速珠璣于裂帛求
勾漏之丹沙翻冠裳之逼迫不須再訪已往之羽化
叫空山之蕭索寰中我亦謫仙人何時來子載詩一
車李子携酒一石鞭鴛鴦鳳共登岑仙之舊宅醉后
却把驚人綺句問青天長嘯一聲江月白

吊全思亭

已矣于今憶昔朝揮毫搔首自飄蕭春風同踏燕關

雪夜雨曾穿易水橋三伏漸生原上草百年回首夢
中蕉脚厨欲作哀時賦落日層城起野燒

贈別莊少岐

良會能有幾行裝遠在茲青山忙裏過白日醉中馳
召伯修行后胡威跪問時河陽花豈約彭澤柳如知
寶劍雙龍舞長風一鷄隨躋攀從鳥度徙倚看雲移
水溢劉郎浦江深白帝祠二都雄勝濶七澤莫煙瀾
郭璞岷江賦謫仙蜀道詞問奇停棹久懷古放船遲
海宇多萍梗河梁此別離嵩山不可見明月問前期

來傳先生集卷之四 嵩山詩

太白山堂成

茅屋殿朱明春風到杜衡松應尋竹友酒或是詩兄
陟巘憑空遠臨流獨濯清大猶機事少不論結鷗盟

其二

月入罽罽榻風清皞皞窩山下二堂揚大理名其左者罽罽榻右者為皞皞窩
烏花成富貴禮樂自丘阿兀坐忘人象論文或客過
枯桐如手滑隨意足高歌

其三

誰是人間樂誰為世上閒閒非宮室好樂是水山間

欲下全牛手須先見豹斑蠟廬與斗舍到處可尋顏

其四

松老蟠虬鐵篁幽覆甍區廣居無定宅安樂即康衢
與我二三子乘風南北隅翛然多揖讓白日見唐虞

送李獅子岡

何年與爾同題雪此夕挑燈更對床玄鬚無言知歲
月青蚨有暇管炎涼水邊樓閣搖溢浦天外帆檣跨
呂梁行矣風波須自重北雲南樹各蒼蒼

張北村卜居岑公用蘇子瞻移居白鶴峰韻奉

來傳先生集卷之四 嵩山詩

贈

何人持斧斤鑿此江阜麗紫電排虛牖流月山泉細
岑公煉丹砂鶴駕曾此逝我今千載后誅茅聊一憇
慵鼓王門瑟漫作任竿計都歷連巫陽宛若芙蓉砌
澄江斗熨平葱嵬映螺髻俛仰天地間萬物真委蛻
頃來稅塵銜初服宜薜荔緬想蘇子瞻灰劫觀此世
結構白鶴峰飄飄托雲際金張高甲館于今等醯螬

無才

吾人不我追今人不我隨無才能出世有酒可澆詩

月照垂江閣花開向北枝惟將花月味飽嚼蒼清時

羅浮高贈郭夢菊

君不見海水生塵化爲石盤礴凌霄十萬尺仙人石
上有真居正當碧落中分春却恨蓬萊道阻修仙人
兩地各夷猶酒酣白日叫陽侯手折扶桑鞭海虬盡
驅海丁如驅輶海波立蓬萊浮一夜飛來相綯繆
兩山合後羅浮之高更嵯嶢不可及今俯視三江五
岳如浮漚珠林掩映青霞樓今雲古雪團丹丘上有
龍公之竹掠星鬣斗風颼颼九苞枝上鳴琅球下有
銀河之水鍊橋流濺沫瀟湘七澤秋仙人日向鏡橋
遊坐見金烏浴海火輪浮有時騎鶴止金烏金烏不
肯留兩翅扇海朝吞夕吐相奔仇我曾觀潮夢輕舉
脚踏雙虹臂六羽朱明豁然厥八荒群仙四坐成環
堵意中有仙似姓陶瑀纓璐佩翠雲袍授我青鳥篆
滄我白鳳膏歌我雲和詞醉我瓊醪約我三千年
之後同遊四百三十二之靈菴紅翠一聲海月高須
臾轉盼止見青煙白霧相蕭騷孰知群真更有傑直
與羅浮爭巖嶠袖中半函烏玉玦束以胡繩韜彩纈

天聖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二十六

偶向江頭洒青雪九寰盡散琳瑯屑我忽見之五情

熱駕電蒲梢剛一瞥王母蟠桃今幾開鶴馭仍飛赤
甲來俄頃春還草木亥榴花盡織雲錦堆輕風有日
送三台玉爐金掌映鸞臺左夔右稷兩驂陪始知漁
陽會稽之數子者已不足伍區區葛洪軒轅矜黃闢
白之小兒又何足道哉我生好奇肆探討地肺天孫
心未了盧敖不得遊太清紅塵去住傷懷抱羅浮高
可仰兮不可卽兮捋鬚何日巢雲間左弄奇石之煙
霞右拾花首之瑤草羅浮高奈之何自拂青萍自放
歌

天聖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二十七

孫代巡賜扁呂明府催謝詩以答之

十載方將一戒成滿園松菊戒時生而今若爲霜威
破草木焉知不笑人

野望

野望峰巒潤吟成屐足遲孤僧奔乍雨群鳥度幽池
欲往隨枯杖從來不皺眉自看冬自得不是苦敲詩

其二

遠屋依岡阜沿溪長杜衡前峰披霧出社鼓隔村鳴

久矣成殘朽無緣谷
聖明自知還自愧不是厭逢迎

贈徐我山

一官萬疊劔門關又向瞿唐灩澦還豈為功名能適
意祇緣甘旨暫開顏扁舟東下秋應杪宦轍西來鬢
未斑不識南州今幾葉清風我亦愧追攀

煮菜

短摘綠多客鮮烹為解醒不忘松火惡仍以瓦盆盛
慷慨輸投筆年華去請纓惟看川上水日夜赴滄瀛

東坡先生詩集 卷之四 遊山齋

二五

前峰歌 壽高前峰高諱友曾任枝江辭祿枝

人至今誦其清節時壽八十有六

玉壘山高高入天阿耨驅車不敢先萬壑寒流飛瓊
珀一峰砥礪山之前峰前草堂大于斗山人住此亦
已久白雲無心任往來有時逐雲到溪口脩脩四壁
掛藤蘿蒼苔鹿迹偶經過手把珊瑚長自笑笑爾天
地如予何小時掛冠不受祿秋水兼葭對首荷湖邊
清節重于山桃李霏霏共湘竹當年存磊磊何太奇玉
珥同看尚陸離而今一笑成陳迹誰信青山有紫芝

紫芝紫芝亦神物不似人間煙火粟山人餌之今幾
年頃令紅顏生綠玉十洲我亦長生仙謫入人間四
十年常向峰前弄煙水兩人相對山花然我有一杯
長生酒欲往贈君恐君有仙人自古心情淡不似人
間報瓊玖因風吹送前峰舜一曲高歌萬物卑宇宙
此峰如不老願君與之齊壽考

觀棋

逐馬驅車着着爭滿腔心事不寬平將輸偶或贏殘
局得勝猶妨伏暗兵兩路風雲齊入會一時喜怒各

東坡先生詩集 卷之四 遊山齋

二五

殊情眼前戰鬪真兒戲惟有樵夫看得清

秋

日月成何事江山信已秋往來依塞馬用舍見轉牛
地僻人應少詩清宅更幽水禽如有意時過蓼花洲

壽李順菴

二首

綺席芹池殿清秋夜氣涼百年頭尚黑九月菊初黃
壽以青氈永名因紫電彰霞觴成一笑衿帶滿宮墻

其二

地遠心常邇時違禮尚存因詩思手酒慕道憶龍門

人隔梅花塢名傳杜若村何當操几杖燈下話沙鷗

對酒 四首

對酒眠芳草將詩惜白駒桐花開次第松子落斯須
買酒終歸速馮唐不是迂寧彈流水調莫浪學吳歛

其二

地幽春水淨花發夕陽遲三畝盧仝宅千篇謝朓詩
群鷗歸碧樹獨鶴下青池無限江湖事留連到幾時

其三

屏跡詩成癖尋虛學近禪曲溪蟠瘦石白屋殿朱絃

來瞿唐先生集 悟山稿

三十一

宜甫思浮海韓琦欲捧天天高兼海濶何地可投玄

其四

漉酒陶元亮披蓑張志和古心惟止此今日欲如何
黃鳥啼青嶂巴人帶楚歌人心知鳥意興到不須多

隣翁

九十光陰百歲期紅顏猶勝少年時誰言白髮多公
道看起而今也有私

浩歌

世人往往慕神仙休妻絕粒住山巔金石無辜長者

煉剛于九轉竟茫然其也拔宅某騎鶴某也黃金點

瓦礫好生惡灰人之情頓令婦姑紛六鑿更言方外

有蓬壺戲鞋踏破鬚雙枯本欲長生得道散翻令奔

馳不得蘇天地有生必有死不生不死乖常理不灰

之人誰見之不信眼中空信耳浪說錢經八百多還

同世上夢南柯八百之前更可羨八百之后復如何

塵世清閒人最少盡因富貴生繚繞不求富貴即求

仙依然白髮成秋草我不求名不慕仙一聲浩浩百

花妍清風吹我後明月照我前想應天上仙人樂不

來瞿唐先生集 悟山稿

三十一

過逍遙聽自然浩歌復浩歌歌罷抱琴眠一枕華胥

夢還到孔顏邊朝聞夕死有何嫌君不見祖龍持璧

終不悟海舶浮天競欲渡蓬萊仙子安在哉黃沙白

水迷歸路

呂南湖令長自下車來僕以多病尚缺展拜雪

中偶惠嘉儀且欲見枉詩以酬之

歲晚松篁化素仙清清長日枕琴眠偶然使者來三

徑正似瑤花下九天欲戰恐輸蘇軾鐵有情先放剡

溪船相逢未許知何日對酒還歌白雪篇

雪中留別東峰山人

敲冰煮雪對東峰
暖筆圖爐興亦濃
負郭應無田二頃
登山肯惜路千重
眼前真樹迷征客
澗外長松掛素龍
一刻令人成繾綣
百壺何地更從容

白嵯道中

木落江寒曉日遲
蒹葭楊柳各離披
誰從野店來沽酒
我欲長安去賣詩
遠水抱村連若斷
危橋欹石險還夷
翠微何處一聲笛
驚起鷓鴣過別枝

讀書

青青一徑栢得雨
發華滋抽條過墻東
旭日蔭紛披秋深雨漸久
枝幹生蝌蚪豈無澆灌力
好處翻成醜歐冶問鷓九
此意竟何如鷓九竟不言
相對各踟躇

學忙三首

到處相逢節學忙
忙人憐我授忙方
如何一調無絃曲
又落從容自得鄉

其二

不我忙時我覺痴
覺痴是我學忙時
忙人見我空相笑
無柰春風海月知

其三

幾度將忙學不成
一聲鳥喚百花明
而今老大難鞭策
惟信周行自在行

秋風

為懶茶經熟因閒瑟譜工
時清容蹇拙道在任窮通
殘葉迎霜赤寒花得節紅
人生花葉共風至自西東

有吟

有書富市肆有琴斷稿梧
有竹饒萬竿有松近千株
有山名太白有屋似磨麻
有日照前溪有花種南隅

來雁唐先生有錄 悟山稿

三十三

有足不入城有手常操觚
有學陋丹砂有言闢必蕩
有詩隨興題有酒任客呼
有夢入羲皇有志成丈夫
誰人憐我無勸我走紅途

無吟

無父無班衣無母供春酒
無田可負郭無錢足貫朽
無貌驚王商無舌談空有
無友相規勸無師責好醜
無翅追鴛鴦無藥駐蒲柳
無琴抱侯門無裾獻瓊玖
無營長打眠無才縛赤手
無恨幾昇平無愁到白首
誰人誇我有勸我紅途走

下第

送子踰口

挑燈欲斷腸滿漉今夜雪貂破隔年霜

擊唾心長赤加食鬢未蒼花開無早晚日至即商量

拙軒

為王少參題

杜甫思深筆如掃歲拾橡粟常不飽天寒霧重把長

鏡白馬黃牛身已老李賀少年即特獨二十七歲人

間哭鰲擲鯨吐字字奇天東不嚼燭龍肉怪爾柳柳

州乞巧亦何由晚到愚溪上抱璞自遨遊君不見春

蠶運巧心獨苦終為人間供織組海鷗無事自忘機

來瞿唐先生日錄

悟山稿

三十四

朝朝莫莫其人飛鳴呼拙之時義亦大矣臨軒作歌

花撲几

先生日錄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外篇第三卷

遊我眉稿目錄

我眉賦

平都仙境 五言排律

江邊却周東郊計部送遊山資短述 長短句

寄黎少朴 絕句

大渠隱窩 騷

寄曾元川 五言排律

贈章節婦 選

瞿唐先生日錄 遊我眉稿目錄

巫峽行 送周紅崗

登大我石隱窩 二首選

不如齋 道言

凌雲寺 七言古

無痕吟 六首選

淨土庵 長短句

大嬾歌 四首

快活庵稿目錄

齊居日

四禁

快活庵吟 道言

小酌 七言律

灌園 七言律

贈宗姪章還宕渠 七言古

夢醒 七言律

飛雪行 贈古建吾

荅劉鼎石見寄 長短句

雙喜篇 贈顧象葵七言古

瞿唐先生目錄 遊藝稿目錄

二

晚坐 七言律

送吳鳴山落第西歸 七言律

寄宗姪章 二首七言律

高青庵過二姪家數日枉之不至致之以詩 近體

戲荅大池病中見寄 七言律

荅人 七言律

青城歌 贈李子喬明府

贈顧象葵 七言律

贈曹荔溪中丞 七言律

寄白牛和尚 歌

贈黎學博 七言古

謝傳達吾送目錄序 七言律

邀蕭學博 七言律

荅顧象葵 長短句

寄謝顧車張萬四博 二首七言律

贈劉明府 七言律

鰕鮒篇 送人南遊

獨步 七言律

瞿唐先生目錄 遊藝稿目錄

三

贈吳徵君 七言律

讀江津名宦甘公碑 選

與張村飲薄酒席上口占奉贈 七言古

顧象葵許載酒快活庵遲之再三不至戲之以

十六句 七言律

送劉思泉 五言律

題華封三祝圖 壽楊東泉少府選

八關稿

當置酒 八首道言

遊吳稿

登小孤山 三首五言律

鳩磯廟 二首五言律

鞋山篇 七言古

歌風臺 七言古

黃鶴樓 七言律

燕子磯 五言排律

石鼓歌

瞿唐先生日錄

遊吳稿目錄

四

來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眉稿

遊峨賦

春到草堂陽回瓦屋玉壘之積雪方消濫瀨之孤根
 漸沒客有紉五芝之秀纒九畹之英徽墳素之邃圃
 跃往獻之清芬識風雲之變態詠雅頌之徽音睢蓬
 壺之岑家嫪日月之飈奔乃捫枯桐戒力從遂奮袂
 於蟠龍更馳突於鏡鳳摩扁舟而逆水兮歷忠涪而
 平都恁宣公之忠懇兮靈丘空嶢嶢而榛蕪入鈞深
 而仰止兮卓承學之刑模羗妖廟之誘民兮走九坑
 之芘狐蹤塗山之嶠峭兮貼賈辨於斯須涉凡水之
 澗泊兮驚清夜之將徂望寶峰之巖嵒兮哀履屨之
 伯奇彼先童之克勵兮終劉仙之可疑迺覘節於叙
 捷兮盼越馮之葱蒨閣鎖鍊於青蚪兮江澄金於素
 練紛吾既離鄉土兮登凌雲而相羊覽長公之遺墨
 兮哀金奴之可傷望眉麓而奔涉兮睨娉黛之葱蒼
 躋瓊樓之真境兮跨虹橋之解脫俯玉女之雙峯兮
 呼歸雲而入閣古洞窅窅而爛柯龍髯瀟瀟而流淙
 剛風颼颼而吹衣髓石猗猗而斷履噴避世之楚狂

兮甘粹茹於落莫豈知鳳德之未衰兮斯道萬年而
振鐸憇大峨之臥石兮對玉液而小酌披古字之苔
蘇兮蟠蛇蚓於雲壑及至三望更歷雙飛奔雪濤而
磔錯兮掛銀冰於十圍擊澗辨於巉峭兮心與塵世
而相違。倅思邈之虛牝兮啓懽靡之重扉智欲圓而
行方兮吾非斯人而誰歸乃尋天柱深趨翠微轟轟
鷗鷺而失路兮眷樵徑之斜暉臨雲表之囿寔兮因
泫漚漚而歛歛尋九老以澶漫兮不火食而長嬰糖
康食以永年兮餽石芝而自肥約秋深以獨往兮共

飛龍先生日錄

遊峨眉山稿卷三

二

跌踟而忘機我饑調矣我僕痛矣乃聆八音於陂池
兮榭萬松於崩崖大雲小雲黑水白水礧礧礧礧
礧礧礧礧碌碌碌碌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礧
窟戴瘦篆蝸踈蠟既胡孫之有梯兮豈蚶蠓之能止
男穴龕殷殷之雷覬石麒勅勅之兕忌誓吳於傖但
兮勇越嶽歛之梅子啖天上之重來兮洵驪邁之錯
喜八十四盤袖瀟雲蘇更有襍路沿彼躡躡捫豐草
而擣上指雪嶂而賺高入獍狎之空穴蹈鷄鷄之咕
巢徑霧霏而起霧樹布濩而垂條厓未傾而似墮石

已裂而猶交流雲雲霧而成水枯杉斃斃而如魁骨
驚心悸意奪神逃俯仰觀覲去住翫眺爾其雞園狎
碧鷲館梯霄飛簷啄雉疊梅盤蛟或支蝸石或就繩
橋或依獠穴或枕蝸切憑太清以飛構越埃塈以騰
稍莫不凝魂幽磯委骨荒椒窮年累歲茹草吞蕭快
蒲根之漸老瞥松子之方彫喞者域之榮樹護佛調
之眠處革囊來天女之試紅芙縱烈火之燒海水可
竭須彌可搖大半秦人而越客間有投冠而弃貂乃
度天門之閑閭兮登光相之削硤撫杪樞而四望兮

交龍先生日錄

遊峨眉山稿

三

信蜀道之登天向沆瀣以縱觀兮識坤靈之磅礴指
點巴字之縈紆遙對大荒之寥廓岨岨晒經巫陽劍
閣三江五溪周迴聯絡眾水奪其蹄涔諸山覘其摺
撮或虎變而龍馴或蹕麟而翥鸞或狝癩偃蹇而蹇
躡或駟狻髮鬣以號攫或螺贏而鳴蠲或蟻蠊而螯
着或灌叢而茂悅或宿齋而沃若或怪兮三足六眸
或奇兮九頭一角或連兮淵客榜人之歌淮南風波
相隨或斷兮匏瓜牽牛之處河漢東西相却或覆兮
孤臣逐客翦翦譏讒悄悄之有懷或舒兮酒侶詩儔

嘲弄風月，醫醫之長嘯，壯兮力士之干戈，烈兮
之蹇諤，高兮千年萬世，挺秀於魯丘鄒軻之間，甲兮
朝再暮三，投足於秦關燕市之末，同兮依形附勢而
奔趨，異兮樹黨立朋而相割，南威青琴兮，煥其美，寧
成，隼麋兮，呈其惡，狀別形，衆糾纏，駁本物，態之變
幻，類人事之紛錯，亦令人喜，亦令人愕，乃拂吟袖於
高寒，振塵衣於碧落，浩浩乎不知所乘，兮登闥風而
綫馬，翩翩乎隨其所適，兮濟神水而駕鶴，乃若連氛
累霧，揜日韜霞，崩雲屑雨，或近或賒，洩湫澗，吼電
揚沙，四塞籠煙，似公超之有述，單衣索纜，歎遷客之
無家，及爾長風擁篲，盡掃浮陰，雲驅萬壑，日入千林，
爾其白毫挺出，恍若玉珙之蟠空，疎霧平鋪，宛如野
馬之撲面，俄而蝮蝮巨於厓牙，鳥語鳴其佛現，豈大
士之弄丸，分以有爲，爲露電，或礧質之鬱英，兮乘齋
輝而流絢，方施鞭而吐火，兮成纓，就而規練，乃若斗
杓既及，啓明尚杳，午夜風微，寒霜寥宵，少焉暝色，曠
曠燿光，縹緲始而散出，幽邃繼而遙分，雲表依厓，乍
吐若藜杖之生花，過嶂愈明，如星珠之泛島，一往一

來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嵋稿

四

來或巨或小，熠燿宵流，火泉夜噴，將落霞而齊飛，值
雄颺而更燎，好事者謂之聖燈，窮理者莫之探，詩意
者山魃木象，蜃樓海市之類，經之所謂見怪物則祀
之者也，因勝槩之偶來，念此日之難得，水將將以浩
灑，山轟轟而巖嶭，足踟躕而九迴，心惆悵而百拆，瞻
上林而盼望兮，驚題柱之奇木，對春樹以遙思兮，傷
騎鯨之可哀，嗟知己之機，何慨遭逢之不偶，每景短
而思長，或輪平而路陡，使桓譚之鑑別，少差兮文章
幾於覆瓿，彼李定之萋非，既售兮甲兵，起於臂肘，以
夫子之忠懇兮，宜鼎司而台斗，何此理之不然兮，竟
東擯而西走，故是非蓋棺而後定，毀譽何世而不有，
遠眺長思，感今追古，孰媿孰媿，孰賓孰主，孰懷瑜兮，
孰握瑕，孰飫甘兮，孰攻苦，彼鷦嶼之較鵬，鸚兮，固殊
形骸而蟪蛄之與螭，蹤兮，同歸塵土，是以至人檻金
鏡，達士坐堯玄，脩身兮，其損在我，銘鑄兮，其默在天，
默我窮兮，則蠖屈，默我達兮，則鳳翥，或可以肆我之
志兮，羌賣卜以何嫌，如俯仰之無愧兮，篋翁亦至今
而猶傳，苟棲不擇木，翔非日邊，投彼琳瑯，負此龍淵

來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嵋稿卷三

五

雖有賢臣之頌兮亦明月無因而至前故寧陳情而
泯泯看霜市以媽媽繫此夕其何夕兮余何為而山
嶠俯仰古今於一望兮聊天地之何小何芝蕙之不
焚何松柏之不草嗟買鏡之長鳴兮歛西昏而東曉
方見紫而成綠亦視丹而為皜信陵谷之盤渦終舜
英之難保登九疑兮隔洞庭望滄海兮迷蓬島既達
觀於真宰兮胡脫跡之不早曷不齊萬物於一致兮
委彭殤於壽夭歌在陸以弗告兮與茲山而並老招
浮伯以容與兮巢雲窩於雲表擁香國之崇蘭兮樹
空谷以自好拳薜荔以自娛兮時濯纓乎幽沼雲無
心兮洞門鳥長鳴兮木杪已矣乎吾將反觀乎太初
兮求自得以為寶奚囁嚅趨趨乎浮名兮坐令朱顏
白足彫剝紅塵道

蘇軾先生日錄

遊峨嵋稿

六

平都仙境

鳥道前朝樹珠宮背郭山蒼蚪騎霧帶青鵠啄雲
窈窕仙應逝招呼鶴可還孤舟千里遠長劍五遊
春倒誰人甕鷗忘急瀨潺一琴隨月住半榻借僧
醉後題殘句鐘聲起曉灣

江邊却周東郊計部送遊山資短述

江之水悠悠遊人之心扁舟舟之帆渺渺遊人之心
三島一凡蠱蠱日未暮黃芽丹鼎知何處遠心惟許
白雲知素琴時或韜芳杜美人江邊贈木難別鶴一

蘇軾先生日錄

遊峨嵋稿卷三

七

操生高寒談玄浮白傾意氣孤鸞夜啄金琅玕江南
採樵江北釣兩下生涯不同調白水青山各適情偶
然相對還相笑已知駸骨老無名猶耻邯鄲路上行
養鷄牧豕非吾事商饑惠飽何足評

寄黎少朴

十年一調滄浪曲別後何曾寄所思行到涪陵彈不
得扁舟直載到峨眉

大渠隱窩

為夏少素題

若有渠兮蘭臯紆湫澗兮江腰走霜礪兮直下若奔

逸兮蒲梢橫折兮盤旋跨江心兮虹橋峒峽龍從兮
連螭巫陽中流兮孤標集鳧鷖兮嗟滋列長陣兮沈
寥漁舟成村兮蒹葭長歌欵乃兮短繞彼美人兮少
太素織秋浦兮雲綃喚虹霓兮東壁飛青玉兮紫毫
舉芙蓉以爲冠兮緝杜若以爲貂纒漚芷以爲旌兮
擷江離以爲袍馭流星兮霄漢馴玉蚪兮超遙回看
鴟九兮生鱗長逢異二兮鳴號而何有此兮夷猶反
初服兮明朝渠有圃兮黃華渠有屋兮重茅觀渠澗
兮春夕弄渠月兮秋高我吟我渠兮散髮我飲我渠
來歷唐先生日錄 遊峽行稿卷三 八

寄曾元川

驟雨飛青嶂驚風吼赤螭雲迷巴子國花落穆清祠
對面看溪漲前途問楫師市情歡滯客天意欲催詩
有美蘭堂契雄才藝苑知東山留謝穩北斗仰韓奇

附驥慚先逢登龍已後時煙霞鷗鷺羣湖海鴈書遲
身世虛舟過韶光野馬隨十年嗟一別長劍起孤思
先氏厓何在劉仙洞可追丹沙期孰與玄髮漸成絲
駐景應無藥流杯喜有池吟餘迷處所荻畔叩鷓鴣

贈童節婦

十八嫁梁鴻珠落承雙玉未及十年餘先折連理木
嗟哉女君子迥然鳳皇族金石冷愈堅冰霜秋更肅
封章自九天清節傳三蜀翻笑桃李華嫣然媚人目
一夜風雨深東西相追逐人生天地間來往成飛轂
來歷唐先生日錄 遊峽行稿卷三 九

巫峽行送周紅崗

我持一杯酒送爾下巫峽巫峽峯高一線天不獨白
鹽爭赤甲虎鬚之水鳥道來江高峽急迅於雷遊子
歸心將別棹春風吹轉還復回送爾行爾知否象馬
三足高驥首頭角鮮文齧蚪蚪秋清怪作蛟螭吼處
處餘舫避戈起止因底柱狂瀾走米公長與爲心友
騷人詞賦饒卓斗其間墨跡誰不朽西有白帝刺雲

霞殘墻墮壁生土花千尋鎖鑰兼葭蛇虺蟠結護
 厓牙卧龍不是池中物躍馬翻成井底蛙此日何日
 同書車昔時龍馬化泥沙草堂之子空咄嗟鼓鞞刀
 斗壓哀笳文章不得當胡麻秦川歸去已無家寒蟲
 空叫夕陽斜爾去一望思無涯送與行說與爾酒闌
 起舞開肝髓蓋世英雄原無許江有鯨鱓山有兕天
 地許生還許死生如朝雲窮達如暮雨朝朝莫莫
 成古今都入陽臺一夢裏夢中誰放夢中偵將偵誇
 口癡人前送爾行爾淚何潸然天生爾才不爾用匣
 中三尺空流涎負郭知無田買山應無錢仰天白日
 叫九疑九疑又重玄我有舊雲巢巢在十二巫陽之
 標巔于今 別一千年吾友安期與倜儻幾人輪迴
 可憐止遺我舊杖長掛在雲煙此杖能作人語說
 世間之浩劫能化人龍穿雲逐霧上下二儀徧九天
 爾可騎去關天門會奉仙仙中如遇東方朔道及瞿
 唐子今又下人間遊峨眉兀坐八十四盤之厓簷臨
 別送我巫峽之雄篇

登天峨石隱齋題贈高野厓 用韻

大石何峨峨青葱飛歷落蚪枝淨塵氛鳥道呈輝蕝
 谷響應僧呼溪雲隨客屬神水九曲流入石相迴薄
 噴沫秋林深饑蛟吞海若下有仙人字蛇虺蟠雲鶴
 一舉到層霄不為塵沙縛往者季輔公結屋臨厓巒
 斟水淨煩襟朝夕相對酌偶爾賦明光通籍紫微閣
 直道世難容方柄戾圓鑿倏忽貝錦生秋蠅相糾縈
 孰知高有子有子還聳聳挺然叫帝閭上書起神鑰
 九重開網羅一雨洗寥廓本將明此心非為戀人爵
 回視前靈君寂然原不作譬彼秋月清蟾光本昭燦
 偶被浮雲妬冰輪猶如昨卓哉高生奇奮志卑伸蟻
 我來遊峨眉捫霧搜霜鏤一見豁我懷對僧書悼約
 誰將漢緹縈青史輕筆削

不如齋 為蘇龍溪題有序

蘇以坡仙為遠祖壁間有薄薄酒墨跡愚意
 長公薄薄酒勝茶湯亦自寬之言也故因不
 如齋而發之

薄薄酒不如旨粗粗布不如綺醜妻惡妾不如美也
 知三事不如人有命存焉將何以君不見梧桐標薄

長高崗不如豫章松栢成棟梁一朝收入舜絲譜八
音九奏相鏗鏘又不見菊英冷落生秋夕不如午日
牡丹饒情麗柴桑種後發奇葩千古名花爭隱逸世
間花木且不齊何況飲食衣服與夫妻南陽草廬今
卽古洛中安樂追東魯二公猶似在人間酒微醺後
歌梁甫金張樓閣侵雲霄風吹雨打無人補朱顏浪
說滴紅水王孫芳草翻淒楚鼯鼠臨河長自誇羊腔
不必爭龍脯古來賢達者未必同頭顱誰將南山榮
博我北山枯嫣然一笑看蒲葉欲向尊前擊唾壺

凌雲寺

崑崙拾得盧敖杖煙霞長就龍髯樣白足隨之走青
嶂步電追風生曠放俄而一柱過江濱捫蘿躋石已
凌雲絳節青幢饒紫氛步虛天路覺平分敝屣曲磴
開花島眼角峨眉生縹渺回視孤巒九點青雪濤宛
轉波聲小是時詩思逐波來乘虛還上爾雅臺坡仙
遺墨猶如昨墨池何事生青苔苦竹叢深半枯樹云
是昔人玩易處玩易之人久不來洞口殘雲白朝莫
鳥語頻呼浮玉前趺然一坐聽留連似傳閭闔羣真

信秋深共約扶桑巔莫讀金奴事讀之驟下崩城淚
莫見仲常碑見之瓦甃亦生悲人生疊石投大澤百
歲光陰何逼窄一朝缺石振綱常世間莫謂無黃黑
不似浮屠到處空鑿霧穿雲成窟宅回首微風起碧
寥杖挑麗句下虹橋一時過眼成陳跡止見舟中月
一瓢

無痕吟 六首

欲弄峨眉月先登解脫坡何人未解脫足跡長經過
偶逢木羊子鞭羊走層峨層峨綠玉杖求我解脫歌

一歌成一笑再歌欲如何

黃鶴久不至異人招不來緬想千載師鳳德不曾衰
斯道日中天長夜良可哀流水赴大壑一去不復迴
坐久抱孤想三歎石崔嵬
白龍吐銀水黑龍噴鍊汁黑白爭雌雄波濤騰千尺
王詡駕孤舟飄飄臨空碧孫仙約我遊銀漢橋頭立
不見弄舟人只見舟成石
雲從脚下起鋪作銀世界泉從頭上落結作珍珠帶
我時欲佩珠步虛搖絳繚九仙如槁葉裊裊隔霞拜

問我胡不來遺世窳仙滄前年欲寄書青鳥去天外
我登七寶崖木蓮正歲甦四塞連天霧不使我與介
俄而天霽開彩嶺排光紫閃爍兜羅綿絢藉巨玉壘
明滅頃刻問復暈亦復止無從何處去有從何處起
欲問騎象人默默不得語

一登成一笑一笑成一吟未登百年前笑我無此身
既登百年後笑我空此名有名竟如何不如了無痕
長揖當途客從此少逢迎因號無痕子一嘯卜瑤岑

淨土庵

交廣唐先生自錄 遊峨嵋稿卷三

七四

既登充相巔還來訪淨土淨土支撐不可攀瓊樓貝
闕掛孱顏晒經削碧雲霞外瓦屋團青咫尺間削碧
團青何磅礴遠遠奇巒仍漢落媧皇補石莫雲添力
士一去誰施鑿生來山癖一龍鳩眼底崖前事事幽
枯木如人立浮雲作水流朝煙連暮雨六月亦三秋
客或從天馬僧多自伏牛伏牛天馬何隱隱江海誰
人發深省曇花落處月悠悠祇樹生時雲泯泯泯泯
悠悠不可知正是遊人發興時覽勝馬遷追禹跡尋
源博望觸支機尋源覽勝誰高格仙人掌上雲初白

待我相看青鳥還與汝同開白蓮社

藤庵

崖石將欲墮支石穿藤坐老僧好打眠鐘聲莫敲破

大懶歌

答雪谷四首

噓噓噓噓來矣鮮家住十二峯之巘小時銳志齧墳
典一重茅屋書千卷猛然一日收鷄犬破琴碎鼎燒
絲繭西溪萬尺東海淺長與造化相游衍懶兮懶兮
懶可憐手提紅月滴娟娟

人生酬世長自苦贏得榮名光祖武一朝血肉無人

交廣唐先生自錄

遊峨嵋稿卷三

七五

主陡然毛髮化為土草深棘蔓眠狐鼠夜深怪作人
歌舞虛名與影一般同無形有影竟何補幾回雲滿
孟嘗門雍門未見先酸楚懶兮懶兮懶已真一行秋
鴈下高冥

得得得宇宙懶人誰主客白日當空鳳一鳴百鳥聞
之咸腦裂駟馬明明臨九陌浪說螳螂能拒轍莫卧
陳搏石莫買游岩宅莫披漆園衣莫釣嚴光澤四子
小小懶溪山將謂鷄蘇同狗虱懶兮懶兮懶愈豪兩
間浩氣相森蕭

生平問學愛放膽焉然處處多道散天地生吾有意
無倏爾年來成大癩借問勒人愁不愁紫袍常照席
前羞自笑自笑長自笑烏紗不慣懶人頭偶來峨眉
巔上遊一望天涯滿目秋九河同是水五岳盡成丘
千古以前風颺颺千古以後月悠悠世上癩人誰是
儔吾將與爾同去騎鶴登瀛洲

遊峨眉稿終

來瞿唐先生日錄

遊峨眉稿卷三

十六



快活庵齋居日

遇齋居日即閉門謝客

凡

聖誕祭丁元旦冬至日先一日齋居遇祖先生日忌
日本日齋居祖先生歿于元時已前者恐時日不
真不敢齋居生歿於

大明洪武以後者齋居今將應齋戒期日列于后

正月

三十日祖妣劉氏五忌日

來瞿唐先生日錄

齋日

七

二月

二十二日顯考朝生日

三月

清明日

十三日祖妣劉氏五生日

十七日祖妣李氏四忌日

五月

二十三日祖尚廉生日

二十四日顯妣丁氏九生日

六月

初三日祖妣胡氏三生日

初八日祖妣胡氏三忌日

十六日祖妣張氏二忌日

二十二日顯考朝忌日

七月

十五日祭祖日

十七日祖妣李氏四生日

十八日顯妣丁氏九忌日

交瞿唐先生日錄

齊日

六

一十日祖昭忌日

二十一日祖晁富生日

二十七日祖志清忌日

八月

初十日祖晁富忌日

九月

十二日祖妣許氏八生日

二十三日祖昭生日

十月

初二日祖志清生日

初五日父母劬勞日

二十日祖妣張氏二生日

十一月

十七日祖尚廉忌日

十二月

二十一日祖妣許氏八忌日

歲除

右春秋祭祖蓋取雨露既濡霜露既降陰陽來往之意也故當在於仲春

仲秋俗人泥於介子推之說寒食上墳泥于孟蘭盆之說七月十五祀祖德每欲革之從

交瞿唐先生日錄

齊日卷三

十九

仲春仲秋但常見唐玄宗有詔書云寒食土墓禮經無文近代相承寢以成俗則自唐宋已來已不能革矣雖非二仲然亦不失於春秋也故從之

來瞿唐先生日錄

快活庵

快活庵四禁

不枉見有司

不入縣城西門

答拜不論

不釋麻衣

不目奉殺生

快活庵吟

山人長快活。今逢九日九。卜此快活地。剛剛占一畝。
 豎此快活庵。圍以先生柳。間之通仙梅。松竹相成友。
 樹外鑿一池。種蓮兼及藕。庵中快活人。栽培天獨厚。
 養此快活心。動息相操守。譬如養嘉禾。先要除稂莠。
 又如拗明鏡。歷歷去塵垢。一日陽當空。陰霧撤豐蔀。
 主人既快活。眾賓悉樞紐。頭喜快活冠。烏紗等白紵。
 手喜快活事。忠信佩兩肘。身喜快活衣。飛鷄任蚰蟥。
 眼喜快活書。抱犧字蝌蚪。口喜快活言。仁義成談藪。
 脚喜快活路。不冒倖險陡。腹喜快活飯。兼味惟菘韭。
 飯若方消時。喜飲快活酒。酒如得興後。得興即擊缶。
 缶聲帶長歌。快活直到酉。酉後如微醺。整衣自抖擻。
 便吟快活詩。縱筆如揮帚。吟後臥藤床。就夢登岫嶼。
 漸漸上雲霄。弄月捉星斗。夢中更快活。兩腋生颼颼。
 次早山童報。紅日射茶臼。起來不梳頭。且看花開否。
 忽然客到庵。五七相携手。或論赤子心。因為誰方剖。
 或論先天圖。黑白分奇偶。盡日快活話。日晚不覺久。
 客亦再三謝。頂門一針灸。送客出庵外。行行到溪口。

來龍居士詩集

三十

白雲沿溪來。俄而成蒼狗。與客共一笑。快活方回首。
 快活人不知。牛馬隨呼喚。我也只快活。懶爭及敲鼓。
 快活人若知。隨他羨瓊玖。我也只快活。不論覆醬瓿。
 人生一場戲。傀儡分先後。自開傀儡場。都入紅塵走。
 車聲雜馬蹄。齊向紅塵吼。及爾吼罷時。一竝入囊篋。
 少小即看破。今成快活叟。快活更快活。身上漸船者。
 快活至百年。此身非我有。一笑還造化。不知我是某。
 惟遺快活名。朝暮在培塿。清風吹卯辰。明月照子丑。
 風月快活成。一片應與乾坤同不朽。

來龍居士詩集

三十

庵在悅我堂之側快活之名蓋山人自命云

小酌

萬尺蒼松鞞美髯。一壺小酌到山尖。已知白髮嫌青
 鏡。幸有黃流媚黑甜。雨後晴光排素嶂。春深草色上
 疎簾。笑看此境須拚醉。說與東風莫捲帘。

灌園

蒼山白石枕寒溪。碧草玄猿向晚啼。渺渺清泉排雪
 出。蕭蕭綠竹掠雲齊。官情半是持鷄肋。看誰學
 馬蹄。却笑老狂真率久。滿園春色灌蔬畦。

贈宗侄章還宕渠

春雲漠漠春將暮春風不度烏桺樹前山一夜麴塵
波萬紫千紅飛滿路有客有客自宕渠紉蘭纒蕙蔴
為裙十年不夢池中草雲深何意到蝸廬一見仲容
相絕倒香名入耳知多少紫庭丹穴果非奇夜光結
綠難為寶笑我餐霞老更狂粟留日日喚求羊芟荷
坐破沙鷗席懶看人間舞袖長留爾溪邊釣紅藥共
看溪雲流大壑自古儒林道味長酌醴焚枯原不惡
丈夫策足當及時走馬獻賦明光墀誰道陽春知者
罕江湖何地少鍾期浮生百年會有役大都謗譟方
生鞠肯將白日欺紅裝坐惜青陽老蒼碧南山有豹
卧空岡也因苦霧變文章無知之物且如此五車何
況讀縹緗福利一壺聊出祖生銅三尺乘風舞行將
飛步出塵冥榮名岌業懸家譜莫訝音徽路間關文
華夜夜斗牛間去矣不忘雩舞樂流水桃花月一灣

夢醒

石林脩竹淨蘭皋霧嶂霜砌掛雪濤松閣吟成苔色
靜藤窓夢醒月華高季鷹豈為思尊去蘇晉何曾假

酒逃自是疎慵心即遠柴桑原未學曩騷

飛雪行贈古建吾入京便省

長風吹雲入紫冥飛雪亭高掛太清銀冰直瀉二千
尺星槎縹緲下蓬瀛天吳前驅海若舞馮夷揚桴伐
鼉鼓翠搖十二竹枝娘李白空吟夢天姥美人意氣
吸長虹青霄赤翰橫秋風一朝龍節分江國冰壺玉
鑑懸高空廟廊不日徵朱邑湖海于今識次公宦情
從此同飛雪不必披圖驚往謀龔牛韓鱷何須同自
有今人各高格鶴髮雙親並壽時青士蒼官老更奇
龍章已識從天降烏啄徘徊各有私瞻雲久切三川
遠愛日長懷百歲期寒帷又泛巫陽楫江怪遙看五
玉疑芸暉重喜斑斕舞鴛鴦還隨太液池百年忠孝
兼之少幾人拾椹不傾葵笑我懶成豐草鹿蠅蠅盡
日眠空谷離羣又復六年餘野馬牽人飛電轂朱絃
別後何曾彈止調一腔山水綠泯泯相思欲聚星忽
忽無緣同秉燭醉後誰歌蜀道難五雲多處是長安
盧溝橋畔車如蟻蕭蕭送客五更寒恍似兒童騎竹
馬歡呼繚繞上噴吮夢殘濯錦橋頭月好拆燕花寄

父瞿唐先生日錄

快活庵稿卷三

三三

父瞿唐先生日錄

快活庵稿

三三

澧蘭

荅劉鼎石見寄

天欲生人莫生昭君手琵琶馬上塵蒙首我欲賣物
 莫賣豐城劍斗間紫氣人難見周冕殷嘒價自高誰
 人持此去游遨甌駱從來多祝髮溲瀦幽荒祗自勞
 芳草麒麟難着脚捫漢緣霄羨猗猗老义到此不平
 處應動胃中萬古刀亘古亘今皆如此非我之所召
 亦非人所使天道不將流離罔軻與斯人誰人矯志
 成君子一笑清風賀若絃自家歡笑自家憐君不見
 果州劉鼎石新詩首首驚坐客行路長歌蜀道難手
 抱琅玕望空碧 劉义詩云磨損胃中萬古刀

來瞿唐先生日錄

快活庵稿

二五

昔賢贈揚者云女無美惡富者妍士無賢不肖
 窮者鄙使者逢時遇合豈必減當世之士哉愚
 贈鼎石蓋取諸此時
 也命也如天道何

雙喜篇贈顧象葵 有序

象葵吾黨中君子也進止純懿一門友義予
 仰之素矣前年來司鐸梁山予以庵中硜硜
 小禁坐春風者僅雨二度耳今春予病店止
 酒不出庵者一年第文進秀才自城中來問

予始知象葵生子交獎乃作此長句贈之懸
 知象葵必見招呼而不知予非昔日量也大
 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餅蓋長公汲
 江煎茶之詩予病後止酒更嗜茶習習清風
 生兩腋乘此清風去蓬萊茶之興原不減於
 酒故贈象葵之詩不覺發之於辭云

蒼靈駘蕩暮山紫暖風花撲仙人几宮墻別有一般
 春綠波碧色輝桃李彦先致身何太奇青宵孤立紅
 鸞姿少日華飈吹麗藻鮫人雲浦纈烏絲萬里我曾

來瞿唐先生日錄

快活庵稿

三五

遊鍊屨獨立百花看掉約五龍聯穎共芳菲樓臺嶙
 嶒飛花萼被翁一日蟠龍巔揭車茵桂佩娟娟今日
 先生知絳帳舊時居士即青蓮顧我牽迂飽溪救逢
 人每調無絃曲朱華素雪總關情東風不到虢蜃谷
 偶聞丹穴生鸞鳳鬱葱佳氣滿槐堂想有銅人話疇
 昔豈無鍊杖壽椿篁硤玉佳兒將試醉榮名况復收
 蒼佩千金駿骨人通闌一盼方歎知價倍丈夫適意
 甘羹藜家家飲酒望青齋孰知名教多樂事烏紗何
 必照通犀江湖一望誰知已為君調笑歌雙喜春歸

幽谷聽遷鶯之官華城還携子歌成須飲三百杯湯
餅應餘鴨綠醅此去鄭鄉看咫尺山人之酒何時開
生平疎懶惟種秫豈綠適軸生啾促暫時且學止酒
陶猶能不廢顛茶陸渴懷何日慰龍芽大瓢貯月春
山綠過軸見毛詩王元長曲水詩序云適軸之疾已消

晚坐

石上松間亦可憐匡床竹几坐留連殘霞挾電明還
滅驚雀將雛去復旋感事偶歌秦吉了因風長問傳
延年杖藜自笑機心少鞞脚科頭晚看泉

交龍曆年三目錄

快齋庵稿

二十六

吉了鳥名唐樂府也唐書樂志云嶺南有鳥似鸚鵡籠養久則能言南人謂之吉了開元初廣州獻之識人情慧於鸚鵡漢武帝本紀書南越獻馴象能言鳥即吉了也白居易元和四年作新樂府五十篇專以諷諭為體秦吉了其序云秦吉了以哀冤民

送吳鳴山落第西歸

孤雲匹馬共悠悠久客將歸歲已秋滇海夢中何日
到盧溝橋畔幾人愁紛緜漸隔桓伊笛凋敝先看季
子裘蜀水燕關千萬里不堪回首仲宣樓

馬扶風長笛賦紛緜蟠紆纏宛蛻蟻注云皆聲紛亂貌

寄宗姪章續聞白泉水變猶留意於玄也

論之以詩 二首

細雨空堂清夜徂翩翩憐爾去時孤眼前引冶看成
派匣裏雌雄喜欲呼我老頻年依白墮吾宗今日見
韓符宕山阻絕音塵邈幾度相思問鴈奴
好去慇懃寄白泉蒲團且廢講兜玄三微河漢連天
漲萬壑魚龍帶地遷顧我髭鬚新染雪笑誰難大欲
登仙何時洗淨丹砂耳來聽清風月下絃

高青庵過二姪家數日枉之不至致以八句

交龍曆年三目錄

快齋庵稿

二十七

故人別後長芳蘅蜻蛉逢秋向晚吟病骨漸同玄鶴
瘦詩思還共紫芝生阮咸應盡騰觚興王粲須知倒
履情說與伯恭渾不解翩翩策馬度柴荆

戲荅大池病中見寄

大池為修煉買粲病後逐之

萬事悠悠阿濫堆隨風前路落蒿萊眼穿久訝冥鴻
斷地僻焉知突馬來九鼎聞收桃葉女三春空靚壽
陽梅渡江一去知何處示病維摩莫浪猜

桃葉王子敬侍女也有詩云桃葉復桃渡江不用楫東坡詩云但恨不携桃葉女

荅人

半畝茅堂枕白沙。栽松植柳即為家。青虫日晚懸簷出。黃葉風輕繞澗斜。生理年年占八穀。修仙箇箇問三花。江湖無限東陵地。種得菘蕘勝種瓜。

入穀星名丹元子步天歌云階前八星名八穀註云八星在紫微西蕃之外五車之北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四主小麥五主大豆六主小豆七主粟八主麻子明則八穀皆成暗則不熟

春城歌贈李子喬明府

春城春城何所有。城中盡是陶潛柳。江邊曉側如甘

交瞿唐先生日錄

快活庵稿

二十七

棠。召伯歌聲不離口。春城春城何所嘉。城中盡是潘

岳花。曉風一夜河陽發。闐闐家家醇彩霞。花明柳暗

圍明府。髓風向日尊前舞。飛上頭來作法冠。粧在胸

前成。參補笑我生平志。未休十二巫峰掛。蒯緱城

何日看花柳。兩腋翩翩黃鶴樓。六年隔別無由面。枕

邊笑語時時見。媿乏瓊瑤可報君。題詩為寄樊城扇

右子喬性冲淡。令通道人多懷之。為余遠寄日

錄序文贈荅以此

題贈顧象葵便面

一官迢遞歲頻更。三蜀文華舊有名。豈謂河魴才可

食。祗緣翰墨味偏清。白鹽壁立嚴師席。巫峽江澄照

宦情。別去何時溫笑語。坐看鷗九欲飛鳴。

贈曹荔溪中丞西還

一別蟠龍閱歲華。春鶯遙憶紫垣花。玉符清映湓城

水。霜鉞光分灩澦沙。直道北來知鍊石。玄文西去變

煙霞。客星只恐搖銀浦。莫遣絲綸上釣槎。

寄白牛和尚

白牛白牛形如鯁。白牛白牛皎如月。為山霜冷洞庭

交瞿唐先生日錄

快活庵稿

二十九

竭。試問白牛何處歇。山兀兀。今水迢迢東明骨。冷不

能招幾時淨。掃松石腰風送龍潭。慧餅焦

贈黎學博

文信公之孫

洞庭渺渺七百里。衡岳層層萬疊山。如此山川堪作

畫。豈無豪傑生其間。鄭虔才大官猶冷。莊駕吟多髮

未斑。欲訪華容耆舊事。蟠龍雨暝白鷗灣。

聞忠宣公劉時雍皆迺祖之門人故有耆舊之句

謝傳達吾送日錄序

醉臉昏昏策杖藜。瑤光灼灼下茅茨。人間鴈到花黃

日天上虛橫月白時欸段自思非駿骨砥硃今已化
瓊枝乘風欲寄登堂意對使先吟木李詩

邀蕭學博 時寓佛果寺

荒村春作亂如麻水埭茅茨綠樹遮黃犢犁穿三畝
雨杜鵑叫破一灣花放翁好古書連屋桑苧耽貧客
亦茶路上不須窮姓字萬松深處即吾家

荅顧象葵

梁山天偶漏無人上天補急去求媧皇媧皇問河鼓
河鼓告星茄星茄首亦俯藥師跨駒駉一滴大于股

天聖唐先生詩錄 快活庵

三十一

商羊僅一足只向雲邊舞我欲提兔鐵猶恐有所主
漆哉此元元無故倒銀浦杜鵑日催耕腹盡斤鹵
徒胥呼文田蹕彼啞啞櫓去馬與來牛悠悠如蠹齧
惟有快活翁朝朝醉馬乳文思發靈竅欲去遊天姥
乘彼巽二車颺颺登蕙圃便到蓬萊宮訴此蒼生苦
不意故人書偶下辛夷塢開槭如見面錫我龍根脯
且對故人言代此瘡痍吐

寄謝顧車張萬四博

雞園徒倚解螺舟龍春徘徊亦勝遊自憶此身依白

社孰知有客對青州蔡邕倒屣情偏厚山簡臨池興
更幽歸到紫桑剛爆竹滿衢燈火映簾鈎

自彈綠綺自垂簾未必夔州即久淹官到廣文知獨
冷時來苦李也生甜五溪諸水通三峽赤甲群峰接
白鹽却恐蘇湖輸此景令人回首丈人尖

贈劉明詩

九日題詩萬壑秋一錢遙憶固陵劉雲霞天上頻飛
鳥刀劍人問盡化牛顧我青山惟臥酒思君白帝欲
登樓明年拄杖匡廬去灩澦波平即放舟

天聖唐先生詩錄 快活庵

送人南遊

三十一

鰕鮒篇

海鶴西風一萬里飲啄王母瑤池水長鳴多在霄漢
間澤國稻糧空瀟瀟中原虎鬪一著棋先後輸贏不
得知倏爾野雞精變怪高崖深谷忽參差昭君琵琶
聲轉溢總為胡塵彈不得早知薄命是紅顏生時何
必傾城色仰看青天青天如碧波俯看澄江澄江如
翠蘿大開我眼孔碧波翠蘿如子何西有長庚大于
斗夜夜來照我鴟九昨日照紅顏今日照白首黃鳥
啼花花不言不是舊時樊素口陶潛將鐵鑄成腰門

前只種先生柳滾滾洪濤上向東拍天煙霧總歸空
爾不與世爭飛今何異乎以鸞鳳為鳴鶴爾不與世
爭潛今何異乎以螟蛉為螭龍乾坤原浩蕩物理有
磨礱叔夜不須踈吏部桓譚終是識楊雄丈夫行藏
何足計竿木隨身聊看戲莫怪鯢鮓喜濼潢海波原
未見茫茫

獨步

散髮行歌獨在鳩薜蘿回首草堂幽誰言被褐懷珠
玉自信忘機狎海鷗風送暮煙關夕照鳥銜秋色過

又瞿唐先生日錄

快活庵

三十一

汀洲懽呼剩有王猷興未必山陰好放舟

贈吳徵君

長愛幽居暑亦寒春容隱几竹皮冠西山斫藥雲生
屐南澗垂綸月上竿四皓有芝皆化紫八仙無酒不
成丹晚來吹笛藤蘿外月色娟娟只自看

讀江津名宦甘公碑

大蕭協小蕭廉泉飛其麓逍遙金岷業玉隆高景福
間世出聞人雲龍相追逐前有徐孺子後有黃山谷
我昔夢輕舉飄飄騎海鶴葛仙約煉丹石鏡光可矚

前年寄我書蛇蚓不可讀似約三年後瀛洲登影木
正欲遊梅嶺慰此喧卑促偶得永昌碑憇之同霧縠
却裂此邦人聲響迭琴筑召伯甘棠詩萊公路傍竹
學道則愛人感應原自速漢獨重循良餘子等碌碌
何必歆廟廊不須憊矮屋

與張小村飲薄酒席上口占奉贈

西街酒淡淡于水軟盡杯終長帶滓不如飲水水猶
清世情世情鬻膏應如此張生碌碌負年華璘瑯色
色見奇葩走馬金盤呼五白片時定有萬人誇坐中

又瞿唐先生日錄

快活庵

三十二

三五談玄客吞醪澆醺猶高格蒲堂笑謔欲天明鏗
鏘塵起無肴核自古屈伸無定期壯士停杯聽我詩
假令雨久淒涼日便是樽英酷烈時君不見高陽酒
徒懷抱惡時命不來其落其間生計更蕭條長與
隣家編苗簿突然光焰生薊纒朝為戟士暮封侯咳
唾之間安社稷左擠諸呂右扶劉

顧象葵許載酒快活庵遲之再三不至戲

以六十句

一別何時思惘然百壺曾許澆雲眠四休冷淡知無

地三徑風流別有天。酷暑易生司馬渴。枯腸難禁汝
陽涎。蝸廬鷗席如違約。翠壁紅泉亦可憐。

連日欲雨不成雨。故人阻絕奈之何。十旬九醞貧家
少。綠竹蒼藤野外多。老去息機思舊侶。醉來彈鋏喜
長歌。山陽興發同沈頓。便臥虬松枕鶯梭。

送劉思泉

數夜不成眠。相思亦可憐。五年新百度。赤子頌青天。
春酒迎花柳。征軺向澗瀍。逆知劉寵去。不受別時錢。

題華封三祝圖壽楊東泉少府

交禮唐先生詩錄

快活庵 三十四

積陽真朱光。脩景迎南陸。豈知在乾封。願亦見四目。
賴我關西楊。隨車注膏沃。一誠格真宰。琅玕呈披腹。
倏爾騰涌煙。四野如撒菽。翻笑不空子。手皴數寸木。
正適懸弧期。士民慶玉燭。徐生自遠來。生綃持一幅。
不獻鶴南飛。却獻華封祝。索我山人詩。匆匆掃兔秃。
我不願明公。多富滿囊篋。但願祝生男。慰此萬事足。
楊清苦如水。藁尚斷如神。蓋古之循良也。

時值亢陽為管民懇裁種

公翦爪致誠。四野如注。梁山接墊。江忠州萬縣。

達州開縣新寧大竹七境俱無雨。惟梁山獨
霑足焉。非異事耶。可以占。

公一念之誠矣適

公誕辰徐生柳庄公父子索余詩書此壽之

交禮唐先生詩錄

快活庵

三十五

來瞿唐先生日錄 八關稿

當置酒

古樂府宋孔欣置酒高堂上梁簡文帝當置酒唐李益置酒行其辭畧云朝日不久盛川流常宵征生猶懸水溜死若波瀾停又云日往不再來慈辰坐成昔安得凌風羽崦嵫駐靈龜大抵以浮生倏忽當置酒行樂三辭皆一意也愚以人之寄世苦不多時而乃淪落塵海不得高出雲冥者不過纏綿富貴貧賤

來瞿唐先生日錄 八關稿

生死進退八關而已而其病源則在好勇好貨好色有以使之心為形役凡民無足論矣每見英俊之士逢關即墮惜哉殊不知有鑄鑄乎我者得此霸乘以破八關雖不能徑入無欲之室亦可以掃塵根而窺明堂矣乃作此八有廣之

進關

君不見積雪為山山不成盡餅瘵饑笑殺人步虛兩版未生翅不如自在坦途行梨花莫染桃花色矧結

不生龍伯國年年點鍊欲成金九轉依然一片黑身化為鷄眼化鴟澁劍還同瘦馬嘶影影白髮三千丈一寸愁腸一寸絲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競進空羨東華塵撲駿不識黃楊原滯閨

退關

君不見酒深傾跌醒時海娥眉富豔身先痿將軍不學赤松遊蒯通終作多言鬼丞相樓臺高入天呼吸生風咳亦煙惟有黃犬世間寶有權不得片時牽誰人喜上千尋樹上到樹梢無去處風擺雷轟下不來

來瞿唐先生日錄 八關稿

雲頂霧毒迷歸路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早知退一箭射穿蟾兔背力盡終須落闔闔

貴關

君不見彥升裊裊縮銀黃聯鑣許郭駕曹王彈劾曹劉声焱赫清塵滿路慕羊莊大猗一日歸東越含酸茄歎那飛潑鴈兒啄啄各流離嚴冬霰雪猶披葛歸牽別葉轉風輪昨日論交誰是真死灰惟見今飄泊肯思雕炭昔璘寤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言貴前車馬多如蠅朝起紅塵暮生卉

披葛事見李善註

富關

君不見東溟西渤水悠悠。河伯誇口騎鯨游。鼯鼠聞香千里到。一廂眉攢即掉頭。金谷樓臺甃釜壁。千甍萬構連天碧。及爾半夜偃臥時。占斷依然剛八尺。郭金貯穴張羅鐘。一身有限物無窮。八百胡椒無處用。也與塵生甑底同。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貪富。高明有鬼啼清晝。偶因腐鼠翻生臭。腐鼠事見六帖

生關

君不見鴻鴈雲裏陣成行。前者叫雪後呼霜。一時過

及羅唐先生自錄 八關稿

去成陳迹。白雲滿目天蒼蒼。天地生人當如錢。千年萬年居浩劫。如何呼吸氣成生。一口不來燈即滅。聞君夜夜千年憂。鷄肋將休又不休。有時魁筆通勾斷。浮羽沈鱗貉一丘。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憂生。輓轡常日息心兵。濫堆風起任蕭蘅。

死關

君不見洛水脩印墳累累。珠襦玉匣排金紫。烏鴉不懼舊英雄。寒食都來銜鬼紙。太陵光發幾條無。狐鼠齧痴白日呼。一半又收田畷冊。不屬當年墓大夫。祖

龍拔山山即倒。椒房蘭御誰知鮑。雪塘寒月更愁人。曾照吳公臺上草。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須知死。買絲繡得信陵起。長髯廣額竟誰似。大陵星名主天

賤關

君不見火燒樗木半枯槁。蟻癩蛙胝苦蘚老。一朝呼起居士名。千人萬人來祈禱。人間至賤賤騎奴。人間至貴公主夫。配合不分人貴賤。乾坤一向雪模糊。時平時乎如剪綵。朱門白屋一時改。亭長不通蒼頡書。橫戈五尺平滄海。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莫厭賤。

及羅唐先生自錄 八關稿

胡風朔雪欺單線。寒崖吹律俄而變。

貧關

君不見豫章榎楠充棟梁。百牛連鞅雙輪僵。枯桐槁薄一人把。嚴春賀若相操張。自古文章憎命達。龍團翻為薑薑奪。假令學聖賴金貲。陶朱先已傳衣鉢。原憲茅堂藉野蒿。風悽雨慘寒。號回琴點瑟微清。千秋萬歲相孤高。當置酒當置酒勸爾勸爾自安貧。白水青山烏角巾。間朝長蒲十分春。波詩老妻稚子不知愛一半

入薑薑前

來瞿唐先生日錄 遊吳稿

楊文節公萬里江湖集序云予少作有詩千餘篇至紹興壬午皆焚之大槩江西體也今所存曰江湖集者蓋學后山及山及唐人者也又荆溪集云予之詩學之愈力作之愈寡嘗與林謙之屢嘆之又南海集云予詩每變每進今老矣未知能變否能變矣未知能進否古人用心之苦若此某作詩隨意興所到亦未嘗計工拙亦未曾學人亦未曾焚其稿若一時忘其收錄

來瞿唐先生日錄 遊吳稿

五

則有之矣獨遊吳稿三百多篇一友人借去竟散失是以南岳廬山諸詩無一首存者此數篇乃張成夫宦蜀携來刻之爾廬山寄袁計部詩一首湖廣朋友能記之亦未入此錄噫我命之窮通有數矣我詩之存亡亦有數耶書此一咲

登小孤山 二首

岷岫危亭古蒼茫落照孤寶刀脩卓筆金斗熨平湖歸去知彭澤重來為湛盧凭欄時北望五色繞清都

其二

孤根盤水府飛閣漱天潢彭蠡秋濤濶潯陽棹影長花濃三峽曉月冷九疑霜應去邀浮伯同來坐斗傍

其三

四面煙花接三湘樹色通嵐光撐素岫晴日墮空濛有客同談劍看誰詠轉蓬題詩長嘯去一葦任西東

鳴磯廟 二首

葦殿龍蛇古瓊宮煙霧浮鼎湖今有主吳蜀者空愁旅鴈屯沙月漁絲起夕詎蘆花多故壘何處是歸劉

其二

來瞿唐先生日錄 遊吳稿

六

不為尋奇勝無由棹晚風磯沙通燕子帆影帶蠶叢舊業憐三鼎新恩錫九龍爐煙江霧接疑是永安宮

鞋山篇

我聞崑崙崙層城三千里玉樓十二教天起左帶瑤池五色雲右環翠水無涯淚憶昔真宰混一元獨有茲上鎮乾坤去地不知幾千幾萬尺南衡東泰俱兒孫兒孫瓜瓞太繁庶混沌氏乃分付曰尔各九州四海去五老居住茲山已多時鶴足鷗眼虬松鬚老人之情愛困獨不似羣兒到處居偶然一日跨白鹿杳杳

穿秦復度蜀江南江北總無情來向廬山尋瀑布瀑
布年年噴雪花三千弱水隔煙霞丹砂雲母圍琪樹
回首乾坤一望賒嵐光水色如人箔瑤華玉醴朝朝
樂誰知生女不生男百年翻令成落莫大者湘娥嫁
舜皇左禹右稷禪陶唐離鴛鴦別鳳蒼梧遠九疑歲歲
哭瀟湘泅陽路渺空瞻望捐玦遺佩知何方元君採
藥入衡麓回首蒼煙迷草路欲往尋之問懶殘道在
雲深不知處山中尚憶魏夫人金書玉簡相朝暮
磯夫人嫁劉郎諸兄風味攫虎狼永安白日蛟龍死

天恩在念三日錄

遊吳稿

七

玉妃喚月歸海底我

祖南來靖江濤新恩方錫九龍袍蕪湖江下稱靈澤
虹吐鯨吞還食血惟有大姑小姑不嫁人蓀梁蕙棟
水之濱小姑居其下大姑居其上五老居其中踰躓
永相望有時二姑或聚首琳琅偃蹇相先后晚粧煙
水綠雲鋪亂發臙脂之膩成五湖却將小姑鞋流向
湖心伴綠蒲千年萬年底柱到洪都豐隆不可震巽
二不可呼看尽吳鱸蜀舫銀波雪漲捲模糊人生有
志志各殊湘妃母儀天下無元君白日騎仙駘蟪磯

相夫終死夫二姑不綉鴛鴦不怕孤一幅清水懸玉
虛同與人間作畫圖嗚呼人言有女必嫁人我言不
嫁也亦可試問山中五老來嫁與不嫁同鬢整

歌風臺

秦宮鹿失楚猴逐白蛇染血烏騅哭咸陽竹帛入煙
消風捲山河成破竹功成還憶沛中來前度劉郎今
又回翠華渺渺迷歸路金戈鐵騎響成雷白旗黃鉞
環桑梓芒雲碣霧排光紫人間喜羨錦衣還未必亭
長為天子憶昔賤為亭長時一身落魄苦奔馳懶讀

及履唐元在日錄

遊吳稿

八

詩書不識字佗條長為鄉里嗤孰知風物一時改手
提三尺平滄海自着戎衣閱歲華去住家山今幾載
酒酣自作三侯章兒童拍手繞壺觴因思得國憑三
傑猶欲斯人守四方遂將此地為湯沐青山白水蒙
優沃飛甍複道峙中天竹籬茅徑成黃屋我來猶有
歌風臺昔之慷慨何壯哉一自鼎湖龍去后白沙黃
霧起塵埃神雀醢雞同嗚嗚東流泗水無昏曉寒鴉
啼處野棠開傷心不獨虞姬草

黃鶴樓

城郭參差水帶沙峰巒翠律走龜蛇千薨煙繞仙人閣五色霞分帝子家天外看誰還躋鶴寰中有客文乘槎桐山雙鳳棲何處一望晴川樹色斜

燕子磯

紫燕依孤壁紅亭瞰大江烏衣無永巷白下足田翔上氣蟠龍虎丹丘枕鳳皇崔嵬通鳥翮迢遞繞龜梁二水浮空廓三湘接渺茫遠峰雲若布極浦樹如芒脩竹分仙宅苔階更上方芝留千歲草笛落五更霜松檜排虛牖煙霞護短墻匡欹陶淡鹿石跪左慈羊

來瞿唐先生日錄

遊吳稿

九

揮袂邀浮伯披裘覺漫郎步遲嗟謝展詩瘦問奚囊顧我登臨晚看誰引興長偶來思豹隱歸去有鷗莊六代人文歇孤舟賦客狂江山成代謝南北惜年芳不盡留連意飄飄上野航

來瞿唐先生日錄

石鼓歌

昌黎直指爲宣王之鼓者以我車旣攻之句同耳且鐫石勒成類非瓌瓌之主所能姬周獨宣王恢復文武之舊故直信之無疑矣愚觀石鼓字多泐滅一圍頑石耳韓蘇先後作歌者重宣王也然則人可甘爲下流哉我苟賢雖枯琴瓦硯人爭珍襲我苟不賢雖隋珠趙璧人亦莫之問也嗚呼一石千年且有屈

來瞿唐先生日錄

石鼓歌

伸而人生二三十年之窮通可置之咄咄耶故學者當自立不可以窮達移志

辛酉之歲月在午程生約我觀石鼓是日歎蒸生微雨主人掾榼盈桐乳初觀巖巖羅堂庶恍疑鈇鑊及錡釜及觀字畫半泐縷蝦蟇齧斷弄妾服桂華根折枝砥頰老兔竊藥奔銀浦媧皇死後少縫補金樞誰人脩玉斧天仙下海尋天姥三三兩兩駕飛鱗醉狂帽落水襜褕鯨魚驚走蒲舞諸生觀者皆環堵一笑瘖蟬吟難吐憶昔岐周開原膺十亂五臣爭蓬蒲

昭穆八駿驅馳苦龍樓蚪旛巡水府宣王抗志絕其
祖六月棲棲發兵琬一時賢相尹吉甫元老方叔皆
良輔東都百辟羅參組會同奕奕光西游鑄功勒績
破山峴陳叢列路告文武周道既衰歌皇父七雄橫
戈闔獮虎中原戰骨齊天崔百姓誅求盡梁稔司燿
譴責蒼頡怒災及丘墳燒籍簿從此元元無訓詁儒
術不用用屠賈此物弃置同鬻鯁霜零雪壓啼鷓鴣
蝥跡蠶痕蝟繡黼無人愛惜移庵虜百年瞬息箭到
弩歷唐迄宋鞭飛駟吉日車攻辭屢屢句同義合符

齊魯唐先生日錄 存鼓歌

千古韓蘇二子文章圃先後俱信中興譜慙勤作歌
告聳聳表章之功不下禹我生最晚况朽腐曾敲儒
禽結典畧幸今經術崇東魯披雲撥霧青天睹安置
妥帖到橫宇珍重不啻栢梁柱當年寶器光媚媮天
球河圖列行伍到今都變滄溟瀟東飄西泊十無五
不如此物罕童叟千年有客來摩撫吁嗟凡物屈伸
默有主人生區區窮通何足數倘為賢人縱貧窶
甌硃硤亦良珣倘成不肖同瓠脯隋珠趙璧亦草莽
信眉立脚須响嶼振衣抖擻甌窶宇堯舜周孔非有

赤子良心皆自剖莫學蜂蟬無腸腑朝生翅羽墓
泥土

泥土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目錄

重遊白帝稿 凡九首

恰恰 長短句
道言

尋袁雙溪隱處 七言律

慰人 長短句

有所思 樂府

遊下厓寺隔江遙望朱雲石別墅尋成二十二

韻 五言排律

雲安管酒 長短句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目錄

答周紅崗講致良知 道言

寄譚敬所 二首 七言律

求溪稿 凡十九首

過傳達五舊居 七言律

舟入求溪 七言律

早歌

賦得長相思一首答楊鑑谷書 樂府

酸齋 長短句

割蜜 李賀體



生日 五言排律

買月 道言

醉 七言律
道言

二蟲詩 新樂府

將進酒 樂府
道言

寄曹荔溪 選

雪 長短句 蘇歐二公禁體

寄古建吾 選

觀籠鵝放出刷羽泗潁溪中 絕句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目錄

迎窮 雜述
道言

雪中寄贈戴念瞿明府 長短句

求翁解 雜述
道言

古詩 亦名廉節體

一十六首 內七首道言

買月亭稿 凡八首

買月亭 選

買月亭張成夫臨別索言 道言

送王玄葵遊瀛海 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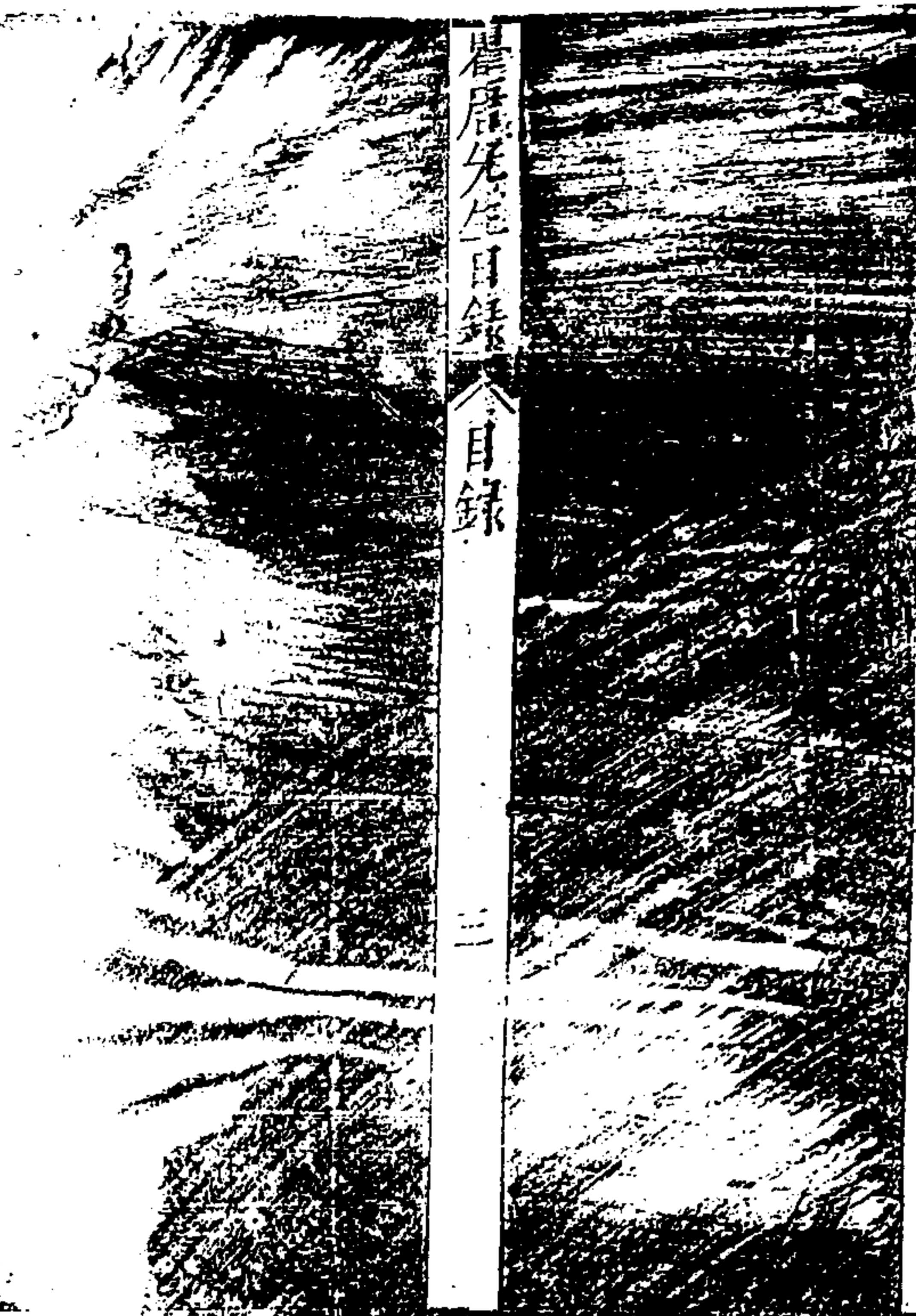
寄沈梁峨 七言律

答劉強齋昆玉書 選

雪中邀陳桐崗常敦庵二邑博 七言律

寄贈謝劉洞衡太守 選

送渠宗弟薦書入選 選



瞿唐先生日錄 目錄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重遊白帝稿 甲申年

恰恰

恰恰又是三川路悠悠自笑百年心下和惚惘多應
玉許邁飛騰不在金恰恰恰人生亦何苦朱華素雪
血飛弩何處名爲鄒何處名爲魯回視倚天光雌雄
相仰俯俯者爲賓仰者王王者自歌賓者舞一歌一
舞成千古恰恰恰復如何榜人牽回也成歌白日駕
雲螭道術不在多拍爾陵陽肩影憚莫蹉跎眇一
鳥掠船過層磴虛牝鞞藤蘿 諸木作弩者三五箭後
即軟惟飛木愈射愈勁
其赤者名血飛更勁造
箭更速惟速故以飛名

尋袁雙溪隱處

故人一別隔簾葭知俯周溪舊釣槎顧我來時三峽
雨尋君隱處萬山霞步兵求仕多應酒桑苧逃名豈
爲茶無限相思相見意煙波江上夕陽斜

慰人

騎馬必欲尋驥裹恐君步行只到老食肉必欲得猩
脣恐君咬菜自甘貧生子必欲如曾子世間人子半
皆死爲臣必欲如比于古今紳笏盡貪奸萬物不同

形有好必有醜萬變不同路有平必有陡不如我願
者十中常八九東隣貴客紅鸞姿惺惚早去拜丹墀
有位有祿有珠玉妻嬌妾美止無兒西隣貧人一味
蠢癡憨也不識玄牝雙眸漸老電騰光生兒五六排
槍笋世事至此吾不知何者爲貴何者賤誰可憎惡
誰可羨說與君君自見萬事何必從君願麗華之妻
采就之圭人人慕想誰消百甕齋箇中如自惹終
是落醯雞照君心上事燃我手中犀君不見眼前十
指本一體有高亦有低反掌之間且如此何況世間
紛紛萬事各町畦安得從人心意願斧削刀一
般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重遊自序稿

一

一

有所思

吊傅達吾

有所思兮思正急美人只在千金石我來石上空寂
寂漁火不然江水碧有所思兮思翻疑美人只在流
杯池我來池上草淒淒綠錢黃霧灑潄潄人生寄世
何草草奄忽猶如過目鳥俯觀江漢仰浮雲椽蠶登
巢何處好有所思有所思兮寤至曉錦琴洛浦遠何
早蛟龍纏劍還雲表鸞鳳夾簫飛空杳乘虹我欲登

蓬陽警問群仙壽與天生憎醜慧太顛倒紅顏
翻先掃有所思有所思兮令人老蕭蕭疎柳三川道
傅子北還時余曾以有所思寄之載之缺鳳
稿中乃爲余作目錄序自以爲余之鍾子
期未及一載而遊岱宗今子期較春余當
絕絃矣不覺令人慟悼茲復以有所思弔
者不忘生前意也

遊下厓寺隔江遙望朱雲石別墅嶸成二十二

韻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重遊自序稿

三

歌石轉盤渦捫厓獨木柯嵌空疑鬼鑿洞古喜人過
霄漢虹橋近浮屠寶筏多山連魚復國水接虎鬚波
丹竈塗蠶胝跌關泐鳥窠霞明鬆石象灘急吼江鼉
入解鳴空澗四禪隱曲阿天高惟福善地勝有神訶
懿此息心侶來茲安樂窩三刀曾試夢九籥竟成叱
旋綾盧仝屋重捐翟尉羅稍楚宜水埭瓜蔬愛陽坡
朱瑟烏皮几黃冠白鷺蓑弄丸登彈子釣月下盤陀
茶茗東崗子栽培郭橐駝先生今日傳狂客豈無歌
取醉嗟玄壘相逢盡髻螺乾坤思管鮑花鳥怨陰何

繫帛長驚鴈揮毫可換鵝吟嘯疑越調咫尺隔
岳雀臨窺啞殘蘆押水佳詩成投鯉館應是化龍梭
彈子石名在盤沱江邊其圓如珠

雲安嘗酒

賈浪仙孟東野文章亦是尋常者小魚彭蠡味非珍
縱然嘽嘽腹寡惟餘銅斗一篇歌高出清曾稍古
雅自種韓愈桃李門聲名不在維參下流水高山一
曲琴悠悠世上孰知心千年賀若歸何處廣陵自抱
自呻吟生平策足款段馬夔臆鹽車歲月深長向北
瞿唐先生日錄重遊白帝稿

風嘶楸草伯樂一顧即千金君不見麴米原是夔州
產未必醺人剛一盞假令方之快活春伯仲之間爭
耳眼止為詩各重酒各遂將白水傳青簡清僧賈島也蘇詩要
當開清僧未心當韓豪子快活庵中所造之酒名快活春

答周紅崗講致良知

蒼蒿似艾原非艾蒲城戴履空相賴杜齒似葵不是
葵浪傳心事向樽曠理欲之立不容兩白日忽然生
魁魁欲做擒龍打鳳仙習心磨切須魏魏孟軻拳拳
求放心切中今人腹內瘥

寄譚敬所二首

敬所臺中時去滇海柱茅廬荒村缺款意
炊糜與余共榻連惚叙潤未寐次早送至溪
邊乃戲余曰爾高賢決成矣我見爾以萊待
大賓談笑自若應知爾心鍊石也加飯加飯
噉噉而別昨遊白帝見郎君於楊少臺家對
酒懷舊申之以詩

東閣郎君金玉姿玄亭一笑倒鴟夷即看此地浮觴
日翻憶當年煮菜時元亮歸來心已遠長康老去性
瞿唐先生日錄重遊白帝稿

還癡孤舟客夜難成夢莫柝宵砧有所思
自小山人耽野興一生活計在滄浪與墳有味黃金
賤松菊多情白日長笑我登臨雙脚煖看誰音信十
年涼南來無限鷓鴣侶莫惜瑤華擲釣橫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乙酉年

溪在岑公洞山後溪上有
觀音閣峰巒聳擡天外

過傳達吾舊居

都歷西風捧火輪大江東去一溝銀卽看三徑羊腸
路翻憶千杯馬乳春杜甫堂前新舊雨翟公門外往
來人可憐日月成何事長笛蕭蕭起北隣

舟入求溪

雞聲遠遠度煙叢榜客蕭蕭欲起蓬三峽氣騰明暗
裏千金石沒有無中從來愛詠休文月此去應憑宋
瞿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乙

王風更謝王翁能醕客東方既白臉猶紅

早

甬師曠厥水部職尸位素食非一日當春及夏不發
生望舒怒之不離畢遂令閼伯弄火梭白晝縱火焚
人禾趙盾不曉民間苦助火為雪飄紅波可憐龍身
鵝血紫翻笑泥人立闕里孫仙只欲覓靈方不管胡
僧羞欲死安得南陽起臥龍指除青黛美人虹千穢
萬穢澆酥汁處處農家金三尺 古詩平地三尺甬農
家三尺金

賦得長相思一首答楊鑑谷書

君不見黃姑女孫隔河梁年年七夕又成雙又不見
葛蘿松栢不同氣短枝弱蔓長相將無情之物且如
此人生靈於物何事參與商美人住江北我住江東
魚復國少小相逢芙蓉衢面上桃花頭上墨不知隔
別今幾年手提紅月還娟娟蒲葦爭光成甚事星霜
不覺上華巔萬念如灰灰更掃三十年前心卽了惟
有古懽朋友情風雨五更猶絕倒美人突兀寄書來
玄猿驚散白鷗猜開械如見面一字三看腸九迴長
相思思之亦將奈之何哉安得招邀甕進士榼秀才
瞿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二

加我山人來矣鮮與爾日日同眺糟丘臺顧我瘖瘖
眠空谷不友縉紳友麋鹿懶遣奴星結柳車惟彈一
調無絃曲此曲未尚世人彈知之者惟有嶺上之松
溪下之竹譬如漫客學屠龍千金之產盡皆空無地
施伎倆翻不如癡聾南箕北斗終無益浪說當年崔
少通九有茫茫今忽古磨磚作鏡心常苦鮎鱗強得
上棹夔峽客眼看成斥鹵赤須白足學長生依舊輪
迴登鬼譜不如美酒日悠悠醉從丞相車中吐萬事
不如意十者常有五虞翻骨體疏江總文章嫵癡虎

笑鰓龍鰓龍笑癡虎胡肥鍾瘦信人書意風笑電隨
 天主吾惟歸潔其身而已矣美人何必計較海底珊
 瑚天上白榆西湖之風東華之士長相思思如何此
 身思生兩腋翼與爾翻翁五岳之標巖跌坐沈寥之
 巖阿挺星登若木弄月下銀河酒醒之後却寫驚天
 麗句問真宰驚破十洲玄海之蒼波

酸齋

君不見墊巾婆娑形本醜郭泰頭上即瓊玖至今猶

羅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三

名折角巾周冕殷尋齊不朽又不見山中蒲葵其物
 賤謝安兒戲裁為扇一刻九衢價倍高蜀錦齊統翻
 不羨貧人見肉口垂涎三尸五臟火齊然朝煙暮雨
 酸齋菜到口思連瓦器指貴人行酒坐亦肉作客招
 賓日不足千杯萬筋六龍西亂眠忽醒雞將啼偶得
 酸齋救燥吻回首能躡價盡低人生無貧富無好醜
 不論登廟廊不論居畝畝但我一時得意處百骸九
 竅皆抖擻何必千辛萬苦求黃金只要黃金量石斗
 勸君莫只問天梯且來聽我歌酸齋酸齋酸齋看來

一物各有一物味安得功名富貴人人都要一般齊
 匹夫各有志有志不可奪君又不見李泌富貴第宅
 非所樂但願一覺天子脚明日大史奏客惡

割蜜

朔管聲驚風翕習雲腴秋老寒光濕洪濛剖破鸛鵲
 刀龍膏濩落驪珠泣靜奴擎出芙蓉酥夷語羌聲擾
 五湖水紗雪帶臥瓊玉接蕊笋出霍家妹羊娘龜染
 綠飛藕壬公鷺浴琉璃瓊篋神飄沫貯雲霞楊雄太
 玄燦星斗

羅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四

生日

一雨遍求溪。千峰亂掛絲。流雲來作帽。野水去承池。
 修雷時飄沫。鳴琴漸自移。吟魂依綠蟻。鄉夢繞南枝。
 旅歲驚將暮。家園屢卜期。江山留客住。花鳥愛人詩。
 父母劬勞日。隣姻慶賀時。行藏風月識。好醜髮毛知。
 青鏡窺誰笑。黃流轉自忙。脚常思五岳。心懶逐三尸。
 聞道常嗟晚。求仁已覺遲。頻尋宣父樂。不改長康癡。
 藻景原難駐。翔陽豈易羈。樊侯方種漆。元道正歌芝。
 响嘯應非遠。天關戒自欺。為山須進篋。策馬莫停騶。

買月

風月隨我已多時。三人心事盡皆知。吹我衣裳千仞立。照我文章萬句奇。偶然茅屋如揚鐵。滿園百續吟聲靜。喚醒昏昏醉酒翁。說將月來賣與我。我言老友已多年。賣之之故亦何緣。風言渾沌只一箇。却被伏羲畫一破。遂使洪濛分西東。他名爲月我名風。六龍捧日從西走。我亦隨月看芻狗。自從生君弄月人。月不在天在君手。占戀于今三十年。替君詩思生瓊玖。將我風月都平分。不得團圓共相守。不如收價賣與

瞿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五

君。萬里清光盡君有。昨去通明告上帝。上帝已許連肯首。我言寒儒有甚錢。雲間天上買婬娟。風言不用君金玉。止用君詩一百篇。我言一字千金重。買此蟾蜍欲何用。不如將酒澆我詩。擊玉敲金抱郝頒。風言曾與月商量。任君減價也無妨。新詩一句亦儘足。只有心事要說出。若是離畢雨滂沱。不得到君安樂窩。藥師亂翻銀河水。霓裳濺沫濕婆娑。我言如此決不許。賣月之言盡虛語。既然有雨不得來。虛空生白誰爲侶。風言有雨我先來。爲君代月掃塵埃。早送百花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外篇卷四

香滿屋。晚遣松聲團浚谷。一日不見如三秋。豈肯令君自悠悠。我言如此亦暫免。晴日即令懸山嶽。照我書房繞我帷。千年萬年屬我來。矣鮮。東憑啟明西長庚。風引月來立券成。再三再四囑付月。丁寧聽我結重盟。庾亮之樓。莫去玄暉之庭。莫行仲宣之西園。莫照陸機之比堂。莫明李白若來邀。忙忙往西征。謝莊若來賦。淡淡浮雲生。玉兔爲我擣。長生之藥桂藥爲我搗。馨香之名。一段虛明我已買。不放清光下湖海。

醉

瞿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六

山北山南幽更幽。人間飯熟未梳頭。一生舊事提長劍。八句新詩起短鉤。供奉當年曾作聖。伯倫此際又封侯。即時拜舞騎鴻去。風表鸞箋謝日休。

皮日休詩云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

醉侯

一蟲詩

蚕

繭雖自外織。絲從腹裏抽。人皆穿繭樂。不識繭心憂。蜂

千山萬朶花五風十日雨人皆喫爾甜不知爾心苦

唐人詩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又盧仝謝茶詩

云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

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又辛

侍中從文帝射雉帝曰樂哉辛曰陛下甚

樂群下甚苦二蟲詩意益本於此亦猶白

樂天之新樂府也

將進酒

銀潢捲霧飛青霓惜花携酒排金壑冰輪斜伴玉繩

羅唐先生日錄求溪稿

七

低權呼起舞枕中鷄丈夫各抱通天犀安得箇箇金

印如斗蒼頭提千年夸父雙眼迷誰挽羲和轡不西

金谷秋草烏夜棲來向平原塚上帝仰觀群鳥飛俯

歌將進酒鶴尊鸞爵呼來澆我談天口我是人間修

月手應有光芒貫星斗焉得屑屑去問王康琚大者

朝市小者藪賢人濁聖人清矣鮮與爾有舊盟北斗

七星化為人學我快活學不成我既娶媿世上應長

庚又何必再論清濁濁酒之名且來快活我平生

快活快活來氏子已知千年萬年不死矣崑崙崑崙

在何處我將騎鸞直上九萬里火輪飛焰六龍紫通

明殿閣流銀水照我詩仙胡至此錫我以瓊藥可度

之屑授我以汪氏不死之醴萬一千年萬年之後白

玉樓中隨物化定配享吾黨李白同祠共宇峨山裏

清風明月來相弔定請宋玉作傳謝莊作詠

寄曹荔溪

曉日掛銅鉦俄爾雲填壑扶輪自東來析析成蕭索

鸞彼歸飛鳥顧疇鳴秋穉涉江芙蓉老所思在寥廓

之子去悠悠三載猶如昨俯觀瀛海生忽如過目鵲

羅唐先生日錄求溪稿

八

大江日夜流去矣不復却朱顏尚可醜白髮終無藥

揆余麋鹿姿休澣應修薄自笑屈軼瓠應難鑽挹杓

子建肆飛藻玃瓌麗金艘好借玉雞毛捧天鎮六幕

而胡翻采榮永嘯千仞霍圓折關方流蓄寶自光燭

既希防露音終然徵賀若蟾兔入璇題洛浦共綽約

夕淪注金壺反劍紛六鑿鸞鴛裁合權尺寸相斟酌

願隨晨風翼快此屠門嚼何時登塗山談笑傳錯落

寄言遺所欽擲輪心如篋師消久不來無人奏別鶴

歐蘇二公禁體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8 版

朔風撼山山欲窟玄石無功一時散王績字無功起來樹

上者揣封地爐艷釐重添炭歐蘇二子矜辭筆不持

寸鍊以手扞譬如號國去夜遊十分嬌媚三分癡却

嫌脂粉遮天仙淡掃娥眉使人看我今才薄賴粉本

安得空拳登彼岸兔園詞人久不來摘翰四顧起長

歎不如且去求焦革將我詩思漫澆灌一杯方入口

耳熱起微汗二杯到詩腸腸中膏肓磊磊落落之泉

石一時起舞通叛亂要出與雪鬪清冷爭皎潔載號

載嗽相呼喚詩既狂呼酒亦無筭錫筆白戰寫長篇

求溪稿九

一句不易一字不換果然取雪來相比我詩清冷皎

潔十分全雪僅得我詩之半醉後機息臥鏡床詩魂

擁我如雷鼾翻笑鮑昭有機心體裁去學劉公幹

寄古建吾時長沙二府

暢月日初三瑞葉飄滕六未集謝莊衣先零司空谷

念爾去悠悠伊余空碌碌羲和敲玻璃夸父策輪轂

玉兔從東馳金鴉隨西逐鷓鴣憶長波玉鮪思舊匱

何時共霞觴此日裁雲牘買誼才本高漢文思亦沃

不得據要津翻令生華躅白生元積梅黃度鍾繇菊

遲速不同時升沉各有屬何是陽春歌誰名敷楚曲

宦味卽蒲盧功名同戲局五白如可呼七戰亦甚速

線綺音更高紫電光堪掬思君當雄飛笑我常雌伏

不求史上青但願尊中綠三杯封公侯一斗騎鴻鵠

湘水多魚艸衡陽饒鴈足莫惜響瑤琴歸飛慰麋鹿

觀籠鵝放出刷羽泗頰溪中

紅旗白鐵度孱顏老將騰飛此日還寄語酒泉舊知

已今朝生入玉門關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

思人情大抵然也賦之以此

求溪稿十

迎窮

求溪之峰有千朶焉屢屨一二若燉煌匠石所削者

中有浮屠飛閣重欒回軒雲雀矯首挖太清以混成

焉來子九日携青州從事披葦路捫石窾直至其巔

跌坐石上濃中遠倏八極圍於寸眸宛然韓仙騎鹿

太華之狀也俄而厓下鱗鱗獵獵非煙非霧若人鶴

冠豹履直達於前來子曰何物也卽長跪於前曰賤

子窮神也來子曰窮有五惟命窮人多惡之昔韓子

送爾吾意爾群群居玄澗之外矣爾尚在中原耶神

曰公誤矣公豈不見韓子之書乎韓愈結柳設糗三
揖而送之者乃我同父異母之弟也非我也父姓真
諦宰字得一我母陽弟母陰我名窮神弟名窮鬼弟
愛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金玉爵祿我則掌孔門傳
心印通人九竅增益人所不能益壽考兄弟二人奉
上帝之命長遨遊於江海之間一日上帝欲唐文之
變憐韓子之才命弟事之三上相書韓子雖每每送
之然奉上帝之命不敢違也故事之終身獨上佛骨
表之時弟長天之威躊躇徘徊乃我王之更雪中過

韓愈先生年譜

宋溪稿

十一

湖陽遇其姪於路此一年則我事之也千年之後上
帝又憫孔門格物致知之學千載不明絕而未續又
命我事公今已三十年矣來子曰既三十年何以家
居時不見而至此見也神曰我雖事公三十年公日
夜惟樂不以我為事故我能入公之身而不能入公
之心常得公之見而不能上公之面今登茲山攀蘿
援藟手煩足勞故我方得到公之前而呈其形焉且
公之樂非絲非竹非爵非祿非媛非媵非金非玉意
若其有所覺悟而樂乎來子曰爾亦知我乎神曰我

事公三十年安得不知公來子曰觀此爾敢甚於我
多矣韓子送其弟我則迎其兄焉于是即岐趾下剛
日築太極之會臺暨五性之元府揚孝弟之華於梓
忠信之士鼓齋戒洗心迎神於求溪而兼為之辭曰
緊一氣之構天兮烟烟洋洋乃剛柔之變合兮萬物
紛張鼓動陶鑄而無亭毒之心兮糾錯塊比而匪常
胡人性之好炎兮爾獨蒼蒼而涼涼不入七貴之宅
兮不登五侯之堂遇金谷而廻車兮見郭穴而旋驥
長抱影而娛樂兮自歌咏乎滄浪爾之性蓋天下之

聖唐先生年譜

宋溪稿

十一

至冲淡者也堯舜之時民安物阜爾名潛藏至春秋
之時送孔子於陳而爾遂傳聞於天下矣因君子固
守之一言爾之名得孔子而益彰爾無上兮千桂虎
豹鬣齟溲溲兮聳緯惑零冷膺骨兮上不可以棲兮
爾無下兮重壤溼蜚無極兮仲野游光愧愧噬嗑兮
下不可以棲兮爾無東兮祈水萬里消泮兮兮馬
銜當蹊兮東不可以棲兮爾無西兮金樞鑿鑿影沙
磬石兮條支餉人兮西不可以棲兮爾無南兮紅衣
之尼媿媿兮楊芒燦而絳天兮南不可以棲兮爾無

北兮鴈門埽雪薄草木兮驚風颺脚裂厚兮北不可
以棲兮爾無四沒於中土兮中土之人千頭萬箇東
郭之履長穿盧仝之屋久破冬煖兒寒年豐妻餓火
狐吹焦先之廬豆藉飄袁安之臥家無宿春門無客
過鶉飛西河之衣草侵仲蔚之坐迤迤旌旌修修
廬中不可以棲兮爾惟從我無上無下無東無西無
南無比無四漫之一兮爾與我攜此一兮尋顏回之
巷兮簞食瓢飲兮登孔子之庭兮仰觀浮雲兮乃息
蔭於孔林之中兮呼清風而問襟愬皓月而長歌歌

瞿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十三

日洙泗之水兮清清尼山之雲兮亭亭美人兮慰我
好音於是騎巽二而上開陽兮度銀灣而美白榆兮
復趨日觀兮夔翔陽始隴博英之津兮照我翰翰絕
絕兮神兮神兮與我充塞天地兮

雪中寄贈戴念瞿明府

玉燭南箕驚旅客耕夫處處歌宜交希逸月來下夜
城陳思馬入玻璃國誰人載酒到梁園買月亭高偏
更白好似安仁去種花扶踈頃刻長雲霞河陽一縣
增山色千樹萬樹皆奇葩又如太山神女嫁西海瓊

嬋琪嬋相爭雌旌旗龍鳳縱橫飛只畏太師當其宰
詩成玉屑帶冰書此去憑誰投款乃一聖岑公咫尺
間剡溪何日酒潺潺翻笑子猷終與少棹歌何事夜
深還

求翁解

來子客求溪有時矣或時坐溪上之石或讀書閣中
或溪之人載酒飲于峰上或尋其洞乃名其石爲求
石閣爲求閣峰與洞皆以求名之自名爲求翁客有
遊於來子之門者曰先生不愛不求今自名爲求或

瞿唐先生日錄

求溪稿

十四

者不可來子曰心有賓主所謂不愛不求者必其有
所愛有所求也使主不能勝賓又安能不愛不求今
余居此溪所弄者此之月而已所吟者此之風而已
夫所弄在月則所愛在月所求在月矣所吟在風則
所愛在風所求在風矣則溪也石也閣也峰也洞也
我也一也物我渾化意象兩忘以求名我夫誰曰不
可客曰發矇矣

古詩 亦名康節體

古詩十九首並蘇李二詩載在選中皆二百篇之後四言變而為五言者擬古詩者即其辭而擬之是即齊奴之鬪富也殊無意致余作古詩乃即其人情物理有所觸悟者作之雖與古詩聲調畧殊然可以懲創感發而其辭亦同古詩之俚也

其一

豹死惟留皮人死惟留名 工彦章之言 莫因富與貴錯用

程子先生詩錄

一生心君子與小人隔之只一指差之纔毫厘失之

便千里長笑老瞞癡有才又有時茶路千條苦縲車

萬斛思此念學周公伯仲爭驅馳富貴既不失榮名

亦相隨而胡冊元茂覬覦念益滋雖然四足分終為

他人礙只緣錯用心翻為後世嗤反手即鳳麟覆手

即蛇虺不去做聖人却來做好鬼

其二

醒時醒一醒悟處悟一悟一醒兼一悟便是學聖處

喚醒又不醒纔悟又不悟凡夫與俗人原是自己做

古人有閑處今人偏自忙今人有短處古人偏自長
聖人一發憤發憤食便忘為甚事發憤此心長思量
孟子養浩然至大又至剛至大在何處至剛在何方
披荆覓芝蘭撥雲看三光今日醒一醒明日悟一悟
一日復一日就生登天步立在崑崙巔絕目四面顧
下見紅塵起千條萬條路

其三

大江日夜流怒馬逐金鴉人生天地間塊若一樹花
時來呈色象風至委泥沙又如遠行客忙忙客路賒

程子先生詩錄

古詩

行到天盡處復還真宰家高者學聖賢堂堂成君子

中者飲美酒磊磊被統綺癡者如精衛木石銜到死

其四

飲食莫太過太過必破腹指甲莫大長一折即傷肉

李斯秉鈞銜妖狐駕火輪一飛飛到天與天相比隣

一墜墜到地不得求編民不如顏駟老浴牒日碌碌

登天不為榮墜地不成辱

其五

君子盡在我不必求人知長下如葵心 淮南子聖人之於道如葵

向一誠戒自欺因想古聖人伐木絕糧時警之喪家
狗喁喁百般啜千載時不同況又至今日子珪豈不
才位不登執戟君山豈不賢鍛羽常躡躡太宗常有
言此言君須知待我心肯日是汝命通時風送滕王
閣雷轟薦佛碑一刻不可早一刻不能遲梅只可爲
梅棗只可爲棗酸甜天生定改變不得了莫矜我才
高須知他命好春風一日到蕭艾亦生藻卿雲天邊
垂荆棘亦光皎自家不修德王侯亦腐草手中彈綠
綺紳上佩瓊枝未登和氏場必有鍾期知

重刊先生百錄

古詩

三

其六

東隣女聰明日日理桃紋翻爲聰明誤終身不嫁人
西隣女醜醜恂恂如聾啞嫁夫排金門玃璫騎驄馬
楊雄著太玄三都賦亦妍杜甫成詩聖太白作詩仙
兔輪落赫蹏鳳鳴龍亦吼紫潭偶一滴一滴卽瓊玖
四賢豈不偉胸臆羅星斗終身蔭蓬苗東竄又西走
郭舅蠢於木金銀堆齊屋

元稹詩東家頭白雙女兒
爲解桃紋嫁不得注余揀

荆時日擊貢綾戶
有終老不嫁之女

其七

百獸愛吞腥百禽愛啄腐多者傷群鏃不爾羅網罟
不見水馬兒

東坡有水
馬兒詩

跳躍弄潺湲蟬向金虎鳴悠

悠高樹間惟其無所求利害不相關李泌與張良功
成卽辟穀高足策雲霞繩索不得束有利必有害知
足決不辱不須巫咸占莫向季主卜

其八

天有掠刷司中設照人燭知人之怪巧識人之侷促
損人之有餘補人之不足有富必無貴有貴必無富
既富又且貴壽非金石固三者若能全子孫必不賢

重刊先生百錄

古詩

四

四者兼之有文武方能然監殷成叛賊玉環破成玦
遂使東征篇昭昭登簡冊譬如嫦娥美要美美不得
三五面纔圓三五面又缺茶能醒人性酒能陶人情
二物日用間天地不兼生庖丁善解牛方臯善相馬
彼此小有名千年附大雅猶勝讀書人沒世無聞者
相馬兼解牛藝必居人下

其九

嫠婦哀夜長志士惜日短豈在長短間一念各有管
孔子齊聞韶三月無肉味惠可欲求法舉刀卽斷臂

味豈不在口臂豈不在身此心各有重臂味何足云
欲要得虎子須要下虎穴欲要驪龍珠須到驪龍額
霧豹求文章不食常自苦犬豕只愛飽腰脰甘作脯

其十

愛者即為寶不愛即為草愛者是真龍不愛是蛇蟲
師古只愛畫一畫千金價嵇康只愛琴一琴價千金
貴者雖自貴我賤一毫輕賤者雖自賤我愛重千鈞
務光讓天下天下即牧屣王氏鑽李核李核即羅綺
裸壤售衣甫龔俗奏簫韶我物非不貴彼不置毫毛

卷唐先生日錄

古詩

五

齊王只愛竿來者去鼓瑟彼此不知音當面成胡越

其十一

姪姪金谷園樓閣遮天起一朝天風吹化作鄱陽水
前人千尺臺後人平作路前人十尺墳後人栽作樹
碑碣終消毀金石亦不固誰言自錕鏑飛薄都成霧
纂纂又離離一日作枯枝雍門不曉事千秋萬歲時
富欲多千箱貴欲錫九命杞人日日憂江淹時時恨
恨者恨成癆憂者憂成病不知成方至忽爾敗又來
成敗既循環憂恨何為哉

其十二

顏回鑄孔丘落落陋巷裏秋風敗叢蘭三十即早死
鄉人炎涼人寒儒而已矣陽貨當其時言仁必不富
狐賈被虎文赫赫居要路呼人來與言氣焰亦可惡
而今較顏回重淵窺天步韓愈送窮日薛薛相門間
朝進暮又出上書叩天關宰相不垂青三上亦厚顏
豈知千載後聲名重泰山青青十七史僕射名已刪
死後說文章生前誇富貴屈者今日伸顯者當時晦

其十三

世上有一關原是般匠作木石甚堅剛牢固不可破
將軍日守關呼喝不許過少年有壯志不肯關外坐
猛力打一拳粉碎如着鎚化作清風飛清風長泠泠
騎起清風去只到崑崙頂群仙見我來瑤漿烹玉鼎
授我長生法天地同久永回視關外客睡着不會醒

其十四

仲尼何處學只於心上求心上何處學撒去心之憂
此心終日想未曾得停留又要金銀多時刻有機謀
名聲各高爵位等王侯又嫌屋矮小臺榭盡重樓

卷唐先生日錄

古詩

六

樓邊要花臺百花相影樛又要好美妾王嬙女之流
又要好田莊歲歲得豐收又要好壽考百福享釐休
又要子孫賢富貴長悠悠朝憂暮亦憂如狩亦如蒐
一日憂一日春來又復秋不覺生白髮甘心鄉人儔
官墻不得望安得升仲由撒去萬般憂明鏡光塗塗
提起鏡來照仲尼在裏頭

其十五

我有一圃花擢秀長闌竿春來開桃李夏至開牡丹
重九菊華黃冬梅雪共寒不羨頓有亭不羨洛中盤

瞿唐先生日錄

古詩

七

不羨士夫蕙不羨君子蘭灼灼順道機生生未曾殘
人見開得時都說種花難問我種花法我笑不肯言
或言如何醜或言如何好或言如何遲或言如何早
或言如何嫩或言如何老彼也費商量此也犯探討
我言如此說終是傷於巧只緣伎倆多望空猜窈窕
不順造化性生意翻枯槁不見種花經經文一句了
說與種花人種花只鋤草

其十六

道德天上聖富貴井中思將此爲功課時時常念之

堯舜是何人昭昭在簡策我又是何人落落同鄉陌
兩脚登泰山登登不要歇一口吞洪濤牙蠟硬于鏡
有衣莫言寒有食莫言饑衣食既足用徒倚相棲遲
有衣既在身切莫思羅縠冬月雪霏霏途人尚跣足
有食既在口莫言下筯少猶勝隣家兒喫菜也當飽
志士向前行溝壑任枯槁咬得菜根斷萬事一齊了
任重而道遠貧寒何足道

此皆數年所集在求溪者
二二二首爾

瞿唐先生日錄

古詩

八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買月亭稿

買月亭

買月者余之詩也道言也好事者為余求溪之峰誅茅成亭余訂証往日所著太極圖並大學古本于其中云

山上旋梢茅溪下旋削木加以十餘椽木盡繼之竹亦無麗廈華高殿凌空谷好似放翁巢亦近孝然屋時有買月人朗然坐幽獨手中弄一圓玦璨光可掬好風自南來與之相馥馥四顧雲霞高一笑山水綠

瞿唐先生日錄 買月亭稿 乙

買月亭張成夫臨別索言

為學如燒窯切不可助長火候功夫到煙自生清亮仲尼到而今千載道已喪只因名利關終日作膨脹因此自沈溺墮落深萬丈仰視魯仲尼仲尼在天上不須求花譜鴛鴦舊花樣只于心上覓何處是蕩蕩

送王玄葵遊滇海

四序相推斥玄冥乃其冬萬卉生廻游惟葵性至忠嘉穎從翔陽朝夕相西東我戀求溪勝冷然居其中買此溪之月御此溪之風灑落排冥筮日日歌桂叢

千山滴泠淙憐爾遠相從深夜聽我歌席金烹蕡菘明燈照張標五斗又無功忽忽即相別送爾過米虹一壺聊供祖班荆相從容我愛黠蒼山此念常悅悅今日歌驪駒何時寄鶉鴻玄豹求文章不食甘九嚶惟學能染人甚於丹青濃去矣崇明德海日有時紅還當策高足獻賦明光宮勉此玄葵心廊廟佐時雍莫學我憨懶麋鹿臥龍從

寄沈梁峨

結客當年漸曙星休文別後幾秋雲知君詩發千篇

瞿唐先生日錄 買月亭稿 二

豔笑我居常萬疊青插柳長成應有傳種魚生活豈無經何時得遂山陽願夜夜梨花繞慢亭

答劉強齋昆玉書

日月成何事迅速如反掌河伯從東飛六龍揚其漿何時別公非此際答老強追笑少年叢樊尾巡燈幌廿載猶如昨令人發孤想把臂芝蘭英曙星三五兩君本紅鸞姿遞鍾擗高朗講學入河汾千載寄遺響宮牆桃李花又種嵩峩峩作偶惠好音同病憐吾黨我客求溪久砧霜忽嚴爽溪上看紫芝日共道情長

行雲思故山抱影時長往咫尺隔天涯空詠高山仰
好向山中來翹月同清賞

雪中邀陳桐崗常敦庵二邑博

一夜寒飈屋欲穿千山瑞葉白于綿春蟲已撲山人
楊豆稽應侵旅客鬪舞去定隨袁淑馬興來好放子
猷船相逢此景真堪畫莫惜橋頭灞上鞭

寄贈謝劉洞衡太守

有序

洞衡公江海中之心友也家居時余曾寄詩
云詩作蛟龍吼各應蓀蕙香載之釜山稿中

瞿唐先生詩錄

買月亭稿

三

今已廿年矣時宦川中文章政事一時並傳
草木亦知其名屢吐芳訊無由晉接昨以督
木經梁枉寒廬嘉貺稠疊適余客萬州求溪
未得晤言脉書來令人長嘆草此贈謝

湖蜀有兩友江海只一箇摘毫燦玉花出口飄金唾
文雅縱橫飛典墳頭倒剝還將賈島奴直追宋玉些
句傳趙倚樓名重陳驚坐昔同上國遊兼示惠州和
公有和鴻鴈天邊翔麋鹿山中臥已識成雲懶非止
杜集同農情義和自斥馳箕斗相斟皴好似馬扔車真如

蟻行磨悠悠二十年忽忽朝夕破王家借真才其雨
零阜稷山水頻探奇公有入蜀探奇稿農桑時勸課客饒父
生塵齋馬長嘶餓河陽花始開單父音愈播宦囊無
幾錢圖書有數馱景行仰斗山清風立頑悞臺脊虛
東南穎渤分右左豈知求溪去忽爾高軒過層雲薄
高誼尺瑱不足貨何曾具鷄黍未得解醅釀思君魂
飛揚令人心折挫絲桐將欲樹太容久不作聊申濡
翰情空將赫蹏泥郢水歌巴人燉煌搥斧銜甌愧
瓊璠羅衫笑峽嶺何時重行行偶得相吹吹山中多
煙霞不堪持贈賀

瞿唐先生詩錄

買月亭稿

四

右 公嘉稿

生

捧讀璘璣耀目曾欲與公作序

文但余快恬庵中有禁不曾作贈文詩
則不論如不鄙樵人竹枝即將此俚語
附之嘉稿之末亦即附駟驥之旌旆軼
歸鴻予碣石也一笑

十二峰買月道人隣治生來知德書干

求溪買月亭

送渠宗弟薦書入選

一別三十年恍然如一日白駒送羲和儵豈電奔逸
 洛犬與衡鴈空如傳命驛鶴鴿報好音夜半聲啣啣
 把臂成一笑慰此孤懷必媿媿棠棣華不得種同室
 憶昔晤言時鬢髮黑如漆不覺到而今已爲青銅啞
 吾宗人多朴爾猶金玉質笑我友鹿豕歌咏長抱鄰
 一枕羲皇夢好風時寶篋道術欲開花浪傳是七七
 此別到何時何時歸鴻鵠長安亦不遠鮮飈常飄颻
 人生富與貴絳杳已默騰正當清明時不論崇卑秩
 少小讀詩書匪徒供估畢出仕臨民人物欲在懲窒
 陸唐先生詩錄 買月亭稿 五

二陸與三張古今亦非一行大敦明德立志須投筆
 率瓌懸家譜姓名香秘秘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鈔鳳稿

登鐵鳳山寄傳達吾計部

蒼精蠹蠹蟠地軸滿目霜刃排玉谷翩翩輕飄九坂
 桐琅玕遠映三湘竹南風韶樂近夔城左臯右稷磨
 玄穆鐵鸞銜詔下重旻執信秉桓環岳牧影入巫陽
 十二灣雲鬢冷落吹蕭曲楚狂骨朽幾十年綠綺翻
 作白頭篇朝陽客去無消息蒲林鳥雀啄蒼煙回看
 浩劫風飄瓦蓬乏承間沉大雅岐陽花發幾番春河
 洛空傳龜與馬藥珠仙子隔虹橋咳唾璀璨錯成瓊瑤

陸唐先生詩錄 鐵鳳稿

乙

我來十月十日朝雲邊遺我金錯刀剛風吹引步玄
 瑛捫霧披霞手可拓此間白石可煮黃雲可燒胡不
 同來跌此鳳冠酌彼瓊醪天涯一聖思滔滔無窮煙
 水落霜毫淋漓醉墨灑靈鼇山精腦裂驚蒲牢太清
 乘醉訪盧敖東極西荒海日高

升湫歌

與張生醫者時遇傅太守宅

巨靈喝山山自擎連峰鏘斷懸孤壁窅空一曲乳珠
 泉雲流日照嘯嵌赤子和醉後敲素虬呼童舐筆長
 升湫風遂一聲山石裂時有黃鶴扶青牛眼看屐步

成真樂異境高懷相婢約翻笑曹溪一勺廿歲久自
然生築鑿春風吹杏鳥啼花巡嚮繞屋蒸紅霞五禽
不獨多仙術一枝猶足慰瘵癯人生都欲爲良相臨
關雞犬通奔放可憐一段活人心盡爲東華塵隔障
花間邂逅見高超刺史風流興更豪還家若有梅花
夢定在天生月下橋

張從政字子和曾著六門三法

獨立

松木溝中草纍纍松木寺邊人獨立流雲走霧活衣
濕十丈龍泉翻雪汁丈夫矻矻無階級綠染蓑衣青

瞿唐先生百錄

鐵鳳稿

二

梁笠君不見梁山來瞿唐前年病疴畫臥床今年病
脾藥滿囊禁盪止盃髮塗霜

崔二臺進士載酒江邊席上口占奉贈

人生七十古來少盡爲浮名驅到老杜甫憂時夜夜
愁元超舊恨猶難了宦情多半染髭鬚紅塵白苧無
人掃羨君平地作神仙金馬瑤圖信自然少年調笑
明光賦盡入馬指齊物篇憐我棲遲缺鳳久拉我江
邊芳杜畝一曲高歌江怪驚青簾白舫迎紅友日暮
人扶酪酏歸沙鷗漁子笑殘暉惟呼但得尊中趣說

甚空中雞犬飛

鐵鳳江邊與高太湖方伯話別

少年談笑看吳鉤綠樹朱顏映御溝別來幾換蘼蕪
葉不覺星霜已上頭功名世上無真假呼盧一擲如
奔馬蹇予久著釣竿篇悠悠誰是知心者銅雀黃金
處處臺故人書絕令人猜天涯歲歲王孫草一腔懷
抱對誰開幾年爾從巫峽去今日仍從巫峽來巫峽
之水一去不復回與爾別去二十載之歲月不可挽
回者與此水亦何異哉我有雲霞萬里脚年年長被
青山約一筇偶拄聚雲閣夢中與爾同一酌叫回紛
紛旧六鑿片片都城弄道屨挾醉欲騎鐵鳳飛下視
八荒成落窠

瞿唐先生百錄

鐵鳳稿

三

朱最峰兩度惠詩扇過獎草此奉贈兼致不敢

當之意

一首

細雨春城淨晚蘭美人遠遠贈琅玕官清不獨甘塵
甌何古多應學建安祇爲泥滓妨馬足肯將咫尺隔
詩壇去年繪筵猶珍襲一匣瓊瑤累未乾
五岳關心髮欲緇一生活計采芝歌文光那得高于

斗安樂應知小有窩苦雨黃梅沿徑落啼花謝豹昔
人過詩成自笑重回首水碧山青市地沙

送魏淇竹計部 時集宴達吾宅

幽居忘歲年永托山川與鍊鳳枕瞿唐咫尺不可到
一秋蒼龍灣銀海舒長嘯美人去殊方揚舲下一棹
別禱憶悠悠世故等幻泡石上破新尊魂屑飛二妙
搏沙又飄梗千金買一笑醉後清廟篇餘籟發靈竅
水落石底月蒼然照我貌便欲馭天風回君駕鸞翮

松木溝雜咏

履庵先生集錄 鐵鳳稿

四

自著漁經二十年從來不費買山錢山中醬醢知多
少安得家家覆太玄

酒滿春缸花滿枝自家斟酌自題詩磬聲敲破無端
思莫遣人間荷蕢知

十尺清溪三尺波春風杜若落花多閒來獨步漁郎
月偶聽滄浪濯者歌

勉愛行送陳西岐還銅梁便東張岷峽中丞

長風吹雪冰淅淅溪橋松竹相因依西岐此去幾千
里雲山忽忽將何之丈夫出處無平仄托身大塊須

高格春風偶到孟嘗門填門光紫排賓客一日囊空
季子金眼前機杼成羞澁悠悠世態將奈何西飛白
日生蹉跎回看匣中三尺水便是回陽止日戈別後
還當策高足莫向尊前歌刻鵠誰道龍州無木奴春
蘭秋菊爭遲速每向銅人問茂先曾於巫峽見瑤篇
丁香筍竹煙嵐冷十二嬋娟亦避妍爐峰擲地幾千
尺何時詩骨生雙翼乘槎仙子筆如戟青天共間題
空碧却恐山靈不相識先折梅花通信息

青蓮行贈李少泉明府

履庵先生集錄 鐵鳳稿

五

青蓮道士人如玉鸞詞螭藻高衡麓郢涓王宋擅文
名千載於今繼芳躅偶因製錦到蚕叢隨車膏沃遍
花封花封之人歌李父詩書禮樂舊文翁樹蘭剪棘
多懷惠白虹出匣銛愈銳巴川當路重于山榮名仍
復收蒼佩我生山水是生涯鍊鳳來看千尺花豈知
都歷山前月一笑相逢意氣嘉林下誰人空自老羨
君年少負雄華丈夫行藏各有主穎川渤海傳千古
有樹通欲種甘棠有服定知將豸補江邊醉後歌青蓮
坐看江水淨娟娟滿城一夜絃聲發何人不道子游

賢

賦得有所思一首寄傅達吾

都歷照江江水碧美人只在千金石思與美人石上
遊捉月輕風生兩鳥白厓岌岌風颼颼美人只在流
杯池思與美人池上飲夜闌無酒解金龜憶昔我來
天正暑小魚彭蠡同烹煮漁沱沽酒問堆花得飲忘
形到爾汝今來美人縮銀魚飄飄黃蓋引高車相見
江邊還一笑燕南鴈北似呵噓世上功名登九坂白
日紅顏生醉醺龔牛郭馬誰相傳又見今人照青簡
有所思有所思兮思離群北山南浦隔風濤窓前不
待梅花發入枕神凝即是君

江邊別郭夢菊四首

巫岫雲霏霏滌石齒齒細侯昔入夔在在歌麟趾
玄藻拂榴花絃歌滿人耳文翁今重來風教立頑鄙
岨岨玉壘間色色妍桃李而今復何之令我走江涘
夜昨觀台垣大雅虛宮徵
何者為魚目何者為夜光何者為燕雀何者為鸞鳳
悠悠天地間毀譽何滂滂孔丘千載前栖栖且彷徨

沉今千載後點白不成蒼清風吹我巾明月照我裳
風月知我心浮雲未足傷

我有孫枝琴龍鳳蟠唇足不向人間彈往往尋幽獨
朝彈露下松暮彈月下竹君侯知我音五馬來空谷
投我白雪篇擲我陽春曲感君纏綿意微上寫不出
為君再三彈再三山水綠

出門天地寬江海何縹渺人爵不足榮榮名實為寶
自古焦冥飛長不見鳳葆黃鵠掠雲霄屈尾爭池沼
贈君木難華錯落瑤光草素志將明德金石同為老
萬里各分攜瞻望思如擣

金丹

我有金丹羨皇親授尼山日將泗水月就無意無象
無聲無臭實兮今古虛兮宇宙清風迎前明月送後
一朝飛身簫韶齊奏鳳凰來儀麒麟馴囿呵佛罵老
民安物阜顛連我持竿獨我救江湖舟楫宗廟俎豆
求丹之初惟除習舊養丹之法不愧屋漏

太白崖歌贈傅達吾民部橋梓

傳有精舍在崖下鏡湖流杯池黃魯直石刻

昔古蹟也魯直謂蜀中之勝莫有長于此者
歌以發之

剛風夜拂長庚落螺石江頭爭截粵周遭雲母屏如
削直穿霄漢煙霞薄諸星相從下寥廓大者象馬小
者雀標顛一壘何飄泊萬點芙蓉生霧 一溝冰雪
赴大壑乾坤元氣流斟酌琪龕貝竇鬼所鑿罷綠猿
玄蟠粉牘仙人曾此食靈藥石髓澌澌飛醴酪長風
扇海搖六幕菸邑恐終歸隕擇一朝偶爾騎鍊鳳嗎
然一笑冲冥冥至今紅塵之子不敢登登之輕祿爵

聖唐先生自錄 鐵鳳稿

八

我曾輕舉夢三台驅馳異二成龍媒吟魂逍散招之
不肯回乘風偶到小蓬萊前人遊者化于灰一灣古
血生青堆惟有豫章太史書數字神呵鬼叱不敢推
近前欲讀之蛇蚓蓄蒼苔傅氏父子兄弟倚馬才大
者茸棠長向西北栽小者禦梧禁柳繞鸞臺一時香
名滿市槐綠野堂向此中開午日寶鏡廠山隈詩豪
棋伯共流杯赤髭白足相徘徊占斷太白一厓秀直
與魯直相追陪頃刻古往即今來惟有江山不老是
仙胎不知千載之后誰又尋我詩于厓巒捫蘿綠會

掃塵埃丈夫得志無窮達不且與爾長嘯豪吟于斯
厓之中以消磨千古萬古之江山欲將為之何哉寄
與猿鶴莫相猜好破厓中葡萄鴨綠醅

古別離

寄楊作吾時磁陽三府

悠悠念往路四望何寥廓游子行未行月上城東柝
仰視日月馳杯酒猶如昨夢裏各一方秋螢滿搖落
怪爾催歸鳥長如切夢刀五更到君前依舊隔雲濤
念子非一身安得同襦袍刺有林繒與不共真珠槽
浮雲自東來偶然背溪走迴旋如白衣倏忽成蒼狗

聖唐先生自錄 鐵鳳稿

九

食菓與食梅人見各適口苦酸止自知對客不可嘔
我欲登日觀隨君入崑陽飄然王母池安期共相羊
讀以玉虛篇飲以紫霞漿輕風報兩腋海岳任翱翔
朝瞿唐今夕梁父不作人間別離苦

雙鳥篇

寄誠齋

鏡鳳有雙鳥生長朱簾淡一鳥鸞之孫一鳥鶴之子
羽翼未成時風巢亦因倚來往變雲根相將啄霜藥
林薄葱翠多睽結同心綺一鳥羽翮長不生煙火齒
澤國稻梁多翻厭如糠粃歸飛雲漢間長往入深汜

欲棲扶桑枝止啄滄檠水一鳥羈雲羅手足有所倚
襍穢御火來哀號常不已品類豈不同羽毛亦相似
天高湯網踈應當暗七豕顧哀此時命南溟不得徙
二鳥從茲隔咫尺成千里一夜腸百迴纏綿如葛藟
南來有鴻鴈豈無雲煙紙九關虎豹多終畏此枉矢
莫羨雉山梁莫怨鸞棲枳凡物各有王坎軻隨流水
屈者有時伸仆者有時起仆時何所悲起時何所喜
聽我嚶嚶篇詩人有風旨

春燕 二首

羅唐先生日錄 鐵鳳稿

一自飛來漢水滑春風幾度主人知烏衣國裏波濤
澗紅樓懷中去住遲但得壘巢猶未破何嫌鶯隼漫
相疑乾坤浩蕩饒清景水滿汀洲花滿枝
懶與長林占一柯衣冠琴瑟傍行宮青春有脚家家
好白屋無常處處多笑我何緣穿水石看誰翻見掩
雲羅清時記得呢喃曲獨對東風發浩歌

酬大池

雷聲忽送牛頭雨野水遙分燕尾流好鳥簷前連日
噪故人天外有書投渥洼羨爾今生駿蹇壑憐誰自

狎鷗到處春深塞杜若可能無句夢芳洲

白帝城 二首

巫峽雲堆十二鬟樓臺倒影峽之灣陰崖亂點龍蛇
窟疊嶂雄封虎豹關萬里有懷頻極目百年何事不
怡顏可憐前度杖藜者衣短絳長鬢更斑
今古關河一壯哉孤城殘堞掛崔嵬千尋鎖鑰鮫居
畔萬壑雲濤鳥道來陰雨年年生蔓草墮碑處處枕
莓苔臥龍躍馬都成夢只爲清詩伴酒杯

昭君解

羅唐先生日錄 鐵鳳稿

北風寒月摧胡草琵琶一曲娉婷老自甘命薄付紅
顏玉黛金鈿長不掃解空斬摸形舊畫師世上錢神
解盡眉黃金盡處無顏色佳人妍者自然嬌解弱質
從來逐雞狗其酸苦樂無好醜長門且欲賦千金愁人
不獨髡胡有解尚憶當年鎖暮妝年年歲歲怨昭陽
身在漢宮如失志也與胡姬共斷腸解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目錄外篇第五卷

遊華山太和二岳稿目錄 凡二十七首

登濟渴亭留戲王次字 歌

醉臥玉蟾寺 七言律

南隆卽事 絕句三首

靈雲洞 歌三首

贈別馬玄洞五華昆玉 七言律二首

登錦屏山東陳六亭 歌

陳六亭惠詩見招席上用韻贈答 七言律

瞿唐先生日錄 遊華山太和稿目錄 乙

千佛崖用陳玉壘韻 七言律二首

入棧 七言律二首

出棧 七言律

弔孫肯堂 七言律

登華山用李棠軒韻 七言律

毛女峰 七言律

蔣家臺阻雨 五言律

均州阻雨與主人蔣思東 七言律

紫霄宮 五言律

太和宮 七言律

澗 七言律

太和程道士 五言律

下太和山 七言律

續求溪稿目錄 凡四十一首

浩然歌 三首

青青螺督學示諸生四章後 道言

答王汝誠 書

遺珠忘者 道言

瞿唐先生日錄 遊華山太和稿目錄 三

病足 絕句五首道言

楊兩洲臨別索墨跡 道言

答陳近夫 書

寄周壽齋冉西陵 七言律

寄秦獻葵 七言律

答吳蒙泉 書

輓隆見山 七言律

戊子求溪元日縱筆 七言律十首

答譚敬所 七言律二首

答陳七峰郡丞 七言律二首

答贈郭明府 古風

答黎樵石 書

用張南軒贈朱元晦首一句起韻贈謝郭青螺

古風

書便面贈送蔡令長 七言律二首

梅溪 歌 贈周十二

恐 雜述

答譚後山 七言律

瞿唐先生日錄 遊華山太和稿 卷之三

答方玉崗 七言律

清風兩袖歌贈蔡令長以繁轉臨川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遊華山太和二岳稿

登濟渴亭留戲王次宇

千朵瓊峰亭一蝸白頭僧見問袈裟回首家山何處

是即看萬壑起雲霞詩思觸景如奔馬原來陸羽沉

風雅一望天涯沉茫間誰是遶遶濟渴者計別于今

二十年幾度幽思月正圓寄與王弘舊知己百壺那

得酒如泉

醉臥玉蟾寺 用韻

金鳳峰前焚故鄉玉蟾宮裏見空王一灣古木煙霞

瞿唐先生日錄 遊華山太和稿 卷之三

飽半榻條風枕簟涼祇為青山長作客翻因白社更

添狂此身却笑如秋菊歲晚霜寒發異香

後山如月故以玉蟾名前數石瘖眠有殘星之

狀面一峰矗立林木鬱蔥亦異境也

南隆卽事

一雨千山萬山秋邐邐行人為爾留欲去不去裊又

去邂逅相逢郭梓州 郭諱才華廣南人梓州博所著有梓州問答

樵谷之墓生陳亥子雲并輒亦堪哀千年有鶴歸遼

海豈知今日我重來

走筆棲遲寄玄洞兼問五華雙翫鳳今夕何夕別何
時記得相逢都是夢

靈雲洞

洞高廠眺眺而進其中驚然不可測長羸亦

痺痲好事者以石塞之側有呂洞賓瓜皮所

書之詩自云回道入後人名其厓為瓜皮崖

得得得回視朱明無顏色飛身只到九萬里金丹不

在梯仙園得得得無南北

哈哈何物仙家是聖胎紫霞一飲一千杯說與世

瞿唐先生日錄 遊華山太和二岳稿 二

人莫浪猜哈哈騎龍媒

緊緊緊爾又復何之三千年之前爾約我飲瑤池宓

妃裂裂吹參差三千年之後我約爾遊須彌周遭弱

水繞金墀王母蟠桃花滿枝結實結實當其期女媧

五色補天梯銀灣此日奇更奇我騎赤鳳爾騎黃螭

去矣去矣復何疑緊緊緊且莫寫瓜皮

贈別馬玄洞五華昆玉

少日相逢花滿簪而今鬢髮漸鬢髮門前種柳應知

五庭外栽槐不止三笑我青山為客慣多君綠蟻拚

誰酣欲猜回首相思處月滿瞿唐快活菴

千山扶轄即涔濟一夜鄉關起夢思天為故人須破

酒雨因行客欲催詩虎頭老去癡愈絕馬援功成弟

更奇正好晉蓮同嘯傲新晴前路已清夷

登錦屏山東陳六亭

若有屏兮巴子之都錦江之表愚公移兮削成燉煌

刺兮天巧礪礪兮半折擊掇兮回島瑤草蕪兮不忍

發琪樹爛兮飛羽葆玉虹流兮沃日蕩雲風澤澤兮

來自木抄隔江機杼兮天女孫天涯一壘兮青未了

瞿唐先生日錄 遊華山太和二岳稿 三

上有娥眉兮素月流天照江皓下有瞿唐兮十二巫

娘爭窈窕毓人文兮參馘中有子昂挺出兮騷裏詩

賦兮塵空文雅兮擷藻如隨和兮光華流潤如琴筑

兮身捺繚繞七辯兮奴隸三紅兮襁褓嘗予生平兮

好奇長于山水兮探討聖五岳兮趨 憶崑崙兮杳

渺諸山兮蹠 其景而胡此山兮來之不早嗟人生

兮石火嘆瀛海兮過鳥胡不干此兮巢雲築蝸虻兮

風矯與美人兮容與相羊長酬短唱兮和之應少招

赤斧兮絃太容咕麟脯兮設鳳腦笏誰人兮壤蟲壘

八荒兮秋草

陳六亭惠詩見招席上用韻贈答

一笈蕭疎候啟明。千山浙瀝滿江城。多君濡翰心先
感。笑我邯鄲脚始行。料得陳蕃懸夜榻。端知安石起
蒼生。廟廊磊磊經綸事。且借鶯花頌治平。

千佛崖用陳玉壘韻

稟木山前暫卸驂。大雲橋畔入崖探。他鄉懷古雲生
屐。吾道經今月應潭。偶見波濤牽一索。卽看霜雪飽
千龕。塵寰隆替應無限。自是行人不肯諳。

瞿唐先生日錄 遊華山太和二岳稿 四

幻崖剝落路層層。野水無心江自澄。花發杜鵑啼寶
月。夜闌漁火起殘燈。山中禾黍秋將杪。匣裏雌雄氣
欲騰。說與此間頭首客。從來有相卽非僧。

入棧

一線巉崖萬尺灘。崖當危處護闌竿。秦關不爲張良
絕。曲道翻因李白難。客榻已除三伏熱。秋砧漸擣萬
家寒。吟成白雪無人和。挑起青燈只自看。

策馬迂遲汚水邊。登山浙瀝復留連。雞頭黑墨雲垂
地。鳥道丹梯我上天。墊角自知成郭泰。乘流誰欲泛

張騫主人不必窮名姓。家住瞿唐十二巔。雞頭閣名

出棧

一崦人家又一灣。傍崖依路水潺潺。穿林雲霧長隨
馬。拂面風靈欲撼山。醉裏已遊三岔驛。夢中猶記七
盤關。飛身出入只如此。好向瀛洲講大還。

弔孫肯堂

公在臺中按蜀時曾贈德三川高士扁

馬蹄迢遞路秋莎。龍尾煙村近半坡。太白山前雲欲
散。伏波里裏雨初過。故人地下無消息。知我天涯苦
不多。掛劍此情應未了。不堪暝色寫哀歌。

瞿唐先生日錄 遊華山太和二岳稿 五

登華山用李崇軒韻

捫蘿踏石數山青。好睡仙人臥紫冥。鄉信欲憑巴子
月。壯懷可摘大梁星。來尋五粒鞋將破。爲愛三峰戶
不扃。一笑天涯何處客。御風駕電自冷冷。

毛女峰

阿房宮閣萬年枝。奇怪偏多在聖夷。二世已難分鹿
馬。六宮安不傍熊羆。時開險匣思秦闕。偶上峰巒見
漢儀。人世幾番蒼海變。誰知松柏是仙芝。

蔣家臺阻雨

入晚雨未歇聲聲滴故鄉當窓念覺薄作客夜偏長
修雷侵簷釜流波下石梁隣家沽酒得先請王人嘗

均州阻雨與主人蔣思東

自笑平生為勝遊避雨仍居百尺樓殘樹遠隨青嶂
迥寒江晚并白雲流家山迢遞人千里客舍蕭疎酒
數甌欲把朱絃彈一曲子期未必在均州

紫霄宮

窄路自山腰危樓侵碧霄風雲蒸巨壑日月避高標
五烝應無術三丰不可招惟同吳別駕爛醉到通霄

太和山

宮殿參差翠欲流恍疑駘盪列皇州人間已見黃金
屋天上靈傳白玉樓世變江河皆老佛時來山岳也
王侯南衡西華諸兄弟為甚寒涼自慘愁

澗

諸峰峰麓千條澗澗裏幽堂有路通枯木猿聲雲正
黑殘床鶴夢日初紅採芝客少還青嶂辟穀人多種
白菘顧我先師傳我訣仙經不必看參同

太和程道士

太和程道士淡薄厥人儔懸掛崖邊樹床依石下荆
逢人談不死勸我學長壽送客出林莽嚶嚶二鳥鳴

下太和山

及磴針梯漸欲平一灣錄樹一溝銀青羊澗裏雲封
榻黑虎橋邊雨洗麕暫學陶潛方止酒翻成張翰偶
思尊壺成不盡登臨意兩袖清風又問津

履歷生年目錄

遊華山太和山岳稿

七



重刻來瞿唐先生日錄 續求溪稿

浩然歌 三首

我登天今天不高一時輕舉漸雲霧上帝錫我玉雞
毛授我心印光瑄瑄扶桑枝下設醮醮清庭祀僂白
鳳膏群仙各佩金錯刀見我齊奏八瓊瑤黔羸俱列
雲漢臯拍掌笑落碧絲條人間何處此豪曹我登天
今天不高

我涉海兮水不多騎鸞鞭鳳一時過上帝錫我金卷
荷授我心印光佗佗方壺山下設醮醮清庭祀僂紫
崖唐先生日錄 續求溪稿

峰駝群仙各佩紅玉珂見我齊唱白雪歌馬銜俱列

喬山坡拍掌笑指燭龍梭人間何處此隋和

我涉海兮水不多騎鸞鞭鳳一時過上帝錫我金卷
荷授我心印光佗佗方壺山下設醮醮清庭祀僂紫
崖唐先生日錄 續求溪稿

笑矍笑矍錢鏗之壽何大蹙八百年後登鬼錄我有

靈藥自月窟栽在尼山前后麓泗水常時來灌沃心

君令如軍令肅日日不許牛羊牧數年暢茂高千屋

連根取來向空谷去點靈丹丹如玉服之此心如朝

旭安期浮伯赤斧屬輪迴之子不敢服到了而今丹

已熟上天下地隨我欲我欲登天今清風為其足我

欲涉海兮明月為其轂上帝曰念哉我與爾壽齊天
地老但不與爾位不與爾祿笑矍笑矍錢鏗之壽何
太蹙八百年後登鬼錄

書郭青螺督學示諸生四章後

天地萬物與我一理本一貫也性道教特殊其名耳
此理瀾漫六虛之中始于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
以至聖人之所不能知行雖廣博無垠然與我未嘗
二也人惟恃以有我之私則二矣二則克拓不去一
膜之外便為胡越天地賢人方且閉隱又何以聖其

崖唐先生日錄 續求溪稿

位天地育萬物惟忠信以日進其德強恕以日求其

仁則知能之良不至極喪滿腔之中皆是惻隱而天

地萬物與我一矣一則存之一心莫非親親長長之

實理而足以立天下之大本達之萬變莫非民胞物

與之實事而足以行天下之大道又何所不至何所

不通而所謂位之育之者特舉而措之爾吾黨不聞

此教也久矣同儕肯將揭示四章心味而身體之則

大學之始所謂格致誠正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

者不在簡冊聖人之所謂一貫者不在孔子而皆在

我矣甚勿自誘聖人爲絕學也

答王汝誠

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某佩此言亦不敢爲驚世駭俗之事惟于日用下學上進討然所謂下學者亦非空言亦非泛言也惟處已接人自己覺照曰此聲色也此貨利也此客氣也尋討此三者治之而已恐聖人所謂閑邪者不過如此執事書來謂性命之微無聲無臭既曰無聲無臭矣又何以下功夫乎又以飲食男女上做工夫已落第二義此則龍唐先生自錄續求溪稿三非某之所知也禪家分三乘最上一乘所言大乘不知大乘所言小乘不知或者執事乃最上一乘之言也謹復

遺珠忘者

陳近夫以近日得忘病書此與之

唐人有病忘者朝之事則暮忘焉夜之事則日忘焉行其庭則忘宮室之美入其室則忘妻妾顏色人或有一忤則忘其人之姓名大家巨室則忘其人之崇高富貴而不諂屈見貨財則忘其藏蓄忘其遺于子孫處事則忘其軀體如疴如癩淡如也以忘之故貧其

其妻求醫以療夫之病累不愈張說爲相聞而憐之有記事珠玩弄于掌卽能記事價萬金遣人遺之忘者曰忘固不可記猶不可吾鄉有能記者伶然而慙欲然而慧甫八歲日能記萬言舉于鄉舉于朝官至獨坐能記書能記子史獨不能記其親記其君居家則有私財而忘其親居國則曠官職而忘其君日惟聲色宮室貨利是記余之忘不過忘其日用之常耳君親大者念念未嘗忘也以是而記不如不記之爲愈還其珠於相公來子聞而嘆曰此忘者必隱者也龍唐先生自錄續求溪稿四無意必固我之私益聖人之徒也繼而來子又悟之曰惟其能忘所以不忘惟其不忘所以有忘忘之義大矣哉而今而後始知忘物忘我者而后不忘君親也忠臣孝子忘而已矣

病足

五首

自笑生平定脚根
鍊鞋踏破覓天真
應知孔氏傳心印
不與高材疾足人
花下臺邊一杖前
長安路上久無緣
只惟月窟攀援處
脚踏天根是跛仙

春日春風歌咏歸舞雩童冠換春衣天涯一望蕭蕭
客誰是躡踵誰是飛

小時去入下和場覓得仙家駕鶴方來往瀛洲惟駕
鶴不須兩脚去奔忙

回琴點瑟作生涯泗水春風富貴奢好笑唐人鍊拐
李草衣木食弄青蛇

楊兩洲臨別索墨跡

此身天地大而胡居然小小之却爲何喪我此至寶
此寶無聲臭無處可探討充之塞天地歛之極微眇

瞿唐先生日錄

續文溪稿

五

何處可覓之玄關一句了西方有妖狐千年生羽袍
能作人言語言語過機巧名爲覓寶人長途乘驪裏
我奉上帝命兀然坐山表舉劍斬妖狐妖狐化爲鳥
能飛又有文彖械窻窻萬鳥俱從之啗噴聚木杪
我聲鳳一鳴萬鳥裂其腦

答陳近夫

鄙人非不知致良知也但問致良知何以下入門功
夫耳自古聖賢未有不苦心蠱沒者宰予晝寢孔子
且責之以朽木糞土未有青天白日止閉目坐而可

爲用功者白日閉目而坐與晝寢何異哉恐執事聽
古人默坐澄心之言又聽今日致良知之言未曾自
家下手耳譬之燒丹然何以入藥何以封鼎何以加
火何以溫養未有縮手旁觀而止聽人說者熟思之

寄周壽齋再西陵

註易求溪已十秋樓臺遲日近丹丘吳江每問周公
瑾泗水長思冉伯牛芳草春風生窈窕遠林夕籟帶
喧啾故人不負山陰興尋訪寧忘夜泛舟

寄秦獻葵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前年把袂別求溪又見求溪柳絮飛笑我支離爲客
久與君傾倒會時稀山中霧豹知當變遯者沙鷗只
自肥欲拆梅花來寄遠春風二月已菲微

答吳蒙泉

兄書來以詩似升庵學似白沙誤矣不知某自比
李白有說其說亦長也豈但兄有此疑親鄉里亦有
此疑緣某少年妄意發憤聖賢無傳授無門路只得
日夜讀書忘食忘寢不意偶一日門路通矣若某與
升庵全不同蓋升庵宰相之子又大魁天下偶過涉

滅頂如自天而墜于淵日日是憂文章以憂而得之者也
其則蓬蒿之子平生不以富貴為事其貧賤熟偶得聞道
如自淵而升于天日日是樂文章以樂而得之者也
雖彼此通多讀書然作用不同若兄評將進酒一篇
評論差矣其之將進酒與李白意向全不同天淵懸
絕蓋道言也指冬瓜說葫蘆若以唐人之詩求其之
詩不知說甚話矣故為白沙之學者必非升庵之詩
做升庵之詩者必非白沙之學言者心之聲豈有詩
自詩而學自學乎一笑

履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七

輓隆見山有序

見山儀標豐備資性純雅庚辰歲余客求溪
註易適見山豎一書堂于樓后跨樓遠眺亦
奇觀也乃邀余飲懇余筆跡余書一聯于堂
云白屋三間退一步愈見超度青山萬疊登
九仞更覺高明自后常載酒買月亭見余格
物圖諸篇肯首嘆服起立曰恨未早得拜門
下也以深山木石鹿豕之中得斯人亦可謂
知我矣丁亥春見山遊岱宗余即欲走弔以

病足不能除夕前二日扶筇往之見余筆跡
猶如故也不覺傷悼仍席上成四韻書之于

壁

參差樓閣傍溪沙記得相逢蒲樹花天上又廻新斗
柄堂前猶掛舊龍蛇殘崖古木啼猿急野水孤雲落
日斜欲寫當年知我意不堪拈筆對寒鴉

戊子求溪元日縱筆十首

流水高山半調琴琴中白雪幾傳神翻因註易長為
客懶把鄉書寄與人九仞功夫惟一簣十年心事只

履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八

三春乘槎便去騰銀漢不許張騫再問津

誰道求溪萬壑中求溪風味別穹崇竹垂鸚鵡渾身
綠楓帶丹砂浦面紅關朗當年原是比丁寬此日又
之東風鳴自是驚凡鳥未論梧桐與枳叢

作客青山歲又新臘梅猶帶舊香魂鳥銜春色來花
場風送晴光到我們共識伏羲文字祖誰知孔伋聖
人孫幾番獨立通明殿朶朶紅雲捧至尊

元日題詩倒竹尊開尊細論此生心十年恍若居三
島一刻從來值萬金春曉倉庚啼淑氣秋深鴻鴈報

佳音尋常咫尺俱成樂肯學相如賦上林

春日春山翠欲流生平學問不悲秋高門白玉來傳

酒滿席青絲似鬪襄伯樂有情長顧馬庖丁無意見

全牛醉酣便拉洪崖袖橫駕蒼虬去十洲

方傾栢葉歡新

歲仍對梅花叙舊年雪裏誰人知玉馬眼中何物是

金蓮神仙自古無名位騎得鸞鳳便上天

我有春情滿壯懷春情懷抱對誰開必生芳草傳消

息方遣流鶯說去來紅日幾番輝白玉赤松今亦變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漢稿

九

黃梅天涯元旦探春客次第商量莫浪猜

蕭蕭竹院淡于僧懶學人間驥尾蠅花柳春風一杯

酒樓臺夜月十年燈溪中童冠將歌舞匣裏雌雄已

蜚騰爾熱反看真箇事紅霞高照玉壺水

梅毫隨意咏東皇陽春有脚無貧

富芳草多情第短長赤鳳從今隨我駕黃封原不許

人嘗求溪泗水知相接莫在其中得釣墳

千杯得興六窓呼自笑平生一事無偶學屠龍尋水

鏡翻來釣月得珊瑚南枝漸發春將曉北斗新迴夜

未徂輕舉他年歸碧落求溪應盡出關圖

答譚敬所

敬所與余別二十年似不知余所為何事也

就來書之意答之

註易求溪十二年兼葭幾度憶留連風流也近陶彭

澤疎懶多應孟浩然春老野花眠竹徑雨餘謝豹掛

柔巔可憐許耳無人洗誰聽幽蘭月下絃

求峰萬朵插層霄買月孤亭架半腰崖下往來惟鹿

豕溪邊問答止漁樵多君書翰能千里顧我心情只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漢稿

十

六橋無限相思相見意危欄獨立亂花飄

答陳七峰郡丞

寶瑟朱絃拂雪莊儀刑髮髯見玄裳遼東笑我空驚

白穎水看誰尚憶黃春到物華詩覺秀交于慷慨味

偏長何時共坐松根下嚼月斟霞夜未央

駁谷蝸廬廠石栖枯杪野竹與雲齊春風有脚尋常

到謝豹無心咫尺啼塞上幾能知去馬人間誰不愛

懸犀年來最喜忘機事山自爭高水自低

答贈郭明府

南衡高齊天西華去天咫我昔曾遊之今已二載矣
 美人坐秋阪邂逅相徙倚傾蓋倏忽間咳唾亦蘭芷
 錫我秋水篇鑿鑿皆至理白雪點紅爐渾然無渣滓
 當空鳳一鳴百鳥聲齊止日月如跳丸流易速如矢
 昨日在南隆今朝自建始鳳鳴本朝陽復爾暫棲枳
 學道則愛人絃歌今滿耳有樹種甘棠有衣補豸史
 我客求溪久孤亭架碣磧註易于其間屈指今一紀
 磨磚欲成鏡癡劣應至此一別各天涯美人不我鄙
 今夕又何夕飛翰來千里開械如見面令我陶然喜
 吾道歌嚶嚶有宮復有徵感此纏綿意無由報木李
 聊將尺素書託此溪中鯉

續修四庫全書 續文溪稿

十一

答黎樵石

書來以朱子羽翼聖道苦辛一番還當以明德為虛
 靈不昧殊不知道在天地乃天下之公道也縱朱元
 晦生同其時某此言一出亦不失為先生之忠臣直
 友況此言不自某出乃孔子門人之傳某不過表章
 之耳何也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節乃當時孔
 子親炙門人釋經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國二句也親炙門人已曰老老長長矣故孟子亦
 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執事從朱子之虛
 靈不昧乎從親炙門人老老長長乎若從朱子之說
 則親炙門人之傳皆不是矣明德冠大學之首所係
 匪輕故某常以孟子没后道喪千載為可哀者此也
 差之厘毫謬以千里執事其反覆思之

用張南軒贈朱元晦首二句起韻贈謝郭青螺

續修四庫全書 續求溪稿

十一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云何名為豪毅然追前修
 斯道日中天典刑在尼丘邇來數千年泗水風颼颼
 志士當此時臨河嘆無舟鳳鳥久不至百鳥相喧啾
 赫赫聲利場奔趨速置郵自非有豪氣安得挽狂流
 有美發靈簪默契象與鄒揭示錦城彥文翁非所侔
 吾道有主張赤幟飛旗旒械械變人文舊習倏然瘳
 顧我亦何人藥籠亦兼收駑馬不堪策絕塵聖驂驪
 許易買月亭于今十二秋登山不到頂登之亦何由
 掘井不及泉棄井亦可羞因之遂久淹歲月長驚道
 攬轡校梁山文光入斗牛山深道阻長瞻望空疑眸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

書便回贈送蔡令長

別時容易會時難莫把相逢作易看竹馬今朝留郭
伋蒲鞭何日見劉寬山中偃臥雲穿榻天外懷人月
上竿廬阜此行應不又台星聚處是長安

萬里長空一鶴飛黃鸞紫燕避光儀小孤楚地應相
近大縣才華更見奇未折梅花逢去使欲憑瑤草寄
相思年來註易疎唐律惟記甘棠召伯詩

梅溪 贈周十二

朱明道士愛滄浪剪裁雲縷舞霓裳解佩盈盈煙浦

續求溪稿

十三

上一聲龍笛度瀟湘冷香入夢長樗散江妃也學梳

粧懶檀郎自作射姑仙春官一向難勾管買山不必

問西湖處士之骨今應枯獨憐芳草拖裙綠十二蟾

蜍夜夜孤頓有之亭亦草草鸞翔鳥步江山老荆壁

一時飛上天暝煙殘日難追討惟此源泉活潑來橫

枝疎影壓蒼苔一般清意兩奇絕短屐長髯只浪猜

有時溪梅忘人我夾桃帶李種亦可欲問廣平心上

事不在前溪花旖旎莫道高標自獨持芳心只許川

流知那堪一結青青子還有調羹止渴時

忍

人之七情惟怒難制制怒之藥忍為妙劑醫之不見
厥躬速戾滔天之水生于其微燎原之火起于其細
兩石相撞必有一碎兩虎俱鬪必有一斃怒若攻面
耳熱面赤忍則解表冰消霧釋怒若結胸霍亂喘急
忍則理中風光月霽怒以動成忍以靜息怒主乎開
忍主乎閉方忍之初止醫怒氣忍之至再漸無芥蒂
再之至百即張公藝無所不忍量如天地有容乃大
必忍有濟

續求溪稿

十四

答譚後山

千金難博老來閒為老題詩寄後山當日長思杯
綠而今不覺髮毛班杜鵑用久啼千樹芳草春殘
一灣歲月跳丸成甚事笑誰作客未曾還

答方玉崗

求溪峰下咏蒼浪赤甲山前寄玉崗五載別來猶是
夢四明老去更添狂著書作客時將暮懷友吟詩夜
未央不識何年能對酒麥粘啼遍浦村秧 麥粘鳥名
清風兩袖歌贈蔡令長以繁轉臨川 有片

蔡諱思穆道號熙垣湖廣攸縣人

高堂簾幙燕新泥風煖溪橋柳掛絲纜放小桃紅入
萼正是清風兩袖時美人少年自高格紅月手提如
琥珀走馬獻賦明光宮來宰錦江巴子國九溪三峽
見飛鳧清秋白日照水壺常聞齋馬嘶芳草不將塵
甌羨萊蕪火齊結綠飛泉漱山陰無事簾垂晝平常
見客似無官繾綣愛民如有舊一日偶聞轉豫章四
郊赤子眉齊皺我之父母欲何之皇天原不分肥瘦
檢點行囊一物無惟有清風携兩袖黃童白叟滿長

續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五

逶板轅臥轍如嬰兒未見狄公當日祀已成何武去
時思客路春風鶯出谷鳴鸞文彩當朝旭九子峰高
插笋尖七澤江深澄鴨綠清風清風興更嘉誓時披
拂河陽花方作蘭臺快哉賦滿城倏爾發天葩有時
清風入牙補六月嚴霜生栢府一雨洗清六合冤攬
轡埋輪日未午有時清風到三台黃閣傳呼宰相來
帝典王謨賡喜起臯叟禹稷相追陪清風清風我不
負爾爾又何負於我哉丈夫出世須皎皎吹着笑誰
問溫飽幾番獨立崑崙巔一聖天涯何草草不將紅

葉化青龍却把紫珠彈白鳥清風清風侑彼清風
彈此清風絃自古聖賢無貴賤騎得清風便上天子
游清風既已去澹臺明月共誰圓清風清風歌聲借
采詩何人奏

三殿 三代之正學不明而孝廉之舉又廢清風兩

袖聞其語而未見其人矣令長下車即以薛

公名言置座側以金玉其身視民如傷一介

不取余幸見斯人以其足以起頑立懦也故

作此歌為觀風者采焉為夔路名宦春秋采

續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一六

焉蓋卽白樂天之新樂府皮日休之正樂府
也

醉時歌酬覃葵南

平生不作皺眉臉逢人每恨杯中淺斗酒騎鴻便上
天上帝亦知來矣鮮春風春日百花開求溪又遇故
人來故人相逢仍一斗一斗相逢亦快哉白水青山
留我老三都九辨憐君巧許多才子赴明光木難均
璪如君少飛身我欲上棲霞洞名丹成共去服黃芽殿
閣樓臺別有境莫學人間作小家此境眼前即欲到

我詩磊磊發靈竅黃芽服後臉純紅與君把袂同長
嘯長嘯一聲海月高月高泗水自滔滔回首尼山何
處是不知世上何者號嘯嘯醉時歌歌罷依然澆斗
酒君不見李白斗酒詩百篇大匡小匡今日又生修
月手

雪

天王有詔下藤六風雲天上隨追逐俄頃之間世界
殊不覺書齋成素玉素玉化爲龍旣騎翠竹又
騎松一龍變化承恩詔千龍萬龍來相從我詩一見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漢稿

十七

隨龍走大呼小叫同龍吼百篇落紙若有神不必揮
毫須斗酒揮毫落紙何何奇鬪白爭妍光陸離踟躕
驟舞千年鶴窈窕旋生五色芝駕鶴食芝從此去咫
尺雲霄風可御振衣直上泰山巔壇上還餘舊杏樹
杏樹森森亦可憐誰知藤六已成仙天王再詔杲日
前藤六依然詔上天

送楊驛宰致仕還楚

終日思歸不得歸得歸此日似雄飛一官白首成何
事三徑黃花想漸稀巫峽夢回家已近湘江春到鱖

初肥郎君自是雲霄客且莫溪邊問釣磯

賦得歸去好送李學博致仕

君不見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琅璫當筵之
人一竝笑前後左右皆顛狂及爾鮑老當筵舞依然
舞袖長于組當筵之人復笑之齊聲絕倒無賓主人
生通欲舞此場舞罷方收入篋囊且古且今皆如此
看定不憚半幅紙青蓮道士珊瑚柯光芒玳瑁燦纖
阿河汾生徒相肩摩山斗壁立高嗟峨爾來掛冠反
芰荷山中風味自殊科二月春草綠如羅幾群黃犢
一老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漢稿

十八

贈譚二酉赴成都

何時別美人今日復山嶠酌酒與美人美人笑絕倒
偶見鵲鶴飛變爲和鳴鳥世味不長甘或時辛如夢
世路不常平或時坡如島篙師舵在手風波自是小

惟有達者知陰晴笑卽了水本向東流赴西終然必
片雲倏忽生明月終皎皎卽有照水犀百怪一齊掃
美人紅鸞姿致身霄漢早邠林有一枝原是君家寶
蛟龍得雲雨肯戀此池沼功名駟馬知勳業麒麟好
麋鹿臥長林笑我其中老附尾慚先達橫經共探討
耿雪到紅爐變化自然巧贈爾木難華侑之金光草
擲管拂吟髭一笑關河曉

雨中留贈譚敬所

故人咫尺隔滄溟背郭溪橋欲漲時又是一番留客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漢稿

十九

雨再題八句贈君詩謝安終爲蒼生起王烈多應白
石知莫謂朱絃空浪調世間亦自有鍾期

贈別徐華陽司馬感謝之意見乎其辭時而駐夔州

巫峽之水清于油十二之峰翠欲流高唐樓觀枕江

洲下香筇竹風颺少年宰相正黑頭匡時白筆

嘉猷 王恩西顧念綢繆推轂西羗正借籌五月

樓下益州雲旌扔列九花蚪鶴邠鮮斂十里樞佩

萬鵬鷗江光浮馮夷江怪潛控湫蒼生赤子遠行

予自笑眠空谷不友縉紳友麋鹿一弄先王守中

菜根有味過梁肉幾番親見伏羲來來往春宮三十
六矮屋誰懸高士名時贈德梁州高士扁松鶴沙鷗箇箇驚
題一字知華袞論價還輕十五城生平之願今朝遂
不願封侯願識荆夜夜懷人紛六鑿飄飄百籟生簾
箔寄詩方染江淹毫乘風欲駕揚州鶴勝引何當斗
十千談玄夜午燈花落豈知闕伯駕火龍草堂遂禁
山人脚別去瞿唐灑瀨瀨堆小孤大別亦奇哉晤言促
膝知何地蒲腔懷抱向誰開莫羨東山松菊媚三台
四輔正需才遭逢禹稷當平世翻笑陶潛歸去來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漢稿

二十

書便面贈別馮令長文郎昆玉還宛陵二首

七月巴川天復漏媧皇不肯重結構山深路邈客來

稀獨木柴門掩清晝有美江南突馬來翩翩琴鶴令

人猜雙劍倘非牛斗客千金定是上燕臺陸家兄弟

多詞藻王氏父子阿戎好金精玉兔桂香浮許國承

家俱皎皎箕裘心學本家傳秋風愈覺壯龍泉霧拂

青山知豹變春歸綠水聽鶯遷丈夫出處無平仄紅

鸞易處長高格幽蘭且調五根絲槐市好磨三石鏡

扁舟噉噉下瞿唐一聲江笛鴈衡陽豐城若遇懸贏

紫走馬便去獻長楊通家自此成知已蜀水揚瀾通
萬里他年隔別寄雙魚玉堂東閣西清裏

王喬丹熟為仙令驅雞擾雉神明政夜來惟有雙鳥

飛照人多是揚州鏡高門于氏有先知徐卿二子媿

然寄白鹽赤甲三川遠愛日瞻雲各有私正當召伯

循行役又是胡威跪問時此行無異遊蓬島十二巫

雲猶筆掃霜回七澤鴈奴高波平三峽彭郎小湘君

鳴佩駕青霓龍女吹簫掉翠鏡彩筆驚回五色鳥還

家夢繞枕中雞二妙翩翩誰不羨十幅蒲帆疾于箭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三五

有日拈毫燕子磯春深走馬曲江宴賦終奏入明光

官詔成捧下麒麟殿知君健步負年華此事指掌如

揮扇笑我雙鬢同秋草問道當年恨不早惟有先天

一粒丹不隨東汜西崑老衡門無事自蕭蕭寰中何

物喚高標一瓢事業惟知樂五柳生涯只重腰題詩

遠送路迢迢何時金玉到漁樵宛陵若有相思夢五

色杪權萬里橋峨眉山有五色杪權樹呂洞
賓詩云來看杪權五色花

席上口占答梅鳳臺

梅福隔別久舟載不得見知在吳市門相思長一線

白髮映紅顏寫字猶葱蒨日月如穿梭迅速即謝電
舊懽晨之星稀疎三五獻故人偶寄書千里如對面

笑我臥山中白雲長一片求溪作客久尋常不到縣

今年六十餘著書五十卷聞道長恨遲忽焉歲已晏

寡過愧未能早暮思遽瑗又為虛名累多為官長薦

何時又重逢得遂山陽願口占答故人超此秋風便

題得四邑一心篇贈馮錦橋邑侯榮獎有序

秋天萬里秋色明秋山轟轟秋水清廣寒宮闕開水

晶桂香靜靜滿庭生鐘山美人馮元淑才華皎皎懸

瞿唐先生日錄續求溪稿 三五

黎玉少年慷慨赴長揚紫電姚然光可掬出宰桐鄉

慈愛多福星燦爛光明燭冰壺長對金精圓不獨片

言能折獄王家久任為真才豫章借寇仍巴蜀翻翻

一鶴穿巫岑綠綺修況作龍吟巴蜀之民反裘久隨

車膏雨即甘霖四郊赤子歌馮父山斗仍瞻在士林

一路當塗珍重久黃鳥時時送好音十年不論曾三

仕四邑惟知此一心此心丹訣從東魯操存長在不

聞睹甘棠也向此心裁豸服只于胸次補君不見河

陽一縣花年來天地亦奢率農祥時照春嶠勝千樹

萬樹蒸紅霞又不見中牟雉滿道前者扔雛後者叫
提屏山童不忍捕麗子餘須成一笑花可採雉可呼
眼前景致錦氈舖俗吏多于花鳥之上用功夫粉飾
太平塗丹朱愛民之意秦越踈豈如明公實政惟在
一心裏學道愛人方如此百里豈能展驥鞭鸞鳳端
不棲叢枳明年鳳詔下龍墀還以一心獻
天子

右一心者一心愛民也候歷四邑一心愛民惟
于心上用功夫故不粉飾花鳥聽斷不論權豪
羅應先生目錄續求溪稿 三十一

不論契厚惟主之以理人以神明服之考察駐
梁未嘗剝民奉上歲減民五百金一字不下鄉
落奸猾潛跡凡蘭則植之凡棘則鋤之人有不
及于理者即責以大義口之所言即其心之所
存不藏睚眦之怒天性類如此侯蓋光明正直
君子也常對某曰功名有數歷官已來惟不愧
此一心耳故梁連年旱魃賴以盜息民安大哉
心乎利民亦溥矣德愚劣喜人講心茲兩院交
旌因賦此贈之

吳十洲道士索墨跡

顏回命短今翻長洙泗春風日日香識得孔門真樂
事再短數歲有何妨伯夷受餓而今飽高節清風長
不老古來多少醉飽人黑風吹沙埋腐草大江之水
日夜流滔滔都去赴瀛洲海童馬銜長自笑千溪萬
壑不回頭人生寄世真行客正如溪壑赴水國一番
波浪一番人不覺鬢隨波浪白富貴不怕金堆山堆
山也要歸真宅王母桃紅如火燒方朔偷兒去幾遭
偷桃之時誰得見文人羽客空相高莫讀抱朴子世
羅應先生目錄續求溪稿 三十四

壽白崖兄七十五

哦哦赤牛城濶濶沙河浦兄弟伯仲間鷗鷺結盟王
日月如跳丸四時易蕙蒲朝露托桐葉忽焉箭脫弩
吾宗人多壽或者乃風土大兄八十三二兄七十五
猶寫蠅頭字徒步不用拄少壯仕東南慨然解簪組
晚年多兒孫衣冠相接武弄孫識軒渠各位當出祖
阿戎灼灼姿喬梓成仰俯白髮鹿皮翁當時揮一塵
粟里有古風不苟入城府嘆然無一事抱膝吟

客或偶爾到桑麻愛談吐望香及瞻蒲餘須陳馬乳
山肴雜菲意誇甚龍根脯客若半醉時移席黃花場
嗷噓誼滿堂不飲出童殺何必慕神仙丹經講龍虎
我客求溪父六經成網罟三十方聞道不羨雞林賈
而今已老大信步登東魯今來祝兄壽兄弟齊歌舞
願見比南山峯巢百今古酒酣筆如杠玃璣書家譜

四時詞 六言四首

溪前溪後雲深山北山南路古顏子之瓢惟一先生
之柳有五

花枝故故披籬身語聲聲入坐添我本是三分笑誰
只作一箇

黃開三徑之中白落萬川之裏或萬或三乃數能黃
能白是理

仲尼自然愛易茂叔爲甚尋顏五色常驚落筆三餘
不肯開關

秦吉齋醉後索墨跡

誓誓誓我亦不知自家樂十年註易求溪閣西崑東
此猶如昨哈哈草堂今日故人來沙尊特爲故人

開眼花傾倒不須猜皎皎幾人白日承蓬
光陰過目鳥剗伶已後知音少

遊旱田填至達境寄黃少岷

素節迎飛霜忽過旱田填已至達之境一溪隔



推蓬寤語叙



惟見同年周子叔夜亟稱中條
李君多也敦行實博學於知
道者至博涉典籍特其儲云爾
粹於生平每與語余聞竊嘆異
之次余臥病山中杜門且十餘
年而中條君忽持其所著推蓬

推蓬寤語序

張

寤語時余云而讀之大都皆脩
德治身之要且程聖鑑多而叢
明如論易損象曰念高如山恐
深似澤論孔子戒之在闕曰不
必闕然終有勝心即自傷和此
皆先儒未發之旨至世所趨為
無闕理性者一切目為好物件

其言之也君好讀書即稗官
曲藝亦皆究心乃旁及二氏取
其言之近理者折衷於多儒之
教不惟使學者不眩於西流而
誘掖造就之言默寓其間迺毗
以之篇又孤商確時事切中利
病尤足窺君用學之具嗚呼是

推蓬寤語序

二

不足成一字之乎在昔楚史始
續墳典立索即以著聞當時而
矣如鄭僑邇不知為政之道然
則叔夜之亟稱於君固有以也
君之先大夫海樞先生嘗留心
當世每涉及時務輒為追叙本
始考究得失如和河海海臺

不孤休舍從旁聽之亦為忘倦
乃不究其用而以貽君之學
善有以受之也余生之他長非
性嗜學每與辨夜剖析疑義
授心見辨於佳後今觀中條君
此刻庶幾與房陵數同調矣卷
末後載辨於遺後為條余生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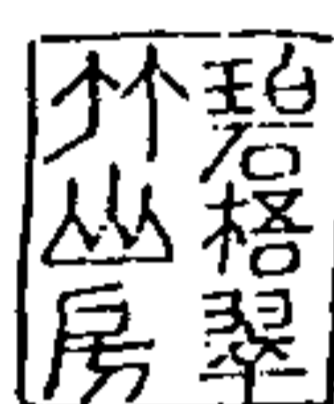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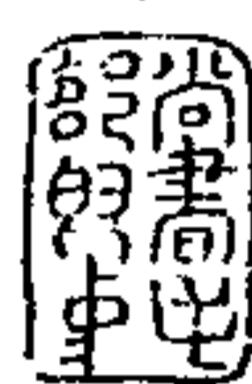
桂蓬齋語序

三

或為故為述今昔所聞見者如
此乃若寤悟之義則余方在寐
中未足以知此也

陸慶辛未冬十一月吉日南涓

李昭祥書



推蓬室遺語引

太史公云言富貴而多廢滅不可
豫紀唯個儻非當之士務為
左馬李杜淪落不保而左馬
家多迺千古蓋對玉之潭昆作
者首撰述之乃與經綸之豪
人偉夫不棄之編至則必棄之
史籍不棄之史籍不必發之也

桂蓬齋語引

一 長洲張夙刻

宗逸昔以奇在奇破不羈之才也
迺今讀允薦氏桂蓬寤悟則
是在綜太玄之遠字雲海不
說苑之奇句更生西程窺象同
之真而伯陽諒例此以行奇
殊不羈之手不試之麟其史籍
而僅推之念宗逸首在卯
志允為氏家學之傳則有大

父務學子濟乃翁海樓憲副其
表雲燦譜業星煌為之毓其
菁華而遺之以當世朗聖如夫
以充為氏之才使一躬矯矯以重
馬馳之樞未暇姑以一至嘔頓恆重
壹而咀英掇實炳矣如比之非
自至江州岑寂以汝之行
之者為此大史公所以必陽之個
僅非常之士之在馬純君子亦之
於擅也也余固務重允薦氏之
彈贅之步簡履以公品評次
第參較如來覃思高採舒
之寤之子前叙詳之美余之
錢志學聖知甫識



推篷寤語自敘

舟之亡所見者篷蔽之人之懵所知者窳障之舟
匪篷則丹厓碧流在望矣人匪窳則開戶發牖昭
如矣非心目不及也物翳之也物翳去則心光目
色朗然邕矣余夙慕古人奇節軼行操鉛槧以干
有司之知恒欲稍稍施用於世顧性拙命奇迄不
如志馳逐而不知止久矣夫余之寐也歲庚午始
捐舉子業謁

天曹選將從遊搢紳先生以求通余寐焉挂帆北征
時適春莫每推篷坐舟次縱觀淮徐齊魯之風物

推篷寤語自敘

長洲吳應書
未竟刻

仰瞻太山之磅礴北顧黃河之奔流蓋天下之大
觀幾得其半矣迺喟然歎曰偉哉山川天其假此
以通余之曠曠耶夫六藝之圃至廣道德之淵至
深其高達于無上其卑入于無下藏若江海達若
康莊學者曠然而通爽然而明則內外之分弗淆
榮辱之情靡忒即鍾彝竹帛猶且與吾性不相涉
入也況乎挈量進退于咫尺間哉余自少迄茲鑽
研故紙汎濫諸家窮晝夜之力不廢且濡染先公
遺訓咨訊先達名言孜孜惟恐不逮者歷廿餘年
矣茲遊也適因舟中多暇憶夙昔所知解表見古

今嘉聞懿行可垂世則者間附已意形之楮素累
 數百條總若干卷庶幾啟昔之寐而為今之覺
 乎雖然昔人有言夢中說夢自以為寤矣匆匆然
 與人言之不知其尚寐也余之寤也母乃類此其
 方夢也不自知也夢之真醒也不自知也同余夢
 者亦不知也惟先覺者知之今學士大夫高明俊
 爽輝映先後其於道德間奧固有神悟而心解矣
 余也幸觀太山之崇高與黃河之縈帶且仰觀
 天子宮闕之宏麗矣而非求如歐陽子之文章與韓公
 之才抱若蘇子所稱者以盡余之大觀則又烏能
 自已也因名曰推篷寤語以俟當世之先覺君子
 肯

推篷寤語目錄 二 漢景刻

隆慶庚午四月既望雲間李豫亨元薦甫敘

推篷寤語目錄

卷第一

測微篇 上

測象緯之微

測形炁之微

測神鬼之微

卷第二

測微篇 下

測人性之微

測物理之微

推篷寤語目錄

測定命之微 夢兆附

卷第三

原教篇 上

原空寂之教

原清靜之教

卷第四

原教篇 下

原因果之教 輪迴附

原養生之教 胎育附

卷第五

本術篇	本堪輿之術	本醫藥之術	本卜筮之術	本星相之術	本方伎之術	卷第六	還真篇	還本性之真	還倫理之真	還世路之真	還奉養之真	還游覽之真	卷第七	訂疑篇	訂禮樂之疑	訂名物之疑	訂文史之疑	訂遐方之疑	訂山川之疑
-----	-------	-------	-------	-------	-------	-----	-----	-------	-------	-------	-------	-------	-----	-----	-------	-------	-------	-------	-------

卷第八	毗政篇 ^上	毗任用之政	毗輔理之政	毗阜民之政	卷第九	毗政篇 ^下	毗國計之政	毗邊備之政	推篷寤語目錄 ^畢
-----	------------------	-------	-------	-------	-----	------------------	-------	-------	---------------------

天水趙謙光曰始先生之論著是書也隨得輒書未嘗以類相從猥以校讎辱不敏得受而讀之校且竟析其書為篇者六以象陰六之數析其篇為卷者九以象陽九之數又析其篇為類者三十以象三十幅共一轂之數總計為章者五百五十九凡天地之數十有五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天數五地數五因而什之為五百五十而其數適相脗合也編成以復先生先生矍然曰鄙人惡足以當之哉迺于篇端各弁之小敘于是類別義明爛然成次矣是書傳且不朽謙光不竊有榮附哉因識詮次之顛末如此云

推蓬寤語卷之一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測微篇

上



元薦氏曰究至理若探重淵愈探愈深淵乎微矣
孔氏歿而微言絕三代以還世所稱通微之士或
鮮然天雖高以管窺之則以管得海雖深以蠡測
之則以蠡得理何嘗扞人而使無間入哉不揆淺
鄙每希臆度玄遠時時有睽隔輒廢寢食以思曰
思能通微豈欺我哉于是思之至深日月居諸積

推蓬寤語卷之一

長洲吳繼善
未刻

有鄙見爰紆簡牘為測微之篇

測象緯之微

埤雅云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莊子云大塊噫
氣其名為風又云騰水上溢故為霧又云陰氣伏於
黃泉陽氣上通於天陰陽分爭故為電董仲舒云陰
陽之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雨
乘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
雨細而密淮南子云天之精雷電風雨也又云電激
氣也雷以為鞭策又云天之淫氣則成虹大戴禮云
霜陰陽之炁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王充論衡云雲

霧雨之微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
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由天降蔡邕云露者陰
之液也五經通義云和氣精凝為甘露河圖云赤水
之炁上蒸為霞曾子云陰陽之氣亂則為霧爾雅云
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釋名云虹陽氣之動
也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也鄭玄注考靈曜云日旁
氣白者為虹元命苞云陰陽交為虹蜺侯鯖錄云雨
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詩雲漢
箋云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觀此諸籍猶可考
信若橫渠正蒙之言特臆度耳

推蓬寤語卷之一

二

未刻

先儒謂陽在外陰在內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陰
在外陽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陰陽和而成雨
此非實際若風雷交作雲雨竝至將何以為解大抵
雲霧風雷雨澤皆一炁之所為作也氣之奔騰凝結
小聚則為風雨雲霧大聚則為雷霆電至大則為
驚雷飄颻至小則為煙嵐霾霧雖皆陰陽之炁所成
而非如先儒界限之瑣瑣也余嘗駐舟江干早見一
江煙霧霧散則風隨之起風少息則雨至于是知一
炁所成不可分晰太過
古今稱日月為二曜然月受日光曜非月出月不足以

配日猶地不足以配天也竊以天地間物惟火日爲外光月水爲內光然日者火之精陽燧可以取火火固日之餘也月者水之精方諸可以取水水固月之遺也外光者主播施內光者主翕受陰陽之義也寔不同其位置矣道家以日光月光星光爲三光則其光曜不相比倫其取義尤妄

日月薄蝕自有定數非關人事然天道變於上則人事亂於下氣數使然也若君臣修德則天道雖有薄蝕人事原無變亂故謂之弭災非人主修德宰執修政而日月遂不蝕也亦有當蝕而不蝕者亦觀其所蝕

推篷寤語卷之一

三

馬思刻

分數之多寡何如耳若蝕數多庶可爲人事感召若蝕數少只是陽光照耀人目短不能見也

天雖日光大明而未嘗無星辰但光耀而星辰不可見也天雖日光焦灼而未嘗無雨露但陽盛而雨露不能潤也觀日食旣則星見中天日方晏則露潤禾黍是已以此知上天之心雖昭昭小明亦不棄於覆蓋之下以共成照臨之功而雨露之滋潤苟烈日方間則恩及之矣天心之仁愛萬物以此可見

景星慶雲和風澍雨甘露玄霜皆世稱天應之瑞有之乎曰此皆和氣所鍾也若人事乖戾天地之氣舛逆

卽諸變異應之于是有大風注雨洪水亢旱及之矣然人主之知戒也固當因災變而加謹尤不可因禎祥而遽怠天地之仁愛也固因人事闕失而加警尤不因人事已修而忽戒

天之氣下柔而上剛愈高愈清愈剛故在上有日月星三光千古不毀剛故也昔有人至天盡處耳中聞剛風旋轉有聲是也地之氣上柔而下剛愈深愈堅愈剛故在下如江湖之底深山之谷多堅剛始皇葬驪山起墳深入黃泉至三百丈鑿之不入燒之不禁始皇詔橫行三百丈乃止可見深處最堅剛也今人稱

推篷寤語卷之一

四

馬思刻

神人仙真者亦止浮游虛空九天之上不能到九地之下不能入剛烝所限隔也日月星辰則盤旋於剛氣之中周旋上下運行不息昔人取喻雞子今之雞殼其一元之剛氣乎

昭公時慧星孛於大火占者謂宋衛陳鄭當有火災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當同日而火若我用瑾學玉瓚鄭必不火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所及也鄭竟不火然則分野占驗其未可信也然太白食卯竟兆長平之慘太白晝見卒有喋血之禍則以天兆其亂而人適逢其變也若天道雖兆災而有子

產之修政則何禍之有焉

昔有海舶過南番貿易經海心深闊處日中忽雨霖霖
篙工曰此鯨魚噴氣水散於空風勢吹水若兩耳因
悟地中有水天地之氣訢合則地氣載水而升濛濛
成雲布之清空倏然而雨氣盛則雨多氣薄則雨少
又薄則成霧與海鯨噴氣水散於空而成雨相似况
水之騰空亦不甚高數里之外氣所不至則雲不瀾
漫雨亦不降若氣盛雲遠則雨亦大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更有異者異苑云晉陵薛願義
熙初有虹飲其釜澳喻響便渴願輦酒灌之隨投隨

推蓬雜語卷之一

五

吳倫刻

咽祥驗集云韋臯鎮蜀嘗宴西亭暴風雨俄頃而霽
忽虹蜺自空而下垂首於筵吸其食飲且盡首似驢
霏然若晴霞狀審如是則虹有物能飲食信矣但虹
本陰陽交接之氣著為形色倏忽即沒何以即成物
相能飲食此殊可怪殊不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
地之氣一聚則成形象生動如雨之蛟龍雷之雷神
虹之虹蜺風之風母殆不可以常理論如花纔含香
則有蟲花方開則無蟲可見只是氣聚

凡十章

測形烝之微

天下之至有力者莫若水雖萬斛之舟千鈞之石載之
無難以體柔而用剛故也故水之流下淙淙然聲聞
數里搏而躍之則怒而過顛性之剛也火則體剛而
用柔故一毫不能承載雖燎原之勢可得撲而滅性
之柔也雖然水可受火火不可以受水注水盈鼎以
火烹之則沸以手探沸湯則灼而焦爛火入水中故
耳火則杯水可救隨注隨滅水不能入火故耳以此
可以辨水火之性剛柔之別

天地間有理斯有烝有烝斯有形是烝者形之始也五
行之言土即四大之稱地五行之言水火即四大之

推蓬雜語卷之二

六

吳倫

稱水火但五行言金木而四大所稱不及者木即水
之液金即土之精耳木金既有形可見安得復化而
為物故丹經曰既已化為質矣欲復化為物不亦難
乎哉四大之稱風以無形也或曰地之質大矣安得
謂之無形曰地者氣之聚也萬物皆生於土化於土
謂之非烝可乎記曰地載神氣神氣流形庶物露生
五行皆能生物惟金不生克木故也凡山有金礦銀礦
與銅鐵錫諸礦大抵皆是童山不生草木然五金出
世久亦能化仍歸於土如銅之綠鐵之屑錫之灰是
矣非獨銅鐵錫也銀見火則耗金土會則黃皆化之

漸也久之亦能漸滅道家謂金性不敗朽故為萬物實此比身中金剛不壞之體非世金之論

土雖質巨曝之則燥水雖浩蕩煮之則耗火滅則息風靜則寂自有質復歸於無質也故有質可見者萬物之形也無質可見者氣之本體也始自無而生有復自有以之無生生化化有有無無安有終極不過一氣之聚散耳

或問洪範演五行曰水火金木土其後太極圖因之予何獨稱釋氏地水火風之說曰洪範之演五行自形炁之微著而言也釋氏之言四大自未有形而言也

推篷寤語卷之一

七

未有形所以為形之主若一有形則炁凝而不化安得復化而為物耶惟釋氏所稱四大則皆屬於炁不入於形惟有是炁故有是形物以之成人以之靈昆蟲以之而化生此所以為萬形之主宰也言四大則五行在其中矣

水與風一炁也水能負重而風不能負重者水重濁有形風輕虛無形故耳水之濁者為土土之大至於無所不載土之堅固者為金金則氣不敗朽萬古如常不特負重而已此清濁浮凝之辨也雖然西域奇肱國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其國人以車乘西風至

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使乘車復歸其國在玉門之西一萬里然則制器得法風固可使負重也與

金遇木則鳴木遇火則焚水遇水則急金遇土則凝以其種類雖分而其源同出於一炁故耳然五行之炁常不相離一行之中又各具五行如土之為物植之得木淘之得金穿之得水土剛為石擊之得火是也至如木之為物鑽之得火搗之得水灰之得土草木火之得水銀即金金之為物溶之得水鑿之得火淘之得土金之所在則山童即木以至萬物非水不生

推篷寤語卷之一

八

云同清

木金土火孰非水之所生也萬物非火不化木金土水孰非火之所成也要之品類雖殊其炁未嘗不流通善觀物者能求之無物之先則一元生生之理在吾領會中矣

土與水元是一炁常不相離地中未嘗無水高則不見水而見土至高則為山為嶺剛則為石卑則不見土而見水至卑則為海海之下雖至深未嘗無地山之高雖絕頂未嘗無水以其兩相附麗也如人之血肉亦自相依非血則無肉非肉則無血

一元之內惟一炁而已炁之屬陰而有質者為土為水

土水之中土屬陽而水屬陰炁之屬陽而無質者為風為火風火之中風屬陰而火屬陽土深則有水水澄清則有土水與土元不相離也火熾盛則生風風煽颺則召火風與火元不相離也就四者而論之則土水主沉下而風火主升上土水主凝定而風火主流麗土水主濕寒而風火主燥熱在人身則土水主血肉而風火主氣息土水主澄靜而風火主運動土水主收斂而風火主發颺又合四者而論之則土水能留風火風火能戀土水合而成形土水挾風火則剛風火挾土水則柔合而成質及其解散總之仍為

推蓬寤語卷之一

九

章時

天地間一氣耳始焉無質終至於有質合而有形復散而無形萬物何有常哉今人見地水火風體氣各殊豈知其中固流通而無所拘滯耶變易而不可為典要耶非獨如此凡天下有形可見者皆化而為氣無形可見者皆化而為形形氣相禪無有止息陵谷變遷安有窮已惟知道者識之

兩物相軋則成聲兩物相盪則生光兩物相摩則成火兩光相照則成水風土相煽則成塵識境相合則成夢形光相射則成影水石相激則成泡雌雄相交則生人物水火相結則生禽獸無兩則一不可見物未

有不由二而成者也一者太極之體也二者陰陽之用也宇宙之內有太極而無陰陽則天下無可見之諸相矣故曰一故神兩故化合一與二謂之三故道家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無休歇

衣搖空得風可以知氣之無所不在物噓氣得水可以知水之成由於氣故知水之為物一氣也風雲鬱與雨亦隨至氣之所鼓也水之積則為江湖非獨水也日中見塵埃飛揚不息則知塵即是氣但是氣中之濁耳故無處無炁則無處無塵閒房間室又則塵埃蔽之塵之積則為土阜嘗見天色晦冥雖無風塵亦

推蓬寤語卷之一

十

章時

騰驤蔽障氣之動也非獨土也虛室生風苟乘其隙則面面俱有風射故無處無炁則無處無風風之積則為巨颺非獨風也鑽木得火擊石得火照日得火懸珠得火故無處無炁則無處無火人亦有火物亦有火火之積則為燎原是知地水火風一氣也四大和合而成人雖品類至微亦不能外地水火風之氣而生

凡十一章

測神鬼之微

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之謂神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之謂神又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神之名義備矣然不知其所以神也適得儒先之論云一物神譬如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思慮擬議而後覺也不覺頓足醒悟知此則知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之義則知齋明承祭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義

天地之氣聚則靈不聚則不靈聚則明不聚則不明故風雲雷雨之氣聚則靈明而搏擊之威震動矣水火土石之氣聚則靈明而嶽瀆之神顯相矣手足腹心

推蓬寤語卷之一

二

馬慶雲刻

眼耳鼻舌之氣聚則靈明而心上之經絡顯設矣故搏擊威震未嘗滂善惡也嶽瀆顯相未嘗昧淑慝也經絡顯設未嘗失仁義也若雷雨少氣聚亦少山川小則氣聚亦小人物細則氣聚亦細其變現亦不同凡靈明之炁非獨大風大雷大雨大江大河大山大地有之凡氣之所聚如大宅院大宮室大營壘大官府其成也若或相之其散也若或推之非偶然也不獨如此凡人大興作大舉動大建造大更新大聚會大喜慶皆有神明主乎其間其犯也能禍之其順也能福之殊非浪語

凡關禁進戰伐之事動集數千人者則皆氣聚而靈默有鬼神司其予奪非偶然者故蘇子之於方叔猶不能私以科第而豆腐閘應死之兵亦不陣亡於他境也如此則常平之坑卒南陽之貴人豈獨非命也哉語曰長平坑卒豈皆命犯三刑南陽貴人豈是盡逢六合其亦不明於命之玄機者矣

天地間神明布滿虛空非必殿宇土偶所在今人望土偶則致敬在平居屋漏之時則否是未知神之所為也殿宇土偶所在或反為淫鬼厲神所依附要素血食未可盡信武當號名山前歲有進香人甚虔自紫

推蓬寤語卷之一

三

馬慶雲刻

霄遊五龍宮挈一僕與一道士以從半途虎負道士與進香人去止存一僕號泣而歸武當山虎俗謂之巡山虎然則進香人誠潔雖未可知彼道士者何以死哉

襄毅公高夫人戒諸子曰汝父一生守正不阿是以權奸雖欲加害而竟無禍患人正神祐未必無謂汝輩但居官勿妄進取處家勿妄作為則自可以致福比我所目見汝父者汝慎勉之噫人正神祐語誠有見所當服膺

庚巳編范益精於脉藥仕元為大都醫官年七十有老

嫗請治疾欲往西山以老辭老嫗攜病女至皆少艾
益胗之曰何以俱非人脈嫗吐實曰妾實非人乃西
山老狐也知公神術故來求救耳益曰濟物吾心也
固不爾拒然禁城中萬神呵護爾醜類安得至此嫗
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於彼故吾輩
不妨出入是時

高皇帝已龍潛淮右云觀此則王畿所在神明呵護妖
類固不得而蟠據也

神明在空觸之則感金石在懸叩之則鳴人於平時或
未覺也若遇水火危急或負屈至極者則神明時時

桂庭雜語卷之二

七

章時

顯現厥有明徵吾鄉有一惡奴忘其名其主父死主
二子方貧薄僕之父子反饒裕設宴賀生而不及其
二主二主當衆辱之奴父子銜恨誣駕以盜欲絕禍
種解官被刑慘毒自誣服二子仰天呼曰冤哉我實
非盜而何使我至斯極也是日公吏數輩押赴其家
搜贓杖奴父子已潛置贓杖於其家矣晚宿春申江
真武祠下賄公吏縛縛二主於柱方臥聞其子覺巨
蛇緊纏其足大叫衆起視之投蛇於甕用紙密札其
口待明視之則朽繩也衆始知其冤以甕解官冤遂
白是時郡守軫峯熊公令取父子於獄命市衆得共

擊之須臾而斃

人見山之崩川之竭與夫人物禽蟲之異形者率詫以
為怪不知苟有形可見者皆有神氣充乎其間亦有
知覺運動非直塊然無知識者山氣走則崩水氣空
則竭人物禽蟲氣垂戾則為幽怪亦理之常故土亦
能生山亦能移石亦能長水亦能決鍾亦能飛石亦
能立神木無祭祀封爵則不行麒麟騶虞鳳凰神龜
靈芝非國氣家氣盛旺則不生皆有神主乎其間也
人以物視物故窒而不通聖人能以神視物故變化
不窮通於萬物之性

桂庭雜語卷之二

七

章時

余嘗問客曰天地有知乎曰不知天地無知乎曰不知
客問於余余應之曰有知曰何以知天地之有知也
曰以人與物知之天下之事不知其母視其子不知
其源視其委人者天地之子氣也物者天地之委和
也民所以能視聽聰明者非人自能聰明也天假之
聰而人得以為聰天假之明而人得以為明天地得
其全而人得其偏天地得其大而人得其小耳人知
人之聰明而不知其自天地之聰明中來然人之聰
明猶滯形器彼天穹窿在上彼地舍弘在下何物之
聰明似之一聽而迅聞四遠一視而朗照十方所謂

人間私語天聞若雷非誑語也不媿屋漏君子尚知慎之

鬼物之假託非獨生人也卽如世間崇奉諸佛諸神塑像大都鬼物所共依附顯見福禍以要崇信殊不知諸佛諸神俱以虛空清靜顯化世間接引濟度迷蒙豈逞胸臆以施福利降刑禍於善類也此必無之理吾夫子敬而遠之之訓真千古不可易也

世有鬼物能憑依於人以爲淫厲多假託名公卿才士人以要香供索廟食大都依約故態造作前言宛若其人復生及究其真則實非其人也然則所謂其人

推篷寤語卷之一

五

張鳳刻

者何以寂無所見而鬼固能託之以爲資也蓋生人在世聰明正直英雄豪偉之士死則復入陶鈞沉滯而爲鬼物者蓋少惟世間有一等淫厲之氣魑魅魍魎之屬自能爲鬼或有負屈銜冤之人浮遊虛空與聲塵相爲上下者亦能爲鬼固非與世間正直英雄之氣可倫比也明理之士尚其察之辨之勿惑鬼物以術煉致之又能使附耳而爲報縮地而爲近寄人而爲夢空中而使言能使負重能使移物能使飛砂能使代杖能使魅人能使成江河能使成丘阜能使身飛走能使致水火種種不可說皆鬼物之所爲

也此等事世間多有然不能以正則反爲鬼所侮卒爲鬼斃此費長房所以見殺於鬼也此又學術者所當知

妖鬼之附人吾目見有二事其一徐氏女年甫十五六頗有媚色一夕夢數官府乘轎馬簇擁而來呼而與語欲令同去彼女堅執不往明晨沐面卽照見水中

推篷寤語卷之一

六

張鳳

有官府張蓋者如昨夢數日復見夢挽手書字於臂厥明見左臂側有二夫人三字紅如血染不半載其女暴殂其一女巫年十五同母嫂車戽水次忽爲鬼附凌水而歸衣履並不沾濕歸而斷其織家以爲狂

也不復顧一日出至水次有神像版自水浮來近女女取之歸謹事之不數月遂有衣飾之饒鬼語病家使請致之竟爲巫斷疾患頗驗其餘耳聞爲鬼所憑者不可勝數也姑記之以俟明達者詳焉嘗聞有一妖鬼挾人魂而遊行者約與同往數百里外觀一美女凌晨而往令魂閉目恍如在人屋簷上行頃刻卽至其地美人方熟睡彼此共觀讚嘆少焉天色幾明仰見虛空中滿空神明不敢行隨隱寺前幡竿之側竟日日將沒時方盛暑與魂約至寺前水池沐浴方入池見金甲神人操鐵錘錘之遂隱入水中

少頃天暮乃得歸大抵鬼物俱不敢晝行以晝有神明故也想吾人所見日月照臨神光晃晃赫赫者非鬼所謂神明者耶即此可以知鬼神之情狀已

世傳鬼物能先知人貴賤禍福此未必然蓋緣貴人多有陰神隨侍福神多有善相相從鬼物見其侍從故能先知其為貴人也昔有貴公微時過廟鬼見輒避匿夜託夢巫者云能為我立一屏廟前庶可得安巫問故云彼貴人有陰神隨從我輩不敢見神也巫為立屏復夢來謝如此則鬼非能知貴人能見貴人之擁護耳

推蓬語卷之一

七

表宏刻

一人能為一鬼萬人能為萬鬼則鬼充塞天地矣一物能為一鬼萬物能為萬鬼則鬼彌綸宇宙矣故知一元之炁升降上下凝聚而為人及其散也復入陶鑄而為人與物惟平生修心煉性曾下工磨煉者其氣堅固卒不易散亦有投胎奪舍者以及英人傑士聰明正直雖不修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亦能游行鑒觀四方常住不散理亦有之下此則臨死負冤銜恨之子非有慰解亦不散散但鬼亦有飢餓窮苦諸厄非如莊子所謂南面王樂者觀其要索施食焚楮可見大抵鬼不託化亦其苦趣

鬼物之變態不常頗窺傳記時有相類者可以見其情狀也有魑魅魍魎之怪其形甚巨而長望之有形即之無踪遇之多致凶禍此天地間之淫厲氣也有人死而成形者夜遇之多為所壓口鼻塞土或時致死遇人則鬼物遁去可救有物久而成精者凡物在世年久得人精多率能成怪如草木器物之類可躡蹤而得斧碎火燼則除有人死據丘墓以為宅者夜遇其處多見高門巨室陳設盤飪其僕從即冥紙從人為之明晨始知墓處有人死為魅以迷人者精氣未散婦人遇之多病狂惑歌舞目見其人之至而他人

推蓬語卷之一

六

表宏刻

却不能見此可以靈符鎮壓而除又鬼物夜遇人則隨之行伺便魅之人有覺者即緊抱之或堅負之行天明多化燼木朽炭或化為羊之狀又有花月之妖乘少年之慾心則魅嘯梁之鬼據院宇之空閒以居如此之類萬有不齊有莘之降伯有之厲何代無之君子但須臨之以正付之不見不聞可也嘗聞閩中一公館素稱妖氣客不敢宿一士夫過之性素剛正云是焉有此我可即宿館人阻之弗得乃仗劍坐廳事令家人悉就寢少頃一老人來謁稱是土神云素苦妖氣請公掃除公偉其言令擒至麾劍連

斬數首土神不見明晨喚家人家人不應乃所斬者
父母妻子奴僕也悔恨自縊而死其與邑丈人因黎
丘奇鬼刺殺真子之事何以異哉噫彼士夫者亦可
謂正而不知矣一土神能擒之一過客能斬之何足
謂妖哉

綠雪亭雜言疑劉阮天台遇仙之事曰二女既仙必能
離慾豈肯不有其躬而與塵寰採藥之夫自為伉儷
哉或者山精狐魅幻化以迷之耳其曰劉阮還家子
孫無有存者此乃述齊諧者之附會也余聞自炫其
身歎語移時即薦枕席者大抵皆狐類然亦有仙女

推蓬寤語卷之一

九

類承刻

鬼女不可一類推嘗聞秦中一方士云仙女風溫香
狐女風腥香鬼女風冷香以此辨之自得

凡深山峻嶺中多有光怪乃山中之烝所幻耳有一貴
宦自四川入貴州界日晚昏黑中過一嶺計尚有二
十餘里始至郵傳乘夜而行起伏山谷中行十許里
山逾深心恐甚望見火光百餘炬隊隊而來意必驛
遞之近也既近非人所攜乃火光散見林薄間者或
起或滅不計其數三鼓始至驛其火亦不見余謂山
中之烝無所發洩則夜光而為火地中之烝無所發
洩則湧而為泉水火一氣也人顧信泉而不信火何

與

我松張澗山公判溫州時與其配陸夫人之任夫人故
少保完之女也未至城數十里天色已冥勸甚欲少
憩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矚之見一老嫗
方擁鑪一少婦方織絁聞叩門聲出迎公誠其下曰
吾上任之辰在明旦不可後夫人且息天明徐來未
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未定
嫗顧謂婦曰何不洽若以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
兩足代薪侍女驚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寢
亦群聲大呼向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惟存空林而

推蓬寤語卷之一

三

類承刻

已可見山中光怪每每有之不獨火光為然也夫人
之次女即庠友趙吾綠之外母時為予言甚詳非妄
土地邪妖不正之氣隨地發現不同今南方荆楚吳越
間人率家祀五通北方齊魯燕趙間人又率人祀靈
哥俗謂之魯橋仙諸處崇奉不同其為不正之氣一
也此神多能移攝財物侵淫疾患及能魅人為夫婦
交合之狀魅已則止家有犯者百計不能祛故俗長
奉惟恐後但人家方隆盛及貴富人福厚者彼自不
能干雖然一正可以驅百邪所干者大抵妖媚婦女
及淫邪少年耳

妖不勝德其轉移在一念之間嘗聞有蒞郡事者郡治後有小神祠前守率歲時祭賽不敢怠彼堅不肯賽曰豈有為守而顧為神所挾耶夢神謂曰不祭將殺汝長子已而長子止又不肯賽復夢曰不賽且殺汝次子已而次子又止其妻苦勸之乃具祭祭已羊豕牲醴之屬頃刻昏黑盡亡去守曰是必有妖物躡之得其蹤掘穴有老狐焉鐵鑊於廳事之左問二子所以止故彼曰是命應死特假此要福耳因歷願入諸可欲如貨財美色珠玉等類以贖罪俱不應復曰願入諸古今名畫古書以贖不覺應曰諾即不見竟不

推蓬寤語卷之二

注

宸

可復得可見妖鬼所以得去與不得去者在人一念間耳欲之不可不慎也如是

宋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儋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為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禪大抵老狐能魅人以覲父生能變化但未聞有前知貴人者然則狐能前知固獸中之仙與人言千年楓樹化為羽人信夫昔有一道者入四川深

山中依大樹棲息既久忽日有五老人揖道者言曰

吾輩近有大難仗公扶救道者問之曰五人生此山久矣明晨有奉 朝命採吾輩者過此故來告公耳道者曰諾凌晨治茗具至道口迎採木者問所欲曰山有五樹貧道所庇息幸勿採採木者喜命匠者一山俱勿伐至今立廟祠焉噫樹本無情千年化為有情則夫貞女化為石千歲之狐化為美婦又何可勝道哉

凡二十六章

推蓬寤語卷之一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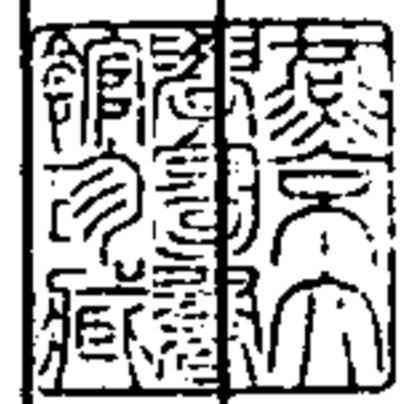
推蓬寤語卷之一

長洲吳耀書
袁宸章權刻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測微篇

下



測人性之微

萬物以形相禪未有不由父母根株而分者齊丘子謂一形可分為二二形可合為一是矣然萬類相禪之中靈明特異者其蕃育獨難尋常無異者其生化特易如人類之英傑草木之蘭桂禽鳥之鸞鳳走獸之騏驎是矣非獨此也一類之中又有一種特異者其

推篷寤語卷之二

一

長洲吳耀書 倪承溢刻

生育獨難如貴宦之胤嗣草木之奇秀與夫游魚之金走兔之玉是矣君子知此則思所以惜芳蘭除蕭艾愛惜人才養成梁棟

婆沙論問四大種於一切時不相離耶答曰如入胎經說若有地界無水界者便應乾散今不散者水所攝若有水界無地界者便應流洽今之不流者地所持若有地水無火界者便應臭爛今不爛者火所熟若三界無風界者應不增長今增長者風所動圓覺經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津液涎沫痰淚精氣

大小便利皆歸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觀此經論參究四大假合因緣亦略可見

陽之質銳其性明陰之質鈍其性暗人身陽炁在上陰炁在下惟陽炁在上故有耳目鼻口辨色鑒聲嗅香知味與衆體特異且耐寒經風以陽氣存也自頭以下為陰氣不辨色聲香味非食不飽非衣不暖自腰以下腥臭非復上體之比至於足之揣摩與手之運量大有不同為其為陰氣存也惟其陰陽得位是以為品彙之樞紐鬼神之統會能立綱常建人極識禮義與萬物異耳

推篷寤語卷之二

二

倪

天地之靈為陰陽之神人心之靈為血氣之神其神不同其靈不異故人心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也一為身口所累故昧其德與明而與天地日月不相似矣傾天下之色不足止其欲徧天下之財不足愈其貪名韁利鎖麩藥輕肥富貴者過其分量貧賤者恥其不及其情可勝言哉要在遷善改過息業返神庶有以復天地日月之初而靈亦相似與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非天以是限之也齒即角之所變翼即足之所化也無角則為齒無翼則為足矣造物固無心也人之知慮亦復如是勞心

者或不能勞力尚武者或不能修文長於言語者或短於德行長於政事者或奮於文學此蓋天之分量人不得而違之也若縱之將聖非夫子孰能與之人之精神亦自可以流通小人勞力則其心自不足運籌君子勞心則其力自不足負戴使小人日勞其心則力亦不能負矣君子日勞其力則心亦不能運矣非獨此也所勞在目則一身精神盡輸於目以供視所勞在肩則一身精神盡轉於肩以供擔所勞在足則一身精神盡運於足以供步非獨此也盲者無目即心可以為目擊者無手即足可以為手則者無足即手可以為足非獨此也代杖者久習則忘杖作勞者久習則忘勞瘡痍者久習則忘瘡痍即此諸可類推其外善作者無誦善誦者無作能詩者無文能文者無詩雖王楊韓杜不能兼長也人自可精於一藝耳

推蓬寤語卷之二 錢世英

天地之氣與人身流通故人身兩鼻孔之氣每與天時相應合左子右丑左寅右卯左辰右巳左午右未左申右酉左戌右亥每遇時所值之時以指軋其旁乳此乳氣盛出以為驗惟亥子之交則兩乳俱通故丹書謂之玉洞雙開是也惟物亦然貓之眼珠自卯至

午漸窄而長自午至酉漸闊而圓諺云子午一條線寅申棗核丁是矣然則十二時之作豈聖人私知哉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於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不生者泛應而不窮不化者其際不可終

邵康節云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何也命在首陽在首也命在根陽在根也萬物無陽則不生蓋陽乃天地一點至真之炁發生處全在此非陽則不能生活非陰則不能凝定故

推蓬寤語卷之二

陽雖賴陰以成形陰非陽則塊然一物而已耳丹家語云分明只是一點陽鍊成萬劫無窮壽故君子養陽之功一日不可缺

或問人身鬚髮皆因年改易而鳥獸之毛羽曾無變易者何也曰人身之鬚髮猶之鶴之頂孔雀之尾雞之距象馬之齒犀鹿之角也故人之鬚髮物之頂距齒角此其可與時變革者也皮肉毛羽此其不得與時變革者也大抵與生俱生者不隨時而變革不與生俱生者則隨年之多寡以為盛衰

古人多魁偉今人多侏儒北人多魁偉南人多侏儒此

其大較也皆由於地氣澆淳厚薄所鍾而然禹會諸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執而戮之其骨專車湯與文王俱長九尺其異者則伍員身長一丈眉闊一尺公孫呂衛大夫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廣三尺名動天下楚漢之間項羽韓信張蒼酈食其俱長八尺餘宋元以來名臣呂大防宋汝為耶律楚材皆長七尺則今不逮古明甚至於西北東南之產軀幹殊絕西廣苗夷其小猶甚年雖壯艾僅若童稚此非地氣所鍾聚哉其有間氣恢偉非地氣所囿者則為名人為鉅卿又不可以槩論

推篷寤語卷之二

五

類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原夫人之生也外濁四大雖自父母而內清一點却自天成不為古有不為今亡其老死夭亡者皆是稟賦厚薄調攝不謹之所致臨期之際五臟受制五氣散盡這一點靈明之神身中自不能容却為惡濁之氣逼逐渾淪一軀從口鼻中飛去既出此軀便不能復歸故體隨感而化觸胎則成人觸類則成物觸草木則成魑魅至如水溺火焚非數窮者則為光怪惟天理全者則大虛無塵萬古恒在

死生之說譬如草木春時生發紅花綠葉相隨長茂及

至秋時樹木枯落枝葉飄零復為煨燼然其生理終未嘗息至明年春時仍復長茂如向春時人之生死亦復如是人死為鬼鬼復為人理如轉環無有止息人不覺悟枉置欣戚怖畏展轉其亦不通晝夜之道矣

易曰精氣為物游魄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是聖人於鬼神生死固已言之矣而獨不答子路之問何耶蓋知物之所由成則知魄之所由散故鬼之理即寓於人之中但有聚散之差耳知物之所由始則知物之所由終故死之理即寓於生之內但有始終之殊耳知其聚又知其散知其始又知其終是夫子雖不答子路寔已盡告子路也惜當時尚未悟耳

推篷寤語卷之三

六

類

今人謂人死魂氣歸天體魄歸地似矣但不知所謂魂氣者果何物蓋人身所具軀殼中自人所見形體之外別有一箇渾淪全體之神一如人形但差小眇充於軀殼之內生則藉以運動死則為衆體惡濁之氣逼迫上升自口鼻而出既離身形即不認屍體而屍體遂不復生動其神出游浮颺天地間復為陶鈞所化人死每令人屏開欲起身去者為此也神仙之所

以為神鬼物之所以為鬼胎之所以復投舍之所以能奪皆是物也但人年少則神壯盛其神亦大而長年老則衰微其神亦小而短又新鬼大故鬼小又亦漸滅死而來享於子孫或感格於請召其應否亦以此辨晰此語自千古來誰肯拈出向世人道也

一方土地風氣自有一種淫厲之炁浮遊上下則為鬼物作福作災降生世間則為寇賊奸宄死則復為厲鬼此理之常無足怪者士君子稟天地清淑精明之炁以生又能澡身浴德寡慾養心不為利欲之所汨沒恩愛之所牽纏則其去來翛然無罣礙死復為

推蓬語卷之二

七

清

神亦無足怪者維岳降神生甫及申其去其來端有所自

中吳唐子畏名士也以飛謗逮梏詔獄備具五毒人間之曰其時迷不知人止見魂飛訊廳簷端踴踞自若可見魂以楚痛迫逐而出不附體也軀殼中別有一神於此可見曾記搜神記云將軍趙固良馬死惜之郭璞求謁云吾能活馬固出見之乃令三十人持竿東行三十里見立林社廟以竹竿打樹果得一物似獲持歸此物見死馬噓吸其鼻中頃之馬果活奮迅如故不復見前物然則似獲之物其良馬之魂與

人之有生五情之好惡汨於中四體之安危迫於外萬事之苦樂交於前一日之變與一月之化無異也一歲之遷與百年之變不殊也既聞而知之既見而識之既更而歷之安以企久生為哉雖然得道者無心於久生亦無心於速亡究其所欲以俟其死不為溝瀆之自經也究其所之以放於盡不為吐故納新之壽考也觀之古記如此則吐故納新以致壽考理有固然但不當逆理以偷生耳

凡十八章

測物理之微

推蓬語卷之三

八

清

天地生人物更離不得陰陽孤陰無陽則沉重而渾濁孤陽無陰則輕越而飛颺是以俱不成人物其成人物者必陰陽之交互也但陰陽有內外上下之分耳陰在內陽在外在人則為男在物則為雄陽在內陰在外在人則為女在物則為牝又陽上陰下則靈明上出陰濁下凝而為人陰上陽下則陰濁住上靈明歸下而為草木又有一等陰陽交互不分者則二氣駁雜而為禽獸魚蟲蓋陽主明明主知識陰主暗暗主胥質也

陰陽雜揉則為物然物類之中又有靈蠢不同得陽氣

多者則靈明得陰氣多者則重濁如豕如羊得氣最濁故首與身齊質最蠢如馬如犬如牛得氣稍清故首高於身稍有知識猿猴形體似人能俯能仰獨靈於衆類熊形體亦似人有手有足能人立而行故能知設誘主姓名然竟溺於酒則以其不離禽獸故耳然則靈於萬類而爲人者豈可不思出類拔萃之道蠅晝聚而夜散蚊夜聚而曉散此物知一日之候也馬駒在上旬生者行在母前在中旬生者行與母齊在下旬生者行在母後此物知一月之候也猫犬逢春秋則交蛇蟲逢冬月則蟄此物知一歲之候也不寧

推蓬寤語卷之三

九

九

如是牛生則拜四方鳥魚則朝北斗獺則祭魚鷹則祭鳥豺則祭獸此物知報本也草腐則爲螢鼠食鹽則變蝠雀入大水爲蛤此物有變化也雖則如是聊舉一二不能盡陳人之知時奈何曰春因夏析秋夷冬燠獸若焉何哉人之知時奈何曰春因夏析秋夷冬燠弗爽其度是也人之報本奈何曰尊祖敬宗父天母地弗忘厥始是也人之變化奈何曰爲聖爲賢成仙作佛弗違其天是也不仁之人反是恣慾傷生不知宜嗇之時暗侮君親不知宜報之人安於愚柔不知變化之道舛亦甚矣

天下之物至小必無所不足至大亦有所不周蟻蝨蠅蟻至小也隨地浮游樂其有生其知亦足以自周其身至大之物如象之無膽牛之無齒兔之無脣龍之無耳其身之形象亦不能盡得人類之全以此知天地生人生物不分巨細皆畀之以生生之理皆不能賦之以稟受之全竝育不害而卒無全功造化之機有如此

推蓬寤語卷之三

十

十

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隨形氣之所遇或假異物以爲體或散同體以爲物翱翔者或化而爲悞動穴處者或化而爲林棲或因形而移易或因性而反復或以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因或無所感而化或無所交而化有止一陰陽而自生化有非陰陽而能潛通或化於氣或化於味或化於習或以無情而生有情或以無知而生有知或以同類而相生或以非類而相生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化變化無常未始有極如列子所稱物化者奚可勝窮哉

物之種類不同其生育亦異蠶蛾懷子出蠶始與雄交交則放子若無雄則子放而不育諸魚懷子不交放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著子謂之放白魚種始成如遇鯉則爲鯉遇鯖則爲鯖也吾松有四鰓鱸卽蘇子

所稱巨口細鱗者其魚於夏初放子著蘆菁間如水
早則子得日曬化而成魚水滂則子不得曬盡成蘆
菁是歲鱸遂難得嘉靖四十年東吳肆祲三四年間
鱸幾絕種以此也

氣之所至倏忽變化曾記嘉靖己亥年間東吳諸邑河
中忽多魚始焉一舉網得數斤已而一舉網輒數十
斤甚至瀾望濡沫魚頭盈河市價甚賤味亦不佳如
此半月復舊不知何自而至又一日大風忽起風中
有紅蜻蜓隨飛約數十萬濩落庭除草木皆滿予方
窺園見之頃之不復有物理之不可解如此多魚之

境亦無他異

推蓬齋語卷之二

十一

馬思

嘉靖四十年間吳越之境大水異常淫雨不絕其年諸
處多出蛟有親見者問之曰從山中出時先有火燒
其地出時左右草木皆披靡成一徑甚光滑有小民
閉鍵竊窺之亦無甚驚恐既入水則成驢形但不見
足浮游而去然聞蛟出江尚須游衍江中若遽入海
多死可見神物變化甚難蛟之所過不敢傷害物命
謹天律也

魚者火之化水中有火故形體象火之焰其味之美者
性尤熱火也凡寓形宇宙間者無不自地水火風之

氣和合而成但各以形類相禪性熱者多性寒者少
蓋非火則物不生化亦不能生動故厚味濃品大都
足以召疾火故耳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習之馬四年而兩齒
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
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
下兩齒翻十一年而下四齒翻十二年盡翻十三年
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
上兩齒翻十七年上四齒翻十八年上盡翻十九年
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

推蓬齋語卷之二

十二

馬思

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人謂草木無知殊不知凡有陰陽者未嘗無知枝葉榮
枯可以占家之興廢林木衰盛可以卜地之災祥及
析居而荆樹忽枯同處而荆為復盛不謂其有知不
可也非獨如此而已也凡草木之有藤蔓者不假推
移悉就繩網不爽其度非其有知何以如此方長不
折正謂與萬物同體若其無知君子之仁之也殆不
若是

或云禽鳥有一定之性而人之善惡顧有變動不居者
何曰此人物之所以異也螻蟻君臣慈烏反哺鵲鴿

兄弟性固定於初矣然未聞易蓬蟻之君臣而能為
慈烏之反哺亦未聞易慈烏之反哺而為鶴鴒之兄
弟也何者物性之明僅止于此如牛之觸馬之蹄也
人具五行之全故無所不知能亦無不可教習但全
中不能無偏則或明於此闇于彼反禽蟲之不若也
非不若也明之全有所蔽也甚而流入於惡不可復
反則任其所偏以底於極耳然則何如曰識其重而
亟反之則因明通蔽善不難至矣

推蓬寤語卷之二

生物亦有紫菜蒙茶之屬海底宜不生木亦有海樹
珊瑚之屬人身中有蛔蟲尸蟲之屬生中有生也凡
死物得風日之化則生蟲死中有生也孰丸露風日
久則生草火退而氣入之也木成炭則不生氣為火
絕也柩尸久不腐朽氣不能入也尸柩不朽流水不
腐氣之動也凡天下之物凡有氣得貫者未有不生
物者也物生則化化則地水火風之氣輪轉不窮矣
朔漠之地鳥有不食五穀而食沙者名曰沙雞嘗獲其
生者試之良然不獨鳥也人亦有然者無齊國在北
海人無肚腸食土穴居三蠻國民亦食土但二國民

死而埋之其心肺肝皆不朽百年復化為人尤與中
國不類蓋皆朔漠之產云

凡十四章

測定命之微

帝王受命必有徵應唐興慶宮即開元龍潛舊宅其里
名協開元諱所居宅之東有舊井忽湧為小池周表
纒數尺常有雲氣或見黃龍出其中至景龍中傍復
出水其沼浸廣時即連合為一未半歲而里中人悉
移居遂洪洞為池蓋符命之先也後為興慶宮噫神
明所在則神龍與之俱故云雲從龍風從虎

推蓬寤語卷之二

真人所在則風伯雨師從而擁護之氣之盛也項王圍
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來折木發屋揚石楚兵大亂
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昆陽之戰莽兵百萬大風揚
沙虎豹股慄先武遂勝又王郎追兵將及先武至滹
沱河候吏詭曰冰堅可渡比至河果合得渡夫豈倖
致哉蓋天瑞也人有富貴榮祿於後者亦復如是其
風雨皆可以呵叱而召今人祈禱而得應者亦術人
專精氣聚故天亦應之耳
帝王氣象不同其出詩辭亦自別唐宣宗微時遜迹為
僧與黃蘗禪師觀瀑布黃蘗得一聯云千巖萬壑不

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
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宋太祖因唐使徐鉉盛稱其主
秋月之篇大笑曰寒士語耳吾微時歸道華山下醉
卧田間覺而日出有句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
天萬國明鉉大驚服世傳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夜卧僧寺詩云天為羅帳地為氈日
月星辰伴我眠夜來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
尤有包括宇宙氣象帝王自有定分於此可見矣

宋真宗諱恒生有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姿表
奇異初在潛邸號壽王太宗命一僧善相者遍閱諸

推遷語卷之二

五

張鳳

王僧至邸真宗方寢息不得見僧復命曰無如壽王
者太宗曰未見何以知之曰見王門三僕皆貴人以
是知之謂楊崇勳張耆郭承祐也予謂受命真人其
左右僕從率皆侯王貴公故隨指使而克捷若敗亡
之人其所服役大都降囚死卒殭屍俘虜耳豈足與
真人抗衡哉古語曰此帝王之驅除也信然

楚共王無冢嗣有寵子五人乃有事於羣望請神擇於
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壁見於羣望曰當壁而拜
神所立也乃埋壁於太室之庭康王跨之靈王肘加
焉平王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夫以一祈禱之間歷歷

受命如響如此且共王生五子而三人為王亦異甚
矣噫有邦有土天所命也其可妄干哉

后妃之祥自有天定姑記二事杜皇后晉成帝之妃少
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
日一夕齒盡生謝皇后宰相深甫之孫后生而黑鬚
一目楊太后擇配宋理宗未定會忽病疥膚蛻瑩白
如玉及醫去目醫太后曰此女端重有福遂為帝后
夫觀后妃有定如此則帝王生有天日之表亦何足
異

事有前定然非人所能預知蓋天之所祕不可漏洩雖

推遷語卷之三

六

張鳳

鬼神啓告夢寐徵應止得形似事後乃知如馮京作
馬涼之類是已天以功名利祿奔走人世若即宣洩
何以勵世君子直須修身俟命不立巖牆不近桎梏
其餘聽其自至而已古語云一心順理行將去萬事
隨天分付來順理二字極可玩味

先儒有言行同而報異可以言遇而不可以言命殊不
知所乘所遇之不同即是命處西門子言北宮世族
年貌言行與余竝而貴賤貧富與余異以為此厚薄
之驗東郭先生謂之曰汝厚於命薄於德北宮子厚
於德薄於命汝之達非知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

也皆天也非人也西門子于是不敢復言夫知西門北宮之所以窮達者庶可以語知命君子矣若更歸之於遇則夫子周流四方之齊之蔡之陳之宋之楚而何皆不遇耶

壽夭窮達貴賤貧富亦不由天亦不由人如烏之黑如鵠之白如椿之壽如菌之夭咸其自取亦猶草木之生自根而苗自苗而實究其根源曾無毫釐之繆今之厚於命者或因於昔之厚於德今之厚於德者或為異時厚於命之積未可遽以當生之所為規規然責報於造物者必欲顏壽而跖夭貴賢而賤愚富善

推蓬寤語卷之二

七

倪

而貧惡也唯真能知命者則因天理之自然修人為而不廢壽夭兩忘窮通皆樂貴賤皆適貧富不變此聖人所以謂樂天知命也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亘古今來載藉極博未有不以命為言者蓋命稟有生之初乾坤之間氣祖宗之厚積嶽瀆之降靈地靈之發洩前生之修種倏忽之間咸於此乎定非有生之後所可改易世有大貴富人或兆於夢寐感應或徵於鬼神告語數十年之後應如桴鼓不爽毫髮他如官職居止隨從子嗣亦皆前定非知謀所可變華人之營營奔馳者祇益勞耳故曰

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贏得做小人

命出於莫之致而致有生者之所不能逃也雖以堯舜夷齊孔子之聖季札展禽顏子之賢一制於命終身不易然謂命出於莫之致而至則其至自然無有致之者或制或不制在我而已故苟不安於命則制於命苟能知其命則制命而不制於命矣由是聖可窮而仁可天善可貧而賢可賤不聞能以命而易聖賢之操也

推蓬寤語卷之二

六

倪

死生有命非可趨避偶會山西蒲州舉人高姓失其名因談蒲州地陷之事高亦在難云是夜有聲如雷自西北來地震動頃刻間房屋俱倒塌其所臥房梁棟亦倒臥內夫婦二人及一女一使女俱熟寢聞聲始寤見屋已倒覆其身僅離身二尺許自分必死矣少頃見屋裂一縫僅三四寸透月光入臥處曰是有生路然何能出少頃搖動不定屋裂至一尺餘乃躍身與夫婦子女同出取衣覆身則縫復合矣幸免於難後丁卯登秋榜其兄亦庠生竟為屋所壓死且云伊兄二三年間時時發狂悶叫曰屋瓦木石倒壓吾身死矣醒而問之則不復知觀此可見自有定數其年蒲州民人及難者甚眾免難者十之二三耳

韋元方外兄裴璞卒元方見璞為武吏躍馬而來曰吾為隴右三州掠刺史生人一飲一酌無非前定况財乃陰司所藉其獲有限過數則陰吏狀來乃掠之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則當掠故不厚也人生有命必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兢勉之哉躍馬而去人生藏蓄世金有餘尚有掠去者彼以妄心希冀燒銀如夏侯嘉正者豈得遂其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日之願哉

一官一職各有義命義命當有則今日拜樞密明日作宰相不足為難義命若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昔蘇

易簡先在禁林李沆後入既而沆除參政蘇不悅因

上步虛詞十篇以自見意上即日俾參大政拜命不

數日而卒李繼凝有才幹為樞密直學士因詔對太

宗許以大用歸與兄弟言之大喜醉後忽感風眩而卒觀此二事豈非義命所無只做一日亦不可得者乎而况乎傾人取位者乎躁進者可以戒矣

官職自有定分以巧得之不若拙而自守之為愈也唐蕭復家百口不自振議鬻昭應野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其弟絃論意能以墅奉丞相當取右職復不允由是坐廢改同州刺史復發觀察使儲粟貸百姓有司

劫治削職後數年竟拜兵部尚書夫其齟齬仕路之時視榮進者誠拙矣然卒為兵部尚書豈非官職自有定分雖巧無益之明徵哉

昔韋丹以乘驢易市龜放之江後獲報以命數曰知君要問命故輒於天曹錄得一生官祿行止所在聊以為報凡有無皆君之命也所貴先知耳後歷官一十七政年月日皆不爽由是知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但為天曹所秘密耳世人瑣瑣却以問之庸鄙術人無乃已疏乎余嘗贈術士云賦形有定安能移假饒先知亦奚為似足祛世人之惑

事有前定人皆知之然有非知所能測者如火德未炎

赤烏已流白帝尚在素蛇已斬條侯鄧通不死於兵

不死於刑而獨死於飢餓此皆不可以理測者聊舉

近事證之先祖訓導鶴峯公諱霆方家食時有同里楊姓者延置西塾寢處一樓夜夢有人告之曰此汝第三子居也已而生先父海樓公諱日章行第三癸未登進士第官至憲使竟置此居其時先人尚未生上海舉人沈雲者擢國子學正忽夢一囚服婦人再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乞公釋之已而丁外艱補選復夢如初補判汝寧方就公宴畢太守謂沈

曰適有婦人迎春死犯事上司方委勘君初政一審鞠之沈愕然道其故遂白婦冤計其夢時其婦尚未獲罪事理之不可曉如此

文裕公書室前植牡丹一株每吐花不數朵是年三月忽盛開至百餘朵尤極艷麗人爭異之是秋文裕公得解首蓋先兆云余先大夫海樓公年二十六歲應鄉舉夜夢桂樹枝上開牡丹四十二朵嘗舉以語人是年果發科聯捷至四十二歲解官自謂已符夢數不謂壽止六十七歲自發科至捐館舍正合四十二年之數云

推蓬寤語卷之二

三

祥為治徵固治世之所有然非特以為治也黃籬蕭公為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不奏宰相詰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為杜悛以門廡為鳳翔節度使不奏白兔旬日而薨文宗謂悛曰卿前白兔不奏真先覺也對曰願陛下以百姓富安為國慶其餘不足取觀此則國家之所瑞固有在矣顧有猫鼠同乳亦以表瑞何哉
元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八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聲如虎吼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舉能兩手持之而

推蓬寤語 卷二

行泰定末德王試之上章薦於朝會丞相與王有隙格不行弼環視四體嘆曰天生一具銅筋鐵骨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蒿下命也遂入王屋山為道士噫弼以勇力自矜其不死於兵刃幸矣顧尤命之不臧何哉

人生衣祿自有定分非可強而致者陶朱三致千金匪其知力足以得之也迺其身致卿相全名五湖其福自厚故累貲鉅萬非偶然者宋劉伯龍歷位九卿郡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將逐什一之利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而止噫與齒去角與翼兩足天道

推蓬寤語卷之二

三

尚不能全在人知足知止耳富而可求也孔子猶為執鞭慎勿為鬼所嗤哉
鄉邑先輩有官至別駕者上官遣勸苗洞誘其降而殺之盡取其有徑歸無論數萬金室中廚櫃匣櫃俱滿又散置下地久之聞諸器中俱啾啾作聲又若有喚者云我要去我要去如此數月乃出其藏置田產然不數年竟廢如洗嘗引先祖至臥內聽其聲云然近年搜括嚴氏金一百九十餘萬兩入江西省庫時有一敝鄉士夫監收方在庫忽聽聲吼如牛四顧寂無人迹蓋財賄所聚默有神明司之靈而作聲其理自

三三三

有與五代表正辭積錢盈室室中有聲如牛事俱相類

韓忠憲公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切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因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焉可誣也公道與神明此只是人立脚處順公道則無人非不忤神明則無鬼責人生所可憑藉者惟此

財有定分非可妄取略舉數事一老嫗夫婦躬自織紉有藏金一錠在茅舍北壁中夫婦以死守之既久屢

掛名語錄卷之二

重

卷

見有白蝴蝶自北壁中飛出撲之乃銀片也因往發壁中之藏則所留些少耳有擔菜者入都城門尚早忽見有官府分金擔菜者乞之亦授一錠裹菜中入城熟睡人屋簷下主人出搜得之易以錢一貫其人醒擔菜徑歸發金視之乃錢也甚駭厥明凌晨復往都門復見分金者乞之神曰昨煩汝送金已償錢一貫何無厭也有夫婦於牀足藏金十錠夜夢有白衣金姓十人者來辭曰吾將往某處其家方構房吾輩受命當往助之明晨發其藏已化為烏有乃訪其家果發屋基得藏金十錠焉又有一夫婦張姓者終歲

辛苦不得一禦寒具是歲計其傭資足可了辦一病幾卒強起其婦亦病罄其傭資乃已觀此則財至不可辭財去不可留彼私知力何以為哉

附夢兆

氣之奪人百種禁忌詩亦如之富貴中不得言貧賤事少壯中不得言衰謝事康強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脫或犯之謂之詩讖故今之作者率皆強為富貴悲壯康健諸語以避凶讖不知凶禍非可避也或能避於意料所及不能避於意料所不及或不虞而詩已入於衰謝死亡之鄉矣事後乃知固有莫測其所以

掛名語錄卷之二

言

吳倫

然者近時陸文裕儼山公最忌凶讖及終作詞曰尋箇水禽雲島千休百了相知為之愕然明年五月竟殂

冷齋夜話云崇寧元年元日粥罷昏睡夢中忽作一詩既覺輒能記之無賴東風試怒號共乘一葉渡驚濤不知兩岸人皆愕但覺中流笑語高三月七日與瑩中濟湘江是日大風嘗斷渡而瑩中必欲宿道林小舟掀舞向浪中兩岸聚觀膽落而瑩中笑聲愈高予方憶夢中詩以語瑩中噫元日距三月七日尚兩月餘而夢兆已如此可謂數無前定哉

或問讖緯之說曰無心之感觸事成應理固有之但不
能勝人事也昔張駿疆理西域張植為前鋒進屯鐵
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眾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
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
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
犁熙率其群下肉袒降噫彭死於彭亡定命固難道
矣然柏不能偏留不能留則人事之勝也亦思先人
事哉

念動於心言發於口皆可以兆吉凶魏文帝問周宣曰
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鴛鴦何也宣對曰後宮當

掛簾寤語卷之二

五

濟

有暴死者帝曰吾許卿耳宣曰夫夢者意耳苟形於
言便占吉凶言未卒有宮人相殺之奏可見人心至
靈隨寓可卜世有聽響卜者言發於他人而吉凶兆
於已亦有舉念占問者隨所見聞悉成先兆非必著
龜也又有詩讖語讖物讖夢讖易曰問焉而以言其
受命也如響虛之至也精誠之極也

高季迪夢誌云夫自周官六夢之職廢學者莫能通其
說前史所載夢之符於事者甚眾余嘗疑其誣焉今
是三夢者不由因思而生得於恍惚吟藝之間而可
徵灼灼如此如未至若既往無少忒焉其事之偶然

者與將人之禍福將至有司之者預以相告與抑精
神靈關有所感通而特兆於是與何其神也是知凡
得喪之數固皆定於冥冥而無能逃者矣夫以吾二
人一官一遷一命之授與區區之進退猶然而况其
大者乎然則士之生也惟當自盡其所宜為外者一
委於命順於數而無所容心焉可也高公之見卓矣
雖然夢之應人如水行地水無地不有鑿之即得吉
凶無事不有為之即得曰卜曰夢無非兆其吉凶也
若無為無事吉凶何有

衛玠嘗以夢問樂廣云是想玠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

掛簾寤語卷之二

三

濟

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成疾廣為剖析
即愈當時剖析之語不留傳記予意論之仁者夢松
栢義者夢金華因五行也甚飢夢取甚飽夢與因人
情也將官夢尸得財夢穢因所感也其餘因喜夢吉
因惡夢凶因貴夢金紫因富夢珠玉此又精神之形
見有不可掩遏者其徵驗古今數多但因之一字可
以盡之非因非想夢將不成故曰至人無夢心無想
因也

周宣善占夢魏大史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
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

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拆脚宜戒慎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夜之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拆脚也芻狗既轆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應失火也即是以觀則夢占之有無理可懸解

古今進用率以科目天道亦以是靳惜於人率多兆於

推蓬寤語卷之二

三

袁宏刻

夢翰林學士環福之莆田人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者送犬肉一片公彎一臂接之迨傳臚狀元及第蓋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彎一臂類元字後歷至文淵閣始悟文淵之兆翰林誌福之閩縣人鄉會俱中公廷試之夕夢人牽馬一匹過前寤而自占曰牽馬在前子祿至矣既而傳臚狀元乃馬鐸公居第二商文毅公輅浙之淳安人為舉子時夢有人提人首三顆授之覺而語人人曰吉夢也勿泄後鄉會廷試皆首選大抵人之出處皆有定數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寐而神定則五臟六腑之神皆化現而成相貌

徵而前知理有固然亦有有夢而未必應無夢而取榮貴者此則係於人之精神所隱見耳

夢而變易頭目鬚鼻此事更異岳某李其各祈夢於七曲山梓潼祠二人俱祈功名之事夢俱至王者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因引至廊下用斧兩易其頭歸見妻子皆駭然及問平日家庭之事應對皆無舛乃稍安後二人俱登科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啼半面笑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割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三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

推蓬寤語卷之二

三

袁宏刻

歷官正郎周必大夢一判官曰此人多陰德當位宰相奈貌陋何鬼請為作帝王鬚數日一相士邂逅於門外持其鬚曰帝王鬚真宰也必大驚敬夫以一夢之間變易肢體頭目亦甚異矣天下事亦何所不有哉近有大老中殿試第三時夢呂仙將一具仙骨盡換其骨去醒猶隱隱知痛既而官至元輔不爽其夢云

凡三十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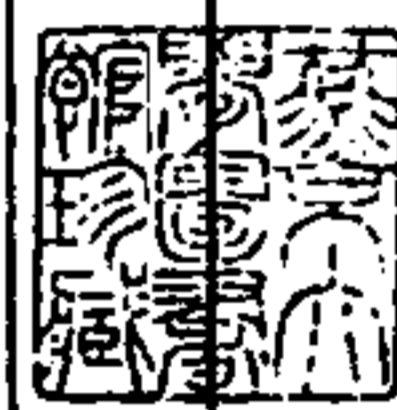
推蓬寤語卷之二

長洲吳曜書
袁宏刻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原教篇

上



元薦氏曰教之所由立也以維世也故三教殊方
 維心則一予覽孔氏之教本於心性而澤之以仁
 義其道徹於萬世久而彌光若禪玄之教一以空
 寂為宗謂早服重積越世而因果靡爽一以清靜
 為宗謂存神御氣歷久而祝聽無衰此雖幾於自
 私自究其意旨總之不離一心者近是要以輔

推篷寤語卷之三

長洲吳聯書
素原刻

明吾以有不可廢也因原其大旨著於篇

原空寂之教

乾坤清寧之體亘古今來只是寂靜所以熙熙穰穰擊
 撞震撼奔驟曾無止息者皆人生有欲之所役使也
 吾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以寂靜為體以應世為用
 勘破萬緣無非虛妄無徒為物所引馳逐老死而不
 知止也吾儒教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道家云
 虛無生白雪寂靜發黃芽內典偈云淨極光通達寂
 照含虛空三教聖人無二宗旨所以覺世迷者至矣
 釋氏之始世謂自漢明帝永平三年夜夢金人遣郎中

蔡愔使天竺與沙門竺法蘭東還始入中國不知自

明帝前已有之矣漢武元狩中遣將軍霍去病討匈

奴殺休屠王獲其祭天金人帝以為神列於甘泉宮

金人手長丈餘不祭祀但登香禮拜而已及張騫使

大宛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國有浮屠之教哀帝

明壽元年受大月氏王使浮屠經則沙門佛經已入

中國但未崇尚耳

佛法無二無別總是一心建之心悟故山青水綠鶻噪

鷓鳴更無一點不是佛法心迷故花池寶樹玉殿瓊

樓更無一點不是世間法一六藏教祖師西來只要

入悟此心自然不被一一差別名相所礙所以古人

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如今必欲要

驚覺夢中所具之境別無方便但請發起一念決定

信心參箇四大分散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盡此餘生

密密參究久遠不退廓悟此心此心既明則世出世

間聖凡差別一念混融更不容別有一法為分別也

佛家之言曰佛為太子出遊見生老病死苦諸相乃不

欲在家念道清淨今為佛氏之學者其孰能脫離生

老病死苦者乎若即如世人輪轉則修行成何底用

余嘗究之佛氏以虛無為宗不染塵緣不淪貪著故

推篷寤語卷之三

素原刻

其生死去來猶如夢幻泡影雖今生有生老病死苦再世則升天堂不墮諸趣此設教之本旨也然何如吾儒云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何等順理何等易簡

興化和尚一日鳴鐘集衆問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擲下拐子端坐而逝汾陽禪師因府尹李侯遣使請住院師辭以老病不出山使者強其往師曰必欲往則先後行使者許之師令饌飯且做裝曰吾先行矣停筋而化揚州陳和尚請浮上座講涅槃經揮尺一下云如是我聞乃召尚書尚書應諾浮云一持佛在遂安然脫之似此等去來自由不可測度豈是臨期處

掛鐘語卷之三

三

類承刻

置

昔者僧問禪師曰道以有心而不可耶曰不也以無心而求可耶曰不也以亦有亦無之心而求可耶曰不也以非有非無之心而求可耶曰不也如是四答味其言外之旨則與性理四義教法四義脗然契合矣禪者離其名言泯其行相不涉義路直截根源務令識謝情消忘心頓證而有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說豈非圓妙之法者哉降此以往曰空曰有總是隨宜說法故教外之傳要在忘知解絕思惟超情見離能所獨弄單提真參實悟斷不許其黏枝帶葉障自悟門

苟不如此任將性理之文廣資談辨如談美食終不療飢吾人脚跟下自有一條通天活路只消驀直向前更不必問其何者為的義也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傳至六祖闡明心印有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偈於是宗旨大明嗣是宜有傳矣而六祖之衣鉢竟無有受者何耶或以為上乘宗旨須自了悟若只口傳亦同塵垢如乳氏一貫之旨既明迄今卒未有能傳至道者以非心所自得也其語良是但為學下功須於實地上著力磨煉下學上達然後有悟入處如累層臺

掛鐘語卷之三

四

類承刻

必深築基址如琢玉石必先治胚胎非可徑造即如六祖歷苦確杵之間數十年然後了悟

東印度國係西番人性強獷好殺伐以戰死為吉利以善終為不祥昔周伯陽父惡其兇殺出關化之作浮屠法令其內外剪除不傷形體名曰浮屠至周莊王九年四月八日彗星不見星隕如雨是夜釋氏生能修伯陽道國人宗之稱名曰佛蓋佛者如中國稱神彼皆稱佛其次曰菩薩至漢明帝時其法流入中國晉明帝時其法大行其國種類繁盛無鰥寡孤獨世俗奉其教者皆願生西方以是觀之佛氏之先乃由

中國聖人出關往化如李耳之出關相似非始於西域也使中國能合哺鼓腹無鰥寡孤獨之苦安知西夷不願生東土哉

古佛國在今雲南之正西當中國之西南卽玄奘法師取經之所名天竺國其地有南北東西中五印度北有大雪山葱嶺極頂故經每稱雪山葱嶺其東卽河源有崑崙山彼地山莫高於崑崙故經每稱崑崙山為須彌山不知中國尚有高山不止崑崙也世人相傳謂天下山皆本崑崙謬矣其地有瞻部州今僧家以中國為南瞻部州者以中國在其西南故也豈知

推篷寤語卷之三

五

馬恩

中國若足之大奚可以一瞻部州比方之也又其山有達磨悉帝等名意其所稱悉達太子與達磨諸名者本此其地有阿利尼鉢利曷梵衍那薩儂那四摩羅等名今所稱衣鉢菩薩多羅尼等字本此皆番國語音而今以中國語音雜之也其所稱佛所稱羅漢等名者當是中國所尊皇帝丞相諸稱名耳世人不知舍中國之禮義而慕番國之君臣亦惑矣又其所用螺鈸者乃胡人之樂天竺之人重僧遇必飯之使作樂於前今以臨死者之前彼死者生平不聽胡樂死則聞之以冀超度斷無此理高人當領取宗旨無

惑其教焉可也

浮屠氏設立天堂地獄之教無非誘引愚民為善蓋嘗考之實非中國有此陰府之事佛國在極西之境其所居謂之天堂猶後世天朝天闕之稱其犯法者皆掘地為居室以處之謂之地獄亦猶南宋王子業囚其諸王為地牢之類其法有剉燒春磨之刑如書所載九黎三苗之為者閻羅則其刑官也金剛則其衛士也皆番國生人之制豈佛者不察謂施於已死之後其所謂夜叉羅刹鬼國者皆西方之士名如史所稱狗國羅施鬼國者世相流傳不攷本始余為表見之如右云

推篷寤語卷之三

六

馬恩

學之為聖人事須洗滌塵垢一番日新又新凡心漸退然後有進若一片舊習馳食嗜色與常人不異駕言飢來喫飯困來眠全不修證希冀聖域則非所望也昔李翱問維儼禪師曰如何是戒定慧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闔門中事捨不得便為滲漏卽此數語可以類觀皎潔無塵豈中秋之月可比虛明絕特非照世之珠可倫獨露乾坤光吞萬象普天匝地耀古騰今此禪家之論心也似有似無若存若止先天而生後天而存

不可執於有為不可泥於無體不可迷於存想不可著於持守體用權假本自不殊此道門之論心也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此儒門之論心也三教宗旨只此心字已盡或問治心之要曰在居敬吾儒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程子謂佛氏曰佛有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內矣古仙云將這一箇敬字貼在額角上方好看來三教終脫敬字不得

昔有僧誦法華經及三千部禮六祖六祖偈曰心迷法

推蓬語卷之三

二

世

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離家吾儒讀書亦須悟明此法然後於道有進不然縱讀盡天下書祇作得兩脚書廚耳顏公聞一知十大舜聞一善言若決江河此善讀書者也會記先輩詩云埋頭更惜回頭晚入手偏嫌放手遲當亦是此處有悟入佛經所說諸類眾生一身具足一切形質隨造隨成無明為卵生煩惱包裹為胎生愛水浸潤為濕生歛起煩惱為化生於此四生人復析為十二類每類又各有八萬四千種類差別但即其日用觀之目觀珍奇便起貪想舌味甘脆便起殺想意攀華麗便起慾想

非獨眼舌意三為然耳鼻身三亦復如是如是妄想如是顛倒念念不停泊合眼後更只紛然做主不得所謂十二類生一百萬八千種類差別端起手此

世有六境人境神境鬼境仙境夢境佛境何謂人境飲食男女敘倫昭則是也何謂神境聰明正直善降祥惡降殃是也何謂鬼境無君無臣以天地為春秋是也何謂仙境入水不濡入火不焦走山石無礙步日月無影是也何謂夢境魂歸魄藏緣舊習心是也何謂佛境優游西土不生不滅不墮六道四生是也此之謂六境此六境者各自為境人身未失精神隨入

推蓬語卷之三

八

世

夢境人身一失不知復落何趣苦樂不同在平日修行何如耳

且道五陰諸魔即今在甚麼處若言他是魔自己亦非佛若言他是佛自己却成魔政當佛魔兩立人境交參畢竟誰是自己又若入境俱奪佛魔兩忘自己還在甚麼處參

舍利之異徵之傳記昔吳孫權令康僧會祈三七日獲舍利舉朝集觀五色光燄照辦之上權自執辦寫銅盤中舍利所衝盤即破損權大驚曰希有瑞也會復奏言舍利威神豈止如此直得劫燒之火不能焚金

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置鐵砧之上使有力者用
槌一擊砧杵俱陷舍利無損於是建塔大法復興佛
氏神異有如此宜世人之崇向也

問經教中或說空或說有或說不空不有何者為的義
耶當知吾佛常依二諦說法法說隨機不守一途若
彼衆生為名相所迷而著於有者說空以破之或不
著有而復著於空者說有以奪之偏空偏有固非實
法不有不空亦非了義若夫直示一心妙圓性體應
以四體明之四義者當處即空全體即有非空非有
即空即有是也

推蓬寤語卷之三

九

奉法要云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
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為
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
為無常佛言真佛弟子夫無常顯證日陳於前而萬
代同歸終莫之悟每事殆懈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簣
以之治心則墮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
逝恒自強於鞭後也

人身乃地水火風之氣和合而成毛髮爪齒皮肉筋骨
腦髓垢色是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
便是水煖氣是火動轉是風此皆禪家之語然不知

淮南子云土地各以類生人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
水人輕遲水人重記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風氣異
宜則吾儒已有是論但吾儒認一身為實際故能致
中和以臻位育禪家認四大為假合故欲去諸見而
求靜定

大藥白佛無形之識云何假因緣力而生有形云何有
形止因緣內佛告大藥如木和合相觸生火此火木
中初不可得若除於木亦不得火緣合而生因緣不
具火即不生木等之中尋火色相了不可見然咸見
火從木而出如是識假父母因緣和合生有形身有

推蓬寤語卷之三

十

形身中求識不得離有形身亦無有識如火未出火
相不現煖觸皆無若未有身識受想行皆悉不現
四十二章經云佛告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之
法即是富樂安隱之處知足之人雖卧地上猶為安
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不知足者雖富而
貧知足之人雖貧而富不知足者常為五欲所牽為
知足者之所憐愍古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
貧樂有餘二義頗同

余嘗參一老僧云若人瞥起塵念當以觀法對治如人
貪啖濃鮮當觀想口食諸品若復吐出令其再食必

自厭穢因三寸舌造無限業如人貪美色則當觀想此女人若復死後四大解散一具枯骨必自畏惡不堪親近禪家有十六觀門亦是此類大抵因病對治庶易掃除久久純熟念亦不生吾儒假此治心亦是一法

獅林禪師云如今能有幾人始終不變往往十箇五雙都是退道心底考其退道心底因緣蓋亦各有所累而然也所累者何有三種累第一無問僧俗男女各各為身口所累其次有眷屬者為眷屬所累有家火者為家火所累這三種累累殺天下人盡天下人遭

推蓬語卷之三

三

章特

此三種累忙了一世閑了一世苦了一世乾弄了一世空過了一世何況又因這三種累起了無量貪嗔癡造了無量大小惡業由此業報墮落三塗八難苦海之中生死輪迴受了無量苦惱不得解脫雖遭無量苦惱只是始終不醒其不醒者何因其不悟故也不悟者何不悟其身體眷屬家火皆不是你底也便合回光照破痛自醒悟於此三種累上莫認著莫戀著莫貪著安其定分任運過時却須撥轉念頭向生死事上奮發猛勇精進討箇分曉
一高昌長者素有向道之心嘗曰世間財貨能滋苦本

歷涉諸師未有一人不如是開導然尋常念及世財未嘗不如是觀察逮有求施惠者踵門方將取而施與之則吝惜慳愛之情交橫於前若有所禁而不容取者因驚有所省蓋平日所聞所解者偽心也吝慳愛惜者真情也真情無相可見含裹於藏識之底苟非洞悟徹底掀翻或毫髮未盡瞥爾現前雖百千妙解誠無異於隔靴抓痒也思無常生死乃真情結集浮知偽解其能遣乎今之慕聖真而談性命者類皆浮知偽解也木佛不度火石佛不度水信夫

尹公師魯謫官大梁與老衲法眼禪師遊一日謂法眼

推蓬語卷之三

三

章特

曰某邇來頗以暹靜為得法眼曰盍若退靜兩忘公卽有省節度判官朱炎父讀海眼未知趣入一日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在江曰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卽豁然卽此二則公案觀之自當有所悟入
浮山法遠禪師歐公造其室以與客甚遠坐其旁歐公收局請遠因甚說法乃鳴鼓升坐曰若語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祇解閉門作話不解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張局破後徒勞連幹所以

道肥邊易得瘦腹難求思行則往往失黏心羸則時時頭撞休誇國手漫說神仙羸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云從前十九路迷誤幾多人歐公嘉歎學道者觀此當領取黑白未分時一著

堂山師問黃山谷仲尼道我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道公擬對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花香麼公曰聞堂曰我無隱乎爾畫麝不能畫香刻像不能刻神古人以言求道以言傳道終不能盡其底蘊易曰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旨哉

挂篷寤語卷之三

三

表慶

六祖譚經云二僧見佛座上旛動或言風動或言旛動六祖云非風動非旛動仁者心動蘇東坡云若言聲在琴弦上放在匣中胡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胡不於君指上聽與上意似同但六祖之言心動則欲學人不必橫生分別而蘇東坡之言則明兩物相軋之旨二者微有不同耳

馬祖道卽心是佛此語甚當與吾儒仁人心也之意同又恐人執心爲佛又道非心非佛大梅和尚謂此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馬祖嘆曰

梅子熟矣學人知卽心是佛又參神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頻拂拭莫使惹塵埃之偈則三教宗旨思過半矣

白居易暮節感浮屠尤甚至經月不食葷及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士大夫晚年固不可感異教但不葷則腸胃清虛亦可少病與僧結社則塵緣減息亦可省事所謂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者非耶雖然蘇晉長齋洛陽社會有真見者或不必修此

陸文裕公書與朝士云僕之迂狂蹶而不悔近得秘法

挂篷寤語卷之三

四

宸

朝參之餘杜門焚香一味參禪習靜雖書冊盡皆掃去乃大有益此更歷世味語也雖然參禪習靜似非立朝正論何如曹武惠彬方在宥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旣歸私第亦必閉閣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卽待漏於禁門如此八年雖雪霜甚寒未嘗輒易其操王文正公旦雖在私第亦如在朝中卽冠帶入靜室默坐不出誠如二公所爲雖不參禪禪在其中

孔子不試故藝天縱多能故當時卽以聖稱嘗考佛祖生西域爲悉達太子年及七歲遍訪國中聰明名曰

選友不能為師凡諸伎藝典籍算射天文地理悉皆自然知之力能擲象射能中百里之鼓大衆怪未曾有及其成道說法三百餘會度脫九十六萬億人然則當時亦即以聖稱故莊生稱孔子之言曰西方有大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然則三教竝稱厥有所自

佛氏推墨附儒之說曰佛氏五戒斷殺盜淫妄語飲酒與仁義禮知信同仁者不殺之戒也義者不盜之戒也禮者不邪之戒也知者不醉之戒也信者不妄之戒也然此五者吾聖人何嘗不戒曰遠庖廚曰啓蟄

推蓬語卷之三

五

張鳳

不殺即彼教之不殺也曰見得思義曰戒之在得即彼教之不盜也曰戒之在色即彼教之不淫也曰飲不及亂曰不為酒困即彼教之不醉也曰言忠信曰言有物即彼教之不妄語也但佛氏則歸滅絕吾聖人則中正用有時止有節

佛家形容世界妄緣處最詳盡最痛快再無滲漏如五蘊六塵九識十二處十八界等其勸誘人處亦詳盡痛快廣譬博喻汪洋如海人入彼教茫無出頭愈深愈溺非得知慧之士一照百朗未能知其非而闢之也大抵吾聖人之教因人情而為之節文佛氏之教

盡人情而歸之空寂凡諸實趣俱等虛空了不可施之政理此所以大異吾儒也

大休大歇之地不在荒閒寂寞之濱政在功名事業熾然作用處所以道百務紛紛萬緣擾擾著者有箇出身路倘能於緣務紛擾中熾然作用處著得眼出得身譬如百鍊精金擲撲不碎得其全體大用應變無窮較之守荒閒寂寞而局於一知半解者天地相遼矣古人云幻緣即實相煩惱即菩提妙在一翻翻轉直下便是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不因塵勞業識何以顯佛祖之妙用如趙清獻公張丞相范左丞前輩往往於塵緣俗務中了辦大事又何待致仕休官向水邊林下閒居獨處然後為參學哉

推蓬語卷之三

六

張鳳

凡夫賢聖人平等無高下惟在心垢滅取證如反掌取證容易論其心垢則非修不滅只這滅之一字易在刹那而難在累劫也當知法無難易難易在人其汗染有厚薄修治有勤怠垢滅有頓漸是故悟證有難易而時節有遲速所云時至理彰者是其參脩功行既成則心垢既滅之時至而悟證之理自彰也非曰不參不修而有自悟之時至也以耕者譬之有種時有熟時有脫時不種而望其熟不熟而望其脫其可

得乎

中峰和尚別號幻住與趙文敏公相友善嘗題其自畫小像云你不是我我不是你喚作幻住白日見鬼後又有長歌一篇不能記偶讀邵以正真人為門人題授受圖云三教相傳在心法四大假合惟幻身心法圓融而妙合道體幻身染著而妄逐根塵清淨身清淨心方見本來面目不似我不似你是名父母未生總萬法而歸一捨衆妄以全真無相之相塵淨鑑明有象之象鑿盡金純明心合道與物皆春予因篇中有似我之語併記於此且以見二士之高致云

推蓬寤語卷之三

七

恩

諸禪師語錄有近理者漫錄於此喜怒哀樂四箴喜箴世之所謂喜者由適情逐欲而生焉聖人不邇必使情消欲盡動與理融不為愛見諸魔之所惑其喜也豈足蹈手舞可以既其情狀者哉銘曰至喜之喜微法源底曰如意輪契解脫體愛見不住情欲何倚劫外春迴花開確嘴怒箴為物所忤怒氣結為心火致使面赤髮立不蹈禍機不已也聖賢一怒如金剛王劍諸煩惱魔或嬰其鋒波蕩風靡然後置萬物於無諍之地豈徒然哉銘曰聖賢震怒不墮諸數却煩惱魔成大法聚嗟凡夫嗔燒然無度當處撲滅神機獨

露衰箴凡夫哀聖賢亦哀凡夫結情妄而至哀聖賢乃哀其所以哀也哀之不已發為詞章悲奮激切必使其感愕于中獨脫情妄不至超然絕特之地不已也銘曰聖凡悲極咸致斯哀詞章奮切含吐無涯醇漓道喪其誰不壞凡愚自若傷已焉哉樂箴樂莫樂於道道為天下之極樂舍道而求樂是棄食而求飽也世之昧者縱聲色之欲而為樂一報忽盡變化萬殊不知與苦循環豈其所樂者哉銘曰三界無樂動遭業縛達人大觀目之倒錯寂滅真常非修非作當處見成地平天廓

推蓬寤語卷之三

六

凡三十九章

原清淨之教

老子云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恒見世人自少至老不知所益幾何在內則日益記誦日益聞見日益知解日益伎倆在外則日益飲食日益服用日益篋笥日益宮室又益之以田園益之以眷屬益之以僕從益之以子女益之以婚嫁益之以輿馬益之以器械益之以舟車益之以盤飮益之以翰墨筆札益之以書籍子史益之以儀物往來益之以祀神享益之以歲時宴會益之以案牘期會益之以冠冕儀章推而廣

之不可縷數益一事則生種種貪戀增一物則生種種護惜畢竟終非實際而勞生亦徒憧憧逐逐而已噫安得學道之士而同游於日損之天乎

天地間之理亘古不易人得之為性天地間之氣隨時盛衰人得之為命性無增減命却有增減性乃自有生以來無變無換者是命乃自有生以後時衰時旺者是邵真人詠性吟曰一顆玄珠耀太虛光明無欠亦無餘微塵法界藏諸妙大地含靈共一初生滅俱空無似有陰陽莫測有如無豁然透徹真常理歷劫綿綿只自如詠命吟曰虛無祖氣號先天化育乾坤

推蓬寤語卷之三

元

吳倫

滿大千萬物有生同稟受一元不息自周旋谷神默默通玄牝胎鼎溫溫養汞鉛九轉聖功成一片頂門迸出大羅仙世有留心性命之學者舉此二詠以辨之

古傳魏伯陽作參同契徐公從事為之註後經註相雜無人能辨余諦觀之非註也乃徐公擬作一篇名三相類耳參即三也同即相也契即類也何謂三相類太易黃老爐火三事之陰陽造化皆相類也後人不知以五行解三相類為五相類殊為失旨大抵伯陽此書多用隱語如以委時去害與鬼為鄰等語隱魏

字及百一之下等語解伯陽二字之類及一書中多其詞句總是隱語鉛汞二義耳中間隱括微義在得真訣者知之

參同一書作自魏伯陽密示青州從事徐景休徐乃隱名註之名雖為註其實擬作一篇其書四言五言間見錯陳其曰作參同契其曰命三相類明是二書後世不知書之混淆彭曉分八十一章者固謬上陽子分三十五章其謬尤甚惟俞琰參同發揮末云愚故以四言五言各從其類分而為三書既成不復改作我朝正德間吳人杜敬心始挺然分四言五言為

推蓬寤語卷之三

子

吳倫

三賦體鼎器歌不復更訂其意良是然其序有曰經註節次或有差錯則亦未敢遽以自安之辭近時荆溪陳海峰不知原是擬作將五言逐段貼註四言有相類者有不相類者牽合附會之失豈能盡無竊以為此經混亂來自千載豈能遽還其初後有明者莫若將四言五言各從其類以歌敘大易引內養性配以服食各分三篇賦體鼎器歌仍因其舊採杜陳二公之長而棄其所短姑成一書使人開卷領畧庶幾不失魏公開示之意為差勝耳

老子曰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之大笑之故中下

之士有聞道者方且翕然有善念之生焉而無卓然獨立之定力則惑於見聞一彈指頃妄念忽生正復化為奇怪善復化為妖邪莊生所謂神奇化為臭腐是矣聖人治身知其竅妙內保無色之色返珍無聲之聲則天光自發天籟自鳴

師以正刻清靜經註序云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私欲淨盡天理流行非儒家之清淨乎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無色聲香味觸法非釋門之清淨乎觀心無心觀形無形觀物無物觀空亦空方寸虛明一塵不染一物不留非吾教之清淨

推蓬寤語卷之三

主

濟

乎學道之士參究玄微時時點檢牢立脚根至於工夫純熟觸緣遇事自然而然心如止水波瀾不興非清靜而何於此之際不知經之為我我之為經經我皆忘天地豈有不歸者哉可見三教諸法不出清淨二字真清真淨之外別無道術

長春真人嘗語群弟子曰誠者天之道克誠則天地可動鬼神可感天人相孚在一誠耳群弟子佩服教言永為寶訓夫誠之所感豈獨天地而已至誠感神動神明也誠能動物通物性也至誠能化正人倫也存誠不已與天地同其恒久故君子貴誠

夫道上不在天不可以翼翥下不在地不可以身到不在乎近不可以耳目留不在乎遠不可以車馬到在乎先戒嗜慾口不恣其所嗜得老氏澹乎無味之旨心不恣其所慾得大易寂然不動之旨破塵網清心源出嗜慾入希夷則可以幾於道矣

禪宗玄教專持戒行以酒色財氣為首戒人皆知之殊不知吾儒之戒亦不出此夫子曰君子有三戒戒之在色戒之在鬪戒之在得則固為色氣與財矣又有不為酒困之戒非酒而何但吾儒戒之有時用之有節與異端絕然棄捐者不同然此數事最易沉著絕

推蓬寤語卷之三

主

濟

然棄捐猶恐染指濡首若只優游未有不為其傷生敗德者君子尚當猛省寧過於絕無寧過於近脩諸內者以脩身為治人治自己之人也以養真為事天事自己之天也陰符經云宇宙在乎手萬物生於身天地品彙之廣內不居之以無事為常以有事為忘有事無事常在定中此所謂事無事也事於無事則真一圓融天和將至而一己之天下能長且久矣人不能治一己之天下而欲治天下之天下是舍本而求末忘源而沿流者也

一氣分結而為身一靈分宅而為神神身相合而為人

人所起而為事事相續而為世世事紛紜曷有終窮
種種不可說一一旋成空真知上士於此覷破不為
世網之所纏縛不為世情之所迷蒙獨弄單提直究
無上至真妙道斯為世出世間之大丈夫矣
人生為衣食一事幹當一生終日營營究竟全然沒用
為自己也沒益為子孫也沒益不如將此營營的念
頭專精身心到頭有拏得去的在人自不悟耳或問
拏得去的是何物余應之曰真性圓明照徹天地道
遙自在可去可來不落諸趣

嘗讀定觀經云夫欲修道惟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

推蓬語卷之三

三

類

心不凝住心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
一制而不著放而不動處喧無惡涉事無惱即是真
定以無事為真宅以有為為應迹不求慧而慧自生
此等經語亦自佳恐是逃墨者所作耳

三教之旨雖若相似然各自具足不相假借吾儒之教
原於二帝三王立極治世中國一日不可缺佛氏一
教本自西域來乃西方化度本國而諸國崇信之亦
是一國治教之法各無虧欠非吾儒尚少何項而有
資於佛非佛氏尚少何項而有資於儒也世人不知
率用佛典送死追亡建福修禳似中國原少此項必

待佛氏而後足而豈知三代以前帝王諸法畢備何
假於佛氏哉道家乃借老氏為祖而雜用儒佛緣飾
之其清靜則本於道德其修鍊則本於神仙其鍊度
則本於薩真人其攝召則本於張天師誦經誦咒則
竊比於佛典禮神朝帝則竊比於儒教歧路更多非
佛氏比其模倣佛經五千四十八卷收拾蕪雜尤為
可哂學人但領取其大旨可也

或謂修真之道乃神仙所傳必有口授密語輒為好道
者破此一疑假如魚化為龍腐麥化為蝶雀入大水
化為蛤田鼠化為鷄貞女化為石彼此以有情而化

推蓬語卷之三

三

類

為無情無情化為有情或自己一念堅固而化或觸
陰陽二炁而化以物性論則有飛潛動植之不同以
形質論則有鱗甲羽毛之差別其神奇不測也如此
安有所謂師傳密訣之妙人之化仙亦猶物之念堅
觸氣而變化無有異也而況就此形軀完厥本始全
生全歸固有不待仙而存者乎

脩真之術自古雖有然未嘗論著經傳道德陰符今為
修真家宗祖其間亦未見明指關要處其黃庭內外
景經金碧龍虎等經稱黃帝作者俱偽耳至魏伯陽
始著參同契一書其說始行於世大抵隱約其說謬

悞其辭不肯洩漏也嗣後乃有石函悟真等書行世窮究深旨止是鉛汞交結二義而已然所謂鉛汞交結者不出陰陽陰陽不出坎離坎離不外神氣人能實精裕氣坎離交媾則修真無餘道矣累土成山滴水成河人能專精充養久久自然神化

金丹之法始自無中生有復自有中生無無形而能變化是以變化無窮焉故謂之真空修仙家欲形之辭篇又不可直指洩漏故多設比喻如鼎器鉛汞日月乾坤馬牛坎離晦朔龜蛇母子男女上下南北性情金木神氣等字大抵即是要明吾身中陰陽二物得

推蓬寤語卷之三

五

素宏

類交媾耳然此二物又非有形狀可見也故不可以文字載一立文字則種種著相淪於粗迹學人但須心會神解可也

古今學仙者非無真術卒不易成者何實由無三千功八百行以為根本故動有魔鬼敗壞丹爐雖得傳不真真不行行必敗失也古詩曰煉藥工夫有易難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積行修陰德動有群魔作障緣噫豈獨修真哉生平若無陰功德行不拘作為何事動有阻礙

唐恪除延康殿學士知潭州時方崇尚道家言恪入辭

從容言道曰孔子之所以為道者曰母意母必母固母我老氏之所以為道者曰去甚去奢去泰方士之言汗漫無稽宜無聽用其言簡切精當百世之下讀之尚有深味莊子稱夫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聖人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其幾是乎其非是乎吾舉以補唐恪之所未及

推蓬寤語卷之三

三

素宏

古之至人大都隱迹埋名蹤跡秘密功成仙去非世人所知今之所傳仙者類非真仙也莊子云我方南游乎罔蒞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乎冥冥之理東貫乎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沉沉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方汗漫遊於九垓之上若是則世人可得而知乎不可得而知乎今之所傳仙者不過以變幻術駭人耳目者耳非真仙也仙真與世無求不干名利不入塵市將避名之不暇而暇為人所識認乎後之凡以仙稱者慎勿為其所惑

鐵脚道人者虬髯玉貌倜儻不羈人也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或問嚙此何為道人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去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乃仰天大叫

曰雲海盪吾心胸居無何飄然而去纂有九字經勿欺心勿妄語守廉恥系之語曰此經字約而義博知之甚易行之甚難苟能實踐可為君子

韓君丈人鍊丹嶼麓示化三台峯下碧嶂巖之前化之日白鶴盤空綠雲結蓋甘露降樹異香襲人士民捧香幣而瞻拜者不啻千數時聞巖內隱隱有僊樂聲韓君以手叩巖忽自解旋步而入復閉如故世傳仙入墳是也先是鄉里父厭虎患每春夏之交疹悉尤熾自韓君來其患遂息境內以寧人皆賴之因名其嶼曰仙嶼里曰韓丈里世間名山勝境如此類者多

桂蓬寤語卷之三

三七

庚

但其所稱巖忽自解旋步而入者此則未必非魔鬼變幻所致修真者無認著以為道驗可也

夏雲峯遇師本末云南嶽祝融峯前忽遇一人碧腫紫臉約弱冠年也躡蹤挽之曰欲取何物曰求一主人公耳先生笑曰主人在裏耶在外耶因炷香請問先生口述儒書心印孔子老子莊子列子顏子孟子之心傳且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即是此理指示先天一點靈明不垢不淨百姓日用不知聖人能究其本原故佛為金仙有此摩尼珠也道為金丹有此一刀圭也此正散一成萬合萬成一子得一萬事畢矣

於是心開意解先生曰汝性直多知必招魔難當求清虛淡薄課一祕文可以消弭廣積陰功隨力布施宜行符藥救人疾苦天必助之道必成矣是夕店家就寢先生跣趺凳上及睡覺先生已不見矣門亦不開犬亦不吠方共驚駭贊嘆以為異跋語云自悟真詮意有所思覺有神助千門萬戶上徹下徹信知數十年間身寄幻宅放雞不求主人既歸事事如意所謂本來面目不少不剩好德秉彝初非外鑠是在頂門上具著眼者能領界也

凡二十三章

桂蓬寤語卷之三

三六

桂蓬寤語卷之三

長洲吳睚書
袁宸章權刻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原教篇

下

原因果之教

人知天地之為天地而不知父母之為真天地蓋人賴父母一點精氣交媾而成頃刻之中富貴貧賤壽夭與夫昏明強弱之資稟俱定於此不可移易父母於此事通曉則其子嗣於此事獨明良弓之子必易為箕良冶之子必易為裘非待有所強而能也今人有

推篷寤語卷之四

長洲吳曜書 馬恩刻

一生讀書不遇而其子竟取科第者非必天以此償之也實其有生之初於此筆翰之事獨明了也獨能明了以故取青紫亦易然矣然則父母之為子計父遠者豈可不自己之修為始之而子嗣承其祖父之業亦思所以竟其未了之志哉

因報之說出於釋氏其理似無而實有吾將譬之如寤時之想性所存也寐時之夢亦性所存也夢中所為之事皆平日之所習為所見之人多平日之所習識人處世間偶經耳目尚存性中不失況今生結緣既熟其為來生張本無疑心之根本為因心之所起為

緣所成為果惡緣妄緣可以除去善緣真緣可以封殖白公詩云前歲種桃核今歲為花樹其理不爽

釋老尊重彼教不啻萬鈞儒者之於吾教反不相及或以字紙踐踏者有之宋王沂公其父見字紙遺墜必掇香湯洗燒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何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老矣無可成就他日當令曾參來汝家受生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命名曾及狀元第嗟嗟雖不必覲報而然理固當如此已

推篷寤語卷之四

馬恩

世間法相或容規求規避出世間法妙如影響之應形聲決定無差又曰在陽之報疎而速在陰之報密而遲雖不可測知但現今處世亦有因果為善降祥為惡降殃敬人者人恒敬之愛人者人恒愛之

佛家謂種瓜得瓜種菓得菓故謂之因果予舉所聞數事以證有一村嫗誤跌其孫其子驅之入水死明年其子夫婦方出其孫爇火延其衣立焚幾燼夫婦奔歸救之投諸水亦死有一豪士謀其姻家之產得之居處不數年更為伊姻家所謀有一子婿早孤得其婦翁資力甚盛既而乏嗣竟死資產為其子婿所得

不異得於婦翁云噫現前報應不爽毫髮觀此可以警也夫

法苑珠林云人之受恩譬如種穀種雖因地非雨不生洎至穀成不可只言因地不言雨恩也今之受恩者不惟不以恩報而反報以讎可怪也殊不曉天理昭彰人心難昧故感恩之人最為近道非感恩便能近道即其感恩一念之仁而其平日履踐可知矣

老子曰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大抵臨財多至吝嗇真實樂施福德自此而長豈不愈有愈多乎李謙者富室也歲歉出粟千石貸人對眾焚券全

推蓬語語卷之四

三

世

活萬計或曰子陰德太矣公曰陰德如耳鳴已自知之人無知者子今已知何足為德然則樂施濟人當施於不報之地若今日行善明日覲報又何功德之有

東坡與朱鄂州論不舉子書云天麟言岳鄂間田野小入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以故民間少女多鰥夫初生輒以冷水浸殺有神山鄉百姓石揆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產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愚人不知創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食全活非一既

旬日有無子息人欲乞為子輒亦不肯以此知父子之愛天性故在特牽於習俗耳今時浙中亦有此風不特岳鄂也是在長民者一加意禁戢全活無限其陰德尤十倍於全活壯夫也

人處塵勞不能無短然短自其短于我何與在我只消一箇不聞不知則其短終不自我而彰苟或一語彰之則其語不免傳播聞望自此減素守自此墮詰此之由咎當誰執是以君子不談人之短

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慮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

推蓬語語卷之四

四

世

福報顯於將來

德之與福其機相為桴感若無德而受福則福亦禍也而有德而受禍則禍亦福也國語云德福之基也無德而受福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有日矣君子不可辭禍而徼福宋人之犢塞翁之馬豈可常理觀哉

天道福善禍淫殃慶各以類至間有為善得惡為惡得善或者修省之念從而怠焉是未明夫熟與未熟之論耳道經曰取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成億易稱餘慶必歸積善大抵善貴乎積知之不可不為為之不可不力譬如種物初雖至微灌溉培植不見其長有

時而大當知於日用間誠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

天地之間惟一感應心吾心也無欠無假感之在我應之在我故善者常福不善者常禍感而為應應復為感循環無端各以類至心與道混隨感隨應使人人果能以善為感應根則諸福之物皆其心官主之矣必外心而求之冥漠之間哉

用知如水水濫則溢用勇如火火烈則焚故知勇有時而困也或有因之以自害者語有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又曰不戢將自焚也故多而不溢積而不焚者

推蓬寤語卷之四

五

清

其惟君子之德乎故德善積而不苑其德彌積其服彌廣其行彌遠而不困

凡人有吉氣則有凶氣與俱凡人有福氣則有禍氣與俱有生氣則有死氣與俱但所顯見有先後耳故曰福兮禍所倚利兮害所伏非寓言也蓋天地間善惡二氣常不相離受一種好氣必有一種不好氣帶來故古有三尸蟲之說謂魂好生魄好死每伺人過惡以報上帝令人速死故福過災生利盡害至者非偶然也君子兢兢戒謹扶陽抑陰正欲抑退是不善之罔耳若窮欲滅理是使三尸跳梁而萬神悲泣豈非

速禍之道哉

世有信口語而語不乖信意為而事常勝不可與言心量才量也豈其識達群類智周萬物而能然哉惟福量有以致之也且福非有像量何所依吾常以無像之福求其無所依之量曾無絲毫之差非有神見蓋常以事觀之也使有人焉外乏口體之奉內嬰疾苦而無所告者其福量自不足以周一身也或啼飢號寒猶未已而禍辱駢集至若鷄犬不得寧者其福量不足以周一家也且福備乎已則身安福備乎眾則家齊以至為國為天下靡不本乎福也世之昧者不

推蓬寤語卷之四

六

清

責已之福量有所不周而怨人之不我順猶贖者咎聲之不及乎耳瞽者咎色之不及乎目何愚之甚哉名利場中彈指便過還存於自己分上做得益工夫者乎如或未然是空來人世浪走一遭於佛經所謂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人之說皆蹉過也不亦可惜耶

唐夔州推官楊旬積累陰隲其子將入試夢一神曰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楊椿納卷吾當助汝子果得第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曰今年題乃行王道而王及試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夢神曰汝名在第五甲

吾換作第一卷後唱名果奪魁天下及變使君詢旬
陰德旬乃出三怪囊示之第一囊有三十九文當三
錢第二囊有四十餘文折二錢第三囊有萬數小錢
乃旬詳讞罪囚有從死罪正為流罪者即投一折二
錢有從杖罪而決放者即投一小錢又每效周虓行
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故獲斯報

陳天福茶陵人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糶則與米無米
則與飯又無飯與錢鄉里甚德之一日有一道人以
銅錢一白二十為糶米一斗天福云道人要齋糧當
納上一斗何必用錢道人受米出門遂題四句於壁

裴君語卷之四

七

化

間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糶米來施捨他時桂子
與蘭孫平步玉堂與金馬陳後富又起賑濟倉平糶
濟人生三子長季忍次季雲三季芳父子皆請鄉漕
季芳名蘭孫補入國學後登第官登太常丞賑貧之
報厥有明徵如此

大梵天王太子語父母曰金銀琉璃水精磔磔碼碯明
珠寧可藏乎况一切財業非是真實水火盜賊公家
惡子五家有分耳可濟貧乏予愛五家有分之言甚
達而暢爰著而存之

人可昧心不容昧心可昧理不容昧嘗見世人生平所

作不善之事至死率現真性能自道其事或因惡疾
以示戒或道所見兇惡之相及平時隱匿之事皆真
性所自見禪家所謂藏於八識之底者是也嘗見一
老嫗匿其主母之物徑三日忽患熱症呼其子謂曰
我因盜物有人擊我物在石榴樹下計若干其子於
石榴樹下果得物如其數送還其主少時嫗病已瘥
人之處世善惡由心善事如江海潮波來無形影去無
根源惡有速報如天地產物是處皆應可不慎之聊
記近事一僧人以印經至南都頗攜重貲偶贖水雞
放生為漁者所窺引之曠地從後一擊而斃漁者以

推寤寤語卷之四

八

化

其貲十之一首於官云自道中拾得官遂給之去既
而其僧徒繼至蹤跡之傳言有一屍環蹲水雞晝夜
叫號或其人也訪之良是聞於官官曰必前日首銀
者也擒之不假訊而服遂抵罪夫漁之盜貲得自游
僧自謂人莫予觀矣孰知水雞無知之物迺復為之
雪冤其必有宰是者矣噫善惡之速報也如是

唐李登者年十八為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
年幾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具告乞入冥
為勘當此生如何法師上章梓潼祠伏謁見梓潼命
吏示籍曰李登初生時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

作狀元三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
事雖不諧而繫其父張燈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
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形
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
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展
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居王驥家室
女慶娘為惡不悛已削去籍矣終身不第法師辭退
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愧恨而死後之士人可以
戒矣

龜城祝期者生有口才而習下人有生相不真者譏笑

推篷寤語卷之四

九

承

之妍美者亦疵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慧者亦評品
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訕謗之官僚則播其陰私士
友則發其隱曲至於門地才具出已之右無可議論
者則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或曰其母家工商
也其妻家駟僮也或曰其弟不良其子不肖也凡所
知識皆不逃於貶刺之中此猶細故也人小有過惡
則既播揚之又增飾之以無為有以一為十以疑似
為端的以偶然為故犯以不得已為優為以錯誤為
情實至於面折衆辱之又從而告訐之非徒待他人
如此也雖已之族黨亦不免焉目其父母為頑嚚自

其兄弟為管蔡非止於身為之也或教人興訟已則
解釋之或教人詛罵已則辨證之所習既久不知其
非中年得舌簧之疾大約歲疾五七作每作出血一
二升後以手探舌出以爪犁之涎血淋漓如屠狗彘
觀者千百自宣其過曰人之口業不可作也舌枯不
食而死噫作是業則有是報人慎無滋口業哉

閩中國計使薛文傑常與內樞密吳英有隙一日閩主
鱗使巫徐彥視鬼宮中文傑因令以英將反為對鱗
信而殺英時英父典閩兵軍士悅附聞英冤死無不
切齒適吳人攻建州鱗發兵救之軍既發乃逗遛不

推篷寤語卷之四

十

承

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鱗不得已以檻車械送軍士
得之嚮食立盡初文傑造檻車自出新意車中周植
鐵鉉內向令囚不得轉動動則為鉉所刺至是身自
嘗之

李若水為淮南司理時有劫賊五人事敗繫獄且言曾
與僧人自成為黨既而五人已就戮而僧方追出僧
言實未嘗為盜若水於此從輕可矣而乃堅執賊語
為實夜以濕紙糊僧口鼻壓以土囊須臾臍腹皆裂
而卒月餘獄吏李能無故大叫曰和尚不干我事特
司理驅使耳言訖而卒明日推司劉元亦暴卒又明

日若水亦苦小腹絞痛號呼而卒又明日知軍孫誥判官趙禹亦皆暴卒未幾若水一門死喪殆盡無復遺類嗚呼若水受禍不亦甚酷矣哉聞之先輩云居官不可輕殺道流於此事益信

訟獄多寃最宜加恤余誦張佛子傳云張佛子名慶之嘗司獄以矜慎自持好潔獄一應囚具必親沐至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麗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為職若不加恤則罪者何所赴愬耶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慶故無子妻四十九歲病而甦夢神告以陰德之故始育子亨補三班借職孫有六男子

世說新語卷之四

七

章

三同發黃裳勝二預薦開封長孫之二子亦同登霍端友榜云信乎天之施報善人如影響哉

昔盧嬰氣質文貌皆足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為軍司馬聞而不信召與之飲宴未終而節度陳少游已遣軍吏縛伯和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當有罪嬰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如嬰之為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但人偶有災耳甲何預焉甲聞之大喜急往謝之相與談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鴟鵂或遇諸

塗無不急走遠避此非由先世夙因何以致然

予觀諸書載虎倂一節因思虎既有倂何人獨無為憶一事記此有人善為盜率以四更初往五更中歸以為常不爽時刻其妻問之曰每旦時有鬼喚我同去去正與夥會因為盜而歸其人卒為邏者所擒下獄死焉知虎之倂不為盜之鬼盜之鬼不為虎之倂耶且聞自縊投河身死諸鬼率以時日覓人代替然後得脫化然則盜之鬼焉知不為求代替之魂而求代替之魂焉知不輔生人之為盜者耶是故人當念念以正善念起則善類輔之惡念起則惡類從之善類

世說新語卷之四

七

章

多則福應惡類多則禍徵

燭遇暗則成破暗之功舟得水則成載物之功大抵水到渠成功當自立抑下而取功則有意存乎其間功未必立而禍先之矣王咨為四川都轉運使推井盡令井戶承認大額合認五十斤者必令倍認百斤井戶皆至破敗咨亦暴卒

陳元植初有家道好行陰騭禽獸亦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逢見必飛鳴前後或來逼其坐隅元植甚憫之禽獸亦不畏懼一夕夢有綠衣人長三尺餘巾帶備具以一物與元植且謂之曰爾有陰德及

物爾壽命短促以此物延爾壽覺後飲食加增於常年九十九歲一旦袖有一物投地化為緋衣人拱立於前曰君壽不逾四十為有陰功是以延爾壽今須歸常理倏然不見元植與子孫訣別而終世傳放生可以延壽此亦可驗云

行仁者生種陰德者生好生者生濟人於難者生暴戾者止好賄者止尚勇者止好勝人者止故于公之治獄盛吉之平恕竇家之五桂王氏之三槐其所行有生道焉故澤及子孫享福綿遠由此言之則雖庭樹不來白鵲之乳王祐不手三槐之植亦自可必也始

推蓬寤語卷之四

三

馬恩

皇之二世項氏之烏江鄧通之銅山董卓之郿塢其所行有死道焉故身及於難禍及子孫由此言之則雖山鬼不呼祖龍之死許負不相騰蛇之入亦未可保也嗚呼惡已之止其亦惡人之止好已之生其尚好人之生也哉

上帝好生惡殺凡殪生而殘命者皆天之所惡皆謂之逆天今人往往輕於殺牲如牛羊犬豕雞豚之屬視以為應殺又取諸原禽野獸海錯山膠登於鼎俎極諸異味不知殘害物命雖食普他人而咎歸一已觀蘇子魂飛湯火命如雞之語殊可憫也且聞諸縉紳

云光祿日充內膳者惟羊豕鷄雞他無異品今羊豕可市而得所少者惟雞鷄而已若日宰充食殊為踰分與玉食等故雞鷄無故雖不類殺可也

莊子曰萬物與我為一故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太古神聖之人其於異類會聚而訓受之謂其心智與人不殊遠也後世徒以小大智力相制迭相食啖如以人之食肉謂為人而生物則螻蚋之嗜膚虎狼之食人亦為物而生人矣田氏食客千人曾不如鮑氏之弱子為有知也雖然豈特食客千人即千古以來能知萬物與我為一而不忍食者幾何人哉

推蓬寤語卷之四

古

馬

蜀社章生於富貴凡烹割之事皆躬視之後家道陵替無以為生為人屠割以就口食又以飲啖兼人饕餮成疾性嗜肉味日嘗不足及以畧取魚以弋彈雀所見飛走皆萌殺心中年生五子皆無指口累所迫不足度日恓惶無聊尋有癩疾肌膚破裂膿血流漬見者掩鼻噫天道好生惡殺而斯人以殺為心其受報也固宜

昔寶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法華曰以其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

耶面前露柱亦自無生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敏仲再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

妖祥之象禍福由人人之平生不論貴賤婚嫁筵宴寧免烹割積日累歲或命逢惡曜身犯災危則當謝禳禳愆豈宜再傷物命令人有病患更多烹割以充祈禳是益其過也倘人以人而賤畜則天以天而賤人矣暴殄天物祭之誰享皇天無私唯德是輔能返躬則慶有餘矣嘗聞讓法論云鬼神得佛經聖號則脫血食幽冥鬼趣未能免俗者請事斯語

推蓬語卷之四

主

與論

牛大畜也生則引犁以耕引車以載及其入屠肆也皮角骨肉皆盡於用而穀入太倉駕稅長途不言功焉傷哉劉禹錫嘆曰所求盡矣所利趨矣員能霸吳屬鏤斯賜斯既帝秦五刑乃具長平威震杜郵已死咳下敵擒鍾室就誅用盡身殘功成禍歸然哉予悲牛之不得與駑馬齊驅黔驢同鳴也因著於此以附遠庖廚之義焉

衆生皆有知惟蛇為最又性毒害有仇報之思焉嘗聞廣中有一儒生挾弓弩出郊外見赤蛇弩之矢貫其腹既歸蛇尾其後有人報生生急走書室中避之蛇

飛穿牕而入為矢所挂而免又有一商客他所見蛇斷其尾客去三年復來蛇入客臥內環帳外尋孔而入止有帳頂一孔蛇入首而尾不得入為尾斷而結痂成骨朶也不然彼二生者幾不免矣俗云殺蛇不死留害又云殺蛇須火其骨否則骨刺肉亦能傷人慎之然何如不殺之尤善也

勸善書云宋京師一酒匠每見酒內蠅輒取出用乾灰救之如是數年所活甚多一日被罪當死府官執筆書判一蠅抱筆頭不得書遂之復來官疑有冤再閱出之董昭之救蟻江上後繫獄蟻領群蟻穴獄垣董

推蓬語卷之四

主

與論

遂得由穴而出夫人苟專發一善念專行一善事至於父父不衰則其福應未有不確然者

古之好殺人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白起之殺降吳起之殺妻孫臏之殺姬是也非獨為將也李斯之督責父子同戮商鞅之嚴刑車裂以徇周興之慘毒卒流嶺表李廣殺降身雖僅不封侯而至陵遂亡其宗寇忠愍之貶丁謂當國欲貶崖州已乃擬雷州丁之貶馮相乃擬崖州卒殞其驅亦可畏矣曹彬為將一不妄殺以祿位終郭子儀再造唐室未嘗妄殺終享壽考厚福莫與倫比噫天報不爽特著其

略以示鑒戒云爾

附輪迴

形識相禪理固難明今著佛氏之說之近理者宗鏡錄云云何識離於身便速受身識捨故身新身未受當爾之時識作何相佛言如有丈夫著堅甲冑馬疾如風乘以入陣于戈既交心亂墜馬武藝勁捷還即跳上識棄於身速即受身棄一受一亦復如是又復譬如人影現於水中無質可取手足而日及諸形狀與人不異體質事業影中皆無無冷無熱及與諸觸亦無肉段及與言音識棄故身未受新身相亦如是

推蓬寤語卷之四

七

濟

寶積經云彼識欲移猶如睡人夢見諸事然此識不從咽喉及諸孔出其識亦復如是不求諸孔復問諸卵不破其識云何移徙佛言譬如以膽婆花薰麻善熟然後壓油而言此是瞻婆花油然彼花香不從麻邊求孔而入因彼花麻二和合故其香從徙此識移卵亦復如是復問此識移徙善不善業其事云何佛言猶如種子擲置地內生芽莖葉乃至花菓或色赤白或性剛柔皆業力成熟故又云賢護童真問物識捨此身隨善惡業遷受餘報其事云何佛答譬如風大出深山谷入蒼葛林其風便

香經於糞穢其風便臭若風香臭俱至則風香臭俱兼盛者先顯風大無形香臭無質然風持香臭遷之於遠此識捨身持善惡業遷受餘報亦復如是

寶積經云此識從衆生身內移於彼處有取有受而住或受福或受罪從此世移於彼世猶如蜜蠶取諸花味而捨其花更移別花或捨惡花移至好花坐花上已樂著彼花取彼香味然此神識以多善根或受天身受天身已以惡果故復受地獄畜生餓鬼輪迴不已予謂輪迴果報之說略具此數段究之可以懸解

推蓬寤語卷之四

六

齊

輪迴之說歷考載籍似可考信如羊祜之識金環文澹之取香囊永師後身為房瑄張衡後身為蔡邕之類人之生死殆不可一律論有入輪迴者有不入輪迴者有為鬼不託生者有即託生不為鬼者有復為神明者有化為異物者有受福報者有受業報者有少作罪過而陰律却重者有少造福緣而陰功特厚者萬有不齊陰陽為炭造化為鑪豈可以常理測知哉榮進之子兆於有生之初歷歷可記劉靜修先生之生父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為駟字夢驥黃縉晉卿之生母夫人夢大星煜煜

然墜於懷後縉以文章大鳴一世 國朝胡忠安公
澗常州武進人生之夕夢持三花者以一遺之覺而
生公累官禮部尚書蔚為一代名臣夏忠靖公元吉
湖廣湘陰人其母將誕之夕夢數人昇一巨狼來家
遂悟俄而生公累官太保戶部尚書人謂奎木狼神
宿之下降云王文安公字子充浙之義烏人大父前
夕夢五色芝產門楣翼日公生識者以為文章之兆
其餘以先兆而下生人世者不可勝數也故曰其來
也有自其出也有為

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公婢也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蓮花

桂陰語卷之四

元

章

香散越滿座人皆奇之但莫測其由公知潁州人有
一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云此
女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
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
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
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然則前生之記誦後世猶
易習熟修種之說豈虛語哉

凡四十八章

原養生之教

聖人以天地為法象明人身之安危天地之氣一歲十

二卦一卦六爻共七十二爻半陰半陽總候三百六
十日陰消陽長暑往寒來故十一月復卦坤下陽生
井泉即溫至於正月三陽陽氣平地故云內陽而外
陰及乎四月六陽將盡陰氣下生則井底寒泉至於
七月三陰平地故曰外陰而內陽也天地之氣相去
八萬四千里日月週天動經一歲人於天地具體而
微心腎之氣相去僅八寸四分元氣週流止於百刻
故以子為一陽生午為一陰生七十二爻半陰半陽
盈虛消息比之天地之氣特倏忽耳善攝生者吾之
天地陰陽無愆則榮衛週密而六淫無自入矣

桂陰語卷之四

元

章

夫人應世之術非必盡廢諸事而後謂之攝養也特消
息否泰而行之藏之量其才能而負之荷之若才不
逮而強思力不勝而強舉深憂重患悲哀憔悴喜樂
過度汲汲所欲戚戚所患談笑不節興寢失時挽弓
引弩沉醉嘔吐飽食即臥跳走喘乏懽呼哭泣皆為
過傷此古人所戒之節也况風前月下竹徑花邊俯
仰傷懷杯餘疎散或進退惟谷而干祿或衝煙冒瘴
以求榮呼吸雜邪停留寵辱飲食異味荏苒暴患尤
不可不知戒焉

外護其身如惜干霄之茂樹勿縱一斧之刃伐傷內護

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鍼之鋒穿破妙道之士當知二護之法有味哉其言之也君子修身慎行必須常存此意始得

善理家者忘其身善理國者忘其家何也為富不仁則忘其身矣為天下不顧家則忘其家矣聖人以肢體為國以精氣為民治其身而家無不齊治其家而國無不理

因馬念車因車念蓋趨趨而末決寤寐驚悸而不安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兩腎中間白膜之內一點動氣大如筋頭鼓舞變化開闔週身薰蒸三焦消化

推蓬寤語卷之四

三

章

水穀外禦六淫內當萬慮晝夜無停八面受敵由是神隨物化氣逐神消榮衛告衰七竅反常矣噫業識茫茫安有止極是在人知足知止耳

人之始生其氣日向上升故齒毀復出髮剃更生志慮聰明日長及真精既溢之後其氣日漸下降初則便溺處毫毛次則兩脇下毫毛精神已虧於體矣又次則兩頰生髭鬚又次則兩頰生髭鬚而精神已虧於首矣然猶有精血充滿髭鬚毫毛尚黑迨至中年則精血不能充滿而頤頰皓素霜雪滿顛齒落不生髮落不出矣君子見其徵則知其內驗其符則省其中

而頤體養精惜氣存神雖若逐亡猶恐不及况縱欲以戕生損身以促命乎

人之胚胎賴父母精血凝結而成及至十月胎完則父母精血一點也用不著止做得一箇胞胎其中得父母一點神氣日漸長大其精血惡濁之物日逐翻出至十月滿足翻天覆地因地一聲脫胎出世其父母惡濁之氣還不能盡又去口血剃胎髮每月變蒸輪年疹痘至七八歲又毀齒更生然後體氣漸清知慮漸長別立乾坤自成造化漸至十五六歲再為父母矣豈非天地一團至真之氣所成乎人不自愛惜淪

推蓬寤語卷之四

三

章

於天札不能延年立命寔為可惜

人之有身乃天地一點真陽之炁也是氣也生於無形無象之先聚於無極太極之內父母未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未有此身即有此氣此氣運行周流六虛形以之而成心以之而靈耳目以之而聰明元神以之而運行五行以之而化生散之則混融無間聚之則凝結成形聖人知此攝動心止欲念聚神光結正氣天下泰然將正而定矣

受天下之群實心莫若虛應天下之群動心莫若靜惟虛不為物之所礙惟靜不為物之所惑故必窒慾以

空其性懲忿以虛其心以之修身則無自不得以之
治性則無往不可寂然太定與道為一

天地之氣不升則不降不出則不入虛管漑滿捻上懸
之水固不泄為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漑
不入為氣不出而不能入也善養生者能存其神則
氣自裕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焉盈天地間皆氣
也氣不為天地之所盜則為吾人之所盜長生久視
之術其要在此人顧損精以耗其氣何哉

墳素之書以心為身中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以此養生
則壽沒齒不殆主不明則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

挂蓬齋語卷之四

三

張

以此養生則殃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以精氣為
民抱一守中心不妄用故精充氣住戰退百邪丹田
有寶四大輕安修之不已內功外行乃證真仙

長生之道莊子一段亦自好看如云黃帝問廣成子治
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善哉問至道之精竅
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
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
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
而形未嘗衰人果能無勞爾形無搖爾精長生之道
可以無俟外覓

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朱子以為叅同吐露還丹要
訣在此恰不知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竅
法金炁亦相胥等語亦是此意俱恐人以形相求之
故交互其辭金不對木却以對性無不對有却以對
上神以對德不以道對金以對炁不以木對恐人泥
性情金木上下神炁道德而求要之只是鉛汞二字
鉛不下沉汞不上飛只是交結在吾儒之道只是懲
忿窒慾鉛汞自結也

形以道全命以術延此二語道盡金丹骨髓以道全者
只是修性工夫以術延者只是修命工夫仙歌云若

挂蓬齋語卷之四

三

張

還修性不修命總是神仙第一病若還修命不修丹
萬劫英靈難入聖如此則修性修命修丹工夫俱不
可少修性之法與二乘坐禪頗同修命之法只是頃
刻結丹之妙修丹之法則有天元地元人元之分然
總不過是收拾身心斂藏神氣二語耳道雖分三理
只致一

古詩云超凡一句絕商量說破教君笑斷腸一切順違
生死事莫令厭戀作心王大抵桑榆之景勞逸不同
勞心者甚於勞力善為心王者勞亦如是逸亦如是
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弗以有涯之身供彼無涯之事

物生於天而養於天然人為嗜欲所勝聲色之蠱勢利之狗燠寒之觸情炎於中形索於外天始不能司其養矣聖人作內經數萬言或防於未然或抹於已然無非補天養也嗚呼知養生之在我則知聖人之言之當鑒如迷慾不返則天且不能如之何況古人之陳言乎

血肉之軀未嘗無病鳥獸亦血肉也巢居穴處飽而後已何以無病馬牛鷹鷄亦鳥獸也乃亦有病何也以鳥獸未嘗受人羈勒而馬牛鷹鷄則轡繫在人故耳夫人勞心勞力為治人事人之所役使安得不為諸

推蓬寤語卷之四

五

庚定

疾之所侵觀君子見其始即知其終善為心王不為形役病安從生

飲食有節脾土不泄調息寡言肺金自全恬然無欲腎水自足動靜宜敬心火自定寵辱不驚肝木以寧此得之楊景明先生之傳云養生家日用之不可廢者余謂豈獨養生即躋賢聖亦不過是語矣

身有毛髮處俱是精之走漏處頭之有髮精隨上越也眼之有毛精隨視出也鼻之有毫精隨氣行也頤頰之有髭鬚精隨口發也便溺之有毫毛精隨液動也蓋精發於竅氣亦從之其不及隨竅出者橫溢於旁

遂為毛髮耳此最為一身精神之徵皓素枯槁而不之惜何哉

身中六賊惟眼最緊身中隄防六賊亦惟眼為最難故目中一見可欲則心君為之奔逸馳驟不可復制善隄防者就於此處著力似有根柢陰符經云機在目吾儒序克復首曰非禮勿視心經序眼耳鼻舌身意亦惟以眼為先蓋三教聖人俱以此為至要

註列子者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是少壯之時也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安可以語道至於斑白則血氣既衰欲慮柔而體將休矣故可與語道而行之也

推蓬寤語卷之四

五

庚定

然有循大化而不與化俱者常不失赤子之心雖壯而不驕雖老而不耗其於語道無往而不暇矣今之君子功成名遂霜雪盈顛而方且不暇聞道焉抑又何哉

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頻好內則精竭務須時時閉目以養神日逐調息以養氣緊閉下元以養精精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道家謂之三寶又謂之大藥此非惑於異端之教寔吾儒養生之常理耳

精存於目則其視明精存於耳則其聽聰精留於口則

其言當精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終身無患
又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
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合文子之二語觀之
人何可不愛精而遠欲耶

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夫鬪者非特鬪
狠纔有勝心即自傷和學未明而傲養未成而驕志
不行則鬱而病矣自暴自棄言不及義而狂矣大抵
血氣盛旺之時難以制抑凡事當先知心是吾之靈
明主人一切好欲欺侮凌奪肆恣者是血氣所使倘
犯刑名災害則是靈明主人自受苦辱也嘗作此想

者自然漸成調伏

桂庵語錄卷之四

三

英

男子八歲而陽精生十六歲而陽精泄八八六十四而
陽精竭女子七歲而癸水生十四歲而癸水降七七
四十九而癸水竭予嘗驗之男子之壽多阻於六十
四歲之外稍有不謹多生腫脹風痺諸疾多損壽元
故曰人生七十古來稀女子之壽多阻於四十九歲
之外稍有不謹則多生崩淋中脫諸疾亦多損壽元
男子能過六十八九女子能過五十三四則可躋上
壽無難故知命者於此耗竭之時尤宜加謹此真人
鬼關挾也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
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五臟寧思慮
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疎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
人生類以眠卧為晏息飲食為頤養不知睡卧最不可
嗜禪家以為六慾之首嗜卧則損神氣飲食亦不可
過多飲食多最能抑塞陽氣不能上升將以養生實
以殘生也君子夙興夜寐常使清明在躬淡餐少食
常使腸胃清虛則神氣周流陰陽得位此最養生之
大要若肆志網縛恣啖濃鮮殊非調護之宜矣

張南軒攝生四要云少思以養神少慾以養精少勞以

桂庵語錄卷之四

三

世

養力少言以養氣竊謂此四少人不能久持耳若久
父行之則精氣神自充雖不煉養而煉養在其中若
自少而至無至於無思無慾無勞無言此又向上一
著父久不已可證天仙天何思何慾何勞何言
九華真妃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
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
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
竟則明消彼其所言磨鏡之石決牖之術童面之經
還白之法益精之道不過是寶精裕氣耳故曰上品
上藥神與氣精

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勸所臨
事皆勉强而無誠意接賓客言語尚可見况臨大事
乎大抵能慎保始終者卻疾延年老當益壯雖有貧
富之異而榮衛冲融四時若春比之抱病而富且貴
已為霄壤之隔矣况能進進不已則非常人所可知
也

青州錄事參軍麻希憲年九十餘致仕唐太宗問攝生
術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而
已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人問其術對曰平生未
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宋呂許公

挂篷寤語卷之四

元

為相問服食之法於任恭惠公公曰不曉養生之術
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悟耳謂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
而川媚許公深以為然觀此三說則養生之道可以
懸解若夫煉服食以冀長生此則方士之妄談高朗
之士慎弗惑焉

唐同州刺史孟詵致仕歸伊陽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
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
莫離手竊謂善言不離口則德崇而德厚良藥不離
手則病去而身康固長久之術也然口有善言又當
身行善事物療身病又當法療心病不尤為愈哉

國朝道林蔣先生偶抱羸疾歲乙亥病益甚噓血幾不
起先生乃謝醫藥借寓道林寺一室祇以一力自隨
閉目趺足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枕席一日忽香
津滿頰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然有省之間而沉痾
已溘然去體矣先生嘗曰某讀關洛諸書見得萬物
一體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去寺中靜坐
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如此者半年餘一
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呼吸痛癢全無間
隔

宋鼂文元公名迥字明遠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

挂篷寤語卷之四

辛

娶得煉氣服形之法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
戒家人無輒有請惟二膳以時而進既畢即徹若祭
享然其言曰辯不如訥語不如默動不如靜忙不如
閒又云清勝於濁靜勝於動忘勝於思嘿勝於語性
勝於情五勝習熟乃入道之漸門也晚年耳中聞聲
自言如樂中簧以為學道靈應之驗享年八十四而
卒

宣和中一兵偶為車轆蹙不能行遇一道人傳以少藥
步履如初兵大感激徧遊天下訪求其人少致謝悃
一日復遇諸途哭泣拜謝道人曰吾施恩於人多矣

誰如子者授以秘訣兵遂得道文中聞之詣兵問道
兵曰清靜是道簡易為上文中頓若有省噫知清靜
之為道與簡易之為道何俟他求

王邦叔侍紫陽為弟子凡九年因至羅浮語及丹訣紫
陽曰自太極既分之後一點靈光人人有分賢不加
多愚不加少盍去靜室中思我此語有所覺即急來
邦叔靜思至夜紫陽詣其室扣門邦叔趨而出迎紫
陽笑曰吾一尋汝便見爾兩日尋他不得遂滅所執
之燭而退邦叔大窘坐至五更大悟通體汗流待旦
以頌呈紫陽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迹水天平箇

推蓬寤語卷之四

三

願

中誰唱真仙子聲滿虛空萬籟清紫陽問曰誰唱誰
聽邦叔遂答一詩莫問誰莫問誰一聲高了一聲低
阿誰唱阿誰聽橫豎大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迷徒
急撞靈臺安寶鏡鏡明澄靜萬緣空百萬絲條處處
通斗轉星移人睡定覺來紅日正當中紫陽遂出金
丹圖傳之邦叔止羅浮三十年坐化

附胎育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古之制也今人以病男羸女
為不了而畢姻或男女病患新瘥以吉日之迫而結
婚病蛾無能繭之蠶破藥無結實之菓少年子女三

關情逸五神志蕩房中分外業種成胎或侏儒不振
或巨首瞠目雖具人形實無聰慧其次學道行姪執
法無戒吃鬼驅神產男生女望之不似余實見之每
為憐憫

受娠之後始終無犯則胎氣真純忽有靈光入夢或有
瑞氣相憑而生聖賢君子是以古今史傳分明五祖
山誠禪師慕蘇老泉而為東坡學士武夷丹士投真
漆匠之家而產西山先生嵩道者受史衛王之供而
出嵩之丞相凡投胎奪舍之靈常有神童茂異之士
故胎教之法使孕婦常觀良金玉瑚璉蓋蓋之器

推蓬寤語卷之四

三

願

山川之畫之祥又聽講誦經史傳集而使秀氣入胎
欲其生而知之是乃仁術也投胎奪舍之說吾儒所
無胎教之法自不可少

寶積經云是諸衆生託胎在母腹中三十七箇七日有
二十九種業風所吹次第成就第一七日狀如酪漿
第二七日狀如凝酪第三七日狀如藥杵第四七日
狀如鞵屨第五七日分頭臂脛第六七日肘膝相見
第七七日手足掌現第八七日二十指現第九七日
九乳方現第十七日聲音俱足第十一七日九乳開
通第十二七日生腸節乳第十三七日生飢渴想第

十四七日生九萬筋第十五七日生八萬脉第十六
七日通出入息第十七七日食道漸寬第十八第十
九七日六根具足第二十七日徧生骨節第二十一
二十二二十三日生血肉皮第二十四二十五七
日長血肉皮第二十六七日生髮毛爪第二十七七
日分善惡相第二十八七日妄生八想第二十九三
十七日黑白隨業第三十一至三十六七日身相具
足第三十七七日念欲出生第三十八七日滿十箇
月向母產門倒卓而生

法苑珠林云復有七事受胎一相觸二取衣三下精四

推篷寤語卷之四

三三

馬恩

手摩五見色六聞聲七嗅香何謂相觸受胎如人月
水去時喜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身分即生貪著
而便懷胎何謂取衣受胎如優隨夷共婦出家愛欲
不止各相發問欲精汗衣尼取舐之復取內根即便
懷胎何謂下精受胎如鹿母與道士精欲心而飲遂
便懷胎何謂手摩受胎如睽菩薩父母俱育出家為
道不合陰陽手摩臍下即便懷胎何謂見色受胎有
一女人月華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盛唯視男子如
宮女亦復如是即便懷胎何謂聞聲受胎如白鷺鳥
悉雌無雄春陽時節雷鳴初發一心聞聲即便懷胎

何謂嗅香受胎如秦母牛但嗅犢氣即便懷胎此七
事考之傳記歷有可信故錄而存之

凡四十章

推篷寤語卷之四

推篷寤語卷之四

話

長洲吳曜書
馬恩等同刻

推蓬寤語卷之五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本術篇

元薦氏曰道與術不相離也忘象而適真術也幾於道矣迷理而執數道也幾於術矣淺劣泛覽九流濫塵六藝迄不能究其所極默而識之歲月滋久迺稍稍融貫其旨要皆本於聖人之創制固道之支流遺裔也可無務乎迺約諸家之要歸綜其所由立者羅網天下清言逸文研味其本始昭晰

夫本末精粗之辨俾然有條歸於至道借陳玄

篇名曰本術 本堪輿之術

慎卜兆域非惟利及生人實欲安妥亡靈故其要在陰陽不偏若偏於陽則亡者化而為飛偏於陰則亡者化而為走况葬不得地又有樹穿白蟻之患生焉仁人孝子所不忍聞也今須擇稍稍風氣完固陰陽不太偏勝及無城郭道路諸患者為之庶慰人子之心若倚祖父墳墓以求子孫之福利又非矣死者生之機靜者動之根人惟死也其中有生氣存焉

以此乘地中生炁則亡靈安妥子孫受福理固有之此葬書所為作也但地中之炁難於聚會非水則無以界有風則易以散故謂之風水非得道眼指示則雖穴在道旁亦不易識其妙在羅城周密四圍擁護奇秀森列巒頭雄偉苟能悟此思過半矣雖然遇者人也所以遇者天也君子尚修德以伺之

天地間大地生亦不數非術士心通造化妙合玄微亦不易識第一要知地何郡何邑鍾聚元氣當生異人第二要知時何元何日與地氣合此地當興第三要知人何家厚積祖德純善慶將及知此三者又

能望地方之氣任推遷之運識地所在或近城市或居山谷識穴所在或饒左或饒右不差毫髮然後刻應可企若其家不應得地而強圖或力小而圖大焉術人受殃生人辭福噫此嘗試之言也余安敢以窺言而惑世哉

堪輿家書有云山肥人飽山瘦人飢山清人美山濁人媿山完人喜山破人悲山歸人聚山走人離山伸人壽山縮人低山明人達山暗人迷山向人順山背人欺又云以端方而知其忠以傾側而知其佞柔亂以知淫卑劣以知賊粗猛以知惡瘦薄以知貧粹美知

慈威武知斷分窮源大江而知出身之遠近觀外城內局而知器量之弘隘人之居止日挹山川之氣而受其秀人之墳墓子孫世代心之所嚮往其以類應理有不可誣者

地理深淺之說古語云北方土厚氣沉宜深南方土薄氣浮宜淺宜深者卽司馬陀頭所謂乳脉粗大陽藏於深必須深取壙以通之宜淺者卽朱子所謂興化漳泉間棺只浮於土上深者僅以一半入地上面封土甚高後見福州人葬移舊墳稍深者無不有水以此觀之葬之深淺係於土之厚薄又不專拘拘凹突

之間也孝子順孫於此詳之酌地所宜而弗可惑於禍福之說

古書云前有洿池後有丘陵東有流水西有長道謂之正穴此何義蓋葬家最忌偏陰偏陽南有洿池則火不上炎北有丘陵則水不下沉此抑火而滋水也東有流水則移西金於東西有長道則移東木於西此益金而剋木也水火不偏金木得位故謂之正穴俗師不解其義凡見前有池湖卽指爲明堂而不知太闊則水溢後有丘阜指爲來龍而不知太峻則火炎此真癡人面前不可說夢

葬書云龍過千江不過一堂余嘗舉似術者云明堂雖闊不過一江耳何爲過千江而不過一堂也術者無以應余語之曰氣脉未止則雖千江可過若山川之氣至此凝止諸水於此會衆山於此會前有明堂後有玄武左右環抱此正結穴所在也一些氣脉漏洩不去故穴中融暖溫胎息孕育名爲大地術者大服但大地所在自有鬼神司厥予奪非知力所能窺竊也

公位之說不過儉小之徒假此以歆動邪心而要私賄耳術莫神於楊氏矣其斷明堂之訣曰明堂要似蓮

葉水盪歸左位長公起盪歸右處小公興若在中心諸位貴卜氏亦以東宮竄過西宮右臂尖射左臂卜長小房之利害但其法不過以東爲長子西爲少子東西之中則爲中子以分其大槩而已若細分富貴於毫髮之間則拘泥而失其初矣竟亦不驗

語曰天下萬事俱順惟金丹地理爲逆然哉金丹之道曰還曰返地理之說曰聚曰止老氏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故不返不還則散不聚不止則離氣之衰也物之順也生之所以死也能返能還則凝既聚既止則合氣之盛也物之逆也死

之所以生也故以之養生則精氣神混合為一形神俱妙可以長生以之葬亡則峯巒丘阜四面環拱乘其生氣鬼福及人其術雖流於方伎然其始之作著大都能窺見天地玄妙故能以術收攝盜竊元神歸於一所有立竿見影之驗今之術者非古昔比也而假託古人以言禍福損益何與

玄機云一取勢二取形三折明堂四登龍虎五對朝山以為最簡明而且切要知者以為雜而未純正為未了乘生氣一句耳蓋生氣者風水家之極論也后為元氣前為堂氣左右有界水者為明氣無則為暗氣

推蓬編 卷之五

五

前親后倚四遮周密而穴中完固者為盈氣前官後鬼龍虎二曜能使外豐滿而內員淨者為餘氣主峯重厚端聳無破漏者為積氣水之來而無原者為開氣其生而無流者為閒氣又山之發腦處為生氣窮極處為絕氣枝蔓處為散氣欹斜處為敗氣孤弱處為絕氣故瓊林經曰得水則氣止無風則氣聚此葬法第一也知此生氣而又知聚之法則吉氣在中矣

鄭彥淵論生氣曰生氣者即一元運化之氣也在地則發生萬物無處無之無時不然也然非求氣於土中

也無者氣之本體蔡氏所謂氣無形者是也故秦人嘗謂東南有天子氣楚人亦謂望其氣成五采唐人亦謂奉天有天子氣本朝劉誠意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光映水中同遊者皆以為慶雲伯溫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此皆求氣於無形之妙凡此必須道眼非尋常目力所及今人即須求之形勢達僧所謂形吉者氣亦吉形凶者氣亦凶形舒者氣亦舒形暴者氣亦暴形一者氣亦一形亂者氣亦亂嗚呼得之矣

觀瀾翁曰富貴之地天地所祕惜神物所護持苟非其人見如不見劉氏曰人之貴賤本乎天命家之盛衰係乎氣數地有此穴則世有此人苟非其人則此穴將昧而不顯得而復失昔李唐龍圖蓋政酷虐楊公得數代宰執之地欲以與之夢二使叱之而止孫鍾孤孝種瓜為業三仙人乞食畢示之葬地後四世為吳帝觀此豈非陰德必報之驗蔡牧堂曰求地者必以積德為本

推蓬編 卷之五

六

朱子曰冀州風水山脉從雲中來自脊以西之水流於龍門西河以東之水流於海前面黃河環遶華山為虎泰山為龍嵩山為前案淮南諸山為第二重案江

發生萬物無處無之無時不然也然非求氣於土中

南諸山及五嶺為第三四重案又曰嚴州富陽縣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起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又曰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遶海島諸山亦相向右運南直至泰山湊海二自蜀出湖南廬山諸嶺三自五嶺至閩越北則黑水之類纏繞至於南海又曰河東地形極好左右多山黃河遶之嵩山列其前又曰前代都關中者山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黃河旋遶也又東南必都建康者諸方水道所轉武昌亦好形勢上通關陝中向許洛下通山東觀此數語每論一處風水便

推蓬寤語 卷之五

七

及許多去處合成許大器局時師觀地亦必識得一郡一邑一村落山水自何處起至何處止然後可以原其起而乘其止也

地理之書謂可改天命而不知其卒為天命所囿嘗觀圖地之家其昧者無論矣有得吉壤而不果葬者則怵於公位不及葬者則惑於年月不善葬者則誤於庸師不能葬者則阨於爭訟又有已葬而旋廢者則盡於異說而以禍福修短之時有者動之往往留界福人此非天命哉故其書卒歸於陰德君子寧汲汲以修德無寧汲汲以求地德既積地自至地既至福

斯應焉

葬有夙緣不可強致昔衛靈公没卜葬於故墓不吉卜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漢有古壙其中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果為滕公灌嬰所葬宋朱韋齋詩有杯酒閒談寂歷中之句及晦菴改葬韋齋乃在寂歷地名由此觀之葬有定數但人子送終不可不自盡其心耳

浮屠泓與張悅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隅有三坎各深丈餘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

推蓬寤語 卷之五

八

將不終後竟如其言此既穿坎而召禍乎抑將有子孫之禍而後穿坎也吾儀圖之張悅之宜無後已定于天矣穿隅適以符之耳果如僧言則張悅力能別卜一宅再擇宅氣王相者以為居子孫之天命其可改乎萬無此理

賴布衣之徽州悞覆程丞相舊墓鄉人不信夜夢神人告曰汝衣祿在杭金嚴間此地不宜久住乃速行宿逆旅逆旅人識之令相地鑿一丈二尺深得穴傍有神祠為之夜哭至今累世富貴不絕遂之杭金嚴間甚著聲今浙西富貴家祖墳大抵皆賴卜也由此而

觀則知術士衣食尚有定分况人生首丘豈無定所
或求而不遇或遇而復失皆有天命存焉為子孫者
慎毋久暴露以來陰譴哉

古者天子得為遂道傍穿隧道而攬棺于其中其他皆
直下為壙而懸棺以窆墓是塋域墳是封土隆起者
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興化漳泉間墳墓甚
高棺只浮在地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稍深者無不
有水地土淺薄也北方地土深厚則深藏不妨孔防
墓之封其崇四尺立小石碑於前亦高四尺跌高尺
許孔子篆季札墓前石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推蓬錄 卷之五

九

其墓誌則兩石字面相向埋之壙前慮異時陵谷變
遷此石先見庶有人為掩護耳

死者精神離去軀體自與生人別是一境界不自知死
視昔形骸如芻狗耳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
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
但非所以慰仁人孝子之心耳吾將譬之人方睡夢
重裯疊褥不知也錦蓋繡帷不知也及其醒也彼方
知之方其夢也彼不知也世顧殉死喪生芻靈明器
几筵車馬盛陳廣設誇耀閭里亦何益矣但做古人
稱家有無棺擲周身親膚遠土死者無虧生者不恨

豈不快哉

空谷傳聲氣之所鼓也嘗觀天台山瀑布泉若人作語
則泉四散飛灑其面濕衣浣之不脫推原其故則由
四面俱山石山中氣充滿氣動則泉飛耳世之堪輿
家欲地氣聚者為此也若四圍山水飛走氣則何有
此當神悟心解故曰水底必須道眼徒以形似求者
非造閻域者也

人云鍼能指南非也鍼乃頑鐵死物豈能辨方域能辨
南北者磁石之氣耳術士藏鍼不離乎石正欲鍼傳
磁氣耳試以未養之鍼而浮水則南北淆不惟不辨

推蓬錄

之五

十

續

南北鍼亦不浮矣予謂磁石乃陽物故氣亦從陽陽
氣在南故鍼亦從南鍼首向北者得氣獨重懸乎
陰也姑誌此以俟明者焉

堪輿家之說有其物甚小而所關甚大者如江水衝徙
浦子口城相傳歸咎於部使者之拆畫牆天津衛近
少魚鮮相傳歸咎於水滸之石獅子雖未委真的然
相傳有自或未可知以此觀之則丘墓之鎮石居室
之壓獸未可輕廢也昔桑道茂居有二栢甚茂曰人
居而木蕃者去之乃以鐵數十斤埋其下復曰後有
發其地若死太和中溫造居之發藏鐵而造死浦津

橋每冬冰未合春冰初解流澌崢嶸縵斷航破而人不得濟開元間乃授有司俾以鐵代竹結為連鎖鐵為伏牛偶立於兩岸以繫繩且厭水物由是奔流不突而橋因可濟以是為證厭勝之術豈可謂盡無哉君子慎慮而從之可焉

凡二十二章

本醫藥之術

形不足者補之以味精不足者補之以氣二語乃醫門要旨所謂補之以味如甘溫補脾鹹寒補腎之類人皆知之若補之以氣人多不解藥物有味有氣如氣清則入首氣濁則入足氣陽則上升氣陰則下降氣香則竄入腠理氣重則滲入血脉之類是已雖然醫者天下之神術也必與藥品輕重深淺穠淡厚薄冥會默契然後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若即按方處治未有不誤者也

醫之用藥猶將之用兵熱之攻寒寒之攻熱此正治也因寒攻寒因熱攻熱此因治也子虛者補其母母虛者益其子培東耗西增水抑火或治標以救急或治本以湔緩譬如兵法聲東擊西奔左備右攻其所不守守其所不攻衝其虛避其實擊其惰遠其銳兵無

常勢醫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將能因病變化而取效者謂之神醫

醫者意也其術不盡於藥石故古人有泥丸菘草可以濟人之語蘇耽橘井食葉飲泉即愈豈專藥石也此在醫者有恒能真心濟世不逐逐聲利之間則雖祝由可以已病以我正氣却彼邪氣德行所積隨施隨驗固非常理可測若只專專計刀錐之利已心不正安能却邪雖已試之方珍異之藥或未必驗此蓋有神明助乎其間非可擯之為妄語也

士大夫小小疾患不可輕用艾火鍼熨此一法雖古人

有之但士大夫有疾不能靜養多接見賓客酬應世務心火不寧嗜欲多熾不能已病反致增疾止須倍加頤養不以外物縈心止聲色以清耳目戒淫佚以養性情苟非深痼之病未有不已者也

病有五一日稟受之病與生俱生者是也二曰果報之病伯牛之癩袁盎之瘡是也三曰六淫之病風寒暑濕燥火外邪所侵者是也四曰七情之病喜怒哀樂憂恐思者是也五曰金瘡擗撲外傷者是也外傷等證顯而易曉七情者責當在誰六淫則亦以此而召之耳果報之病前生今世所作亦莫非我若覺之早

釋寃解結庶幾全生其與生俱生之病抑亦父母之源流其可盡除務在以時消息之而已

後漢郭玉謂療貴人有四難自用意而不任醫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安閒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余以為此四病貴人果有之然貴人之遇醫亦有四難遠地相召素不曾試一難也稍涉毒味不敢輕用二難也尊高臨之醫不能盡意三難也專任僕妾煮爇失宜四難也以此言之貴人不可輕於致病尤須慎於服藥如夫子所謂其未達不敢嘗焉然後可

推寃

五

三

張鳳

醫家乘人之危古經比之殺人古經云不恤緩急妄索事分殺人不問有無必欲多得殺人也懶惰睡眠輕視人命殺人也辨察不明用藥差悞殺人也見不即治俄至增劇殺人也此五失挾術殺人甚於挺刃昔陳景仁妻張氏有微疾醫悞投血隔之藥遂至不起既死魂神蕩越一日因景仁出郊遂合為一恍惚如狂獨歌獨笑以終其身觀此臨人病患可不慎夫

火食之人未有一生無病者少壯之人病猶未覺年高之人病乘其所甚而現精神不能支而衰病及之矣

此其積非一日之故也每見年華既邁不任其病患之苦必欲決去以為快不知病根有生一病之所現即一臟之受損乃汲汲焉求以醫藥草木之末療治之不知臟腑已不如昔病患自不全祛况寒涼溫熱之味解表下裏之藥亂攻妄投真精愈耗何如養氣存神寶精病以漸除反有過於服餌之效知命之士味之

古今名醫惟東垣為聖其處方治病藥品極多譬如韓信用兵多多益善他如張子和之汗吐下三法多宜於北近日朱丹溪補陰諸方多宜於南自有醫以來

推寃

五

張鳳

名士不數數也近醫書充棟多被庸工剽掠前書妄著論辨類集諸方玉石並載一遇病患盲不能辨宜用何藥何方人命至重非以供庸工之嘗試也嗟乎三代以還豈獨聖學不能復明即如小道亦未有可觀者焉

人生病患乃得於父母稟受之初者其終當有何疾亦是定數家有一僕其母五旬餘患膈咽而終其僕五旬餘亦患膈咽而終如其母之疾其母受胎後二十年而有是病其子經五十年而後有是病則其母未病之先而其子之病源已受是氣於結胎之時矣豈

非一定之數乎今人得末疾而汲汲求療於草木之粗祈禱之末其亦不知受病之源者矣

草木滋味原與人身精神本非同類止是藉其寒溫甘苦性氣救偏補敝耳然又視其人物質稟乃可奏功假如牛馬有病氣質頑銳止取藥滓雜煮啖之其病可療村夫野氓生平不曾服藥氣質粗蠢苟遇病患止須庸醫稍稍品劑其病亦已至城市中之人病已難瘥及貴室宦家氣稟既已清淑藥品卒不易應雖用上醫處劑稱量分銖猶不易冀其全效也若稍遇沉痾臥榻之病則岌岌乎殆矣

推蓬寤語

五

五

末

人之脈氣不同不可一類而推長人脈長短人脈短瘦人脈露肥人脈深性褊急者脈弦浮性明快者脈流利凶狠者脈勁實慈祥者脈和緩不攝之人病輕脈重有養之士病重脈輕忠厚之脈往來調暢詭譎之脈乍浮乍沉其餘素稟暴變之不同又有不可盡舉者要在指外盈虛消息之耳

蜀人通真子註叔和脈經已行於世而其道未行遂歷湖漢江浙亦未有目之者及至淮之邵伯鎮旅於僧舍亦無聞於人又將轉而之他主僧聞之曰子若不設肆誰則知之市有寺屋吾給子具請試為之既而

醫道大行家產豐足一日主僧將化召其前來密語曰子前生在此鋪街鑿井今享此報更宜積德言訖而化

神農氏遍嘗百草盡知草木甘苦寒溫立法攻治百病後世醫家相沿為衣食計承襲差誤殺人之害多於生人之功余見粗工不識身中升降之理膝理啓閉之度妄施鍼藥致失人命殊為可惜士君子須知病前自防之戒兢兢調適苟罹小患必須顧神養氣靜心固精俟其自復可以萬全若輕用藥餌縱得小效所傷必多藥無補法不可輕信惟有汗吐下三法推

推蓬寤語

上

六

末

陳致新差為得理尤須慎而用之

遠在千萬里之外可以數測近在一身之內不可以理推何以故天地之遠中國之外按曆象據圖藉可盡知若一身之中心肝脾腎之五臟膀胱小腸膽大腸三焦之五腑位置則可知矣若其中所以運行所以漑注以生吾人者今之醫流雖度量揣摩萬端終不知也昔列子稱工人偃師所造倡者歌舞合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無不畢具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

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若偃師者非知造化之所為乎嗚呼惟如是然後知吾身中之所以運行而惜乎偃師之不再生也

名醫用硝黃冷水治痘瘡毒氣太過者不可見其用藥相背而惑之有一種毒症證頭面遍身渾如朱砂始出即成一片不分箇數悶亂煩躁大便鮮血日夜無度又見一種毒症出至十二三日口鼻閉塞氣無出路耳眼亦然漸次口鼻清血黯水逆然而出此二者固為死症如敢以硝黃下之則或可回生倘一疑慮則禍不旋踵矣余有慧女出痘患如前症頓至不救

推蓬雜錄

七

吳倫

至今惜之因見此論殊有理筆記之以惠來者

萬病解毒丹藥品具載方書余嘗見 藩府所製藥味真正搆藏篋笥中每遇奇疾莫不應手而瘥嘗謂仕宦遇美藥如楮腰子三七血竭阿膠花藥石蚶膽諸品必謹藏之伺一用著處轉死回生一壺千金也閉門著方書雖非大臣盛業然知醫豈非人子之有事哉

養生主論云予嘗從士夫遊洛間每聞諸公稱一人善治背瘡者嘆其不遇其說神異忽日有一人同一方士來投予之別墅托宿數日云善治背瘡詢之即其

人也問其方唯唯然自言某師遇仙得傳此草雖六月間以手探之亦如冰雪一日至墅外忽自咄咄而報曰門前幸有此仙草遂鄭重付祝於余余嘆而諾之曰此即射干也方士曰某昔貨藥淮西適值官司拏醫出征遂竄入八百里山場內遇一老姥年一二百歲自謂金亡避兵來此元完顏氏醫姥也傳以此草并壽星散專治惡瘡救人無數并著其方地扁竹散射干為末射干即俗名地扁竹也原花園中之物葉如良薑根如竹鞭其色初開如金之狀右一味每用小錢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即微吐在下

推蓬雜錄

六

吳倫

即微瀉子用濟人其功如神仍用膏藥收口壽星散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糝之不痛不痛糝之即知痛大南星一味為末右一味如背瘡大痛者遍糝於上即得安卧不知痛者糝之至於知痛即可治也

瘍醫公孫知叔賦性慈慧記問詳博深明百藥之性味創造丹砂雄黃礬石磁石石膽為五毒之劑其說蓋取丹砂養血而益心雄黃長肉而補脾礬石理脂膏而助肺磁石通骨液而壯腎石膽治筋而滋肝外療瘡瘍之五證內應五臟拘之以黃堊熟之以火候藥成傳瘍無不神效一人鬚有疽生一夕決潰勢甚危

殆以前藥傳之應手而瘥此方今醫書未知載否世亦罕用予謹識之以俟深知醫理者取焉

醫方之用有驗於一方而不驗於他方有效於一用而不效於再用有應於一人而不應於他人有行於一年而不行於他年為南北異氣深淺異病貴賤異位司天異宜也善醫者明於天地之機陰陽之變尊卑之位臟腑之因其庶乎其得之矣雖然醫一也用於彼則驗用於我則不驗用於前則驗用於後則不驗何故由人之德行由人之福量救人之真誠與不真誠耳

推蓬寤語卷五

九

凡二十章

本卜筮之術

枯草朽骨瓦礫金石無情之物豈足與計事所以能前知者以我之神合天地之神以我之炁合天地之炁耳然卜筮之傳言神祠之籤筮著龜籤筮不知也卜筮之人不知也吾人亦不知也天地鬼神以神告吾人以神遇未驗而晦既驗而明彼此無容心焉爾矣若以私知揣摩億度其相去豈直千百而已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至虛也

聖人之作易也廣大悉備用無遺理然天下之數實有

非易所能盡者世人卜筮率取諸易殊不知自易之外苟承之以無心秉之以真誠則無不可前知也天地之數無心則無私無私則公公則明明則先知真誠則不偽不偽則誠誠則感感則無不通雖觸物觀梅無不占驗何必易哉康節先生雖是易數然由渠胸次灑落靜裏乾坤間中今古故能與天地日月合德合明能窺見天地分數嗚呼人能知相從林下二十年胸中豁然無一物者為何學然後能明天地之數

推蓬寤語卷五

三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其應如響無他只是精誠之極而已苟能精誠則一心聽天胸中全是天理其心至虛至明無窒無礙鬼神從而應感矣非鬼神應之也吾心之天召之也心天朗然鬼神其依卜筮協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嚴君平卜筮成都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勢導之以善此以理喻人者也然不知數即寓于理之中雖天地不能違理而為數也人子能孝人臣能忠人弟能順雖不卜福應之矣子不能孝臣不能忠弟不能順雖卜禍應之矣昔

有一術士謁黃直卿云我亦有一箇大算數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惠迪吉從逆凶此理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卜數君子苟知嚴君平之卜又聞王直卿之言其見自別

靈源禪師館一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為蘇凡為達官貴人言皆無驗至為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目視而數計靈源問其故荅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見貴人則畏怖而務為諛辭故不驗要之惟公則明明則通惟私則暗暗則惑怖貴務諛私孰甚焉而安望

推筮籍語卷十

主

表宏

其驗哉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言至公也

龜占之法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一曰石龜二曰泉龜三曰蔡龜四曰江龜五曰洛龜六曰海龜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靈夏用赤靈秋用白靈冬用黑靈四季之月用黃靈上員象天下有二十八匡法二十八宿骨有六間法六府匡有八間主八卦文有十二柱法十二時故象天地辨萬物者矣欲知龜神骨白如銀欲知龜聖看龜千里經正欲知龜志看龜十字分四時所灼之體而用之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後右足三代

而下龜法不傳世人不考古始隨俗占驗如所謂辨五色依四時之占今不復存矣

凡陰陽雜占吉凶悔吝其類有九決萬民之猶豫一曰嫁娶二曰生產三曰曆注四曰屋宅五曰祿命六曰拜官七曰祠祭八曰發病九曰殯葬秦漢奉常屬官有太卜令丞武帝置太博士後漢靈臺待詔有龜卜三人易筮三人隋有男巫十六人女巫八人歷代因之惟國朝設官更不置卜官巫亦不設凡軍國重事猶豫者惟集大臣從長議處重人謀而不恃鬼謀真千古特見哉

推筮籍語卷十

主

表宏

凡七章

本星相之術

世有以生年月日占人禍福利害貴富貧賤多有驗者其術數百年來不廢人知其驗不知其所以驗緣貴富正直之人鍾天地精英之氣而來其降生必值時月之無衝克與星宿之生旺者若貧賤兇邪之人出世其氣類所召必值年月之衝搏與星宿之衰敗其理有固然者術士假此窺測一二以干衣食若必欲泥此求其日陞轉何官某日得何喜慶此又不智之甚矣

支干之相因有盡世人之生育無窮執此以論殆有遺於所推之外者且人之出處不同或先富後貧或先貧後富或先榮今辱或先辱今榮如此等類萬有不齊須當審其人如農工商賈之異業因其地如南弱北強之異氣任其運如治亂否泰之異時如世方尚武則支干之剛勁者得地如世方尚文則支干之俊逸者得用如世不諱鯁直則時日之正直者得進如世不行賄賂則命運之廉潔者得通此皆變通以濟術之所不及否則未見其能驗也

今之星相者率揣摩人情曲中所欲遇年少之子多浮

推篷寤語卷五

章

章

許其科目年高之士每溢加其壽考因人情之不足多言前蹇而後興因世路之速化多言暮遷而朝轉或言時下之災迭則少有啾啾者必咤其能或言日後之興隆則過有求望者必喜其驗已身駢麟者則許子嗣之將興老境淒涼者則斷六親之無倚大抵曲為辭說以苟贈遺非有意求其言之中也明理君子諒不為其所蔽焉

星相之術傳流有自間多獲中者然不驗者嘗多於所驗世所詫奇中者如天網柳莊之流計其生平亦不數數也予嘗聞星家之奇應多在五星相家之奇應

多在氣色但五星流轉在天而欲應一人之禍福氣色隱見在面而欲兆外來之災祥恐無此理矣雖中亦不能一一符合也故君子不能無信不能盡信惟信理不惑斯可以語知命君子

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此語道盡相術骨髓故知心正於內驗形於外心亂於中相變於外甚可畏也然此亦是實理亦不難知假如人心一怒則面見怒容身顯怒形人心一喜則面有喜色身見喜形奸邪偽妄之積豈有不形見於外者乎生於心見於政發於事徵於福極有必然者矣君子修德

推篷寤語卷五

章

章

俟命積德之至亦能改天命焉

相術之行久矣荀子作非相篇譏之經今又更千五百餘年矣術竟可信乎曰有是術必有是理術載理而行者也若其無理術何能行相術之始其理微妙又有許負陳搏諸人行之故足稱仙術其所窺在人之骨法在人之精神在人之器宇在人之態度合何物像合何形局故言富貴貧賤壽夭如隔牆見錢種種俱驗以其所窺幽遠也若即相人之肥瘦以占貧富輪人之部位以斷吉凶此則棄本而逐末沿流而忘源者耳

袁柳莊 國朝最稱善相嘗得異僧傳授相法識 文
皇於潛邸一時金紫造謁者無虛日所言災祥禍福
神驗且皆勉之曰使吉者能力行孝義則福益增凶
者能力行孝義則禍可消每相人未嘗不以是教詔
之官至太常丞噫袁公所傳者術也其亦幾進於道
哉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此一語足為相術之宗蓋緣心
地邪正徵見於眸子之明眊性度之善惡顯露於眸
子之兇慈而福祿之久近饗用之豐嗇恒必由之若
又能聽其心聲之發其聲洪遠可卜其稟之深厚其

推蓬寤語卷

五

承

聲嘶殺可卜其受之淺薄昔人聞聲而知必滅若教
氏未暮而知其真英物所謂人焉瘦哉者豈欺我哉
人無聖智賢愚莫不各具二儀三光流峙走飛之像故
觀其偏正廣狹清濁昏朗可以別貴賤定壽夭至於
五色隱約見於皮膚之內而能灼見其災祥禍福吉
凶之徵者此非精於鑒別者不能然吉凶禍福之機
形之於五色五色之變萌之於其心心存乎吉則紅
黃之色著而福集心存乎凶則青黑之色著而禍生
焉常人得吉相則躍躍而有喜得凶相必戚戚而懷
懼能戚戚而懷懼則必力行善道足以轉禍為福若

恃其吉而肆為不善則轉福為禍亦無難者是故無
一定之相而有一定之心

世有異人為一代建立鴻業開啓泰運其軀幹肢體必
與眾異修長俊偉遐福眉壽非人所能企望其奸偽
讒佞必有回顧隱伏之態世人稍有知識者亦能辨
之不必擅相術於世者也然此必既登用而後可以
揣摩若塵埃中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今世
術人多言以冀獲中脰合無舛者千百中一人耳世
遂舉一而信百何哉

人人有定命術士無全知天機難泄露泄露多陰愆謝

推蓬寤語卷

五

承

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曰子髮鬢已白而與
身疾非令終之相靈運怒曰學道在心安以貌耶遠
公笑而不荅後果棄市豈非人人有定命乎庾夔家
富於財食必列鼎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謂必為方
伯及魏江陵卒至餓死時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
危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豈非術士無全知乎要
知天機不肯洩露但當任運而行不必苦求前知恐
以矜誇而損福
相術可盡非乎曰不可相術可盡信乎曰不可舜嘗重
瞳而帝天下矣項羽亦重瞳而霸西楚卒刎烏江李

煜太子自有重瞳自以為必統一天下不修武備敗降於宋以今觀羽為伯王煜之子為太子皆有帝王之兆而咳下之勿降宋之辱則其所過屠戮不修武備取之况自古帝王多矣曷嘗皆重瞳哉臣亦有重瞳者沈約字休文左目重瞳腰有紫痣梁武帝受禪拜為尚書僕射後梁康王友敬目重瞳謀作亂梁主覺之伏誅魚俱羅相表雄異自有重瞳隋煬帝忌之被誅

凡十二章

本方伎之術

推蓬寤語卷之

三

仇

天下之道術衆矣然人無恒心習學不久遂爾灰志多不造其間域而止迄亦無驗若能專志持久則雖始好手技終進乎道况所好者道乎君子務其大者遠者技術之流雖不探究無傷但非持恒久之心凡百事多做不堅固楊龜山三十年兩肘不離案讀書然後於道有進異端如達磨亦而壁九年然後成道勤苦尤甚今人鹵莽滅裂而耕豈不鹵莽滅裂而報耶古今伎倆凡到得妙處駭觀易聽人咤若神不過造於極熟而已人品高操得熟即射虱解牛斲輪弄丸舞劍削鏹等事皆入妙境但究竟於自己身中無益耳

若增一分伎倆則妨一分道業此又不可不知

用志不分乃礙於神凡伎藝皆然唐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夜聞水聲明皇稱為通神佳手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踞齧長鳴一時號為畫聖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強其點睛龍竟飛去此何以故蓋畫者一身精神俱萃於畫故其發見筆端亦能生動如真有僧勸龍眠居士莫學畫馬謂再生必墮馬胎由是龍眠改畫觀音畫更入妙術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幻師於虛空中以幻術力化作種種色相如武帝之見李夫人明皇之觀燈廣陵玄宗之翫景西涼皆幻術也然皆由於武帝明皇玄宗之蠱惑信向然後其術得行若一念持正則幻師亦無能為昔唐有胡僧善以呪法生死人傳奕云試使呪臣臣必不死後果不驗則知邪不勝正自古而然

推蓬寤語卷之

天

仇

邪正殊途勢不兩立正之所至邪不自容譬如日輪照於冰山日固自如冰當自釋昔方謙之清靜自居味道為樂時所居之方多病山瘡謙之書名與之無不立愈或請其方謙之曰嘗聞心正可以治邪吾居貧無財可施但得誦法輪道德經隨喜衆善慈悲靖惡自謂可以自治亦可治邪如是而已即此一事邪不

勝正可知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曰容安能教我射乎容曰非能教子支左紘右也夫去楊葉百步而善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勦子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息噫此旁觀之夫蓋隱者也韓彭惜未有以此意語之者

算學不傳久矣唐有算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二分其經以為之業習九章海島算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

推尋語卷之

五

濟

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三年張丘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一年其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近年荆川唐公始講古算一學重刊遺書而算學之灰復燼

魂本與體相依附然亦有時而可易曾見附童一術列四童子更其衣裝為馬趙溫關四將式立堂中術士書符誦呪如法能使四童中一童漸漸搖動久之跳躍如神降狀舞刀劍如素閑者既定叩以事率隨叩而答叩已則退則見童子呵氣數口而醒問童子童

子不知也及問童子初舞時汝何在曰我自在堂東坐耳則知其體為鬼所附麗彼不知也所問之事亦不甚中若止令舞劍則一一中節雖老劍士亦咤以為能其寔童子素不能曉可見邪氣隨在而有但不當倚信耳

唐元宗車駕次華陰上見岳神數里迎謁召諸巫問神何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鬘紫衣上至廟見神縶韉俯伏庭東南大栢樹下又召問巫對如上見上加敬禮天子為山川百神之主伏道迎謁理固有之老巫之見亦神矣嗚呼巫一也何幸而為阿馬婆之巫又何不幸而為河伯娶婦之巫哉

推尋語卷之

三

濟

宋太宗作端拱樓聞董羽善畫龍水召之使畫於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謂天下絕筆及太宗引嬪御登樓觀賞無何太子見龍大驚立命汗漫半年工夫一旦無用鄉使皇子不驚董羽恩數豈在明日此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然則雷轟薦福之事自不足怪矣

荆楚尚鬼有一巫頗聞於鄉其初為人祀几筵尋常然祈疾健祈歲穰其後几筵甚盛祈穰反是人謂此巫初為人祀家無甚累又齋誠祈禱昨必散之福應於

外後男女蓄息衣食廣大又不罄誠意昨私於家故神不歆其祀福不應於外由是觀之非獨巫也祈晴禱雨呼風叱雪凡以術名世者大抵不容一毫私已若庸心私已術不靈驗矣

巫覡本以傳神然所傳者類非正神迺靈魂所依附耳其言禍福生死貧賤富貴得喪窮通類多不驗蓋巫覡歌舞若狂其身中之神遂為淫厲之氣所著故懸斷世情其知識靈慧原只是巫覡之分量尚不能及人豈能知人之所不及知者乎余每驗之雖目前咫尺之事尚未必應世有信之以追賊犯決疑事鮮有

推篷寤語卷之五

生

吳倫

不為其所誤者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古未有選擇之法但孟子有天時不如地利之語則已有孤虛相王之說矣千古以來因襲承用不知其說驗乎不驗乎余謂世人作事動衆諸氣所聚多有神明主持其間一遇時日衝擊剋搏禍福應之其理良有君子每遇作事須隱約簡易不動大衆不眩觀美不為鬼神之所測識則雖不拘時日無傷康節出行多不擇日人告以不利則不行曰人既言則有知鬼神敵之矣如此則知不為鬼神所覷無害也

符錄之說自古有之一人誦大洞真經事鉏下所得金

像甚謹三年忽夢所事金像語之曰大洞仙經爾熟記矣大洞法錄爾未知也今授汝治邪魔既覺枕前得二書一曰大洞錄一曰大洞法因開錄讀之至天騶甲卒一萬人度之句忽風雷晝暝金甲朱綬者無數列前俯而請命其人不覺厲聲謂曰吾要汝等治瘟鬼此鄉某家闔門病瘟為吾驅來俄頃執鬼使五人出有蒙虎皮者冠雄雞者貌若犬者若烏鴉者若驢馬者所執有水火羽翬釜鑿之具其人怒而叱之將滅其形彼有辭曰弟子等歲運所生歲氣所成所遊有方所病有人陰譴至者受其殃亦非弟子等敢私也若蒙真官寬貸後遇行瘟見真官符錄所在即不敢至矣後閭里病瘟者與之符錄皆活然則符錄治病理固有之但當行之以誠信耳

凡十四章

推篷寤語卷之五

生

推篷寤語卷之五

推篷寤語卷之六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還真篇



元薦氏曰嗟夫真妄之難辨久矣宋晁文元公云無形而常有者真也有形而終無者妄也真妄苟辨覺生其中余研究斯旨固知天下若事若物苟有成有敗有去有住有生有滅者皆妄也真性圓明妄則何有今之不違真而逐妄者或寡矣夫逐而不止則流而忘返如人去其室家而不知還也

推篷寤語卷之六

長洲吳履書

素庵刻

故名其篇曰還真思以節人情之流俟俾約之自外而之內云爾

還本性之真

世間為許多沒用底勾當將無限的好歲月瞥爾消磨盡了人生世間或潛跡丘園或浪遊湖海或馳騁天衢或屈蠖泥塗或游心伎倆或落魄九流總是於道無得于已有損徒苦身心何如將此等歲月用在自已身心上磨鍊一場到頭當有所得豈比尋常聲塵杳無捉摸

血氣心知之所及者乃凡心非真心也血氣心知之所

不及而能知者乃真心也嘗見夏月蚊嘍人方睡時心不知也手足能祛之殄之真心之所為也至於遇般憂則神不寐遇戰鬪則身戰慄有凶事則心動悸心欲強制之而不能亦真心之所為也真心之謂神神之謂天凡心之謂形形之謂人

為學下功止有一捷徑法門惟要去凡心至緊逼撥得一分凡心退則見一分聖心逼撥得十分凡心退則見十分聖心如天有雲霧去得一片雲霧則露出一片青天若一天無雲霧則目中俱青天矣非有別法也但隨事隨時處中此又有一段工夫然凡心既退

推篷寤語卷之六

三

素庵

則中亦隨見去凡心工夫占了九分合中體工夫止占一分故曰克己復禮克己去凡心也復禮合中體也顏子幾於無我已到克己地位未達一間正是合中工夫猶欠故夫子告以復禮之目

凡心掃除極難譬如陰雲旋散旋合須用迅掃工夫時時打疊猶恐復翳有用十二時工夫而一時中仍發作者有用盡一生工夫而頃刻中即變易者為根性自歷劫來埋種深固難於頓除如撲滅燎原少存星星之火未息煽之滋熾學人心地須如冷灰枯木始得六祖譚經云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雖是中乘

法門吾人却有依據

或問去凡心之方曰懲忿窒慾忿高如山最難平慾深於澤最難滿聖人係損豕曰山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已明指蹊徑矣

真性如青天中體如天之日月去凡心披雲霧而觀青天也合中體仰青天而見日月也日有中晷月有虧盈原無定所事有常變理有經權寔無定用然仰青天則日月之明有目者所共覩

操煉工夫全要在遇境上不退轉方有進步如遇境上退轉就平素說得天花亂墜也沒用就平素探索考

推蓬寤語卷之六

三

張原

究得精也沒用就平素品評人物籌量得到也沒用蓋緣終不是自己的須是自己磨煉得如見火的真金一般越煉越剛投之所向無入不得心地圓陀陀光燦燦有楊柳風梧桐月氣象方是真入境界不然遇境來前如貧賤富貴威武等事萎然而靡道心退轉矣

識性習熟最難滿除深入性中埋種堅固雖歷數十年不失辭如小技紡筆琵琶樗蒲射獵之類其藝至微若復耽戀與性相習雖切戒終莫能除復遇此種好即旋生程子所謂見獵不覺有喜心者良然也然則

何如曰是在窮理耳勘破此好從何而生知自無明中生元非性中自有雖復學習於我何益於己性何與一一覷破其好自除心地自然清涼與愚蒙者迥別

唐陸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祇是庸人擾之始為繁耳因悟心間本無事率由妄念擾之始為煩耳人欲不擾天下之事當先使諸念不擾吾之心欲諸念不擾吾之心當先自無欲始無欲則心清心清則不擾施之天下將靜而正矣

推蓬寤語卷之六

四

張原

孔子師甘羅十二歲而為秦王相豈假學習哉漢孝昭帝十四歲辨上官桀之詐司馬溫公七歲而出投甕之兒其餘英哲之士悉由少作學特以充之耳非能改其天性也聞虜中試馬置母馬山顛置其子山下一馳而及者為上再馳而及者為下三四馳而不至者殺以供士卒人亦猶是也豈惟靈異之性即昏鈍兇殘諸性亦定之於初不復可易人能勉強學習磨礪所偏僅可少損耳

富貴如浮雲非獨富貴其貧賤夷狄患難亦浮雲也富貴非自性分中來其貧賤夷狄患難亦非性分自有

所遇之境不同耳君子無心處富貴亦無心處貧賤
夷狄患難一惟其理休休怡怡無不自得焉不為利
回不為義疚斯之謂見性

君子之行禮也將以順人情也多飾則偽偽則亂矣故
周旋曲折升降揖遜行其所不得已也簠簋俎豆牲
裁酒醴陳其所不能自止也聖人亦惟順之而已矣
聖人順其所不能自已之情因而飾之無所容心也
非無容心也無所容私心也此之謂真性之發見此
之謂中體之合度

聖人雖不外人性作儀大抵觀法教習之功居多

推蓬寤語卷之六

五

廉

馬之銜勒牛之輓軌不可缺也生民雖有五倫之性
若使置之空閒寂寞之濱深山窮谷之地蚩蚩蠢蠢
不知朝廷之法聖賢之教一旦置之禮法之地欲一
一周旋如度萬無此理矣近時諸公有良知之教謂
一明良知頭頭是道是欲以空閒寂寞之夫深山窮
谷之子而行朝廷升降揖遜之節也其不舛施而倒
置者幾希故謂良知為本性之真則可謂任是性而
即合天則則不可

王臨川作禮論云荀卿謂聖人化性而起偽若以為天
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則狙猿亦可為禮狙猿之

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遜則彼
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
不可服也予以為此不足服荀卿之心今乞人之於
狙猿持杖而教之跳躍頂禮跪拜無不如志以畏威
也亦猶人之畏威而為禮也胡不辨之曰狙猿固不
可為禮蠢蠢獨不知君臣乎其孰化之而孰偽之也
生民之於五教猶蠢蠢也豈無尊親之性哉聖人以
禮文緣飾之耳

有醫氏攜復春詩卷謁道林題絕句云安排必定知由
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嘆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苦

推蓬寤語卷之六

六

廉

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曰此人有志十分端確者道
林自謂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蓋先生於此
煅煉精純自知自信有莫知其所以然者遭母憂比
葬世俗時日方向拘忌之說一切不用惟擇土色黃
燥處以大統曆所載吉日行事繼配李氏卒舉柩將
葬鑿壙見水衆莫知所措先生曰吾妻也即令昇還
舍後旬日改卜兆而藏焉其破俗率類此先生惟四
孟歸祀祖考餘日惟端坐慎獨而已

禪門高士能使二虎侍從鬼神服役天龍圍繞頑石點
頭控鶴冲天飛錫躡空其餘神通不易殫述僧俗詫

異不知吾教天地位萬物育百獸舞鳳凰儀魚鼈咸
若山川鬼神咸寧四靈畢至鳥獸卵育皆可俯窺其
效尤非僧比

文洪先生有自警古體云人生受斯理厥初本無偽一
物為之役聖賢始懸異惟聖乃克全浩浩莫匪天弗
假思與勉所欲成自然衆心緣汨沒斯理未純一惟
學能反之茲焉造其極反之曰伊何亦曰慎其獨日
用亦云糾罔俾有纖惡一念隱以微淵然人靡知而
我於斯時必謹察其幾暗室屋漏中神明常在側翼
翼深自閒天理何曾息此詩精融李西涯稱其根於

推蓬寤語卷之六

七

沈嘉

經術非詞人藝匠所能道

言之與聲猶如風鳴如谷響風靜響息凝寂如故孔子
曰予欲無言還其本真之天也嘗讀傳記云張忠字
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虛
服氣以至道虛無為宗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
觀形而退年在期頤視聽不爽然則張忠者其亦有
聞於聖人無言之旨哉

凡十八章

還倫理之真

忠莫大於不欺孝莫大於能愛擴而充之一念之或欺

非忠也一體之不愛非孝也忠且孝則性天不昧性
天不昧則淨而明矣故淨明道法必以忠孝為修行
之本實群仙積功累行之先務也噫道家感格諸天
濟度群幽尚不能外忠孝為本况身斯道之責者其
力行忠孝宜何如或問何以盡忠曰不欺為忠充而
至於念念無所欺是為盡忠何為盡孝曰能愛為孝
充而至於無所不愛是為盡孝

世人忠孝率從外求不知忠之一字不必仕進而後能
致君澤民也人之心君為身之主宰一念欺心昧理
不可對人言即是昧厥本身之君故此心不欺昧即

推蓬寤語卷之六

八

沈嘉

仕進不仕進皆可謂之全忠也孝之一字豈必事父
母能竭其力即如身是父母遺體但行住坐卧十二
時中善自崇護不獲罪於五臟故雖父母存與不存
皆可謂之盡孝也若外事親則盡敬而中置身於不
善之境以虧辱其身體雖名為孝非真孝也故善事
身心即名真忠孝豈必仕進而後為忠豈必有親而
後為孝乎

剔股之事雖不可以為訓然每見割股者未嘗不隨手
瘥療以此見一念真誠神明自可感格鄩人剔股奉
母母疾遂瘳張密性篤孝母病齋戒割股進之疾遂

愈雷天錫年十一歲父疾甚剔股縷切以進父飲下咽輒避如是者不可勝紀嘗聞割股者云肉脫有聲療疾驗者割肉處不甚痛亦不會腐舉心誠孝神明儼然奚可玩褻視哉

不順之子多生不順之兒不弟之人每毓不弟之嗣應若桴鼓人謂此為天道信乎曰非然也人物以形相禪不順之子心既悖逆則其禪形而生子亦即其悖逆之心所化也故亦生為不孝之子不友之弟心既殘忍則其禪形而生子亦即其殘忍之心所化也故亦生為不友之子非偶然也雖然父兄雖未盡孝友

桂蓮經語卷之六

元

吳

而其子能力行以蓋前愆者如之何曰此則不囿於形氣邁迹自身其希舜之徒與

回回大師經云其國有伏法重囚對主者曰吾死無詞但令吾母一見死而無憾即令見之囚曰我生時食母乳我今死也亦欲食母乳全我始終既食其乳即嚙死其母官責其故囚曰我今死於不法是母教我我也未會言語時母即教我罵人及其能行也教我瞞人我取得物歸家則愛我喜我我積漸至於今日所以恨之也蓋此等之習乃天下之通患也在正室則姑息其嫡在寵輩則各私其庶父愛長子母憐幼

嬰纒有所偏則子嗣先有所恃而不從師訓戕賊患害具出於此古云偏食致病偏愛無尊良有以也人多一時置妾而不知子嗣之為累少年置妾中年多子此晚年之累中年置妾晚年多子此身後之累所遺穠厚更相告訐或有因而破產者有之所遺涼薄無所依倚或有因而流落者有之臨歧悲嘆或無及矣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魯仲連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此有所恃而後交者也若孔子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天下其誰能

桂蓮經語卷之六

十

吳

攜之此七十子所以周旋而不忍去也雖然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論交之道又在尊賢而容眾則賢愚皆為所包容矣鄙哉孝標著論絕交何與余忠宣公染習寓語云人若近賢良喻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若近邪友喻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鱉因臭而得臭結交警語云君子相親如蘭將春無天色之媚目有清香之襲人小人相親如桃將春有天色之媚目無幽香之襲人公名闕元季死節名臣觀其自警之言如此人之擇交可不慎諸僧家有伴玄門有侶吾儒有友朋三教中俱不可無友

以為道德之助如陶元亮之南村寒山拾得之豐干
虎溪之三友皆其識見德行相似有相發者故其知
與特厚故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惠施死而莊子寢
說鍾子期死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人遇知己獨為
難也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若斯友者又惡足算
哉

公孫弘舉賢良鄒長倩贈以生芻一束素絲一椀撲滿
一枚作書告之曰芻之為物縱之則亂束之則謹十
忽為絲絲至微也十忽而後成則物未有不積微以
至著者撲滿者以土為物而用蓄錢者也有入穴無

推蓬寤語卷之六

士

出竅滿則撲之知束芻之意則能謹密而不失知素
絲之意雖小而必為大知撲滿之理善積而能散弘
聞其言稽首再拜而後受漢猶近古故友朋能贈人
以言聞者亦能受人盡言自漢而下此風不競能舉
鄒長倩之說以告友者殊少聊舉其言以告如弘者
焉

謝隄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
教官程子弟荅隄曰何如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
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
之必為此媪笑也隄遂不行予謂治教一也觀程子

不使謝隄之試於教其忍使尹何之試於政乎子產
之見與程子昭合矣

巴郡士人牟麟好學不厭而樂於教人守道廉退非有
大故不出戶庭歲時起居有受謁無出謁貧甚而未
嘗怨尤郡守溫瑀辟請為從事既不起丞于宸往邀
之接語移時所談皆安時順變善身避世之語宸欲
致守之意而辭不得達又有蘇尚功者學業未終開
門受徒以師自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少安求請省
問奴顏婢膝殆無虛日嗚呼二子所為冰炭若此君
子小人之所由分也今之士人其尚師麟而資尚功
哉

推蓬寤語卷之六

士

凡十二章

還世路之真

昔人以酒為醉鄉以閨房為軟溫鄉以任官為帝鄉謂
之鄉者正緣處之甚易去之甚難情所易溺故耳然
麩蘖腐腸粉黛伐性孤犢而見被文繡辭隱而取譏
北山其謂之何情之所在雖聖人不能絕在領之而
已如彭澤之賦歸來宋玉之賦襄王邵康節之詠微
醜涉而不存亦何害於情之正與

人生所以苟富貴者即為富貴有受用却不知反有不

好處叢怨長傲費禍啓奸導淫增侈起人妬忌惡孰
大焉人生所以厭貧賤者即為貧賤沒受用却不知
亦有無限好處養德頤神遠志益氣全身立名得人
憐惜善孰大焉然人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匪獨為已
亦為妻孥却不知妻妾有分子孫有命縱有厚遺祇
恐無益貧賤之家其妻室子孫習見家翁祖父勤苦
力耕節用反足支遣其間省費自己心力與營營者
大有逕庭

粉飾華美陳設侈盛眩耀俗目而實取譏於君子蓋緣
俱是外物何所當於身心而顧來譏忌之口則何益

推蓬寤語卷之六

三

仇

矣君子貞素外防純白內備不為芬華美麗之所移
易行苟無慙布袍可暖心誠不疾菜根可嘗古人雖
位至卿相廳事僅容旋馬其明哲矣夫

祿位神物也求者不可得有者不可得守守者不可
得又所以然者數有定分也今之人因浮名冗利假
貴虛榮過求而致橫死者莫知其數殊不曉影外影
為三等妄夢中夢是兩重虛紫綬朱紱青布衫顏色
不同而已矣三台八座九品官名目不同而已矣中
外歷職大采選也官曹決事大雜戲也而妄認為已
有不亦惑乎哉白樂天曰窮通不由己權戚不由天

命即無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務由已者省躬諒非難
勿問由天者天高難與言

白公有詩句云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
樂在身自由又有詩句云閒傾三數酌醉詠十餘聲
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心太平之語最有味心太
平則身太平身太平則家太平家太平則國與天下
亦由之太平矣

向子平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然未嘗引證其事今以
古人富貴之極者二事為驗石季倫奢豪角勝可以
言富矣及孫秀矯詔遇害嘆曰奴輩利吾財耳隋越

推蓬寤語卷之六

四

仇

王侗留守東都及唐公起義而東都之臣立侗為帝
仍號皇太主可以言貴矣遭王世充威勢所逼乃焚
香發願從今已後不生富貴家舉此二端則富不如
貧貴不如賤之說益信

唐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永懷罔極之念
遂隱於池陽九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舉
冠卿李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
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
丘園絕跡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朋清飈
自遠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

高獎以傲薄夫薄參近侍之榮載行移忠之效可除
右拾遺冠卿竟不應徵命夫費冠卿之思孝李行修
之知人唐室之善敦風唐賢之能演誥四美具矣用
補清談

郭延卿以文行著名厭世澆薄葺園圃於水南居之凡
二十餘年足跡未嘗至城市交游薦於朝得官不就
錢文僖惟演為留守謝絳為通判尹洙為掌書記歐
陽脩為推官慕其為人一日屏侍從同謁延卿對談
良久延卿以陶樽果藪進文僖愛其野逸引滿不辭
至晚府吏牙甲至始知留守相公曰不圖今日肯顧

推篷寤語卷之六

五

章

野人相與大笑更進數杯暨日入辭歸延卿送出曰
某老病不能造謁幸勿訝文僖登車茫然自失如入
神仙之境既而歎曰此人視富貴為何等事

李泌極聰慧年七歲已能文嘗賦長歌高自稱術莫不
嘆賞獨張九齡力戒之曰藏器於身古人所重今君
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韜晦庶幾成德况童子乎
泌悟泣謝從此不復自衛後為一代名相年少有美
才者切當自晦不宜躡取時名畢竟終無受用

許莊敏公晚年益純粹嘗謂子弟曰吾閒中舉壯年所
好一一試諸心俱已相忘惟至圖書尚似留滯然亦

不太甚也又曰吾近見士人因失官憤懣而死者吾
甚感之夫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
體若乎故公雖屢進屢退未嘗見喜怒之色被衣解
帶語深近道故表見之

謝濤為太子賓客生平謹慎恬於榮利晚節乞知西臺
尋除洛中不接賓客日覽舊史一編以代賓話將終
前一日夢中得詩一章覺呼其子景初錄之百年奇
特半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惟有淵然周孔教至今
仁義浸斯民無幾卒此詩足以見篤於仁義著於神
明至沒而不亂也謝公真特達英賢之士哉

推篷寤語卷之六

六

章

孔若思歷庫部郎中常曰仕宦至郎中足矣座右置止
水一石以明自足之意人之所受各有分量非獨庫
部也有仕丞簿而志即滿者有至監司而志即滿者
有已至卿相而志猶未滿者譬如河海溝瀆所受之
分量不同也君子亦因已之分量而已不當以祿位
之大小為盈歉居其位則思盡其職食其祿則思守
其官迨其不行吾志而後已若志薄軒冕而猶徘徊
仕途跡踈林下而猶盡道休官者無乃不盡其量與
常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如滋味人皆欲之
吾年五十冒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

為松菊主人不媿淵明韋公之見卓矣然人生仕宦自有正味當于有味中求無味則不生於貪戀於無味中求有味則不病於尸素

楊玠仕蜀為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玠批牒尾曰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孫遂不敢言須思未有時之語甚達往時有宦室憂子孫不能繼有鼠入牛角之嘆同官者諭之曰我輩自窮秀才叨俸餘得此產業縱子孫不能守亦不失為一窮措大也相視解頤然則宦

室之言非聞楊玠之詩而有悟與

桂苑詩卷之六

七

表

張翰會稽人賀循赴會入洛經吳闔閭門於舟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事北京便同舟即去不告家人晉惠朝齊王罔辟為東曹掾謂顧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當與子采南山蕨領三江水耳因秋風起遂起蓴鱸之興嘆曰人生貴適意耳富貴何為迺引去噫嘻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此隱士之素節也若翰者非所謂明哲君子哉

白樂天為翰林學士有松齋詩云非老亦非少年過三

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况乎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臥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予旅寓都下幾一載餘朝夕俛仰欽止前躡因采入籍中爾

古今以來載籍既多何所不有或修德而遭橫譴或積善而遇災害或施恩而酬以怨或守清而污以貪或德厚而得小官或求全而得毀謗如此之類不可縷舉人以為異不知是乃天下之大常也當此之際即

桂苑詩卷之六

八

表

宜推理安常任運而過若不勝其私而汲汲以鳴其不平是亦小丈夫而已老子云不知常妄作凶忍之一字於世路極有益人不能忍則有惡事發作譬如暴風起濤坐致覆沒能忍之者必得惡事消滅譬如沸湯沃雪不暫停留嘗讀晉劉毅對武帝之言比帝為桓靈武帝笑而容之人君尚然餘人忍受惡言其理差易故受人凌辱畏其勢而忍之者不足為忍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斯真為忍也忍之時義大矣哉

文中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竊謂接

君子易接小人難不善接君子止於有過不善接小人必有禍蜀志關羽張飛之事可鑒矣故善接小人斯可謂明哲君子

禪家謂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為八風註者曰得可意事為利失可意事為衰背後排撥為毀背後讚美為譽現前讚美為稱現前排撥為譏逼迫心意為苦悅適心意為樂世人因此八箇字奔走一生究竟瞥起瞥滅終非實際世人橫生愛憎迄無休止何耶昔韓子云聞毀言不加阻聞譽言不加喜此對病之藥乎山生金石生玉反自剝水生蟲反自食人事還自賊

推蓬寤語卷之六

五

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墜各以所好反自為禍故老子曰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旨哉玄真子之言之也其人生事還自賊及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之語尤有深味

凡草木經寒不彫常青青者必非開花灼艷可喜者也如淇園之竹澗底之松大谷之柏寧觀之石楠天堦之女貞皆非有美艷花實可翫可賞然翠如碧玉蟠如青瑤經冬不落千年不壞為世所貴重世之天桃

紅杏白李青梅艷冶一時數年之後伐為薪材又烏足尚也君子務實去名闇然不求外飾焉者以此

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故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故與齒去角與翼兩足非獨天道然人事亦宜爾君子慎無忘內而崇外飾哉

麝以香實害象以齒自焚翠以羽致戕蚌以珠見剖蘭茁而摧松明而煎物之無即於人而人自即之者惟人亦然非直禽獸草木而已也君子雖自修猶畏人知韓昌黎曰德高而毀來行高而謗興盛名之下君

推蓬寤語卷之六

五

子弟居匪固惡夫名也惡夫德之不潔而名為之叢焉固謗之囹也而況敢自矜自炫以召禍乎

衆人之動止內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辨以有名為尊榮以無名為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曷不思吾之為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則衆人之觀不觀不足知吾之情貌不必易矣是以君子貴其在我

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尚何有於我哉故曰精神入其門

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處世間橫計我所以精神
殉名利以骨骸競貨財至老奔走曾無止息豈知我
本非我特竊造化之餘而妄認為我耶

人皆以即時稱我者為己身夢中亦然一生之中其夢
無數定以何者為我身又以即時所居之宇為己家
或士或庶改卜經營不定果以何處所居之宇為己
家又以先世相承生育之地為己鄉亦有遷移隔絕
別成故里者果以何處之地為己鄉復有舟居之民
舟中生子其子但以舟為家舟之往來不停亦有改
造易換其舟者此舟中所生之子果以何舟為家何

推齋語卷之六

主

天

處為鄉耶故樂天有自悔之詞云無妄言無浪憂此
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違違
又有詩云我心本無鄉心安是歸處白公大達故錄
其詩以警夫世之執迷拘方者

人無全知物無全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余觀古之貴
盛者或阻於壽考富厚者或閒於子嗣非甚盛德者
則於世間諸福似不能咸備此蓋有天意主之鬼神
司之非可知力全也古云天不滿東南地不滿西北
天地尚不能全而况於人乎古人不成三瓦而陳之
正是此意在人守謙持盈以俟之耳若諸福備具百

順成聚此又自夙世修種現世重積而來天意有在
非人所能測識也

天下事無全勝亦無全敗即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諸
境富貴無衣食慮而所慮在憂危貧賤無擔當憂而
所憂在飢凍處常居夷狄患難亦復如是天下無
全好處使有全好處則古人擇而處之矣是知位不
必擇也夷險順逆差殊不遠能以道處之則諸境可
以一視無入不得此聖人安樂法門

推齋語卷之六

主

天

人之所以不知足者止為人勝於己已不若人殊不悟
人生世間切於身心及庶事之不如意者總名為苦
而歷觀甚於己者至多切於身心及庶事之得如意
者總名為樂而歷觀不及己者亦至多如是以己方
人有何不足老子曰禍莫大於不知足

韓詩外傳云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辨士
舌端為筆端則損名鋒端則殞身舌端則亂真也余
以為不然君子內省不疚何畏乎筆端守死善道何
畏乎鋒端直道而行何畏乎舌端雖然此語其平時
也若為法受惡則筆端亦不得避矣見危授命則鋒
端亦不得避矣愠於群小則舌端亦不得避矣士君
子亦視吾理之當否而已矣三端皆外相也庸避之

可為

滿者傾覆之機也古云滿則覆又云滿招損常見今人仕宦每至自滿之地則仕進亦自此而止有初出仕而即滿者有仕至州郡而後滿者有仕至藩臬而後滿者每見仕途即於此處就有齟齬又見有仕至卿相而猶未滿者則其福量尚未有涯埃也功覆天下能蓋一世而猶不自滿假焉此大禹所以受舜禪而澤及無窮也古記云履盛滿則思抑損君子兢乎其兢防乎其防抑損之心無時可已

世間人中二顛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當勤以圖身

推篷寤語卷之二

三

計而反自放逸老而無成故古人有詩二少年經歲月不解早媒身晚歲成何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當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勞役老而彌苦故古人有詩云可憐八九十齒墮雙眉昏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唯此二事知之不難而世人之知者尚少也莊生曰造化勞我以生佚我以老然則當勞當佚亦當不失時所宜矣

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平穩之地則不跌余謂此語不獨登山即馳逐世路可也世路最難行最多苦趣僧家取喻柰河橋其闊三寸其表

數百丈兢兢而行可以濟渡若一失足則逢猛獸虎豹豺狼啖食諸苦人行世路亦復如是不爭先不行險以無事處事即諸患不能入矣

世事支遣各有本末日用大小緊慢之事以公為本以私為末以緊為本以慢為末有官守則以職事為本以寵辱為末冠婚以人倫為本醜妍為末喪祭以哀敬為本豐儉為末給身以飢寒為本貧富為末飲食以食氣為本腥膻為末寒溫以布帛為本綾縠為末九流百工伎業各以精藝為本得失為末寵辱衰榮禍福一以委順為本僥倖為末至於談笑滑稽俳優亦以譏諷為本戲謔為末善養生者持六運末而精神不竭不善養生者則汲汲於末忘其本始穿鑿人我無所不至矣

推篷寤語卷之六

七

震外雜俎載警身要語十五條漫錄於此一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二曰母以啗慾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三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長久之計四曰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不盡之福以與子孫五曰萬事隨緣即是安樂法六曰但知義命在我不知勢利在人七

曰但行好事莫問前程八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
意相干可以理遣九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十曰與
其巧持於末不若拙戒於初十一曰莫使滿頂篷長
留轉身地十二曰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
中十三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十四
曰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十五曰一失
脚為千古恨再回頭是百年人此皆人所常誦語一
經揭出便覺醒眼

顧文僖公吾鄉先達性閒澹敦本實近見其曾孫古雅
緝公自警聯云須知得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則能

非徒語錄卷之六

五

廉

以方寸之心為千萬人心聲色貨財意氣不遂樂矣
而憂在其中利慾火牛宴安鴆毒也操修綜理日不
暇給矣而逸在其中作德日休有備無患也事須盡
出於已理必有遺善須博取諸人德乃可大事親若
曾子輿纒成得一箇可多才如周公曰著不得半點
驕悟塞上翁之論馬則事至而弗驚知百里奚之飯
牛則物來而皆順責人者心常不足修己者樂自有
餘不厚望於人則無怨惟自責於己乃有功家法無
多能正身則能正事歲功不爽有東作則有西成儘
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立者眼界寬立得正纔行得通

做得小方做得大直也如絃縱道邊夫復何憾比而
得獸雖丘陵亦奚以為以義處事義既立而家亦有
成以利存心利未得而害已隨至觀此數語處身處
家無復遺理予當書紳

文僖公節錄陸放翁家訓數段公自跋云雨中觀水東
日記有感因節其尤切於事者錄示子孫若向上事
業則不止於此也其曰天下之事常成於困約而敗
於奢靡又曰為善乃士人常事今乃規身後福報若
市道然此吾所深恥使無禍福報應可為不善耶又
曰常人之情見他人服玩不能不動此是一病但念

非徒語錄卷之六

五

廉

此物若我有之竟亦何益使人歆艷於我何補又曰
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為或
官司雖無心而吏人佐使亦何所不至有是而後悔
之固無及矣鄰里所爭不過侵占地土逋欠錢物及
兇悖凌犯耳徐徐論之可也李漢老作其叔父成季
墓誌云居鄉則以困畏不若人為哲真達識也是皆
名言可以誦法

凡五十章

還奉養之真

人生衣食之外俱為長物但人苦不自足耳余曾謁一

老僧號高峯者云一衲可支三四年一履可支數閱月雖無營心不妨惟早間持鉢往市乞一鉢飯則大事畢矣禪家有無事於心於心無事等語良有以也吾儒若能存此一鉢飯心省許多勞擾以此守家可以儉約而養德以此守官可以廉潔而全名凡事須究本原衣取禦寒不必文繡食取充腹不必芻豢宮室期於容身不必高廣椽題器皿期於適用不必華美雕鏤既得其初復事美觀抑末矣君子求其本不眩觀不侈美不耀飾諸事俱易簡矣易簡天下之理得矣

推蓬寤語卷之六

五

四

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處身處家以極於國與天下皆當服膺斯言曰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節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心虛
工作室而我安其居耕刈以食其食女織織而我絲學其衣人任其勞而我逸其艱難安佚之狀何遠殊也當思我生天地間享有是福德者當作何功何德以報效君親酬答生民使百姓俱有衣食有家如杜子美所稱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

寒士俱歡顏者然後我之安居粒食絲苧之本可以無媿也不然逸居終日雖粗衣糲食茅茨有餘媿矣常作是念者靡麗之想自然漸成調伏

天下器物本以適用今反以供目如宮室之雕梁畫棟閨榻之羅綺文繡椅桌之黝聖丹漆盤盂之鏤簋朱鉉似此之類不可枚舉適用之外更加美觀悅目天地間增却無數工商增却無數費用廢却無限日力今之士大夫肯於器物上只求適用不求美觀則天下省費幾何何憂醇風不回富庶不致

推蓬寤語卷之六

六

四

居室取容身高堂廣廈皆剩物也余嘗愛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福寺不復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相繼迨其死矣知是誰室此語真達郭從義造第洛中僅得秉燭一觀陳秀治第潤川惟得肩輿一登西樓雖奢冠當時竟亦何益
文子曰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予以為惟家亦然君子所取者微所用者寡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節於已而用亦充人之不善處已者反是

曹彬所居之宅僅庇風雨敗簷疎牖不堪其憂社祔公不殖貲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痺陋范文正在杭州子弟請治第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三公之意正同雖古今侈為美談但士大夫自宜稍飭里第使足容車馬稍置田疇使足供賓祭然後為得理若有意傲陋亦非中正陶潛謂方宅十餘畝茅屋八九間樹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李德裕謂清泉饒舍下修竹蔭庭除幽逕松蓋密小池蓮葉初人生不可少此趣味

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

雜錄語卷之六

元

承

一肉在尊容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弗去又云儉有三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朱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衰病因酒色過度以致近覺肉多為害尤甚丁巳正旦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釘如是菜羹熟水下飯即肉釘不得用大楪只用菜楪大小一盤晚食尤須減少不肉更佳一曰寬胃養氣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萬一楚等如有愛親之心切宜深體此意文公蓋祖蘇子之意

云然但酒色語文公於此不免致闕

司馬溫公曰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殺非遠方珍味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鮮矣此語與近年宴會之病同但宋猶豐盛營聚可及今禮縟歲儉士大夫家力亦不及矣甚至終歲不敢宴會禮似崇重而意實疎闊何以通慇懃而敘情款耶且仕宦者不聞政治之得失家居者不知閭閻之利病其所係風俗非小

金溪胡先生九韶從吳康齋學易造詣修潔家甚貧課

雜錄語卷之六

辛

承

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老妻常笑之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為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飽煖無飢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清江敖先生云予為童子時聞長者談此事輒笑之逮正德辛未避華林之寇已而遭宸濠之變避難山中飢渴頓踣至無所容身始信九韶清福之言良然今之優游清福而不知者亦多矣

鹽院朱廷立作戒商九事一戒賈緣商人巧於射利拙於守分饋送勢要意求囑託不知官司公道自不容

掩誰肯壞法任人驅使二戒鬪訟輻輳市井言語相
忤利之所在易相爭競因而鬪訟甚至破家亡身三
戒華居今制限庶人房不過三間不得為重拱斗簷
丹漆繪畫四戒美服今例商賈止穿絹布不得借用
紵綾羅婦女止許淺色母服大紅鴟青金繡線綺
五戒飾器今制庶民酒盞用銀餘器止皆銅錫瓷漆
女人頭飾止許金鍍凡翡翠金寶悉禁六戒多僕妾
度貲以稱事妻妾不三僕從不五治藏虛而矯飾者
七戒侈婚嫁幣聘止於綉絹茶菓必從儉素粧送止
許衾褥奩具勿為華美八戒違葬祭親死半歲則促

桂枝齋語卷之六

三

張鳳

歸葬踰期治以不孝葬惟明器旌布祭惟果肴醢醢
浮靡咸革九戒盛宴會准商聚會務窮奢泰有終餓
溝壑者每會羹果不過數品酒數行噫豈獨戒商抑
亦可為四民之戒也

人生資物以為養耕食織衣所不可已特不當左在望
而罔市利於富貴之中有私隴斷耳不為原憲之窶
是所以為樂生也不為子貢之殖是所以為逸身也
窶則華冠縱履而杖藜安可以言樂生殖則滿身戚
醜而求益安可以言逸身是故君子貴治生而賤贖
貨

貨殖傳云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誠哉是言也昔范文正
公有鄰嫗晉謁苦貧甚公問汝何生理嫗對曰鬻糕
曰日鬻幾斗曰日二斗所入幾何曰日入錢四十文
曰汝今日蒸四斗而止徵二斗之入何如嫗如其言
糕肥而價省人不之他所而之嫗不半歲大饒富今
之逐什一之利者慎勿規近利哉

有友人謁湖州唐一菴先生顏色彫瘁問治生之術何
為而可一菴語之曰天生人以耳目手足能視聽行
持此固天以治生之道付之足可自養人惟不肯勤
渠盡耳目手足之用是以貧苦耳君第勿惰其四肢

桂枝齋語卷之六

三

張鳳

當勿憂貧其人欣然謝而去後二年謁先生則已解
美無向貧窶色先生問之曰近年為童子師朝夕勤
誨童子雲集賴此以充衣食吾人慎勿惰其四肢哉
凡十五章

還游覽之真

天地之間景物非有所厚薄於人人自有所順逆於景
方人當意適情順則景與心融情與景會而景物之
美若為我而設一有不協則景自景物自物漠然與
吾不相關杜詩云愁眼看霜露寒城菊月花正謂情
不能與景協也雖則云然古之至人窮亦如是遠亦

如是順亦如是逆亦如是何景非真何物非樂何山何水何風何月非吾與人之所共適耶

世傳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皆好奇之士所願遨遊故有志游五嶽心希三島者每見不酬其志而死此皆妄心之所馳逐也君子安常處順不行險不履逆作德日休只是福地居易俟命只是洞天如彭澤所謂悠然有真趣欲辨已忘言如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現前悉成妙境又何事崎嶇奔走攀藤喘息而從之耶若偶值一山一水則不妨登臨又不可當而挫過

雜錄語卷之六

五

吳

李德裕於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尤寶惜醉則踞之戒子孫云鸞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經黃巢之亂有監軍得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太師張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不與全義大怒笞殺監軍夫德裕之留記延古之復求監軍之不與全義之杖殺可謂四癡矣山石之為崇如此哉

白樂天酷好遊觀形於吟詠有詩云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又有詩云眼看筋力減遊得且須遊如此之類不可枚舉然孰若列子所稱壺丘子之

遊壺丘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遊之至也求備於物遊之不至也然則壺丘子之遊其真善遊者與

嘗記堯夫洛下園池一詩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游只却輪閒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好儘荒臺榭景纔真虛名誤了無涯事未必虛名總到身讀此詩其胸中灑落可見矣記黃處士一詩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鷄犬翠微中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閒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人生可不營園林但不可無園林趣味耳

雜錄語卷之六

語

吳

余過龍江登武安王廟慷慨悲歌徘徊終日而不能去曰嗟手悲哉天之固英雄固若此乎及觀留侯廟然後收淚長嘯曰此固天之所以助漢也炎鼎方燃子房狀貌僅如一婦人女子躡足附耳坐籌畫策而成蓋世勳蹟功成身退見卓千古迺雲長以萬人之敵卒困於奴隸之手則以漢燼既灰有不能復燃者皆天也非人也英雄于是可無遺憾矣

士夫多蓄古琴古畫不若蓄古書可以資多識多寶奇物珍玩不若蓄美藥可以備急用士夫多接星人相

士不若接賢達之士可以備咨訪吐握風遠求十一
於千百豈可謂盡無其人哉語曰與君一夜話勝讀
十年書信矣

凡百玩好皆能奪志惟文房之物差可羅致然古人有
嗜之成癖者殊可笑也昔東坡謂石昌言蓄李庭珪
墨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之
墓木拱矣墨固無恙世間事如此類者多如聚珍玩
將以玩物不知為物所玩一更數年復為他有流散
無定何常之有人閱世而常新世何人之能故在高
人自能勘破嗚呼豈獨玩物而已哉

推篷寤語卷之六

三五

家蓄玩好不獨喪志亦有因之而召禍者吾鄉正德年
間有名家蓄一古琴實未必奇也名聞於貴公貴公
求之弗得其後羅之於法因囊裏獻貴公以示琴工
工曰偽也聲嘶而弗越乃盛怒更搜括其家羅織之
至破其產其人發憤而死嗚呼琴一物也有之不足
以昭德私之適足以取禍然則尤物又安可專有哉
古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凡九章

推篷寤語卷之六

長洲吳耀書
雲間顧濟刻

推篷寤語 卷七

推篷寤語卷之七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訂疑篇

元薦氏曰今則信古則疑近則信遠則疑目則信
耳則疑何者理有所未融也融之以理則百世一
日也四海比鄰也而何疑於耳目之外哉竊觀萬
物之變徵世風之會喜愕交前不能以無疑仰而
思之苟裁之以理如冰之遇春如燎之遇颶庶幾
哉其無留疑乎故有訂疑之述敢自附於思問之

推篷寤語卷之七

長洲吳耀書
雲間顧濟刻

義云

訂禮樂之疑

古之制位有貴賤故祀有大小而后土之祀自天子達
於庶人以生者一也王者為群姓立社曰大社自立
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立社曰侯社
大夫而下成群而社曰置社大社國社為民祈報也
王社侯社自為祈報也大夫而下無民人莫為立社
又不得自立社故與民族居百姓之上乃立社以祈
報之今國都至於郡縣皆有社獨置社止耳民人雖
有春秋社祭然無壇壝主位然則社祭即所以祭地

但有大小耳蔣道林先生謂帝王只郊以祭天社則便是祭地其說良然

古今官名國朝因置多有用以稱謂者卒未解其義漫考而著之司空昔禹作司空孔安國曰司空主空土以居人按空穴也古者穴居詹事秦官掌皇后皇太子家應劭曰詹者也給也言給事太子庶子之職禮記曰古者周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理別其等正其位秦因之置中庶子官洗馬國語云夫差為勾踐洗馬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洗馬太子出則當先者一人在前導威

雜錄語卷之七

李時

儀蓋洗馬之義也祭酒後漢以博士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韋昭辨釋名曰祭酒者凡饗饗必尊長老以祭酒先故曰祭酒徐廣曰古人具饌則賓中長者舉酒祭地示有先也太僕周禮有太僕下大夫二人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漢書百官表云太僕秦官掌輿馬秩中二千石中書漢除挾書律文藉往往而出竝藏之書府內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又御史中丞在殿中堂蘭臺秘書圖籍又未央宮中有麒麟閣天祿閣亦尚書劉向揚雄典校亦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內庫書也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今以

中書為善書之稱非也太史左傳曰天子有日官即太史也漢書百官表司馬談為太史令漢太史令一人掌天財星律祥瑞妖災凡歲將終奏新年曆而已今以稱修史之官非也修史自有史館史官著作郎及佐郎專掌國史刺史漢初丞相遣史分刺諸州武帝元光三年初置郡刺史掌奉詔條察諸州秋冬入奏後漢則屬官皆自辟除以刺眾官及萬人非違故古謂之刺史

雜錄語卷之七

章

今官衙之庭除率曰丹墀未詳所始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建禮門內得神仙門神仙門內得明光殿神仙殿因得省中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賢列女以丹漆地謂之丹墀尚書郎握蘭含鷄舌香奏事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則丹墀之名厥有所自
唐制謚議之法無爵者稱子若蘊德立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聞賜謚曰先生今三品以上乃得謚號而無爵之謚遂絕予以為純白之士雖不得出仕者仁勿義友孝子順孫循其行實私為加謚義無不可又唐碑碣之制五品七品以上立碑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今無爵者法不得立碑但立

石紀歲月不螭首龜跌亦無傷也

凡生曰父母凡死曰考妣其義云何考者歲也言其德行之成妣者媿也言其媿助於考也高曾祖下亦加考妣字祭先之禮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非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非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其新物相宜今人鮮用牲惟設庶飴而已

推篷寤語卷之七

義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相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執鴈乃士用大夫贄見之禮於昏姻之人也士宜執鳧奚執大夫之鴈取其攝威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鴈失不再偶可爲祥乎冠禮三加幘頭服公服革帶納鞞執笏與此同義

奠酒之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位前既謂之奠而乃自燒香酌酒則非奠也奠而有酌者初酌酒則傾少酒於地代神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蓋古者飲

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耳今人直以奠爲酌而盡傾之於地非也古用鬱鬯灌地以降神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地惟天子諸侯有之大夫而下只是代宗先祭酒也

道林先生雖不屑藝數之學其於天文地理星歷律算諸子百家往往能涉其大概謂春秋一經皆魯史舊文孔子特取其繁亂者刪之褒貶自明初不假於傳註謂古帝王只郊以祭天社則便是祭地園丘方澤之說非古后世分合之說亦俱失之此則直破漢儒附會之陋訂千古不決之疑窮經者知此可謂見卓

推篷寤語卷之七

千古識度前賢矣

魯論云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鄉儺之義何取稽之月會云季冬日在婺女是月命有司大儺旁磔註云季春惟國家之儺仲秋惟天子之儺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儺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九門磔攘而已舊說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危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可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墓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爲厲鬼將來或爲災厲故儺磔以攘之此聖

人之創制有難概以誕妄議者竊謂季冬時方隆寒陰氣瀰漫虛空無處不遍故為儺以祛之且時將向春陽氣欲至故先為是以驅除之耳此聖人扶陽抑陰之精意也

古人律呂之法最精故聞聲可以識治亂吹律聽聲又能望敵而知吉凶聞聲而決勝負故云六律為萬事根本今之樂工但知樂數不知樂音君子又以為器數之末不知審習古樂愈逸師曠曰吾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嗚呼元聲在天地間未嘗止息師曠不作元聲其遂止乎

桂菴語卷之七

六

承

候氣之法大抵因室縵周密地氣上升無所從出則從管之疏漏處滂然上升氣至灰飛初非擇何管應何律而後出譬如炊飯氣盛則乘疏旁出亦非擇何竅而後升也但以此法候氣應律則可若欲多截竹為筒實以葭灰伺何管灰飛則為黃鍾恐無此理惟黃帝始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是為律本此則千古不易之法前律歷志云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律之本也噫得之矣

凡十一章

訂名物之疑

世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無者為妄故間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昆吾之劍火浣之布西戎之所獻也皇子局於耳目之見聞而不能博通於物理之變遷以為無此物而傳之者妄後皇子而生者率駭所未聞見其能不果於誣理者幾希矣

雷乃天地間聰明正直之氣所發洩故謂之雷神既有神主其間則雷鼓雷斧之屬自然種種有之此氣聚而成形也嘗記蔡季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拾得雷斧是一氣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然余曾見太學董紫岡者遇祖御史公綸初宰上饒邑邑民

桂菴語卷之二

七

七

俗為大斛小斗以罔利公治之嚴有一民行使如故一日雷攝斗斛于縣廨庭中以斗置斛內兩無所損擊其人斃于傍其斧并楔為石所礙盤旋不得入地乃祖得之斧狀似黃石楔如世銅所造藏於家近燬于倭可見非擊後始結成也不特如此雷有異甚者先公海樓任山東時夜聞迅擊聲烈甚各官舍皆驚起明旦訊之迺一兄弟合夥生理弟私其財且匿記籍雷攝弟跪於庭手擎籍擊而斃先公又言少時有一人沈姓者以算術搬弄田塍為姦有年一日雷擊之斃手擎冊籍把筆作書冊狀一如上云

珠以一顆重一錢者為至貴古云顆一錢價千兩近

朝廷懸價求珠名珠屢有至者一錢者間有聞一顆

計重二錢五分索價五百兩底少區其粗如彈見者

謂頂亦披青但光如常珠未見其異余以為珠之所

貴重在於照乘若光不照乘則亦常珠耳雖巨何益

古云夜光之珠所重在光也故馬雖八尺不千里人

雖魁偉不百鈞亦何足稱其德與力哉

玉出璞中人則知之非獨玉也水晶瑋瑪瑙亦出石

中惟珊瑚枝出自海底珠出於蚌亦不易致可見天

地間物凡至精者必有至粗者以為之艱鄂有至美

者必有至惡者以為之胚胎蘊蓄潛藏韜晦收斂避

迹韜光求不為人所羅致然後得以全其為寶若不

得已而為世搜取然後出為世用如自衛自鬻非惟

不足為寶人亦不以寶視之矣此夫子所為蘊匱而

藏也非獨真玉即似玉者如保定之琳石亦出石中

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石雖至堅可嚼而碎余嘗道遇道者以一草葉裹少石

及少藥授人入口嚼之齧碎余取試之則石入口漸

漸嚼之漸漸細如粉雖無甚味咽之亦無所苦以此

知古人所稱白石可爛及歸來煮白石之語亦自不

推篷寤語卷之三 八

妄大都是仙家辟穀之術耳未必成仙古又有和玉
屑服者云可長生若以烹石之理推之亦不過能使
筋骨化為玉石視諸物差可久耳仙無成理

白者金精最為精粹霄壤之間凡寓形宇內者皆有白
之一種如白兔白鹿白狐白龜白蛇白鷹白鼠白虎

白鸚鵡白猿白狼白狸之類大抵此類獨少殊不易
得又色白者眼多赤惟此與其類異初非本為別色

既久而後變為白亦非類中之白其物獨壽也相傳
之說謬矣人亦有白者今人謂之社日生是已然何

嘗是社日生亦不見其壽考與眾獨異則其鳥獸昆
蟲之白者亦非壽徵可見矣舉此以破世惑

天地間物有不可以理曉者吾松海陬有地名三沙者
其一蜆砂岡袤亘數餘里掘地皆蜆砂丈餘不知上

古何以聚蜆沙之多如此又如七里灘之鶯卵石水
底皆卵石歲有取者不見其損豈皆鑿山之遺耶此

猶水底也水流而光潤理尚易知若金陵雨花臺諸
山卵石遍地愈掘愈有不知諸山何以有是碎石而

又皆成卵也其餘不可曉者尚多姑記一二於此

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涼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水
底者性多溫草木如蓮實性涼芡實性熱藕在地中

推篷寤語卷之七 九

性溫魚蟲如海螫河賊之屬性涼赤鯉河鮓之屬性熱鯽魚鱒魚藏在土中性溫此因其所處而變其性也北方地高人性多寒南方地卑人性多熱亦類此予嘗舉似一疑曰油乃水類水能克火何以傳火則燃人不能對曰此同類之所以合體居也油乃菜豆椿麻草木之液蠟魚羊牛禽蟲之膏皆火之類其性極熱故能傳火而燃如燒酒醱酒竹木之類皆能燃灼亦與火同類故耳若油為水類火遇之且熄矣豈能焰焰而敘弗絕耶善觀物者當必首肯

推蓬語卷之三

十 吳

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健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蟲陰物行必北首蟹海族行必東首鳥之雄者以左翼掩右鳥之雌者以右翼掩左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非獨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此皆陰陽之氣定制始先善觀物者能識陰陽則其理迎刃而解

陽在上陰在下陽多小陰多大世稱鰲鯢為海宇間最鉅物然鰲世不常見鯢魚時有之此因大海勢最卑氣屬陰故也地之所產則惟交象為最鉅交象之外更無鉅者視海稍高其生亦稍小若冲霄凌漢者鶴鶴鴈之外無聞也視地更高其所生尤小勢亢而氣陽故耳因此可以識陰陽大小之辯

水族陰類也故見火則聚從陽氣也蟹與蟛蜞略見火光則舉族類聚遂為漁父所得人皆知之魚亦好火光但隔水不得見則不聚以法制火入水中則羣魚見光相附而至可舉群得也予恐世人傷殘物命故

推蓬語卷之三

十一 張

不書其法而特論著其理如此不獨此也凡蟲蛇之類夜出者皆陰類性亦赴火如蚊蟲蠅蝨燈蛾青蟲諸類是也推而廣之鬼亦陰類亦好火故享神鬼雖晝亦燃燈爇香從所好也母乃亦此意與王元之蠶記云兔和寺多蠶僧為予言之甚具予愛其王之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君上下有定分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蠶不敢螫似法令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頃又見楊文貞公作義蠶記云蠶擁王子出為童子所殺蠶竟湮亂不五日盡死夫以德而王分民而

居號令嚴明賦斂得度且首領亡則俱死不復事他
姓若逢者亦可謂善國矣

山氣多蠅水氣多蚊故固原宣府大同諸鎮多蠅每宴
會必加罩於鼎俎以三關俱崇山故也邵伯寶應多
蚊故有烈女露筋之跡以楊越巨浸故也又有限於
地氣者如江南無蠍虎江北鮮蜈蚣以蠍虎多喜燥
而蜈蚣不畏濕也又有局於地產者如東廣富巨蛇
北虜多貂鼠以東廣地熱而蛇種蕃北虜地寒而毛
溫厚也此類未易縷數但做此推之似可懸解

鴈北歸必銜蘆越關則輸之淮南子以為鴈愛氣力銜

推篷寤語卷之二

七

張

蘆以避矰繳俗傳以為過海投蘆為桴以息氣力或
云輸蘆以供稅供稅之說誣矣過海為桴之說何秋
來獨無而春始蘆耶蘆避矰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
為避且使上林射鴈蘆何能避耶予考鴈從風而飛
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過南食肥
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無事此故投
於鴈門關姑識之以俟明者焉

水緩則流直水急則流曲所以江水直河水曲有由致
也非獨江河即小江小河凡緩者皆直急者皆曲直
者徑直而流易曲者迂洄而流難今堪輿家水喜曲

而惡直者正謂水曲則流環抱而有情也黃河之水
縈迴九千里利濟冀幽并燕青齊諸方者曲故耳此
可見雖由天造其寔由水性之自然也

凡物一凝定必清者在上濁者在下只如流水之為物
其體方動然亦分清濁大江大河其在上輕清者多
流動其在下重濁者多止而不流惟陡瀉者流至微
底其餘止在水面流行耳余嘗試之失物水次苟非
大輕浮者多在水中經日不離故處故知水近底一
段多是不甚流行李德裕取水江心一嘗即知其非
真江心水正為水不流動若即上流水經過何能遽

推篷寤語卷之七

七

張

辨其味之真的耶此語似不曾經古人道出

鹽本煮海而成然有不盡出於海者有井山池木石種
類匪一井則劔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二隴西有西
河縣鹽井漳縣鹽井及今滇南井二十餘山則永康
軍之崖沈括筆談謂鹽生於土崖之間池則冀之河
東有鹽池長五十里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里又安
邑一池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晉陽雲中鴈門
渤海俱有鹽池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小二池會州
一池寧夏衛有三大鹽池一小鹽池東牟有鹹泉池
五原有四池而石與木則皆胡地女貞國鹽生木枝

上淳泥蘇祿彭亨暹羅亦有鹽海西方鹹地堅且鹹
即出石鹽湯口域有石鷲以為鹽水竭鹽成甘水有
石鹽噫鹽日用物也尚有不能究知者又安能疑於
耳目之外哉

物性不同有不可常理測者如鐵非養生也而有食鐵
之兔便鐵之貊蓄鐵之獸火遇則化也而有餐火之
雞浣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火王辟寒犀寘之室內
則不復挾纊又有龍鬚布冰蠶繭絲張之几筵則滿
座涼生西戎獻切玉之刀十洲獻起死之香人無以
聞見之隘而盡疑耳目之外也然非特耳目之外即

推蓬語卷之七

古

廉

耳目所覩記亦有不可知者如溫泉火井鹽池等類
是矣君子當知穹壤之間何所不有人知見自小不
能及耳

指南車舊傳周公所作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
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為指南之制越裳氏載之
周年而至其國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
漢末其法不存魏明帝始令博士馬鈞造之晉亂又
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宋武平關中得
之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驟迴轉
所指微差至齊祖冲之又造之今鹵簿中亦不復開

矣世所用惟術家鍼盤用水浮鍼視其所指以定南
北近年吳越閩廣屢遭倭變倭船尾率用旱鍼盤以
辨海道獲之倣其制吳下人始多旱鍼盤但其鍼用
磁石煮制氣過則不靈不若水鍼盤之細密也

列子稱二小兒爭辨一兒云日初出時如車輪其中時
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云日初出
時蒼蒼涼涼及其中時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
者涼乎孔子聞之不能決予謂人之目力矚旁則大
而矚高則小嘗試觀小兒風箏竟其繩而放之旁則
望之形大及竟其繩而颺之頂則望之形小物非有

推蓬語卷之七

五

表左

大小也目力有難易也初出如車輪中時如盤盂豈
初出近而日中遠乎火性炎上日性炎下故置物於
火之上則焚置物於日之下則燥日行南陸日照南
故冬日可愛日行北陸日照頂故夏日可畏日初出
蒼蒼涼涼以日之照尚在東日中如探湯以日照下
正在頂豈近者熱而遠者涼乎中國當天地之中人
生當四旁上下之正中日月行度初無遠近列子寓
言以玩世耳何難決之有

吳人呼疾速為飛風未詳所始唐制凡緹馬次馬送尚
乘局者於尾側依左右開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

乘者以風字印印右臂以飛字印印左臂然則飛風二字蓋取義於馬耳

世有兩字而呼為一字者如衡衡為衡舅母為姁者乎為諸不可為巨之類有諱惡字而呼為美字者如傘諱散呼為聚立箸諱滯呼為快子竈諱躁呼為歡喜之類今因流傳之久至有士夫間亦呼箸為快子者忘其始也故知中原音韻與北溪字義六書精蘊諸書暇中留心一考亦博物之助

凡二十三章

訂文史之疑

推篷寤語卷之七

去

表

予嘗謁國子學正梅鶯語予曰尚書惟今文四十二篇傳自伏生口誦者為真尚書古文十六篇出孔壁中者盡是漢儒偽作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其補舜典二十八字則竊易中文明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句則竊論語為君難為臣不易成文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等句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句尤為無謂大禹原無此事舜分北三苗與竄三苗于三危已無煩師旅偽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遂模倣為誓召還兵有苗格

諸語益稷賡歌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其外五子之歌竊孟子忸怩之語泰誓三篇取語孟百姓有過在余一人若崩厥角稽首之文其外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傳說武成諸篇文多淺陋必非商周之作相傳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之不知竹簡漆書豈能支數百年之久聞絲竹八音之聲壁間是何人作俱為誕妄乃獻書者之飾辭也梅作有成書不知今尚流傳否其言殊有理聊記於此以俟知者辨焉

禹貢揚州三江既入釋之者曰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

推篷寤語卷之七

七

比

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併淞江為三江余謂此註誤也當周之初尚謂吳中謂荆蠻斷髮文身未通中國禹貢止稱島夷卉服而已況禹貢法費疏鑿者雖小必書今松江之水入海未嘗費疏鑿也何舍大江入海而特書松江也此蓋誌大江之入海東為北江東為中江併大江經流為三江耳隨山之文已自明載今北江中江俱未見故跡意當時洪水方平水未歸一荆州之江尚分為九揚州之江則分為三今始歸於一耳謂九江為洞庭者亦非

學庸語孟千古人人盡讀亦有承襲之誤者如大學缺

格物致知之釋近時諸公欲移知止而後有定二節附於聽訟吾猶人也之下以補之而以古人明明德節直接在止至善之句甚為直截足稱全書如論語羿善射彘盪舟俱不得其死為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而併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彘則已然也如孟子馮婦章卒為善為句士則之又為句不當以卒為善士為句而以則字屬下不成文字如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當是宣王引見孟子於雪宮非是宣王往見所以孟子以游觀事告之以宣王在離宮游觀故也其問賢者亦有此樂乎與梁惠王

推遷語卷之七

六

九

之問同而今解謂孟子館於雪宮而宣王以辭色驕之切恐未然聊誌數條於此明眼者辨之南渡之不振雖君臣之偏安實由時勢有不得不然者高宗既渡江南勁兵盡失所恃者浙福兵耳以浙福兵支遼金燕雲之兵其勢誠難況金帛括獻兀術國藏空虛高宗積貯數年不足支賞軍三次何以供恢復之費使韓岳諸臣乘勝逐北一為敗衄然後興師南渡問罪臨武林而陳則高宗無置足之地矣况康王往質金時因善騎射以為將家子非徒區區庸懦者晚年失攜拄杖令兩小黃門昇至僅乃勝之視之

乃精鐵所成由此觀之高宗至老年猶未嘗忘恢復但勢力不能耳其時值金世宗仁厚立國不欲深入宋地故僅僅以江為守若銳意南征崖山之辱豈在少帝哉高宗君臣於此計之熟矣但不宜枉殺岳武穆遂為千古忠義之恨渡江後諸捷不足多也

予讀元結惡曲惡圓二論曰嘻固哉元子之立論也其惡曲論云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其惡圓論云寧方為皂不圓為卿寧方為汗辱不圓為顯榮甚者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天之圓夫古人曲學

推遷語卷之七

九

九

以附世固來汲黯之譏而易有曲成之文禮有物曲之利孔樂由肱子思致曲則曲亦君子之所不廢也如葦如脂固來屈子之憤然易稱圓神禮著毀方內欲圓而外欲方知欲圓而義欲方則圓亦君子之所宜尚也惡曲惡圓固哉元子之立論也日食易曉而月蝕難曉天之運行曆家以為右旋蔡氏以為左旋海潮進退其端何從日月光照有限其無日月處假何象以照之如所謂燭龍銜日者未審有無天地之體有限世所傳海外諸國相去數億萬里之遠天地混沌相去幾億萬年如康節元會運世之

說六合之外更有何物何所窮盡此皆不可以理測者緣人身撮爾微軀其知有限自不能周知至遠聖人存而不論可也譬如蟲中螻蟻浮游咫尺間雖竭其知欲知吾人禮樂揖遜几筵冠冕之煩縟必有所不能及矣

丹書曰五行順行法界火坑五行顛倒大地成寶夫地至廣大何以能成寶也蓋五行相生俱自土中而形見于外故生金生水木生火而坤土之氣遂洩如水不外流而藏體于金火不外颺而藏體于木金木交併復歸真土則氣不散逸為人物為草木禽蟲而

推蓬寤語卷之七

張鳳

堅固不散盡成黃金氣不敗朽矣故曰遍地俱黃金也知此人能內固精神不外施用身中三寶亦如金之不敗朽矣其長生久視也奚疑

劉文靖公嘗謂學詩到李杜亦只是兩箇醉漢今見人有吟聯琢句動經旬日何為也哉嘗謂亘古今來凡有一技古人已到至處如字于晉詩于唐已無餘恨今不過步其後塵況猶不能不貽昔賢之誚乎學人須於自性中理會有光風霽月氣象不妨吟風弄月以歸

昔人論司馬子長之為文曰子長生平喜遊方少年自

負之時足跡不肯一日休故其所得於萬物之變可驚可愕可以娛心使人憂使人悲者盡取而為文章是以變化出沒如萬象供四時而不窮殊不知古今好遊者豈獨子長一人哉而率不能入其閫域則其奇偉跌宕之氣有不易及也且其遭李陵之難發憤舒懣洩之於文非尋常操筆弄墨者可比語有之醉把杯酒可以吞江南吳越之清風拂劍長嘯可以吸燕趙秦隴之勁氣其子長之謂夫子長而後至唐而有李太白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鉤將進酒問月諸篇天才跌宕差可與子長

推蓬寤語卷之七

吳

比肩

顏氏家訓曰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技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自為足全忘修學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宋世范純仁言於朝欲於公卿家子弟有無出身人分位上帶左右字以分優劣寓意獎勵尤得成就人才之體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

書記莫不耕田養馬若能家保數百卷書終不為小人也由顏氏家訓觀之可見人家不可輕絕讀書種子雖然尤在祖宗積德無徒恃數百卷書可也應笑世人偶以仕途罹禍則令子孫無得讀書噫人之禍患即業農亦未必無之豈獨仕宦哉

文裕嘗語人曰文字當各寫胸次落筆成家如江河之潤日月之行乃可傳後近多繩趨尺步於一句一字摹擬曰吾學班馬吾學韓柳左矣故公有一札云過於摹擬頗傷骨氣昔宋時有優人誦館閣者衣破碎之服揚言於衆曰吾李義山也為三館諸公所牽掇

推選語卷之七

重

至此今日文選杜詩亦可謂牽掇盡矣公文章家語有深旨漫著其說

張于湖序史警曰故人談獻可自黃州破浪來迎握手命酒相勞苦出史警十餘篇相示純正剴切得古人論議所未到范曄論撰書之意曰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應有知音者張鏡與顏延之鄰居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取胡牀坐聽曰辭旨清玄彼有人焉噫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知於大賢乃可貴耳然范曄諸君闔戶著書出門而遇同人抑何幸也後世有子雲孰若當世有子雲哉

辨晰衆理人出臆見以求勝是非蠶起此殆非也當知理本一致見寔殊途譬如人面不同豈得一一如已君子據理探微著之簡策以待知者理苟無舛必有後世子雲金匱之好矣若人不我知則亦安之而已而又何足憾乎知者一人勝如十人知者十人勝如百人故老子有云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謝眺好獎與人才會稽孔閭粗有才華未為時所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眺眺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秦少儀好為詩初不甚工既而以所業見山谷山谷贈

推選語卷之七

重

以詩當時以為許與太過然少儀緣此詩思大發遂得與少游齊名夫蠅蟻之微附騏驎而致千里間巷之人附青雲之士而施後世烏可不察哉

文徵明之祖文洪所著有括囊集偶閱其下第回丹陽詩京塵漠漠染欄衫依舊書生跨蹇還防虎夜投淳化鎮聽雞朝度句容關僕夫已熟驅馳事道路爭看困悴顏六悞科場垂廿載鬢毛那得不斑斑言懷詩十年書劔屬飄零憔悴青衫大學生有子策名粗畢願衰年隨計未忘情風塵欺鬢蕭蕭短雨雪侵衣漠漠輕爭似歸來故鄉好西山自買薄田耕予六度場

屋正與詩同諸子但粗解文義未有策名者此則有可媿耳

凡十六章

訂遐方之疑

天地之大雖曰無垠然日月經行之內則自有限量中國疆域萬里之外東為朝鮮朝鮮界二千里而瀕海南濱於海西南則為安南一千九百里而至占城安南占城之南亦瀕海其外海中諸國不過中國一大縣耳北則沙漠出邊城之外二千里已南望北斗又二千里則不可窮知其國度西則西域諸國天竺而

推篷寤語卷之七

五

外則為波斯大食亦不過五千餘里而止耳今觀中國北燕南越暑寒頓異更極而南則九真日南其熱尤甚更極而北則邊徼之地寒不可禁則昔人所稱日月經行三萬里者似非誣也人所聞見狹故荒遠之說得肆行耳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其盈海信大矣然自朝鮮起至占城而西瀕海之地可數而計也其袤不過萬餘里巨海之外其徑雖風迅不常難以里載然大約東至扶桑南至峽門西南至馬安諸國各不過萬餘里而止耳扶桑日出之地沙撈越國日入之

地故予謂日月行度三萬里之說為足徵信云

淮南子地形訓言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二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此雖荒誕無稽大抵假寓言以自實其所稱之說耳東西南北之極舉其成數蓋不出三萬里云何以明之昔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定豫州為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朱子以為此指中國地段而言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漳泉諸郡極多風如西北多陰非特山高障蔽

推篷寤語卷之七

三五

廉

之故西邊不甚見日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曰蜀之日越之雪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驗之可見天地不甚遼廓至中國之外雖不可以道里計然以中國驗之其外亦不過萬里其氣候已極而變窮矣曆家所傳四遊儀謂春夏秋冬四方上下各遊三萬里者其術雖合其所稱道里之數則構妄不經矣中國疆宇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瀕海北連沙漠道路行縈東西徑萬餘里南北袤亦萬餘里云嘗考東界朝鮮朝鮮之境東西二千里東瀕海則朝鮮之外亦瀕海也西至嘉峪自嘉峪而西南則為西域河源葱

嶺天竺在焉南濱於海海之南則為安南占城佛齊
暹羅東則為日本東南則為大琉球西南則為淳泥
西洋彭亨諸夷北連沙漠則九邊之外東為會寧府
則金上京與女直相鄰地北為舊開平則元上京越
沙漠為威虜鎮殺胡鎮 成祖北征所至之地南望
北斗北則為和寧元初建都於此自和寧北行四千
餘里則為大澤又東則為北狄云此宇宙內疆域之
大略也若夫齊諧之說所稱道里遼邈率多荒唐君
子所不道矣

國朝區宇遠逾前代聊誌古今沿革大略於此京師古

推遷語卷之二

注

康

幽薊地左滄海右太行北居庸南河濟古稱天府之
國遼金元嘗於此建都我 太祖時為北平布政司
成祖龍潛於此及繼大統遂建北京其時猶稱行在
正統中始稱京師云南京古金陵地周末時已有王
氣秦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諸葛亮謂龍蟠虎踞真
帝王都即此吳晉宋齊梁陳及南唐嘗於此建都我
太祖乃定鼎於此山東古青兗二州地漢於青州兗
州各置刺史唐宋因之東西分治元始合為東西道
宣慰廉訪司山西古冀州地漢分冀西境置并州部
刺史唐置河東道宋置河東路元置河東山西道宣

慰廉訪司陝西古雍州地漢都於此置司隸校尉領
三輔置涼州部刺史唐初置關內道已而置京畿關
內隴西南平等道宋初置陝西路後置六路元置陝
西行中書省及陝西漢中道廉訪司甘肅等行中書
省及河西隴北道廉訪司我 朝始合為一置陝西
布政司而設行都司分治甘肅云河南古豫州地漢
置豫州刺史唐置河南道開元中置都畿河南河北
三道宋都汴置京東東西二路元置河南江北行中
書省廉訪司我 朝置河南布政司浙江古揚州地
漢會稽郡兼統兩浙隸揚州部刺史唐貞觀中隸江
南道後增置江東道宋初以兩浙為一路後分浙東
西為兩路元置江浙行中書省及浙東浙西二廉訪
司我 朝合兩浙置浙江布政司江西古揚州地漢
領以揚州部刺史唐隸江南道後分為江南江西道
宋置江南西路元置江西行中書省及江西湖東道
廉訪司湖廣古荊州地漢置荊州部刺史唐貞觀中
領以江南道後增置十五道宋置荆湖南北二路及
京西南路元置湖廣行中書省及江南湖北道荆湖
北道山南江北道湖廣道嶺北湖南道宣慰廉訪司
我 朝合置湖廣布政司四川古梁州地漢置益州

推遷語卷之二

注

承

部刺史唐貞觀中置劔南道後置劔南并山南東西道宋為四川路後分東西兩路又分益慶利夔四路元置四川行中書省及置西蜀四川道廉訪司福建古閩越地漢以揚州刺史領之唐初隸江南道復隸江南東道大曆中始置福建觀察使宋置福建路元置福建行中書省及福建宣慰廉訪司廣東古百越地漢置交州部刺史唐貞觀中置嶺南道後分為嶺南東道宋置廣南東路元置廣東道又置海北海南道宣慰廉訪司隸江西行中書省我朝改置廣東布政司廣西古百粵地漢領於荆交二州刺史唐以

推蓬寤語卷之七

三

承

其地隸嶺南道後分為嶺南西道宋屬廣南西路元置廣西兩江道及嶺南廣西道宣慰廉訪司俱隸湖廣行省至正末置廣西行中書省我朝因之雲南古梁州南境為徼外夷地漢置益州郡領於益州部刺史自唐至宋為蒙氏段氏所據元置雲南行中書省及廉訪司又置曲靖臨安大理金齒等處宣慰司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元於此置八番順元等處軍民宣慰司本朝洪武初以其地分隸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永樂十一年始置貴州布政司今兩京畿內郡縣俱隸京畿而設布政使司者蓋十又

三云

以二十八宿分屬國朝之郡縣角屬河南之開汝亢如之氏屬汝尾屬北直隸之順河真保永隆萬箕屬順河保斗屬南京之應天鳳蘇松常鎮廬安太寧池徽廣和滁陽淮浙江之杭嘉處湖溫江西之吉瑞袁臨撫建南康廣饒南昌南安贛九江牛為中鄱之揚淮江西之九江浙江之溫湖嚴金衢紹寧台福建之福泉延汀興邵漳廣東之廣南肇高雷瓊廣西之梧女屬廣東之廣南肇高雷瓊惠福建之建福泉延汀興邵漳浙江之溫嚴金衢紹寧台廣西之梧虛屬

推蓬寤語卷之七

三

張

山東之青危屬山東之青濟登萊東昌室屬山東之東昌北直隸之大名河南之彰衛懷奎屬兗州婁如之昂屬北直隸之順德廣平真保定山西之大同畢屬北直隸之真保山西之大同冀屬山西之平澤四川之松潘疊溪參屬山西之平陽潞澤汾遼大原貴州四川之順慶松潘疊溪井屬貴州普安四川之成都保寧敘潼眉嘉瀘雅永龍順慶天金陝西之西鳳漢平鞏臨慶延寧洮文雲南之臨楚徵曲武山西之大遼解鬼屬陝西之西鳳漢平鞏臨洮慶延寧洮文四川之馬雲南

之臨楚徵曲武貴州之普安柳屬河南一府星屬貴州銅仁張屬河南之南陽翼屬貴州之黎平廣西之平南慶潯柳桂廣西之廉四川之夔湖廣之彬安沔永辰常衡長岳荆黃德襄武陝西之漢中軫屬四川之平夔陝西之漢湖廣之靖武襄德黃荆岳長衡常辰永沔安彬廣東之廉廣西之桂柳平慶予觀分野之說如上所屬有一星而屬數府有二星而共屬一府者况中國郡縣則有屬東夷朔方西域俱無屬或星在南而屬在北星在東而屬在西其理殊不可解雖星分翼軫之文傳自古昔君子所不道也聊誌之

雜家語卷之二

三

以俟明者

幽并之域堯舜時謂之朔易其地去荆揚數千里氣苦寒而多風非其土著至于手皸而足裂其居處服食異用絺葛果茗魚鱸之物不能以易致今都城固古幽州之地自成祖徙都以來帝王所止文物益開風氣非復昔比然去都城數百里外則所謂苦寒多風手皸足裂者亦不能無然則風氣所固未易與南土齊也

土高者多亢旱地卑者多雨澤地氣之升有厚薄也昔有登高山顛者忽見山腰陰雲四合望若大海山顛

烈日如故少頃雲散下山則聞有暴雨平地水盈尺可見雨澤高下不同今西北屢有旱魃且多蝗東南則少蝗患而淫雨之淹沒則每歲而有可見矣今為西北計者宜多鑿池塘以貯積水多穿溝渠以引河流庶便車戽為東南計者則高其隄岸使不上越疏其下流使不壅滯則水旱不能為之災而民生有粒食之慶矣記曰天時有生地地利有宜

雜家語卷之二

三

輿地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瀕海之地鑿二三尺輒得水山陝之地鑿井數仞而不及泉者土之厚薄殊也海至南極地愈卑則為尾閭為沃焦山陝至西北極地愈高則為崑崙為葱嶺為流沙大磧及至西域則為飛梯為棧道所行俱攀山躋嶺無復坦途故曰形如倚蓋其語良是宋儒謂崑崙極高四邊俱下未敢以為信然

西戎種類最繁光武閉玉門關謝絕西域以西域國度最多故也漢時所使張騫大抵俱西域諸國若漢南無王庭則北虜衰弱亦甚矣北狄至劉淵父子而後盛種類頗少女真為金始女直為元始匈奴五種世居沙漠東北亦號韃靼其餘土麻擺里荒等種不過數國而已地雖廣漠大抵不生五谷渡瀚海而北入

民愈少聞有狗國等有無不可知矣惟西域則土產甚夥又多金銀明珠異寶號稱樂土海商遠賈多至焉

四海世傳有東西南海而無北海予究中國地形南瀆於海則吳越閩廣是也東連朝鮮朝鮮之東亦有海西通西域大宛月氏大食諸國大食之外亦有巨海大食之西有國不可勝數大食陀盤所可至者惟木蘭皮耳自陀盤地國發舟正西涉海百日而至其國其地所產麥一粒長三寸瓜圍四五尺榴一顆重五斤桃二斤菜長三四尺穿井百丈方見泉胡羊高三

推篷寤語卷之二

三

張

四尺尾大如扇西地氣厚故也雖然此但可見東西海之所至耳自東西而極於北則無可考證蘇武在匈奴牧羊海上謂之北海安知非東西海之所通者也一目國又在北海外然則北海有無亦未可知大海之中有弱水不能負芥北虜之地有流沙長數千里人不能渡均一水土也而有弱水流沙何故蓋水至東極下東海之東又其下者故為弱水如莊生所稱尾閭沃焦之類地至西北極高流沙在古析枝渠搜虜境之外又西之西者與西域相近地最高故淳而成沙游蕩不定土高則成流沙水卑則成弱水高

卑之異也人以為異者特未察理耳

地極西北則寒極東南則熱極西極北則多風極東極南則多雨中國而外寒暑風雨更與中土異襟波國有城池種田天氣常熱地無霜雪孝臆國在平州中以木為柵有木柵五百餘所氣候常暖冬不凋落閉黎國自泉州發舶一月可到又無霜雪四時之氣常燠印都丹國地熱無雲此皆海外東南國度也吉慈厄國皆大山圍遶盤山為城多畜牧馳馬地極寒春下雪不消此中國外西北地也骨利國居回鶻北之瀚海海池出名馬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照煮羊

推篷寤語卷之二

三

吳

方熟天已曙矣此中國外正北國度也以極北日出早日落遲故晝長而夜短沙彌茶國係太陽西沒之地至晚日落聲若雷霆國王每於城上聚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日聲不然則小兒驚死此中國外極西國度也勿斯里國屬白達節制人有七八十歲不見雨者止有天江不知其源水極甘溢則四十日浸田水退而耕此中國外極西北國度也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作板屋無城郭乃日所出之地此中國外極東北國度也略舉數國而雨暘燠寒之候頓異如此且以證宇宙內疆域之遠近云爾

匈奴之國其種有五一種黃毛者乃山鬼與黃犛牛所

生一種短項矮胖者乃獾與野猪所生一種黑髮

白身者乃唐李靖兵遺種也一種名突厥其先乃射

摩舍利海神女與金角白鹿交感而生射摩因手斬

阿珍首領至今以人祭燹一種乃塔巴赤罕之祖元

朝秘史云蒼色狼與白鹿交所生二十五世生帖木

真是稱大蒙古都長僭稱皇帝世居沙漠東北六千

里後居山陰號鞬鞞地產牛馬無城池屋舍隨水草

所居俗尚射獵帖木真四世孫忽必烈僭居中國稱

帝噫北狄自匈奴突厥以後劉淵父子始入中國而

推遷語卷之七

三

吳

莫盛於胡元今幸 二祖以真人定世汛掃無遺但

百年生聚鞬鞞尚強黃毛亦不絕歲寇中國可無履

霜之戒哉

土官輕殺其俗教令使然且其人畏杖責而輕死故有

少不順於其長指顧之間立取其首若甚易然曾有

人宴於四川長官司客不敢舉箸彼以為肴之不精

也少額其首頃間已取廚役之首獻堂下矣客為股

栗彼迺甜然不為意宣慰司法尤嚴忌即父子亦遠

數丈相接恐有傷害長官司之長每見吾漢人不作

禮藉松茅為茵蹲坐其上漢人即與立談談竟漢人

出戶彼即褫衣冠具戎裝而還入深山中不得其所
往雖服中國教令而夷性尚存如此

凡十五章

訂山川之疑

余弟嘉林太學曾登太山云元君殿在山腰其日觀峯

乃是絕頂頂之左側有秦王封禪碑俗名無道碑碑

無文字或云歲久磨滅或云有套碑在上今不可知

右側有碑刻孔子小天下處予屢過河濟間惜不能

登也其山高四十五里盤礴三百里而上凡五十餘

盤望黃河如帶齊魯之山莫與京高矣噫登太山小

推遷語卷之七

三

承

天下游聖門小群言信夫

峨嵋山在蜀為最高峻蓋衆山盤礴而成山有三峯曰

大峨峯曰中峨峯曰小峨峯登大峨夜半可望日出

齊之泰岱楚之武當皆不及也李太白所稱峨嵋高

出西極天羅浮直與青嶺連者非妄九月前可上十

月則雪已封徑不可上矣山之深處六月雪尚未

消山僧最富而衆多至五六百每辦半歲衣糧以待

冬春之用山孤嶺絕蓄厚僧饒每為劫賊所覲觀然

不能劫者以僧俱擅擊刺之伎故也

武夷之勝古今共傳吾鄉陸文裕公經武夷先觀瀑布

泉甚奇羽士特出一朱匣為公焚香開視曰此魏王
仙子頭也魏為秦人嘗昇仙時所蛻骨今藏之二千
年矣公締觀見廣顛獨異色滋潤可玩略無枯朽狀
公嘆異父之有石壁高數百丈當巖端陟絕處列朱
漆棺十餘口隱然可望問之山人曰此歷代神仙髑
髏也公曰縱荒誕然人跡不到豈有神工鬼斧闢巧
其間耶門生邀為九曲之遊歷覽諸勝奇峯絕壑丹
崖碧潭誠兩都齊魯河洛間及會稽豫章諸處所未
有近聞上官以觀魏王子頭頗費迎送已瘞土中世
不可復見矣

推篷寤語卷之二

三

天

蠓磯志云山在蕪湖大江中西北七里舊志云磯有石
穴廣一丈深巨測蓋蛟所居黃庭堅曾書蠓磯二字
今穴已平而黃書亦磨滅矣有人云山之西江深處
有四十丈戊申秋有黑龍見黑處水瀑漲二三丈許
忽涸見底疑即蠓也我 太祖親征陳友諒戰鄱湖
廟神曾著靈應回鑿幸其廟御製七言詩一首云龍
車鳳輦出皇都蠓磯煙鎖在蕪湖千林紅葉秋來掃
萬里江山一樣摸蕩蕩長江俱左右明明日月照東
吳梅花纔報春消息瑞氣紛紛到處無嗚呼我
太祖經營四方日不暇給矣而猶投鞭賦詩照耀區

宇此其所以為聖文神武也

高大之山內多崆峒凡山以石為骨以土為皮以草木
為毛以水泉為血今大山腹裏類可通行但人未搜
訪鑿通耳即今宜興張公洞驪山金沙洞之類見矣
山之高者其洞多在高山之卑者其洞多在下亦有
全實無洞者山之卑小者也有洞之山地中之氣上
升蒸而為水滴則流而為泉山之卑小土質者則無
泉以其中不崆峒也李白集云余聞荊州玉泉寺近
青溪諸山山洞往往有玉泉焉則知泉自洞中氣滴
而成果然矣遇有硫黃丹砂白礬則為溫泉

推篷寤語卷之七

三

余嘗登岳麓山見大禹碑文其碑乃石壁數十丈鐫字
如今刻刻後字蹟尚多字皆漫滅不知刻自何人乃
科斗書應是三代時人刻也後人勦字後之漫滅處
刻曰右帝禹刻實非全文也今見有楊升菴諸公譯
文大都依約其字成文耳恐非實見大禹周流天下
治水胼胝手足由已飢溺鑿龍門疏砥柱無刻而獨
刻之岳麓何哉

嘗聞諸縉紳云大禹鑿龍門處其兩涯之石小者如舟
大者如屋云是當時所鑿不知當時人工何以能鑿
如是巨石且昇而置之兩涯也相傳大禹授天符射

河伯斷脩蛇禽封豨行游四方俱乘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所役使盡丁甲不妄其從行有防風氏會稽後至執而戮之其骨專車則當時之人工可知矣開萬世之太平雖禹之功孰非天之所命哉疏濟潔決汝漢排淮泗驅蛇龍而放之蒞人力殆不至是

筆談云溫州鴈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未見圖牒祥符中因伐材始見尚未有名謝靈運為永嘉守凡佳山水處遊歷殆徧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鴈蕩之名也予觀鴈蕩諸峯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它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

北齊書卷之七

卷之七

沈

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為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惟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之類皆是水鑿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觀筆談所記如此因悟武林之吳山有紫陽巖姑蘇之虎丘有千人坐劔池諸石奇峯壁立嶮峭可翫大都因城市密邇取土供築土洗石出耳若去城遠之山則未見有此奇秀者以此例觀與鴈蕩為水衝而成之意頗類黃河舊不得其源故有謂黃河之水天上來又有謂百

川入海海水復至崑崙流出為河以比丹家身中運轉之妙又謂張騫乘槎入河上與天河通見牽牛織女星此皆妄說河源雖遠大都因數千里無水積氣甚厚故迸出為泉百泓流行遂盛實與今中國泉河相類人吃所未見故異其說及見海水日夜東流未知歸著何處故謂其周流復始殊不知海水聚蓄既盛水復升而為氣為雲為雨為人為物譬如糟粕燒酒潏然升為水氣氣降為酒亦猶水升為氣氣復為水初非二事大抵五行皆能流轉不窮如水能為土土復能為水今江干土崩入江即化為水而水之淤

桂蓬齋語卷之七

卷之七

沈

淀即成洲渚無足怪者一元之氣元自無定人所見狹隘不能通曉耳

元世祖至元二年窮河源時遣招討使都實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形勢具載元史其言黃河本東北流歷西蕃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即今世所傳河源圖是矣此所謂真河源也漢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為二水發葱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此乃在今訪河源萬里外當時為

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諸公謂世之受蔽於外舍
近而求遠者何以異此其說良然

客有爲予談瞿塘之險者云水流兩山中兩崖壁立數
十仞陡絕不可攀崖上多猿猱每飛石以投舟中舟
中人虞爲所中日色爲兩山遮蔽不得下照水色沉
黑水流急甚遇巨石則番噴而爲雪浪江中石林立
舟少涉之輒破塘有三峽轉屈間稍不謹則舟撞石
崖不可救且水深無底不可著篙全賴柁師攔頭之
力順流而下行一月或不及一月出峽溯流而上則
須二三月方至萬里亭崖上挽舟者用鑼舟中用鼓

推篷寤語卷之二

四

表

兩相照映方可行舟否則不能也峽門窄而上如環
四五月中水大漲則舟不得過太白所歌白帝城邊
岸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是也天下之險莫與倫比
因語予曰若人未曾經此創見必成悖疾

灩澦堆在夔州巫峽口冬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
水經云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象瞿塘
不可上以此爲水候杜子美詩謂高江急峽雷霆鬪
古木蒼藤日月昏景象如此則知客談蜀險語自不
妄

古人第品天下之水謂江心水第一惠山泉第二虎丘

泉第三予以爲此非善論水者也天下泉源至多豈

可以江南數水盡之其所第之水寒冽清澈予得而
嘗之誠有之矣然水淡土薄泊乎無味孰若大江以
北之水山東之趵突泉北都之神山泉泉河之七十
二泉渾厚清融與江心諸水較量恐未可以優劣論
使當時陸羽諸君生此其品量當不在江南諸泉下
也姑誌之以俟知水味者評焉

推篷寤語卷之二

四

表

凡天下水泉三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其在遐荒
絕域殆不可得而知其江河自西極達於東溟中國
之大川者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水是爲中川者也其
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是爲小川者也若渭洛汾濟漳
淇淮漢皆亘達方域通濟船艦徙有于無利於生人
者矣其餘陂澤魚鼈菡蒲稔稻之利不可備數予謂
水泉大爲天下利源然亦能爲害故順之則利逆之
則害民猶水也其母逆水之性哉

辛氏三秦記云驪山西有溫湯先以三牲祭乃得洗不
祭則爛人肉俗說云秦始皇與神女戲不以禮神女
噉之生瘡始皇怖謝乃爲出溫泉洗之立愈漢魏以
來相承云能蕩邪蠲疫今在新豐縣西後周庾信有
溫泉碑唐置溫泉宮常所臨幸又京兆府藍田縣有

石門湯岐州郁縣有鳳凰湯同州有北山湯河南府有滎渾湯汝州有廣成湯天下諸州往往有之然地氣溫潤生物尤早卉木凌冬不凋蔬果入春先熟比之驪山多所不逮噫水有溫泉之湯池火有蕭丘之寒焔物理難一固如是夫

凡十五章

推篷寤語卷之七

推篷寤語卷之七

長洲吳履書
袁宸等同刻

推篷寤語卷之八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毗政篇

上

元薦氏曰譎劣陳毗政之篇或問於余曰位卑而言高可乎曰否否不然也夫越位而代之職踰守而參之議是罪之媒也迺士君子跼蹐衡門茂明當世之務以待咨問此希文所為懷先憂之志也而何病乎謀猷之告乎書曰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雖百姓里居猶不敢忘君相之助也則是

推篷寤語卷之八

長洲吳履書
倪成謙刻

篇也非羹牆夢寐之所形見與

毗任用之政

秦王猛隱華陰山懷佐國之志聞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陶侃家貧有友人過俛其鄰人謂侃曰子門有長者軒車何不延之論當世事鄰人送隻鷄濁醪遂成竟夕之歡夫景略抱負王略士行致力中原固其素志然家方貧苦而汲汲以當世為事恒人視之若太迂濶矣而識者竟能轉之通衢知名晉世垂功不朽照耀丹青卒酬所志偉哉

宋夏竦為丹陽主簿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若陛下以枕流漱石為達則臣居市井若陛下以金榜丹桂為材則臣未參科第若陛下以鳩杖台背為德則臣始逾弱冠若陛下以荷戈控弦為勇則臣生不膂力若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生並驅較其先後真宗聞言賞激召試中書是歲應中制科予賸夏英公之請而又嘉當時能盡臣下之材也于是平著之

國初令有司每歲薦舉賢良方正孝廉秀才及山林隱逸之士洪武三年 詔開科舉法六年 詔科舉暫

推蓬寤語卷之八

二

似

且停罷復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六藝次之十七年 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一大比是年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材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定鄰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永樂初 詔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有司詢訪以禮敦請赴京量才擢用宣德中 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出眾賢良方正之士今所在有司保舉赴京選用景泰中 詔各處有文學才行堪授職任之士許在京四品以上官在外撫巡方面各府州

縣正官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賊罪連坐舉主歷讀 先朝諸詔可見薦舉之法亦自不廢但後專重進士科無人力舉行耳

我朝佐命元勳每由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王禕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其餘自薦舉而致者不可枚舉正統景泰間法猶如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儒衣薦舉歷御史以至都憲况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知府並為一時名世自後進士科重薦舉漸湮天順初吳康齋一薦遂為朝陽鳴鳳至今絕響矣

推蓬寤語卷之八

三

吳

國朝科目肇自吳元年丁未始分文武二科廣小賢士今三年一次充貢京師洪武三年庚戌下 詔始議科目之制自後屢年開科至洪武六年三月 諭中書省天下虛文相應非真實求賢之意宜暫停罷至洪武十七年甲子 詔禮部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試日文字略定洪熙元年乙巳 上諭南北人才約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宣德元年始議南北中卷而制遂定永樂二年甲申臨御策試 御批於周述云環珮之文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於周孟簡云

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
第三勉其未至罔俾二蘇專美前世欽哉嘉靖八年
已丑臨御策試 御批於羅洪先云學正有見言謹
而意必忠義擢之首者賜第一甲第一名我 朝留
意人才如此但 國初人才鮮少會試取士僅百餘
人今人才充溢解額有限其落於孫山之外者不知
其凡幾也沉淪丘園不竟其志惜夫

我 朝天順以前官多父任如周忱巡撫蘇州自侍郎
而至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翱之提督遼東河南山西
凡一十八年此撫臣父任見於名臣錄者可指如東

推寢語卷之八

四

吳

莞知縣盧秉安任至一十九年而清操不易行惟
受士民之詩陳璉知滁州垂年而異政著聞當時亟
來綺衣之錫此守令父任見於郡邑志書者可考今
昔不異致也而父任不能與昔同何與

或疑云父任難行曰父任與超遷相為流通則不難矣
或先超遷而後父任或先父任而後超遷我 朝如
魯穆由福建僉事為人剛正清慎超拜僉都御史歷
任二十餘年周忱由長史升侍郎巡撫江南在任二
十二年于謙由御史陞侍郎遇事敢為在任一十九
年此先超遷而後父任也如雲南布政張忱化享夷

民秩滿九載超擢吏部尚書揚州知府王恕有惠政
滿九載超遷江西右布政刑部郎中陸瑜明於法令
在任十年陞山東右布政溫州知府何文淵有治才
在任六年超擢刑部右侍郎此先父任而後超遷也
雖然設用非其人奈何曰此聽於糾察之臣以時去
留可也

內外一命悉歸銓曹三代以後皆然亦有少改其轍者
唐制嶺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高宗時乃
遣郎官御史為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
建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即選其人宋神宗詔川陝

推寢語卷之六

五

章

福建河南廣南等八路之官令轉運使立格就注免
其赴選著為令二君所行是皆使選歸各省而未嘗
拘拘於赴選矣今之議者謂小官選歸本省有五利
謂選人省費京物價平隨缺隨補諳曉情偽祿養其
親也其說似亦可用聊舉其言如右云

唐三品以上常食料九盤每日細米二升二合粳米八
合麵二升四合酒一斤半羊肉四分醬四合醋四合
瓜三顆鹽豉葱薑葵韭之類各有差木棗春二分冬
三分五釐炭春三斤冬五斤四品以下各有差視
國朝所給大官之料不既盛耶然月俸又在外正一

品俸月三百五十斛餘以次而降

我朝洪武定制於百官祿皆無甚厚薄雖九品卑秩亦月支俸五石不知始自何年方行折鈔之例京官三分本色七折鈔外官二分本色八折鈔大官俸多折俸猶可小官俸少折鈔愈少矣以縣官言之兩漢縣令秩六百石今知縣七品原定月俸七石五斗歲止八十石已多寡不侔况今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猶不及兩漢一月之半今士受職之官必攜揭父母妻子十餘口有終歲溫飽之需有往返道塗之費又有推其餘以及三族之望此皆為士者俯仰

推篷寤語卷之六

六

章

之私不可不恤也議者欲即以今制從九品以支五石為準等而上之每品皆加一石至正七品則為俸十石至正二品則為俸二十石皆不必折鈔少做漢宣光武宋太祖詔意益卑不益尊噫苟若是其庶矣乎

宋制設宗學選疎屬資質明敏者教之使竝得從事科舉今之有識者亦欲朝廷倣行其法而稍寬其取中之數如庶姓百卷取五宗室卷百卷取十庶宗室知所激勸有才者皆為國用而不至於虛生虛死其說良是謹著其說數十年之後恐必有能舉而行之

者

朱子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餘諸子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不免躬親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朱子所言漢法即與成周封建之法相同又謂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項在漳州因登極恩宗室量試出官者一日之間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嗚呼宗室孤遺之給量試之恩比今祿米為何如而朱子尚有憂焉使朱子生今世不知宜何如為憂也

推篷寤語卷之六

二

表川

國朝之制親王之子則為郡王歲祿二千石親王郡王皆世世襲封郡王之子則為鎮國將軍歲祿一千石郡王之孫則為輔國將軍歲祿八百石郡王曾孫則為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玄孫則為鎮國中尉歲祿四百石五世孫則為輔國中尉歲祿三百石六世孫而下則世世封奉國中尉其祿米亦二百石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二百之差又有

冊封反宮室婚姻喪葬諸費皆給於官又有廚役齋
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於民 祖宗之用恩可謂厚
矣但恩而無節誠恐難乎其為繼也

武職世襲 國初立法最嚴永樂年間其禁稍弛革除
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擊人有
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
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
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奉天
征討有功陞職者為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
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為舊官子孫年十五出

推遷寤語卷之六

八

表

幼襲替俱比試正統十四年有被虜走回遇劫擊馬
者天順初有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試而得
實授承襲往往有之近年冒功買級則非復昔比而
襲職益濫觴矣

宋世任子之令最廣即位推恩郊祭推恩七品以上率
有任子宰相之子即授六品清銜任子有官至宰相
者任子之子有復廢為官者大抵宋以仁厚立國故
於臣下率多崇厚 國朝限以三品廢子故任子視
宋甚少有任而不得官者方補廢再襲三品以下則
無襲廢子例有官至方面而其子不免貧餓者有官

至監司而其子不能保立墓者一生賢勞王事廉吏
慎不可為殊可念也若奏請如武官習禮之例公卿
子孫勅督學官寬選入泮稍視宋世恩廢不絕讀書
種子豈非盛世優臣之典哉

元佑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薦士試館職一時名士在
館率論資考次遷未有越次進用者皆有滯留之嘆
張文潛晁無咎俱在其間一日二人閱朝報見蘇子
由自中書舍人除戶部侍郎無咎以為平緩曰子由
此除不離核文潛曰豈不勝汝枝頭乾乎我 朝之
制一甲及第即入詞林其外吉士俱以考入不由大

推遷寤語卷之六

九

表

臣薦舉十年之內循資擢用一年之外即有司成典
翰官官掌詹之權視宋稍異但中書舍人則與戶侍
相懸殊未易得也使宋制如今豈有不離核之嘆哉
元初惟才是用尚多儒者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執
政大臣亦以吏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
書者得入臺閣共筆劄累日積月皆可致通顯中州
之士見用浸寡况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於京
師其抱材蘊德者往往不屑為吏其見用尤寡又則
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秦不可與同中
國故南方之士愈微士甘沒溺於山林之間不可勝

道嗚呼才惟取吏罷科舉擯儒士此與秦之坑焚何異甚至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為嗤豈非世道之一大變與

灌夫為人剛直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稠人廣衆薦寵下輩韓安國踈於財利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佗皆天下知名士元行沖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如富家儲積以自資門下充為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嗚呼人皆有灌夫韓安國之心則天下不患於無才人皆存狄仁傑之心則天下不患不能容才

推蓬寤語卷之六

十一

張

天下之物雖微且惡或中於人之所好木之朽折薪好之塵垢醫師好之糞壤老農老圃好之况自糞壤而上乎故物有所遇則雖朽木糞壤而不棄苟不得其遇則雖合抱之材蘭芷之美亦且以尺朽誓之凡草目之况一材一藝之子能無遺棄於世用乎故君子惜才中人棄才小人忌才

世路滄攘之時人材衰少雖有豪傑之士窮老在下無由自效於世杜子美感時而賦西馬謂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驢驢哀鳴思戰鬪迴立向蒼蒼其取喻微矣

雖然名馬無求於人人則自求於馬名馬伏櫪閑廐以時游息於水草之間以自適其天奚以哀鳴為哉然則名馬之不見用其咎在伯樂其適在名馬

杜少陵畫像古今題詠多矣獨半山山谷二先生詩最高略舉數語半山詩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飢走半九州病妻僵側子以榻攘攘盜賊森戈矛山谷詩故衣未補新衣綻定蟠留中書萬卷探道欲度羲皇前論詩未覺國風遠干戈崢嶸暗寓縣杜陵韋曲無鷄犬觀二老之作少陵以如彼其才卒困于窮以死傷哉讀之千古可為興嘆

推蓬寤語卷之八

七

凡二十一章

毗輔理之政

萬斛之舟機在柁萬鈞之努機在牙萬里之邦域機在心故人主運量此心天下災祥利害立見心正則天地俱正心和則萬物俱和非誑語也下此則一司一郡一邑一鄉孰非自樞轄守令之心宰之蝗不入境虎北渡河其理良實

李昉為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為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知民疾苦則心惻然有拯援之心知為政術業則曉然明其人之賢否知時政闕失

則時時有所更廢而民命國政人材皆自一問得之
真宰相之度

宋張商英初提舉京西南路獻說曰真壽者不死真樂
者不憂真治者不亂其說以長久冲澹為主神宗異
其言召還上元豐聖德詩神宗曰卿不廢學如此除
館職竟為丞相其後商英之業不甚彰著竟不能副
先資之言吾無惜矣獨惜夫神宗知美長久冲澹之
說而進用荆公銳行新法何與

執古誼以律今則近於迂如伊川之諫折柳是矣繩時
憲而忘本則近於流如桑弘羊之創均輸是矣徒粉

推蓬寤語卷之八

三

沈

飾而無其心則近於虛如王荆公之行新法是矣事
浮華而無其政則近於浮如蘇東坡之醜蘇張是矣
若夫敦朴渾厚而無其迂圓活詳委而無其流弘博
愷悌而無其虛黼黻昭朗而無其浮斯之謂天下之
全才也夫

識見差別未可一律齊宋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
價湧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禁人增米價公獨
榜令有米者增價糴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米更賤
民無餓色杭州苦旱荒有僧投牒欲造浮圖范文正
批牒令普布施人或謂曰當此儉歲造浮圖不無傷

民耶公曰當令富者出錢貧者得食均有餘補不足
正救荒之策只多得一座浮圖耳聞者迴服人之度
量相越乃如是君子當機籌量非庸流所及

翱翔仕路者或有遇事敢言自以為氣節鋤除強宗自
以為風力苞苴不入自以為廉介殊不知與百姓皆
無所補益蓋氣節風力廉介止盡得自己分內事不
曾在百姓上做得一役利益工夫此惟真實為民不
矯飾近名者然後能識此意聞之大老云然因筆記
于此

推蓬寤語卷之八

三

承

與圖各有所產物性各有所宜如橘過淮則為枳貉踰
汶則死是矣君子之為治也亦若是齊其教不易其
宜同其政不易其俗要使不過其則可也若槩以吾
法一切整齊之把持之則徒驅民思亂而已非吾法
不善也駭其所未見也咸陽思復見漢官威儀漢官
威儀豈三代之遺哉慰以所習見聞耳

蘇明允作諫論以明諫法余有感於沈存中罷藉民車
之事焉往者宋神宗以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
兩河民車以為戰具民大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顧曰
卿知藉車之事乎曰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
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之曰胡之來民父子不保何

暇恤車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紛也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輜車重大推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明日遂免籍民車執政問存中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存中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為非耶特著之以為進諫者之法焉

今之郡縣視古之建國今之守令視古之小國諸侯設

推蓬寤語卷之八

古

承

得行已所志加惠一方誠猶古之所稱化國嬉遊恬愉已與百姓相安無怨無惡即終身其職庶幾孔氏所稱為邦百年者猶為少也况敢懷速化之志乎今之所以欲速遷者正為不能與地方相安與官職相安與上下相安耳雖然又當超遷加秩璽書獎勞然後得以久留也故曰鼓舞之在朝廷責成之在銓曹佐佑之在監司

漢張勳為清河令寬明自任人不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謬者是正之弛慢者勉勵之鹵莽者教誨之貪饕者廉察之詭詐者詰難之不用誥詔

者免去之惟曲法戕民以白為黑事干人命者使自理之辭窮心盡然後付之於法若初情可憫者猶宥之民之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者以情喻之賊者使償其貲傷人者使庭梓其敵姦及殺人者付之法其本心可恕者猶出之為政五年怨懟不作四民為歌誦盜賊出境姦邪革心嗚呼為理者顧不當如是耶

恒言曰致君澤民致者致之於所未至也其義易曉澤之一字厥有深味要使膏澤下於民百姓皆沐浴膏澤歡忻鼓舞樂其有生耕田鑿井生事饒裕不為刑

推蓬寤語卷之八

三

吳

罰稅斂之所困抑古稱惠鮮是其義也假饒能以一切法制整齊之謂之治則可謂之澤則未也顧名思義盡思所以潤澤斯民哉此聞之大老云然每見士君子出身事主却即奔逐世塵與波上下將謂治國事與治身事無干不知治國之法就是理身立身之道就可立政寧靜則百骸理清靜則百姓安

凡十二章

毗閭閻之政

上之字下有真實愛養之心者予於晉漢而下得二主焉宋太宗為宰臣曰近年以來每念百姓寒耕熟耘

營求衣食國家若非贍養軍旅兩稅亦不忍俯督而况非理誅求乎後周淮南飢世宗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垂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仁人之言其辭藹如為人上者知民為吾子又念寒耕熟耘之苦其忍輕下征求之令逋負之徵乎

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曰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雖有飢饉水旱民不離散行之數年國以富强成都黃惠濟承事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

推蓬寤語卷之八

六

吳

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無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後裔繁衍在仕路者比比今在公者誠如李悝之法民間富室誠如黃承事之法則地方無憂水旱而陰德亦無涯矣

莊宗與后畋遊大雪軍士寒凍宰相請出庫物給軍后不許宰相論於廷英后居屏間屬耳因取粧奩及皇子滿喜置帝前曰諸侯所貢給賜已盡官中惟有此耳請鬻以給軍及趙在禮亂始出庫物以賚之軍士負而訴曰吾妻子已飢死得此何為董煟謂民雖告病而上不知恤海內既貧而人主獨富凡內庫所蓄

欲捐尺帛斗粟以及民而重如丘山嗚呼如莊宗者可以鑑已

宋蜀道寇作臨汝侯嘲羅研曰卿蜀人何樂禍如此研曰蜀中百家為村有食者不過數家貧迫之人十常八九束縛之吏十有三各令有五母鷄二母彘牀上有百錢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一夫為盜誠哉是言使百姓知有生之樂豈肯蹈死亡之禍哉

乾德元年詔諸州長吏視民田旱甚者即其租不俟報今州縣或遇災傷數次差官檢履生民先被騷擾

推蓬寤語卷之八

七

廉

之普及以分數上計部又量為裁損不及所勘之數吳下數郡又除起解錢糧升合不減所減乃在存留之內名曰免糧實不過百分中三四耳民間所得不償所費宋董煟謂宜以乾德之詔為法良有見矣神宗行青苗法諸縣督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乾道間江西大飢民有食白膳土築殺者因時帥出勸農飢民入狀借錢販糶度荒帥判云紛紛黨議立三朝五十餘年積未消野老不知當日事尚持片紙覓青苗噫貨錢救飢與青苗錢自別豈可懲噎而廢食也

今之論治者率欲禁奢崇儉以爲富民之術殊不知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彼虧則此盈彼益則此損富商大賈豪家巨室自侈其宮室車馬飲食衣服之奉正使以力食人者得以分其利得以均其不平孟子所謂通功易事是也上之人從而禁之則富者益富貧者愈貧矣吳俗尚奢而蘇杭細民多易爲生越俗尚儉而寧紹金襴諸郡小民恒不能自給半遊食於四方此可見矣則知崇儉長久此特一身一家之計非長民者因俗爲治之道也予聞諸長者云然爲筆識於此

推篷寤語卷之八

六

章

善役民者譬如植柳薪其枝葉培其本根不善役民者譬如剪韭日剪一畦九日復剪不盡其根不止也每見江南差役率先富民今年如此明年復然富民不支折爲貧窶復遣中戶中戶復然遂致村落成墟塵市寥寂語曰富民國之元氣爲人上者當時時培養如公家有大徵發大差遣亦有所賴大兵燹大飢荒亦有所藉不然富民盡亡奸頑獨存亦何利之有焉養民者譬如養樹護惜其大者又灌溉其小者使之日長月益以至於大然後豐草茂林可以坐致未聞斬刈其大者以裨益其小者也是猶摘巨樹之枝葉瀝

大木之膏脂以畀荆棘曰吾能養樹吾能養樹不知荆棘未必榮而巨木大材不終日而枝幹枯槁矣亦何救於林木之盛衰也噫東吳數郡閭里蕭然當必有憫念之者書以俟之

古人謂政在養民養取何義竊嘗譬之如養樹焉防其侵損去其蠹蝕時其澆灌其餘自生自長聽其時日之至而已不假搔剔之煩也又如養鷄雛焉鷄母覆育溫以暖氣氣數纒足橫裂迸開鷄雛自下生理亦全若稍不利用手略助之則其天不全子亦難育以此見爲政者順天時因地利不違人情覆育萬民一毫私知有不得與則物阜民安天下遊於耕鑿作息之天矣不然政勤而民勞吾未見其能理也者此以足柳子種樹之說焉

推篷寤語卷之八

七

章

嘗有感於捕魚一事古者魚不滿尺市不得鬻非惟惜物實欲使長養生息不可勝食也目見江南以漁爲業漁者衆多取魚之具爲網爲注爲塘爲罾爲籩爲扈爲簾爲箔不一而足盡其族類而漁之無遺育無遺地無遺種欲其長養生息亦難矣故江南號稱多魚然亦不易得也嗚呼繁賦重役民且無遺子矣豈獨魚而已哉

余忠宣公曰東南民力自前已謂之竭況今三百餘年昔之盛者衰登者耗今其貧者力作以苟生富者悉力以供賦有持其產而易酒食人人皆望而去之者其甚於前世益遠其可重困之哉以余公之言質之今日之敝真如目擊而數計之也減賦省役以甦凋瘵豈無望於仁明君子

陸文裕書與所親論延平云此處却寬廣有田成敗落源頭活水分繁而浸時正見秋黃之際至此雖描畫不能盡鮮魚白飯輕徭薄賦極可治生人世仙界無以過此府署在山隈皆列平巖環蔽堂宇流泉繞階

推蓬寤語卷之八

五

七

除入厨中時時拄杖登高谿山皆入几席風俗甚佳皆朴實勤儉如古人卜居無以過此吾弟能飄然一來可商量也近吳俗澆獍差役重煩觀此一書不覺精神飛越

宣德九年巡撫周忱 奏切見蘇松常三府所屬田地雖饒農民甚苦觀其春耕夏耘修築圩岸疏濬河道車水救苗之際類皆乏食又其秋糧起運遠倉經涉江湖風浪之險中途常有遭風失盜納欠數多凡若此者皆須倍出利息借債迨至秋成米稻償債之後僅足輸稅或有斂獲纔畢糶糧已空者有之兼併之

家日盛農作之民日耗不得已而舍其本業去為遊手末作以致膏腴之壤漸至荒萊地利削而國賦虧矣今之時去宣德之時又遠矣昔乏則有借今乏則無可借矣昔兼併日盛今巨室亦耗竭矣使文襄公當此時不知其如何為 秦也

當今所在告疲而南北之困異致舉其所宜先者北都則荏葦極目急營屯田以備漕梗輕南運南都則賦役繁重在輕徭稅以存流徙均編累山東則一望白茅而多不耕之田山西則逼近虜穴而鮮室家之樂陝西則內綜八郡外控三邊供應疲矣而鋒鏑之患

推蓬寤語卷之六

五

七

獨先河南則上供宗室下捍黃流不堪命矣而衝繁之役不息浙地濱海時修倭夷之備則斂繁而民益困西江衝繁且禦水陸之寇則土瘠而民愈勞謂湖俗為慆輕匪特郵驛之苦可慮也而溪洞諸蠻恒虞嘯聚謂川地為險遠匪特大木之困可軫也而夷漢雜處時存消弭閩中地狹人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東廣地遠法疎寇殘之後撫恤尤艱廣西為夷獠盤據諸縣俱被蠶食將無民矣雲貴為漢夷雜沓外通一線之路長戎心矣噫思其艱則當圖其易懲其往則思備於今其可無慎慮哉

天下有有田而富之家有無田而富之家有田而富者其利雖自田而得然每歲輸官兼之差遣一遇飢饉則租耗力乏矣無田而富者其利自商販中而得既無輸官亦無差遣雖或征稅所傷幾何貧富之分無所稽驗差發多致隱蔽是無田而富猶不若有田而富者之可憫也仁民者恤有田之民而無為無田而富者之所擠排豈非循良君子哉

習俗移人雖賢者不免所以不免者何為毀譽是非所顛倒也一郡一邑相去不遐各自為俗如好訐訟好鬪狠好奢靡相勝好任狹相高之類風俗所靡生則

推蓬寤語卷之八

三

張

習見不知其非爭相誇尚未至則求其至既至則求其勝雖賢父兄戒之仁師友勸之不能改也然則何如是在為人上者之責耳知其重而亟反之俗亦易革孔子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書云風俗靡靡公其念哉

吳與越相鄰竝然俗頗不同浙東古于越之地其地利微無甚貧甚富之家山谷之間有一畝之居十畝之田者祖孫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土瘠故其小人勤身而飭力其君子尚樸儉而敦詩書吳人輕浮好奢稍有蓄積輒事宮室輿馬服飾侈盛故雖一時炫耀

可觀而子孫旋即衰謝田園屋廬為他家所有小民至於貧無蓋藏此見之余忠宣公均役記今復二百年矣而俗尚猶仍其舊豈風氣異齊有未易卒變與其人尚鬼祈禳最盛一遇病患輒事齋聖樂神之舉書夜留連妄言禍福牲十餘只供一夕之須香數套僅充一奠之用其他誘取不使聞知固有婦欺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藝豈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遺或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貲產破蕩老稚流移深原其情有甚於盜此意出劉漫塘論俗文揆之今時義不為過

推蓬寤語卷之八

三

張

自古今來折獄一節最為難事發言盈庭激為聚訟深情厚貌巧飾簧言巨奸每為所隱善人每為所誣况案牘旁午頃刻之間情偽未悉立欲論斷官府以為差可了事而不知受枉受抑者多矣況繫之狴狴獄吏司卒攢攻隊索毒朴橫敲中人之產立可傾費堂陛遠於萬里何從而知之匹婦含冤上干和氣易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蓋言慎也

許崇貴英敏又貴有術偶得許襄毅二事聊誌於此東昌一武職子路遇素善庠生同飲於肆是夜武職子被殺於途且無首眾疑庠生執赴官不勝拷掠誣服

襄毅視生言貌知其寃也廉肆中知同飲又有二市井少年公意必此人也且時新歲少年得銀必且治衣物乃拘刷市賈人私曆見一人買布數疋追而鞠之即款服得首於空桑樹中庠生遂釋泰安富豪王南捷人折股而死移他所賄鄉鄰知見者事久不白襄毅乃隔處知見者先取一人叩其居人門戶姓名牲畜甚詳復取一人問之不肯服公乃大聲叱曰汝謂我不曾親見耶歷數王南家菴牛石槽等牲畜器物甚具且云先取者已盡言矣知見者疑公嘗私行遂惶駭吐實得屍而事白觀此二事則洗雪沈寃焉

推蓬寤語卷之八

五

素川

可無術哉
每見馳驟宦途者率不能無意必見詞中稱勢能撼國者則曰此必貴人也必欲摧折以收不畏強禦之名見詞稱錢可通神者則曰此必富兒也必欲故入以表不受餽遺之迹殊不知苟存此念則受枉抱寃之子必多况端道揆者知法守倉廩實者知禮節其事有未必然者乎君子奉法持正鑑空衡平不媿不畏自有天知鬼神且福及之矣何必借此哉此聞之大老云然

韓魏公鎮大名魏之訟牒最多事無巨細公皆親決雖

在病亦許通報決之臥內或以任勞過當勸公公曰兩訟在官人之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奪在吾一言其可輕忽歐文忠公時之大儒曰吾昔貶官夷陵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披閱其間枉直多是乖錯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教無所不有每嘆曰夷陵褊小尚如此天下可知也於是仰天誓心曰自爾遭害益加勤謹不敢少忽以今觀二公享有榮遇豈非素心荼犢之報與竹篔加於臂拶指加於手夾棍加於踝此官府之常刑也聞之先府君云我嘗受教於大老先生凡施刑須自上而下血不攻心若自下而上則血多攻心易失人命自此凡用刑率慎憶斯語故生平不致傷戕人命不肖謹識之為筆記於此以告夫式敬由獄者嘗憶先大夫海樓府君守星沙其時楚府儀賓沈近湖者與護衛甘指揮有隙因構楚府謀反事下會審皆畏事閉門王府庶人動數十人與沈儀賓豪貴輒椎門而入喧競竟不白而罷巡撫東橋顧公璘以檄先公先公曰是非公府不可乃請武昌廳事凡 奏內稱造弓矢鐵甲及違式器物等凡護衛工匠先公悉名追入至三百餘人因開門俾王府庶人及儀賓等

推蓬寤語卷之八

三五

素川

盡入因問子匠曰曾造子乎曰無之又問甲匠曰曾造甲乎曰無之數問數對如上儀賓遂不能誣與甘指揮各受罪而解由是東橋顧公奇先大夫明決首入薦刺遂有聲湖楚間

古今刑之嚴峻者剗剔而下商鞅相秦增相坐之法大辟加鑿顛抽脅鑊烹車裂之制漢興有夷三族之令當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答殺之梟其首殖骨肉於其市誹謗詈詛者又先斷其舌謂之具五刑梁法罪人賊驗昭然而不款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塚高一尺上圓劣容因兩足立鞭二十答三十訖著兩

推蓬寤語卷之六

庚

辰

械及至上塚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鞭杖一百五十得實不承者得減罪論文宣性忍暴恣行酷虐訊囚用車輻壓蹀或使臂貫燒車釘或使立燒犁耳宣帝殘酷有上書誤者鞭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又作霹靂車以威婦人噫刑得其當尚猶不忍况未必當乎為民父母者其尚慎念之哉

緝捕之役在內有番手在外有巡快固地方爪牙然緝獲賊人未必俱實稍見影響即恣擒捕設為棚弔拷掠諸法有龜龜縑繒善才拜觀音四馬攢蹄箍腦過

筋名色名曰私拷使人求死不得其間吐實者固多自誣者亦不少也仁民君子何如但令司捕其鞫訊一歸公庭情亦易見安用此輩之酷掠哉存心如此民自不冤矣子嘗親見一二負冤之子聊記於此云爾

說者謂魏文侯師李悝作刑書至唐律而始備最號中正當代所行之律損益乎此其律凡十有二章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而大凡五百條焉予謂法律至

推蓬寤語卷之六

庚

今固為大信然欲於斬罪之中原其情法更復古之肉刑以墨劓則官大辟分為五等庶無在死張橫渠亦有是論其曰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文噫此真仁人之言與凡二十八章

推蓬寤語卷之八

長洲吳羅書
袁宸等同刻

推蓬寤語卷之九

雲間李豫亨 元薦甫

賦政篇

下



毗國計之政

國朝鹽課兩浙鹽場三十五處歲辦鹽二十二萬四千
 五十七引二百斤零福建鹽場七處歲辦鹽一十萬
 四千五百七十二引三百斤零山東鹽場一十九處
 歲辦鹽一十四萬三千三百八十七引一百五十斤
 零兩淮鹽場二十九處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
 七十六引一百斤零河間鹽場二十四處歲辦鹽六
 萬三千一百五十三引三百斤零廣東鹽場一十四
 處歲辦鹽三百五十一萬四千六百七斤零後增四
 川鹽場一十四處歲辦鹽一千一十三萬一千四百
 斤零雲南鹽場四處歲辦鹽一百八十三萬四千一
 百七十七斤零此見諸司職掌者如此見今歲辦又
 改為小引大引本色存積常股折色諸名目而數亦
 虧溢於舊亦有如舊額而不增者邇來鹽法稍壞建
 言者欲一變通之而未可得也

公鹽室則私鹺行私鹺室則公鹽行此其勢相為低昂

推蓬寤語卷之九

長洲吳郡書

者也邇年鹽法壅滯多由私鹽盛行嘗見刑部尚書
 胡公河議疏云山東河南并直隸江北之民連年水
 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大役乞勅戶部計議從
 權於兩淮兩浙招商額外多賣鹽引令其買補竈煎
 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顧役近河貧
 民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
 占日促田賦所入甚少而養兵多費專賴劉晏理財
 亦惟興此鹽科耳况我 國家全盛食鹽生齒數倍
 於昔鹽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
 之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為大利且鹽既官賣民
 間私鹽漸少巡邏之徒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予
 以為此先達有見之言也謹著之亦欲以聞於司政
 者云

推蓬寤語卷之九

三

吳

魏甄琛請罷鹽池之稅其言曰一家必惠養子孫天下
 之君必惠養小民未有為民父母而吝其一物者也
 立官障護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宜弛其禁尚
 書王勰覆議曰聖人斂山澤之利以寬田賦收關市
 之稅以助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以資天地之
 產惠天地之民也宜如舊胡寅以為琛勰之言皆未
 得中道官為厲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政平而

害息矣予竊謂胡寅之說誠是也任民煎煉從民貨賣所過關津重權其稅則國得實利而民亦便矣又首無限訟獄無限巡邏

四朝志云應產茶以市馬之處官屬許其自辟置視其數之登耗以詔賞罰此宋制也余以為當今鹽法大壞宜特設鹽筴經略司於兩京專典其事具載余所著國計三議中若許為之長者得如宋制自辟置官屬羅致天下有心計之士日夜講求斂放之策使支候易而稱掣速私鹽絕而公稅輕不數年間效可立見財何患寡國何患貧哉

推篷寤語卷之九

三

七

鹽者煮於海而不乏未者出於地而無窮以此易彼誠為兩利且可假此以足國裕民今天下漕糧運轉南北軍民困敝誠得立法于行鹽地方非粟易不可得鹽各鹽商非運米不可得引行令納米通州倉方准戶部支引亦如國初輸粟入邊之例行之數年商人視便趨利必且屯河南山東等地方以儲粟米或於穰歲糶米儲積通州等地方以待輸納粟不可勝食矣然後會計所入之數將四百萬石正糧以漸減運而徵各處折色以實帑藏且甦南北困敝軍民誠萬世之利也

隋高祖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又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私有鎔鑄三年詔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詔行新錢已復用舊錢貨易不止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又京師及諸州邸肆皆令立榜置樣為準不中樣者不入市予以為此法甚有益於錢貨為理者誠能做而行之錢貨何患不流通哉

推篷寤語卷之九

四

七

一代之興當有一代之錢今歷代相仍無所變革似非更新之義故舊錢益多新錢壅滯地方所尚不同或專用何代或專用何色或全然不肯行用錢具不行職斯之故嘗見宋慶元間秦銷錢為銅器買者科違制之罪又禁銅器民間舊有者限兩月赴官投賣每兩以三十錢酬之合須依做此制令民間舊錢悉輸官重鑄每斤酬直若干止許將國朝制錢行用則錢得流通而國家擅子母相權之利矣不然新鑄雖多輪廓雖好徒無益也

洪桓帝時或上言民之貧困以貨雜薄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生劉陶上

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竊見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民所患者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猶不能保蕭牆之內也我明朱熊氏曰錢者特天子行權之具耳上之威令果行焉雖沙礫可使翅於珠玉桑楮可使肩於錦綺片紙隻字飛馳於天下而無凝滯令苟不行彼金節玉璽旁午於市而人有不暇顧者况銖兩之銅乎肌膚痛切雖愛子不戀於慈母錢何恃哉劉陶為白面書生識鑒至此亦可尚已予謂不獨劉陶即朱熊氏論錢貨而歸重於天子之威令焉尤知本哉

推遷語卷之九

五

廉

宋世楮幣多行而今不行者非時異也實由官不蓄見錢以權之耳宋世自祥符初行於蜀其時以富人十六戶主之其後富民稍衰官始置務諸路行之民以為便行之浸廣以一千萬緡為一界至以兩界相沓而行原其本始實由官中常蓄楮錢數百萬緡稍寓交子法減價即官買之故其價愈重此當時斂散之微權也今散在民間一色惟楮而不見現錢又不可

以納官稅民間豈肯行用楮幣不行 朝廷坐失百

萬之利矣善理國者宜亟圖之

予考宋蜀中交子自祥符辛亥至熙寧丙辰六十五年二十二界雖知巧有不能易至熙寧五年接續兼放兩界遂編於蜀之四路天聖措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萬至紹聖則增為一百四十萬至元符則增為一百八十萬辛巳用兵中外之數有數百萬淳熙而後十倍於此紹熙慶元而後溢錢至千萬之數向者止行兩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萬為率寶祐增至三界共有一億四千餘萬則宋世所行楮幣何其盛也天下增一億四千餘萬緡又增市舶錢二百萬緡宜乎其富於今日也

推遷語卷之九

六

廉

交子之法起自宋之祥符流通於蜀其後民以為便遂行江淮閩浙間楮賤官出錢以斂之楮貴官出楮以散之居者以藏銀為得行者以挾券為便一夫可帶千萬緡而無關津譏征之費官府之折納商坊之課稅悉取足於楮是以錢楮兩重宋世賴之今則不然官徵見錢而予民則以楮幣宜乎楮幣之難行也須依做鈔法不泥其迹用銅鑄造如漢世貨布契刀之式當千當百之製貨布濶下而銳首中為一竅以通貫索契刀其首如錢而下如刀式當千當百製亦如

錢而形體稍大須規模其式而損益之周遭鑄成花紋明著當千當百字樣如鈔法行用每省置官務官為散斂如宋四川河東湖北兩淮交子之法凡州縣交納稅銀許納銅幣准數收貯民間赴遠地生理許納見銀給領銅幣前路行用如此則權其利於民握其利於官斂散周流錢幣為一誠能行用百萬則朝廷增錢百萬行用千萬則朝廷增錢千萬不必徵斂民間而坐收千百萬緡之利下省民力上紓國計舍是則別無長策矣

宋時供億半籍市舶福建廣南置官提舉兩浙臨安明州秀州温州江陰五處各立市舶官監抽解高宗曰

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於民朕所以留意於此者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又曰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來遠人阜通貨賄其時通計抽解興和買歲計約二百萬緡其所入之厚如此我朝因懲倭夷反覆遂嚴下海之禁然濱海巨室亦時時私通買賣不絕正德末年嘉靖初年倭夷以入貢為名實與浙福巨家私相交易若當事之臣因而奏立市舶如宋之制則國家得無窮之利而無兵刃之害稍加防閑亦無大患奈當時

諸臣無遠見坐失此利卒使通番之人勾引倭夷入寇劫掠數載朝廷選將調兵供億鉅萬其與開市船之利害何啻什百千倍哉況其入寇之時尚以做買賣為名則其終始可見矣受誘而致死地無非冀通市舶而豈料其偽也今王直死矣海上尚不能保其無事防春之兵吾不知其所終已

國朝漕運十二總計用官軍十二萬有奇船一萬二千有奇運糧四百萬石國初尚用海運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於遼東永樂六年海運糧六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石於北京十二年接運海運四十

一萬四千八百一十石於通州自是而後始專用會通河償運海運遂絕近因連年河決始建沿海償運議然聞膠萊廢河中為山脚所阻曾經副使王獻燒鑿未成若果可通以裨國計似亦非小運使許詞字廷章好言天下事其所措注率出人意表嘗擬漕務疏欲江舟達淮淮達汴至開封府陸運至衛輝入河若河澀則悉從陸別設官司招募不過百十里可達京師庶緩急得濟未上而卒觀其意一惟溯河而上河流深廣可以避開河之艱澀又鮮河水之淤決似亦可行是在憂國計者圖之也

予觀淮徐而上至山東江南北直隸地方廣輪數千里旱則俱赤澇則俱浸古稱沃壤今為瘠土古稱富庶今為貧窶傷哉陵谷之變遷也今之山東齊魯之舊邦也今之河南鄭衛之遺墟也今之北直隸燕趙之故都也昔如彼而今如此何哉議者曰山東河南北直隸一帶皆濱海之地潞河白河衛河諸水皆由直沽直瀉入海今須於河流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於沮洳盡處築為長堤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鹽水之入內以洩淡水之流如此則沿海數千里

推蓬語卷之九

九

章

悉成良田北方五穀熟則南方轉輸省南北俱富庶矣其議良然是在司計者之留念焉

土地一也南北不殊今山東陝西河南北直隸等處一望荒地狀若廣漠京邊賦稅轉輸全藉江南今江南困敝矣不預為之處萬一地方多事則西北軍民將何仰藉計須於高亢之處按河舊迹以興新利設法屯種民食庶有所給嘗考我太祖憫念時艱鳳陽尤甚乃發罪人工役屯種令各處人民雜犯死罪免死工役終身徒流者照年限工役其官吏受贓及犯私罪者發鳳陽屯種犯流罪者鳳陽工役一年然後

屯種今須舉行此法凡天下間徒問軍人犯不必解發驛遞軍衛等衙門止發拋荒地處所分投墾種不得住劄一處致啓亂階亦不得縱令逃亡漫無成績如此數年則江北粟米必裕可以寬東南之漕可以壯西北之勢真萬世之長策也

國朝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嘉峪南接濱海北連沙漠相去各萬餘里南北直隸二承宣布政司十三總府一百五十九州三百三十四縣一千一百一十四實計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六此我朝輿圖所轄之大略也夏秋二稅共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餘石

推蓬語卷之九

章

京通二倉每年漕運米四百萬石南京各倉每年運米七十萬石絹二十萬五千餘疋絲十九萬七千餘斤綿花二十四萬六千五百餘斤絲布一十三萬八百餘疋每歲辦鹽一百一十七萬六千餘引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此我朝歲入賦稅之大略也京營并在外衛所中都承天各邊馬步官軍共八十四萬五千餘員名兩京文武官二萬四百餘員歲支俸糧共該若干各邊鎮應發年例併新增調集軍馬等項銀四百四十五萬餘兩各王府每歲祿米共八百五十三萬餘石各府州縣廩膳生員三

萬五千八百餘共該廩糧若干吏五萬五千餘共該月糧若干此我朝歲出支費之大略也以入較出出者常浮而入者常歛是故歛者不可不益也浮者不可不裁也益非取諸民也裕國而無傷於民裁非損於公也足用而無病於國如此斯可以言善理財矣如此斯可以言善植國本矣

今之議者謂海運可復講不知得其理則可復不得其理則不易復海舟之行非沿海岸行之難放大洋之難海道出海自劉家道出口各有程途各有宿泊島嶼且近海岸俱有淺灘惟山東萊州一路地方突出

推篷寤語卷之九

二

此

海中五百餘里不得不放萊州大洋自此有白蓬頭石礁成山金嘴石等島險始不可言若得出揚子江沿海岸行至山東麻灣口自麻灣口別搬入船運至海倉口相去僅三百七十里中間原有膠萊廢河一道可以疏通到海倉口再入海船運至直沽一二日之程耳元時一歲兩運其易如此若不出洋其勢尤易今海上無事浙直福廣沿海一帶兵夫口糧難議裁省莫若就令將備倭船隻裝載京運前往直沽交御豈不尤便私計如此留意世道者采之

近時泉河誌附論海運云嘉靖初年海道副使王獻燒

斷馬家濠山海道遂通惜功未及就而遽廢今自膠州下海南至海門崑山一帶商船通行萬無一失自昌邑新河下海北至直沽天津一帶亦舟船通行萬無一失中間自膠北至昌邑陸地未通者百有餘里然秋後霖潦猶可通桴無復高山厚坂為之限隔稽之往牒平度東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至膠州分為南北元人嘗沿開新河店通海潮徑達安東以避開洋之險今當可訪而得此道通計自海門抵天津不過千餘里達之不過十餘日且無放洋之險牽挽之勞挑剝之費視之漕河所得不知其幾什百倍議者

推篷寤語卷之九

三

此

乃以開鑿之難財力之困為慮殊不知為國家建大計苟利足償費猶將為之况萬倍於此乎今之膠萊廢河長不過百里可執畚鍤以從可計時日而就縱大費亦一里千金而止耳若海道一通以江西江東湖廣之粟照舊河運以浙東西瀕海一帶悉由海運表裏相資以甦漕卒之困此誠經國至計因附錄於此以告有志世道者

江水行萬餘里不決而河水獨決者何曰江水源小而委大故不決河水源分而委合故決耳江自岷山發源流出三峽至荆襄而始大九江而下衆流俱合江

水益大以深其水又清故亘古無決患也若河水自星宿海發源泉百餘泓始分為九枝復合為一迂迴而入中國下龍門底柱逾平陽經開封下徐呂而趨淮泗入海其流反狹僅有直沽青齊二道入海鮮枝流可分且石水斗泥其沙漸淤下流逾淺過夏五六月之交大雨時至衆水皆集上流烏得而不決也此其勢有不得不然矣治河者當歲歲舉澇淺之法使淤沙不得匯為洲灘則下流疏而上流自無患矣謹誌鄙見以俟夫司計者云

河流遷徙不常蓋自古而然多因下流沙泥淤淀日漸

推遷寤語卷之九

圭

吳

淺澀則上流不得不橫決我 朝南有陵寢北有京邑尤宜慎其衝突邇年因河流頻決議者猶稱賈讓三策欲內徙民居以為曠地北放大河以入渤海不與水爭地此施之漢世可也今東郡適漕運之途清河乃舟楫之會若推讓策於今日則運道所經或高為隄岸或卑為黃流柳子厚謂古法不可行於今者此類也縱如賈讓之議河有淤沙亦不能保其終不決鬻但時時疏其下流則上流自可無患此事防未然之慮若待決而後塞則工力大費矣

不忠宣曰宋南渡後河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非

漢之故道以河之大且力惟一淮以為之委無以瀉而分之故今之河患與漢武帝時無異又曰中國之地西南高而東北下故水至中國而入海者一皆趨於東北古河自龍門即穿西山踵趾而入大陸地之最下者也又曰河天下之濁水也凡水一石率泥數斗嘗道出梁宋觀河所決凡水之所被比其去即窮居大木盡沒地中漫不見蹤跡又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故河之南徙也難而其北徙也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迺其勢然非有他說也忠宣諸說真可謂知河事者邇年每遭霖雨下流不能去

推遷寤語卷之九

圭

吳

輒決決則舊河旋沒而新決水泛濫無歸漕河所係匪輕殊為可慮因著余公之說以禪河計云

嘉祐六年汴水淺澀常稽漕運都水奏河自應天府抵泗州直流湍駛無所阻惟應天府上至汴口或岸闊淺漫宜限以六十步闊於此則為木岸狹河扼束水勢令深駛稍伐岸木可足也遂下詔興役而衆議以為未便蔡京奏祖宗時已嘗狹河矣俗好阻敗事宜勿聽役既半木不足募民出雜稍岸成而言者始息舊灘漫流多稽留覆溺處悉為駛直平夷操舟往來便之宋應天府今歸德州是今印州宿遷一帶河道

遇黃河水不通亦淺漫阻舟但以椿草築壩過水若如宋人為木岸狹河頗為省易

熙寧六年開直河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慮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得退背魚之助見河淤塞則

推蓬寤語卷之九

五

張

用魚杷濬之今漕河淤淺只用筐鉢挑撈勞而無功當用木長三五尺削如魚之狀虛其中實以鐵外布鐵釘如蝟毛繫其首置河中往來拽之沙泥隨水而去惟多用及在流水中乃効宋濬川杷其制無傳疑亦此類

凡二十一章

毗邊備之政

我朝混一寰宇東南僅留交象一區界封陳氏不隸職方在西北則河湟幽燕綿亘萬里足與漢唐盛時相埒至永樂間捐大寧於兀良哈而京師肘腋始疎

宣德間徙開平於獨石而宣大藩籬漸薄其後內棄東勝外棄哈密雖利害稍與開大不類而謀國者安陋就簡往往踵為故事近霍文敏公條疏邊務數以此歸咎三楊識者以為確論今迤北諸虜得以出沒開平而朵顏等衛在大寧者雖號稱外臣歲時通貢實與彼聯姻鄉導黠鷲日滋往歲花當父子節邀都督之階 朝廷竟不能遠蓋可見矣嘉靖庚戌秋八月迤北虜酋俺荅者擁衆餘十萬自遼右寇密雲深入昌薊兩晝夜徑薄都城胡馬蹂踐幸即退去君子安不忘危盍思為先事之防哉

推蓬寤語卷之九

六

張

國朝設九邊以限華夷洪武初立重鎮六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大寧曰寧夏永樂初增設薊州正統間增設榆林固原是為九邊嘗考兵書朱驥巡邊至甘肅見烽墩不飭軍無紀律歎曰邊防如此何以禦寇翼日大集棘門問先年大軍過虜於魚海先退者為誰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於衆三軍股慄因謹斥堠嚴部伍軍容肅然又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留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民減轉輸今者世平易玩各邊大都如此任事諸臣能視此為例邊事何患不飭邊計可

患不充

洪武中宋訥上守邊策有曰備兵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今宜選其有智勇謀略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事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於官凡軍中買馬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取給葉文莊所行與宋學士之策相表裏使今日各邊皆如此則糧粟奚可勝用哉

桂菴寤語卷之九

七

承

胡虜所以致強能為中國患者蓋彼得休息生養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吾則文法牽制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恥歸於上吾敗則禍貽於下勝則利歸於上彼雖夷狄其賞罰信必能得人之死力金甌黏沒喝對宋使馬擴說道南朝劉起慶用兵一夕逃遁你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嗚呼夷狄且以信必致強况堂堂中國而顧有媿於彼耶此談邊事之要務併著其說

宋太祖不得邊險夷狄最強南方未一時勢難矣宋祖

乃注意謀帥命郭進李漢超等備契丹董遵海等略西夏專制久任至十餘年不易凡郡中筦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牙爪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資富能養死士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用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東南削平諸國宋祖將將之賢其誠萬世有國者之軌範矣

桂菴寤語卷之九

六

木牛流馬自諸葛製之其法不傳久矣近見方士有其圖製且云傳得其法若製造可以行用其狀如小車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機在舌軋之則機動而行但未曾造試誠訪其法而製之令各邊行用省人搬運奚啻數倍諸葛作之吾人述之可自諉弗能哉不特此也古法具載玉帳鉤玄虎鈴等經者尚多當不吝重賞構求知巧之士製造諸器以備不虞此邊鎮至要也

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餘里殺傷甚眾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為魏軍所遏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為却月陣以大弩及稍千餘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豫州

刺史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
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以強弩三千一時俱發
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唐馬燧鎮河東
為戰車冒以狻猊行以載兵止則為陣遇險以過奔
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而有今
日禦虜長驅若用小車倣古諸法拒之亦無難者
秦漢以來多以弩取勝今日北方軍器未見有用弩者
嘗考歷代用弩取勝者孫臏拒魏馬陵萬弩齊發而
龐涓死漢高帝平城之圍陳平請強弩傳兩矢外向
而匈奴却虞詡禦武都羌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而
發無不勝盧耽節度四川為大旛連弩兵而南詔憚
之宋師討李繼遷非萬弩齊發賊不易破景德澶淵
之役非弩射殺擄禦契丹未易服以至劉裕敗魏河
上之師韋睿走楊大眼之衆無非以弩輔車之效若
今訪求強弩巧式製造供戰何胡虜之足畏哉
今日軍伍不煩清解不煩謫充不煩預養不煩召募不
至大更張駭世而兵自足民自安者惟有民壯一事
若因今法稍加損益俾不失寓兵於農之意足可經
久有一仕人宦臨江府原無衛所附郭清江縣止編
有機兵八百餘名亦設置教場四時操練一如軍制

推篷寤語卷之九 七 章

或有寇警則督捕官即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
以遏寇安民但今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顧
募等役尚未盡善稍稍變通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
三名小戶丁單糧寡者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
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視寇警之大小以為發班之多
寡雖不拘拘於井田府兵而實享井田府兵之利以
今之法行古之制雖聖人復起必從斯言矣
疆場之兵守在四夷固王人之所有事也乃今邊鄙戍
卒墩堡基置守密而力分似宜裁省煩細聚為雄鎮
使聲勢聯絡擊首尾應然後可以制禦狂虜今固難
於輕議也若腹內之兵終歲游食徒費廩餉一有警
急輒事召募又焉用此輩為哉議須除運軍之外其
各省府衛分住劄官軍汰其老弱選其丁壯擇一空
曠地面調集一處每三千人作一屯營而選叅游數
員轄之無事令其屯田有事調其征進三時耕耘冬
隙講武如古湟中屯田之法每省量其邊腹或置二
營或止一營氣勢雄盛力不單薄即有小醜可朝發
而夕俘也其各府小小盜警止須民壯兵快巡邏刈
除足矣比而擬之若湖廣之有永順保靖二司廣西
之有永定遷江五屯雖夷夏異致固皆地方所恃以

推篷寤語卷之九 十 章

無怨也

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俱足粟麥必賤府兵亦成請鑄農器給牛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敝為富強也命行之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十五六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為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

推蓬寤語卷之九

三

袁川

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萬緡夫李泌韓重華所營屯田即今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趙充國所屯即今甘肅地也前人之事即後人之師有為者亦若是

朝廷有大號令大典章必有名公碩人嫻於辭令然後可以動眾唐封敕為李德裕所器會昌初為翰林學士屬辭瞻敏語切而理勝武帝使作詔書慰邊將傷

瘼者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邊士聞之為之感泣由此觀之辭之不可已也如是

嘉靖丁酉以安南久缺 朝貢詔使不通議興師責問先是安南黎利代陳而王四傳至暕為陳暬等所殺暕無嗣國內爭亂其臣莫登庸父子竊據其地黎氏舊臣鄭惟瞻等告變且以黎寧為請 朝廷遣都御史毛伯溫征之夷人上狀為登庸送款者甚眾公懼夷性叵測籍諸省土漢狼達水兵二十餘萬兩廣分三道以入一自憑祥一自龍州一自思陵而以歸順欽州烏雷山三哨援之雲南分三道自蓮花灘以入

推蓬寤語卷之九

三

袁宏

利兵儲糧刻期待發九月至南寧擇地布營登庸聞益懼屢使請罪且言黎氏已絕無可推立願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 朝貢正朔伯溫遂定計以十一月納降鎮南關至期築壇具儀登庸率屬繫頸徒跣北面蒲伏獻降表候 命公為疏請 上從之以登庸為安南都統使詔班師此出毛東塘家乘因疏其略如右

西南國度有鬼國出利鐵而人好鬪故易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邇年倭夷入寇所募率多鬼國人有白番鬼黑番鬼諸名目白番鬼如倭形而悍黑番鬼即

古所稱崑崙奴其面深黑善鬪而忘死倭人率以五十金買一奴阱之海舟尾中遇戰則縱之出以獸畜之給粗糲之食不與同飲食稍不閑之即同儕亦加殺害蓋天性然也倭夷之取勝大率藉此倭之野島人次之中國逋逃人又次之若掠鄉村農人止以供嚮道之役耳

倭奴所住之所率通開四壁前後相望謹禍患也聞其所居島中亦如是每作食具必人自舉火不與儕同所作飯必用糯米所食鷄鶩鴨諸牲必去頭尾以火燎去毛即入口啖之血流以為鮮美牛羊亦然未嘗

推篷寤語卷之九

三

化

熟食亦能誦經見佛像神像則作禮亦有好善不肯殺人者頭盡捨去髮而留頂髮稍短趾如中國人而所穿草屨多圓僅蔽足指根則不著地以便橫跳躍也多智而善詐來則假中國衣衣之以探消息去則懸羊蹄擊鼓使敵不敢追其徂詐率類此

器械精利莫如倭奴嘗見其所製鳥嘴鏡一具與中國所作迥異用實銅鑄成以利錐碾成銳孔光潤異常不製木柄惟緊繫於臂實藥加丸以火燃藥隨發隨至且無聲無由閃避可以射鳥雀命中况我兵乎故中國十銳不足敵一但倭亦自愛惜不肯輕試使以

此長技嘗識中國其孰能當之哉鼎錯云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勝敵之術尤當以利器械為先

倭夷戰具多舞雙刀刀長五尺餘雙刀所及丈餘鋒利不可禦又加手舞六尺計開鋒一丈八尺有餘技又閑習一奴舞刀而來上下四旁盡白僅見鋒鏑不見倭奴無間可入我軍攔其鋒者無不立斃竹弓長八尺以足踏其梢立而發矢矢以海蘆為韜以鐵為鏃鏃闊二寸為燕尾重二三兩近身乃發無不中者中則人立倒身無甲冬夏惟花布衫下體短袴輕捷如飛亦有鎖子甲當是頭領所御甲尤精堅稍長一丈

推篷寤語卷之九

三

化

八尺餘製亦工緻人又有膂力能生拔牛角一人力不下數百觔又解陣法善埋伏數遶出我軍後兩面夾攻故我軍常敗北倭奴能以寡擊衆恃此耳

倭夷入寇時海上方治兵甲藏兵之室竟夕聲吼旗端五鼓時俱現火光又有異者華亭縣治試新銳方裝藥加礮立庭次未焯火忽齊發聲響震一邑盡驚張尚書經為視師趙侍郎文華奏劾未報張自吾郡嚴裝出城城門放砲砲碎飛鐵殺其輿從一人張震于躬竟懼伏鑽之禍噫東南兵變不戢是徵張公凶禍亦顯妖象天人之際豈相遠哉

甚哉用兵之神也苟中機宜卽禽鳥走獸皆為神用騎劫之攻亟矣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刃縛火槌城而出卒收齊城李全忠之圍殆矣王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衣布之野李全忠軍望為群羊爭趨之遂為所敗以至放鴿颺箏俱稱勝算馬鈴羊鼓盡是神機頃刻之間變化不測俱在為將者一心之運用也若夫衛公之使鶴楚圍之觸鹿與夫驅虎豹而徒使股慄列象陣而竟假獅敗者兵云乎哉

用兵譬如圍碁碁有侵掉黏摳兵有坐作進退皆有法度一失成規便遭敗衄拾死向前之語殊未得理使

掛蓬語卷之九

三

奕秋不審成規冥悻而進能必為長勝之家耶宋神宗問顧臨以兵學臨對曰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所係觀臨之對談兵一事豈可孟浪哉師出以律好謀而成固吾儒之兵法也號令須素明軍士須素習若一旦渙號則不能信從宋守約為殿師自入夏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頗不堪神宗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為過守約曰軍中以號令為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誤令臣守一障臣庶幾

或可以使人也此卽匈奴殺其老上單于之故智若軍中射其愛馬愛妻而不顧則無不可使射矣

動大兵役大眾鼓舞之機全在賞罰得宜然古今多有異論或欲輕賞重罰或欲輕罰重賞皆非勵世磨鈍之術嘗觀兵法曰民無兩畏畏我悔敵畏敵侮我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言重誅也三略曰投膠於河以飲三軍又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言重賞也罰不重不足以鼓舞賞不重不足以歆趨古今成大事者皆恃此趨避之權耳為治者亦復如是駕言蒲鞭示辱或印刑忍不能予者何足與成事哉

掛蓬語卷之九

三六

嘗讀武經七書其所言量敵慮勝應變全衆之道雖變化萬端動若神明皆一將之任也其所言不詭於王略者予竊有取焉孫子曰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吳子曰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又曰將用其民先和而造事司馬法曰以仁為本以義治之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尉繚子曰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矣三略曰為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六韜曰以同欲勵士此七子者未嘗相沿襲為書而其語若合符契皆有得於王師說以犯難

之旨則為將之道斷可觀矣若因敵之情因地之形
因事之變而神之可生焉見便則戰見不便則止行
吾所明者師之常也而何庸述焉

兵家之術有占驗有方位有符呪雲日風角此占驗也
開生閉死此方位也驅丁使甲此符呪也大抵兵家
神道設教多有驅使鬼神之法亦自不可缺者如今
之演禽奇門最稱神應雖方位有定然其驗處不專
在此全在信香一品攝召鬼神然後驅使如意古人
遇戰或太風揚沙或陰雲蔽日或空中神兵相助與
夫神弓神彈神鎗之類勝敗之形頃刻變幻皆神之

推篷寤語卷之九

毛

所為也後之用兵者亦宜搜訪學習以冀萬全母曰
我堂堂之陣焉則固而陋矣

袁州府武衛志云承平百七十年法網日疎武衛尸其
職而兵不教戰流竄通徒十亡六七其存者率柔脆
聞砲鼓格鬪聲畏怖欲死正德間華林嘯聚及寧濠
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釘金縻廩食粟者不能被
介冑挾弓矢一戰顧鼓勇而陳盡市井民兵國家所
獲衛力僅轉漕歲數千人耳嗚呼此言確盡當今軍
衛之病觀袁州一衛而天下可知已

唐李抱真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

藉民三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都
試行其賞罰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
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籍兩河強壯為
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
粟邊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為官
軍也此二者所行庶幾古寓兵於農之遺意其視竭
四方之力以養無用之兵者利害蓋相懸矣

推篷寤語卷之九

六

之箴以自諭也而竟以食少事煩營中星殞何哉

周世宗因高平之戰按誅潰將樊愛能何徽等以振軍
法遂能變弱為強戰勝攻克宋太祖始為周世宗將
與敵戰士卒有不致力者宋祖陽為督戰以劔砍其
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劔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
部兵莫敢不盡死暨即位復斬川班直妄乞恩澤者
四十餘人因與臣下論及唐莊宗事拊髀歎曰二十
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為兒戲
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劔耳嗚
呼若二君者其真得威克之道哉

凡二十八章

推篷寤語卷之九終

往不肖侍中條長公筆楮抵今殆卅有餘年矣因憶
長公自幼性好博覽誦讀外有見輒好做效之始有
師好詩輒學詩見祈禱有驗輒學祈禱嘉靖丙申先
中憲公收大瀉寇多集兵書長公輒喜談兵且好習
韜鈴星遁射弩諸法自楚歸吳卽捐夙好專業舉子
游膠庠間有聲時衡山諸公以書鳴輒學書波及於
古蹟名繪善鑒賞已而有以養生說進者輒喜談養

推篷寤語卷之九

五

生蒐緝玄家語無慮數百種其于禪梵之說尤益精
詣至於醫卜課命相術諸家輒復涉其波津而闢其
閭域雖專家自以爲莫及也噫長公天才亦既敏甚
哉今夏自京國歸以推篷寤語授不肖俾校之大都
發抒其生平所好而樂之者而融通貫徹則視昔益
遠矣夫玉剖于璞劍露于匣其光芒照耀卽途人皆
知寶之但敘述長公得斯之由以終校理之役則不
肖烏能以無言

隆慶辛未中秋日弟升亨頓首謹志

推篷寤語餘錄總目

萊峰先生手錄先儒格言四條

萊峰揭座右格言三十一條

萊峰與余往復十札子

萊峰示教色空戒一首

萊峰爲余襍題六首

萊峰見贈詩二首

方湛一先天頌一首

拙作先天論呈萊峰一首

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一首

推篷寤語餘錄總目

智通禪師坐禪調息法一條

中峰禪師坐禪箴一首

中峰禪師神光論一首

大藏經載玄神幾論一首

李玉溪真人正心還丹口訣一首

回陽沖虛真人原道歌一首

俞玉吾註陰符引用故實一條

萊峰遺訓一通附

諸名公跋萊峰手簡九通

推篷寤語餘錄總目 畢

推篷寤語餘錄

雲間李豫亨

元薦



萊峯先生手錄先儒格言四條

上蔡先生答胡康侯簡云承諭進學加功處甚善甚善若欲少立得住做自家物須要自用法術乃可得之邇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也非是小事如禪家透聲色關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小歇處然須籍窮理功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萬無見道之理

推篷寤語餘錄

長洲吳肇書

朱宸刻

明道先生云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又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相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

推篷寤語 餘錄

心未除却須存養此心又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籍溪先生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天授又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為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先生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

考亭先生云看來須是允理曾箇安著處辟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著身已方始如何積累漸漸須做成家計若先來未有安著身已處雖經營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

推篷寤語餘錄

二

西自無安著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右四條先生乞中江莫公書銘座右未報而謝世語載中江公跋中先生歷官廣西憲副以理學名於鄉今祀鄉祠

萊峯先生揭座右格言三十一條

純陽詩云不負三光不負人不欺神道不欺貧有人問我修行法只種心田養此生

草廬云敬字最難識有三義一曰做畏二曰常惺惺法三曰收斂不容一物

六祖云慎勿觀靜及空其心

心能轉物即同如來

須向自求莫從佗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

重內而輕外已大而物小

人命無常呼吸間眼觀紅日落西山寶山用盡空回首

一失人身萬劫難

一回入去草蓐鼻牽將來

虛心切已

見之未真養之未熟臨事乃爾

虛齋云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才謀者

推蓬語錄

三

鼎

不多言惟見世之邪人佞人與細人始多言耳夫未

有多言而不妄者也

文公訓子帖云大槩禮數只要恭謹詳緩不要倉皇顛

錯

以上十二條癸亥九月十五日後學周思兼謹

書

志士不忘在講壑勇士不忘喪其元知此則天下無不

可為之事

井甃無咎修井也和靖謂學者吾人但好做第四交功

夫

心中須常欲有所事不然便是放心

放教虛閒自然見道

衣冠瞻視手容足容之間出門使民守口防意之際

須去那不合做底事

戒之慎之日慎一日造次顛沛常在于斯言行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顧復無慮

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詩

門前徑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過客稀時徑路荒

教君滿地生荆棘

以上十條九月十一日思兼謹書

推蓬語錄

四

鼎

從佗謗任他誹把火燒空徒自疲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忘立乎事物之表敬行

乎事物之內

聖人三戒俱以血氣言血氣之治學之極功也

賊不打貧家兒

入頭處得了後不得辜負老僧

鬼道之盛其人道之衰乎

隨緣安分

責人之心責已已之心恕人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以上九條思兼謹書

先生融通三教貫穿諸子所揭諸條皆古教精意
可以占先生所自得云

萊峰先生與余往復十札子

昨承示回陽訣思之未得其要古德常言看牛法牛力
大難看惟穿其鼻乃可制以譬心最難治惟得其要
乃可定也弟正是未符穿鼻之法耳惟我公不吝指
示萬感萬感無病者以死生二字穿鼻略有病當以
知命二字穿鼻但不敢自比於夫子耳

記曰君子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今

推蓬寤語餘錄

五

人終日營營無非只是為名為利推原其故其開先
處必有所在君子清明在躬方能於此看破

見田兄欲借陳上陽趙緣督二公金丹正理望慨賜幸

幸昨暮問道于豫齋居士云一點陽精原無定在

只當於日用上顛倒求之隨處皆是其言可謂有理

附聞

日來讀金笥寶籙初甚敬信後略可疑謹此參問于有
道平叔作悟真篇文既高雅氣亦磅礴且出入經傳
貫穿百家此歷代名賢所以共尊仰之以為參同之
後才有此書也今此書殊不相似何耶悟真作于元

推蓬寤語 餘錄

豐收元是在神宗時矣今此書乃屢用朱子集註豈
神仙住世至理宗時尚及見吾晦翁夫子耶幸為我
決之

昨見田兄又欲借金碧經諸真玄奧諸書幸兄逕與之
三教之所以竝傳總為無欲二字無欲故能垂拱而
治無欲故能成佛無欲故能結成金丹聖人復起不
易斯言矣草草問

賤體已復常承垂念感感三教本同只是入門處稍異
耳但當求其同處則邪狂之術無所容其喙矣晦翁
之意出於左氏劉子一論古人已有定命之說其道

推蓬寤語餘錄

六

主於敬義即太公丹書也草草

承示丹經四種約略誦過脩真或問清淨經註皆正言
高論然非金丹要旨也石函記詞義古雅似亦非參
同金碧之儔淺學之未易窺測也惟柯山原本博
采真言燦若美錦令人玩味不能釋手愈讀愈愛愈
玩愈深正如暑天長路飢渴方深甘露在前美炙在
後豁壑間隔虎兕相守宛在目中未得入口奈何奈
何雲房有云神仙言語不關書徒積丹房萬卷餘明
當不須閒議論都來一句合元虛強猜妄臆疑惑轉
甚耳衡老二扇奉納幸照入萬萬不次

四四三

辱兄教愛感刻不自勝適讀丹經云太陽流珠常欲去人此指猿馬言也卒得金華轉而相因玉吾以真鉛為金華不識何以能相因化為白液凝而至堅此必積久致然何以云有頃之間所謂解化為水竟是何物陽乃往和情性自然其功甚大全在金華一句此當求神仙子細論也草草不次

弟領至教多矣玄淵之旨未嘗不悟只是尚有形骸之隔所以不能無疑適承來翰諄諄數百言透徹明盡前此所未聞也精氣即金華積累即相因此言何等軒豁詳至又言若無主人賓勿無因而至尤為高明

挂蓬齋語餘錄

七

張

弟今日敬服吾兄壓倒玄家諸公矣然弟尚疑兄秘而未盡言而翰末復以緘默為期此恐與絕道二字頗相背也適作文林扇方就大覺清淡如何草草承示房山之作更長一見誠要知前輩作畫全在筆法與作字相似至於形似乃其狗耳仰見我兄識鑒之精友義之真刃也敬服敬服草復

先生與不肖往復翰翰大都究極理道多不能盡錄錄其關於玄教者如右云

萊峰先生示教空色戒

何謂色物皆色何謂空物皆空何謂色思其食則實思

其色則實何謂空得其食則空得其色則空實非實慕之則實空非空履之則空是故食色之空空而實食色之實實而空空之為用大矣哉其食色之歸墟乎實也者食色之途也空也者食色之居也求食之途忘食之居則五臟絕求色之途忘色之居則七神滅當其絕當其滅孰知其食孰知其色空而已矣知其空融其實知其實空其空食者食非吾食色者色非吾色其知空也夫其知空也夫

萊峰先生為余雜題六首

性理抄跋 余少時與前輩論識至性理之學大率皆

挂蓬齋語餘錄

八

張

能成誦余每自愧以為弗及彼遊南北或與諸生較藝每有問罕能舉其要領蓋近世學者與前輩相遠如此今年秋中條李君以向時所抄性理節語見示亦為之歎服今人誦習惟往取高第至於本領學問視之若第二義然中條乃能肆力於此辟之問水欲窮其源登山欲陟其顛可不謂知本之學哉唐人常言文選爛秀才半當時習尚與今相似然韓柳一出而陳言一切盡棄捐勿用天下事未可逆料要之用心于根本者猶可救藥也此聞之小山莊君云然余有感于其言漫識於此 嘉靖己未重陽日萊

峰周思兼頓首書

來教云性理鈔承命塗抹殊未足以發揚盛美幸

改正之如欲刻行弟當另作也

傳燈摘語跋 昔陸遜拒蜀師先攻一二寨弗克曰吾

已曉破敵之策遂得大捷中條居士讀禪宗正脉遇

會心處輒為拈出久之成帙此即陸公遺法也識得

此意可謂不出山門參通天下修行人善知識 嘉

靖辛酉五月萊峰思兼書於大玄草堂

來教云摘語甚妙不能釋手向來為冷語所困反

無所得今日始得一快也耶欲改作傳燈摘語何

推蓬寤語餘錄

九

如謹奉返

席上輔談跋 中條山人以丹書見示無慮數十冊讀

之頗久了無所得最後得此書如泛舟巨浸中初望

見畔岸為之忻然全陽不得志於宋又不欲事元蓋

隱君子也集後商山老人一跋尤高彼所謂商山其

志可想見矣或以石頭馬祖之流疑之非也中條平

生議論大要得於全陽為多全陽之學又來自海南

先生一派世之學者與其餐龍肝而不得不若噉豕

肉而致飽乃所願吾其全陽也夫 嘉靖己未五月

朔蓬萊山人書于紫霞仙館

來教云席上輔談謹為作一跋於后所以志喜也

幸改正萬萬

千文帖跋 昔人謂投壺非著意非不著意莫知所以

然而中余性好書終無所得中條君下筆輒佳學諸

家書時時亂真其得投壺之妙者耶

姚少師集序少師本禪家作禪家語不甚做策至作吾

儒家却甚精彩人謂和尚原從內典中發大知識或

者又謂此老平生全從儒家學問中得力二者未有

定論余謂少師若在余當舉揭問之曰夢前雲版響

覺后蝦蟆啼蝦蟆與雲版川獄一時齊請和尚道不

推蓬寤語餘錄

十

知渠甚麼生轉語 嘉靖庚申二月晦無懷道人周

思兼書

硯銘 李子遊於梵氏之宮有石臥於道左顧而相之

曰硯材也命匠氏琢而規之以為硯以示周子曰是

棄捐荒墟不為世所省視有年矣一旦遇識者得為

硯以廁於文士之左右詎非幸耶周子曰子不見犧

牛乎衣之文錦食以芻粟非不尊且顯也然終不如

孤豚今子之硯則幸矣竊以為不若山林之樂也李

子矍然改容起謝曰善哉吾乃得養生焉請為之銘

銘曰或徙之命也或琢之遇也徙之琢之伊誰使之

材也 嘉靖癸亥十月二十有二日蓬萊山人周思兼書于紫霞軒

萊峰先生見贈詩二首

擬古二首贈中條先生詰朝讀丹經與客談神仙黃芽與白雪議論兩悠然因之畫八卦須臾歷三田遨遊日月側想像崑崙邊雖為庸人疑庶得達者憐 攜手步叢林情意彌繡纒惟道書所持不盈卷至理怡人心詎覺巖色晚囂塵日以新道心日以遠澹泊無所為因之成偃蹇 方湛一先天嗟一首

推蓬齋語錄

七

表川

昔白沙先生有云文章功業氣節果能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雖有聞于時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白沙斯言固亦為逐于文章功業氣節者發然亦尚有三者之心在也惟明道先生有云雖堯舜事功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太虛一語道得盡善學者能舍小務大窮之于微能理會程伯子所以道得盡并看破白沙子所以尚有文章功業氣節之心在則庶幾可與進於先天之旨矣

萊峰周公以豪傑之資文章功業氣節固所優為者予更欲其以必至聖人為父要試于此處理會何如也 嘉靖戊午秋湛一方與時書于泖湖舟中公其藏之以為左券它日再見毋負斯言云先天嗟附錄有道參之月到庚辛際時當亥子間雷從布釜起風自玉園還上帝元開戶先王未啓關至無神至有生地復生天

拙作先天論呈萊峰先生一首

凡人之運用作為皆氣也是故經之為文章崇之為功業立之為氣節千種萬類未嘗不資夫氣是氣也函

推蓬齋語錄

七

表川

於太始原於至虛盎然充然灌於百骸施於無極由心運氣因氣達心萬化生焉世人忘本浴末芸芸攘攘虛名既徇真氣亦戕違道始邈先天之道初不外此惟以其運用作為者而逆修之收拾神情還歸於心斂藏游氣原入於身身心既泰神氣乃舒澄之於靜操之於動存之於無守之於有復垢運用否泰循環既濟未濟以運水火朝屯暮蒙以配陰陽則二氣元精不期運而自運五行真氣不期合而自合其氣之未至無將無迎以待之氣之方至勿忘勿助以養之氣之既盈將恐將懼以全之氣之既安無過不及

以烹之斯乃一濁之中立觀三清之境塵凡之內已
窺入聖之機所謂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至藥在於
此矣於斯之時滿空白雪樓前黃花非吾之文章乎
功修八百行滿三千非吾之功業乎斷怯妄念辟除
陰邪非吾之氣節乎蓋惟內運而不外施是故與天
地同其恒久也迨夫白液凝堅黃芽滿鼎氣始為我
有矣氣為我有則宇宙在手造化生身無微不徹無
間不通可以貫金石入水火回天地轉日星超生死
驅鬼神植吾之正兩儀萬彙以正應之保吾之和兩
儀萬彙以和應之身與天地通一無二參贊位育又
其餘事耳康節先生有云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
才別立根得斯旨矣雖然道果何始始於天地積諸
陽氣而乾生積諸陰氣而坤生粲然麗者為文章叢
然積者為功業虢然震凜然肅者為氣節然宣施於
天地之外耶地以陰柔之質凝注於內天以陽剛之
氣運旋於外周流不息包裹不已是以亘萬古而長
存焉耳人能法天象地把握陽其能住世長年厥
亦明甚所患勤而不遇遇而不錄故不免牛毛兔角
之譏耳萊峰先生深契玄旨不鄙謏陋示我方湛一
先天陰陽論其所未備以復之它日遇道高德重之

推蓬寤語餘錄

五

章

士試以斯語質之必有與余同志者云嘗詠妙道六
十四絕附錄二絕於左方吞津納氣原非道枯坐灰
心假號禪識得先天玄奧訣採歸土釜似烹鮮石女
泥牛能說法落花鋪地總譚玄時人不解披宣旨參
互真機屬上賢

萊峰來教云承惠高論無任感慰深足以破迷徒
之謬置諸几榻可杜強猜之病且文字高妙殊堪
諷誦容求師潛大筆補成一軸挂之小齋作靜修
計也

脩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一首

推蓬寤語餘錄

五

章

山色沉沉松烟寥寥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結
跏橫鋤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
片五片異花狼籍偶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人
今之人是曇彥是曇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
真妙義合目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裏佛之意
兮祖之髓我之心兮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達
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王要使羣生得光輝
一萬八千土土皆作黃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狂
天猶自問彌勒我亦當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
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驢乘匪端的我亦當年不出

戶不欲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皆
實所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禪定今日親聞
誦此經何妨筆研資真性我亦當年狎兒戲將謂光
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聚沙非小事我昔
曾遊山與水將謂他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
覺山河無寸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
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為拳拳師誦此經經一
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在脣不在
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一句句句白牛親
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

挂筌語餘錄

五

承

用中日用不知一何苦酒之腸飯之腑長者揚聲喚
不迴何異聾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聽耳中聰特向
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聰不
聰合明不明轆轤上下浪死虛生世人總識師之音
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總識師之形誰人能識師之
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
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人恭敬
須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塵之徒不
稽首而歸命 松雪道人為無象首座書

萊峰先生來教云聽誦歌真是松雪得意之筆也

非惟筆法精妙文字亦高

智通禪師坐禪調息法

息有四種相一風二喘三氣四息前三為不調相後一
為調相云何風相坐時鼻息出入覺有聲是風相也
云何喘相坐時息雖無聲而出入結滯不通是喘相
也云何氣相坐時息雖無聲亦不結滯而出入不細
是氣相也云何息相不聲不結不麤出入綿綿若存
若亡資神安穩情抱悅豫是息相也守風則散守喘
則結守氣則勞守息則定坐時有風喘氣是名不調
而用心復為心患心亦難定若細其心令息微微然
息調則衆患不生其心易定舉要言之不澀不滑是
調息相也

挂筌語餘錄

六

承

中峰禪師坐禪箴 并序

夫非禪不坐非坐不禪惟禪惟坐而坐而禪禪即坐之
異名坐乃禪之別稱蓋一念不動為坐萬法歸源為
禪或云戒定是坐義智慧即禪義非情妄之可詮豈
動靜之能間故知不離四威儀而不即四威儀也乃
為作箴箴曰參禪貴要明死生死生不了徒營營至
理不存無字脚有何所說為箴銘或謂參禪須打坐
孤硬脊梁如鐵作如一人與萬人敵散亂昏沉休放

過或謂參禪不須坐動靜何曾有兩箇楊岐十載打
勞疲釘椿搖櫓消白日心空及第知何時不坐而坐
志還切寸懷鯁鯁難教擊說到無常與死生眼中不
覺流鮮血如是坐如是禪不勞直指與單傳寬著肚
皮只麼守誰管人間三十年如是禪如是坐蒲團七
箇從教破拍盲志氣無轉移肯把身心沉懶墮禪卽
是坐坐卽禪是一是二俱棄捐話頭一箇把教定休
將識鑿併情窅坐禪只要坐得心念死今日明朝只
如此若是真誠大丈夫一踏直教親到底坐禪不怕
坐得多百歲光陰一刹那老爺喫乳如大海爲要掃

推蓬寤語餘錄

七

表

空生死魔坐禪豈可爲容易莫把聰明遮智慧千七
百則爛葛藤何用將心來解會坐到坐忘禪亦空吐
詞凌滅少林宗只箇渾身也拋却來待口開心已通
有志坐禪須與麼若不如斯成懣懣便拚性命也嫌
遲大事因緣非小可擬將此作坐禪箴不特自欺還
誘我

中峰禪師神光論

昭昭然盡宇宙之充塞晃晃焉極色空之融混無相可
覩無跡可尋非青非黃不長不短隨機應現而爲雪
山午夜之星顯露當陽而爲龍潭所滅之燭鑑體無

虧而爲東平打破之鏡照功不立而爲毘耶無盡之
燈長年觸體而體不可分終朝溢目而目不可覩斯
所謂神光者也古德謂神光獨耀萬古微猷入此門
來莫存知解言獨耀者乃一體而無二者也神乎光
乎在天同天在地同地虛含萬象洞貫十虛紫羅帳
裏撒珠鐵眼銅睛莫窺其彷彿枯木巖前問路雷光
石火孰辯其端倪謂神光之不可覆藏珊瑚枝撐
著月謂神光之不可混濫扶桑夜夜日輪紅神光非
天生非地湧非內出非外來造化依之而轉旋物象
由之而生植能成就一切而一切不能成就者神光

推蓬寤語餘錄

六

表

也能蓋覆一切而一切不能蓋覆者神光也般若非
衆生心能緣其能緣者神光也真如非一切法可混
其能混者神光也西祖握露刃劍佛來也斬其所不
可斬者亦神光也道人行處如火消冰衲僧面前險
絕無路你恁麼我不恁麼你不恁麼我却恁麼箭未
離弦而中的珠猶在橫而照空皆神光之所著不假
佗術也天下學者苟非廓悟於言象之表少存知解
欲契吾獨耀神光之要旨心日勞而功日墮矣可不
慎諸

萊峰手教云調息解坐禪銘承玄鶴見示甚見雅

意幸為弟轉謝萬萬又云適讀中峰法語後生參禪單提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做箇話頭小弟念慮紛紛只為怕死今以此作話頭乃是添一結縛也如何如何

大藏經載玄神幾論一首

玄虛之中未有形質混成一氣亦無陰陽明淨靈通為萬物母不依形不滯類自來自去自存自亡實無來無去無存無亡未有天地而有此氣既有天地此氣流行始有生死知其為生死則知人物之初出於是氣是之謂先天之氣人物之生而為靈明者故曰神

推蓬語錄

元

承

也神則依形而存形存神存形亡神亡存亡之幾原於母氣天地之間生人生物皆是氣所為人之不死氣存則神存長生之道死心以生氣氣生故神壯害心者耳目口鼻意也耳逐聲目逐色口逐味意逐思慮五者幾也故幾息以死心情動欲動幾情欲之動其幾駛然神離而形散矣心死則情活幾息則性明是之謂體固未能出神入有出有入神則不能固夫至于出有入神變化之道也反於玄虛其幾原於生物之初陰陽之始有形之元非達於陰陽造化之妙者不足以語之故曰癸盡氣生陰消而陽長也得

之者形留神化反於玄虛能有能無是之謂幾也

序意 老氏教人攝生之道玄牝章乃其大要然幾之一字未嘗顯言之及參同悟真皆於幾之一言而深秘其旨欲明反晦豈若斯篇之簡明切要直指詳盡學者誠能先於修性然後求之參同悟真以為修命之指南則此書亦無待於參師訪友而得之矣芟蘆序相傳唐乾元初有人於雲間干山得一碑刻玄神幾篆文多殘缺難辨後有道士時正光者博訪於藏經中得其全本其義與陰符相表裏逮僧芟蘆又為之釋義而鐫于木其書大

推蓬語錄

辛

行大抵鍊養之說最繁不如此篇之明白簡要宋淳祐黃石道者識

李玉溪真人正心還丹口訣一首

跏趺大坐調元氣絕念忘形心不二呼吸絲絲合自然包裹神氣渾沌裏混沌無形如石墜鴻濛下手一大意寂然內照無令昏自然有箇時節至時節至今意洋洋天玄汪汪合地黃孩兒欲生景象別如癡如醉春心芳此時有心如無心常常以意作隄防熟境不得亂思想相將採取刀圭嘗忽如黑龜吐赤氣耿耿直上冲心王便當順意以隨之隱忍居心鎮搖蕩乃

是持入赤色門木液將出好景象露珠點綴蓮花下
金精木液會一晌以意媒合入洞房聲顫意濃勿縱
放鳳吸龜氣互交并逼逼窄窄夫婦情日月合璧陽
精溢須臾一點落黃庭逆為丹母即是此黃帝出焉
誰敢爭又為反覆轉殺機正心誠意乾坤清嬰兒聲
寂神氣寧一日之上日程立基百日得此名漏泄
天機君欲行人前不敢露一語輕泄漏慢族滅形綴
為歌訣啓天盟看畢當須付丙丁

俞琰席上輔談云宜春李簡易號玉溪子有心印
經解悟真指要義皇作用等書又有規中圖付長

推蓬寤語餘錄

三

表

沙彭石頗簡明並刊於湖南近者江西有翻刊本
又有彭石密語并跏趺大坐調元氣歌及注解極
分曉末句云記此即便付丙丁乃下手真口訣也
當時彭得之不忍焚遂流落於江湖間得此書者
雖不咨問可也

萊峰先生來教云玉溪口訣正爾渴想乃辱手錄
見教捧讀如獲重寶感激感激歌中頗用參同成
語卽此便是註脚矣其言與徐雲龕相類然其意
亦不甚露容徐味之然後請教也

回陽冲虛真人原道歌一首

推蓬寤語 餘錄

原此道難形容妙淵默體虛空有象有形皆不是茫茫
蕩蕩又不中一氣關開何物色造成天地賴渠功輕
而清者為陽散濁而重者凝陰濃號曰後天成氣質
于中造化却無窮目前通辨理無常往來寒暑還相
同或曰道或曰理弗解名從何處生生於天地不知
始聖人立教指人心物物一從心上起原此心又難
比無實象無定體放之冲滿大虛空收來藏入微塵
裏清淨靈明粹冲和善惡巧拙知能未著物時本
湛然散在六識迷依倚七情一出破元真千思萬慮
從斯起聖人教之返其思還如父母未生時混沌

推蓬寤語餘錄

三

表

沌如聾啞模模糊糊似呆癡此心此道能如此從他
生死自為之萬物凋詩伊不凋天地已處伊不已學
道人聽其說心與道本無別以道視心心卽道以心
體道心猶切欲得此心會此道丈夫之志須剛烈殺
人慧劍快如風累世冤親情斷絕十二時中工不休
豎起眉毛眼出血寂然之際半晌間始覺有物光瑩
潔圓明此子若黍珠輝今耀古無休歇得此能超太
極先人中號作真英傑輪迴從此不相干方是長生
玄妙訣嬰兒姹女總閑言虎龍烏兔皆比設藥物火
候與河車抽添沐浴空饒舌三千功八百行古聖丹

經宜重敬道德陰符語義真莫教偏執專為命

俞玉吾註陰符引用故實一條

陳澹然富而儒者也惟慕道延雲水士多年竟無所遇

洞賓詭為傭者一日陳與道友講陰符經未曉殺機

之旨洞賓抗聲曰生者不生死者不死已生而殺生

未死而學死則長生矣陳乃大驚

萊峰來教云陰符二註青華寶籙柯山原本并納

三書玉吾其最高與其所引純陽故事所論殺機

尤妙

萊峰先生遺訓一通附

桂蓬齋語餘錄

卷

章

吾生四十有五年常有憂生之嗟雖未老而多病恐非

延齡之兆常見親友臨終始囑付後事至有哽咽不

能言者死後却爭競紛紛是誰之咎也及今尚無恙

預為此囑紹元方九歲紹節方八歲未知日後長養

成人否然不可不為之所者以息爭端云耳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處兄弟之道須要曉得此理兄弟

本同一氣如左右手互相扶持不獨道理當如此事

體亦當如此人家兄弟和睦外人亦不敢輕侮古人

以筋為喻一筋易折二筋合併急難折凡官司司戶

役之類務要同心協辦庶可保全辟諸垣牆但倒一

堵餘堵相隨而仆此理甚明人弗察耳此所謂理一

也又要曉得分殊雖是兄弟各有室家豈得不私其

財彼心與我心不甚相遠務要各相體諒財上分明

不可一毫占便宜不獨道理當如此事體亦當如此

辟如綾羅絹帛必須經緯分明乃成丈疋愈精愈細

愈覺美好略有稀密便覺濫惡所以凡事均平自然

和睦到底官司戶役之類尤宜加意一有欺心爭競

即起古人謂得便宜處失便宜最可玩味一家仁又

要一家讓徒仁不能久也識得此意雖分財異產亦

可雖同居共爨亦可

桂蓬齋語餘錄

卷

廉

吾不善治生無財物可以遺吾子孫惟有住房二所與

薄田十餘頃耳此物非長久享用之物且據見在不

容不分其餘衣服什物俱不甚佳待吾夫婦身後議

之亦易分也所謂長久享用之物却是何物積金固

不是積書又不是積德又近於因果畢竟如何方是

在吾子孫思之耳

揚慈湖先生遺書第十七卷有紀先訓一篇嚴陵錢公

子寔稱其字字可佩

朱文公年譜附錄有童蒙須知從學帖訓子詩三篇不

獨童蒙雖吾老年亦當日誦一過可也

許魯齋先生遺書謂文公小學吾愛之如父母敬之如

神明

文清公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吳公廷舉好此二書山
行水宿携以自隨延平先生答問謂上蔡語錄於學
者日用處極有力

賀仙翁詩云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
與子孫耕這片田地全要耕種則日漸開闢朱文公
所謂有無限好處是也不耕則日漸荒蕪朱文公所
謂有無限不好處是也吾平生只知貪逐世味將此
田地一向拋荒雖僥倖富貴無分毫髮受用抱病終

推篷寤語餘錄

五

張

身尨羸度日如朽腹之楊終不可以耐風雨不過苟
延歲月而已吾子孫稟吾衰薄之氣不言可知必須
以吾為鑒庶可以存吾宗祀所謂孝也所謂方寸地
是何物則有聖賢典訓昭然具在可考而知也 嘉
靖壬戌八月十有九日萊峰書

先生遺訓在壬戌八月而捐館舍乃在甲子七月
僅閱再歲耳嗟嗟先生留心誠明之學其殆幾乎
前知者哉且其語溫柔和厚所以訓示子孫者皆
身有之碩德生人之坦途也苟人踐斯言則身安
德滋極歸福斂而家可長久矣噫是訓也豈特其

子孫當佩服已哉

諸名公跋萊峰先生手簡九通

此萊峰先生與中條李君相往復辭翰也先生歿中條
傷今思昔戚戚有山陽之感乃撫所遺彙而成冊無慮
數百言要之才峰峻整霞布雲流遂為藝林成一種雅
語嗟亦奇矣先生平生風節聲稱具在頌口不能殫述
此蓋鳳毛麟甲特其緒餘耳令人讀之不獨先生之手
澤千載長新而中條不沒友之心亦宛乎其生年矣
鳳峰沈愷跋

余友萊峰周君喜談理學篤信經傳與余言輒舉濂洛

推篷寤語餘錄

五

仇

諸大儒語旁引曲證獨未暇及二氏也今觀其與李子
中條往反尺牘不下數百幅多玄言梵語及品鑒書畫
類鑿鑿有若此者從所好也君博雅清修刻意問學以
是善病尤好之不置年未五十已修文地下今牘中所
謂生死結縛催玉壺鉛汞飛走者君自悼也余雅重君
覽觀手筆不覺潛然乃若愛其人寶其遺蹟而欲襲藏
之以傳也如李子可謂有交誼始終者不獨鑒賞於毫
墨間也平泉林樹聲跋
萊峰周君宅心簡質賦性圓通早涉藝文善談名理每
從余遊期相切劘銳志聖學聞若溪有唐一菴先生趣

棹過之歸而充然有得嘗手錄儒先格言如明道論仁
晦翁論收放心籍溪論易上蔡論進學等篇屬余書銘
座右以時規警余未之復而君病且卒矣悲夫今所存
手澤與中條李子往復尺牘累數百幅覽其指義自書
法詩歌文史圖畫物曲之細委靡不畢究而間出入於
二氏又若一切欲屏諸好自托於無為者異乎余所聞
豈君之學其至者固不盡是抑亦良賈深藏余秘弗洩
非好奇博雅如李子莫之相發耶大都人情薄玩好者
則有逃空之思折羣疑者必歸聖學之正則君之志於
道也其先後所入之途有可考者余故并著之而因以

推菴語錄

三

廉

君手錄格言歸李子俾戢焉以識君用心之大者中江
莫如忘書

往余視學浙中萊峰周子以書寓余索金丹諸書俱余
所未蓄心頗訝之迨余轉官河藩便道過家值周子疾
特過訊焉周子自謂利名關已勘破獨生死關未透余
笑曰二關等耳昔人不愛尺璧而惜寸陰惟圖所不朽
者云爾豈未明乎死生之分邪既別去二年周子竟病
死余聞而傷之然每念其人篤學好脩足以自立可無
遺憾年之修短奚較哉中條李子集所貽簡牘竝裝為
冊可謂能敦久要之誼者一日持以謁余余因敘向所

與周子論者歸之中方范惟一書于天游閣
嗟乎此吾友萊峰周子之遺筆也周子與李中條相厚
善往來尺牘何啻數百幅要皆談玄說禪論詩評畫無
一俗態語中條雅重周子之為人且惜其蚤世而尤珍
愛其手迹也遂彙而成冊以圖不朽余覽之不覺墮淚
夫周子力學好古於書無所不讀充其志將何遠不可
到獨以多病之故不免為生死障所縛乃採拾僊釋氏
之筌言句索而字考之後頗悔悟自取五經及濂洛諸
書沉潛諷詠訢訢焉若將有得而志不克終竟以病弱
不起嗚呼玉樹已傾餘音猶在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

推菴語錄

三

廉

人可乎此固中條君之意若執此槩周子之生平則未
矣嘉靖乙丑五月之吉陽衢子夏時書

李君中條所藏周叔夜手簡百餘首余讀之悲不勝若
猶見叔夜者叔夜強記能文章以多病好學古書畫自
娛不絕人不休而行義尤卓余素嘉重之中年慕禪教
終日趺坐寡交與每見余必雅嗜余之能靜余曰靜而
無靜者曰靜以靜求靜愈不靜矣叔夜深然之別踰年
而公且化去豈竟涉此廉纖耶今讀其往來簡大都俱
談玄旨論古書畫無異少時事若寧有自累於道而不
欲解其縛者如中條可謂幻出公面目矣難友哉書此

以當長觀嘉靖乙丑秋九月之吉方川子龔情謹書
曩余見同年周子叔夜與中條李子者友也蓋真莫逆
云周子亡李子以其平日所授於周子赤牘數百番粹
而為冊者四裝池甚工余惟今人情務趨勢利方其附
貴達相引重獲其塊紙手之恨不十襲藏也稍勢去雖
平生慕之其言棄如唾餘漫不知何所云者此劉孝標
所恨在今日尤當慟哭矣李子不忍忘周子愛其人因
珍襲其手筆死生之際若此不有以重交情警淺夫哉
乃李子亦貴介周子所致書長箋短幅惟論學說理談
禪論詩評畫琢帖絕無兒女子語一一足示人者此又

推篷寤語餘錄

三

天

足以考周子素致矣周子素多病故極究心佛典間及
金丹養生之術亦欲為長生計耳而年止四十七豈固
有定命耶嗟乎嗟乎哲人早滅而遺言獨存片金碎玉
固世道所共惜也矧余有同進之誼者乎李子出以見
示且欲余識一言拈筆淚落乙丑夏五月文石朱大韶
書於環樓

往予與周子萊峰論學蓋嘗窺其大者云其言曰吾于
世間窮達得喪已無復嬰情獨未悟死生耳予曰為學
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據守然後可下城邑予既未悟
死生則以生為樂其於窮達得喪豈能不嬰情哉周子

俛而思惕然感焉於是日閉戶誦老子參以易而未合
乃獨契釋氏無生之旨謂其直截可到一日訪予悟園
忽嘆曰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予笑曰子悟
矣悟矣既別去未幾而周子已仙逝其友中條李子悲
其志手其所與往來尺牘以視予予讀而悲之大都言
脩性與命其要在敬義其至則統三教而歸于一嗟乎
卓哉斯言其殆既悟之後歟周子之學方日進而重媿
予之不逮也予獨慨夫道妙隱而狂術興焉志如周子
又不幸夭滅不能鉤深極玄以悟來學則夫悲周子者
豈獨私一周子哉予故詳敘之以復李子幸相與砥礪

推篷寤語餘錄

三

斯言以卒周子之志歲乙丑仲秋弘宇王會書于悟園
雪浪閣中

叔夜一同巷故等夷學宮尋竝徵華先生門已後予第
前出提刑斬黃諸路而踪其功令蓋長事師律之有年
無何而報切矣哀哉此叔夜條刺也李生一酬酢人語
爾今今籍績而簡授之人不當為懷鉛之臣哉週帙閱
之詞製俱相詭無一字空設而體非根核技乃獨妙風
生神騁句健筆酣宜令饗年長視迷造命時而竟中道
殂也則何哉夫其繕書卒迫沖融滌滄噫言回環精腴
長郁不濯不瀦非促非遽何以病也而遂卒乎至如變

醜養濟清心持戒根據二宗脩命居寂不謂無一溉之
裨而屈頸顛息劇跡埋聲匿數甲子憔悴枯鑠甫及徵
之原職速為鬼錄此余所欲問於天而攬涕觚宣者也
叔夜善舉子文同門友若弟爭下之至為斷楚路官稱
無擾而理疑蓋公曹參者流居鄉恬薄不伎而求今時
推尊其人一無宜嗇於秩卑於鄉窘於時貧且逝於身
而乃前死哉叔夜授余勸之書曰僕嘗評孟君靜中之
有動吾子動之有靜益以篤死子以窮長余善其言守
而勿虧而叔夜之命僅倫於孟則豈所謂動靜之說不
足徵邪抑又不以文字語劄之嚶嚶嗷嗷耶嗚呼豈其

推定語餘錄

三

廟

以不究於時內自憂沮懣結羸苦致早鬱鬱死耶叔夜
不以仕人世又無盡信愛之者中條生為之傳其嚇蹠
排彙而帛縵之則亦可為信善大雅矣雖然宋齊丘以
化書道術德仁食儉六語稱雄其時而高簡亢怡多類
關尹之言至善所云一字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七七
釜八籌九藥諸章則又盡祖釋氏神仙方伎家而籍吾
儒言文之其謂授自蓋公訓於參乃李聃指經言也則
又不宜有所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蔡女金樓絳
宮青蛟白虎寶鼎紅鑪誦呪土偶之文儒者以其文峻
潔而頗流巧刻然無有朱象先尊事之而標揭示人則

惡識所謂關尹哉余往復叔夜拆答之詞則以其文盡
關喜語而究其數述道德用以成事居官而官則善持
已而身益廉殆夫齊丘嵩之流而年亦未終可稱於世
又頗似之而彼二人者前後相發明二氏而得仙道者
也假令不遇李君有朱象先之契者而何以知叔夜之
所具長如斯夫嗟夫知言者希哉中條則誠大雅之士
矣歲乙丑處暑太冲袁福徵書

萊峰往復教翰無慮數百番不肖傷其蚤歿裝池
成冊乞諸公為之跋語如右諸公皆江南之喬嶽
崑岡之片玉也聲徹寰宇理晰秋毫觀其所評量

推定語餘錄

三

而士君子修為之型範不因可概觀哉
余撰次寤語既成編矣而良友之遺墨尚新採擷
之格言猶在與夫玄章梵語出自琅函哲訓仁言
傳諸膾口皆修身養性之不可缺者烏可弗志也
故復錄而存之夫言詮者心性之餘也經歌契論
者頓覺之餘也得其言而復廣其流布於世者又
餘之餘也故不敢指此為寤而直以為寤之餘哉
雖然不肖寡學昧質不辭勤苦著意究竟今茲幸
手一編藉以請正於有道大都得於良師仁友居
多然非吾郡多賢又安所取衷哉因識末簡以自

喜云晚學李豫亨謹識



導海先生著寤語九卷復益以餘錄殆猶江河之餘
潤清廟之餘音也風颯乎讀之有遺味矣或曰天下
之道術衆矣錄靳止是乎曰吾聞君子務遠且大者
誠得其本則器數土苴也名物筌蹄也矧多言以爲
富乎今先生言上綜往昔下採當世高入青冥深入
黃泉博而不穢簡而有體語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
不知要者流散無窮然則先生其真知要哉趙謙光
再題



推篷寤語餘錄 終

長洲吳曜書
宸等同刻完

推篷寤語餘錄

三三

隆慶辛未魏李
民忠敬堂雕梓



脉望序

脉望乃趙文肅公冢嗣長玄所著詩部李伯東氏刻之北平分署余來守是郡學士大夫索之者衆板已為伯東携去余仍付之剞劂氏更為袖珍便于觀覽昔何諷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而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方士曰此名脉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立降可求丹度世嗟夫此脉望

脉望序

所從來長玄君著書大旨可窺已余讀脉望而知三教之趨合也佛教深而廣道教精而顯儒者以維世故作用稍近然百行能全一切無染即儒教亦可登乘心性不明癡着用事雖二氏不免墮落是在學人生一悟境總之在養生者心息相依養生之妙義所謂依者非移心以就息亦非攝息以就心要在此心湛然晏靜自然照見呼吸之根從調至微不覺自相依附參同

契云至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有味乎其言之也夫意在無人便成我相若謂無人我即是人不能無我不可有人我相忘乃真獨境此自吾輩慧根即仙即佛即吾儒所從來遠矣因憶携李錢穀刑名甲天下往余守携李躁而靜制之煩而簡御之非棄刑名錢穀于無所事事也隨緣應機都無染着縱心自在亦無束縛憂喜不逐境生智慧每從內照似與脉望之旨若合

脉望序

符節夫因應者道之用也昔匠石因于郢人莊周因于惠施慧能因于神秀故曰道有以因為貴者余之袖珍是編也倘有因之者又奚啻三食神仙字已耶不然羽翼胸臆而騏驥鸞鶴者世鮮不以為迂怪是脉望也得無益其怪吾家尼父所不語者乃曰天竺苦縣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直隸永平府知府商丘曹代蕭謹序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一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校

繡水沈德先天生

華函蓋笈幾於汗牛結果成胎見如角兔走也窮蒐廣獵仰拾俯取積久盈筥食固無味棄亦可惜姑存而置之識者若見寧免蠹魚之謂耶雖然是蠹也其諸異乎蠹之為蠹也

脉望卷一

與嘗聞蠹魚三食神僊字則化為脉望遂以脉望名之

規中圖訣云一陽潛動處萬物未生時踟躕大坐凝神內照調息綿綿默而守之則一炁從虛無中來杳杳冥冥無色無形垺於玄冥坤癸之地生於腎中以育元精補續元氣續續不耗日益月強始之去疴次以返嬰積為內丹之基本矣

腎間動氣金丹大藥也腎雖屬水然居子位一陽生於子即真火也至人超見於衆動升腎中動氣上蒸脾土脾土溫和中焦自治膈開能食食氣上升灌溉諸臟而生血氣榮衛一身人生根本實係於此或遇觸而動即當定心靜坐閉目存想此穴之氣上升庶不至下泄蓋精者人身之寶也命門即腰眼也脊骨自下而上第七節之中是也

三聖玉訣謂世人不解死陰夫陽者生之本陰脉望卷一

者死陽之根但吸靈龜而死陰莖其神自生彼修者只知禁欲殊不知一念心動氣隨心散精逐氣亡長春云一念色心動百骸和氣傷惟得法者陰莖一死而如無六慾七情當體消滅故得正念實相對景無心或言陰不死而頗無慾者吾未之見也馬丹陽曰修行先要死陰莖陰莖不死萬緣侵箇中不識真消息牢捉牢擒走不禁楞嚴云心使婬機身心永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方可獲及

天機者臍下一寸三分也聖人下手養胎之
處難經註云臍下腎間動氣者丹田也人之性
命也丹田性命之本道士思神比丘坐禪皆聚
真炁於臍下良由此也丹田內有神龜呼吸真
炁非口鼻之呼吸也口鼻止是呼吸之門戶丹
田為炁之本原聖人下手之處收藏真一所居
故曰胎息臍下一寸三分者謂仰臥而取之入
裏又一寸三分者為是即腎間也
三元會議云子為六陽之首以應冬至故當靜

脈望卷一

坐凝神祛除萬慮一念規中默調其息而符候
之至亥末子初陰極陽生之時腎中一陽之炁
忽爾發動即舉心念以應之使真水真火混而
為一謂之水火既濟午為六陰之首以應夏至
故午前靜坐凝神待陽極陰生之際心中自然
一陰之炁下降即舉情以合之存於心田神腑
勿令嚙下乃為坎離交垢之道也常人於此水
火升降之時或行走笑談或酣睡以致水火不

能既濟至於卯酉二時乃為心腎二炁交分之
際應春秋二分之候亦須澄心靜坐聽其自然
綿綿若存此為沐浴之功也除此四時之外餘
時不拘

靈寶畢法云采藥法含津握固以壓心之真炁
使之不散又云一氣初回元運真陽欲到離宮
捉取真龍真虎玉池春水溶溶謂離掛腎氣到
心當神識內定少入遲出綿綿若存而津滿口
勿吐勿咽自然心腎相交故前文午時勿令咽
下四字乃口訣也

脈望卷一

四

我身未生無相有覺我身既生有相無形是名
何物太乙含真
淨明錄云思惟一身之中有無極之真二五之
精妙合而凝實不離乎中黃丹局也
通真契玄篇云心為朱陵宮因交合之時感化
真液下降因而流入元海號曰丹母故上田為

探藥之處江禎三要序云兩腎中間乃元精穴非受生元氣之所觀祖師所謂兩腎中間一點明逆為丹母順成人逆之一字則元精化為元炁逆歸氣穴為丹母產玄珠而為僊為聖順則流元精於膀胱則淫而為子矣據二論可見上心下腎皆有生藥之機老子云我貴食母莊子云以襲氣母

丹陽云火裡青蓮滴珠露常在寶瓶為供具玉

脈道卷一 五

溪子云露珠點綴蓮花下又隱奧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佛偈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合觀見妙

青華秘文云混沌神房乃精光目光之氣幻而為之圓驗符應云虛谷乃水火二氣交媾結成無形有象之名又曰二弦虛氣妙合為一即名玄關吁盡之矣可見中黃宮金窟穴玄關玄牝

皆不過藏竅之處所耳胡可着也

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禮記云一動一

靜者天地之間也二經所言若合符節是乃先

聖之微言而記者錄之耳

楚詞云毋滑爾魂已也也今彼也將自然一氣

藥孔神兮於中夜時也存虛心以待時至也之今毋

為之先二十七字括盡丹書可見也前此莊子云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脈道卷一 六

又云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夫

不先不後乃勿助勿忘之謂也故沁園春云煉

已待時青華秘文云守已待癸生時虛待二字

之義淵矣哉

口訣云便就動處畧提起凝住一念助其騰騰

上冲謂之采閉氣於下使心氣迎之與之交媾

謂之合故卓壺雲云彼土如何發動與此土如

何對舉真召之未生也有為之媒真召之既生

也有爲之機鉛汞之相見也有爲之防鉛汞之歸釜也有爲之胎以至沐浴抽添何莫非真土之妙用也哉

寂然不動土之性也蓋根塵已絕萬慮俱泯一氣縱橫自然遁道上升降入丹田而成至寶陳虛白以身心不動爲採藥蓋此意之豈區區意迎目送運用之爲哉

火候全在念上着力虛白云念不可起意不可

脈道卷一
散起火時人力不可干預惟虛靜爲主不使雜念撓之聽其自然待其熏蒸一回自爾生陰化爲玉液下降灌溉五臟喉中覺有甘津乃其驗也到此時還守虛靜一毫不撓自會凝結久之寂定方可徐徐而起

真詮謂性命只是一件人之所以死者形神離也既死則六根具而不能用者無神以宰之也是知神乃形之主神離則氣散命豈在外哉若

非兩件雙修而分先後殊未妥何也修性則命在其中所謂神返身中氣自回是也未有外虛

靜而能交媾成丹者蓋先鍊精成氣後修定超脫返難究竟若能證得法身何患色身不妙蓋

三關自有爲入無爲者漸法也修上一關兼下

二關者頓法也今惟徑行鍊神還虛功夫直到

虛極靜篤精自化炁炁自化神樞柄在手命由

我立是一簇貫三關也豈不易簡而捷徑哉真

脈道卷一

實相非

比頑空

劉長真喻性爲土喻命爲水性命相見如水土

和爲泥造成器物若未經真火鍛鍊土再見水

復化爲泥也如磚瓦曾經火煉千季不壞何況

性命煉成至寶

關尹子云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

以心性者心未萌也

玄牝以靜極而見也姤房以情溢而闢也

神凝則精氣聚而百寶結者藥物也真息往來而未嘗少有間斷者火候也此語可謂簡而盡矣

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故知識不用歸乎其

天則混沌全矣胡混成日保元和者莫先於去

情識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與順率循也

壇經云心念不起名為坐釋典有行禪之說又

有臥禪之旨要之心念不起則行臥之間俱是

坐也麻望卷一 九

釋氏面壁自有妙義蓋洗心退藏於密以養其

神以復寂然之本體猶面壁然而物無見也故

曰心如墻壁而可以入道善修行者睜眼不見人

孟子曰湯武反之也道書曰逆則成丹故儒家

能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堯舜道家能

善逆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便成神僊復歸嬰兒

與不失赤子之心其旨同焉

列子云與齋俱入與汨俱出者入水不濡也隨

烟燼上下徐行而出者入火不灼也皆指神而

言既謂之神則無形矣水安能濡火安能灼

莊云物之有知者恃息知是性息自命三教聖

賢千言萬論不過發揮知息二字此老提綱揭

領豁人心目於百世

眼觀心動耳聽神移口談氣散予自約日用有

四句云善惡事都莫思量出入息渾無拘縱常

常傾耳凝空照默默垂簾仔細觀勤而行之不

知老之將至麻望卷一 十

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白玉蟾曰自形

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之謂歸根復命

老子云能如嬰兒乎又云復歸於嬰兒兒者元

神也故曰嬰兒入聖機生神章云熙順養嬰兒

又云慶此嬰兒脫

綿綿若存老子之火候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

九也養珠者龍抱卵者雌豈有言語轉相告教

哉天機妙用自然而然故曰真火木無候也

老子所謂先天地生者混然無氣而生氣也氣

焉既生即名為一惟一故二則兩儀分而天地

關矣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見性頌云心清意靜氣和神定真息綿綿靈光

瑩瑩

道法心傳云耳目鼻口身精神魂魄意鬢簇在

脈望卷一

七

中宮化作先天氣○此竅實居中居中復一中

萬神從此出直上與天通

了明篇云一顆明珠纔運動光輝閃灼兩眉間

○氣入丹田火自生眉毛灼灼電光明○夜深

獨坐燒丹處萬顆明星帳頂頭

倦詩云眼前白雪亂紛紛自黃花變紫雲頂

上山泉時復響耳中僊樂日常聞

常人之息以喉者謂其出多入少膻中即回不

能至呼吸互換之根故也真人之息以踵者謂

其呼吸相稱水火兩弦均平上接天根下接地

根與腎中祖炁混合故名真息凡息切息出多入少

梵語震且此言多思慮也謂此國人思慮多故

以名之

圓覺經云一切衆生壽命皆為浮想楞嚴經云

菩提心中皆為浮虛妄想凝結妄想之害矣

參同玉吾注云弦前弦後正當時謂吾身之異

脈望卷一

三

門也嘗考巽門之說惟紫陽老僊云黃庭之下

有一丹室之門戶也意生則上故陽升意止則

一故陽不可得而降矣爐鼎在乎一之內正屬

土又云巽者鼎下之片縷耳闔則為乾闔則為

巽闔則為嘘闔則為吸何以能開闔亦無非一

意使之然又曰西方者巽之用也中宮者巽之

體也又云巽為地戶見後

頤腎曰命門一身命脉之所關係人不能貴其

无固其根貪愛姪慾搖動命門去死不遠矣
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克木中生火而反
療於薪於事則有反害之禍於丹道木三火二
為五有變化之機

靈寶經云七日七夜諸天日月星宿一時停輪
此皆以神氣凝集陰陽混合於空洞之中目不
瞬心寂定為是

無際在大竹朱居士家住居士曰我見和尚坐

脉望卷一

三

得好問云如何見得曰你素常坐禪眼不定故
今番坐禪眼似定耶

詹子南述象山先生嘗舉鈞是人也一章云須
是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拾此心用
力操持夜以繼日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
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目逆而視曰此理
已顯也子南問何以知之曰古之眸子而已以

三段可見
氣一理

元陽真炁自二十四節上升洞房宮明朗洞照
入室至此下視六極之境如在掌中所謂三境
非遼

顧養和氣嬰兒自生臍腹之中如懷胎狀

諸天日月為飛精諸洞日月為伏根人間日月
為明輪若吞明輪者為僊蓋服日月光華各有
法能潤五臟澤顏容東方甲乙之地乃日月所
出之門戶地祇於此旦望迎送鬱儀結璘

脉望卷一

四

金為神性是上丹田是謂頂門人呼為性門性
最靈故性門未合尚知前世事及其合則不知
矣寄體於肉團心以應萬事人能知性命可以
修太素妙行觀門禱為金僊故禱真人記云鬼
風吹合崑崙神附心中畫煎且煮肝腎注精施
陽敗損金鼎神不能禁僊聖不居甘受死地今
嘗迴日月之華景照太極之崑崙歌曰金鼎天
門開反童復嬰孩日月照崑崙真君自然來謂

之默朝上帝法

頑打塵勞勿令睡魔陰邪之所侵撓昏軀則精神散失魔鬼侵凌故大河經云太乙楊明威所以鈐飭之也

一點靈光洞然無碍暎映八表丹經曰龍虎大藥須以真鉛真汞和合而成方有光華煥燦

天河自尾箕寅位注於東井而循環於天地之間古人云水出崑崙之下注出尾間復上謂之

所重卷一

五

天河此天地之河也人之河自尾間尾間係寅位派流而上崑崙與天地同焉呂僊云曲江上月華瑩淨大洞經云一曲水天間可以互參

釋氏七覺支則曰念覺擇法覺精進覺喜覺荷覺定覺捨覺大抵只是先天先地靈明不昧之

精神是也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荷澤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圭峰裴相所說已詳又云天有七星布於人

曰心神降于中曰神又云心有七竅又云心神上通耳目鼻口七竅俱名七竅皆覺亦名輕安

大洞經十方睥紫烟黃庭經系烟上下三素雲蓋人之妙炁凝集而出於眼目即水火之正色

桃君乃腎神蓋宜懲念辜慾措精愛炁為一身之主性命之根也色念動時當存思桃君在臍內

神光寶光即靈光也蓋無形可捉發秀暎采於長空青真之表在人則精神光彩秀發於雙目故大洞經云烟回大暎間神光秀空峰空峰頭

脈經卷一

六

面也

東海蓬萊山扶桑山方丈山滄浪山最高極天下有三島十洲曰玄洲瀛洲祖洲聚窟洲炎洲

麟洲流洲長洲元洲生洲大洞經云玄洲絕三洋滄臺飛輪校僊登扶桑皆在東海上得道

者經由此處脫蛻換骨拜職受服然後上升天境朝見三清至尊先賢有骨肉同升者此身皆脫藏名山惟神可去

人有一百八十靈關二百六十骨節一千二百

形骸一萬二千精光三萬六千根源本始八萬四千毛竅關鍵中咸生精液之潤人無津液則枯稿云亡天地得水而覆載萬物得水而生成其實一也

真德朝帝但見金光勃勃不見眸容修真之人鬼神見之惟見紅光

乾為天門巽為地戶地戶即下田是也故風曰巽風以其起於下也起巽風運坤火俱在

脉望卷一

七

眼之於色為業甚大眼見心欲心動神疲是以五臟之神皆從眼漏為第一根眼通心心乃神宅眼既見心必動也道之大而至高超出乎無色之界

眼之上為無色界泥丸乃王京山

人以雙目回光返照則真炁隨而聚於元宮謂之迴風混合

或指息言屏息迴風牛車大乘之道也

人以心為天腎為地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神風橐籥故天地相鎮人以

真炁運動故身體長寧三部八景自尾閭至百會三節為一關三八二十四節以應二十四潭底日紅陰怪滅鉛為陽炁山頭月白藥苗新汞為陽精以陽歸陽則雙目如金星能通乎晝夜以代日月之明

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生

日中真靈乃太陽之精在人則坎中之陽兩腎間一點明瑩者名日中王以子時建生

脉望卷一

六

古詩云聖人奪得造化意手搏日月安爐裡微微騰倒天地精攢簇陰陽走神鬼又曰若人問我修行法遙指天邊日月輪又曰日月交合時便是生身處本來面目真勸君勤照顧蓋日月合辟乃月晦夜交合也內丹於此下手修合丹料之異名曰福醴液丹房之器皿曰慶元玉清上境乃人之泥丸宮眾妙門投胎奪舍皆自此出入人之死亦由是出

入苑九天東方曰始青天太青天人之超度形
神使其超越始青之天方至欲界色界無色界
方至四梵種民天方至神霄九天無上三天各
天動計數萬里信知其不可階而升也然有道
之士通達明了不涉淵津不勞登陟動一念頃
可直造圓頂之外矣

瑩蟾語錄云精關氣關與神關三關一湊天籟
地籟及人籟眾籟俱澄○以先覺而覺後覺反

原自卷一

九

外觀之觀內觀

中和集三關圖說

鍊精化氣 初關有 取坎填離 先要識

天癸生時急采之

鍊氣化神有無 乾坤闔闢調和真息周流六

虛自太玄關逆流至天谷交合然後一點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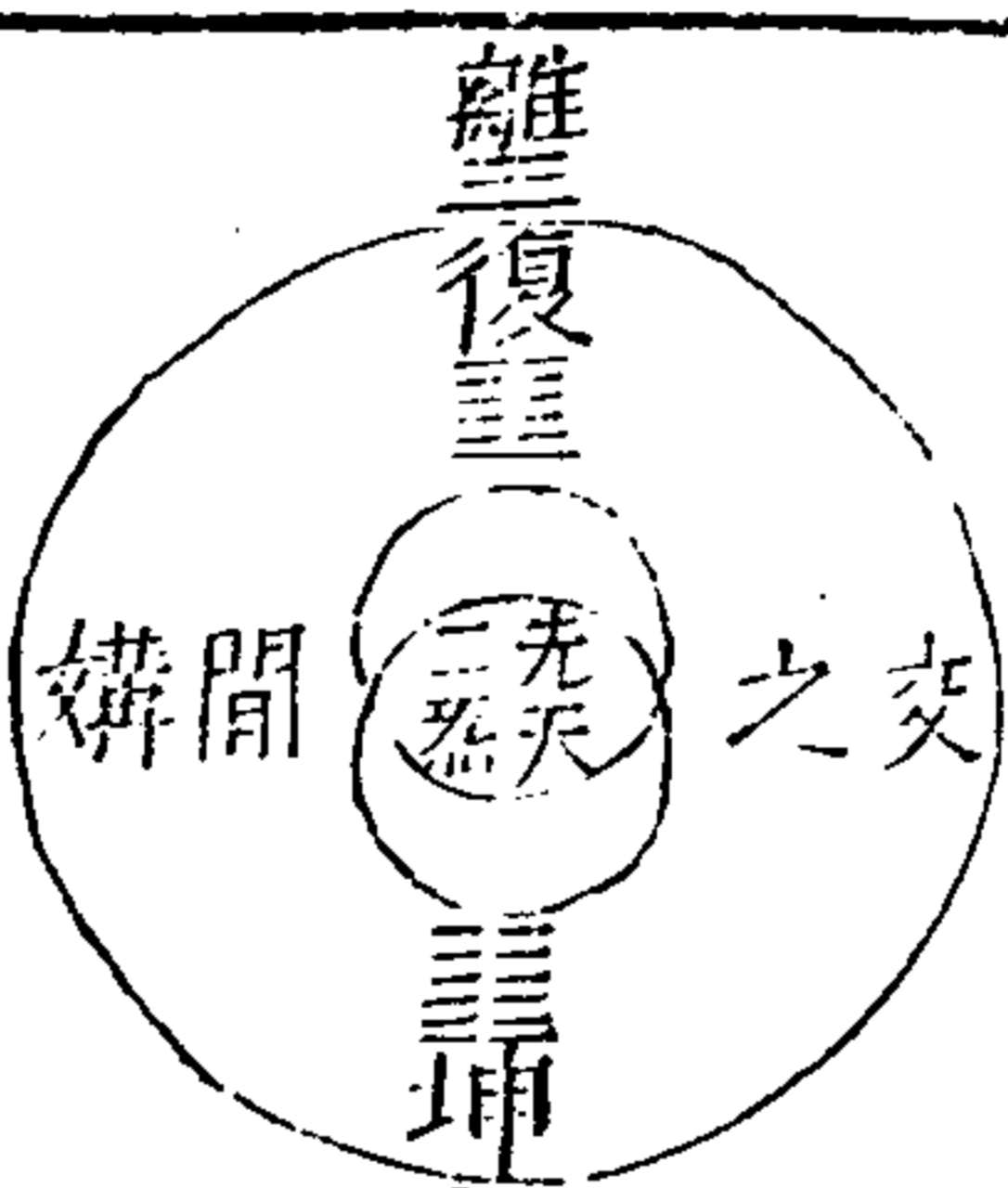
黃庭

鍊神還虛 上關無 工夫到此一字也用

不著

質中書三關圖說

初關



六陽既純靜之極也一陽
復生靜極而動也靜已極
陰陰陽動靜之間乃先天
之氣也

脈自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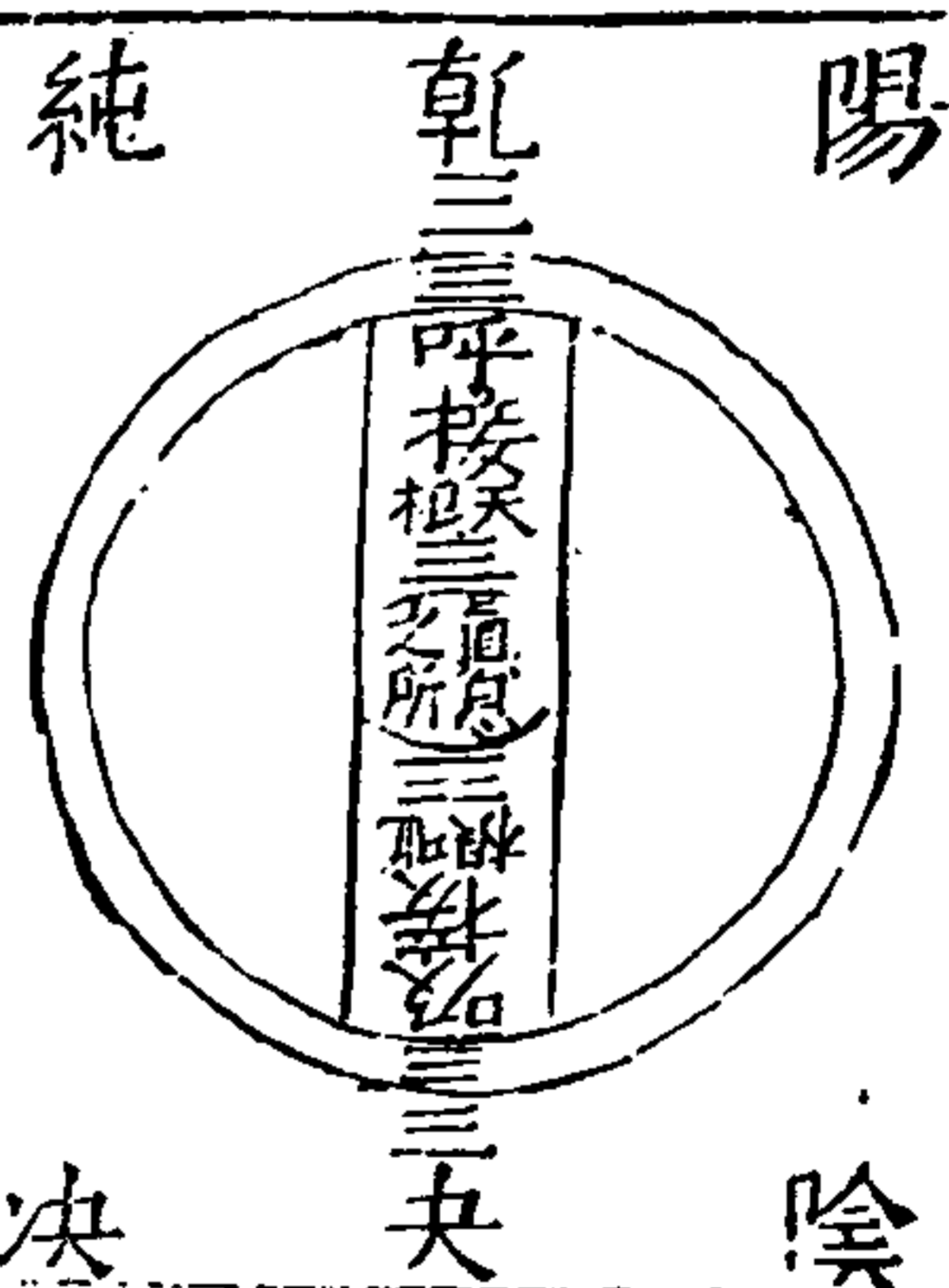
子

精藏於腎腎居下故曰初關其功在於採取
蓋腎間有動炁乃天一之數真陽所藏而火
木金土之先也微妙無質上交於心一氣迎
之兩氣細縷而交媾以結聖胎然所以交媾
者意為之媒也下學之功有可言者人之脊
骨二十一節從下第七節之傍兩腎居之男
胎於母先生右腎為藏精之所腎屬水水生
於天乙夜半子時六陰幾盡一陽將生腎中

動氣漸出於七節之中每夜必至當此未至
 之先垂目閉口調息微微使丹田之氣會聚
 於上然後默加存想氣穴之下兩腎之間若
 有氣從此出久之屈身以心下垂微縱而起
 者四五次垂而復想想而復垂腎絡連心上
 動下應氣必至焉此氣上升稍加人力閉氣
 於下使心氣迎之與之交媾如此行工數日
 後微見氣動至月餘方見動而上升惟此氣
 難升既升之際此氣略閉則不勞而降矣若
 一學即求其効乃助長之害不忘不助乃其
 則與行之久熱則靜極而陽氣自生不必如
 前之用力先天無為之境不俟言而得之所
 謂時者熟後亦不拘子時人身自有子時也
 金笥寶錄徐收而縱一段說之甚悉

中關

坎離交垢大藥生焉運



火養之火乃陰陽之氣
 也三為陽陽者呼氣而
 出也三為陰陰者吸氣
 而入也呼吸互換之處
 乃真息之根也呼吸
 出入升降其氣薰蒸四
 達火之文者也藥結丹
 結又用武火下烹于爐

上升于鼎爐坤也與乾
 也是為乾坤交媾乾交
 坤決坤之陰為坎陰氣
 決盡則為純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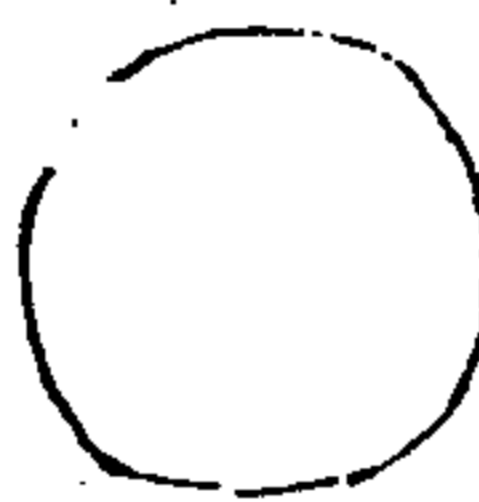
氣原於心心居身中故曰中關其功在於呼
 吸升降心腎氣交結為聖胎然所以交者意
 合之心存之神宰之也三者難持易失一有
 不謹則交者不能保其不散也故於是氣既

交武火升鍊之後當用文火以溫養之陰陽
氣合為火人身呼吸是也呼則氣出為陽吸
則氣入為陰呼吸互換處即陰陽氣合也下
學之功有可無者有真人之呼吸有口鼻之
呼吸以真人之呼吸言之前對臍輪後對腎
中間有箇真金鼎即呼吸之根闔闢互換之
處也人之未生隨母呼吸所謂真人之呼吸
既生之後真人呼吸未嘗亡但神出氣移不
脈望卷一

能再守胎中之一息修煉之法使人返本還
源復其生身受氣之初耳以口鼻之呼吸言
之咽喉者所由之關也其上有會掩焉啟則
呼氣出心肺主之閉則吸氣入肝腎主之心
肺相去會掩為近肝稍遠腎最下為尤遠呼
則氣促其氣由之而日耗於外吸則氣少而
短不能下至於腎遇肝而返此呼吸所以不
固真人呼吸壽人元氣人人有之而不知其

鼻呼吸喪人元氣人人留之而不覺人能回
光返照注意臍腎之間一呼才至以吸繼之
互換禪續如環斯循者真息也與嬰兒在母
腹無異是也

上關

乾

泥丸居頂上神所棲也故曰上關一
身之外皆太虛也太虛神之妙應者
也得之於我還之於彼何間然之有

脈望卷一

煉精者身不動而已採取升降不得不運之
以心也煉氣者心不動而已闔闢進退不得
不運之于意也至於神則妙應不測既無所
施三者混合為一復忘一併出與太虛同體
恍然如在夢中學者到此境界乃是泰定切
不可放倒當知昏久則明濁久則清脫胎元
神於此出矣玄工盡此
三段之中

腹中橐籥風入松頂上簫韶泉漱石

心經無垢子註云六箇門頭一箇關五門不必更遮欄從他世事紛紛亂堂上家尊鎮日安○六根皆從一根上起但去一根上返照從何而起若識起處起處是妄休教生苗

修行之法築基已就玄牝有相之後工夫大約

有四日靜真息綿綿日定始而昏定日慧了了日通純然一性日定繼而正定日慧常知

日通一步日定一步日慧一步日通一步日定一步日慧一步

阻不退謹謹護持自然成就否則前功盡棄

原皇卷一

五

靈寶畢法云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本天地升降之理氣中生水水中生氣乃心腎交合之機比物取象道不遠人配合甲庚方驗金丹之有準抽添卯酉自然火候之無差紅鉛黑鉛徹底乃成大藥金液玉液到頭方是還丹從無入有常懷征戰之心自下升高漸入希夷之域抽鉛添汞致二八之陰消換骨鍊形使九三之陽長水源清濁辨於既濟之時內景真虛識於坐忘之

日玄機與旨難以盡形工夫行持不外

嘗讀張三丰道法會同疏有云得腐朽再生之

靈芝是也山有五芝餌其上者得僊乃信僊詞

靈芝是也山有五芝餌其上者得僊乃信僊詞

靈芝是也山有五芝餌其上者得僊乃信僊詞

靈芝是也山有五芝餌其上者得僊乃信僊詞

靈芝是也山有五芝餌其上者得僊乃信僊詞

靈芝是也山有五芝餌其上者得僊乃信僊詞

原皇卷一

五

減有所據非杜撰也

華嚴經云離大聖開樓閣門令我得入度人經

身度我界體入自然又云有過我界身入玉虛

圭堂註云先天之命源一也夫命如召命之命

此意玄妙入極又楞嚴經行陰盡中云深達十

二種類受命元由觀由執元諸類不召于十方

界已獲其同圭堂註云聞之曰命如召命命

壇經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圭堂註云聞之

曰六祖偈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壞滅
樂涅槃相如是夫四真二土之妙乃在是矣身四大有真空四大

身四大有真空四大

楞嚴經地性火性水性空性圭堂註云聞之真
實土真虛土皆土也合真水真火真風併謂之
四真楞嚴虛空藏菩薩手執四珠遍照空界與
金光明經四如來混合一室者正發明是義若
以後天四物與夫假合四大而會之者萬里矣

承聖卷一

三

世尊托後天四物以明不可言傳之妙而曰如
來四真清淨本然周徧法界徧滿世間寧有方
所豈細事哉此之謂造化一源先君妙道大佛
之秘藏生靈之太初自從水火相擊搏便有兩
土各戰爭故曰兩土成圭者此也風乃巽風又為橐籥也
圭堂云乾坤函蓋獅象交馳真火盤旋風雲改
觀既而千光歷落渾透簾帷醍醐彌抽機軸潛
發三思大事再嘆奇哉此景詳見修玄章第九及四百字序

元精者父母交垢之初陰陽偶合之始精血相
舍孕於坤宮生於坎戶徐徐凝結漸漸成胎十
月周圓形體全備身中一物名曰命蒂乃召命
之命爾自造化中來以其能召元神入身而為
物者此即先天自然之祖氣也元神者虛中一
靈湛湛寂寂無去無來不增不減乃混成之性
爾偶因念動遂於造化未來之前天命既立之
後一點靈光自虛無中來受命之命附體着形

脉望卷一

未

而為物者此即中天湛然之氣也謂之元炁者靈承
粵自立命之初設性之後混合身形伏母膺下
隨母呼吸十月滿足離母出胎大哭一聲徑受
此炁自杳冥中來繫於命蒂自呼自吸此後一
身精血氣液隨時滋長情見於外若知禁忌壽
滿天年倘或恣情必遭夭折更能知時運用乃
得長生此後天浩然之氣也謂之真鉛
人以父母初交元陽召空中魂爽而有此身有

身之後元陽日耗魂亦漸離而身不能久修行
之工不過使身中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聚而
不散以返未生之初耳故云金來歸性初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一終

脉望卷一

无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二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郁嘉慶伯承校

楞嚴經云汝體先因父母想生汝心非想則不
能來想中傳命又云如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

冥通此即召命受命之理蓋生人之大端若此

潘右云一性之動是為太易言性移易而不
定也或為人或為異類在性之所好而已

脉望卷二

入識之中有法識神主人之意意行即行意止

即上名妙觀察智平等性智王傳送識大圓鏡

王含藏識皆聽意神以王之意去即去意來即

來下工之初全仗此神以鍊丹採取故又名

意之所之氣為之奔走非敢後也蓋志氣之帥

聽其役使一真聚則衆真皆聚

少林偈云吾本來茲上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

葉結果自然成曹溪偈云心地含諸種普雨悉

皆詰 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竊云靈臺為花
華蓋 葉一旦撒開十方朗徹成果証真悟因
是訣又云大悟若干遍小悟不知數劫外若見
家聖域乃優入

曇陽子云莫待季齡八八元精散盡難收黃石
公素書云悲莫悲於精散註云神之潛於無也
則無生無死無前無後無陽無陰無動無靜其
舍於形也則為名為哲為智為識曰精誠曰精

脉望卷二

二

力曰精強曰精明曰精專曰精虔曰精光曰精
實血氣之品無不稟受正用之則聚而不散邪
用之則散而不聚散之不已豈能久乎故曰寡
欲為要

莊云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于清風曰未至真空陽神難出丘長春曰未至
真空陰神也難出蓋古僊之脫胎神化由於虛
靜之極無我之至也今人夢中其神無所不至
者不格於形也醒則滯於此而不能遠去者形

格之也故惟真空無我然後能脫胎神化

又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寢窺見其額上有日如
錢大光耀人席逼而聽之腦中有小兒誦經音
玲玲如金石晁文元自記嘗聞靈響凝然聽之
心息俱住神氣融暢杳不可說日有一點圓光
如小錢許或青或黃或白二公之事相類一屬
它見一屬自見其玄機則一也圓通大士贊有
側耳聳聲揚目見月屈膝支頤人空境絕之句

脉望卷二

三

皆可為修行師印

鬼神有性無命艸木有命無性禽獸性少命多
惟人能全之性者屬知覺命者屬形質

鶴知夜半燕知戊巳蛇於巳日不出道鶯於春
時自出谷最貴為人者何不順時養元陽而收
真炁耶真炁大運隨天春在肝夏在心秋在肺
冬在腎元炁小運隨日子在腎卯在肝午在心
酉在肺修真之士不見功者以旺時不收損時

不補散時不聚合時不取不知交合之時又無採取之法安得比天地長久日月堅固哉詳見靈寶畢洪西山會真記

龜能息氣鶴能養神鹿能固精三者世間之壽物也人為最靈當兼而有之可以人而不如物乎

北方正炁號河車車謂運載物於陸地往來無窮而曰河車者取意於人身萬陰之中有一點

脉望卷二

四

元陽上升薰蒸胞絡自腎傳肝自肝傳心自心傳肺自肺傳腎為小河車也肘後飛金晶自尾間起下關至中關中關上關自上田至中田中田至下田為大河車也純陰下降真水自來純陽上升真火自起一升一沉相見於十二樓前顆顆還丹而出金光萬道為紫河車也故車行於河如氣在血絡之中炁中暗藏真水如車載物所謂河車者詳矣

肝本心之母腎之子傳道腎氣以至於心肺本心之妻腎之母傳道心液以至於腎氣液升降如天地之陰陽肝肺傳道若日月之往復故曰氣傳子母液行夫婦

腎氣按心氣氣極生液液中有正陽之氣配合真一之水名曰龍虎交媾日得黍米之大名曰金丹大藥保送黃庭之中黃庭者脾胃之下膀胱之上心之北腎之南肝之西肺之東上清下

脉望卷二

五

濁外應四色量容二升路通八水所得之藥晝夜在其中若採藥而不進火藥必耗散而不能住若進火而不行採藥陰中陽亦不能住止於舉發腎氣壯煖下元而已若採藥有時進火有數必先於鉛中作汞借氣進火使大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之法

心之見於內為脉見於外為色以舌為門戶受腎之制伏而駢用於肺得肝則盛見脾則減腎

之見於內為骨見於外為髮以兩耳為門戶受
 脾之制伏而駢用於心得肺則盛見肝則減肝
 之見於內為筋見於外為爪以眼目為門戶受
 肺之制伏而駢用於脾見腎則盛見心則減肺
 之見於內為膚見於外為毛以鼻穴為門戶受
 心之制伏而駢用於肝見脾則盛見腎則減脾
 之見於內為藏均養心腎肝肺見於外為肉以
 唇口為門戶呼吸定往來受肝之制伏而駢用
 脈望卷二
 於腎得心則盛見肺則減人之五行相生相剋
 而為夫婦子母傳氣衰旺見於此矣
 人之初生腎為始脾次之脾又生肝肝方生肺
 肺肝為傳導之門戶且腎為水也水中火升
 之為氣乘氣上升朝之於心心中生液負陰而
 下以歸於腎蓋無肝肺為之傳道安得交媾而
 成龍虎耶古人鍊丹不成大患金木間隔今若
 使肝能傳腎氣以朝於心肺能傳心液以至於

腎時候不差黃芽乃生故採取須用甲庚沐浴必以卯酉也
 肝主魂應於目神之存也肺主魄應於鼻氣之
 調也
 輔談云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
 蓋神之所至氣隨之而往也旁門所謂手按尾
 閭吸氣咽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况於是耶
 左傳云人受中以立命書云上帝降衷於下民
 卽道家黃庭也黃者土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天
 脈望卷二
 一生水在人為精藏之於腎腎有左右中夾黃
 庭經云左為少陽右太陽後有密戶前生門腎
 既為生死門戶則涵養之功必自黃庭始腎中
 藏精精中生氣交合於心心液相交鍊於黃庭
 倘知交合不差則精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
 道生生之理不失天地之中
 人之一體所以死壞者有三十九處以受鬼氣
 形有間孔血有虧迭死氣日進邪氣引入精神

不通津液沉滯故生神膏大洞經有混合百神之道

人有八漏目之淚肝漏鼻之涕肺漏口之唾腎漏外汗心漏夜盜汗小腸漏寢而涎腦漏夢與鬼交神漏媿慙者身漏是皆五陰六入十二根塵之所交接

嚴君平云虚心以原道息靜意以期神明緣衆生之心未合於道先授之以齋法使其因齋而

狀如卷二

八

息心息心而入道後世熾以人事涉以形器齊法何其謬耶祭酒道士但成一尸視矣

人未生時謂之不覩光明處冥冥之中無所作用雖無煩惱怵繫經千百劫但成游魂苦爽何

益於事莊子悲在治之金蓋惜其爲人之後空與艸木同腐不若不生之爲安也有人於此不

貴其生認四大爲逆旅形骸枯悴只說苦空坐待至死豈人之情也哉

修行之士必先拘魂而制魄魄乃汞之屬魄乃鉛之黨汞性易飛人纔死則魂先去度人經云高上清靈爽悲歌朗大空蓋傷人之死也

人未受生芒芴之間是爲太易變而有氣是爲太初氣變而成形是爲太始陰上承陽氣隨胎化是爲太素靈光入體與母分形十月完足是爲太極

晨者鷄鳴之時也洞玄經云舉身登晨白日昇

狀如卷二

九

天中爲白日鷄初鳴爲登晨是以存太一混合多用此時乃生氣時也黃庭經云羽服一整八風驅控駕三素乘晨霞

太虛聚而有炁炁聚則爲精炁聚精結包之於土非生之理啟矣經云男女構精包胎始榮乘

其宿命然後生人故曰包命當其元炁初包狀如垂囊附脾作種脾爲真土物所憑生中黃太

一爲人已命其炁流演不窮故云元一黃演之

炁上文曰靈光曰宿命曰靈炁皆指受命之命而言

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華皆本於腎故黃庭經云主諸六腑九液源是也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踵者命門也其氣息於命門如子在胎不飲不食綿綿長存所謂胎息也氣本生於腎若息於它處必無是理或云踵者相繼之義是人之所以繼續不絕處故云生生之謂易又云種民天種與踵之義同以繼續名之

脈望卷二

十

為踵以根本名之為種

金關玉鎖訣云白牛去時如何擒捉日緊叩玄關牢鎮四門急用僊人釣魚之法又用三鳥手印指黃河逆流掩上金關納合玉鎖白牛自然不走一名金關玉鎖定二名三鳥廻生換死定三名九曲黃河逆流定若定了寶時休教滯了腰脚昏了眼目此是定三寶法若收定三寶搬運歸寄何處先用蘆芽穿膝法烹氣衝寶爐二

骨直至湧泉補于二足然後行七

卅之法

若不用此功便行肘後飛金晶而望長生顧上不顧下如小兒建塔下不堅牢也卞和削足亦是不行穿膝之喻又銅鑠歌云上至頂門泥九宮下至脚板湧泉穴九竅八門都補合休教一點有漏泄又青霞祕文云湧泉穴發水火二氣入尾閭合兩腎一龜一蛇互相橐籥觀此二說則蘆芽穿膝之工誠不可缺也息踵之論可執

脈望卷二

二

一偏耶

雀巢灌頂如羣雀之噪也蘆芽穿膝如根芽之貫也物外清音云偶然奇耳邊鍾聲唧唧泥丸宮如鳥為樓百樣聲音亂噪不作啼猶如茂林晚鶴叫起非聲而大喻平青霞祕文云左足太陽右足大陰兩足底為湧泉穴發水火二氣自雙足入尾閭上台兩腎左為腎堂右為精府一龜一蛇互相橐籥非穿膝之說乎上一赤子中一元皇下一元王此三一神也元王即命門神也魄成於地乃陰也喜於死大洞之法有制魄之

方不使散亂人之夢中與人爭戰者乃尸鬼也尸鬼即魄也魄以肺為家而又主其色白遊魄若返則必鍊其炁使生華也黃庭經云急存白元和六炁神僊久視無災害

金木水火之炁非土不成心肝肺腎之元非脾不養九天之炁初降為胞名元一黃演之炁是中黃太一以為已命也至於五月五臟乃分又名中靈之炁是五炁居中以結命元也則知生

人之成始成終者其惟土與丹法象之道人要妙不過養炁夫人汨沒於名利往往消

耗其氣學道者別無它事惟至清至靜願養神氣而已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於脾元氤氳則丹自聚矣若肝與肺但往來之徑路習靜無念絕想神自靈丹自結

叩齒之法左為天鍾右為天磬中為天鼓若去却

百神也存思集神念道至真則鳴鼓朝真聖也要閉口緩頰使聲虛而響應深也

古之人以修誦而得僊如魏紫虛李順興司馬子微之類多矣今學經之士縱未絕緣離世苟能金石其志背塵合真至心受誦久久不已必階僊品無疑也

蔡季通睡訣云睡側而屈覺正而伸早晚以時先睡心後睡眼晦菴以此為古今未發之妙殊

不知本出於千金方云半醉酒獨自宿軟枕頭暖蓋足能息心自冥目此睡訣也

三寶者天寶靈寶神寶分為玄元始三氣降於人為三田日精曰炁曰神此內三寶也教有道經師寶道寶太上三尊也經寶三洞四輔真經也師寶十方得道眾聖又經籍度三師此外三寶也內秘真藏經云貪性寂滅塵累無染戒行不虧是為法寶嗔性不起不憤外塵定無生轉

是名師寶痴性無取無惱無患慧通無碍是為道寶此非內非外非聲非色一真澄湛善莫大焉

內觀經云一月為胞精血凝也二月為胎形兆胚也三月陽神為三魂動以生也四月陰神為七魄靜鎮形也五月五形分五臟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六府用滋靈也七月七星開七竅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降真靈也九月宮室羅

布以定精也

天寶君玉清天尊也本玄一之氣凝結其色青靈

寶君上清天尊也自一生二為元一之氣其色白

神寶君太清天尊也由二生三為始一之氣其色黃

三炁既足而生九炁九炁散為萬炁以植生

物之根莊云知北遊于玄水之上及于白水之南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乃太易太

初太始之序也

人有死生性無死生出死生之外者其惟見性

平常人結習未除為業所牽留滯幽陰或相報對業報既盡善性不滅還生人道者必當濯形太陽然後投胎蓋日之上館亦名洞陽宮流火之池中有黃華真水彼間真人以此水濯濯其身長生簡誥文云黃華蕩形此之謂與自得為人經多少節次驚天駭地豈可自輕鍊養元神返本還淳與三炁九炁胎合有骨肉同飛上登三清之理而不自勉至於死壞悲哉造道之功

脉望卷二

五

至於悟性須當培養命基為本若不能尊炁貴形保命愛神坐至衰老汞枯鉛耗命基既削真性亦昏此時欲修所謂渴而鑿井不亦晚乎

峨山一老僧云頭為無影山目為雙林樹鼻中

動靜為三昧火耳為阿耨池乃觀音救苦處咽

為趙州狗子鼻又為共命鳥為真土心為優曇

華舌為紅蓮樹藥之未生三昧火守之藥之既

生三昧火采之呼接天根吸接地根故為三昧

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寂惺惺惺惺寂寂本覺
昭然精氣自固藥物自生生而采采而生日積
月累腹中有寶則優曇自開白毫自見白毫優
曇相為表裡

禪定不動處混沌未鑿時

東坡曰徐徐而為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但患志
之不堅行之不力耳其說在北海愚公之平山
補陀大士之遇磨鉢人也太慧云念念不間
斷莫曾得不得

麻望卷二

二六

嘗讀大洞真經檀熾鈞音僊梵歷耳及生神章
瓊房妙韻之語心竊異之及考古證今內徵外
訪無不符合聞重聞修以入正定定久則心華
自開十方圓明之境庶幾矣轉識為智道固如
是也孰謂教外無別傳也哉

楞嚴旨義與衍宏深大約謂人之覺體妄有四
大遂成六根六根之中各具四陰共成五蘊乃
生滅根本若能選擇圓通一門深入以至六根

互用則五蘊盡而覺體復六解一亦亡矣故心
經云照見五蘊空能度一切苦

契云含元虛危左腎屬危右腎
屬虛間以穴言播精於子以時

註云虛危亥子之間陰極陽生之時子者一陽

動處過此則子母分胎妙在尾箕斗牛女豈知

虛危同是子位豈可分為先後二時若亥末子

初則當云危室非虛危也識者詳之

夫道之全體具於人之一心聖不加多愚不加

麻望卷二

七

少聖人以其心役眼耳鼻舌身意衆人以眼耳

鼻舌身意役其心是以有聖愚之別耳學聖人

者固宜從事於一心矣然六根者此心出入之

門戶也心本無形因境而有苟不制六根欲安

其心未可得也所謂繫心一緣面壁三月皆此

法也且六根之為患唯眼為劇程子四箴致動

於視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

則然則操存之法固以視為極則矣嘗試思之

衆人之情開眼則從想合眼則從夢隨逐妄境
竟不知孰爲主人魂不附魄魄不附魂流浪生
死海中百劫千生無有出期此無它放心未收
故也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放心而不
知求哀哉禪家建火場煉魔却睡其法專用力
於眼視或三日或七日不睡不坐暫立輒行夏
撻在御互相規察使眼視常平睜睛不瞢蓋存
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人之有心不昏昧則放肆

麻均卷二

六

曾無中立之時放肆則視流昏昧則視懵惟不
昏不散寂寂惺惺乃爲合道故必嚴峻規條雖
捱之流血不敢怨怒至於真積力久則昏散二
病湛然自除茲則了然頓悟豁然貫通之時矣
然此不可有正助期限蓋悟道有遲速係乎人
之宿根有一宿而覺者有三日者有七日者有
三月者三月不達則以期年期年不悟則以畢
命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禪家建火場之

意收放心之要法也今吾輩豈能不睡日夜之
間忘機寂照理自玄會張真人偈云心如朗月
連天淨性似寒潭止水同十二時中常覺照休
教昧了主人翁西嶽有一道人住山二十季夜
夢神人告曰你差了今後你只想青天明鏡道
人如其言三季冲舉觀此則知收放心之法矣
煉魔法雖善然束心太急亦爲魔攝

麻均卷二

七

也卽道體也卽未發之中得一之一也及感物
而動所謂本覺者不守自性從真起妄背覺合
塵矣違真背覺然後有心意情識之名真則不
貳違真則貳貳以二參以三同歸於妄而已不
覺故也惟其不覺是以妄認軀殼爲我而不知
本覺之爲真我妄認六塵爲心而不知本覺之
爲真心世之講學者又皆以識神爲覺而實非
本覺也以見解爲悟而實非真悟也此無它性

心意情識等義未及犁然是以覺路不開凡惑為病

寂然不動之中即道之體也即仁也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虛靈不昧之本體也本然固有之知也無極之真也此聖凡賢不肖智愚之所同具者也惟聖人一向圓全安住未嘗少遷雖至動之時一向圓全安住曾不少遷所謂王靜也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故知死生之說夫

脈理卷二

子

其所謂游魂乃其寂然不動之體物交物則引之內外皆喧失其固有矣賢者覺之則為不遠復凡夫昧之遂為游魂日遠一月月無復返原之期顛倒于夢想之間而游魂始為變矣至此則愚益愚流蕩生死海中不能自有真命隨物遷化莫知底止故惟聖人能制命聖人能不死愚者反是
陶靖節歸去來辭有曰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

之可追識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其曰悟日知日識日覺四字極為分曉此淵明所以為聞道也後人不達乃改識為實淵明之意荒矣知止而後有定此知字即是靈知即是本覺即是悟即是止至善既止至善則定性矣定性則不遷矣不遷則靜而安如止水物來則現物去無迹前乎千萬世之已往後乎千萬世之未來皆視諸掌矣故曰能慮能慮則得道矣故曰能

脈理卷一

子

得知是至善初地得是至善極功首尾只是一知字堯舜執中此知也孔門一貫此知也夫人之所以欲壽其身者豈非以身為我有乎然以身為我之所有則可謂身為我則未也夫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塊然器也而非性也視聽言動雖出於性然亦非性之體也蓋交於物之用也此皆與器同盡者也性也者靈明獨照與天長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

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此則真我也而人多執身爲我於是得失交乎前憂喜躁乎中汨於其情窒於其身而所謂真我者茫乎不知爲何物豈不大可悲哉

二氏之學以養氣爲主誠能內視返聽此氣自充精神自固僊丹在人腹中卽此氣是也故曰氣不耗散再無別訣老子曰君子爲腹不爲目丹書云黃帝內視三月而道成卽此法也

脈望卷二

三

經世書云天之神棲於日人之神發於日主身處此物先天地生沒身處此物先天地沒水火木金土之五行攢簇於此肝心脾肺腎之五者鍾靈於此唾涕精津氣血液之七物結秀於此內指通玄秘訣云含光便是長生藥變骨成金上品僊又云撮聚雙精在眼前燒成便可點金僊金華詩云雙童常守洞門立三鳥真人長逞還金笥寶籙云性之初見如星大圓佗佗光燦

燦修丹之士纔見此物分明便是元氣產矣故滄海洞源之間或如一顆或如一鈎從下而上漸升漸長此是先天真一凝而顯象非幻妄也三日月出庚曲江上月華瑩靜有箇鳥飛皆此旨耳涵陽子云是一上坏水火煅煉方能成磚水火交似冷如水從泥丸而降丹出不出月餘神水將畢霎時現由水中之金紫色光明大如米粒結在明堂千變萬化閉眼不見閉眼觀之

脈望卷二

三

在泥丸或走或飛或上或下只在內而不在外工夫到此不可言談亦不可昏睡堅心上下照顧此第七轉工夫也
圓覺經晏坐靜室安處徒象維摩經空其室內除諸所有皆謂屏滌雜念虛其心也
性命宗旨譚者多未瑩盡觀六祖語可知崖略其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性宗事也又曰吾若不知去處終不別汝此命宗事也

人之寐也魂自雷門出入為夢雷門者耳也
或問觀世音何以示女相曰歸元法無二方便
有多門成佛証果依因悟入凡二十有五門六
根也六塵也六識也七大也諸門之中惟觀世
音依耳根而悟入黃庭經嬌女窈窕翳暉註
云嬌女耳神名故觀世音現美女之相六塵惟
聲度垣不能為碍故觀世音之妙力無利不到
也

脈望卷二

三

楞嚴經以情為外分想為內分蓋心動于內曰
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故為內意緣於外曰想
人之陽氣有冀者也故為外情積不休能生愛
水諸愛雖別流結實同潤濕不升自然從墜想
積不休能生勝氣諸想雖別輕舉實同飛動不
沉自然超越神想即飛能生天上情少想多輕
舉非遠情想均等不飛不墜即生人間情多想
少流入橫生七情三想沉下水輪九情一想下

洞水輪純情即沉入無間獄欲界眾生末後着
盡於此矣修行人絕諸情想直超三界
修行人行如風立如松坐如鍾臥如弓

劉元城四十七時謫嶺表已絕欲故七年間未
嘗有疾年幾八十堅悍不衰嘗語人曰安世絕
欲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劇談雖夜
不寐翌朝精神如故每日行千步宴坐調息復
起觀書未嘗晝寢終身未嘗艸書家廟祭享跪

脈望卷二

差

拜七十有二未嘗廢闕一皆本之以誠心嘗前
知至誠如神聖言豈欺吾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性不可不復聖賢應世
惟欲教人復性而已性復則天地世界如觀掌
中物耳人身戴天履地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
懵然百年如夜投逆旅未明別去非惟不識主
人抑亦不識方隅物色也豈非虛度乎於乎天
地世界可謂廣大而吾人之性又包乎天地世

界之外此聖人所以教人復性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言鄒陽曰天下之爲九州者有九九今中國之九州乃八十一分之一耳楞嚴經云阿羅漢見闍浮提如觀掌中果諸菩薩等見百千界十方如來窮盡微塵清淨國土無所不矚衆生洞視不過方寸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起居隨若亡弃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

脉望卷二

三六

在於目前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不亦大哉噫人之自小者可哀也已

始元玄三炁帝雌雄三一上中下三關首心腎二三統子邵皆一理也一事也一物也

司晨之鷄必以童若壞其天真豈能有常哉吁人可知矣

龜筮傳云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五而陳之陳居也宋李文靖云內典以世界爲缺陷安

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人生朝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自足耳蓋任懷空成則必至於壞理勢然也何以全爲

道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語言則福全亢倉子之語也

孟子戒助長莊周懲益生

李翱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性其情久行其正李雜乎禪王協於易

脉望卷二

三七

晁文元云置心中不令着一物白沙子云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庶運用得轉耳

程彥質攻逆寧成左右以二美女進手自封鎖一室及旦歸其父母皆泣謝願太尉早建旄節

答曰但死時無病便是好也後官至觀察九十一無病而終尹師魯是是非非議論無避不苟

止不苟隨臨終以書別范文正馳至已沐浴坐逝矣哭之慟乃張曰曰死生常理希文豈不曉

乎復揖而逝由二公觀之死生之際願平日存心積行如何自然如願也

四大之身饑瘡為患隨順給養不生貪着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惟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二終

脉望卷二

五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三

丹華洞王西蜀趙台鼎長素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沈孚先白生 校

豐稷尚書言少時親雪竇每以惜福教人云人無壽夭祿盡乃死元厚之死而復生自言初到冥司王者曰君祿未盡異時官至兩府然須惜福自此每事減省奉養皆不敢過後果高位然則人有薄福可不自惜乎

脉望卷三

西僧覺稱入中國楊文公禮之既而譯云我國土不食肉此處屠宰懸市甚不忍觀暫到五臺禮文殊即歸矣張閣見黃山谷蕨芽新長小兒拳之詩感然不樂指為忍人蓋閣為河內推官而通判葛繁惟素食誦經遂亦斷肉故也使人皆若覺公張公於一動一靜常存不忍安有以惡為能而作殘忍之事乎

李林甫微時遇道士曰君已列名僊籍異時握
 權不得妄有陰賊既貴忘之復夢道士責曰君
 胡不憶吾言乎命吏引入一處府署嚴飭喜曰
 居此亦自不惡道士笑曰此鱗介所居其間苦
 事最為慘毒駭然汗下而寤許文規冥攝以曾
 活一人得延一紀而還望見守衛甚嚴問吏曰
 此都獄也凡世常行陰賊之人死後治罪於此
 所謂地獄水族非陰界與黃宗旦知蘇州王頊
 脈望卷三
 為通判獲盜鑄百人喜曰此皆子以術陰鈎得
 之頊愀然曰事發無縱以術置之死地尚為喜
 乎宗旦不覺身去坐榻謝曰微公言吾幾失矣
 鄭夷甫聞術士推其無壽戚戚不堪後授楞嚴
 經有悟曰死生之理我知之矣釋然放懷調封
 州判官預知逝期屹然立化沈存中筆談朱炎學禪
 久之於楞嚴有悟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既死此
 心何在江云此身未死此身何在遂以偈荅曰

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
 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江可之後竟立化東坡
 集觀此二公楞嚴經真入佛之門也
 圭堂云阿難本非持犯摩登亦非媼妓也世尊
 語阿難汝初發心見何勝相荅曰見如來三十
 二相勝妙殊絕洞如琉璃自思欲氣粗濁濃血
 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故首托摩
 登以發明之密意正在此所謂不假凡氣自有
 脈望卷三
 聖胎之大用也
 大慧云自念此身尚存睡時已無主宰况四大
 分散眾苦熾然如何不被回換師曰待汝妄想
 絕時自到寤寐恒一處後忽參悟方知夢時便
 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龐居士云心王總
 是依真智一切有無俱遣棄身隨世流身不流
 夜來眼睡心不睡天堂地獄總無情任運隨空
 到此地昔舍利佛於夢中說六波羅密而與覺

時不別仰山夢升彌勒宮而曰摩訶衍法

句絕百非此皆寤寐恒一至於恒一則心如一道晴空焉法華經云夢中見妙事

三立限期本佛語也果爾用力則藥山云牛皮也須穿透何況本來具此圓明妙心寧不親證之理尚無所真見不能全體湧現吾不信也所謂歲歲說工夫此人不足道也

道德經云觀其妙觀其徼陰符經云觀天之道

脈經卷三

四

易經曰觀有孚顒若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觀之一字僊釋所同下手用功第一切要每日南辰北斗氣息歸根念念還元先天有據則造化之運周於身中而真種已得諸書云初基有作即是根源正指此也

老子云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所謂民者指精氣而言也天真皇人云神猶君也民猶氣血也民難養而

易散氣難保而易夫

老子云谷神不死即虛靈不昧也谷者人身空處神其靈也不死者常存也有此則為萬化本原門乃一闔一闢之名玄牝無可名狀但闔闢始有動處故即以爲門為天地根化化生其出無窮也人但默會於此守而行之悠悠綿綿多內少出所謂真人之息以踵則觀天法天之道盡而造化在吾身中矣

脈經卷三

五

老子有欲觀徼即發生急採之意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物指精氣其次即為耳能孩其耳目使如嬰童則修真之事畢矣故曰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劉經臣僉判辭韶山山囑曰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且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否則有失心之患後參智海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

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遠轉疎一夕舉香
至問波羅何者是佛荅曰見性是佛之語劉不
能荅退就寢五鼓覺來方追憶間見種種異相
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回旋如雲開月現喜
不自勝忽憶山囑姑抑之還明証於海海曰更
須用得始得劉曰莫要踐履否海厲聲曰這箇
是甚麼事却說踐履劉默契乃作發明心地頌
八首見五燈會元趙清獻公字閱道年四十擯士聲
脈望卷三

色係心宗教親近佛慧禪師未嘗容措一詞後
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
作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
聲辟歷頂門開喚取從前自家底慧聞而笑曰
趙閱道撞彩耳古之君子其悟門類如此
趙琪字元德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僊思玉
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僊數授以其術久
久隱去人或以為不死思之久一日見其至喜

而固留之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先生就浴室
久之不聞聲日且暮趙親候之見有光昱然在
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見錄第十
四祖龍樹尊者嘗至南印度為眾說法遂於坐
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大眾唯聞法音不覩師
相有迦那提婆謂眾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
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
言訖輪相即隱尊者復居本坐見五燈會元至人純
脈望卷三

陽形神俱妙有如此觀前二段見入道之門
觀此二段見成道之妙
精生有時時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遇生
則採之畢即靜養之若靜中昏沉是坐則行是
臥則坐昏退依舊靜所謂四威儀皆可行道也
浩氣者剛大之氣正氣也塞天塞地而其體充
故不憚不餒夜氣者清明之氣元氣也生天生
地而其機微故或隱或見
神者丹也故曰本來真性是金丹四假為鑪煉

作團○元神者真火也昭昭靈靈萬古不滅

根從何生惟識根然後能歸根命從何始惟知

命然後能復命靈樞經云天谷元神守之自真

白玉蟾云自形中之神以入神中之性此謂歸

根復命心疑曰神神靜曰性艸木從根而發人之根在神

明之舍

白玉蟾曰神則火也氣則藥也以火煉藥而成

丹即以神御氣而成道也今夫螭螭之虫孕螟

脈望卷三

蛉之子以混其氣者藥也以和其神者火也若

龜之相顧神交也神交而氣未始不交火中有

藥也鶴之相唳氣交也氣交而神未始不交藥

中有火也至於不根而生芝菌不母而生螭蟾

陰陽相搏燥濕相育亦有神火氣藥為之根與

母焉以成其變化之用而遂其生息之機矣

生我之形者父母也而構精化生之際自有一

點元神存乎其間者天地生生之自然也易以

乾坤稱父母者蓋謂是耳故父母全而生之子

全而歸之如曾參之啟手啟足孝子事親如事

天也天地全而生之人全而歸之如堯舜之神

氣歸天仁人事天如事親也

身譬宅也神譬身也養成元神炯然不昧離身

長往歸還於天如世人會宅他適故曰拔宅飛

昇

耳目之竅吾身之門也方寸之地吾身之堂也

脈望卷三

神明之舍吾身之室也

玄牝之門譬無子也為天地根譬蓮子之心也

此心未芽生道在中此心既芽生意不息

知識不用歸乎其天是一心一天者本體也稍

屬之知且識焉即非本體即非天也七返者返

此本體也九還者還此本體也復命者復此本

體也歸根者歸此本體也得此本體而一真不

妄謂之真人得此本體而神化不滯謂之神僊

以本體而變化無方者神丹也以本體而曠劫不壞者金丹也

凡物實而有者則不能鳴鐘鼓之聲達於遠邇者以其中虛而無也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古人有言曰守真一於天谷氣入玄元即達本來天真又曰能守真一則息不往來又曰能守真一則真炁自凝陽神自聚

脈望卷三

十

衆生者自心之衆生謂本無之妄心也佛者自心之佛謂本來之真心也故妄復無妄衆生即佛一念迷真佛即衆生書云惟狂克念作聖中庸云戒慎恐懼夫心之體本寂然也敬則不失其寂然之體而心存矣心焉既存自無怠肆荒寧之失謂非戒慎恐懼而何此不覩不聞之真實上夫也若於不覩不聞之際先慮其怠肆荒寧而必於戒慎恐懼焉是有所戒慎有所

恐懼不得其正而心已失其寂然之體矣非中庸立言之意也

大學謂格致者格此聲色臭味而知自致矣老子謂虛無者無此聲色臭味而心自虛矣釋氏謂寂滅者滅此聲色臭味而性且寂矣心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意有所着為物故正心誠意工夫全在格物上知即性也乃心之本體

脈望卷三

三

子之守中莊周之緣督文王之良其背周公之艱薰心孔子之退藏于密所謂守一守真守黑守雌皆指此處而言腰中之後名曰密戶又名金水鄉也限為命根又云限前臍後文王之不識不知者本體也孔子之吾有知乎哉無知者本體也禪書云有所知者有所不知無所知者無所不知清菴云性是一身之主以身為客今借此身養此性故讓身為主丹書云饒他為主我為賓此

之謂也

洗心而退藏之者心隱於性也心而曰洗則無心矣

曰玉蟾云梧桐秋風升也蕉花春雨降也青山暮雲浮也碧潭秋月沉也不過形容升降浮沉之景象耳

腎爾心華發現巽門豁開即開昆虛之門入寶珠之口廣博含虛空平正無畷陷皆是一悟景

象若不到此不可言修行黃庭經云心部之宮蓮含華玉溪子曰露珠滴綴蓮花下古僊皆以蓮花喻心體

人以形為舍心為主心為君父炁為臣子身為家國心炁一注無炁不從在五行為火南方盛陽之精宿應熒惑神受朱雀狀垂三葉色若朱蓮神明依泊變化莫測制之則止放之則狂○要知劫外事優曇向日開

白玉蟾云虛室生白謂之白雪心地開花謂之黃芽

人身三萬六千神所主者惟絳霄宮真人亦名肉團神即心王也心王乃一身之君萬神為之聽命焉釋氏謂之純利陀即佛又名優曇華心華發明照十方利凡人之終心繫斷乃絕

凡言修行工夫不過是初機入門事既入門須求禪定定力既成自然有悟所謂慧也心華發

現漸至六通劫外有安身處矣若年年歲歲只說工夫何時方得超脫耶此乃修行首戒攝心住一名為安定灰心忘一名為滅定悟心真一名為泰定

金剛經之降伏其心道德經之虛其心周易之洗心其道一也

莊子養生主云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譬若云指窮於油光傳也不知其盡也指窮於

生知傳也不知其盡也指即指月之指新有形故易窮譬之生也有涯火無形故無盡譬之知也無涯

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寂爾少時間無思心正住此心住之時便是本體若佛心則湛然常住矣以暫住之心習令漸上便是工夫

一念不起為寂念起即覺為照寂照雙忘為定心華發明為慧此圓通法門乃直超三界最上一乘之功用也

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提携在足運奔徧現具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又云道性不即此是不離此是動靜語默是性之用非性之體

歸空口訣凡人大限到時四大分離何處安身立命先要平日工夫純熟臨時放下萬緣絲毫不掛一心內守若神離凡殼之時從泥丸宮太

極天門而出不可離了此宮若離了即墜幽冥矣無真心無真相若絲毫念起見諸相者不可認之澄心定意堅守正念不得分毫有趨向無去無來湛然圓滿如香烟而起直至太空白雲深處撥不開吹不散一靈真性萬里如在目前此乃真空也行如掣電坐若太虛日月為鄰諸星為友火不能燒水不能溺任意縱橫去來無碍獨露真空便是安身處也萬劫長存切不可

思親念友但起一念即隨人開一入胞胎永劫難出此乃陰神指大限到而工夫未成者說所謂賢人之死日復是也

大慧云臨命終時舊行熟路尚到不徹所謂始學如何了得臨終之際凡有習念盡為勝境現前隨心所愛重處先受祇如今不作惡事當臨終時亦無惡境若怕臨終徻狂不自由即須如今自由始得一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主堂云不知去處所

以律狂若知去處則不
律狂矣此宗門命脉也
萬物生皆死元神死復生形死神不滅身異性
常存

金剛經三十二分乃梁昭明所敘非經本文當
刪如四果之上有須菩提極於如來之無所得
應前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此一篇
血脉也乃岐作莊嚴分甚謬詳經文有四復次
似當以此為章法

脉望卷三

七

記夢詩云境中兩結僧伽鞵執手授巾束華髮
彷彿形容問姓名覺來只見牕前月○靜中有
動動中玄淵默雷聲色頂邊四大不收渾似醉
那知身在四禪天

莊子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毋聽之以耳
而聽之以心毋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
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
虛者心齋也止於耳者局於相也止於符者滯

於塵也虛者不着根塵也語云六十耳順此之
謂與聲入心通之割淺淺乎其言之也

支子云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
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
聽者學在骨髓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
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虚心清靜無思
無慮目無忘視耳無苟聽尊精積神內意充盈
既以得之必堅守之必長久之滿觀為充盈

脉望卷三

十七

開福賢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
晴華秘文王邦叔曰月照長江風浪息魚龍遁
跡水天平箇中誰唱真僊子聲滿虛空萬籟清
張子問曰是誰唱是誰聽答以詩曰莫問誰莫
問誰一聲高了一聲低阿誰唱阿誰聽橫堅大
千說不盡先生有意度迷徒急撞靈臺安寶鏡
鏡明澄徹萬緣空百萬絲條處處通斗轉星移
人定後覺來紅日正當中又陰盡圖論云張子

一日坐於虛室形忘氣化倏然兩耳風生猶如

秋蟬鳴隔岸之翠柳終如開九天之簫韶韻

玉皇經云鈞天鈔樂大洞經云檀熾鈞音

天門常開也地戶常閉也入之至根田出之至

蒂神綿綿若存用之不既長能行之自然蟬蛻

煉念不相念起惟患覺遲心息相依息調心靜息息歸根

金丹煉睡三尸之神以強敵以鏡或行或坐

謹閉我門靜掃我屋外事不入主人不出旋聞

麻望卷三

大

調息乃初機之功凡人心念依着事物已久一

且離境不能自立雖暫能離未久復散亂所以

用心息相依法拴繫此心由倉入細纔得此心

離境得至無天無地無人無我境界更有何息

可調此法最截徑最容易最無病與守丹田守

中黃等不同可依而行也觀聲之理與此同一方便法門

息之一字釋家謂之數息調息道家謂之踵息

胎息儒家云瞬有存息有養息以喉者死息以

騰者生息以踵者僊

以古人切要一二語時自味之以發吾圓轉之

機庶不至於死定所謂熏修密養而徹之者也

切要語者如黃藥曰莫於心上着一物大慧曰

常令方寸虛豁豁地可師曰冷冷自用了了常

知清涼曰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真覺曰不

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大慧曰分別

不生虛明自照圭峰曰但以空寂為自己勿認

麻望卷三

一十九

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

金丹工用如蒸籠有上下格奕棋有先後着上

不可置之於下先不可移之於後步步層層分

分朗朗方是傳授若混沌朦朧終屬猜臆之言

非實工也學者當自知之

各家丹經竅名雖多皆一貫而不可偏廢者靈

臺者神舍也臍中謁者悉穴也腎中爐者精房

也泥丸者移丹之所也中黃者合丹之地也大

中極者始而起火終而藏丹之處也顧人善用之耳

以照了智見五蘊皆空之後以總持力到一念不生之時智力相資久當自覺

事有前定之數人有前知之理凡已逞所作所為而夜夢紛然重重見之此因也識神所為謂之夢凡未來隔年隔月隔日之事而夜夢先兆後來一一見驗此境也元神所為謂之照學者

脈皇卷三

三

修行只保養此能照之本體久久徹天徹地光明遍照為聖為僊為佛次之為賢為真人為菩薩所謂窮理盡性至命盡心知性知天格物致知至誠前知胥此也豈奇怪恢偉之事耶今人如意之事則躍然而喜不如意之事則戚然而悲皆謂之日用不知
威音以前太極以前無始以前三教之言一也所謂無極與先天是也

一聲來耳裏萬念離去心中始而蟬鳴終而蟬蛻

莊子聞和見曉超老氏之希夷神靜心明契釋宗之定慧

過猶不及世間萬法得中為妙出世之法亦當如是予觀四禪天此是佛境界而在三界之中色界之內蓋色界既能超六欲之有染又不入四空之不還得其中道乃是佛之行處也眼之上為無色界光音天在四禪中

脈皇卷三

三

三靜關入道之權輿四禪天入佛之境界人之生也直孔子云直直而好義孟子云直養而無害楞嚴經亦云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覺因地不直果招迂曲維摩經云直心是菩薩淨土
啟手足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苟不知道二者必居一焉
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淫也意三貪嗔痴

也口四妄綺兩惡也故能謹守十戒不為十惡
是謂實行雖不談禪說教吾必謂之善學佛矣
孔顏之四毋四勿皆禁止之詞久則自然併其
所禁止者而絕之矣

法性圓通無所不至教文中云須彌納芥子芥
子納須彌蓋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也譬如舍
識之靈流轉受生先為鯤鵬非隨其形而增大
後為螻蛄非隨其形而减小本性元一不變易

脉望卷三

五

而分洪纖也所以華嚴之義有云一微塵中包
涵法界以明一真之性本無分限區別矣中庸
所謂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正同此意
列子云孔子能廢心而用形意謂對接世務止
用形迹而已其心則泊然不動也世間之法當
如此貫休寄仇師詩云舉世遭心使吾師獨使
心萬緣冥目盡一句不言舉世之人被心所
役而仇師獨能制伏其心出世之法當此

楞嚴經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圓覺經云無
邊虛空覺所顯發蓋見空色皆不離覺性之中
也又色空二法相對立名空相在覺性之中亦
為障礙故心經云空即是色言但有空相空即
是色色即為障礙矣

圭峰云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
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
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

脉望卷三

五

寄托注云此是一位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
分段之身我能易短為長易麤為妙注云此是
自在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惟圓覺大智朗然
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身度有緣眾生名之
為佛注云此是三位雖有中陰所向是由此小
乘之事也即移居奪舍之流如圓澤此身雖異
性長存是也易短為長易麤為妙此大乘之事
也即得意生身之妙如達磨隻履翩翩西歸是

也圓覺大智百億應身此最上乘之用也即悲
智交融隨聲赴感如觀音身成三十二應入諸
國土是也脫去後事古今最難知者惟此三語
足以盡之或謂脫去歸空一脉全滅者此斷性

聲聞之陋則百虛億終以議佛道耳微細流注
即舍藏種

子故楞嚴經云陀
那微細識云云

金剛經四句偈者世尊度脫法界羣生之玄機
也若復有人一念不生萬緣透脫堂堂顯露正

脉望卷三

體昭然灑灑金波妙如滿月是為證到第一句

剥地一破觀空忽空起滅不停一截截斷孤迥

卓絕千聖不携是為證到第二句六根互用二

事雙融妙合一真心心出礙頂門具眼徹入重

關是為證到第三句天地以我為先萬物以我

為始真空寂照大佛為身出有入無圓通自在

是為妙入第四句乃曰離四句絕百非此大佛

最上一乘之妙若向一句薦得是人親面本來

面目堪與初學為師又向二句洞徹是人打破

祖師關捩堪與久參為師又向三句上妙入重

關無中生有則臨濟三玄雲門三句一時俱透

是人必能超乎造化器數死生之外又於四句

而妙入之此來去自由者也境界無盡受用無

盡妙用無盡佛法以第四句為至衆生以四節

順行而入之方證大佛境界後世黃龍三關石
精五去玄妙三紙

黃峰弟兄十字圖悟舉一明三皆一脉
也以語句之句會之者相去萬里矣

脉望卷三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尸居而龍見也無聲之中

獨聞和焉淵默而雷聲也修行之工孰能外此

先文肅公堂名見曉
據名聞和志所業也

達摩首傳如來正脉端居長終塔於熊耳則徧

性寂然皆為研空之歸可也胡為翩翩雋履履

示以不斷滅何哉然則以一性全空言禪以死

後陰寂言佛謂之謗大般若何者如來正脉以

無相為宗妙有為用自宗言之則亘古亘今自

然無相自用言之則隨機普現妙應無方佛法
以大智文殊為佛之空宗以主性以德行普賢
為佛之妙用以主命體用交參空玄混合為一
佛道此如來密意也華嚴大經始終具明斯義
以東方表命以西方表性雖尋常教意猶以滿
月界於東日輪觀於西卯中以月酉中以日參
而互也法華特為命宗設故世尊放光照東方
世界而它方不與焉此可以默會一經之旨

脉望卷三

三

儒書云屏氣似不息佛書云反聞聞自性合而
觀之為吾日用

圓覺經云不起於座便入涅槃者蓋言冥目冥
心一刹那頃靜即安住聖境耳

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次章載營魄抱
一諸解欠通唐玄宗云朕承聖訓覃思玄宗頃
改道德經載字為哉仍屬上句又筆筆云功成
名遂身退天載之道悞置載字於下乃謄寫之

訛也又或人解老云道果成遂之時舊身視如
糞土新成舊毀自然之理身且無用彼持盈揣
銳金玉富貴皆為身謀也復何用哉退字乃蟬
蛻之蛻若日待功成名遂而後身退是教人以
貪恐非老氏之本旨也

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夫腑臟肢體
百骸九竅名雖為人而實隔礙不通用之不
可並其倚以為用者乃其中虛耳如耳目口鼻

脉望卷三

三

是誰主之酸醜苦澁是誰辨之手足運動是誰
使之萬化出入是誰司之如傀儡之有提挈大
海之有沃焦能識此則無用之用明矣當場提
在握機人玄關者
至妙之機關也

老子云有天下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
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天下始即無名天地
之始天下母即有名萬物之母則身中有蓋得
其母即常無以觀妙知其子即常有以觀微觀

後之後又當守母子母元不離也從有入無子還其母

耳目口鼻七竅也七竅內觀為七返連下二竅

俱返為九還可補金火之論

莊子云真人之息以踵又曰嗜欲深者其天機

淺觀後篇壺子云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可見

機即息也

心印經注云心凝曰神神靜曰性三者本一分

於動靜妙用間耳

脈望卷三

三

楞嚴注云心之與性乃體用互稱也心則從妙

起明圓融照了如鏡之光故曰圓妙明心性則

即明而妙凝然湛寂如鏡之體故曰寶明妙性

解心性二字極分曉

又楞嚴註云緣塵分別之性則破云有還緣塵

能見之性則示云不還如遍觀此會聖眾其目

周視但如鏡中無別分拆此即見精也第二月

也即能見之性不還者也又如汝於識中次第

標指此即緣塵分別者也第二月固非真月然

因捏目而成其實一體非若水月之端有二相

例見精明元雖非妙精明心而此見元亦自妙

心而出楞嚴目之為識精

始則五蘊皆空終則六根互用楞嚴之義盡此

二句寒時結水成冰暖時釋冰成水眾生迷時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

寶顏堂訂正脈望卷之三終

脈望卷三

三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四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末沈士龍汝納 校

或問明心見性答曰心性本體也本體之寂而能照為明心心是鏡之光處本體之照而自寂為見性性是鏡之含光處與前楞嚴註義同

脉望卷四

身有生滅而見無生滅其說在波斯匿之過河也聲有生滅而聞無生滅其說在羅睺羅之擊鐘也

胡來胡見漢來漢現不來不現而鏡之體常明也大扣大鳴小扣小鳴不扣不鳴而鐘之聲常存也鐘響聞鐘杵響聞杵不響不聞而耳之性常在也其說在保唐無任與杜公鴻漸鷓鴣問答也

或問格物致知曰一部楞嚴經盡之矣姑舉一

二語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為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為永斷根本無明非格物乎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清淨圓融寶覺非知致乎儒曰物格知致釋曰轉識為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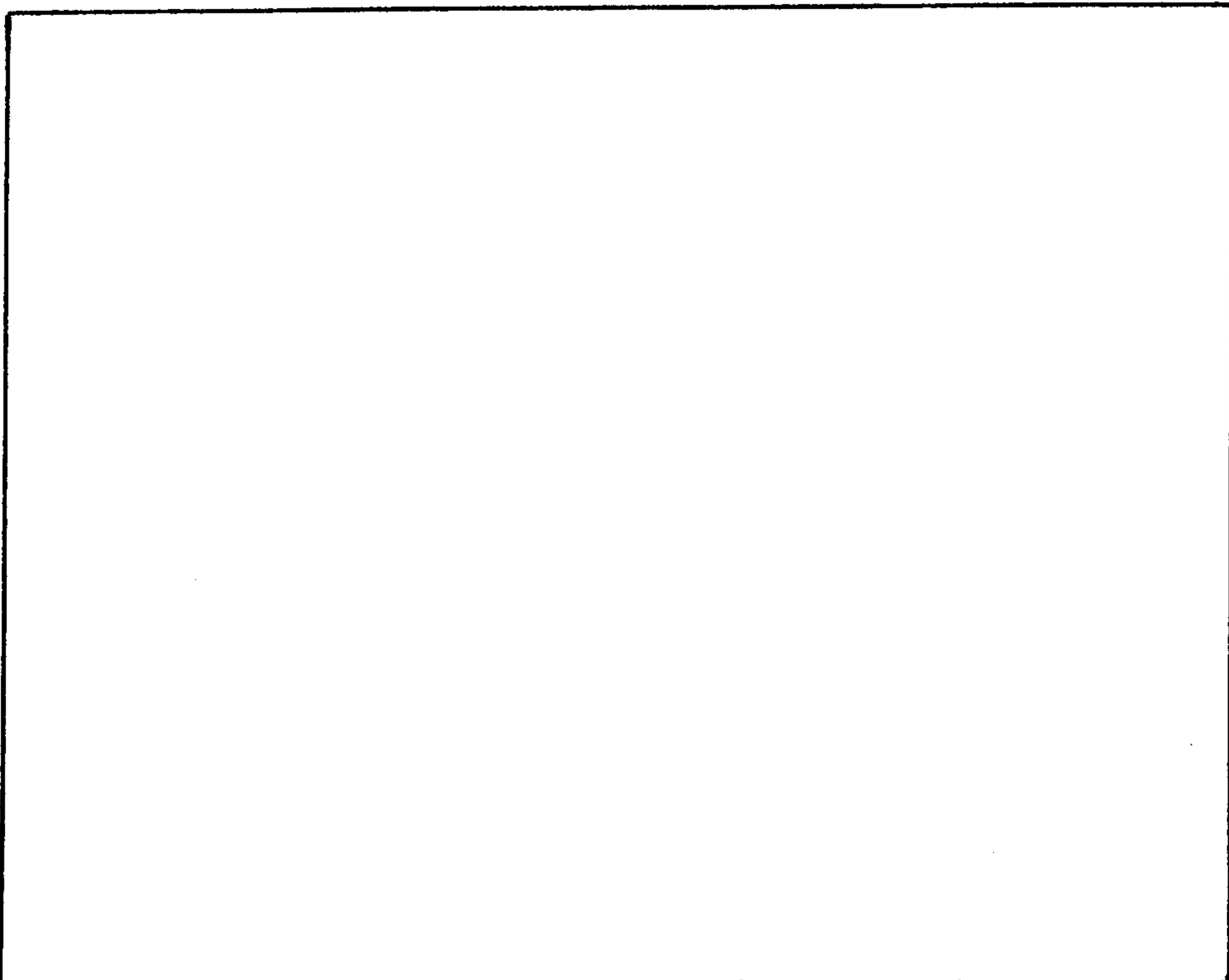
易曰復則無妄矣故受之以無妄楞嚴經云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眾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滅妄名真蓋妄情復性性乃真源

脉望卷四

自然無妄矣

真人至理留在邇言如云將息蓋呼吹出人由吾掌握謂之將人能將其息而不散亂則命根固矣又云出心蓋浮游雜念不繫肉團謂之出心能出其心而不藏種則意根淨矣二根得理何道不成

赤子頂門未合能通宿命純一無念頂門既合神附肉團心中念想無窮久而衰矣修行上用



原缺

之徒十有三世人三分為率死之徒十有三有一分全趨于死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本欲趨
趨于死夫何故單承民以其生之厚厚生者
死所傷生為其入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
 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
 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忘生者乃可
出而不入也故曰養神為上養形次之又云証
得法身何患色身不妙善攝生者人有召命之命楞嚴經所謂汝體先因父母想
脈息參同
 生是也有受命之命楞嚴經所謂若汝無想則
 不能來想中傳命是也陰信冥通總為妄想惟
 圓覺大智朗然獨存無相有覺諸類不召不着
 四大六根所謂威音以前自己法身
 心印經點朝上帝註云自己三清何勞上望自
 己老君何須別覓知而鍊之是謂聖人李歐患
 瘡見張乖崖公公曰病中得移心法否但秉此
 心如對君父久之自愈移心之語奇哉人能專

心致志常觀正念如捕鼠之猫如拒狗之龜久之自然五蘊皆空一真獨露矣常觀正念四字是離心妄念乃

工夫

東坡詩此生有味在三餘董遇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晦時之餘皆為閒暇無事之時可以進學寧越問其友何為而可以免耕稼之苦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年人休吾不休人臥吾不臥學十五歲而周威

脈望卷四

六

公師之觀董越二子之言其學勤苦如此吾人修行可不日夜思所以法之也哉
夏止軒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開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夫君子所以貴者在于知學而已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皆欲人之勤於學也觀于止軒三可惜之言可不深省之哉
修身之事不外四字絕慾除想而已絕慾則有

鉛汞藥材除想則有真土和合故詩云畫蛇添足漫修身始覺從前錯用心慾絕想除無別事虛心實腹義俱深

鋤畊堂志云趙子固向伯升錢塘二佳士其先中原人靖康南渡各有中原田產契書一兩籠日望恢復憑之以復故業至今七十年藏契待時竟成無用金銀珠玉既不可保置產有契可保矣而亦無用以是知佛說萬法皆空之理為

脈望卷四

七

長也

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稿木黧然黑者為星星此士大夫之通患也予嘗有多思多憂之患方壯遽老方老遽衰坐此故耶

黃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矣予嘗入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飯三口第一知飯之正味言其無五味之雜也第二思飲食之從來第三

思農夫之艱苦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

孟子養氣章而勿正心古說既不通伊川以而勿正為一句心勿忘作一句亦不通愚意正心二字元是忘字傳寫失真以一字分為二字耳蓋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勿忘又當勿助長可也疊下勿忘乃文法也

有無得失循環之理自無生有有復歸無方其有時無理已具有而復無乃還其初是以識者

原望卷四

八

深悟此理於得之之時知其必有失於失之之時思其元未嘗得則胸次了無喜戚豈不泰然矣乎

人於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東垣論云主閉藏者腎也司疎泄者肝也二臟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屬於心心者君火也為物所感則易動心動則相火亦動精自走失相火

翁然而起雖不交合亦暗流而疎泄矣所以聖賢教人收心養性又云心死神浩

性相近習相遠是說人生無始以來習氣不是指人生以後習於善習於惡而言楞嚴經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所謂無始劫來生本孟子言求放心邵子曰心貴能放李延平曰若欲盡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貪着釋訓有放下着之語蓋能放下即收來也

脈望卷四

九

唐李渤問歸宗曰芥子納須彌恐無是理荅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曰是心如擲大萬卷書從何處著王荆公曰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輛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

故曰放之彌六合卷之藏於密又曰促之在方寸運之一切處

南華經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未聞有御女之術也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故葛稚川以為冰杯盛湯羽苞畜火陶隱君以為抱玉赴

火李玉谿稱為地獄種子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

研幾錄云學問全在精神精神不足未有能立者蓋精神者二五之萃人之本德之興也二氏台下愛養完固其學易明易成吾儒獨忽此欠講明也

伊川渡涪風浪大作舟人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脉望卷四

舍後如此知此可以言生死之際矣予嘗有語云若要臨時不徇狂須是平時有主張平時是達臨時是舍

經云生我者神殺我者心又云衆生迷時結性為心悟時釋心為性莊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為殺為結為賊心之害大矣

閔子聞鼓瑟而知其有貪心者因見狸捕鼠也蔡邕聞彈而知其有殺心者因見蝦捕蟬也

意動於心而音形於手可不畏哉

楞嚴八還圓覺四歸二十五定輪二十五圓通其理一也

二六時中不須更離或坐或臥冥目冥心直入清徹妙音之境界靈響清徹聞和達聰凝聽精專息念俱住此性工也一陽動時不拘坐臥身心俱寂目視心心生意採鉛但覺氣息在丹田中往來微達於鼻自然鉛汞相投名為胎息

非虛極靜篤不能到此命工也迭用精進殊勝

第一規聲胎息

蛻螂轉丸丸中空處一點虛白乃是蛻螂精神會聚處但假糞丸為之地耳虛白成形而蛻螂化去心死神活所謂脫胎也此是無中生有之玄機先天心法也若不達此機竅只去後天渣滓上求造化可謂愚矣黑中取白為丹母一點靈光在太虛只因念起結成軀若能放下

回光照伏舊清虛一物無

父母未生前與母共相連晝夜母呼吸往來通

我玄十月在母胎能動不能言無中生有象虛

靈徹洞天剪下臍帶帶一滴落根源性命歸真

土何處覓先天迷失再來路輪迴苦無邊得遇

真師訣指破妙中玄時時拴意馬刻刻鎖心猿

都來二十句通道又通禪右青牛百字碑

儒者論學多在言詮知解上作活計安得不落

言詮解脫知見者而與之議道哉

受生之初命根立於腎間脫胎之始真息寄於

臍下及其長也斧斤其根息者莫甚於色心宜

首戒也佐惡莫雄於酒宜痛絕也百病莫長於

怒宜潛消也數有乘除財無多畜也纔涉意料

便屬妄想宜斷妄也心一係縛即屬煩惱宜去

煩也

或云一日十二時精神志意皆要有安頓處答

曰一日十二時精神志意不要有安頓處不有安頓處方能坐忘乃是真安頓

金關玉鎖訣云假令魔君來時急須準備三千

強兵訣曰三千疏真功強兵者為其氣也有來

無去千息數積其氣在丹田不散只教煖不教

冷自結胎僊為妙法也真功圓滿永得安樂長

生一切修行之人臨有難之日小心佳備按命之訣

抱一函三訣先天一名空烝金胎是謂神此神

以法象言之謂曩劫不壞之物乃自己本來面

目是謂性此性屬陰以法象言之謂之性其性

神而有神返此兩物相須而生我之形云為作

止皆此物也寄種兩腎之間為我之根本名曰

藥祖丹基日用妙化之氣從此發生其烝從子

時發生名曰陽火則我之根本隨烝而升如車

載物車行則物隨往矣此發生之烝若有機關

而拘入中宮則日益以壯不致衰疲若任其自

然則隨日用而耗竭以致老死也 詩曰靈臺皎潔似水壺只許元神裡面居若向此間留一物平生便是不清虛 腎中根也神室蒂也結胎成果須要根相連呼至於根吸至於蒂根蒂相連乃久視長生之道非呼吸為真要乃絕呼吸為真要 詩曰閉定天厨只一呼兩條精氣透蓬壺自然龍虎頻交垢付與男兒大丈夫火者乃神凝氣住呼吸俱無六脉歸根二宮蒸脉望卷四

日中拂榻關窗坐夜後垂簾開眼眠 古德云幻身四大既滅真空四大常存經云清淨本然週遍法界還有知覺否曰視之不得見聽之不得聞妙哉三洞響寥寥何鈴鈴又曰既有音響鈴鈴豈得謂之真空也答咄哉木石何足言道哉詎識聖人之機也 耳鼻皆不能動眼口皆可開關惟天人目不瞬而至人口無所食聖賢言不妄發蓋眼口能動脉望卷四

滿上髓海中神室下丹田上不透中不動下不漏如是日月停景璇璣不行晝夜如一純粹無雜以成真陽之境還丹始結若固濟不密金炁走失丹之難造以此乃秘密之言凡坐之訣脚踏升身垂簾塞兌神凝息定下提上吸二炁交合熏蒸四大上十二重樓真津滿口以炁送之意歸元宮既住吸提微微開兌繼復如前以多為度遇費力則止

尤貴於無動善修身者尤當留意於眼口 華陽真人曰子時肺之精華併在腎中號曰金晶晶者金水未分肺腎之氣合而為一當時用法自尾閭穴下關搬至夾脊中關自中關搬至玉京上關節次開關以後一撞三關直入泥丸三關者海波對大骨節為尾閭下關腰內兩腎對夾脊為中關一名雙關左右兩肩正中於胸項下會處高骨節為玉枕上關此為上中下三

關也惟有玉枕難上須要舌抵詩曰 肘後

金晶次作般存身偃仰過三關學人能悟玄微

理返老還童自不難 坎卦陽生正當子時非

始非終良卦腎氣交肝氣未交之前靜中披衣

握固正坐盤膝蹲下肚腹須臾升身前出胸而

微偃頭於後以閉夾脊雙關肘後微扇一二伸

腰自尾閭穴如火相似自腰而起擁至夾脊放

氣上關仍仰面腦後緊掩以閉上關慎勿開之

脈望卷四 六

即覺氣極壯熱方漸次放氣入頂以補泥丸髓

海 詩曰 三男三女俯仰闔關節次升蹲過

關母急 俯身則腎自相合而氣聚仰則腎離

氣散透過尾閭以入於腦不可一日便到也須

是節次升蹲故曰過關母急者急則腎陽入頂

今上雍目焚反成疾也能入泥丸自然不老

渡河吟云渡河人休輕過常常提起救命索雙

眼觀着定盤針兩手把着行船舵任它白浪黑

風吹篙工倚定梳竿坐莫要慌莫要憤待它浪
靜水天平齊登彼岸人安樂

目觀耳聽鼻息口氣大小便俱從前降順也反

觀內聽納息緘舌返精煉便俱從後升逆也人

人皆順能逆者有幾易曰良其背其義玄矣

煖息識三和合為命神為性神一去則三者俱

無而四大六根為無用之物矣

色聲香味之不住受想行識之皆空威音以前

脈望卷四 七

法身也意必因我之皆無喜怒哀樂之未發太

極以前本體也二教之旨曷嘗異哉

儒教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等順也玄教舍眼

光抑鼻息緘舌意等逆也釋教不住色聲相等

併逆順而俱忘之

老子曰雖智大迷是謂要妙司馬子微曰慧而

不用實智若愚人之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聰明

太露不能收斂翕聚返朴還淳也蓋精神愈泄

機械愈深是非愈明純白愈傷而去道愈遠孔子曰吾有知乎哉顏子之愚曾子之魯乃孔子家法

列子云廢心而用形莊子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開尹子云萬物之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及觀正心洗心盡心之說則心之去性遠矣深明詩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開

讀書貴有眼如道惠經則有無二字是眼楞嚴

經則心目二字是眼心經則觀照二字是眼之類

無瑕師答伯牛師捧喝偈云亦在亦非在真人超天外執杖打空車在費辱四大

羅之得鳥止於一目然須以衆目而後成羅人之踐地止於容足然恃其不蹶而後能踐故一念相續薰修陶鍊加其定力乃至最後一念之悟豁然得其本心經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

非頓除因次第盡

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者天地者吾身之天地也易行者吾身之易行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是形滅而神無所附也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是神去而形亦滅也易者其吾身之生理乎其天地之根乎易者呼吸也真息也非口鼻之呼吸也故曰日出日入月呼吸存皆在心內運天經

嘗見觀梅斷影術者曰但有所見即便道纔入思惟便不靈斯言雖小可以喻道况正法而可以思慮求耶經云不可思議功德機語云擬之即差

靈空為體事物為用目睛不瞬邪不能動此持正念之法也不如此難得正定成弘以前學士大夫不講性命而士風民俗卓然淳古嘉隆以後性命之說大行而人心風俗

遠不逮之因思孔孟老莊生於周末四祖七真
出於魏元抑聖賢之出世固將以救世也耶

輔談云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上中氣陽時
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所謂
玉洞雙開也三極筌蹄云刻漏以身推測神定
氣和則內外符合神昏氣躁則時晷差互如子
時左通丑時右通十時亦然亥子中間寅卯中
間巳午中間申酉中間陰陽俱通乃甲庚丙壬
脈望卷四 三

之要也

修持之士隨天罡所指之方而居之正月建寅
二月建卯三月建辰隨月順行數至當直之月
就於月上加戌數至當直之時就於時上數貪
巨祿文廉武破值破即天罡所在之方身在對
宮乃吉也所謂罡星指丑其身在未所指者吉
所在者凶凡一切行事鬼神莫測如五月午時
數至寅上即午時天罡在申寅為鬼戶謂之罡
塞鬼戶之類訣

曰每月常在戌逢時數七星又曰罡輪掌上知
所建所指之方竅運胸中明日吉曰凶之向今
方士罡法所傳多訛矣 內天罡 每日寅罡
在肺經卯時流入大腹濱辰胃巳脾午心上未
卯却入小腸行戌在胞絡三焦亥申屬膀胱酉
腎精子膽丑肝循環轉晝夜周流十二榮
巳午二時絕思慮收心腎則龍虎自交此靈寶
畢法正傳

脈望卷四

三

世人迷惑者多開悟者少我能勸道臨機有悟
隻字皆師故云一句染神萬劫不朽

艸木子云形之所以生也必資於精氣血精之
榮以鬚氣之榮以眉血之榮以髮形之所以立
也必資於筋骨肉骨之餘也齒筋之餘也爪肉
之餘也耳

邵子形統於首神統於目氣通於腎
動物本諸天所以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

諸地所以根順地而升降以津故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素問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廢則氣立孤危無不出入無不升降器有小大數有遠近蓋謂此也

素問又曰根於內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滅故植物去皮則死氣在外也動物傷內則死神在中也

脈望卷四

三

楞嚴經以胎卵濕化推萬物之生生又以有無色想推萬類之情識蓋有色是有牝牡之屬鳩鴿是也無色是無雌雄之屬螺蚌是也有想是為蠶為蛾時也無想是為蛹為蟻時也非有色想非無色想此物又極微極細其情識在於恍惚渺茫之間如人身之積虫似卵白似血片似動非動似生非生之屬是也佛氏論說生類可謂窮深極微矣鬼神亦在非有非無之內

不聞聞聞不聞聞聞不聞不聞不聞聞從真起應聞不聞攝應歸真聞聞感而遂通不聞不聞湛然常寂以上二段可作楞嚴補註

艸木一葉之細一核之微其色香葩葉相傳而生也經千年而不變其根幹有生死其神之傳也未嘗死也善乎莊生日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世間小虫如一絲半粟之細以至目不可辨者其手足頭目動靜食息避就噓吸無不具足此脈望卷四

三

可以見天命之流行無一之或遺無微之不入形有大小而性無大小

人肖天地養生之理取法天地焉蓋南北之極所以定子午之位曆家因二極而立赤道所以定卯酉之位北極瓜之蒂也南極瓜之攢花處也赤道瓜之腰圍也正當天之濶處指南針所以通二極之氣也

風雨雪霧雷天之用也噓噴吹呵呼人之用也

天人一理也但有小大之差耳

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凡言

龜息者當以耳言也水虫不順土虫不息

人有三等有迷中迷人有迷中悟人有悟中迷

人

知者心之神明寂而常覺照而常定非不動不

靜也先文肅公云成化以前良知二字在

孔門傳道以仁大學言道以善中庸原道以性

誠者理之實元者善之長一者數之始中者物

之心極者理之至皆聖賢論道之極則也

佛氏謂一切衆生種種幻化皆生圓覺妙心譬

如從空而有幻華幻華雖滅空性不壞此東坡

言性之本旨也

物之有形有聲者人畜也有聲無形者雷霆也

有形無聲者木石也無形無聲體物而不可遺

者學者所當思也程子曰鬼神於若有若無之

間斷遺得去則知之矣邵子曰鬼者人之邊

儒佛言性之旨譬之明珠均為蚌產也儒謂珠

由內出生於蚌胎佛謂珠由外入寄在蚌胎南

海中秋有月則蚌胎生珠無則否也

莊子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次之誦之令人有

生意

五龍蟄法不拘日間夜靜或一陽來復之時叩

齒三十六通逐一喚集身中諸神然後鬆衣寬

麻望卷四

帶而側臥之訣在閉兌目半垂舌抵上腭並膝

收一足十指如鈎陰陽歸竅是外日月交光也

然後一手插于訣指生門一手握劍訣曲肱而

枕之以眼對鼻鼻對生門開天門閉地戶心目

內觀坎離會合是內日月交精也如鹿之運督

鶴之養胎龜之喘息妙在虛靜吾心勿為一毫

念慮所擾綿綿呼吸默默行持靈明中嘗以真

意宰之以至於極靜篤

修行之士不執於打坐經行敵魔戰睡不沉于
開關展竅苦已勞形祇是曲肱而枕妙在真息
存于至中一切妄念起即照除寂定此心常靈
常明心依於息息依於心不日睡不日不睡睡
與不睡常要惺惺至於虛極靜篤之際亥未子
初之間妙藥生時俾壬督之脉不運而自轉臟
腑之神不召而自集關竅之氣不引而自通坎
離之精不感而自合變昏睡之魔而為至神返

所望卷四

三六

呼吸之氣而為真息到此地位自然神凝氣穴
結成真胎身外有身隱顯莫測

以氣攝精謂之藥以心煉念謂之火採藥元容
易烹煎亦不難心頭無一事真火透三關

鴻濛開竅謂之橐真息運來謂之籥呼則以為
橐吸則以為籥陰陽升降機口鼻皆是錯

人有數等上之當了達生死證無上菩提如達
摩盧能次之當飛神玉京後天地老如赤松羨

門次之當一丘一壑栖神養和以終其天年如
司馬子微下之當垂空言以自見齒於不朽如
左丘明太史公最下與世浮沉而取榮名蚊睫
蝸角以為國土朝霞秋露以為事業生無一日
之權死無百年之譽

一氣萬物之母也一靈天地之始也

邊鐫為謝靈運後身故小字康樂范純夫為鄧
禹後身故名祖禹張平子後身為蔡伯喈鄒陽

脈望卷四

三七

後身為蘇東坡故錢濟明祭東坡文云降鄒陽
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
也之句出自元祐初劉貢甫夢如黃帝時為火
師周朝為柱下史同一老聃也

萬般諸文字即與藏經同安在不淨處報作廁
中虫王文正公父見破舊文集必皆整緝片言
隻字不敢妄棄一夕夢孔子曰汝敬吾言遺曾
子為汝子因名曾

揚慈湖天子言性與天道論問之固所以不聞不聞乃所以真聞又云可以知則可以聞不可以知則不可以聞又云鑑之虛明本無一物塵或汨之則鑑非真鑑性天之真本無一物又有聞焉更加一物矣此即曹溪本來無一物之意又云夫子一身皆性與天道何待於言明道曰吾觀釋氏事事是句句合只是不同胡文定以語其子五峰問曰既云是且合又云不

脈望卷四

天

同何也曰於此有見吾當許汝永嘉薛玉成曰周子二程張橫渠楊薛游胡晦菴南軒學道之初皆出入老釋百氏然後有所覺也

賢顏堂訂正脈望卷之五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校

繡水沈元昌鴻生

釋氏以世界為空華以有為生死為幻泡則躁心競心鄙吝之心雖未盡去亦可暫消柳子曰退之病吾與浮屠遊予與之遊者非能通其言也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

脈望卷五

閒吾病世之逐逐然惟印組是務以相軋也則捨是其奚從

晁無咎曰好名好利均為失德好名者猶有所畏好利者無所不為薛季宣曰好名特為學問之累人主誠得人人好名畏義何向不濟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徒之不恕控之不已烏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也

禍將不可救

康節病伊川訪之先生舉兩手示之曰眼前路徑放寬若窄則自無着身處如何使人行先生垂沒外面人言皆聽得伊川曰此只是心無念慮不昏耳釋氏知死生只一箇不動心燭理明自見之

洞賓語沈東老死知所性則神知所往此古人第一最上極則處公所鍾愛者子也治命時勿脉望卷五見之謹勿興懷恐失其性

楊吉諫議愛韓非一語土六偶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先大則可小口目先小則可大若耳鼻先小口目先大人或非之則不可為矣諫議以為凡百欲留後着不為一切之政耳玄牝者是命家第一節工夫莊云真人之息以踵契云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陳虛白云當於真息中求之即神氣交結之際陰陽往來之

鄉若非見性玄牝雖立不能久也大修行入塵緣不染廓然大空至神氣凝結處即玄牝立也其中造化妙不可言豈以後天積聚作為處為玄牝哉

八卦中六卦主動惟坤艮地山屹然安靜學道之人艮與謙卦為第一義

持守正念之法如執玉如捧盈如收蜂戰戰兢兢輕移緩步惟恐失墜故文子曰既得已之必脉望卷五

堅守之必長久之

睡覺眼猶昏無思心正往前後際斷處一念不生時此是定境

穎濱論語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所謂無思無為也如使頓然不動與木石為偶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袁

和叔曰非木非石無思無爲禪家去昏散病絕
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
思妄爲矣

內籒已性當如紀消之養鷄外順物性當如顏
闔之養虎

洪容齋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乃聖人防患備
險之意予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
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安樂之象比者親附之

麻望卷五

四

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多在於衽席杯觴
之間詡詡笑語未必非圖弓下石者也於此二
卦尤加謹焉

退藏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故詞云蝶粉蜂

黃渾退了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
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省
鞭揚誠齋戲色者云閻羅未曾相喚予乃自求

押到何也

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國之
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
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
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安
之此謂知命

陶淵明神釋形散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
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
天地並立而爲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豈塊然血

厚皇卷五

五

肉哉末云縱須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應盡便須
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
然委順養神之道也

初習名止成就曰定俱名爲湛

游誠之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
試卽吾心論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
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
也聞者服其簡明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之遊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之識見高遠奚啻九牛一毛昔張忠定在蜀有術士上謁善燬公即市乘百兩俾燬一火而成公命工作一香爐充大慈寺公用以酒盪遺術者而謝絕之

居市朝軒冕時要山林蕞筮之念常狂乃爲勝

脉望卷五

六

耳陶淵明赴叅軍詩望雲歎高鳥臨水愧遊魚真想初狂心誰爲形迹拘王荆公拜相詩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山谷云珮玉而心若稿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條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劉子澄朱文公高弟病革周益公曰子澄澄其慮閉目

微視云無慮何澄言訖而逝以予觀之知無慮何澄已展轉生慮矣雖然病革能然亦豈得伊川見學者靜坐便嘆息善學予謂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岳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僧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篔簹打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爲是勸懲也

書云思曰庸庸作聖楊子云神心恍惚經緯萬

脉望卷五

七

方孔叢子云心神神是謂聖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鬼神將與通之精誠之至也邵子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易言何思何慮何也蓋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痲痺之承蜩豈更待於思耶

莊子養生主前可以盡年未火傳也不知其盡

也二盡字相應可見形有盡而神無盡死生之理如是有心於延年而貪生者非也以爲死則氣散而盡者亦非也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可亡者可以言性

白樂天蘇東坡善談名理而不斷酒色予竟不知其何說也

天台賦云悟遺有之不盡覺涉無之有間泯色空以合一忽即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

脈望卷五

八

無於三幡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渾萬象以冥觀凡同體於自然豈徒文人之詞哉

善解牛者目無全牛而遊刃於間善養生者目無全形而遊心於初牧馬者去其害牧羊者鞭

其後

老子沖氣以爲和莊子純氣之守孟子善養浩然之氣其道一也孟子又言夜氣則直指氣之生機乃和之守之養之之端更真切矣

人之氣聚則生散則死盛則壯憊則衰通則暢壅則癱和則平戾則病故口氣是添年藥意行則氣行意止則氣止故曰心爲使氣神心即意也然意之使氣莫非元神主之故曰要知行氣

主行氣即使氣也譬之於燈氣則油也意則艸也神則火也譬之於弩氣猶箭也意猶機也神猶手也譬之於國氣猶卒也意即將也神即君也故曰試看當場提傀儡抽提原是裡頭人

脈望卷五

九

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裡人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

老子吾遊心於物之初後世道書因氣託初金來歸性初生身受氣初之說皆本於此陶淵明

云真想初在小誰爲形迹拘初之義玄矣哉

忍是定力意有事忍有氣忍在禪中則有法忍安住是道名之爲忍

腹中有寶休求道心內無思莫問禪虛心實腹

莊休七日而混沌死七聖皆迷無所問途指耳

口也亦指上
篇文字也

道引冥息外慎起居之謂清淨恬愉內銷冰炭
之結庶免單豹張毅之傷亦可以盡年之道

予少季遊蠻合諸老儒劇談某也解省某也魁

南宮某也及第籍籍賞嘆云吾儒事業盡於此

矣予晒其陋因舉鄒汝愚詩云龍泉山下小書

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

脉望卷五

十

用大相驚眾皆默然觀汝愚立朝氣節果符其

言第世外事亦有許多難了者非知勇果敢之

列未審鄒君知否

禪家有白骨觀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朽

壞惟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

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莊子云嗟乎夫造

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故曰移心移神安在

妙境栖心聖境皆是形神超脫之意葉水心云

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有非無旨哉

龜配危星五行水應人左腎生根始蛇配虚心

水中火應人右腎能關鎖故玄帝有龜蛇幡結

之象

服食大丹聚三元之秀氣攝萬有之英靈藥物

搏日月精華火候合四時寒暑逆旅造化煉成

金液乃先天至陽之精無質生質名曰還丹次

第大畧先取白金次攢五行三友黃金四分清

脉望卷五

七

濁清者安爐立鼎運行水火胎完丹就服之成

僊夫白金者乃黑鉛中之精而飛揚難制鉛中

五彩光華皆白金之顯露但不能使之住世耳

秘在聖石先有真傳然後設混元之鼎聖灰之

池騰倒精英火候合陰陽周天之數開爐准卦

象爻符之規鉛中黃氣上升黑水下注中間皎

然獨露獻彩呈祥自然住世不變謂之住世鉛

精又名白金坤母大丹之基始立基址既立氣

化未全又有攢簇五行之法鉛中具有五色之物曰震火曰兌金曰真火曰真水皆有法度以收攝之名曰四象然後各依次第與坤母相交會於中宮則五行之氣歸乎一矣五行歸一之後方反黃金而分清濁蓋鉛中本有陰陽二氣即真鉛真汞也白金煉就一氣成真然後牝牡相呼雌雄互伏則姤女不飛騰而乾坤合體故用四九之鉛運九池之火其中現出三元花候

脉望卷五

五

種種祥光次第有訣進退有時文武火足氣得半斤神異玄靈難窮效象乾坤二入合體一斤鼎器既成凡鉛不用然後照分清濁無質生靈黃芽出世取清虛之氣以為金丹之根清濁既分之後方議安爐立鼎遵行火候而成金丹故曰非金非石亦金亦石又曰朱砂父水銀母先天水玄元火石函記聖石指玄篇云任世鉛精五行至七十二石之父母煉士英靈採得來傾

下先須去陰土鉛砂搏成如土塊六一固濟相護愛用火煨煉一晝夜火滅烟消土化灰騰鉛倒製入灰池火發鉛鎔化神水神水元因出白金先取白金為鼎器白金元是水銀胎返本還源水銀製水銀便是長生藥不是凡間水銀作朱雀炎空飛下來摧折羽毛頭與角水銀綠此不能飛鍊作金丹為大藥此一段乃先取白金之說也聊述大略以俟智者

脉望卷五

五

一切導引以閉息為主一切修養以斷欲為主息不閉則氣不聚雖導引而何益欲不斷則精不住雖修養而無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心者世間及出世間萬法總相其別有五一肉團心狀如蕉蕾生色身中係無情攝二緣慮心狀如野燒忽生忽滅係妄想攝三集起心狀如艸子埋伏識田係習氣攝四賴耶心狀如良田納種無厭係無明攝五真如心狀同虛空廓彼

法界係寂照攝

列子純是禪語魯叔孫氏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有亢倉子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問之亢倉子曰我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用又云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口義云釋氏以音為觀音果大慧語錄普說有

脉望卷五

去

入定觀音讚自註曰世間種種音聲相眾以耳聽非目觀惟此大士眼能觀見如何得眼目諦觀為佛事至這裏便轉了於眼境界無所取眼界既取不得即眼界寂滅耳然等亦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觀音以眼聞普賢以心聞即是互顯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以至意界中作無量無邊佛事任麼受用自在了依舊眼觀耳聽以至鼻舌身意一一依本分眼色耳聲鼻嗅香身觸意思無差別是所謂故云眼色耳聲鼻嗅香身觸意思無差別是所謂任法位世間當以此觀如是觀取為實成妄想

到這裏又轉了若離妄想取實法展轉迷惑失本心本心既失隨顛倒不見大士妙色身云何顯倒眼已逐物故不見妙身無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隨義依何而立互顯之義亦寂滅亦無大士妙色身亦無種種音聲相佛子能作如是觀永離世間生死苦

脉望卷五

去

列子云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埤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乃復變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莊子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也者又云氣雜於芒芴之間而有形又云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混沌即混沌也二書如此類皆發明生人大端非可艸艸看過徑世生神章云一過徹天胞原宣通二過徹地胎結

解根三過神化魂門煉僊四過天王降僊魄戶

閉關五過五帝朝真臟腑清涼六過魔王伏誥

胃館生津七過星宿朗明七竅開聰八過幽祖

顯光三部八景整具形神九過諸天降臨三萬

七千關節根源本始一時生神章句之學解莊

列者膚淺可笑未明七九之義

列子云精神入其門骨骸返其根我尚何存即

圓覺經云四大各歸今我妄身當在何處唐傅

奕謂佛乃織夫幻兒剽竊莊列以文飾之此殆

不然自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如

原壞即此類人佛生西方豈應於此方剽竊戰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

所以恥躬之不逮也修行切忌妄語

遇一禪僧叩其行持曰無它術但開天門出入

息養閉地戶咬定牙關留人門垂簾不瞬塞鬼

路聽無絃曲故契云呼吸相含有佇息為夫婦

又云耳目口三寶閉固勿發揚陰符經又又云

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沉溫養子珠此真

實工夫也天門常開出入多地戶常閉切忌

吹呵故云禪那不開口閻羅難下手禪那不說

話閻羅也驚怕又云白玉池中留舍利紅蓮樹

上放毫光昔博州鼓樓每三更即有一鬼掩鼓

不能擊直更兵患之往問歲禪師師曰何不捉

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

如言果捉之黃庭經云口為天關精神機故嘗

謂之說口防意如城防口如瓶戒吹補氣戒怒

養神

德山云毫釐係念三途業因瞥爾用情萬劫羈

鎖但念念在法為累尚爾况念念不休者乎故

念怨不休最令人自縛永劫不得解脫

唇之上何以曰人中若以為人身之中則當在

臍腹間蓋自此而上耳目鼻皆雙竅自此而下

口及二便皆卑竅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

卦也坤外上六竅乾內
下三竅共九竅

任惠晚年康強或問其術曰讀文選有悟耳石
韞玉以山輝川澄珠而淵媚是也杭州李覺年
已百歲而色同嬰兒嘗曰予術至簡至易但絕
欲早耳

世間萬事轉眼即空我之此心終亦變滅所不
滅者一精明耳與其於變滅處區區徒自勞苦
脉望卷五

孰若於不變處略作工夫耶

按經所說一切世間生死相續臨命終時未捨
煖觸以前一生善惡俱時頓見大抵即吾平日
心地境界地藏罪珠即我之心珠闔羅業鑑即
吾之心鑑且今一作不善曷常不往來於胸中
乎故趙普一聞牌末火字之言自知必是秦王
廷美王韶一聞刀十八打得過賢心下否之語
至發背而卒也

楊大年臨卒戒家人云吾頂赤跌坐汝輩勿哭

驚吾既而果然家人驚貌則復寤而寢遂卒釋

教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滯

魏將軍七十餘披甲上殿不減少年問其故云

四十五時已絕男女之欲周和尚廬陵人九十

餘能行遠路鬚髮不自言無它術壯年能節欲

耳且云人精液度能生人若保守存留豈不能

資生太倉書士張輩九十餘耳聰目明尚能作

脈望卷五

畫亦曰平生惟欲心淡欲事節或者賴此無它

術也

濟寧王士能者生元至正甲辰入成化癸卯已

一百二十歲居城東僻巷與客言多靜坐寡欲

之說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非所知也

楊南峰訪之叩其所以致壽曰無它術也但平
生不茹葷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人不衣食
君臣道息人不婚宦情欲失半

回回俗善保養者無它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着夏布裙甚以為非恐涼傷外腎也又云夜臥當以手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本根不可不保護也

司成陳公敬宗過李豐城侯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日之常以拇搯中指自持翌日視之指痕猶在蓋恐失色於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故稱師道之重以公為首先君訓子醉後指痕

脈望卷五

三

李若谷教一門人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為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自忙裏壞的

書云降衷於民思云天命謂性曰降曰命皆自上而下之義緣人有召命之命在此則業引識牽而受命之命始來業以生業而輪迴不息矣若陰盡者則諸類不召如泡還海如水還水而

十方世界及與身心如淨琉璃內外明徹所謂圓覺大智朗然獨存斯為盡性至命三教之理豈有二哉

腦為上田元神所居之宮人能握元神栖于本宮則真氣自昇真息自定所謂一竅開而百竅齊開大關通而百關盡通也靜中吟云我修昆侖得真訣每日修之無斷絕一朝功滿人不知四面皆成夜光闕蓋修持日久功夫贍足非一

脈望卷五

三

朝一夕之故也
陰符經曰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蔡季通註云心因物而見是生於物也逐物而喪是死於物也人之接於物者其竅有九要有三而目又要中之要三要耳目口是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孔子答回問仁以視為首西方論六根六識必先曰眼曰色均是意也
心者人之神明出入莫知其鄉自非心法之有

要何以制其心之神明出入哉孔子曰非禮勿視朱註云禮主於敬孟曰不下帶而道存焉朱註云視不下帶而至理存焉大學引書顧謨天之明命朱註云常自在之橫渠曰下其視則心柔柔其心則敬此皆言心法之要必先以視爲持敬之地

存養之工曰敬曰主一曰常惺惺其要在目孔子非禮勿視居聽言動之首則視爲要大學明

麻望卷五

三

明德引書顧謨明命則顧爲要程氏云非禮而視開目便錯視箴云操之有要視爲之則制之於外以安其內朱子云明命天所以與我而我所以爲德常自在之則無時不明又云若知所以自明真見其參前倚衡成性存而道義出目其學之要乎要之要在下其視若孟子謂君子之言不下帶而道存焉若叔向謂視不過結禴之中以道容貌單子視不登帶無守氣矣

若橫渠謂託視之高下試已敬傲視下則心柔柔則敬孟說微向說露張說明三子之用工要之要矣蓋胸中正不失常占於眸子瞭耗曲禮論視上于面則傲下于帶則憂試于靜室躬視之坐欲身直容欲頭直瞬欲莊睨欲平一視收歛萬善轉集于戒謹恐懼謹獨之際察之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體之于旦氣夜氣之存者養之朱氏云求放心須自在常提省莫令昏昧久

脉望卷五

三

之有証驗豈欺吾哉故二氏以觀門爲最真西山云玩孟子牛山木章則知旦也晝也夜也固當循環用工要須以夜爲本蓋一日之夜乃一年之冬造化權輿全在於此凡艸木歸根百虫蟄伏陽氣潛藏故能養其全力至春發生人之于夜亦猶此也夜氣澄寂然後平日氣清明平且清明則晝之應事不差晝之應事不差則夜氣必愈澄寂三時循環用工不外敬之一

字

或問孔子人或遷家而忘其妻者有諸孔子云
又有甚焉桀紂則忘其身若以道眼觀之今之
人自蚤離寢至夜就寢無非塵勞未嘗暫省其
身是皆忘其身矣

玉樞云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老
子云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尚書云惟
學遜志務時敏夫曰柔曰弱曰遜其義深矣

脈望卷五

五

心經照見五蘊空楞嚴五蘊盡夫五蘊空盡則
能出神而道可成矣圓覺經如器中簧聲出於
外即楞嚴經受陰盡者心離其形反觀其面去
住自由無復留碍也

正念晝不斷夜闌陽不生妄想悉銷落凝然正
定臻警爾心華發師云是悟門一悟以後事自
然道果成

鍊丹四轉以陽養陰令魄與魂相載其法鼻為

天竅通肺肺主魄湛然不動絕去來之息謂之
閉關自然華池水滿下沃心絡心火下降腎水
上升丁壬配合以固內丹若不閉關則魄散蕩
陰夢出入魂不能制任其用事終入鬼羣矣

絕慾則腎不漏精靜默則心不失神定息則肺
能安魄簡視則肝能育魂凝思則脾能安意黃
中通理保合太和精神魂魄意聚而為一是謂
撥簇五行其炁上朝泥丸是謂朝真然後青帝

脈望卷五

五

護魂白帝侍魄赤帝養氣黑帝通血黃帝中主
萬神敢越

胃與脾為表裏貯水穀以養五臟難經謂五臟
之氣皆會於胃且津之潤燥係於思一為六慾
所誘思不得其正則見食為涎逢哀為淚媿生
汗怒涌血往而不返內失滋養精炁與神從而
散泄但餘枯骸是為死之徒若六魔伏諾思得
其正有主於內則津生胃脘灌溉四肢流潤丹

開精氣與神因之凝合生之徒也

日用之謂功日新之謂德天僊一千三百善日
行一善只在四年地僊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
但人多中道而廢其說在紫虛元君之穿石南
岳夫人之禮樹也

人之炁魂得之於天體魄得之於地無形無象
自空中來從無至有任胎中十月其實九月每
一月得一天之氣以生神九月炁滿神具出胎

脉望卷五

五

成人善養生者由無而有不善養生者以有還
無人當血氣方剛以所得神炁付之情慾血氣
既衰以所有魂魄復歸天地身爲枯木矣惟修
真之士知精神魂魄皆天暫假於我寶愛凝鍊
久假不歸皆爲我有

雌一雄一卽心液腎氣爲嬰兒姤女也火上水
下何以能交若能存守中黃端凝靈府卽心內
想不出外想不入則水火陰陽自然交合陰陽

既交五行顛倒靈芽自生胞元結就爲先天至
精生生化化之基

真人結胎神居紫戶根係命門綿綿若存無少
間斷謂之胎息

人受先天之炁而生有生之後一點元靈復歸
兩腎中間卽帝真也

翊聖真君云今日明日可惜可惜大限到來有
何功力使不得口頭言用不得紙上墨十方諸

脉望卷五

五

聖點頭時此是學人真箇得

無色界上種民天也人之本性湛然虛明譬如
太虛不容一物妄想諸愛如空中華生死輪迴
如結空果人能返本還元一念不生萬緣頓息
乃生此天始爲不壞修真之士始於克念至於
無念諸陰消盡真性圓明決超三界卽不壞真
空無上法身也今若據楞嚴經所言則無色界
猶爲不了義

易乾為天玄坤為地北類此天地之玄牝人身一乾坤命腎左右分陰陽此人之玄牝命腎之間其玄牝之門與其天地之根與今考玄牝有二說上玄下牝者以黃庭言也左玄右牝者以元海言也又有以心中左右二竅言之者謂左則子開右則午開下通氣海上入泥丸

元炁生於壬應於子先自膀胱而下動於癸而精炁亦動於丑二炁俱下沉大作於寅艮之時

脈望卷五

庚

寤則元氣自回而精氣不能全歸於命門矣寅時不動則能固養生源邵子曰何者謂之機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起頭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詞俞玉吾日以時易日夜半坤復之交靜已極而未至於動陽將復而未離於陰於此合天地之機識結丹之處知下手之訣則恍惚之中尋有象冥昏之內結真精朗然子曰勤吞津液過千口長記存神聽五更莫失常規

頻導引更須仔細選元精由此觀之則亥末子初丑末寅初俱當惺惺用功時也

寶顏堂訂正脈望卷之五終

脈望卷五

壬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六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郁嘉慶伯承校

下手立丹基休將子午推靜中纔一動便是癸生時謂之活子時

每朔旦之前月與日會於箕斗之鄉箕斗為艮艮卦陰侵陽也號月鬼路月每至此而失其明

脉望卷六

故曰喪明有若世人順行陰陽五行生老病死寒暑代謝也

初關煉精化炁念在中關煉炁化神息在上關煉神還虛神住

將此妄念收歸丹窟與炁交合久而自靜是謂清淨恬淡真炁從之人心一虛道自來歸若念不止則基址不堅築基煉已即降伏念頭絕慾保精之謂

此性賦體日居二目藏於泥丸夜居二腎蓄於丹鼎

還返之道每日於後天活子時急須下手名曰鉛遇癸生須急採拏任龍頭虎尾緊撮谷道脇起小腹豎起脊梁雙目上視泥丸陽火自息而入乎泥丸以目旋轉三十六次真炁入腦化為髓也以上口訣日舉日採時煉時烹每日子午二時行周天火候一度以合天樞故曰屋破修

脉望卷六

容易藥枯生不難但知歸復法金寶積如山經曰瞻理腦定升玄又云子欲不死修崑崙正謂此也

玄牝歌曰一陽萌處急下手黑中取白無中有一時辰內管丹成九載三年徒自守青華秘文云以目垂觀於心却以心放下送入陽宮徐收而又縱則陽起矣青霞秘文云以意逢迎謂之黃婆媒姆以目內送謂之青女傳言人身之氣

隨意而動意行即行意止即止故送入鼎中隨
意而止不復下流謂之采藥藥生火到之時不
過頃刻逢迎故謂之金丹頃刻而成規中秘語
云便就動處略提起凝住念頭助其騰騰上冲
乃是癸生須急採箇中書云真息綿綿之時默
加存想氣穴之中兩腎之間如有氣從此出久
之屈身以心下垂微縱而起者四五次垂而復
想想而復垂數日後微見氣動至月餘方見上

脉望卷六

三

升惟此氣難升既升之後心氣略閉則不勞而
降矣不忘不助乃其法則至於純熟則靜極而
陽氣自生不必如前之用力也先天無爲之景
將自得之宋若虛云陰極陽生寐極陽舉急急
借照偃身握固觀竅良久則陽氣自回以上各
家大同小異皆採藥口訣也

人身有六欲內院亦名黃宮以兩腎有六癸玉
女專主作強其鋒甚銳靈寶經謂斬馘六癸鋒

者乃教人制抑六癸玉女作強之鋒庶幾黃芽
滿院而不溢也是以真人有莫教芽蘗溢黃宮
之戒三艷在雙腎之間大率極陰之境

參同契註還源篇云但要合天機須識結丹處
何謂合天機迫促時陰是也何謂結丹處拘畜
禁門是也法當迫近陰極之時迎一陽初動之
機以進火不可過之亦不可及此謂迫促時
陰也進火之際促百脉以歸元窮九關而徹底

脉望卷六

四

君火相火民火皆拘畜於黃宮而煨成至寶此
之謂拘畜禁門也入藥鏡云天地靈造化怪苟
非迫促時陰拘畜禁門安能盜其機哉

人能常清淨天地悉皆歸非覆載之天地也蓋
指身中之天地也人之膈以上爲天膈以下爲
地若天炁降地脉通上下冲和真炁自固矣莊
子云胞有重閭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
磬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修行在志如何是志丘真人曰勿令念起是志也

丘真人云某初不食美味之物不食鹽換過後

來却食些少初煉睡纔昏出入行動來來去去

初時出入三四十遭後來習到八九遭後來習

到七八遭性子長明不曾昏睡此是克己實工

丘云每到神定氣和之時覺內腎熱薰蒸四大

一兩時方散有山水日月之象然不可着他

脈望卷六

五

神水不離身華池日月新若能常得飲便是大

羅人

修行不用太急久而不得心變戒思慮神全戒

言語氣全戒色慾精全神圓不思睡氣圓不思

食精圓不思慾依此三全自然三圓

中牟有趙三翁人問養生之道答曰生爾處乃

殺爾處此至言也

天上冥府亦類人間寸地尺天皆有所轄凡為

王者悉是在世有功德之人

日用者靜處煉氣鬧處煉神行住坐臥皆是道

也

晝夜現前須要不寐若睡了一時死了一時日

日有功無睡千日工夫了也勿信它人言有風

骨

人喫五穀化為陰精精者純陽之物也因何有

邪姪心益不曾煅煉此物作怪又喚三尸九虫

脈望卷六

六

只用丹田自然呼吸之風吹動其中真火陽氣

上騰薰蒸開竅化為真炁燒得裏面神號鬼哭

將陰魔消散那有睡來

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自然睡少依此

四少神仙訣了

經云玉泉清水灌靈根子若修之命長存每日

子後鼻內微吸清氣數口舌下二竅通腎用舌

柱上腭存息少時津液自出灌嗽滿口徐徐嚥

下不要動舌自然灌注五內此為氣歸丹田如
子後丑前不及寅前為之亦可臥中亦可為之
但枕不宜高漢蒯京年百二十歲甚壯言其朝
服玉泉扣齒三七名曰煉精一名胎食

守炁之妙在乎全精尤當防於睡眠方欲寢時
令正念在前萬慮俱泯斂身側臥鼻息綿綿魂
不內蕩神不外遊如是則炁精自定

元海中已有丹母水火薰蒸所咽飲者皆真液
脈望卷六

之炁流入胃中亦能絕谷止飲人之呼吸出自
腹底如嬰兒在母腹中呼吸時也

醫家謂肝藏魂屬木肺藏魄屬金九宮數以三
居左七居右故道家三魂七魄之說本於此如

白玉蟾三龍四虎之說蓋太玄以三為木四為
金故也

天隱子云要妙在乎與天地真炁冥契同運又
云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

此至妙之術倘三百六十日運自己之氣適合
天地之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於常時
况久久留之則僊道不難至矣

上達之士常服日精保於丹田常飲月華保於
腦戶腦戶者泥丸上田也屬陽故使太陰精氣
保之下田腎宮氣海也屬陰故使太陽精氣保
之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互藏其精

七籤云元氣者乃生生之源則腎間動氣是也
脈望卷六

此五藏六腑之本十二經絡之根呼吸之門三
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

陰陽之道精液為寶子能守之後天不老
八字妙門一元真法虛心實腹飢氣飢即渴津

先天炁乃元始祖炁也此祖炁在人身天地之

正中生門死戶懸中高起天心是也神僊修鍊
止是採取先天一炁以為丹母後天炁者乃一

呼一吸一往一來內運之炁也呼接天根吸接
地根呼則龍吟雲起吸則虎嘯風生綿綿若存
歸于祖炁內外混合結成還丹自覺丹田火熾
暢於四肢如痴如醉美在其中

三要云先天而生後天而接先後二炁總爲混
沌契云混沌處相接權輿樹根基接字甚妙

圖驗符應云心下腎上八寸四分以三十六除
之斯則中黃是爲土竅念念專一覺照昏散似

脈望卷六

九

有如無若存若亡守之久久若有水火交媾又
膈之中中亦有一竅衆教所秘名曰金竅乃元
氣舊聚之所但宜如鷄抱卵心昏昏兮無合外
馳形端端兮若獸獸痴唯存是竅待其伏氣旋
機打開關換氣運周身運機純熟卽八脉安和
六門偕靜亦能祛外邪補內傷氣機旣動之後
必須忘言以助火力收攝陽火以補輔之九竅
勿令耗散後天之氣自然充足火氣內盛薰蒸

諸竅無出無入只得貫尾闈徹透泥丸下降絳

宮而歸虛谷非由有作中來自然而然者也真

氣薰蒸身無寒暑氣不化精精從其氣心無愛

染水不下流水氣旣充隨氣旋運化爲玉液自

然澆灌五臟潤澤皮膚二氣輻輳名曰水火交

媾卽陰陽流行而無生死也補接之法盡於此

矣虛谷卽玄關也水火二炁交媾結成無形有

象之名故云惟體道以生不依形而立若像三

脈望卷六

十

竅水火交交於中竅二弦虛氣妙合爲一卽名

玄關結胎神化不離此也以上乃接補後天玉

液煉已之法水火恒交築基乃就精氣充盈水

火數足符候以催當入園室純定七日而後當

求先天點化陰精

體一真機云父母交媾情欲正熾陰陽參會兩

情和合不可名狀一施一合化爲神水在母子

宮卽有欲神主於中所謂物所受爲性天所賦

為命凡人性命之帶在此係焉古云未有此身先有此竅方有此身要窮此竅乃不竅之竅所謂中也試取雞子熟而割之近壳必有些小空隙即未熟時正中虛處也人身之中亦猶是也自結胎之時其中精英靈妙化作一小圈小圈四圍虛中間實○是謂無極一日堅固一日然後成胞真氣動分為陰陽初交而生腎腎屬水再交而生肝肝屬木是以水生木也次序而生

麻望卷六

十一

五臟六腑骨節皮膚之竅而成形隨母呼吸名曰胎息及至有生之後名曰祖氣十月已足真性始入胞中因地一聲其胎息即寄坤癸之方所謂歸根竅復命關是也其關漸長漸蔽所以一點之中為天地之根萬物之祖寂然則為元神感通則為心神心神為一身百神之君有知覺運動七情出焉及長或肖父或肖母纔見有氣質之性元氣盈則出於氣海為呼吸之根行

血之帥元精盈則出于極海一升六合與氣相為榮衛為一身之助所以修命者貴乎精滿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此順則成人之道也若夫逆則成僊之道日用常行無作無止無任無減應酬人事損之又損自然欲淡情疎久則無欲無情忽一日不坐而坐靜極動生動則先天之炁自虛無中來玄關見矣非坐守採後天之氣也及至先天交始不已然後混合為一當斯

麻望卷六

十二

之時八脉混住呼吸俱無不知有宇宙不知有身心不知有藥火不知有符候冥冥濔濔不知而名強名曰太乙含真重生五臟再立形骸十月胎圓超凡入聖前段召命之命中段受命之命後段迷踪玉溪心印腎氣之中暗藏真一之水心液之中暗藏正陽之氣二物會時在人其採之也在亥末子初之際元氣未生之時候之在太易未見氣之先故曰先天若在後天則克化為精矣經

曰採混元未判之氣其採之也須是先絕色慾
腎氣堅完然後跌坐而守之出息綿綿合乎自
然忘形忘骸又不可昏怠注一意於下元若覺
神暢心融則時節矣漸漸腎間掣掣然動迤
運往來切不可亂想任其自然但以心意作隄
防恐有淫泆之心動故以意隄防也須臾忽覺
腎中熟氣一道如一縷之脉上徹於心此元氣
之祖也此時心液如露珠之綴蓮花與祖氣滾
脉望卷六
纏迫迫迤迤日月合璧如夫婦之相合一如醉
一如痴情性混融自然而已則覺一物如黍大
落下丹田而今日之丹成矣當時合則憑媿媿
則意也全憑它打合又要作關防然後出息綿
綿合於自然常常顧戀之不可須臾離也是謂
百日立基是謂玄牝若立基之後事事不同詩
云業火成灰慾海乾鴻濛窩裡生靈智
身中各至子時一陽動處癸生時也急下手採

之便以神呼氣氣歸竅內吹其音外閉其門調
和律日混合百神性君主內流意沉下水府熏
蒸存中根候陽火漸熾舉動上頭關換從寅至
巳流戊土督進陽火迫逐金精直透三關上入
南宮補離中之陰是成乾象六陽會乾陽無終
極之理一陰生於五陽之下繼此以往則當杜
漸自午至亥以巳土退陰符從金闕下鵲橋華
也滂滂沛沛入重樓祿宮直送至坤宮土釜而
脉望卷六
止三般大藥歸鼎妙合凝真產箇明珠似月圓
矣一息工夫即奪回一年十二月造化丹經所
謂簇年歸月簇月歸日簇日歸時一時之中只
用二候運行周天符火採藥入室以行內事混
融煅煉結成聖胎度人經云中理五炁注合百
神十轉回靈萬炁齊仙了真子曰大藥三般精
氣神天然子母互相親回風混合歸真體服煉
工夫日日新

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自天以下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陽候有地以上三萬六千里應三十六陰候所謂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中間一萬二千里乃陰陽都會之處天地之中也人身心腎相去八寸四分自心以下三寸六分屬陽自腎以上三寸六分屬陰中間一寸二分乃水火交姤之鄉人身之規中也虛間空洞內藏三元之氣乃元神所居之穴即所謂真土也外則

脈望卷六

七

應兩眼所以眼為飛土人生則此神存故目光明人死則此神去故目光滅百姓日用而不知此之一竅乾坤不能喻其大日月不能喻其明倘能識此攪黃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將見神靈則氣清氣清則欲寡欲寡則性正性正則情忘情忘則心死故心死神方活神全心自貧道人要孤僻多勞形休使方鋒鑄劍明竅一降六賊淨八識把萬緣都去訖常守神莫放逸

閉四門調呼吸綿綿存若龜息內不出外不入遇陽生如火熾攢三五交六七脫生死知凶吉透三關甘露滴下重樓甜甘蜜到黃房混為一結嬰兒溫養惜內外爐增減積壁九年九轉畢還太虛玄極如斯言須藏匿示賢人勿輕泄以覆目為爐開目內視為內澹開目外視為外爐有日訣純陽翁曰窮取生身受氣之初紫陽翁曰勸君窮取生身處蓋心下腎上膺輪後內腎前為吾

脈望卷六

七

身天地之正中坤坎之地也以位居庚曰金以元氣自此發現曰水鄉鉛水中金即所謂鉛不生于子而生于亥者但潛龍無用耳今當靜坐之時凝神聚氣於此兩目顧諟于此則有頃之間此中微微跳躍以漸而著金精健矣即元陽動也曰藥苗曰先天氣曰真鉛皆一味純陽翁曰都來只一味剛道數千般今當此味方健石老不嫩之時微以真土引上離宮使與真汞合

一是日內藥為小周天內火候也少頃由之復下坤坎中以真土斡歸尾間至外腎後穀道前已覺克實則以手指動按關振向上以意步步引前以目晶、照顧斯時陽氣尚微但微微調息切勿太用火力及升至寅分乃漸加熾升至辰巳則大鼓巽風趨達泥丸行至明堂甘津到口得丹也斯火乃化水以已土退火勿令更行是日七返指火數也則陰符直事故惟此金氣

脉望卷六

七

同水而降重如本初日九還指金數也則由鼻柱舌端灌重樓下絳宮作三四數吞之雙目照入黃庭經曰三光煥照入子室而歸舊所則以已土止之而復守靜是日外藥為大周天外火候也凡戌土為陽主動而升已土為陰司靜而降無非此意也若目中神光現時初近小而漸遠大乃白色此時切勿驚詫思惟神藥歌云神光正處莫思焉凡運轉腹有鳴聲曰龍吟虎嘯

成丹之遲速在工夫之勤惰生熟耳

王龍溪云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即本體為工夫天機常運終日兢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至為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工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慾根祛除雜念求以順其天機不使為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為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性之伸焉居敬

脉望卷六

六

強恕便是反之世間熏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念無非欲根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無動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之私所謂行盡如馳莫之能止

良知二字乃從生機中指箇靈竅與人使知求端用力之地今有不孝不弟之人指為不孝不弟則艱然而怒甚至賊人指其為賊則忽然而聞賊見孝子亦知肅然而敬可見其良知未嘗

忘也吾人若真發心為性命只隨時隨處致此良知便是盡性便是保命不可須臾離也

慈湖有不起意之說或以為滅意非也滅者有意而後滅不起意原未嘗動何有於滅或以為不起惡意亦非也心本無惡不起意雖善亦不可得而名是為至善起即妄雖起善意已離本心是為義襲

君子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吾人精神易於發泄

脉望卷六

十九

氣象易於浮動見是不密密即所謂微也故曰夙夜基命宥密孔之默顏之愚周之拙明道之端坐如泥塑人皆此義也

靜坐行持甚難非昏沉則散亂念有所着即落方所若無所着即成頑空此中須有機竅不執不蕩從無中生有有而不治無而不空如玄珠罔象方是天然消息

或問衛生之經曰人之有息剛柔相摩乾坤闔

闢之象也若欲靜坐先須調息調息與歎息不同歎息有意調息無意綿綿密密若存若亡息之出入心亦隨之息調則神自返神返則息自

定心息相依水火自交謂之息息歸根入道之初機也然非致知之外另有此一段工夫只於靜中指出機竅非臟腑身心見成所有之物亦非外此別有它求棲心無寄自然玄會恍惚之中可以默識要之無中生有一言盡之愚昧得

脉望卷六

二十

之立躋聖地非止衛生之經聖道亦不外此云血氣之屬必有知莊子云物之有知者持息知是性息是命

世八終日苦擾精神困憊全仗夜間一睡始勾一日之用一點靈光盡為後天濁氣所掩是謂

陽陷於陰坎之象也至人有息無睡謂之息者耳無聞目無見四體無動心無思慮如種火相

似先天元神元氣停育相抱真意綿綿與虛空同體與虛空同體則與虛空同壽孟子指出日

夜所息示人用力之方平旦清明之氣不爲旦
晝之所借亡則庶幾矣

內典有空假中三輪觀法靜卽空觀動卽假觀
動靜交卽中觀吾儒亦有取焉夫根有利鈍習
有淺深學者各安分量或動上磨鍊或靜中攝
養或動靜交參

乾之六龍時有始終而德無優劣潛之爲言隱
而未見龍德伏地千年始見其天全也吾人所

脈望卷六

三

積不厚精神易於泄漏不足以達天德潛龍勿
用陽在下也在下之陽卽河圖之天一洛書之
履一一順一逆造化顯藏之機必如此而後爲
潛龍之學也大衍虛一

心之官則思思原是心職良知是心之本體潛
天而天潛地而地根底造化貫串人物周流變
動出入無時如何禁絕得它只是提醒良知真
宰澄瑩中立譬之主人枉堂豪奴悍婢自不敢

肆間思雜想從何處來

或問生死輪迴日子不語怪力亂神力亂是有
怪神豈無非不語也不易語耳人之有生死輪
迴念與識爲之崇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
或之善或之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識有
分別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常便
是生死根因此見在之事而儒者委爲異端而
不講過矣

脈望卷六

三

或問屢空曰人心本無一物自是空體形生以
後便種種世情牽引填壅始不能空欲復此空
體只在一念知處用力一切情念牽扯放不下
皆謂之妄皆是不善之動顏子有不善不嘗復
行謂之不遠復吾人護心如護眼好念頭不好
念頭俱着不得譬之沙泥金玉之屑俱爲眼障
顏子之屢空老氏之實損也

是非亦是分別相良知不起分別之意方是真

是真非譬之境體本虛物之妍媸鑿而不留以照為明何啻千里故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端即是發明之機其曰性善乃其渾然真體本無分別見此方為見性

清夜瞑目炯然深思只今便化一切塵緣能全體放得下否若有絲毫係還未可死在須全放下放為任生任死一點靈明通乎晝夜萬劫常存與太虛同體恰然委順一塵不動方為超生

麻望卷六

五

死一日亦可百年亦可非執吝生死以形骸生死為去來也

禪家期於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於成僊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二者不可偽為聖賢與人同而異皆可假托誤已誑人以世間功利之習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為知學不亦遠乎

良知宗旨從一念入微處著察乃是入聖真機

世間豪傑多在識上承領一切應感有分別者識也無分別者智也目能別色耳能別聲妍媸清濁了然不爽是名為識目之於色耳之於聲湛然寂靜不於一法而生分別是名為智變識為智非是去識以全知耳目不離聲色而一毫不為所引天聰明也是為默識此性命根源大易艮背行庭之旨也

良知是徹上徹下真種子智雖頓悟行則漸修

麻望卷六

五

如善才在文殊會下得根本智所謂頓也在普賢行門參德雲五十三善知識盡差別智以表所悟之實際所謂漸也此學全在悟門悟門不開無所徵學然悟不可言思期必而得吾儒之禪門之覺照皆智而非識也

古人立教皆為未悟者設不得已而有言父母未生以前本無汚染何須修證故教有顯有密凡有言可詮有思可得列為六經散為百行種

種色色可倪可象所謂顯也父母未生以前玄
玄淨淨言思路絕不可執尋不可汚染所謂密
也

儒者之學以盡性為宗性者萬劫無漏之真體
祇緣形生以後假合為身而凡心乘之未免有
漏故假修命之術以鍊攝之使滌除凡心復還
無漏之體所謂借假修真修命正所以復性也
即以養生家言之性以心言命以身言心屬於
脉望卷六

乾身屬於坤身心兩字即火即藥一切斤兩法
度老嫩淺深皆取則於真息真息者性命之玄
機非有待於外也是故盡性以至命者聖人之
事修命以復性者學者之事及其成功一也若
謂吾儒不足以養生而別取於命術是自小也
老氏長生之說自有所指非執吝形骸之謂養
生家未免滯於形骸即為凡心有漏之因並老
氏之指失之矣以上俱王龍溪說

李中溪云人具此性本自圓明周匝徧滿虛豁
靈徹無體像可擬非思議可及惟中惟一而已
○性之神識動而為心則圓者半蝕明者半暗
有所倚而弗中矣○心識發而為意則蝕暗過
半貳以二參以三而不一矣○意識流而為情
則圓明之體全背其違禽獸不遠●故列心意
情識三圖以別之

性之神識感物而動謂之心心識為物所惑謂
脉望卷六

之意識為物所蔽謂之情格物者非格去外
物乃格去我交物之識也使此識不我蔽不我
惑不我動也故正心誠意即是格物意誠心正
即是物格復性即是致知性復即是知至誠正
之外非別有格心意識之外非別有物天性之
外非別有知也格致誠正名目有四其實是一
時事中以二百以言頓格中人以下須漸格
也

或問寂然不動為性之體感而遂通為性之思然則感屬心乎曰否心則為物所動已涉神識有通有塞此一感字乃性之覺未涉神識故無所不通道與謂天下之事吾則應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是也聖人應物寂而常覺賢者應物覺而常寂故曰普物無心順事無情也寂然者澄湛自得無意必固我之私故曰不動感通者物來順應無思惟擬議之留故曰遂通皆未涉

脈望卷六

三

心意識以前事

天命之謂性命字有長存不滅之義言性者長存不死之物也心意非其倫也蓋心意緣物而起物去而滅其名為識虛假之物也性則物來亦不起物去亦不滅了然常知迎之不見其始尾之不見其終其名曰知真實之物也率性謂道言頓悟此性也修道謂教言漸悟此性也頓悟誠而明知至也漸修明而誠致知也知性則

知天天道也修身以立命人道也

無欠無餘之謂盡中庸盡性之盡言無欠也孟子盡心之盡言無餘也人之所以不能明性之明德者以有心為累意必固我皆心也有一於此則性為之蔽矣四心盡絕而無有則明德如日之方中羣陰掃迹矣故心盡無餘而後知性也道與曰心現則性滅性現則心滅言心性不兩立也蓋人者純乎天者也故知性則知天矣

脈望卷六

三

知天者盡心以至於命也道與曰神歸性根謂之復命此一節言頓悟之事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七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門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檇李沈中英雋林 校

聖人之道雖貴無心然識垢未除心豈能盡其

妙也必克念而後可以無念存心而後可以無

心如此雖未至于知性亦不失為事天但恐中

道而晝正助為病耳誠能一息尚存此志弗懈

脉望卷七

則緝熙光明身修性復天命亦由我而立矣故

曰所以立命此一節言漸修之事

瞬有存息有養瞬屬目為神出入之門息屬鼻

為氣出入之門神屬性氣屬命瞬息相抱則神

相抱則魂與魄相附魂魄相附則性命在我而

聖域不遠矣此存心養性之第一關也釋以數

息觀為初門道典謂人之息與天地相合

天性之靈明為知心意之曉了為識知是德識

是病知之德曰智識之病曰惑向背之間而已

背覺合塵為惑背塵合覺為智心意是惑誠正

是智念起是識覺之是智識中有識曰凡智中

有知曰聖內典云即其情識示現智海不離塵

勞繁興茲用此轉識為智之法故曰聖人之道

在夫人日用常行間耳

大都此性主於悟而後可以言入聖不能悟而

但能解今之講學是也此之謂書併雖啣啣至

脉望卷七

老終不濟事然悟非叅禪別無入路顏子之坐

忘佛之頓悟道之定觀皆一法也世人談性惡

聞禪學蓋飲宋儒之毒而然矮人觀場隨人道

妍醜而已却不曾實見若要實見必須大悟若

干徧小悟不知數然後可以言聖域之優入耳

以上俱李中溪說

心有真有妄何謂妄念念起滅六續不息者是

也過去見在未來隨境流遷攀緣不已衆生日

用思慮浮遊認賊爲子失却元常故受輪轉何謂真本來面目寂然不動者是也從無始來妙湛圓常堅固不壞了了常知靈靈真覺諸佛祖師卽証此心之全體而別脫玲瓏轉入無盡者也妄心又謂之識神真心卽謂之佛性學佛初步正恐真妄交錯金鑽混淆若真妄二相了然分明則回機內照如珠發光圓常之真超然獨露然後轉入無盡二事雙融乃脫生死得大愛

脉望卷七

三

用益衆生者從真起妄而參請者覺妄還真及乎真體洞明則復真妄雙遣徹証無心矣華嚴曰理事含容心心無礙楞嚴曰心精徧圓含裹十方

老子曰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下因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剝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水其疾俯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懸而天債驕而不可制者其惟人心乎楞嚴曰

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孟子曰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三教之論心如此皆謂妄心擾動真性

道以精爲寶寶持宜密秘施人則生人守已則生已

樹衰培土陽衰氣補含育元氣慎莫失度

修煉元氣至無出入息則三官不能錄萬靈潛

脉望卷七

四

衛矣

閉氣者非閉噎其氣也乃神定氣和絕思忘慮便鼻息悠然若有若無

黃帝使罔象求玄珠於赤水赤水者血也玄珠者氣也罔象者無思慮也故玄珠非靜默無由得之

心印經所言存無守有是採取結胎事煉精也回風混合是呼吸火候事煉氣也默朝上帝是

移胎換鼎事鍊神也乃一套事非三樣得訣者自知之

內工口訣以靜極無念為主每於亥末子初守之明月朗時須下手黃河清處是源頭明月朗時自有無人無我之景象須臾黃河水微土微動採取之意至中官靜守之此是得藥得珠之候以後不必用功只是靜以守之可也按俞玉吾云人徒知子時腎氣生得火烹煉凝而成液麻望卷七

遂認爲真鉛而欲取以點離宮之真汞殊不思既成液矣則有形質其體重濁安能逆流升上作丹之法不過於此時發火於下以感其蒸耳火候既盛其氣翕然上騰與山川之靈相似迨夫升入泥丸然後化爲甘雨下入重樓未嘗用其質也黃河清處此之謂與明月朗時是光透簾帷之境所謂虛室生白也黃河清處是捨濁取清之意所謂水源至清也若非至清則雜後

天矣

垂半簾謹塞兌心頓於息頓字極妙隨息而入隨息而出凝任念頭不在上下不在內外不在中間良久喘息漸微綿綿歸元自然虛豁豁地倘如念起再頓再凝此鍊念頭試過之訣也僊佛與儒皆其名耳孔子知人之好名也故以名教誘之大雄氏知人之怕死也故以死俱之老氏知人之貪生也故以長生引之皆權立名麻望卷七

色以化誘後人願一二聖賢爲是誘人者何心所欲誘人者何如可以思矣

王龍溪述王陽明自云嘗于靜中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已忘物忘天忘地泯然虛空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予聞師云此乃真景象也在玄宗爲心境通以前事在釋典爲五陰盡以前事所謂見諸佛心如明鏡中顯現其像正是悟門

追二炁於黃道者謂腎間元炁精炁動升於上以心神迎之則三者混合於中宮故曰會三性於元宮名為水火交垢心目不

道水也在人身曰氣也所以曰道生一蓋永藏也天地生于道以水浮世界耳故道去則人死

水涸則魚終保生者務修於炁愛炁者務保於精精氣兩存是名保真

離女陽中陰也在卦為離在人為心故曰心珠麻皇卷七

火從離卦起念頭動處謂之道道者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大則包涵天地細則貫串眉毛神機內動目睫飛鉛為其

間有神識內動之機在目而明見陽神於天道故曰機在目

魂以精為根魄以目為戶精消魂損目動魄散是以聖人蓄精愛視

畫存氣府夜存神宮氣府者名曰丹田神宮者

名曰明堂晝不存氣府元氣不行夜不存神宮目不覩神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七寶秘在形山先須於形山之中豁然披洞矚此真寶然後翻身再參摧關之事則有本可據不落幽頑

食木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多智而天食氣者神明而壽

小周天坎離交太周天乾坤交內日月交精外麻皇卷七

日月交光四交而丹道畢矣

虛心則念靜一塵不染實腹則丹成四大牢固心者火也助則為火炎忘則為火冷道有二乎哉

人身上有天谷泥丸藏神之府也中有應谷絳宮藏氣之府也下有靈谷關元藏精之府也聖人則天地之要知造化之源神守于元宮氣騰於牝府神交氣感自然成真

陰陽性命種種異名要而言之不過神炁而已
人惟夜逐夢遊晝逐浮想而神自放蕩苟能無
想無夢則元神現矣上任呼吸下任感泄而氣
自耗散苟能息住精住則元氣完矣神氣凝結
名曰法身故曰神在性今炁是命神不外馳氣
自定又曰精炁原為本神靈共一家若能擒五
賊自可結三華

外藥達恍惚杳冥之旨內藥名泝流胎息脈望卷七

人身先天之氣其標行於六脉而根係於臍腎
之間故或謂之生身受氣初或謂之元氣舊聚
處或謂之父母交垢之後始生脉絡而先天之
氣常遊之矣先儒云切脉可以觀仁
無者承陽之氣也有者鉛陰之質也無因有激
而成象有因無感而有靈邵子云火生於目之黑者水也次黃土也次青木也次白金也次赤火也五色既成陽神乃寄光于上是謂神

光

養神於氣氣會於神神氣不散是謂修真子不
離母母不離子子母相守長生不死

沁園春云進火工夫牛斗危參同契云河鼓臨
星紀今人民皆驚駭壇經云劫火燒海底風鼓
山相擊夫斗牛也星紀也山相擊也皆是一處
也一時也一物也其良寅之際與

內典三立限期金丹十月火候皆以三百日為脈望卷七

率然亦約數耳

築基者鍊精也鍊已者止念也凡鉛任而後藥
生藥生而胎始可結矣浮念清而後性歸性歸
而後胎始可脫矣若上不能止念下不能留精
雖談天論地終成話餅耳故云大道教人先止
念念頭不任亦徒然又云長生至慎房中急何
為死作令神泣

箕筆云靜養間天地不遺心孔內動作處山川

盡在眼眶中

忘言守一者謂西南鄉也亦曰水鄉也大衍之數虛一以象太極

一者道之子道炁一動而生水故一為天地之根萬善之長

求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不如求四大五行未生以前氣象所謂無相有覺也

易云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

脈望卷七

七

夫良其背即內觀其心心無其心也不獲其身即外觀其形形無其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即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也無咎即無欲也

金液乃肺液也玉液乃腎液也

宿有房日兔畢月鳥丹書云日鳥月兔謂日月之交也兔自日屬所謂月中兔者月中日光也借此以喻神入炁中猶日光照入月內乃以兔屬月以為法象金丹四旨字內日魂玉兔騰月

魄金鳥髓是正言之耳注者反迂其說可笑

沁園春詞云曲江上月華雲淨有箇鳥飛諸解欠明蓋大腸九曲之左小腸十二曲之右為丹

門故曰曲江上也月華陰中之陽為玉兔也鳥飛陽中之陰為日精也此言日月合併陰陽交

姤而藥物入門也

天台智者調和法門云行者修心善調五事必使和適則三昧易生今依標列其略於左玄門

脈望卷七

七

之所禁秘而不肯輕傳者禪那方以為便門而滿口道之惟恐人之不知其用心廣狹為何如耶

一調食

食過飽則氣急身滿食穢濁則心識昏食過少則身羸心懸食不宜則動宿病

二調睡

睡眠過多廢修聖法調伏睡眠令神氣清

白念心明淨乃可接心聖境

三調身不寬不急俱入住出三義安坐正

脚半脚或全脚安手正身正頭頸吐濁氣

閉口閉目

四調息不滑不滯

一風出入有聲二喘結滯不通三氣出入

守之四息綿若存若亡守之則定

前三相者是名不調而用心者復為心患

脉望卷七

若欲調之當依三法一者下安着心二者

寬放身體三者想氣徧毛孔入通同障無

五調心不沉不滯

一者調伏亂想不令越逸

二者當令浮沉寬急得所

坐時心中昏暗無所記錄頭好低垂是為

沉相當係念鼻端

坐時心好飄動身亦不安念外異緣是為

浮想當係緣臍中

心慧病相者由攝心用念因此入定故胸

臆急病當寬放其心想氣皆流下

心寬病相者覺心志散慢身好透逸或口

中流涎當斂心急念令心住緣中

一于初入定時調三事身既為麓息居其

中心最為細調麓入細令心安靜

二住坐中調三事令一坐之中身息及心

脉望卷七

三事調適無相乖越

三出時調三事坐禪將竟應先放心異緣

開口出氣想從百脉隨意而散然後微微

動身若出既頓促細法未散住任身中令

人煩燥不安

文始經云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

故輕清者上天金重故重濁者入地乃魂魄一

字之義

婦人懷胎在下田與腎相對曰胎田男子常能存養胎息凝結神炁故無饑渴寒暑之所撓陽神出入謂之胎息

金水訣云男女命門係胞隱精女但寄產男失其金生竅掩塞不見其形狀如偃月金水之靈弦中二八兩竅洞明子若識之五神歸併萬炁固守與天長生開天策景玉經云人月胞元狀如偃月大可容升小可容卯隨月生死二七相

脉望卷七

五

半兩弦之間兩弦之間即兩腎之中元海一穴也金水氣滿子若得之壽命無間胎僊訣云元海號神室狀如鷄半壳其大可容升其小可容勺神炁精內藏如子在胎膜又云神室之狀鷄子蓬壺黃庭為口關元為足生門据前密戶殿後少陽居左太陽居右呼吸日月為神主宰藏神致靜可以復命呼吸有數作用有時使二炁左右交冲元海竅

脉忽爾洞開氣精俱入謂之氣歸元海便覺膺下躍々然如火烈湯沸正如子在胞胎時動躍之狀是其驗也二炁俱入元海藥物既滿爐鼎後弦方用固濟爐鼎既立是謂胞胎此言男子身中元有受炁之處亦猶妊娠係胞之所耳故知精華之炁不為無用其名雖俗其用不凡其物雖輕其功甚大聖人愛精重施豈虛言哉復元炁之法以減息為候心神湛寂其息自減

脉望卷七

六

減半息增半壽也從減息至無息則復元歸本矣經云凡人以有息為常聖人以無息為常大洞經云初定通息太和一千元合五千十通成真莊子云物之有知者恃息華嚴經云善才叅第六比丘見其端居寂默出入息盡

卓壺雲云真汞即我之遊魂也心實主之神實統之不可直指曰心曰神也謂之元神真鉛吾

身之元陽也自落地一因寄居西南坤位魄之類也修養家以鉛制汞不過使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聚而不散返吾身未生之初耳又悟真云但將地魄擒汞汞自有天魂制水金蓋三魂者乃震之三七魄者乃兌之七魂魄未合故謂之金木間隔黃庭經云攝魂還魄永無傾和制魂魄津液平凡諸多名皆是譬喻若孜孜龍虎鳥兔之類與吾身何干涉耶

脉望卷七

七

今時玉液入鼎來日玉液依時復生運用同初前工不廢又云不可如初下手之有所事亦不可外初下手而它有所事鉛汞欲有爲而動也吾則迎其機鉛汞復其所而靜也吾則守其一周而復始日復一日既得藥後要知坎唯之不腎氣生而不交者心氣不下也浮想不清故也是謂外火雖行內符不應

至時寒似冰迎之以汞結顛倒片餉間混沌超

生滅

子時太陽在北方而人身氣到尾閭關於此時起火則內外相合乃可盜天地之機而成丹故曰天機與人機對舉

紙舟云形神相顧入道初真形神相伴名曰得真形神相入名曰守真形神相抱名曰全真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形神雙捨名曰證真普度後學以真覺真

脉望卷一

六

通真契玄左腎元炁動於癸時右腎精炁動於丑時二炁下沉大作於艮寅故曰元炁行於水海精炁行於鬼道元海竅脉既已閉塞信有位而無時矣若能奪其二時再還元海更以兩弦之日而制造之而開闔之則元海一處再立形象精炁乃有所歸謂之制爐鼎奪其二時謂時也兩弦開闔謂呼吸有數也

癸丑之時不令其下沉故曰鉛遇癸生須急採

又曰時將丑也又曰後天則克化為精矣蓋採藥有時進火有數必鉛中作汞借汞進火使大藥堅固永鎮下田名曰採補

命門一藏日夜傳受脾胃食味之炁寄於其間客於脉絡守其位曰炁離其位曰精泄而為液積而氣多久必自潰終無所歸沉滑垢遺溼濁淋漓雖不淫慾亦必走泄馬丹陽曰箇中不識真消息牢捉牢擒走不禁是也

脈望卷七

九

玄者黑而有赤色蓋北方陽動而生水陽炁赤水黑色故曰玄太玄重玄玄一乃水炁之盛故為天地之根

一者萬化之本老子之得一楞嚴之全一孔子之一貫蓋天地始生自一數起於北方一陽初動而生水亦猶人之生以一陽之精結為胞也

雌一雄一帝一謂之三一之道

紫精天在太無空洞之中於人則腦門是也紫

精天上毓華林絳實朱柯竹葉深咀嚼繁英人不老常觀鳥兔換光陰在人則腎水黑心火赤二炁交姤化為純陽紫金精葉成林華茂果實自己真人餐之可致長生之道故佛身號紫金光聚

大洞經云長眠大無外如布袋和尚陳希夷一睡數月塵積滿體蓋息定也丘長春日息有一毫之未定則命非已有

脈望卷七

十

天上三光日月星人之三光兩目心日月失度星辰留伏天地災變目有所惑心有所感身體傾危日月星能照天地雙目心能顧一身不令外物之所蔽

胎僊者有炁而無息也伏氣者胎丹也

上弦下弦以藥言弦前弦後以時言

釋迦說法眉放白毫元始說法眉放青毫蓋白毫西方金氣雖是表性命在其中青毫東方木

然雖是表命性在其中

烟蘿子存守九宮訣云頭有九宮兩眉之間却

入一寸為明堂宮太乙君居焉左有紫房右有朱戶着錦衣貌

如嬰兒為主却入二寸為洞房宮中有二真人左無英右白元中

黃却入三寸為丹田宮左有上帝赤却入四寸

為流珠宮太乙真却入五寸為玉帝宮玉清真

明堂上一寸為天庭宮上清真洞房上一寸為

極真宮太極帝丹田上一寸為玄丹宮中黃太

脈望卷七

居之流珠上一寸為天皇宮太上居凡五雄四雌

也

內境論云人有咽有喉、在前主出納咽在後

主吞物咽為胃系下連胃脘為水谷之路喉為

肺系下接肺經為喘息之道自喉嚨而通於肺

肺下無竅四有空行以分布清濁之氣而為氣

管肺之下有心心之下有膈膜與脊脇周回相

着遮蔽濁氣令不薰心肺謂之膻中膈膜之下

有脾胃肝膽脾居胃上與胃膜相着肝之治在

左其位居右有獨葉者二葉三葉者胃之下有

小腸為受盛之宮化物出焉小腸之右有大腸

受小腸之谷為傳道之官大腸之側有膀胱以

虛受水為津液之腑凡胃中腐熟其氣自胃上

口賁門傳於肺播於諸腑其宰穢自胃下口幽

門傳入小腸小腸下口闌門泌別而水入膀胱

滓入大腸橫膜之上堅膜之下與橫膜相粘而

脈望卷七

黃脂漫包者真心也其漫脂之外有細筋膜如

絲與心肺相連者包絡也真心不受邪凡病者

包絡也腎有二元炁屬焉形如江豆相並而曲

附於脊脊外有脂裹裡白外紫有係二道上係

於心下連於腎坎離南北水火相感其一為命

門莊子云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謂其了知

牛之肯綮脉絡也頗有衆生於已之心肝胃腎

筋轉脉搖不能明了何以入養生之門耶

昔有僧坐禪聞香積之氣心念曰必是齋供或見天僊來請赴天厨供遂於定中便去日每如是

是有明眼師見之謂曰汝墮一廁中矣僧不信遂令再赴供回師取廁中一虫殺之僧方悟以此觀之鼻之於香亦能引人為異類香嚴童子聞香便悟其所從來立躋果位一般香氣迷悟兩途可不謹之

僊輩所傳胎息之法以鴻毛置之鼻端數息器之出入自一至十取百百取千千取萬以至于一一定不復往來出入者或深淵下坐數日不出者則饑渴未除寒暑無畏人有饑渴寒暑者為元炁出多入少故也故曰玄息自長生莊注云氣

海為息之根蒂天象圓而光景煥明人能清虛淡泊自然見其本來性天虛圓靈明圓明即玄關一竅也非心腎口鼻之屬知此一竅則冬至在此藥物火候

并皆在此古人云玄關一竅于天地大根源契合五千字妙通三百言即此也

心想如猿猴無有暫停時若欲折伏者當須調大乘古人云攝心一處即是菩提道場散亂片時便落衆生境界蓋意乃五臟之中四神之首上下中脘為得中之地人能晝夜照顧省察提撕毋令昏瞶常惺惺地百日自遇靈華嚴經云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

脈望卷七 冲和者全借火煉其氣其氣上升生發在於太乙元君未生天地先生太乙元君太乙者北方壬癸水在兩腎堂間上透泥丸下至湧泉

瞥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古德云若人淨坐一須臾勝造浮圖七寶塔寶塔終久化為塵一念不生成正覺蓋此心一念不生直躋聖地

東坡云卓然精明念不起兀然枯槁性不滅二

句畫出一箇正定的模樣

宗門云賓中主主中賓如善才參見五十三位

善知識是以先天炁為主以後天炁參之

吸提呼嚥龜鳳交併陽關指點鬼路自禁乾卦

常行工效相應良寅不動長生有分又云閉門

上嚥勒關下搖定息內觀真陽自足日月之工

大中妙行以炁為主有天地之炁與父母之炁

混而生人在胎中臍蒂與母相連隨母呼吸既

脉望卷七

五

生剪蒂各自呼吸炁藏於炁海謂之命元修命

者修此也註云太玄者兩腎中一點真湯元命

天地之炁受命之命也父母之炁召命之命也

人之炁以萬計所謂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若不

能貴其根本耽戀酒色炁漸隨散至中晚之年

不及數千所以神疲力倦若知存養則萬物復

為之生矣昔三一王先生夢神人告曰上帝命

汝任金華洞賜丹一粒還汝精神復汝元炁故

知神炁不備能得道矣

玉樞經云身中九靈何不召之召之則身中

三精何不呼之呼之則慶神聞呼召則聚而通靈

集僊傳云周從泗州人也徐神翁深重之曰我

少而婚是人幼得道其神全吾不及也周從者

其老子所謂早服而重積者與

每月弦望晦朔海水隨為消長亦如人身每一

日一夜血氣一朝於顙門遇其朝時即默默靜

脉望卷七

五

坐凝定神思但聞血氣自踵至頂奔走湊理款

款之聲如羣蟻相緣五臟六腑轉動聲響內外

相應見乎四體達於聽官久之又徐徐散去聞

寂無聲此亦修行之大端也

丹法不過採藥進火二著工夫送入鼎中隨意

而止不復下流謂之採藥以神御炁以炁定息

息息歸根謂之進火

日用工夫以元神為主何為元神內念不萌外

想不入獨我自主謂之元神三教聖人皆是發明此義

先天一點靈明是曰性從虛無生靈是曰神神妙萬物而為言也未入壳子內則上下與天地同流既歸人身各有所附人無此靈則頑然一物而已神居泥丸

先天一氣散於周天息數之內在天為三百八十四度在易為三百八十四爻在丹道為三百八十四鍊每二十四鍊為一兩以按金丹一斤之數本來脈望卷七

無質聚而成形顯則成象萬物得此數而生還丹得此數而結數在天地含於冬至之前數在人身含於念頭之前且冬夏二至乃天地之數一升一降之機關一呼一吸乃人身之數一出入之門戶金丹之道以人身一呼一吸之中念頭一動一靜之處合天地一周之數假此而調停謂之採藥假此而攢簇謂之煉丹必首尾相應內外符合自轉轡而泥丸送下丹田會於

生殺之舍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似有如無非空非色情濃如正酣身快如浴起不及片時結成黍米名曰刀圭此還丹之景象也清風為巽濁氣為離

劉綱真人於甲子庚申生日本命祭享形神尚得神聚長生不死趙真人於靜房空室調神出壳如壯士展臂可千萬里陰鬼不相干亦得留形在世况夫補已散之靈炁益見在之魂神六字訣其法鼻取口吐切忌有聲肝若虛時目

睜睛肺知咽氣手雙擎心呵頂上連义手腎吹抱取膝頭平脾病呼時須撮口三焦客熱臥嘻嘻春不呼夏不咽冬不呵秋不嘘四時常有嘻三焦無不足八節不得吹腎氣難得盛凡有餘則引其子不足則殺其鬼如肝本嘘也有餘則用嘘噓亦不能引肝氣若引其子則用呵字瀉心之氣心氣既行肝氣自傳也如肝氣不足是肺鬼之有餘乃殺其鬼用咽字泄之聰明之士

審達五行生克調和其無過不及而陰陽自
正依時對節下手行工默契天機混合玄理
九僊經云病小用水病大用火水者凡有疾病
閉口納氣一口復一口定中送在病處皆可痊
安名曰法水道遙子曰法水能朝有秘關道遙
日月遺循環是法水治病也若人誤犯天神或
身不寧急入靜室散髮披衣閉目冥心正坐握
固叩齒集神起身起火微以意留息少入遲出
脉望卷七

无

默想臍下火輪大如斗須臾焰起可比車輪蓋
罩定自身令陰邪鬼魔不敢近也釋家降魔火
道家焚身火行此火須是久絕嗜欲丹元堅固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八

丹華洞主西蜀趙台鼎長玄著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陳天保九如 校

教外別傳云一吸便提息息歸臍一呼便嚥水
火相見一陽動時急行此法行鼻息而不得下
部提縮之法與知提縮而不得鼻息往來之法
皆非真傳也大丹直指云採藥行火之際陰魔

脉望卷八

所撓緣入邪念腎氣下行謂之危險即須抽鉛

添汞出息為鉛抽者泄腎中氣也如入炁至中

宮可留住其出氣以意引過尾閭穴伸身偃脊

抽提外腎使氣從尾閭入夾脊雙關直上腦使

龍不上奔虎不下走邪念自止也如氣覺未過

關再偃再抽直要使過謂之肘後飛金晶經所

謂若要不老還精補腦但初行費力久則甚易

天隱子云伸左右足端坐俛首極力直頸兩手

握固又於二肋之下接於腰膝之骨左右聳肩
閉息頃刻候其氣盈面赤則止行之者七久久
則氣從夾脊上至泥丸席上輔談云有人精遺
不禁予授以一法但脇小腹縮尾闈關閉光暝
目頭若戴石即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咽
歸丹田不論遍數行住坐臥皆可為之不牛載
疾愈而顏如桃矣採真機要云鼻吸氣為通夾
脊唇包齒乃拔陰陽不因遍體咸施力怎得珍
脈望卷八

羞到口嘗又傍門有鼻吸口吐之說以為不漏
夫既吐矣安得不漏予不信及試之果驗大抵
于後人多陽舉當用意提腎以鼻長收短放使
之綿綿歸根則陽回而精固矣各家工用大同
小異詳載初基保煉訣

邵子云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
首自根生命在根

素問云升降出入無物不有修養家存神泥丸

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往
也房中術手按尾闈吸氣咽津雖得其緒餘而
亦不泄

女媧煉五色石以補天不過喻五臟之氣耳養
生之法潛神內視則五臟之氣聚於丹田自丹
田熏蒸達於腦中腦為昆侖居上象天補天即
黃庭經之補腦所謂子欲不死修昆侖是也

木石皆有心也使木石無心何兩石相摩兩木
相摩而火生乎物之有火猶人之有心也
脈望卷八

洞通也上通於天下通於地中有神僊幽相往
來天下有十大洞三十六小洞居太虛之中莫
不洞洞相通惟僊聖聚則成形散則為炁自然
往來虛通而無滯碍人身之中亦有洞者頭有
九宮上有寥天共為十八洞柱骨二十四節十
二重樓共三十六洞上通泥丸九天下達尾闈
九地中有真氣幽相往來是以聖人於虛極靜

篤之中幹轉璇璣神通氣洞通者升降上下往來無窮也

靈者神也質者氣也形者靈寶之宅舍也夫人有耳目乃元神之門晝則心寤神遊於耳夜則目寐神歸絳宮衆人神遊於外晝想夜夢爾然馳逐於無涯之欲若夫至人萬法俱忘惟神是守目內視而神光煥於玉關耳返聽而妙用顯於瓊房神宇泰定一念不生智恬交養久而通

脉望卷八

四

靈夫人有口鼻乃命出入之戶息息通於天地元炁之所往來凡一呼則谷炁出一吸則元炁入不死之機長生之要實隱於此衆人心靈外馳神躁氣促息之以喉胎元散蕩惟至人深達造化之源呼吸太和之氣奪本還元歸根復命息之以踵寶莫寶於氣也故泥丸玉關所以攝其神玄門牝戶所以襲其氣氣以制神神以攝炁母子相守性命混融然後萬神不散故能靈

一元凝結則成寶氣者神之宅也之者氣之宅也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中三才之道也

天尊則元氣是也法身無相積炁成真為天中之尊聚則成形散則為炁

元炁之運一秉化權凡胎卵濕化之四生至於艸木花卉飛蠢蠕動有情無情皆含育元氣而生故元炁在則柔弱滋養而生元炁去則堅強枯槁而死老子云柔弱生之徒剛強死之徒

脉望卷八

五

禽一冲而制在炁履空如實魚一躍而制在水穿水如無衆植凋殘獨松栢常茂者氣堅也羣動寂滅惟龜鶴不瘁者炁壯也形為留炁之舍炁為保形之符欲留形住世必先養炁至大至剛充塞於天地之間炁聚神靈遨遊於風塵之表善養生者養其形善養形者養其炁莊子云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道者炁也魚在水中水在魚中人在炁中炁在人中魚

失水死人失炁亡魚能吐納而化水則不死人能吐納而化炁則長生舉世知食谷肉果菜以養命而不知土地之精皆屬於陰惟元炁乃屬陽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日夜一萬三千五百息真炁計八百一十丈升降於鼻口呼吸之間凡夫不能掌握皆歸空而散則一息不返人命卒矣故曰養氣留神乃不死之訣莊惠有魚樂之問亦此意元炁在太空虛無之中其猶橐籥翕張而不息脈望卷八

有而無形無而有精失之則死得之則生亘古亘今得道昇仙者不知其數皆得冲氣以為用始成真

慶雲祥烟乃太和妙氣之異名生門死戶乃玄門牝戶之別號凡言門戶者必有物從滋而出入也人欲長生久視當於生門死戶之中窮通塞之端究造化之妙使通天地陰陽二炁往來升降之不窮謂之出入月亦曰出清入玄也

像龜引息通靈不死劫蚌吸月涵養結珠

山家清事云內腎一竅名玄關外腎一竅名牝戶無所感觸則精不外化而復元關可以上通既通則精氣流轉於一身而復歸於元海又能凝神調息以養之至於息調心靜則可以入道大道始初發生乎一炁一炁分為玄元始二炁三炁結為三清三色混沌煥爛太空三炁各生三炁疊三成九即成九霄而為九天也生神章脈望卷八

云須延總三靈玄元炁始分黃庭經云三炁右廻九道明又曰九炁映明出霄間是三炁為天地之尊九炁為萬物之根人能採鍊玄元始三素之氣通感祥烟慶雲之際是謂得造化之樞機

聖人之死曰神賢人之死曰復衆人之死曰物何謂神養聖胎於神室身內生身陽神脫質外而不亡也何謂復不與物交性無所着以生為

寄以死為歸能虛諸所有而神識靈明出乎物
外輪迴不入陰官莫拘條然自在雖南面王樂
不及也此明心達性禪伯之流超悟真常永無
係累稍或見地未明修為有缺着于談空滯於
觀想終則謂之英靈苦爽鬼仙是也或欲出世
則能奪舍投胎何謂物夢魂想念常與物交不
能外物安出物外故命將終形神不能相離如
生龜脫壳螭蟬入湯苦楚萬狀既死之後境界

脉望卷八

八

黑暗如夜半飛禽茫然無投隨業識以受生化
為異類而不覺也人纔終諸處冷惟頂門尚溫
暖者徑歸淨土得道心頭尚溫者再得人身故
內典云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旁生騰蓋真
地獄脚板出是也

空彼萬法而妙用在中內景煥爛而返視獨見
故曰空中何灼灼在兩眉間直入三寸為腦血之
瓊房魂精之玉室百靈之命宅津液之山源一

名上一赤子乃形軀之上神故曰名為泥仙

九

金木之氣青白交會則化碧霞水火之氣黑赤
既濟則化紫雲夫受鍊形氣莫先於真水火也
真水非涕唾津液谷氣所化之濁水在乎采太
和妙氣之中自有真一之水謂之玄泉要當明
其水源之清濁也火本無形因物而生用之無
法則禍發必克僊家行火亦有數等用之則滅
尸鍊魄體變純陽則有符數契合周天日月之

脉望卷八

九

纏度口口相傳不書竹帛夫行水不行火則氣
難上騰行火不行水則不能薰蒸水火既濟而
氤氳氣乃化為紫雲神聚處氣必朝之故紫霞
翳鬱上朝泥丸覆蓋於中央黃君故曰紫雲覆
黃老

符火見火
候圖說

夫神有陰陽因存思念想而後通靈者亦能出
入天門預知未來謂之陰神積水火之系結而
成祥身內生身胎僊無蛻謂之陽神陽神為僊
陰神為鬼也

有清濁谷肉果菜之類滋地根而生長者谷氣也故曰濁太和妙炁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強名爲道道即炁也炁即道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乃虛無之中清陽之炁也積陰炁者死服陽炁者生精有順逆順則成人逆爲丹母皆行火而有升降也凡夫婦之接名曰劫火亦通三關尾閭故順則成人若乃提縮金龜是謂文火閉息而行是謂武火契合日月謂之符火

脈望卷八

故僊人道士閉金鎖徹玉關運璇璣幹日月金精貫頂銀浪衝天是謂沂流故曰逆爲丹母順則形敝逆則骨堅也夫人有耳目者乃神之門鼻口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神微妙用天真聖功盡於此矣於是至人內視返聽凝其神呼吸太和襲其氣逆運流珠聚其精三寶凝積於神室之內皆化爲神是名三寶君神者人之主寐在腎將寤在肝或在膈正寤在脾熱故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乎心

人頭有天亦曰天谷魂神居之黃庭經所謂上有魂靈下閔元是也形好食味神好食炁炁乃陽神之飲食也生神章云魂生攝遊炁飄飄鍊素華遊炁者乃上天炁也神不得炁以制之則不能靈谷不得炁以充之則不能盈神無以靈將恐歇而去矣谷無以盈將恐竭而空矣谷神既逝人命終矣昔之未遇元炁蕩蕩而去今既明真去而有所復來故曰大還還將上天之炁

脈望卷八

土

以制九天之魂始得谷神不死鉛靜物也元陽管之汞動物也遊魂管之土則立中間而合兩頭者也土擒鉛鉛制汞只是以靜制動使元陽之炁與遊魂重來相見凝聚不散復返吾身未生之初耳非隱怪之事也

天炁者起於太易之先超乎萬象之外呼吸玄牝之靈潔雪希夷之域乃清虛有道之炁也玉皇神丹訣云知至道者天不殺服元炁者地不

滅能明吐納之理即便日霞日精月華月英三素五華元皇正氣來合我身皆天炁也太和入體則骨肉輕清頂三圓象隱顯自然故曰天炁歸一身始成自然人如起於不潔之地因於燥濕之處雜腥穢之飲饌混塚尸之蒸鬱斯乃濁惡沉滯之死炁僊道忌焉所以仙人多樓居以其近天炁也黃庭經云至忌死炁諸穢賤

列子云炁聚則生炁散則死夫炁聚則生人不

脈望卷八

三

能禁也炁散則死人不能止也元炁既無禁止則是命屬造化而不屬於我也至人得其樞要能掌握呼吸之息息之出入由吾掌握是我命在吾不屬乎天諺語所謂將息實仙真流傳點化凡愚之言也能悟之者將其息而使不散則自然委和之氣鍾聚於一身久而積功累德自然成真

夫人授胞胎之中綿綿十月氣足神完解胎而

而生謂之嬰兒嬰兒之心但知食乳餘無所知

乃含真抱樸之時也既生百日為物所誘情氣

於外俄而能笑變嬰為孩自此乃喪真失樸之

始也然後十五為童二十弱冠耳目聲色七情

六慾純樸蕩然盡矣一日一夜萬死萬生驅役

魂神不閉一息乃處世之人生身受罪於無間

地獄湮淪汨沒無有出期苟非得道孰能免此

莊子一書諄諄於息之一字如生物之以息相

脈望卷八

三

吹也真人之息以踵常人之息以喉物之有知

者恃息子之鼻間栩栩然不一而足

內觀經云炁入身來謂之生神去離形謂之死

是以聖人盜採天炁歸乎一身聖功冲用三返

晝夜不欲暫停

天仙不離於天神仙不離於人地仙不離於地

樂石仙不離於陰靈之鬼皆所行之道類使之

然如水就濕火就燥也上學之士凝神煉氣復

命歸根體變純陽身超塵劫至於咀嚼朝露嚙
嗽沆瀣二景纏絡六系臻身呼吸大梵之靈英
妙用悉享於天厨自然長生歸於天堂矣不食
百谷之實土地之精故一身不死於地而無淪
墜之苦

心為朱陵府謂之君火閉息宴坐以心引之則
無乎不焚腎為玄冥府謂之臣火伸腰脇腹閉
息行之則無乎不達膀胱謂之民火提動機關
脈望卷八

金龜吐燄則無乎不升煉上尸則火氣騰陟於
絳宮故曰上登朱陵府焚下尸則火氣透徹於
尾閭故曰下入開光門詳見靈寶畢法鍊形內

人之頂骨八旂謂之八天亦曰八門中有金樓
寶殿玉闕紫房自已無相真人總領萬神居之
道成則神光內燭天門豁開嬰兒蛻質於是真
人飛從天門而出度人經云上開八門飛入法
輪生神章慶此嬰兒蛻者正謂此也

內典云生死妙常惟汝六根更非它物道典云
心肝脾肺腎腸胆只可借助為階梯然則行者
可不求上乘之法而自落陰界也乎

宏智師曰一性湛圓本地之光明發耀六根互
用通身之手眼隨宜便能眼處作耳處佛事耳
處作鼻處佛事一切事不為眼碍文殊門中發
機一切聲不為耳塵觀音門中透徹一切用不
為身拘一切應不為事背便於普賢門中出沒
脈望卷八

長沙和尚曰從眼根返源名為文殊從耳根返
源名為觀音從心返源名為普賢文殊是佛妙
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為妙
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圭堂曰
華嚴以文殊為眼門觀音為耳門普賢為心門
分之為三聖合之成一佛真體開合妙用交參
一一交羅重重無盡所以普賢曰汝應入我一
毛孔我今示汝佛境界不肖這箇意修行徒苦

辛

安國球云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為上木瓦
磬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
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
以此三門方便示汝

楞嚴經如是六根隨拔一根脫粘內伏伏歸元
具發明本耀耀性發明諸餘五粘應拔圓脫不
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
脈望卷八

根互相為用又云識陰若盡則汝見前諸根互
用從互用中能入金剛乾慧圓明精中於中發
化○又云五陰本因同是妄想非汝六根互用
開合此之妄想無時得滅○圭堂云此過關後
事故楞嚴六根互用處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
成就見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
依如是法○又云或謂教中道無眼耳鼻舌身
意將甚麼互用却不道不與麼爭見得無所以

曰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類圓光色非色非斷無
也以神用故能互若局於根應安能互用也非

楞嚴經心精發揮十用涉入圓成一心名發心
住心中發明如淨琉璃內現精金以前妙心履
以成地名治地住心地涉知俱得明了遊履十
方得無留碍名修行住行與佛同受佛氣分如
中陰身自求父母陰信冥通入如來種名生貴
住自發心至此謂之入聖胎既遊道胎親奉覺徹如胎已成
脉望卷八

人相不缺名方便具足任容貌如佛心相亦同
名正心住身心合成日益增長名不退任十身
靈相一時具足名童真住自方便具足至此謂之養聖胎形神
出胎親為佛子名法王子住此謂之出胎表以成
人如國大王以諸國事分委太子彼刹利王世
子長成陳列灌頂名灌頂任圭堂曰此之謂形
神俱妙與道合真言妙則超詣世眼矣言合則
如水歸水矣

圓悟云把斷世界不漏絲毫如壺中自有天地日月圭堂云此所謂乾坤鼎器者也嘗示衆云譬如壺公一瓢中天地日月皆自然

華嚴經譬如蓮花果具葉中如蓮花有房蓮房有子蓮子有心而取之藕葉眇然而本具也豈從外得者

斬關出路子母分胎謂之一刻之寅

呂祖與珍奴詞云道無巧竅與你方兒一箇子麻聖卷八

後午前定息坐夾脊雙關崑崙過此子午非時

之子午乃指身中子午也子自尾間起火午從

泥丸退火皆須定息

論語思神死生章二能字二知字乃孔子齊死

生一人鬼之論

華子病忘儒生已之華子怒子貢怪而問之孔

子曰非爾所及顧謂顏回記之以顏子能坐忘

也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謂非特女弗如之吾與女皆弗能如之昔人有問夫子顏回何如人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南遊於楚見漢陰丈人孔子曰吾與女何足以識之哉是一樣文法

志至焉氣次焉至者到也謂志既至氣即從而次焉今試以身驗之靜中自見何必徒以口解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者鬼神也精氣不為物遊魂不為變而元陽與遊魂重來相見凝然不動

麻聖卷八

九

者仙聖也

絕欲保精以養命離心妄念以養性工夫條件雖多要之不外二門

兩腎湯煎膀胱火熱一道熱汁流入尾間直上

三關此先天之炁自然而然者也若夫鍊精化

炁肘後飛金必須一陽初生金蓮復動之時脫

出陽宮離其本位方與九重鉄鼓相近下閉上

升三車運轉以行防微杜漸之道所謂出乎爾

而反乎爾乃後天之烝有作有為之工也至人
不肯洩機使循文覓訣之輩混淆莫辨茫無下
手雖抽吸提絜而陽宮真烝兀然不應

心中意臍中腎中鑪三者自不可混身中先
天元烝也鑪中日逐所生之氣也俱是藥物

死生之際亦難矣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言雖
死而實未嘗死方謂之壽也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蓋知生則能了命知死則能了性矣又曰
脈望卷八

朝聞道夕死可矣言人能聞道方可以死以其
有死而不亡者在也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

天言其生平修為兢兢業業保守至末後一着信其
有主張可以死而不亡故出慶幸之辭以曉門

弟子也死生猶曰二者者自得道之
人言也若常人則真死矣

顯秘圖通行解訣修習性命超生滅都來本是
神氣精有內藥外
藥二項除此三般無餘說無餘說體
中藏得遇明師道自唱口訣泉來深有意屏除

黑暗得清涼得清涼光皎潔好向丹田賞明月
一陽初動心神降下子宮與烝合即同朔日
月相合也烝升頂中即月望也烝之升降動
靜一刻工夫去此一年即候烝一升
動自下而上烝一降一靜自上而下月藏玉兔

真土結靈鉛內有五行相匹配自然龍虎會丹
田會丹田總此訣周天火候分明說金蓮復動
即冬至一

呼一吸以行文武二火呼關吸關龍吟虎嘯掃
關爐鼎驚動嬰兒唧珠出現撞過尾闕象立春
節五卯沐浴浴至辰飛龍得位至巳王枕關上冲
午宜為泥丸宮象夏臣一陰生下降不行以後

脈望卷八
復還本位烹之所以一刻工夫
還詩週天應一年之節候也 上弦細細吸清

風下弦緊閉勿令洩勿令洩烝又急強兵戰勝
用抽提倒提小腹須着力緊攥谷道內中提內

中提貫斗危明月輝輝頂上飛若要三關夾脊
透倒提逆鎖即開地
也念囉哩華言鍊心真
虛已無念念囉

哩堅心志撞透玄關二十四人之背脊有二十
四節上冲泥丸

華光耀水晶宮蕙風吹起舍利子袖出坎中之
命以統離中
舍利子黃金色二十四孕

金蓮摘蓮蕊中藏一點升蓮蕊初生一點升言

此明即是如來容如來客配無為妙用無為無

不為以有為之法為下手運用之妙縱橫一撞崑

崑透三車搬運入華池三車謂上中下三車

牛入華池牛入華池謂入淨地

水旺滾滾黃河翻逆浪醍醐灌頂過須彌醍醐即泥

又謂白毫光甘露酒心從此降從此降入漕溪

漕溪路有幾人知絳宮中間十二級得來方作

上天梯上天梯從此傳此是如來大法船飛出

天門生淨土超升三界作金仙玄牝土釜在身

之所虛屬一穴是也

積無開闢下苦工金蓮復動是真宗金水逆流

無間斷三關九竅自開通青龍白虎翻金鼎白

藕青蓮滿庫紅三物採來歸一窟何愁不證紫

金容蓮心中心一蕊此指精之初生而無質也

復本宮蓮復動之時三車直上而下

不高不下半虛空中會取無中有金蓮復動

一陽生急急忙忙去下手軍南宮入北斗龍虎

飛騰顛倒走一撞三關如雷吼崑崙頂上翻筋

斗天花天雨乳紛紛舍利金丹流入口上中下

不用元氣化為甘露流入華池用舌抵勝神水

三呼一吸閉關淨氣即是玄風雷宇宙咽重樓

嚇得三尸無處走保天君不放手得失防危從

此守鍊成文六紫金身萬劫千年永不朽頂門

常放白毫光半夜日頭真箇有

先文肅公云少年不學墮復墮壯年不學虧復

虧老年不學衰復衰一日不學謂之荒一時不

學謂之狂一息不學謂之忘或問何者謂之學

答曰瞬有存息有養正念常現前是也故云仁

不可終食違道不可須臾離禮樂不可斯須去

正念不可刹那斷

楞嚴金剛圓覺心經皆以莊子一句破之云宇

泰定者發乎天光四經然也蓋般若乃吾人一
 段靈光又名智慧金剛楞嚴讚其堅固萬劫不
 朽也圓讚其不着相也楞嚴自定而入金剛圓
 覺心經自慧而入皆到彼岸也心者謂般若經
 卷甚多此其樞要故以心名之文有文心律有律心此則是為
 宋杜祁公不信佛法每嘲張文定為佞佛有朱
 醫者出入二公門嘗欲勸杜而未便一日杜病
 脉望卷八
 召朱朱以讀楞嚴未畢不即往既至公怒曰楞
 嚴是何等書耶吾知有孔孟而已朱出袖中手
 卷呈之公覽竟索餘不覺遽盡十卷乃嘆曰果
 奇書也因拉朱謂文定責其不早以告張嘆曰
 譬如失物既以得之不必詰其遲也杜自此即
 若有得江南名士徐鉉未嘗知有佛書中至以
 一帙楞嚴授之曰久閱當見精理旬餘表上曰
 臣讀之數過如一器中傾入一器中此絕難曉

中主晒之嗚呼祁公一覽而十卷遽盡徐鉉踰
 旬而不曉一字非根器之異乎或嘲脉望所錄
 枝葉扶疎無當於世用焉知予意欲留之以貽
 後人使知世外別有一種道理不全在食色勢
 利間也萬一有宿根者出焉則提醒之功豈謫
 抄耶

寶顏堂訂正脉望卷之八終

脉望卷八

註

讀脉望跋

吾邑代傳道學至吾師 文肅趙先生始大闡其秘蓋道不外性命故子思子作中庸以堤防斯學於似是家波蕩風靡之中首捨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而直指喜怒哀樂欲人就此已發未發不須更忘其戒慎以致中和而成位育固孔門正法眼藏也乃世之譚學者往往守其粗迹至稍涉性命則輒詆之為二氏使人醜二氏不

脉望後跋

帝非族且曰道如斯止矣惟先生獨能張膽明目公然取二氏與吾儒并頰而稱曰三氏一聖三聖一人三聖人一道也以是吾儕小子始得剖破拘牽略聞性命宗風而知子思子所以得傳道學特在中庸之一書中庸一書特專在性命之一章性命一章特在喜怒哀樂之四言而以此遂通於顏子不遷曾子不傷孟子不動子貢不得聞又以此通於仙之養命兼夫性佛之

養性兼夫命大都不過是物然後有所悟入以從事斯學而卑之乎視世之所謂道學者嗟乎能忘先生之造化吾儕者哉蜀史長玄公先生之冢嗣君也趨庭之訓得之更真聞之獨早其留心性命蓋自垂髫而然季五十卽屏絕世緣日夜為收拾人心是務厭薄書史勞苦身心則丐散局以居今觀所著脉望二書則公之深造性命入彼實際可想矣謂不媿吾文肅先生之

脉望後跋

家傳非耶愚敢為之說曰欲知子思子得孔氏之傳當求之中庸欲知長玄公得文肅先生之傳當求之脉望卒業手此卷尾與同志者商焉

寧澹居士龔懋賢跋

學問前輩譚道學者守矩矱斤斤毋失尺寸一語稍涉性命卽掉背而去之曰是禪也是玄也若將浼已焉詎知微言淵論尚未一啜其醜而闖其戶耶間有竊緒餘以佐談塵又陰勦而陽排之欲以自附於儒其用心亦狹矣故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孔之朝聞是死而不亡之旨也孟之夜氣是純絜之守之旨也三教一源豈虛語哉我伯父文肅相公謂經世者脈望後跋

出世之用出世者經世之體連徐二氏以闡吾儒之奧突於時門下士浸浸見性命之大全矣伯兄長玄達識利根潛心玄覽甘隱王傳沉酣百籍一語契道隨筆錄之間附已見編名脈望言性命大旨了了非徒言之實欲允蹈之也其克承庭訓而剖破拘牽者乎故文肅公詩云男也汝知學當齊物論差道無千載異言有百家私先宗貴文定公相宋淳熙間家君希光亦以

忠義聞而素恬養詳見往牒淵源濟美異性同符云

玄白子趙台柱謹跋

脈望後跋

四





河上楮談敘

曩余在金陵往從諸長者遊得聞所
 未聞遇曹中無事時取架上書誦一
 二過稍紬繹其義偶見管一班又憶
 往昔長老所稱說一一命楮生錄之
 積幾成帙會領渝州守郡故繁又多
 奔走之役更不暇理既由渝守移潼
 關關地雖當險塞然簿書少暇賓客
 軒蓋來有時是歲夏五月天雨閉門
 獨坐琴鶴軒中取曩所錄閱之意稍
 會又更益數語追念金陵舊好及生
 平所知交亦略疏其出處大槩存之
 為傳雲小志以示不忘蓋旬有二日
 而畢視曩日三倍之乃刪其繁雜取
 可以代客言者都而命之曰河上楮
 談而附以志其言漫無詮次惟所手

河上楮談 叙

楮談序

錄為先後庶幾籍以贄客無事咕
 咕為也或曰桃林之塞為函谷即今
 關內地昔柱下史乘青牛過焉關令
 尹喜強為著書今其言五千故在也
 言道德者師之河上公者當漢景帝
 時結草河湄為菴居之景帝從授柱
 史言已雲霧晦冥天地斗合失其所
 在彼二氏所言何如哉而子顧從河
 上為是也余曰唯唯否否夫子不云
 乎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余
 茲備抱關之吏幸
 皇路清夷桴鼓不驚不以其暇從牧猪
 兒袒跣呼梟盧又不解奕不能效蛛
 絲蟬蛻弊其精力為爛柯者所竊笑
 吾庶幾為此即不得稱賢於無所用
 心殆將免矣儻以是質之長者為發

五七五

墨守俾淺陋日有益又詎知非厚幸
哉則吾籍吾談多矣因敘次其語弁
之以俟後之日
萬曆己卯夏六月朔秦關散吏郁水
山人朱孟震書

樹說序

河上楮談目錄

卷之一

高皇聖度

報應之巧

練中丞恩遇

練中丞遺事

花狀元書樓

周所立

胡進府

五穀樹

孫兵籍

王吳死節

明玉珍父子

鄒興

鷄鶩食邑

關鐸萬勝

金文靖

聶大年詩

樹說目錄

前輩博雅

建文遺事

葉希賢

陳尚書詩

劉文安母

石潭戒舟人

枝山志恠

壽寧侯

練中丞降箕

石龍城

洗墨池

蕭公靈異

周公狗

白髮詩

魯孺人節

黎先生

教中丞去婦

黃給諫

胡廷尉

雅寧恠

武昌風水	胡後坡
淮清橋鬼	乙巳土食
麻陽苗亂	洞庭水鬼
桃川洞	盤瓠石
辰砂	水銀
張長壽	岩洞奇異
玉筍夢	廣壽石刻
虹沙夢	石匣池
雷斧石	東漢遺者
田生傳	前輩瓜節
許先生	雕空蜘蛛
記前生	京師宅
胡貞烈	金陵泉水
古鑑銘	詩識
卷之二	
萬鎰遇呂祖	二僮傳
梁公	萬中孕婦
四節指	羅氏婦
魘魅	王中丞
張中丞集	石鍾山詩

友石	陳憲使
峨眉佛見	昌州海棠
荔枝園	釣魚城
石頭草菴歌	温湯寺
定遠白兔	甘露
謝慧卿	唐行宮礎
箕仙	孟密寶石
巴中二水洞	華嶽靈異
武安靈貺	漢壽侯爵謚考
秦宜祿妻	女媧風陵
惠逸人	華州二烈女
趙生食酒	裴黃朝讀
甄生滑稽	史記錯誤
吳起蘇秦	荆軻傳
雍樹	恩公
牛鼎	陰重不泄
同姓名	棄觚投筆
喫酒救火	慶虬之
二柱二陳	張世傑
杜櫟語	寶積記

紀事差誤

著書遺誤

古今詩誤傳

太白集

永王東巡歌

長干行

太白贈杜詩

杜註

杜誦詩

韋蘇州佳句

杜常

僕散公詞

鴈門太守行

四十雙

節婦詩

簡西岳

升菴在滇南

黃夫人

李玉英

古今才婦

骰子詩

朱素娥

趙氏女

高三二傳奇

卷之三

停雲小志

河上楮談目錄終

河上楮談卷之一

新淦朱孟震秉器甫著

高皇聖度

高皇帝廓清海宇驅逐腥膻而又不階尺土以有六合自有帝王以來功烈之盛無與爲比惟漢高越泗上亭長滅秦誅項爲幾近之然漢高不事詩書輕士嫚罵

高皇帝既克太平郎延禮儒臣陶安李習方取金陵郎遣使聘秦元之訪問政事而又時引儒臣談論經義作爲詩文天藻煥發真不世

附錄一

出之主也及元主既殂爲謚曰順後獲其孫買的里失刺封爲崇禮侯遣書幼主入與其臣劉仲德朱彥德書令諭幼主取其子歸至七年九月竟遣宦者咸禮表卜花帖木兒送歸仍厚賜而面諭之曰爾本元之子孫國亡就俘曩欲郎遣爾歸以爾年幼道里遼遠恐不能達今既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故特遣歸見爾父母親戚以全骨肉之愛又諭二宦者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爾善視之又致書幼主大矣哉帝王之度

涵蓋天壤所謂商周終愧德克舜敢論功者
詎獨區區征伐政事之間哉

郭應之巧

自古盜竊之君聶聲紫色雖能暫奸天位然
不旋踵而禍敗隨之至得失之際造化者又
獨巧爲報應不爽毫髮秦滅六國楚最無辜
而卒之滅秦者楚也魏以鬼域代漢狐媚欺
狐而芳髦廢弒慘於辨協璜封陳留爲獻舊
國較若鉢兩晉之取魏自爲得矣乃冒姓之
劉淵起而議其後至繼司馬而禪者又彭城

林說卷一

八

二

一

之劉也朱梁篡紀李宗以覆沙陀之賜姓乃
壓鄆州而蹙之元起沙漠穢亂中原宋趙氏
之禍下及陵寢不知瀛國之封已陰奪其祀
至倡群雄而開我明者則林兒之宋也孰謂
天道夢夢哉

練中丞恩遇

鄉先達練先生子寧洪武乙丑廷試第二余
鄉人至今稱爲練狀元蓋是科會試首黃子
澄次先生次丁顯及廷試丁首選次先生次
黃子澄先是

高皇夜夢三絲墜地將廬唱以子澄年少論議
過激稍抑置二甲第一而以二甲花綸易之
三人者姓名俱有絲適與夢叶

高皇喜甚俱賜狀元授翰林修撰於是京師有
黃練丁丁練花之謔他書以爲黃誤余鄉舊有狀
元坊在學宮之左念少時猶及見之今毀矣
而先生集有送花狀元歸娶詩花娶未幾卒
先生詩有云極知身負君恩重莫遣心隨粉
黛移蓋諷之也人謂先生詩識云又先生父
伯尚洪武中以起居注直諫謫廣德州同知

林說卷一

三

比登第

高皇帝曰江南無練姓是必伯尚子也考吾學
編資治通紀雙槐歲抄塵談丹鉛狀元諸錄
及陸文裕外集諸書所載互異未有得其實
者歲抄謂子澄第三名得之中秘不應錯繆
若是豈革除之際前錄盡毀而秉史筆者亦
不及詳攷耶至以三絲爲雙絲謂狀元爲美
稱又謂以丁易花者皆出臆見水東日記又
謂是科狀元爲張顯宗而以雙絲事附之此
尤誤矣張辛六許觀榜第二非狀元也前蓋

遠寡聞非敢輕議第練為鄉人而長老傳聞非一皆鑿鑿可據若先宜人外家魯氏世以儒業著玉屑集有送魯師德詩集中詩多出其家所傳聞尤可信者先生大節耿耿區區一第不足輕重第當時

人君寵異三人至形之夢寐若抑黃一事非英明蚤見何以及此故特筆之以俟博雅君子他日採擇且以備鄉之故實非敢為異也

練中丞遺事

練死於靖難

文皇帝怒其不屈誅及十族余先族祖及先宜人吳氏祖俱以詩朋謫戍其他以片紙隻字株連者幾千餘家練有一妾一女靖難前俱留滄後就先生金陵先生一見輒泣下不止蓋知二人者不能死也先生死俱發浣衣局仁皇帝時女得歸嫁東坊陳氏今滄有練小女戶云練之先由三洲居城東坊為東坊民而祖籍尚有人靖難時或死或竄俱無存者今三洲有村農姓練氏蓋遠孫也羅太史洪先

過三洲訊之因哭以詩曰三洲烟草暮江濱未問遺墟淚下頻破冢有山歸別主遠孫無食寄貧隣百年天地誰非幻千古綱常獨在身莫為英雄倍惆悵天涯多少未歸人

花狀元書樓

花狀元家藏書甚富魯之先有隱者某博學嗜書尤善象戲魯授徒東魯積束修幾二百金歸道錢塘通鄉富商數人以象戲與他賈角輸直百金見魯至請與之角魯先從傍觀知其以二馬勝次日與角盡還諸商直并得

瑪瑙衫一

五

乃從花氏遊盡指所得書以大船載歸魯故藏書諸達官過滄必從魯借觀今微矣書散逸殆盡余家所得第大倉一稊耳周所立

余鄉磐谷國初有周所立先生者善口辯能詩文所馳不羈今所傳偽漢上梁文其手筆也時有定住字子靜者為陳友諒守臨江與周詞賦往還頗密子靜子

大祖抗于鄱湖被殺周哭之以詩曰綠錦池頭萬使君近傳消息不堪聞的盧竟死檀溪險

鸚鵡翻成郭土墳，蒿葉蕭條生夜月。棠陰迢
迢起秋雲，陳琳老大頭如雪。無復軍前草檄
文，清江重鎮牧旌麾。常憶蒸餠餽時文，采
風流三國士，才情穠麗六朝詩。石龍劃起波
濤變，金鳳翻從澤國辭。千載羊公遺愛在，行
人揮淚岷山碑。至洪武中以臨江十才子同
梁石門寅張司成美和黃體方徵入京練中
丞以其人輕脫，僅得臨江教授以歸。其子以
明經中鄉試，仕止縣令。先生扁其門曰皓首
窮經郡，祭酒馳四方之翰墨，青雲接武邑大
夫化百里之絃歌。黃體方亦余近鄉人，仕止
王官詩，效李青蓮亦俊爽可喜。余僅見其古
風一篇，二公家世微矣。集皆散落，志亦無及
之者，良可嘆哉。

胡惟庸

高皇帝詔罷中書省，以胡惟庸事覺故也。攷諸
載記多不同，如憲章錄云：惟庸總中書政專
生殺黜陟，資威福。兄子妻李善長從子佑相
結擅權，以陸仲亨費聚掌兵馬，令都督毛驤
取衛士劉遇寶及亡命魏文進等為心膂，令

太僕寺丞李存義陰說善長邪謀，事皆未發。
會徐節商嵩上變告。

亡命群臣訊之，惟庸遂死。陳建資治通紀云：丞
相胡惟庸謀逆，誑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惟庸居第近西華門，守門內使雲奇知
其謀，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勃舌駛，不能

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搥搥亂下奇，垂斃，右臂折，猶
奮指賊臣第。

上方悟登城眺，察見彼第內，衷甲伏屏，惟聞數

匝，亟還遣兵圍其第，罪人就縛，召奇死矣。迄

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唐樞國琛集云：太監雲
奇，南粵人，守西華門，通胡惟庸第，刺知逆謀。

胡誑言所居井湧醴泉，請

太祖往觀，鑾輿西出，雲慮必與禍，急走衝蹕，勒
馬銜言狀，氣方勃，舌駛不能達。

太祖怒其犯搥搥亂下，雲垂斃，右臂將折，猶奮

指賊臣第

太祖乃悟登城眺，顧見壯士披甲伏屏，帷間數
匝，亟返機殿，罪人就擒，召奇，則息絕矣。

太祖追悼奇賜莖令有司春秋祀之墓在太平門外鍾山西弁州山人史乘考誤云胡惟庸謀逆陰約日本國貢使以精兵裝巨舶約是日行弒即大掠庫藏泛舟入海事泄伏誅蓋薛言事發于徐節商曷陳唐言事發于雲奇而王言主陳而詳其謀逆之實余官南刑曹曾遊鍾山雲公墓實在焉有穹碑載其事甚悉則出雲奇似為實錄或事發時徐與商繼上變未可知也而薛並奇前後逸之似為失實

五穀樹

留都大內丞相府相傳有五穀樹其質如鐵石樹中能生物如五穀諸曹有事大內者往往入觀之第以禁地人不常至不得就彼一驗耳

孫典籍

孫典籍黃五羊人有詩名今廣中刻五先生集孫其一也

高皇時坐藍玉事死臨刑口占一絕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店今夜宿誰家

高皇得詩怒監斬者不以聞因并殺之雙槐歲抄載朝雲集句數十首殊膾炙人口乃以註誤不得其死惜哉

王吳死節

資治通紀載洪武六年梁王殺我使臣王律吳雲等攷他錄律以五年正月使而以是年十二月死雲以八年使而以是年至雲南沙糖口為戴知院等所殺非梁王也憲章錄逸王死不書而通紀合王吳為一俱誤

明玉珍父子

余以甲戌之夏領重慶符重慶古渝州也勝國時明玉珍據其地國號大夏今府治即其殿基譙樓即午門也舊刻天下太平字尚存徐一日登玩其上見所懸奉天殿金字扁置續塵中亟命燬去橫江鐵鎖三今故在督糧併宅中一日構小軒發土有石龍二蛟蜒大許口有穴似當時宮中注水具然基湫隘殊甚渝形勝固奇第山石參差勢急促無停注涵蓄之意僅有險可據耳他載記謂據成都誤也明氏當宇內擾亂獨據一方頗能撫有

其衆天兵至彭氏母子就太平門面縛不血
 一刃民得免兵革渝人至今猶稱明主人云
 其左丞宅亦在城中頗高大爲慕江羅氏居
 衆及見之左丞者戴壽也右丞萬勝者黃陂
 人智勇無人王珍寵愛之甚妻以弟婦號明
 二開國之功勝居八九王珍殂昇即位勝與
 知院張文炳有隙密使人殺之內府舍人明
 昭因矯彭后旨殺勝保寧守將吳友仁以勝
 死非辜遂據城不受命戴壽攻之友仁登城
 譖曰使叅政文彥彬來吾即降矣彥彬入乃
 告壽殺明昭友仁出詣壽軍馳至重慶謝遂
 爲君臣如初昇性溫雅好辭賦其賦桂花詩
 云萬物凋零我獨芳花心金粟帶微黃莫言
 夢小雞堪玩露冷風清天地香昇降後封歸
 善後送高麗彭氏召入宮側不知所終
 彭氏也仕王珍活灌縣饑民有功守
 瞿唐中火箭死
 高皇帝嘉其節爲立廟夔關祀焉
 鷄鶩食邑

明氏存日以長壽墊江大足爲鷄鶩食邑
 徵穀以石計後遂以定稅額故三縣歲課獨
 重云嘗條其事上官以額久定不便改第稍
 爲減別徵然後當有處也

關鐸萬勝

關鐸崇仁人豪俠負氣嘗北遊賦詩有西風
 吹醒英雄夢不是咸陽是洛陽後以策干劉
 福通號關先生與破頭潘沙劉二等破元澤
 潞等州掠塞外焚上都轉破遼陽兵不留行
 遂度鴨綠江入高麗高麗王奔耽羅海島中

其臣納女請降將校以下皆配以女鐸恃姻
 姪荒妮無備高麗密繫其馬山間一夕傳王
 命但非國人皆殺之關沙遂死萬勝者黃陂
 人壯年智勇無人明王珍愛之妻以弟婦稱
 明二王珍僭號改元以勝爲司馬復姓萬二
 年遣勝攻雲南勝兵不滿萬咸以當百二
 月抵雲南元梁王宇羅先二日走屯金馬山
 以自固夷部皆震懼約降遂上平雲南表曰
 大軍甫發於三巴踰月遂平乎六詔又曰慨
 念中華之貴反爲左袵之流在位貪殘生民

困悴又曰初臨烏撒蠻酋迎款以供輸繼次馬湖敵壘望風而奔潰因以馴象為獻玉珍遣使勞之初勝之入雲南也元兵不測其多寡既孤軍深入饋餉不繼梁王獲勝親吏知勝兵僅八千人又皆瘡痍遂聚兵大理勝知情見勢屈乃引兵還夫以漢唐全勝不能克六詔而有高麗二人者轉戰倏忽俾二國之人智不及守勇不及戰堅城重險若履平地可不謂才略過人哉鐸以驕淫死勝以孤軍敵使鐸左右有人勝鄒李繼至又得主而事

林以卷一

十二

則二人者當前與英衛論功後從藍傳紀績矣僭竊中未嘗無才特在人主駕馭指示之耳若二人者乃為福通玉珍所得惜哉

金文靖

練中丞子寧金文靖幼孜少在膠庠相友善中丞謂文靖曰子他日為良臣必為忠臣二公後俱以春秋魁多士臨春秋之盛蓋自二公後稍傳安成今人知安成之盛不知二公實始之也中丞死靖難而文靖從戎祖入內閣其勸班師及密謀不發喪最有功

社稷傳云公處僚友能讓鄉父老相傳

成祖謂公金老實然以文貞文敏之才同心共濟愈於忌賢者遠矣至却或人之請卒不為子弟求祿老實者不當如是耶良臣之期為不負矣

聶大年詩

臨川聶大年為仁和學諭后以修史召至京卒其詩在國初頗為人傳誦有辭四省校文詩云名藩較藝遣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難過大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

林以卷一

十三

仙遊遠八桂林寒木葉疎寄語青雲舊知己莫因辭賦薦相如

前輩博雅

余郡前輩博雅在宋稱二劉三孔貢父至譏歐公不讀書他可知矣今所存惟公是公非二集孔存有六帖雜記餘皆泯泯國初邑先達稱魯侍郎得之張司城美和曾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以神童舉洪武中修元史金帛之賜魯為首編禮書歷舉傳記以決是否二年由禮部主事拜侍郎

上幸鍾山撰其露賦獨見稱賞嚴陵徐遵土曰
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筆為古一以舌
為筆蓋指宋學士漁及公云今其後皆為耕
農無一儒者遺書不知所在張撰著最富載
性理諸書又有群書備數傳于世洪武中以
十才子舉後致仕歸

高皇親洒宸翰賜之今尚存余同年進士張貞
外克文鄉進士克文其後也

建文遺事

建文君之生也頂顛頗偏

高皇撫之曰半邊月兒也又與

文皇侍奉天殿

高皇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可對之建文曰兩洒

羊毛一片氈

文皇曰日照龍鱗萬點金又試新月詩云誰將

玉指甲搯破青天痕影落江湖裡魚龍不敢

吞

高皇蓋策其不終而知必免於難也乃匣髡緇

及牒授之曰有變發此或云劉文成教之及

靖難師至發之乃揚應能度牒也遂削髮披

繼於地道出有程濟者朝邑人有道術為
池教諭常寢食朝邑而治岳池事不廢先
書言某日西北兵起繫至京下獄後其起以
編修克軍師徐州之捷諸將樹碑紀功濟一
夜往祭碑人皆不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怒令左右推之再推遽自止披碑索
諸將名族之獨濟姓名以推得脫至是與衛
史葉希賢從每遇險幾不能脫賴濟以術免
遂自湖湘入蜀由蜀入貴州程番店白雲寺
由程番入雲南武定居獅子山復由閩最後

楮六卷一

十五

入廣西橫州南門居壽佛寺十五年僧徒聚
者日衆又遁居南寧陳步江一寺僧聚如初
又去南寧雲遊四方正統五年復至廣西思
恩適知州岑瑛出當道立呵之不避索度牒
視之乃楊應能也因自言曰此非吾姓名吾
朱允炆也自金川失守木內火起吾潛由地
道以出由湖湘入蜀雲貴闕廣轉徙流落今
四十年老矣願送骸骨歸瑛太駭聞于巡按
御史送赴京寓大興隆寺號老佛程濟從焉
京城內外僧拜謁無虛日皆曰此海外高僧

科道官恐其惑衆乃下獄朝廷不忍以太監
吳亮經侍建文使審視老佛既見亮即曰汝
非吳亮耶亮佯曰否曰我昔御便殿食子鴛
棄片肉于地汝時手執壺狗飴之何誑我也
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經死老佛入
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程濟者後不知所
終云或曰朝廷命三匹於中官視之皆不能
認最後一人至建文君曰我昔欲殺曹賊擲
下金鎗誤中一人是汝也今瘡癥在乎解襟
示之遂抱頭大哭良久乃止諸中官為之掩

楊說卷一

十六

泣蓋曹國禦

文皇敗歸建文君鎖之太廟持金鎗謂曰國若
亡爾必先死于後城破不及避歸人黃
潤玉為廣西提學見建文君跡至其室曰我
朱允炆也長身巨鼻聲如洪鐘建文曰朕思恩
州為思恩府先建文君焚宮時
文皇疑匿僧溥洽所以他事禁錮洽又命給事
中胡濙以訪張三卡為名又遣太監鄭和等
下西洋徧物色不可得嘗賦金陵詩是日乘
輿看曉晴葱葱佳氣滿金陵禮樂齊興龍虎

地衣冠重整鳳凰城又詩曰流落江南四十
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
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兩
聲悲浦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
曰鳳皇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
丹山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
還漢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
宮猶在翠華臨又曰闕罷撈嚴磬懶敲笑着
黃眉背燕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
里高款段久忘飛鳳輦架紫新換袞龍袍百

楊說卷一

十六

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鳥早晚朝然考通紀
憲章皆云歸自思恩野記傳信錄皆云歸
自雲 吾學編於遜國記云自滇南呼寺僧
曰或云文也乃聞于朝傳之京師於吳亮
傳云出自田州土官所今觀思恩之陞為
府及黃督學潤玉言其歸自廣西為實此
事也以鄭端簡之該博亦或自相矛盾後
淺學則又安所取衷哉 新月詩出草木子玉司卷元
美以為元順帝作
葉希賢一名雲浙江松陽人國初以賢良

進任監察御史或云改授翰林學士壬午六月之變家

人驚潰相失疑其已死乃發喪以衣冠歸葬

希賢實從嗣君出亡隱姓名削髮爲僧西南

走重慶之善慶里遇隱士杜景賢與之遊常

往來白龍諸山傍有松栢灘灘水清駛每就

澗焉景賢素豪有力爲之寺希賢率其徒數

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呪人諦聽之則易乾卦

也景賢固知其非常人婉辭之曰相釋誦儒

將儒行乎不可亟誦佛經希賢亦會其意

遂專誦觀音經寺因以觀音名希賢好觀楚

楊該卷一

十八

辭或放舟中流朗誦一葉畢輒投於水而哭

哭已又誦終卷乃已性又嗜酒注一壺俟

客客至即飲客不至雖稚童亦監拉之入飲

飲半醺呼兒童曰我歌爾和竟瞑焉而寐

號雪菴和尚一云希賢號雪菴願以爲爽指柔白剪

剪落筆成章詞不甚二室意氣渙發能感

愴人死之日其徒問曰死宜銘何許人

也張目曰松陽問姓名不答遺詩若干首可

真子爲刻之時有補鍋匠亦毀形韜迹往來

隆安里中竟佯狂以死蓋希賢僚友同出於

者也又有河西傭及馮翁則莫究其踪跡云

此出樵李郁奏盡心錄攷鄭端簡雪菴和尚

紀曰雪菴和尚名暨不知其姓末又曰此松

陽葉希賢也至葉希賢傳則曰葉希賢監察

御史也或曰浙東人或曰起家鄉薦入臺侃

侃自負建文中屢疏言用兵事又嘗劾耿李

二大將失律金川門失守又詐藩守門者後

坐逆黨死之則與雪菴爲二人矣然詳葉傳

死不甚明其爲雪菴無疑余至重慶詢松栢

灘今屬順慶府大竹縣士大夫亦云葉希賢

楊該卷一

十九

即雪菴云

余既述希賢事矣偶閱王中丞筆記有葉希

賢傳贊因附記焉葉希賢松陽人繇賢良舉

異等授監察御史事建文主有直稱壬午

文皇帝下京師兵亂家人驚潰相失疑已死爲

位哭而希賢實不死陰從建文主出變姓

名削髮爲僧古何至蜀重慶建刹松栢灘朝

夕誦經呪不絕或聽之乃易乾卦之石又時

放舟中流歌楚辭畢大哭乃歸又有補鍋匠

者不知何姓氏毀形爲人傭工往來隆安里

竟徻狂以終人蓋言亦御史希賢同出云逸史氏曰偉哉諸賢乎為建文君死也然所仇猶從義焉

高帝且食之人臣稱委質故主回面而改嚮非忠也激忿而殉以明節也義衛志智衛身托方外之奔跡下可見故主無辱先人若葉生輩者足矣贊曰壬午之載帝歸於藩神龍潛菹戰血在原先死則方秉誼何敦後生者若藏哲何淵猗歟二臣各徇所安不見比干為奴則難

陳尚書詩

陳尚書汝言潼關人天順初以奪門功至兵部尚書後竟坐石亨黨敗然其詩亦清麗可誦秋夜云喔喔菘雞唱五更起極大星明佳久搗練秋如水壯士吹笳滿城江海久漸生計拙干戈深動故園情天書望斷南來鴈惆悵空令涕淚零余入關意家必有集存訪之後人微甚矣關志僅載汝言資敏家貧嗜學不倦時衛未有學廼遊荆蜀訪聞人學學成歸客寓西安有某公者夜聞讀

聲不輟問之因閱所業乃為占籍長安遂魁戊午鄉薦壬戌登劉儼榜進士潼士選舉蓋陳為首云

劉文安母

宗伯承新洞山尹公臺為余言劉文安母夫人事甚悉頗與祝京兆野記異尹南者公會祖也與文安父石潭先生交莫逆翁居在潭之上去先生居隔一水每歲秋翁携酒邀先生過莊居談論連日先生素負氣節雖甚貧絕粒亦無所干翁每履莊之入悉貯

以待先生先生年四十無子翁勸之買妾曰吾莊居張姓者有女三俱未適人僕有意余為君聘其長者於是擇日令其室會先生之室俾於莊居見其女女消問之避山後萬松中不可得見止次女侍前奉卮酒因相與謀曰長者去無福次者當之可也乃共取銀繫其耳於是次女竟歸先生是生文安公與方伯少參春元四人文安貴封夫人年八十餘尚健稍前知未來事天順癸未二月十五夜文安第試禮闈夫人忽口今夕月色紅甚恐

一第... 冊... 卷... 3... 日... 月... 年...

禮闈有事是歲禮闈果災文安弟僅以身免
又言莊後有萬松嶺其上有玉女祠自夫人
主神像屢塑不就終其身云又言文安少七
歲時翁與先生從潭中浴解衣掛枯樹文安
在側翁曰千年枯樹為衣架爾可對之文安
應聲曰萬里長江當浴盆翁曰是兒他日必
大用今張氏子孫尚為農劉子孫甚盛過其
家敘中表不廢野記稱極溺而得其母蓋妄
也考先生母本姓繒氏非張氏也恐尹公以
同姓諱之與尚俟他日質之也

石潭戒舟人

石潭先生篤學好古起居最慎然頗近迂相
傳先生計借買舟北上戒舟人曰
岸三尺舟人曰秀才第閉船牖無出外我則
如約於是先生居舟中舟人竟放舟中流不
知也先生後覺之竟不北上終其身不仕

枝山志恠

野記作于祝枝山元明枝山好集異聞而書
為吳中第一每客來談異聞命之酒或與之
書輕佻者欲得先三書必深為異聞以告先

生不知其偽輒錄之今所撰志恠蓋數百卷
中可信者十不能一野記所書大率類是矣
壽寧侯

尹宗伯又言近世紀錄多失真如救壽寧侯
事出李蘭汀闖老而徐咸錄於張文忠傳蓋
是時文忠罷相尹公在京師

世宗內批甚厲蘭汀... 千門以示百官公所
親見也

練中丞降箕

余邑城東百華寺練中丞舊游地曾有題云

枵腹卷一

二二三

閑抱瑤琴訪百華者是也先大夫為庠生時
歲大比督學使者將至有宋某者頗自負授
徒二十餘人就寺肄業乃請箕以下進取箕
動如飛問宋某云何言曰黜宋不平之諸生
叩之皆書一不字宋大恨恨因問仙何人乃
書曰乘春重過百華臺野蔓穿窓帶綠來柳
底黃鸝聲欲碎花間青鳥意還催又書一練
字乃知為中丞也將去復書曰宋某事勘得
是實是歲宋以文藝黜二十人無一錄者中
丞精爽尚未忘故鄉耶又何其言確而中也

余亦嘗叩箕口必有贈詩數首皆寓期待之意辭稍質茲不錄

石龍城

臨江為石龍城父老嘗往時江中有石蜿蜒如龍狀頭角爪甲皆具有周禪師者居慧力寺頗前知有神術察龍為恠一日運霹靂碎之今城平石有石如假山置屏間皆龍石也石色白文隱隱類鱗甲居人習見之亦不以為異

洗墨池

邑百華寺有讀書臺陶桓公故蹟也下有洗墨池池今為井寺僧云往歲邑有占魁選者池水盡黑鄉先達劉公麟占禮魁是歲水黑甲午黑先大夫應墨泉之號以此戊午又黑余復忝竊桓公母為塗人第不知桓公曾寓此否也池真偽尚未必然所謂黑者亦泉脉偶然不足為異也

蕭公靈異

余鄉大洋洲去縣四十里有蕭公廟公名天任祖伯軒宋咸淳間死為神立廟元時以

子祥叔合祀本朝嘗遣官諭祭公永樂中屢著靈異詔加封六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相傳公客遊四川時從舟人求寄一猫重千餘斤舟人難之公曰第許我我自能致之因去不知所在舟至洋洲舵淺不進前夕其家夢公云吾寄一猫在客舟明日可往取比出至江問客舟猫所在舟人恠訝家人云昨夕吾翁夢報我因共曰昔發舟時有一老人求寄猫後不果來豈即此也因共從舵尾索之猫繫其上又客舟載芝麻江上舟忽漏然不可尋因共祝神漏輒止比艤舟出所載舟漏如故索之有一魚從漏中出腐矣年八十一坐化洞庭之上

成祖北征見有神從空中助旗幟書蕭字因加封順天王今其猫在廟門之右大可盈屋又有靛桶一在門之左家人謂公死時囑無莖我第以靛桶覆之今其尸故在凡從江行者叩之無不嚮應於蜀尤著云

周公狗

有周公者余鄉人去余舍僅一里許其像乃

肉身顯江舊有廟後祀家人移入舍祀焉相傳公爲水神大著靈應有爬沙狗能爬沙湧泉水余舍之後過大江岸高三四丈上多民居近十年岸崩及民居下爲一深潭潭上下水甚駛潭中有一物狀如黑犬第脚稍長每炎暑時從潭中出曝對岸沙中人競噪之輒復入水或投之石殊不懼如是者三四年今潭又稍平是物無復見矣豈張司空所謂癡龍者乎抑即公狗也

白髮詩

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此唐人詩也先祖素齋府君挽周氏父子云于今白髮無公道不上周郎父子頭蓋反其意而用之也府君少豪俠好義尤喜爲詩惜散逸不存余又嘗於敝曆中見和唐人無題四首俱有致後計借往來數四歸檢篋中則已化爲鳥有矣止記一聯云綺檻留雲迷薜荔玉蕭吹月隔芙蓉此外有桑榆詞稿尚存

魯孺人節

外祖母魯孺人者珠溪魯府文毅女也魯故

軒

卷一

二十六

一

儒籍嫁外祖吳皆蓋翁外大祖梧岡翁博雅能詩外祖年未弱冠尤有俊才長者皆來就學孺人年二十一外祖得弱疾甚劇無子止先宜人年尚幼外祖爲詩一篇書付孺人曰善視之詩云魯女吳郎美一雙何期郎逝女孤孀蛾眉不許他人畫雲鬢休同舊日粧我口祇今啼杜宇爾身從此效鴛鴦西風慘慘黃泉路地下人間兩斷腸又書一紙曰明中豈料無天地暗裡休疑有鬼神遂卒孺人誓志撫先宜人而朝夕紡績養梧

軒

卷一

二十七

一

岡翁翁卒先宜人適先夫夫孺人日夕囊所遺詩佩之年六十餘始就先宜人養八十卒余弟季奉柩葬吳氏鰲頭山孺人性烈烈如女丈夫即心甚愛先宜人然每正色戒之先宜人舉諸子晚孺人保抱鞠育恩甚至余稍長見囊中詩未嘗不對孺人泣相視也監察李公循義按江西爲扁貞烈善之第惜後無人疏列之朝不及表揚之

黎先生

先大夫在邑庠喜爲詩與黎先生汝登雲交

莫逆黎有滄洲書屋先大夫嘗就其中倡和
或共放舟中流從先大夫湖上飲一日元夕
乘月從滄洲來適族人張燈湖濱因邀黎共
飲酒闌黎去又邀之遂見一人醉從月下歌
黎喜甚先大夫復取大白酌黎因聯句曰萬
家簫管沸樓臺想見金吾九禁開清夜何人
歌不寐滄江有客去還來燈幢掩映尊前動
春色分明月下回輪與山人得三昧酒酣餘
興更添杯又咏老人燈云白髮缺三字身輕
火煉成形容雖潦倒心孔却虛明前輩風流

交契可想見矣

教中丞去婦

太公釣渭代傳覆水之辭翁子負薪室有後
車之載窮達遲速難可預期至結髮之歡中
遭厭棄如二公者尚爾况其下乎鄉先達中
丞教公宗慶新喻水北里人少寓思南家貧
績學不輟婦屢求去公從之未幾入郡庠是
歲舉鄉試婦再適郡胥窘如故公送入庠時
過婦門婦竊悔之矣及領薦還郡鼓吹迎公
婦見悔恨逾甚是夕自經死公後娶今南京

兆羅君繡藻女兄閨闈甚睦又自為室其女
弟相守無間云夫不忍一日之約而絕百年
之歡婦之死晚矣乃教公貧不廢學勇不溺
私卒之身與名樹立烜赫與二公相望而三
偉哉此可以風矣

黃給諫

鄉先達給諫黃公名仁山號北川居士當
世皇初年為南給事中直節耿耿不為苟合時
永嘉當國公抗言疏論又每同諸大臣會議
公言不輕發諸大臣皆忌公曰黃某奴視公

稽說六一

李九

卿因坐是屢謫公不為動晚居鄉更為和易
喜獎誘後進余與表弟鄉進士吳子明去公
居不二里嘗候公公每出酒飲與論世事性
能飲嗜書酒酣間為說往事一二則至夕乃
罷最器余二人歲計偕公必命酒酌二人為
饒丁卯公年八十二余往辭公公呼酒酌至
醉謂余曰子此行必高第幸自愛子明雖才
恐一鄉無二進士當少讓子夕送余出公立
門外視余行泣數行下又曰吾老矣此行不
復得見子因共悽然久之乃別先是戊午余

舉于鄉時分宜當國權勢熏灼鄉人無不遊其門者公謂余曰此行當自酌既爲鄉人不得不見第不宜數數勉力此行無失身也戊辰余成進士授南刑曹公走書規余曰南都多鄉人商者每來訪携駝駝候門甚虧雅道子不宜拒第禮而遣之余心服其言後二年卒嗟乎公之愛余至矣

胡廷尉

廷尉練溪胡公名叔廉爲人和易居鄉尤退約絕不以勢位加人鄉有武斷者凌之亦不

稽古卷一

三十一

校也尤喜獎進後輩余與同年朱文卿在邑庠時公時取其文讀之輒擊節稱許聞余爲先人卜地即推所卜與之不少吝又令其弟約余爲文會會畢公每寢輒起呼燭把誦爲評品稱說乃復寢余讀書虹沙公一日放舟同李廣文訪余談論連日夜將別取酒臨江坐釣石上令童子摘黃菊入盃中飲數爵因誦杜公詩曰舊摘人頻異新香酒暫隨又囑余曰吾鄉所望二三君幸勉力自愛已咨嗟良久別去後二日公卒嗟乎公似有前知者

矣公在分宜當國時厚自韜晦在省中若策虜情等疏皆國大計後分宜胷子縱日甚公稍忤其意即託疾歸令臨海時值海上颶風水溢居民漂溺死者萬計公一一行視其地爲收而掩之又識今司寇王公爲婚秦氏延之官舍平成其學夫人劉氏温州二守譙夫女兄賢而多識尤知書公在省中一日曝所交遊書夫人間視之爲品詞語藻謬情相與真偽驗之良然里中婦或從夫人誇公榮達夫人輒顰曰主上英明百官廩廩將順不暇

稽古卷一

三十一

朝承恩暮賜死非虛言也何榮達之有公卒後三月毆血死

睢寧恠

先大夫以乙未上春官不第署睢寧教睢自劉六之亂死者十九庠無完舍先大夫假楊氏民舍居焉舍近學宮後有大池一居民言賊殺人輒投池中積與池滿每兩夜鬼啾啾有聲人過者或溺或迷不能去學宮禮殿後有穴五六居民指爲大兎穴大兎者狀如犬稍大每日午人靜輒出殿前向日人從隙中

窺之噪而入輒入穴中不能得楊氏居有書院一往往夜中踰垣入余家老僕顏持槩逐之中其腹墜垣下輒躍而去書院學于二十餘人每夜扃戶歸一夕門鑰不動諸學子書悉裂為碎紙積室內惟余與南平游明府於北書獨全置案上室內又有虫大如榆筴背若人面耳目口鼻俱全余童子時亦不以爲異也豈積冤所化耶大免不知爲何物記稱媪能食墓中死人腦者豈其類耶書以俟博物者

武昌風水

先大夫教武昌時初試諸生見文藻特甚然三十年無一第因詢之皆云學宮面樊湖舊有堤杆外水歲久圯壞氣渙而洩宜稍築舊堤又西山據其右東為民居卑弗稱乃謀于邑憲使孟公大尹陳公經歷方君及耆民劉君典膳嚴君輩先大夫首捐俸為倡孟公輩皆捐貲若干庠生諸父兄各若干鄉義士各若干屬孟公主其籍而劉司出納先大夫日取酒邀孟公從堤上行督其縣民踴躍鼓舞

胡後坡

即萊傭樵子皆爭前出一錢為助又立文昌武安祠於堤之左為石塔其上堤成縣人爭命曰朱公堤又題學門曰文筆揮天掃動九霄星斗義堤止水養成萬化魚龍於是諸生各攜書就學舍業幾百人每旦先大夫坐堂上為講四書經義畢次命以題諸生爭自奮勵誦聲洋洋徹曉不輟是歲熊中丞持首領鄉薦次李緒次孟公子次方君孫某自後科第不絕咸歸功先大夫至肖像立專祠云

武昌丞胡公芳者華亭人也少有聲場屋充工詩書學蘇文忠因自號後坡居士居官清約喜與先大夫遊間命酒從西山諸勝遊酒中倡咏酣然樂也先大夫有詩云人在西山更倚樓無端風景上簾鈎萬松關近天低處九曲亭當雲上頭吳業祗今何地著楚山依舊帶江流千岩萬壑鳴宵雨洗我年來范老憂公擊節賞曰萬松關九曲亭自有西山來殆為今日設公有宮詞十首嘗記一結句云叮嚀積翠池頭水紅葉無題莫漫流大有風

叮嚀積翠池頭水紅葉無題莫漫流大有風

人之致一日先大夫呼余出公面試以對曰
兩戰緣蕉鷺鷺夢念應曰風敲班竹亂鳩聲
因呼余為小友先大夫擢應天教公握手嘆
曰子期行矣誰為賞者我自是東管絕弦矣
後擢某縣尹致政歸余家尚有公手書詩若干幅

淮清橋鬼

少從先大夫宦金陵先大夫遣就何先生家
授春秋先主家淮清橋其子承先嘗為余言
近城有樓多鬼恠能惑人無賴子嘗携草索
故置梁之上若自縊者鬼輒啾啾從梁上助
之時方授經不及就其地視之相傳國初時
城內外有圍棋擊鞠鬪鷄走馬及三五人聚
立而私語者皆捕置一樓但汲水飲之三四
日輒死樓名道遙在淮清街豈即其地耶噫
亦異矣

乙巳土食

乙巳歲春夏江西大歉米石銀一兩餘山中
民無食采薇蕨已盡乃掘白土為餅餌食之
土色微類粉而膩富家屠豕土蒸肉為饅

首味亦佳然不可久食土民食久者氣塞不
通往往往致斃又余家厚湖上菱葉最茂貧民
競採食之富家取以為蔬滑而細亦可啖先
大夫午日詩云閒說土饅充蕨粉且便瓜豆
對蒲觴蓋紀實也白土相傳即白石脂云

麻陽苗亂

先大夫尹麻陽時蠟爾苗正亂初遣一細作
來獲之其人小而黑首無巾迹手獨骨以此
辯之後出掠陞家寨寨民符正邦獲其一斬
首二又出五寨卜攻城不吉酋憤而來過溪
一酋溺死又一酋為毒蛇所斃乃還攻五寨
破之又從小坡來攻城小坡兵五百人與之
角殺苗百人苗敗走匿山中三日餓死過半
自後不復言攻城矣中丞姜公儀張公岳皆
欲上先大夫功會姜公去張公卒先大夫亦
留滯以殳功不及錄云

洞庭水鬼

余以丙午冬從先宜人泛舟洞庭是日微風
天水如鏡舟行甚適夜入湖口泊岸止茅亭
數家月色湖光一望無際漁舟數十往來波

間或歌或漁先宜人以孤舟獨宿寢不成寐
夜半漁歌寂然聞水中瀝瀝有聲俄上舟之
前行逸舟後已又上蓬窻聲若以水絮撲窻
者先宜人甚懼余夢中諦聽之啓先宜人曰
無恐聲忽墜波中良久復上如前先宜人愈
益懼余乃大言曰此水鬼乃敢爾耶競躍入
湖中若三四人者呼僕人出視之四顧寂然
無復人跡詢之舟子云湖中每每如是至有
拽舟人共溺者夫水中遺鬼何所附著顧有
形與聲揆之常理誠不可曉

桃川洞

桃川洞在常德武陵縣洞出方竹即晉漁人
遇秦隱者處然洞當孔道又乏流泉似非當
時舊蹟疑好事者因陶記而附和之與邑有
楊生者題對聯二頗佳其一云仙跡久荒方
竹依然環洞口神機誤洩清流無復到人間
其一云車空風雨洒天台樵子留連直要看
盡了這一番棋局滿壁烟霞迷石洞漁郎消
息只因誤放出那幾片桃花先大夫有詩云
故事相傳始晉秦桃花依舊往年春明庭萬

里來重譯流盡殘紅誰問津

盤瓠石

麻陽民其土著者皆盤瓠種與苗同祀有一
石在某村名盤瓠石民共祀焉人有犯之者
輒從石詛之未有生者有犴狢其先世亦同
祖充善弩射目皆豎善坐草往往從草中射
人人立斃即苗亦畏之每遇九月某日禁人
行是日皆閉戶不出出即有蛇虎之害有病
及出兵舉事必倒一牛占之其法取一牛二
人握其首向神一人以利刃刺牛腹牛一刃

辰砂

輒倒者占以為吉則病必愈事必濟兵出必
勝不然則止又擇他日占之又能以祖術呪
脫枷鎖往大征時獲苗數十皆以大椎碎其
肢而以鐵鎖肘錄禁縣倉中戒無得入磁器
一日守者出令人代之誤以一磁碗入見諸
苗取碗敲之口喃喃作呪鎖盡脫已出倉矣
守者無計乃取火盡焚其倉苗盡死

辰砂

辰砂產錦州萬山麻陽故錦州先大夫尹麻
時值苗亂萬山之砂遂塞所出者砂皆各土

司物也邑人云砂在萬山坑中其深不可測砂有床取砂者攜乾糧入首掛一燈行且鑿且行有行數日不獲一床者床在石中色如白玉砂如箭出床上有床寬尺許者去其砂床尚可用值金十數兩富人取為屏瑩潔可愛砂所出處紅白相錯亦不易得云砂上者其價不貲每過江湖必累以狗皮藏之米中不然舟中光燁燁起即風雲黯黑蛟龍出波中來戲知者必投砂水中否則人船俱溺矣

水銀

水銀相傳為硃砂燒鍛而成者近水西宣慰司皆掘地得之又甚多麻陽獄中土人有掘之者以布盛土從水中淘之土去盡餘皆為水銀視鍛砂省力十倍

張長壽

麻陽北城外有飛山廟天順中浮梁李春宰邑時有張長壽者因貧奉廟中香火一日掘地獲窖銀數百錠皆有長壽字顏廟中無芥鑿乃往從匠者借斧碎之稍稍置衣食匠者詰其故不能隱告之邑宰輦而入之銀萬餘

稽說卷一

三十八

兩盡取為修理費今縣治及城皆曩時建也邑人云元末紅巾亂有田姓者為魁一夕從重慶劫長壽縣庫銀故長壽物也而發者姓名實與之合是殆有神啓之與

岩洞奇異

辰州山水奇異處俱以地支名如辰溪酉溪大酉洞小酉洞大酉之傍有鍾鼓洞中有二石叩之一作鍾一作鼓聲應洞又有小穴相傳有人入者見中有一穴露日光又稍入有一大池可二畝漸入漸遠至不可竟余曾叩

稽說卷一

三十九

其石信然酉陽宣撫司地亦相接聞有一洞亦能作鍾鼓聲又梁山白兔亭去二里有蟠龍洞中深里許觀者火而入有龍床有石田有石傘形絕類雕刻所為中有龍每遇旱輒從洞祈雨兩輒應三三瀑布雙下如飛龍洞所出也余丁丑夏過此欲往觀之士人已具燎火須臾雨乃不果遊僕夫云龍最靈不欲人犯之蓋從入者或多少不潔每逢官遊後洞必雨居人謂龍洗洞云又永川一山中有洞亦龍洞也中有蝙蝠大如鴉州有洞聞中

有佛像門屏如人間丹漆繪塑者事載七修類稿天地間何所不有特人足跡有未及耳

玉筍夢

玉筍山去邑城三十里山有九仙其夢徵靈驗與閩九里湖大約相類余讀書虹沙時黎先生汝登每約余遊已又中止一日又書來約余乃以前事詰之先生再械書堅約期以翼日晨往舟輿已戒是夕余夢從先生遊至山半有通者來迓共止一亭中設木案石硯各一又出一冊請余二人題因告曰前有閩

補談卷一

四十一

人遊此指亭前松咏之其時十月謂寒易盡而春且至也二人頷之黎先生乃留詩二余續而和之中有云江邊細雨看花入陌上春雲傍馬飛因忽覺夜四鼓矣余呼友人彭體升曰玉山之遊已矣問云何余曰余已得一夢是山靈告我矣及明先生遣人報與夫中夜為蛇噬足不得行因以夢復之次年戊午余試事畢將放榜移舟候之夜半風大作質明微雨余乃從江上赴鹿鳴體升因來詫前夢之異且賀曰春雲傍馬殆來歲事耶次年

余下第還至父成進士蓋二旬光後十年乃應又業師周先生易才名籍籍乙邨下第後往祈夢夢入縣城觀春主人陳氏者縣中列一香筒甚大問之云此被中用者因行至縣見衆人昇一大案余坐其上見先生不為下心恠之又行見余表弟鄉進士吳子明據一甕以飯為道其事子明曰爾無恠爾不聞縣尹所出對耶問之云青出於藍會見鵬程萬里下句先生不肯言先生笑而去及歸乃以夢告余且賀曰昨曾生惠一香筒宛如夢中者

補談卷一

四十一

茲已應他可知矣戊午余中試子明以是秋補廩生飯謂廩也

廣壽石刻

余臨江郡庠基舊廣壽寺唐盧肇讀書處也嘉靖甲子江陵程公大賓分守湖西以舊庠湫隘因拓寺為基鑿池十畝餘架石橋其上繚以周垣規制宏偉煥然改觀拓基時掘地得石刻云甲子重逢壬甲子八十蕭公下脉真珠不可解後程改蕭姓相傳故郡人云第士甲子及八十之說不知所謂分守公廨在

岸之左公割讀書臺之半為書院其中是歲
產瑞芝一叢頗盛公出以示余嘗作問芝一
篇蓋為此也

虹沙夢

先大夫宜人俱葬虹沙其地先為廷尉胡公
所卜後病砂水小癩乃折券相與先是余卜
葬地遍郡中挾青烏術者日踵至咸言某地
吉余不敢必乃卜之夢是夕夢入延陵五母
舅齋中見案置書一冊視之乃墓墩程先生
集也中有詩一聯云沙色淘新雨江聲捲夜

稽說卷

四十二

雷因竊嘆服曰雨不可淘雨後水漾江沙有
似淘者雷不可捲風起浪聲如雷有似捲者
先生用意乃爾工耶迨覺謬夢地當在江次
所指者皆山中遂不果卜後得此乃營葬其
間前一夕忽夢大雨余捧二柩哭見一人謂
余曰朱文公又曰陶桓公覺則江中浪起如
萬雷吼及明視沙間真若淘者乃悟前夢而
是地為舅氏族人物計夢在一年之前信有
數也

石匣池

邑東鄧氏居山中家業農族大而富相傳其
先世喜延接青烏之術為卜一地任道傍池
中池為某大姓物度不能得乃收綿布數百
疋若將往閩中貨者而故覆之池中走詣大
姓借宅曝之因以布託大姓暫貯之而去久
不至大姓家稍落漸取其布貨之一日詣大
姓取布則殆盡矣其家度無可償直鄧因謂
曰前布落池中數也必無可償願得池為灌
溉因為券納之青烏者乃令實土其中而出
其水葬之日掘地深數尺見石匣一鄧不知
啓之匣中見二鴨一飛去一為家人壓其足
仍置匣中葬後家族益盛其最富者足少跛
今呼地石匣池云

雷斧石

吉有謝姓者家迎村其先世喜風水有老人
從魯大姓遊曾指一地在某所亦池也然池
屬大姓不可得因偽為屠者從池近處屠大
姓每來市肉故不問直久之從大姓計所市
直若干因請曰欲得池濯屠具大姓與之後
即其地營葬魯教取石似鷺卵者每置一層

稽說卷一

四十三

池中又以草覆之如是令與地平乃令取芝
麻焚為灰置棺下教之云此地鷲形石卵也
金鷲抱卵主後富且貴謝有一僕嘗隨曾出
入因丐求一地曾曰汝但取而父骨焚之雜
灰內葬之日汝偽揚灰我眼中我擊汝汝便
呼汝父哭之僕如其教葬訖曾謂謝曰地甚
吉但在某年有為雷所驚者方發謝亦精風
水者不知所謂至期有孫某讀書山中午方
飯忽陰雲四合聞雷聲學子問雷何物某曰
此天地燭燔之氣也言未竟雷從席間起某

樹談卷一

四十四

面為焦灼是秋舉于鄉謝從曾訊之曾曰地
來龍某處有雷斧石以龍運計之當在此年
耳謝乃服後子孫二千餘人科第不絕進士
應嶽鄉進士中立皆其後也其僕後亦致富
戶糧數百石子孫亦幾千人云

東海使者

余已未下第歸六月病面瘡晝寢忽夢中若
有人云東海使者覺頗恠之是日午忽大風
雨從東北來余書樓屋瓦飛如秋葉下庭砌
舍中竹柵俱吹去有僕安焚香堂上聞堂中

似有物墜地者其聲甚大回視之祇黑氣從
地起上左樓屋角入雨中不復可辨皆謂雷
也或即東海之使耶神理冥冥又有若預告
之者殆不可曉

回生傳

同年刑部郎張宗質克文弟宗欽克文幼與
余同學在膠庠俱以童子列高等先後領鄉
薦歲丁卯與同年教化甫鯤萬州守李
紹賢鄉進士吳子明質愚同舟北上舟過清
河宗欽病痢方愈適運舟乘風來勢甚駛宗

樹談卷一

四十五

欽乘舟小幾為所壓遂驚悸昏憤病增劇乃
移就桃源武安廟飲食絕不入口宗質同化
甫三日人購醫額神無所不至顧視肌骨消
盡僅僅存膚皮著骨上氣且絕喉中第有聲
一線出一日忽大聲作武安語為言病狀病
勿藥且將愈且云舟中有魁星弟兄俱得力
如是者日三四然聲止則寂如死者宗質又
同諸君禱他廟中路于明曰吾輩此行第盡
吾心疾萬萬無可為者還至寢所忽又大聲
指子明厲曰汝曰路云何疾可生顧謂之死

也又顧宗質曰第勿藥將自安母若人言死而第宗質筆咸相視驚愕已又寂然同舟日久北上期迫化甫三人乃為具棺余別宗質哭而去宗質獨俟廟中令一童侍寢所如是十有七日忽口中微有聲僮就床聽之問兄安在宗質至問之始稍稍應然氣息微甚以米汁灌之稍能下自是飲漸進聲漸高肌肉漸起一月始復舊初語時宗質恐傷之不敢恣問所向已乃曰自病劇後我乃從諸水神遊上帝以黃河將決命理其脉我從諸神捉

褚一

四六

地脉若人間理繩狀自清河起遡河源乃止工畢時我乃與水神爭席鄉人蕭公勸我亟歸我乃從河源歸蕭公者縣大洋洲人死為神封英佑侯後封順天王其神最顯江湖間宗欽亦家大洋洲云宗欽至京師同舟者咸疑以為鬼余從京師訊之言病時事歷歷且云修河時事甚異不能殫述是歲同舟五人化甫宗質俱擢第黃河決一如其言少宗伯大倉王公為作四生傳辭多不載大陰筆風節

余初入南刑曹時大司寇則平湖廬川孫公御史臺則莆田允齋林公林公初一見即謂余曰初入仕途從今日便當立定脚跟余敬諾而退奉之至今孫公為人謙抑恭慎而中更整毅每於諸曹郎接見未嘗不溫顏挹之至曹事剴決一裁以法比不少假借官箴肅然司寇故嚴重將上堂諸曹郎先從堂後議獄讞惟司寇可否之即退更不敢及他語余每上公輒從容問語及文事或從他所見余文若詩旦日入必云昨某所見某文若詩更

褚一

四十七

獎借之不為異也部有大獄事公輒自廩廩又申諭諸司遠嫌疑戢奸偽其勸徐氏獄公毅然持正諸曹司委勘者俱從曹中寢食不歸者數日蓋其公慎嚴密如此然竟以此去之日更無一言第深自引咎歸閉門歎跡謝絕賓客人不得一見云公先在北都晨入朝見一人捧

勅入敬肅殊甚比出復然訊其人禮曹劉郎中日材也公異之間又詢其為人與所見合一日鄉有給諫某當大計偶問公知劉郎中某

乎公以所見對蓋特有毀劉者公力為辯之
劉得白公終不言之人自去南都日稍一言
之因嘆人固不易知也劉後終左轄其在刑
曹諸曹郎出入勤惰一一記之即閨門亦相
敬如賓不少慢也繼公後則建德陶山李公
李公於余為年家然性剛正諸曹郎以獄上
少不比於法輒面責之乃於余顧獨加獎愛
有獄上未嘗不可之即相與言未嘗不委宛
而色怡也間有所咨議或出斤札委曲言之
每有所屬文必曰文第觀其八人重即岩穴

樹說卷一

四十八

布衣可當千乘奈何區區較計名位也其持
論大率如此再遷江西巡撫卒會余在曹中
不及具束芻以奠有負知遇多矣林公後為
工部尚書再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謚端簡
李公不及請謚當尚有待也孫公今有子舉
丁丑進士俛仰舊遊踰十年所徒碌碌無能
少自樹立則何以答異知因漫識之以志余
過

許先生

余師許石城先生家金陵以尚寶卿致政家

居二十年遊情山水文酒自娛性喜客客來
命酒必醉夜酒不輟也金陵嘗
之會每門生故人來訪先生必留連信宿
官留都者率以歲誕日奉酒為先生壽先生
輒賦詩張宴為樂余一夕詣先生時王大僕
為上元先生折柬招與共飲自日午酌燒燧
竟夕仍起酌太白三出門曙矣嘗舉所為詩
笑謂余曰平生愛我無如酒九事輸人不但
棋先生之興寄遠而遠矣錢塘周銀臺與叔
工為詩最不易許可每稱說先生詩曰今稱

樹說卷一

四十九

詩者僅得一二輒自謂過人若清新俊逸雄
渾南雅無所不有則石城之在石下當稱大
家矣余獲讀淵洲先生贈之詩云久遊憲部裴
清譽新拜名邦愜壯心來往詞林聽屢玉飛
騰雲路羨橫金節過惡峽才逾錦堂對岷江
澤共深從此登臺嶺漸遠幾時重和白頭吟
又寄懷詩云論文常下白雲司別去俄驚二
載餘正指巫山看片月忽從淮水得雙魚其
霖此日隨熊軾靈鵲來年送隼旗宦達有誰
敦夙好知君高誼古人如銀臺許允亦

送余赴渝州云春陽已轉秣陵驚江渚東風
趣上征帆死登壇誰並駕秋曹讞獄久稱平
三山對酒離襟蹙百丈牽雲疊鼓鳴舊舞巴
渝沿猛銳待君文教雅馴更

睢寧蜘蛛

酉陽雜俎載鵲山蜘蛛謂能與龍鬪其絲大
如指可傳金鎗隆慶壬申歲余童子師張先
生來訪余金陵云是歲睢寧夜大雨河溢有
龍五現雲中雷火霹靂雨如注鄉人言有龍
為蛛網所罟須臾火龍至焚網龍乃脫蛛死

山中就其地視之其絲尚彌滿山谷截為馬
鞭殊勁直可用不知其能傳金鎗也張名九
州仕為夷陵判官許寄余一鞭後去不復相
聞矣

記前生

少從張學時有一僕名某年可十二三自
言前世為淮陰民婦女名小閨子九歲死
死時人引至一處見王者殿上令扶之出男
女群聚各飲以羹人競爭取器飲女獨幼不
與或與一瓦女墜瓦地上忽促之去不

得飲已乃墮一池中覺後生淮陰民家為子
三歲時父抱就某橋買糕餌見其前父手挽
之曰我閨子也父不能識乃求歸其家見前
母為道前世事歷歷二家因共子之後貧賣
為張僕歲壬申張來訊之死矣

京師宅

京師舊宅多鬼恠蓋歲久無人居陰氣鬱塞
而強死者精靈不散恒出而為厲余官南刑
曹僦鄭氏居人有言其恠者余初不之信然
居亦無他後二兒相繼夭歲辛未童僕皆病

疫至無人供薪水乃市穀酒奠而告之神是
夕長兒師簡定芳夢一人自內出蓬首跛足
遍體汗穢漸行入園中榴樹根而沒翼日物
色之樹有土阜必曩時死者葬其地也少司
寇李公第貢士一變謂余曰此地名羊枋往
白日中尚聞鬼嘯當急徙之余乃徙就東街
人云徙後見有物坐井闌上人至則投井中
云同年張侍御叔學云曩在都下僦居某室
病幾殆夜中室內如萬馬聲旦視馬跡縱橫
更不知其何異也

胡貞烈

新安胡氏女鄉進士胡某女也嫁同邑吳氏子吳之父貸商人貲不能償避之浙吳子從外舅留學里中病甚女聞之匍匐歸視吳卒女不食七日不死日飲水數鍾稍能知戶外鄉人聞者競來視之履跡滿戶限女戒其弟使勿內然一一知其人姓名將卒父令僕邀其舅來女止之僕既去女告父曰舅方出庄居見僕來避之屋後矣已僕還問之果然卒之前數日異香繞室內告其父曰我欲少

精說卷一

五十二

浴忽室內若雨洒床簣間又告其母曰姑老矣我二婢在幸無取之歸兒目瞑矣鄉人為立胡貞烈廟云

金陵泉水

友人盛仲交所評金陵諸山寺泉水凡二十有一曰鷄鳴山泉曰國學泉曰城隍廟泉曰玉兔泉在府學為秦檜書院相傳掘池見玉兔故名曰鳳皇泉在子箭坊鳳皇臺下曰駢騎衛倉泉在飲虹橋南古瓦官寺地相傳并底甚闊有鐵金剛擊立故是六朝佳處即顧

凱之面壁所也曰忠孝泉在冶城今卞忠貞廟曰祈澤寺龍王泉在高橋門外本蕭齊所建剎最久泉出岩下匯為池自龍吻噴出日攝山白乳泉曰攝山品外泉在石塔前匯為方池池中有石鑿蓮花形泉自花出洩其流於僧庖曰牛首山虎跑泉與龜池相對池不甚汲寺止此泉及龍王泉龍王泉稍峻寺僧多取此曰牛首大初泉在兜率岩下何司寇所題曰甘露井在雨花臺下曰茶泉在高座寺右成化甲辰寺僧湛寂菴自開鑿得水淪

精說卷一

五十三

茗味尤勝嘉禾姚綬題曰茶泉曰玉華泉在靜明寺曰梅花水在坡山嘉善寺本一小坎泉泛其中如梅花點故名曰八卦井方山定林寺僧所穿在山半曰獅子泉在靜海寺寺本昔人維舟處石洞內隱隱有宋人題名曰官氏泉淳化關後一里許地名上庄官氏世居之曰義井江南義井有三茲在南城德恩寺中有篆書雷山義井四大字傍有宋丞相李迪名曰葛仙翁丹井在方山洞玄觀本吳大帝剎以館葛者葛有仙術今傳其井有留

丹曰衡陽寺龍女泉衡陽山去栖霞不甚遠
梁有本師講經龍女來聽因獻此泉仲交好
奇因紀斯泉仍各繫以銘千載後有攷金陵
泉自仲交始之矣任山甫云凡欲遠取泉須
得石缸一中貯石子半復以泉貯之久乃不
變因附記之

古鑑銘

余家蓄數古鑑其一黑漆古似漢四乳鑑其
二為水銀古俱有銘一云尚方作鏡真美巧
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似漢尚
方鑑而少壽如金石四字其一似漢清白鑑
而文更奇但不可句數之自清至潔凡二十
九字云清白天事君治志之合時玄錫天汪
洋恐流日志美之外承可說天母一潔攷漢
銘自清至潔凡三十四字云清白天事君志
治之奔玄錫之物汪洋恐天日志美之外承
可說虞高願兆思天無紀潔蓋漢鑑少合時
流一四字今鑑少奔之物志虞高願兆思紀
十字意後人因漢製而造者然漢鑑語亦似
不全恐不得為爾時故物而宣和圖以列之

漢似猶未當也黎先生汝登曾示余一銘云
阿宮照膽仁壽懸宮菱藏影內月桂壺中看
形自寫望表如空山禽敢出水質慚上聊書
玉篆永鑄青銅活大似唐瑩質鑑不知為何
代鑑銘也攷丹鉛錄載古鏡銘七內尚方云
尚方作鑑真大巧上有僊人不知老渴飲玉
泉饑食東壽如金石雀且好則知宣和尚方
缺三字為後人作無疑矣

詩識

古今稱詩識者多矣蓋氣之所感發而成聲
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大夫教應天時與文
秦中偶得句云木散風前葉雲橫天外山因
忽思曰臯魚有風水之恨梁公有望雲之思
今木散風前雲橫天外非佳語也是歲癸卯
十月大父卒於應天比歸不及見矣及尹麻
陽作登樓詩有英雄未解平苗憤長劍倚天
天為傾之句又作雪詩云此際黃紬被何人
境放衙藍關曾擁馬沅芷復開花震竊恐其
不祥也因遽止之已又作送花詩云二蘇桃
李五更風流出深溝白趁紅霞莫以為請乃

續云還向枝頭看青子始終成就倚天工不
半載遂罹大故嗚呼天乎然始終成就尚賴
餘澤之存先大夫所以詒我後人者遠矣

楮談卷一

五十六

河上楮談卷之二

萬鑑遇呂祖

新淦赤孟震秉器

萬鑑字乘時號與石老人性醇慕道以召箕
自給每召即呂祖至久忽夢祖與說八卦復
夢言某日客嘗來有手寫書可求之至期果
有客至因亦書言在舟中於是從之其書
言卜事乃為卜者數十年隆慶三年得未疾
以帛絛臂左手執杖而行鄰人來文與之藥
罔效十一月二十一日早興過普德寺下輿
而後見道人自對山直下呼為老兒鑑佯
不應道人又行又問漸近乃應曰我不幸
得偏枯疾乃如此道人曰何謂偏枯偏
枯樹榮悴相半也樹若必屬元火人豈如
是耶問疾始何時曰七月二十一日此客
雲不雨之象也鑑言乃曰善鑿乎曰不
善灸乎曰不曰然何以度曰於市鑑
見繫一瓢曰乞用瓢乎曰然道人問鑑姓
鑑却反以姓問道人道人名乾又問號曰思
屯曰何謂屯思之何也曰屯於巽為難思也

嘗以難自思也我六歲隨師故不知色若酒
 興財氣則尚有之但能自遣不似爾致跌爾
 又問答良久為說屯義畢乃曰今爾以肝氣
 致疾即屯也因呼老兒可往橋上行鐵不覺
 扶杖行出寺東門時日初出見道人對日立
 四喃喃誦而無聲因復問爾非江右能拆字
 者耶當知易矣乃不知屯何拆字為也鐵曰
 我畧知小數爾曰數豈有小爾慎勿愛人一
 錢又呼曰老兒再往前一行鐵辭不能道人
 若畧以手強拽者遂自橋反雨花之麓倚樹
 坐以手捫鐵腰腎曰瘦乎曰不又捫至膝曰
 瘦矣又見手懸帛將手向衣內上下捫者三
 曰幸瘦可愈且懸之又曰爾五... 不必
 藥惟武夷茶能解以東南枝生... 以潤
 泉葉豎立以井泉即橫鐵感... 曰先
 生何寓曰清元觀可問思屯... 人因別去
 居數日不知手足舉步因循... 戶限外
 友人毛儔驚問其故曰公偶... 者絲也
 屯者純也乾陽... 所偶乃呂祖因至清元訪
 之止塑像在... 言公年可四十餘軀不甚

長面微帶黎色多鬚衣玉色道袍裹青布巾
 足納藍布履衣上有二綻處手色甚皙終談
 間扠而不放每置於目前後乃意為呂字盛
 仲交為作傳余采其畧如此云

二僮傳

友人新安胡岳松茂承作二僮傳事甚奇其
 一義完者歛方氏僮也從其主泛舟富陽有
 大魚逆舟而來義完一躍乘之與魚相持江
 中乍沉乍浮竟出魚波上魚長三丈有幾咽
 中有二鯉一長二尺一長一尺又吳氏有僮
 曰如兒攢而還食於母使牧犢溪潭上乃從
 群兒泗時倒植兩足而頭墜水中以行或翼
 兩肘波上或立峭岬側注目潭中初與母約
 日出出牧日中歸就食他日偶忘歸母自往
 餉之不見如兒呼之如兒自水中躍起明日
 又往覘之見如兒裸寢水中磐石上連下石
 軋其背始覺而出二僮者斯何異飲飛與南
 海之鮫人哉人固有甚愚而負異能者以貌
 取之未嘗不失之矣余於茂承傳有感云

梁公

同寅黃君鏞福建南靖人自言其父醒軒先生年四十時授徒縣之古樓道過梁山遇一老人自稱梁公與談易理不覺日暮老人邀之宿因同過一橋老人云鐵橋險處須回顧雙鷗飛出是前程問之不答已入門壁間懸詩三幅一云青青千里草隱隱獨家村日暮客投宿山深虎守門旋出酒共酌一女童侍立問何名曰樂樂先生戲曰獨樂樂乎與人樂樂乎老人怒曰塵心不了女童因前笑問曰汝忘我乎何不相識乃相問也先生徐思之女童曰汝於遇仙橋沽我酒今忘之耶既又曰四十年前事想忘之矣先生愈疑又曰不必疑四十年後見之矣老人怒曰無多饒舌因目之入贈先生詩一章云自有安車自不知勞勞奔走欲何為回頭打緊修工課似我南山種豆時先生就寢視床箒無異人間且聞閉戶擊火光漏疎屏間歷歷可見因不復疑薄曉夢中頗聞鳥聲起視之則露寢草間無復人迹後因夜行過鐵橋偶回首見一人操斧尾其後驚而走始悟老人所云第雙

鷗飛出不知何語黃在刑曹時適萬曆壬申覃恩封先生如其官是年先生病甚黃請告歸因舉前事相質余心知雙鷗之兆不欲顯言之已黃歸先生竟受封誥而卒所謂雙鷗飛出蓋指其官位服色噫亦異矣其所稱梁公疑即梁山之神也

閩中孕婦

同寅張德南煒為余言閩縣有孕婦摘蔬園中虎踰垣取婦坐之跨下婦驚悸神喪良久家人共驅虎去婦稍甦後產一虎棄之比再孕產一子虎首而人身又棄之再孕產一子人也而面目猶虎及長無他異但長大多力今尚為鄉民

四節指

梁僉憲莅號心泉滇人也祖好道梁未生時祖夢一道者捧一貴人與之且云異相祖問何異曰四節指再詢之曰爾臨終當自知之及生屋後聲如震雷須臾龍出地拆為潭一日祖燕坐恍忽見一道者前曰聞爾家有異相請出觀之祖令人抱兒出道者指兒曰此

有四節指問其故取兒中指視之乃四節者道者去追之不見矣祖悟臨終之語遂沐浴更衣而逝梁後終於福建亦無他云

羅氏婦

南昌羅氏婦子女三人共宿一室一日長女歸寧婦留與同宿女不可乃與其嫂宿室之右旦日起問其母寢門不開候至辰刻令人從屋上窺之則中炎氣勃勃上通人就視之母子俱焚死于床之下衣服一無所損更不知其何異也

前二事徽州太守蕭日遜敘道言

魘魅

左道魘魅載在律文禁至嚴矣余鄉宜黃縣有習小茅山法者初學至彼必令飲墨水然後授之其法作草人鍊之置野外數里夜焚符響令尺呼之隨響隨進法成則山魘木魅皆能使能聚百人白日鳴鑼鼓從城市入人堂中埋符地下人不覺也與人惡則書其姓名生命置草人腹中令度水火坑響令尺呼之入入則必死或命不當死草人至水火處輒躍而過又能使鬼擊瓦石入入室中或

置污物飲食內或日中放火火不焚室種種不可盡述其小戲則能令婦女衣裙自脫或敗人酒或亂人機絲求之即治嘗有一人為此術出望見一婦即取一草繫其腹呪之乃以氣鼓腹草斷婦裙已墜地矣婦羞甚歸自縊乃其妻也又一人學脫衣術歸以試其妻妻夜中衣盡脫暴露去體取余覆之覺身如水滑更不能著往求師解之不及歸妻已縊死大抵此輩悖逆神理多致自敗門戶絕滅往往如是亦不止也况律所禁止其身乎又

新說卷二

七

土木工亦能禍福人或作木人相擊令人多爭訟或刻小棺令人多喪亡或刻人推車向外令人財產散出或刻木人縊或以麻裹磚謂磚帶孝或以破衣裹骨謂窮骨或刻婦人裸體招客狀令人婦女多淫如此不一家塾事親尊禮法甚具辛未歲有人來自廣東能取水置堂中書符呪即知某處有祟便指其方出之皆如前所云者郡城諸姻家延之取魘物甚多土木之工悉遭繫累其人畏仇一夕潛遁去不知所之

王中丞

王中丞元美名在海內稱七子又其最稱李
王謂于鱗與公視弘正間獻吉仲默也今士
大夫交口傳誦其詩篇如靈蛇夜光洋溢中
外李全集已刻中丞公有弇州山人四部集
刻而不欲傳故人鮮盡識公生平推李甚至
故名稍抑在下今觀其詩視于鱗誠伯仲之
若文之高下雖非小生淺學所能窺然合而
觀之則李云擬議以成其變化者雖自負稍
高人亦不易及第論其至擬議之功李差盡

村談卷二

矣究其變化似猶局促在繩墨中若信意所
適隨物而施不失往程不滯舊法淋漓莽莽
愈達而愈神紛紛紜紜愈變愈愈妙則公之
文當為明興獨步即獻吉贈送諸篇尚瞠乎
後矣其詩為于鱗所選似止一時贈答亦尚
未盡余嘗愛其聞警二首云春雪經寒草未
長北風吹日晝蒼皇羽書實報臨三輔貂綺
虛傳出尚方愁見材官屯灞上喜聞飛將下
漁陽請纓投筆憑誰寄老婦孤兒更可傷黃
雲白草漢關頭豹虎荒村總百憂永夜茅堂

看斗柄中天畫角起邊愁龍驤候月三千騎
雁塞橫空百二州最是

聖明惟薄伐玉門何地覓封侯夏日同僚友遊
崔都尉山莊分韻云別館橫臨鄆杜邊偶逢
三伏勝遊倚爽堤楊柳涼全得出水芙蓉曉
故鮮北極雲霞供檻外西山風雨落尊前誰
家暗度秦臺引回首朱門月可憐即此三詩
置之老杜盛唐誰復辨者况其未見故多也
公自云吾於詩文不作專家亦不雜調夫意
在筆先筆隨意到法不累氣才不累法有境

村談卷二

九

必窮有證必切敢於數子云有徵長公之所
自負如此蓋大而非誇矣至明與博雅必稱
揚修撰用修今丹鉛所錄公後為正數條赤
牘所遺公又為補數卷若公言別錄如入
海藏龍宮無所不有蓋修僅止於博古而公
於當今典章文物考索評訂汪洋浩博而精
擇朗識足以垂後來照當世張中丞肯甫常
謂余云與公居常談笑吟諷外或酣酌竟日
達旦似無一刻事佔畢者不知公書從何所
得從何時讀也茲真有天授我

張中丞集

張中丞肖甫銅梁人名在七子中又稱三首
余在金陵時見俞氏所選盛明詩又得新安
所刻張中丞詩總十之一耳余為渝州公數
以詩示余幾百首其所贈答余者無論也嘗
欲萃而刻之以渝鮮能書不足配新安本耳
在渝郡送余領渝州詩云簡書朝下帝城春
此日分符得玉麟自是使君稱長者由來岳
牧用詞人雙旌夜入乃州夢五馬風清折阪
塵便欲西歸從父老相攜簞食大江濱夔門

西望是江城大守乘春阜蓋行蜀道那論難
與易雪山應繫重還輕兒童萬室巴渝舞簫
鼓千峯竹馬迎高第昔稱朱北海知君不讓
吳時名寄懷二首云秣陵亦是漢西京詞賦
君喬作者名出領一州如斗大來看五馬似
龍行民間歌舞寡惟見郡裏江山空嘯清多
少青梧舞閣外政成應有鳳皇鳴乞將骸骨
卧岷嶽世事其如嬾慢何散髮林丘憎束帶
避人門巷或張羅山川日待雙旌下田野詩
同五袴歌說道使君能下

過明虹大守同諸僚友餞余澄清樓偶作云
雉堞全扶閣勢平雄者宛似石頭城奇峯曲
抱青尊起寒斗高懸畫棟明中夜巴渝當日
舞東流江漢使君情登樓無用思吾土多少
風雲倚檻生起家南行舟次渝州朱明虹公
祖賦二詩贈別和韻奉答云歌發驪駒夾坂
頻腸殘愁見柳條春寒江月澹孤帆客去國
雲依白髮親夫許倉皇遠鹿豕垂名未必盡
麒麟笥中尚擬陳情草異日將因上

紫宸天門一佩左符來千里山河保障我滿地
崇留巴子國明堂人自豫章材尊前意氣看
龍匣江上風流憶鳳臺不見穎川終拜相期
君中夜望三台金陵江望有懷明虹使君時
將入計矣云天垂西極望渝州景物偏生萬
里愁江勢散從巴字水鴻聲不盡秣陵秋稍
聞肆觀來群后遙想遮留夾去鞞試聽明堂
傳劍履幾人高第似君侯明虹公祖行部山
城喜而賦此云衙門長夏足卑棲忽報前茅
業已西不盡真人傳紫氣頓教野老杖青藜
天垂露冕千峰出雲梯旌旄落日低小队儻

從雞黍約草堂亦在浣花溪明虹朱公招飲
治平寺云相攜春草遍禪堂紺殿蓮燈綺席
光洞裡桃花欺酒色風前寶樹散天香情同
塗嶺千重厚心逐渝江兩派長語到明朝車
馬路何人不擬醉為鄉遊塗山奉東明虹公
祖云青郊寒削萬芙蓉支策捫蘿破紫茸祠
抱山川思夏后春從天地入堯封桃花水散
龍門東楊柳樓居雉堞重君道案頭蒼翠色
何人持贈白雲峯明虹太守餞余五福宮賦
別云登高遙借紫霞宮福地追攀一逕通城

詩話卷二

十三

郭萬家春樹裡江山雙目雨天中雲穿仙樂
憑闌得露浥桃花照酒紅指點關門楊柳色
誰歌三疊對東風白市山行有懷明虹使君
云躡屩風氣佳迴光照谷口樵逕分羊腸巖
泉澗馬首白雲非一態烟嵐蔽林藪上餐青
天歌下若建瓴夫寺鐘穿峽來松花落吾手
回瞻巴渝城丹霞散培塿掃石時一謳顧戀
區中友山水疲雙眸寄言永嘉守朱秉器太
守擢河南憲副送別十首云使者乘輅入大
梁中臺列栢儼成行寒風六月生沙海玉壘

高橫柱後霜漢庭高第是渝州五馬如龍陸
海遊明發江干攀卧處也停軒蓋慰遮留梁
園百尺有高臺嵩影河流相對開一自鄒枚
裁賦後千秋又見使君來天風一飽布帆過
繞樹流鶯兩岸多峽口猿聲聽不盡巴童又
和竹枝歌詞賦翩翩準二京年來治郡見功
名請看漢史班生傳文苑誰兼循吏聲郡國
婆娑棠樹枝尊前折贈慰相思遠城無數江
心石留作地年墜淚碑中原日月半樓臺北
去千峯立馬開歌罷四愁聊寓目黏天一片

詩話卷二

十三

白雲來驄馬平原此日行繁臺秋色不勝情
黃河自是西來水尺素無由達汴京雄才馳
騁氣如雲愛士時從益部聞明到夷門尋故
事何人不說信陵君紫氣重封二室山三花
留待使君攀懷人若縱西南目天際我眉白
雪問明虹公祖將之中州遺書山中言別適
當七夕之辰也因賦此見懷云小結溪居竹
萬竿魚書忽報下江湍開械已帶中嵩氣倚
杖遙從北斗看點點千峰隨雁落盈盈一水
傍秋寒莫將此日悲牛女乍見人間轉自難

明虹使君明發吾渝不佞屬廬居不能往送
謹解佩劍贈別而侑以詩云乘驄使者將欲
行秋氣蕭蕭班馬鳴紅樹江頭開祖帳峯烟
半落渝州城伊余塊寢康成里孔融惠好殊
無比關門遙憶攀轅人恨不相隨諸邑子涪
白飛濤天怒摧黎山九折車堪迴渭城有曲
不得奏側身東望心悠扎寥廓霜空暮雲紫
同心難隔千山水蒯縠三尺平生親脫贈相
將贈行李君不見吾家茂先佩于將斗間之
色從豫章君生豫章望氣否神物會合終當

補記卷二

十四

有明到中原晚渡河帆前津鼓揚洪波風雷
倏忽劍歌起始信龍泉尋大阿嗟夫嘗鼎一
臠公之所以主盟騷雅者固可槩見矣

石鐘山詩

石鐘山在湖口縣當彭蠡之衝上下二山嵌
空岿嶮余以丁卯北上南宮登焉閱蘇文忠
詩敘謂山下有岩洞江濤流轉觸而成聲又
謂上有魚池今廢不存矣自文忠而外又有
吳明卿陳于韶二叅伯詩明卿云楚客登高
秋思濃白雲隨杖入芙蓉九江落日迷山市

萬壑寒濤響石鐘古閣懸空愁過鳥輕帆挾
雨帶飛龍俯看天塹雄南北何事中原有戍
烽于韶云一片孤城雙石鐘稜層傑閣隱芙
容雲摧峭壁愁黃鵠雷起陰潭上白龍揚子
暮潮搖極浦匡廬殘雪見中峯乾坤今古雄
天塹却訝南州有戍烽一眺滄波萬里流東
南吳楚坐中收峯高鳥鵲凌寒度水濶龜鼉
吹浪遊落日倒翻河漢影斷虹長掛石梁秋
天涯憔悴誰能醉芳草浮雲處處愁時吳以
南康節推游陳以豫章叅伯西歸芳草浮雲

補記卷二

十五

殆有旨也余渝州入覲于韶自閩從丘使君
之請為文以贈蓋余初不相聞而蜀有覲者
于韶初未以文贈也余感其誼賦詩謝之于
韶答以詩云使者書來問水濱草堂芳訊忽
嶙峋豈云問俗憐憔悴耐可論交到隱淪經
術一時歸大雅巴渝何地不陽春舊遊竟阻
登龍會慚愧南州下榻人于韶在豫章吏事
精敏每文牒旁午一一按閱批摘如神諸胥
吏咋舌不得出一語其歸也意或為忌者所
甲云

友石

渝有式燕堂在堂之左中有石二合而為一
上隸書友石二字乃宋余制置珍書也又刻
草書一詞歲久石且斷詞不全字亦就泐前
太守閩人黃公乾行移之金碧臺下後復移
堂中故石合處皆非舊迹然亦渝治一奇也
陳憲使

沔陽陳憲使蘇山先生柏叅知公文燭王叔
父子俱以詩鳴興都王叔守淮安時余為南
比部結青溪社王叔以詩寄社中諸子諸子

精談卷二

十六

為江閣停雲詩贈之而余為之序余守渝王
叔督四川學相見驩甚因折節為交時從郵
筒中以詩文相示先生有職方題稿余為序
之先大夫墨泉詩稿則王叔為之序蓋於是
稱通家而先生亦復以詩文相訊答先生才
氣高一世獨喜與文人遊九海內知名之士
爭願從先生即數千里靡不意相結也王叔
八九齡即能讀古文詞已揮筆作驚人語既
宦遊所知交益廣著作日富其文不司馬詩
不盛唐不屑也先生所著有職方題稿見南

精談卷一

十七

江閣詩文稿借山亭詩稿夏汭樂府借山亭
續稿王叔詩有廷中集漢陰集蜀中集文有
五岳山人文集俱行于世先生嘗寄余詩有
酬朱秉器使君用原韻云錦字遙傳自錦官
詞源三峽倒生寒才情豈但凌雲似意氣還
同折檻看老去林間悲短羽狂來天外望長
翰平生萬戶輕如洗何意于今更識韓蒼朱
秉器太守云錦字俄傳漢水涯同心千里未
云遊雄詞已評傾三峽高誼還驚比二華黃
石敢忘曾進履青門猶憶舊耘瓜他時倘協
非熊卜肯以勲名讓子牙先生家嗣文燮諸
孫汝堪汝封汝均俱才而能詩二難競爽且
駕長文而三頴水德星今移聚漢陰之上矣
峨眉佛現

蜀峨眉宇內勝境也山積雪六月不消遊者
必夏秋之交雖盛暑猶挾纒以往山有石能
作五色光又時有佛光現將現有鳥名佛現
者連呼佛現光隨聲而出揚升蒼先生有佛
現詩云佛現佛現鳥語易隨人意變山川發
精靈草木呈葱蒨佛現佛現卓犖斯言可以

釋千古之疑矣

昌州海棠

大足古昌州地宋人云海棠無香惟昌州海棠獨香余暇日訊之即無香者亦不可得鄉士夫云府治之東有海棠溪往春時紅英夾岍士夫相與遊賞今其地鞠為茂草矣夫急農桑本業而後耳目之玩此太平事也而勝跡湮沒無聞良可惋嘆

荔枝園

一統志載忠州有荔枝樓為白香山建詩云

荔枝園

十六

荔枝新熟雞冠色燒酒初開琥珀香欲摘一枝傾一盞西樓無客共誰嘗今忠州更無荔枝惟涪有荔枝園臨江擬荔枝樹一相傳為楊妃時所植余未至前三四年尚生今惟枯幹存矣意居民及有司疲於將送故殺之耶江津縣治亦有荔枝園問之縣令今亦枯死矣

釣魚城

釣魚城在合州治東北余行部至合登焉登山處尚有城舊跡山頂頗平有寺一就寺僧

詢故事得舊城志一紙字多訛舛所載城守

事與史互有異同為錄如左誌云山在州治

之東北渡江十里至其下其山上高千仞峯

巒級級聳然可觀其東南北三面據江皆峭

壁懸崖陡然阻絕修城之後鑿山通道路曲

之次方可登臨其西山岩稍低於此築城高

十仞門有八曰護國青華正西東新出奇倚

勝小東始開其山脚周迴四十餘里峯頂有

寺曰護國堂殿廊廡百有餘間宋紹興間思

南宣慰田少卿所建至元戊戌為兵火焚熄

荔枝園

十六

寺門之外突然一臺曰釣魚臺其上平正可

坐數十人上有巨人足跡年代雖遠風雨不

能磨滅崖邊挿竿之目猶存此臺在山之巔

俯視大江懸崖十仞相去險遠釣可施乎名

為釣臺似不侔矣竊嘗稽古之時洪水為患

蕩蕩懷山襄陵此山三面據江宕渠嘉陵二

江自西北來衝於山之西流至合州城下則

與涪江會同皆浩浩蕩蕩環遶山足而東下

往古水患之際勢必環抱此則釣魚之名所

自始矣寺後有石菴凡二十四片斷成乃開

山祖僧石頭和尚自造也宋高宗南渡之後北兵益熾彭大雅奉命入蜀令郡國圖險保民大尉甘潤州觀此山形勝可以據守故城之郡牧王堅發郡所屬石照縣銅梁縣巴川縣漢初縣赤水縣五縣之民計戶八萬戶丁一十七萬以完其城城內因溝為池周四五百餘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汪旱亦不涸池中魚鱉可掉舟舉網又開小池十有三所并有九十二眼泉水春夏秋冬足備不乾城中之民春則出四野以耕以耘秋則收糧運薪以戰以守厥後秦鞏利沔之民皆避兵至人物愈繁兵精食足兼獲池地之利官民協心是以能堅守力戰而効忠節東有溝曰天澗東北有山曰天澗嶺龜山與魚山對峙城上呼語相聞元憲宗蒙哥於此駐蹕王堅去任之後繼任乃安撫張珏羊安撫張珏以功陞渝州制置使繼以王立為安撫立至任益嚴守備兵民相為腹心聲息稍緩即調兵討捕隣邑之降北者取果州之清居城復潼遂州境上攻鐵爐城堡承命旌賞擢授遷秩矣奈

新說卷二

二十一

新說卷二

二十一

宋天運告終帝與二王航海故忠義之士不克遂初志至元丁丑北兵攻圍甚急如雨以秋至旱人民易子而食王命不通三年矣戊寅正月渝城為守門者獻之北兵矣制置張珏被俘而魚城孤其援矣北軍畢至攻城且日宋已歸我國久矣爾既無主為誰守乎城中之民皇皇汲汲危如釜卵之魚知其禍在頃刻然皆協力而無異謀王立令衆曰某等荷國厚恩當以死報德其如數十萬之生靈何今渝城已陷制置亦擒將如之何愁感無歸家不食其家之義妹者乃所掠虜營北師之妻名熊耳夫人王立問之荅云妾與立乃喜曰作吾之妹侍我之母待復其完娶待之若同乳之妹已數年矣至是熊耳夫人亦憂城危禍及素知有兄在北也謀略應敵出奇制勝尤有過人其時北兵大集駐漢中利沔初冬嚴則來攻圍春暮暄熱則復退去先是己未歲值大旱自春至秋半年無雨北兵圍逼其城意城中無水急攻之一旦至西門外築臺建高樓樓上接梳

欲觀城內之水有無內知其計置砲於其所
次日憲宗親率其兵于下珽命城中取魚二
尾重三十斤者蒸麵餅百餘數俟緣桅者至
其竿末方欲舉首發砲繫之果將上桅之人
遠擲身殞百步之外即遣鮮活之魚及餅以
贈諭以書曰爾此兵可烹鮮魚食餅再守十
年亦不可得也時北兵遂還憲宗為砲風所
震因成疾三師至愁軍山疾甚遣詔曰我之
嬰疾為此城之不謹之後若克此城當赭城
剖赤而盡誅之次過金劍山温湯峽而崩世

新法卷二

天

三十三

祖皇帝即位北兵大集總元師蒙古等軍於
本州雲門山虎頭梁口魚村富峪石子山等
處連營對壘攻圍甚急而城中出奇制勝或
擊卻之或掩襲之新獲累捷是後不敢久留
城下春來秋去出沒不常者十年立憂而不
言其妹因見王立之憂而告之妹本姓李今
成都總兵李得輝是吾親兄若知安撫待我
恩禮必盡心上聞親來救此一城人民立乃
大喜令致書熊耳夫人嘗為兄作鞋有式兄
甚愛之乃在鞋底藏書一函為信遂遣使

楊獬等潛赴成都納款李相得其降書知妹
在魚城喜不勝乃遣使星馳赴關聞奏仍領
兵至城下先遣獬語王立寅夜豎立降旗於
城上次日北兵見說款降欲登城而門閉壁
堅不敢入又次日乘舟至城下民皆譁呼焚
香望拜李相公麾退圍兵汪總帥蒙古等軍
曰我等攻守此城餘十年戰死者以萬計憲
宗皇帝亦因此城致疾而崩臨崩遺詔不降
必欲攻困致斃當上為先帝雪耻下為亡卒
報讐李相諭慰未決又數日朝使適至奉詔

新法卷二

天

三十三

旨魚城既降可赦其罪諸軍毋得擅便殺掠
宜與秋毫無犯李相仍推其功於汪總帥齎
立降書大軍遂還李相令城中之民悉力陷
城築門旬日仍徙其民復舊治所士農工商
各復其業黎老雜感感之曰吾再生之恩
安撫王立至京奏言臣等受命遠將軍合
州軍民安撫合民遂於城之西南隅建樓立
祠以表忠宣公義其紀以報其恩云此
志文脫誤致書又出俗筆然攷宋史釣魚之
城策始於二舟而成於制置使余玠今乃曰

彭大雅其潤州不知何也內紀蒙哥因砲致
斃張珙出魚伐謀熊耳易姓全身王立不汚
俘虜皆有可採者惜年代久遠寺僧愚闇無
從得他本證之耳

石頭草菴歌

城又有唐石頭和尚草菴歌云亂雲堆裡
樓並亂雲散處千峯起千峯翠滴千丈石千
丈峯前瀑布水水流萬派潮歸宗試問歸宗
那箇是山又高路又陡來往行人罕相偶孤
猿啼鳥斷續聲谷口暴風互相吼祖師印慵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六二八

開口名利是非更何有有時抱膝倚松間鎮
日仰頭看雲走浮雲聚散散還聚浮世茫茫
堪譬喻貴賤高低死復生出沒高低無定處
山僧真箇百無憂樂樂天真任自由迎送不
曾隨世態更無一事掛心頭風雨霖草堂幽
出沒黃蘗帶露收渴則飲泉飢則食睡則隅
岩枕石頭日出起來更何有煎茶煮茗兩三
甌自詠詠自倡酬從來此道寡朋儔山僧不
曾輪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又云南堂要問
曹溪路夾靠工師回石頭且是一堆百雜碎

從前錐鑿棄來休又云千尺垂絲坐釣臺滄
江兩翼自天開烟波未放草亭開引得鯨魚
上釣來又云雨聲通夕助風號踢倒重巖氣
愈高莫向石頭愁路滑要人步步脚根牢又
云散人垂釣釣無餌禪客談玄石點頭此是
山中真樂處世間得喪等浮漚又云當日回
公在此臺烟波湖海豁然開一竿擲向蒼崖
下笑指曹溪歸去來後書曰嘉定丙子閏七
月己亥豈宋寧宗時寺僧錄其語而刻之石
者耶

溫湯寺

釣魚城下十五里有溫湯寺山如翔鳳泉出
山中氣勃勃流為浴池又從池逸出殿前為
大池迂回曲折清暖可掬有魚黑色游池中
又左流入前浴池池三四皆覆以屋又從池
繞山下流入江亦一勝境也陳督學王叔行
部合州因遊焉有游溫泉蕪懷社中諸子詩
云招尋古寺酒尊同濯得溫泉興不窮芳樹
青山春更好上方朱閣晚尤紅二千品秩稱
良吏十五詩篇見國風記得向來投贈意故

人多在大江東

定遠白兔

宣德二年二月寧夏進玄兔白兔各一特總

兵寧陽侯陳懋也

上賜以龍衣玉帶璽書獎諭嘉靖中四方獻白

兔者尤衆在渝州時定遠獲白兔一獻之部

使者擬

上進後以地遠物異止之牟伯曹自山先生云

曩時定遠亦曾獲白兔蓋地多產此不足為

異也今梁山官道亦有白兔亭云

甘露

渝巴縣詹侍御貞吉余同年也為余言其鄉

一月前出甘露夜著栢枝如兩點曉視之凝

結如珠嘗之如飴土人競取以食旋檄縣令

問之則已盡矣惟著地尚有迹云攷諸記載

甘露井而色微紅有雀餵則色白稍濁味雖

井而溢雀餵為異甘露為瑞是月侍御母夫

人卒殆雀餵類也

謝慧卿

謝慧卿巴謝氏女也頗能詩雖不盡合亦一

六之秀也有竊仙自樂詩云尋得桃源可寄
仙丹書惟恐鳳飛傳雨收峰頂雲歸洞風到
池塘月滿天願清脫可喜

唐行宮礎

升菴楊先生題唐僖宗行宮柱礎云唐帝行

宮有露臺礎蓮幾度換春苔寬容再向蠶叢

狩王氣遙從駱谷來萬里山川神駿老五更

風雨杜鵑哀始知蜀道家塵駕不及胡僧度

海杯礎今故在游大初為余言寺僧今令匠

鑿而丹之乃知李文饒方竹未嘗無對

箕仙

箕仙之異余所見楊州懸筆書及詩題神氣

飛動詞調清逸然謂異止此矣比至渝則又

聞能與人飲食坐中相對盃核漸空客欲得

殺酒則令取之某所應聲而得又取土置鑪

中旋化為黃金奇變三狀其神為郝仙劉中

丞維南以無二心為箕仙遠上帝頃刻千

言坐客叩之隨叩而贈若詩若詞皆有情致

嘗於一生書室中贈對聯曰二人草下將軍

立一曲清歌日易斜後大比人叩諸生中誰

當捷者箕曰在某生書室中及揭曉乃蔣太守弘德曹主政大川也草下將一曲日蓋隱二人姓人謂將軍立蔣當久遠日易斜非吉徵也後蔣以太守歸六十餘卒曹任止主政早逝云

孟密寶石

雲南孟密夷地產寶石其價至數十倍金珠者夔州袁二守葵為余言其酋長家石最多每壽日民爭以為獻其大紅者最貴酋鏤為盃是日以供客飲有某指揮者與酋善歲歲

續修

二十八

往壽之情且洽是日酌酒忽泣而嘆酋訊之曰我有母老死無日僅得一盃為壽吾生願畢矣酋曰君欲之可隨我往取因引入一室見大筐數十悉以金絲為之每筐貯盃數十蓋皆其前世物也因令擇其所欲者指揮僅取三盃以出後總兵稍聞之因取其二其一尚在不敢出以示人蓋其值無價矣西醫叢竊云其地多鬼術能以土泥木石易人五臟手足又多瘡癘取寶石者多死焉有經歷素愷者得是差入其地一門子忽墜馬通事者

急視之見一雞繫馬轡側曰此必為地羊所嘍即令寨長呼眾夷婦訊之一婦云失一雞通事賞以物頃之門子稍甦覺腹痛下刺竹長尺許遂愈

巴中二水洞

巴東火峰鋪東西二溪水皆流入山下洞中不知所往過者悉停輿觀之同寅王左史懷梅云此賊水也風水書地有此水主土人多盜竊渝州龍洞鋪亦有之然止一洞酉陽有相思洞其水稍大每罪當死者輒從洞口投之竟無出者

續修

二十九

華嶽靈異

翰林盛先生訥少從馬相公讀書華嶽為余言嶽神靈異每京師遣祭或名卿上謁先期恍惚間若有旌幢導從出迎者其大比華州有庠生某授徒數人一日飯後有二生相戲踏其一地中往掖之死矣庠生昇入室內灌之湯液更不能活大懼妨試事馬公謂嶽神著靈海內今咫尺盃叩之因共焚香叩神還競趨入室復視盛時獨立室外俟之見山

間去五里許忽若月出或起或下如尋常
稍聞室中語聲再視之光漸近迫度中
而墜盛殊駭愕聲聞室中競前出問則無所
見矣生死者隨避天一日中秋雨盛從華頂
望月頂僅一室差可容足盛夜中卧又恍惚
見笙簫幢蓋從山下來比明問之則初未有
人至也開天傳信錄云唐玄宗幸華陰見巖
神數里迎謁不知者以為訝然名山大嶽靈
異所鍾况明明祀典作鎮金天其徵應昭赫
理固有然者矣

武安靈貺

武安王靈蹟遍宇內前紀田生傳其一也然
余家世承靈貺尤渥先大夫在邑岸累舉不
第一夕夢王授以刀法因握刀舞舞訖擲刀
于地曰大丈夫會當萬里覓封侯解者曰王
好在氏春秋神魁也授以刀法殆取魁之兆
與甲午歲遂以春秋取魁選辛巳白河河封
武昌任有盜先後瞰舟不之覺也舟人婦忽
狂叫曰吾船某也昨有三四人過汝舟此
人也何不悟今已就擒矣已前路果獲盜

所言武昌特建王祠堤上一日家僕福亦狂
叫取磁碗嚼之云未某已陸應天我方自堤
上來報者從堤上報某矣是日先大夫督工
堤上元宜人在官舍尚未知也歲戊午震復
夢王授刀法如先大夫心竊以為異已又復
應諸如此不一顧余小子無能樹立以答神
休資實有深愧焉

漢壽侯爵諡考

程學士敏政漢壽亭侯爵諡考云關將軍羽
仕漢封漢壽亭侯諡壯謬今之祠扁上題曰
壽亭侯不書諡意以漢為國名謬為惡諡以
予觀之封爵既已既誤而諱書諡者尤非考
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為史稱費禰遇害於
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已
夫漢壽者封邑而侯者爵也東漢制有縣
侯鄉侯亭侯以當今入之多寡今去漢以
壽亭為封邑誤矣又昭烈勸進表其列銜
曰前將軍漢壽侯關某若以漢為國名則不
當錯置於職名之下至於謚法武功不
謚謬穆古通用秦穆公魯穆公在孟

生晉穆彤在史皆為謬蓋傷羽之死節故以壯謬節惠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斯言卓矣然玉泉顯烈廟有壽亭侯印謂紹興中漁父得之以歸廟中又謂端平兵火獨此印不燬自宋迄今相傳以為異噫漁人之偽竟千載無人辨者而獨存於兵火之中似有神物護持者豈神自不識耶

秦宜祿

華陽國志蜀元主紀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敗績棄軍於關羽見獲公壯羽勇銳拜偏

相表三

三

將軍初羽主從公同也存於濮陽時秦

宜祿為布於張揚公妻無子乞納

宜祿妻公及至城公疑其有色

自納之以公觀之當出公之口夫以

王之大節皎如白日封細微闇昧

尚自矜重肯取失節我趙子雲

在當時猶能辭趙節王謙度而先自

請乞其為証漢陽之破乃前日事

時豈有王王從攻布乃在下蜀盡滅其

又謂魏將軍龐德子會入蜀盡滅其

家按關氏譜漢前將軍壽亭侯羽生侍中興與牛統彞其後居信都裔孫播唐德宗時為宰相然則王之家何嘗盡滅蓋王世與吳魏為讐如于禁龐德後裔倂倂得志遂肆誑言史不察其真遂為收錄使王忠節負謗千古今世俗戲文小說又有斬貂蟬關索鮑三娘等記流傳附會真偽混淆然蜀有關索嶺又有鮑家庄不知何也或曰索即興云

女媧風陵

潼關有女媧陵在東門外三里黃河北岸攷

橋表二

三

唐天寶十一載六月號州閩鄉黃河中女媧

墓因大雨晦冥夫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中

夜瀕河人聞有風雷聲曉見其墓涌出上有

巨石石上有雙柳時號風陵堆蓋女媧風姓

也事又見喬潭女媧陵記揚州修云千萬年

後靈異如此補天之說亦或不誣乎攷關志

則云或曰女媧墓在山西趙城縣此黃帝相

風后墓故曰風陵然以揚說及地理參之關

東門外即閩鄉地謂女媧良然

惠逸人

華州張明府維訓為余言惠逸人事余讀傳
之傳辭多不具載載其槩惠逸人者名沐字
子新自謂一松子東西南北人也或曰上世
惠妃族以事謫秦中北里籍乃為秦人逸人
志氣軒豁好古書習名賢法帖長安張太微
與武功康太史鄜杜玉太史蓋屋王東谷遊
終南見逸人詩有佳句遂引與遊逸人一日
款有司求籍長安村里按察孫公限韻令
賦雪竹逸人曰請無拘禮法乃解衣睥睨食
久揮筆題曰誰人種此琅玕玉引得清風俗

楊說卷二

三十四

尚淳待月忽疑青鳳至凌霄常與白雲親渾
如娥女清殘粉清似夷齊不受塵獨有歲寒
君子節肯隨桃李競芳春孫大稱賞因為繫
籍長安自是名益振起太史延之武
功作詩為贈然性至老間促織感而
咏曰我聞促織音月下浣我白頭親
寒衣著未着意贈予遠里後從雲總
戎徵入為幕客乃述華歷雲中又入承天
平生奇崛不平之氣潤寓於辭賦晚又從總
制劉公徵倚固原志充好談黃白術或詰其

好仙者逸人曰子欲居九夷而能以王道與
九夷乎子未知古達者之寓言也而何以謂
我我年六十卒葬長安曲江維訓與華原張
子志川宗尉為題明詩人惠一松墓有一松
集若干卷子稱世其家學為漢中廩生亦坎
軻落魄思者以先世讒之被黜朱子曰龍蟄
于泥鳳栖于藪池蓮不染垣竹自直人固自
立耳古用人者不以世故疑不以父故廢彼
訛訛者何獨見之左與然子新父子身愈屈
業愈伸迹愈隱名愈顯讀維訓之傳其不朽
固在也嘗嘗者且獨柰之何

楊說卷二

三十五

華州二烈女
維訓又作二烈女傳二烈女者一郭氏華儒
生東群芳之妻年三十一一王氏其妾也年
二十九群芳病亟囑郭氏擇人葬之郭大哭
嚙指申誓期以必死群芳卒郭命匠具二棺
遂絕飲食三日制郭氏與家人
訣家人防守甚急郭氏與家人
訣衣縊群芳柩帷之郭氏與郭氏訣王
悲曰何不及我群芳笑曰汝亦能郭氏死從

我耶王氏曰夫君勿以我不能死我非婦人耶亦從郭氏請具一棺不飲食朝夕侍郭三日乃持郭氏相向泣拜而謝之已縊於帷之左母周氏伺于傍解其索王甦曰吾主母死吾何獨生因給母他辭是日戊竟縊以死王郡守為監雙烈旗于門部使者聞之遣官奠祭如禮

趙生食溲豆

胡豕溪墅談載盤屋趙生食溲豆事蓋與王叔陸暢大相類同寅趙君又為余言其鄉人

嘲之以詞曰祖菴一箇燒薄頭姓趙他在陝西城誇乖來賣俏他說他新舊二院多走豈不識一箇香肥皂拿在手裡左觀右觀一碗凉水細細的嚼了熬時間發嘔子也首着菜水飯吐了兩半瓢聽着滿肚裏村皮盡都去了聽着可惜箇香肥皂着箇燒薄頭吃了蓋詞寄山坡羊也事既希奇詞亦善謔真可資捧腹也或云詞出王溪陂

裴黃嘲謔

開天傳信錄載裴諤為河南尹素好詆諧多

異筆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諤判云者畔似那畔那畔似者畔我不可辭與你判笑殺門前著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諤大笑判狀云猫兒不識主旁我搨老鼠兩家不彌爭將來與裴諤遂納其猫爭者亦哂又安西衙將劉文樹髭生頰下貌類猿猴上令黃幡綽朝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密賂幡綽幡綽諾而進曰可憐好箇文樹髭鬚共頰願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強似文樹上知

其賂大笑之又有劉朝霞者獻賀幸溫泉賦詞調侷儻雜以俳諧其略曰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于溫泉天門乾開露神仙之輻輳鑿與劃出驅甲仗以駢闐青一隊兮黃一隊熊踏胃兮豹擊背朱一團兮繡一團玉鏤珂兮金鏤鞍述德云直攬得盤古髓搯得女媧瓢莫道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自叙云別有窮奇躡蹬失路猖狂骨懂雖短技藝能長夢裡幾回富貴覺來依舊悽皇今日是千年一過叩頭

莫五兩六張帝覽而奇之將加賞令改去五
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時有神助自謂文
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從天而改上顧曰真
窮薄人也授春官衛上左馬

甄生滑稽

東方依隱玩世視脫舍人優孟抵掌叔敖子
承封地譎諫亦能悟主談言可以解紛至群
居廣坐一語開顏旅次愁邊片言捧腹誼雖
非正劇頗怡神嘉靖初濟寧甄生者最稱滑
稽有中官某聞生名邀入舟次生一見輒大

檮談卷二

三十八

哭中官問之曰公大似我母中官不覺失笑
乃厚贈之又庠司訓某責束修甄不能具頗
遭訛詈一日晨詣齋曰昨夜中與婦起發藏
中數百金因共婦約以金若干置產若干作
室若干供酒食若干贈答若干償貸又若干
以奉門下司訓問安在曰夢也司訓恠之生
曰甄貧士若非夢將何以奉先生司訓愧而
止

史記錯誤

史記書內多錯誤孔子世家云嘗為李氏史

按孟子嘗為委吏似季氏字與委字相近而
誤也陳涉世家云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
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其
子當作耳子蓋其耳字相近而誤也諸如此
類不可殫舉若田恒作田常當由避文帝諱
非誤也

吳起蘇秦

蘇秦刺而以車裂得賊吳起射而以伏尸族
讐二子智行於垂死之時可謂能矣然不能
全軀消變於未死之日謂之不智亦宜

檮談卷二

三十九

荆軻傳

荆軻傳近解者謂大史不滿荆卿故首以蓋
聶魯勾踐發端而後結以勾踐之言按去蓋
聶逃勾踐正與蘭相如韓信同故勾踐云吾
不知也曩者吾叱之彼以我為非人也此正
是取軻處不講於刺劍之術又是惜之以結
蓋聶意又秦舞陽年十三殺人董先生份曰
以十三童子輔行亦踈矣不知十二殺人乃
言少時事非副荆卿時也

雍樹

汝陰侯傳面雍樹註三說俱無謂至謂抱小兒為雍樹尤不可憑余意雍樹或地名不然或雍丘之樹也蓋漢王以虜在後欲馳去故棄兩兒嬰乃徐行以示閑暇令追者疑有備不敢前也即後平城徐行之意至雍樹脫險乃馳太史公用語有意正見嬰為大僕能其官也灌嬰傳云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從還軍於雍丘正與此同則以為雍丘之樹似亦可據

恩公

陸賈傳無久恩公為也索隱曰恩惠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惠公也余按公指諸子承數見不鮮來蓋十日而更日不過再三正欲見之不數若數見則久恩不鮮俗云久住令人厭即此意也索隱謂欲時時來見莫見不鮮之物非也晁錯傳父謂錯曰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人口議多怨公者此公字同指子

牛鼎善畫

史記孟軻傳牛鼎田橫傳善畫註俱鄙陋可

笑余解之後見董先生份解與余合始躍然而喜

陰重不泄

周文傳陰重不泄解尤陋蓋陰重者陰默沉重不泄者所該者廣不特人言一事下衣蔽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應陰重意後宮秘戲無所言及上自察之等語應不泄意

同姓名

同姓名者漢有嚴君平名遵賣卜成都市嚴子陵名光亦名遵隱富春山近王中丞元美

說部舉同姓名者幾六十人而偶遺此或以

光名獨著故削遵不舉與

棄觚投筆

西京雜記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漢書班超傳超家貧傭書以供養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傳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後立功西域封定遠侯二事絕相類班乃欲效介子豈聞棄觚之事

史記孟軻傳牛鼎田橫傳善畫註俱鄙陋可

而云爾耶

噀酒救火

樂巴噀酒救蜀火郭憲噀酒救齊火又樊英噀水救蜀火樊郭事並列方術傳而樂與樊俱救蜀火似一事而傳聞誤也攷樊以孝廉徵樂以宦者顯樂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生子賀至雲中大守又載列仙傳此尤異矣

慶虬之

西京雜記長安有慶虬之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昔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

重於世是耳觀者自漢固已然矣

二杜二陳

漢有二陳孟公二杜子夏漢書陳遵傳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曰陳驚坐杜欽傳欽字子夏少好經書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欽惡之乃著小冠高廣才三寸由是更稱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二事俱可資談詭又宋有二孫學士且同館俱多詭無以為

別乃稱大鬚孫學士小鬚孫學士此正堪與杜為對尤資捧腹也

張世傑

宋祥興帝溺海時張世傑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覆我舟舟遂覆余嘗疑此倉皇之際颶風大作寧能從容取香致語且當時海上俱溺又誰聞而傳之者然他書載世傑死焚其屍膽

杜欽語

四十三

如斗不化人有詩哭之云徒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則嘗溺而獲屍矣又

淳皇后父楊王傳云王從軍海上將殞君崩士卒死溺公舟破中流脫死登岬是海上亦有溺而生者耶則世傑之言亦或有聞之者

杜欽語

莊子人間世杜欽見夢曰吾求無所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幾死者謂幾為人所伐以死也蓋言求無所用而得全之難若此林希逸口義以為罵匠石誤

寶積記

蘇刻四十家小說有寶積記中脫簡殊甚少
曾疑其贋因出王子年拾遺記校之蓋無一
則不出記中至有刪去其半不成句讀者而
好古者不暇究其所出往往信之噫魚目混
珠燕石登筍不在市肆間矣

紀事差誤

事有出於前古而好異者引以傳諸當今曩
毛兵書征安南相傳

世皇贈以詩云大將征南膽氣豪腰懸秋水呂

榜說卷二

四十四

虔刀然不知為

高皇送楊文詩也麻苗亂時有錦鱗箇箇密如

針之詩不知為滇中夷酋作也趙風子亂時

有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

混沌之天之句不知為元末韓林兒語也第

以混沌易大宋耳近有作道聽錄者指黃巢

咏菊元梁王曉行之作以為

高皇宋人譏高宗養鴿詩載葉子奇草木子而

以為武宗北狩書非異聞時非久遠尚謬妄

若此况遠且僻者哉

著書遺誤

校書之難久矣謂風中掃葉旋掃旋生况著
書者以一人上下千載網羅摭摭繕寫勘磨
即平生精力有不能給太史公父子世其業
然史傳牙盾不少又况其下者哉近鄭莊簡
吾學編薛憲使憲章錄俱稱名筆然中紀載
有一人一事而重出者又或事一而二年並
見者豈緝錄之時或有誤筆而校讐者未必
盡當耶馮方伯汝言詩紀最號該博余試取
漢紀閱之淮南招隱之篇已逸不存矣豈公
有去取或刪之與他不及悉校之然無從請
質也

古今詩誤傳

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
日射星相傳為宋詩人龍大初咏沙詩也然
余少時觀陸天隨曹望集已有之矣宋人
誤耶又虔士不生巫峽夢空勞神女到陽臺
乃唐洪都西山處士陳陶辭妓詩也而相傳
以為陳希夷蓋緣姓而誤也

太白集

太白集近吳刻稍刪其註然中有不可刪者
甚多蓋徒省工費而去取非當若妄薄命云
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草注引陶隱居云斷
腸草其花美好名芙蓉其根不可食食之斷
腸今刪去矣曾以他本校之中字句互異者
十恒五六如單父東樓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他本沈作况內折翼翻飛隨轉蓬他本作翼
短天長去不窮聞弦虛墜下霜空則他本勝
矣諸不能一一記之孟浩然集亦然豈二公
當時各有改本而世兩行之耶

永王東巡歌

漢書王莽傳三輔盜賊麻起李白永王東巡
歌三川比虜亂如麻麻字本此一特讀之不
辨也古人詩無一字無來處信然

長干行

太白長干行八月蝴蝶來唐文粹作蝴蝶黃
以秋蝶多黃白樂天詩云秋蝶黃茸茸亦此
意然不若來字佳

太白贈杜詩

西齋詩話云殷璠集李白詩有沙丘城下寄

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邊有古
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
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其風骨音節為白詩
無疑後人不之見以謂李無寄杜詩乃偽作
飯顆一絕淺俗特甚未有一字似白語余觀
白集又有魯郡東門送杜二甫一首云醉別
復幾日登臨過池臺何時石門路重有金尊
開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
盡手中杯蓋不止沙丘一首也然考殷集無
沙丘詩意近日新刻者省工費而刪之耳近

百家唐詩亦然至有取一人之詩偽作三四
人者可嘆也

杜註

杜功曹非復漢蕭何病之者
不知漢書云何為三吏注三吏功曹也攷虞
註云孫策謂虞翻曰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
會稽耳則杜用吳志虞註為得又三峽樓臺
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虞註乃云三峽重
岩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夜不見日月此
與淹義何與焉又云巫峽之高峻足以遮蔽

日月是以淹為掩矣他解以為淹留之淹似得之蓋此聯正漂泊西南之意則虞註失之矣

杜誦詩

高仲武中興集止取杜公一詩所謂源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者也且云杜君詩調不失而已余鄉簡西魯紹芳嘗以為訝云近取高集閱之乃杜誦非杜公也蓋集曰中興則開天以前當不在所選矣矧首以杜公豈應列杜公於後然杜公集實有此詩又不可解豈

後人因姓而誤入耶書俟知者

韋蘇州佳句

長卿家徒四壁立已為貧矣韋蘇州公李潛云相如猶有壁漁父自無家是也事翻古案也蔡謨戲王導曰短轆犢車長柄塵尾而期盧嵩無馬不赴云莫道無來駕知君有短轆是以古事翻今案也他如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臨觴自不飲况與故人違不見心尚密况當相見時莫道無相識要此心所親人意有悲歡時芳獨知故不是平生舊遺蹤

要可傷皆抑揚其語而意度自遠謂蘇州止於平澹要非至論

又曲罷碧天高餘聲散秋草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收雲澹水容夕雨微荷氣涼都門且盡醉此別數年期須更在今夕尊酌且循環別離從何生乃在親愛中昨遊忽已過後遇良未知別思方蕭索新秋一葉飛禁鐘春雨細宮樹野烟和我懷自無歡原野滿春光同是山中人不知往來躅日日生春草

杜常

空令憶舊居野曠歸雲盡天清晚露新客從東方來衣上灞陵雨銜恨已酸骨何况苦寒時佳人不再攀下有往來躅雨餘山氣寒風散花光夕存亡三十載事過悉成空寧知故園月今夕在茲樓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皆玩之而有餘色咀之而有餘味其他幽情遠韻為前輩所稱述者姑置勿論也

臨潼驪山華清宮溫泉在焉中有萃玉

宋元及今人詩刻內杜常詩四篇

云與別家山十六程晚來和月到華注

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夜雨景

頡葉青青樹葉紅高低相倚弄秋風夜來雨

後經寧獻續中驪山嶺上宮溫泉云已去聞

元四百年山泉猶自響潺潺也知不憤當時

事長作悲聲恨祿山驪山云漁陽烽火起雲

間王輦蒼黃下此山何事君王自神武區區

南渡鹿頭關前題權奏進泰鳳等路提點刑

獄公事大常寺杜常從政云正甫大寺自河

北移使泰鳳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七日過華

林談卷二

五十一

清有詩四首詞意高遠氣格清古邑人曹端

儀既親已嘗因詩則不傳方石以傳不朽

閏九月初一日... 杜常從政及魏揚修撰丹

鉛餘錄詩詩云... 杜常從政及魏揚修撰丹

不顯惟存... 杜常從政及魏揚修撰丹

近註唐詩三... 杜常從政及魏揚修撰丹

人蓋不欲顯... 杜常從政及魏揚修撰丹

集手記一... 杜常從政及魏揚修撰丹

學又宋史有... 杜常從政及魏揚修撰丹

史與談... 記察之為穴人無疑矣修撰當

時豈未見茲刻耶然前詩首句云行盡江南

數十程晚風殘月入華清而此刻稍異今臨

潼志並存之一作唐杜常一作宋杜常又驪

山首句大類唐吳融華清詩僅易數字豈杜

熟唐人詩而暗合耶抑用其語而稍易以後

意也又溫泉詩羊山非一韻而志作宋王素

詩何也石刻真與偽良不可知以多識如楊

公當時何不見此惜生也晚不及一請質也

僕散公詞

餘錄又云於臨潼驪山之溫泉見石刻元人

林談卷二

五十一

一詞曰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嶺盪瑤環漸

浴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漿寒况

此際曲江人不見偃月事無端羯鼓三聲打

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

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空有香囊遺恨錦襪

傳看嘆玉笛聲沉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

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再過之石已

磨為他刻矣今觀此詞乃元吉齋僕散汝弼

作但空有原作賴有香囊遺恨作紫囊來進

有主簿慕蘭跋云近侍副使僕散公博學能

文允工於詩昔過華清宮作風流子長短句題之于壁其清新婉麗不減秦晏四方冠多誦傳之稱為今之絕倡云則知此句故在也

鴈門太守行

李賀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荆公云此兒誤矣方黑雲壓城豈有向日之甲光也不知此詩之妙正在此句蓋黑雲壓城正言敵氛方惡而我兵氣盛則甲光向日而氛侵為開猶言開青雲見

詩卷二

五十二

白日撥雲霧而觀青天也韓昌黎讀而奇之信矣楊用修云凡兵圍城必有恠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此意也荆公大儒乃有此失良工心苦知我者希自古然矣

四十雙

金黃華老人詩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瑟瑟嵌西牕山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胡象溪真珠船云四十雙人多不知其義按元李京雲南志略云諸夷多水田謂五畝為

一雙然輟耕錄所載謂白夷種田以牛為牛謂四角為雙則所謂雙者雖指田而實因牛少時於友人黃汝修家見此不解黃後訊之潘氏子信輟耕錄為對檢之果然乃後悔讀書又云潘儒家子貧訓家自給云

節婦

莊定詩云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癡小妾貧自甘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臺前在不驚塵瑣窻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自春羅一峯先

補卷二

五十三

生倫評之云苦心苦語可泣鬼神簡西密詩話謂起俚淺而中深冷非本色語惟取楊石齋一聯云蒸雲新倚惟黃口形影相依到白頭然一亦亦有詩云婦人自我知男子造化由他似小兒較莊稍實近塵談謝子象一詩云朗日行天夜照星私聲淵默竦雷霆苦經世故艱危地要保人間婦女形萬事到終頭已白九原識面眼猶青敢偷一死全遺息莫道冥冥夢不醒又云庶幾擺脫陳俗而不拘拘用事者然起句似書生語結亦稍不

稱蓋節婦入律詩中較難著力要當於古選
中求之

簡西密

余鄉簡西密紹芳弱冠客遊滇南題詩山寺
榜并進先生一見異之使人物色遂定為忘
年交凡先生出入必引與俱先生著書甚多
簡一覽輒記每清夜劇談他人不能答簡一
一應如響在滇南倡和及評詩甚多惟簡為
多張愈光諸人不及也簡年六十西歸家
山先生送之詩金蘭意氣奇論文宴坐朝霜

楷
卷一

八

五十四

竟夕曛千里驅馳來楚道十年羈旅共滇雲
交游落落晨星散蹤跡悠悠逝水分江北江
南從此別何時何地再逢君因大慟不已簡
歸數年卒其子諱光字德陽時先生以疾卧
床呼拜床下問西密安否其子曰死矣先生
長吁數四以袖拭淚遂向壁卧不復言數日
卒先生交遊當求之千古矣

升菴在滇

先生在滇南每出遊乘一木肩輿僅容膝
狀如升印所謂升菴也菴之前有石士到東

都須節義地當西晉且風流為張愈光筆與
人遊無問貴賤酒間吟次時命聲伎佐之舞
裙歌扇笑擁彌日不知者有登徒之譏然先
生意不在是也在瀘州嘗醉胡粉塗面作雙
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游行城市王
中丞元美曰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真
知言哉

黃夫人

先生夫人黃氏遂寧黃簡肅公女博通經史
能詩文善書札閑于女道性復嚴整閨門肅

楷
卷二

八

五十五

然雖先生亦敬憚之嘗見先生從子大行有
仁云夫人雖能詩然不輕作亦不存稿即子
姪輩不得而見也今海內所傳若鳳飛曾不
到炎方及懶把音書寄日邊久為人傳誦簡
西密又記一詩云繞經賞月時又度菊花期
歲月東流水人生遠別離只二十字而感時
傷別不必斷腸墮淚而聞者悽然不堪殆絕
倡也國雅又記一詩云螻蟻也知春色好倒
拖花瓣上官墻則諸書所指不一且聲調與
夫人百相遠矣

李玉英

李玉英者錦衣千戶李雄女也父死弟承祖
幼繼母焦氏有子謀奪其廢乃毒承祖死出
其妹桂英而誣玉英以姦淫指所作詩為證
致陷大辟玉英陳疏奏辯詞情哀懇

世皇憐察其冤事得白詞多不載其送春詩云
柴扃寂寞掩殘春滿地榆錢不療貧雲鬢覓
裳半泥土野花何事亦愁人別燕詩云新巢
泥滿舊巢歎塵掩珠簾欲捲遲愁對呢喃終
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

古今才婦

古今宮間之秀若唐山之樂章大家之女誠
婕妤之團扇徐淑之寶釵道韞之柳絮杼才
蘇蕙之迴文結思情華並著言德兼擅芳氣
襲於椒塗清風被乎蘭寢矣若文君之白頭
吟貽玷當壚文姬之十八拍失身胡虜易安
薄霧濃氛晚節顛躓季蘭寒星遠水遲暮飄
零濤笈以佐酒掩秀玄機以答童頑獄風花
易蕩雲綵難期紅顏薄命自古而然不若無
非無儀之為得也

骰子詩

三中丞庖言云正德間有妓女失其名於家
所分訴以骰子為題云一片寒微骨翻成面
面心自從遺點汗拋擲到如今攷元人關漢
卿雜劇載錢可謝天香事亦有之謝云一把
低微骨置君掌裡中料應熖點淚拋擲任東
風錢云為伊遞四六聊擎在手中色緣有深
意誰謂馬牛風特後人稍易其語耳

朱素娥

年伯曹自山先生云同年鳳陽劉望岑嘗訪

金陵妓朱素娥者不出乃投一絕云曾是瓊

樓第一仙舊陪鶴駕禮諸三碧雲縹緲剛風
惡吹落紅塵四十年六六依然出見朱嘗與

陳魯南編修聯句云芙蓉明玉沼楊柳暗銀
堤又託所歡買先願美人書問尺寸朱答之

日寄買紅綾束如何問短長妾身君抱裏尺
寸細思量

趙氏女

友人詹明府理為余言云妾好者女十
四亦能詩容有從楚遊者八作詩詩以

字為壓女云思君君不見明月照牙床二妓者亦季蘭之流亞矣

高王二傳奇

近南北傳奇之佳者推高則成琵琶王實甫西廂二記西廂事出元微之而琵琶託之中郎似為失實昔人云千古是非誰管得滿街聽唱蔡中郎噫亦冤矣或謂高有友王四者登第後贅丞相不花女而棄其妻高為作此琵琶蓋寓王四字元人謂牛不花故託之牛相云或又曰高作琵琶陳留人多病之乃為

卷二

五十八

作荆釵記蓋梅溪孫汝權皆永嘉人梅溪人知之孫汝權為御史亦有聲故欲以報也王中丞元美云則成此記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不知其說偶閱說郛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子登真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同舉進士少人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與趙處能卑順自持蔡仕至節度副使其事姓相同一至於此則成記或謂止書館相逢賞月掃松為朱教諭所補西廂記或謂始之者關漢卿成之者董省元也

又謂三...

漢卿補也大約琵琶畫出則成手西廂出實甫而漢卿補之為是近華亭張錄憲月鹿為

評註琵琶言然蔡作者之意友人金山人在

後世西廂正譌亦校勘精當余家有舊註琵琶

不不佳西廂有刻校正古本俱列某家

六子句讀之上頗佳金正譌內若眼將流血

心已成灰仍作中內二字尚當訂之也王中

丞云琵琶見一善本期逼春闈詔赴春闈作

期逼春闈難捨親闈下心戀親闈難捨親闈

折衷卷二

五十九

作心戀親闈難赴春闈蓋見作者之工金在

衡云畫眉序愧非弄玉弄字不叶又有謂十

一戲用唐書者王中丞則云體貼人情委曲

必宜極寫物態彷彿生動之際不見其

造所以佳耳至

不當執末以譏之

炬交花王中丞之譏

不害為佳也

月亭有三短金在衡云

却是高手蓋詞不他扭中間應答皆於腔內
填寫細味良然在術此論識其真矣

河上楮談卷之二終

河上楮談卷之三

停雲小志

新淦朱孟震東

易有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
蘭大戴禮云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
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化矣震少也寡昧自
入官來始得從學士大夫遊又幸諸學士大
夫不以為寡昧而與之進以故竊同心入室
之誼時自濯勵於今十餘年計所託為知交
者彬彬乎盛矣比來關內山齋長日無事索
居緬懷舊契南北各天每一停雲不勝馳結
夏五月天雨十日閉戶因追憶爾時羊神意
度及所贈答篇味人畧疏其大槩手自錄焉
命曰停雲小志蓋在南北部曹所與遊得若
干人青溪社倡和得若干人由渝入計都下
得若干人間一遊如握手接袂上下其議
論又若嘉鐘亭玄湖坐邀笛閣對西山爽氣
社芻而歌呼嗚嗚也宣父言魯無君子斯焉
取斯震誠非其人也顧今海內熙明賢俊濟
濟布列朝野魯之君子詎足多歟焉今即余

寡昧而輒引之於君子之列固不敢當然他日因諸君子而幸竊附於古之人亦安敢遽自棄也知我罪我其亦有概於斯焉

胡憲使文化名維新餘姚人初為御史有直聲坐是謫為寧州判後稍遷南刑曹即為人剛毅介特至與人交又和易其所喜者即吐肺腑示之在曹中與余最善有雋才喜蓄異書人有才輒稱說不置書有副本即以與人亦不吝也性不能飲然喜人飲刑曹在南中僚友最稱輯睦每花時諸曹即輒引觴賦詩

新談卷三

文化獨從余三四人日為會時山東曹張太守志收毛憲使汝賢湖廣則顧憲使廣東則解給諫宋王郎中執禮福建則陳太守師陝西則鍾憲使繼元解家興化又多携嘉酒來會中或奕或咏或談古書或諧謔各從所欲余時稱能飲然不敢盡醉諸君輒藏其帶俾不得去一時忘形爾汝然各以職相勸勉亦不至廢曹事文化有牡丹杏花諸詩今在貴州司稱清嚴有風韻余嘗贈之詩曰無多酌我黃金爵且少探君白雪篇又留醉因藏

帶敲詩共倚闌蓋道其實也今十年矣一時交好萍聚星散令人不勝伐木之思云

陳思貞名師錢唐人以國子博士為南刑曹即喜古文詞為詩直寫胸臆性恬靜寡管與人交澹如也而情愈密嘗作石文侯傳得毛穎家法家故貧然在曹即慎取于布衣蔬食致自樂也客至命酒則又極致豐腆必盡其歡云曹有獄將上乙託所親置百金求為解即白其事司寇竟置于法其奉公持正多此類也嘗為論交篇贈余幾數百餘言為永昌

楮談卷三

太守有大保山集丁丑入觀觀事畢引疾致仕去曹以漸名子登京師人與思貞同署先後為即余初入比部以漸獨與余談詩後思貞至而署中稱二妙矣一日署蠟梅盛開以漸呼小史折梅來索余詠因共命酒倡和連日以漸尋擢鄖陽守去思貞後當梅時每集同舍花下余對花未嘗不思以漸也歲丙子余入計以漸為憲使謁選天官曹僅一再晤已復丁母夫人憂余遊西山以漸不及行乃和余

詩而述其意具在倡和編中以漸兄萊州守
名子朝尤多情致余嘗贈之詩云龍馬雙馳
異野寬眼中兄弟似君難後以漸為東昌而
兄為彰德守余過彰德詩云朋友舊憐寒范
叔弟兄今是大馮君今誦之心以馳於碣石
矣

江子望名圻錢塘人余同門友也以春秋魁
北京丙午鄉試戊辰舉進士授南刑部河南
司主事子望家世最盛祖瀾禮部尚書父曉
贈工部尚書叔父暉翰林庶吉士子望居閑

新談卷三

四

顧自謙抑衣布素食簾糲不知其為貴公子
也閨門相敬如賓於同年中尤敦厚太常博
士左縉卒于宦子望偕余三日入躬為歛送
哭之如同胞親其家遠不能歸又為資助之
其於交道類若此余在曹中子望最相友愛
即家人憂戚喜慶未嘗不相聞自舉鄉試時
才名最高然益自晦居官恬靜一無所營歲
壬申書三年考時廣西督學員缺高相公儀
亦錢唐人也素知子望乃力薦之子望不知
也在廣西一年以疾致仕歸卒子望舉甲戌

進士為北刑部主事行誼亦如子望云

蔣伯孝常熟人名以忠余同年以長樂尹入
為南北部廣西司主事伯孝才名久著為諸
生時所著藝苑琳瑯已為海內傳誦為長樂
最有聲同時州縣皆入據津要乃伯孝獨為
即比部又在南人咸少之伯孝頽獨恬然自
得不為意也時從曹中讀古人書沉醉竟日
夕發為文雄贍迭宥有司馬氏風又性不耐
齷齪治家人生產居常俸入僅足自給一日
聞封君疾棄官歸貧不能治喪事乃獨捐所

新談卷三

五

受田業易貲為葬具不以累二弟又不給則
令其室脫簪珥易之其孝友清謹每如此余
領渝守伯孝為文送之又策馬江干握手泣
別不能出一語伯孝所為治邑狀居間一一
為余言余心師之余治渝所聞於伯孝者大
畧循之藉是寡過嗟乎若伯孝者古所謂蘭
芷之室者非邪

袁魯望吳人名尊尼父求之先生有聲吳下
魯望克紹其家學才情雅麗而於交遊最厚
余自太學游已識魯望後余為比部而魯望

為考功郎考功在南部稱尊貴他曹郎率嚴
憚之乃魯望顧存念余不置余為詩魯望輒
為評校不作時俗語相許可嘗以書規余云
作詩才短者乃須容易才長者必求穩安雅
調不牽於俗俗調不合於雅難易雅俗之間
不可不辯也蓋余初為詩往往率易而近俗
魯望之言不啻良藥之於膏肓矣魯望為郎
久嘗贈余詩曰神駿逸羣方振蹕倦禽垂翅
尚回翔未幾擢山東提學副使引疾歸卒嗚
呼魯望已矣安得斯人復訂吾文者耶為之

三嘆

張德南名熈閩人初為南大理司務署中有
奇竹二產簷下已乃屈曲循簷出德南援筆
為瑞竹賦諸郎競傳誄之又善書諸以便面
從乞書者屢滿戶外詩喜為平澹一日舍中
為藥盛開乃命酒招余飲取薔薇和麪煎之
佐酒極有致又邀余從南城諸寺玩月極歡
而罷以事註誤謫徙為龍安推官以歸余
為渝州守復會于蜀寄余詩云白下悲歌送
我行西風逐客淚沾纓百年盟好舵風雅萬

新設卷三

六

新設卷三

七

里羈栖憶弟兄蜀郡兒童迎使節閩洲蝦菜
計歸程相看咫尺難相晤山自青青鳥自鳴
梁彥國順德人名柱臣為大理評事而師事
黃才伯先生又與梁公實比部黎惟敬秘書
歐楨伯博士結山中社壯乃從仕以母老乞
南後又徙北其詩一以古為憲鄧中陳玉叔
叙彥國稿謂欲以片言明百意坐馳役萬景
蓋知言云彥國有寶劍吟贈余云豫章有龍
劍紫氣干斗牛至人識其精豐城遂奇搜感
君重意氣持贈結綢繆啓匣已電發麾鐔忽
星流太乙曾下觀風胡將見求應同搨具佩
持向漢庭遊慙非張公子靈貺焉可酬
青溪自後湖分流與秦淮合當桃葉淮清之
間有邀笛步者晉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也
陳明府芹即其地為閣焉俯瞰溪流頗有幽
致歲辛未費叅軍懋謙約余為詩會其上於
是地主則明府次則唐大學資賢姚典客潮
胡民部世祥華廣文復初鍾叅軍倬黃叅軍
喬棟周山人才甫盛貢士時泰任叅軍夢椿
先後遊而未入會者則張大學獻翼金山人

寫黃山人孔昭梅文學鼎祚莫山人公遠三
 山人寅黃進士雲龍夏山人曰明紀亳州
 東陳將軍經翰汪山人顯節汪文學道貫道
 會沈太史懋學程文學應魁周文學時復癸
 酉復為續會則吳文學子玉魏廣文學禮莫
 貢士是龍邵大學應魁張文學文柱每月為
 集遇景命題即席分韻同心投分樂志忘形
 間事校評期臻雅道前會錄詩若干刻之命
 曰青溪社稿許石城先生叙其首續會錄詩
 若干吳瑞敘序之會余領渝郡符任叅軍入
 稿談卷三
 興都稿遂散逸後方民部沅葉山人之芳入
 焉余馳書社中期稍收輯無何胡民部費叅
 軍以註誤謫黃叅軍以領郡行已方戶部亦
 因事出盛會不常良朋星散回晉江東雲樹
 在望秦淮烟月黯爾銷魂因記舊遊畧次其
 姓氏篇什如左記以至先後為次無論舊序
 詩紀一時遇合其工拙亦非所敢擇也
 陳子楚名片金陵人為長沙令九十月解印
 歸卜居鳳皇泉之左又構別業新林浦時垂
 綸其上浦有橫厓因自題曰橫厓小隱又即

邀笛步為閣其上曰邀笛閣而引騷人倡咏
 為樂善墨竹意所到揮筆點染若不經意而
 神韻自別人爭寶之喜為章草佳處頗逼真
 所著有陳子楚集二卷又取古高士自巢許
 而下迄于宋元得七十餘人人為之詩以自
 見其志號思古吟并前社稿中詩多不具錄
 其喜諸君子入社詩云邀笛亭前舍釣竿丹
 楓林外候金鞍吟邊綠酒今逾暖花底幽盟
 久未寒才子一時追鄴下故人幾載隔雲端
 諸君莫更輕離別萍跡應憐此會難詠美人
 稿談卷三
 走馬云明妝驅駿足晴日靄春風各倚千金
 貴齊驕三市中扁遷疑舞鳳恍忽似遊龍一
 盼揚鞭去幽情已自通窓中度落葉云靜聽
 高林響還過虛牖前蕭條如帶雨閃爍似含
 烟孤影隨飛鳥寒聲和晚磬妝臺有思婦相
 對惜華年鳳臺容所杜會云鳳皇泉上瑞烟
 輕自煮新泉待友生頗有香茶將一盃殊無
 旨酒速諸兄賡酬會意思投轄湖海論交惜
 聚萍莫以更闌問歸路秦淮東畔月初明秦
 淮烟月云淮水平如江水平今人情似古人

一第... 丹 黃參日軍全書第 2 反文句

情英雄滾滾隨波去留得波間此月明秦淮
烟暝水長流明月空懸萬古愁春去秋來風
景別鳴箏不下酒家樓折欄會和周銀臺云
新歲詩豪集深更興未闌共憐今夜月仍似
去年看杜主歡投轄車徒怨折欄綵梅紅對
酒忘却外邊寒鳳皇臺上憶吹簫云有人春
日登高臺扁遷綵服從風來忽舒玉指吹玉
簫花風千林天上飄衆賓各進酒一瓢竹音
稍停繼以肉盡道鳳鳴在山麓彩霞垂天日
西沒衆賓大斗飲不足鳳兮鳳兮勿飛去嘉
爾靈禽在南國長干曲云長干女兒茜裙新
琵琶一曲驚千人三吳少年豪傑士醉待梅
樹回陽春春風一夕朱英發珊瑚枝頭挂明
月茜裙挽住五花驄梅花落盡歡永歇感別
送朱比部云使節三年野老家鳳皇泉水自
煎茶今日西川成遠別金尊空對碧桃花離
筵花雨亂紛紛宛轉情言到夜分巴峽聞猿
應憶我江樓望月正思君聞笛有懷朱比部
云空林索莫雨絲絲於得梅花未放枝正是
鄰家夜吹笛倚闌無限故人思虛堂夏日有

懷朱重慶云虛堂白日永竹樹陰相錯纖蘿
無風吹嫋嫋隔簾箔乳雀巡蒼來翻堦映紅
藥時有屋上雲涼氣從空落瞻雲思友生竟
日坐寂寞蜀山修且阻雙鯉何由託
姚典客原白名淵家金陵武定橋以貲入為
即父之辭疾歸性好吟就所居構市隱園水
竹之勝甲于白下時時招詞人墨卿觴咏其
內醉取古墨玩之時引筆作真草數幅雅有
致晚好作梅從閩王山人遊畫得其妙子之
裔為郡博士弟子員亦能詩其邀笛閣喜諸
君子入社云青溪文酒已三秋復喜羣公集
水樓藻思久傳鸚武賦芳時今逐鳳皇遊寒
花照座金為蕊明月窺簾玉作鈞夜靜忽聞
三弄曲依然江左舊風流病後諸君子邀入
社云岩廊詞客擅風流自喜漁樵得共遊病
裏愁心遠授簡秋來詩思一登樓疎簾幾几
山當座楊柳芙蓉月滿洲伏想年來題咏處
家家珠斗夜光浮青溪對雨云長空飛急雨
虛閣對滄洲蕭索三秋畫微茫十里收絲飛
桃葉渡雲隱鳳皇樓坐領寒江趣烟策起釣

園中柳云園柳吐春姿鬱鬱寒塘側
盈盈陌上條日日送離別玉筋掩深閨金鞍
遊上國韶光日以暮雕落良可惜攀條欲寄
之不語淚沾臆中情豈故殊何嗟失顏色離
別勿復道願言崇令德喜諸君分詠小園云
輞川賡和處裴迪有新詩豈意千年後風流
今在茲買山成小隱投轄得雄辭今夜青溪
上文光照水涓冬夜程孟孺莫雲卿姚光虞
過集云坐深銀箭燭花開荒逕能勞二仲來
書變鼎彝傳古法吟餘風雅盡詩才談生塵

新詩卷三

十三

尾將迴雪暖盜枝頭欲放梅更喜吾宗同笑
咏草堂今夕聚三台賦得白鷺洲送黃參軍
奏績云岷山遠發大江流采石東連白鷺洲
一片蒹葭搖雪浪三山臺殿枕丹丘地邀綵
筆增新色人對離尊起別愁羨爾雲帆天路
近春風吹到鳳皇樓治城饒吳莫魏張四才
子云冶麓高寒結駟來旗亭危酒傍丹臺黃
金舊鑄雙龍劍白雪新傳四傑才天半月明
瑤鶴下林間星聚石壇闕送君翻念青溪社
醉倚離筵不放杯

華明伯名復初無錫人父補菴先生雲為比
部即博雅好古家藏書甚富伯少有才名
克嗣其家學取藏書一一校讐之又喜為詩
與盛仲交相交善隆慶癸酉以貢授應天學
訓導仲交尚高弟子員雅相師友意各自得
也從所寓檝秉燭軒延客客至輒舉白賦詩
為樂軒中雨集得四言云有客容膝亦孔之
安載集佳賓佩玉珊珊佳賓至止德容几几
四座講德周道孔邇湛湛我池鑒爾令儀君
子攸萃燕笑孔且洞酌我泉淪我山茗客醉

新詩卷三

十三

而歌亦既醑酌陽既伏止澤藏乃宜迅雷風
烈慨焉非時賓既醉矣雨亦滂矣夜如何其
夜未央矣雪中借馬云踏凍匪無東郭履沾
花空有杜陵詩錦鷲不惜晚來借紫叱何妨
醉後騎自是看山揮策緩非因傍險得歸遲
長安陌上多滌治不似灞橋風雪時美人走
馬云艷質輕千里翩然自出群乍聞乘月駟
驚見逐飈輪飛鞚嬌纒送紫鞭捷有神霓裳
同躑躅霞帶共繽紛來似花成陣迴看雪滿
身髮拋驚欲墜後躑躅不生塵灞岸垂青組挑

飛甍錦茵波涵秋欲轉峯欽翠猶顰猿挂玉
 山夜珠浮洛浦津星流行更穩電掣態逾新
 彷彿雲中見飄飄認未真市隱園冬日不殘
 冬景倍暄欵似入冬候山家酒初熟鷓盟復
 如舊水底見鍾峰窓間列遐岫何須絲竹響
 但喜花木秀日暮繞池行清風滿懷袖鶯羣
 閣觀水邊芙蓉云昔曾咏秋水又見秋深時
 芙蓉故遠徑菊英尚滿籬有花不來賞時過
 復惜之紛紛塵中人擾擾將何為徙倚不忍
 別殷勤銜玉卮今日良宴會云今日良宴會

射堂何

十四

射堂何鬱盤勝友畢來集寶樹棲鷓鵡揮筆
 飛雲烟字字青琅玕人生貴適志知音良獨
 難主賓旣歎洽藹藹如金蘭聚散慨落葉誰
 能念歲寒姚原白病後入社云芙蓉夢隔三
 秋月黃菊歡同此夜尊幾度鳳皇臺上望闕
 江樓畔荻花村送朱比部守重慶云巴江曲
 曲萬載流提封百里古諸侯江流晝夜自不
 息何人遺愛傳千秋曾聞宋季余安撫關館
 招賢資幕府聚米為山衍陣圖二冉奇謀為
 誰吐釣魚山下江之衝移堡依山設險重

寧州輯稱良牧至今猶羨中興功使君先僂
 重璠璣玉筍山中曾著書一麾出守青雲色
 焚道新乘五馬車只今有道成沃壤桑土應
 須計安攘巴渝千里起淳風重為余公拂遺
 像明伯有三子皆才俱能詩

射堂卷三

十五

詩下筆數千言立就嘗以書千里致揚修撰
 用修及文待詔徵仲相與為神交去城二十
 里為攝山山之左有大城山仲交結精舍其
 地時跨一青騾命小奚奴囊古琴隨往來嘯
 咏甚適也無事夜篝燈讀書晨起斫薪為爨
 因自稱大城山樵嘗曰孟堅當卯金末造猶
 以兩都擅名太冲遭列國鼎分尚藉三都振
 響今
 聖明混一天地再闢列聖相承重光累洽文物
 之盛亘古無前柰何使豎儒專美千載也因

為二都賦期上之歲癸酉以貢入為大學生
子敏耕有父風為詩亦多藻思紹其家學仲
交為社中詩援筆立就已輒失其稿其立春
後一日同莫雲卿蔡世卿訪朱比部用常左
司韻云梅花栢葉彩華新官舍蕭蕭竹樹隣
露塵經時虹氣健雲筒隔歲馬蹄頻久甘鴻
迹為樵客不愧鳩司作從臣最是江南明月
夜共將花柳詠初春送朱比部云幾年官寄
白雲司日日行吟湖水湄五馬西川勞作守
一尊南郭暫相持天邊雲樹依臺遠雪後春

榕談卷三

十六

濤出峽遲自昔蜀中多勝蹟品題應是待新
詩同費民益黃以藩葉茂長晚遊方山云千
山迴合日將曛一片鍾聲下白雲茅嶺葉飛
寒色早秦淮水落暮烟分風含石竇疑泉響
月朗岩扉過鹿羣却憶向時曾載酒桃花細
雨共氤氳曉登雞鳴山塔院望後湖殘雪云
夕陽歛湖光殘雪散山麓鍾聲飄寒空人家
隱深竹一鳥下高天迴翔向藜木老僧澹無
言相看幽意足黃以藩過訪云竹下論詩寒
色生蕭蕭僧舍夕陽明湖光若是山陰道雪

片應飛白下城酒盞暫依梅樹坐琴囊何惜
蘚痕行高天欲晚還留句何愧任翻半字情
寄陳仲魚云臺上重開碣石宮海鵬南徙越
長風青雲原是天邊客白馬羞為歷下雄溪
叟不妨漁艇在洞仙應許鶴書通海陽春色
知能早何處桃花開最紅同莫山人過市隱
園云向夕風吹池水平高天雲淨雨初晴朱
闌隔岸魚俱躍蒼玉當軒笋亂橫作客不堪
憑遠眺吟詩一為散閑情醉來坐愛松林好
共向涼臺待月生寄費參軍云青溪流水繞

榕談卷三

十七

長堤別後懷人芳草萋同社不堪重載酒逢
人空憶舊留題宦情落莫悲蓬髮世路參差
共馬蹄不信君才原出眾可容長日在途泥
和許太常秋日書懷云淮浦新潮映月流秣
陵曉色又驚秋庭除共喜生三樹鄰里何勞
羨五侯踈廣自知金玉賤山濤不為簡書留
年來贏得身強健却笑虞卿枉解愁池塘坐
見一螢流遂有梧桐為報秋拓境近知新拓
地醉鄉曾許舊封侯不妨出郭青藜伴最喜
尋僧白社留潘岳近來多閣筆悔將詞藻賦

閑愁

周山人才甫字文美永嘉人嘉靖中以詩鳴所著有鴈川集隆慶辛未遊青溪社所為詩具載社稿中家故貧客遊江湖以文酒自適喜作梅每對客酒間命筆殊可人意又自為詩其上詩才亦秀逸南都士大夫能詩者皆樂與之遊余去金陵文美從方子及結社以詩寄余渝州其同方計部集安茂卿寓閣云層閣倚鍾山芳筵得勝攀乾坤容我醉日月向誰閑粵客驚狂態吳歛索笑顏相忘軒冕

貴白眼浩歌還李比部方計部載酒齊王孫園亭見訪云並馬名園裡携尊就隱淪已憐金作谷况倚玉為人白髮狂何劇青山嬾是真詞名歸二子誰不仰清塵新正六日同丁周方三計部集王元德大夫宅云背郭堂初敞開尊聚酒星歲新頭漸白人舊眼俱新山水存高調風塵笑獨醒若非憐意氣何以慰沉冥送王按察四川云憲府開西極分符重地曹帆前春樹遠天上法星高旌旆懸三峽圖形按六韜君才堪賦蜀萬象待揮毫迢遞

折談卷三

六

巴山路千盤鳥道懸馬前浮曉日雲裏響春鷓艾態慚余拙疎狂籍爾憐不能隨去旆飛夢到西川雪中方子及席上閱康山人詩傾尊飛雪滿江津披對瑤華憶故人身寄黃金臺上月歌翻玉樹郢中春獨醒天地堪容傲高卧烟霞不受塵客久星霜凋短鬢何如回首共垂綸

費左軍民益名懋謙少保費文通公子也家世為鉛山人自文憲公以龍首當揆文通繼起鉛山之費遂為西江甲族民益以貴公子

折談卷三

十九

顧折節下帷讀古人書性又喜吟以陰入為御史臺都事鄉人揚懋功祠部郢中陳玉叔大理時俱以詩名燕山民益間就為社會已為南左樞參軍青溪之社民益實首倡之又從樞府第構籌筆軒容星槎淪茗焚香山人墨客延接無虛日閩有王山人者善寫梅民益即從作梅金陵陳子楚善墨竹民益即從作墨竹晉江黃孔昭工山水民益即為山水皆得其意嘗以十月邀余籌筆軒因命余記其事任參軍山甫繼至時庭菊盛開因共呼

酒飲花下各賦一詩達旦乃罷又招余避暑
 天界時炎日方熾旦從城中來黃塵撲撲隨
 馬足民益煮茗山中竹院共生松窓下岸憤
 撫几清言竟日薰風徐來拂衣袂飄飄然若
 遊水精域中隨出酒對酌各賦詩二章去余
 領渝州民益復招余籌筆長洲周秀才懋修
 雅士也適同盛仲交來因共卽席賦詩贈余
 周詩云五馬雙旌滿路輝卽官出刺兩川涓
 才同何遜離京日望重文翁化蜀時閣道使
 星臨錦里岷江卿月映峨眉詞情到處堪留

枋談卷三

十

社樞管梅花遲所思民益云追隨白社六年
 餘羨爾新詩獨起予遠指雙旌臨錦水先驅
 五馬向匡廬江梅試暖離觴劇苑柳迎人執
 袂初重握春風更何許涪江魚鴈莫教疎又
 從江閣以停雲詩一冊訊余渝州民益詩云
 玉麟西館憶當年龍劍分携思黯然雲自褰
 惟高北極春從露冕下東川花間曾醉新豐
 酒江上猶歌郢雪篇聞道蠶叢多勝槩新詩
 應向故人傳余自去渝州民益又掃舍館具
 鉛槧延葉山人之芳論較文藝一日有鴈過

雲中影墮席上因觸興賦詩併所倡和為一
 集氏之曰見鴈稿其為社中詩最多大畧具
 前社稿續稿擬刻之渝州會民益以事謫稿
 遂携歸玉山去不及錄民益好民益喜談詩客
 屢怕滿戶外又喜從山人遊金陵諸勝蹟
 足殆遍不知者謂荒於酒至或疑民益緣此
 干與他有司然民益以貴介負奇氣所不足
 非財也執袴子目不識一丁字人多竊笑之
 民益以彼其資好賢下士空空若不及此其
 心願欲從世俗較計蠻觸間哉嗟夫此可與

枋談卷二

十

知者言領在民益自信之耳
 黃以藩者晉江人司寇葵菴黃公長子名喬
 棟司寇子多賢而以藩次居長為博士弟子
 有雋聲後乃以蔭補官南樞參軍事時鄉人
 黃乳昭亦遊白下以藩民益之館中與為詩山
 人歸以藩民益詩溪社為會一日掃射堂延
 諸君子投壺博奕校射賦詩民益雅致因各
 賦今日良讌會詩稍遜民益出為臨安守
 文雅風流頗著水榭聲民益官者與之忤遂
 引疾去臺使者留之不得蓋不愧家聲云邀

遂聞喜諸君子入社云曾聞邀笛當年事何
意新聲此地逢多病一官惟闌寂浮生良悟
得從容尊開綠水心同遠坐對青山黛與濃
歡劇不知溪色暝城南烟寺起踈鍾窓中度
落葉云颯颯辭芳樹紛紛積素汀時因微吹
起却傍倚疏經遊子愁方始佳人淚欲零無
勞翻舊曲閣夜雨冥冥青溪對雨云冬暖融
華雪冥濛作雨飛著蕉時滴滴沾幔更霏霏
有行泉為酒何妨雲似衣青溪多勝事此會
近應稀今日良燕會云坐客莫辭歸聽我歌
持談卷三
一
一言今日良燕會翱翔集高賢大雅翕然作
希聲遠四筵黃鍾初欲動陽氣忽以還叩角
變清商金木互相宣豈無哀愁音不激亦不
咽浩蕩天地間風馬幾周旋此樂古未聞詠
言安可詮願攬羲和轡庶以永纏綿相逢行
別吳中四子云與君相逢處乃在青溪濱何
意溪頭柳能令傷客神與君相逢處乃在邀
笛閣何意笛中曲能令心不樂與君相逢處
乃在射堂上何意堂前月勞勞生夢想與君
相逢處乃在治城宮何意治中劍飛躍各西

東我昔承清貯君亦憐我姿願以朱絲弦報
君青銅枝終日不成縷對君空自持願以江
干淮報君蘭蕙芳終日不成舸對君空自將
願以青玉盃報君金琅玕終日不成琢對君
倚長歎願以錦繡段報君貂襜褕終日不成
章對君長煩紆贈君愛流畧我亦慎區區所
貴各努力聚散誰能無中情既款款徒倚亦
何須古人皓首言君諒不我殊贈魏季朗云
季朗富文采人稱吳門魏觀其賦還鶴翩翩
凌雲氣濩落四十年卓爾下惟意蕭然緼袍
温不求亦不忤豈不貴青紫所懷在尚志以
君皎皎姿何用不自致
任山甫字夢榛休寧人也而寓于杭初冒曹
氏姓後復姓任因自稱任公子歛有五安山
又自稱五安山人山甫於社中齡甚少然意
度才藻逾於老成初入金陵從惠山金山携
二泉至余候之山甫出虎丘茗淪二泉試之
金山泉味頗重覺惠山稍勝昔人評中冷第
一恐非今水也余為賦四絕云山甫遊冶城
過盛仲交蒼潤軒有携雙鶴至者山甫納之

署中仲交與余為聘鶴賦一日鶴飛去半月復還魏季朗張仲立又為賦還鶴山甫雅好事為一冊屬縉紳歌咏之遂為白下勝事性又好古篆籀所藏斯邈氏迹及古彙鼎款識文甚富又能以古篆作私記文奇而刀法精絕諸名家不及也出為興都參軍以才著城孝昌署當陽俱有成績當城孝昌時掘地若干丈得一函遇風輒燼有古鼎出蟠腹麥口三足兩耳體被五色空青結綠中有識凡六十字皆古頡籀文鼎出有紫雲蓋之二青鳥

指談卷三

二十四

回翔其上所置處有光屬天山甫以古篆識之知為漢鼎王中丞元美博物君子也心善之為作寶鼎銘碑其博古多識皆此類也然居興都每快快不樂在當陽觀玉泉山鶴有感賦詩云豈戀乘軒寵深懷別主情雲泥一相失雞鶩不堪爭乍夢傳書舞時聞振錫鳴試令生八翼可但逐遼城時民益量移德安邂逅武陵因各賦詩數章民益云武陵川上路旅館忽逢君白下三秋夢滇南萬里雲朔鴻來浦淑霜葉映寒曛祇恐明朝別相期生

夜分山甫云我昔出白門黯然欲銷魂隔楚水脉脉不得言我今辭異域夜夜聽啼猿迢迢萬里餘相思無晨昏因君能縮地忽漫逢仙源一為具鷄黍所欽古道存伊人洵芳潔佩服蘭與蓀孰知匣中刀不別警與恩世路良悠悠謫后勿復論雨中同民益話舊云江城樓閣暮雲低遷客登臨手重携楚國大風仍泠泠秦時芳草已萋萋停盃似索黃花笑擊節還驚白鳥啼當日誤傳流水曲妬人春色是青溪民益和云白門送爾思依依

指談卷三

二十五

四昔風塵事已非鄂白陽春知寡和吳鈞寒色看雄飛孤高載酒江城晚一榻談天夜雨微意氣如君後能幾肯令琴劍滯征騑與山甫登武陵驛樓云高樓時騁望樓下武陵溪細雨山空失繁霜草色萋帆流江漢遠杯逐野雲低何處尋幽境仙源路不迷山甫和云擁傳楚江隈登樓作賦才城頭飛雨暗殿角曉鍾催客路仙源杳漁舟極浦迴馮蘭話驕思芳信託寒梅送民益轉運浙東云臨岐日未臨落葉感離羣望越山猶隔浮湘路又今

關門多此氣袍程滿音雲倘到蘆亭下風流
見右軍氏益送山甫老貢使入燕云使節度
遙岑迢迢歲月深豪吟多白雪入貢有黃金
滇水春風遠燕關劍氣深蒼生思舊澤莫動
故園心卧病懷歸云伏枕仍羈思邨堪夜雨
聲天涯琴鶴侶歲晏薜蘿情家遠書難到余
寒夢不成何時理舟楫望入豫章城孤劍停
山館秋深此一過愁隨羈旅盡淚向逐臣多
渺渺鄉園路悠悠漢水波倚閭人望久惆悵
白雲阿山甫和云楚客原同病羈人共漢津

緒談卷三

二十六

孤鐙縣兩雪雙劍老風塵既與朋儕好還憐
骨肉親寒宵不能寐相對淚沾巾萬里事行
役經年往復還多愁生白髮一病改朱顏不
厭沾新醴長思返舊山日若嘆留滯窓外雨
潺潺噫二子之志見矣山甫社中詩携去興
都僅記雪中借馬云囊馬千金輕借客少年
倚馬復裁詩卽尋常語去更向看花陌
上騎桃葉雲寒垂露曉風急促鞭遲天
閑此日多神駿曾見諸君得意時送朱比部
云使君五馬向西川千樹桃花悵別筵飛燕

卽隨梁月遠愁心還共署雲懸卽杯白眼知
何日染翰青蓮亦有年書記本來耽著述因
將高倡郢中傳山甫後遷雲南伴余入汴復
握手西陵一日去天涯知舊忽漫相逢蓋不
勝慨矣

唐大學資賢號鳳臺胡計部世祥號曙峰鍾

叅軍倬號玉陽俱粵人大學子為南吏部郎

然以好吟時野服從山人遊味有許丞之疾

而談吐洪亮性穎悟不羣雖以貢入大學非

其好也計部性介直不苟合在曹中閉門賦

緒談卷三

二十七

詩鮮與人接稍得簡倨聲卒以此去叅軍蹇
諤有父風在隆慶初欲抗章論列時事為知
交所阻不果上竟託疾歸入社未久詩皆具
前社稿中

莫廷韓初名是龍字雲卿後以字行華亭人

以貢入北大學父中江先生嘉隆間以詩名

為廣西藩伯廷韓尤有雋才書畫琴奕投壺

射藝歌曲戲劇無不精絕癸酉以諸生應督

學召校書南都時與吳瑞穀魏季朗張仲立

邵長孺從青溪社中為詩會社有邀遂閣乃

陳大令所構初入社諸君各分韻賦詩廷韓
 得孤字云小閣邀懽興不孤錦屏華燭照清
 皎漫投白社携詩草共許青山卧酒壚風笛
 蕭蕭催落木烟楞漠漠暗平蕪倦遊廿載無
 知已拂拭今將慰旅途是日雪余以馬載長
 孺還長孺會中作雪中借馬詩華明伯因舉
 美人走馬詩有云似驕還似怯憐駿復憐神
 廷韓因令和長孺詩而又以美人二句令各
 成一詩詩成乃罷次日復集賦青溪對雨及
 窓中度落葉詩次集姚原白市隱園共賦鬱
 鬱園中柳及分賦鶴逕鷗波秋影亭鷺群閣
 秋水諸詩次集陳子壘環碧樓共賦相逢行
 及環碧樓嬾真山房詩次集射堂賦今日良
 宴會次集高座寺雨花臺賦雨花臺城南晚
 眺諸詩次集朝天宮白鶴樓賦塞下曲次集
 普德寺各為別詩而罷廷韓既以貢入大學
 又從都下遊一時名動公卿間乃走書約余
 丁丑為十日飲已下第歸余乃入都門不及
 晤盖矯矯雲間之龍也雪中借馬云蹀躞爭
 憐駿骨奇灞橋衝雪漫裁詩還將范叔綈袍

意分得即官廐馬騎色借五花驄影亂寒搖
 匹練容心遲莫言東郭先生賤不是長安曳
 履時美人走馬云何處青樓俠來馳紫陌塵
 似驕仍似怯憐駿復憐神顧影收全墮停鞭
 態轉新稍遲應索伴每避為逢人結就花為
 陣翻來燕是身飛揚雲外色撩亂苑邊春夾
 道風派眼爭看恐未真窓中度落葉云綺疏
 臨野渡秋樹響前林颯颯含風入紛紛逗雨
 深拂來紅袖掩積處綠塵侵誰送哀蟬曲無
 端攪客心獨樹蕭蕭下邊淮正可憐悞投齋
 閣裡不似御溝前洒戶鷺秋夢翻經助夜禪
 江潭悽惻處但莫問長年鬱鬱園中柳云聊
 暇陟中園差可遊余曠當春赴和節簷柳報
 新綠繁陰憑林起浩霧澄空沐曖曖清池幽
 冉冉平臺曲玲瓏起朱扇阿那迴丹轂移根
 建章道拂絮雲陽谷死彼黃鳥言流音戾華
 屋華屋栖佳人欣至歎別促况乃及衰暮怒
 馬感情育鶴逕云一逕掩山扉蒼雲墮烏衣
 欲巢珠樹徧閑點翠苔稀霧薄秋陰淨霜空
 夜色微共憐霄漢意猶此傍人飛嬾真山房

云懶慢非緣傲天真亦自宜青山歌枕慣白
日放關遲坐有烟霞色人疑土木姿從來拙
叔夜禮法未能羈相逢行云吾黨本負東西
人闊絕萬里岐形神忽然邂逅漫相值意氣
乃若平生親我時落魄長安道貂裘無色蘇
卿老白眼茫茫視何物先生歸乎苦不早長
安自昔稱豪華結駟擁蓋為高奢羈縻何心
謝聲勢不才差可沉泥沙鄉歌無端涕橫下
調將彌高和彌寡偶因世道值熙明耿耿心
期共風雅石頭城邊霜氣寒桃葉渡口淮河

村談卷三

三十

乾窈窕長堤啓朱閣紛紜五色披琅玕余乃
東吳漫遊客誰其傾心借溫澤昔聳先達耻
彈冠今有諸君下逢掖世態悠悠難可論素
交寂寞無雷陳烈士由來重然諾片語相復
輕千鈞君不見侯生睥睨待公子北面勿頸
斯何人又不見荆卿感恩易水上持利匕首
西入秦丈夫突兀固如此安能俛首溝中死
雄飛雌伏命所使諸君麒麟我鹿豕萬事乍
舌我不鳴爾時但唱相逢行狂來叫笑一起
舞芙蓉夜吼珊瑚驚才俊縱橫坐夜發三峽

詞源流不歇飛霞片片儘可冷瑤草校詩
堪擷潤色真成昭代觀風流已駕前朝轍海
內文章稱阿誰吾黨屈起何矜奇俯仰一世
未肯下得失千載誰當知嗟嗟空名稍可緩
河清弊期髮白短只今且盡壚前歡歸去山
中雪應滿塞下曲用高常侍韻云狐戎十年
心材實舊羽林愁迷青塞閣夢遶玉閨深匣
劍鞘雄氣邊笳和朔音陰山無過鴈一字抵
南金立春日普德寺留別云山寺一尊酒其
如欲別何交逢青眼舊坐入翠微多芳草春

楮談卷三

三十一

邊路雲帆天際波從今遠公家落幾人過
立春後一日與盛仲交蔡世... 國過朱比部
用常左司韻云帝里風光入... 新天涯時喜
得比鄰似憐... 命才情減可... 浮生歲序頻
南郭栖遲歸大隱西曹... 詞臣長安裘
馬周行色又見鶯花及早春餘不能悉載
魏季朗名學禮長洲人以貢入大學初與劉
侍御子威遊結社相倡和有比玉集後又與
黃大學孔章遊刻采蓉辭崑山連壁蘭澤同
心三中丞謂滔滔洪藻名下固無虛士矣

溪癸酉之會季朗作下第入選笛閣社詩云
 漂泊猶存原憲風不將名墮五陵中梅花吹
 落思桓子蓮社邀來異遠公古渡霜寒派水
 本石城秋畫暮烟空蕭條莫問招賢事四首
 荆山泣未窮閣在棘院又邀笛閣云玉令風
 流尚可攀何人清弄水雲間月明朱雀音疑
 吐梅落長干人未還憑檻成懷生折柳倚床
 別思在關山桓生千載知公等暮雨蒼茫苦
 竹間雪中借馬云衝冷漫成解裡嘆據鞍仍
 奉郢中詩寒生梁苑憑誰賦名傍燕臺借爾

拈談卷三

三

騎數里豈煩千里捷五花應為六花遲黃金
 結束曾無惜尤勝昭王下士時鬱鬱園中柳
 云園柳何芳菲垂條蔭修陌朝華露未晞春
 陽益鮮澤攀條寄所思所思在遠道別離傷
 春心歲月忽已老河漢多秋蘭原上多芳草
 故園日蕭條歡會苦不早思君不能寐顏色
 凋美好寒下云寒風驚客心飛雪滿長林
 漢月臨關無沙磧寒深征鴻驚戍角邊馬
 識笳音但使匈奴滅無勞撻賜金別來比部
 云曉霜鍾鼓動戩城秋署為郎薄送迎云

北看雙劍在大江西掛片虹明梁園後至能
 傾坐燕市高歌不為名綠綺欲須鍾子聽夜
 來空作別離聲余丁丑入覲季朗寓王宮唐
 館中為余評郁木稿余西還贈詩云巴江劍
 閣似秦關計吏初辭玉殿班腰下雙龍看紫
 氣斗邊五馬度青山盤叢舊國徵茫外鳥道
 丹梯杳靄間賦就新詩堪照來漫誇合浦夜
 珠還後授某學博士去

拈談卷三

三

吳子玉集四冊詩亦典實然構思良苦其入
 社詩云銀燭金盃向夜清初冬風日似春城
 帝鄉古渡粉榆社官舍新驩葺荔情遠弄潛
 漪雲外度劍開繡遊斗邊明遨遊上國延州
 事欲聽蕭韶入座音雪中借馬云白下久聞
 歌白雪不妨雪裡過論詩雲司肯借三花駿
 柳外還教十里騎剪拂憐才心獨許驕嘶嘶
 意步應遲馮驩不用悲長鈇青眼孫陽一顧
 時美人走馬云遊睇過金埒方瞳起紫塵迴
 花雙弄影入柳一傷神試體疑矜寵嘶嘶欲
 帶輦裾翻纓絡急裙閃障泥新輕似臨風迅

驕還顧步頻金羈挫釧穩朱汗透蘭紉飄去
香垂手散來雲滿身未須看步襪陌上遍生
塵窓中度落葉云綺疏秋色暮萬壑樹悲鳴
飄戶風將入穿櫺雨送聲乍飛寒鳥亂遙度
片雲輕不次題詩句那堪寄遠情市隱園海
月樓云丈夫貪得月海上結樓居素暈浮仙
島金波湛綺疏光生滄渤裡氣溢影娥餘更
有明珠在清輝夜自如相逢行云廿載冥心
汗漫遊一望暝色迷滄洲歸壑直探鷲陽侯
風雨黑夜生窮愁持向人間何所投清輝夜

詩話卷二

三十四

夜照培塿崇臺聚慶已成丘幾回漢散無人
收我心自咤還自休鏡中白髮詎寧羞北望
長天慘愀喪人前不慣歌崩緱青溪勝地標
風流相逢一笑大白浮飛辭純藻期千秋論
交一片心綢繆惜無厚風借前籌開懷已許
青雙眸咨嗟漫嘆千古上且盡尊前瓦甃甌
懶真山房云陶令真成懶悠然三逕餘意隨
簷鳥倦心共慢雲舒棐几惟玄草匡牀有逸
書勞勞亭上客那似卧精廬贈比部朱大夫
云公車待問蜚名早載筆一心雄妙藻氣橫

勅漣邁千穉豪動

帝王容草草一時會集俱時名大夫緩頰四座
頌俠思如山能借容貞心如水肯逢迎清時
稱幸爰書少蘊籍為郎窮浩渺厚力馮陵萬
里遊詞華交映五雲曉東南有美豫章材孤
高百仞何崔嵬一柱天摩楨秘閣森羅地軸
起蘭臺大國之風漢魏上直數百代神猶王
黃序階前畫象流白雲司裏雕龍蕩南都文
采高燭天曼玉獻金誰是先勸君漫把誇時
輩與君相須萬古前城南晚眺云返照駐南
樓耽奇郭外遊烟光團帝里雲物靜仙立二
水清逾落千山翠欲泝低回難便去晚色繁
入幽留別青溪諸夫云聚雲疎木澹離筵樓
角三聲鴈去邊歸客風塵看短劍思君雲際
誦瑤篇驅轅獨出長千里聽曲渾依古渡前
勝地從來悲去住青溪壁月幾回圓瑞穀於
文極意憲古故於時義少遠將入貢京師值
督學使者至考列四等戊寅以書訊余并述
坎壈之態為咨嗟久之然以瑞穀之上追
左馬間區區一青衫奚足置牙頰為也

詩話卷三

三十五

故城紛紛隕葉迷荒渡
隕葉征鴻數慘然鳳皇
皇基畔起寒烟昔人遺曲
今人和莫道相逢不可
憐聽我相逢行視君眉宇
都我有逸思凌飛鳧諸君
况是翩翩者金蘭之契古
所無為君高叫揮桑榆好
手遭時亦易耳百年鼎
鼎何為乎今日荷君裾他
日夢君地聚散由來萍梗
輕行藏稍涉英雄事諸君
一一廟堂身我亦甘心白
壁珍門前長揖彭城相別
後相逢是故人塞下曲云
有鴈逐歸心無書返上林
天山陰不斷秋至雪花深
白草分秦甸

樹談卷三

三六

清笳雜漢音將軍橫戟馬
價是一千金城南晚眺云
郭外千山傍夕看稍凌高
處覺衣寒林疎寺靜將歸
鳥日落江深更急瀾舊國
淒迷芳草遠佳人迢迢碧
雲殘烟中忽辨孤帆色悔
不從風寄羽翰黃鵠篇酬
朱比部云黃鵠有脩翼汗
漫青雲期一飛薄九州一
息崑崙池鷓鴣周十仞恒
苦渴與饑幸蒙嗈拂意因
風覲光儀天路不可致躡
躡從此辭朝覽城闕間暮
愁白日移依依玉林露無
由寄南枝賢貴而愚賤造
物固如斯惟當懸明德感

激以心悲留別社中諸子
云浪迹頻年類鳥居羣公
相繼在籃輿馬卿病徹遊
梁後蘼鳥聲殘夫越餘去
國浮雲常黯黯還家寒樹
半扶疎長安米價今猶貴
更復何門可曳裾仲立去
金陵携黃孔昭詩序而刻
之吳中嗟夫世未嘗無知
音仲立子虛之賦必有因
狗監而得者豈終於不遇也

樹談卷三

三九

邵長孺名正魁休寧人父蚤卒母夫人矢志鞠之成長乃肆力於古文辭為續劉更生列女傳嘗遊梁客燕已又從燕客金陵入青溪社一日訪余官舍會兩雪奈遣騎送之因說社中作雪中借馬詩遂為一時佳倡詩云東郭先生淹待詔西曹才子久稱詩人憐玉樹朝相過馬借銀鞍雪與騎控縱自防身覺穩迷漫那得路嫌遲青雲先達容徐步却忘京華歲暮時美人走馬云紅妝輕結束紫陌騁芳春色借桃花暈啼翻白雪新似騎還似怯憐駿復憐神挽有金為勒行知玉是塵過都應絕足傾國復何人一顧同千里雙飛拚此身逢歡楊柳陌流巧見情親窓中度落葉云

秋思動蕭蕭前林送寂寥隨風催入戶帶露
乍辭條妾命應同薄如踪豈共飄青年能再
不蒐為可憐銷青溪對雨云未了看山興重
登溪上臺好風迎客至今兩為誰來賦擬攀
青桂行知破翠苔為霖時已暮相對且啣杯
贈陳子楚明府云二十年來傲吏身陰成五
柳傍溪濱還將舊日鳴琴意邀取風前弄蓬
聲名士悅傾城云月照流黃滿情將芍藥深
豈緣矜國色應為得琴心比翼看雙舞和鳴
識好音青春願長在莫遣歲華侵留別社中

持談卷三

四

諸子云策馬燕關雲一駐金陵雨金陵城南
樂事多前輩風流尚堪數誰家高閣青溪邊
集中冠蓋皆時賢閣上署書邀笛字令我恍
忽懷當年我曹意氣要自足相逢何必論因
緣翩翩入座忘賓主大呼斥憤羣公前青溪
主人陳子楚解官久作忘機者掃地焚香自
晏如客來不厭同瀟洒何知俊逸才莫當參
軍近得費與黃朱君長者能任俠起家况是
尚書郎句吳文學華公子談經亦有詩名起
盛先袖出兩京賦要與三都角長技吳季揮

毫先刻燭魏朗同工翻異曲莫卿蚤發雲間
龍張郎神采崑山玉姚翁久宦稱客卿一時
通刺多豪英清狂復見任光祿踈曠何如阮
步兵羣公豈是平生好以我片言盡傾倒酌
酒為歡重布衣結交即晚知名早薜蘿情同
落地親男兒四海自比隣今宵興盡且歸去
明日重逢是故人長孺有梁園燕臺詩黎秘
書惟敬序而刻之丁丑余入覲長孺入為大
學生寓歐博士楨伯繡佛齋相見懽甚余別
復贈以詩云郡侯不與省郎同倒屣猶存下

楮談卷三

四

士風詩自中和稱益部社曾淪落問吳宮時
名海內千金重世事尊前一笑空霄漢憐才
公等在豈堪結侶五湖東
方子及名沈莆田人舉戊辰進士為全州守
入為南戶部郎中為文倣司馬史記詩非大
曆貞元以上語不道也當子及入為郎也余
適出守渝子及以詩送余云君去停驂涪水
源回瞻清署白雲繁山川舊紀蚤叢俗郡國
新推五馬尊巴徼鶯啼詞客興嘉陵春適大
夫軒懸知治行燕經術報政先沾漢三思余

範卿馬上值雨云天深雲髮易成絲何處
涼不淚垂花下一尊相送後雨中匹馬獨歸
時逐臣離恨送芳草帶客愁心掛柳枝明發
西山風日好蓬房襁褓與誰期立馬古城下
云立馬古城下日暮沙塵昏齊國多義士出
自田橫門田橫為虜不屈萬乘尊二客甘
自殉感泣驚乾坤如何五百人殞首無復存
寥寥海島中烈烈千古魂漢室諸侯王誰非
國士恩礪刃起補向俎醢何足論歐項伯博
士邀集繡佛齋時魏季朗郭建初程無過存

揅談卷三

四

四

上人同集得家字云四門已下先生榻雙樹
因過大士家床上詩書連釋部折間袍帶雜
袈裟踈簾映日垂垂白絳帳牽風故故斜古
調自應傾海內同聲况復滿天涯水河赤鯉
堆霜膾火鳳黃蔬煮綠芽社友舊曾期惠遠
門生今更識侯芭酒中為壽身先起醉後留
權輿却除落日龍鍾扶上馬寒天蕭索數歸
鴉陰沉九陌雲如墨颯沓千林雪欲花為問
何時還此集吟鞭早拂五湖霞

梅禹金名鼎祚一字彥

八父參知公

宛溪先生名守德以直節聞二伯氏才而蚤
卒禹金年尚幼參知公尤愛憐之禹金少工
舉子業後稍厭棄之而工為古文辭時玉山
人寅陳山人鶴俱後參知公遊最久禹金因
友二山人又最暱沈大史君與余在白下禹
金來訪已別去癸酉復來已下第去然數以
詩往來問訊不輟余守渝禹金獨送數千里
來訊其白下寄余詩云雄才元自豫章聞列
署風流盡屬君珠自驪龍干北斗錦從蜚鶴
破南雲天低二水回青影日落諸陵散紫氣

揅談卷三

早九

即有金莖慰消渴漢庭今重子虛文
眺高林宿雨開輝初日照樓臺千峰寒影雲邊落
百道泉聲樹杪來紫氣中原遙入望鴻書南
國若為裁翩然一嘯真何意江漢風情濁酒
杯對酒酣歌倒著冠中宵星斗共澆關三山
只隔雙溪水不盡寒雲醉裡看別來事
轉堪憐風葉霜花媚晚天不介白雲西署裡長
隨僊客馬蹄旋僊才吏隱大江濱譚劍飛觴
坐夕曛却羨黃金能結客因逢白雪倍思君
梅意冲寒漸向禁何郎名振鳳皇城愁邊側

望城寫藻夢裡頻疑度鳥羣渝州詩云巴江
楊柳幾回新憶爾行春五馬停舊日諸郎推
翅草同遊詞客感飄萍漢家良牧南陽頌蜀
道雄文劍閣銘西望迢、無一舍暮蟬棲紵
不堪聽隔年萬里一書還當代才人岳牧間
矯首青雲縣蜀道銷魂夜雨夢巴山星疎朋
舊驚華髮歲暮空山戀苦顏始殺渝江、上
月憑君熊軾入燕關故人五馬在遠道一鴻
稀巫峽秋偏壯蛾眉月自輝丘中縱偃蹇精
上憶翻飛不敢採流水知音有是非余入汴

稽談卷三

五十一

禹金又訊余詩云隄鯉巴江一札傳西風落
木又經年逢人馬首中原入憶爾高山盡戟
前十年開府未為遲回首青溪結社時玉樹
歌聲俱散盡桓家一笛向君吹一片飛雲入
大梁黃河北望正茫茫、漫知幕府多詞客日
向平臺醉幾場虛左當年意氣真信陵千載
尚如新抱關小吏勞君問亦有夷門任俠人
禹金之於交道厚矣禹金詩甚富有遊白蠶
詩黃白遊稿已刻之宛陵其所自校而未刻
者余為之叙

稽談卷三

五十二

黃進士雲龍玉山人寅俱歛人夏山人日湖
錢唐人莫山人公遠吳人紀亳州振東程秀
才應魁玉山人陳將軍經翰南海人俱先後
來白下相倡和黃有社稿其人深沉多苦思
說書自出意見與朱說稍異同然精者獨窺
理奧非漫語也文宗六朝詩亦有致第甲戌
進士卒夏詩已刻之社中王又有詩名有仲
房某其人卓犖不群書法亦佳甚嘗從塞上
遊還至白下余贈之葛山人以詩謝有云秋
來定擬攀鄣岳老去還從善寶刀殊有俠氣
莫詩往往有奇語紀初宦粵中從吳按察明
卿遊又從五羊諸騷人作社會最後遷亳州
判詩刻甚富以母老歸玉山嘗欲取交遊詩
從郢中陳參伯王叔江都陸山人無從選而
刻之會去不果程善顏書詩亦清雅有客越
稿陳少有才名晚乃棄儒服從塞上遊余官
金陵為叙陳山人稿後從都下晤之逆旅則
已鳴劍揮霍馳志伊吾非復舊日陳生矣嘗
以詩訊余渝州云巴江西望賦停雲五馬音
微久不聞彈缺人前猶滯遠折梅天畔益思

君風塵自厭遊燕日富麗誰雄喻蜀文尚憶
秦淮為別意至今婁斷鴈鴻羣大守聲華北
斗懸才情原是藝林賢鶯花郡閣晴相媚書
劍天涯秋可憐客計吾惟餘短髮遊囊人自
重名篇半生漂泊思投筆莫望青雲一札傳
汪仲淹名道貫仲嘉名道會歙司馬汪公伯
玉弟也族叔子建名顯節吳人與邑文學程
子虛謝少庶結豐干社山中癸酉來白下費
氏益任山甫同余置酒莫愁湖招之仲淹俱
來而程以事不至時宣城沈君典亦遊白下

指談卷三

五

仲嘉曰有一客在但不速即來速之即不來
矣已君典至大笑劇飲各即席賦莫愁湖詩
明日子虛亦以詩來遂成勝集仲淹下第歸
數以書相聞甲戌四月從子建北上道中以
書訊余渝州并械所為詩相示仲淹下第云
得路難如此飄零似去年曉風城上月秋水
鏡中天咄咄悲生事勞勞問酒錢啼猿與征
鴈總使淚潛然有弟猶分散無天不可呼斷
鴻依落日匹馬泥長途一為芳顏誤俱令綠
鬢徂平生肝膽在終不落江湖得家兄書有

感示弟仲嘉云滄洲何事共微名落鬼空懸
萬古情一鴈天南悲自語雙龍匣底為誰鳴
清時敢厭烏皮几綵筆從教白髮生和壁抱
來三獻後也知終不負連城之燕京別同遊
諸子云此別不成久如何客淚長有懷依寸
草無地獻長揚白石憐同病青山戀故鄉應
知朗月夜玄度憶難忘泗上逢殷無美下第
歸云君才仍偃蹇吾道轉堪疑泗水浮萍合
春風弱柳垂異鄉聊慰藉千里足相思不是
無揚意文章喜髮絲子建寄謝少庶方君在

指談卷三

五

云風波一失所良晤續何難芳草無心綠遊
人不柰看青山歸謝朓黠水滯方干轉覺孤
懷迥春光半已殘寄黃溥甫云計別知非久
孤懷自莫寬花林初過雨蘭香盡生寒混世
甘魚服逢人笑鴟冠何如江表客寂寞老漁
竿彭城別蘇君昭云莫三河派樹色分紅亭
綠酒暫同居天涯春滿王孫草馬首晴開海
岱雲蕭縣烏啼人欲別沛宮花落月初曛臺
前即是風塵路南北婁其失鴈群泗上逢周
公瑕云大河古驛遠春流共向天涯拂散裘

柳色樓頭歸燕子草青臺畔駐驂騮愁來天地惟盃酒老去風塵只劖緜此日君王下士黃金先為郭生求仲嘉送歐楨伯赴國博云昭王臺枕薊門城騮馬乘春結轡行掌故舊推秦博士談經今見魯諸生河流萬里沙為磧郢曲千秋雪有聲聞道中原盛文雅升壇應賴主齊盟送族叔子建歸吳云臨岐把袂一沾巾裘敝誰憐季子貧白石猶聞歌掩骭青山何意戀閒身情懸去住同為客家擬江鄉未卜隣世路浮雲君自見素衣莫遣化

有說卷三

六

五十四

樓臺移尊自動青雲色抽筆還驚白雪才河朔風流堪寄興繁華六代總塵埃九日獨登敬亭絕頂懷朱比部及同遊諸子云蓮華雙漿莫愁湖余曾有蓮華雙漿盪舟來之句此日登臨意與俱千古敬亭者不厭謫仙人去白雲孤澄江露冷堪龍卧疊嶂風高聽鴈呼二水三山秋色遍知君何處醉茱萸

有說卷三

六

五十五

歸服除遷國子博士為人慷慨負義不為儒生尋摘章句其大槩具王中丞浮淮序中余丁丑入計謁楨伯繡佛齋中邵長孺適在寓楨伯出酒為歡意氣甚相許可贈余詩云新年逢計吏大郡得雄才學豈巴渝曲歌從燕薊來春秋將入對旦夕具銜杯知奏文翁最諸生待爾回余還蜀贈詩云前殿春開五丈旗諸侯班瑞寵行時政成小苑栽桃竹賦就東樓擘荔枝巴岳雪消飛騎遠岷江濤起掛帆遲翰音朱博君差勝更有風流蜀郡詩都

下和荅潼關見寄云百二關城借使權河山

半在節樓前仙人掌上浮雲過玉女池頭片

好幾家留筆札中原何地問橐鞬側

驕驍遠沉陸金門祗自憐頑伯雖以

然海鶴雲鴻神志固遠會惟敬掛冠

落落嘗擬拂衣去然今公卿愛才禮

知伯者不少恐當不得賦遂初也頑伯

詩有浮淮輶中南嶽北轅諸稿多不錄錄所

未刻數章及浮淮集叙可以知頑伯矣荅張

助甫涼州見寄云涕淚械書手自題故人偏

憶庚安西孤城落日臨青海千騎浮雲過月

氏射石不妨能飲羽閑關何事更丸泥越吟

僅得餘雙鬢莫向風塵問執珪送金子魯督

學楚中云文藻風流爾獨雄傳經寵借省曹

中明珠今出隋侯握白雪深知郢客工游獵

堪誇雲夢澤題詩應滿祝融宮五花斃向都

亭別一躍還看氣似虹司馬曾公澹然齋說

梅云尺書邀賞鳳城隈獻歲春從淑氣回齋

裡花停羗管奏尊前雪待郢歌來上林漸及

芳菲日東府今推賦詠才獨有何郎驚節序

十年官閣興偏催

仁聖太后壽日午門酺燕云內殿承歡步輦趨

九枝燈裏六龍扶陸前萬國朝方岳闕下千

官慶大酺膳使頒分青豹髓酒人擎出紫駝

酥金門愧似東方朔三沐

皇恩在漢都浮淮集叙云當

世宗時六七大夫講業燕中而不佞謬名能私

其緒居無何相繼得罪斥謫或自引去天下

操觚之士避之吻齒外而南海歐大任先生

獨好其言以為足當我歐先生於書無所不

窺其大要非兩京建安而下至開元亡述也

其屣履遍戶闕業非以六七大夫亡當也歐

先生授經為南海諸生甚著竟不第而遊燕

一日而傾燕之士人而竟無能薦之者為學

官江都會淮以南鮮雅慕歐先生默默不自

得益肆其力於文章其文章益高然度以自

媮快而已而會不佞強起過江都六七大夫

非物故則亦起旬日而過江都者二三輩歐

先生權甚出一編相示曰此吾所自媮快者

也環吾齋樹首肯而以畝計晨光蕭然旬兩

而首皆無汝徑者則以轍迹寡也吾編成而
 整網其首晨始拂拭者為子也子其序之不
 佞竟讀乃曰歐先生而亦知而世乎哉世類
 重頌位而歐先生任僅一命為學官世急材
 而信自效而信粵而歐先生操五寸管從
 吾輩之業世好慕侯長者游而歐先生所欲
 獨當六七大夫咄嗟吾見而之自以窮也歐
 先生曰不然也吾嚮者下彭城度淮而後南
 也渺乎若瓠落而無所用之割以為五石尊
 沉沉乎江湖而不知其止也彼豈以為有所
 直哉必有所直而後得適則亦晚矣且昔司
 馬子長二十而游江淮上會稽闕九疑危困
 鄒薛彭城時豈有六七大夫足知者吾得長
 為我足矣於是名其集浮淮而不佞序其意
 淮以南有宗子相臣者是六七大夫中人也
 而天往御史檄歐先生采淮賢大夫業歐先
 生檄諸邑學官顧獨遺子相歐先生意不憚
 也曰豈可以當吾世而失子相乃為宗臣傳
 上太史具集中嗚呼歐先生無負淮矣
 李襲美一字于美名蔭南陽內鄉人襲美為

子時從其兄太史子田游白下陳子楚為
 余誦襲美詩余恨不從之游也會丁丑入計
 都門襲美為赤縣宰從王大僕見余詩因存
 余客邸於是得以詩相往還然竟不及一面
 也余出都門止弘法寺約孔昭為西山遊襲
 美乃走書約余共往書甫至襲美携酒來因
 共握手大歡引酌劇談至夕乃罷明日余與
 孔昭遊會襲美有他祀事乃遣人先置酒諸
 勝而以詩來報於是孔昭與余且游且酌酌
 已復味既歸余叙其事而錄二人詩以歸襲
 美襲美因和之為刻西山倡和編寄余甚奇
 也襲美才足高一世而心顧益虛為詩援筆
 輒就然於他人詩佳者愛之不啻出其口也
 尤好延接海內士人有一善輒刺刺從衆人
 稱之不置意所當無問遠近未嘗一日置念
 也張助甫在甘州見襲美所贈余詩以書來
 曰李于美某之年家兄弟也其人意氣蓋一
 世某向未面而顧有逾骨肉今於門下亦然
 嗟乎世有白首而新若襲美誼足驅千古寧
 獨一世也良鄉縣有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

碑歲且久學官規以為礙置草壤間長

偶見之以告黎惟敬襲美聞之一夕從良鄉

輦致齋閣為亭度之而扁其齋古墨士大夫

聞襲美事皆詩歌之又為刻古墨齋集其好

奇嗜古類如此襲美所著有李陽穀詩史隱

軒詩話所贈余詩已見他集其得朱憲使潼

關書云書傳遠道動經旬讀罷依然字色新

今日鍾情還我輩向來詛嶽是何人註云公

在潼關病又露零仙掌寧滋渴峯削蓮花

不染塵莫使山靈成悵惘好憑吟筆闢嶙峋

送呂山人中甫歸四明云美爾昂藏七尺身

籜冠芒屨遠風塵只疑黃鶴謬驚客不作非

熊夢裡人把臂且酣燕市酒筆舟猶及甬江

春刀名錐利成何事擣散偏宜髻髮新春日

同何故圖啟範二太史集李于禹宅云馳思

無勞入杳冥問奇同過子雲亭春歸芳樹禽

相媚客有霏談塵詎停雙髮漸于羈旅白一

尊還對假山清明時雅會非容易太史何嘗

奏德星元夕後二日周民部見過云帝鄉何

幸共彈冠咫尺翻令見面難芳醕喜同今夕

飲花燈猶作上元看雅談頓使塵襟靜春色

平分朔氣寒正是

主恣休沐日不妨傾倒盡餘歡鄭伯良席上同

律存叙馬遜之作八音體得如字云金門無

舊符公半石戶為農樂自如絲肉漫娛高士

耳公可佐錦筆續筆袍人不識木公東望有

書送黎和言歸嶺南云乞歸豈是厭承明

欲向山中采杜蘅興在孤雲多喜色圖開五

岳見真形將因仙驥招王子詐借姬離壽伏

生別後漫愁鴻鴈少梅花消息遠含情夏月

丘謙之周元子梅客生李世延集更隱軒得

風字云更隱軒開爽氣通晚來花竹翫簾櫳

羽衣遙舞中天月臺尾頻揮四座風訝似抄

輿狂不減飲從擊筑氣還雄三賓未三等分

手况復天涯四美同四月二十日王德言劉

憲使招同馬山人松泉寺看詩首侶

云牡丹零落已無春芍藥猶詩雅到

未須論伯仲花奇真見有君臣詩影匝黃

金地冉冉香浮白詩空意不詩色相任

教吹作路傍塵是日大風

胡文甫名汝煥洪都人余讀書洪都時文甫從其父南湖先生居同仁年可十一二見之娟娟然瑤環瓊珥美好童子也然洪都為舉子業者則已推文甫文甫又與余弟仲為同仁會余見文甫舉子業獨有奇氣蓋心服之文甫庚午舉于鄉又七年計偕入京師歐楨伯見文甫詩為余嘖嘖誦不輟余以計吏不即得謁文甫比事竣投刺邸中文甫知為余乃出握手叙論往昔然後把余詩讀之余為

荆談卷三

六三一

西山遊文甫以他事不得往既下第歸洪都李襲美書責文甫西山詩文甫乃為西山詩以報襲美且為叙述其意曰李京兆于美朱太守秉器為余治裝游西山諸刹余方疲于津梁不得往黃徵君孔昭往之各以歷履諸勝紀詩若干首事在秉器語中余既歸豫章于美走書并梓責和展讀數四神情自王風雅各殊嵐光水色起自撥梧竹韻松聲生于凝壁真藝苑之慧筌詞宗之上乘也余不揣謹依來玉謬訓俚音附驥之私真可為慰續

貂之謂是所免乎草具如左金山寺燈字云尋山君自好林路恍然登看竹無論主拈花不問僧諸天憑指掌半偈了傳燈余亦逃禪者相從恨未能華嚴寺航字云最是關情地追陪此上方千峯凌日起一水浸天長遙望諸陵紫時驅我馬黃到時為彼吓何必問慈航碧雲寺遙字云古刹倚岩堯峯峯插絳霄諸天携縹緲雙屐轉道遙流水如鐘磬長松似獨獠攀緣忘去住身世半漁樵寶林寺蕭字雲林壑意蕭蕭遊仙去不送泉飛三竺練

荆談卷三

六三二

鐘落五湖潮小憇臨空翠高談破寂寥山中多桂樹莫謂隱難招弘恩寺懷字云思君如日月朗朗照人懷自謂交難合由來山與諧營生無長物繡佛有清齋一別經芳草離心徧九垓香山寺陰字云不禁春到此相憶一何深自汝開雙逕堪誰賦上林山根晴亦雨洞口畫長陰盡解遊人意還依靜者心延壽寺連字云人世真難遇春風一笑前鴻濛開色界林響落鈞天峽斷雲為水村虛柳是烟懷君如戀景一步一留連山字云風塵偏微

吏杖屨有名山鼎立文章事昂藏意氣間華
夷天作塹南北燕為關匡濟還公等遊情未
是閑古風贈于美秉器云大行接天巨天起
蜿蜒長城一萬里

天子不聞西擊胡但見遊人似流水成都太守
心自閑宛平京兆風可攀我欲從之行路難
遙望白雲未長嘆送秉器于美西遊諸剎因
志近感云遙望旌旗指翠微吏情真與世情
遠飄然五馬同杯渡去矣雙鳧傍錫飛白雪
自高同調寡青山不改故人稀浮生天地終

為寄采畫芙蓉亦當歸其六郡良家子云六
郡良家子翩翩意氣雄結管當大白吹劍拂
長虹心折胡塵外名高漢殿中請纓君等事
長揖莫論功秋日答張幼子云登高望四海
藹藹見停雲何物真如練相思疑是君愁從
今日至書以故人聞一葉猶千里關河落鴈
紛康裕卿黃孔昭郡長孺何仁仲集盛泰甫
宅得隈字云北斗近城隈西山照酒杯無妨
車馬地不是俠邪來白雪于今事黃金自古
臺平生多感慨臨眺獨徘徊又得遠字云意

氣看如此滄洲諒不遠同聲歌一曲千里和
應稀寒月當尊墮春雲傍酒飛長安無限景
偏照薜蘿衣秋懷似潘文學云北斗插天天
欲斜水樓殘夜蕩荷花雲流盧嶽杯當手月
泛銀河客在槎三輔故人猶蔓草兩湖秋水
已蕪葭安仁更有閑居賦莫遣星霜到髮華
答張伯起見訪京邸之作云尊前曾問白鷗
狂何意萍蹤又帝鄉葭莩東吳人是陸星槎
南斗客為張相看髮髮蕭蕭短一說肝心字
字長握有蒯緱操不得知君袖裡是干將同

康裕卿陳忠甫黃公補公紹蔣兆卿人日集

盛泰甫宅得年字云黃金諸子盡翩翩長見
飛翻綵筆前春色更逢人日好寒光猶借客
星懸時名一附三千牘意氣何須十萬錢尚
有小山招未得攀緣桂樹不知年即景口占
呈魏父佳父二仲云無數飛花欲暮春萋萋
芳草倍憐人吳鈞翠削芙蓉麗楚服青裁薜
荔新三逕祇緣何客掃一尊偏向故交親談
天况是高陽侶遮莫風流藉角巾集張徵君
節伯宅得侯字云長缺歸來且敝裘一尊寒

色共江流村當白社尋高士人在青山拜隱
侯三楚樓臺明月夜五陵烟樹碧梧秋投珠
何地無知己不謂風塵已倦遊

河上楮談卷之三終



汾上續談引

曩余在滄關每吏事少暇坐琴鶴軒中取古人書讀之意少適間出舊所紀錄傳聞暨一時意識付之楮生彙為卷三以代客談於今三年所比來汾上奔走簿書之不遑而積習未能盡捐一染指復取赫蹠稍從繕錄事少涉隱僻恠異可資抵掌者俱不忍散帚視之較昔所存得四之一因思綿上龍蛇之篇列之遷史泌丘貞隱之勒播在人間感白雲而興歌者素波激其餘響撥巧笑而稱詩者寫跡振於西河古人往矣撰述如新不敏孱夫故非流品而河山之美向在目前撫景興懷寧當與草木較然同朽茲欲以區區片言存故實闡幽微

補逸漏糾訛繆託諷諭考文辭蓋聊從所好一寄壯心於是別為一卷以命梓人即不得當上客之解願庶以佐醬人之覆瓿云耳

萬曆壬午重陽後二日郁木山人朱孟震書

汾上續談目錄

鄱湖火攻	洪武中狀元
秦從龍	慶成封號
鳳洲龜石	文四蠻
曲江	奉聖寺
許吏部	安南文
鶴鈿詩	高平產異
小人骨函	陸峒玄鶴
甘氏異	繞亭虎
彭憲使	建德異
樟樹二異	高銀童
莊越子	楊老人
東山狐	傳君狐異
蔡李前身	木化石
朱駕部遇武安	廣安雷異
紀蠹子	虹
潼關異	雲麾將軍碑
馬上賦詩	裴王二相臨薨表
黃華老人	風流子
黃巢菊詩	阿房賦

續談目錄

明妃詩	千字文
王岑詩意	李方伯餘話
食鷄見夢	非熊
虞女脫兔	仲舒母
賴輜車	王延玉祥
劉殷	嵇侍中
子罕	漢晉同姓名
傳鼓	王氏癡
范武子	戲對
火浣布	茄蓮
西瓜	二
叫子	稽神錄
	擊壤

汾上續談卷之一

新途朱孟震秉器甫著

鄱湖火攻

鄱湖之戰資治通紀等書皆以為郭興建火攻之策遂獲全勝偶觀他載記謂偽漢以火舟來攻而天忽反風敵舟悉自焚焉此殆有天助者余初不謂然及觀鄉先達周所立先生康浪山歌始知

聖明之興固天所命大風揚沙實基漢業千載而下異事同符固不誣也歌云康浪歌鯨鯢

振鬣揚洪波天子親乘六龍駕樓舡巨舸高
差峩翠華搖搖縣日月左秉白旄右黃鉞縱
橫大戰數十圍錦浪翻紅漲腥血敵常脂葦
張毒氛北風反火輒自焚焦頭爛額沉波裏
奄忽蛟飛水上軍山為組兮水為練自古英
雄無此戰威聲振撼馮夷宮殺氣奔騰龍伯
殿康浪水康浪山霸氣奄忽烟焰間鼉鼉蝦
蟬總淪沒猱猱梟獍無生還軒轅指南輾飛
轂康浪坐令為涿鹿小鯢中身赴鬱攸大鯨
左目中箭鏃我

汾上續談

皇笳鼓震溟洲凱歌歸奏丹鳳樓降軍十萬散
海浦太白曉掛蚩尤頭康浪山康浪水王業
艱難自茲始海宇清平垂萬年敬獻頌歌繼
青史周先生國初人所傳聞當不謬也赤壁
之戰阿瞞以數十萬衆火於東吳而杜紫微
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此言
似辯而理孫武火攻篇亦云發火有時舉火
有日蓋用火攻之策當察風之有無逆順此
於水戰尤當審之若田單火牛其勢必往以
奔敵軍固無俟他虞矣

洪武中狀元

陸文裕外集紀

太祖開科事甚悉內稱江西通誌載朱善廷試
第一辯之最詳似為覈實至云洪武十八年
乙丑則程以善為狀元一云陳以善登科錄
又載丁顯按臨江練子寧登洪武乙丑榜第
二則花綸為狀元今金川玉屑中所載送花
狀元應詔歸娶詩又按水東日記載
高皇帝夢雙綵墜地時張顯宗狀元及第豈即
丁顯或更姓耶二十一年戊辰則任亨泰

六七三

太祖首開科得亨泰甚喜蓋據所列登科錄而言其實不然自任以來已有人矣辛未則許觀備遺錄以為黃觀今登科錄所載則韓克忠是歲六月再廷試故也甲戌則張信丁丑則陳邨及攷之別紀則公所云皆誤也乙丑狀元丁顯載通紀憲章錄最明若花綸則第三

高皇以三縹陸地之夢并丁顯練安與綸俱勝為狀元也張顯宗許觀榜第二余已於前練狀元事紀之矣若任亨泰則命有司建狀元

坊而許觀之為黃觀蓋復姓也韓克忠為丁

丑狀元六月再試蓋丁丑事是歲二月禮部會試天下舉人學士劉三吾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二人殿試以陳邨為第一中原西北士子俱被黜落咸以為言上聞所取多南士心亦疑之乃詔三吾及邨等下獄命翰林儒臣重閱落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克忠第一故世有兩榜狀元之說今日幸未再試而以邨為丁丑克忠為辛未皆誤也邨既下獄止應以克忠為是科龍首按揚大史丹鉛錄又云

國朝登科錄自洪武四年始蓋開科之首也大魁吳伯宗然考蘇州錢氏世譜云庚戌安大全榜姑蘇志云金璫榜蓋一歲而三開科二榜取士也如乙丑之歲春榜狀元花綸秋榜狀元丁顯辛未春榜盡取南士狀元許觀夏榜六月一日殿試盡取北士狀元韓克忠是一歲二開科也又有狀元張顯陳邨不知為何科相去未二百年已不得其詳乃知前輩傳疑豈非一人也

秦從龍

陳建通紀載

太祖將下鎮江命徐達訪秦從龍元之既還報命兄子文正以白金文綺往聘上親至龍江迎之上駐富民王綵帛家因邀與同處朝夕訪以特事後又以元故御史臺為府居之每以漆書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常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後數年病卒而陸文裕外集以為徐從龍按

太祖初入金陵徵聘遺老延禮儒臣有松江秦裕伯金陵陳靜誠先生與從龍被禮遇優渥

先後無異豈從龍之姓緣裕伯而誤耶抑陸
別有所考耶

慶成封號

慶成莊息三子齊效晉恭王第四子也始生之
日

高皇方御慶成宴喜曰他日封國即以慶成為
號初聞封國之潞安道遷審決囚數十人問
曰此何為者對曰將赴太原取決王哀其狀
遽令釋之囚得脫皆遠逝

高皇聞之曰是年尚幼可取回令習世務後又
封國之蒲州王請于

朝乃移就汾封以州治為府支庶蕃盛幾二千
人甲於他郡世所傳上百子圖耶王是也此
事甚異余聞之今願王改諸郡王封必係以
地而慶成獨無意所傳當不謬也

鳳洲龜石

臨郡昔有龜石今在鳳洲出烏龜石轉
狀元生金鳳洲在郡東岸昔有贛二水會于
郡前後贛水大漲洲遂中斷故水繞郡而
贛江之水自洲外流而入大江矣龜石在郡

南門前輩云石有聲則郡出狀元黎先生立
武登第時石為之轉故謝李守重建狀元坊
云波光峙金鳳而欲飛里巷擬石龜之再轉
正指此也然南宋偏安不足富天下之半黎
為宋末龍首雖大魁非全盛時也且元人亦
目為蠻子狀元云嘉靖丙午郡大水石有聲
如雷丁未張殿讀先生春舉廷試第二鄉里
異焉然竟與識所云少爽豈山川之氣猶有
未盡完者與

文四蠻

重慶妖賊蔡伯貫之起也其黨魁名四蠻者
蓋二人陳四蠻者勇而知書死於永川之戰
文四蠻者與伯貫同居大足之望仙鄉雄壯
多力能舉六百餘斤伯貫既亡猶擁眾自固
久乃就招居其鄉始稍戢後稍稍聚舊黨武
斷其里第二人既長壯力如其兄勢漸盛白
日就攔擄奪人猪牛人不敢問眾且二百大
足安岳之間居民畏其逼移徙他所令祝宗
文者健吏也與余謀牒為義兵長適縣閱武
四蠻先從旁睨之武場有石可五百斤四蠻

於稠人中挈而擲之他所又與諸義兵角踣者十數人尹知為四蠻也即收之仍牒其二第至斃于獄而出示散其黨隣縣之民始得按堵四蠻初無他術第日中縛草為人數十夜聚眾飲能令草人行拽飲者衣裊鄉之愚民遂謂其有他異顧其技實止此耳蜀民惑於妖異闕然從之然其武力異常黨與亦眾非早撲滅之憂未歇也又有稱大法王者以妖術聚徒施符水治病實無他長鄉民病者得愈則歸功於彼有杉棺二皆民所施來謝者令朱漆其上人止四兩許積數年朱漆浮其上幾五寸為石殿柱可五六丈鑿治甚工其光可鑑蜀中所未有也其下署法王墓石字徒黨梁廷懷者榮昌人為關房五六處俱良材其製如殿高亦五六丈每間有僧徒二十餘人城內外及鄉民不知其妖也争相布施徒眾日蕃尋以訪拏法王者走之瀘州以老死梁貸死遠戍徒黨皆散蓋蜀自明氏以妖黨竊據一方下漸其俗鄉愚民佞佛而好善此輩又從而惑之往往誤罹其害蔡賊之

亂冤死者幾數千人而今未悟也余領郡符四年如是者不啻數四然窮鄉僻壤訓諭所不及通衢大道珠宮梵宇彌望不絕緇衣削髮寺可百數十人非得良有司潛消而默奪之維霰之集當不知何所底息矣

曲江

余以庚辰之秋入長安遊鴈塔問曩時曲江皆云相去僅一舍許今遺跡第若溝渠中又無水荒烟野草一望無際所謂江頭宮殿鎖千門者無復可求矣訊之故老亦不究所以

比閱賈氏談錄云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累日不止一夕無故而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荆棘矣今為耕民蓄作陂塘資澆灌之用每至清明都人士女猶有泛舟宴賞於其間者觀此則桑田滄海當自不虛若今日即泛舟之處亦為子虛烏有誰能問天寶全勝日耶

奉聖寺

太原縣十里晉祠蓋以祀唐叔而中有元君廟泉出其下匯而為池又前行數十步流漸

續談卷一

盛東西分注太原清源二邑實賴之水淵泓澄徹為晉中勝景其西為奉聖寺初不詳所始後得王明甫方伯碑文讀之乃知為唐鄂公尉遲敬德所建鄂公英姿颯爽勇絕倫文皇創造戰功當為第一晚乃悔悟前非棲心三寶遂建刹并州之南疏請臨軒勅名奉聖銷鷲氣以慈航欽雄風于寂境蓋異人天資朗徹故能超出塵網完保榮名視信越諸人霄壤懸絕雖曰主德克終抑亦自全有道矣韓蘄王初不知書晚解兵柄策蹇驢西湖

許吏部

山水間時作小詞默契禪理與此頗相類豈俗所云大富貴者多自修行中來耶刑部即陳某以事謫知曹州歲久不調疑於風水乃於州前起危樓一列奇花異石其上以供宴賞蓋生揚森生員王之臣者家樓之旁不便出入屢訴之上官不得靈寶許襄毅公進以直指按曹森復哀訴不已公即登樓驗視知州者不意公卒至凡樓中飲樂之具俱未及徹公嘆息呼知州前喻以風水不足

汾上續談

續談卷一

信亟令毀之知州強應曰諾公隨召集丁夫窮晝夜毀拆無遺取其材以作州庫將畢有管工官董懋於樓壁間磚上見題墨數行亟取白公公閱所題云許吏部許吏部拆了樓臺蓋樓庫惱殺陳知州喜殺揚知固公訊當時二匠有一匠云修樓時曾見一風道人題筆我不識字因取置樓壁云後公官吏部尚書楊森者為固安知縣知州者竟以此成疾卒于官曹有西營賊夜入劫庫財因樓峻絕不能得此一事也一以見許公之正直裁妄費以便民一以見陳守之昏愚希未來以滋惑一以見人生窮達莫不有命彼許公之與揚森雖所就大小不同然一則為御史而銓宰之柄已徵一則為監生而城固之事已定彼陳守者日勞民恣意以冀望非福不知真真之間已奪其筭彼異人者方柳榆而竊笑其傍矣抑又知樓臺之作預以堅曹庫之守哉此事載公家乘異政錄中宦遊者往往能言之不知其信若此也因為拈出

安南文

曩有錄得安邦鄉試錄者蓋安南省試文也
外夷鼠竊一方僭擬諸夏不知出何年代然
以此知中華文物之盛遠及海邦是可傳也
其國制試四場一場四書義五經義各一二
場制詔表各一三場詩賦各一四場策一取
士七人經書義較中國初學之士尚猶不及
至二三四場大有可取者今錄其木罌賦云
康瓠非寶鵠夷曷施瓢何為號巖之畔瓶何
為居井之涓撫木罌之為用助將畧之一奇
思昔阜旂不網火牛斯熾雪壘耻于滎陽振

續談卷一

十一

槁葉于睢水孱豹何愚背井涉視巢鷦鷯于
崔若舞醯鷄于甕乘駕杭海之說鈴拔紹周
之將篚沈沈淮陰無雙國士擁鉞奉辭于征
伐魏出誤楚之奇謀為取虜之秘計蒲坂猶
按手疑兵夏陽已圖乎經濟於是駕罌為舟
裝木為桴綢繆固濟交錯相須匪室之如匪
乾之斟栢直莫窺其機械項它難究于來由
江之水兮浩洵時流吾樂此兮可泳可游江
之汜兮阻且修吾藉此兮是從是浮士自開
于汜濟人何擇於善涸免乘淺而石墜非

深而軌濡謝憑河而不與外翹窮之有無履
長河如平地視至險如康衢又何待乎萬舸
之舸艦千里之鉤艦已而涉大川踰扼塞張
漢軍端魏賊兵旌揚旆前戈倒北瓦解之勢
莫支魏鏡之威未息平陽之巢穴已空臨晉
之滲兵巨測玉豹侯爵就擒河東遂安反側
雖淮陰善戰之功亦木罌渡師之力乃知物
貴用大誠言能成俛仰今古異代同行莫教
探樵而致絞藥枝曳柴而敗荆澣統之藥可
施于水戰鐵籠之計可保于孤城有若淮陰

續談卷一

十一

尤善將兵以短短之木小小之罌謀之孔臧
用之至精功佐漢而鼎重勢臨魏而羽輕乘
此餘力四征不庭樹赤幟而趨破決沙囊而
齊傾項楚之伯圖電滅邪金之帝業星明高
元功之位次浮三傑之勳名濟乎始終參差
倉黃反覆國險之卓机不之慮計之禍坑自
速彭彭震主之威鞅鞅不之慮智已局于
挈瓶悔猶追于鼎足量何小于一罌材何短
于寸木已矣哉鐵衣如故人心不同竟輻啟
釁瓶羸告凶橙車之臣天無錫室之

狡兔死兮烹走狗高鳥盡兮藏良弓小器雖
由于自滿大度未免于彼中撫淮陰之遺事
羗有感夫英雄安南有十三省安邦府其一也

鶴鈿詩

嘉靖中重慶沈舉人觀者今僉憲聞總戎鯨
皆其弟也父蔡戎某新開一宅其二門地稍
凸相傳宋文人史孟學冢也惡而平之一日
觀坐堂上見一官衣綠披其頰遂得心疾文
思百倍于前後上成都道眉州訪同年張功
用逸思奇語大異平日功用驚而叩之曰昨

續談卷一

十一

經敘州遇詩妓鶴鈿者吳人出其詩二首其
一贈別云纜解江頭珠浦明鶯聲蝶思戀多
情夜即一夜東風軟吹入渝州夢二更其一
自敘云醉鄉萬里憶清遊忘却東籬路轉幽
只有當家香袖在不教人得夜深偷功用極
稱賞之以為神助及至敘訪之絕無所謂鶴
鈿者其為秀鬼無疑矣觀後風狂不愈竟自
縊死事載西學詩話余至重慶詢其門地果
然二詩及鶴鈿事問之僉憲君亦不知也因
錄之

高平產異

萬曆辛巳四月初八酉時澤州高平縣臨丹
北里圍城村居民吳守倉婦牛氏一產三男
里老程代友呈報縣差陰陽官郭治典驗之
已彌月矣三兒俱無恙縣為給米三石贍之
事具本縣申文中縣尹劉一相山東長山人
又塾屋顧明府連壁山東博興人弟合璧俱
一乳生其母夫人四乳而生六子二女可差
有於八士又永樂六年靈丘縣民李文秀妻
米氏一乳而生三子長吉祥次壽山次福海
有司以

續談卷一

十四

聞
詔遣官臨門賜吉祥米鈔壽山福海聽隣家乳
養皆月給米五斗待十歲乃止後俱入邑庠
讀書聞大同有一產四子者尤異矣按北魏
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
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則晉中故事於今不
為異也記他書載某村人一產三男而近村
一產三女因相與為婚姻云
小人骨函

陰萬間陝西鎮築邊城拙得小兒骨千百各長二尺餘不知殞於何代張憲使助肅云其骨甘肅尤多皆在城南面之半其中或皮帽皮靴襖或小紗帽紗衣外加氈衣者俱可辨色衣帶皆係製作甚工棺或木或石上皆有題識第不能辨一棺題寧夏王妃者則中國書也又一僧盤坐手携一柬上楷書回文初甚全見風即化有指爪皮著肉如乾兔有一官帽而紅袍者不辨為何如人不知何緣葬之城半同年李憲使仁夫云或夷中厭勝之類

十五

然安得人形細小若是或云猢猻之類然有僧有官有妃狀貌不異人間良不可解山海經載小人國其人曰豸狀如小兒海鶴見而吞之今乃在鹵北去海殊遠意我落間別有一種類未可知也書以俟博物者

崆峒玄鶴

西密鼓寐云弘治間平涼總兵趙文鑑語翰林都玄敬云余家去崆峒山四十里嘗遊山中見二玄鶴高八尺首大如爪余欲射之仍飛入石洞歸語吾祖驚曰千年鶴也又言山

中有王道人者年百四十歲容髮如少年飲酒二百巨杯不醉人問曰先生死乎曰我不死但恐為人所殺數不能逃也後果為人所殺取其首而去不知其故其後一事似郭景純疑道家所云兵解者前一事胡蒙溪墅談云崔豹古今注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黑謂之玄鶴今平涼崆峒山有阜鶴洞洞有七玄鶴相傳每見必主兵革年來北虜頻動遊人往往見之余近訊之宦遊諸公云山絕頂下有絕壁人跡不可到洞當壁之半鶴之

續談卷一

六

出必以晨出時如二黑氣從洞中發者便起入雲中漸小漸沒不知其何適也又山頂有玄武祠鶴或出必入祠或三或五道人云鶴朝玄帝帝云有某公見之欲俟其返道士云返必以暮蓋數千年靈物不欲狎見人也其出未必如胡所云近北虜就欵矣宦遊者多見之但其見之時不可必耳近見張憲伯助甫云曩在甘涼董中丞世彥登山欲見不得令發砲數十驚之出至暮竟無所獲一日偶至其上訊道人云玄鶴在乎有則何不出必誕

也言未幾道人云玄鶴出矣因指巖中果見有黑氣二迴旋而上又一繼之頃更直入雲中漸小漸淡至暮復還蓋前此所未有也

耳氏異

臨安甘使君一驥與其兄鄉進士一鳳世家洪都洪都據彭蠡上游素多蛟蜃嘉隆間其居正堂地中忽有聲如鐘鼓然時使君兄弟尚在膠庠疑以為蜃因盡室徙他所避之如是一月更無他然聲未已使君乃從其兄焚香登堂告于神曰吾家世居此數百年不意

續談卷一

十七

地中忽有聲私竊謂龍也不敢懷土敬徙之他所乃今一月不聞有他異今聲果龍耶必當有靈其兄弟敢以為請約以一月中從地出如其不然或為祥也亦約以一月聲為止某儒生無使父去其土日皇皇然靡所依也居一月聲果寂然無何使君兄弟相繼舉于鄉使君登辛未進士第授南刑部尚書即聞為余言如此又云其家有一婢為狐所媚至則一角巾美少年登床相狎去其中架土人不知也其家聚壯夫逐之恬不為動僕請善

符禁者治之亦不止也使君兄素長者乃焚香告于天持水一盃誦周易辭入其室旦夕以為常婢覺崇稍遠去因日三四往祟漸不能隱其形甘乃聚僕夫揮劍入獲一狐重二十餘斤殺之後出其婢為農家婦亦無他

禡亭虎

襄垣縣西六十里為禡亭鎮鎮有禡亭驛左傳晉城虎祁即其地也前漢書曰銅鞮有上虎亭下虎聚茲虎亭之所由名也余以辛巳十月趨上黨過焉視壁間有詩及虎妖者訊

續談卷一

十六

之門役云此地舊名人頭驛有土地祠祠有八角琉璃井宋初年精魅食人居民走避他處人跡斷絕真有崔生奇古者應試東京授老婦王氏館中不納乃易酒肉祠中而伏於梁之上中夜有虎自外入四顧良久食酒肉殆盡醉脫其皮枕而卧媯然美女子也生伺其睡熟下竊皮擲井中至曉虎覺不復能作本形見生梁上跪求為夫婦而去既中試授官生子女各一復經故處妻問昔皮所在生指示井中取而出大僅如掌妻貼之頂復為

虎因叫吼入山去生携子女哭尋不得至虎谷口見群虎相聚生且懼且怒挈子女投之虎復為女形携子女與生為夫婦如昔後不知所往今井中已背矣祠為城隍廟事載廟碑甚詳憶小說中曾記此事而失其名瞿宗吉有詩云書生好色能輕命三載真成抱虎眠蓋指是也亦異矣然宮名虎祁地曰虎亭而驛則禱亭而呼如舊按字書虎有角曰虎音斯禱福也與虎同叶又虎食人能使人自解衣故易三禱之禱從此義訓奪而音易今驛豈緣昔有虎亭而附以虎妖耶抑豈緣虎妖而改從禱耶然則又當從多音矣

彭憲使

清江彭先生綱未第時郡有鄒姓者居四方亭因病祈筆于宋武帝初至云李王有詩寄彭某鄒云我問病非彭也神云受人之託不可負耳因書云昔邑令唐昌為我建一祠於治之北乃命姜瓖彭樂中董其事今其孫將赴秋闈故作此以贈之詩云子有凌雲志今當顯祖芳看花馳紫陌開宴出黃堂龍榜名

續談卷一

九

先定蟾宮桂已香聊成四十字相贈綠衣李王者故唐西平王晟也唐昌者粵人為縣令以歲旱禱雨有應命樂中建祠報焉樂中彭祖也時已八旬矣鄒得詩後未及示彭適郡送諸生秋試彭與第級俱策馬過鄒氏居鄒前扣馬首以告彭以為輕薄子相戲也不之顧鄒不得已持所書納彭靴中彭歸第以其事白樂中而樂中先三夕夢神命四力士界桂一株植于庭因悟其異是秋彭舉鄉試第一後成進士仕止提學副使云

建德異

萬曆己卯浙嚴州建德漁者獲一鱉其重八觔人不致言有酒家鬻之懸置室內中夜似聞有人言初不為異也明日烹之剖腹見一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一皮帽聞之縣取貯庫中清江謝啓克先生時為邑庠分教親見其事桐廬李明府紹賢亦云

樟樹二異

清江樟樹蓮慧寺有遊僧法定死是日鎮劉氏生一子背有法定再來四字又賓興坊有

鐘屠者宰一猪前足有一大指如人指民劉
順見之云

高銀童

長陽民高氏兄弟二人元名貴生子文選為
邑庠生弟科者素無賴令子鬻假髻于市不
售科罵詈之甚其子益為科哭之慟後再舉
一子元之上上有紅筋隱起作山西陽城縣周
吉字科每哭其色愈明事聞於縣尹取兒
視之因噤曰周吉果惡人耶不當復為人果
善人耶不當為高科子長陽諸生因目之曰
黎牛之子云子今尚在名銀童

莊越子

九江有莊越者子五歲能作對一日携之看
春人出牛頭山令對之隨應聲曰馬尾水忽
不覺墮井中死是日彭澤某有孕婦夢一兒
至曰我九江莊越子也墮井中死今為若子
次日生一子訪之莊氏果然因感其事作石
闌井上云

楊老人

宜都令蕭陽計借至襄河見舟人罵其子子

應曰我非若子我楊老人也爾何罵為前
訊之云我某閭老人楊某因忤主改被責四
十竟驚入客袖甫食二枣不覺生舟中詢其
妻尚存有一妾適人矣因顧妻曰我存日有
銀四十兩寤床下掘之果得九江戚某云

東山狐

樟樹東山寺素多狐友人彭子化讀書其中
每初更時狐於屋上聽人語子化詢之寺老
僧圓福云此不足異曰言其弟子松演曩客
襄陽歸夜有女子詣之云我郭十三家婢也

我主人女欲來叩松師中夜果至因與松狎
松自是恒晏起有歷演者疑而訊之松託以
他故歷乃夜就其室窺焉聞有婦人語再詢
之松始以實告歷素無賴乃從中路邀之連
二夕不見往詢松則夜中固在也歷知其怪
乃言之福狐遂見本形福遍謁法師治之不
可得每焚疏狐即逆屋上取所燒朱書投地
中射之不入後得雷學究者治之甚急狐知
不可留仍矢其陰向諸人而去以上數事皆
彭子化言

傳君狐異

邑前輩傳先生鳳弱冠時讀書一山寺偶出市肆見酒壚少女心竊慕之是夕夜二鼓有扣門者未及起視門已自開見一髮執燈前導一女子從即日中所見也因與之狎異日復入肆中戲其女女大詬怒傳心疑之歸取一劍置室中至夜女復來以劍揮之躍而去一狐也執燈者墮地中止牛糞耳傳親為余言怪語音容止與人更無他異惟舌冷如冰及門自開為可訝也

蔡李前身

蔡元度子仍悟前身為丹陽王家兒訪之妻子尚在來相見語如昔時至八九歲旋忘前事雍丘李三禮女小師生數歲自云為黃陂雷澤男亨甯年十七病足瘡死雍丘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來視一見便呼為父政和八年詣黃陂抱舊母號泣與邑人說平昔皆驗二事載失或可談羊叔子之探環馮當世之入夢信不誣矣余前記張氏僕及楊老人事合而觀之釋氏輪迴之說

其有耶無耶要之天地間陰陽變化人鬼鬼升降有不可以一端測者儻盡執以為無故非通論

木化石

雲南城東北隅三十里瓦窰村山岡中有地方三丈許四季熱如蒸火亦生蕪蔓土人云席卧其上能治濕病而環岡諸山俱產木煤夷民乞洞取之根本枝幹文理皮節與水中枯木無異焚之焰如木而烟觸鼻若石煤然俗謂天地混沌山木倒置世久所化余鄉簡

紹芳氏

紹芳氏不以為然攷胡蒙溪墅談云河南新安縣西缺門山王喬洞有二枯松欹倒洞上以手捫之則皆石也其一復產枝葉碑云昔神仙大丹成土木皆化為石後閱白孔帖及大明一統志乃知此不足怪帖云回紇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枝之三年輒化為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志云金華府永康縣延真觀前唐建中間道士馬自然指庭松曰此松已三千年當化為石至夕大風雨其松果化近觀山中松往往皆為石刺史楊發

昇兩石入郡齋又以二置龍興寺石鱗皴宛然蒼皮黛色云以此說推之雲南之石為木所化抑或然也

朱駕部遇武安

朱駕部正色別號和陽順德南和人以使事至

榆林還過汾上邂逅武安王祠因談王靈異二事皆其身所親遇者君年九歲時習為文會督學按郡試諸生君請于父母欲往試不得乃竊自往郡去縣將四百里又一身無資糧途過王祠叩首默禱禱畢視神座有白金

續談卷二

三五

三兩初謂他人所遺者俟之不至乃携以為資是歲選入縣庠蓋君講書義方至論語訥言章而所試題皆素所習者比年十四郡守李于鱗先生合郡博士弟子試之以君年資青美留郡邸中講學君每請假出輒還省父母時歲饑人相食一日偶出有四人者與同行至三官廟四人令君止廟中出相與謀乃持刀復入將不利於君君不知也時廟中侍四將其一為王列第四君適與之對四人甫入君見廟神皆起立而三獨起行三步四人

者驚駭匍匐而出君恍惚視之不知謂何已四人復匍匐入謝神且謝君去君乃出訊之村中云四人皆盜也乃入廟見所遺刀在因共驚異

廣安雷異

甲戌歲余在渝州時侍御扶風肯堂孫公代按部至廣安有兄弟爭財以斧斫其父腦死葬已二十年矣孫公訪其事逮兄弟二人至猶不服乃令州官親發墓棺驗之屍儼如生斧痕故在時天日晴霽忽震雷一聲長子斃

續談卷二

三六

于墓下矣孫公以其事刊示一省惜又忘其人姓名

紀蠶子

紀蠶子榆林人家饒於貨累數十萬兄某為榆林總兵虱子故屢出也少遇仙得神術奇詭百狀鄉里有疾為符水飲之立愈尤善冊青常為人畫一鶴懸空室中人竊從窓隙窺之鶴能自下地飛舞每召客歌妓雲集虱子令置琴瑟笙管閉他所為紙人附樂器上乃呼妓從外試取他樂奏之前奏也所樂聲齊

舉又喜從諸狎邪遊妓有不可意者當食項肉片片俱從盤中跳躍入妓衣袖或二妓坐一甌當起時甌著妓衣裙牢不可解妓叩首求脫乃免鎮有靈哥者狐妖也狎一婦談禍福奇中入爭事之若神虱子從婦求狎婦不敢虱子堅求之曰第從我我至彼且去乃從婦狎妖自外訶之虱子取符焚之至二妖大叫叩首求活且曰我狐也壽五百年丹成矣幸活我我當遠避去自是絕跡總督姚公鎮最敬愛之一日令傳神作一怒像虱子先布

續談卷一

二十七

置衣冠坐次已忽擲筆狂叫口是不可作姚怒甚虱子援筆立就像酷似姚因謝曰不得公怒像何由似姚公愈益愛之人或謂仙云然不脩邊幅落拓若狂者又以貲與兄許兄尤忘之一日從他所遊或讓之兄曰虱子將詐之京矣兄亟令人追之至紀家臺乃其祖葬處群毆之不得死嫡母繼至趣令死虱子素孝乃跪曰太太欲兒死死不可逃乃縱火焚之黃風大起烟焰入半天中姚公知禁故趣騎救之死矣兄亦以此坐累家產蕩盡

子存一子亦子然無復立錐死之後靈哥者復從前婦狎矣初虱子之遇仙也教之奇術且盡復授以黃白術因置一袋竊試之虱子稍易數銚仙曰汝心不正良負我雖然吾授爾術於爾多矣慎從正道不爾且無令終追死人咸謂陰報云都閩王國翰言

虹

友人張助甫氏為余言任楚臬時與同官遊河上寺寺有洞下瞰深潭水色澄綠殊可人意潭龍靈怪不測歲禱雨恒應是日張筵洞

續談卷一

二十八

中坐甫畢有綵虹從潭起其光射日倏忽薄洞門若窺而入者四座辟易酒不及舉又無所避匿咸以為神良久影漸落入潭中蓋平生目所未覩也因賦詩云言利臨峭岸下有千尺淵開門見波濤洪波左右盤火雲垂到地兩兩掛前川飄風自天來氣洒衰顏慧日俄回照雙虹動我衣知炎蒸地別有清涼山顧瞻諸天雲霧生無還云先儒釋端竦詩謂日與雨交倏然虛質乃天地之淫氣也然河上之虹乃起自深淵薄于岩洞若有

知者攷諸載記所言若飲薛願之釜入子良之宅劉義慶廣陵之粥振戶有聲韋南康郡庭之選若驢為首或自蝦蟆赤鵠或化女子丈夫要之物理茫昧不可一端測也

潼關異

潼關察院舊為兵巡道制頗宏壯堂後衙屏墻間叢篁茂密嘗有一老人深衣博帶出其中或與人交語先後任其地者咸見焉即家人亦不為異也嘉靖中南克王中丞廷任馬家人見者尤數公一日於書室中呼與語爾

續談卷一

五

能出見人若此若非精靈必繫神怪儻知我未來事當以告我荅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冊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集也公異之乃遷道於潼水西而以其地為察院某年洪水堂宇漂沒殆盡無復叢篁異不復見王公後為都察院左都御史一如浚川公云亦異矣公子婿陳翰撰元忠曩過潼關為余言若此陳從公宦宿其地所親見者詢之潼人吏亦云

雲麾將軍碑

唐雲麾將軍碑李北海邕所書也其石在蒲城縣苦塌者之衆不知自何時裂為三段河南劉遠夫先生謫官其地惜名跡久殘以鐵葉束完遂為全璧余在潼關令工打數紙雖時有磨泐然不失為舊物也涿州良鄉學宮亦有石歲久不傳友人邵長孺博雅士也過其地見學宮柱礎一面以告黎秘書惟敬時李襲美比部為宛平令聞之移書縣官取而置之衙齋扁曰古墨一時好事者爭為賦詠余以蒲城之刻寄襲美而覓所得良鄉碑大約蒲筆瘦而健良鄉筆肥而整不能辨孰為北海真跡也友人莫廷韓謂良鄉為是余初疑之後訪之華州張維訓明府云蒲石出趙文敏蓋文敏喜北海書而效之者也余乃釋然信廷韓之言不誣然二碑俱經毀裂一為劉公東完一為李君收入知墨寶在天壤間故自有神物護持也

馬上賦詩

唐崔湜初執政時年二十七容止端雅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曰春還

上林花滿洛陽城張燕公時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嘆曰此句可效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繼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駟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埜風秋群公望之如神仙云二相事大相類一以曉入一以暮出俱馬上賦詩而人羨之

裴王二相臨薨表

裴晉公度平淮鹵憲宗解玉帶以賜公臨薨

却進之使舊條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占狀云上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可將歸地下又不可留在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服其切當王魏公旦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于床前作讓表公覽畢乃自書四句云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嘆其精爽不亂他時對上語及令取原草視之後章獻太后語禁國夫人曰上見公表泣下久之二事一見王公四六話一見王文正公遺事二公皆名臣其臨

薨事相類若此使他人搦管腐毫即語刺刺尚不能達意乃從容占授語簡意盡非天稟完厚詎能及此緊獨望過人已哉

黃華老人

余曩見黃華老人詩刺四幅不知所自出比來汾謁先聖見文廟東有黃華亭在焉視其刻則曩所見也老人王姓名廷筠字子端金大定二年進士官翰林脩撰嘗買田林慮讀書黃華山中因以自號其父王遵古為汾州觀察判官意或有觀至此而書未可知也書

法學米元章石有新舊二刻舊刻雖稍泐然筆鋒旋轉覺有神力新刻定整可觀觀其臨無復生氣所謂曹李志雖在厭厭若泉下人矣

風流子

余前載驪山華清宮元僊散公詞清新婉麗頗稱中的時聞庚溪詩話載紹興間陳侍郎相之使虜燕山驛間得一詞云書劍憶遊梁當時事底處不堪傷念蘭灑嫩將向吳南浦杏花微雨窺宋東墻禁城外烟隨青步障

絲惹紫遊韁曲水古今禁烟前後綠楊樓閣
芳草池塘回首斷人腸流年去如電雙鬢如
霜欲遣當年遺恨頻近清觴聽出塞琵琶風
沙浙瀝寄書鴻雁烟月微茫不似海門潮信
猶到潯陽蓋中原士夫沉淪異域追靖康前
事而作也感時傷昔與僕散公大相類而詞
調亦同合而歌之不必忝離麥秀而聞者殆
凄然不堪俱奇作也

黃巢菊詩

黃巢五歲時傳翁父為菊花句翁思索未

續談卷一

三五

就巢信口應曰堪與百花為總首自然天賜
緒黃衣巢父怪欲擊之翁曰孫能詩但未知
輕重可令再賦一篇巢應曰颯颯西風滿院
我蓋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執與
挑花壹處開又云待到秋來九月八我開花
後百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籬盡掛黃金
甲后舉進士不第聚眾為盜號衝天大將軍
此事載資耳集及清夜錄中然記裏有一小
說中載此詩云百花殺我不發我開花後百
花殺衝天香陣透長安滿籬盡掛黃金甲與

前小異覺壯質類巢語前二詩或記載者稍
潤色之未可知也後詩第三句或改云要與
西風戰一場而謬以為高皇詩者大自可笑
又宋太祖少時詠日云初出海時光辣捷千
山萬山如火發頓更捧上一輪紅趕退殘星
併殘月後史臣潤色之曰未離海底千山暗
繞到中天萬國明大與此相類

阿房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長橋卧波水雲何龍復
道行空不霽何虹辭最新麗而譏之者云誤

續談卷一

三四

用龍見而雩事謂龍乃龍星非龍也不知杜
所用乃雲從龍之龍正取易雲從龍之義蓋
雲而非雩也少陵詩云日落青龍現水中與
此正同且雲與霽正相對若作雩乃祭名也
有何義相涉而引以為偶耶

明妃詩

古今明妃詩多矣曩見閩工書林公燠云當
以儲光羲為第一蓋即事寫情更無長語而
殊域不堪之態盡於二十八字中真知言也
其詩云日暮驚笳亂雪飛旁人相勸易羅衣

強求前殿看歌舞共待單于夜獵歸但窮廬
毳帳無宮室城郭詩云前殿殆非事實然老
上有龍庭之稱恐匈奴中或別有殿名未可
知也攷明妃事班史紀之甚詳其失身夷狄
又室其子無足道者青塚之傳畫史之誤良
不可信自石季倫濫觴為曲而後世詞人連
篇累牘競新角異總之不出哀怨悼惜更無
質其謬者杜陵氏百代詩聖也而猶祖雜記
之說何也至琵琶胡語本出烏孫季倫創之
後世不察竟指為一事又可發笑矣

千字文

千字文相傳梁武於大王書中揭一千字不
重者付周興嗣編次而成今細攷之不但女
慕貞潔與紈扇圓潔二潔字又有守貞志滿
二貞字豈揭時故自重復不暇點檢耶抑傳
者誤耶內桓公匡合乃又有以為輔合者想
匡字為正

王岑詩意

古人詩得意句不厭重復王右丞桃源行有
云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遙望空雲山蓋兩

用之此其妙在有意無意之間雖右丞不自
覺也而岑嘉州太白胡僧歌云山中有僧人
不識城裏看山空黛色即右丞意也嘉州豈
蹈襲人者蓋觸象寫微冥搜神會意之所到
自然合作乃知理在人心亘千萬人千萬世
無不妙合寧獨王與岑也

李方伯餘話

鄉先達廬陵李公禎字昌祺永樂甲申進士
任終廣右方伯居官清介生平著述甚富曾
擬瞿宗古著剪燈餘話既沒郡人欲祀入鄉

續談卷一

三六

賢都憲韓公雍以此少之遂罷然考公餘話
蓋於經濟燕閒遊戲翰墨大要畧徵往事以
發藻詞如長卿子虛昌黎毛穎外若瓌奇而
內存法戒非浪語也其間雖不無一二艷詞
然毛詩三百篇中若桑間濮上存而不刪即
清節閒情何傷高雅竟以言辭小失遂棄其
終身而吠聲者又信信不已良可惋惜且歐
蘇二文忠作為小詞傳播宇宙至于今祀典
不廢王弼鄭玄輩視公何如也皆得從祀先
聖廟庭韓公之見似亦隘矣餘話有詩云長

使德言藏破鏡終教子建賦游龍鄉逸人簡
紹芳謂游龍語見宋王神女賦子建洛神寔
本之欲改子建作宋王然考之感甄事差與
本事相關若神女則事不相屬要當以子建
為是

食鷄見夢

蔡元長京喜食鷄每豫蓄養烹殺過當一夕
夢鷄數千百許於前一鷄前致辭曰食君廩
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
羹肉何足論生死如轉轂勸君宜勿食禍福
相倚伏夫蠢動含靈誰不愛其生者而京為
此亦忍矣哉攷京所用厨婢數百人包子亦
十五人宜鷄之不免也而他小說誤以為蔡
襄事抑以受姓之同與遂使君謨負千載奇
謗

非熊

太公非熊事古今人相襲用之然考史記云
今日之獲非龍非熊非虎非豹所獲者伯王
之輔更未及非熊字豈傳者誤耶然謂之卜
獵似不宜及獲龍以並龍熊字相近而傳寫誤

與抑或出他書未可知也書以俟博雅者
處女脫兔

史記田單傳云始如處女適人當戶後如脫
兔遠不及距全用孫子九地篇語也意自明
白而解者俱失之蓋單初示弱于敵而後出
其不意如處女在深閨本畏人見而適人開
戶則其此避固匿之態亦可想矣若士卒皆
伏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收金遺燕將種
種皆足比敵心一懈乃乘其敝而攻之如兔
之得脫出人不意跳躍奔竄追之不能若火
牛龍文穴城在後城中鼓譟擊銅為聲聲動
天地宜燕人之擾亂奔走也而解者皆以下
二句為敵人至謂適作敵且曰開戶不
為備又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此何穿鑿之
甚也曹孟德云如女示弱脫兔往疾也斯言
得之矣

仲舒母

錄異記云平輿縣有儒女墓即董仲舒為母
追葬衣冠之所傳云董永初居玄山仲舒既
長追思其母因葬墓焉秦宗權時或云仲舒

母乃是天女人間無墓恐是仲舒藏神符靈藥及陰陽秘訣於此宗權令裨將領卒百人往發之即時注雨六旬不止竟施工不得是歲淮南妨農因致大饑焉攷仲舒生西漢武帝時未仙女事載後漢其事頗怪有無已不可知而以西漢大儒為後漢之子傳者既已荒唐發者尤自可笑今世俗小說載此事尤怪誕不經非惟重誣大賢抑且致累純孝而儒者亦復信之殊可異也

輓輶車

漢書註輓輶匈奴車也余攷孫子十三篇脩槽輓輶註蓋攻城之車也有二輪取以向城則匈奴所用或放其遺制未可知也而繫指以為匈奴似非實

王延王祥

王延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繼母卞氏遇之無道常盛冬思生魚勅延求取不獲杖之流血延循汾叩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踴出冰上取以進卞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攷晉書延與祥俱

晉人俱王姓俱事繼母不慈俱思生魚俱求魚而魚出似是一事然祥母米而延母卞似又非誤傳也延之魚食之不盡即以悟母祥必待久而後能則視祥尤異矣祥又有黃雀之異而子孫貴盛在晉代無與比者延六十仕劉聰乃死於斬準豈靈於物而不靈於人耶然忠孝二道延不無負於大保豈晚節有不可信耶延扇枕溫席事又與江夏黃童絕相類

劉殷

晉劉殷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食不飽者旬殷時九歲怪問其故乃慟哭澤中聲不絕者半日忽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重生焉又夢人告以西籬下粟掘之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而永嘉之亂沒于劉聰往至太保一門之內七葉俱與二女俱為劉氏后女孫俱為貴人良不可曉

嵇侍中

晉劉喬傳云初嵇紹為齊王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同三張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財物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耶樂考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耶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觀此則侍中白壁微瑕良不可掩豈史傳有不可盡信者與

子罕

李斯上書二世言趙高之短曰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此天下所明知也王中丞元美引韓非氏云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故身死國亡然則子罕者左氏以為賢相而韓非氏以為弒君之賊也觀斯書又是一證

漢晉同姓名

漢二張武一見獨行傳一文帝時賜金錢者二韓說一見方術傳一韓王信孫封按道侯者二王霸俱世祖時一見逸民傳乃太原廣武人其妻亦賢人也一即渡河冰合封淮陰侯者晉有二張華一惠帝時司空博物者一為慕容德侍郎勸德無退讓者又有安北將軍張華有知人之鑒慕容暭童冠時嘗謁之華甚歎異曰君至長必為命世之器因以所服簪饋遺之豈即一人耶然德乃暭孫不應年代乃爾將即惠帝時司空耶不則有三張

華矣偶閱史傳因憶王中丞卮言所紀漫為拈出是知載記中若此者尚多也

傳鼓

臨郡鄉俗家有喪事每吊客至鳴鼓為信按吳隱之傳早丁父憂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乃知此俗在晉固然矣

王氏癡

王湛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

癡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周易問何用此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乃自視缺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因問叔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濟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嘗調濟曰卿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湛子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王導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

見惟問在東未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然則湛父子俱以癡名而竟不癡也他日述子坦之因桓温為子求婚言之於述述方抱坦之置膝上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則王氏之癡似屬坦之矣然述性急為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鷄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嗔甚撮納口中噎破而吐之得無似癡者所為耶然則王氏之癡仍當歸述矣

范武子

范武子甯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湛因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春鄭康成魏高唐隆晉左太冲並有目疾得此方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篋蘊於胸中七日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此

言滑稽而理良不為詭也

戲對

古今事未嘗無對而極有可咲者唐有東方虬對西門豹弄孽御史對伏獵侍郎又蘇控佛對密陀僧宋有鷄鶩諫議對龍虎大王又偶爾中耳對幾乎敗壺又陳亞有心對蔡襄無口又火迫鄧侯對帶汁諸葛

國朝有木屐為鞋足下好生無禮對柳瓢當盞尊前其實不忠又窮嘴餓舌頭對老手舊膈膊

火浣布

魏志云漢時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嘗會客
冀佯爭酒失杯而汗之偽慙解令燒之布得
火燃如灰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魏文帝
不以為然為著典論刊石廟門外至明帝立
西域重譯來獻大臣乃試以示百寮遂滅此
論晉武帝時去文帝不甚遠外國又有獻者
帝服以幸石崇崇身敝服候帝左右從奴數
十人悉衣火浣衫僂文帝見之當作何解也
按十洲記云炎洲有火林山山有火光獸大

如鼠毛長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許
晦夜常見此山林乃是此獸光照依如火光
相似取其獸毛緝以為布時人號為火光浣
布也國人衣服之若有垢汙於水浣之終日
不潔唯以火燒兩食以振擺之其垢自落潔
白如雪玄中記曰南方有炎山在扶南國之
東加管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
生十二月火滅正二月火不燃山上但出雲
氣而草木生枝葉至四月火燃草木葉落如
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二三月行

汾上續談

續談卷一

四六

過此山下取木為薪燃之無盡取其皮績之
為火浣布文獻通攷載扶南土俗傳云火洲
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止則火
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
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
炷若小穢投之火中便潔抱朴子曰南海之
中蕭丘有自生之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丘方
千里當火起時此丘上純生一種木火起正
著此木木雖著火但小焦黑人或以為薪者
如常薪但不成炭炊熟則灌滅之後復更用
如此無窮又夷人取木華績以為火浣布木
皮亦剥灰煮為布但不及華細好耳又曰有
白鼠大者重數斤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其毛
亦可績為布此數說大同但曰炎洲曰炎山
曰火洲曰蕭丘其地小異然皆不出南方其
所產之處大約相近或以木皮或以木華或
以鼠毛其物小異然皆不出火生之處獨岳
蒙泉謂為火浣草所織則又似別有產焉泰
和羅子應任意錄云寧國庠生章景掘地得
古冢僅一敗條燒之愈潔其冢之縷拆之無

六九五

開若績麻然置油膩中出焚之即白似此物
所為也然數百年後葬骨皆化而此物猶存
無論著火即土氣亦不能侵蝕之真異物矣
或云火浣草出鹵南諸土夷余在渝州聞酉
播山中間有生者然未之見也

茄蓮

胡蒙溪侍云今梁夏有茄蓮頗似蘆菔而甘
脆過之飲膳正要出茗蓮兒註云是茗蓮根
圓狀絕類茄蓮想即其物以余觀之茗蓮自
是一物與此殊異今茄蓮潼關亦有之其葉

尖有毛止關城產去關外稍遠種者便小不
及關城肥美亦異產也近會翰林王都閩國
翰云其地所產尤大三倍潼關其家歲種三
二千本種之方以清明日種立夏日栽至立
穩日每日從根起至一葉栽時須以糞泥一
二斗許深注其下畧以土覆之方栽候其宗
根入土愈肥而美又其根下有一細痕須令
與地土平若稍上下即不大矣尤忌人足觸
之即外須不見觸跡而中枯不堪食矣

西瓜

西瓜或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
而種一云劍陽令胡嶠陷虜于回紇得之名曰
西瓜一云洪忠宣使虜回得其種歸一云元
世祖征西域歸始有此種然觀金王于可西
瓜詩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
則知女直入國中已有之當自契丹為近要
之山前後十六洲之瓜始于契丹胡嶠或得
之而未廣至南宋之瓜或自洪忠宣傳入中
國未可知也而元祖之云似非實矣今海內
所產不一河津之種尤異其味視他處絕甘
品當為國中第一但其形長而差小不及他
處圓大耳又青州有西瓜乾出虜中其味似
甜瓜與中國西瓜迥異每乾一斤價可銀一
兩所產白葡萄瑣瑣葡萄價亦相類大都瓜
出於西域者皆可稱西瓜今海內所傳特其
一種耳

稽神錄

南唐徐鉉不信佛教而酷好鬼神之神說搜求
神怪為稽神錄嘗與選選人說言神怪因以
私禱有布衣蒯亮好為大言鉉館於門下稽

神錄中多亮所言亮嘗忤鉉甚怒不與語一日忽云適有異人肉翅自廳飛出升堂而去鉉即喜命筆記之此與前紀祝允明事頗相類而稽神志怪可作千古奇對

叫子

沈存中筆談云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吹之能作人言嘗有病瘖者為人所苦煩寃無以自言聽訟者試取叫子令含之作聲如傀儡子其寃獲申此事雖小然自是斷獄一奇不可不知也

擊壤

余十四時在留都每秋冬見群兒取木三寸許銳其兩端置於地以木板擊之令躍起仍以板擲中之可三四十步謂之打棒椿此即古康衢擊壤之遺也風土記云擊壤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其形如履臘節僅少以為戲分步以擲搏也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擲之中者為上雖與余所見稍異而形制頗同當或因時而變遷未可知也古今觀戲之技頗多不能悉載有不盡傳

者陸子深豫章漫抄云古之樗蒲六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棋亦不復見想諸伎倆亦自隨時興廢而俚俗者尤為不常元滕王霄自敘少時以累棋蠟鳳為戲不知所謂蠟鳳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又有打揭之戲至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不如十二似有譜者此雖無益之事覽之茫然殊以博洽為愧胡濛溪墅談云秦府有方石淺綠色大逾二尺中高四下滑膩如玉云得諸古墓中不識何用余按唐人有彈

碁譜謂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四角微隆起此石形狀正與譜說同當為彈碁局無疑又引蔡邕丁廙賦及李商隱詩云玉作彈碁局中心似不平觀此則彈碁之戲尚可彷彿見也滕王霄累碁蠟鳳似是引王僧綽僧虔事其事出晉書云僧虔累棋十二都不墜落僧綽正坐採蠟燭淚為鳳皇僧達奪取打碁亦不復惜惟黃詞所云了不可解耳楊太

致之學也

河上續談卷之一終

續談卷一

五十一

筆塵題辭

余幸以年家子事先生於
詞林為後進辱先生不鄙
夷時相過從與之談論今
在揚杞久藝余聆其言若
驚河漢疑其識如陟泰岱而

題辭

望吳門世言新都博而不核
奔州核而不精博而核而
精余於先生見之矣比歸臥
東山益得其閑討探當
世得失之故於是旁搜博
採屬詞比事史摘漫錄筆

塵次茅而成書室歲余赴

召約先生晤別於歲夜語良
洽因手筆塵葉以示余余受
而北征輶馬舟馬而葉俱為
展之則朝家之典章人物
之權衡經籍子史禮樂兵刑

題辭

以至財賦阨塞之區耳目覩
聞之概纖悉具備而又綜二
氏之異同考四裔之源委運
折衝於寸管總經緯於毫
端信徑國之大業寧尾唐
唐資清暇之談柄已乎乃

若璪夢褚為終寄遠而切
翻深士大夫不可不置一通
於座側者余每恨曩侍先
生日猶未解少盡先生之
奧今幸於此而復覩一班也
既卒業爰綴其券以服膺
者如此以復於先生且有請
曰蒲輪且至執斗魁而不妨
揮塵惟先生饒為之余謹辟
咄以俟

年家子北海馮琦書



筆塵目錄

卷之一

制典上 制典下

卷之二

紀述一 紀述二

卷之三

迎鑾 藩封 恩澤 國體

卷之四

相鑒

筆塵 八目錄

卷之五

臣品

卷之六

勳戚 關伶

卷之七

經子 典籍

卷之八

詩文 選舉

卷之九

官制 月俸

卷之十

謹禮 建言 明刑

卷之十一

籌邊

卷之十二

形勢 賦幣

卷之十三

儀音 冠服 稱謂

筆塵 目錄 二

卷之十四

雜解 雜考

卷之十五

雜記一 雜記二 雜記三 雜記四

雜聞

卷之十六

雜說 璣言 論略 夢語

卷之十七

釋道

卷之十八

夷考

吾

師文定于公有敷城全集及讀史漫錄行世小子竊間嘗少効編次之役矣第恨史錄坊刻謬付傭書罔識校讐猶仍魚魯意甚憮焉茲歲公車報罷適公子中翰君緯奉使東還與之昕夕聯舟因復出

師所為筆塵手藁視寵潛然卒業慨慕彌深大

筆塵 目錄 一

都錯綜今昔揮霍見聞無論國故典章觀若懸象即間雜齊諧亦屬勸百此其意指所嚮則略與史錄同而墻籬載筆有觸輒書標置未遑良亦有待也寵竊賞綠緒言紬繹條貫敬釐為卷者十有八為類者三十有五實不能贅乎一詞亦匪敢秘其鴻寶編摩既竣用歸其副於中翰君蘭臺石室不可無此一編知非獨王謝家物耳
萬曆癸丑秋七月既望福唐門人郭應寵薰

沐勤於黃石山堂

穀山筆塵卷之一

積學齋徐為昌感書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制典上

唐制天子御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群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由正衙喚仗由閣門而進百官隨而入

筆塵

卷之一

一

見謂之入閣以此推之乃以常朝御正衙朔望

御便殿也 本朝朔望御正殿百官公服朝參

而不引見奏事每日御門視事百官常服朝參

諸司奏事蓋以朔望御殿備朝賀之禮而以日

朝御門為奏對之便較之唐制善矣

國初設官以品秩為上下當時朝儀想亦專敘

品級不分散要 世宗自甲午以後凡三十餘

年不視常朝即歲時肄禮惟講會同之儀而日

朝之典遂至無一人記憶 穆考登極始復常

筆塵

叙

二

亦頗紊亂其同班敘立翰林七品在小九卿六品之上官坊六品在小九卿五品之上官坊五品在大九卿五品之上誦讀學士在大九卿四品之上惟議僉都少詹光學士在僉都之上至於六部郎官往時或敘衙門一吏二禮其下則戶兵等部故有主事立於郎中之上者其後戶部主事賀邦泰者以禮部在其上嘗上疏爭之有 詔六部郎中並列負外次之主事又次之以官品為敘然熟視諸曹與吏部齒者咸跋跋

筆塵

卷之一

二

若不敢先久之又稍稍紊矣右班武臣當以都督為先自 世廟以來錦衣權重又陸朱諸公皆三公重銜官在都督之上故立於首若與內閣相視者而都督以其貴寵不敢與亢故也萬曆戊寅朱太傅已沒掌錦衣者俱都指揮等官相沿舊規仍立前列其後遂有爭議部中以錦衣貴重竟不能持可否乃令錦衣仍前立行稍下都督立其後稍上鳴鞭行禮畢則錦衣升立金臺都督方為首行矣此遷就之方非正禮也

朝鴻臚搜求故實多所散失不知於 世廟初年合否以予所見班行其東西分立則勳臣在西上東面不與百官齒左班而西侍立一品二品為第一行三品次之為第二四品五品京堂次之為第三官坊五品六品次之為第四翰林六品七品次之為第五兩房中書次之為第六此為一段其下則六科為第一吏部第二中書舍人第三此為一段其下則御史第一五部次之自此以下品級官制紊不可紀矣右班面東侍則錦衣在前五軍都督府次之其後七十二衛指揮等官不惟班次不可知即冠服藍纓往往而是叩頭禮畢則左班內閣右班錦衣俱由玉陛升立金臺左右六科升立甬道左右東西向御史立於甬道左右其北面行禮班次則公侯駙馬伯列三班於前去文武階次稍遠其下則文武兩班同上御道左右分立一品二品為第一三品第二四品五品京堂至翰林史官吉士第三科道中書第四其下則六部郎官

筆塵

卷之一

二

古時五等之爵原有等級如唐爵國公一品郡
縣公二品侯三品伯四品子男五品至宋畧倣
其制惟 本朝公侯伯三等皆在一品之上不
與文武齒矣

大明會典官員隔一品避馬隔三品跪惟法從
不然今諸寺大卿皆三品也乃避尚書侍郎公
侯勳臣在一品之上乃避內閣六卿二品避內
閣亞卿三品避太宰文官八九品者亦與公侯
抗禮道上不避此倒施也史官諫議與六卿抗

筆塵

卷之一

四

抑亦過矣會典所載直為不與同品者比非欲
以新進書生與朝廷老臣分廷而坐也近世風
俗大壞人心不古大臣持祿固位折節於臺諫
臺諫怙權恃力抗顏於大臣安所得蕪遠堂高
之義哉若大臣不愛官爵即自重不為抗臺諫
不畏強禦即守禮不為詘柰何其不然也
國家典章制度掌故所守不肯深考參稽多所
謬誤往往在部中見一二事可笑如金山 列廟
妃嬪歲有遣祀其諭祭之文皆其初附祀典出

禮部
會典
卷之
四

於 先朝所命叙其奉供之勞此易世即當更
者又或僅隔一朝猶稱庶母皆當時之稱謂也
今已累歷朝數矣以倫輩推之皆在高曾以上
而猶用舊文此何理也又 國初 仁宣以來
為天潢長支其視諸王之行尊者皆叔父也故
王書有叔無伯其視諸王同行者皆弟也故王
書有弟無兄此自當日倫叙言之爾今歷數世
長幼之倫互有上下而賜書之文猶用舊稿至
有以伯為叔以兄為弟又何禮也兩房中書惟

筆塵

卷之二

五

據舊稿抄謄不核世次諸公以為故事不甚咨
省故訛謬至此爾南京 太廟已不設主惟
奉先殿有五祖神主以 仁孝皇后配享此亦
一大謬也
昔顏魯公請定唐列聖之謚以為周之文武稱
文不稱武稱武不稱文蓋舉其至者故也今列
聖謚號太廣有踰古制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
謚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議者皆以為然或謂
陵廟木主玉冊皆已刊勒不可輕改其事遂寢

不知陵廟所刺乃初謚也人臣當國家制度若於不能深考為識者所譏此其證矣魯公議謚號最為有見然當時尊號徽稱至十餘字何不並議更之夫無上之尊近於無名即謚止一字不為貶損然追崇祖先褒述功德即稱名稍溢亦不為過柰何身臨宸極臨制萬方而徽號尊稱重累不已益無謂矣 本朝廟號多至十六字比之唐宋尤為過溢惟年號不更及 主上臨御不上尊號此唐宋所不及也然 聖母徽稱累至數字亦覺太溢此與人主尊號何異尊養之至亦豈在彌又繁稱哉

筆塵

卷之一

六

武比乃稱高宗以子繼父不當稱祖誠萬世斷案而嘉靖上 成祖廟號無以是告者豈未深考與抑知而不敢也 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諸陵又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宮觀天下諸司亦於國忌行香至宋猶有宮觀行香之禮外州不同也漢唐以來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櫛沾衾枕事死如生至宋不聞有此 本朝國忌上陵及 內殿有祭無行香宮觀之禮 諸陵惟中官灑掃不遣宮女皆前代所不及也 本朝行出樂設不作回鑾乃奏鼓吹初不解其故及讀南史梁武帝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鑾輿始出鼓吹從而作還宮乃如常儀方知 駕出不奏鼓吹蓋有所本云 唐宋郊祀之典費至巨萬每以國用不充曠而不舉此未達繭栗陶匏之義也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即此一端他可知矣今都

筆塵

卷之一

七

城南門亦閉不開惟 郊祀 駕出方落不過
數軍士推轉之耳何至用脂數百斛耶

本朝后妃多出民間勳戚大臣皆不得立亦其
勢使然頌於國家有益觀漢宣帝許后起微時

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儉及霍后立輿駕侍

從日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懸絕女

子若生長富貴不知民間苦樂起而居天下之

上縱志奢華無所恡惜人主又從而悅之奇技

淫巧必從此作天下散矣閭閻子女平生所見

筆塵

卷之一

八

固少奢麗之觀一旦享至尊供奉方且駭思若

不敢當其於服食器用必有愛惜不至暴殄且

在人主左右得以民間所見朝夕陳說使九重

之上知閭閻情苦勝於箴誦訓諫當萬萬也

祖宗立法之善此其一云

唐時公主下嫁舅姑拜之婦皆不答至德宗始

從禮官言公主拜見舅姑兄姊舅姑坐受兄姊

立受如家人禮此可為後世法矣 本朝公主

出府儀注三日拜見舅姑公主東向舅姑西向

立受二拜較之唐制已為不作然尊卑之分猶
自不紊第不知果能如儀不而王府郡縣主君
出嫁民間乃或持居尊之體與舅姑抗此不知
令甲者耳

制典下

古今規制大畧相倣自漢以來奏事得請報
曰可即今之是也江左詔書畫諾唐時畫聞即
今之知道也其稱奉 聖旨則自宋然矣

唐時廢置州縣除免官爵中書為發日勅請

筆塵

卷之一

九

畫而行想即所請制日也今制 誥命惟書成

進覽用寶而行不請御書也

唐史崔胤奏事昭宗與之從容或至燃燭高駢

子使人給畢師鐸曰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當

時臣下奏對謂之從容機密以文書謂之委曲此

虛字實用也唐時臣下取旨謂之候進止宋時

臣下取旨謂之伏候指揮 本朝謂之請 旨

定奪此實字改用也

唐制降詔之外有所訪於君 臣則用朱書

今內降御札猶用朱書其例昉此

今制平行文移率用准字即準也自唐以來皆

用準字至寇準為相省吏避其名遂減十字至

今不改

唐初詔勅皆中書門下所撰乾封以後始召文

元萬頃范履冰等待詔北門謂之北門學士

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於銀臺門內以處藝能

技術之士又置翰林待詔掌四方表疏批荅應

和文學又以詔書文誥悉由中書多致壅滯始

律塵

卷之一

十

漢朝官有學識者入居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

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別建學士院於翰

林之南俾專內命至德以後天下用兵深謀密

詔皆從中出翰林學士例置六人以年深德重

一人為承旨以獨當密命故也貞元以後為

承旨者多至宰相此唐時始末也宋時以中書

舍人掌內制翰林學士掌外制每有除命鎖院

撰草有所不合貼黃執奏而宰相之選多在其

中至於醫卜供奉亦附翰林此宋時翰林大畧

也今之內閣即承旨兩制之遺而權任過之學

士以下講讀撰述分領藝文之事若漢之承明

金馬而書畫技術之流分置兩殿視宋之制為

盡善也

唐之選法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可否以制勅行

之六品以下吏部銓才奏擬詔於告身上畫聞

而無所可否其後宰相權日起拾補以下皆不

由吏部非正法也 本朝卿貳開府五軍都督

及各邊大將吏兵二部會九卿推補方面及將

筆塵

卷之一

十

領吏兵二部各推二人名 詔用其一守令以

下則徑擬一人 詔旨報可無所可否矣法與

唐畧相似而就中主持皆由本部九卿與會議

無所從違視古之吏部不啻重矣

漢晉以來朝官乘車猶有古制唐將相王公皆

乘馬至元和中宰相張弘靖出為幽州節度雍

容驕貴有輿造太極殿又昭宗討李茂貞長安帝

邀宰相肩輿訴其無罪即此數事唐已有肩輿

之制矣宋初朝臣亦乘馬三品以上方用箴座

以別等威及建炎南遷以江南街路滑始許朝士乘檐子亦有與之制也承平日久漸習安佚自古然矣 國朝文武大臣皆乘馬自景泰以後三品文臣例許用轎勳戚一品惟年老寵優者方敢陳請他不許也

唐制中官服色即中尉樞密皆襴衫侍從僖宗之世始具襴笏至昭宗即位大祀園丘又命以冕服劔佩侍祠蓋楊復恭恃援立之功威稜震主故以是假之也按唐初士人服衿馬周上言

笠屨

卷之一

十一

請加襴袖標襴為士人上服開袴者為缺袴衫庶人服之想即所謂襴衫也衣裙分謂之襴如今邊將箭衣之製袍施橫幅於下謂之襴今之襴衫 本朝中官貴極於四品其後多賜蟒玉為一品之服而朝服則不以服此亦襴衫之遺也惟司禮之長遣祭中霽則有祭服其徒多圖之畫像以為榮觀可見冠冕法服不施替御自昔然矣

唐宋宰相執政受命皆宣麻播告百官在廷至

節度使受命出節撤閣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其重如此 本朝自永宣以後大小除拜止於題疏報可不給誥勅即內閣六卿亦止片紙書名傳宣所司邊鎮大將捧 制勅而出如遣一使視古宣麻推轂之禮抑何遠也

唐制拜官之日即給告身其人先輸朱膠綾紬價錢方請書給即今之 誥勅也宋制亦然每至宣麻誕告鎖院演綸詞頭已下外人未知其密且重如此

笠屨

卷之一

十一

國初拜官之初亦給誥勅其後除授升遷止奉成命吏部備云旨意移以咨劄以為憑據至考滿 覃恩方給誥勅以獎其成是虛者反重實者反輕也世衰俗敝惟利否所在以為重輕而不知大體故訓詞累牘之褒視如文具而批答一言之報寵若丘山非累牘輕而片言重也勸戒者虛而黜陟者實爾夫君父之命如綸如綍恩則雨露威則風霆柰何以進用為榮而因以重其言以獎成為虛而因以輕其典耶人心世

道此足以觀矣

唐時致仕官朝服之班在本品見任之上此意甚雅至宋時大臣雖隆貴顯赫其考終書銜以有致仕為榮故當時致仕大臣相知為詩賀其重如此 本朝致仕官居鄉禮體與見任同而無朝請之文然猶有古意也乃邇來世俗薄惡日趨頹敝大臣懸車至不見禮於小吏而士大夫貪逐名寵往往以致仕為諱而有得罷去者輒曹聚而唁之何論賀矣嗟夫此所關係甚大非淺見者所知即語之亦不解也

唐在宗時吳兢求以金印玉冊封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竹冊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曲從鑿請予之今制 兩宮徽號用玉冊親王金冊郡王鍍金銀冊印如其冊而國王之號亦世世施於四夷宇內不封也 宋理宗論群臣曰近來早朝多奏臣下辭免小事而事體大者乃從繳進甚非臨朝聽政之意今後宜就早朝面奏此與 本朝制度大畧相

同總之承平之體相襲而然皆非開創之規也

元時宰相拜住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可見起居之廢肇自勝國上下之阻隔久矣觀通鑑續編所紀元人事實與今實錄規格不甚相遠以此知 本朝實錄乃 國初館閣諸公沿襲元人之法而成所以遠不及古良可慨也 元至中葉經筵之制大備以勳舊大臣知經筵次至同知講讀以下大畧如今日之法宋時所未有也

至治三年命學士曹元等纂輯累朝格例名曰大元通例頒行天下天曆元年又命儒臣采輯本朝故事準唐宋會要名曰經世大典即今會典體也 宋元封贈大父母降父母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蓋推恩近重而遠輕也然子孫之心終有不忍 本朝封贈三代一如見爵教孝之典可謂大備矣

穀山筆塵卷之二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維校梓

紀述一

純皇之誕 孝廟也時萬貴妃寵冠后廷宮中

有孕者百方墮之 孝穆太后舊為宮人入侍

已而有孕貴妃使醫墮之竟不能下乃潛育之

西宮報曰已墮 上不知也一日 上坐內殿

咄嗟自嘆一內使跪問故 上曰汝不見百官

奏耶小內使應曰萬歲已有 皇子第不知耳

上愕然問安在對曰 奴言即死於是太監懷

恩頓首曰內使言是 皇子潛養西宮今已三

歲匿不敢聞 上即敕百官語狀明日廷臣吉

服入賀遣使往迎 皇子使至宣詔 孝穆抱

皇子泣曰兒去吾不 得活兒見黃袍有鬚者

即而父也 皇子衣小 緋袍乘小轎至奉

天門下 上抱置之膝 皇子輒抱 上頸呼

曰參參 上悲泣下是日頒詔天下時 孝肅

居仁壽宮恐 皇子為貴妃所傷乃語 上曰

以兒付我 皇子遂居東朝自是諸宮報生

皇子者相繼矣一日 上出貴妃召 太子食

孝肅謂太子曰兒去 母食也 太子至中宮

貴妃賜食曰已飽進羹 曰羹疑有毒貴妃大恚

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 日魚肉我矣忿不能語

以致成疾初 孝穆為 宮人時有宮人當直宿

者病而強 孝穆代之 遂有孕云 孝廟既生

頂上有數寸許無髮蓋 藥所中也傳云 太子

迎入東朝貴妃使使賜 孝穆死或曰 孝穆

自縊萬曆甲戌一老中 官為予道說如此

世廟晚年諱言儲貳有 涉一字者死 穆考在

潛邸朝夕危懼 今上 誕生不敢奏聞至兩月

間不敢剪髮一日有 宮女最幸者乘間以聞

上怒而譴之宮中股栗 莫知所為太監黃錦熟

念無可為策一日伺 上色喜即命宮女中官

於殿廷欄楯所至皆置 樽俎 上問何故黃即

伏奏 皇上有喜 上曰何喜黃曰 上自恩
之 上遲迴曰念惟生一孫差可喜耳黃即呼
官女中官頃首呼萬歲於是禮官始敢以 皇
孫聞也

世廟又在西內朝夕御膳不用大官所供皆以
左右貴璫輪直供應取其精潔便適也諸璫以
此市寵務為豐華 穆廟以來相沿為例已而
賜予日減諸璫匱竭而供膳之費不減舊時無
論其他即司禮之長日役內使百餘以供厨傳

筆塵

卷之二

三

所費可知也諸璫力不能供無以為資往往請
托諸司以佐其費蠹政之源亦有在焉嘗謂此
事極為不雅以萬乘之主王食萬國而受左右
私養是何體統及考唐玄宗時諸貴戚以進食
相尚每進水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迺
知此風自古已然彼或偶一進獻非以為常故
能極其侈靡若此明皇荒侈之時何所不至豈
聖世所宜有哉

一日從二三同列入觀西苑見空地柱礎臺階

皆為瓦礫問之則隆慶改元將 世廟所建離

官大半拆毀故也予怛然傷之以為當時忝國
之臣輕損舊迹非臣子之義及讀南宋史孝武
奢慾無度大營宮室及帝殂執政者即罷南址
二馳道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復元嘉之舊
尚書蔡興宗以為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
始終三年無改古道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
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
禫代亦不至此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嗟嗟興

筆塵

卷之二

四

宗數語可謂知大義矣大臣不明忠孝大義本
諸人情協之天理而徒以私智小慧牢籠天下
往往為有識者所窺竟亦莫之悟也若此而高
談學術自附聖賢作用寧能使天下無識微之
士耶

蕭育論趙飛燕事曰褒獎將順君父之美銷滅
匡救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
禍於未然谷隨首阿從以求容媚及宴駕之後
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探不然之事訂揚幽

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此數語極中人臣不忠之弊隆慶中閣學新鄭高公拱正王金之獄其議與此暗合雖其指在於矛盾華亭加以大罪而其言則大體所關不可易也然趙氏絕成帝之祀方士損世廟之名於法又不可不誅若直為君父隱過而不討其賊則世之可諱而不敢發有甚於此者矣

嘉靖末年文學侍從諸臣多以撰述玄文入直西苑恩禮優越百僚莫望焉隆慶以來主上

筆塵

卷之二

五

常御講筵詞林諸臣橫經入說亦荷殊恩歲時賜賚從閣臣之後回視西苑之遇雖不如其烜赫然於儒臣之體則不失賢者所樂從也予在禮曹中州郭文康公朴曾有一書稱公等遭遇聖明荷恩以正蓋自嘆當年西苑之事出於不得已而有慕於後進云

穆考在位六年恭儉寬簡未嘗有過舉一日恩食驢腸左右請宣索上曰此宣一出大官將日殺一驢以俟矣遂止不進又東官嘗欲啖市

餽召一中使問價使請發百金於市不時索進上曰此在崇文街坊賣銀二三錢可買許多何必用如許乃以銀三錢即買兩盒以入上曰此需百金耶尤節賞賜中官即甚愛幸不賜金帛在玄武門較射射中者以二胡餅賜之其儉如此

前代人主嗣位有太后生母止稱皇太妃我朝孝肅以來始並稱太后惟嫡母加徽號二字隆慶壬申上冲年即位議兩宮尊號

筆塵

卷之二

六

召輔臣張居正等於平臺面諭欲於皇貴妃尊號多加二字蓋反欲尊慈寧也面諭之明日東閣會揖江陵謂禮部曰故事中宮當加二字既同為太后多二字何用特豫章王希烈為禮侍署篆即應曰諾於是兩宮並尊慈寧即不加多亦不減一字矣是時皇上聖冲虛心以聽輔臣肯力爭一言引古曲論當亦無難處者乃迎合內肯使祖宗舊法一旦更變識者慨之嘉靖初年大禮之議至

筵言盈廷死者接踵茲乃至 兩宮之禮無一人片語者可見士氣人心口以委靡事若不急所關甚大

萬曆甲戌五月 穆考祔 太廟一日東閣會揖相君謂少宗伯汪公鏜曰祔廟 新主當從左門入以 高廟在上故汪曰故事當從中門相君曰安知故事不謬第從左門入不必議汪俯曰唯萬曆初年議禮論政之體皆倣此

上即位時方十歲以英明聞宮中謂之 小世宗

穆廟恭妃院遣一內使持金茶壺 闖出禁門遺其私家為門者所奏 上曰此器雖妃所有然大內器不當闖出 詔答內使三十乃使使以百金遺妃曰即妃家貧以此給賜先帝所賜器不可出也

上初即位宮中內宴 仁聖上座 慈聖猶在閣中不敢同坐其後稍久乃並坐云 國朝家法極嚴 上請 兩宮朝皆設席座前起居叩頭跪而受茶迄不敢坐即時內宴上座 上坐

東閣 中宮坐西閣每一奏酒 上自執爵中宮持樽長器而獻仍各退入東西閣再奏又出以至九奏傳 兩宮起 上與中宮仍跪請留已乃設小座於閣內 兩宮 帝后同座行爵無筭始為家人語蓋大宴 帝后不坐也宮中內宴謂之上 座先期有奏書宴有致語皆詞林撰進

上以 上一日御講畢語輔臣曰昨日禁中花盛開侍 母后 賀宴甚歡蓋指 慈寧宮也輔

臣奏曰 仁聖 太后處多時寂寞惟 上念之上起還宮以 曰 慈聖即自駕往迎 仁聖過大內賞花母后傳觴而飲

上一日御文華殿語輔臣曰 先帝雅好珠玉朕思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好之何用居正等奏 聖諭甚善第恐有妃后時不免要用上曰亦不用也 聖齡十有一歲 經筵進講在文華前殿日講在殿後穿廊正宇在後殿東閣設一幄次又東一室乃 上所遊

息一日同二三講臣入視見窻下一几几上設少許書籍又一二玉盆盆中養小金魚寸許上所玩弄也西壁一几几上筆硯無甚珍異筆皆市中所買上貼筆匠楊彥章名楮皆折簡一如士人所用其朴如此

江陵相君柄政 上眷顧殊絕古今無兩每日御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午漏相君以侍書入在文華後殿東偏張一小幄相君司禮侍立造膝密語於此見之 上頌相君有所欲語正字筆塵

卷之二

九

即却走出殿門少刻聞語止乃入一日江陵在直廬感病 上御文華後閣親調椒湯使使賜之又盛暑御講 上先就相君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暄隆冬進講以氊一片鋪丹地上恐相君立處寒也 上一日御講一中官旁侍竊搖扇 上忽目之還宮召而杖之曰諸先生在旁見爾搖扇以為我無家法也爾不畏 諸先生見耶 慈聖內教極嚴 上或官中不讀書即召使長

惡面數之每 御講筵入常戲作講臣進退之禮進講 太后前以驗其記否當朝日五更至上寢所呼曰 帝起今日早朝即呼左右掖坐亟取水為 上沃 面挈之登車以出故 上宮中起居罔有不欽而一二大璫奉 太后懿旨左右夾持時至過當比 上春秋稍長積有所不堪而難於發也

上初登極或時與宮中小內使戲見馮璫保入即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小內使侍 上遊戲

筆塵

卷之二

十

者馮璫常陰罪之故宮中皆嚴馮璫璫亦稍專橫即 上有所責罰非出馮口毋敢行者及上稍長積不能平而左右一二親昵稍稍以馮璫罪狀聞 上以 太后故不敢發然心恨之云一日 上戲以所御扇藏殿中隱處戒左右毋泄而令馮璫求扇馮流汗四馳求之不得以是為劇又一日見馮璫衣大紅色甚鮮問曰何處得此方食蜜餠即以賜馮親為納之袖中油盡汚乃止馮退而泣

紀述二

上初即位好為大書內使環立求書者常數十
紙而外廷臣僚得受賜者惟內閣講臣數人而
已所賜江陵如弼予一人永保天命爾維麴蘖
汝作鹽梅宅揆保衡及捧日精忠堂閣之扁不
可數計字畫道勁鸞迴鳳舞濡毫揮洒頃刻而
成時 聖齡十餘歲矣一日謂相君曰朕欲為
先生書太岳二字相君曰主臣不敢 上乃
甲戌四月內賜輔臣江陵張公居正宅揆保衡
四字桂林呂公調陽同心夾輔四字六卿正已
率屬各一講臣六人責難陳善各一時行尚未
與講六人者學士丁公士美宮坊何公洛人陳
公經邦許公國學士申公時行及翰撰王公家
屏也丙子殿讀張公位及行補入講帷一日
上顧相君曰新講官二人尚未賜與大字相君
曰惟 上乘暇揮洒一日內使濡墨以俟 上
遂大書二幅 賜位及臣行字畫比 賜諸公
者稍大而老成莊勁又若勝前歲者蓋 御齡

已十五矣

甲戌五月翰林院中吏舍有白燕一雙獻之內
閣又閣中蓮花早開相君并以獻 上溫旨諭
蒼之已而出白燕送相公所不知何故也得聞
白燕奏入馮璫使謂江陵曰 主上冲年不可
以異物啓其玩好又一中使語予曰白燕相君
所獻耶大非宰相事不聞越裳之雉耶昔正德
時中官橫甚莫之敢指惟太監呂憲者以清謹
著聞甚惡其曹所為第不能極耳憲嘗鎮守河
南有獲白兔以獻者中丞臺送憲約共為奏上
之憲乃置酒召中丞飲腊兔送酒中丞大愕問
故憲笑曰夫貢珍禽異獸以結主歡乃吾輩所
為公為方鎮大臣奈何獻兔中丞大慚憲濟南
陽信人也
萬曆丙子內閣奏設起居之職以日講六人日
直起居史官六人分纂六曹章奏 御門早朝
起居史官立於螭頭之下 駕出則扈從 上
一日頌見史官還宮偶有戲言慮外聞自夫曰

莫使起居聞之聞則書矣起居之設有並於君德如此惜其職不盡舉耳

丙子三月 上出宮扇三十柄 命講臣六人

題詩扇繪花木鳥獸各書四柄六人者學士申

公時行宮允何公洛文陳公經邦官贊許公國

太史王公家屏張公位也

丙子 上於禁中檢得 成祖四駿圖以 賜

相君四駿者 成祖用兵所乘也相君為題詠

奏之 上悅賜金已又檢 成祖騶虞手卷一

筆塵

卷之二

十三

幅 賜相君相君藏之內閣圖中一時公卿儒

臣皆有題詠翰墨甚精 賜內閣者一小卷仍

有一卷長數丈許鋪文華後殿僅乃竟卷此則

藏之內府矣

丁丑十二月 上出畫冊一函凡二十六幅

命講臣六人分賦學士申公時行宮論何公洛

文各賦五幅官洗許公國官允陳公思育翰撰

陳公子陞與行各賦四幅奏 上賜銀豆畫多

重魚山水半無款識中有 宣廟御筆數幅精

絕特甚行所分者 宣廟汀鶩一幅其三則馬遠馬麟山水及鶴鷄也

丁丑行在講筵一日講官進講論語至色勃如

也讀作入聲 主上讀作背字江陵從旁厲聲

曰當作勃字 上為之悚然而鶩同列相顧失

色及考註釋讀作去聲者是也蓋宮中內侍伴

讀俱依註釋不敢更易而儒臣取平日順口字

面以為無疑不及詳考故反差耳此一字不足

深辨獨記江陵震主之威有叅乘之前而不自

筆塵

卷之二

十四

已卯 上在西城飲酒有 慈寧內侍二人在

旁 上使歌新聲辭以不能 上醉而怒取劍

將擊之為諸奄所勸而止乃割其髮翌日 太

后大怒遣人傳語閣臣江陵具狀切諫其詞甚

激有鬻拳之風且草罪已御札呈覽發行而

太后召 上長惡痛歎其過至云天下大器豈

獨爾可承耶內中因有傳於 上云 太后令

馮璫向閣中取霍光傳入覽 上心以此大受

再踰年江陵遂死馮遂而張族矣此後太后
上威靈不復有所諭輔導諸臣亦不敢極
力匡維而初政漸不克終矣江陵自失臣禮自
取禍機敗在身家不足深論而於國家大政有
一壞而不可轉者何也凡天下之事持之過甚
則一發而潰不可收拾如張鼓急則易裂辟如
壅水決則多傷即以內使一事言之人主在深
宮之中以醉飽過誤斷一奄人之髮不為非過
而未至大失輔弼大臣付之不問則猶有憚而
改即欲規正亦當從容陳說使之自解何至假
太后之威中外相應制之股掌之間使之藏
怒忿志蓄怒而發從此惟所欲為無復畏憚數
年以來誅戮宦者如刈草菅傷和損德無可救
藥視一奄人之髮相去何如則持之太急故也
嗟夫以善為而不知其陷於太過則不明於
春秋之義有矣

上見之不懌曰此偽也因考宋史紹興十六
年慶州民家朽柱有文曰天下太平秦檜大喜
乞付史館以飾和議之効古今詐飾往往暗合
如此然江陵倘曾考宋事必不為此考武后時
有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年詣闕獻之宰相
李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昭德雖有才畧而
品地甚輕猶能力排偽端江陵自處何如作此
等兒戲將為昭德所笑矣而 聖明獨斷其詐
尤古帝王所不能及也偶詢石上假字蓋以龜
屎書之入寸許即鑿去一層亦自不滅術家戲
法類能為之 上想知其故矣

本朝家法極嚴 人主在 毋后前跪而白事
立而侍食不敢設座此在事親之禮自不為過
毋后深居禁中即委衷植腹不與大臣相接
前代垂簾之制盡罷不設此在 毋后自處亦
甚有禮然有一二太過臣下瞻視心竊不安者
萬曆甲申 上奉 兩宮同閱 山陵在 兩
宮輦前乘馬導引不由中道及山頂 御

望 兩宮幄前 主上立侍臣下見之心甚不
 寧此亦失體 兩宮輦出 乘輿自當先行即
 以前導為名亦不必避道 御帳獻茶 上可
 退居別幄亦不必立侍使臣下望見也宋時明
 肅太后與仁宗同幸慈孝寺欲乘車先行魯宗
 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太后遽命輦後乘輿
 冬至帝率群臣朝太后於內殿范仲淹上疏以
 為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願與百官同
 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後世法
 也

後唐潞王卜相以姚凱盧文紀崔居儉才行互
 有優劣不能自決乃冥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
 祝天以筮夾之此亦枚卜之意也世皆傳金甌
 之覆以為美談而琉璃瓶事無引及者豈以五
 代時事不足稱據耶萬曆中選擇尚主子弟三
 人入見 上親以其名呈 太后 太后置金

瓶中焚香祝天取其一選上即時以緋袍覆之
 送入春曹其兩人陪入者賜金綺罷出送順天
 府庠此昔所目覩亦琉璃瓶之遺制爾

欽山筆塵卷之二終

穀山筆塵卷之三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迎鑾

天下之事有機機之所在有不可以理論而可
以勢解者此策士之所以勝也凡天下之事有
可為而不為者此其心必有所在而難於言拂
而語之千百言而不入探而操之一二語而有

筆塵

卷之三

餘此所謂機也秦檜之殺岳王世以為守金人
之盟綜其實不然殺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
不在於迎淵聖而檜知之耳我英宗北狩羣
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虜酋伯顏也先索人
出迎至再三不報及送至都門竟無一介行李
及於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景帝之心可
知也其語諸大臣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
之及遣使入虜又命之曰若見也先等好生說
話不要弱了國勢蓋欲激怒而絕之也當是之

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足動其聽哉惟有利

室可陳耳設有戰國策士必將說之曰今不亟

迎上皇虜日以上皇為名擁車駕於前行入居

塞上攻剽城邑守邊將吏不敢北向發一矢又

迫上皇傳旨索金犒虜邊臣何以予之一年不

迎一年不止是坐而自困也此其小也萬一上

皇怨陛下不迎扈從諸臣有如喜寧輩進策擁

胡騎數萬結一二邊將由甘肅寧夏而入直至

咸陽復正位號布告天下東向而請命於太后

筆塵

卷之三

三

陛下胡以處之周王以狄兵入有故事矣此其
遠者萬一邊鎮親王有為不軌之謀者以迎駕
為名稱兵塞上假托祖訓合從諸藩即其謀不
遂而朝廷固已多事矣惟有亟迎上皇奉入大
內則群謀自解禍難潛消陛下安枕九重之上
孰與懸口實於天下而陰受其害耶此言一出
奉迎之使立遣矣而在廷諸公不聞有言及此
者迺徒以君臣骨肉之說進宜其不入也何也
利害之念重必有甚於所慮者乃可入也

二

嗟夫于少保之功豈不大哉然君父蒙塵普天
怛痛而少保以社稷為重擁立新主無一語及
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暇兩全耶吁亦忍矣
是時去建文時方四十年而人心不同已至如
此然天下莫以為非豈非利害之說深溺而不
可返耶少保嘗自嘆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其
言悲矣夫一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
遇盡吾心而已何所不可洒耶當時群臣奉迎

筆塵

卷之三

三

之請 景帝不欲也使少保一言未必不信其
後易儲之議使少保以死爭之 憲廟亦未必
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身死西市飲恨無窮
可不哀耶夫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為人君設
也非為人臣權衡於送往事居之間可以是語
決也若乃登埤而謝曰國有君矣所以消敵人
之望如分羹之對耳豈為私議於君臣之間可
以是為動止哉而一時迂緩之士卒以為口語
至使君父辱在旃廬坦然不問社稷為重君其

弁髦耶

藩封

高皇帝眾建藩國封二十四王且半天下惟吳
越不以封以其膏腴閩廣滇粵不以封以其險
遠慮至深也然事有便利不可不變通者即如
雲南一省上古所不臣自入版圖即以西平
守黔寧之民吏畏服二百餘年來聲教浹暨
可謂便矣然沐氏盤據既久人心頗附漸有跋
扈之志如胡弼兇殘不道自干法紀朝廷索二

筆塵

卷之三

四

婦人至二十年而不得非 今上英明縛而付
之法吏不效唐之中葉執夫沐氏強則尾大不
掉朝廷之法不伸沐氏衰則屏翰不固朝廷之
威不振皆非長計也莫如建一親王開府其地
將鎮守之兵改為護衛使得統兵御史與 國
初諸王等 國以下悉聽節制內可以裁沐氏
不共之心下可以堅滇人嚮化之志即使焚滇
之路聲教有梗雲南猶國家有也假如交趾未
棄時建一藩國使得握兵御吏母與內諸侯同

其人以為有王不復生心而交商長為國家
矣孰與捐之夷狄乎故元混一華夏六詔西域
皆王其子弟厥後元帝北遁梁王保有雲南蜀
夏既平乃入王化其在西方者亦竟不得剪除
則封以為王哈密是也此非其已効耶或曰土
而握兵不有江右之慮耶此不達地勢者也寧
濠據江漢之上游謂之建瓴而下滇南處一隅
之絕徼謂之仰面而攻安有仰面而攻可以取
勝者耶且夫萬里遐荒之徼而欲與中國爭衡
筆塵 卷之三
則公孫不國於白帝尉陀不帝於南海矣或曰
炎荒遐裔之區以王親子弟不幾於竄耶此又
不然夫閩廣滇貴皆膏腴樂土百物所生而齊
魯燕趙之地有不及也其視山陝造郡苦樂又
相懸絕試取山陝邊郡一府宗室頗少者遷之
滇南有不樂就者耶嗟夫天下無事而為迂悞
之談人必笑以為狂且言千時禁動慮後患誰
肯倡不急之議以駭衆聽姑記之以備一耳
附制諸王食邑不過千戶乃漢封一小侯也公

至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獨加至五千戶可謂
侈矣 本朝公主食邑不及前代而親王歲
祿本色萬石則過唐宋遠矣
國家分封諸王體貌甚重其後宗人蕃衍族屬
益疏又以祿糧支給仰哺有司於是禮體日以
衰薄故親王有不受方鎮之拜者有以刺書名
與百吏為平交者有守臣傳乎而出郡王引車
避之者有下邑令長入郡城不謁親王者皆非
禮也新進書生不讀令甲萬一有舉祖訓以
筆塵 卷之三
摘者其何說之辭士君子立官行已自有正道
不在以虛文取勝博剛峻之名及言干法紀為
識者所笑近見一二近臣出使藩府即與親王
爭禮取勝於揖讓之間以為不辱君命予嘗笑
其迂蓋事有同形而異情者如出使敵國則折
敵國之禮所以尊朝廷奈何以敵國外夷視親
藩而與之爭勝天下一家自分藩籬此褻君之
大者不辱何居
恩澤

古時將相大臣祿賜甚厚與今相去遠絕如漢時將相封侯皆有國土而人主賜予動至千萬即如賜黃金百斤將相之常也以百斤計之為黃金千六百兩直白金數千矣如唐時宰相食料一月三千緡一緡為千錢當直三千金矣古之上將三公其富與今親王等視一品秩祿何啻十百亦其特物力无溢公私給足與今不同也

筆塵

卷之三

七

漢臣賞賜如官儀所載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大夫各一萬千石六百石各一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此舊制也章帝寬仁賞賜群臣過於制度則又不止於此矣 本朝三大節止於賜鈔鈔法不行止為故事而已 世廟在西內賞賚入直大臣每每隆渥而方士法官之流皆得橫賜為煩費耳 今上即位歲時大節閣臣講官多有金帛之賜而六卿以下皆不得與然每節費幾十萬則官眷內臣皆仰給

歲時賞賚以自潤其勢不可已也較之前代費亦嗇矣

唐制文武朝臣五時賜衣皆以製成之衣賜之也杜詩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又云賜分雙管筆恩降五銖衣是矣又其時百官遷轉賜緋皆出內府不知宋制如何 本朝絕無此典惟百官月俸有折絹之名而輔臣侍從間有匪頒之賜亦內帑文綺非有成衣也新中進士國子監給羅襪猶有古意

筆塵

卷之三

八

唐初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中箒袋開元以後百官朔望朝參則佩箒袋各隨其所服之色餘日則否此則宋時魚袋之製也 本朝文武大臣扈從車駕則賜繡春刀擲瓢茄帶亦是此意但唐宋通服以為章彩今止以充賜近臣而不以為法服爾 唐賜彩十段為絹三疋布三端綿四屯蒼雜彩十段為絲布二疋紬二疋綾二疋縵四疋亦曰賜物十段 今制賜衣一襲為三匹

三代以下待臣之禮至勝國極輕 本朝因之
未能復古第舉喪禮一節兩漢時王公將相葬
日天子御門望送魏晉哭於東堂六朝人主臨
吊至唐宋猶有望送臨吊之禮 本朝惟 國
初一二元勛有車駕親臨者自後無復此事惟
是一品大臣輟朝一日 人主素服臨朝其後
率從者便惟於歲終一日并行而已然賜葬賜
祭頻繁優渥恐前代不能及也至於推恩三代
一如見爵則尤千古曠絕之恩矣

筆塵

卷之三

九

今元宵節假即唐人賜酺之遺意也唐制百官
於春月旬休選勝以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
二筵各賜錢五千緡玄宗或御花萼樓邀其歸
騎留飲盡驩此雖非三代之法亦太平之象君
臣相悅之風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人臣奉官
修職夙夜在公而以一日之逸償十日之勞聖
人不費焉 成祖遇元宵令節百官休沐十日
飲食快樂正是此意近年以來上以文法束吏
下以刻核取名今日禁宴會明日禁遊樂使闕

廷之下蕭然愁苦無雍容之象而官之怠於其
職固自若也辟之天道有煦嫗和熙之氣遊於
兩間而後萬物發生百昌皆遂必使慄慄迫慘
無樂生之心此近於秋冬歛藏之氣矣豈所以
調六氣之和養熙皞之福哉

漢時每大有慶輒賜民爵一級不知其制何如
唐時如劉知幾所陳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
肆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
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可見當時賜爵之濫

筆塵

卷之三

十

然察其語意蓋見任庶官普加階級而不及平
民與漢稍異宋時每遇郊赦普賜恩階所及雖
多而時頗希濶與唐亦異然皆賞不酬功舉非
論德名器大濫不足為榮 本朝無此法矣惟
覃恩大慶各與應得錫命以為恩典較之前代
最為得體

三代天子巡狩有召見百年之禮宋時民間百
歲者部伍以其名聞詔賜粟帛及爵猶有古意
近世此法不行山澤之民有年至百歲而長吏

不知者老老之仁蕩無存矣萬曆辛卯武林鍾
化民巡按山東行部登萊海上會有養老之令
詢訪二郡境內八十九者召至行臺面加存
問至繪為一圖中間至九十以上者幾十人為
可謂奉行德意有三代之遺矣而時俗目為迂
遠不急俗之敝也久矣

國體

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代但其體嚴耳宋時待
下有禮然至於兵敗必誅賊罪必刑未有姑息

筆塵

卷之三

十一

遷就以全體面者本朝無其恩禮而法亦不
行甚至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賊吏巨萬僅得罷
官是吞舟之漏也至於小小刑名毫不假借反
有凝脂之密則輕重胥失之矣

官禁朝廷之容自當以壯麗示威不必慕雅素
之名削去文采以褻臨下之體宣和艮岳苑囿
皆倣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多為村居野店宛
若山林識者以為不祥吾觀近日都城亦有此
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倣吳下之風以雅素

相高此在山林之士正自不俗至於貴官達人
衣冠輿服上備國容下明官守所謂昭其聲名
文物以為執儀而下從田野之風曲附林臯之
致非盛時景象矣

唐莊宗苦禁中溽暑欲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
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樓觀以
百數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不及
當時公卿第舍耳此雖迎合之言其實兩京盛
時公卿第舍有侈於洛州行宮者盛衰之迹此

筆塵

卷之三

十一

其可見者也因考漢唐以來將相大臣祿賜豐
淫居處華盛類合王侯下至宋元稍覺不及及
我朝則益儉矣勳臣世爵往頗繁華近日窘
迫已極惟親藩中貴猶覺華侈文臣位至極品
一措大居耳寓居都市下同齊民元輔之居不
容旋馬其他可知此於士風甚雅於國容則未
備也

天下財力止有此數不在此則在彼漢時離宮
別館至於百千崇麗造天宋元以來正衙之外

離宮甚稀至於本朝則大內之宮亦止一二而都城內外寺觀數十百所金碧焜煌畧如帝居則漢代離宮之盛化為佛土矣前代公卿大臣居處服食不減王侯本朝即元勳大臣自奉儉陋而親藩有土之貴宮庭服用與人主相埒則漢唐大臣之饗歸於天潢矣夫人臣之盛歸於天潢固其所也人主之居化為佛土不亦過哉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諸路大使皆有進

筆塵

卷之三

三

奏院宋真宗時置朝集院於京師凡陞朝官到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券兵士隨直惟可至朝堂省部不得他往此法亦善今入覲司府等官皆自僦民居及考察坐棚類如拘囚殊非體面若令一省自備公費各置一邸以待朝集之吏亦大體也今上下相察密於鈞考而紀綱所在視為不急未有不以予言為迂矣大明門前府部對列棋盤天街百貨雲集乃向離之景也往時五部什堂或至午列予在南宮

自惡廢時失事且示怠緩令以已時升堂頗覺嚴肅數日後偶求一書向部門書肆覓之則以堂事早畢校文人散書肆隨之而撤子因悔曰悞矣五部在天街之左天下士民工賈各以牒至候謁未出則不免盤桓天街有所貿易故常竟日喧囂歸市不絕若使俱以已刺完事候者皆散市肆無所交易亦皆早撤則日中之景反覺寥濶非國門豐豫之景矣因嘆前人舉事皆有深思正不可以一時意見妄為更移且部堂

筆塵

卷之三

四

之政乃朝廷大體所關與有司法守不同亦不必慕勤敏之名失博大之體也因令所司投牒升堂一如故事云儀司集進表包袱分送三堂供僦從之衣此古所謂集上書囊以為帷帳者雖未大傷然於大臣體面亦屬不雅若將此項留作三堂公用如出門中火及束套書牒之費取足其中歲可得數十金亦頗足用祠司既無別項支費教坊編派勢不可已宜將各項名役盡為裁革留作寫

字名色遇內府文移有所需索令其稍備錙銖以應其索亦未為過惟以供億堂司則甚失體耳

管子治齊設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助軍旅此在王政視之口不忍道即後世言利之臣亦未嘗權筭及此者其可鄙亦甚矣而近日所在官司乃有稅及此等者如臨清之差役通州之餼程多取諸此此弊政之當革者也不但有司乃至禮部堂司出入供需或令教坊人役治筆塵 卷之三 五

具以從此最不美之事當在部時屢欲裁革以請告匆匆未及設為章程第遇公出令所司別具資費給賞其人而已此在必所當革而別議公費可也後有賢者亟行之
沈大宗伯在部於禮教風俗銳意匡正前後所奏禁奢抑浮不下數疏一日言及倡優一種最傷風化欲建議通行天下盡為汰除予曰此恐不能為亦不必爾自古以來有此一類先王以禮防民莫之能廢必有以也何者天地六氣自

有一種邪汚必使有所疏通後清明之氣可以葆完辟如大都大邑必有溝渠以流其惡否則人家門庭之內皆為穢濁所留矣先王救俗之微權有不可以明喻者存而不闕可也沈公以為然因止其事

三代以下國體之尊莫有過於我朝者如漢唐盛時與匈奴烏孫猶稱甥舅之禮宋之全盛與契丹為兄弟之國此其最尊時也本朝控制四夷皆為臣妾北虜之裔厥角受賞即其君筆塵 卷之三 六

長不敢與邊臣抗違其他西域諸夷自稱奴婢視甥舅兄弟之國何啻霄壤乃近日一二小夷梗化方外在朝廷視之猶蚤蚩獬疥而當事之臣不及遠稽前代論事建書稱引失體幾取辜天之末人相比况非惟事機不合其於名言之體亦甚矣辱國之罪莫大於此
嘗謂天下之事有不守膠柱而談者因特制宦官人所處耳萬曆乙亥西城獻千里馬養之邸中大宗伯以部微却之不為上奏時以為得體予

謂以為不然何也彼遠人慕義從萬里獻馬復使之持去以為朝廷惜償馬之費意必快快不如以詔旨却之而償其道里之費與所獻畧相當不則受之以付址邊為候騎可以示西域不貴其馬以折其心可以示北夷中國候望有西域寶馬也此於朝廷之體無損而事又兩益乃徒以漢文却馬事為比則迂矣千里馬乃天方國所獻時儀部唐君鶴徵主會同館嘗邀予輩數人往觀馬青驄色耳如竹茂鹿頭鶴頸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意態閑遠步之堦墀盤旋如風恨不見其一騁耳因憶李杜詩中所稱殆非虛語

筆塵

卷之三

七

唐時禁京城旬者分置病坊於諸寺以廩之亦謂之悲田院即今蠟燭幡竿二寺也從古都會之地乞丐遊食者眾故唐宋以來皆有悲田之設第不知當時有司奉行何如若今蠟燭幡竿二寺所養貧人不及萬分之一而叫號凍餒充滿天街至於不可聽聞則二寺之設亦何為公

齊大老有載錢自隨車馬所過輒散以予之每逢呵殿羅列道旁小民相傳以為美談此所謂惠而不知為政也身為公卿海隅一夫咸使得所闕廷之下流離叫號是誰所致而乞與一錢以為私惠若里巷婦人之為者豈惟不知職掌亦非所以壯國容矣

卷之三

六

終

穀山筆塵卷之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子緯校梓

相鑒

宋時宰相省閱進奏文書同列多不與聞熙寧初唐介叅政謂首相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與知上或有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為常介之請公亮之從皆政體也朝廷防宰相之

筆塵

卷之四

專設叅知以為陪貳而不與省閱職守安在勢之所歸不免專擅有自来矣 本朝六部奏疏例皆三堂同署而謀畫源委左右二卿往往不得與聞惟奏牘已成吏衙紙尾請署二卿以形迹顧避亦不問所從至於銓曹進退人才頗關要秘甚或在廷已聞而兩堂不知惟太宰一人與選郎決之此非與衆共之之義也正卿與郎吏為密視同列如外人及有不當上心奉旨對狀左右二卿又難以不知為解是不使之與其

謀而使之同其譴也豈但政體有失亦非人情矣而極重難返至於成習不亦異哉內閣本揭署名體亦類此往往復有密揭則更無從與聞矣台衡之地遂樹荆榛可慨矣

首相之權自古為重賈似道當國葉夢鼎為右相有與求恩澤者夢鼎以為可與似道以恩非已出罷省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上疏又為似道所阨乃引杜衍故事單車宵遁可謂不降志矣大抵次相之體取拱默為容

筆塵

卷之四

引嫌自避稍涉可否便是異同相沿成俗牢不可破要皆叔季之風也令元凱岳牧集於一堂同心一德甲可乙否不失為和安取此瑣瑣形迹為也

宋王珪自政府至為首揆凡十六年無所建明有三旨相公之目傳笑史冊 本朝 泰陵在位淵默日久一日召見輔臣有所訪問猝不能對但叩頭呼萬歲而已當時目為萬歲閣老可作一對

貴溪夏公言以大禮得幸從都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翰林學士遂至大用 世廟眷禮寵遇無所不至其後 上於宮中祈禱禁直大臣皆賜星冠夏不受 上大恨之即賜策免已而復思之一日於几上書公謹二字公謹者夏字也左右窺知 上意因留其字不除 上復過之而咲左右密語分宜固恨夏不得已欲自為功因白 上故輔臣言可召用也有詔徵詣闕下比至數使迎問於道寵眷倍昔分宜心害之筆塵

卷之四

三

愕以為召釁生事危可立待 上色動以札密問分宜分宜密疏此事決不可成獨言力主之臣等實不與聞 上怒遂逮銑下吏論死夏公亦以其故死西市也 分宜相嵩既殺貴溪逐諸城專任二十年獨華亭與之左右勢且不免會吳中有島寇華亭即卜宅豫章佯為避寇之計有司為之樹坊治第附籍江右又與世蕃結親江右士大夫皆講鄉曲之誼於是分宜坦然不復介意已而謀逐分宜世蕃誅死即鬻南昌里第解江右之籍 分宜相在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後外省亦稍有効之者某某者其最也某某既以父分宜故位至卿佐得 上寵眷迺稍欲結知人主不稟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與嵩知之 上曰嵩有此方不奏某某奏我分宜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某某問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疏示之某某長跪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超呼左右搜出命門

筆塵

卷之四

四

者毋敢為某某通當時分宜一睚眦者立族矣
某某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哀世蕃憐
之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敲斮一
日相君洗沐義子皆來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
人上座義子及世蕃列侍惟某某不得入乃曲
賂左右伏於櫺軒之間酒中夫人曰今日一家
皆在目中何少某某相君嘻曰阿奴負人那得
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相君色微和某某遽走
入伏席前涕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

筆塵

卷之四

五

出其後竟不能免也蓋分宜所殺甚多大氏元
出門下而後棄去者此其人得罪深於不相知
足為奔走權門者之戒矣

豐城有大司空才臣也其始因緣分宜得九列
壬戌萬歲宮災分宜請還大內 上甚不悅乃
稍屬意華亭分宜肺腑即有去事華亭者司空
其前茅也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坐分宜嘆曰
近日少湖間承一二密札遽作驕腸何其不廣
此老夫二十年前光景也司空即大聲曰徐老

先生白是高義相公未可厚非分宜大詬曰若
非吾里子耶何得為他人乃爾司空應聲曰某
一品尚書柰何以語言辱我分宜罵曰尚書
所乞與敢為此態司空即走白華亭華亭密
奏狀 上札報曰嵩非詬禮乃詬卿也自是分
宜曰權矣

分宜相在位權勢熏灼中外累賜家僮永年用
尋公卿與之抗禮號為霍山先生得與霍山先
生一遊者自謂榮幸方鎮牧守以下不得與永

筆塵

卷之四

六

年游一見蒼頭下走無不折節一日有士人候
門久不得見因求空地溲溺一僮兒見之即提
其耳大詬其人遜謝求鮮識者走視之則一九
卿也又一監司求見胄子東樓世蕃者彷徨移
時一蒼頭方坐便房令人理髮監司求為一通
蒼頭不應監司以十金奉之蒼頭即擲與鑄工
以示不屑其人駭懼謀之相知益金若干以進
蒼頭方首肯令得一見云其所奉東樓父子者
又不知幾何矣

東樓狎黠善以數御物一日與客坐適有餘氣
客即拂鼻問何異香東樓佯驚曰失氣不臭者
病在臟腑吾其殆矣以釣客語客少頃又拂鼻
曰却也微有氣息東樓大咲以告所親蓋亦輕
之也

膠州有藍道行者善降紫姑走住長安出入公
卿門下華亭欲逐分宜念無以間其寵有言道
行者因薦之上召入禁中使言禍福奇中

上甚信其言待以決事一日分宜有密札言事

筆塵

卷之四

八

華亭以報道行道行即為紫姑語今日有奸臣
奏事上方遲之則分宜札上矣上即疑焉
或以告鄒御史應龍鄒以為奇貨恐有先之者
即遞上劾不及盡得其事惟取一二著者列之
使稍從容當頗詳耳

分宜在位權寵震世華亭屈已事之凡可以結
歡求免者無所不用附籍結姻以固其好分宜
不喻也其後分宜寵衰華亭即擠而去之林御
史潤復奏世蕃怨望謀逆有旨籍沒其家將

處以極刑分宜託華亭之客楊豫孫范惟丕者
居間求解以重賂進華亭欲弗受二客曰公若
不受彼將疑公受之以釋其疑可也賂入華亭
心動欲為道地免世蕃死二客又曰彼若得免
人將疑公殺之以絕衆疑可也翌日命下世

蕃赴市矣二客幸於華亭意氣張甚知者意其
必有陰報已而楊至湖廣巡撫中丞謝罷夫人
為弟所殺楊又正弟於法死者二人范至雲南
副使一子舉於鄉携一名妓址征死於舟中輿

筆塵

卷之四

九

尸而歸人以為嚴氏之報也又三十六年為萬
曆丁酉嚴之孫貧甚往往跡徐以寄貲為言徐
氏弗應

華亭相其父故府吏也生兩子長者相公其次
陟為少司空並以進士位至卿相可謂榮矣然
其昆弟頗失歡積久成郝相公柄政少司空以
南廷尉考績請闕相君處之落落司空甚恨即
上書告相公陰事其詞甚不可掃因自罷去相
君遂政司空逆諸江上素服而泣相君亦不問

也

其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績求利其俗勤畷好殖以故富庶然而可議者如華亭相在位多蓄織婦歲計所積與之為賈公儀休之所不為也往聞一內使言華亭在位時松江賦皆入里第吏以空牒入都取金於相邸相公召工傾金以七銖為一兩司農不能辨也人以相君家鉅萬非有所取直善俯仰居積工計然之策耳愚謂傾瀉縣官賦金此非所謂聚斂之

筆塵

卷之四

臣也以大臣之義處之謂何如也

分宜業罷華亭柄政人心向慕初翼亦廣新鄭高公拱一入樞府即與爭權隆慶改元新鄭自以御日登極又性素直率圖議以體即從旁可否華亭積不能容廣平人齊康有新鄭門人也上疏劾華亭極其醜詆時新鄭其甚孤又康言多謬於是舉朝大臣各具一疏劾新鄭及康而為華亭解請日六卿棘寺下治書行人外至藩臬無耻者凡二十八疏時上方嚮用新鄭

左右又多其舊人堅欲留之後見舉朝噉噉不得已罷新鄭方是時江陵張公居正與新鄭厚見其狀不平往請華亭華亭不聽一日華亭以政務咨之江陵謝曰某今日進一語明日為中

玄矣其明年戊辰華亭即罷蓋江陵有力焉隆慶已巳上特旨相內江趙公貞吉內江素

豪直自用又為上所識拔江陵恐其逼也謀召新鄭而內監陳洪者又新鄭里人於是以太宰召還庚午新鄭入其年罷內江已而南充陳

筆塵

卷之四

士

公以勤自去其明年辛未罷淮南李公春芳又罷歷下殷公士儋於是新鄭以首相行太宰事江陵並相有詔不再卜云新鄭之入也對士夫語常曰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男兒舉事要正大磊落若恩怨二字不能擺脫尚何可言其時朝臣盡信以為大度後柄用頗久情志稍露而門下奔走之士各務鑿空効奇以博寵祿於是報吳之舉決矣廣平蔡國熙者故華亭門下士也以講學事華亭號為入室至是

攘臂請行至吳即風郡邑刺華亭蒼頭不法文致其三子皆論戍邊三子者一為奉常兩為尚寶華亭子孫牽衣號泣華亭應曰吾方逃死安能相活即跳西湖避之平湖陸五臺光祖者亦華亭門人與蔡同侍揮塵因往為華亭求解異以門牆故誼動之蔡曰凡吾所為者皆為相公地也不如是相公不安陸知不可奪亦無所為計奏 上部覆未報而新鄭逐矣

新鄭之入也江陵有力其始相得甚驩如出一筆塵

卷之四

三

口既而諸相皆逐惟二人同事新鄭稍稍自用宋程之策間摘江陵之黨江陵不能平也已會 今上即位新鄭條上五事大率禁中官之權使政歸內閣中官見之大恨一曰內使奉旨至閣傳諭云云新鄭曰旨何人調中使以上意應新鄭即曰 上冲年安知調旨皆若曹所為也吾且逐若曹矣中使入言狀馮璫大恐新鄭又已令臺諫六人劾之馮璫又恐謀逐新鄭益亟按其奏不下江陵即行視陵地往返三

日抵邸稱病不出一日有 旨召成國內閣六部至會極門 宣諭新鄭以為臺諫誦行且法馮璫也甚有喜氣或叩今日 宣諭何事即應曰當是雙馬謂馮璫也江陵方卧病令二人掖之而入皆伏門下中使捧 詔新鄭以手仰接中使不也以授成國新鄭色變及發讀之乃逐新鄭 旨也自是宮府一體同心若蘭矣

馮璫與陳洪有郤洪者高公同里故亦忌高而深與江陵相結及 上初政高以願命自居目筆塵

卷之四

三

無群璫馮愈恨之既去猶不能釋然會有王大臣之事因風使引高公使校逮其舍人初高公大恐而欲自決及聞使者來第逮其僕遂止而御史大夫葛公守禮為高力解江陵意亦憐之又朱太傅希孝多行金及賓客請於馮馮知不可誣亦稍解及高公僕逮至雜之衆人中以問大臣乃不知面遂奏釋僕高公無恙也新鄭既為江陵所逐罷歸里中又有王大臣之構益鬱鬱不自安一日遣一僕入京取第中器

具江陵召僕問其起居僕泣訴抵舍病困又經大驚幾不自存江陵為之下泣以玉帶器幣雜物可直千金使僕齎以遺之又新鄭家居有一江陵客過乃新鄭門人也取道謁新鄭新鄭語之曰幸煩寄語太岳一生相厚無可仰托只求為于荆上市一壽具庶得佳者蓋示無他志也萬曆戊寅江陵歸葬過河南往視新鄭新鄭已困臥不能起延入卧內相視而泣云是年新鄭卒無子夫人張氏遣一僕入京上疏求恤典因筆塵 卷之四 四

齎千金器物往獻江陵江陵卻之其僕泣曰夫人使告相公先相公平生庶所愛惟此器物無子孫可遺謹以獻相公庶見此物如見先相公也江陵色動憐之乃盡納其所獻翌日血典下矣

萬曆初年江陵用事與馮璫相倚共操大權於君德夾持不為無益惟憑藉 太后扶持人主束縛鈐制不得伸縮 主上聖明雖在冲齡心已默忌故禍機一發遂不可救世徒以江陵

抑言官操切政體以為致禍之端以奪情起服二子及第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敗也江陵之所以敗惟在操弄主之權鈐制太過耳

自古大臣殊禮至於贊拜不名而止過則不臣矣宇文護為周太宰有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甚於贊拜不名矣頃者江陵柄國禮遇殊絕上而 旨勅下而題覆不曰元輔即曰太師並不著其名氏此待宇文護之禮也當此之時識者已為之寒心矣而群小翕翕猶以為未至也假以歲月何所底止噫亦險矣人主年少未能專決大政大臣不宜受重爵如漢武帝遺詔封金日磾日磾以昭帝少不受封其後病困大將軍乃自封之日磾有大臣之義矣 今上十齡踐祚未親大政江陵遽逐中州儵忽自貴官至極品何其識不如一亡虜也乙亥十二月御史傅應禎上疏論事引三不足之說以適江陵而其辭不著左右以江陵之指

從史激怒目為誹謗 上遂震怒下吏問狀大
 司寇王公崇古當之罰金 上不從令謫戍極
 邊丙子正月六日 上御文華殿開講 上召
 江陵問曰應禎以三不足誣朕欲予廷杖先生
 何以不肯江陵對曰無知小人狂悖妄言死有
 餘辜但朝廷待言官當存體而昨如此處置外
 人已知朝廷紀綱 祖宗法度 皇上不必介
 懷 上曰先生當盡忠報國不要避怨江陵奏
 曰 先帝臨終親以 皇上付臣臣受 皇上
 筆塵 卷之四 上六
 厚恩捐糜難報何敢避怨 上曰昨文書官持
 本詣閣二先生何不一言想也是避怨江陵
 復奏二臣皆臣所拔以事 皇上盡心為國決
 不避怨但二臣事體與臣不同凡此皆臣之責
 上曰科道何以申救江陵奏曰此皆故套亦
 非有所欺慢 上曰渠等疏中說應禎有八十
 老父即取登科錄檢之禎但有毋無父此何謂
 不欺江陵又申解一二 天顏乃霽二公竟無
 一言二公者桂林呂公調陽蒲坂張公四維也

穀山筆塵 卷四

故事朝紳下詔獄同官及里人送至錦衣門外
 及應禎下獄江陵令錦衣余蔭偵送者以聞於
 是給事中徐貞明御史喬岩李禎皆得謫去未
 幾而劉御史臺疏至矣
 丙子正月劉御史臺方按遼東具疏論勅江陵
 而蒲坂武林亦在指中武林者冢宰張瀚也有
 詔繫臺下吏 上使謂相君杖臺戍邊江陵上
 疏論救奪官為庶人臺與應禎同邑人應禎以
 三不足之說奏不過微文指斥而臺疏數千言
 筆塵 卷之四 上七
 攻擊相君不遺餘力然應禎得禍甚於臺者禎
 詞連袞職故得中以危法而臺直劾二相不涉
 乘輿即 上亦不甚欲竟之也然江陵恨臺甚
 竟以法戍之使至於死○士夫相與顧平日疎
 密如何若為浮慕一時之名而納交於賢者亦
 好名之累也劉御史臺與予舊曾相處其出按
 遼左亦曾分俸相遺及論江陵逮舍予策馬往
 候同年故舊視者甚少惟習太史時甫在焉或
 曰時甫子女姻家不得不爾予亦若為往視可

七三五

謂好名予曰不然人若素昧平生即有今日之名亦無因而交若平時有舊即冒不韙亦不得絕此君原有往返固不可畏谷而避亦不為慕名而交也

萬曆丁丑江陵奔喪辭朝 上御文華殿西室

江陵墨衰入見泣涕陳辭 上亦為之杖淚一

時相傳以為古今寵遇而不知賈似道故事也

似道平時尊禮至於入朝不拜退朝而出人主

避席目送殿庭始坐已而稱疾乞歸人主涕泣

筆塵

卷之四

六

拜留至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

加賜日十數至此何禮也江陵晚節禮遇亦畧

相倣至稱太岳先生又過於往代矣嗟夫君上

寵榮出於迫脅大非人臣之福有識之士以為

懼不以為榮也

萬曆初政一日文華講退 上頌輔臣問閣臣

呂本在家安否江陵大怒退召其子中書允至

朝房問曰 主上問尊公起居何緣受知允大

恐即上疏自罷旋被內察蓋見 上問及恐其

復用故排抑之如此然呂公事 世廟 上尚

未生不知何以知其姓名此亦必有說矣因考

宋史有一事相類學士皮龍榮嘗為東宮舊寮

理宗一日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謂所司

誣劾謫竄飲藥以死權奸之專主先後一揆可

嘆也

江陵剛愎自用頗類王安石亦有三不足之說

為御史傅應禎所劾然其心術之公尚不如安

石遠矣一日雷擊奉天吻臺諫欲上公疏往請

筆塵

卷之四

七

江陵止之曰何必紛紛如此既是雷電如何能

不擊物此其一証也

方江陵盛時士論洶洶以為必有異圖予獨策

其不然自古奸雄欲盜人國未有不結人心者

江陵十年在位所行無一事不失人心者此無

他志可知也又諸子連舉鼎甲各列華要方且

慕圭組之華以為榮寵使其果有大志安用此

為以此二事策其不然

小人諂態無所不至古今一揆蔡京在位其黨

有薛昂者以京援引得至執政舉家為京避諱
或誤及之輒加笞責已嘗誤及即自批其口語
至如此良可哀也江陵在位有朱御史者為入
幕之客江陵卧病舉朝士夫建醮祈禱御史至
於馬上首頂香盒馳詣寺觀已而行部出都畿
輔長吏例致牢餼即大驚罵曰不聞吾為相公
齋耶柰何以肉食餽我此又甚於昂矣嗟夫佞
人也誠以趨事權要之心事其君上必為忠臣
事其父母必為孝子而甘心若此人奴廁養不
足為汚矣

筆塵

卷之四

二十

游七宋九即梁氏之秦官霍家之馮子都也一
時侍從臺諫多與結納密者稱為兄弟一人大
臣亦或賜坐命茶呼為賢弟邊帥武夫出其門
下不啻平交矣九之聲勢稍不及七而能作字
頗為主人代筆其富又過於七求其所以得寵
皆食桃之歡也同時有王五者文雅不及七而
富次之第其主人未甚當事且以清謹為名不
大烜赫耳一日五謂人曰近日有給舍過我

宋九適一邊帥遣使伺候元老先通阿九給舍
問此誰也九對此某邊大將在我相公門下給
舍即云煩兄通息于渠願與交歡世有此等諫
官向吾輩求荐與邊帥遊大可咲也以此言之
五之識過九七遠矣恨嘉靖間鶴山先生不及
見後輩人品東海漁人作五七九傳志之

韓佐胄生日群寮畢集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
閤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闕未及閉遂偃
僕而入及久之不遷見佐胄流涕乞憐不覺屈

筆塵

卷之四

北

滕遂得參政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
傳以為咲嘉靖中之嚴氏萬曆初之張氏公卿
輻輳其集蜂屯蟻慕由竇屈膝之事頗不乏人
不欲著其姓氏爾權勢之薰灼士風之萎靡不
亦可慨哉

近世一二名文章家虎視一代嘗讀其所為文
無論體格即識見志趣有大可姗咲者第舉一
事江陵相父七十朝紳各以文賀貢諛獻佞惟
力是視衆方屬目一二作者反見其文莫不絕

但或稱嘉靖初年上皇帝與劉士將庶異人以相君寄之封君以稱相君為衆父封君為衆父父衆父父者蒼蒼君是也中間不與之詞大都類此非其才不足利害之心勝也韓子論張旭草書以為天下事無可動其中而後其書始精若諸公者其有所動於中耶

萬曆甲申長安有七子之目萬曆辛卯長安有八犬之目皆特相入幕之賓也八犬事連山人一獄實狀為一人所賣別易一人以進其人不

華亭之富埒於分宜吳門之富過於江陵非盡取之多也蘇松財賦之地易為經營江楚曠莽之墟止知積聚爾而彼以之敗此以之存豈歲星長在吳耶夫行地者得人得人者得天天亦何時定也

唐時宰相領吏部尚書選事悉委侍郎以下尚書不親也隆慶甲申鄭以首相兼太宰晨入內閣已入吏部部一疏擬票俱出一手是左右也

新鄭之罷相道出某郡郡守某以其忤華亭也故不為謁送留其行二日或問故曰此公得罪朝廷義不當奉其後新鄭再相掌太宰辛未大計郡守已至憲使新鄭於衆中數之其人大慚聞者皆咲

萬曆甲戌有詔發帑金若干橋涿之胡良渡大司空朱公衡力爭又建玉女祠於涿以內帑二千召司空修之司空又爭內中滋不悅江陵故荐南司空武林張公瀚為太宰司空以望當得

不能無怏怏武林心害之司空以甲戌六年滿九載考其前十日林諫議之疏上矣江陵使謂馮璫 太后比有興造司空從旁格阻司空門下多容能撓內權馮璫主於中司空遂罷 太后又嘗為武清治第費以數萬司空稽故事請多所裁抑 太后亦頗斷之

河中太宰楊公博既去當推太宰者大司空御史大夫已而廷議會推首御史大夫次大司空次南司空明日 上御講幄呼相君問曰昨所

推葛某非年老者耶對曰是。上曰置之。張某何如對曰踈遠之臣用之不敢負國。上曰善。命下舉朝大職不知所出蓋相君以御史大夫素慙不能左右大司空有才交遊多恐其難制不如踈遠者易指使耳其票云云者迹也。曾似道加平章軍國五日一朝賜第葛頴吏抱文書就第呈著大小朝政一切決於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而宰執不與聞也此與江陵盛時大相似江陵聞喪在疚三日不出閣吏以函

筆塵

卷之四

話

恭章奏就第票擬次相在閣坐候票進乃出此與呈署文書又不侔矣若徐爵以武校游七以家奴與聞朝政則又不啻瑩中應龍之比矣然宋雖末葉猶能斬瑩中應龍以正法典而聖明之朝乃不能明加典刑以法二豎而使之老死獄中姑息之政何甚於宋乎

穀山筆塵卷之四終

穀山筆塵卷之五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臣品

古豪杰用世求其才畧固亦可企而及惟氣魄與望不可強何謂氣魄與人同恩而能使天下感其恩與人同威而能使天下畏其威此必有出於慶賞刑法之外者所謂氣魄也何謂望位有與之齊而其勢獨尊功有與之並而其名獨著求其故則不可得而指此所謂望也人臣之望有三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近世若御史大夫德平葛端肅公所謂德望若太宰蒲坂楊襄毅公所謂才望若大宗伯華亭陸文定公所謂清望

穆考初政新鄭以藩邸之舊即欲自用華亭積不能堪因百計逐之自太宰楊公御史大夫王公及六官之長各率其屬上疏至臺省庶官交

章論奏凡二十八疏大畧保華亭之功劾新鄭之罪以為不可一日使處朝廷 穆考甚恭新鄭及見論者日衆不得已策罷之是時葛端肅公守禮為大司徒獨不上疏少司徒二人其一桂林徐公養正新鄭之同館也其一扶溝劉公自強新鄭之里人也皆請葛公上疏葛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可強乎二公不得已乃為白頭疏上之已而葛公自罷徐遂遷南大司空去其後二年新鄭再相感葛公之誼因召用之時劉方為大司寇新鄭從容語曰當時公等作白頭疏時一何忍也劉曰比時若無此疏今日安得在此新鄭曰葛老先生尚在此耶劉為赧然葛公廉直人也新鄭第以舊恩用之新鄭當大權多所快恣而葛掌御史臺不肯附麗新鄭亦少踈之其後王大臣事葛公又為宛轉以不及禍交道始終如此公者世不幾見

御史大夫葛端肅公終身不置姬侍年且五十

夫人以其老求一姬奉之公固不肯夫人從史百端不得已一往至則姬直侍卧内畧無羞澁公即拂衣而出竟不復往夫人挈至山西往返數年乃召其家返之則猶處子也公不好觀戲掌臺時嘗上疏禁之長安中有潛用者惟對公不敢作隆慶辛未東省迎新即君故事皆當有戲御史以例備之不敢白公時濟南相君在座御史對相君請問葛公面斥御史相君曰是某意也葛公曰公亦不宜有此疏吾所題內閣所

筆塵 卷之五 三

票柰何自相矛盾相君不能應遂揮伎樂出

華亭陸文定公樹聲登第四十年立朝不盈數載每遷一官輒以病罷閉門宴坐焚香啜茗即親戚故人罕接其面嘉靖數十年間海内清望必以平泉先生為第一自其為吉士移疾歸里其後告滿請闕分宜柄國官無大小皆有定價而館職尤重世蕃知公無所挈第使人索松江綾子二百疋當以翰苑予之陸公謝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惟公所置之遂不往謁張

龍湖公治陸之座主也為之解於分宜分宜曰
彼陸生者何其徑廷張曰蠢人不足較乃令出
試以南宮舉首不得已授館職而意終不釋然
龍湖憂之乃私以錦幣四雙白金四十使人持
候分宜門下使使召陸吾為汝謁可往見相公
一謝陸從命往龍湖又使嚴太史介之同行至
門張公所遣使持金幣者以刺授陸使自為獻
陸公大愕嚴告之故陸公不言懷其刺而入一
揖即出終不出刺分宜出送二公見門左持金
幣者問曰此誰所具陸曰不知竟不獻而出分
宜大恨陸公授職未幾又以告去矣數告數逐
歷南雍南部時華亭當國公落落穆穆也萬曆
改元以大宗伯召在位踰年與內閣論事不合
復稱疾求去
汶上太宰吳介肅公嶽清操絕代嘉靖末年為
真定巡撫見分宜霄炤即移疾自罷屏居南旺
湖上茅屋數間薄田一二頃僅給衣食日惟默
坐一室閱禪經數卷客有過者亦時或出見或

筆塵

卷之五

四

留設食食不過數品率脯菜三四品然不出謁
客有時遊行惟跨一驢或諷其矯公曰吾豈吏
居家從來不用邑中夫役欲覓與夫力又不能
老不能騎馬故跨一驢取其簡便實不矯也及
嘉靖乙丑分宜罷相華亭當國收羅海內八望
乃起公為御史中丞報者以檄至僕入白以公
方跌坐行氣未已僕白一二語搖首不答僕不
敢言出俟門外可炷香頃乃下床索檄觀之檄
不更視已而親友從吏乃出就徵一時士以兩翁
然以為得人
瓊山御史大夫海忠介公瑞嘗為閩中邑博士
御史行縣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謁堂下惟公
平立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乃師
長教士之地不當誣體兩訓導夾公而跪公立
其中時謂之筆床博士已而浙江省試延為主
考公欲以故事自出試目御史不肯公即呼其
從者出聘幣還御史曰試目考官事也以考官
召而不得與事於義謂何即拂衣出二司死轉

筆塵

卷之五

五

留之竟出一日乃已後遷一令召入為戶部
事止携一奴入京寄居一寺出門未嘗有鑰僧
入其室視之惟故袍一領而已乙丑上封事時
自分必死人亦無有以更生望之者已而竟免
蓋華亭相公有力云傳聞公疏既入 世廟震
怒握其疏遠殿而行曰莫教走了一宮女主文
書者在旁竊語曰彼欲為忠臣豈肯走乎已而
召黃太監問之黃曰此人極戾朝臣皆惡之無
與立談昨此疏既上其僕已亡去矣 上問何

筆塵

卷之五

六

以處之黃曰彼欲以一死成名 皇上殺之正
彼所甘心不如置獄中使之自斃 上是其言
既而有旨此畜物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紂也公
在獄中三年遇 穆考登極赦以為大理丞已
而拜都御史
海忠介公為御史中丞出撫蘇松行事過於桀
尅出入自乘一馬以二杖前呵如在內僉堂之
儀自令長佐吏下逮津令皆令錦繡入見此雖
故事一時創見無不駭耳至於裁革過客大馬

及抑損士夫則其致怨之由以是吳人大譴不
能安席矣傳聞吳中大飢海公欲勸借富室先
召溧陽史太僕使出三萬太僕不得已以三萬
應海乃往請華亭相君乞捐所有以賑鄉里相
君不得已以數千畀之又華亭家人多至數千
有一籍記之半係假借海至相君第請其籍削
之僅留數百以供役使相君無以難也然自是
華亭賓客蒼頭毋敢借聲勢橫溢世謂海受華
亭恩厚以是窘之為負義其實有益華亭然於

筆塵

卷之五

七

報施之義則左矣
萬曆十年籍沒馮璫閱其簿籍公卿大臣皆有
問遺惟無司寇嚴公清名 上甚重之內中因
呼為嚴青天未幾拜太宰蓋特簡也
商在太宰宋公纁老成練達有古大臣風從司
徒秉銓東明石公星代為司徒欲振剔奸蠹以
清儲蓄日夜焦思不遑洗沐一日與宋公待漏
同坐欣然語曰今日又一快事查出某省羨金
若干可供國用柰何無人及此宋公曰不然

廷錢穀寧可蓄而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且使
主上知各處羨贏之數或生侈心不如且莫刮
洗留在彼處終是國家之用石公默然一日有
人言及太倉陳腐若干明年漕糧或可改折宋
公曰不然太倉之穀寧使紅腐不可不足今見
必許贏餘便欲改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處措
處言者亦阻皆予在座所聞大臣長慮却顧盡
如此公天下事縱不能成可保不壞柰何其不
盡然也

筆塵

卷之五

今上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臺諫條陳即曰
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
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
名卷而封之予嘗稱 聖明寬度具知情狀有
當事大臣所不及者而太宰宋公獨愀然曰此
及不是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 主上動
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警省今若一槩不
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癢無藥可醫矣同列
皆服其言此後數年百凡奏請一切留中即內

閣密揭亦不報聞而上下之交日隔矣迴憶此
公之言為之三嘆

南昌有魏公者道學名流也為刑部侍郎時一
日早朝後至候於千步廊下朝退點查掖門即
閉鹵簿後王門出渠即迎之而入由西橋奔上
混於右班却後橋北東趨雜入左班以待查點
予與張宮諭一桂同立史館門下遙見其狀宮
諭指謂予曰試者道學先生舉動失朝事小何
至對萬衆屬目之地作此舉措相顧而笑久之

筆塵

卷之五

九

一日在賞房待漏鼓聲既聞部院諸公出至庭
中相對而揖值諸貢生見朝望見公卿威儀聚
觀如堵揮之不退魏公怒形于色呼吏驅逐曰
此是何所村野秀才敢爾予笑顧曰此謂觀國
之光利見大人爾公歛容謝曰公言是也
關中太宰孫公丕揚清謹品也平生建樹表儀
取信海內及掌天曹甚副人望而一二舉動頗
失大體如以訪單揭帖按「此呂之賊罷免其
官此未為過及見丁黨交攻急於自白遂將原

開揭帖進呈 御覽以明其不妄而揭帖所開
賊至數萬致激 聖怒丁適戍江右之士羣然
交攻而孫不能安矣以揭帖察吏已失公平至
將私揭呈覽尤非體例且揭中賊至數萬如果
得實豈止罷官是自實其縱也又患內人請托
難於從違大選外官立為掣籤之法一時官中
相傳以為至公下逮小民間巷翕然稱誦而不
知其非體也古人見除吏條格却不視以為
一吏足矣奈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

筆塵

卷之五

十

無所秉成亦以陋矣至於人才長短各有所宜
員格高下各有所便地方煩簡各有所合道里
遠近各有所準而以探丸之智為挈瓶之守是
掩鏡可以索照而折衡可以懸決也從古以來
不聞此法

嘉靖中華亭相君為大宗伯其同邑孫公承恩
亦以大宗伯掌詹二公對巷而居徐公賓客甚
盛延接不暇孫公生平寡交退食閉門深臥而
已一日着一布袍負暗讀書其僕竊語曰同為

尚書他家車馬盈門相公第中鬼亦不至我嘗
何望孫公聞之呼其僕曰任爾等他往留我一
人在此教鬼負去其蕪靜如此

嘉興許君應逵為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為同事
所中得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
逆旅謂其僕曰為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
淚耳僕嘆曰阿爺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
去作人事送親友許為一拊掌

筆塵

卷之五

十一

東平司馬劉公源清正德末年為進賢令會逆
濂反使二校往招進賢公開門延入手刃二校
於庭懸其頭城上濂兵大至公扃妻子於室環
以積薪戒守者曰即聞我敗舉火焚之擐甲出
迎大敗濂兵濂氣遂沮方濂起兵進賢士人往
謁公議公謂客曰事勢已急無城可守諸公有
何方畧共命禦敵一文學前曰邑故無城決不
能守惟令君為邑生靈權宜取計公厲聲曰若
欲從賊耶呼吏急縛此生先外之以安衆心諸
客惶恐拜請生乃得釋於是設立牌柵一邑

夫編於行伍有不如約立以軍法從事城守既備二校至乃斬之於是進賢無恙矣

海豐太宰楊公魏天性純孝母夫人年百餘歲食啖猶健楊公朝夕上食躬嘗以進即有不樂輒拍手歌舞作小兒態以娛母意母夫人當冬月病思食西瓜走使四方覓致至則不及飯含楊公以此大痛終身不食西瓜暑月渴甚但飲水而已一日諸公會坐左右以西瓜進見楊公不食詢故乃得其詳後問公門下親識餽送無

筆塵

卷之五

十一

以西瓜入門者此亦人所難矣

楊公好竒多雅致平生宦遊所歷名山皆取其一卷石以歸久之積石成小山閑時舉酒酬石每石一種與酒一杯亦自飲也予慕其事而無石可澆山園種菊二十餘本菊花盛開無可共飲獨造花下每花一種與酒一盃自飲一盃凡酬二十許者徑醉矣

山陰大司馬吳公允自郎署不數年開府蓋得之新鄭云吳新鄭門人也隆慶丁卯新鄭為華

亭所逐門生故人無一敢送者惟吳送至潞河舟中握手再泣而別新鄭大感而華亭因深恨焉為郎數年不調新鄭再相遂不次用之吳善結客諸貴人長者無不得其歡心下至遊客談士皆揮金養之有鄭莊田盼之風江陵柄事吳事之尤備每有獻遺先通其舍人尤七所以事尤七者亦無不至以故兩相君皆愛用之吾鄉福山大司馬郭公宗皋於嘉靖庚戌謫戍陝西幾二十年隆慶改元乃召為南大司馬未幾以

筆塵

卷之五

十三

年滿七十自罷居家甚貧其長子學書不成無所資賴公命詣長安求一道地故人同里有一二在位薄其落魄不肯一處郭公子客久大困又不取歸乃走宣大軍門求見吳公自効吳與郭本不相知第以其故幕府子憐而收之為處百金使入賞為千戶充軍門贊畫所以存卹甚至每與衆將大會面命曰若等毋以郭公子厄故不相提挈視之當如吾子他日吾子若來知亦如郭公子也諸將皆更提挈之郭公子感出

望外士夫聞之咸稱吳公長者云

沈青霞鍊者浙之會稽人也以進士任錦衣衛經歷疏劾分宜指其十大罪至呼為豈賊世廟大怒徙保安為民鍊故狂士扼腕語難至塞上從遊者衆相與指天畫地日夜談議至刺木為秦檜與其徒角射又好刺譏邊臣詰其隱匿督府以下咸睚眦之會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楷承分宜風旨刺鍊起居得其狀因上疏劾之監司承兩臺旨曲加文致當鍊不道論死家屬

筆塵

卷之五

五

連坐為士伍隆慶改元鍊子襄上書訟會華亭柄國故與順有郤遂逮順楷下吏論死諸監司同事者謫戍邊順庾死獄中云往順為御史監南直試華亭長子入試取代御史發其狀欲上疏論同事御史張某即馳使先告華亭以順且上疏已不能挽華亭得預為左右疏至貫不盡法於是甚德同事御史而怨順以為阿分宜故抑已耳然方為分宜所用不得報順也已而有鍊事又數年 穆考即位乃正其罪云順既論

死在獄少司寇洪朝選者華亭所善客也又阿

華亭旨困順令死死時五月中越數日方奏奏下已有齊桓之慘矣又其後數年朝選家居為巡撫勞堪所劾捕繫獄中縊死其狀與順正同天道好還可為明誠御史張某者蜀人也

王司成維禎者華州人也以文章鳴世學士家宗之而為人使氣彊直自南都還關中行過河南河南守遣吏以刺逆之王公怒其不敬即笞所遣吏守大怒閉之待舍不發吏卒送又不給

筆塵

卷之五

五

食下令城中無敢賣食與客如是三日王公大困大司馬鳳泉王公里居聞狀請守為解乃得去遂忿不接賓客至里第華州守來謁王公以病謝守守語其僕欲求一見僕入言狀王公叱曰已謝何白也僕不敢出報守候良久不出又怒而去王公亦不知也其後王公往謁守守欲辱之以求當使門者延之入即返閉大門守故不出王公久立門下不得出入即大罵守守因使吏伺王公之第捕其宗戚因持王短長三公

亦摘守不法皆白兩臺事未竟而王公以地震死

隆慶辛未吉士宋儒者險詐人也熊敦朴者有才而踈傲兩人積不能下一日諸吉士避雨朝房守吏拒不納諸吉士格吏吏走白太宰太宰大憤敦朴為人使氣衆遂以歐吏盡歸之敦朴而儒無行義舊為諸公所薄及解館諸吉士以次授翰林臺省儒得禮部敦朴兵部敦朴不能平口語快快儒以故卻思中之盡籍其言會有

筆塵

卷之五

一六

飛語敦朴欲論太宰江陵召儒往令以私問熊生有無論太宰狀儒詰敦朴第謾語不言所欲問而還白相公云敦朴不獨論太宰且欲論相公因口占疏語數十相公大愕亟報太宰馳過大司馬以相公指趣使具疏劾之疏成夜叩禁門遞入且日平明相公入閣票出逐敦朴居二日有言敦朴枉者相公召兩人面折則盡儒所為也於是言官交章劾儒儒亦補外距兩生授官方一月耳敦朴父南沙過者有文名已丑選

吉士亦授兵部改禮部為宗伯嵩所劾外補其後四十年敦朴亦以吉士授部為堂官所劾若合符節亦一奇也敦朴敗時南沙在京邸太宰乃其同年往慰南沙且曰吉士之事其殊不知命下為之駛汗南沙曰兄為太宰有社稷之重乃為一書生駛汗何其不私太宰太慙

宋吉士儒者貴州土官子也庶籍定州中順天鄉試素行無籍與孫尚書應慈有親嘗乘傳稱尚書父為識者所發其後辛未登第選為吉士

筆塵

卷之五

七

在京邸豪侈如勛貴姬妾十餘人士論不齒已而與熊構俱再躓不起家居益為橫溢至偽為印符發屬夷兵及所殺人以數十蓋其父已老即以儒子嗣官土夷不用漢法自其常態而儒已為近吏猶以夷法自恣為兩臺所劾論死遠近稱快第不知當時何以得進使禁署儒英列一夷虜無賴殊可恨也

隆慶戊辰五月考選吉士在余水橋南設几址向几上各帖姓名一江左同年下九案當在日中

以為不便願見一江右同年几案適在櫺廊陰處而身就他案閑談江左瞰其不在遽走據其案除其紙帖以已姓名帖之江右望見亟走還與爭江左據案不退曰此吾案也相持久之竟不能奪江右但願同事曰試看此作何解同年亦笑不能面質也此事予親見之兩君皆名士同入館選列在詞林其後江右入相江左官止史局

戊辰館中有盛名士年方甚少文采傾動一時

筆塵 卷之五

六

見一江址同年頗相狎侮一日至江址几案見異書一帙展閱良久輒袖之而去江址亟呼取之笑曰知兄無用此為也江址默然其後少年官最不進江址入相以文行顯此亦足為少年輕傲者戒矣

近世有一士夫得人私書奏而詰之兩敗俱傷為公論所薄因考唐長慶元年錢徽知貢舉段文昌李紳各有所屬榜出皆不得與文昌構之於上徽遂貶官或勸奏其私書徽曰苟無愧心

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非士君子所為取而焚之觀微此舉何等心事凡人刻薄者必不正大阿媚者必不寬私能受私屬者必能奏私書不奏人私書者必不受私屬君子小人公私明暗之分正於此觀之

處士以虛名被徵為世所譏者代有一人為漢之樊英唐之田遊巖宋之种放 國朝之吳與弼是也英之徵也王良以書責之遊巖之仕也蔣儼以書責之放之匿情求名為杜鎬所譏與

筆塵

卷之五

九

弼之實行不敷為張嘉禎所鄙高識深見之士有並世而立者柰何其可恣名而欺世耶蔣儼之責遊巖曰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嗟夫是數言者豈惟遊巖愧之千古士人多為汗浹

毅山筆塵卷之五終

穀山筆塵卷之六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勲戚

嘉靖間成國希忠以元公位太師其弟希孝以掌錦衣篆位太傅兄弟並為三公貢寵無兩太師恭謹寅畏善守其家太傅豁達有文交遊甚廣一時朝士莫不傾慕故自世廟所寵任如

筆塵

卷之六

武定咸寧不保其世陸氏雖獲正命子孫亦不能免惟朱氏兄弟以功名終蓋恭謹之効也萬曆癸酉成國希忠薨其弟太傅方掌錦衣為希忠請爵下所司考議竟以寧陽王張懋例追封定襄令甲非為軍功不王魏定王者惟中山一人張氏三王河間靖難祥符平交又死土木之難其一懋也朱氏三王東平靖難平陰戰死其一希忠也彼四王者皆與令甲合惟寧陽在正德中以射獵獲寵與彬寧等武廟自欲封

之爭者舉朝迄不見聽然猶假平曹欽之功不為無名至於希忠直以誠謹有行為三朝元臣遂疏異王之爵非法甚矣當時內而馮璫外而武清為之左右而江陵居其中間左提右挈其中有說世莫得言也

成國兄弟孝友著聞成國多藏太傅好客成國持時分金予之即太傅鉅費往索成國成國無不如請成國病卧東第太傅第相去稍遠則列羽林於道直至成國臥內成國欠伸飲食及何

筆塵

卷之六

二

人侍左右傾刺傳報或有不如節應時而至及成國沒太傅日夜號泣每上食几筵即取坐飲食其旁若與相對且食且泣遂至發病以死聞者悲之太傅無子其弟子成國有子不慧嗣爵未久而沒數年之間門第零落賓客盡散盛衰之感有足悲焉

武清以外戚貴重大臣因緣內交者有之河中上黨二太宰皆與之結歡號為同里而上黨猶密呼武清夫人為嫂與之對奕以是得再起云

江陵相君善把持武清不使得肆馮璫又持之於中武清者一才樸老備見士大夫謹畏不敢作威福河中王司馬銀宣大求入使賄武清江陵即諷言官劾王謂其以三千金賄要地而不指其人江陵調 旨貢問言官令實狀亦竟不明蓋虛惕之使畏耳武清嘗後 孝懿皇后外家東李第舍 穆廟初在潛邸 慈寧故因東李以進 穆廟即位 孝懿雖即山陵而慈寧不忘東李武清每賜常分賚之為之周旋恩澤

筆塵 卷之六 三

經理家事一如 孝懿在時都人稱其不背德云

丁丑武清舍人任軍士布花統人多所乾沒軍士大譁內使以聞 上命取軍士所支布一疋驗之果糾繆不堪 上即謁 太后言狀 太后怒甚遣諭內閣欲革武清之職 上御講筵亦召相君言狀江陵為營救乃止 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中侍出數之而抵其家人於法武清父子服罪自此少戢矣

閹伶

國朝既罷丞相大臣體輕以故權歸宦豎士鮮庶節如成化間汪直用事至使卿佐伏謁尚書跪見書之簡笑貽笑千古嗟夫士氣所關甚重惟在主上振作平時若不甚要一旦緩急為害不淺 今上御極六日顧命元臣以片言譴罷如叱一奴平時輔弼重臣多夤緣中官進退在手積為所輕故敢以片言易置耳今廷中品階如奉命出使公侯師保皆在中官之下不知起

筆塵 卷之六 四

自何時決非 高皇帝之法中官之秩極於四品其腰玉服鱗皆出特賜非其官品所得奈何以師保重臣反出其下周禮奄人巷伯皆屬太宰漢法丞相位諸侯王上今之公孤即古太宰丞相何至列於奄人之下若曰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則在廷公孤不但王人而已豈有於闕廷之間自分內外者耶

萬曆初年一日常朝未明陛座班行皆訝其蚤及詢所以乃馮保新造壽地延相君致酒奏乞

蚤朝即出而保又不親陪第遣掌家張壽往也其貴倨如此壽地在黑山會去都城可四十里許後保籍沒永年伯王偉乞為兆城

今內監權璫筦事者內家呼之為爺皇親駙馬見之皆拜呼為公公及考唐史高力士承恩日以為中外所畏太子呼之為兄諸王呼之為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古已然矣

唐玄宗時十王宅百孫院皆其子孫也凡有婚嫁皆以錢千緡賂韓虢使請無不如志及憲宗

筆塵

卷之六

五

時十六宅諸王久不出閣其女嫁不以時選上者皆由宦官率以厚賂自達當時宗室皆子孫近屬聚居都邑猶不免黃緣嬖寵交關賄賂如此何況以千里之藩封二百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以為倚托哉古今之變事同一揆悲夫古今事體大有懸合元稹為御史與一中使爭驛中使以馬鞭擊積傷面貶為士曹白居易等言中使陵辱朝士不問其罪而朝士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無人敢言者憲宗不聽此

事與隆慶二年掖門內官毆御史李學道極相類當時中使與杖御史得貶

唐時給役禁中多名為小兒如苑監小兒飛龍小兒五坊小兒是也五坊者德宗所立曰鵬坊鶻坊鷄坊鷹坊狗坊漢有狗監正德中豹房皆是此意

德宗宮市既賤買人物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門戶者進奉所經門戶皆有費用漢靈帝時謂之導行費即今之門單也宦官之弊自古如此

筆塵

卷之六

六

自漢晉以下京兆之權最為要重至唐宋猶然史載柳公綽為京兆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導公綽杖殺於塗憲宗無以罪也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文宗甘露之變禁軍暴橫薛元賞為京兆嘗請宰相李石第聞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辨甚喧乃神策將軍訴事也即命左右擒之俟於下馬橋即杖殺之囚服徃見仇士良說以禮法士良無可柰何呼酒與之歡飲

而罷此二事與中丞之辱鄧通董宣之數公主相類唐時神策軍總帥即今錦衣之在東殿者而權位過之其時宦官暴橫廷臣大小無敢目逆中尉而二君能折其鋒可謂有力然亦見當時京兆之權非諸司所及也宋之開封尹至以皇子領之禮秩尤重肅清輦轂壓禪京邑其勢固有餘矣乃今之京尹豈待遷幾成散局即有柳薛之才將安所施乎

唐德宗初政疎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以文學

筆塵

卷之六

七

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既而皆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士賊動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耶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仗矣近有文學之臣以隱匿官銀一敗塗地者亦涉邕之類也

南唐劉鋹以宦者龔澄樞為相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下蚕室然後得進宦者近二萬人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以是亡國尤可嘆恨後之人主慎無使

士人為門外人哉

唐僖宗使陳敬瑄等擊吐蕃三川節度莊宗與李存賢手搏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奉詔仆帝乃授幽州節度方鎮之權古之方伯連帥而以毬搏得之推轂授鉞之任成免戲矣莊宗入梁以伶人陳俊為景州刺史王衍在蜀以樂工嚴旭為蓬州刺史當時勳臣禁旅有從軍百戰未得典州者亂世之政何所不有

敬新磨者唐莊之優孟也莊宗田於中牟踐民

筆塵

卷之六

八

禾稼中牟令當馬前力諫叱去將殺之新磨追禽至馬前數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柰何縱民耕稼以妨馳騁汝罪當死請行刑帝笑而釋之後世伶官多因戲劇時有諷諫其智蓋本於此

南唐徐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其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不肯受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恢諧語掠二

酒合飲之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死矣此伶人可謂有功於徐氏者然不知齊客之妾佯僂而君滿能自全也各享五百歲語亦有味

正德中樂長臧賢甚被寵遇會給一品服色然官名體秩則不易也相傳本司門曾改方向形家相之曰此當出玉帶數條聞者愕而笑之未幾上有所幸伶兒入內不便詔畫官之使入為鍾鼓司官後皆賜玉至今內中諸署指鍾鼓

筆塵

卷之六

九

司為東衙門賤而不居當以此故耳嘗考元史王宸樂院秩正三品與六部同階其長有加銜平章者則愈可嘆矣

灑樂有呼鷹臺元至大間所築也元人以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二品使首相領之風俗之可嘆如此

穀山筆塵卷之六

穀山筆塵卷之七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經子

易本隱以之顯由隱而顯也是以天道合之人事春秋推見至隱由顯而隱也是以人事本之天道易理從內向外說春秋是從外向內說見字讀作現字與顯字同今世讀者以推見見字

筆塵

卷之七

作見物見字而謂春秋能推見至隱處左矣只將本文添一以字云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顯以至隱即知之矣

神以知未智以藏往神屬目為明智屬耳為聰神以知未即人之悟性謂之明智以藏往即人之記性謂之聰世所稱聰明者是也有悟性者資質發揚屬陽魂之清也有記性者資質沉着屬陰魄之精也有一等術數能推人已往洞見纖毫而不能前知所謂藏往有一等術數能推

未來事多驗而已過事不能懸臆所謂知來也
大抵神可兼智智不能神智則聖人以下有幾
之者神則非聖人不能也

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謂初入元百六歲
有厄者曆法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
為陽九謂早九年也次三百七十四歲為陰九
謂水九年也其後又為陽九陰七陽七陰五陽
五陰三陽三此一元之內水旱陰陽之大數也
故曰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律曆志云十九歲為

筆塵

卷之七

二

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四部為一統三統為一
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
歲有陽九謂早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
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
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
九謂早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
七百二十歲為陽七謂早七年注云七百二十
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
百歲陽五謂早五年注云六百者以八乘八八

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為一
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
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
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揔有四千五
百六十年其災歲揔有五十七年通為四千六
百一十歲而一元之氣終矣此陰陽水旱之大
數也

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此天也鄭玄以為天
皇大帝者耀魄寶也禮曰兆五帝於四郊此五

筆塵

卷之七

三

行精氣之神也鄭玄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
熒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者
五天也由是有六天之說緯書之鑿視道家圖
錄之文殆有甚矣唐初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
丘正月上辛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感生帝
者東帝也季春大享明堂祀五天帝顯慶元年
以高祖配昊天於圓丘太宗配五帝於明堂明
年禮官奏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
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而玄說盡黜矣顯慶二年

又詔禮官議明堂制度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五人帝者東方帝太昊西方帝少昊南方帝炎帝北方帝顓頊中央帝黃帝也六天之說即漢之五時使五行之吏進而並於有吳說之最謬者也

翼奉曰詩之為學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解五性者曰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

筆塵

卷之七

四

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六情者庶貞寬大公正奸邪陰賊貪狼也

予讀焦氏易林其詞古奧爾雅而指趣深博有六經之遺非漢以下文字然世徒以為占卜之書學士弗誦也及讀京房傳房受易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京生談易主於占氣候卦流于讖緯而焦氏明於易理得聖人之微宜其不相遠也

東京諸儒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七緯者

易緯稽覽圖乾鑿度抽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什國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鈎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鈎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漢含嘉佑助期也

筆塵

卷之七

五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此兩節是一串意總論慎獨耳蓋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則非道也君子知道之不可離惟恐見聞不及至於離道故戒慎乎其不可睹恐懼乎其不可聞而慎獨如此然君子何為必慎其獨也政以不睹不聞若是隱也而天下之最顯見者在焉不睹不聞若是微也而天下之最昭著者在焉君子必戒慎恐懼而慎其獨也以此戒慎恐懼即是慎字不睹不聞即是獨字註分動靜非是道不遠人章意亦一串只是忠恕蓋云道不遠

於人人之為道而遠人則不可以為道矣何也
執柯伐柯其則固不遠也以人治人正是則字
其則維何忠恕是也忠恕違道不遠非則而何
何謂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而已何
謂施諸已不願亦勿施於人譬如為臣而忠已
之所求於臣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之于君則
臣之所施於已而不願者亦勿施於君可也為
子而孝已之所求於子者吾所願也而未能施
之於父然則子之所施於已而不願者亦勿施

筆塵

卷之七

六

於父可也至於兄弟朋友亦莫不然蓋以責人
之心責已即以恕已之心恕人又不啻如執柯
以伐柯者矣然則人之為道豈必遠人以為之
哉惟於庸言庸行之間致其進脩而不為虛偽
之學即已矣所謂不遠人以為道也故曰夫子
之道忠恕而已一以貫之正在此處不可以忠
恕為下學一貫為上達也曾子一唯之功全在
此章解者自執柯以下分作三段誤
衣錦尚絀一章與首章相應亦是一串說去蓋

云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是故君子之道不
求著見於外惟用心於內闇然而日章正尚絀
之意也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其闇然日章
如此故知遠之出於近風之出於自則知微之
必至於顯微即闇然顯即日章也然則入德之
方其必由慎獨乎人之所不見者獨也所謂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而君子於此慎之慎獨之
功何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矣不動不言正
人之所不見也君子之謹微如此誠之所感至

筆塵

卷之七

七

於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百辟刑之而天下平
矣然其機始於篤恭不顯篤恭不顯正慎獨之
功所謂闇然者也至於天下平則聖神功化之
極位育之效臻焉所謂日章也夫微之顯如此
微乎微乎聲色倫類不足以擬之其始與天合
德乎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上天之載
天命之性也三節即二節之意皆慎獨之事也
五節即四節之意言天下平由於不顯也六節
但形容其至耳註以動靜分體變化分用失本

肯

好惡拂人之性者非拂人之性也乃自拂其性耳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惡之此人已同然之性也好而不知其惡遂至好人之所惡惡而不知其美遂至惡人之所好此乃昧其好惡同然之性即失其好惡本然之真也豈但拂人之性已哉曰然則鄉人之好惡必察焉何也曰此正流俗曹好曹惡而各失其同然之性者也凡同者同以理而已矣理所當好舉天下之所好筆塵 卷之七 而好之可也如違道以干譽則鄉人之所好理所不當好矣豈可徇人不察而失已真好之理乎理所當惡舉天下之所惡而惡之可也如負俗以致毀則鄉人之所惡理所不當惡矣豈可徇人不察而失已真惡之理乎故必以理察之得其好惡本然之真即得乎人已同然之性矣能察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不作好惡以自違其性而又何拂人性之有惟仁者能之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也不言憂懼二字何也

七情雖出於心而已着於物憂懼雖動於情而實關於思故思字從心憂懼皆思也故詩之言憂不曰疾如疾首則曰維憂用老夫至於疾首且老其思深矣七情之發有如是之深者乎故不可以例論

人生而靜性也感物而動吉凶悔吝生焉吉一而已喜怒哀樂之未發情之正也發而不中節忿憤恐懼憂患好樂生焉樂一而已人欲於未發之中存所謂生而靜者則吉凶之兆泯而喜怒哀懼之萌遏矣

筆塵 卷之七

九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助勿忘所謂當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也忿憤恐懼憂患好樂之不得其正則有所住而心不在矣夫有所即住也情之離性而乖於心也之其所親愛云云情之由心而施於物也此二節所字即能所之所學而不思則罔漸教之流弊也思而不學則殆頓教之流弊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却可語以何事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其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却至何時可聞知其所以聞則知其所以語矣

博學審問是問慎思明辨是思篤行是修其理一也儒謂之知佛謂之聞儒謂之行佛謂之修所以貫之者思也

孟子何以異於教玉人節舊解未明蓋以雖萬鎰為小何以以字解作其皆非本旨也教字當作

筆歷

卷之七

十

作教誨之教爾大意謂王有玉雖萬鎰之多必付之玉人而不與琢焉未嘗誨玉人而為王者也然則王之國雖萬乘之大亦必付之賢者而已不自治焉未有誨賢人而為國者也今用賢人為國矣而願欲其從我則是誨賢人而為國何以異於誨玉人而彫琢玉哉夫誨玉人為玉玉必壞誨賢人為國國必危任之可也
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註云非因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此解甚是然即

其偶合時即是掩襲時非待偶合之後而方掩以為取爾今人平日立身行已無所積累見有一事可以立名惟恐不得到手急忙襲取將來掩人之不備以自為名此正釀而取之耳雖意氣盈溢如何算得浩然之氣少時露出頭角依舊是本來局面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譬如人腹中不飽襲取簞食壺漿以救目前少頃依舊饑餒如何充養得肌膚所以下個餒字極有意在

筆歷

卷之七

七

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蓋惟取人為善正其舍己從人也故下文只接取人句說去註分人已非與人為善即善與人同猶言和人為善也註解許又解助非即天下歸仁亦止言同歸於仁也解以仁與我非
目之於色吾可得而見人亦得而見之耳之於聲吾可得而聞人亦得而聞之惟口之於味甘苦溫涼得之於我耳人不得而與焉故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貴其自得之也夫

士君子窮生平之志慮以為富貴紛華宮室與馬鐘鼓帷帳盡心力而求之不過如傀儡人供他人之玩耳求之於身何嘗有所滋益故君子必有自得於心而人不知乃為貴也

孟子說齊梁之君其抑揚押闔大有策士之風即如齊王問卿之對雖道理自如此其實有為而發世儒不察耳考史宣王之時靖郭君父子厚招遊客權傾一國孟子甚危之故直言貴戚之權以悚動齊王使其惕然知懼有所裁制之

筆塵

卷之七

三

此其微指也一厥后潛王之世孟嘗得罪宗國遂連五國之師攻齊七十餘城斯極重之勢矣然此可想像而悟難以文字中求之迂儒見此轉語徒一咲也

孟子後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小體即佛經色身八體即佛經法身夫人於飲食起居之節而調其肢體者從其小體也養生之說是已於身心性命之蘊而勤修其行業者從其大體也無生之說是已而吾儒之道兼焉今

出虫之氓汨沒於聲利以伐其天和沉酣於嗜欲以傷其元氣是尚不能從其小體矣况大體乎

孟子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夫所謂懷利者非必利於己而不利於君利於家而不利於國也利民以奉上損下以益上利於君而不利於國利於國而不利於民皆謂之懷利如周之榮夷公漢之桑弘羊是也故曰亦有仁義而已矣

筆塵

卷之七

三

老子天地不仁四句解者皆誤此設詞也欲言天地聖人以無心順物故兩設險辭以聳人之聽耳若曰天地一何不仁哉以萬物為芻狗然則天地非不仁也順萬物而無心者也若以有心為仁則天地不仁矣聖人一何不仁哉以萬民為芻狗然則聖人非不仁也順萬民而無情者也若以有情為仁則聖人不仁矣以天地聖人之仁且以無為為理又何煦煦然以多事為哉

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解者謂蓬累者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此解非是蓬累累字當是果字言蓬首裸體衣不蓋身而行也不然則蓬累者轉蓬相累而行如萍飄梗泛之意耳柰何云云

商君曰凡民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此真見也然但就凡民言爾士大夫則不然可與慮始而難與樂成何也民之疑在始而士大夫之忌在成也

筆塵

卷之七

十四

人有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者彼之患難則號伯助予彼之安樂則棄予如遺也人有可與共安樂而不可與共患難者我之安樂則側肩爭門我之患難則掉臂不顧也嗟夫非涉世之深孰可語此

管子富國之法大要在籠山澤之利操金穀之權以制民用而不求之於租稅使民之器用服食皆仰足於上而上無所求於民第以市道交之使其輕重之權在上不在下而富商大賈無

所牟利此其大略也漢時桑孔之徒法其微指以為均輸平準之法而不知合變何也管子之法霸道也可施於一國而不可施於天下一國之地有限智數法令可以周徧而四海之遠惟精神意氣潛移默運非智數法令所及一也霸其國者不顧鄰國可以利吾國則為之鄰國雖害不恤也可以利吾民則為之鄰國之民雖敝不顧也故常以吾國之財操其輕重以御鄰國之敵其勢然也若夫為天下則不然此有餘而

筆塵

卷之七

十五

彼不足不足者亦王土也此嚮其利而彼受其敵敵者亦王民也譬之一身血脉周流無所不貫疾病疴痒不論而知安有損手而益足剝膚而實復者故管子之說不行也二也是故桑孔用之漢而耗王呂用之宋而亂然則王天下者不理財耶曰大學之十章備之矣此王道也申韓刑名之學刑者形也其法在審合刑名故曰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文曰君操其名臣効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

益以事考言以功考事所謂施於名實者耳形
或作形或作刑其義一也今直以為刑法之刑
過矣所謂本於道德者韓子之書有之其言曰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明君守始以知萬
物之原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又
曰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又曰虛靜無為道
之情也又曰道不同於萬物德不同於陰陽至
如解老喻老諸篇大抵本虛靜無為之指第其
言專主於用非道之本體也

筆塵

卷之七

六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此駁論也至陸贄始正
其非謂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
所重則非權矣程子曰權只是經字正此意也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較量其親疎權也脩
身而齊家齊家而治國斟酌其厚薄權也近日
高少師發策會場論輕重之義極為了徹可為
萬古不磨之見矣

典籍

劉歆典領五經總群書奏其七略有輯畧有六

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畧有兵書略有術數略
有才技略凡書五百九十六家萬二千二百卷
其叙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
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

漢靈帝詔諸儒校定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
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太學門外古文科蚪
書也篆大篆也隸書今之八分今關中郡學有
十三經石刻非其舊矣

筆塵

卷之七

七

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取以建浮圖精
舍大致頽落間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
光嘗請遣官守視補其殘缺竟不能行而古跡
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為吾道之厄一
也

隋煬帝好讀書著述增秘書學士至百人常令
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以至蒲博鷹狗皆
為新書無不精妙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餘卷
可謂富矣惜其不傳於世無可考索耳又西京

有書三十萬卷煬帝除其重複猥得正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修文殿亦不知兵燹之後所存幾何也古時書籍甚多如歷代藝文志所載後世及見者十之一二世徒恨三代之書燼於秦火不思自漢至今其為秦火者又不知其幾矣可勝嘆哉

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初立石壁九經即今陝西石經也

後唐長興三年初命國子監校定九經雕板印

筆塵

卷之七

十八

賣至後周廣順乃成而蜀人毋昭裔亦請刻印九經故雖在亂世而九經傳布甚廣及後周和始為文章有集百餘卷嘗自鑄板以行於世雕印書籍始見於此不知隋唐以來雕板之法已有行之者否

宋徽宗時立書畫筭學當時留心藝文厚昭伎巧故縹緗翰墨至今珍之亦一時之盛也書學即今文華直殿中書畫學即今武英待詔諸臣然彼時以此立學時有考校今止以中官領之

不關藝苑無從稽其殿最故技藝之精遠不及古爾 宣憲二宗雅好畫品武英待詔精者頗多然皆工畫也秘殿書法皆以姜立綱為宗類如文奏之書視宋時書畫二學相去懸絕矣元人破宋用楊璉真珈之言將宋故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臺為杭州推官申屠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遠壽張人素有文聲蓄書甚富號為墨莊

筆塵

卷之七

九

人主好文章書畫雖於政理無裨然較之聲色狗馬雅俗不同且從事文墨亦可以陶冶性靈簡省嗜慾未必非養身進德之助世儒動云人主之學與韋布不同不必尋章摘句必使何所依據何所涵養而後為人主之學求而不得無所用心則聲色狗馬玩好遊娛襍然進矣孰與尋常摘句以收束其身心耶然供奉左右必得通經博古之士參備顧問不可以技藝下流干預其間如漢靈帝時石崇生能為文賦者待制

鴻都門下諸為尺牘工鳥篆者皆加引召一時無行趨勢之徒多置其間蔡邕上書言之不能用也此等小人雖有文技而不本於經訓其進身之途多出私門不由公辟故經生文士恥為伍耳

自古興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經訓勸學崇儒如漢武唐宗是也敗亡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藝善畫工書如陳叔寶李煜是也然使陳唐二主留心國政憂勤萬幾即耽精文藝

筆塵

卷之七

二十

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萬事不理而一於流連光景弄筆染翰與雕虫之士爭長短於尺寸斯其所以敗耳

歐陽脩遊隋州得韓愈遺稿讀而慕之苦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名天下彼時韓公之文猶未盛行於世歐公從斷簡遺編遂受正法眼藏可謂天授今韓歐之文布滿天下有能苦心探賸而得其玄珠者幾何人哉蘇氏之文出於孟子其時孟子之書未列學宮固侯鯖之一味也

乃今舉世服之如布帛菽粟人人厭飫而無知其味者矣自古藝文經藉得之難則視之必重見之少則入之必深何也得之易則不肯潛心見之熟則忘其為貴也今夫墨池之士臨榻舊帖多於殘編斷簡得其精神不以其難且少耶試使為文者如揭帖之心則蘭亭數語嶧山片石用之不竭何以多為不然即積案盈箱富於武庫之藏亦不足為用矣

筆塵

卷之七

三

合契丹字體製為女真字及元入中國又作蒙古字今元朝遺碑多用蒙古字體而今之遺刻無用女真字者正不知其狀何似今遼東女真表文字與北虜相近不似漢字契丹所合而成鞬韉館字體又都不似蒙古豈蒙古字體亦非其國人所通用耶

漢唐宋開國之初皆嘗博求遺書故其時內府之藏盡天下之有若史籍所志何其富也本朝則不及遠矣永樂中亦嘗遣使四購不知所

得幾何乃今秘閣之藏不及士人積書之半天
祿石渠之與空虛等此亦大缺典也南昌張直
閣位在翰苑嘗上疏請令史官行人奉使四方
各求遺書一部送國學翰林收藏業已允行而
久之竟無應者政之因恬亦已極矣都下所當
積書者有五其一內府監局當儲其全以備御
覽其一內閣秘書當儲其全以備預問其一翰
林院庫當儲其全以備考訂其一兩京太學當
儲其全以備頒行其一禮部庫房當儲其全以
備叅核五者即不能兼得一二焉可矣而今皆
無之徒使坊肆訛刻日滋月盛毀瓦畫墁寢失
舊本其去秦火之災一間耳

穀山筆塵卷之七終

穀山筆塵卷之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詩文

學術不可不純也關乎心術文體不可不正也
關乎政體

今之文體當正者三其一科場經義為制舉之
文其一士人纂述為著作之文其一朝廷方國

上下所用為經濟之文制舉著作之文士風所
關至於經濟之文則政體污隆出焉不可不亟
圖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經濟之文由著作而救
著作之文由制舉而救同條共貫則一物也何
者士方其橫經請業操觚為文所為殫精畢力
守為腹笥金籙者固此物也及其志業已酬思
以文來自見而平時所沉酣濡歲入骨已深即
欲極力模擬而格固不出此矣至於當官奉職
從事筐篋之間亦惟其素所服習以資黼黻而

質固不出此矣雅則俱雅散則俱散已亦不知人亦不知也故欲使經濟之文一出於正必匡之於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於正必端之於制舉而欲使制舉之文一出於正反之於經訓而後可也

夫詔令制勅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體在莊而且簡昭如日星乃或組織求工聱牙為古鋪衍太煩獎借過當既襲上體亦淆下觀此訓命之體失矣夫建白題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獻納

筆塵

卷之八

二

也體在詳而且明較如指掌乃有猥鄙雜陳隱約無緒藏頭露尾繪絢雕章正使朋輩讀之了不可解何以仰乎高聽納牖上心此奏對之體失矣夫纂述紀錄之文史局所以傳信也故必質而且贍可以傳遠乃或借古之奇字奇句以飾今之事迹或改今之官名地名以就古之成語乎實則以為俗明切則以為樸而欲以必不可解之辭紀必不可磨之事欲以昭示萬世比隆二京不已左乎此紀述之體失矣符牒檄命

之文諸司所以喻官守也故必整而且實或色必行今也頒布下吏或修輦輓之詞申請上或作雕篆之語故有錢穀士馬之數以文而不明比讖訊鞠之條以文而有害是以三尺為兒戲民命為木偶也此文移之體失矣夫訓命之體失而朝廷之政不宣奏對之體失而臣下之志不達紀述之體失而一代幾於無史文移之體失而百司幾於無法此其所關者政也非文也

筆塵

卷之八

三

文體之弊大端有四曰譎而不平曰駁而不粹曰巧而不渾曰華而不實此皆生於不足非有餘也夫文者取裁於學根極於理不足於學則務剽剝以為富纂組以為奇而譎與駁之弊生不足於理則以索隱為鉤深談虛為致遠而華與巧之弊生卒之有跋而及無俯而就而致之而出無按之而應心力盡於此矣世方慕為瓌璋之聲卓絕之調舉群趨之何哉

夫不稱御馬而稱御龍謾以所不習也不學不盡

人而畫鬼魅欺以所不見也文之散亦然

先年士風淳雅學務本根文義源流皆出經典
是以粹然統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來厭常喜
新慕竒好異六經之訓目為陳言刊落芟夷惟
恐不力陳言既不可用勢必歸極於清空清空
既不可常勢必求助於子史子史又厭則宕而
之佛經佛經又同則旁而及小說拾殘掇剩轉
相効尤以至踵謬承訛茫無考據而文體日壞
矣原其救始則不務經學所致爾

筆塵

卷之八

四

夫狂瀾橫發涵湧滔天是水之竒觀而決之兆
也開顏發艷耀日從風是花之緋彩而落之端
也故文至今日可謂極盛可謂極敝矣川不可
障則疏其源華不可斂則培其根亦反經而已
矣誠令講解經旨非程朱之訓不陳敷衍文辭
非六籍之語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
兩漢文章莫盛於武帝時然其文有三種如枚
鄒相如莊助吾丘之流皆以詞賦倡和供奉乘
輿是詞賦之文也太史包羅諸史勒成一家是

記事之文也淮南賓客攝諸家之旨發明道術
是著述之文也顧武帝所好不過詞賦夸靡之
文子長本為史不以文稱其時書亦未出至於
淮南之言山東大儒所不能道而八公者流曾
不得一至人主之前稱說往古曳裾侯門卒成
不軌則不用之過也嘗謂此三種文章至今為
世所宗淮南論道術其言有識不可磨滅上也
史記不號為文而其文之妙為千古絕唱次之
至於夸麗求工曲終奏雅薄於技矣

筆塵

卷之八

五

蘇李二詩千古流傳為五言之祖其風骨遒勁
氣調雄渾十九首之外無可彷彿者信風雅之
正宗矣然考其始末則有甚可疑者蘇建李廣
二傳在馬遷時二子終身履歷尚未及詳時則
然也至班氏漢書細繹國史而成在百年之後
諸人傳中有文字詩篇無不記載而李陵傳止
載短歌一曲乃垓下大風之體使五言贈答之
詩流傳世間豈有舍而不載者至於蘇武傳中
載報任安而李陵傳中亦無報蘇子卿則此書

亦非真也竊意五言古風起於枚鄒在蘇李之前而蘇李二詩必兩漢士人設為贈別之辭以詠其情事若報子卿書則晉宋六朝所為亦不似漢人語矣

選詩所載無諸王詩法帖所集無諸謝字古今才士亦無蕪長如此

蜀道難一篇解者謂為章仇兼瓊而作又謂為杜甫客蜀而作皆非也察其語意乃為明皇幸蜀耳遠別離篇亦爾

筆塵

卷之八

六

李詩似放而實謹嚴不失矩矱杜詩似嚴而實跌宕不拘繩尺細讀之可知也然皆從學問中來杜出六經班漢文選而能變化不露斧痕李出離騷古樂府而未免有依傍耳

宋文之淺易韓文兆之也宋詩之蕪拙杜詩啓之也韓之文大顯於宋而宋文因韓以衰杜之詩盛行於宋而宋詩因杜以壞雖然宋文衰於韓而韓不為之損宋詩壞於杜而杜不為之損未得其所以詩也嗟夫此豈

司為世人道哉韓杜有知當為點頭耳

古人之詩如畫意人物衣冠不必盡似而風骨宛然近代之詩如寫照毛髮耳目無一不合而神氣索然彼以神運此以形求也漢唐之古風與唐之近體贈送酬答不必知其為誰而一段精神意氣非其所與者不足當之所謂寫意也近代之詩贈送酬答必點出姓氏地名官爵甲不可乙左不可右以為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此所謂寫照也

筆塵

卷之八

七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藥今人之文如合成之藥何也古人之文讀盡萬卷出入百家惟咀嚙於理與取法其體裁不肯模擬一辭剽竊一語汎而讀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無不有本此如百卓成煎化為湯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工文者不然讀一家之言則舍已以從之作一牘之語則合眾以成之甚至全句抄錄連篇綴緝為者以為摹古讀者以為逼真此如合和衆藥萃為一劑指而辨之孰參孰苓孰甘孰苦可

折而盡也乃世之論文者以渣滓為高深湯液為膚淺取古人之所不為謂其未詳於古人之所已吐笑其未嘗不亦鄙而可憐也哉

短簫鏡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有二存者十八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篇其辭已亡魏吳以下準其曲數各制鏡歌一部漢曲多不可解蓋樂府傳寫大字為辭細字為聲聲辭合寫故致錯迕魏晉所制如以其曲當其曲皆各叙其開創功德與漢曲本辭絕不相蒙體制亦復

筆塵

卷之八

八

不類而謂之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第然耳宋何承天私造鏡歌十五篇皆即漢曲舊名之義而以己意詠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謂之擬題自是以後江左隋唐皆相繼模倣惟取其名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盡矣近代一二名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詞曲加模擬詞旨典與豈不彬彬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其聲詞之謬而橫以為奇僻如胡人學漢語可詫胡不可欺漢令古人有知當為絕倒耳

漢鏡歌二十二曲蓋騎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陂弋射鳥獸之事而其詞旨所寓又多感遇傷時之嘆魏晉以降不能傳其聲譜而擬其曲數以修鼓吹齊梁以來又不能擬其篇數而取其篇名以模樂府恣之其體絕矣近世王李諸公好古釣奇各模擬鏡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近而不能自為一詞妻東稍脫落即不甚似然其舊曲之名與其詞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也惟其寄興深遠可以發難抒之情則君子有

筆塵

卷之八

九

取焉爾
古樂府之題蓋今之曲名也其古詞有與其題相涉者有與其題絕不相涉者則用其曲也然其節奏不可考矣後人擬之者有二有擬其曲而為之而辭不相蒙有擬其題而為之而曲不相中大抵唐人多取題目字面為古歌行而不
用其曲節則世變遠而音節異也
古人用韻有不可解者即四聲亦與後不同如
韋孟詩云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率性穢我

王朝又云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土立於
王朝陋舊去聲而以叶朝則四聲亦不同也
宋元詞曲有出於唐者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
菩薩蠻八聲甘州楊柳枝詞是也朱温歸鎮昭
宗以詩餞之温進楊柳枝詞五首今雖不傳其
詞彼時曲度多是七言絕也以全忠之克悍而
能為歌詩可與青陵嗣響矣

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
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往往取其官名地名以
筆塵 卷之八 十一

施于今此應為古人咲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
何不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耶文
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
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詞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
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
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
此

將軍裴旻請吳道玄畫東都天宮寺壁道玄請
裴將軍舞劍以助之裴為舞一曲道玄奮筆左

成若有神助夫舞劍之於揮毫不相及矣然能
助之者以神會也文章亦有神會大而天地小
而虫魚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不可以發人之
精思而鼓人之神魄何必方尺之函數寸之管
哉古之制器者見轉蓬而為車聞鳳鳴而制律
豈拘拘於形聲之中耶蓋必有以神契者矣

選舉

漢世用人之法皆自州縣補署公府辟召然後
升於朝廷當時未設選部百官進退屬之丞相
筆塵 卷之八 十一
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及唐亦然猶分東西兩
銓使左右侍郎分領及東都嶺表復別有銓選
不盡領於吏部而吏部侍郎魏玄同上言銓選
之弊猶謂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
之手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後世以天下之大士
人之衆而委之一郎之手不尤舛耶

宋法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王安石欲
奪樞密之權乃以文選武選皆屬吏部尚書左
選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東院尚書右

選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西院蓋文彥博為樞使安石為此以阻之爾

唐天授元年武后親策貢士於洛城殿此殿試之始也長安二年正月初設武舉其制有長梁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此武舉之始也

宋時臨軒策士本用詩賦熙寧三年用呂公著之請殿試進士專用制策至今遂為定制

熙寧四年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令士筆

筆

士

各占易詩書禮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此即今科場之始而四場不同耳殿試則專以制策罷去詩賦分為五甲第一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此即今殿試之法而五甲不同耳蓋宋初學校之制原未大備而科舉試士惟以明經詞賦為主安石以為古之取士必本於學

興建學校講三代教育之法專以經術取士

而科場之法遂為近代初始矣此豈可以新法少之哉

熙寧四年廣太學齋舍增置官師分生員為三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人內舍升上舍員百人每月考試其業以次升舍上舍免其發解及禮部試召對賜第此即近代積分之法也至於免解免試徑召廷對則上舍生即禮部進士矣荆公此法甚善宋人行之甚著得人之効恨今不能舉爾

筆

士

司馬光在位盡變安石之法惟經義取士則不以為非也光謂神宗顯用經義論策取士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此大公至正之論安石復起亦當心服也經義之法至今遵用安石於選舉之制可謂一開初矣

宋初用詞賦取士安石變為經義及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當國乃立經義詞賦兩科凡詩賦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詩賦論策凡四

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
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中分之各占其半
此亦調停之法也紹聖初年盡復熙豐之政又
令進士純用經義而改置宏詞一科於進士登
科后試之所取不過數人即今之館選也

宋自熙豐以後經義詞賦二科更為廢興已而
合為一科至紹興之末復分而為二蓋宋時取
士之途惟此兩科而離合不一如此本朝以
經義為主而盡黜詞賦則學醇而路狹矣

筆塵

卷之八

十四

元時科舉之法至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其
制三歲一開科以八月郡縣鄉試明年二月會
試京師中者策之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即今
制所由始也但彼有兩榜以蒙古色目為右漢
人南人為左各命題爾

嘉靖壬戌一甲三人皆至宰相一品隆慶戊辰
一甲三人一為元輔二為正卿自世廟以來
所未有也戊辰會魁五人張沈陳三公同時為
相亦往時所未有也

嘉靖己酉浙江舉人內唐公汝楫為狀元陶公
大臨為榜眼趙公志臯為探花南直甲子舉人
焦公竑為狀元余公夢麟劉公瑊皆為榜眼一
榜三及第亦異事也

萬曆丙戌乙酉以後內閣三公俱南直人申瑤
泉狀元王荊石會元許穎陽解元內閣三公應
三元之數皆出南直又大奇事

國家以科舉取士視為重典其中得失去取皆
有成數非人所能為姑舉一二事於左嘉靖丙
午浙江省試主者已如額取足九十人每十卷

筆塵

卷之八

十五

一東置之榻上偶主者因臥夢一朱衣達官自
稱杭州知府直入臥內云尚有一卷未取主者
寤而疑之少間又夢如前寤而案上有一卷不
知所自來因於九十卷中拈取一卷以較案上
卷良不及也遂以易之其後所夢者登第為顯
官又浙中士夫相傳嘉靖初年浙江省試主者
燈下閱卷不中者皆擲地下忽見一披髮婦人
取地下一卷返置案上主者不驚取而復投之

者再婦人長跪而泣主者感動即取中此卷乃
餘姚一生名田麟者榜後問田生必狀生哽咽
久之乃對母本側室為嫡搥殺死時狀正如此
即此二事場中皆有鬼神主者亦不得與也可
不畏哉

萬曆己丑科場覆試予獲與事先是戊子京兆
都試黃宮庶洪憲主考黃遊申王二相君間甚
懼而太倉公子雅有家學即非黃與試舉首亦
其分內徒以出於黃所為衆指謂而榜中復多

錄

卷之八

卷之八

黃所厚士關節居間都人懸書于衙及京兆試
卷呈送禮部宗伯宋公命郎吏徐閱于儀郎孔
兼因摘其二卷以呈其一李鴻者吳門之壻也
朱公語予其狀予謂郎吏既聞公即當奏不奏
即當密止亦不可向予道也朱公猶豫久之密
以白吳門因寢其事于復封送禮科令其叅勅
禮科苗給事朝陽吳門之客也亦寢不奏于見
形迹已露不可中止因風郎中高桂桂抗直人
也遂上疏劾黃及太倉公子吳門東床凡八人

詔下禮部查核且會都察院乃科道覆試御
史大夫吳公中丞詹公皆為二相宗伯稱病亟
不出右堂田公轉自祭酒以八人皆國學所選
避不閱卷惟予及臺長司其事試畢閱卷子先
閱畢稍定次序以送吳公吳公即送臺省諸君
令其校定而所指屠大壯者次為第八與予所
定相合予因謂吳公曰甲子舉場覆試丙戌午
門覆試皆分二等定去取以聞今奉 旨覆閱
雖不定去取亦宜分作二等請自 上裁乃召

錄

卷之六

卷之六

郎吏具草以七人為平通一人為亦通其人即
屠也舊例亦通者黜吳公見屠在黜列懼無以
復二相即起取卷再閱曰此卷之文義甚優老
夫亦不能作奈何棄置就不做官也罷要全天
理揖臺諫諸君共閱都諫黃縣王君指卷對曰
卷內數語老先生所稱者以其觀之正是極不
通處都諫苗君取視指曰如此數語却亦甚好
都諫張君曰數語若是秀才可居五等於是吳
公大憤嚙不能語而儀司呂正郎與周其高直

前力爭請落其二三卷子因謂吳公曰郎官所請黜落太多惟此卷差下分別不妨既奉旨品閱豈得盡無可否吳公猶欲持之予即厲聲命吏書奏即刺印封侯闕門開即上時已三鼓矣子甫抵舍盥漱即入候講黎明在文華直廬三相已至延予問狀相頽失色新都曰奏可追否予曰已上矣縱未上衆印封亦不可改二相公曰然退而大怒謂予曰如屠生文義可作程式柰何黜之予笑謂曰郎中云不通亦過老

筆塵

卷之八

六

先生云可作程式亦太矯枉揆之非甚不通但要京兆中式亦屬濫進二相默然自是高呂王張諸子皆二相所切齒而吳詹黃苗諸君皆為公論所扼腕其持二相或未次於黃而啣予者次於高十矣覆試奏既上次日即以查核疏奏大畧云連日查訪關節未有明據事屬曖昧難指名但科場去取原憑文藝今諸生試卷既經多官會閱無甚相懸可知當日科場未必有弊云云二相以其辭微亦不悅也而吳詹二公

以不能全勝復有從吏滋不見與云

唐時牛李之黨起於對策成於覆試蓋宗閔對策譏切吉甫為德裕所恨又與元稹爭進平日有郤及楊汝士錢徽知貢舉不受段文昌李紳之屬為其所嚙而宗閔之壻及第故德裕文昌紳積皆以科場之事攻擊主司而宗閔亦譴焉由是宗閔德裕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其機括所發惟借科場一事以傾之耳古今事體大略不遠如此

筆塵

卷之八

九

唐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為畿縣取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獨出人右也此時風俗尚淳後進少年為長者所誨如此近時年少甲科出為令長稍有一二薦疏視臺省要津如持左券長年先輩降顏撫接惟恐不及有以是勗之者其肯受乎且亦長年先進無勗其人耳誠有如勗者亦必不俯仰假借以媚少年也

宋大觀三年集英臘唱執政林樞當傳姓名不

識甄盜字以寡學被黜近世士人以經義致身不暇博覽誤書誤讀者不可枚舉設令古人見何如為笑記在朝時有一臺諫上疏曾以草相示內有竊鉄二字蓋以鉄為鉄也予難於面質第曰此字莫是誤寫渠愕然不答及奏牘已成却已寫作大鉄字不可復正矣甚悔當時不曾明告使陷於可嘆如此亦與有責焉

筆塵

卷之六

三

穀山筆塵卷之九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子緯校梓

官制

漢時有中書有尚書霍山錄尚書有上書言其罪者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可見尚書是士人中書則宦官也及江左以後乃以中書尚書列為兩省中書傳命尚書受而行之則尚書外廷吏也又設翰林學士於禁中專掌制命而中書亦少疎矣及元設中書省而以尚書隸之則中書外廷臣也今之內閣則漢之尚書令唐之中書省而司禮中官則漢之中書令也
漢制大將軍位三公下及竇憲伐匈奴還位次太傅而在三公之上自是東漢官制太傅第一大將軍次之太尉次之司徒故丞相也又次之司空故御史大夫也又次之

東漢以三公為三司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自是江左以來有儀同之名西漢有三府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也其後增二將軍謂之五府東漢有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西漢所謂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已其後以大將軍代太尉而以大司馬號冠之然猶一官耳東漢承元成之舊以司徒代丞相司空代御史大夫司馬代太尉為三公而大將軍位三公之上與司馬為二官矣曹操為丞相位三公之上而丞相與司徒亦為二官矣東漢之未以太傅總百揆為首相太尉次之司徒次之司空次之而大將軍號或在太傅之下太尉之上有五公矣晉初以太師太保司徒司空為文官公而以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從公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為武臣公而以驃騎車騎開府者為從公有八公矣已而齊王冏之徒又自為丞相不在八公之數則又冗矣官制之濫至於公孤盈朝安所稱治體也

漢順帝時武都太守趙冲平羗有功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節度之義昉此質帝時以叅撫為中郎將督揚州軍事都督之義昉此漢靈帝時以黃巾之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首諸校尉皆統於碩即大將軍亦領屬焉此後世監軍之始也六朝官制不甚可知惟梁武帝定九品十八班粗可考識然亦濫矣十八班者以丞相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為十八班其次開府儀同為十七班其次尚書令左右光祿大夫為十六班其次尚書左右僕射中書監為十五班吏部尚書為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為十三班侍中散騎為十二班當時三司以下尚書令僕射皆號為宰相而其品乃如此太尉司徒司空謂三司三司常置大將軍以上不常設儀同者諸將軍以下體與三公同也然以三公卿監尚書為外朝門下省為內朝蓋門下已重矣是時南北官制頗同北朝重門下三公令

僕非冠以待中之號則不得筦樞蓋門下乃真相也

江左自陳氏受禪國之政事並由中書有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尚書聽受而已此中書之重也北朝則重門下三公尚書非帶侍中銜不得聞政此門下之重也唐則並重已而遞重已而重中書云

北朝官制自大丞相以下有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三師即太師太傅太保也準古上

筆塵

卷之九

四

公非勲德不居大將軍大司馬謂之二大二大之下乃為三公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也夫三公古之極品其上乃增如許其濫而不经如此皆由僭竊之臣位寵已極遞相崇稱遂為定制耳

唐時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赴朝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武官五品以上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其文武官九品以上則朝朔望

而已

唐初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為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蓋兩省共聚一堂也其制度不可曉

唐初三省之制尚書省有令僕射以太宗嘗為中書令避不復設以左右僕射為長中書省之長為中書令即隋之內史門下省之長為侍中即隋之納言皆正宰相也武后初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

筆塵

卷之九

五

官門下省為鸞臺侍中為納言中書省為鳳閣令為內史中宗復辟乃復舊名玄宗即位又改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然僕射雖改丞相而不同中書門下即不稱為宰相及天寶元年又改侍中為左

唐高宗以郭待舉岑長倩郭一正魏玄同為相以其資任尚淺未可與諸相同名且令預聞政事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平章之名所由起也此時左右僕射中書令侍中為真相

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時遂以同平章事為正相而以叅知政事為次相然則宋之叅知政事即唐之平章也

蕭梁有書光殿學士之號殿學之名始此

唐初設弘文館有學士直學士之號中宗在位用上官昭容之言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每遊幸禁苑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昭容第其甲乙文采流傳雖有足觀其實非士流之榮也

筆塵

卷之九

六

大學士之名起此至宋時即以為宰相兼官

唐時學士院在禁中凡十廳南廳五間北廳五間中隔花甃道承旨居北廳第一間其任最重

唐制中書門下二省皆供奉外官隨朝士入見謂之內供奉隨翰林院班者謂之翰林供奉蓋今兩殿兩房皆翰林供奉之遺法也

唐自中葉以後學士之權重於宰相如陸贄之在奉天鄭綱之在貞元裴拍李絳在元和之初皆以帷幄密謀決軍國大計用人行政惟所裁

晉及其為相寵遇反不若焉即有所建白視在北門亦若少減地之親踈不同也漢所謂不任三公政歸臺閣政如此

唐時銓選之法三品以上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勅授皆由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神龍景雲之間廢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睿宗即位乃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為侍郎姚崇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而文武二選

筆塵

卷之九

七

皆稱公平矣彼時尚書侍郎之分主選法品藻甄識各盡其察故稱平也後世以天下士人之衆委之一人責既太重明亦難周士之不得於仕者必多矣

景雲元年薛訓為幽州鎮守經畧大使此節度使之名所由起也天寶以後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節專制軍使行則建節樹大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時其權雖輕而拜節之禮猶重節出拆閣毀屋以示不屈本朝制臣

各賜旗牌制勅雖名號不同而意象相似然其
權任則不及遠矣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租庸催
徵皆牒觀察使司此初制也兩河藩鎮各據疆
理租庸貢賦不入三司不知觀察之權亦復何
在蓋亦有節度兼其職者矣

天平節度使天平即淄青淄青即平盧也平盧
在永平安祿山既平肅宗乾元元年節度使王
玄志死朝廷遣中使往撫將士就察軍中所欲

筆歷

卷之九

八

四

立者授以旌節於是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
推侯希逸為使朝廷因而授之此軍中廢立之
始也未幾希逸渡海而南據有淄青沂密青齊
六州之境猶冒平盧之號已而懷玉復逐希逸
復并登萊棣四州賜名正已及李靈曜之亂諸
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正已又得曹
濮徐兗鄆五州乃自青州徙東平居焉正已即
懷玉也傳師道師古及納而誅因賜鄆號為天
平軍故淄青平盧天平其地不同其為一軍之

名一也

高宗儀鳳元年遣大臣分道巡撫以宰相來恒
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左丞崔
知悌司業鄭祖玄為江南道大使後又謂之存
撫即今巡撫之所由起也

唐初遣御史按察十道即今之巡按立二十四
府都督察所部刺史以下即今之巡撫都督旋
廢按察復停其後改為五十四道各置採訪使
以刺史領之又一變也

筆歷

卷之九

九

宋時宣撫之體甚重即今之總制也鄭剛中為
宣撫副使大將吳玠官至少師請講鈞敵之禮
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
軍容玠乃惶恐聽命近日邊師有爵至三公者
於制府大臣皆用屬禮即此體也
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次者一人知
雜事謂之雜端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亦謂之
南床殿中監察以下皆稟而隨之蓋御史之長
即今之京畿河南道也

監察御史裏行以其資叙尚淺未正除御史先令於御史班內行也今之試御史其原蓋出於此

漢之中書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為宰相唐之樞密使本宦官也至五代而屬外朝官名之沿革如此

五代以樞密使為內輔臣宰相為外輔臣而樞密之權重於宰相如宰相兼樞則得顯大政如罷樞密之權但為宰相其任反輕亦如唐之左

筆塵

卷之九

十

右僕射也郭崇韜之於莊宗安重誨之於明宗皆以佐命元功入為樞密刑賞陟黜無不由之其勢然也后晉太祖懲其橫肆遂廢樞密以印付中書而宰相之任始專矣二人勳名相似際遇亦同皆以剛愎自用久擅大權叢怨四海以及於禍總之不學無術未聞大臣之道已矣唐初樞密之設蓋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乃宰相文書之所也宣宗以後始設東西樞密兩院以宦者為使而樞密之任歸

之其權與宰相等矣唐莊宗即位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則始以外官為之而樞密之任親於宰相以其與聞密勿也有宋建國因五代之舊以中書為相樞密為將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於樞密矣

唐時金吾衛屬南衙即今之錦衣羽林衛屬北衙即今之東廠李輔國欲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蓋欲以北牙禁旅侵南牙之職故宰相李揆急奏止之輔國又置察士數十人潛令於

筆塵

卷之九

十一

人間聽察細事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魚朝恩專權亦於北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室沒其家貲則成化間之西廠矣

唐末兩樞密使及左右中尉柄事禁中與宰相表裏號為中貴亦稱內大臣樞密即今司禮中尉即今東廠也

元用御史臺言各路按察巡行郡邑之法設官八員二使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巡按治十月還司已又改為肅政廉訪司即今按察分

巡之規也其時按察司官屬御史臺即今御史
巡歷分巡從行之法然彼時行臺官僚自大中
丞以下全設如內今惟以御史巡按無行臺之
設而巡撫中丞以保釐為職雖有行臺之號其
實不相蒙也大要 本朝之制以行省為藩司
廉訪為臬司行樞為都閫而中丞同事一方叅
有御史之體而不相統攝此官守之因革於元
者也

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
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

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
者竟厲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
差遣非由朝命其體輕矣 本朝御史總屬內
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
以來皆不及也

今之指揮使司即元之萬戶府也元人既平江
南於浙東一道置三萬戶府高郵泰州置兩萬
戶府揚州建康鎮江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置

四萬戶府其體貌責任若今都閫之體而權力
倍之 國初衛所之設權力亦重後稍陵夷至
於今日其號為指揮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
奔走使者之前若隸卒然使折衝捍衛以展報
國之猷其將能乎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
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
九及南北分裂天下至百餘州而郡猶屬焉隋
并天下廢郡而存州州即郡也煬帝又改州為

郡而州之名廢唐初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
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府即州也 本
朝以州屬府則分而為二矣此郡縣名實之辨
也

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
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異縣令即古長
吏之職知縣則以京朝官之銜知其縣事非外
吏也朝官京官亦有別

元大德七年郭守敬以先朝舊德累請謝事不

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得致仕遂著為令彼所謂翰林者兼有書畫供役之流所謂太史即今之欽天臺官非詞林也 今制臺官世業天文不與大察其年高自頌致仕則聽否雖七八十歲不解其官自郭太史始也

唐宋時州郡有孔目之吏亦謂之都吏言一孔一目無不總也後以之名官

月俸

唐時一品月俸八千後以防閣庶僕俸銀雜用

筆塵

卷之九

一四

以月給之總稱月俸為錢三萬一千比以今制俸薪直堂筭之數亦相倣然唐時猶有職田祿米一品歲七百石此為優爾及至大曆以後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皆十萬則不啻倍蓰矣

開元二十四年定百官月俸一品月三十千二品月二十四千遞至九品月一千九百有奇大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公宰相每月各一百二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貫文遞至雜

職月各一貫九百餘文一貫當是一千開元之制與今略相倣大曆則溢三倍矣

唐時百官皆有職田其名有二一謂之職分田一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而止皆給百里內地一謂之永業田一品六十頃至九品二頃而止即口分世業之意也永泰元年軍興費劇百官請納職田以充軍糧而此不可復矣宋時猶有公田惟 本朝官仰俸薪別無給賜郡邑所在田皆起科亦不聞有公田之名惟邊方大將有

筆塵

卷之九

五

養廉地土頗收其入以代公費有職田之遺唐世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左右僕射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蓋計一歲言之也萬當為十緡二百萬則二千緡矣至北漢劉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國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較之唐末已為太減矣乃今一統之盛宰相月俸補不能半此則近代之俸可謂至薄也

郭子儀自河東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準今銀數當作十萬兩也亦太甚矣

代宗時回紇以馬萬匹來市有司患其太多請市千匹郭子儀恐違其意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當時馬價一匹直四十緡計馬萬匹當用四十萬緡子儀一歲之俸能市萬匹其時將相之富可想見矣史記子儀月入俸錢二萬緡緡為一千一歲俸入即今二十四萬兩矣

筆塵

卷之九

十六

長慶元年王承元移鎮以錢百萬緡賞鎮州將士劉總辭鎮以錢百萬緡賞幽州將士百萬緡當為銀百萬兩也唐之濫費亦太甚矣使在今日以二鎮費二百萬金安所措給第以前段月俸准之當是十萬耳

唐自中葉以後軍士驕橫賞賚無紀穆宗即位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敬宗即位力不能繼神策軍士人賜絹十疋錢十千畿內軍士又減五千李逢吉之策也稍能裁時人善之然較之

往代已為濫矣宋時每遇南郊慶禮大賚六軍至以費用浩煩久虛大禮此亦五代積習所致也我朝養軍之費雖不減於前代而賞賚之格所損不啻十倍法可謂善矣

筆塵

卷之九

十七

穀山筆塵卷之九終

穀山筆塵卷之十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謹禮

本朝承勝國之後上下之分太嚴 二祖仁宣時猶與侍臣坐論 英廟冲年即位相接頗稀 以後中貴日倨堂陛日隔即密勿大臣無坐對之禮矣 今上禮御儒臣優於前世講筵接以

筆塵

卷之十

揖讓稱以先生皆殊禮也第行在講幄歲時從相君以下與賜服食每有宣賜相君第具一公 疏上謝遣閣校領至私第竟不詣廷一拜即次日進講亦不一叩首竊甚以為曠古人君臣之禮極嚴即萬石君傳所載上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恭謹如此今平交執友有所問遺未有見而不一揖者况君上之賜受而無一言心何以安業從衆人之後不敢有異惟 御賜頒及無問服食時鮮即一魚一蔬

皆頓首拜受焚香獻之祖考乃敢嘗耳又目覩江陵一事如班賜誥命百官朝服唱名給散而內閣不出止遣典籍代領夫錫命之典古之所謂虎拜稽首者內閣到橋南不數武而安坐閣中使從吏代受甚非事君之禮也

凡臣子對君稱謂有體李泌對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於天上此稱謂法也凡人言死則曰見某於地下人主之祖父則曰見於天上此不可不知嘉靖中 上在西城召

筆塵

卷之十

太醫令徐偉入胗龍脉進殿蒲伏膝行見上踞坐小床龍衣曳地不敢以膝壓衣奏曰 皇上龍衣在地上臣不敢前 上遽以手捫衣出腕而胗偉但一時語耳出至直廬手札賜內閣曰偉適胗脉稱衣在地上足見忠愛地上人也地下鬼也云云賞賚甚厚偉見札惶懼失色自謂若有神佑設使誤稱地下罪萬死矣蓋 世廟嚴而多忌誤有所犯罪至不宥而偉偶中 上旨非慮所及故且喜且懼耳此與泌天上之稱

亦偶合也

萬曆丁亥有言者請復午朝疏入報聞未有成命也一日同沈公在部將至已刻忽傳午朝進班百官且驚且喜踉蹌奔趨行至東長安門已聞鼓聲則益張皇疾奔惟恐後至予且行且告沈公此未必朝且恐有他禮官姑徐行以俟不可爭先而進以駛瞻望政使失朝所失及小沈公以為然及至賞房各部諸公皆已先至而駕竟未出也入內探之茫無影響乃鐘鼓司內

筆墨

卷之十

三

使誤聞傳說直上鳴鼓而會極門內使因即掃除內座以待臨幸愆之皆誤也此亦訛言之妖矣大臣當此類事不宜輕遽

予在南宮一日早朝後至點查列名當事中貴遣閹校來言欲隱予名以是市交予函遣人馳謝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為大臣豈敢以欺自處可列吾名以上如有所隱當上書自首及於中貴不便其人慙懼而止蓋失朝之罪不過奪俸何忍以是欺上且中貴以此市交他日請

托橫至何以應之正宜謝絕為當耳

近日大臣多因數被攻擊稱病求去盡廢面辭之禮開命之日促裝就道早夜啟行帷車而出故舊官僚或不及面具疏辭謝往往自謂得請故作出樊之態此皆內含悻憤外示狷潔既非人情亦非臣禮吾甚不取也辛卯九月九疏陳請蒙恩予告勅使再臨予方以為榮寵而諸公紐於故習謂予必朝發夕行不肖信宿予笑曰河為乃爾人臣位至上卿得請而去主上恩禮

筆墨

卷之十

四

周溼有先行色此在古人方且侈為畫圖耀諸簡冊有何不榮而故為悻悻之迹吾必不然翌日具疏陳謝又三日具疏辭疏中數語云江湖迹遠雖稍隔于瞻依臣子情深實無分於去就舉頭見日終身戴天擊壤可以詠太平呼嵩可以祝聖壽末綴數聯勸上講學勤政早正大

本云又數日出城以日高登車送客浦路皆

與揖別惟請告之禮不設酒爾是日諸公以予必循故事未明而出皆遣吏持刺候於郊

至日高未出乃始趨至城外相候一別予謂去就之禮自覺不差惟葛端肅公去時頗同此意他公皆不爾也

建言

今制相傳臺諫風聞言事考之令典無所證據心竊疑之後讀唐史武后以術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御史得互相彈劾率以險詖相傾覆此風聞言事之始也夫人之功罪必有其實按名責實猶恐不稱

筆塵

卷之十

五

况以風聞武后之令蓋羅織告密之別名耳而承平之世習為典故不知其出於此也門籍之名起於唐其制記官爵姓名一日一易非遷解不除即今制也第彼時有門籍者皆得出入殿廷直至御前如其無門籍者如有急事許門司仗家引奏無得行關碍故自魏以來群臣士庶皆得進言李林用檀權群臣奏事有不語宰相者則托以他事陰中之然猶未敢明禁百司之奏事也元載為相乃請百官論事先白長

官宰相定其可否則後奏聞則明為杜塞言路之謀載之拒諫擅主又甚於林甫矣嘗虛心論之諫官御史有所論列先白宰相非體也六曹郎吏有所建白不關長官亦非體也何也臺諫職在言責于天下事無所不當論如必先白宰相則言責杜矣故不可也郎官職在官守其所守之官即長官之職也有所建白當先咨之長官長官不能行然後聞之於上可也如必越職自言而不使長官與聞則官守亦紊矣故不可也

筆塵

卷之十

六

也臺諫不白宰相謂之盡職郎吏不白長官謂之越職相似而實不同但以元載之奸意在塞諫非為官守言責計也宋孝宗時因補闕薛叔似論列時相謂曰卿等以補闕拾遺為名顯主規正君上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蓋拾補兩省僚屬官為侍從與臺諫不同故孝宗以此諭之 本朝六科給事沿門下舊僚主於封駁各通御史沿臺官之舊主於彈擊今皆以糾劾為

事亦非設官意也

宋理宗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考其成績此法甚善若使銓曹年例考察皆取任內建白以為上下而不必以曖昧之過飛搖之辭為定官之殿最即有分處亦將無辭矣

唐史一事甚類今日中丞姚廷筠奏比見諸司不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至修一水實伐一枯木皆取斷宸衷云云蓋上要下煩上煩下亂若米鹽瑣細一一上聞則所遺者反大矣一則法網太密不得伸縮一則大臣權輕不得展布其究反成彌文無益於國也

明刑

古時受贓法極重如唐肅宗上元間或告宰相第五琦受人金三百兩遣御史按之遂坐長流可謂重矣近世賊吏受財五百以上法方遣戍其汎指贓數不可核實者即至于萬不過罷免又肅宗時宦官受財為人求官於宰相呂誣事覺宦官杖死誣亦罷免近時中貴請托宰相如

取如携纆遇事發不過革退未聞杖死亦未有連坐宰相者蓋今之人情似刻而實縱今之法紀似密而實疎也

唐代宗時優崇宦官公求賂遺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空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知其弊有中使受方鎮之賂杖而流之自是皆莫敢受可見中官求索乃古今通弊也近時此風猶甚閣部大臣奉旨宣賜問勞皆厚有贈

遺即傳一旨至部亦不空還在今視為固然不以為異其實中消奉旨臨問大臣即少有勞遺亦不為過惟不當苦索耳至於宣索州縣毒流吏民則蠹政之大者乃至勳臣持節冊封親王索至千金不已文臣為副使盃盤花幣亦皆不受相懸如此彼誠何心獨不知愧此皆所當懲革者也

元載為相主書卓英倩竊權用事士之求進者非結英倩無由自達元和初有堂後主書滑渙

久在中書與權璫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內中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罪發賜死籍其家財可數千萬此輩近亦有之中書省吏謂之主書堂後主書尤其親密即宋之堂後官也此輩外挾宰相以要士夫內挾中貴以鈐宰相一時不得則血脉不通政多齟齬此其數千萬宜爾

咸通中路巖為相頗通賂遺左右用事言者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邊咸者巖之親吏也與卓英情渙滑同考之近事亦頗有之如權相筆塵紀綱號七與九者破其家貲不當贍一軍二年之費耶

竇叅為相其族子名申者為給事中招權受賂叅每遷除朝士常與申議申因先報其人時以喜鵲目之及叅賜死申亦杖殺喜鵲亦自不吉如此今之卿相子弟為喜鵲者可以戒矣

德宗既貶竇叅欲籍其家陸贄諫曰在法反逆者盡沒其財贓汗者止徵所犯皆湏結正施刑然後收籍今罪法未詳已存寬貸若簿錄其家

恐以財傷義德宗不聽竟賜叅死而籍其家唐法如此者多矣蓋籍沒之法因種族其家然後奴婢貨財皆為官有若其罪未至族則家固無恙從而籍之不相中矣近日一事與此相類而在事之臣無引贄語以進者刑政一失其可收乎

憲宗既誅李錡有司籍其家財學士裴垍李絳請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田租憲宗嘉嘆即從其言此事可以後法蓋割剝六州之

民以富其家故即以其所有寬六州之民也近日江西湖廣乃以二相籍沒累及闔省而所籍之財盡入內帑於主德民瘼均有損焉使當事諸公肯舉李錡故事為明主告未有不嘉嘆也而坐視無策付之竊嘆惜哉

漢時籍沒臣民以其妻女沒為官婢所謂鬼薪白粢之類在諸司官府充造作之後非沒為官女也及唐時籍沒大臣以其妻女沒入掖廷謂之填官色才出眾者往往得侍人主此最無道

之甚者 本朝絕無此法惟叛逆之家男子給配功臣為叔爾正大仁厚之體自三代以來所僅見者不可不知也

萬曆丙子五月魚臺隋府為山西僉事以殘暴罷官里居橫甚舊所從師某為邑丞老年八十餘府欲奪其產致之於獄其人遣子上書訐府不法事 上時年十四覽疏震怒使中官問輔臣曰人之為惡至於如此且辱其業師大不可容其逮下吏相公上札奏以為府罪固不可恕

筆塵 卷之十

十一

第其怨家之言恐未必實且告訐之門不可輕開事遂不行府蓋蒲坂張相君門人也是年十月山東撫臣奏昌邑令孫鳴鳳居官貪鄙竊取帑金及遷官去任道中權吏卒金人二兩 上覽其疏持示輔臣且笑且怒曰道權吏金與盜何異江陵奏曰方今法紀粗張而貪風未止若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須是官不要錢 上曰先生言是昨覽其疏此人乃進士出身何其無耻如此江陵復奏此人權

自恃進士出身故敢如此放肆不然亦尚不敢今後 皇上用人惟當考其功能不必拘以資格若奉法守分不肯要錢就是異途下僚亦當顯擢若貪贓壞法不守官常即高第貴遊亦當重處 上曰善即此二事見 上聰明天縱漢昭不及也

萬曆甲申江右中丞曹君大桢論勅臨江知府錢若賡殺死無辜至二百有奇 上大怒下所

筆塵 卷之十

十一

擬江右勘者論以永戍 上意少之使中官持本送閣命票極刑閣臣再三執奏 上不可手批決不待時閣臣再奏若賡所犯不至此即處以極刑亦緩至秋後方今春和發育望體生物之仁 上命中使語閣臣曰彼殘許多人命都是秋後否彼柰何不體生陽發育之心閣臣無以對已而又上揭力救詞至迫激 上不得已從之令監候處決時以 主上恩威並用人心悚服蓋 上春秋已長明習治體加意元元痛

絕酷烈也。不盛德事第一。二老臣恐開輕殺之端。再三執奏其實。若賡之罪死有餘辜。不足惜也。予嘗與相知論此事。以為劾之者與救之者。皆非也。何也。若賡性本殘刻。當江陵末政。以此求知。又怙同里相公之勢。恣行無忌。曹中丞者。平日不敢戒諭。至養成其惡。度不可已。不得不劾。又恐其有內主。輕論不足以傷。則撫拾如許。以重其罪。安得有二百人命。可輕易登於奏牘。且一郡守三年殺人命。如許為撫按者所主。何事而不早覺察。故曰劾之者非也。人主受中貴之言。以為文吏持柄相黨。護乃一郡守殺人二百。而閣臣法司臺諫相率救之。上以為何如。且若賡有罪人也。所爭法比輕重之間。而令上有黨護之疑。後即有無罪被誣者。亦不可救矣。此謂為有罪者決網。而為無罪者設鉤也。又有甚焉。老成慮事。恐開妄殺之端。是矣。令人主曰。一郡守殺人數百。而罪不至死。使為天下主者。妄殺一人。則群然爭之。是天子不如郡守。

專也。此念一動。後即用重典。繩下亦不可救矣。此止輕殺之端。而開重法之原也。故曰救之者非也。一介諸生。叨有民社之寄。視民命如草菅。是誠何心。而救之者。又何心。果有鬼神無陰譴耶。予為此說。非刺也。厚也。錢四明人。余閣學之邑子。而新都許閣學之門人也。唐開元中。刺史楊濟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丞相裴耀卿上疏。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玄宗習見武后之朝。笞撻公卿。有如徒隸。而忘其非法也。耀卿一言。遂停此法。有宋三百餘年。未嘗及朝士。可謂有禮矣。近代建言得罪之臣。往往賜杖。大廷裸體。係累不以為辱。而天下以其抗疏成名。羨之如登仙。是古人之所為辱。乃今之所為榮也。豈盛世所宜有哉。大抵上之所賞。即下之所譽。則以其賞為榮。而不然者。則賞亦辱也。上之所刑。即下之所毀。則以其刑為辱。而不然者。則刑亦榮也。夫使上之刑賞不足為榮。

辱而士之榮辱制於下之毀譽則凶是將日非矣有識之士可不為寒心哉

大臣貴官有不可不慎者世殊不知趨避殊可駭汗試舉一事南齊尚書令王晏推奉明帝謀廢爵林而事多專決為上所忌乃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屏人請問明帝聞之疑其欲反遂召而誅之公卿大臣當權位隆盛時與技藝星相等談及黜接昵客造膝密語皆所當忌

筆塵 卷之十一

王劇為鳳閣舍人王勳為荊州刺史王助為監察御史皆王勃兄弟文中子之孫也當武后之朝以劉思禮謀反株連皆至族誅勳助出妾引若劇掌銓選進用由思禮未必不與其謀置其及也六賢之後文雅之族一旦橫罹楚毒至赤族其非高陽之世可知矣近時一二名家子弟妄交俠邪輕扞文罔幸遇 仁明之代免於重典使當聖政之朝嗟乎殆哉以此言之子安之溺海未為不幸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一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籌邊

權不可中制兵不可遙度故曰闡以外將軍制之非重之也乃使不得辭其責也後之當事者乃取境外之事而任之於廟堂則分間有所非其咎矣豈得為勝筭哉然則廟堂之責何如曰

筆塵 卷之十一

六轡在手四牡就駕有如代驥而馳終日不能一舍非御道也邊臣曰虜可和也廟堂曰若不更以戰撓之邊臣曰虜可伐也廟堂曰若不更以和撓之戰而得有賞否則罰和而得有賞否則罰廟堂之責在二字爾吾安知戰吾安知和而為彼解脫地耶故賞罰者廟堂之六轡也今世薦邊材多以騎射為名非所以取人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揮桴提鼓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古之大將親兵尚不一

劍為能况今幕府分符之任蓋欲其運籌制勝
折衝樽俎而以弓矢之能器之乎士大夫偃蹇
仕途遲迴末路至以臂韜決拾希於一割亦足
羞也

漢高帝曰為天下安用腐儒也此言誠過然天
下事為迂措人所壞者不少矣試舉一事如唐
之中葉田氏雖據魏博未敢失禮使朝廷恩威
明布自當折服而黜陟使洪經綸者乃下符罷
其軍四萬使之還農田悅陽罷而陰聚之以激

筆塵

卷之十一

二

軍士之怨於是合從諸鎮以拒王師跋扈一方
竟不能制則經綸之舉激之也今有元勳世臣
專任萬里之外朝廷不以威德鈐制使之効死
而使一二白面書生日操惠文三尺摘其微細
使其跼蹐俯仰救過不贖非便計也幸國家法
制素嚴伏不敢動此等統緒庸流亦無兵力可
恃萬一有不逞之材挾積憤之志結率夷酋以
求緩旦夕之死則昆明滇粵之間化為方外一
向背間爾書生不知大體誤國家事往往如此

令人短氣

萬曆甲戌東虜王台擒叛酋王杲以獻台官已
為都督當加一品勲階吏部議上擬加柱國有
旨加台龍虎將軍台大感悅蠻夷之長即儼
然稱公卿殊褻朝廷之體而彼又不知為何官
也龍虎將軍者公卿無此官以號蠻夷彼以其
名壯必甚自喜而於名器無損人之識趣高下
於此迥然

筆塵

卷之十一

三

及入京師政府於射堂面鞠勞以花幣曰且有
爵賞明日午門受俘戮於西市予以為此非體
也因憶唐高宗時西域思結都曼謀反蘇定方
討平之獻俘長安法司請行刑為定方曰臣許
以不死故都曼出降願苟其生高宗從之蓋中
國制御四夷全在恩信不信則失恩失恩則傷
體降而殺之非示恩也許而背之非示信也堂
堂天朝不能以兵力取勝誘降小夷致而殺之
不但失恩失信亦損威甚矣軍中機宜或用權

誦朝中政體則貴正大不然則非體也甲申之舉其亦未聞定方之言者耶

萬曆辛卯西虜火羅赤據有程工莽喇二川侵擾河湟西邊震動朝廷遣安肅鄭公洛率兵經畧而以涇原魏公學曾總督三邊軍務鄭公主和魏公主戰廟堂主鄭臺諫主魏乃下九卿集議予從諸公入諸公皆有成畫不過借廷議為名以塞臺諫之口而予不知也因竊問諸公今日之事何所可議虜若入犯無縱敵不擊之理

筆庫

卷之十一

四

虜若不入無出塞追捕之理古人所謂來則禦之去不窮追已成千古斷案何所疑而議也僕以文史之臣不閑軍旅誠無以佐諸公之後惟是禮官所司在正名義今將章奏文移中議更數字 國朝體統極尊遠過前代况此等小夷鞭笞可使如許其納款請無曰和以撫字代之如須用兵追討請無曰戰以勦字代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戰字且不可輕下况招納犬羊就我恭哺安得以和字為言二字失體請速更之

諸公相視而咲自是奏跪中亦稍有改政者矣其後日本之後至有陰為和親之計以誤朝廷者豈但稱名之謬而已

萬曆壬辰倭寇朝鮮朝廷遣兵援恐其不勝欲調播酋楊應龍兵東救朝鮮又聽一妄男子上言欲發暹羅之兵使由海道搗其巢穴廟堂以為奇策識者聞之無不駭咲播酋不奉漢法阻兵拒命朝廷遣使即訊數年不出此何等情形也乃欲調其甲士出入中土窺見虛實縱使有

筆庫

卷之十一

五

功何以善後此豈制播酋之方至於暹羅小國僻在海南日本視之何啻培塿而欲使搗其國都是以蟻螻入鼎也匪獨如此縱使播酋恭順暹羅盛強勢亦不能何也由蜀至遠一經兩海水土不習強弱亦異而暹羅小國乃在占城之南琉球之西三十餘年不通朝貢使者佩虎符而往將安問津况能發其兵乎此等見解如醉如痴謀國若斯不敗何為國家福德天實默佑非人力也方議調兵時有一當路過東駐車相

訪語次嘆曰暹羅可謂否恐其兵入中國多所蹂踐奈何予笑應曰暹羅知在何方取得來再慮未遲此公亦未披輿圖不知暹羅所在也因憶唐元積為宰相會成德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不能解乃用于方計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又賂吏兵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事聞積遂罷相此政與遣程鵬舉覓兵暹羅事類

國家制禦四夷自有正體封貢之典職在禮官

筆塵

卷之十一

征討之法職在樞府譬如青鳥司春玄鳥司閉各有職掌不可紊也累朝相沿著為成法如西之哈密南之交趾北之順義皆樞府所有事而封貢題請則皆屬之禮部舊牘具在可考覽也萬曆甲午以後遼左劓師司馬石公欲以封貢陷倭救失補敗且欲身任其事以自為功亦不想職掌沿革各有司存而禮部一二正卿苟欲避謗辭難為自免之計亦不言職掌在本部也乃使兵部題請成封貢之議及事敗勢頽兵臣

伏罪而禮臣無恙為自為善矣其如職掌之何夫兵臣不知職之在人而任之於已禮臣明知職之在已而委之於人皆所謂溺其職者也公卿臺諫亦無一人詳考舊牘而知其責之所在者使兵臣誤而惟於法禮臣誤而免於罪近於七聖皆迷之境矣士大夫高談虛拱不觀世事其流弊至於如此

日本關白封貢之議一時臺諫部司上疏力諫日無虛牘爭之誠是也然皆揣摩情形汎論書

筆塵

卷之十一

理至於日本沿革絕不考究有謂祖訓絕其封貢二百年未不與相通者覽之為之失笑日本在洪武初年雖絕其貢至永樂以後即以金印詔書封其國王每朝易位輒賜日字勘合若干號六年一貢齋勘合而至人舡貨物皆有定數至嘉靖二十九年入貢以後始不來耳奈何謂二百年來不許通貢又倭中自有國王州郡宮長類如朝鮮可考而知亦不問其顛末而從一二船商之言所指地方官職皆似洪荒初造未

經締捕者无可咲也四夷封畧在禮部容司大司馬石公徒欲取効目前不暇深考竟不知日本為何國爾白為何人盈庭之言皆知吟嚶以此禦難何以為國可為仰屋竊嘆者矣

漢武唐高征討四夷發兵動數十萬不知糧餉軍裝若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將將數千人往猶以樵蘇為慮萬曆倭夷之警東援朝鮮至徵天下兵不能四萬古今物力何以相懸若此

筆塵 卷之七

攻城之法有當急者有當緩者夫在我為老師在彼為窮寇張一面之網以移其必死之心其城可破也激之則敗矣在我為聲罪之師在彼有不赦之辟急之則變從内生不戰而潰緩之則彼得為謀其勢日成故不可不急也朔方啾酋之變使總督大臣提兵急趨掩其未備數夕之間可以授首而遊卻無定逗撓不前師老財殫賊勢日盛向非國家福力廟社之靈其不為唐之北庭宋之靈夏者能幾何哉

王都據定州外結契丹為援明宗遣王晏球討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乃陳師困城為持久之計而與平盧相應邀擊契丹盡殲其衆都襄徇孤城四顧無與其下遂翻城以應而都自焚矣近日寧夏之圍李如松董一元二將邀擊虜兵以絕其援亦此類也

唐高宗時李謹行為大將東討高麗其妻劉氏留代奴城高麗引兵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虜不能下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亦健婦也萬

筆塵 卷之八

曆壬辰寧夏作亂參將蕭如薰妻楊氏盡出簪環以勞軍士之妻帥之守城賊攻圍數月竟不能下事聞賜誥封為楊氏故大司空膚施楊公兆女也

互市之名起於開元突厥毗伽可汗遣使入貢請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資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當時以互市得馬為監牧之資今日以互市得馬為邊軍之累何其相反如此無他故監

牧之政不脩耳

唐時冊突厥默啜為可汗以閻知微田歸道為使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揖不拜為陳禍福幾為默啜所殺可見不辱君命士之上節也隆慶辛未虜酋納款冊為順義王酋不知王為何官諛者給之云禮秩與代王等邊吏當拜及叅政朱裳往詣其帳迫使下拜裳恐和事不成遂屈膝焉此邊將所共見者其後官雖不起然未嘗正其罪而廢之亦失刑矣

唐至中葉西域諸國并入吐蕃與唐為敵其北為回紇舉引弓之民盤據大漠乃匈奴突騎之舊也其西為大食大食并波斯突騎施之地東盡葱嶺西南際海萬有餘里亦大國也其西南為天竺即今烏思藏之地乃佛土也其東南為雲南即六詔之地吐蕃馮陵上國殆無虛歲突騎一出直入三輔周之犬戎秦之義渠不若是之迫也李泌建議欲南服六詔北和回紇西招大食天竺以困吐蕃此奇策也夫以夷攻夷乃

中國之形中國不用而使夷狄用之以困中國則倒置矣漢通西域所以斷匈奴右臂唐通雲南所以斷吐蕃右臂而後制勝有方也今也不斷其臂而又續之其為夷計不亦工乎何謂續其右臂胡王南牧假道具食使之由河西而南又使築官事佛屯聚青海之上以屬之張獵而南合諸番是續虜之臂也

唐莊宗追契丹於易州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縮剪雖去無一枝亂者嘆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胡人用兵初無紀律但其法難犯爾中國法紀不明賞罰無章雖日講雲鳥之陳談龍虎之韜猶畫餅也

金之破遼猶不敢輕舉伐宋也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南侵之志決矣中國底裏不可使外夷知之彼以納貢為名往返出入或有密圖山川潛窺虛實即平時貢夷猶不可不備况當倭虜內訌兵

出境上而容其謀使入都使之偵探可謂至愚矣

南宋時元兵南下詔中外不許傳播邊事此雖末世之政然於軍國機密亦不可不知也近日都下邸報有留中未下先已發抄者邊塞機宜有未經奏聞先已有傳者乃至公卿往來權貴交際各邊都府日有報帖此所當禁也幸而君上起居中朝政體明如懸象原無可掩設有造膝附耳之謀不可使暴於衆居然傳播是何政筆塵

卷之十一

其

體又如外夷情形邊方警急傳聞過當動搖人心誤事大矣報房賈兒博錙銖之利不顧緩急當事大臣利害所關何不力禁韓侂胄出師數仞自悔失圖私出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興而募人持書赴金求和然竟不免於函首謀之不減自貽伊戚宜矣侂胄專權納賄家累鉅億二十萬固所能辦近有當事大臣非遭強敵之勢而欲為和敵之舉非有侂胄之資而欲為捐金之謀知其不必又不能也且侂胄

輸家財助軍以掩其敗而後人盜公帑賄虜以文其欺是又侂胄之罪人矣平生氣節名世何其堂堂而甘心為此哀哉

筆塵

卷之十一

穀山筆塵卷之十二

明東阿燕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形勢

三代以前江北繁盛江南曠濶漢晉以下江南富實江北凋敝蓋由三國五胡之亂兵火戰爭多在江北江北之民大半南徙如僑充僑徐等州大邑皆其舊民移江淮之上因而郡之被以

筆塵

卷之十二

故名此皆天地之運流轉無端通相盛衰非人力所及也方今太平有日群生樂土然江北之戶口不加少而土曠人稀地有遺利江南之生聚不加多而地狹人衆至不能容可不思所以衰蓋之乎漢時以關中空虛徙六國豪傑大姓以實三輔西都賦所謂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者是也其時五陵豪侈甲於天下居重御輕之勢於是其後討平閩越盡移其民以實江淮之間亦是此意天地之氣此盈彼虛極盛則返

有國家者調停於緩急輕重之宜以劑其多寡

盈虛之數亦裁成輔相之權也大抵南北多寡

如向所陳就其中間又各有不同以江北言之

西河山東其適中者也而最稀者陝西最密者

山西以江南言之閩廣淮揚其適中者也而最

稀者湖廣最密者江浙又南則巴蜀之民太夥

而滇楚之間太稀矣至若畿輔之間則近京四

府其最曠莽者根本重地不異窮邊所係非小

也都城之中京兆之民十得一二營衛之兵十

筆塵

卷之十二

二

得四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中會稽之民十得四五非越民好遊其地無所容也京東瀕海之地自勝國以來議開水田竟未能就近時一二喜事者倡水利之議未見有緒而越人遊食三輔往往挾策籍從京兆舉為都人所齟齬歲有煩言均非長便嘗謂欲開京畿水田即以其便召募會稽之民令其著籍近邑以墾田頃畝為限無田者不得著籍無籍者不得試有司不得為榜吏既已著籍即將原籍除名水

不許歸歸則原籍告訐迥諸化外而令京兆舉
士增十餘人制額以待新籍不得濫額於京兆
原數無所減損則爭端宜可息也又薊鎮新調
南兵未必盡解或使流入胡中為患滋大不若
發克三輔衛所頂補清勾之缺而於例外請優
給之即願開墾水田者從其自占如此則京輔
之地可實水田之利可興遊食之徒可容仕進
之途可清矣外此則三晉之民願徙關中者聽
巴蜀之民願徙川東以往者聽江右之民願徙

楚者聽所至有山澤之利荒棄多年不在租稅

正數者俱許其開墾永不起科亦可行也誠使
燕趙秦楚地無遺利江浙三晉民不遊食則於
國家命脈不無小補矣雖然此其大槩也就
中遷徙又有難易越人之徙燕也十人而九江
右之徙楚也十人而八三晉之徙秦則十不
二也地利固不可夫人情亦不可拂要當從其
所便顧其所安耳不然鑿空發難四方騷騷又
甚於料民履畝之役矣

吳王夫差溝通江淮以窺中國後人以淮水低
溝水高故立堰以防之舟行度堰入淮謂之址
神堰在楚州城北五里即今土壩之所始也周
世宗南征以舟師自淮入江阻於此堰乃鑿楚
州西北老鵲河水以通其道而淮水之舟皆達
於江矣江淮之通古蓋有之溝水不知所在當
是高寶湖耳

周顯德間渡汴口之渠導河水達於淮水以通
江淮之漕又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以

通陳隸之漕又於都城之東浚汴水為五丈渠

東過曹濟梁山濼以通齊魯之漕此皆宋之漕
運所由始也
靈州有填漢尚書御史三渠皆屯田灌溉之資
也大曆中吐蕃攻靈州奪三渠水口以救屯田
則靈夏之資於灌溉久矣今寧夏富饒甲於西
邊水泉之利號為小江南三渠之遺利尚有存
者以御史尚書名渠必以作者之人為名可與
光祿塞夫人城對爾

隋煬帝開道濟二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連於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連於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於淮又自山陽至揚子達於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為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因沁水南連於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國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迹也夫會通河自濟汶以下江河淮泗通流為一則通濟之遺也滹沱御漳則永濟之遺也自京口開通於浙河則江南之遺也煬帝此舉為其

筆塵

卷之廿一

五

國促數年之祚而為後世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秦皇亦然今東起遼陽北至上郡延袤萬里有遺城之利皆非長城之墟耶嗟天此未易與一二淺見者談也

魏州御河即隋煬帝所開永濟渠也今在大名界中東合汶濟之水會為運河猶稱御河

石晉開運元年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此全河南徙之始也梁山在今壽張東平之開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

會於梁山之北而決河之水瀰漫潰溢環梁山而會於汶則宋之所謂梁山灤矣

閩王審知奉事朱梁歲自海道登萊入貢沒溺者十有四五當時吳越淮南據有江左故不敢取道兩浙及考其海道則自福州開洋過温台明州北度大洋抵登萊上岸其險遠亦至矣方今河運之議但從南浙下港北至直沽僅得大半已不能行况由閩越而發耶其後錢鏐入貢亦由海道抵登萊出洋即今所議海運道也

筆塵

卷之廿一

六

熙寧十年河決澶州北道斷絕河流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入淮即今沂泗南流由徐邳入淮之道宋元以來未之有改也北道自張秋決塞河不復來而入淮一水遂受河之委倏南倏北去海數百里間而竭國家之力不能制而一之也

吳居厚宋之桑孔也嘗熙寧元豐間為京東轉運開萊蕪利園二監以鐵冶之法殘害萬狀民

不聊生至相聚遮擊欲投之治鑪居厚遁而得免利國監者即今之利國驛在徐滕之間有運鐵舊河引沂沭二水通於汶泗遺迹尚存近日欲開沭河即其地也

至正六年盜扼李開務開河劫掠商舡即今東昌南李開務也

元時海運歲米百萬會通河成歲運米五百萬浮於近代矣

賈魯河自黃陵南達白茅放於黃堦等口即今

筆塵

卷之十一

七

賈魯河故道也白茅在曹縣黃堦在單縣萬曆丙申黃堦河決由賈魯河故道出符離集等處蓋即元人所挑矣

唐至建中貞元以來每歲江湖淮浙運米百一十萬斛至河陰留四十萬斛貯河陰倉至陝州留三十萬斛貯太原倉餘四十萬貯東渭橋其法與今相似但以四十萬斛供長安之用其何能給計當時關中租米猶足供億非如今日畿輔空虛盡仰江南也

三國時遼西烏桓以袁尚兄弟入塞曹操將討之乃鑿二渠以通運一自滹沱入泲水謂之平虜渠一自洶口入潞河謂之泉州渠以通海運說文泲水出雁門葭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水經洶水出無終西山西北流至平谷又南流入於潞河又東合泉州渠口曹操所築也渠東至樂安亭南與瀘水合入海按二水當時通漕以制遼左所謂平虜渠者在今都城之南疑即滹沱入運處也惟泉州渠乃在京北而東入遼海不

筆塵

卷之十一

八

知定在何處若因其遺迹通之以饋平盧遼西亦一便也泉州故城在幽州雍奴青州界中有穆陵關在齊南百餘里湖廣麻城亦有穆陵山其下有關不知太公賜履定在何地以青州為是則瑯琊東海尚在其南不應如是之近以麻城為是則在大河之南直臨楚之境非西至河矣不應如是之遠漢唐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五代及宋以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

五代以大名為鄴都李氏得之改其府曰興唐石氏得之改其府曰廣晉而其軍曰天雄總之故魏州也

通鑑裴度討李師道請令田弘正自楊劉渡河直指鄆州至陽穀置營弘正奉命自楊劉渡河距鄆四十里築壘師道遣劉悟屯於陽穀夜半還兵天未明抵城下九域志陽穀在州西一百三十里者非也去州百三十里者乃今陽穀縣在西北楊劉在州正北不應楊劉渡河迺至西又轉而東且悟以三鼓還師安得未明即馳百三十里此陽穀乃今陽穀店在州北四十里即度所令置營地也又弘正奏敗師道兵於東阿注云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與今舊縣相合而舊志載宋時始由阿城遷於南谷審如所紀則唐時邑城方在故阿去州百里而遙矣然則南谷有城不至宋始遷可徵也

梁晉河上之師德勝楊劉各有南北二城跨河

筆塵

卷之十二

九

筆塵

卷之十二

十

而守皆河津要地也晉人初據德勝為梁人敗東守楊劉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師百道進攻迄不能拔而大河之險已入於晉矣德勝在濮州境內晉史云德勝口澶州地也澶州舊名頓丘天福中徙州跨德勝津已而又作浮梁於是為澶州河橋矣楊劉在東阿北境可六十里黃河舊堤隱隱可見墟里人烟久成聚落而二城之迹則不可考矣夫合兩國之衆集百萬之師一旦化為榛莽平蕪蒼茫無迹盛衰興亡皆如幻化亦是慨矣

趙德鈞為幽州節度於幽州之南六十里城闕溝而戍之契丹無所伏兵糧道得通又於幽州之東五十里城路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二城乃幽州之門戶也閭溝即今良鄉為陸路之喉潞縣即今通州為水路之口古今地險亦畧相蒙如此

五代史榆關在平州之東東臨海北有兔耳巖舟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馬

可耕植唐時置硤石白狼諸城以控之即今山海關也

唐開元天寶間中國強盛自長安西門西盡唐境萬二千里間閭相望桑麻蔽野天下言富庶者無如隴右所謂萬二千里蓋包西城屬國而言隴右則今之臨鞏二府也蕭條千里曠無人烟視古之富庶殆如異域何地地利相懸之耶甚光武戰王郎子於鉅野景丹以上谷漁陽突騎大敗郎兵光武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

筆塵

卷之十二

十一

戰樂可言耶遂以二郡突騎擊滅王郎立成大業古人動稱幽并惡少其精如此漁陽即今京師上谷即今宣府宣府之兵正不知何狀即如禁旅十萬皆漁陽突騎之餘何乃柔脆綿弱不任刀鎧漁陽甲不可用至調南兵代守豈越之君子反出突騎上耶

唐都長安每有盜寇輒為出奔之舉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址而未至亡國亦率有蜀也長安之地天府四塞辟如堂之有室蜀以膏沃之土

處其閭闕辟如室之有奧風雨晦明有所依而蔽焉蓋自秦漢以來巴蜀為外府而唐卒賴以不亡斯其効矣今日燕京之形譬如負宸端拱坐於堂皇之上南面而臨天下形勝則甚偉矣然而勢有所不足者有堂而無室况與突之間耶

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榆關之東

筆塵

卷之十二

十一

即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為華夷之限今皆在京師之背若負宸然可謂天險矣金坡關即紫荆關榆關即山海松亭不知所在山川丘陵地之險也城郭溝池人之險也夫險者何不可階而升即其險也人險有功地險有形天險自然而已在德不在險德者天險也

賦幣

租庸調之法三代之遺也孟子所謂粟米之征即有田之租力役之征即有丁之庸布帛之征

即有家之調合而為一則用其三矣

漢唐後法民有口賦計口輸錢即今之丁銀至
於租稅之類皆以穀帛絀絹等物輸之於官不
盡取錢也今別稅銀差役皆納銀錢於官不准
本色民間以穀綿布絹賤賣取銀其費倍稱如
有司肯從民便除起運錢糧折色上納其餘存
留錢糧及銀差工食許以穀布等物隨有上納
納時必賤少過數月其價已長民間無賤賣之
累官府有羨餘之積亦賦役中之平準也惜其
以避忌之心踵因循之政無能開其端者耳
揚炎兩稅之法即今之條編也唐初租庸調之
法至天寶末年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兵興以後
所在迫趣所辦無常準故不得不變為兩稅也
兩稅者先計州縣應用及上供之數以制其入
約百姓丁產以定等級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
過十一月其租庸調及新增科目一切罷之蓋
合丁田而一之也陸贄極論其弊

陸贄論兩稅之弊曰兩稅之立惟以資產為宗

不以丁身為本曾不寤資產之中有藏於襟懷

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園倉直
雖輕而衆以為富有流通蓄息之貨雖高而終
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什計算緡直
其失平長偽由是物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脫於
徭稅教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
之為奸驅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財用不得不
闕此弊語者可謂盡兩稅之委曲矣兩稅之法
即今之條鞭條鞭以地產為準而不計其貴故
筆塵 卷之十二 十四
農困而尚寬與陸公所陳大畧相似
南唐按民田以肥瘠定稅調兵興後及他賦歛
皆以稅錢為準民間便之此江南條鞭之法所
由始也
唐史粟二百四萬斛斗米百五十錢計二百四
萬斛為錢三百六萬緡以此數權之斛是五斗
緡是千錢也其時斗米直百五十錢斗粟八十
以為至賤其錢亦輕矣緡即今之緡也以線結
緡而染既染則解其結凡結處皆為九色餘則

入染色謂之彩纈今民間亦多為之

元時以京師米貴歲發米數十萬石減價糶之自世祖以後歲一舉行甚良法也今都城米價不時騰湧太倉所積頗多紅腐若歲出四五十萬以濟饑民與改折之額亦自相當宜若可為也

蒙古西域皆以丁為戶元人欲以是施之中國耶律楚材以為不可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十年之賦隨即逃散矣

筆塵 卷之七 十五

蓋有戶有口三代以來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以丁為戶惟蒙古西域之俗為然而近日條鞭之法不分戶則止以見丁制役是亦以丁為戶之法矣然行之甚便而上下相安何也古今之宜亦有不同而特變所趣豈可以舊識膠固元平江南政令踈闊賦稅寬簡其民止輸地稅他無徵發以故富家大族後使小民動至千百至今佃戶蒼頭有至千百者其來非一朝一夕也江北士族位至卿相賦役所養不盈數人

千金以上百里比肩地瘠利藪民情差煩致此非一道也

長慶二年度支張平壯畫糶鹽之策清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為韓愈所駁而止即今戶口食鹽法也今雖不覺其擾直為文具無益於國計而稍沿日久不究其根底亦付之文具而已

韋處厚議鹽法云強人之所不能事法不重禁人之所以犯法必禁其行此至論也宋獨益法然

筆塵 卷之七 十六

漢幣用黃金雜以東貨唐純用錢開元天寶間天下錢鑄九十九爐歲入百萬至元和長慶間鑄纒十餘爐入方十五萬盈虧之數可觀矣其時兩河太原雜用鉛鑄嶺南雜用金銀砂子齒他皆用錢白金猶未多用也宋始用白金及錢間以交子勝國寶鈔盛行與銀錢並用矣本朝惟白金與錢黃金不用為幣而雲南用海巴即古之貝也

梁武時以民間私錢不為禁乃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今世無鐵錢間有工中掘出一二皆梁錢也

唐錢有開元錢即五銖也肅宗時有乾元大錢一當十又有重輪錢一當五十與開元同行謂之三品是時天下鑄錢之爐九十有九而絳州有三十爐乾元重輪皆絳州所鑄

元時鈔法有三初造中統交鈔歷歲既久復造元寶鈔又三十餘年改造至大銀鈔錢法有二筆塵 卷之五 七
曰至大通寶一文准銀一釐曰至元大寶一文准銀一分

楮幣之制起於漢之皮幣而無所交實成於宋之交子而不及四方金人以銅少造鈔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伯二伯三伯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頒之四方與錢並用而鈔法始通行矣

南宋事金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疋生辰正旦每賀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

千疋金人來賀正旦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三百段馬六匹而已

今九邊坐派錢糧舊有定數大約宣府八十三萬餘兩大同七十七萬餘兩遼東三十八萬餘兩延綏二十八萬餘兩寧夏二十二萬餘兩甘肅三十八萬餘兩六邊共計三百七萬有奇俱山陝河南山東北直並本鎮屯田糧草解納已而歲用不敷每年議發年例拜開派兩淮山東兩浙長蘆引塩宣府一十九萬餘兩遼東二十萬兩延綏九萬兩寧夏十六萬餘兩六邊共計九十一萬此其大畧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三

明東河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儀音

漢世廟諱皆以近似之字易之如諱邦之字則曰國諱恒之字則曰常即如諱世之字曰代諱民之字曰人也村學究不知以為名邦字國名恒字常是以諱為表德矣文義不通多誤小學

筆塵 卷之十三

常見褚河南貞觀中一帖內有世民二字皆不減畫心竊疑之及考唐史太宗在日二名不連者毋避及高宗即位乃諱二字蓋禮卒哭乃諱所以敬鬼神之名生者則不相避也以此推之貞觀中世民二字臨文止是不連未嘗更易永徽以後乃以人諱民以代諱世耳

六朝最重私諱即人主於其大臣亦諱其先世南宋武帝嘗使江智淵以王或父諱戲之智淵

正色不肯上怒曰江僧安痴人痴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竟不肯戲私諱之重如此然亦過矣禮有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以人主名其先臣不為大失何至伏地流涕蓋武帝以此相嘲非行臣之禮宜其辱也

漢文短喪權制三十六日至唐猶遵之惟玄宗肅宗之喪始服二十七日代宗遺詔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宰相常袞以為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當如之中

筆塵 卷之十三

書舍人崔祐甫以為朝臣庶人不當分別凡百執事孰非吏人皆應釋服相與力爭竟從袞議二人故有隙以是相左然袞議是也二十七日視漢文之制已自減少豈可更從三日且公卿大臣以吏人自處亦不明大義矣袞之排祐甫非也其論喪禮是也

唐之廟制以太祖比后稷高祖比文王太宗比武王皆以為世室不遷其下三昭三穆滿則遷於夾室蓋三昭三穆在世室之外故為九廟蓋

世也今以九帝備廟數而不及七世則不合
禮矣

唐時明堂制度其宇上圍覆以清陽玉葉清陽
也玉葉亦瓦之類今大享殿及園丘闢干
皆用回青瓦亦清陽玉葉之類

夏周九鼎之制不可詳考武后更造明堂鑄銅
為九鼎豫州鼎曰神都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
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兗州鼎曰日
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車源揚州鼎曰江

都荆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成都各高一丈四
尺受千二百石各鑄山川物產於其上又鑄銅
為十二神十二神者十二支所屬也皆高一丈
各置一方即秦皇鑄金人十二之遺意也

唐高宗作蓬萊宮正殿為含元殿含元之後為
宣政殿宣政之址曰紫宸殿則內朝聽政之所
也大會則於含元

金鑾殿在龍首山之坡隴殿旁有坡謂之金鑾
殿其上東有學士院今稱翰林院為鑾坡

唐制正衙早朝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
國初朝賀大禮有指揮使起居亦此意

唐制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謂
之待制又令常參官日引見二人訪以政謂之
廷對亦曰次對蓋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次
對官皆得引對也宋時謂之轉對

唐時中官柄事者四人最貴左右中尉次則上
下樞密院使謂之四貴又有南北宣徽兩院亦
要職也朱温既誅宦官盡罷內司乃以其黨蔣
筆塵

玄暉為宣徽南院兼樞密院使王殷為宣徽北
院兼皇城使始用外官矣

宮人參隨視朝起于晉代六朝相因至唐不改
六典曰官嬪掌朝會贊相之事引客立於殿廷
唐詩所稱如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
儀是也崔胤盡誅宦官止令內夫人至中學士

院傳宣聖諭及朱温將謀禪代始罷宮人傳宣
及隨朝之儀自此至宋元末不聞御朝對百官
以宮女侍矣

唐時郊廟祠官謂之齋郎及武庫真獻以宰相女助執籩豆謂之齋娘

唐時音樂盛於天寶有太常雅樂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堂上坐奏謂之坐部有鼓吹署令所掌饒歌鼓吹曲有龜茲踈勒高昌天竺諸部謂之胡樂有教坊梨園法曲有散樂雜戲又有山車陸船舞馬犀象及官人所奏霓裳羽衣之曲每大酺賜宴以次陳奏即漢武角觝魚龍之戲也高宗因立太子勅宴百官命散樂自宣政門入太常博士袁利貞請罷散樂甚為知體乃今大殿宴會以百戲承應乃胡元舊習與簫韶之響相去遠矣

冠服

六朝士庶烏帽惟人主宴居着白紗帽南宋廢帝既弒諸王就秘書省見湘東主於時事起倉猝王失履跣至西堂猶着烏帽建安王休仁呼主衣以白帽帶之即黃袍加身之意也王敬則弒蒼梧王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當時白紗名

高頂帽皇太子在上前則烏紗在東宮則白紗蓋惟天子得冠之耳

隋文帝即位改服紗帽黃袍解曰紗帽烏紗帽也江南人主多服白紗帽文帝乃用烏耳古人庶人服黃至是人主及百官服之至唐時惟人主黃袍百官亦不敢服矣

魏晉以來王公卿士以幅巾為雅用全幅皂向後襟髮謂之頭巾俗因謂之襜頭至宇文氏乃裁幅巾為四角北朝服制多仍胡服至後周用

古周禮始與群臣服漢魏衣冠而襜頭之制昉矣

襜頭乃後周武帝所製裁幅巾中出四脚唐人以其脚向上宋人始為放脚今之襜頭蓋放脚而稍屈其端使之向上燕唐宋之制者也

隋煬帝定輿服制度五品以上文官乘車武官馬加珂可見文官乘車有所自也珂者螺屬生海中其骨潔白以飾馬勒世所謂鳴珂者此也三都賦流离珂戍即此

隋時百官從戎者皆戎服五品以上通着紫
六品以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著商
以皂士卒以黃自是文武常服遂以為品至唐
而稍潤色之以為采章矣

高宗上元元年始定章服三品以上服紫金五
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
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深青九品淺青
並礪石帶庶人服黃銅錢帶其工商雜戶不聽
服黃武后在位改八品九品皆服碧此一代之
筆塵

卷之五十五

制也貞觀以前尚沿隋制稍有不同今畫十八
學士服色當以貞觀中制度考之即得其真矣
礪不似銅不知何物○世圖十八學士武德中
所服尚沿隋制

稱謂

西漢臣子稱朝廷為縣官東漢稱天子為國家
北朝稱家家唐稱聖人亦稱大家天家宋稱官
家勝國即稱皇上皆臣子私稱非對御之言也
西漢私語亦稱陛下遼金稱郎主

西漢稱諸王皆稱大王至曹操立為魏王臣下
進對始有殿下之稱自是相沿遂為定制

北齊高儼誅和士開齊主使人召之儼曰士開
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臣為
是矯詔誅之尊兄若赦臣願遣姊姊來迎臣即
入見姊姊謂陸令萱也其時官中呼嫡母為家
家乳母為姊姊呼婦為妹妹

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方鎮江陵將舉兵討景
武陵王紀在蜀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
及紀攻江陵為樊猛所敗以金囊擲猛曰願卿
送我一見七官兄弟行輩稱其官始見於此然
六朝臣下稱君上妻妾稱主君亦多曰官

卷之五十五

自晉以來嫂謂叔為小郎至唐猶然宣宗責萬
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

唐時稱節度觀察為使家諸州為州家北司諸
軍為軍家今稱軍士為軍家本此

唐末官中稱天子為宅家如十六宅諸王為劉
季述所圍升屋呼曰宅家救見季述廢立何后

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亦稱大家如昭宗延朱溫入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朱友珪婦張氏告其夫曰大家已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矣亦稱官家如全忠謂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官家之稱始此唐初稱天家

唐人重行輩稱其所尊皆曰幾郎如某人稱張昌宗為六郎馬燧遣使請和稱朱滔為六郎朱滔遣使說田悅稱為八郎上至宮禁中稱玄宗

筆塵

卷之十三

九

亦曰三郎門生舍人稱其主人之子亦曰郎君妻家稱女婿以姓曰某郎

唐時稱父執及朋友之父為丈人因稱其母為丈母今以岳父母為丈人丈母本此妻父曰婚婿父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自五代已然五代稱州將為使長如李存矩為新州防禦驕惰不治士卒曰使長不矜恤是也近代公侯郎君有稱使長者妃主內家有稱使長者取義不同其名一也

西北諸虜稱中國為漢人東南海夷稱中國為唐人各以其所服相承稱之不思其易世也漢初朔方匈奴亦稱中國為秦人金之官長皆稱勃極烈元之官長皆稱達魯花赤岳牧郡縣皆然

元時丞相謂之大必關亦必關亦字音疑即今之筆寫記蓋主文字之稱故以為丞相之稱自嘉隆以來士夫文字雅好古風官名稱謂亦多從古如稱六卿為大司徒大司馬之類此皆

筆塵

卷之十三

十

周官舊名職任相合稱之是也惟至堊長無以稱之乃曰大中丞則誤甚矣今之左右都御史乃漢之御史大夫左右副僉都御史乃漢之御史中丞在漢官儀皆無大字乃以大夫降稱中丞非所以尊之也至於錦衣掌印稱為大金吾順天府尹稱為大京兆蓋無稽矣名言之間禮分所寓豈宜孟浪如此若各鎮總兵稱大將軍雖非今制亦漢官名所有爾

唐時宰相相呼曰堂老兩省曰閣老尚書曰

長御史曰端公近日桂林呂公為江陵封君作誌稱首揆曰端公誤又少府乃縣尉耳近日稱府佐曰少府亦誤

今翰林相傳以北門為美稱考其建官之由起於武后擅權多引文學之士置在禁中使撰列女傳臣執樂書百僚新戒凡千餘卷因使密决奏疏以分宰相之權謂之北門學士以其不經南衙北門出入故也後世相承有內相私入之號至今以為美談而不究其所由名亦可

筆塵

卷之十三

十一

唐稱給舍謂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也今以給事中為給舍中書舍人為中舍則給舍為一官

娣姊妯長少相呼之稱年長者曰娣年少者娣

今俗呼兄妻曰娣弟妻曰姊者誤蓋通鑑註以

身年之長少為次不以夫之長幼為序也

有父稱子公者朝錯父謂錯曰公為政用事人

口語多怨公者是也有父對子稱臣者霍去病

道平陽其父謁之自稱老臣是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三終

穀山筆塵卷之十四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解

學愚二字解者甚多顏師古以為連闕曲閣以覆重刻垣墉處其形學愚然崔豹古今註曰學恩屏也孔穎達曰屏謂之樹今學愚也蘇鸚演義以為學者浮也愚者思也蓋織絲之文輕疎虛薄之貌官殿門闕有此物也今以字義考之蘇說為是若以為曲閣及屏則字義不相似今官殿上往往有銅絲網疑即學愚也

太史公曰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閱積日曰

閱顏師古曰閱積功也閱經歷也

飲滿舉白解者以為舉白見驗飲酒盡否又曰

白者罰爵之名魏文侯與大夫飲酒謂舉白浮

君者也

酒悲醉而涕謂之酒悲

緡錢二十而一算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陌即百字唐以八十錢為陌宋以百錢為陌

呂覽曰樂正夔一足矣漢書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倒一字即明乃韓非諸書紛紛一足之辨何其固也

稻米為上尊稷米為中尊粟米為下尊

鼓吹軍樂也漢代有黃門鼓吹至今有鏡歌十八曲魏有騎吹當時宴享從行皆用之今縣廷

筆塵 卷之十四

惟有雅樂車駕出乃用鼓吹而民間反得用之至間里婚喪無不以鼓吹將之者更相沿不不禁何也

天祿者天鹿也天鹿辟邪自是兩物一角為天鹿兩角為辟邪又總謂之桃核

當百軍吏名也伍百武校名也

旁午一從一橫為旁午也

祿、錄、鹿、陸、四字通用

漢時軍民出境皆封長境與之即今之文也

梵夾貝葉經也以版夾之謂之梵夾○胡床即交椅也

唐時賓客宴集為人起舞當此禮者即以彩物為贈謂之纏頭如僕固懷恩為中使駱奉仙起舞奉仙以纏頭為贈是也娼妓當筵舞者亦有纏頭賜

樂記獫狁子女鄭注曰獫當為優孔穎達曰獫狁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別也倡優之優當作獫字

筆塵 卷之十四

楚王希範地衣用角簾者剖竹為細篾織之即今之蘄簾也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謂魏王繼岌曰大王他日得天下驟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驟馬騾馬也俗謂之扇馬

有足曰垂無足曰扇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曹全另之註另古瓦翻即剛字也

溪泉漲流謂之水不潤下陰盛之象也井無水

曰弩

六博之法不甚可曉楚辭琨蔽象碁有六博鮑宏博經云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碁故云六博行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散謂之瓊瓊有五采刺為一畫者謂之塞刺為兩畫者謂之白刺為三畫者謂之黑不刺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云詳六碁之制似今雙陸以骰子行之非今之碁子也

梁史宋全昱以投瓊擊盆中并散蓋即今之骰子不知與古之瓊同否

彈碁之戲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其形四隕而中高

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撇碁其藝蓋始於漢武帝好蹴鞠言事者以為勞體乃作彈碁奏之以此觀之彈碁與對奕不同直以石子相觸耳

宋蒼梧王畫蕭道成之腹自引滿射之左右請以鼈箭一射正中其臍投弓大笑鼈箭一名響

箭即今之鼈頭也

南史宋明帝志慕節儉大官常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裹蒸者以糖和糯米入香藥松子等物以竹箨裹而蒸之即今之角黍也

玄宗出奔日中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解曰胡餅今之蒸餅言以胡麻着之也即今之燒餅耳

宇文護殺周主置毒糖餠糖餠九餅也即今元

宵子耳

熊白熊脂也熊山居冬蟄當心有脂甚美雞臙雞羹也

爾雅釋木云檟苦茶郭璞註早采為茶晚采為茗此茶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於書想所謂檟者即是矣

温嶠上表貢茶一千斤茗三百斤六朝北人猶不食茶至以酪與之較惟江南人食之耳至唐貞元間始從張滂之請歲收茶稅四十萬緡

亦夥矣宋元以來茶目遂多然皆蒸乾為末如今香餅之製乃以入貢非如今之食茶止采而烹之也西戎食茶不知起於何時 本朝以茶易番馬制其死命番人以茶為藥百病皆瘥不得則死此亦前代所未有也

禾不因種而生曰稻侯景作亂貴家大族皆自出禾稻今所謂稻生是也○柿斫木札也

李白詩云脫君帽為君笑初不知其解及觀北史魏主欲誅爾朱榮榮女為后懷娠乃聲言皇

皇歷

卷之十四

六

子生遣城陽王徽馳騎告榮榮方與元天穆博徽脫榮帽歡舞盤旋以是知脫帽歡舞本夷俗也

胡人軍中好吹唇相呼侯景即位其黨數萬皆吹唇鼓譟上殿今人往往以唇作聲謂之胡譟即吹唇之聲也

觥策葭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於胡中唐時編入鹵簿名為笳管即胡笳也

傀儡杜佑曰窟篰子亦曰傀儡子本喪樂也漢

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高緯尤好之今俗懸絲而戲謂之偶人亦傀儡之屬也又有以手持其末出之幃上則正謂之窟篰子矣

唐史王疑及第袂衣見崔彥昭袂衣便服也今俗語猶然

漂手謂盥滌面謂頰

通鑑史憲誠據魏博於黎陽築馬頭為渡河之

勢註附岸築土植木夾之以便兵馬入舡謂之馬頭馬頭之名始此

年集

卷之十四

七

劉守光圍滄州城中食盡食董塊董塊粘土也

雜考

夏之姓妣以吞薏苡而生今按苡音以妣音似字不相蒙

漢成帝時詔求殷後分為十餘姓不得其嫡梅福匡衡議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殷後乃封孔吉

為殷紹嘉侯地百里是聖裔封爵之始也夫孔子之聖乃以殷後得封兩楹之奠固曰我殷人也豈其兆耶

也豈其兆耶

春秋長狄僑如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眉見於
軾司馬法六尺為步百為畝九畝為九百步
恐無此理借使長九百步其骨豈但專車眉亦
不止見於軾矣漢志后稷始耨田以二為耦廣
尺深尺曰耨漢志一畝三耨則是一畝長百步
廣三耨也身橫九畝則後其衝而視之當為二
十七耨長可二丈七尺故曰橫也

左傳載其手謂舉手如戟形也罵人狀如叫

漢法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

筆原

乘四白馬賜上尊養牛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

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

聞矣其時三公之責如此雖欲如後世大臣謂

天變不足畏豈可得耶然其法亦太過本於機

祥之說所謂移之相者也三代之法當不如此

漢時有三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雲杜根

楮書不始於蔡倫倫第以魚網木皮為紙別創

一法耳自前漢有赫號書

漢永初元年永昌徵外僬僥夷人舉種內附

家語云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史不著其長短
當非其真耳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自在頂上
走行如風其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
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此詩所謂旱魃也北方
風俗每遇大旱以火照新莽墳如有光焰往掘
死人有白毛徧體即是旱魃椎之輒雨以此成
俗官不能禁也江南不聞此事豈旱魃之曾獨
行於北方耶

卷之十四

九

漢時嶺南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
書夜傳送至和帝時臨武長唐羗上書奏狀乃
勅大官毋得受獻交趾諸郡去長安洛陽萬里
不知二物何由生致唐明皇時從巴蜀騎送長
安猶以為難交趾道里何啻五六倍此不可曉
也

陝西近西域處有一種小蒲桃號瓊瓊蒲桃中
上甚珍之常疑其名所自起以為必有正音呼
者傳訛自作瓊瓊及觀西京羽獵賦漢離宮有

娑馱娑馱與瓊瓊音相近當是武帝得西域蒲桃種之離宮別苑有娑馱之名至今相沿遂傳為瓊瓊耳

安金藏剖心以白皇嗣太后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良藥經宿始蘇桑皮線可縫腹皮

武三思使周利國殺五王於流所以袁恕已素服黃金逼服野葛汁數升而死本草野葛類鈎吻鈎吻類地黃

建成欲誘秦府驍將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不受世民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唐人詩云身後堆金柱北斗今俗語云黃金柱北斗蓋出於此

後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北方酋長畏暑令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雁臣雁臣二字出此

唐咸通中浙東寇亂有進士數人陷賊中衣綠及賊兵敗悉取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虫也以

進士為青虫大奇

上清傳德宗怒陸贄曰僚奴我脫伊綠衫便與紫衫着又嘗喚伊作陸九云云褚遂良諫立武后叩頭納笏武后在簾內言曰何不撲殺此僚贄吳興人遂良杭州人皆呼之為僚其義何繆字與穆字通亦與謬字通秦穆魯穆之謚皆以繆為穆何曾賈充之謚又以繆為謬豈因其人而移易耶此當詳考

漢有魚龍百戲齊梁以來謂之散樂有舞盤伎舞倫伎長躡伎跳鈴伎擲倒伎跳劍伎吞劍伎今教坊百戲大率有之惟擲倒不知何法疑即翻金斗也翻金斗字義起於趙簡子之殺中山王後之工人以頭委地而翻身跳過謂之金斗想其形類為名耳

優人為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叅軍以一人鬚角散衣如童僕狀謂之蒼鶻徐知訓與吳王為優自為叅軍使王為蒼鶻總角散衣執帽以從其狎侮嫫媠無君臣之禮如此叅軍之法至

宋猶然似院本及戲文裝淨之狀第不知其節
奏耳

五代朝貴宴集為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為虎膺

指節為松根大指為躡鴟食指為鉤戟中指為

玉柱名指為潛亂小指為奇兵腕為三洛五指

為奇峰亦謂之招手令史弘肇不閑至與宰相

蘇逢吉相詬欲索劍追殊不可解

李嶠諫鑄大像疏云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

緡若將放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即

此可見一緡是一千也

唐制布帛六丈為端四丈為疋

昇仙太子即周太子晉也武后加號昇仙為撰

文立碑詞翰並美今其石尚在為古名帖亦奇

跡也

貞元十七年吐蕃攻陷麟州僧延素為虜所得

虜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世孫也

武后時我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

居祿位與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領宗族大無由

自拔耳史侍敬業為僧則逃入吐蕃者乃其後
也以此推之虜中有漢士人種族必多直世代
綿邈名字侏離不可究詰耳

世傳呂岩者渭之孫也按史渭河中人於貞元

十六年為河南觀察使其子温為左拾遺入王

叔文之黨○吐朝于謹一代名臣于頔之先也

頔在襄陽為子求尚主以結上歡學士李絳謂

頔為虜族不足以辱帝女解者謹之先于采礪

本姓勿忸于氏從柘跋起於代吐更為于姓此

所謂虜族也與邗子之後不相蒙矣

唐史劉闢之叛判官莆田林蘊諫其舉兵林姓

始見於史孫洎曰林姓周平王次子林開之後

魯有林放林雍齊有林元此其始也今閩中林

姓最多皆以為王潮入閩所携中土氏族不知

唐時莆田已有林姓則不出於潮矣記之以備

考質

唐時御史所過皆給驛馬先有牒文飭候謂之

排馬牒即今之白牌也

唐法有旬休者一月三旬遇旬則休沐即十日一洗沐也

排牙之名自唐節鎮有之謂牙前將士各執其物以主於庭下俟節度使升堂以次叅謁也

宋臣黃萬石論其部將米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牙牌書銜在宋已有之第不知在佩帶否

宋人咏紅梅詩若使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者似言江梅之開必在正月不知北方地寒

卷之十四

梅開甚遲往往與杏花同時恐直混作杏花不必言似矣

南昌滕王閣見於三王記叙巴州滕王亭子見於杜工部詩唐初諸王出牧官館之盛所至輒為名跡其豪侈可知滕王其甚者爾考史滕王元嬰高祖之子驕奢縱逸畋遊無節又嬰與蔣王暉皆好聚斂高宗常賜諸王帛各五百段惟不及二王勅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王太慙

曲江在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苑至唐開元中大加疏鑿遂為勝境其南為芙蓉苑其西為杏園慈恩寺進士及第者於此遊宴今其地在西安鞠為茂草無復遺迹矣

蘇源明唐之文士也與李杜同時詩中有其往返曾避地魯城僑居瑕丘後為東平太守有洞庭詩叙文章爾雅見稱前哲及考之唐史稱其為國子司業稱病不仕祿山肅宗即位擢為侍從此有唐一代光明俊偉人也小洞庭在蠶尾

卷之十四

山前乃今東平北境東阿諸山之陽所謂九女泉者是其遺跡而無片石隻字可識舊遊山泉之區鞠為榛莽俯仰千載為之一嘆

寒食禁火相傳起於介子推自焚禁操所紀介子推事云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非寒食也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也斷火之制當起於此今寒食俗多上塚禁火之風邈不復聞矣
社者戊日也立春以後五戊日為社日

張邦昌東光人劉豫阜城人皆河間境也一郡之境同時出二假帝是何風氣

安祿山朱全忠皆賜爵東平郡王劉豫僭位嘗都東平府皆以其為望郡也

露布之體蓋軍中奏請皆係機密文書不敢宣洩至戰勝功成方備書捷狀建之漆竿昭著耳目使所過皆知謂之露布自晉以來有之唐末

諸鎮阻兵典章無考莊宗既平幽燕命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而

使劉仁恭父子荷校其下此乃決獄之幡非露布矣

古者授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去其印綬不為職任設也唐末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置之卧内別為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牌入印入牌出即今日之制也秦漢以來官印甚小以綬繫之懸於肘後若今御史出巡鐵印是矣其後更為職印乃始大耳

咸通五年彗星出長三尺司天奏以為含譽瑞星宣示中外編諸史冊含譽與彗星必甚相似俟詳考之

唐莊宗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為張業起舞指錢積曰和哥乞錢盡以錢一積與之錢積二字始此

木華佐元大定天下功冠群臣其孫安童年二十餘為世祖相安童孫拜住為英宗相皆以忠勤正大為一代名臣東平其世封也拜住為相

奉命立安童碑於范陽在今良鄉

自古都邑大賈名俠皆有稱號或以所居或以所業如漢書所謂東市賈萬城西萬童箭張禁酒趙放又如貨殖傳所載翁伯販脂張氏賣醬盾氏洒削濁氏胃脂其所貨至為纖畜往往鼎食擊鐘蓋大都人衆所取宏多故雖負販之資亦至不貲也今都城如賣醬屠沽有千萬之貫其名亦與古同可見古今風俗亦不甚遠

刀斗或言小鈴或謂以銅作斗畫炊夜擊既曰

即非小鈴或如今軍中所用銅鼓耳

穀山筆塵卷之十四終

筆塵 卷之十四

八

穀山筆塵卷之十五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雜記一

晉武帝時火起武庫焚累代之寶其中有漢祖斬蛇劍王莽頭孔子履蓋漢以斬蛇劍為國寶乘輿法駕出則侍中一人捧劍在左右匈奴以月支頭為國寶與漢使盟誓出以飲酒漢藏王

筆塵 卷之十五

莽頭亦此意也此皆王迹所興傳示後人自有深意然以孔子之履與莽頭同藏則污聖矣

唐時祥瑞列在禮官大瑞六十有四如景星慶雲之類上瑞三十有八如白狼赤兔之類中瑞三十有二如蒼烏赤雁之類下瑞十有四如嘉禾芝草之類不知相沿何代有此名目亦矯誣矣

世傳蘭亭帖殉於昭陵是也然以史考之此本復出人間矣五十八賊帥温韜盜發唐帝諸陵

昭陵宮室闕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
石林林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
筆蹟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此知蘭亭
真帖出自昭陵人間必有其本第不知復淪沒
於何代耳

天寶二年玄宗幸望春樓觀江淮運艘韋堅上
百牙盤食蓋以牙盤裝食味於上謂之看食即
今之看盤也唐制御饌器用九釘食以牙盤九
釘裝食味於上至是溢而為百爾

筆

卷之五

二

沉香亭子玄宗已有其名未考其制及敬宗即
注波斯獻沉香亭子料蓋純以沉香為料也沉
香林邑所出土人破斷其木積以歲年心節獨
在入水則沉其形不同名亦各異有犀角燕口
箭子橫陽等號至可為亭材則其條段又大非
諸沉比矣導侈召亂乃不祥之材而積累貴重
得之不易如此若夫茅茨土階近取如拾安所
不足哉

州志曰鸚鵡有三種一青一白一五色交州

以南諸國皆有之唐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鸚鵡
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太宗付使歸之今廣西有
秦吉了京師謂之了哥萬曆丙子一日講畢
上遣中使持赤黑鸚鵡各一示閣臣講官蓋廣
中所獻也赤者毛色嬌麗黑者有兩耳耳黃如
獸能動此二色則志所未備也

往至西苑見畜一後視主者故西域胡也以白
布纏頭帶金衣綠支正三品料其後視日食一
羊而籠之檻中無所用也以一後視計之主者
食正三品料與三百六十羊一年之費不費如
此使如宋之良岳珍禽異獸動以千百元時外
夷所獻獅豹鸚鵡日食肉千斤終歲之費可養
壯士千人可不惜哉

雜記二

景隆二年敕中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
守歲設筵燎作樂即唐詩諸人守歲侍宴詩也
是日以韋后乳母妻御史大夫竇從一自稱皇
后阿着遂為千古笑柄今徒詭其詞若與雅頌

同音豈知其事之鄙藝如此李矯宋之問韋巨源皆武三思之黨文人無行遂為口實

唐僖宗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上舉須為狀元對

曰若遇堯舜為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駁放宋徽宗與王黼微行踰牆黼先下以肩承上足上

曰聳上來司馬光黼曰伸下來神宗皇帝可見人主舉動即替御近習以供嬖承寵者不過徇

一時之歡而其本心之明亦有不能昧者二臣

筆塵

卷之廿

四

是也然野豬之諷有旃孟之風而黼又出其下矣

蔡京以太師封魯國公童貫以太傅封涇國公

時人稱京為公相貫為媼相愚謂不如稱京為

相公貫為相婆尤易明也時內侍梁師成亦至

太尉時稱為媼相亦媼相之別稱也嗟夫後之

為媼相者多矣乃至公相之權因媼相而重是

王良嬖奚比而為御矣

內侍梁師成領睿思殿主管翰墨凡禮文符瑞

之事多所潤飾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

稱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人間不敢蓄其

尺牘師成訴於上曰先臣何罪自是蘇公之文

稍出於世亦師成之力也夫師成以一介奄寺

逢迎希寵而假托文人之裔固自可咲然因其

假借使一代文雅流傳至今事固有待而興也

亦大奇矣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考其為人乃穿

窬之下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璀而恩顧未衰涉

筆塵

卷之廿

五

時為太子通事舍人窺知上旨乃投匭上疏稱

其久委心腹不宜遽棄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

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戣因上疏勅逐之即此

一節綠林豪客且掩口胡盧之矣

唐中宗時宰相竇從一為公主督造府第時謂

之公主邑司懿宗時福建觀察使杜宣猷以宦

官多閩人每寒食遣使分祭其先寵時謂之敕

使墓戶此確對也時諸道歲進閩兒號曰私白

閩中為多故云

唐時王及善庸人也為相無他以但不許令史乘驢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舍時號為驅驢宰相

遼穆宗在位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國人謂之睡王

雜記三

漢質帝初年委政李固梁冀之徒希旨害之有云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漢時男子皆傅粉也起於侍中傅粉化閑籍筆塵

卷之五

卷之五

六

之屬乃至元老大臣亦為此飾殊可訝耳北史稱江東天子傅粉宮中唐詩口脂而藥以此推之不第漢矣

唐時宮中給使令者皆有冠巾謂之畏頭內人今宮中亦有女官給冠帶者即其遺制也

古時婦人之飾率用粉黛粉以傅面黛以填額畫眉周天元時禁民間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官人皆黃眉墨粧故木蘭詞中有掛鏡貼花黃之句第不知黃眉墨粧若為點畫耳

安樂宮主有織成裙直綫一色花

粟粒正視旁觀日中影中各悉一色

世間婦人立拜起於武后其實不然周天元命內外命婦拜天臺皆執笏俯伏如男子可見以前婦人無俯伏者惟下手立拜耳王建宮詞有云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見當時宮女不作男兒拜也 本朝命婦入朝資行四拜皆下手立拜惟謝賜時一跪叩頭耳而民間婦女乃俯伏稽首與男子不異非古禮也

筆塵

卷之五

七

漢時宮中有對食對食者宮人相與配合為夫婦也起於陳皇后無子使宮人衣上衣冠與之寢處蓋厭呪之術武帝廢之責以為女而男淫云云蓋對食之由也後世宮人不聞有此第私與中官為偶其相妬相歡甚於夫婦幽閉之極無所不有可為一咲

唐有兩韓國夫人其一武后之姊嫁賀蘭越石嘗入宮得幸於高宗其一楊妃之妹嫁後入宮得幸於明皇稱號既同事迹亦合武氏之女亦

從入宮得幸於上賜號魏國夫人為武后所妬
寘毒而死其甥女也

南漢有女侍中宮女盧瓊仙是也蜀有女校書
樂伎薛濤是也

世間大有奇事出人意表西晉之亂荀崧屯宛
為杜曾所圍欲求救於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
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夜出且戰且前遂
達覽所卒解崧圍此亦大異嘗讀紅線之事謂
其不誠以此推之當不虛耳

筆塵

卷之十五

八

李克用朱全忠皆草昧英雄驅使一世然皆有
內助焉克用夫人劉氏聞汴城之變神色不動
整軍而行全忠夫人張氏嚴整多智軍府之士
與參謀議此二健婦亦女中丈夫也草澤之豪
鼓衆擷徒竊盜名字亦必有非常之偶况神明
之主哉

克用為汴軍所攻不能自保欲用諸將之謀且
入北虜徐圖去就劉氏力爭以為不可曰王昔
居韃靼幾不自免賴朝牙多事乃得復歸今足

下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安可得至耶克用乃
正當時非劉氏之言奔竄胡中不過一亡虜耳
安能以河東之地與天下爭衡世固有用婦言
而興者克用是也

元魏北海王詳烝從父安定王妃廢為庶人其
母高太妃怒之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
麗婢陷罪至此杖之百餘又杖其妃劉氏曰婦
人皆如何獨不如此可作一咲妬亦有用如此
世有縱情極欲犯分敗俗以至亡身隕祚者使
其婦能妬當不至爾

筆塵

卷之十五

九

雜記四

溫韜遍祭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此事至今
猶然絕不可解也嘉靖戊申先君作吏隴右道
出乾州其上人言過武則天陵不可指議如有
謾語輒以雷雨報之先君弗信為一詩詆之云
云出門正晴行不數里雷雨大作無所依泊得
道傍郵舍牛豕滿中不得已一駐車焉仲兄無
妄年甫十七再過其地為賦一詩詆之其詞不

記行至道中亦遭風雨十年雲烟猶能作腥臊
氣豈別是一種妖魔死而不能亡者耶

王莽祭定陶丁姬之塚周棘其處有群鳥數千
脚土投穿粟太子葬處亦有此異鳥雀亦有知
耶將或使之耶

盜茹膾人肝以為脯蓋寓言也然亂世群盜真
有然隋末朱燦食人使者醉辱之即曰敢醉人
肉如噉糟狍遂殺使者而食五代趙思綰好食
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
筆塵

卷之五

十

吞人膽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契丹東丹王
突來奔居於洛陽好吮人血嬖妾皆刺臂以供
之可見豺虎之性非但異類人亦有之以佛家
六道推之殆天吳封豕所化也

黃巢兵圍陳州野無積聚掠人為糧生投確磔
并骨食之秦宗權遣將四出所至屠滅焚蕩殆
無孑遺行兵未始轉糧車載塩尸以從楊行密圍
廣陵城中無食軍士掠人詣市賣之驅縛屠割
如羊豕訖無一聲趙思綰據長安城中食盡取

婦女幼稚為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
數百人如羊豕法此亦佛家所謂殺劫也

金末汴京大疫諸門出柩九十餘萬皆不能葬
者不在是數其災可謂至矣然汴京人戶之衆
亦可想見萬曆丙戌丁亥間汴梁大旱且疫諸
門出灰亦且數萬即宗室男婦死幾五百此亦
近世一大陽九也

至正九年襄陽民張氏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尺
許容貌異常舖腹臃腫見人嬉咲如世所畫布
筆塵

卷之五

十一

袋和尚見者異之已而江淮盜起稱彌勒佛出
世以紅巾為號此其兆與

至正十二年隴西地震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
百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不能挽此蓋前代所
藏有此一種大弩挽之必自有法人不能知耳
而舉以為妖過也

至正十四年汴河水皆成五色花草繪畫三日
方解

雜聞

吳下一士夫嘗為予述顧文康公鼎臣事文康之父顧翁嘗為小賈鬻線其嫗甚妬僅一青衣防之甚密翁未嘗忤視一日翁坐肆中嫗遣青衣饋食至則雷電大作不能即歸翁因請問既而有孕生男即文康也嫗大恚索兒欲殺之不得因送磨房欲令驢馬踐死磨房主人收而養之長而聰慧不羈丰神迥絕自從諸生受書遂游邑庠翁嫗終不以為子數而奴使其母如故久之文康及第嫗猶嘗其生母使之蓬跣執爨

筆塵

卷之五

七

為予述狀大與馮當世事相類尹恭簡公旻掌銓十八年以知人名濟上至今尊慕之嘗聞歷城周中丞繼述其家世云恭簡父名某世居濟之竹店平生好施予濟人之厄嘗有賈人過其村憇道旁井上遺金一囊而去尹翁見而埋之賈人者為章丘巨室行錢舊嘗不售而歸巨室信此賈不以為罪復畀之若干再賈賈人感其義獲利數倍誓盡歸主人不分一緡以是為報及至井上而失去一日覺之忘

筆塵

卷之五

七

其故處又往謁主人主人曰此亦數也已而復畀金若干再賈賈人再過井上恍若有憶徘徊久之尹翁訝而問之賈以狀告翁因叩其金多少與囊襍之狀皆與舊合即謂賈曰若無憂而金在也掘井旁尺許得之封識宛然賈頓首謝去持井旁失金與主所更畀者入海為市舟中猝遇盜賈即出其金獻之盜亦感其忼慨謝曰吾無意攫子金也然我嘗劫麻一舡無所用之以予子可獲大利而易子之金可爭費隨載麻

而歸輦巨室之門具以實告主人發而視之則皆金也蓋海賈畏盜藏其金麻中而盜不知以予賈耳賈遂與主人中分之利且十倍此一事有數善焉尹翁不匿金賈不欺主人主人不以失利棄賈賈又善遇盜盜又不欺賈人賈與主人皆獲大利而尹翁以昌其後陰隲之巧也

濟南王公勅者博物君子也然其平生多怪人以為仙敕少為諸生即好談仙道多識古器物目所未涉一見能道其詳曰此何代物當於何

筆塵

卷之十五

十四

所得之考之皆是嘗讀書大佛山中與僧登山僧先行望見山頂有人至則王生也復使沙彌下取食物叩戶有書聲又王生也嘗與樵者十餘人期令各行一道比暮十餘人歸會語所見皆王生也敕以進士及第為太史出為陝西學憲一日行部道中望見一片黑雲呼從吏往捉雲來吏笑而赴之至則落地為石吏取以奉敕敕擘食之敕年六十餘死里人徭賦長安於良鄉道中見車從鼓吹從南方來視之敕也里人

前問公罷官已久何以至此敕笑曰 朝廷召我耳然吾來時有一二語未分付煩寄與兒某篋中有書數卷不可令人見語兒焚之里人歸問乃知敕以是日死也尹恭簡公病甚救往視之曰公尚不死至某日有一鶴落庭中公乃逝耳已而果然

劉司馬公源清故為諸生貧甚所聘女家以其貧請決更笄富兒劉不能爭也後劉以進賢城守功徵拜御史奉使過里而故所聘女更適富

筆塵

卷之十五

十五

兒者又已中貧從夫居肆市一日聞公還從群婦出觀鼓吹道從威儀甚都群婦指示曰此車中貴人故而夫也女大慙恨即闔門自絞死愚謂此頗勝買臣妻遠矣
長安李生為予言黃京兆事黃京兆者名鍾延慶州人生四歲而孤育於伯父伯父甚貧夫婦日食糟糠得少許米糲皆以啖鍾鍾感其意年六歲所泣告伯父願得讀書致身以報翁媪然其伯父貧不能具束修也一日州守蔡公夢城

隍謂云郡中有一小兒他日當作順天府尹貧不能學然有一念之善感動神明公可周之又此兒日在廟中戲至癡吾有明日守往謁神祠仰視冠衣俱如夢中所見而左肩有小兒履痕守即召廟中讀書群兒恐而問之乃鍾所為召鍾問狀蓋欲上探雀殼也因詢其家世備知貧狀守月給糜米一石令伯父養兒又求一名師送令教習自出束修供之後三年守當去鍾方十歲業能為文然守竟不泄夢中語也比鍾十

筆塵

卷之五

六

八歲舉京兆旋第進士守已懸車徑來視鍾方以夢告後鍾至順天府尹而歸伯父已前死媪又他適鍾事媪甚謹孝養逾於所生云萬曆甲戌濟南有蔣生者貧而質子錢三十金久之遂鬻宅於子錢家其價二百有奇質錢者以百金當其息第以百金子之已而蔣生錢盡大窘怨恨遂自經死死數日鬻宅駟僧行西門道上忽叩頭呼服謝蔣生求免可一里許而返閉門伏匿須臾叩門甚亟里人皆聞其聲而無

所見駟驢度不能免謂其妻曰我死必為所攝第母收我我當放歸遂出開扉而死其日子錢家亦死并死其妾良久妾甦語人曰為蔣生所訴見府君府君曰駟驢當質對妾何為者亟縱之還夫及駟驢方按治未決云已而駟驢見夢其妻曰收我我不歸矣兵部韓君應元為予道狀

筆塵

卷之五

七

嘉靖中海豐有漁子數人駕一舟入海忽為颶風所漂泊一絕島險峭無人漁子相對號泣以為必死因入其中見古木蒼蔚鳥雀啁啾不似人境行可里許林木之中微有烟火稍見人跡其人皆椎結袒裼網木葉為裳面目犁黑肌膚如枯睢睢盱盱見漁子入相頰驚咲語不可解稍前逼之輒走不敢近其羣率如蓬廬而無爨釜其旁徃徃有池池中以密浸食物大抵黃精薯芋之屬漁子饑甚前取食之其人亦不嗔但遠立而咲已而取栢葉食之亦將以授漁子使食漁子始泊舟有餘魚已而魚盡苦饑不得已

從之食食久益甘而其人亦稍狎相與遊處但語不通耳如是者月餘其山澗流水處皆文石五色瓊落可玩漁子各收數升置之血中一日颶風大至飄返故岸家人以為已死見之驚喜已而取所挈文石則皆鞣鞣瑟瑟諸寶也其中有紫者以五銖入火間以白金成黃金一兩不溶則赤志可屈折云太僕丞葛君為子語狀

嘗聞里中長老傳數十年前里俗以整為裙者長衣下令其蓬、張起以為美觀即無羗裙至

筆塵

卷之十五

六

係竹圈襯之殊為可咲及讀王莽傳莽好以羗毛裝楮衣中令其張起乃知古亦有之隆慶初年見朝鮮入貢使者自帶以下擁腫如甕蒲伏而行想亦有羗衣在下比數年來直窄衣下短如中國服不張起矣

萬曆甲戌甘肅築城掘地得小棺千餘皆長尺許其中人皆不腐衣裳顏色一一可辨衣有寸許潞紬邊幅宛然時江陵當國邊臣不敢以聞然京師多有知之者第不知其故共相駭愕及

考王莽時池陽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器物大小各稱三日而止山海經登山之神曰俞兒武帝時有巨靈及抱朴子所載肉芝皆此類也

成太史監吾公憲父為西邊大帥嘗鎮固原有民家子嬾事其姑無禮一日姑與之入廟祠禱求一冒絮包頭婦不肯予其子自探一巾與母婦取而裂之姑不得已與同入廟叩神未已忽失婦所在覓之不見明日過走求竟無蹤跡已

筆塵

卷之十五

七

而至城外一小山上其婦在焉則已化為一驢惟留一面兩乳昇至帥府予之芻豆即俯首啖之而不能言也此太史所親見於館中閑談偶及其詳如此

隆慶三年山西靜樂縣丈夫李良兩為人傭土與其儕同宿一夕化為女子其儕狎之遂為夫婦守臣以聞良兩自縊死

穀山筆塵卷之十五終

穀山筆塵卷之十六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子繹校梓

雜說

西門公子好士門下博徒酒客常數百人公子出則韞鷹挾彈操琴瑟而從者塞路無何公子中貧無以奉客而北里王孫暴富富於公子故公子門下客皆去而事王孫王孫出則韞鷹挾

筆塵

卷之十六

一

彈操琴瑟而從者塞路於是公子與王孫博爭道而怒相鬪安公之從王孫者關孤而射公子公子蹀履而走王孫大喜曰甚矣公之忠也關孤而射公子公子蹀履而走出千金大享客漢陰丈人謂之曰王孫過矣比從王孫而遊者非故西門客耶然而關孤射其故主如越人者利王孫之金也君之金今日盡則明日折而之他又何愛咫尺之矢不以加君於十步之內而博人之千金耶王孫大悟遂謝客

其侯好客五陵諸豪皆出其門下已而魏其罷將屏居南山射獵丞相田蚡新貴用事故魏其客皆去事田丞相於是魏其嘆曰嗟乎客則何忍哉老僕所以事客非有負也皆去事田丞相東方生大咲仰天冠纓盡絕曰將軍胡見之晚也夫釣者操竿垂餌投綸於淵濔之中煦沫吞餌脩然而來者鰕鯢也若夫王鮪赤鯉盈尺之魚若滅若沒若浮若游可望而不可致何者其志不在餌也今將軍之客利合而來利盡而去其來甚易其去甚輕若夫高世之士懸萬戶之封不可招之來設湯鑊之誅不能揮之去將軍安得而容之然則將軍之客徒鰕鯢耳非有赤鯉王鮪盈尺之魚也

筆塵

卷之十六

二

穰侯為秦相入則為群臣之言以請於王與太后出則為王與太后之令以令國人國人莫喻也客謂穰侯曰君侯之危如累卵矣穰侯蹵然曰何謂客曰君侯知傀儡戲乎夫傀儡戲者一人而持兩未偶懸而垂之其上蔽之以帷左手

之人笑右手之人泣左手之人揖右手之人旋於是市中小兒累迹而觀者如市以為天下之妙伎洞心駭目其樂忘食及舉其帷而視之則出一手也於是大咲而走不復返顧今君侯親為群臣之言以請於王與太后又親為王與太后之令以令國人是舉秦國上下左右出君侯之一口也不可以給市中小兒終日君侯不早決者臣懼秦人之舉帷而視之也豈止咲而走哉穰侯不能用

筆塵

卷之六

三

齊王之宮美人三千而無塩女求見盤珊疴癢五管指天鵝結藍縷入王宮門三千美人望之大咲王曰嬉來前夫人之謁也豈有意辱寡人之後宮哉無塩曰唯唯不敢王曰夫寡人之左右者皆冶麗靚雅嫵眇多姿膚如玉雪腰如束素垂羅曳縠歛如流雲寡人猶以為不適不能一睜也夫人之玉貌能傾之乎曰不能王曰寡人布席而飲懸樂而奏美人羅於玉箱金堂擗瑄張絃曼聲而歌氣方椒蘭音繞梁櫺寡人於

斯時也大飲千鍾小飲百榼仰天耳熱其樂忘死夫人之妙伎能抑之乎曰不能王曰然則何以娛寡人而辱寡人之後宮乎無塩仰天大咲拊手泣洟曰殆哉王之圖國也夫妻之志以為齊國東負滄海之饒西按岱宗之險表裏九河縱橫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而西面事人號為東藩妾誠惑之大王誠為謝連衡之約擯合從之議斥游談之士罷春秋之請南城瑯琊則楚人不敢窺薛北屯千乘以河為池則燕之士馬不

筆塵

卷之六

四

敢南向西畫汶濟布十萬之師於阿鄆之間則三晉之軍不敢東顧然後閉關而守與魚塩之利席棗栗之饒修太公之教講管子之法西向而亢強秦不及十年可為東帝今大王計不出此而聽諸侯遊士之談以合從連衡為事從成則三晉與楚分其利齊不能越韓魏而有秦衡成則秦享其成而齊以空名奔走諸侯之後是坐而自索也不知三千美人之中有以此進大王者乎妾誠惜之於是宣王瞠目而胎拊心而

嘆曰嗟乎天以無塩君賜寡人也寡人之國將亡無塩君存之遂立以為王后齊國大治攘地千里夫嫺都儼利之質非不捷也聲中宮商貌如刺畫非不矯也及其當利害之交值艱危之地未有能濟者也故有呈木樸之觀而負璋竒之節謝便儼之巧而儲博大之材者此無塩之類也

璫言

屏之張也直則不可立必也回而曲之輪之轉

筆塵

卷之六

五

也方則不可行必也揉而圓之處世亦然雖然屏必有幅輪必有軸屏雖欲曲不可不齊輪雖欲圓不可不正君子自處也亦然

士大夫處世能絕四語可與論道矣一日耳語

一日目語一日手語一日足語咕囁而談者私

也睇咲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偽也躡足而

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

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漏刻之人受命於水水涸則降影燈之人受命

於火火熄則止其升降動止有制之者也人之在聲華勢利亦然得則神王失則氣沮制在外也夫惟立命在我而不為外物所制幾於道更色而不更葉者松柏也更葉而不更條者眾木也更條而不更根者百草也更根而不更種者五穀也故五穀之命在種

近世士大夫有四字寶訣自謂救時良方不知

其乃膏肓之疾也進退人材用調停二字區畫

政機用作用二字此非聖賢之教也夫賢則進

筆塵

卷之六

六

否則舍何假調停政可則行不可則止何煩作用君子以調停為名而小人之朋比者托為君子以作用為才而小人之彌縫者借為四字不除太平不可與也

天下將有亂萌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

之亦亂依阿唯喏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

敗此養者成之也引繩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

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者成之也養之激當在

大臣激之激常在小臣大臣忘身以為國則分

內事不可模稜小臣奉官以守法則分外事不必越俎天下事乃可言矣

大臣之義在於體國小臣之分在於守官何也大臣位尊寄重與君國同其休戚非一官之守能盡而上之所以責之者亦不止於所守之官而止也如吏兵之會推禮曹之會議刑曹之會審凡大賞罰大典禮無不使六卿共之非若尋常政體一部可得專也柰何以一官自畫而秦越國家之安危噤不出聲非大臣之義矣至於

筆塵

卷之六

七

部司之臣本無言責凡錢穀甲兵禮樂刑名各守其官以承其長夙夜在公不懈於位其官盡矣上之所以責之亦止於其官之內未嘗以錢穀責之吏兵以禮樂責之法官也後世士風日漓趨名嗜進往往舍其官之所當守而憂其責之所不及非小臣之事矣此何以故大臣以長厚為體而不思義所當重小臣以建白為名而不思職有所專也夫使大臣不憂國而小臣不守官國家之事必有難言者矣

士之氣節盛衰亦有時或有唱而後和有銳而復竭此皆非義理之勇也本朝如靖難之舉死者不下十百至於土木之難寂然不過一二如嘉靖大禮舉朝爭之死且窳者不下數十至於易世之後如廟祧之遷遷兩宮之推崇亦有許大事體復寂然無一人言者何也士之舉動猶風也飄風大和冷風小和風之所過萬竅怒號風之所止一塵不動且再鼓則衰三鼓則竭氣亦有所盡也若夫義理之勇千萬人倡

筆塵

卷之六

八

之而不加千萬人阻之而不止當寂則為處當銳則為脫兔豈係風氣哉人臣之犯顏直諫非以為名也凡以與上之義也上從之而不受其名則主臣俱榮上不從已受其辱則過歸於上而名成於下非純臣之本心矣且夫臣子之於君父固欲得其歡心非以拂意為願也君父之喜自必以為榮君父之怒自必以為辱乃臣子之常耳今也以為名之故而成其為利之實遂至以君父之喜為辱而

以君父之怒為榮無乃非臣子之情乎天求其喜而不得以至於怒是求其榮而不得以至於辱也恐懼修省若將無所容如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如曰臣罪當誅乎天王明聖則庶乎不失臣子之義而利名亦可永譽矣倘以此驕人以此輕世恐有違者視之不免發一爾天下之事平時患在操切臨難患在牽制操切太過則變以刺成牽制太過則機以懦失此禍亂之所由與也

筆塵 卷之十六

九

處天下人心不可不虛虛則無難處之入任天下事心不可不實實則無難任之事

當事之人如舵師然風恬浪靜一瀉千里舵師可以享其逸洪濤巨浸賊地連天舵師可以見其能惟至於萬斛之舟膠於中流寸尺不能進左右無所倚雖有天下之神巧不能幾矣

以事勞心者事受之以理勞心者理受之事受之者物有其則心無與也理受之者理有其趣心無與也惟以心勞心者心受之其傷必多何

謂以心妄念是已智劫是已陰謀是已

為大臣者不惟不當有保位之心即保名之心亦不可有一有保位之心則利害之說得以中之一有保名之心則毀譽之說得以中之利害之說入則有所趨避其志不行毀譽之說入則有所顧忌其志不行然則惟利國家社稷爾君子欲為天下用則有不必用之心乃可用也有一無所動然後惟吾所行而無所趨避所謂必

筆塵

卷之十六

十

毛注者巧也古人所為重恬退澹泊之士非止獎其品地實以恬退之士無富貴利達之心而天巧全使之効用必能為人之所不敢為而大有益於國家

士人持身之節有關於道義者視一介如泰山大將用兵之略有係於安危者視千金如糞土夫以持身之節而律師行之法天下所以成功也

人之於虺蛇也惡之而不怒也其於虎狼也畏

之而不怒也夫誠異且難也避之已矣安有見
虎狼虺蛇而裂眦指髮以必求一逞者乎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
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已不可太
人之年壽長短元氣所禀本有厚薄然人能善
養亦可延年如燭有長短使其刺畫相同則久
暫了然若使置長燭於風中護短燭於籠內則
以彼易此未可知也故養生之說不可不知

論畧

筆塵

卷之十六

十一

柳下惠以和而聖關壽以忠而神其必為人
所不銘也而世以秉燭坐懷二事為二公之大
節見亦陋矣何也風雨如晦投衣而燠此何時
也即有淫僻之心未必即熾况其人之美惡老
少不可知縱非下惠遽及於亂乎曹公兢兢
壽亭欲改其節而致諸死鑄之一室耳目密列
即非壽亭其誰自白乎故柳之不亂不欲者能
關之秉燭不敬者能之非其大也柳之大節
一秉燭而無增別之心關之大節在始終

為主而無二三之志此其與天地同量日月爭
光者矣而以二事當之不亦細乎柳之言曰爾
為爾我為我爾為能免我哉關之言曰日在天
之上心在人之内此其大不大原可以同體天
地並明日月者矣曰聖曰神不其然乎

賈之吊屈楊之反騷其指一也賈賦曰班紛紛
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
兮又何必懷此都也若望原不歷他國擇主而
事以及於死者此言非也當六國之時出仕他

筆塵

卷之十六

十一

國固士人之常然原楚之同姓所謂貴戚之卿
也一旦以忠被斥細徘徊願望不忍他適寧沉而
葬江魚腹中如遠遊諸篇詞旨可想見誰奈何
以此責之雄則不然其詞曰君子得時則大行
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故撫
離騷文而反之其詞曰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
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
此有道之言也與賈生之肯趣大相遠矣雖然
雖之視三閭又何其不相若也則無乃與其言

刺謬耶

曹孟德雄心異志情見乎詞不一而足而又曲自掩飾以愚天下嘗讀其詩如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此有所牽制而未能決之詞如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此有所計慮而未得遂之詞如山不厭高海不厭深明自托於周公如我心何拂鬱思欲一東歸微自附於漢祖即此數語其志可知也短歌行中間全挿呦呦鹿鳴數語上下文義了不相接豈其才詘使然乃挽和掩飾使人

筆塵

卷之六

七

不可解耳如為隱語秘訣恐露窳妙則多書襍字以亂其辭也自古及今無人識破令地下老瞞笑人迂腐可為扼擊
三代養老之禮遠不可考記所傳者多漢人擬議之辭東京西周倣而行之未必三代之舊也後周以于謹為三老中楹南向而坐帝立於黼衣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至親為袒割謹食畢帝跪授爵以醕此拘禮經之文而不達其意者也何也古人之席以東向為尊賓師祭

祀皆正東向之席惟人主立朝則南面耳今也以人臣儼然南面而使人主立於其旁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方向也禮曰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古之所謂跪者即坐而膝席耳今也以人臣倨坐於上而人主跪於其前三代有是禮耶此不達古之坐起也且夫禮有時而情有順古今異便不可強也古之人君立而聽朝今有立者乎古之升車者或立而乘今有立者乎况三代所謂國老者其道德行業足以師表流俗

筆塵

卷之六

八

而輔翼人主王之所謂師保父兄也東京以桓榮為三老儒者猶或耻之謹何人哉猥以不經之禮尊之陋亦甚矣宋儒徒取其能行周禮而不察其是否不亦誣耶
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赅三曰氣聽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古人聽獄之法詳密如此即有神奸不能自遁片言折之可矣

後世不務出此而以鈎距伺察得入之情以羅
織鈔笮求入之情其法彌刻其術彌疎以此求
清庶獄聽之不以其道者也

魏晉以來最重氏族南則王謝褚沈北則崔盧
王鄭至唐猶然魏孝文時以范陽盧敏清河崔
宗伯滎陽鄭義太原王瓊四姓為衣冠所推而
隴西李冲以才識見任故世之高華者以五姓
為首河東薛氏以不得入郡姓至辟戟廷爭僅
乃得之於時婚姻仕宦皆以門閥相高下品卑

筆塵

卷之十六

五

門自甘隱約斯亦過矣然喬木世臣國體所關
庶遠堂高積非一日門閥之重固不為無益也
今世門閥太輕地望無取仕以權寵相慕而訕
世臣婚以富貴相高而左舊族視之不過積習
究其極弊甚有關係不可不熟思也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
衰以離合為驗後世鄙俗戾風自相胡越有失
媾睦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邁恒必由之譬如有
蛇於此擊其首而尾應擊其尾而首應此生蛇

也擊其尾而首不應擊其首而尾不應此死蛇
也則樵豎甘心焉矣至有骨肉相殘傍人酸楚
而略不動心者此夫自斷而未殊者耳

宋時諸路被兵之後必有一番優恤田有踐傷
者或賜之粟民有被掠者或賜之米或除其積
逋或收其遺骸種種撫摩不一而足深仁厚澤
固結於人心良有以也今世誠考其法於邊境
中虜之地倣而行之於公家無費而可以收拾
人心培養元氣惜乎無舉而行之者

筆塵

卷之十六

六

宋徽宗一日內宴出玉卮玉盞以示輔臣曰欲
用此恐人以為華蔡京曰乃陛下當享天下之
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此不但逢君之惡乃過
君之善也京之佞不容誅矣即此觀之徽宗以
前即天府內庭未嘗以玉器為用乃今士庶之
家初登仕版即購犀玉酒器以華賓筵不亦侈
乎夫以商受之奢賢臣見象箸而嘆宣和之侈
佞臣以玉盃為華今之仕人且以象箸玉盃為
常是古奢淫之主所不敢輕用者而今寒素之

士所不肯深惜也物力之誦有以然矣
 許魯齋退居蘇門與姚樞實默同遊慨然以道
 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天下苟在
 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
 徵於禮以倡鄉人一特風俗丕變儒者成物之
 效也嘗謂士大夫進而在位當以政教率天下
 退而里居當以禮教率鄉人即在上者有以任
 之在下者從而助之未為非美也乃今風會日
 流俗尚日澆欽位於朝無尊卑之分徵年於鄉
 無長幼之節即在上之人不能以紀綱法度力
 挽頽波况在下者乎

夢語

予于前病兩月五火內燔腎腸焦灼呻吟宛轉
 不知夜且禱祠醫藥雜然並陳而不能起也如
 夢如寤若有所遭幅巾方袍匪仙匪釋自稱無
 念道人呼予而箴之曰子奚不悟乎子之病非
 禱祠之所能謝非藥石之所能痊在子所念爾
 子之病非飲食之所能傷陰陽之所能成得之

性情不調而念滋紛也內之喜怒失時外之愛
 憎為累也欲發而制於理欲忘而牽於念故子
 之心搖搖焉如懸旌炎炎焉如沸鼎君火一作
 而五臟若焚矣子不亟自治者將索子於池魚
 之腊不亦憐哉子誠欲已子之病則曷調其性
 情寡其思慮盎然游於六氣之和陶然適於無
 町之宇幾可生乎如是纒纒可數百言凡十許
 日夜寐則與語于子泠然霍有悟也病起而載
 諸牘

筆塵

卷之六

六

道人曰子之性與人異大事看得明小事看
 明大事丟得下小事丟不下大事擔得起小事
 擔不起大事放得過小事放不過何其外也夫
 天下之大事常少而小事常多則子之縈繫者
 必多而脫洒者必少矣不病何為
 道人曰人之畏子以子慮之深澹然而應之則
 無畏矣人之怨子以子責之厚倘然而與之則
 遠怨矣人之狎子以子發之輕凝然而守之則
 無敢狎矣人之賣子以子許之易確然而持之

則無敢續矣

道人曰子有所欲於人微示之而使其自悟也
不能悟而子愠愠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子有
所怒於人微風之而欲其自悔也不能悔而子
愠愠而其人不知也子病矣彼人方且晏然甘
寢而子憮然自廢豈不左哉

道人曰夫怨人而使人知之也則彼必備矣怨
人而使人無知也則彼何傷矣彰怨者多防匿
怨者自成莫如不怨

筆塵

卷之六

九

道人曰夫德易忘而怨難銷也肉骨之恩崇朝
反目睚眦之恨終身刺肌故君子重樹怨

道人曰人之於子也一綫之情如拔子之於人
也萬斛之力如傾斯不誠厚道乎哉然以之損
名以之傷身無乃過矣

道人曰凡吾有患為吾有身孰有之哉及吾無
身吾無有患孰無之哉夫身無之者有之也

道人曰夫賢為愚使而愚者不覺也乃使賢者
傷為貴為賤使而賤者不覺也乃使貴者傷為

故賢毋為愚使貴毋為賤使幾無事矣

道人曰閑事皆空管閑氣莫生閑話莫說閑書莫
讀

道人曰視親如踈則親可常保也視急如緩則
急可屢謀也

道人曰人有德於子願子毋忘之也人有怨於
子願子忘之也子有德於人願子忘之也子有
怨於人願子毋忘之也

道人曰於人無所甚親故不可得而踈無所甚
疎故不可得而親斯涉世之軌也

筆塵

卷之六

十

道人曰夫制念莫如止止念莫如忘忘念之念
念也忘念之念念也莫如忘忘故佛經以無念
為正受

道人曰夫望一而許者不足以為德逆而距者適
足以為怨故求而審之可許而許之許之德也
求而審之可距而距之距之無怨也其怨乎

道人曰凡人無故而合者必無故而離合而知其
必離也有為一而來者必有為一去來而知其必

去也

道人曰爾能居室如寄使僕如假起處如在塗飲食如受乞即無病矣

道人曰夫擬之而後言則寡尤也議之而後行則寡悔也擬議本於存心心存則不妄故慎字從心從真

筆塵

卷之十六

廿

穀山筆塵卷之十六終

穀山筆塵卷之十七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釋道

漢史西域傳所記三十六國道里風俗人民戶口纖悉具備然不聞有浮屠之教其時誠有之張騫有不以聞耶且其時武帝慕道求仙方且馳心於海上三山恍惚虛無之境豈有浮屠之

筆塵

卷之十七

十一

教已行而騫不以聞者耶然佛經傳其淵源遠自上古即周定王至於西漢已若干年而其教尚不著於西方無是理也豈所謂西方者尚在天然安息之西非三十六國數耶列子志穆王得西域化人居處被服皆非人間所有而西域傳稱條支善眩又傳聞有西王母弱水及觀佛氏之言近於眩術者甚多豈即所謂化人耶魏收曰張騫使大夏傳其旁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始聞有浮屠之教蓋騫時已聞之然漢史不

載何也又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聞之未信了也佛法不至明帝入中國此足證矣

釋有南北宗道家亦有二宗自東華少君授漢鍾離權權授呂嵩至嵩分為二宗其一授遼進士劉標標授宋張伯端伯端授伯恭恭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栴栴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此南宗也嵩授金之玉禧禧授七弟子曰丘處機曰譚處端曰劉處玄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鈺

曰銓妻孫不二世謂之七祖此北宗也七祖之迹皆在東海勞山而處機為元太祖所聘從弟子十八人見於漠北居燕之長春宮化焉長春宮者今都城西南白雲觀也王成陽人其餘多登州人海上烟霞之境僊聖所鍾盛固宜矣佛教之盛始於五胡至魏而極魏世宗於嵩山立寺極巖壑土木之美於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郡至一萬三千餘寺胡后造永寧諸寺皆極工木之盛浮屠高百尺許宮殿如禁內僧房千

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其後任城王澄上疏請禁都城內寺以為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禁也此數語者切中沙門之病佛骨表中亦說不到胡后嘗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屠今江北諸處往往有故浮屠蓋皆北朝所建也

唐宣宗時道士軒轅集入長安召入禁中問以長生之術對曰王者屏慾而崇德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此儒者之言也東方生對漢武之言與此相似以此推之軒轅東方必真知僊道者也

六朝沙門見人主多不致敬唐初僧尼受父母及尊者禮拜亦六朝遺俗也自高宗詔革其禮乃正至胡元之世而國師法王至與人主梳禮夷狄之法益不足言矣漢沛人張魯自大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其後遂從劉焉分據漢中後魏寇謙之首奉其道

至宋真宗之世賜其裔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
靜先生以後繼世子孫皆有賜號此龍虎山封
號所由始原其所以蓋因天書符命之興粉飾
道教誕惑四海王欽若為之奏立授錄院及上
清觀歷代相沿遂為成典而不察其由亦惑之
甚者矣

元命道士張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靈應冲和
真人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此天師之號所由
起也 本朝止封正一嗣教真人無天師之稱

筆塵

卷之十七

四

而假一品服色至衍聖等亦太過矣嘉靖尊崇
道教張氏與陶邵二氏同禮在三公之上隆慶
改元言者請削其爵降為提點至萬曆初年黃
緣左右復續舊封然禮體威儀較之嘉靖間不
相及也

武后受冊為金輪皇帝作七寶曰金輪寶曰白
象寶曰如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
藏臣寶每朝會陳之殿廷不詳其制今佛家莊
嚴及人間華嚴之飾嘗曰七寶宮中鑄作环玩

亦曰八寶不知同否

開元中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言今五岳神祠是
山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有上
清真人降任其職山川風雨陰陽氣序是其所
理焉冠冕服章佐從神仙皆有名數請別立齋
祠之所玄宗奇其說因勅五岳各立真君祠不
知所謂山林之神統於上清否志曰山川之守
為神又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則風雨陰陽正
山川之守而又以上清臨之何也唐宗五岳之

筆塵

卷之十七

五

封至於為王為帝不知受此封即上清真人其
山川之神耶承禎之言矯誣甚矣我朝於岳
鎮海瀆盡革封號各從本等名稱大聖人之作
為一洗千載之陋岳瀆之神懷柔震疊有不受
紀哉

自古帝王崇重佛教則道流被斥興起道教則
釋與被汰其勢不並立如此林靈素欲盡廢佛
教至改佛為金仙僧為德士寺院為宮觀嘉靖
中陶仲文邵真以祈禱用事亦請拆毀寺院沙

汰僧尼焚佛骨於大通橋下皆其證也兩家道術原不相下其徒宗而守之入主出奴至於為敵皆非其本也要之道家與廢不常入人亦不甚深終不能與佛教角爾

會昌中沙汰僧尼凡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大秦穆護祇僧二千餘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蓋官造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大秦穆護者釋氏之外教如摩尼之類祇胡神也唐

筆塵

卷之十七

木

制祠部歲再祀磧西渚州火祇官品亦有祇正蓋土祇僧也武宗好道教故汰僧耳

顯德二年廢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有奇廢者三萬三百有奇見僧四萬二千有奇尼一萬八千有奇此但河洛關陝山東江址數省未及天下之半而數已如此矣又令民間銅器佛像輸官鑄錢世宗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

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此雖禱俗彌惑之言然於佛教濟人之旨有脗合者唐宗三百年陋風片言而正真英主也

九宮貴神蓋易乾鑿度所謂太一也黃帝九宮經一宮其神太一其卦坎其方白一宮其神攝提其卦坤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卦震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卦巽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卦離其方黃六宮其神青龍其卦乾其方白七宮其神咸池其卦兌其方赤八宮其神太

筆塵

卷之十七

七

陰其卦艮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卦離其方紫天寶中術士蘇士上言遯甲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東郊祀以四盃從之此即今曆書三白圖法也

高駢素性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術士諸葛殷病風疽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盃器而食至於犬聞其腥多來近之駢獨不惡也曰神僊以此試人耳可見逐臭之夫非其天性蓋有所慕而然也近代士人亦有

類此者

佛經所載方語皆唐時語也國名如婆羅門摩
伽陀囉達圖訶達羅支圖波斯匿國護密多國
喝盤陀圓人名如婆伽利泥洹師坦伽羅地名
如毗伽梨河乾陀衛江大都唐時語也可見四
十二章以後多為譯者所演設為問答寓作名
姓以啗經旨其非釋迦時文義明矣

古俗以七月望日具素饌享先織竹作盆盞掛
冥財衣服在上焚之謂之盂蘭盆昉於目蓮比

筆塵

卷之十七

八

丘見亡母在餓鬼中故作此以救之也唐時尊
奉佛法於中元日內出盂蘭盆章敬寺設七廟
座書尊號于幡上百官迎謁歲以為常是以七
廟神靈皆在餓鬼中也其不道而辱先亦甚矣

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蜀之玉局化
其一也其說以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
陵至此有局脚玉床自地而出老君升座為道
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座隱地中因成洞穴故
以玉局名之

周世宗召見陳搏問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
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此真知
仙道者

後唐同光中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
降伏天龍命風召雨莊宗首信之至親率后妃
皇子拜之誠惠安坐不起已而迎至洛陽使之
祈雨數旬不驗誠惠逃走慙慙而死世傳五臺
真僧能降天龍恐即此事也

劉秉忠僧也輔佐元主平定海內姚少師僧也

筆塵

卷之十七

九

擁翊 成祖初守太平其人地才品大略相似
亦古今之奇也秉忠輔政日久猶仍野服散號
王鶚以為言拜太保領中書少師在一品班衣
猶着衲後見其不便乃賜冠帶長髮然今崇國
所祀少師畫像猶是僧服而春秋秩祀但稱恭
靖公亦不書官未知何故

元設宣政院掌天下釋教上天下寺宇四萬二
千餘所僧尼二十一萬人可謂後矣方今寺院
僧尼不申總數以一郡邑推之當亦不下數

五臺山寺元太后弘吉刺氏所造也初寺之後大集民夫冒險入谷伐木運石死者萬人蓋今寶地球林留為勝賞而工費之艱傷殘民命乃如此是以有漏之緣斃無辜之衆也如來大悲其謂此何

元成宗建天寧萬壽寺寺中塑秘密佛形象醜怪即所謂演揲秘密法也傳聞大內有一秘殿內塑喜神主上大婚先期入參雖沿舊俗亦有深意然不可聞於世也演揲兒法一名大歡喜

筆塵 卷之十七
秘密禪定故曰喜神

胡元之俗全無先王禮教其最悖理者帝師臨受戒是也帝師之令至與誥勅並行后妃公主受戒跪拜甚有為大布施者正衙朝會百官班列帝師專席坐隅來自西域則遣中書宰臣馳驛往迎假法駕半仗以為前導其徒怙勢恣睢氣焰薰灼延于四方至於樞朴公卿駸拉妃主朝廷知而不問也方且下令罵西僧者截其舌毆西僧者斷其手則中原文物化而為夷荒之

地矣若乃秘密演揲宣淫大內人道滅絕尤可痛恨

二氏之教與聖教殊然其大歸一也世之學者能以不二之心精研其旨內亦可以治身外亦可以應世豈遂與聖教遠哉乃其實不然標玄同之趣以文貴生之訣而生未必養也皈寂滅之宗以嗇無生之法而生未必忘也或世名已歇托澹泊以依棲或榮進無階借清靜以表異故有示辟穀之迹而不能絕念於刀錐修離欲

筆塵 卷之十七
之基而未必息心於緘冕二氏之徒斥而不與

矣何以稱吾道哉此所謂心術之敝也甚哉道術之日分也江左以來於吾儒之外自為異端南宋以來於吾儒之內自分兩岐降是而後則引釋氏之精理而陰入於吾儒之內矣降是而後則受釋氏之明法而明出於吾儒之外矣夫江左以降盛談老莊隋唐以來多修佛乘今之談老莊者少矣而為佛乘之言者亦非其本

旨也何也佛教之人中國本緣經典其後以經
教為上直而直指禪宗又其後以禪宗為葛藤
而專修淨業故有稅冕而勤禮拜閉室而誦祇
陀若謂調御之位可以立地而成青蓮之會可
以應聲而至西來之旨豈固然哉雖然如是而
能守律戒猶未失也又以為逆流之地不事薰
修上智之根無資戒定至乃慕啖鵠吞鍼之幻
任漁行酒肆之緣居然與屠膾伍矣在彼法中
以為何如而稱於士人之列也

筆塵

卷之七

七

二氏之教與吾道源流本不相遠特各立門戶
作用不同爾唐宗以來賢士大夫固亦多遊心
內典參悟玄宗而不害其為儒彼固儒者之所
苞也但不當竄入其說以默局於吾儒之閫又
不當舍吾儒之教而直往從之耳辟如一邑之
中有兩大姓其物力財產固自相當而不相為
用則其子弟家人亦各承其業而不相羨也有
如納西家之子以冒東家之派則東家之派既
紊其統而西家之子亦失其宗皆不願也故推

墨而附儒者非也又使東家之子不能守其父
兄之產而慕西家之聲勢折而往從之豈惟我
所不甘亦彼所不受也故援儒而入墨者也
近世經教禪宗分為二途至以達摩明心見性
為教外單傳此不考其本也諸部經典所論字
字句句皆明心見性之旨至於維摩問疾無有
文字言說為不二門此初祖西也
拈花龍女獻珠禪家公案已肇於此不至初祖
而有也達摩入中國以楞伽教人未嘗畫去文
字及五祖六祖亦皆以經典行教但不復造立
經典是為不立文字如所謂述而不作爾安得
以經教為糟粕而直悟禪宗耶

附錄

靈濟二真人即徐溫二子知訓知詢也二子平
生皆以凶德取敗不保其身而列於諸神之祀
未審其緣世傳 成祖有疾嘗夢二神進藥故
崇祀之然其祀不始於 國初也今京師禁城
之西及福州城外皆有靈濟宮二神號金闕真

君玉闕真君其配號金闕仙妃玉闕仙妃太常以春秋秩祀四季車換袍服其像木胎有機可以伸縮

河東塩池唐時曾有封號謂之寶應靈應二池萬曆己丑御史以塩利大興請崇其祀守賜之封號予按令甲國初釐正祀典岳鎮海瀆盡去前代封號俱從本等名稱且前代封爵又不可襲乃奏東西二池各書本等池神惟請祠額二字以示崇報有詔賜額靈惠時猶未核其

筆塵

卷之十七

古

所由也及考唐史大曆十二年河中池塩先因秋霖多敗度支韓滉恐塩戶減稅奏稱雨不為害且有瑞塩代宗疑其不然乃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還奏如滉所言請宣付史館錫以嘉名乃賜寶靈之號時人醜之始知二池神號乃滉輩敵諛培克之謀也人實醜焉神其受諸然則岳鎮海瀆封號皆唐宋封禪之主所為侈大矯誣之文耳聖祖革而正之神謀睿見高出萬古不亦偉哉

穀山筆塵卷之十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于緯校梓

夷考

本朝輿圖毋論勝國即較之漢唐亦有不及東面朝鮮即漢之玄菟樂浪唐之安東都護也西面哈密即漢之安西唐之四鎮也北面河套即漢之五原唐之豐勝等州也南面交趾即漢之

筆塵

卷之十八

一

九真日南唐之五管外境也朝鮮建國公矣舊遼陽控連遼左以通京師而為二衛所據河套為西虜所據哈密為吐魯蕃所侵交趾旋得旋失較之漢唐前其四幅矣然靈夏在版圖則宋全盛所無甘肅為斥堠則唐中葉所失而雲南一省全為郡縣則漢唐以來所未有者亦足補其一二矣

三受降城皆在黃河北岸今河套之北也中城直朔方安址都護府在焉東城在勝州之北

西城在豐州之北此唐史註也宋初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城本漢五原郡地西城本漢臨河縣地三說微有不同如宋白所考則東受降城當與大同相近去黃河遠矣或者漢雲中郡地廣西接榆關非止大同府境也大抵漢築朔方守在河南唐築三城守在河北今河南已失為虜巢矣况河北乎

漢時設西域都護統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

筆塵

卷之六

二

唐初置西北都護府統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後為吐蕃所陷武后長壽元年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府於龜茲發兵戍之即今甘肅境外地也 國初以封哈密後為吐魯番所陷哈密遺種寄居甘州而北地淪於西域至八吐魯番與天方哈馬等國相隣不知即吐蕃遺種否

東漢時羗寇最盛然有東西羗居安定北地郡西河者謂之東羗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羗各自為種與西域諸夷不相關

涉今陝西塞上熟番想即其遺種也

漢西域傳罽賓國有琥珀琉璃師古注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緋紅紫十種琉璃此蓋自然之物采色光潤踰於衆玉今俗所用琉璃即流璃也乃消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虛脆不柰實非真物觀此則漢書所載乃真琉璃也穆天子傳天子東征有采石之山升山取采石鑄以成器則鑄石為流璃自上古有之第今中國所鑄柔脆不堪惟自海舶來者質差堅樸

筆塵

卷之六

三

謂之蕃流璃亦石汁所鑄但少堅耳又有玻璃與琉璃相似但未聞西域真琉璃作何狀也豈寶珠玉石皆入中國而此獨不至竊意漢時所謂十色琉璃即今之青綠等石耳古時無寶石之名今人知其為石而不知其為琉璃也姑記以俟博考

今西域貢物有鐵力麻初不省其義及考敕勒國名一號鐵勒當是鐵勒麻也

後漢書西南夷傳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

馬牛頭蓋海西大秦國也大秦即前書犁軒國周穆王時西域化人想即其先世耳

唐至中葉吐蕃之盛幾如匈奴隴右河西盡為所有南至六詔亦被吞食其地北至回紇南連六詔幅員萬里乃其文字職官亦與中國相類不似匈奴突厥之樸陋也 唐時拓跋為党項部落

唐自安史之亂河隴諸州陷於吐蕃數十年矣至大中初年吐蕃內亂三州七關之衆款塞來

筆塵

卷之六

四

降而河西十州之地亦入版圖此非唐之兵力至宣宗而盛也會虜運之衰耳三州七關者唐原安樂州及石關等七關即今平涼寧夏境內十州者瓜伊蘭鄯甘肅西河岷廓即今臨鞏甘肅境也

唐時安西北庭淪於回鶻河西隴右淪於吐蕃河西隴右即所謂河湟也為秦原河漕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十八州之地在今平涼臨鞏甘肅諸塞幾半陝以西矣安西北庭

則在朔方之外當與延寧兩鎮相宜

四川茂州即冉駹之國漢所開為汶山郡者也唐初築城於此以遏吐蕃通蠻之路後為吐蕃所據西洱諸蕃皆為降伏於是吐蕃盡有諸羗之地東接松茂南隣天竺西陷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里諸胡之盛無與為比而唐受其侵矣其所以致盛以據松茂之險故也方今茂州之北即近洮岷虜由洮岷而南直至章臘南接六番故松茂之境乃虜與羗接之界亦要害之境

筆塵

卷之六

五

也六番者董卜韓胡宣慰司魚通寧通宣慰司及烏思藏四法王之地即古所謂身毒大夏天竺也

劍南西山諸羗可十餘種皆因韋臯內附即今威茂諸蕃也唐時皆各稱王中有女蠻其先為白狼國以女為國君人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謂之菩薩蠻當時樂遂製此曲至今傳之蠻亦唐時西山白狗等羗內附受爵世襲而陰附吐蕃世所謂兩面羗今之朶顏三衛謂之兩面虜

可也

雲南自後漢永平半服中國唐初列在版圖為外臣後為楊國忠所擾改附吐蕃故吐蕃日強不可復制以其通道諸羗故也至韋臯鎮蜀始撫境上群蠻以誘南詔於是併八國生羗俱歸王化而吐蕃之勢始孤關中之民始得安枕皆臯之功也吐蕃故土在河隴之西及二庭四鎮並為所有北接回紇南接六詔幅員萬里勢侔中國其勢大矣雲南內附則斷其右臂故不支

筆塵

卷之十八

六

也今緬甸諸夷梗化南土幸而六番之夷稟我聲教可保無他然階文之間生熟諸番為吐虜所挾繹騷邊境害亦不細矣

唐史東蠻跨地二千里勿鄧豐巴兩林各有大鬼主為之長鬼主不省何稱韋臯使東蠻鬼主調伺雲南及異牟尋內附先遣鬼主入見其地當在滇蜀之間

唐時雲南王以名相接為世如閣羅鳳之子為鳳迦異孫為異牟尋曾孫為尋夢湊是也法如

頂鍼 本朝安南酋長以名相排為世如莫方瀛之子為莫福海孫為莫宏瀛曾孫為莫茂洽是也法如雁行此雖鄙俗亦皆有意義

南詔者六詔之一也夷語以王為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業合詔在諸部南故謂之南詔開元中內附封為雲南王至今無之

唐史驃信國在南詔西南六千八百里其王摩羅思那以貞元間入貢蓋古朱波國也以今羅之意緬甸八百等地即其遺矣

筆塵

卷之十八

七

緬夷在西南絕境上上世所不臣元世祖舉兵克之其旁金齒等夷十有二部皆降即今三宣之地也

唐之南詔改為雲南已而又改為大理至後唐改為長和其主猶以驃信為號

吐蕃之君曰替普南詔之君曰驃信皆借號也南詔國事大臣皆分曹稱與摠謂之清平官其相謂之督與

唐時雲南王官有清平官清平者蠻相也近日

關白大將亦稱清正

韋臯鎮蜀招撫南詔以破吐蕃至遣匠教為甲弩咸通中南詔作亂甲弩精利中國不能及以此推之邊關鄰虜有所要求為甲弩之用者不可輕與吐邊鐵鍋火藥之類是也

乾符初年南詔逆命高駢為西川節度遣僧景仙托遊以入其境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已而南詔遣其酋望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與牒中書請為弟而不稱臣宰相盧攜

筆塵

卷之十八

八

欲從其請鄭畋固爭以為不可相與爭於上前拂衣面詬遂皆罷相此事與近日日本相類第彼許出於邊臣而廷臣持之此則出於廷臣而邊臣撓之也唐時回紇吐蕃舊有和親之禮即以施之南詔亦何不宜 本朝國體之尊國法之正三代以下無與為比而欲以漢唐之辱典施於海島之小夷宜舉國唾罵恨不食餘幸逢輕典免於族誅其人幸矣

回紇之初即四部之一也曰回紇曰契苾曰思

結曰渾揔謂之勅勒突厥默啜之強迫奪救勒之地故四部度磧內附徙居甘涼之間以避之其始不過如此後以河西節度使王君奭與之構怨弄兵報仇西奔吐蕃其勢遂不可制勅勒即鐵勒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皆瘠駑無用朝廷苦之而欲悅其意不得不盡市也所得賜予及馬價至用車數千乘載之以歸唐之帑藏坐而一空矣今日吐邊

筆塵

卷之十八

九

互市弊正如此得馬皆瘠駑下乘入塞輒死賦予軍人令其喂養死令賠償為北邊大害不知將來作何究竟然使死牧之政修有所恭養或不甚苦爾

唐封回紇可汗號內有登密施字譯云華言到竟可敦號內有毗伽字譯云華言足意此皆佛經字也佛經中名字語言多是唐時字義以此推之古佛名號當亦從來切語音所撰爾

回紇阿啜可汗謂其大相頡干迦斯曰兒幸而

得立惟仰食於阿多國政不敢豫也虜謂父為阿多唐人北人呼父謂阿爹爹徒可翻與多同音又竇從一為皇后阿奢奢者乳母之父與爹相近或云俺荅荅字虜亦呼為多

元和初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借來中國置寺處之摩尼者僧之別名也其法日晏乃食食牌而不食潼酪今民間有清齋者午後乃食教門中亦多有之

唐史回鶻兵至橫水退屯釋迦泊又吐番有達

筆塵

卷之十八

十一

磨替昔想亦爾時方言未必即古佛名字不知佛經竟出何時

唐時西突厥分其國為十部部以一人統之人授一箭號曰十設亦曰十箭夷中無符信以箭為契召會則傳之謂之契箭杜詩所謂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是也今虜中亦有號箭是其遺制

沙陀者西突厥別部處月種也居全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以為號以其衆

六千餘帳附於回紇為其所苦酋長朱邪盡忠降於吐蕃元和三年舉衆內附處之靈武已以地近吐蕃恐其反覆徙於定襄即今朔州馬邑間也

波斯國即條支故地其先有波斯匿王因以為號大食本波斯國也龜茲即漢西域之後唐時以其地為安西都護府有龜茲樂部今樂曲有大食調舞部有波斯舞皆其遺音也

唐十部樂有龜茲樂舞設五方師子各高一餘

筆塵

卷之十八

十一

飾以方色每師子有十三人畫衣執紅拂首加紅抹謂之師子郎即今師子回回舞也

契丹奚室韋女真韃靼皆東北夷也路振九國志曰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其種有八部至阿保機并而為一韃靼室韋女真皆後屬之此遼之始也女真古肅慎氏之遺種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之間謂之黑水靺鞨在五代之末居混同江之南入遼東著籍者號熟女真居江之北者號生女

真其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真此金源之始也今
建州西女真即金人之後第不知契丹之種今
安在爾混同江即鴨綠水也

五代史契丹阿保機攻渤海拔其夫餘城謂之
東丹國使其長子突欲居之註云即唐高麗之
夫餘城也在混同江之西地屬渤海高麗王建
之國在混同江之東又註遼陽契丹之東京故
渤海地也如此則夫餘城在今開元邊外矣新
唐書登州東北海行千餘里至鴨綠江乃東南

筆塵

卷之六

七

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綠江舟行東北泝
流五百餘里至凡都縣故高麗王都也又東北
泝流五百里又陸行千里至渤海王城蓋唐時
高麗在今朝鮮北境而渤海又在其北想今海
西建州女真所據即其地也後晉天福元年高
麗王建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
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則新羅百濟併
於高麗在今朝鮮境內矣
丹之興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謂之西

樓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
葉山起南樓木葉山在錦州阿保機葬地也
耶律德光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
七人以此觀之契丹之起固已奄有沙漠燕並
引弓之民矣元太祖四大幹耳朶之地亦在漠
北去上都萬里其視中原猶一隅也

建州在遼陽西北又北為契丹之中京大定府
又北七百里為上京臨潢府

唐史室韋契丹別種在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
裔也在南為契丹在北為室韋地據黃龍東隣
黑水西隣突厥南隣契丹北瀕海岸蓋今土蠻
所據即其地也韃靼之先舊無可考通鑑宋白
曰韃靼本東北方之夷韃韃之後也韃韃先臣
高麗後附渤海貞元元和間為奚契丹所攻部
族分散流徙陰山其俗語訛謂之韃韃咸通末
李克用為官軍所敗嘗往依烏及克用授雁門
節度使率其衆入平黃巢俾牙於雲代之間恣
其畜牧此韃韃之始也蒙古一族不知與韃韃

筆塵

卷之六

七

同水否

靺鞨有二一曰黑水靺鞨在流鬼國南即女真之先也一曰渤海靺鞨其王曰大氏據有遼左之地開元十四年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以其國為黑水州元和以後服屬渤海并丹既破渤海黑水乘間復其故地自號靺鞨女真建國之初以為都城已而遷都於燕改其地為會寧府號曰上京即今三萬衛也

洪景廬曰番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者耳

筆塵

卷之十八

四

天竺二語轉而為身毒指毒禿髮語轉而為吐蕃韃靼乃靺鞨也此論近似但韃靼之於靺鞨似不相象未必即聲之轉耳今吐虜隸韃靼館其文書謂之達達字秦文即蒙古字也

高麗在漢以後猶未甚大唐初與百濟連兵侵新羅其境其後遂強也而吐濟亦為所并今之朝鮮蓋合百濟新羅為一矣

高麗為唐所滅久不建國至唐末天祐初有石窟寺沙僧躬又者聚眾據開州為王國號大封

遣使入貢於吳躬又性殘忍其臣王肅殺之而自立復號高麗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即今朝鮮二京也大封以前其王為高氏大封以後其王為王氏 國初李氏滅王氏而代之今二百年矣

元世祖在位高麗權臣林衍廢其主植世祖遣將出師徃問其罪此義舉也夷人入主中國於屬國之亂猶能興問罪之師奈何外夷叛臣廢主自立朝廷不問其名姓從而封之假如故酋尚在操壘綬以請何以應焉

筆塵

卷之十八

五

安南古交州地漢唐以來皆入版圖 國初其王陳日燿內附 太祖封之已而其臣黎季犁篡盜 成祖命將討平求陳氏後無人遂郡縣其地設交趾布政司久之黎利作亂中國不能守遂以界之傳至黎諱其國復亂諱出居海上而死國人共推其弟黎應攝國莫氏父子遂篡有之國人乃立諱子黎寧都清華改元光照莫氏遣人攻之寧走不知所在而其臣黎景瑁等

又立讓次子黎憲改元元和蓋與莫氏分有其國矣寧之立也遣其臣鄭惟憐奉表入貢以莫氏之難來告已而憲等求寧蹤跡得於老嫗復以國讓之此其臣鄭惟忱所供及莫方瀛表奏乃謂黎諲無子詐也

莫登庸以黎氏之相盜有其國朝廷祭十餘萬兵討之竟不能入莫氏奉表求降於鎮關外繫組上貢天兵遂罷乃廢其主號建以為安南都統使司秩從二品其所部十三道改為宣撫筆塵

卷之十八

六

司十三各設宣撫同知一員然莫氏帝其國中自若也登庸子方瀛方瀛死子福海嗣福海死子宏濕嗣宏濕死子茂洽嗣至萬曆丙子入貢已五世矣

元人既征安南其王陳日烜遣使入朝貢金人以代罪此安南金人之始也嘉靖中莫登庸歸化朝廷赦而封之貢代身金人以謝蓋本於此

朝鮮著姓金柳為最安南著姓阮鄭為最猶晉

之王謝唐之崔盧也中國自宋元以降不重門閥以族繫望者少矣

唐開元初有胡人上言往師子國求靈藥其國在天竺旁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以馴養獅子得名諸國商賈往與貿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題其所直商賈依價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遂成天國此即佛經所言師象天龍夜叉之屬也其國旁所有出於習見

筆塵

卷之十八

七

故以之為法象耳今廣東居民有與海神市者造舟海上以貨置舟中焚紙契於岸縱舟而去如期舟來所命貨物與原約不爽亦師子之類也天下事有不可以理曉者儒者局於所聞真夏虫之見

唐與黠戛斯可汗合族敕云國家承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以此合族尊卑可知蓋借廣陵父子之世以屈其禮所謂雜夷之政也黠戛自稱李陵之後本無所據而言以龍西之

屬直附於廣亦未詳其所出太史公作李廣傳不聞其出於柱下也唐既祖柱下又系隴西皆妄也

唐史崑崙在林邑南去交趾三百餘日蓋遠而悍者也 國初西南海中諸國多以黑小厮入貢即崑崙奴之遺種耳

唐初林邑王范頭利為其臣伽獨所弑伽獨自立國人弗從乃立頭利女為王新羅亦立女王金真德當時外國女王如此者尚多即今女士

官也宋嘉定二年畏吾兒國降於蒙古畏吾兒者唐之高昌也 本朝為吐蕃所破寄居甘州謂之畏兀兒

元史欽察部去中國三萬里夏夜極短日暫沒即出為蒙古所併此其地即西海也但謂日沒輒出殊不可省既云地在西極日由地中東出則其度數相距當亦不減空中何得沒而即出也又南海之番有俱藍國者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世祖遣使三往招之遂遣使朝貢

詳柯蠻國其王號鬼王廿六別帥曰羅殿王在辰交之間即今廣東雲貴間也世用貝蛤飾器謂之羅殿疑出於此

宋政和七年大理入貢封其酋段氏為王此大理入中國之始也今為郡縣置吏與內土等

今廣東有蜚賊不知其名義考南史沈攸之奏有撲滅蠻蜚之語毛晃曰蜚南海夷種也蜚有三種漁蜚取魚鱉蜚取鱉木蜚伐山取木又二廣間山谷不隸州縣者謂之徭人舟居者謂之

蜚人鳥居者謂之黎人以此知徭蜚之名所從來久矣

瓊州至今有黎賊不詳其種土人以為南正黎之後也唐史瓊州有黎毋山黎人居之不輸王賦即其種矣

虜酋順義王直大同邊西其子黃台吉等共為一支 昆都力哈者順義王之子弟也謂之老把都老把都之子曰青把都又永邵卜大成者順義王異母兄子也為虜酋長支而從老把都部

直宜府邊共為一支 吉能者吉囊之子也
吉能之子曰把都兒黃台吉在河套駐牧直延
寧邊是為一支

松山賓兔者套虜之別支也若賀蘭之山下直
甘肅邊西海賓兔者順義王之少子也久據西
海南收松藩番夷然其牙帳亦在甘肅邊外故
甘肅有西賓兔也

土蠻部落故元之後裔於順義王君也直薊遼
邊衆數十萬其下有六酋自西虜通貢以來惟
三衛海西諸夷假土蠻之勢以擾薊遼故東北
多事耳

漢時匈奴之長為單于其妻號為閼氏唐時突
厥之長為可汗其妻號為可敦今虜王正配號
為哈屯妾勝號為比妓哈屯即可敦之轉也音
正相似書者訛耳

吐谷渾呼噉入聲王渾吐蕃吐字亦音噉入聲
今直呼為土爾 子與養土司元呼為崇樣
萬曆初年九絲都繼平得銅鼓若干獻諸京師

世傳以為諸葛鼓者是也考五代淑州蠻酋作
亂湖廣王逵撫之獻銅鼓以降則銅鼓之俗其
來久矣史註谿洞諸蠻銅鑄為大鼓初成懸於
庭中置酒大會豪富子女以金銀為大釵執以
扣鼓竟乃遺留主人名為銅鼓釵備然相殺則
鳴此鼓至者如雲此銅鼓所由起也貴州諸蠻
亦多有之其謂諸葛鼓者想其制出於武侯
東方曰夷者東方人好生萬物抵觸地而生夷
者抵也其類有九南方曰蠻者君臣同川而浴
極為簡慢蠻者媿也其類有八西方曰戎者斬
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北方曰
狄者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僻其類
有五此風俗通所著四夷名也

穀山筆塵卷之十八終